

您下载的该文件来自TXT下载
欢迎访问:<http://www.txtdown.com>

康熙大帝

作者：二月河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1945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1968年入伍，1978年转业至南阳。40岁开始创作生涯。

主要作品有《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等系列小说。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红楼梦学会河南分会理事。

第一卷 夺宫

01	开新篇纵谈天下事	辞旧朝忍抛骨肉情
02	奉诏来勋臣保幼主	拂袖去仙山伴青灯
03	稚龄童玄烨登皇位	苍髯叟索尼立誓言
04	俏曼姐薄怒惩阉宦	小皇上娇憨慰慈颜
05	史鉴梅卖艺京城内	魏东亭认亲柳林中
06	为送考何桂柱设宴	强承欢吴翠姑侑酒
07	求良师私访悦朋店	缚近侍大闹乾清门
08	振皇威仰仗老太后	除奸宦还需小侍女
09	伍次友放胆论圈地	索中堂悄然赴阴曹
10	上金殿鳌拜逞淫威	赴刑场大臣留清名
11	史鉴梅忍辱图隐身	小伯温结党谋篡逆
12	老太后威慑康亲王	贼鳌拜笑饮玉楼倾
13	康熙帝屈尊拜明师	伍次友应聘教龙儿
14	悍大臣肆虐欺幼主	懦辅政含冤归九泉
15	寓静室抚琴寄深情	观天地论史说古今
16	耽风流明珠遇凶险	勤王事虎臣邀圣眷
17	议大事忠良奉密诏	谋篡位奸佞施毒计
18	皇恩重侍女明心志	友情厚铁丐逢圣君
19	结同心矢忠保君主	邀挚友大义除奸佞
20	惧泄密疑心生暗鬼	用谋权明言议废立
21	释冤狱铁丐感皇恩	伴学子婉娘恋师情
22	勇鳌拜显能戏近侍	莽少年请纓入宫闱
23	小兄弟奋发练硬功	老教头喜收众高徒
24	疗圣疾太医显神技	夺命丹班布透杀机
25	含讽劝谆谆君王意	寓忠厚悠悠赤子心
26	山沽居婉娘伴师游	西鼓楼道长说因缘

27	题楹柱主仆思未来	报凶信兄妹忆儿时
28	搜府邸棋敲菱口居	防忧患移教山沽斋
29	索命急鳌拜露狰狞	应对巧素秋脱困厄
30	洪经略变节逢罡煞	小毛子遭难遇观音
31	宴壮士康熙出宫掖	饮御酒豪杰秉忠诚
32	恼悍奴曼姐进茶库	恋歌妓明珠入牢笼
33	死国难义士归故里	怀家仇孝子访明堂
34	入地牢明珠受酷刑	抗权贵刘华报君恩
35	西华门虎将斗侍卫	白云观翠姑救御驾
36	犟驴子舍命保帝师	铁罗汉雄风惊匪顽
37	擒贼酋好汉居奇货	破宫门皇帝恤民情
38	入险地医正会佞臣	显绝招道士惊权奸
39	湖心岛飞舟换人质	虎坊桥长夜弛遐思
40	定惊魂亡羊思补牢	挽颓势垂死仍挣扎
41	访师友婉娘入密室	说铁丐虎臣闯中军
42	悲皇天弱女服毒死	慎用诏明君存戒心
43	城欲摧皇帝再访贤	天可擎将军巧用兵
44	亲视疾慷慨临危地	代饮茶勇毅凭丹心
45	庆封爵鳌府张灯彩	领密诏督衙擒叛逆
46	何志铭舌战公爵府	康熙帝亲布铜网阵
47	贪钓饵鳌拜入天罗	驱螳螂班布做黄雀
48	众勇士死战擒贼魁	小毛子智勇救婉娘
49	庆胜利法外施仁政	弄机巧鬼蜮拆姻缘
50	哀身世含愤入空门	叹前程酒泪别帝君

一 开新篇纵谈天下事 辞旧朝忍抛骨肉情

顺治十八年正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刚过完年，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店铺屋下、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一家家、一窝窝在城墙根搭起了破庵子、茅草棚，竟有长住下来的意思。好在自李闯王兵败以后，北京城内屡遭兵乱，人口十去五六。东直门内外瓦砾遍地，有的是空闲地方，不然真要人满为患了。这些人大都操关东口音，也有不少像是直隶、山东、河南一带的人，他们披着褴褛的棉袄，腰间勒根草绳，端着破碗向人们讨饭。

可是，老天却专门和这些难民作对。刚过破五，又纷纷扬扬，下了两天两夜的大雪，直下得京城积雪三尺，滴水成冰，家家关门闭户，街上路断人稀。每天早上，巡城的兵丁，都要用大车，把几十、上百的连冻带饿、倒在雪地里的难民尸体，拉到城外的化人场去。

在京城城西的永兴寺街，有一家小小的客店“悦朋店”，掌柜的姓何，名叫何桂柱。这家小店的后院有十几间客屋，是专供举子进京应试时候住的。眼下离开科尚早，生意甚是清淡。当街三间门面摆着四张八仙桌；向北折是一间雅座，供客吃饭；门面以东一道长柜台兼卖酒肉和零星杂货。伙计们都是乡里人，回去过年了，店里只有一位何老板和几个远乡的小徒工支撑。就在正

月初八清晨，店里刚摘门板，只听“扑通”一声，倒进一个人来。

店老板何桂柱听到伙计们喊叫，赶紧蹬上裤子，趿拉着鞋就往外跑。一看地下躺着个人，约莫有二十岁出头，头上戴了一顶一丢儿锡的青麻帽，拖着二尺多长的辫子，看样子头发总有两个多月没剃了，灰不溜秋长了足有寸半长。身上穿的那个棉袍子像给鸟铳打过，一朵朵烂羊油似的破棉絮绽露出来。看他脸色，像生姜一样黄中带紫，双目紧闭，人已是冻僵了。何桂柱不由得叹了口气说：“罪过！这也是常事，送到城外左家庄化人场吧。啐，今天真晦气！”

伙计们张罗着找了一领破席将死人卷起来，正要弄块破门板把人抬走，忽听有人喊道：“慢！”

众人回头看时，出来的人大约有三十岁上下，戴着青缎瓜皮帽，穿着黑狗皮酱色绸马褂，里头罩着灰团呢长袍，千层底冲服呢靴子上起着一道明脸，稳稳站在门当间。店主人忙赔笑道：“二爷早，这是冻死在门外的一个穷秀才。”

“死没死要看看再说。”来人一边说，一边走上前蹲下身子，用手在青年鼻子下试了试，拉起手来搭上脉摸了摸：“人还没死哟！快熬一碗姜汤，不，先弄点热酒来！”伙计们面面相觑，站着不动，何桂柱连忙说：“爷已经吩咐了，还不快点？”

何桂柱为什么这么听这人的话呢？出来的这个人是个举人，扬州人，叫伍次友，是个闻名于大江南北的才子。家世豪富，祖上曾做过几任大官。开店的何桂柱先前就是他家的佣人。崇祯年间，兵荒马乱，伍老太爷怕树大招风，让家人各投亲戚。何桂柱的爹是个家生子儿，没有亲人在外头，老太爷一发善心，帮他在本地开了一个小店。清兵入关，史可法在扬州抗清，城破后，城内血流成河。何家在扬州呆不下去，索性迁往北京来。这伍次友原是侯方域的学生，清室定鼎之后便从了天意，考了秀才，中了举人。只是伍老太爷心向大明，立誓不食清粟，闭门在家专注《道德经》。这伍次友进京应试，恰又遇上了何桂柱，干脆就住进了悦朋店。如今虽没有主仆的名分，那何桂柱还对这位少主人礼敬甚恭的。

这时，人们七手八脚把那快冻死的书生抬进店，一碗热黄酒灌下去，约莫一刻时分，那青年眼睛微微地睁了一下又闭上了。伍次友吁了一口气道：“把我下头那间房收拾一下，让他躺下，养几日就好了。”

何桂柱不禁踌躇：“这公子也是多事，救了人，还要养治人……管他呢！横竖又不花我的钱，一总儿等扬州那边来人算账。”伍次友见何老板犹豫，便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再说，救人不救活也不像话。”何桂柱忙道：“照爷吩咐的办就是。”

掌灯时分，那青年终于醒过来了。大约是两大碗热腾腾的鸡丝姜汤挂面的作用，他的脸泛上了红色，只是还有点头晕，看见伍次友举着灯笼推门进来，便挣扎着要起来。伍次友忙按住他，说道：“朋友，别动，你就好好儿躺着。”那青年就屈起上身，在枕头上连连叩头：“恩公，是您救了我！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大恩不言谢，我总要粉身碎骨报答您老的！”说着，一串泪珠从他清秀的面孔上流了下来。

伍次友拉了张椅子在他身旁坐下，关切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来北京？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那青年半靠在枕头上，喟然长叹一声说道：“恩公，我是正黄旗人，叫明珠，说来先祖也是龙子凤孙。先父尼雅哈是睿亲王多尔袞帐下一员佐领，从龙入关。多尔袞坏了事，先父被株连罢官，气得一病不起，家道也就败落了。无奈随叔父流落到蒙古。纳尔泰大爷可怜我们，给了一小块耕地。不料去年秋天，镶黄旗旗主儿鳌拜又要换正黄旗的地，说多尔袞圈地的年头，镶黄旗吃了亏，如今要找回来，这就活活坑了我们爷们！原想这老贼总要瞧着先祖的面子，留下这块活命地，谁知这老杂种绝情得很，竟派他的兄弟穆里玛在大雪天把我们一个屯子的人全赶了出来，一把火烧掉了村子……惨哪！”他擦了一把泪，哽咽着又说：“我们叔侄从热河一路讨饭进关，在太平镇又遇上了强盗，硬逼着入伙。父亲死活不知，我怎好去干那种事？没办法只好逃跑。结果，叔父被强盗一箭射死。我孤身一人进京，是想找先父的同事打个抽丰，哪里想

到，人情比纸还薄！一听说我家得罪了鳌拜，谁也不敢收留我。没法子，只好流落在街上卖字为生。可怜我一个簪缨之族，落得这样下场……这几天，雪下得大，肚里又饿。想在这店门口躲一躲雪，谁知就……”

明珠越说越伤心，索性放声大哭，“恩公！您就是我再生父母，骨肉爹娘！明珠今世难报，来生结草衔环必酬大恩！”

伍次友听到这里，不觉凄然心酸，忙安慰道：“明珠，什么都不要说了。这年头，老百姓谁能有什么好日子过！这几天北京城里要饭的这么多，都是关外被圈了地无家可归的人。你在京城可有什么亲人？”

明珠摇了摇头说道：“没有什么亲人了，就是有，也难得见上一面。”

伍次友听说，忙问：“那怎么会呢？”

明珠定了定神，说道：“听说我的一个表姨孙氏，是当今皇子三阿哥的乳母。七年前见过她一面，后来她就进宫去了。那宫禁森严，我这么个样子怎么能进得去呢？”

伍次友沉吟了一会儿，说道：“你就先在这儿住下吧。你既通文墨，又有功名在身，将来不愁没有个进身的机会。万一不行，我给你带一封信去投奔家父，请他老人家给你找碗饭吃。我叫伍次友，扬州人，在这儿等着应试。下一场考毕，我们就回南边去。”

明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听伍次友如此说，挣扎着从床上下来，在地下咕咚咕咚磕了三个响头，说：“上头有青天，我明珠若负心忘了伍大哥救命之恩，犹如此笔！”说着从袖中抽出一枝大号雪狼毫湖笔，就着灯影里“咔”的一声折成两截。

从此，明珠便在伍次友的关照下，住在悦朋店里，将养身体。两人虽然一满一汉，却都是读书之人，倒也十分谈得来。在围炉清谈之中，明珠向伍次友讲了这场“围地”风波的缘由：

原来，清朝开国之前，满洲皇帝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为了争夺江山，就曾经编练了黄、白、蓝、红四旗部队，后来，他的儿子皇太极，又进行了扩编，组成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八旗武装。皇太极死后，六岁的皇四子福临在盛京（也就是现在的沈阳）登基继位，他的叔父睿亲王多尔衮当了摄政王，率领满、蒙、汉八旗，驰骋中原，打下了一统江山，迎接福临在北京建立了大清国，成为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八旗劲旅，为清国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多尔衮垮台之后，镶黄旗的旗主儿鳌拜，认为当初圈地的时候，自个儿这一旗吃了亏，便仗着自己的官势和权力，又要扩大圈地，又要将原来已经圈了的地，换一些好的过来，就是说要“改圈”。这样一来，八旗之中闹起了纠纷，老百姓的日子可就没法过了，地也不能种了，家也不能待了，只好携儿带女逃出家门，在京城附近乞讨度日。明珠的遭遇，京城全城成群结队的难民，都是由于“改圈”地造成的。

这一天，伍次友和明珠，正在兴致勃勃地谈古论今。二人正说得亲热，棉帘一掀，何桂柱走了进来，低声说道：

“二爷，方才十三衙门巡头王太监来喝酒，说是有风声，顺治爷驾崩了！”

“皇上驾崩了！”这消息不胫而走，通过酒肆、茶馆、戏园子这些聚人的热闹去处，一时间传遍了北京城。但在明发诏旨之前，人们还只能躲在一旁悄悄地看，找知心朋友如此这般煞有介事地比划一番：

“皇上才二十四岁，年纪轻轻儿的，怎么会好好儿驾崩了？”

“唉，人有旦夕祸福，谁又说得准呢？譬如你吧，今晚上脱了鞋，就能保证明早儿准穿上？”

“别瞎扯！我倒听说，是为董娘娘死了，皇上害了相思病！你忘了，江苏那个画画儿的叫陈什么来着？对，陈罗云，给董娘娘画了一张小像，一家伙就赏银一万两。嘿！你一辈子见过那么多元宝？人只要运气好，发账也真容易！”

“你这人一说话就爱走板，我听说五六天前皇上还召见苏克萨哈大人呢！别是有什么蹊跷

吧？”

“嘘 你他妈才走板呢！这是该你说的话，你老实点吧，驾崩不驾崩，关你屁事！”

不管小民们怎样议论，有一件事明摆着的，内务府的人从正月初八起，都一律换了素色衣服，午门外驻马亭旁乌压压的轿子排了老长一溜儿。那些爱提着鹤鹑笼子串茶馆的小太监打从过了年就不见来了。这些反常的事引起北京市民们纷纷猜疑。有些老北京，是见过大明万历皇上驾崩出殡的排场的，看到皇家如今办事这样鬼鬼祟祟的，不免惊疑，却只是缄口不言。

伍次友是个书呆子，因天气冷，也不出门，只坐在炉旁读书。明珠年轻人性子，身子稍好一点，便挣扎着要到外边走走。这一天，他转到正阳门东瞧热闹，只见一长排大轿前头的六乘绿呢大轿格外显眼，上头的雪足有半尺厚。悄悄一打听，才知道从年初三，杰书亲王、索尼老中堂、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和洪经略入宫叩安，就没再出来，每日三餐饭都由家里人用食盒子传送进去。明珠正瞧得发愣，忽觉背后有人轻轻拍了一下，回头看时，只见雪光下一位英俊少年手按腰刀，正含笑看着他。

“您是……啊呀！老弟！”犹豫片刻，明珠惊喜地张开双臂扑了上去，他一下子认了出来，站在他面前的正是当今三阿哥的乳母孙氏的独生子，他阔别了五年的表弟魏东亭。

五年不见，魏东亭已出落得一表人材，上身着一件团领补服，上边绣着江牙海水，一柄宽背的腰刀上垂着一尺来长的赤红流苏，簇新的湖绉黑裤子下套着马靴。看了他这身打扮，相形之下，明珠不禁有落魄之感。

明珠拉着魏东亭的手，只是上下打量，好一会儿才问：

“表弟，一别五年，你比以前大不一样了，还在承德皇庄上当差么？”

魏东亭笑道：“我也是才进京。去年母亲托了好多人情才把调了出来，现在巡防衙门上当个闲差。母亲说我年轻，着实磨练几年才能给皇上出力呢！”

明珠听了，不由得低垂了头，叹息一声：“哥哥我可惨了！现在家破人亡，前途多舛，命运不济，有什么法子！咳，这人生真是没意思极了。”

魏东亭不等他发完牢骚，一把扯着他的衣袖说：“走，我们到合仙楼聚一聚，否极泰来，你也用不着伤心。不久就有大事，说不了还要再加恩科！”

明珠道：“哪来这话？”

魏东亭笑道：“没来由拿着这些事找你开心？”他看了看四周，放低了声音说，“哥哥，顺治爷已经归天了！”

明珠知道，这位表弟魏东亭的母亲，是顺治爷跟前的奶妈。这位三阿哥，虽然没立太子，可是深得顺治皇帝的喜爱。魏东亭带来的这一消息，正和广为人传的一致，看来，顺治皇帝驾崩的事，不是讹传。那么，这位顺治皇帝真的死了吗？

二 奉诏来勋臣保幼主 拂袖去仙山伴青灯

顺治皇帝并没有“驾崩”，他还活着。此刻，太后和皇后已经哭着离去，他那烦乱的心绪渐渐平息了下来，独坐养心殿，一种莫名的惆怅忽然袭上心头。鎏金珐琅鼎里百合香的气味太浓，顺治不耐烦地叫人将鼎中香全撤了出去，然而却还是坐不住，一甩手走出养心殿，站在丹墀下深深吸了一口气，好像要用这清冽的寒气驱散一下胸中的郁闷。

铅灰色的天空，云层沉重而缓慢地向南移动，他仰望着神秘而变化无常的苍穹默默不语。一

阵寒风袭来，他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双肩，老内侍常昊立刻走过来，将一袭绿锦团绣龙狐皮裘轻轻披在他的身上。他皱了一下眉头：“怎么又是这一件？”

常昊听了这话，从容跪下启奏：“回万岁爷的话，皇太后吩咐，主子心里不痛快，不许奴才拿那件素白狐裘……”

听说是太后的懿旨，顺治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冷冷地扬起脸来，心里想：要下雪了，这世界，这皇宫都会是素色的。这黄琉璃瓦、青砖地、铜鹤、日晷……都要染上白的颜色。这些，皇太后管得了吗？

顺治十七年，是他不吉利的一年。从正月开始，莒城，宁阳便报灾荒，一直到六月，直隶、山东、陕西、肃州许多地方旱得寸草不生。身为黎民之首，而老天却这般不肯照应，莫非自己有什么失德之处！五月间，他下了罪己诏，宰辅罗巴哈纳也上折子自陈引罪，求皇上革职以顺天意。六月，他又步行到南郊斋宿。他的虔诚果然感动了老天爷，接连下了几天大雨。他也松了一口气，觉得今年似乎要过得顺当一点了，虽说是晦月灾年，总不至于一灾到底吧？

不料到了八月，他最宠爱的皇贵妃董鄂氏一病呜呼！

仿佛五雷轰顶，顺治惊得两眼一片昏黑，只是干哭，却流不出泪来。他七岁践祚，十五岁剪除多尔衮党羽，扫平南明，击败郑成功。在这之后，又开科取士，刻意搜求汉族人才。四海初定时，他也才不到二十岁，诸事如意，惟有婚姻很不称心。亲王多尔衮当年仗势作恶，硬指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的女儿博尔齐锦氏为后。太后下嫁了多尔衮，也帮着压他。这真正是牛不喝水强按头！但也只好虚与委蛇，没过两年便将她黜为“静妃”，改居侧宫。这六宫粉黛，佳丽三千，他偏偏只爱这个比他大着五岁的董鄂氏。

也许因为思念旧夫的缘故罢，这董鄂氏自入宫以来，愁眉就不展过。天晓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奇怪的感情。董鄂氏越是这样，顺治越是放她不下，变尽方法讨她的欢心。

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董鄂氏香魂一缕已升三界之外，还有什么想头？他觉得一切都变得那么丑陋、肮脏，惟有那颦眉蹙宇的女人是美的，可她却又被无情的风雨摧走了。真不知此生此世如何排解这化不开的苦痛。

顺治在殿前站了一会儿，一阵风吹过，几粒散雪飘洒下来，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他不由打了一个寒噤，又回到殿内。一堆堆的奏章和牒报在龙案上叠得老高，他一眼也不瞧，径自向西暖阁走去。守候在阁门口的宫女领班儿的叫苏麻喇姑，是太后跟前最得用的。这时，看见顺治皇帝过来，便使了个眼色。外头殿中侍候的侍卫倭赫、西住、折克图、觉罗赛尔弼一起默默地躬身一礼，知趣地退了出来。

苏麻喇姑站在廊下，也是心事重重。她是顺治八年入宫的。原是正蓝旗佐领格楞泰的女儿。她六岁上丧了母亲。父亲要续娶，求聘于本旗旗主塞洛的侄女儿。这位旗下姑娘倒也干脆，径自对媒人说：“你讲的那个格楞泰，人倒也罢了，只是他身边有个累赘。姑娘却不耐烦做人家后妈，叫他趁早儿打消了妄想！”塞洛是格楞泰的顶头上司。这句话从塞洛那里传来，倒叫他犯了难。正无奈间，适逢这年在旗下遴选秀女入宫，父亲便送了她进来。也是天缘巧合，孝庄皇太后偶然到储秀宫，见大院中跪了一大片待选秀女，便踱过来瞧，见这一小小女童忽灵灵地闪着大眼盯着自己，便弯了腰拉起苏喇姑瞧。苏麻喇姑自丧母之后从未得人如此怜爱，见这妇人眉目慈祥，便张口喊了声“婆婆”，眼泪也随着叫声夺眶而出。

这一声清亮的童音叫得太后浑身发热，竟亲自俯下身去将苏麻喇姑抱在怀中，转脸对管事太监道：“这个孩子我要了。再挑个老成点的秀女来侍候她。孩子，婆婆那里有好多果子，跟婆婆来！”

从此苏麻喇姑便跟了孝庄太后。太后长天大日头地没事，便逗着她玩，教她识字、读书，讲《三国》故事给她听。渐长之后，还给她讲了不少前朝和本朝典章制度。这苏喇姑天分极高，十岁上头，诗词歌赋、诸子百家的文章就读了不少，到十四岁时，就装了满腹的学问。太后自是喜

欢，便指派她去侍候顺治皇帝。

在廊下出了一会儿神，一阵寒风过来，她打了个寒战，便趑趄向月洞门去了。

顺治进了西暖阁，环顾四周愈觉惆怅，这里是顺治四个月来，来得最多的地方。暖阁里的一切，按照董妃生前一样，墙角的紫檀木架上的玉盘里摆着几个金黄的文冠果，依旧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案上的古筝弹断了一根弦，蜷曲着，上面已蒙上薄薄的一层灰尘；梳妆台架上脂粉、头面首饰和她用过的青盐、香胰都原样不动地摆着。惟有嵌玉的牙床上，新悬了一幅簇新的董鄂氏宫装小像。

这是江宁巡抚朱国治举荐的一个画工绘制的水墨画儿。董鄂氏死后，顺治皇帝接连五天不思饮食，奄奄一息卧床不起，御医百方调治总不见效。孝庄太后博

尔吉特急得没有办法。亏得是洪承畴老头儿见多识广，说是“心病还须用心治”。太后立传懿旨，追封董鄂氏为皇后，从京城、直隶、山东、江苏等地，调集了几十名丹青能手进京为董娘娘写真，以慰圣躬。无奈不论怎样口授心拟，谁也画不像。不料陈罗云的一幅写真呈上，却引起合宫惊动，无论娘娘跟前侍候的人还是只见过娘娘一面的，都认为像极了，不仅貌似而且神似！当常昊将画进呈御览时，病眼昏花的顺治竟从龙床上一跃而起，将画抱在怀中，说：“卿卿！朕以为你去了，原来你还活着！”太后高兴之余，发内帑白银一万两赏了陈罗云，京师传为佳话。朱国治越道、臬、藩三级，一跃而为江宁巡抚。

此后，顺治虽渐进饮食，但精神却一直恢复不了。虽说每日还到勤政殿走走，但对大臣们的奏议不置可否，也不批阅奏章，精神恍惚，如在梦中。每天给太后请过安，便一头钻进这间暖阁，看着画像发呆。太后跟前的一个老内侍有一天不经禀报闯了进来，顺治勃然大怒，竟不顾太后情面，令他跪在阶前自己掌嘴四十。

从此，宫里人谁也不敢在这里打扰他了。

此刻，顺治站在这张小像前，董鄂氏微蹙的双眉，似乎含着脉脉深情，又似乎带着幽幽怨气。袂带飘飘，好像要从秋风黄叶的山水中活脱脱走出来。顺治不禁失声叫道：“天呐，朕既是您的儿子，为什么对朕这般无情？”

就在这个时候，离养心殿不远，乾清宫东边的待漏朝房里，也有六个人在愁对灯火。这六个人，打头的，是当今顺治皇帝的堂兄，亲王杰书。第二位，是三朝元老一等伯内大臣兼议政大臣索尼。还有镶黄旗主鳌拜，正白旗主苏克萨哈和遏必隆。这三位都是领侍卫内大臣，也都是议政大臣。六个人中只有一个汉人，就是在前明时官拜蓟辽总督，投降满清立了大功，极受清皇室信任的洪承畴。这六个人都是前几天被传进宫，劝说皇帝的。因为顺治皇帝自从董鄂氏死了之后，终日郁闷，不理朝政，非要闹着出家当和尚不可。皇太后怎么劝怎么求，都不能改变他这个决定，便把这六位议政大臣叫进宫来，变着法地劝说皇帝。可他们照样碰钉子。这不，今儿个刚开了个头，就被顺治从养心殿赶了出来，又不敢回府，一个个如庙里菩萨似的，又不能真的回府，便约聚到了这里。

杰书由不得心中焦躁：“你们倒是说呀！终不成就让皇上真个剃头去当和尚？”

座中议政大臣索尼资格最老，地位也最高，年纪已近七十，接连几日的苦熬，精神委实支持不住，此时歪在炕上，显得困顿不堪。看大家都不吭声，他叹了口气道：“看来不成了。什么法子没用过，咱们几个自绑请罪不说，连太后都下了跪，全不管用。还要怎么样呢？”

坐在角落的鳌拜一脸怒容，啐了一口道：“这像什么样子！一个婆娘死了，就这么死不像死、活不像活的……”

话犹未完，索尼便截住了他：“这是什么话？光发牢骚有什么用？圣心既不能回，现时还是想一想下一步的事吧！”

和鳌拜挨身坐着的遏必隆见鳌拜脸上有些挂不住，欠了欠身子说道：“据兄弟看，皇上这一去，就算是‘大行’了，必有遗诏，嗣子定是三阿哥无疑。”

这真是出语惊人！但素来消息灵通，事不三思不开口，当然不会打妄语。苏克萨哈身子向前一倾，问道：“怎么见得呢？”

遏必隆压低了嗓音答道：“这是汤若望的话，三阿哥出过天花，可保终生无虞。”

一说到汤若望，大家便都不言声。这个人是个日尔曼人，来中国传教已经四十余年，前明徐光启荐他入翰林院供职。此人精于西历，推算日月这蚀十分准确，所以入清以来，便做了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正。顺治简直拿他当神仙敬。皇后竟弃佛皈依了天主教，端地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坐实了汤若望的话，嗣君必是三阿哥玄烨无疑了。

杰书默然了一会儿又道：“咱们何妨再递牌子求见皇上，问个端底！”

一语未终，鳌拜便一句顶了回来：“那四个铁门闩在那守着，你进得去？”四个门闩是指倭赫等四个人，这四人除了顺治，谁的账都不买。这一说大家立即又无话可答了。

好一会，鳌拜鼻子里又哼了一声，说道：“这倒好，谁当皇帝由夷人说了算！”

苏克萨哈道：“夷人不夷人，只要说得对，也是无奈他何！”

鳌拜最瞧不起苏克萨哈，当即顶了一句：“你这叫不经之谈！”

索尼见他二人又要抬杠，厌恶地说：“不要这个样子，都是国家重臣，也要存些体统。”

二人听了别着头不说话。屋子里呼噜呼噜的抽烟声，显得空气愈加压抑和郁闷。半晌不语的洪承畴抬起一张清瘦的脸，活动了一下身子道：“既然圣意难违，我们再等着瞧瞧吧。我料圣上会有安排的。”

在西暖阁小像前玩味良久，顺治又走出院外。细碎的雪花已落了寸许厚，四周沉寂得像一座荒庙，他觉得心情平静了许多。正如洪承畴猜想的，他有许多重要的事必须在出走之前安排。

“万岁爷，范承谟奉旨前来见驾。”侍卫倭赫已跪在身后轻声启奏，“天这么冷，万岁爷也该……”

顺治不等他说完，摆了摆手便进了殿，这才注意到范承谟早已伏在那里了。顺治在近炕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屋子里暖烘烘的，一会儿便觉得浑身燥热，不由地用手去解皮裘上的钮扣。倭赫急步上前替他解了下来后，便退出殿外。顺治打量了下眼范承谟：他虽然才不过四十来岁，却已是鬓发苍苍了，花白辫子从双眼花翎下直拖到地上，头伏得几乎要碰到地面。

他轻咳了一声，范承谟知道圣驾已到，头重重地在方砖上磕了三下，朗声启奏：“奴才范承谟恭请圣安！”顺治淡淡说道：“范先生，起来吧，坐在那边墩上。”

范承谟慢慢跪起左腿，右手打了个千儿，躬身退至右首一条矮几旁，欠着屁股半坐在青瓷雕花鼓墩上：“皇上夤夜召臣，不知有何圣谕？”

顺治长吁了一口气，瞥一眼范承谟，缓缓说道：“朕今日召你来，是要你代朕草诏。”

范承谟松了一口气，心想：“这又何必在夜里宣召，莫非东南军情有变？”倭赫捧来一方端砚，磨就一池现成的墨汁。范承谟运足了气，濡墨提笔在手，静待顺治开口。

顺治呷了一口茶，脸色变得愈发苍白。口里说道：“朕以德薄能鲜之身入继大统，至今已十八年了。自亲政以来，无论用行政，纲纪法度，比起太祖太宗，实在差得很远。一统天下之后，一天天被汉人牵着鼻子走，以致国运不臻，民生多艰，这是朕的第一罪。”

听到这里，范承谟惶恐地站了起来，忘形之间，笔上的墨汁淋得满袖皆是。他忽然觉得失礼，又急忙跪下启奏：“皇上冲龄践祚，外息狼烟，内靖奸权，入关定鼎，掩有华夏，建万世不拔之基业。偶有不治，皆因海内粗定，不及休养之故。圣上此言，臣不敢书！”

“起来吧！”顺治淡淡地说：“你写！”

他的镇静使范承谟感到一阵恐惧，便惊惶地起身归座，定了定神，写道：“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纲纪法度，用行政，不能抑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顺治接着说：“先帝大行时，朕不过六龄顽童，没有为他老人家尽过一天孝道。我原想好好

儿侍奉皇太后，补一补这点遗憾”他哽咽住了，从榻上拽下一方丝绢帕，拭了一下眼睛，“现在，朕要长违膝下，反使皇太后为朕悲伤……”说到这里，两行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范承谟愈听愈惊，神色大变，离席伏地，砰砰连连叩头，奏道：“皇上春秋鼎盛，何出此言？如不宣明原由，臣宁死不敢奉诏。”说完又是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

顺治皇帝很理解范承谟的心情。他今年才二十四岁，说出这样的话，莫说范承谟不敢写，放在几个月前，他自己是连想也不曾想过的。但现在既要出世离尘，那就要斩断一切情缘，说话不能留一点余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定了定心说：“范先生，如果今夜这般拘君臣常礼，这篇诏书到天明也写不出来。起来！朕实话告诉你，这是朕的‘遗诏’，朕已决意弃世出家了！”

范承谟心头一震：“从三皇到五帝，哪有这样的！这满人真的个个都是情种！乃叔多尔袞摄政总揽朝纲，只因与太后有青梅竹马之好，便不肯篡位夺基。这十几年，又冒出一位要去当和尚的！”心里这样想，口里却说：“弃九五，如弃敝屣，原是古之贤皇不得已之举，解嘲之言。今四海归心，万民和谐，圣上有何不了之，欲轻弃万乘之尊，蹈不测之地？”

顺治见他一味劝谏，说的又是听烂了的老一套，心里烦躁，断喝一声：“朕意之决，尔不必多言！”

范承谟想了想，又道：“圣上对董皇后，已恩重如山，生封贵妃，死赠皇后，很对得起娘娘的了，又何必”

“住口，”顺治冷笑一声，“人各有志，这是你管的事吗？”

“非臣多事，臣草此诏，必为皇太后知晓。臣虽万死岂能辞其咎？故犯颜直陈”

话犹未完，只听“啪”的一声，顺治折案大怒：“你怕皇太后杀你，这自有朕来作主！你不奉诏，难道朕就不能杀你吗？！”

范承谟要的就是这句话，他战战兢兢爬起来，坐回几旁，心一横，接着写道：“皇考殒天，朕止六岁，不能服衰行三年丧，终天抱憾。惟侍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谨圣母哀痛，是朕罪之一也。”接下去就比较顺利了，顺治皇帝成竹在胸，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对满族洒贵不能重加信任，对一些汉官则动辄恩赏；谈到自己素性好高而不能虚己纳谏，对贤臣知其善而不能亲近，对小人则明其非而不能黜退；谈到设立十三衙门，委任宦官，说那简直与晚明皇帝的昏庸不相上下。他历数了自己亲政以来的失政十三条，谈得那样平静，像是数说别人的过失一样，范承谟耳听手写，还要随手润色，一点不敢分心，只觉得头涨得老大老大。

说到这里，顺治如释重负地叹息一声：“朕知道朕的过错是很多的，办完之后也常常觉得后悔，但只是因循懒惰，过后并不能很好地改，以至于过错愈积愈多。这算朕的第十四罪吧。”他颓然半卧在御榻上，宫灯里的烛泪一滴滴落在水磨青砖地上。忽然，自鸣钟当当地敲了十一下

已是子时初刻了。

范承谟知道，顺治皇帝最重要的决定就要下了。忙凝神屏息，秉笔端坐待命。顺治稍息片刻，轻声叫道：“苏麻喇姑！”守在殿门口的苏麻喇姑正在侧耳静听，猛然听得呼叫，吓得身上一颤，忙躬身应道：“奴才在！”

“叫倭赫他们几个都来听听。”苏麻喇姑应一声“是”便去传呼。霎时间倭赫等四名贴身侍卫一个个鱼贯而入，挨次跪着静听。苏麻喇姑方欲退出，顺治却叫住了她：“你也在这里吧，你侍奉太后几年了，朕一向视你如妹子一般，听听心中有数也好。”苏麻喇姑只是叩头，一声不敢言语。

顺治轻咳一声，一字一顿，极清晰地说：“新皇帝朕意立三皇子玄烨。”他顿了一下，“诸皇子年岁都差不多，这个孩子虽小，但聪颖过人，且已出过天花，朕也请藏僧额尔德喇嘛为其推过造命，也是极贵的格这些你不必写他的母亲佟桂氏人品端庄凝重、敦厚温和，堪为国母。就这样定下来罢。”顺治一边思索一边说：“皇帝太小，当然要立几位辅政

大臣，朕看 索尼 苏克萨哈 遏必隆 鳌拜这四个就好。”

范承谟一字一句都像刻到了心里，顿时像吃了一剂清凉药，浑身上下都轻松下来：即使太后怪罪下来，总有这四个人挡在前头了。心里一宽，下笔也就利落得多和。”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荃，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顺治本来羸弱，今夜心情又特别激动，口授完这篇诏书，脸涨得通红，伏在榻上，不住地咳嗽。苏麻喇姑见状急忙前去端痰盂，倭赫忙起身上前替他轻轻捶背。他却一把拉住倭赫的手道：“爱卿，你跟朕有些年了，皇帝太小，你要当心些儿！”倭赫此时哪里还撑得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伏地叩头泣声道：“奴才敢不以赤诚翊卫幼主！”

“不要哭了，”顺治劝道，又转脸问道：“范先生，这四个人，你觉得如何？”

范承谟忙将笔放在笔架上，立起来躬身答道：“回万岁的话，此四臣皆社稷之臣，万岁爷圣鉴极明。”

哪知顺治却摇摇头说：“也未见得如此，然祖制汉臣不能为辅政，范先生及汉臣皆当体察朕之深心。按此四臣，索尼资望德才俱佳，惜乎是老了；苏克萨哈颇有才具，忠心耿直，敢于任事，却又资望太浅；遏必隆凡事不肯出头，柔过于刚，但决不至于生事；鳌拜明决果断，兼有文武之才，惜乎失于刚躁。四人若能同心同德辅佐幼主，朕也可放心去了。”

夜深了，范承谟已经退出，紫禁城中大雪在纷纷扬扬地下着，万物都在寒冷的夜中冻僵了，凝固了。壶漏将涸，灯焰已昏，烛台上血红的烛泪堆得老高，只有远处“的笃的笃”当”的击柝声凄凉地响着。

顺治皇帝抬起了泪光闪闪的脸吩咐常昊：“传旨敬事房，启钥开宫，朕已钦从驾人等即刻出宫！”

三 稚龄童玄烨登皇位 苍髯叟索尼立誓言

顺治走了，他到五台山当和尚去了，可是，这个消息却不能让宫外的人知道，公开宣布的是顺治皇爷“驾崩”了，而且，这位皇帝的“大丧”办得煞有介事。“灵堂，”就设在养心殿。一床陀罗经被，黄缎面上用金线织满了梵字经文，一袭一袭铺盖在皇帝的梓宫 金匱之中。安息香插在灵柩前的一尊鎏金宣德炉内，细如游丝的青烟缭绕在殿内，宣告它的主人灵魂已升到三界之外。一道懿旨传下，文武百官都摘掉了披拂在大帽子上的红缨子。礼部堂官早拟了新皇御极的各项礼仪程序 先成服，再颁遗诏，举行登极大礼。

巳时初刻，大行皇帝开始小殓。乾清宫外黑鸦鸦肃立着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各部院的堂官。内务府首席太监吴良辅阴沉着脸站在丹墀下，脖子拧着，上嘴唇压着下嘴唇，光溜溜的下巴上窝出了一道深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生气。

其实他心中此时正十二分得意。这个吴良辅原是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府中的长班，自从博尔齐锦被选入宫后，因身边没有个得力的人，亲王便将他净了身送进宫去。论身份，他原是皇后陪嫁的太监，所以没几年，便做了六宫副都太监。博尔齐锦被黜为妃，虽然皇上瞧着他是鳌拜的干儿子，并没有难为他，可是到底不如从前了。今日小殓，举哀之前，辅政大臣们举行会议时，遏必隆提出由吴良辅任司仪，奏请太后准允。他便因此觉得风头又要转了，走路都扬着脸不睬人。

此刻，他心里有点急躁，又有点甜丝丝的。自从博尔齐锦打入冷宫这八年来，从没有像今天

这样得脸过 议政王杰书、一等伯索尼，还有苏克萨哈，这些平时从不把内侍放在眼里的亲王大臣，还有排班肃立在滴水檐下的一群贝勒、贝子，统要听他提调。那是怎样的威风，那是多么的荣耀！

巳时二刻，六十多岁的索尼 首席顾命辅政大臣至慈宁宫请训，并迎皇太子爱新觉罗·玄烨到乾清宫成小验礼。新太后佟桂氏为人寡言罕语，拙于辞令，有些应付不来，便瞧着孝庄太后道：“请母亲慈训。”孝庄太皇太后抬眼瞧时，看到老态龙钟的索尼泣血伏地请训，便想到自己一生的遭际：少小入宫，盛壮时丧夫，费了多少周折，经了多少惊险，周旋于多尔衮、济尔哈朗之间，甚至搭上了自己的贞操，好不容易才保住了儿子的皇位，才过得几天安生日子，便又遭此变故！心里边一阵辛酸，眼泪早流了下来：“你是先朝老臣，要节哀顺变，皇帝坚意长行，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三阿哥聪明是尽有的，你们好好保扶他，他长大自然不会亏负你们！你把我这个话转告顾命的列位，也告诉他们，我的这个小孙孙我也是保定了的。你们素日知我的本性，惹翻了我也会够你们受的！就这些话，苏麻喇姑，你送皇太子去养心殿。”

苏麻喇姑从阁后拉着八岁的玄烨走来。他好像有点不太自然，给太皇太后和太后各请了个安说道：“皇额娘，我要阿姆一同去！”

“阿姆”便是奶妈。孙氏听到皇太子叫她，赶紧走出来，拉着玄烨的手说：“好阿哥，听话，从今儿个起，您就是皇上了，不能再任性。阿姆不过是一个包衣奴才，这种地方是去不得的。”

“苏麻喇姑告诉我，无论谁都得听皇上的，是不是？皇上的话就是圣旨，是不是？现在我就下圣旨：‘阿姆陪我去！’”玄烨执拗地说。苏麻喇姑在一旁抿着嘴发笑，拿眼望着太后。

佟桂氏深感欣慰，也有几分得意，瞧母亲时，孝庄也在点头微笑。跪在一旁的索尼也是一愣，惊异地望着这个即将君临天下的小主子。此时看太后点了头，索尼忙对孙氏说道：“你还不谢恩！”

孙氏见说，随即跪下向玄烨叩了一个头道：“奴才孙氏，谢主子恩典！”说完站起身来，玄烨扑上前去，一手拉着孙氏，一手拽着苏麻喇姑就要出去，慌得索尼连忙起身，以老年人少有的敏捷抢出一步，高喊一声：“皇太子启驾，乘舆侍候了！”

乾清宫外的皇亲重臣正等得不耐烦。排在第三位的顾命辅臣遏必隆悄悄移位来到第四位辅政大臣鳌拜身旁，先挤了挤眼。他有这个毛病，一说话先挤眼，不挤眼便说不出话 舌头在口里绕两圈这才开口：“鳌公，上书房转来倭赫从承德办差回来后写的一份折子，说中堂圈占了八大皇庄的地。你看 ”

鳌拜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正眼也不瞧遏必隆一眼，硬邦邦地顶了回去：“那就请遏公秉公处置吧！”

遏必隆挤挤眼又说：“鳌公，我不是这个意思。折子我处置过了，此等小人造言寻衅原不必与他认真。”

“索尼老中堂年岁已高，我看这事就不一定再烦劳他了。”

对这样的人情，鳌拜不能不买账了。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一本正经的遏必隆，微微笑道：“多承关照，遏公高情，改日容谢。”

遏必隆会心地点点头：“这种事可一不可再。”口里说着，眼睛却望着肃立在阶着的顾命大臣苏克萨哈。鳌拜看了一眼苏克萨哈，冷笑一声点了点头。

“皇太子驾到！”吴良辅亮着嗓门高喊一句，众官员立时低头垂手站好。遏必隆也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

在乾清宫西永巷，苏麻喇姑和孙氏将玄烨扶下肩舆。玄烨童心好奇，见院内殿前站满了人，便急着要进去。苏麻喇姑对着他耳朵低声说：“就要做皇上了，不要孩子气，要慢慢地走，越尊严越体面！”说完便同孙氏一同跪送玄烨进内。

索尼作前导，带着玄烨慢慢穿过笔直的甬道。御前侍卫倭赫、西住、折克图、觉罗赛尔弼，腰悬宝刀，亦步亦趋。当走过吴良辅身旁时，倭赫盯了他一眼，看得吴良辅顿时矮了三分。

倭赫是内侍大臣飞扬古的儿子，顺治八年做了御前侍卫，顺治一日也不能少了他在跟前。皇后被黜时，吴良辅擅自把御赐她的一柄如意偷了出来，被倭赫拿住，打了一顿漏风巴掌。吴良辅到顺治那里哭诉，哪知顺治却说：“他是有良心的，不乘人晦气作践人。”正因这一段因缘，他对倭赫恨之入骨。

君臣六人上了殿阶，索尼上前撩袍跪下，三大臣也都长跪在地。索尼高声道：“请皇太子入殿成礼！”说完一回头，见鳌拜趋跪之间，竟与自己并列在前，等候玄烨入殿，遂回头低声而严肃地说：“请鳌公自爱！”

鳌拜一向对他畏忌。索尼现在虽老得龙钟不堪，但谁都知道，当年他金戈铁马，雄风盖世，连睿亲王多尔衮的账都不买，凭这点老威风，三朝元勋的牌子，从没有人敢碰摸过。所以在索尼面前也只好收敛一点。他憋着气跪退了半步。这时廊上廊下，丹墀内外的群臣，见他们跪了，也都忙着跪了下去。

玄烨踏进殿内，西暖阁中素幔白帟，香烟缭绕，十分庄重肃穆。中间的牌位上金字闪亮，上书“世祖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之位”这便是顺治了。按照索尼预先吩咐的，玄烨朝上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早有内侍捧过一樽御酒，玄烨双手擎起朝天一捧，轻酌灵前，礼成起身。看着这个场面，索尼想起先帝在时的知遇之恩，如今人去殿空，杳如黄鹤，人生意趣索然罄尽，由不得老泪纵横哭出声来。在场的太监、王公贝勒一见举哀，忙抢天呼地齐声嚎啕，这就算“奉安”了。

从此刻起，皇太子便算送别了“大行皇帝”，在灵柩前即位了。吴良辅拂尘一挥，早有鸿胪寺赞礼官出班唱仪，百官鹭行鹤步，趋前跪拜。玄烨端坐在黄袱龙椅上接受朝拜。从此，中华泱泱大国，一十八行省，一百兆众生，便归了这八岁的“康熙爷”来掌管。

康熙耐着性子接受了贺礼，慢慢站起身来，走到四位顾命大臣前面，将他们一一扶起。一边扶一边问：“你叫索尼？”“你叫苏克萨哈？”“你叫遏必隆？”“你叫鳌拜？”四人一一顿首称臣。康熙道：“先帝大行之前曾说，你们都是满洲豪杰，是忠臣。要朕听你们的话，你们就好办事了！”

四人一听，先帝有此遗命，不胜感激涕零，只因是在新皇枢前即位的喜日子里，不敢哭出声来，只是抽咽唏嘘。索尼以头碰地，回头对他们三人说：“先帝待我们如此恩重，何以为报？今日嗣君登极，我们四人应当共同立一誓言：我等奉先帝遗诏，保扶幼主，当竭忠尽智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仇怨，不结党己、不受贿赂、不求无义之富贵，惟以赤诚爷仰报先帝大恩。若各为自身谋私，违此誓言，天诛地灭，短命惨死。尔等愿立此誓否？”苏克萨哈和遏必隆齐声回答：“愿！”鳌拜虽嫌索尼多事，也只好随着二人答道：“愿！”

康熙不甚明白这些半文半白的話，就连方才自己说的，也是苏麻喇姑路上教的。但那一连五六六个“不”却是明白的，是极好的话，于是沉稳地点了点头说道：“好！你们可以跪安了！”

四大臣和议政王带着众官退下。康熙皇帝如释重负，一下子又变成了天真活泼的孩子，也不吩咐随驾扈从，便一蹦一跳地跑了出去，倭赫几个忙不迭地追上了他。康熙边跑边摆手道：“你们不要来！”说着一溜烟绕过琉璃影壁，直向跪在甬道上的阿姆孙氏和苏麻喇姑身边扑去。

见康熙跑得太快，孙氏急得喊叫：“我的老爷子，当心磕了牙！”康熙却像没听到这话似的，一边跑一边格格地笑着：“起来起来！我回来了！”说着一头扎进孙氏的怀抱。旁边的苏麻喇姑为他一边整理后襟一边说道：“现在是皇上了，不能再‘你’呀‘我’呀的，应该说‘朕’回来了。”

康熙笑道：“坐了半天，真把人拘束坏了，带我去见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吧。”孙氏亲昵地在他脸上轻拧了一把道：“老爷子今儿个露脸，我抱着你去！”说着一把将康熙抱起来，三个人说

笑着向慈宁宫走去。四个小太监圣驾去了，飞跑过来跟在后边。刚转过一条巷口，只听有人厉声喊道：“放下！”

三个人都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原来是副都太监吴良辅站在面前。

四 俏曼姐薄怒惩阉宦 小皇上娇憨慰慈颜

八岁的小皇上康熙登基即位，下朝回来，由奶娘孙氏抱着，苏麻喇姑陪着去见太皇太后。刚转过一条巷口，就听有人厉声喝道：“放下！”三个人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原来是太监吴良辅站在面前。

吴良辅先向康熙赔了个笑脸，板起面孔冲着孙氏训斥道：“这样子抱着皇上满宫里跑，成个什么体统？”孙氏素来温顺老实，见吴良辅脸色铁青，有点害怕，讪讪地放下康熙，说：“皇上还小……”

“小？小也是皇上！你以为是你自家的孩子吗？”看到孙氏竟敢回口，吴良辅越发恼怒，大声吩咐小太监：“去，把慈宁宫首领太监李明村叫来。”

康熙一时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见小太监“扎”地地声要走，忙喊：“回来！”却又不知说什么好，只拿眼望着神色严肃的苏麻喇姑。

苏麻喇姑先跪下请旨说：“皇上，这件事交给奴才来办可好？”康熙重重地点了点头说：“朕叫你办！”

苏麻喇姑这才转身说道：“吴良辅，谁许你在主子跟前大呼小喝的，摆什么臭威风！”

“你一个下五旗宫女，知道什么规矩？”吴良辅当即顶了回来。

“宫女？”苏麻喇姑冷笑一声，“现在我是钦差，你跪下！”

“嗨？”吴良辅脖子一拧，刚说了一句“你不”，“配”字尚未出口，苏麻喇姑扬手一掌，吴良辅脸上就着了一记清脆的耳光，“老主子刚刚大行，你就敢蔑视皇上！奉旨，要你跪下！主子，要不要这样？”

康熙回过神来，才想到是要他降旨，忙说：“跪下，掌嘴五十！”

吴良辅见康熙发话了，这才无可奈何地跪下。一个小太监忙上前挽袖扬手要打，苏麻喇姑喝道：“我献什么殷勤！主子是要他自个掌嘴！你就在这儿数数儿”老爷子，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还等着您呢，咱们去吧！”说着三人扬长而去了。

吴良辅被苏麻喇姑这么蛮不讲理地一闹，气得眼里冒火。看着他们走远了，旁边的小太监还在等着数他自掌嘴巴，由不得羞怒交加，霍地站起身来，一掌打了小太监一个满脸花：“该死的畜生，你也敢作践我？”

“干哥，算了吧，和这种东西计较什么呢？”吴良辅回头一看，原来是鳌拜的侄子，侍卫讷谟让在身后。讷谟格格一笑：“鳌中堂今晚请客叫你回府一趟，辅国公班布尔善、泰必图侍郎、济世大人都在。怎么样，来不来？”想出气，容易得很！”吴良辅狠狠地点了点头，对小太监喝道：“滚！”

一天欢喜被吴良辅搅了，康熙很觉扫兴。孙氏和苏麻喇姑随在后边，也是心事重重。孙氏本想乘今几个万岁爷登极，心里高兴，就便儿把儿子魏东亭的事说一说，把他巡防衙门调过来当差，一来将来有个出身，二来母子也得常常见面。她的这个想法，也曾和苏麻喇姑嘀咕过。她知道，这姑娘虽说才十五岁，却是太皇太后、皇太后跟前第一个得力的红人，模样不必说，心思更

聪明得很，一句话顶自己十句！不想遇了个倒霉的吴良辅，倒不好再开什么口了。苏麻喇姑深知就里，却不言语，一路默默地想：这吴良辅今儿吃了什么药？这么胆大！想着，却抢先前一步，笑着对康熙说：“万岁爷甭生这些小人的气。今儿要讨个吉利，回头见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要欢喜喜的，啊！”康熙听了点点头，快步走进了慈宁宫。

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一个歪在榻上，一个斜坐在下首案前，桌上摆了许多细巧茶食，早就在等着康熙进来。一见康熙稳稳重重地走来，后边苏麻喇姑和孙氏脚踏“花盆底”、手持黄绢丝帕亦步亦趋，二人相视一笑，不约而同地想：满像个天子嘛！”

康熙朝上请了安，太皇太后一把将他拉过来搂在怀里，问长问短：“我的儿，天这么冷，没着凉吧？你皇额娘预备了这么多好的东西，拣能克化的多吃一点儿！”

听母亲这么说，皇太后吩咐：“苏麻喇姑，把那件紫貂裘找出来给皇帝穿” 听张万强说，今儿个你这小人儿当了一天大人，也真难为你了！”

孙氏忙凑趣儿说：“哎呀呀！那么多人，那么大的排场！我跪在旁边心里都直打颤颤。全亏了老爷子是真命天子，才镇得住，体体面面地，就把事儿办了！”

苏麻喇姑取出紫貂裘来，慢慢给康熙披上。康熙到镶金大玻璃穿衣镜前照了照，很合体，便大大方方走到两位老人跟前说：“这裘穿上很好，谢谢皇额娘！”

佟佳氏忙说：“坐着吧。”转身对太皇太后说道：“这些天为顺治爷的事，大家都忙得心绪不宁。我看皇帝还该找个合适师傅才是。已经八岁了，该读书了。”太皇太后点头笑道：“是呢，我也在想这件事，前几年读的那几本书都是苏麻喇姑教的，现在得找个学问师傅才成。不过这事也不能太急，留心瞧着那品行端正，学问渊博的人再说。眼下皇帝跟前要添个得用的人，我看就把苏麻喇姑指给他，早晚侍候也放心些” 曼姐儿，你可听着了？”

苏麻喇姑忙蹲身施礼答道：“尊太皇太后、皇太后懿旨！只是奴才还有下情，不知当说不当说？”

太后忙问：“什么话？”

苏麻喇姑道：“奴才跟万岁爷，只能管个知疼着热的。万岁爷当下最要紧的是调几个能干的心腹侍卫。不是奴才斗胆，万岁爷到底年纪还小。古语说：‘人心难测’，难道这么多的朝臣、侍卫里头就没有使坏心眼的……”

一席话说得两宫悚然变色。太皇太后忙问：“这话从何说起？外头有些什么风声？”苏麻喇姑便原原本本地将方才吴良辅喝驾的事禀报了二位中宫。

太皇太后听了忙问：“这吴良辅是怎么回事？还在六宫都太监之上？”

太后见问，忙起身赔笑回话：“论理这事曼姐儿和孙婆也孟浪了些。不过这吴良辅原是鳌拜辅臣的干儿子，瞧这点情面，一向没有难为过他。上次召见四辅臣时，商定外头的事儿托了索尼，宫内领侍卫大臣是鳌拜作主。老佛爷不用担心，他有什么能为？作了乱子横竖有倭赫他们几个呢。”

太皇太后听了默然不语，良久才说道：“曼姐儿心地细，所虑极是。不过皇帝也累了，这事就先就说到这里。曼妮子，去侍候他歇着罢。”

康熙向两位老人跪了安，起身随着孙氏和苏麻喇姑走了几步，忽又回身说：“太皇太后，皇太后，大赦诏旨不知明发了没有？”

太后听说不禁失笑，忙道：“哟，真像个皇帝样，刚刚登基就知道操心了。去吧，要那四个顾命大臣干什么呢，索尼他们上次奉诏时都已安排好了。”康熙听了方才无话，随着苏麻喇姑和孙氏去了。

五 史鉴梅卖艺京城内 魏东亭认亲柳林中

老皇晏驾，新皇登极，大赦天下，开科选士，这是几朝传下来的惯例。实际上，不等圣诏颁发，各省的举子们早已公车不绝，络绎于道了。开春之后，北京接连几个艳阳天，北海的浮冰融融，像是要开冻的模样。小孩子玩的木头冰划子都不敢往上放了。丝丝春风吹过来，虽说还有些寒意，已经不是那么沁骨沁髓了。悦朋店的十几间客房里渐渐住满了人。只是上房三间仍旧由伍次友住着。后来租房子的人多了，伍次友觉得过意不去，便叫明珠也搬过来住了西屋。兄弟两人每天讲诗、论文，专等恩诏颁发。

这天是“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虽不算什么大节气，但只要兴致好，人们总能寻出玩的理由来。伍次友约了明珠，便一起去游西山了。

其时正是“早阳春”，乍暖还寒，柳丝带黄。二人信步而行，不觉转到西河沿一带。这里前明是个大码头。市廛栉比，店铺鳞次，百艺杂耍俱全，地摊上摆着宁砚、明瓷、先朝的金簪玉碗、镂金八宝屏和阆碧玉瓶，还有海外舶来品紫檀玻璃水晶灯、报时钟、铜弥勒佛、鼻烟壶、名人字画……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二人原为找清静，不想撞到这里来了，这儿竟比西门内更嘈杂了许多。明珠见伍次友兴致不高，便说：“大哥，那边河上的风光好，咱们不如到那边去。”伍次友点点头道：“也好。”

俩人正说着，忽然听得左边一大群人轰然喝彩，明珠到底年轻几岁，好奇心大，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一男一女两个江湖卖艺的演武。那男的有四十五六岁，打了赤膊，在走场子。他划开了人圈子，将辫子往头顶挽一个髻儿，就地捡起两块半截砖，五指发力一捏，“嘭”的一声，两手的砖头立时粉碎。众人大声叫“好！”

那汉子发抖道：“小老儿初登贵地，人生地疏，全仗各位老小照应，在下虽有几手三脚猫功夫，并不敢在真人面前夸海口，有个前失后闪，还望看官海涵！”说罢指着站在一边的女孩说：“这是小女史鉴梅，今年十七岁，尚未聘有人家。不是小老儿海口欺人，现让她坐在这几墩麻饼上，有哪位能将她拉起来，便奉送君子做妻做妾做奴做婢，悉听尊便，决无反悔！”

明珠不觉看呆了。他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女子，却再想不起来，回头招呼伍次友说：“大哥，这倒有趣，我们不妨看看。”

伍次友看那女子，娇艳中带着几分泼辣刚强，虽无十分容颜，却也楚楚动人。只见她手握发辫站在一边抿嘴含笑，并不羞涩。听得老父说完，便在场中走了一个招式，细步纤腰如风摆杨柳，进退裕如，似舟行水上，内行人一看便知，端地轻功非凡。她扎了一个门户，便分腿蹲坐在一叠有七八个麻饼墩上。

这时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你推我搡，就是没人敢出头一试。半天，忽然一个精壮汉子跳进圈子，红着脸说道：“俺来试试！”一边说，一边抢上前去挽起姑娘臂膀，运力就拉，不料女的将臂一甩，那汉子立脚不住，竟一个筋头栽出五六尺外。他爬了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这不能算，那用的是巧劲！”老者笑道：“不妨再试。”

那汉子便又走上前拉这姑娘，谁知任凭他怎样使劲，那女的虽是来回转动，身子却像粘在麻饼上。汉子挣得满脸通红，女子却在顽皮地笑。他正待松手认输，老者却说：“足下如有朋友，不妨几个人合力来拉。”汉子见他如此说，将手向人群一招呼道：“五哥四哥，大侄子，你们都来帮我一把！”

话音刚落，人群中几个人应声而出。有两个人约有三十多岁，那年轻的也有二十五六，个个膀宽腰圆，虎气生生，一起走上前去。伍次友和明珠不禁暗替那姑娘捏了一把汗。

那姑娘从怀中扯出两根彩绳，一手拿一根，露出四根头来交给四个人，这等于是两个人合拉

她一只手。正待要拉，那年轻人说：“这不成，她手一松我们都得跌个鼻青眼肿。”老者哈哈一笑说道：“松手为输。”

一场角力又开始了，四个壮汉各拽一个绳头，使足了劲儿朝一个方向拉，那势头真有千斤之力。但那女子坐在麻饼上纹丝不动，任凭四个人左拽右拽，全不在意。时间久了，几块麻吃力不住，只听得咯嘣嘣一阵响，被压得裂成几块。围观的人足有上千，看到如此精彩的表演，发出雷鸣般的叫“好”声。

伍次友也忘了书生的矜持，跟随众人大声喝彩：“快哉！”五个人僵持了一会儿，那姑娘将丝绦慢慢向怀里一收，又猛地一抖，四个人把持不住，一齐松手，跌得人仰马翻。

众人又是一阵轰然叫好，老者便翻过铜锣收钱。正在这时，圈外忽然大乱，几个彪开大汉一边推人，边用鞭杆捅着看热闹的人，“闪开！闪开！穆里玛大人来了！”听得“穆里玛”三个字，明珠不觉心头突突乱跳，悄悄用手捅捅伍次友说道：“兄长，这里不好看，咱们走吧。”伍次友正看到兴头上，哪里肯走，摇头道：“不妨再看一阵子再走。”明珠只好又站下。说话间，人们已闪出一条通道，那穆里玛滚鞍下马，将马鞭子随手扔给从人，捋了捋袖子走上前去问：“老头子，这是你的女儿？”

老者一见是位贵官，忙作揖道：“回老爷话，这是小人义女史鉴梅。”

“好啊！”穆里玛嘿嘿一声冷笑，说道：“听说四个壮汉子都拉她不起，功夫也算了得！”老者忙说：“承爷夸奖，她不过练了几天内功，其实叫行家见笑。”

穆里玛横着眼把史鉴梅上下端详了一阵，回头对从人说：“这小娘子长得满俏嘛！我倒想领教一下她的内功！”说着上前便扯。

二人刚一搭手，只见史鉴梅忽地将手一缩，甩出一条丝绦。穆里玛邪笑一声仍用手去拉，鉴梅让无可让，一翻身滚到一旁，一个鲤鱼打挺立起身来道：“别耍歪门邪道，拿出真功夫来！”众人听了立时大哗。老者向前跨了一步，给穆里玛请了个安，说道：“爷的手段高强，我们服了，求老爷高抬贵手！”

“高抬贵手？”穆里玛哈哈一笑，将手一摆，说道：“方才你说的话不算数啦？是我将她拉起来的，她就是我的！怎么，我就配不上她？”老者一手轻扶鉴梅，另一手拽住穆里玛的衣袖说道：“老爷，您如用硬功拉起她来，小人自没说的，你用毒指指环暗器，这……”一语未终，穆里玛不耐烦地将手一摆说道：“没功夫听你老杂毛罗嗦，走！”两名亲兵狂扑过去，架住了史鉴梅。

“且慢！”伍次友在旁边实在看不过去，一步跨出人群，双手一拱，朗声说道：“穆里玛大人！在下并不懂武功，但这女子是自行起身的，你并未将她拉起！这且不说，便是迎亲嫁女，也要择个良辰吉日，你这般行径，与抢亲何异？”穆里玛将伍次友上下一打量，呵呵笑道：“你一个臭举子，抵不了我一个三等奴才，这儿有你说的话？”

伍次友见他如此无礼，火气上来了，他什么也不怕了。明珠在身后拉他，他倒挣开进前一步说：“堂堂皇城，天子脚下，正是讲理的地方。樵父贩夫，皆可声音，凭什么我就说不得？我偏要管！”

话未说完，只觉得肩头猛地一疼，早着了穆里玛一鞭：“你他妈的活腻了！这臭卖艺的是你姐姐，还是你妹子，你这么护着她？”伍次友忍着痛抗声回答：“路见不平，人人皆可相助，未必非要是我姐妹不可！”明珠这时已愣怔过来，急忙上前拉他过来：“兄长，你少说一名罢！”

正在这时，忽然见一个少年从人丛中闪了出来，走鉴梅跟前拉起手来看了看，回身向穆里玛一揖说道：“穆里玛大人，你用暗器伤人，算得上光明正大吗？”

穆里玛见来人腰悬宝刀，头顶簪缨，心知来者不善，却又不能服软，将脸一扬问道：“你是做什么的？你管得着爷们的事吗？”明珠却一眼看出，来人正是表兄魏东亭。此时人多，又逢着这事，不便上前厮见，便推了推伍次友说：“这是我的表兄，叫魏东亭。”伍次友赞赏地点了点

头。

魏东亭双手一插，也扬起脸来答道：“巧得很了！在下姓管名得宽，对这等事便是要管！”穆里玛将胸口一拍，说道：“我乃堂堂靖西将军，你是什么功名？”魏东亭微微一笑，说道：“莫说靖西将军，便是西楚霸王，到这里也得讲理！”

那穆里玛原是当朝太师鳌拜的嫡亲兄弟，平日骄横不法，欺侮人欺侮惯了。这次进京述职，原是鳌拜书信召来，说要委他一个好差事。但他素来怕哥哥，见鉴梅灵秀俊雅，有意顺手抢来献给哥哥讨个好儿。不想又遇上伍次友、魏东亭两根刺头儿，心头怒火不由得呼呼直冒。但转念一想：“京师重地，不宜风高举火。在这人事繁杂之处，说不定会碰到哪个网上，不如一走了之。”思量了一阵，他冷笑一声说：“老爷身有要事，不和你小子穷蘑菇，走！”

“走当然可以，不过须把人留下！”魏东亭扬眉喝道。那穆里玛只笑笑，翻身上马，说声“走”，两名亲兵驾起鉴梅就跑。魏东亭冷笑一声，便“噌”地拔出刀来，上前一跃，用一只手将一个架鉴梅的亲兵肩头只一扳，顺势一脚又踢倒了另一个亲兵，只听一声“妈呀”！两个人眨眼功夫都被掳倒在地。史鉴梅甩开身来，笑嘻嘻地飞足一踢，前面一个亲兵跌了个嘴啃泥。看热闹的人早就退到远处。

穆里玛勃然大怒，扬起鞭子“啪”的朝魏东亭兜头打来。魏东亭一个急闪，用手顺势拽住鞭梢一扯，穆里玛竟在马上一个倒栽葱跌了下来！几名亲兵一时慌了，一边抢上去扶穆里玛，一边拔刀向魏东亭逼来。旁边看热闹的人一看事情闹大了，乱哄哄地东奔西窜。伍次友急向卖艺老者大声叫道：“还不快走！”

那老人原来不愿动手，此时见已没有转圜的余地，大喝一声：“吃棍！”只见他从地上扯起一根三节棍，舞得呼呼风响。顿时打得穆里玛三四个亲随，躺在地上直哼哼。魏东亭原以为老者胆怯。此时看他出手如此之狠，不禁暗自敬佩。穆里玛见势不妙，一边抽刀护身，一边大叫：“还不快去催马队来！”早有一个贴身小厮退了出来，一跃上马，飞也似地去了。

明珠一手拉着伍次友向人堆里钻，一边回头冲魏东亭呼道：“十三郎，不可恋战，快走！”老者听了这话，知道是自己人在提醒，忙用三节棍护住全身，且战且退。魏东亭一柄腰刀舞得银光闪闪，紧紧随后。明珠拉了伍次友说道：“兄长，这家伙救兵马上就到，咱们快走！”伍次友却朝后一挣，反又向前走了几步，站在一株老树下远远地观看。明珠一愣，也忙赶了过来。

眼见魏东亭护着老者父女过了一座小桥，魏东亭站在桥头，那十几名亲兵持刀慢慢逼近了他。魏东亭忽地站定，从容地将刀还入鞘中，从怀中缓缓取出一把物件，顺风一扬，前头四名亲兵一声“啊呀”，捂着脸躺在地上，疼得直打滚。后头的不知怎么回事，忙上前扶起看时，每个人脸上都有十几枚极细的银针，有两个人被扎瞎了眼，一边嚎叫，一边乱拔那些银针。剩下的几个人面面相觑，眼睁睁地看着三个人过了河，跑到对岸的树林子里。伍次友远远地见他们不追了，才拉起明珠说：“咱们回吧。”

魏东亭战退众亲兵，拔腿便奔向树林，在树林深处一株老柳树下寻着了鉴梅父女。老者见魏东亭走来，忙站起身来躬身作揖说道：“壮士，今日若非你出手相救，只怕我父女难逃毒手。感谢你的大恩，我这里先施一礼！”说完伏地便是一拜。又道：“鉴梅，还不谢过恩人！”那女子立即弯腰要拜，慌得魏东亭赶紧上前，用双手虚扶。此时他定睛一看，忽然失声惊呼：“啊！你是梅妹！”

听到这个名字，鉴梅也是一惊，待细看时，认出了这是早年在热河皇庄幼小相处、耳鬓厮磨的亭哥，不禁失声叫道：“亭哥，我可见着你了。”说完两颗泪珠顺着脸颊滚落下来。

魏东亭见她哭了，有点手足无措，慌忙扯出一方手巾递过去，说道：“方才只顾厮杀，竟没有认出是你！”

鉴梅见老者诧异，忙笑道：“义父，这就是我常向您提起的魏东亭哥哥，他在热河皇庄上当

差，我们是邻居……”又回身对魏东亭说道：“这是我前年认的义父史龙彪，我们这次进京是……”鉴梅正说着，瞥见史龙彪在向她使眼色，便转了话头：“正是为了投奔你来的。”

“史龙彪？”魏东亭皱眉一想，忽然失声惊叫道：“莫不是江湖上人称铁罗汉的史大侠？”老者微微笑道：“正是不才，其实盛名难负。”魏东亭忙道：“那你二人怎么会有缘认了父女？”老者长叹一声说道：“说来话长，既来投奔你，咱们先回去，慢慢讲吧，你在哪儿住？”

一语提醒了魏东亭，他一边答“我在虎坊桥东第三家”，一边起身，望望四周，遂说道：“史老伯，你且守在这儿别动，我去雇顶轿子，咱们再走。”说完独自拨开乱树丛向林处走去。

不料西河沿庙会上遭了这事早散了场，附近竟没有轿子。魏东亭找了约莫半个时辰，好不容易才觅到一辆车，便吩咐老板在路上等候，自己又折转来找鉴梅和史龙彪。

他还没有走近老柳树，便见林中草木狼藉，心叫“不好”，紧走几步到了老柳树下，但见林静人空，哪里还有鉴梅父女二人的踪影！

六 为送考何桂柱设宴 强承欢吴翠姑侑酒

魏东亭找车回来，不见了鉴梅父女俩，急得他四下搜寻，只见一只玉佩丢在乱草之中，捡起来一看，认得是鉴梅随身之物，霎时，急出一身汗，跺脚恨道：“是我失算了，早知如此，便一起走何妨！”他一刻也不敢耽误，奔出树林，跑到路边登上车，吩咐道：“快，到禁城去！”

魏东亭急急忙忙来到自己当差的内务府，想找个精通门路的人帮助打听一下鉴梅父女的下落，可是，他刚调进京城不久，认识的人太少，问了几个人都说没办法，惹不起鳌府的人。他想托人给母亲带个信儿进去，在宫中找个帮手，谁知，自己面子太薄，跟守门的人好说歹说，人家就是不肯帮忙，他只好快快而回。

他才出内务府大门，迎头碰见了小毛子悠悠荡荡地走来。猛地想起，他在内宫御茶房当差。因为小毛子的表哥文寸生也在内务府，曾和他见过两面。这小毛子一准是赌输了钱，又来找表哥打饥荒。忙一把扯住他，笑道：“小毛子，找你表哥！”

小毛子“嗯”了一声，抬头见是魏东亭，忙问：“我表哥在里头吧？”魏东亭道：“你表哥正和堂官回话，哪有功夫见你？”小毛子甚觉扫兴，一跺脚扭脸便走。魏东亭忙道：“你表哥我们素日相处极好，你有什么难处就冲我讲。能办呢，我就给你办了；不能办泥，我也把话给你捎到。”小毛子蹙眉道：“说起来寒碜死人！昨个回去，我妈病得厉害，抓药的钱没着落，找表哥拆兑几个。”

魏东亭知道他说假话，心里暗笑，将胸脯一拍说道：“兄弟，你这叫尽孝！这点子事，哥哥能帮忙得多少钱？”小毛子不好意思地说：“这怎么好打您的秋风？其实也要不多，一吊半就够用了。”魏东亭哈哈一笑：“一吊半够做什么！这是五两，你拿去给老伯母治病，再买点补药养养，就会好的。”小毛子很觉意外，拿眼盯着魏东亭道：“您一个月月例才不过五两，我怎么过意得去呢？”魏东亭道：“自己兄弟，说这些话叫人笑。”

“那我就谢赏了。”小毛子双手接过银子，就势扎下一条腿，极其熟练地请了个安：“魏大爷真是好样的！”魏东亭见他要走，装作不介意地问：“你这会儿到哪去啊？”小毛子道：“回里头去，今儿个我当差，到明儿早起才得下来呢！”

“里头”就是大内。魏东亭心中一喜，这可是正磕睡，天上掉下来枕头，但又不能卖得太贱。魏东亭漫不经心地“啊”了一声问道：“皇上跟前的孙氏，你认得不认得？”小毛子一听便笑了：“别说孙嬷嬷，就是苏麻喇姑大姐，谁不到御茶房来？那都是皇上跟前第一等红人！你有什么事儿？”魏东亭笑道：“那是我妈。”

“哎哟！”小毛子一听忙又请安，“我道您出手这么爽利，不知魏大爷您是贵人哪！”魏东亭笑着扶起他，说道：“别胡扯你，你这会儿回去顺便捎个话儿，见着孙嬷嬷，就说我在西后角门外头等着她老人家，有点事磨不开手。”小毛子笑道：“这算什么，往后仰仗您老的地方多着哩。”说完一溜烟地去了。

魏东亭在西角门等了足有半个时辰，天快，晌午，孙氏才得出来。皇帝乳母照规矩是不能出外会家人的。为的怕她见了家人，说起家中烦难，心里难过，影响了奶水质量。从世祖顺治时起，这规矩才有了点松动。

孙氏从角门一出来，就板着脸问：“这么急要见我，是什么事呀？正侍候着主子哩。要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你可仔细着！”魏东亭听母亲骂过，照例赔笑回话：“儿子没事，哪敢惊动老太太的驾。梅妹子给人抢走了！”

孙氏一听便急了，一迭声连声问：“你在哪儿见着她啦？她怎么到这儿的？又是什么人抢走的？”魏东亭“咳”的一声，一拍腿说道：“背时透了！”这才一五一十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孙氏。

孙氏呆了半晌才说：“这丫头命苦啊！她妈临死拉着我的手交待，要我照顾她长大，没曾想我一进宫，两家都碰上了这些糟心事。如今可怎么好？”魏东亭也叹息道：“什么也没来得及问，她怎么离开家的，又怎么遇上史大侠学了这一身功夫，真真使人不解！”孙氏擤了擤鼻涕，用一方雪绢拭泪道：“事到如今急也没用，你先打听看人在哪儿，咱们再想办法。那丫头聪明过你十倍，我想不至于出什么大事的。得便我再求主子想想办法，事情就有头绪了。”

魏东亭原想找母亲讨个主意。她在京年头多，又是当今皇帝的乳母，也许能有个办法，不想孙氏也很不得要领，只好答应说：“是。”转身刚走几步，孙氏又叫住了他：“主子已经说了，从明儿个起，叫你到内廷当差，说不定能攀上个御前行走！虽说还是内务府的差，那身份儿可不一样。好生仔细着，若要叫人说出半句不字，我可不依！你要找到梅儿，不妨先接到你那儿去，再告诉我一声儿！”说完，径自急急忙忙进去了。

再说伍次友，原为出城踏青赏春，却装了一脑袋的不痛快。一连四五天他都没出门，每想起这件事来，便气愤难平。明珠看他躺在床上烦躁不安，便知道他又在为穆里玛的横行霸道行为生气。半晌，他讪高地问：“大哥，春闹就要开了吧？”

伍次友正待说话，只听竹帘一响，何桂柱跨进屋里，左手挎着四喜盒子，右手怀里抱了斗大一个坛子。他将盒子朝桌子上一放，把坛子慢慢放到桌下，就着势给伍次友请了个安说：“二爷，春闹今年是没有的了，不过新皇登极，准定要加科选士，二爷今科那是必定得意的了！”说着，他笑嘻嘻地打开盒子，屉上热气腾腾地放着一盘糕，一盘粽子，一海盘蒸得烂熟的甲鱼，还有一枝笔、墨锭和一柄如意，齐齐整整地摆放着煞是好看。何桂柱把东西一样一样摆放在桌上，又揭开下屉，却是一色六盘蒸菜。刹那间，屋子里香气四溢。何桂柱一边整治一边说：“这是小的一点孝敬意思，请二爷赏光。我知道二爷家世代大儒，并不信这些个，不过图个吉利罢咧！”

本来沉闷的空气，经何桂柱这么一折腾，顿时有了活气。伍次友歪起身来趿上鞋，笑道：“倒难为你，不管吉利不吉利，先得享享口福。明珠弟，柱儿，这儿也没外人，咱们三个索性一块坐坐。”

何桂柱见公子欢喜，也觉高兴，又听邀自己一处喝酒，这么露脸的事，祖上怕还没有过，口里说“不敢”，心里却是十二分地情愿。忙叫伙计：“把过年用的炭炉子煽好了搬过来烫酒。小三儿，你不要到门面上去了，到嘉兴楼去把翠姑悄悄请来……”

伍次友以为他要叫歌伎，忙道：“别，我最怕这个，且眼下正是国丧呐！”何桂柱忙赔笑说：“不相干，翠姑并非青楼人，不过给秋香院那些人编个曲儿词儿的，也算有身份的了。二爷小心自然是好的，不过虽是国丧，却也是新皇登极的喜庆日子，大家子都不忌讳，何况咱们！秋香院七妹妹昨个还到鳌拜中堂家唱堂会来着。咱们家居小院，二爷要取功名，她来唱个曲儿助兴也不过分。”小三儿见伍公子不再拦阻，便自行去了。

三杯滚热的老酒下肚，伍次友阴沉的脸舒展开来，将酒杯向桌上一墩，笑道：“说起功名二字，想来真是五味俱全，有意思到了顶点，没意思也到了极处。”明珠呷了一口酒，夹起一筷子清蒸海参嚼着，笑问，“敢问哥哥，怎么个有意思法？”

伍次友笑道：“贤弟你自不知，柱儿清楚——你告诉他！”

桂柱喝了几杯，也有点放形，见公子点到自家，遂举起杯子笑道：“‘为社稷秉君子之器’，这是老太爷常挂在嘴上的话。我是家生子儿，听得多了。公子家七代中出了四个状元，三十个进士，拔尽扬州的地气！人们看伍家，像从地上往天上看。用老太爷的话说‘耀祖荣身荫子孙’。这么好的事，当然有意思！”说完端起门盅一饮而尽。

伍次友鼓掌大笑：“说的好，解得切，‘出则舆马，入则高堂，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这是蒲留仙先生的话，柱儿可下了个好注！”

明珠还是第一次听到伍家前世的事，心中甚觉高兴，忙饮一杯酒问道：“那怎么又说‘没意思’呢？”

桂柱不敢答，望着酒杯愣了一会儿道：“这个小的就不甚明白了。想来做官员虽好，总要操心；读书虽好，总是苦事，可是这个吗？”

伍次友正待答话，窗外忽然传来小三儿的声音：“翠姐，就在这里了，主家都在等着你呢！”何桂柱听得翠姑来了，忙起身挑帘，一边笑道：“翠姑好！快来见过二爷！”

翠姑莞尔一笑，款步跨进正屋，稳稳当当朝伍次友和明珠道了两个万福。伍次友、明珠打量这位翠姑时，差点笑出声来。原来不过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头上也不插戴什么，上身着月白色坎肩，下身笼着石青褶裙，额头似乎高了一点，脸上脂粉淡抹，娥眉轻扫，微颦似蹙，体态凝重。她抬眼扫了一眼席面，笑道：“这是给公子入闹壮色的了。”

伍次友本来有点拘束，见她大大方方的，自觉好笑，忙道：“我本不在乎这些个，不过既摆下了，大家随便一乐——不必拘束，大家同坐罢。”说着起身端起门杯递了过去。

翠姑忙站起来双手接过，用手绢捧着喝了，谢了坐，斜欠着坐到伍次友侧面，低头抿嘴而笑。半晌才道：“多承公子厚意，不过既叫了我来，还是公子多饮，红妆佐酒便是。”说着，从怀中丝囊里取出一柄箫来，“你们尽自吃酒，我吹箫助兴！”

明珠本也擅长吹箫，见那箫嵌金镶玉、光泽耀眼，不由技痒，说道：“姐姐不弃，不如我来吹箫，姐姐清唱岂不更好！”桂柱拍手笑道：“好！”伍次友也笑道：“只是我们叨光得紧了。”

明珠端箫到口，笑问：“姐姐，唱一段什么？”翠姑想了想说：“唱一段汤学士的《妆台巧絮》吧。”明珠道：“好。吹《五供养》调。”伍次友不通此道，只呆呆地听。那明珠五指轻舒，呜呜咽咽的箫声飘然而出。翠姑流波一盼，赞道：“好箫！”便按着拍节而唱道：

相逢朋之，这一段春光分付他谁？他是个伤春客，向月夜酒阑时。人乍远，脉脉此情谁识？人散花灯夕，人盼花朝日。着意东君，也自怪人冷淡踪迹！

唱罢举座欢笑，明珠打诨道：“似姐姐这般人品谁肯对你‘冷淡踪迹’？”何桂柱道：“这词儿太雅。我倒觉得前日你唱的什么‘说鬼话’不错。”明珠噗嗤一声笑道：“必是‘占鬼卦’了！”说着便又吹了起来，翠姑唱道：黄昏卸得残妆罢，窗外西风冷透纱。听蕉声，一阵一阵细雨下，何处与人闲磕牙？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潸潸泪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红绣鞋儿占鬼卦！”

一曲唱完，明珠先就叫了声“好”，伍次友也笑道：“不错，雅俗可以共赏。什么叫‘红绣鞋儿占鬼卦’，倒要请教。”翠姑噤嘴了一下，未曾开口。桂柱却道：“这个小的知道。丈夫出了远门，娘儿们盼着回来，又不好意思去问卦，拿着红绣鞋撂在地下占卜，正过来的就是男人要回来了，翻着的就是一时回不来。可是不是？”这番粗俗不堪的解说倒也十分透彻，众人无不失笑。明珠忽然想起，问道：“大哥方才说功名有意思没意思的话，不知这没意思怎么讲？”伍次友道：“兄弟，我来告诉你。”话音刚落，忽听门外有人说：“兄弟们一味快乐，怎地就忘了我？”

七 求良师私访悦朋店 缚近侍大闹乾清门

话音未落，魏东亭早掀帘子进来了。”哈，明珠弟，早就想找你，不想今日才得空儿。”众人连忙起身拱手相迎。伍次友见是几天前在西河沿打抱不平的那个少年，更是高兴，连说：“快坐快坐，今儿真是好日子，西河沿一游得识魏贤弟，十分仰慕，不想这么快便又见了面，真乃好风送君来，与我共把酌！”说着便拉魏东亭入座。

翠姑却留神到魏东亭身后还站着一个少年，约莫十岁上下，文文静静地站在门旁，忙问：“这位少爷是跟随魏大爷一起来的罢？”魏东亭见问，忙笑道：“这是我家龙公子，一同出来闲逛，不想就闯到这儿来了。咱们看看就走罢！”那少年拱手对众人一揖，笑道：“既来之，则安之，咱就坐坐再去不妨。”众人见他虽然年少，却举止稳重，落落大方，又见魏东亭对他尊礼甚笃，也都不敢轻慢。伍次友忙说：“请一同入座。”魏东亭欲将少年让至上首，说道：“以位而论，爷最尊，自应坐在上头。”

少年将手一摆，说道：“这又不是在家里，你也太多礼了！”说着便挨着翠姑坐下，“我们已进来了多时，方才听伍先生高论说功名，有趣得很，请接着往下讲。”

大家归座，把酒更盏。伍次友说道：“好，我就接着说这应考举子的没意思。说到没意思，倒不是柱儿这等说法。柳河东说‘凡吏之食于士者，盖民之役’。既然做官是当百姓的奴才，就不该怕操心怕吃苦。”龙公子听了笑问：“我倒听说，百官都是皇上的奴才，怎么先生倒说是百姓的奴才呢？”

伍次友笑道：“天子之命系于民命，相比起来，还是民命重的。谁得了民心，江山便稳了；谁失了民心，凭你天子皇上，也是兔尾难长！”魏东亭听了脸上不禁变色。他转过脸朝龙儿看看，见龙儿专心致志地听讲，并无厌色，便放下心来。

伍次友笑道：“咱们还是说功名。自古以来，选士之法，变了几变。由乡选制改为九品官人之法，由九品官人法又改为今之科举制。在先古之时，士子尚可傲公卿，游列国，说诸侯，择主而从。自唐开科举，风气大变，尚空谈，轻实务，文风浮泛，士品也日下，既无安民之志，又无治国之才，图虚名、求俸禄者日多。朝廷以此取士，欲求国富民强安能得哉！”

伍次友端起何桂柱刚斟上的一杯热酒，越发红光满面，笑道：“便以士子入闱这事来说，就有七似。”

龙儿听得有趣，也吃了一口酒问道：“哪‘七似’呢？”伍次友扳着指头道：“宣城梅耦长先生曾对我讲，秀才入闱，初入时，赤足提篮，似丐；唱名入闱，帘官喝骂，皂隶斥责，似囚；进了号房，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冻僵的蜜蜂；考完出场，神情恍惚，天地变色，似出笼之病鸟……”

听到这里，明珠已笑出声来，他是过来人，自然深得其中况味。伍次友又扳下小指道：“归了下处等候消息，如坐针毡，梦不得安，似猴子被系于绳；一旦榜上无名，神色猝变，如丧考妣；事隔不久，气平技痒复又衔木营巢，似抱破卵之鸠，这便是七似了！”

众人听得入神，先是觉得好笑，后来却又不知怎地笑不出来。半晌，魏东亭才笑道：“先生为此等人画像，真可谓是维妙维肖，入木三分！”龙儿也笑道：“听先生这番话，倒令人大失所望，从这‘七似’里要寻出周公、伊尹来，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众人听了，不禁大笑起来，明珠一边笑一边对伍次友说道：“这位小哥儿，不过十岁吧，竟这等敏捷！真是妙语解颐，算是为大哥的话下了注解。”伍次友却没有笑，只瞧着龙儿，若有所思地点头。

桂柱见魏东亭饮酒甚少，酒到口边，只略略沾唇便又放下，遂笑道：“明珠大爷早夸过，魏爷一向是海量，今儿个不肯开怀，莫非酒不好？”魏东亭忙道：“兄弟有病，早已戒酒，今儿瞧着大伙高兴，不得已才吃了几盅。”

龙儿却笑着揭短道：“何必呢，今天你就和他们比个输赢！”明珠笑着倒了一杯热酒递上来，说道：“着啊！哪有什么病！龙少爷说你能饮，还能混过去？”魏东亭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龙儿，笑道：“那我就舍命陪君子了。”

何桂柱离席出去，一会儿笑嘻嘻地捧着一个掣签筒过来，说道：“这是专为孝廉们解闷儿用的酒签筒。咱们也掣签饮酒取乐如何？”

伍次友起身笑道：“这倒罢了。不论功名论酒运。数我年长，我先来！”说着便从签筒里拔出一支来，攥在手里不言语，翠姑忙问：“什么签？”伍次友自夹菜不语。魏东亭起身欲拿签来看，伍次却将手摇了摇。魏东亭笑问：“难道不许人看？”

伍次友咽了菜，只微笑点头，仍不答腔。何桂柱耐不住，说道：“二爷打哑谜呀？你说出来，该谁喝，谁就喝呗！”伍次友仍不言语，只顾夹菜往口里送。明珠道：“我猜这签必定不雅，所以大哥不肯说。”伍次友笑着摇头。只有龙儿不懂这些，饶有兴味地看着不吭声。

半晌，伍次友把签递给明珠，明珠一看，上面写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不语不饮，言者三杯。”算来席上只有伍次友和龙儿不曾说话，翠姑笑道：“这签也批得太毒了，我是吃不得了！咱们喝了，重新换个玩法吧！”

大家喝了三杯，伍次友、明珠和何桂柱已有些醉醺醺的了，翠姑脸上也泛起了红晕，说道：“我是已经醉了，喝不得了！”伍次友却叫道：“没醉！喝这么一点酒怎么会醉得倒人？当年在扬州我与大哥兄弟三人长饮雄谈，评论时事，喝过半坛，那才叫喝酒！”说罢不胜感慨。明珠猛地将案一击说道：“休言时事！老贼不死，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龙儿见他拍案而起，吃了一惊。后头的话，他没听清楚，忙问道：“老贼是谁呀？老贼和时事有甚关系，老贼偷了时事么？”

魏东亭见明珠发狂，知是醉了，忙道：“表台，你说的什么话，今儿个怎么啦？”伍次友也着眼接口说道：“实话！鳌拜便是当今国贼，鳌拜不死，清室永无太平之日！”

龙儿见魏东亭上前搀伍次友要去歇息，忙摆手制止，一边问道：“鳌拜从龙入关，功劳卓著，怎么先生倒以为他是国贼？”

伍次友已是醉眼迷离，见这孩子盘根问底，像个小大人，倒觉有趣。便应口笑道：“自古权臣，哪个没有功劳？乱国之臣，非国贼而何？残民利己，非民贼而何！”说着使用手指着明珠对魏东亭道：“就说你这表台吧，好端端的一个殷实人家，如今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个圈地之法，实在害人不浅。北京城里乞丐成群，城外却是千里沃野成了狐兔之乡！瞧着吧，此次朝廷策试，我必痛陈圈地之弊。”说完自将觥中酒一饮而尽。此时明珠早忍不住，只闭目不语，热泪横流。

这场面眼见难以维持下去了，要是再喝下去，谁晓得还会说出什么话来，魏东亭趁势，起身

说道：“天时不早了，龙儿明日还有功课，怕太夫人着急，我们就此告辞了。”言毕，携了龙儿的手，辞了众人出来。

这个龙儿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不是别人，正是当今皇上康熙。

出了悦朋店，天色已经黑了下来。魏东亭将刀鞘向前移了移，看四下无人，回头向身后的康熙笑道：“爷，今儿个幸亏没喝醉，不然奴才少不了挨母亲一顿责骂。索额图大人荐奴才来给爷当差，办砸了，连索尼老中堂脸上都不好看！”康熙笑道：“你的这几个朋友很有意思，你要多亲近亲近他们。那个伍次友，看来是个有学问的。”

魏东亭躬身回道：“是，这伍先生学问不坏，不过，好像有点儿狂。”康熙点头道：“狂而不媚，朕倒是欢喜的。他为人耿直，心有不平之事不让他说，这如何能行呢！”

半晌，康熙又问：“你过去见过伍次友？”魏东亭便将西河沿救鉴梅的事讲给康熙听，康熙正听得有趣，听魏东亭说不见了鉴梅父女，很感意外，便停住脚步问道：“那女子后来下落如何？”魏东亭叹了一口气说道：“只怕是落到鳌中堂手里了。主子既想知道下落，容奴才慢慢查访。”康熙点了点头，想说什么，又摇摇头，只垂首不语。

君臣二人一边说一边走，早到了正阳门。微服出访前带的扈从们就守在这儿，正等得着急，见他们回来，一个个笑逐颜开，拥着康熙上了大轿。孙氏趁没起驾，忙把一件黄色挂面的狐裘给康熙披上，并责骂魏东亭：“下作黄子，胆子比斗还大！出去就不想回来，凉着万岁爷，看我揭你的皮！”魏东亭躬着身，只是笑，却不言语。康熙却有点过意不去，忙说：“是朕不想回来。”孙氏方才无话。

行至五凤楼左掖门，康熙道：“已到大内了，朕想下来走走。”孙氏在旁劝说：“老爷子，罢了吧！天已经黑定了，冷风飕飕的，若着了凉，两位老佛爷怪罪下来，都是奴才的干系。”康熙笑着点头，乘舆进了大内，苏麻喇姑早就等在永巷口了。

苏麻喇姑将康熙搀下轿，带进慈宁宫，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说。康熙见苏麻喇姑脸色阴沉，还以为自己回来迟了她不高兴，忙说：“你不是常说做皇帝的要亲民，怎么我出动这么一遭你就恼了？”

苏麻喇姑斟上茶来，说道：“不为这个。”

康熙坐下便问：“这倒奇了，什么事？”

苏麻喇姑摇头道：“我也不甚清楚，今日后晌，吴良辅从外头带了人来，把倭赫、西住、折克图、觉罗赛尔弼一齐拿了，送到敬事房，还不知办个什么罪呢，连个消息也打听不出来！”

半天不在宫里，竟出了这等事！康熙惊得手中的热茶都溅了出来，忙问：“抓人总要有个罪名，这倭赫朕是最知道的，又是先帝手里用过的人，凭什么抓他来？”苏麻喇姑说道：“这只是个口信，为什么抓他们，奴才并不知道，听四喜子说是几位辅臣的主意。”

康熙听了，只觉得心中的火直往上冒，忽地站起身来，绕室转了两个圈子，拍着龙案问道：“杰书呢？他是议政王，难道他哑巴？还有苏克萨哈，干什么吃的？”

苏麻喇姑冷冷说道：“苏克萨哈大人自然争不过人家，索尼说是病了，杰书吓得两腿发软，遏必隆大概比油还滑！您没见讷谟那个神气劲儿，跟在鳌拜后头，到乾清门手一摆，十七八个人一拥而上，把人绑起就走！进大内抓人，像在自家院子里一样！”

康熙见苏麻喇姑语调激扬，好像有点克制不住，知道事态的严重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不管倭赫有罪无罪，辅臣如此藐视他，胆敢擅自在大内拿人，这一点是绝不能容忍的。当下说道：“你去！传敬事房管事的来，我要问话！”苏麻喇姑见康熙焦躁，反而定下心来，强自劝慰道：“今儿个晚了，再说敬事房也未必知道原委。明儿个早朝，你问问他们，看他们是怎么个对答。”

八 振皇威仰仗老太后 除奸宦还需小侍女

第二天五更时分，康熙醒来时，苏麻喇姑和孙氏早给他料理好了衣裳，又有敬事房的人来请圣驾，肩舆也已备好。康熙匆匆忙忙地用青盐水漱了漱口，胡乱吃了两口点心。便命起驾乾清门。打从顺治帝在位的时候，便立下规矩，皇帝必须每日召见大臣，顺治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诸皇子每日四更便要起身，亲送父皇御朝，然后各归书房，所以早起已是康熙自幼养成的习惯了。

一夜没有睡好，康熙的精神有点萎顿。但起床后照例在庭院中打了几圈“布库”。满族人把打拳习武叫做布库。出了一身汗，睡意早跑得干干净净。此刻，他坐在肩舆里，迎着扑面吹来的晨风，清凉凉的，觉着心情安静了许多。

待到乾清门，正是寅时二刻。他见以杰书为班首，下面一溜儿跪着鳌拜、遏必隆和苏克萨哈。资政大臣索额图怀中抱着一叠文书躬身立在三位辅政大臣身后。两排御前侍卫，穿着鲜明的补服，腰悬宝刀，鹄立丹樨之下。康熙用眼扫了一下，见魏东亭垂首站在末尾，只不见了倭赫等四人，心下不禁又是一阵火起，竟不等人搀扶，霍地跃了下来，甩手进殿便居中坐下。接着苏克萨哈挑起帘子，杰书、鳌拜、遏必隆和索额图鱼贯而入，一字儿跪下。

奏章的节略照例由索额图禀报。索额图一边读，一边讲给康熙听，足足用了一个时辰。

康熙一边听着，一边玩着案上一柄青玉如意，盘算着如何开口问倭赫的事。他瞟了一眼下边，见苏克萨哈闷声不响地伏在地上，遏必隆不住用眼偷看鳌拜。鳌拜早就听得不耐烦，仰起脸来截断索额图的话：“你只管读，谁让你讲了？皇上难道不及你？”

索额图忙赔笑道：“回中堂话，这是太皇太后原定的懿旨。怕皇上听不明白，特意让我讲一讲。”鳌拜不等他说完便说：“这些奏章，廷寄早已发出，何必罗嗦那么多！”

康熙见索额图脸上有些下来，岔开话头问道：“索额图，你父亲的病怎样了？”

听见皇帝问他父亲的病情，索额图忙跪下磕头回道：“托主子洪福，今早看来痰喘好了些。”

“嗯，回去替朕问候他。”

“谢主子恩。”索额图忙叩头回奏。

鳌拜见康熙没有话说，便说：“皇上如无圣谕，容奴才等告退。”说罢便欲起身。

康熙将如意轻轻放下，说道：“忙什么，朕还有话要问——这倭赫，西住他们一向在朕跟前当差，朕看还不错，为了什么事昨日辅政派人将他们拿了？要怎样处置他，朕倒想听听。”

按照祖制，未亲政的皇帝处置政务，是全权委托辅政大臣的，每日会奏其实都是官样文章，听一听就罢。现在康熙却要查询这件事，遏必隆觉得有些意外，先是一怔，叩头答道：“启奏皇上，倭赫、西住、折克图、觉罗赛尔弼擅骑御马，在御苑里使用御用弓箭射鹿，大不敬！昨日臣等会议，已将其四人革职拿问。现在内务府拘押待勘。至于作何处分——”他思量一下接着说：“辅政尚未议定，待臣等会商后再奏万岁。”

鳌拜对遏必隆的这个回答很不满意，但遏必隆一向与自己委蛇相屈，也不好怎样。想了一阵，他终觉憋气，于是抬起头来冷冷说道：“皇上尚在幼冲，此等政事当照先帝遗制，由臣等裁定施行！”

话音未落，康熙突然问了一句：“难道朕连问都问不得？”

一句话问得几位大臣个个倒噎气，只好俯首不语，鳌拜心想：“这次若不堵回去，以后他事事都要问，那还辅什么政？”良久，他缓缓说道：“照祖训，皇上尚未亲政，是不能问的。不过

此次事关宫掖，不妨破例。”

这是说“下不为例”，康熙当然听出来了，他按捺了一下心里的火，冷笑道：“那好，接着方才的话讲，这倭赫该是个什么罪名？”

“紫禁城中擅骑御马，”鳌拜咬了咬牙，抬头说道：“乃是欺君之罪，应该弃市；乃父飞扬古纵子不法，口出怨语，咆哮公堂，应一并弃市！”

“弃市”就是处死。康熙不禁吓了一跳：“倭赫四人是先帝随行侍卫，飞扬古乃内廷大臣，素来谨慎，并无过错，仅仅因为骑了御马就办死罪，太过了吧！朕以为廷杖也就够了。”

“晚了！”鳌拜冷笑一声回奏道：“皇上，国典不可因私而废，古有明训！飞扬古和倭赫四人已于昨日下午行刑了！”

一语出口，惊动了遏必隆和苏克萨哈，他们相互看了一眼，脸色变得十分苍白。苏克萨哈叩头奏道：“杀倭赫之事，臣等并未议定，此乃鳌中堂擅自决定，擅诛天子近臣，求皇上问罪！”

鳌拜格格笑了一声说道：“苏中堂，倭赫擅骑御马，你不是也骂他是‘该死的奴才’吗？怎么真死了，你反倒心疼他呢？”

苏克萨哈顿时语塞，正想着如何对答，却见太皇太后面色阴沉，扶着苏麻喇姑跨进殿来，遏必隆知道这老太婆精明强干，顿时气馁，伏在地下大气儿也不敢出。鳌拜心里“咯噔”一下，旋即镇定下来暗道：“她已不是当年，现在没有多尔袞给她撑腰了！”不过，他尽管这么想，口里却一声也不敢言语。

半晌，才听到太皇太后平静地说道：“我也老不中用了，这几年只想着享福，能瞧着有个太平日子，大家平安，就能合着眼去见太祖太宗了。你们几个辅政，我原瞧着也好，心里挺踏实的。”大家正诧异她怎么说这些，忽听她音调一变，提高了嗓子说道：“谁知满不是那么回事！你们以为我杀不了你们么？”接着一掌“啪”地一声击在龙案上。声调如此激愤，连康熙也吓得一颤。素日看她只是一个慈祥的祖母，杰书屡次说诸亲王、贝勒、贝子都怕她，自己还不信，今日见着这颜色，才算开了眼界。

三位辅政连连叩头，苏克萨哈，颤声奏道：“奴才……”

“没你的事！”太皇太后来等他说完便冷冷截住：“我倒想知道，遏必隆和鳌拜，是谁撑你们的腰，竟敢如此大胆作耗，擅自到大内拿人，不奏而斩，这倒也是我朝开国以来第件奇闻！”见太皇太后如此咄咄逼人，三大臣仍来个伏地不答。遏必隆总觉得自己再不说话气氛便缓和不了，便轻咳一声说道：“太皇太后千岁！臣等并未径到大内拿人，是都太监吴良辅传他们出来，在午门外拿下的。”索额图乘机也劝解说：“皇上、太皇太后息怒！千万别气坏了金尊玉贵之体！”说着暗递眼色示意康熙收场。只苏克萨哈在旁不作一声。

康熙没有留神索额图的眼神，太皇太后却一眼瞧见，遂站起身来拉起康熙的手冷笑一声道：“生米已经做成熟饭，还说这些个有什么用！皇帝在你们眼里，不过是一个无知顽童罢了，今日倒是我老婆子多事了！我们算什么‘金尊玉贵’！列位辅政气着了，才值得多呢！”说罢拉着康熙拂袖而去，青玉如意被带掉在地下跌得粉碎！

康熙等人一走，殿堂里一片死寂，人人脸色灰白，惟鳌拜满不在乎地站起来，笑着说：“别跪了，退朝了，咱们回去罢！明儿个我再到苏克萨哈大人领罪！”

祖孙二人离了乾清门，太皇太后吩咐随从道：“皇帝先回养心殿，曼姐儿好生侍候着。”又对康熙吩咐说：“今儿后晌派人叫索额图到慈宁宫来。”说罢自乘銮舆去了。魏东亭等一干校尉紧紧随在康熙后边。孙氏和苏麻喇姑早在永巷口等候了，见到康熙，便赶紧迎了上去。抬乘舆的几个小黄门这时才赶了上来，苏麻喇姑招呼一声：“不用了！”他们才停住脚步。

康熙也不理众人，只大踏步朝前走。方到月华门，早见吴良辅带着几个太监兴冲冲地抬着一架八宝玻璃屏风迎面过来。见了康熙，忙一溜儿齐整地站好。

吴良辅进前一步，单腿着地打了个千说道：“奴才给万岁爷请安了！”说罢满面笑容地抬起

头来。

看吴良辅一脸得意之色，康熙心里更气，背着手一声不吭，两只眼狠狠地盯着吴良辅。吴良辅本来是笑着的，见康熙脸色阴沉，也不叫他起来，扎下的千儿再也不敢抬起，只是惶惑不安地躲避着康熙的目光。

康熙且不发落吴良辅，回身对苏麻喇姑说道：“才打春，身子就这般燥，这儿的的风倒凉快，叫人搬张椅子来，朕在这里坐坐。”不等苏麻喇姑说话，几个小黄门早飞跑到后头去，搬了张雕花黄杨木椅来。康熙坐了，慢慢地问吴良辅道：“这八宝玻璃屏风要送到哪儿去？”

康熙开了口，吴良辅松了一口气，回道：“鳌中堂上次入宫觐见，太皇太后将这屏风赐给了他。”

康熙却想不起这档子事，想了想又问：“那么上次你怎么没有拿去呢？”

“回万岁的话，当时鳌中堂辞了。”

“噢，这就奇了，既然他辞了，你怎么又要送去？”康熙双眼盯住他问道。

吴良辅本来就不够聪明，是个“二五眼”，也没听出康熙话中的意思，磕了个头回道：“鳌中堂今个托人捎信来问过。奴才也想向鳌中堂尽点孝意。奴才想，索尼老大人病了，外头大事全仗着鳌中堂”

“混帐！”康熙顿时大怒，厉声道：“所以你就大胆偷盗屏风出宫去巴结他？我问你，倭赫是谁抓起来的？”

听到康熙问到这个，吴良辅知道事态严重，心想今儿个若不抬出鳌拜这尊老弥勒佛压一压这个小菩萨，怕要吃大苦头的了。于是硬着头皮诈着胆子答道：“这不干奴才的事。奴才是奉上命差遣带人拿倭赫的，鳌中堂总揽紫禁城防务，自当有权惩处六宫不法之徒，这事怎么能牵连到奴才呢？”说完也不磕头，竟目不转睛地盯着康熙。

吴良辅如此傲慢无礼，康熙气恼了。他回头问苏麻喇姑：“你说这事牵连不牵连到奴才？”

苏麻喇姑答道：“别的不讲，冲着这奴才这份傲气，就罪不容诛！不过，他现在是鳌拜中堂的干儿子，皇上不妨给他存些体面，让他几分算了！”

“对，罪不容诛！”康熙被这几句不凉不热的“求情话”激得越发按捺不住，一拍椅子站起来说道：“你们父子弄权，拿了朕的心腹侍卫，还敢说‘没有牵连’！传旨，叫敬事房赵秉正来！”

吴良辅平日狐假虎威，得罪的人多了，人人恨之入骨，今见万岁爷发怒要办他，都巴不得这一声呢，一个小黄门飞也似地跑下去传旨了。

吴良辅见人去叫赵秉正，打心底起了一阵寒颤，心想：“莫不是今儿要开发我？”马上，他头上出了一阵冷汗，向前膝行几步，哭丧着脸说：“奴才已知过了。万岁爷，念奴才服侍先帝有年，饶过初次吧！”

“初次？”苏麻喇姑从旁冷冷回了一句：“上回万岁爷叫你掌嘴，你掌了没有？”

吴良辅在地下碰着头，忙说：“掌了掌了，不信你问小吴子！”

“天下就你一个人聪明？”苏麻喇姑冷冷说道：“我要不知底细，怎敢问你？小吴子虽说没身份，上次可是奉旨办差，你竟敢掌他的嘴！”

听了这话，康熙气得浑身乱颤，大骂道：“好好！这奴才真是胆大妄为。赵秉正来了没有？”

赵秉正早来了，在旁冷眼瞧了一阵，觉得此事实在棘手，正没个主张，忽听康熙问他，忙双膝跪下回道：“奴才赵秉正在！”

康熙道：“你都看见了，这吴良辅该当何罪？”赵秉正这会儿却犯了难，说轻了这主子不依，说重了那魔头也不好惹，心里一急，倒憋出一个主意，叩头答道：“应该廷杖！”

这是个可轻可重的处置，倒正中康熙下怀，当时便说：“就按你说的办，廷杖！你替朕重重

地打！ ”

赵秉正站起身来向外将手一摆，几个掌刑太监恶狠狠地走过来，拖了吴良辅便走。看赵秉正愣在一旁不动，康熙厉声道：“你还不去监刑，站在这里做什么？”赵秉正忙又跪下说道：“请旨，廷杖多少？”康熙不耐烦地将头一摆道：“只管打就是了，别再多嘴！”

打到三十来下，那吴良辅已是皮开肉绽，实在受不了了，扯着嗓子嚎叫：“鳌中堂，我的爷呀！快来救我吧！要打死了！”

康熙听到吴良辅痛苦中叫饶，竟喊的是“鳌中堂”，更是火冒三丈，对着外头永巷口大声叫道：“打，打！别说是你干老子，便是干爷也不济事。”

话音刚落，板声已停了，人也不再叫了。赵秉正过来复旨说：“万岁爷，那吴良辅已晕死过去了。”

康熙回头看了看苏麻喇姑。苏麻喇姑以几乎觉察不到的微笑，点了点头，说道：“万岁爷只管开发了他，像方才那些多余的话倒不必多说。”孙氏却有点沉不住气，上前说道：“阿弥陀佛！打得不行了，求你老爷子罢手了吧。”

康熙笑着说道：“阿姆，你别管，有朕呢！”回头吩咐：“打，接着打，打死这个臭玩艺儿！”

赵秉正回到外头，看吴良辅时，已悠悠地醒了过来。他看了一下左右的打手，走上前对吴良辅拱拱手，大声说道：“吴公公，非是小人手下不留情，万岁爷今儿个是要您的命，现下又没有人能来救您。念你我多年交情，兄弟叫他们下手利索一点儿，包您少吃苦头。您有什么话倒不妨对小人说说。”

吴良辅知道大限已到，横竖是死，闭着眼趴在地下点了点头，断断续续说道：“转告鳌……干爹……说我死……得冤……我是为他……”赵秉正不等他说完，一挥手，一个太监举起板子照脑后狠劈一板。吴良辅一声怪叫，吐出一口鲜血，腿蹬了几蹬，便呜呼哀哉了。

康熙这才觉得心中郁气稍平，起身欲归，忽然一个太监走来启奏：“鳌中堂递牌子要见圣上。”

“不见！”康熙冷冷那回了一声，转身吩咐魏东亭：“你还不以索府传太皇太后懿旨！”

九 伍次友放胆论圈地 索中堂悄然赴阴曹

顺治驾崩的秘密没人再提了。康熙即位之初宫廷里发生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很快就被人们逐渐淡忘了。负责内廷起居的官员仍照着老规矩，一本正经地做着表面文章：“顺治十八年春正月壬子，……上崩于养心殿”；“倭赫等擅骑御马，被诛于市”；“上诛太监吴良辅于月华门……”当时只有极少数细心人才把它记在心里，思考其中的奥秘。其实，索尼的病就是当时朝政的晴雨表。他的病稍重一点，内廷就会出点事情。眼下，索尼的病越来越重，宫廷的形势也就越来越紧张。

鳌拜眼瞧着自己的权势越来越大，近来又收服了遏必隆，他把苏克萨哈根本不放在眼里。他借口二十年前的圈地中，多尔袞偏向了正白旗，而他们吃了大亏，欲趁着康熙年幼、索尼病重之机，将正白旗强换去的好地重新换回来，就势又扩大自己的庄园。这一圈一换更是使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转眼已到康熙六年，康熙亲政已一年有余，因开科取士，又闹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波澜来。

这一天会试已毕，伍次友出了考场号房走上大街，真有大病初愈之感。强烈的阳光照着一个个面色苍白的举子，好象整个街道都在摇摇晃晃，晃得人头昏眼花。街上的人以猜测的目光，看着这群从考场上走出来的“天子门生”，打量着他们其中哪位会成为清朝的擎天柱。他们盼望着国泰民安。

伍次友跌跌撞撞回到悦朋店。已是未牌时分。何桂柱带着伙计们在店门口迎接，见了他，忙上前打拱说道：“恭喜二爷，这一回可是要独占鳌头了！怎么也不坐轿，就这么走着回来了？”一边说一边叫伙计们打热水来，让他洗脸洗脚。

伍次友勉强笑着，便依傍着柜台坐下，说道：“多谢吉言，闷了几夭，我想透透风，溜溜腿，就走着回来了。”正说着，明珠笑吟吟地从后头出来，忙上前也见了礼。

伍次友笑道：“你好快的腿脚！文章做得可得意？”明珠皱了一下眉头，说道：“我的文笔本就平常，胡乱写了篇策论，缴上去塞责罢了。”伍次友笑着说：“连着两次，咱们兄弟都没得彩头。我这次倒是破罐儿破摔，给他来了一篇《论圈地乱国》。”

众人听他如此说，不禁呆了。何桂柱忙道：“好我的二爷，您怎么尽捅马蜂窝。那主考济世就是鳌拜的亲信！您取功名，管他什么圈地不圈地！”明珠跺脚道：“大哥过于耿介，这要吃亏的！”

伍次友却是漫不经心，一边用温毛巾擦脸，一边说道：“国家取贤才，便应允许直言不讳。怕什么，我又没诋毁朝廷！”

何桂柱听了心中暗暗叫苦，摇头道：“朝廷？现在鳌中堂就是朝廷！不过苏克萨哈中堂是正主考。这样的策论卷帘官也未必敢拿给鳌中堂看呢！”伍次友两脚泡在盆子里，冷笑道：“我倒想要他读读，这样的乱圈乱换民田，逼得百姓上山为盗，入城做贼，算不算祸国殃民！”

话越说越拧，伍次友脸色又阴沉下来。说实在的，出场后他自己也颇有点忐忑不安。他原来打腹稿是写“井田”，想含沙射影地议一下圈地，谁知一破题引了一句《吕氏春秋》中的“上胡不法先王之法”，写着写着就转到圈地这一极重要的国策上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井田不可复”，这个拟定的题目，在最后往上写时，怎么看都是个文不对题。心一横，便索性写成《论圈地乱国》。当下心里挺得意，至于后果倒也没多想。现在听众人一说，还真有点乱了方寸。

发了一阵呆，回过神来，伍次友笑笑说：“此乃时也，运也，命也，数也。该怎么就怎么，随它吧！”

五六夭没有消息，明珠心里很不踏实，一夜没睡，第二天起了个早，洗了脸，敲开东市一家香火店的门，买了一包信香回来。燃着了，取下室内悬着的一面铜镜，跪在地下祷告一番，口中念念有词。祷祝后悄悄带了镜子又开门出来。这叫“镜卜”。再接下来的程序是，揣着镜子出门，将见到的人的第一段话，取回来分析。这就是“镜神”对你的启示了。

天刚刚放明，街上的人稀稀落落，并没人闲谈。他拐了一个弯，却见一个人正与卖韭菜的争价：“讲好三文一斤，怎么又不行了？你这韭菜隔了夜，不很新鲜！”

“啧啧！您瞧这茬口，您瞧这露水！有一根不是昨儿割的，您踢了我这摊子！”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五文？您凉快凉快吧！”

买者说罢扬长而去。那卖韭菜的把担子挑起来，一边说：“您放心，这菜呀，喂不了兔子！卖不了自个吃，我就不信！奶奶的。”

听了这几句话，明珠如堕五里雾中，一路思量着往回走：“韭菜是割了的……但茬口又是昨儿的……你凉快凉快……卖不了自个吃……乱死了，这都是些什么玩艺儿呢？句句都像是不吉祥，但似乎又都没什么。我就不信这里边就没有点什么想头，但也未必……”

明珠想得头都大了，却还是不得要领。

回到店中，却见魏东亭、何桂柱也在伍次友处。三人正说得高兴，见明珠进来，连忙起身让座。魏东亭笑道：“大清早儿就出去了，什么事这么急？”

明珠笑着将“镜听”来的话告诉众人。何桂柱先“扑哧”一声笑了：“镜听是老娘儿们的玩艺儿，哪有大男子汉揣着个镜子贼似地去偷听别人说话的？我知道您的心事，一是想问一问功名，二是想卜一下吉凶，我看你不如扶乩。”

店里现存的香表烧纸，伙计们抬了沙盘，请了銮驾，一个大丁字尺似的架棍下悬着一支木笔。明珠煞有介事地焚香祷告了，说道：“我先替大哥求！”

魏东亭和何桂柱一头一个扶了架，只见那支木笔飞似地动起来，连着在沙盘上划了几个圆圈，又横着拉了一道。这一图画却正触了伍次友的心事，由不得留起神来看，只见那笔停了停，批出字来，却是一首《忆秦娥》

关山月，直道难行阙如铁。阙如铁，步步行来，步步蹉跎。玉楼诏饮梦何杰，拱手古道难相别。难相别，儿女情长，皎性自洁！

伍次友看了呵呵笑道：“这乩仙倒也真是知音，不管它是吉是凶，真合了我的兴味！”接着又看明珠的，却只是一个“捉”字，再也请不出字来。明珠急得跪下说道：“还请大仙多赐几字，这一个字实难解析。”说完使用手抹平了沙盘，眼巴巴望着那乩。那架子只略动了一动，看时，依旧是一个“捉”字，竟不动了。明珠还欲再求，何桂柱劝道：“不必再问，必是这一个字，你便终生受用不尽。”

于是众人围住了伍次友，请他来解破。伍次友笑道：“我素来不信这些骗人之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岂能委之于鬼神？”他沉吟了一下又说：“不过也不妨当作儿戏。我的这首《忆秦娥》，下半阙的不讲，上半阙‘步步行来，步步蹉跎’便定了基调，既然‘阙如铁’，当然是推不开的了。后半阙漫撒五湖，倒似乎并无大害，不过没有功名而已。至于‘捉’字，可拆为‘手足并用’或‘手舞足蹈’之意，预兆有吉庆的事。”明珠笑着说：“手足并用是玩武的，难道我靠打架吃饭？”

魏东亭从旁插言道：“也难讲 伍先生，兄弟倒觉得‘玉楼诏饮’‘皎性自洁’这些个调儿很有意思呢。”

伍次友笑道：“‘玉楼诏饮’套了长吉临终‘玉楼赴召’之典，最不吉利的了，有什么好；‘皎性自洁’不过说‘怀中似月’，或‘袖里清风’，倒正合儒生身份。”一席话说得大家哄然而笑。

魏东亭笑了笑，又说：“伍先生，看来你是无意于功名的了？”伍次友笑道：“超脱而已。若说无意功名，我来这繁华京师连败连考做什么？功名之于君子只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耳！”

魏东亭拱拱手又道：“先生雅量高致，令人敬佩。不过先生秉笔直陈时政，难道不怕得罪当朝权贵吗？”

伍次友冷笑道：“功名，草芥耳！再大不了像明珠兄弟‘镜听’来的，叫他们‘割了韭菜去！’”

众人听这话头说得很重，虽然诙谐，却不敢插科打诨随便嬉笑，不禁有些凛然。魏东亭却不动声色，问道：“先生下一步作何打算？”

伍次友正待回答，忽听大门外报喜锣一片声响，几个街混子手里拿着喜贴闯了进来嚷道：“哪一位是明珠老爷？恭喜高中了！”

明珠听得这一声报，急忙起身，忽然觉得心慌腿软，眼一花又跌坐在椅子上。伍次友高兴得立起身来招呼：“拿酒来，给明珠兄弟贺喜！”

魏东亭走上前，用手扳着明珠的肩头说道：“表台，可喜可贺呀！”这何桂柱心里暗叫一声：“惭愧，不是二爷有眼力，差点在这店门口糟蹋了贵了！”三步并两步上前来叩头，口里说道：“明珠老爷，小的给你叫喜了！”

明珠这下子才从如醉如痴中清醒过来，忙挽起何桂柱说道：“喜，大家都喜！你与我有恩，不可行此大礼。”

报子们早在一旁嚷道：“请老爷赏酒钱！”魏东亭从身上摸出一锭约五六两银子说：“换成钱大家乐去吧！”那打头的摘下毡帽接了赏银，带着混儿们欢天喜地地去了。

伙计们早已将菜蔬摆布停当，大家安席就座。仍是伍次友坐了上面，魏东亭、明珠打横儿坐下，何桂柱在下头把盏。酒过三巡，伍次友脸上容光焕发，说道：“次友原就打算今日备一桌酒席约请朋友的，想这几日就和大家辞行，与明珠兄弟一同南归。现在明珠弟既已中了，倒要盘桓几日，大家高兴高兴再去。”明珠笑道：“小弟能有今日侥幸，全托着大哥的福分！大哥道德文章，名满天下，何妨再等一科，那是必中无疑的！”伍次友笑而不答，却见旁座的魏东亭低头抿嘴而笑，遂问道：“魏贤弟，你笑什么？”

魏东亭连忙说：“我以为表弟说得甚是。伍先生就再等一科又有何妨？”伍次友道：“明珠弟乃是否极泰来，我原料他今科是必中的，等了这几日不见消息，以为也罢了，不想还是料准了，倒去了我一件心事。说到文章道德，愚兄十分惭愧，岂不知因文丧命的也是有的，我也不去想它了。”

魏东亭笑道：“先生说的，无非仍是‘步步行来，步步蹉跎’，这些个鬼话是没准的。”众人见魏东亭说到方才的《忆秦娥》，不禁有些神色肃然。何桂柱一这执壶斟酒，一边瞧明珠，见他已是满面春色；而伍次友虽神色泰然，眉宇之中不免黯然，心想：“这神佛的事地再也不会错的，果然一个‘手舞足蹈’，一个‘步步蹉跎’！”却听魏东亭又道：“先生在此等候，愚以为必会有些机遇的。”明珠也忙说：“大哥，你就再等一科罢！”

伍次友缓缓举酒，一饮而尽，笑道：“好，大哥听你们的！”

第二天当值，魏东亭来见康熙，一进殿便笑嘻嘻地说：“万岁爷，伍先生的卷子我弄来了！”说着从袖中取出一份卷筒儿双手呈上。康熙急拆封，展开看了。卷首浓墨重濡、黑大光圆五个字“论圈地乱国”赫然入目，不由双眉一挑，说道：“好字！”

“说来也险”，魏东亭忙道：“苏中堂瞒了副主考，一房一房下去私查，连房官都屏退了才从里头抽了出来……”

康熙一边听他絮叨，一边展卷细读。他看得入神，在取杯饮茶时，竟将手插入茶缸里，烫得手一缩，遂笑道：“这也不枉了名士手笔。来，来，你念念这段给朕听！”魏东亭忙小心翼翼接了，躬着身子轻声读道：

夫田地乃养生之本，布帛菽粟，膏腴纨绢皆从土出。黔首小民赖以食，宗庙社稷赖以富强。而圈地换田之令所到之处，沃野化为麋鹿之乡，阡陌顿生荒榛寒荆。人民流离，百业凋敝，悍而不化者为匪为盗，循法良善者冻饿沟渠。朝廷难征库府之粮，纲纪不张；三军不堪饥谨之苦，何以用命？内忧外患何民平息？民心浮动，国本难固，人怨而神怒，国将不国矣！

念至此处，魏东亭缓了一口气，见康熙脸涨得通红，背着手来回踱步，以为他生了气，便住了口。却听康熙厉声道：“这么好的文章，他敢写，你倒不敢读？念！”

魏东亭只好提高嗓音，又朗声诵读：

……方今天子圣明在上，自康熙元年至兹，数颁停禁圈换民田之旨。而卒不能止者，盖以朝有乱国贼臣，野有悍顽痞奴，表里为奸，狼狈相结。……城狐社鼠霸民产业，吮民膏血。自王莽凤年以来，千又五百余载，未尝有此乖戾之政焉！

魏东亭读完，不由悄悄拭了一把头上渗出的汗珠。

康熙听他读完，取回策卷，自己又细阅一遍，喃喃说道：“句句金石之言！有人说要给朕物色师傅，这不就是最好的师傅？何劳他来费神！”

魏东亭不知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只好答应着：“是。就是熊老夫子也不敢如此直言。”

“你说得对，”康熙一边将策卷递回，一边说道：“朕就要这样的师傅，你要设法留住他。”

魏东亭忙答道：“扎！圣上放心，奴才刚从悦朋店来，他走不了。”

“那好。”康熙笑道，“先将这策卷拿去让苏克萨哈看看，就收在他处。如若泄露出去，伍先生还能有性命？”

君臣二人正说得投机，忽见小太监张万强捧着一卷奏章来跪下奏道：“索尼老大人病重了。”

康熙脸上霎时变了颜色，立起身来问道：“怎么样？”

“只怕不好呢！”

“你去看看，果真不好，赶紧来告诉我。”

魏东亭从旁插了一句道：“万岁爷既这么着急，何妨御驾亲临呢？”康熙一听也对，便叫人备轿。跪在地下的张万强忽地抬起头来说道：“主子去不得！”

“怎么办呢？”

“主子一去，索尼老大人就只好出缺了！”

一语提醒了康熙。臣子病重，主子御驾探病，那是殊荣，不死出得死！这在“祖宗家法”里讲得明明白白。康熙从小听这类事多了，当然懂得。想了想无可奈何，他只好复又坐下。他想：这索尼年纪虽老，只要有他在，鳌拜便张狂不起来。康熙一向把这位元勋重臣依为靠山，要真的还能痊愈，自己去了，岂不反而害了他？想到此，康熙丧气地摆摆手。张万强起身去了。

时钟敲到十一点，正交午初，辅政大臣苏克萨哈递牌子求见。康熙正一腔心事，无处发泄，遂起身对魏东亭说道：“你随朕来，到养心殿见他。”魏东亭忙道：“奴才现在只是六品侍卫，不能单独随驾接见大臣。”康熙一笑道：“这也算事！叫他到上书房来，朕就在这儿见他，你就不必回避了。这不早不晚地来，有什么事儿呢？”

苏克萨哈面色苍白，步履踉跄地进了上书房。伏地叩头奏道：“万岁！臣请诛鳌拜以谢天下！”一句话说得在场人容颜大变。

康熙心中出惊异万分，尽量控制着激动的心情问道：“鳌拜为朝廷重臣，他犯了什么罪？你们辅政大臣们就此会议过吗？”

苏克萨哈并不害怕，从袖子里摸出一张纸来看了看。抬头从容说道：“圈地令原是先朝陋规，太祖去世时即欲蠲除。今入关定鼎，抚有华夏，更应休养生息，扶植桑农，富国强民。”

康熙不待他说完，紧逼一句问道：“去年，朕未亲政时，你们辅政大臣不是已经议定禁止圈地了吗？”

苏克萨哈叩头道：“万岁圣明，正是如此！康熙元年曾下诏停止圈地，三年复又重申。但鳌拜的正黄旗至今仍在圈地，连热河的皇庄也有一部分土地都被他圈了去。熊赐履上本参奏的条陈，奴才敢保句句是实！这样的‘辅政大臣’，应该严惩不贷！”

言犹未尽，只听“砰”地一声，康熙怒不可遏地以手击案，霍地站起身来。正欲发作，忽然想起苏麻喇姑说的“万事毋急”，又缓缓坐下来问道：“你说这话有没有证据？”

苏克萨哈急忙叩头道：“万岁不妨委派一心腹亲臣在京内巡视，看有多少失地失业逃难来京的饥民！臣府中曾收留一卖艺老人，即因失地来京，其女儿又被穆里玛抢去送与鳌拜为奴。他自己也被打成重伤，若不是他身怀绝技，怕也遭了毒手！”

侍立在一旁的魏东亭听到这里，心中怦然而动，啊，苏克萨哈说的不是鉴梅父女俩吗？我找了他们数年，音信全无，现在终于了解到点信息了。但此时苏克萨哈正在向皇上奏事，自己无论怎样着急，是一句话也不能插的。他挺了挺身子，留神听下去。

康熙“哼”了一声，没有说话，偌大的上书房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得到。康熙站起身来背着手踱了几步，对着苏克萨哈问道：“大概你的地也被圈了去罢？”

苏克萨哈一怔，随即答道：“比起天下黎民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奴才那一点地算得了什么！”

这是一句很得体的话，康熙听了不禁点了点头。可又想了想，这苏克萨哈本章却是万万不能

批准的，因为准了本章，就要除掉鳌拜，但这个老贼手握重兵，除利他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看来只有先压一压苏克萨哈了。遂冷冷笑道：“你所奏的事情，朕自当细细体察。你与鳌拜同为辅政重臣，共受先帝托孤的恩宠，该同心同德才对。你先退下去吧。”

苏克萨哈一去，康熙屏退了左右，单单留下魏东亭问道：“你看苏克萨哈呈奏得如何？”魏东亭忙躬身回道：“奴才不敢妄言，但京城内外皆是饥民，确是实情。”康熙听了点头道：“朕何尝不知，朕罚熊赐履半年俸禄也是出自不得已，只是，唉”他长叹一声，不言语了。

半晌，康熙又说：“苏克萨哈的忠心，朕是知道的。但他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有许多事他还办不成！”

魏东亭见康熙吐了实言，笑道：“万岁多赐他权力，他不就可以办了吗？”康熙苦笑道：“朕这个‘万岁’也是徒有虚名，旨令难行。”魏东亭毅然说道：“莫不是朝中也出了个活曹操？”

听了这话，康熙眼睛里闪出了兴奋的目光，瞟了一眼窗外，又打量了一下魏东亭，斥责道：“胡说！哪里有什么曹操！你一个包衣奴才，怎么敢说这样的话！”言词虽然十分严厉，却并不动怒，魏东亭连声答道：“奴才不敢！奴才不敢！”

魏东亭这话却正合康熙的心意，从六岁起，他就读《帝王心鉴》，晓得帝王的尊严，不仅要靠天意神意，靠仁义礼智信，还要靠让臣子永远摸不透他的庙谟之深，躬虑之远，越是猜不透的东西便越神秘，越神秘的东西便越是尊贵，这可以说是千古不移的章法。他很满意今天自己处置苏克萨哈和魏东亭的办法。他心想：回宫去说给苏麻喇姑听，准能得到她的褒扬。她准会说：“万岁爷圣明！”

正在胡思乱想，康熙忽然见张万强垂手站在那里，忙问道：“你去瞧得怎么样？”

张万强见皇帝发问，忙回道：“主子，索尼老中堂病得不轻呢！太医说最多挨不过一个对时了。精神看去还不错，他自个说这叫回光返照，说是临死前要觐见主子一面……”说着他的眼圈也红了。

康熙看了魏东亭一眼说道：“备轿，朕要去索府探病，换微服。”

索尼府邸坐落在丰宜园玉皇庙街，这里原来是前胆唐王朱经在京的藩署，是一个极清静的去处。世祖定鼎，分赏给有功之臣，就把这座院落赐给了索尼。康熙乘一顶四人抬，魏东亭骑马随行，足用了小半个时辰才来到索尼府前。魏东亭先下马扶着康熙下轿。

一个戈什哈跑出来道：“索中堂身子欠安，概不见客！”康熙一怔，正要答话，却见魏东亭从怀中取出一柄如意送上，笑道：“劳烦执事带了这个去见索额图大人，他一看便知。”

那戈什哈进去没有多久，中门忽然大开，索额图三步两步趋出，伏地叩头道：“不知主子亲临，未能远迎，奴才罪该万死！”

康熙一把挽起了索额图：“朕今日微服前来探病，传谕家人不要走漏风声！”说着便挽着索额图的手直趋后堂。

索尼昏昏沉沉半卧在榻上，听到索额图说：“主子瞧您来了！”便睁开双眼四下搜寻。康熙忙走上前说道：“你躺了，朕是微服出游，顺便来瞧瞧你。”

索尼摇摇头，又无力地闭上双目，两滴混浊的老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康熙见状，也不觉心酸，眼睛里汪满了泪水，只是强忍着才没让它淌出来。

停了好大一会儿，索尼才又睁开了双眼，嚅嚅着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抖抖索索伸出一个指头，指着柜上一只黑漆匣子。索额图会意，忙取了下来，却见贴着封条，双手捧给了索尼。索尼很费力地启开封条，却不打开，只目视魏东亭不语。

魏东亭小心地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份素黄折子和一份白折子。他抬眼看了一下康熙，说道：“主子，这里有一份遗折，一份遗嘱。”康熙移动了一下座椅，正襟危坐，果断地说：“你全念给朕听。”

因为是代奏，魏东亭赶忙跪下，索额图也俯伏在地恭听。魏东亭先取出黄折子，展开来，压着嗓音读道：“

臣以老悖之年，忝在辅政之列，不能匡圣君臻于隆汉，死且有愧！今大限将至，无常迫命，衔恨无涯，有不得不言于上者，请密陈之：辅臣鳌拜，臣久察其心，颇有狼顾之意，惟罪未昭彰，难以剪除。臣恐于犬年之后，彼有异志，岂非臣养病于前而遗害于后哉？大学士熊赐履、范承谟皆忠良之臣，上宜命其速筹善策，翦此凶顽；臣子索额图，虽愚鲁无文，但其忠心可鉴。知其子莫如其父，吾已至嘱再三，务其竟尽身命报效于圣上，庶可乎赎臣罪于一二。呜呼！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祈黄羊之心，臣知之矣！

魏东亭读的声音虽低，却是极为清晰。索额图早已泪光满面，只是在君前不能失声，只得伏地泣血。魏东亭读完遗折，又打开白折子，只见上面蝇头小楷数行，写着：

吾儿索额图：吾平素之训诲，谅已铭记。今将长行，再留数语示之：“吾死之后，汝当代吾尽忠，善保冲主；不得惜身营私，坏吾素志。至嘱至嘱！若背吾此训，阴府之下，不得与吾相见！

索额图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放声大哭。康熙也满怀凄楚，却强作笑容，转身对索尼说道：“老爱卿一片赤诚，朕已知晓。万望宽心养病，多多保重。”

病势垂危的索尼办完这件事，如释重负地长叹一声，便又闭上双眼晕了过去。康熙心中五内俱焚，上前挽起索额图道：“不必过哀，好好儿侍候你父亲，需用什么药，只管到太医院去取。”说完便走了出来，起驾回宫。

十 上金殿鳌拜逞淫威 赴刑场大臣留清名

第二日早朝，康熙一到乾清宫便觉得气氛不对，议政王杰书一脸惶惶之色，领着遏必隆、苏克萨哈一溜儿跪候在丹墀之下，却不见鳌拜。门前警戒的卫士足足增加了一倍，一个个面带肃杀之气。

大臣们请过圣安，遏必隆便结结巴巴开了口：“圣上，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大臣的奏折不知可经圣览？”康熙道：“昨夜已披阅过，朕留中了！”

“留中”就是扣下不发，不直接表示态度的意思。夜间苏麻喇姑为康熙读这奏章时，他对所奏的禁止圈占民田一事，是很赞赏的。不过白天出了苏克萨哈那件事，他多了一个心眼：这王登联是苏克萨哈的门生，会不会串通一气来故弄玄虚？所以他虽然用朱笔划了许多圈圈，但当苏麻喇姑主张“明发”时，他倒说：“留下看看再说，不必着急。”

现在见诸辅政大臣十分看重这问题，康熙感到有点诧异，遂问道：“朕即位以来曾迭次下令停禁圈地。虽然并未完全禁住，可也不会如此严重吧？”

遏必隆显然完全没想到康熙会这样回话，微微一怔，口齿流利地说：“万岁圣鉴极明，奴才也以为苏纳海等三人危言耸听，蓄意乱政，罪不可恕！”

康熙觉得，遏必隆这样顺竿子爬得未免太离奇了，苏纳海他们的奏折怎么算得上是“蓄意乱政”呢？心中疑窦顿起，见苏克萨哈默默不语，便问道：“苏克萨哈，你以为呢？”苏克萨哈昨日碰了康熙的钉子，知道他的“真正态度”，本不欲说话，现在问到头上，只好叩头说道：“王登联乃臣之门生”刚说了半句，忽然听殿外一阵嘈杂声，中间还夹着沉重的脚步声，一听就知道是鳌拜来了。

果然不错，来的正是鳌拜，他今天装束显得特别精神，九蟒五爪的簇新袍褂，外套仙鹤补服，一双马蹄袖高翻着，露出雪白的里子，珊瑚顶上拖着翠森森的双眼孔雀花翎，一摇一摆旁若无人地走来。正欲进殿，却见兵部侍郎泰必图恭肃鹄立在门外，手中持着一卷红泥火漆封顶的文卷，不用问，这是刚到的六百里紧急军报，站住了脚问道：“你在这里有何事要奏？”

泰必图满脸堆笑，轻手轻脚上前扎了一个千，低声道：“卑职请中堂大人金安！”

“起！”鳌拜右手平伸，声音大得满殿人都能听到：“你手里拿的什么？”

泰必图将怀中文书稍向上抬抬答道：“吴三桂王爷的奏章。”

鳌拜正欲再说，却听殿内康熙大声问：“是何人在殿外喧哗？”

鳌拜双手一甩马蹄袖，一边踏进殿来一边说：“臣鳌拜恭请圣安！”一个千儿打下去，不等康熙发话，径自起身，“臣已年迈，容臣平身侍候！”

康熙笑了笑说道：“自然可以。苏克萨哈、遏必隆、杰书，你们也起来吧。”说着便转脸问鳌拜：“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的奏议，想必你已读过的了？”

鳌拜将头微微一抬，不卑不亢地举手一揖答道：“臣已读过。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身为国家封疆大吏，不遵圣训，欺君罔上，已无人臣之礼，按律宜处斩刑！不知圣上为何将此大逆不道之奏折留中不发？”

话说得又响亮又利落，中气极足，满殿人无不面面相觑。康熙不禁脸上变色，倒抽一口冷气，忖道：“这鳌拜素日虽然无礼，尚不至像今日这等放肆，定是想着索尼病危，越发有恃无恐了。”心里便有几分不悦。看看左右侍卫，除了讷谟和穆里玛有点面熟外，别的都不认识，小魏子也不在跟前，想想殿外阎罗殿般的摆布，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康熙强捺下心头的惊慌，定了定神又说：“满汉各旗人等，已和睦相处二十余年，并无隔阂。如今无端让他们背井离乡，只怕算不得什么善政罢？苏纳海三人所言虽有不实之词，朕观其本意，倒是一片赤诚。”

鳌拜见康熙侃侃而谈颇成章理，心中惊疑，低头想想又说：“满汉杂处，皆被汉人同化，失我列祖列宗古朴之制！”

康熙未答言，沉默在一旁的苏克萨哈忍不住冷笑一声开了口：“请问鳌拜公，难道汉人不是我朝子民？你眼中既有祖宗法制，为何纵容家人抢劫汉女为婢，还挑起热河旗民械斗？”他话音一落，康熙随即厉声问道：“这像话吗？”

君臣相对奏议，到了这份儿上，鳌拜本应立即叩头请罪。但他在上朝之前，已事先探知索尼处于弥留状态，危在旦夕，所以他毫无惧色，骄傲地将头一扬应口对答：“是不像话。苏纳海三大臣妄方欺君，罪在不赦！倘若早早分旗他治，分守疆界，何能容得像苏克萨哈这等小人制造谣言加害于臣！”

议来议去，一件事变成了两件事。康熙深恐再争下去生出更多枝节，便说道：“今天且议苏纳海三人奏议，其余的事朕自能查明处置。”

鳌拜此时因苏克萨哈告状之事，被激得怒火千丈，他也顾不得君臣之礼，竟在殿堂上揎臂扬眉高声疾呼：“欺君之罪，本应凌迟处死，今日按斩首弃市，已经从轻发落，皇上如此犹疑不决，何以儆戒后人？”

康熙铁青了脸，端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语。苏克萨哈和鳌拜互相扫视一眼，目光如刀似剑，立刻迸出火花！僵持片刻，康熙见议政王杰书始终未发一言，遂问道：“杰书，你说这事该怎么处置？还遏必隆，你呢？”

杰书胆怯地看了看一脸凶相的鳌拜，装作低头思忖，垂首不语。康熙把目光又扫向遏必隆。遏必隆挤了挤眼，跪下奏道：“奴才以为也只好照鳌中堂所议办。”说完微微叹了口气，杰书接着话就说：“臣意也是如此。”

鳌拜格格笑了两声，踱至苏克萨哈跟前，拍了拍他的肩头，说道：“苏克萨哈老弟，莫非心

疼你的门生王登联？”听到这话，苏克萨哈打了个冷颤，抬头看了一眼正襟危坐的康熙，良久他才长叹一声：“唉……”

这也算表示了态度，鳌拜心中十分满意，转身对康熙一揖，说道：“皇上，既然臣等所见相同，就请皇上下旨吧！”

康熙绷紧嘴唇，倔犟地昂着头，仍旧沉默着，两只紧握椅子的手微微颤动。鳌拜见康熙不答言，微微一笑说道：“哦，我倒糊涂了，想必是皇上年幼学浅，不能亲自草诏。既如此，臣只好斗胆代劳了。”说毕，竟然阔步走近御几，提起御笔，蘸了朱砂，“沙沙沙”一阵疾书，一篇诏书即算草成。他朗声宣读：“圣旨：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不尊上命，着即处斩，钦此！”双手“啪”地将纸一合，朝殿外叫道：“泰必图、泰必图侍郎！”泰必图应声进入大殿。鳌拜将诏书塞给泰必图说：“拿去付与刑部，照旨办理就是。”说完转过身对康熙笑道：“恕老臣无礼！此亦不得已而为之。不过皇上也不必总是贪玩，还该读点书，臣已为皇上物色好了一位师傅，他叫济世。明日就叫他去上书房。”

“又是济世！要真能济世才好！”康熙不等他说完，霍地站了起来，向站班的大臣们气狠狠地扫了一眼，冷笑一声道：“朕已成了汉献帝，只要有一个曹丞相就好了。还要什么师傅！”说完便拂袖而去。张万强等几个太监也都匆匆地跟着皇帝离开了乾清宫。

杰书、遏必隆、苏克萨哈几个人像做了一场恶梦，被鳌拜狂妄的举动惊得瞠目结舌。那鳌拜却似没事人一般，将两手的骨节捏得一声接一声价响。

因为圣旨上并未写明“革职”，三名犯官——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都还带着二品顶戴、穿着九蟒五爪的袍子，罩着锦鸡补服，来到刑场，自从宋末杀文天祥以来，像这样子诛杀大臣的，还是头一遭。老百姓明里不知道这是鳌拜激动之余的疏忽。可是他们都知道这个样子遭斩的都是忠臣，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官厅上的酒宴已快结束了，苏纳海笑着对朱昌祚说：“云门兄，写折子的时候没想到这一份儿上吧？这会子用不着这么垂头丧气。”旁坐的王登联忽地起身，“啪”地一声将酒杯摔得粉碎，仰天哈哈大笑道：“吾亦不化血，吾亦不为齿，愿有阎罗殿，册我为厉鬼，为主驱邪恶，吾为主冲锋……哈……哈哈……”他转身对苏纳海道：“纳海、云门二兄，咱们上路吧！”

三人站起身来，却见苏克萨哈带着从人挤进来，径直走上官厅。苏纳海一见是他，趋前一步拱手说道：“中堂，亏你这个时候还来瞧我们！”王登联因是苏克萨哈门生，见他到此，豪情顿减，洒泪道：“门生死不足惜……七旬老母，拜托恩师了……”说着倒身下拜，被苏克萨哈一把挽住，他满肚子是话，却嚅嚅着说不出来，只是含泪点头。朱昌祚走上前来含泪问道：“中堂大人，你难道不知我们是冤……”才说到这里，苏纳海喝道：“生死命耳！云门兄何作此态！”

苏克萨哈面色苍白，长吁一口气，强自笑道：“兄弟无能，回天乏力，致使三位仁兄遭此沉冤，惶愧之极！”他颤抖着手斟了三杯酒，一一双手捧与他们：“清酒一杯，聊作饯行，夜长路远，可挡风寒……”说到此，苏克萨哈两行眼泪止不住扑扑簌簌地滚了下来。

一个校尉走了进来，分别给三位犯官和苏克萨哈请了安，说道：“列位爷，监斩官大人有下情上禀：时辰将到，三位爷长话短说，也好升天了。下官办这个差也是身不由己，耽搁久了，吃罪不起。”

诀别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苏克萨哈向三人跪下送行。苏纳海三人也跪下还了礼。

日色已是午牌正刻，监斩官刑部侍郎吴正治忐忑不安地坐在监斩席上，迟迟不肯下令。这趟差事难办他是知道的，难就难在杀的确是忠臣，将来翻案的可能性极大，所以他硬着头皮磨时间。一是等等看是否有“刀不留人”的后命；二是即使没有后命也叫老百姓知道，这实非他姓吴的本心情愿。直到苏克萨哈前来生祭，他才知道朝廷后命是指望不着了。

此时，他仰起脸看了看天，不知什么时候刮起了风，黄沙和灰土扬起来，雾蒙蒙地只能看见太阳像一只毫无生气的圆球挂在天上，由不得叹息一声：“唉，人怨天怒啊！”将袖子轻轻一

拂，吩咐道：“行刑！”只见钢刀飞舞，颈血溅起，三个为民请命的大臣就这样含愤做了鳌拜夺权篡政的牺牲品。——

十一 史鉴梅忍辱图隐身 小伯温结党谋篡逆

鳌拜回到府邸，大轿一落，家人前来禀报：“班布尔善大人、济世大人、泰必图大人、还有二爷、四少爷都在东花厅暖阁候着您老呢！”鳌拜轻咳一声，嗡声嗡气地问道：“遏必隆呢？遏必隆中堂没有请到吗？”

家人忙赔笑回道：“遏必隆公爷说他身子欠安，容改日再来打扰。”“这老滑头！”鳌拜心里骂了一句，嘴里却没说什么，一甩手径向后头东花厅走去。他顺着超手游廊，踱着方步，一路走着，一路沉思，转过家庙，远远听到后头水榭房暖阁里吆五喝六，好不热闹，不由皱了皱眉，加快脚步走了过来，见班布尔善、穆里玛、塞本得、泰必图、阿思哈、葛褚哈、讷谟、济世几个人，还有十几个家人或坐或立都散在旁边。两个歌伎怀抱琵琶妖妖娆娆坐在宴桌旁，一个弹，一个唱道：

这份情意说与你你不信，
总疑奴的心不真。

手拿着红汗巾儿拨灯芯，
谁说奴家等的是旁人？

音犹未落，紧接着就是一阵阵铮铮蹦蹦的急弦弹奏，另一个接口唱道：

调皮赖脸的小郎君，
不许你再来敲奴门！

冤家呀，你若不是我心头肉，
我早就抬手扎你一银针！

一边唱，一边用手作捏针的样子朝席上一扎。众人不禁笑得前仰后合。穆里玛怪笑着把脸凑上去说：“好！好！我的奴家呀，你就来扎我一银针吧！”众人又是一阵哄笑。济世和班布尔善都是进士出身，儒生身份，只是捂着嘴忍住笑。

见到这群人聚到一起享快乐，鳌拜心里一阵烦躁，气哼哼地走进来，一挥手赶走了两个妓女：“这是什么时候？不商议大事，倒有心情玩婊子！”

穆里玛见他兄满脸不高兴，便上前凑趣儿：“阿兄，听说你今儿个正法了苏纳海这三个兔孙子，我们……着实高兴呐！”

鳌拜哼了一声说道：“你别高兴得太早了，说不定哪一天连我带你，咱们一家连窝儿全叫提到西市口，那才叫现世现报呢！你也不想想，要不是你在外头干的那些露脸的事儿，我肯这么铤而走险吗？”

听这没头没脑的训斥，穆里玛如堕五里雾中。忙道：“我？没干什么啊！”

鳌拜本是恨他不争气，事情办一件坏一件，见他强嘴越发来气，遂冷冷道：“没干什么？热河圈地，你调唆正红旗和镶黄旗打架，还圈了皇庄一块地！又抢劫民女，抢的是皇上乳母的亲戚，你瞧你多有能耐！”说着便从手上甩下一道折子来，“拿去看吧！皇上今儿个问起来，叫我好难回话！”

穆里玛一听是这两档子事，心里嘀咕上了：“哼，就这事呀，至于吗？跑马圈地，马能认识

他娘的哪里是皇上的地？当初抢那娘儿们来，你不也挺高兴？事不成那是你怕老婆，这会儿拿我作出气筒！”可是，他心里这么想，口里却说：“谁这么贱，胆子倒不小，告到咱爷们头上！”

鳌拜一声不吭，扶着椅子颓然坐下，无论身体和精神，他今天都太累了。济世忙上前劝道：“事情总算已经过去，世兄已经知过了，中堂何必为此过于烦恼呢？”鳌拜看了一眼济世，不冷不热地说：“事情并未过去。这事我已弄清楚了，穆弟抢人的那天，出来打抱不平的，叫魏东亭，他母亲是皇帝的乳母。你道这事儿就那么容易拉倒？今日驾前已无君臣之礼，只恐将来难说有无葬身之地呢！”

“什么没有葬身之地啊？”忽然厅后有人问。大家吃了一惊，抬头看时，是鳌拜夫人荣氏太君慢条斯理地踱了进来。她不过四十岁上下年纪，一手端着水烟袋，呼噜呼噜地抽着，身后站着丫鬟替她拿着火纸煤儿侍候。这丫鬟正是史鉴梅。鳌拜一向惧内，见她发问不好不答，当着客人和子侄的面低声下气地赔笑又觉得面子上下不来，只哼了一声，气咻咻地坐着一言不发。

穆里玛见嫂子来了，忙赔笑道：“嫂子，是这么回事，阿兄正为鉴梅的事跟我发脾气。”荣氏从头上拔下银耳挖子，将水烟筒中一块烟泥剔了出来，“扑”地吹了一口，说道：“别再鉴梅鉴梅的了，她现在叫素秋！这样雅一点 老爷，你也有一把子年纪了，不是胡打海闹的岁数了，乌七八糟的事儿少想！”

班布尔善见鳌拜仍旧不吭声，就走上前去说道：“鳌公，事已至此，怒也没用，不如思量一个万全之策。”塞本得忙道：“要不然就把鉴梅 哦，素秋 打发回去，不就了结了？”

班布尔善格格笑了一声，出来献计了。这个班布尔善本是大清皇帝的宗室，辅国公塔拜的儿子，论辈分还是康熙未出四服的本家哥哥，因塔拜死时，奉旨辅国公世职传给了老二，他反而只封了个三等奉国将军，一大家子人就靠每岁祭祖到光禄寺领那几百两世俸银子过日子，心中有些不痛快。鳌拜见他过得寒酸，倒常周济他。他因此对鳌拜十分感激。他是鳌拜的智囊，素有“小伯温”之称，当下听塞本得如此说，便接口道：“使不得！我料太师已把此事料理清楚了，送回人去，徒示其弱，授人以柄，等于自倒旗帜，再说，素秋在此也没闹着回去。太夫人待她很厚，她也未必舍得离开太夫人去”

“我是死也不去的！”站在一旁的鉴梅突然发话道。众人听了不觉一怔。”夫人待我恩重如山，他们待我有什么好，拿鞭子抽着让我抛头露面去卖艺，给他们挣钱，什么好德性！”

众人听得这话都感到意外，鳌拜忙问道：“孙婆子不是你的亲戚？”鉴梅冷笑道：“亲戚？您找她来，我敢当面问她，我们算是哪门子亲戚？我十岁好年，他们老魏家上门逼债，逼得我父亲投河，母亲上吊，一家子妻离子散，魏太公说是父债子还，又把我卖给走江湖的……这会儿安的什么心，来认亲戚！老爷太太打发我走，我也不敢违命，我自己能了断此事！”说着，竟抽抽咽咽地哭起来，荣氏忙安慰她道：“素秋，别哭，别哭，跟我回去，我看哪个敢来找你的事儿！”说着一手拉起鉴梅出去了。

目送她们出去，鳌拜解嘲地笑了笑：“那 如果遏公和苏公再问起此事，我该怎么对答？”班布尔善掏出鼻烟壶嗅了一口说道：“鳌公，在四位辅政中，索尼只在一日半日之内必死，那遏必隆八面玲珑见风使舵，苏克萨哈徒秉愚忠，手无实权，心无成算，皆不足虑。皇上嘛 呃，愚以为可虑之处正在于此。皇上虽说是个孩子，却颇有心机不可等闲视之。外头杀了倭赫，他便答死吴良辅，去掉鳌公最可靠的耳目，但这是内廷家法，鳌公只好忍了这口气接着他又调姓魏的到御前行走。听说君臣二人已经几次微服私访，这些天又突然冒出三大臣奏折这事。……这就像下棋，国手布局，步步紧逼上来了！”他顿了一下，见众人都聚精会神地听，便慢条斯理地说：“不过，优势还握在鳌公手中。苏纳海三人被诛，在疆臣们看了算是立了仗马，不敢嘶鸣。他们都清楚，当今是谁主沉浮……”下面的话班布尔善觉得有碍，难以出口，想了想，变出这么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鳌公当熟虑之。”

这番话听得在座众人如同醍醐灌顶，无不悚然动容。塞本得不由得心中暗暗佩服遏必隆：“老家伙不来，就怕是听到这些话。”想着，身子向后边靠了靠。穆里玛听得忘神。双手一拍，说道：“大人明见，这盘棋输了，什么都完了！依大人之见，下一步该怎么个走法呀？”班布尔善笑而不答，拿眼瞟着鳌拜。鳌拜用心精细，见班布尔善不肯再谈，忙改口道：“皇恩浩荡，永世不忘。好，酒冷了，快饮下这一杯！”

正说间，家人捧了一个黄匣子来。当日康熙批下朝廷的奏折都装在里边。按照顺治留下来的惯例，大臣的奏折任何人不得带入私邸。索尼病后，经太皇太后恩准破了先例。现在索尼病危，命在旦夕，这第二个“破例”，又转到鳌拜手上。鳌拜漫不经心地接过匣子，将它打开，随手拿出一件，一看便皱起眉头，犯了踟蹰：“这……这……”

众人见鳌拜如此关注，也都凑上来看。鳌拜将折子递给泰必图道：“苏克萨哈请守先帝寝陵，皇上有朱批，你念给大家听，看是什么意思。”

一听说苏克萨哈要求去守陵，众人都大出意外，催着泰必图快念。泰必图从怀中取出一副西洋水晶眼镜戴上，清了清嗓子朗声念道：“御朱批：‘尔苏克萨哈世受国恩，乃先帝顾命重臣，理应竭尽心智辅佐朕躬，共成大业，为何出此不伦不类之语？着议政王杰书问他，朕躬究竟有何失德之处，致使该大臣不屑辅佐，辞去政务？朝政有何阙失，该大臣何不进谏补遗而欲前守寝陵？该大臣身受何种逼迫，而置君国于不顾？’”

泰必图读一句，掀一掀眼镜瞧瞧大家。班布尔善愈听愈疑，眉头皱得愈紧。

鳌拜折扇一挥问道：“子翁，你看呢？”

班布尔善却不答言，只将头摇摇。鳌拜会意屏退了左右，只留下了泰必图、塞本得、葛褚哈、讷谟、济世、穆里玛七个人。穆里玛向来不服班布尔善，瞧他一脸正色，心里哼了一声：“假诸葛！”

班布尔善见没有外人，立起身来说道：“借中堂前箸，我为中堂筹之！”说着拿起一根筷子，蘸了酒，在桌子上划了一道说：“苏中堂是气闷不过，才上了这道请守寝陵的折子，说的倒是真心话。先前他在皇帝处告状，被留中不发，后来又见杀了苏纳海三人，心中又难受又害怕，所以才不得已请守寝陵的。”几句话说得人人点头。他却口气一转，“皇帝呢，却别有图谋。就这么几句话，为什么要杰书去问，而不是鳌公？这是可疑之一。”他在桌上划了一道，“第一问不过是虚晃一枪，他亲政不久，哪来的‘失德’之处？要有，也只能归咎于鳌公。”他又划下第二道：“要害在第二、三问。这就是逼着苏克萨哈告鳌公的状，再由杰书出面弹劾鳌公。这一步棋出得又稳又凶，进可以形成围攻之势，退则不过抛掉苏克萨哈一个弃子，一个十四岁的人能想和如此周全……”他沉吟着摇头，徐徐道，“只怕太皇太后，也参与此事了呢！”

“小伯温”这番剔骨剥肉的分析，说得在座的人毛骨悚然，济世点头叹道：“这句话是有点睛之笔。”良久没有人再开口说话，都在品评其中意味。倒是鳌拜显得格外镇静，苦思一阵之后，冷笑一声道：“哼哼！他虽妙算高明，我先吃掉这颗弃子，宽一口气再说！”

今天，众人来吃这席酒，大多数是知道这壶中三味的，却都料不到话题却扯得这么露骨，说得这么深。泰必图本不是圈子里头的人，是班布尔善拉了他来吃酒的，听了这些近似谋反的话，想想这些权高势大的人物竟怀着这等心思，不禁感到如芒刺在背，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顾不得了，遂试探着问道：“中堂，这棋也未必非吃弃子不可，让一步，负荆请罪，能否化开呢？”

鳌拜深知他的心思，格格笑了一声说道：“怎么，你怕了？告诉你，扳倒我没那么容易！就凭宫里有形同老朽的孝庄后，一个苏麻喇姑小娘们，外边有个乳臭未干的魏东亭，成吗？我看，苏克萨哈死期已快到了！”

他立起身来，前手踱了几步，倏然站住脚果断地吩咐：“子翁，这会儿我立刻去谒见杰书，我倒要看看这个议政王骨头有多重！讷儿今夜把乾清宫不当差的侍卫都找来，说是我请客明天，我一定叫你看一出好戏！”他扬声朝外喊了一声：“备轿！”

十二 老太后威慑康亲王 贼鳌拜笑饮玉楼倾

就在鳌拜聚集一班同党，进府密谋，要除掉苏克萨哈，为进一步篡权扫清道路的时候，康熙皇帝秘密召见了议政王杰书。这天上午，太监张万强来到议政王府邸，说是传旨吧，却又不许声张，也不让排香案，只站着说了句：“奉旨，着议政王杰书至毓庆宫议事，钦此！”说完，茶也不吃打马而去。

杰书怀中揣了个兔子，急急赶到毓庆宫，张万强满面笑容地迎接他。刚踏进殿门他就愣住了，只见康熙腰悬宝剑，坐在东边，身后侍立一男一女。男的是新进五等御前侍卫魏东亭；女的手执如意，面容肃穆，她就是苏麻喇姑。抬头仰视，更是吃了一惊，上面御榻上盘膝端坐的，竟是太皇太后博尔吉特！

杰书诚惶诚恐地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口称：“奴才杰书奉诏觐见！”太皇太后手一摆说道：“他七叔，请起来说话！”

早有张万强搬过一张矮脚踏子来，杰书斜欠着身子坐了。偌大的殿中只有这三个人对坐，说话的声音嗡嗡发响，像瓮中一样。

康熙打破沉寂，一语便是石破天惊：“七叔，鳌拜擅权乱国，已到无可容忍的地步，你知道吗？”

杰书抬起头来，见康熙正盯着这边，旁边的苏麻喇姑目光灼灼，魏东亭也在斜视着自己，忙低头答道：“奴才知道。”

太皇太后开口说道：“太宗皇帝在时，常常夸你，说你素来忠心耿耿，先皇帝设这个议政王，就是怕有人起坏心，没人能弹压得住，我们孤儿寡母的受人欺负。刚才听说索尼已经归天。他一死，鳌拜便越发没了王法。康熙已亲政一年多了，他仍不还政。眼下这样子，先前谁能料得到啊！”说到这里，太皇太后语调低沉了，“现在南方还在打仗，台湾还在郑成功爷儿们手里，北边有个罗刹国，也欺负我们。咱们朝廷里，鳌拜这样子，臣不臣，君不君的，成个什么样子！”说着目光一闪，盯了杰书一眼。

康熙突然插话道：“所以，朕请你来议一件大事。朕要罢了鳌拜，革掉他的兵权！”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停下不说了。

杰书沉思片刻，忽然跪下启奏道：“鳌拜桀骜不驯，举朝皆知，的确应该严惩。但他现掌兵部，领侍卫内大臣，辖巡防衙门，况且大内侍卫多是他的人，万一事有不测，反而贻害皇上，这是不可不虑的。”

“所以才找你来！”太皇太后接过话头，“老实说，我并不是没有杀鳌拜的办法，只是顾念老臣，不愿轻易下手罢了！”

站在康熙身后的苏麻喇姑忽然对着杰书说：“王爷，您刚才说的是一面之辞！这个脓包儿现在不挤，将来怕就更难收拾！鳌中堂过去是有功之臣，但他现在恃功欺君，无法无天。您说他有实权这谁都知道，但他四面树敌，朝野上下人心丧尽，都恨不能食其肉而寝其皮！只要筹划得当，除掉他也非难事。何况主子并不想难为他，只是给他换个位置而已。”

杰书知道，一个宫女敢在这种场合如此大胆地议论肯定事前已得到太皇太后和康熙允准，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心下也十分敬佩：“嗯，这个苏麻喇姑果真名不虚传！”

他正在沉吟，又听太皇太后在上头说道：“他七叔，你很为难是真的，我们祖孙都知道，但

这事势在必行，不然我们总有一天会被人家逼迫着唱遍宫戏的，谁来做定国王呢？”

杰书一听，啊，太皇太后这话可就有分量了，这是相当明显的暗示，事成之后，我的王位可以“世袭罔替”，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想到此，心里忽然一热，叩头说道：“拿掉鳌拜以何事为由，还祈太皇太后和皇上明示，奴才当竭尽钝弩之力。”

这等于是答应了。殿中气氛立时和缓了许多。康熙示意魏东亭，将苏克萨哈的折子递到杰书手中。杰书一字一句地默读了一遍朱批，顿时明白过来，忙将折子叠起，叩头道：“圣上明鉴，奴才已经懂了，二三日内即拜折弹奏！”

拜辞下来，回到家中，杰书又犯愁了，弹劾并除掉鳌拜，这事关系重大，差事好接难办。正在枯坐愁城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家人走来，送上一副拜帖，恭敬地说：“王爷，鳌中堂和班布尔善大人来访。”杰书不由得心中一惊，刚说打鬼，鬼就来了，不行，现在不能见他。他端详了一下帖子，又递给家人说道：“原帖奉还。告诉鳌中堂，我身上不舒服，改日会吧。”

一语未了，只听有人哈哈大笑：“王爷害的好病！是除奸除霸、忧国忧民的症候吧！哈哈……”说着，鳌拜一掀帘子走了进来。紧跟着班布尔善也笑嘻嘻地来到面前。他们给杰书请了个安，说道：“给七爷请安！小人略通医道，愿以金匱秘方，为亲王祛此病魔！”二人说着走至案前一揖便自坐了。

杰书如同受到迅雷惊吓的孩子，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们，好半晌才回神来，解嘲地笑道：“昨日早朝，冒了风寒，确实身上不好。二位既然来了，班儿又通医道，就请为我一诊吧。”

班布尔善还真的通些医道。他挨近身来，煞有介事地闭目沉思为杰书诊了脉象，起身笑道：“献丑了。七爷左尺滑而浮，主思虑恍惚，如坐舟中；左关滞而沉，主体乏无力，饮食不振；寸郁而结，主惊恐忧疑，夜梦凶险。据脉象看，当有这些症候。皆因七爷国事操劳，忧心太重之帮故。此症非药可医，总以静养为宜，淡泊食之，宁静修之，自然就痊愈了。”

鳌拜在一旁笑着说：“对，对，对，这脉看得很透。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古圣贤皆莫能外。王爷何等明达，对此聊聊数语，岂不通晓？”

杰书不能不承认，班布尔善断脉确实对，这些症候他全有。自鳌拜大闹朝堂，诛杀苏纳海等人后，他常常心悸不安，昨日受命本出无奈，更是五内翻腾，一夜也不曾合眼，现在班布尔善闪着狡黠的眼光报出这病来，加上鳌拜不阴不阳的双关语，不禁心头猛地一震：“糟，走风了！”口里却勉强笑道：“依鳌公之见，当如何宁静淡泊呢？”

鳌拜没有马上答话，走至桌前拿起一只高脚银杯，指着一只玉瓶问道：“老夫酒渴，这里是什么酒？”杰书笑道：“这是御赐的四川名酒玉楼倾。”

“玉楼倾？好名字！”鳌拜说着便自斟一杯品评着呷了一口笑道：“班大人，好酒，何妨也饮一杯。”说着饮完了，又斟上递给班布尔善，班布尔善仰头饮下，笑道：“好酒，可惜太烈了些。”又将酒杯双手奉还鳌拜。

“不烈，玉楼怎会为此而倾呢？”鳌拜一边漫不经心地把玩着银杯，一边又对杰书说道：“你问如何淡泊宁静？比如说苏克萨哈的案子，何妨你我同审，会衔而奏，王爷便可借此又得数日清闲，你看如何？”

见鳌拜单刀直入，杰书心知一切计划均成泡影，苦笑一声说道：“看来鳌公已是胸有成竹了，不知打算怎么个审法呢？”

鳌拜将银杯轻轻放在案头，脸色一沉说道：“我自然等问过后才好定下来。班布尔善大人，咱们坐的时候不小了，也该回去了，让王爷自个儿再好生想想。”说完，不等杰书醒过神来，便带了班布尔善扬长而去。

十三 康熙帝屈尊拜明师 伍次友应聘教龙儿

会试完几个月间，明珠很高兴了一阵子，拜房师，会同年，整天不落屋。谁料引见下来，仅授了个博望同知。他很扫兴。伍次友劝他不必赴任，在京等一等机会再看。谁想一再运动也运动不出一个京官来。伍次友原想自己出外游历，谁知时运不好，害了几个月的风寒，待病痊愈后，身子仍十分虚弱。几个月中全亏了何桂柱和明珠两个人轮番侍候，汤水药饵十分方便。那何桂柱原来有点瞧不起明珠拿大，今见他对伍次友十分体贴，倒去了心中芥蒂。

这天吃过早点，看天色阴沉沉的，没个地方好去，伍次友很觉得无聊，便叫了何桂柱来，笑道：“明珠弟大约又去找内务府那个姓黄的去。了。前头门面没事吧？叫伙计们张罗着，你我摆上一局如何？”

何桂柱笑道：“二爷好兴致，不过我的棋艺不高，怕扫了您的兴。”嘴里说着，却趑转去捧了棋盘进来，先抢了黑子儿，齐齐整整在天元和四角星位布了五个子儿，说道：“饶五个子儿吧，二爷手下留情。”二人一笑落座。

弈至中盘，伍次友已略占上风。何桂柱右边数子被伍次友镇封，如不逃必被吃掉，苦思很久，也想不出对策，只好“尖”顶出头。伍次友道：“岂不闻‘随手而着者，无谋之人也’，难道角上大块棋子都不要了吗？”何桂柱看了看笑道：“这个角二爷夺不去，须得先逃这几个子。”忽听背后有人说：“柱儿这个角须补一着，不然伍先生就要在里边做‘牛头六’了！”

二人专注下棋，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人，倒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却是魏东亭披着油衣站在柱儿身后。柱儿忙起身道：“魏爷，什么时候来的？你们二位才是将遇良才。来来，您请。”伍次友也笑道：“外头下雨了，快脱掉油衣，坐这边暖和暖和。”

魏东亭笑着摆摆手，也不脱雨具，就坐在旁边说道：“今儿个可没功夫玩，兄弟是奉了家主之命，和伍先生商议一件事。”

伍次友却还在恋棋，笑道：“什么事这么要紧的？”何桂柱见他们有正经事，推身而起，拱手说道：“二位爷说话，我去弄点茶来。”魏东亭忙道：“不必了，你也不妨听听。”

魏东亭小心翼翼从怀中掏出一份桑皮纸的帖子，说道：“您瞧瞧这个！”伍次友接过一瞧，上头一行钟王小楷端正写着：“敬请伍次友过府一叙，以慰渴慕。”下头一行细笔恭楷写的是“私淑弟子索额图丧次”，还有一行附言是“余事由来人奉告”。

伍次友颇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这既非名刺，也不像拜帖，而且索额图大人乃当朝要人，这样称呼实不敢当。还请贤弟明说缘由。”

魏东亭看着棋，句斟字酌地说：“是这么回事，索额图大人有一幼弟龙儿，太夫人十分钟爱，今年已将十四，一直想聘饱学之士做西席教授。”他抬头看看伍次友，又继续说，“先生书香世家，名满遐迩，索大人早就渴想一见，但恐怕先生雅量高致，未必肯从屈就。索尼老中堂临终谆嘱再三，一定要请高手教授龙儿，索大人不违父命，墨至居丧，故尔派兄弟前来敦请。”言毕又施一礼，“东亭敬请先生赏我一点面子。”态度十分恳切。

伍次友听了点笑道：“既如此，也算有缘，倒难为你了。”魏东亭笑道：“确是有缘，这学生，先生是见过的。”

伍次友仰起脸来想了半晌，茫然地摇了摇头，“见过？我来京后很少结交外人呢！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上次你带来的那位龙儿？”魏东亭拊掌而笑，说道：“对！就是龙儿，龙儿见了您，回去便吵着要太夫人派人接您去。因当时大考在即不便打扰，谁知这一耽误几年过去了，我上次向先生说的‘机会’就是这事儿了。”

伍次友笑道：“龙儿我倒很喜欢，资质俱佳！得英才而育之，亦一大快事，不过”他

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日前收到家书，老父年高，十分思念于我，且在京城郁闷得很，想回乡一看。”

不等伍次友说完，魏东亭接着口便道：“老太爷那里一切均请放心。兄弟有几位朋友要到贵乡采办些东西，可以托他们先见一见老人家。老人家如高兴，来京逛逛也好嘛！”

何桂柱听到这儿，凑趣地说道：“二爷到辅政爷府做了西宾，老太爷听了也是欢喜的。可别要像明老爷那样，忙得顾不上落屋，更甭说和我们一起玩棋打双陆了！”魏东亭笑道：“他倒不是瞧不起你们，前日在乌学士家见着他，还一个劲抱怨应酬太多，没功夫回悦朋店去，只怕先生和何老板要怪他疏远呢！”说到这儿，他站起身来问道：“先生，外头车是现成的，如不见弃，咱们这就去罢，可好？”

伍次友也站起来笑道：“既蒙索额图大人如此错爱，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请！”魏东亭一摆手道：“您先请，自今儿个起，兄弟只是龙儿的伴读，您是我的师长，不能和您平起平坐的了。”伍次友见如此说，又站住脚说道：“哪里的话，与其如此，毋宁我与龙儿以世兄弟相称，免了这个师生名分也罢，我很不爱这些个繁文缛节，拘死了人，还说是圣人之教！”

魏东亭正为康熙行拜师礼之事犯愁，担心办不好这个差。不想伍次友如此倜傥爽朗，真有点喜出望外。便乘机又叮上一句，“要是索额图大人不答应呢？”伍次友却满不在乎地道：“半师半友最好。索额图大人那里我自去说。”

索额图在一桌丰盛的筵席旁心神不安地等待着，又怕魏东亭办不好差，请不来先生，又怕先生来了礼节无法安排，心里七上八下的。

对太皇太后交给他的这件差事，他始终疑虑重重。自古帝君深居九得，垂拱而治，哪里听说过皇帝悄悄儿请一个白衣秀士做老师的事儿？但太皇太后似乎非常坚决。她说：“皇帝不大不小的了，不能就这么耽搁下去。鳌拜请的那个什么济世万万使不得。苏麻喇姑虽好，读的书究竟有限，她又是个女孩子，上不得台盘。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这事若是走了风，被鳌拜知道了，会怎么样呢？白龙鱼服，常年屈于臣下之家，万一有个三差两错，那该是个什么罪名，又怎样向天下后世解释这件事呢？眼前就有在件棘手的事儿，既是师生，就要行拜师之礼，皇帝又怎么软得下膝盖来呢？这事办好了，也未必就能名垂后世，不过落个值过儿，办砸了就可能身败名裂！索额图想东想西，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坐在旁边的康熙早猜出他的心事，笑道：“既然咱们合演这一出戏，那就要唱得真一点，唱砸了朕是不依的。你是哥子，我便是兄弟。我虽是君他可是师！师道尊严，你道朕连这个都不知吗？”索额图忙躬身答道：“是。”

康熙又问：“书房设在哪里？”索额图忙又躬身答道：“就设在后边花园里，僻静得很。原是顺治皇爷赐给奴才父亲的。”

康熙见他总改不掉奏对格局，不禁失笑道：“世上哪有哥子对兄弟称‘奴才’的？我现在就是‘龙儿’了，别那么拘束，拜佛似的，瞧着像什么呢？”索额图也笑道：“主角儿还没到呢，奴才不敢斗胆先唱。”

君臣二人正说话，门上的人进来禀道：“主子，大人，魏大人带着伍先生来了。”康熙忙起身笑道：“我去迎接！”索额图捏着一把汗紧跟在后。

魏东亭和伍友联袂而入，刚进二门，早见索额图和龙儿两人笑容满面迎了出来。魏东亭便悄悄放慢了脚步，侧立在伍次友身后，伍次友忙抢前一步长揖到地，口里说道：“晚生何幸，得遇索大人青睐！久闻大人之名，如清风洗耳，今日得见，实慰中怀！”

索额图见伍次友神气清朗，体态潇洒，没半点俗气，忙上前挽着伍次友手道：“学生从龙入关之前，即久仰先生一门高贤宏才，幸有魏军门引荐，今日得见，实三生之幸也！”说着又一手拉过康熙的一只手笑道：“这便是舍弟龙儿。龙儿，快见过老师了！”此时事到临头，索额图倒觉轻松，忽作匪夷之思，他倒要瞧瞧康熙怎样屈尊降贵，应付这个场面。

康熙此时如同换了一个人，显得稚气而童真，顽皮地眨眼向索额图笑道：“阿兄，这位伍先

生我们是老相识了。”索额图假嗔道：“哪能这么没规矩！先生现在是你的老师，要放尊重些才是，还不行过礼来！”

康熙答应一声“是”便要倒身下拜，伍次友却一把扶住了他，说道：“我与魏贤弟有约在前，世兄与我只以兄弟相称，大礼不敢当。岂不闻孙后《尔汝歌》乎？‘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此言一出，索额图、康熙和魏东亭同时一怔，回过神来，方觉贴切之至，不由会心地呵呵大笑，魏东亭心中惊诧：“真真是真命天子，鬼使神差使伍先生想起这首诗来！”一边笑，一边将伍次友让进后房。

大家入席叙座，康熙自坐了末座。登极以来，除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那里，他从不曾和别人叙过什么座次，今日如此，反得人生真趣。伍次友见魏东亭毕恭毕敬侍立在龙儿身后，便说：“魏贤弟，何妨一坐呢？”索额图微笑着正欲答话，龙儿却说：“伍先生既叫你坐，坐下就是了，我们都是朋友，如果天天如此拘礼，岂不生分了？”魏东亭无奈，只好说道：“今日权坐，下不为例罢了。”

其实，魏东亭作为皇帝贴身侍卫，虽然品级悬殊，平日与索额图相处，只是上下座之分，并没有“立规矩”。只碍得康熙，实在无法长期平起平坐，因此只好称“伴读”，那伍次友乃布衣书生，哪里懂得这些奥秘，还以为本该如此。

寒暄数语，伍次友归了本题，说道：“索大人，令弟豁达超俗，神清气秀，毫无寒吝之色，本是杰人之材，必能自致青去之上，何劳小弟拙力训导。”

索额图道：“舍弟自有祖荫功名，并无为官之意。太夫人的意思，只是让他随先生读经阅史，再学一些诗词曲赋陶冶性情。八股文什么的，竟可一概免去。”

伍次友听到竟有聘师而明言不习八股时艺的，不禁大感惊奇。忙道：“祖荫是一件事，自立功名又是一件事，大人不可不慎。”

康熙接口道：“我就不爱八股。一篇文章，颠来倒去就那么几条筋，一讲就是几百年，没一毫用处，还说什么‘代圣贤立言’！”伍次友迟疑了一下答道：“世兄所言何尝不是，不过

天子不与世人心同，这八股虽于世无用，于天子却大有用处呢。所以虽然无用，还是废不掉的。”康熙听了这番话，忙问：“为什么呢？”

伍次友呷了一口酒，笑道：“哪一代英明天子不要笼络天下之士呢？”

真是闻所未闻！随便一句话，在康熙心中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霎时脸上微微变色，心里暗想：“苏麻喇姑说的是，这个师傅只能这样请法，上书房的师傅是断然不敢这样讲书的。”索额图虽然暗暗吃惊，但脸上却半点不露，遂笑道：“咱们且吃酒，笼络不笼络，那是天子的事情

”康熙也笑道：“对，咱们便偏偏不学这劳什么子八股！”

说话间，一个丫头奉上茶来，一一献毕方欲回身退下，索额图却叫住了她：“婉娘，太夫人有话，你从今日起也陪龙儿读书。快来见过伍先生。”

改名婉娘的苏麻喇姑低头应了一声“是”，大大方方走过来深深福了一福，直起身来打量着伍次友。伍次友受不了她那目光的逼视，旁过脸去招呼魏东亭吃酒。那婉娘嫣然一笑，并不退下，反而进前一步道：“早就听我们太老爷和老爷说过，伍先生才高八斗，名满大江南北奴婢听人家说了几个对子，想请教先生该怎么对。”

伍次友万不料她竟讲出这样一番话，不禁愕然，将箸放在桌上，笑道：“不敢廖承夸奖，请赐上联。”

“孟浪了，”婉娘笑道：“先是五位古代女子，请对以男子姓名。”见伍次友微笑着点头，婉娘脱口而出道：“小青！”

“太勾。”伍次友不假思索，应口而答。

“莫愁！”

“ 无咎！ ”

“ 漂母！ ”

“ 灌夫！ ”

“ 文君！ ”

“ 武子！ ”

“ 西施！ ”

“ 好！ 东野！ ”

众人不及思量，伍次友已信口对出。众人无不叹服他的才思敏捷。正发愣间，婉娘口风一转，又道：“王瓜！”

伍次友不禁怔了，忙问：“这是哪位女子？”婉娘笑道：“五位女子已完，现说王瓜，对什么好？”

“这个却难。”伍次友低头寻思片刻，迟疑道：“对是有的，只怕不恭了 - 用‘后稷’可好？”

众人拍手喝彩。笑声刚落，婉娘忽朗声吟道：“清水青，水青清，江河行地，清清青水，水青清清。”

满座的人全被这副对子难住，都蹙着眉头苦思下联。伍次友暗吃一惊，心里道：“好厉害！”立起身来，在席外踱了两步，几次张口欲言又止。此时日影西斜，堂前绿荫斑驳，静得一丝声音也没有。

良久，他眉头一展，仰首朗声对道：“明日月，日月明，日月经天，明明日月，日月明明。如何？”众人哄然叫妙，难得的“清”字乃国号，下联以“明”国号相对，不仅切了文题，且“清明”又暗寓颂圣的意旨。

“先生高才！”婉娘笑道，“敢问以孟子之贤，何故为列国不容？”大家见她又发问，又都屏息静听。

伍次友笑道：“孟子处战国离乱之世，列国君咸取利而不知义，故夫子至公之志屈不能伸。此则时也、命也、运也、数也！”

话音刚落，婉娘又笑道：“我听人家说，‘同进士’是鰥对？”

伍次友哈哈大笑，道：“这算什么鰥对！千古鰥对，我只听说是‘烟锁池塘柳’一句。

‘同进士’可以对‘如夫人’！”

猛然想起明珠也是同进士，甚觉刻薄，便掩住了不往下说。

苏麻喇姑兀自不肯罢休，又道：“先生学富五车，名不虚传！敢问您最喜爱古圣贤的哪一句话？”

伍次友心想，如不开一个小小玩笑，怕她仍要纠缠，于是笑道：“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一句话惹得哄堂大笑。索额图控制不住一口烟呛了肺，一边咳嗽着笑。康熙俯身捂着肚子几乎笑岔了气。魏东亭手扶椅背弓着腰蹲在地下笑。苏麻喇姑涨红了脸，说声：“佩服。”转身退下去。伍次友也被她考出一身汗来。

索额图原本有些拘谨，被这突如其来的喜剧一冲，觉得心思开阔了许多，忙向伍次友笑道：“此婢略通文墨，太夫人十分钟爱，宠得她没一点规矩，倒叫先生见笑了。”

伍次友望着苏麻喇姑的背影笑着摇头道：“家学渊深，学生佩服得很，哪里敢有见笑之意。”见桌上设有文房四宝，禁不住意兴大发，上前握笔在手，饱蘸浓墨大书一联：

霞乃云魄魂蜂是花精神

看他一笔草书龙飞凤舞，众人无不啧啧称美。康熙走上前来，端详了端详，笑道：“我拿了去请太夫人看！”说完，小心揭起宣纸，便带着魏东亭进内去了。

十四 悍大臣肆虐欺幼主 懦辅政含冤归九泉

夏至将近,刚交五鼓,紫禁城里已经蒙蒙发亮.掌灯的小太监挨次吹熄了悬在宫前的永巷里的灯,守夜的太监也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回房睡觉去了。昨日在索额图府上宴请了伍次友,康熙心中很是畅快,一大早便起身到御花园练功。他穿着紧身衣裤,带了张万强,刚转出养心殿东门,早见苏麻喇姑迎面走来,便笑道:“你竟也有全军覆没之时!可敢再小瞧天下之士否?”苏麻喇姑一边施礼请安,一边笑道:“奴才不奉懿旨岂敢放肆,败了也欢喜!我是女流,当然修不成佛爷,做个菩萨也罢了。”康熙笑着回身对张万强道:“你去将昨日伍先生写的那张条幅拿来。”

张万强方答应一声“扎”,早有小太监飞跑进去取了出来。

苏麻喇姑不解其意,接过纸卷展开看时,却是一副对联,心中不由一动,只是默默审视。康熙早带着人往后边去了。

苏麻喇姑穿过永巷,刚出大门,瞧见两个小太监依在鎏金大铜缸旁窃窃私语。细听时,一个道:“你托老赵求七王爷网开一面,保出你弟弟来,不就是了。”

“啐!”另一个脖子一拧说道:“七王爷算什么,没用!”“那谁管事?”

这个用手轻轻捶了一下缸:“老赵说了,叫我找讷谟侍卫说说。”正说着抬头一看,见是苏麻喇姑站在眼前,吓了一跳:“哟!没瞧见是苏大姐姐您哪,侍候皇上出去吗?”

苏麻喇姑冷笑道:“别给我打模糊眼儿,打量我没听见?老实说出来,多好呢!”

小太监知她听见了,忙赔笑道:“其实苏大姐姐想必是知道的,苏中堂坏了事,黄四村他哥跟着叫人拿了。想托讷谟侍卫去说个情儿。”

苏麻喇姑心里猛地一惊,脸上却不肯露出,笑道:“我当什么事呢!苏克萨哈大人还没革职,定的是哪门子罪呀?”

小太监忙道:“怎么!您还不知道,刑部、顺天府的人都出空了,把苏克萨哈大人的家都给抄了,说他是谋反。”正说间,见黄四村在旁努嘴儿,便咽住了不肯讲。

苏麻喇姑脸色苍白,强自镇定了一下,勉强笑道:“这也算一件大事!七王爷待会就来奏事,求个情儿不就行了。”黄四村笑道:“拿苏中堂的正是七王爷下的令,他肯去说情?”

苏麻喇姑越发惊疑,也顾不得再问,说道:“大厨上的阿三不是讷谟侍卫的干儿子?找他去求,没个不成的,你们去吧!”便折转匆匆向御花园急奔。

但是,康熙已不在御花园了。太监张万强正张罗小太监们收拾地下的刀枪剑戟和练功用的石锁石球。苏麻喇姑气喘吁吁地问:“皇上呢?”张万强道:“您不知道?刚才传事的来说,七王爷请议事,皇上命他毓庆宫候着,便启驾去了。”

听说皇上到毓庆宫了,苏麻喇姑略觉宽慰。那儿原是倭赫当差,如今倭赫虽没了,却还是原班子人马由侍卫狼覃领着;临时把敬事房的孙殿臣调来总管。这人只是胆子小一点,其实还是挺忠心的。想了想又问:“侍卫上谁跟去了?”张万强摇摇头道:“那自然是当值的,怎么”

不等他说完,苏麻喇姑早慌了:“别说了!快打发人去找小魏子,叫他立刻到毓庆宫。你也别在这儿泡,快要有人拦阻,就说是奉旨前来侍驾的。我这就去慈宁宫,没个不准了!”

张万强从不曾见苏麻喇姑急得这样语无伦次,也吓慌了。一边吩咐人去寻魏东亭,一边说:“你们快收拾完也来。”回身便奔向毓庆宫。

刚才康熙舞了一阵刀,松和了一下身子,听说杰书他们求见,便随身披了一件驼色葛纱袍,启驾往毓庆宫而来。索额图、熊赐履、泰必图等几个部院大臣鹄立殿外恭候见驾,见他到来,便

一溜儿跪下。

康熙惬意地登上台阶，朝索额图笑笑，却见索额图异样地朝自己一望，不觉一怔，急步跨进殿内，却见鳌拜和杰书并排长跪在地，心中疑窦顿起，迟疑着停下了脚步，稳定一下情绪，若无其事地坐到中间的御椅上，淡淡一笑：“二位卿请平身说话。七叔请见，有什么事要奏啊？”

杰书抬头看见康熙犀利的目光，畏缩地避了开去，跪下低头奏道：“苏克萨哈请守寝陵一案，奴才等已拟过，奏请圣上降旨。”康熙瞥一眼鳌拜，见鳌拜一本正经地站着，嘴角挂着一丝笑意，心知有异，缓了缓才说：“怎么‘奴才等’呢？朕不是只委了你吗？不过既然你等会议过，且读奏折给朕听。”杰书颤抖着展开折子，期期艾艾地读道：“兹奉旨事……方读半句，康熙手一摆打断了他：“朕的批语不劳你再念。你们打算怎么发落苏克萨哈？”是……”杰书叩头道：报天恩，却大肆狂吠，欺蔑主上……”“慢！”康熙颤声喝道：“朕没有听清楚，大声读！”他又惊又怒，咬牙道：“这么大的罪，该怎么处置呢？”

杰书见康熙变了颜色，越发惊恐，回头看看鳌拜，鳌拜虽然笑嘻嘻地盯着他，眼睛里却露着凶光，不由想起那只捻断了腰的高脚银杯，遂硬着头皮奏道：“欺……欺蔑主上，理应以谋反论罪，凌迟处死，全家抄斩……”

一言既出，偌大毓庆宫像古墓一般死寂，只有殿角一尊镀金西洋自鸣钟机械地“咔咔”响着。殿外跪着的部院大臣们面面相觑，索额图压着极其紧张的心情，小心窥听殿内的动静。

康熙两手抓着椅背，捏出了汗水，才迫使自己没有拍案大骂，只稍微口吃地问：“苏……苏克萨哈请守先帝寝陵，不过言语激烈一点，怎么扯到谋反上头？再说，朕只是降旨叫你问一问，怎么连罪都定下来了？”

杰书在底下连连叩着，只称：“这……这”，却无法回答。

鳌拜看着这位王爷的窝囊相，心里暗自好笑，觉得自己说话的时候到了。于是，将马蹄袖轻快地一甩，撩袍跪下，昂首奏道：“苏克萨哈辜负先帝托付之恩，不尊当今皇上，与谋反无异。此处分并无不当之处，奴才以为，议政王所奏甚合中允！”

昨日开课，伍次友首篇讲的便是《中庸》。此时康熙冷笑道：“把人处以极刑，尚言‘中庸’。你读的是哪家圣贤的书？朕倒想知道，苏克萨哈与你有何仇隙，定要除掉他！”

鳌拜稍一思忖朗声而对：“臣与苏克萨哈并无仇隙，只是秉公处置！”“好一份忠心！”康熙冷笑道。

鳌拜也不叩头，长跪着将手一拱道：“似苏克萨哈这等贼臣若不重重处置，将来臣下都要欺君罔上了！”

话音未落，只听“啪”的一声，康熙一掌击在龙案上，眼睛像要冒出火来：“欺君罔上的，眼前何尝没有！朕看苏克萨哈倒是还有点规矩！”

鳌拜也火了，心想，今日就是说黑了日头，也得杀掉苏克萨哈，不然这一跟头要栽到底了。他从地上一跃而起，翻起马蹄袖，挥舞着拳头道：“皇上莫非说我欺君？”一边说，一边气势汹汹地逼近御座。

康熙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值差的侍卫孙殿臣也惊了一身冷汗，抢前一步挡在鳌拜与康熙之间。几乎与此同时，狼覃也跃了出来。

侍立殿外的侍卫穆里玛、讷谟早听得明明白白，二人递了个眼色，各按腰刀跨进殿门。跪在地下的杰书不认识他们，忙喝道：“干什么？退下！”

穆里玛一笑答道：“乾清宫侍卫穆里玛、讷谟前来侍驾！”

康熙见两名侍卫进来，心头先是一松；一听是穆里玛，顿时感到事态严重，冷汗立刻渗出额头，断喝一声：“要你们侍什么驾，退下！”杰书也起身，铁青着脸喝斥：“你们是乾清宫的差，这里有你们什么事，出去！”

皇帝和议政王都发了话，穆里玛、讷谟只好迟疑着站住，看鳌拜的示意行事。正在这时，听

得殿外熊赐履高声奏道：“启奏皇上，侍卫魏东亭请见！”

康熙精神忽然一振，厉声吩咐：“进来！”话音未落，魏东亭满头是汗，跨入殿内。穆里玛一见魏东亭便眼里冒火，横身一挡，却不知怎地魏东亭已经迅速地绕了过去。鳌拜回身来打量了一下这小子，格格一笑问道：“见皇上有什么事啊？”

魏东亭好似没有听见，一个扎跪，对康熙道：“这么晚还不退朝，太皇太后，皇太后差奴才来看看。”

康熙一摆手说道：“既来了，就先在这侍候着，待会儿一起回宫。”

“扎”魏东亭答应一声，然后站起身来，这才对鳌拜道：“回中堂的话，奉两宫懿旨，前来侍候万岁爷。”说罢大咧咧地从他身旁走过，径直站在康熙左侧，双眼炯炯有神地扫视着殿内。

康熙安心了一点。他本想借此机会诛斩鳌拜，但见穆里玛、讷谟竟退至两侧赖着不去，而且都带着腰刀，心里筹思良久终觉势力太单，若真动起手来，成败难料。看鳌拜时，仍是一脸凶相，心里叹息一声：“只好先退一步了！”心里一冷静，说话也流畅了些：“不必如此浮躁嘛。朕意苏克萨哈即使有罪，也不至于就凌迟处死呀！”

这一刻，鳌拜也迅速对形势作了估量，眼前就在这里大动干戈，杀掉康熙的把握是很小的。慢说有个魏东亭，就孙殿臣手下几下名侍卫亲兵都在外头廊下，如何能应付得了？况且殿外还站着索额图等一干武臣，他们岂肯袖手旁观？掂量了半晌，他左右瞧瞧回答道：“按律苏克萨哈是凌迟之罪，不过既然皇上怜悯，那就免了，改为斩刑！”

康熙听鳌拜的话意有了缓和，暗暗舒了一口气：自己的安全问题不大了。但想到要杀苏克萨哈，却又断断不忍，只板着脸沉吟不语。跪在一旁的杰书是最知底细的，知道如果不杀苏克萨哈，纠缠下去说不定还要出大乱子，于是叩头道：“依臣遇见，就……处以绞决吧！”

康熙身子晃了一下，咬紧牙根仍不说话。鳌拜狞笑道：“瞧着皇上和殿下的脸面，便宜他一个全尸！”说完也不跪拜，一个长揖说道：“臣这就去监刑！”回头对穆里玛、讷谟咆哮道：“混账小子！站在这里做什么，还不跟我走？”一跺脚带着穆里玛叔侄扬长而去。

瞧着鳌拜傲慢的身影去远，康熙气得浑身发软，方起身欲走，见杰书还俯伏着没敢动，便缓步踱了过去，冷冷说道：“杰书亲王，你抬起头来！”

杰书惊恐地抬起头，躲闪着康熙的逼视，嚅嚅几下想说话，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康熙此时恨不得一脚踢死他，想了想，长叹一声摆摆手道：“你……跪安吧！”

十五 寓静室抚琴寄深情 观天地论史说古今

康熙六年的夏至，是一个闷沉沉的阴天。云层压得低低的。海子边的柳树枝儿一动不动直垂水面，时不时地可以听见街上传过来一阵有气无力的叫卖声：“香丝儿 麻糖哩”“谁要贴饼油条麻花儿罗”

睡了中觉起来，给太后请过安，康熙便照老规矩，带了苏麻喇姑和魏东亭两个，乘小轿自神武门出来，悄悄往西直门内的索府上课。

索府后宅便门有专门迎候康熙的仆人，是索额图家的二代家奴。他们虽早已老退了，却为办这件差使被重新起用。几个便衣侍卫就住在这里帮助照应，所以不需惊动府中其他的人，便可直入后宅内院。

这是个很大的后花园，足有十几亩地。几座高低不等的凉亭散布在池水四周，极是错落有致，当中有一座压水拱桥直通池心。从玲珑剔透的假山绕过去，再经一曲折的石桥便到书房。伍次友就住在这里为康熙授课。

三人行至桥上，就听到从书房内传来叮叮咚咚的琴声。一缕缕幽香在这山亭水石中间飘荡，真使人有如走入仙境之感。康熙止了步，三人站在桥上手扶石栏静聆琴音。

那琴声时紧时慢，挑拨勾划，也说不清其中是个什么滋味，时而使人觉得飘飘欲仙，有凌空乘云之感，时而又觉得似有压在心头、排挤不出的郁闷，时而又使人感到如乍开闷笼般地轻松，反复咏叹余味无穷，但觉心中浊气一扫而空。

魏东亭听了一阵，忽然轻轻碰了下康熙的衣袖，康熙回头看时，他正朝苏麻喇姑努嘴笑，康熙见苏麻喇姑呆呆地若有所思，低声问道：“婉娘，你在想什么？”

苏麻喇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迟疑间红了脸笑道：“听琴，呗，有什么想头？”

因为从未见过苏麻喇姑这副模样，康熙倒觉得诧异。旁边的魏东亭却笑道：“龙儿不必问，这是《诗经》上有的。注脚也有，道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姐姐你说是么？”苏麻喇姑红了脸啐道：“你不是好人！教唆主子打趣人，看我回去不告诉孙嬷嬷！”

伍次友听得窗外喊喊喳喳的人声，便住琴息香，站起身推开窗户笑道：“怪不得琴声有异，弦乖音谬，原来有人偷听，快请进屋来吧！”康熙一踏进门便问：“先生方才奏的什么曲子，我竟没听过这么好看的琴声！”

伍次友笑道：“什么好听，音无哀乐，听者有心，弹者何意呢！”一句话说得三人都笑了起来，各自心里想的却不一样。看龙儿、魏东亭怔怔地坐着不言语，伍次友倒觉好笑，便收拾一下桌上东西说道：“今儿接着讲《后汉书》，先从帝纪讲起。”

这便算正式开课了。康熙坐好了，苏麻喇姑从架上取了《后汉书》来，摊在他面前，又分别给伍次友和康熙各斟了一杯凉茶，便与魏东亭一边一个斜坐在康熙两侧。

伍次友简要地剖析了西汉致亡的原因，笑道：“班氏之《汉书》固可以下酒然据遇意看来，范曄之《后汉书》中也有不少篇章是绝妙好辞，可以永垂于不朽的。只可惜了一件事，大损了他自己的声名。”

康熙忙问：“文章岂有随人事而转的？”

“有啊！”伍次友答道，这便是一个明证。范氏吃亏在一个‘傲’字上。他在狱中致诸侄的快信中曾炫耀自己的《后汉书》比《汉书》还要高明，是‘天下之奇作’，说《后汉书》里中等的篇章，也不次于贾谊的《过秦论》，连自己也选不出合适的词儿来形容这部奇书，自古史书中没有一部可与《后汉书》媲美的。“你们听听，他吹了多大的牛？若自视过高，反变为狂妄无知，其所以受人轻视，本源就在这里。这也实在是范曄自毁所致。”

讲完这一过节儿，算是介绍了作者，接着便略陈帝纪世系，一个一个夹着自己的看法按史作了评介。讲到质帝八岁登极时，康熙眼中忽闪过一丝笑容，双手按膝，身子向前探了探，问道：“那不和当今皇上一个模样吗？”

魏东亭知道这个典故，十分忌讳，连连递送眼色示意伍次友敷衍过去。伍次友哪里晓得这意思，啜了一口茶接着道：“这小皇帝聪颖过人，如能长成，必可成为一代令主……”魏东亭走过去给他续了茶，笑道：“伍先生，是不是串讲以后，再一个一个从头掰起？”伍次友早察觉出来，忙道：“小魏子也是这么鬼鬼祟祟的。先生讲书哪有你插口的理，岂不闻临文不讳？”

康熙也笑道：“对！对！这有什么呢，质帝是质帝，当今圣上是当今圣上嘛！”魏东亭只好红了脸笑笑，坐下听讲。

伍次友这才接着道：“惜乎，这位小皇帝锋芒太露，当面指斥大将军梁冀为‘跋扈将军’，被梁氏恨之入骨，暗以毒饼为饵，死于却非殿中……”他长叹一声道：“实在令人惋惜呀！”

康熙听到这话，心中怦然乱跳，想前几天在毓庆宫和鳌拜廷争的情形，真有点后怕起来。

伍次友见他呆呆地坐着一言不发，像是走了神的模样，便笑道：“咱们不讲这个人，接着讲桓帝罢。”康熙忙道：“不，不，我还想请问先生，那梁冀专横如此，既害了质帝，因何没有夺位自己当皇帝呢？”

“因为当时清议初起。”伍次友笑道：“人们的口舌厉害得很！再加上东汉气数未尽，王莽前辙犹在，梁冀不能不有所顾忌。”

康熙却不懂“清议”一词，忙问：“怎么个清议法？”伍次友笑道：“啊，清议就是大臣和百姓批评朝政的议论，就像熊东园弹劾鳌拜之‘政事纷更，法制未定’，我的‘论圈地乱国’，即是今日的‘清议’。后汉清议走了邪道，成了空谈。但质帝时，百官中尚有不少不畏死之士敢于大胆非议朝政。”

康熙思忖了一刻，又问道：“即以质帝而论，欲除梁冀，何为上策？”

伍次友不由诧异地望了一眼康熙，很奇怪他为什么揪住这个问题不放。沉思了一会儿方回答道：“审度当时时势，以梁冀之恶四面树敌，已触犯众怒，人心丧失。若能韬晦等待时机，外作大智若愚之相，内蓄敢死勇猛之士，结纳贤臣，扶植清议，时机一到，诛一梁冀，只用几个力士便就可以了。可是，他太性急了，结果自己丢了性命。”康熙听着，不禁微笑颌首。

第十六章 耽风流明珠遇凶险 勤王事虎臣邀圣眷

下学时，正是未末时分，康熙一行仍由原路返回。张万强早就在神武门里候着了。魏东亭眼瞧着他们进了大内，才放心打马而去。

天阴得厉害，闷得像在蒸笼里似的。西方狰狞可怖的黑云还在一层层压了过来，整个大街上一片阴沉沉的。魏东亭的住处在虎坊桥东的小巷里。一个极普通的两进四合院，除了两个当差的，十几个仆人和一个老门子，余下就没有人了。他在内务府一向极少与人来往，回到静悄悄的院子里，殊觉无聊，便脱了外边长衣练起功夫来。

他的武功原是在奉天时跟着名侠朋少安习学的。这朋少安虽是师傅，其实年纪也并不大，是武当十代宗师野云道人的关门弟子，二十出头便已名震鄂豫。教了三年，朋少安要回南方游历，师徒才分手。因天气闷热。练了一趟形意拳，魏东亭已汗浸衣衫，他收势正欲沐浴，却见老门子进来回道：“外头明老爷来了，不知在哪里和人打架，头破脸肿的，要请见老爷呢。”

魏东亭三步两步抢出二门，明珠已进了前头天井院内，身上衣服刚破几处，襟破肘露，脸上还有几处抓伤，情形很是狼狈。一个多月未见，原来风流飘逸的进士老爷出息得这般模样，魏东亭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道：“表台，你这新贵人这是怎么地了？”

正打趣间，却见明珠身后还站着一位老人，发辫已经花白，袍子奈起一角扎进牛皮腰带里，玄色湖绸灯笼裤套在皮靴子里，他双目炯炯地站着，甚是威武。魏东亭顿觉眼前一亮，顾不得见礼，上前一把握住老人的手道：“史大爷，你让我找得好苦！这一向都在哪里？鉴梅呢？”

“贤弟！”明珠在旁摆摆手道：“咱们进屋谈！”魏东亭会意，对老门子说：“你到玉楼春弄一坛好酒来。我们亲戚多年不见了，今儿个得好好乐乐。”老门子答应着去了。

三人走进西厢房坐定，明珠长叹一声，苦笑道：“贤弟，今日险些送了命！不是老英雄出手搭救，就完了！”

原来这十几天明珠都住在嘉兴楼翠姑那里，今日早晨出去拜客，想回悦明店看看。这时天已过午，刚走到店门口，便见何桂柱满面笑容地迎了出来，殷勤他说：“您老来了，里头有雅座，

里边请！”

何桂柱装模作样的当生客让明珠，倒使明珠如堕五里雾中。正迟疑问，明珠突然瞧见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坐在前店吃酒，看样子像是衙门里的人，斜着眼儿往这边瞧呢。他心知有异，口里道：“不得闲。”便想溜之大吉。

不料刚转身便和一个人撞个满怀，抬头一看，几个彪形大汉，已挡住去路，为首的是个四方白净脸的人，三角眼吊着不住抽动，两手卡腰格格冷笑道：“明老爷，你很聪明，何老板也挺机灵，那位伍先生是不是也这么有能耐呀？”旁边一个汉子馅笑着说：“还是讷谟老爷眼亮，差点让这小子溜了号！”见明珠已落网，店里的几个也都起身笑着围拢了上来。讷谟猛地一把提住明珠前胸，问道：“说！伍次友这几日往哪里去了？”

明珠到此时，横了心，脖子一梗回答道：“你是什么人？我是有功名的！”

“功名？”讷谟哈哈大笑，“你不就是个同进士吗？还做他娘的春梦呢，早让鳌中堂给革掉啦！”周围几个看热闹的，听说拿了一个进士老爷，伸着脖子看得发呆，听讷谟说得有趣，便跟着哄笑。

忽然大人丛中挤出一个老者，伸手纂住了讷谟的手腕子，阴沉沉他说：“放手！”讷谟挣了两下，恰如被铁铸死了一般，挣脱不开，顿时脸涨得通红。他又惊又怒，喝道：“老杂种，关你的屁事！”

明珠记注极好，一眼便认出老者就是西河沿演武卖艺的史龙彪，灵机一动挣开身来，指着讷谟叫道：“史大爷，这是一伙强人，您快救我！”

其实不用他说，史龙彪也认识讷谟，抄苏克萨哈家时，就是讷谟带人守的门，史龙彪混在家人中才得溜出脱身。今日见讷谟在此，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当下也不理会明珠，只问讷谟：“干吗欺侮良人，你是干什么的？”

“说出来吓酥了你的骨头！”讷谟将胸脯一挺道：“老子是御前四品带刀侍卫，这会子奉了钧旨拿人，走了人犯，惟你是问！”

史龙彪冷冷一笑，伸出手道：“凭证！”

讷谟斜视一眼史龙彪，“噌”地从怀中抽出一札折子甩了过去道：“你自个儿睁开狗眼瞧瞧！”

史龙彪接过瞧了一眼，双手“啪”地一合，“扑”地一声撕成两半，淡淡说道：“假的！”

“你，你！”讷谟顿时怒火烧胸，一个黑虎掏心猛向史龙彪扑来。史龙彪不慌不忙，左臂一格将讷谟从旁甩过，顺势右掌向他后心一拍，说道：“小子！且学几年再来交手！”

讷谟直冲出一丈开外才站住脚，唿哨一声叫道：“都上！”

跟讷谟来的十几个便衣军汉听得号令一齐出手扑向史龙彪。史龙彪一个“懒扎衣”掠倒了前头三个人；一手拽了明珠，一手随意挥洒夺路而出。两个人进城在人群中混到现在，眼看日暮人稀、明珠才拉着史龙彪来投奔魏东亭。

听了明珠这般如此一说，魏东亭半晌没有言语。史龙彪见他踌躇，笑道：“贤侄啊，我知道你这里也非安全之地，天一断黑，我们就走了。”正说着，老门子已买酒回来，在桌上布了几样点心便自退下。魏东亭一边斟酒，一边笑道：“老伯说什么话，等您盼您，寻您找您到现在已五年多了。这几年你们怎么过来的，怎地不来见我呢？”

“说起来，苦啊！”史龙彪叹息一声，陷入深深回忆之中，“那次西河沿见面，你去找车子，不一会儿，穆里玛的马队漫地卷了过来，膛着林子搜拿。鉴梅当时见情形不妙，就催我快逃……她面色惊得煞白，直到如今，我一作梦，就在我眼前晃……”

“鉴梅对我说：‘您不逃两人谁也走不脱。您走了我或许还可慢慢设法逃脱！’说完就上了树，把杨树叶子晃得哗哗直响。”

“我急得出了一身汗，真是无计可施，听着马队越逼越近，心一横就直奔西北方向，钻出树

丛半里地光景，就听后头人嚷马叫，喊道：‘拿住了，在树上！’

“我正要起身再逃，忽见前面伏兵都立起身来奔向鉴梅那儿，我才知道这片林子早被团团包围了。此时单枪匹马，武功再高也是用。我一刻也不敢耽搁，便顺着沙窝的草棵子跑出河沿，还听到后头有人高喊：‘老家伙在那边，快追呀！’

“当时，我顾不得春水刺骨，便赶紧跳河游过对岸，刚爬上堤岸，就听马蹄声杂乱，已绕过桥追来。我施了轻功，几个箭窜到官道上。当时正是早春，庄稼都没起来，搭眼一看，能望出一里地以外，这时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讲到此，史龙彪舒了一口气，端起一大杯酒瞧也不瞧就喝了下去，接着又道：“正在慌张无计时，隐约听西边当当锣响。当时身上衣服湿透，实在不像人样，心想这必是位过往官员，与其让穆里玛拿住，还不如投官求告，便直向正西飞奔……”

“那是谁呢？”明珠听得头上冒汗，担心地问道。

“苏克萨哈中堂，”史龙彪答道，言下不胜感慨，“他见我湿淋淋地跑来跪在轿前，就问我是什么人，为何这等狼狈。我只说是卖艺的，后边有歹人追赶——话说不及，马队就到了。领头的上去给苏大人请安，说是拿贼，向苏大人要我。苏大人问明是穆里玛的人，便板着脸不肯放，就把我带回府中。

“当天下午，苏大人在后庭审我，问明了情由，倒沉吟了半晌，后来说：‘你既有武艺，且留我这里，教教家里子弟，待有机会，我给你寻个出身。’从此我就留在苏府做了教头。”

“那鉴梅呢？”魏东亭急切地问道，“后来您见着她了？”

“没有。”史龙彪扶掌叹息，“苏中堂说鳌中堂总寻他的事，劝我少出去，我也不忍连累他，后来几次悄悄变装出来，打听得鉴梅似乎进了鳌府。侯门如海，再详细的就不知道了……你这里我倒知道，又想何苦多一人烦恼，就没来寻你。不想苏府也遭了大难，几乎杀了满门。我带着他的小儿子常寿就跑出来了。——不管怎样，我总要对得起他。”

魏东亭听着史龙彪话音儿似乎意犹未尽，想开口问他进京的目的，又摇摇头没有张口。明珠忍不住问道：“苏家公子现在在哪里呢？”

“我把他藏在乡下了。”史龙彪说到这里便不再吭声，魏东亭也难以再问，只闷坐吃酒。良久魏东亭才打起精神道：“史老伯脱得大难，又救了明珠弟，今日聚会实在难得，咱们捡高兴的说罢！”

话虽这样说，但他心中终究有事，难以引起兴头来。史龙彪以为他是乏了，便道：“你也累了，今天早些安息了吧！”魏东亭一笑道：“我不是累，我在想一件事，那鳌拜怎么知道伍先生还在北京，又派人去抓他呢，”

史龙彪不知这件事的头尾，自然无法回答，明珠低头思忖一会儿：“噢，表弟，鳌拜抄了苏中堂的家，抄出大哥的卷子，能不疑心？”

一语提醒，魏东亭也恍然大悟，忽又想到何桂柱，心头又是一紧，他面色阴沉，正想起身去处置此事，老门子进来禀道：“大爷，外头张公公来了呢。”魏东亭急忙说了句“二位宽坐用酒，我去去就来。”便出了西厢来至前庭。

张万强与魏东亭熟不拘礼。魏东亭进来时见他正坐着吃茶，便笑道：“后面有两个朋友，又是好酒，公公何妨同坐一醉呢！”张万强扯着公鸭嗓子笑道：“今日可没功夫，改日再扰吧。”

魏东亭落座笑道：“半夜来访，必有要事罗！”张万强见老门子到后边去了，径自起身，面南背北站定，轻声说道：“奉密诏——”话虽轻，魏东亭犹如电击雷鸣，他急忙起身趋步向前，撩袍便欲跪下。

张万强道：“万岁有旨，免礼听宣——奉密旨：着御前六品侍卫魏三亭即刻入宫，在文华殿觐见，钦此！”

魏东亭万分惊讶：“从没有这样的例子！再说此刻宫门已经上锁了，公公别是取笑罢？”

“这确是异常。”张万强凛然道：“谁敢拿这个取笑！入宫之事也无须多虑，咱们去吧。”魏东亭急忙到后院关照史、明二人，进内屋披挂齐整，系了腰刀，吩咐老门子好生照顾客人吃酒，便随张万强打马直奔紫禁城。

夜已深了，天黑得象墨染一般，雷声一阵一阵滚动着由远及近，闪电在云缝中跳动着，凉飒飒的风横扫而过，卷起地下的浮尘直扑人面，顿时吹净了魏东亭一身燥热。风滚雷动之后，又是一片寂静，只是不时地夹着从小巷深处传来凄凉漫长的叫卖声，更增加了暗夜的神秘感。

一个皇宫净身奴，一个御前青年侍卫，二人骑马并辔而行，默不作声。张万强在夜色中不时侧身瞟一眼魏东亭，但模糊得只能看见一个轮廓，偶尔电划长空，宇宙通明雪亮，才看见魏东亭毫无表情的面孔正如一尊石刻似地目不斜视地望着前方，霎时这石雕又沉入更黑暗的模糊之中。张万强不由心中暗想：“这个人是厉害得很。比起铁丐，有其刚而无其俗，怪不得熊赐履、索额图百般夸奖，这份沉稳神气就是贵人之相！”

其实魏东亭此时并不像张万强想的那样，他正在胡思乱想：“这次觐见选在这时，可见非同小可，定与鳌拜有关。我一个小小侍卫能办什么差使呢？此刻，何桂柱在哪里呢，他深知万岁行踪，如果他有不测，能靠得住吗，是给他换一处地方呢，还是杀掉他灭口呢？……这事鉴梅若知，会怎样想。他现在不知怎样——咳，我怎么想到这里了！”

正走着，忽听前头有人大声喝问：“什么人？此地非奉特旨不得乘轿骑马！”恍然间，魏东亭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五凤楼下。这时天上已开始稀稀落落地洒下雨点子，打在紫禁城前青砖地上发出时紧时慢的沙沙声。

两人下了马，那人已带着几个人提着灯笼过来，原来是个中年内侍。见是张万强，忙赔笑道：“张公公，刘贵给您请安了。这么晚，哪去呀？”张万强从怀中取出金令箭在灯下一晃，傲然说道：“万岁特旨，宣见魏东亭。”刘贵会意，不言声将二人领至右掖门，便让了进去。

不料到景运门，二人被一群巡夜内监侍卫拉住：“喂！干什么的？宫门已经上锁，闲杂人等无论是准，都不许进入大内！”

张万强抬头看时，几盏玻璃灯照得分明，为首的乃是二等侍卫穆里玛、讷谟，披着油衣站在雨地里拦住了去路。张万强忙走上前去，赔笑道：“皇上在文华殿披阅奏章，传魏东亭侍卫至各部调取加急奏章，下雨误了一会儿功夫……”说着，从怀中又取出一卷东西在灯下晃了晃。

“假话！”话犹未了，讷谟喝道：“我就在文华殿当差，怎么没听降旨？”张万强忙道：“皇上晚膳前在养心殿吩咐的，岂敢有假！”穆里玛蛮横他说道：“乾清门没接到放行牌子，谁也不许通行，叫他明个儿再来吧！”

张万强正感为难，魏东亭在旁冷冷说道：“皇上召见的是我，当然不必叫你知道。”穆里玛回过头说道：“一个小小六品侍卫，挡了你的驾，明儿我自向皇上请罪。”

“你难当其罪！”魏东亭冷笑着：“提高嗓音喝道：‘你们谁敢抗旨？张公公，咱们进！’”说完一把拉着张万强便要硬闯。

穆里玛大喝一声：“谁敢！”手一挥，十几个侍卫“哗啦”一声散开，站成扇面形向他二人逼近。魏东亭也“赠”地拔出腰刀，摆好架势迎敌。一阵大雨兜头落下，闪电忽地一亮照向这一触即发的阵势。

正在骑虎难下，景运门内忽有人喊道：“张万强，你是怎么啦，皇上叫你传魏东亭，你磨蹭什么？”

众人听了，回头看时，却是孙殿臣从雨地里气喘吁吁跑来，似乎没有看见双方正剑拔弩张，他拨开人丛一把拉了魏东亭便进去了。穆里玛气急败坏，喝斥讷谟道：“蠢东西，还不快去侍候皇上！”讷谟“扎——”地答应了一声便消失在雨夜之中。

天上的雷响得令人恐怖，闪电时而像幡嫡虬枝，时则如金蛇行空，陡地从云缝后窜出来，将阴森森的紫禁城照得一片惨白。青砖地上的积水被雨点打起大片大片的水泡儿。哗哗的雨声和不

时轰轰烈烈的霹雳声交织在一起，仿佛宇宙间什么都不存在了。

文华殿正门半开，里边烛光闪闪，却不见有许多侍从，只有两排卫士一动不动地站在雨地里。魏东亭踏上丹墀，脱下油衣抖了抖水，解下腰刀一并放在廊下，然后一个扎跪，高声报道：“六品御前侍卫魏东亭觐见圣上！”稍一顿，只听殿内康熙厉声吩咐：“进来！”魏东亭闪身进殿，按规定觐见的礼节向康熙行了三跪九叩首大礼，然后抬起头来。

康熙端坐受礼，一脸庄重之色。熊赐履、索额图跪在一旁，也是一语不发，静听康熙皇帝谕。

康熙却先不说话，慢慢地站起身来在他们三人之间来回踱步，借着烛光打量匍伏在地上的魏东亭，魏东亭衣服全湿透了，紧贴在身上，淋下的水悄然淌在地下，偶尔一个明闪照在身上，正像一只铁铸的蟾蜍。

“魏东亭，朕待你如何？”

听到这话，魏东亭结结实实碰了三个响头答道：“奴才出身包衣贱奴，数世受恩于朝廷，皇上待臣更有天高地厚之恩，奴才虽肝脑涂地，难报万一！”

“朕有为难之事，”康熙吐了口气又问道：“你愿冒死为朕办差么？”

“愿！奴才生当效忠，死当尽节！”

“好！”康熙与索额图交换了一下眼色又道：“朕深知你。索额图、熊赐履也以身家性命保你可以肝胆相托。”魏东亭看了看毫无表情的熊、索二人，叩头答道：“此乃帝心错爱，二位大人的谬荐，奴才只要有一息尚存、定要竭尽驾钝之力，效命圣上！”

康熙回头看了看索额图和熊赐履，二人忙叩首回礼。康熙便回身解下身上佩剑，郑重他说道：“宝刀赠与勇士，愿你不负朕心！”

魏东亭哽咽着答声：“谢恩！”热泪流下双腮，胸中涌出阵阵酸热，堵得一句也说不出。

他伸出颤抖着的双手，要接这御赐的宝剑，不料康熙俯身一把挽起他，亲自将剑佩于他的腰间，一面问道：“你是六品职分，”魏东亭正要回话，康熙已退回原座，大声道：“记档！魏东亭宿卫侍从有功，着晋为三等御前带刀侍卫，随朕朝会出入宫禁，剑甲不解！”

熊赐履、索额图在旁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伏地称道：“万岁！”早有太监捧出三等侍卫服色花翎顶戴当场颁赐过了。

康熙也觉得眼睛有些潮湿，别过头去，起身步出殿外，在淅淅大雨中仰望着深不可测的天空，他沉思道：上天的愤怒和咆哮，是在恼怒朕这个“天子”的不肖呢，还是惩戒权臣恶吏的罪孽呢？纷杂的国事涌现在他的面前：青州暴民于七之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平息下去；吴三桂等汉臣外藩坐拥重兵、煮盐铸铜其心难测；郑成功父子虎踞台湾不肯归顺；江南遗老一个个硬着脖子立志不食大清之粟……这一个个的难题几年来压在他的心头无从排遣。大雨的冲洗，使他渐渐冷静了下来：“伍次友与熊赐履虽然学不同道，却都讲出了朕的心事；心腹之患未除，则肘腋之疾必然为虞，一个措置不当，万乘之君求为一匹夫也不可。”

一阵狂风吹来，康熙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下意识地抚了一下肩头，忽觉身后有人为他披上风衣，回头一看，竟是鳌拜的从子侍卫讷谟！他心中一惊，问道：“你来做什么？”

讷谟忙后退一步，在雨地打个千儿道：“老大的雨，主子站在外头，小心着凉！”一道闪电忽然划过，康熙看得分明，讷谟竟是手按腰刀回话，心中猛地一悸，忙道：“你退下吧，朕进殿就是。”回头看时，魏东亭早雄纠纠侍立在身后了。讷谟诺诺奎声地退了下去。康熙走进殿来，掏出怀中金表看了看，已是戊未亥初时分。刚才的情景，颇使他惊悸不安，但脸上却毫不带出，见几个人都还跪着，摆摆手吩咐道：“魏东亭，朕委你办的差，你们可至索额图府中计议，宫中不是什么好地方，”说完，便传旨起驾回宫。魏东亭正要护送，康熙大声说道：“孙殿臣，你带一哨亲兵侍候朕。你们几个去吧！”

一道闪电，急速掠过，将殿内外照得通明如昼，几乎在同时，便是一声炸雷。电闪雷鸣之

后，一切又恢复了原状。接着便是刷刷的大雨，倾盆而下，敲打着寂静的禁宫。

第十七章 议大事忠良奉密诏 谋篡位奸佞施毒计

虽然康熙下昏，不许他们护侍，可魏东亭怎能放心呢。他暗暗跟从御驾，直过了乾清门，见康熙已平安进了永巷，方才转出午门，打马飞奔索额图府。

索额图尚未回来，但门上的人掌着灯，显然在等候着，见魏东亭深夜造访，都觉意外。门上领头的戈什哈赵逢春连忙迎出来笑道：“魏爷好兴致，这个时候，还来！大人出去还没回来呢！”魏东亭笑道：“没回来我就候着。”说着，便往里边走。

赵逢春嗫嚅道：“大人今夜说不定就不回来了。”魏东亭心里暗笑，一边脱去油衣抖水，一边道：“未必回来，那你们等谁呀？”赵逢春被问得无话可讲，忙笑着说：“大人既要等，就请到这边房里来，换换湿衣服，兄弟聊备水酒，以消长夜。”魏东亭只好随他进了西门房。

刚换了干衣服，便听大门外有了动静，赵逢春见他侧着耳朵听，笑道：“哪里便回来了！来来来，烫酒烫酒！”正乱时，听得外头索额图吩咐门上：“今晚我要与熊大人长谈，除魏军门外，一概不见！”

魏东亭笑着对赵逢春说：“难为怀遮掩！今晚后堂宴会，却也有鄙人大名在内呢。”赵逢春不好意思地笑道：“小人不知，请多恕罪。”

索额图、熊赐履、魏东亭落座在丰盛的筵席前，一边随意吃酒，一边开始了密议。

索额图手按酒杯，压低嗓门道：“鳌拜恃功欺君，擅戮大臣，其心叵测！圣上百般抚慰，望其改恶从善而终不悔悟。我奉圣上密诏，总司除奸之重任。”熊魏二人忙低声回答：“惟大人之命是从！”

魏东亭饮了一口酒，问道：“圣上何不明降谕旨，公布他的不赦之罪，将其明正典刑？”熊赐履沉思道：“这不成。鳌拜此时权高势大，内外乙腹密如罗网，即是南方统兵将士也多有他的门生故吏。明发诏谕，要是他不肯奉诏，激起事端，后果不堪设想……更可虑的——”说到这时便不言语。索额图忙道：“东园，我等既图军国大事，便当以精诚相见，千万不能有所顾忌。”

熊赐履站起身来，以手指沾酒在桌上划了“吴、耿、尚”三个大字，又一挥抹掉，问道：“兄弟愚见，不知以为然否？”

索额图连连点头，魏东亭却不以为然：“此虑似嫌太远，须知平西王虽与鳌拜互有勾结，其实各有异志。擒诛鳌拜去一政敌，怕正是他盼之不及的呢！”

熊赐履心想，这也是一面理儿，但怎样才能既诛除鳌拜，又不至引起各方的不安呢？想了许久，不得要领，于是笑道：“当日关汉卿有小令云：‘髡鸦，脸霞，屈杀了将陪嫁。规模全是大人家，不在红娘下。巧笑迎人，交谈回话，真如解语花。若咱，得她，倒了葡萄架……’”说完三个人齐声大笑，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

索额图埋怨道：“这是什么时候，你还有心取笑。”魏东亭忙道：“虽是取笑，却也是实话，咱们就是商议怎样既要‘得他’，又不能‘倒了葡萄架’。”一句话说得大家又陷入沉思之中。

半晌，魏东亭起身踱了两步道：“以在下拙见，似有上中下三策。”

索额图眼一亮向椅上一靠道：“愿闻其详。”

“一”，魏东亭道：“精选侠义烈士，乘其不备之时掩而杀之。事成则由皇上降旨明布其罪，事败则由我一身当咎，此乃上策。”

索额图摇头道：“鳌拜身怀绝技，武功高强；扈从如云，戒备森严，况且一时之间我们也难以募得许多勇士，如若万一不成，再生别计更不易成功。这是险着。”熊赐履道：“请讲中策”。

“由索大人置酒伪称为母祝寿，邀其入府，用毒酒鸩杀了他！”

索额图蹙眉道：“兄弟倒也想过此计策。不过鳌拜素来诡诈多疑，兄弟我自己做寿，两次邀请均不赴宴。如其肯来，那倒是好。”熊赐履笑道：“请讲下策听听何妨？”

魏东亭道：“由圣上择一节日，大宴群臣于宫中，待他入朝赴宴时，突发明诏，着殿前侍卫掩而执之——就这么一刀！”他下手用力一切，“不信谁敢异议！”

索额图轻拍桌面答道：“殿前侍卫中他的亲信昆多，倘若反戈向上，恐圣上危矣！”熊赐履喷一口烟道：“这也是不成的。”

三计皆不可用，魏东亭很是扫兴，呆呆坐下，忽然心里一动，说道：“不由圣上明诏，二位哪个敢摔杯为令，魏东亭甘冒万死诛此国贼！”

“这叫鸿门宴，有点意思了。”索额图微笑道：“兄弟便愿做这摔杯之人。”话音刚落，熊赐履连连摇手道：“使不得！这叫不问而斩，擅杀大臣。朝臣难免议论圣上，也是要‘倒了葡萄架’的。”

魏东亭甚觉窝囊，冷冷问道：“那么依大人之见呢？”

熊赐履夹起桌上鱼翅送入口中，慢慢嚼着，好一会才道：“鳌拜虽有司马昭之心，但要数说他叛逆的实迹却是甚少。掩杀之计从眼下说，一定会弄乱朝纲，这就所失大多——还是要想法子，在‘拿’字上下功夫，审明实据，诏告大下，明正典刑才是万全之策。”

这确是老成谋国之言。索额图听得不住点头，寻思一阵，问魏东亭道：“虎臣，圣上欲除鳌拜，这是定下了；鳌拜现对圣上究竟是怎样想的？知己而不知彼，非全胜之道啊！”魏东亭答道：“鳌拜视圣上如无知小儿，篡弑之心肯定是有的。”

熊赐履拊掌笑道：“着！这句话后半句乃是废话，前半句却大有用场。”一句话说得二人诧异，索额图笑道：“老夫子请批讲清楚。”

“鳌拜自视甚高，此是他致命之处。”熊赐履道：“彼视我主力无知小儿，何妨将计就计，佯示彼以无知，乘其不备，掩而执之，付有司审明罪条，以律治罪。”

魏东亭目光炯炯，问道：“怎么着手呢？”

熊赐履方欲答话，索额图忽然兴奋地将双手一合道：“有了！可否由虎臣暗地选少年子弟，专陪皇上作童子游戏，比如作布库什么的。鳌拜必不为备，乘其落单之时，或于朝路，或于殿中——”他双手猛地一卡，“还怕他飞了不成？”

“嗯，好。此计甚佳。”熊赐履点头笑道。“然有几处尚须未雨绸缪。一，宫中人事冗杂，千万不可声张，我们三人也须共同发誓；二，慎选人员，宁精勿滥；三，要周密策划，一旦时机成熟，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速擒拿。——一旦事情有变，我三人同受其戮，决无怨言。”他扳着指头一件一件说完，目光如电，盯着索额图问道，“大人以为如何？”

索额图听后，屏常兴奋，眼中放出异彩，腾地站起身来，从桌上捡起三支木箸，一人分发一支，自己正了衣冠，屈膝长跪。见他如此庄重，熊、魏二人跟着也跪在身后，但听索额图发誓道：“臣等恭奉圣上密谕，共商大计，扫除奸贼，匡扶大清，若有异心，犹如此箸！”

说完，“咔”地一声折断了筷子，将断筷蘸了烛油焚着了。魏、熊二人也都如法盟了誓。三人呆呆地看着地上的筷子燃成灰烬才缓缓地站起身来。

讷谟当夜离开了康熙。心头仍在突突乱跳。他手按腰刀在雨地里徘徊，一再追忆当时的情景：我拔腰刀时，康熙到底瞧见了没有呢？”

冰冷的雨水浇得他全身湿透，衣服都贴在肉上，一阵风吹过，他打了一个哆嗦，“万一他瞧见，又装作没瞧见呢？”他不敢往下想了，折身向景运门急走过去。穆里玛早在那里候着他，见他过来，没好气地问：“你到哪儿挺尸去啦？都听到了些什么？”讷谟只吁了口气，摇头道：“雨太大，又有雷声……好像是说姓魏的小子从驾有功，晋了个三等侍卫。”

穆里玛眼珠子转了转又问：“都有谁在？”

“看不清楚，”讷谟摇头道，“见有两个人，一个是熊赐履大人，还有一个躲在烛影后边，恍恍惚惚的。”穆里玛道：“你就在这守着，不信他们不打这儿过！我去禀告中堂。”

讷谟口里答应“是”，待穆里玛一去，便带了众人到乾清门东的几间配房里躲雨去了。他并不是累，也不是怕冷，一是心里生气，二是他也实在怕再见到方才那二位大臣——方才他欲行刺康熙时，就曾瞧见熊赐履和魏东亭出来，才急中生智，解下油衣给康熙披上的。闪电下，魏东亭的那副架势至今还在他眼前晃动。他实在怕再见到他们。

约莫一个时辰后，雨小一点了，穆里玛走来唤他：“走吧，中堂在家里等着回话呢！”讷谟说：“他们还没过去嘛。”穆里玛不耐烦他说：“不用等了。中堂已经知道都是谁了！”

回到鳌府，鳌拜、班布尔善，济世、塞本得，葛褚哈、泰必图、阿思哈等人正在后花厅里坐着，有的捧着茶杯吃茶，有的拿着烟袋吸烟，满厅里云雾缭绕。

见他叔侄进来，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仍是鳌拜先开了口：“这么大雨，皇上召见姓魏的，说了些什么啊？”

穆里玛回头看讷谟。讷谟心里七上八下的，停了好一阵子才回道：“没什么大事，好象说因他从驾有功，升迁为二等侍卫……”

鳌拜感到有些意外，便又追了一句：“他们别的没讲什么？”讷谟摇头道：“听不清楚，不像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鳌拜点头道：“嗯，你们也坐下吧。”

班布尔善捧着水烟袋摇头道：“这事一定与中堂有关。”他笑了笑，扫视一眼屋里的人，接着道，“咱们倒不妨来揣摩一下，黑天没日头，叫上熊赐履、索额图召见一个包衣奴才，老三也实在大煞费心思了。”

一句“老三”叫出了口，座中人无不变貌失色，连鳌拜也觉得很很不习惯。讷谟惊骇之余，反倒舒了一口气，他今晚在文华殿前行刺康熙，并未得到鳌拜的首肯，实在是当时条件太好，灵机一动陡起的杀心，并未思及后果。现在班布尔善的一句“老三”出口，他便明白，这也不过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宽慰之余又感到奇怪，这班布尔善自己便是皇室宗亲，皇帝完了，他有什么好处，何苦也泡在这性命攸关的事儿里头？

见众人并无反应，班布尔善索性放肆他讲起来：“自古致危之道有三，中堂具而备之，如不早作打算……”

“老兄，”济世放下鼻烟壶，欠身说道：“请道其详。”

班布尔善见鳌拜一声不响，专心聆听，便接着道：“功盖天下者不赏——并不是不想赏，实在是无物可赏，只好赐死；威震其主者身危——其实只要内心相安，也就可以不危。臣强而主弱，就难得相容了；权过造比者不祥——是遭了造化的忌，权柄越过了主子，主子便要除掉你。”

旁坐的泰必图暗暗佩服：“这老儿读过几本书，肚里有货儿。”却也被他这句话吓得狂跳几下，脱口而出问道：“难道就没有解救之法？”

“有啊，”班布尔善冷笑一声，“解兵权，散余财，辞官爵，返故里，可保为富家翁。”

“这只能保得一时，”济世摇头道，“过不上一年半载，不知哪一位大老爷兴起，列你几条罪状，不死也得流放到乌里雅苏台！”

“依你二位的话，”鳌拜冷笑一声道，“兄弟只好坐而待毙了！”

班布尔善接口便道：“坐则待毙，不坐便不毙。”

鳌拜道：“好！怎么个‘不坐’法？”

班布尔善来到桌前，提笔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字，攥起手来道：“兄弟已有良方，诸位也请各自写了，大家再伸出手来看。”

鳌拜率先起身接过笔，不假思索地在左手心一挥而就，绷着脸坐下，接着几个人也都次第写了。轮到泰必图，先在左手心抖抖索索写了一个字，想想不妥，又左手提笔在右手心写了一个“+隐”字方才将笔放下。

九个人一齐凑到灯下伸出手来，却见一色儿都是“杀”字，不由得相视一笑，鳌拜顿觉得精神一振，大声吩咐道：“摆酒！”

班布尔善忙道：“+惊动的人多了！不如叫贵府戏班子来演唱一番，咱们只管喝茶议事。”

这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议事会，西花厅外是淅淅大雨，疾雷闪电不时划破夜空，隔岸的水榭上铮铮嘣嘣的琵琶声和着清脆的歌声，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屋里众人还不时地被妖柔的曲调声所吸引：

……多亏了散宜生定下了烟花计，

献上个兴周灭商的女妖娃。

一霎时蛟龙挣断了金枷锁，

他敢就摇头摆尾入烟霞……

济世翘着二郎腿一摆一摆地拍着板眼，听到这里，不由叹道：“这调子虽俗，说得可也真切到了十分——蛟龙挣断了金枷锁，好！”

“贴切之至，”班布尔善点头道，“只可惜当今再定‘烟花计’怕是不成的了。”

穆里玛嘿嘿一笑说道：“老三才十四，怕还不懂风月呢。”

鳌拜瞪了他一眼：“你除了通风月，还知道什么？”穆里玛红着脸一声不敢言。班布尔善见他脸色尴尬，便道：“不要听戏了，咱们赶紧议正经事吧。”

济世咳了一声，笑道：“班公方才论述了‘三危’，兄弟听了真有点毛骨悚然。既然我等所见略同，请班公再讲讲怎样着手吧！”班布尔善道：“无外乎‘废、毒、禅’三个字。穆里玛想了想，扑哧一声笑道：“废和禅还不是一码事？”

“岂止不同？”班布尔善笑道：“差得简直太远了。‘废’与‘毒’之后，所立的仍是爱新觉罗氏；‘禅’就是禅让。到那时，鳌公就得出来收拾残局了。”鳌拜连忙起身对座中诸客团团一揖，道：“实因当今圣上昏幼无知，受蒙于群小，见忌于功臣，鳌拜欲行大计，并非为我一姓一己之荣。愚以为‘禅’字可以免议。况且，鳌拜世受皇恩，于心何忍？”

济世朗声说道：“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中堂不可操妇人之仁，误了天下苍生！”鳌拜转身盯着班布尔善道：“自古龙凤有种，鳌拜德薄能鲜，出身微末，还是我们公推一人为主好些。”

班布尔善见他如此装腔作势，生搬硬套三国，暗中好笑：“陈胜为王。曾云：‘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今中堂之处境退则不生，进则可成，并无抉择余地，况中堂总揽朝纲，天与人归，又何必疑虑重重！”一番慷慨陈词，说得人人精神抖数，鳌拜也听得入了神。

穆里玛一想到鳌拜登宝，自己起码能弄个郡王，觉得浑身燥热，将袖子一挽，先说了一声：“好！”但见鳌拜不动声色，倒不敢再接着胡说了。

鳌拜不吭声，算是默许，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禅”。此时人们才意识到，班布尔善确实是久已蓄谋，胸有成竹，都佩服他的工于心计。

班布尔善朝泰必图点头笑道：“这也罢了，不论用什么法子，成功便好，就眼前而论，我以为要急办三件事。”鳌拜忙道：“请讲。”

“第一，”班布尔善眯着眼，伸手屈下食指，“中堂可修书三封，分寄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微露对朝廷不满之意，点到即可，不必深言。”他慢慢屈下中指：“其二，巡防衙门掌着禁宫外守卫大权，还有九门提督吴六一，要派妥当的人去收买他，即使不能为我所用，能守中立

便好！再其三——”他又屈下拇指，“乾清宫是老三处置军务、政务重地，宿卫侍臣，一定要派最靠得住的人去。”

济世柑掌而笑，说道：“可谓神算无遗！有此三条，不论大事缓行急行，大权在握，胜券可操。”

“至于，‘大事’如何着手，还需再议，今晚是难以说完的了。”班布尔善说罢目视鳌拜。鳌拜会意，便向厅前临水一边推开了所有窗子，亲手卷起了湘竹长帘。

十八 皇恩重侍女明心志 友情厚铁丐逢圣君

康熙由太监张万强和侍卫孙殿臣护卫着回到养心殿，早有苏麻喇姑冒雨接了。想起方才情景，康熙有点后怕，又颇有点得意。紧张、兴奋、焦躁，激动，各种情绪在心中搅动，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俱全。苏麻喇姑为他除了冠服，只穿一件石青夹纱褂，上面缀着白檀马尾钮带，顿时觉得身心舒展了不少，跟着凉鞋踱了几步，躺倒在软榻上，头枕双手。目光炯炯地望着殿顶的藻井出神。

苏麻喇姑在一旁看着，心想：“十四岁的人，便这等深沉老练，多亏伍先生教授有方……”她也站着出了一会神，连康熙唤她也不曾听见。

康熙正要再叫。却见苏麻喇姑上身穿着太后赐的杏黄坎肩，荷绿色长裙，在微红的宫灯下显得格外风姿绰约，神态俊逸。手里摆弄着素红纱绢默默沉思，俨然一枝临风芍药，不禁看呆了。他第一次想到，这个平日冷峻泼辣的女郎，有时竟也如此温柔可人：“我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为什么不可以……”想到这里，康熙觉得心跳气喘，又轻声叫道：“苏麻喇姑……”

苏麻喇姑一怔，回身走近康熙，问道：“万岁爷，是不是有点冷？”说着顺手拉起一床夹被要给他盖上，康熙却轻轻地推开了，热烈地注视着她，说道：“阿苏，你坐这儿。”

那灼热的目光，任何人都会明白它的意义。苏麻喇姑顿时慌得心怦怦直跳，低声说道：“奴才不敢……”康熙一把拉过她的纤手，轻轻抚摸着道：“这里没人，你只管坐下。”

苏麻喇姑既不能嗔又不能躲，张惶地四面看看，宫女们早已躲得远远的了，只好红着脸挨着康熙身子坐下了。

好一阵两人都没说话，只听殿外的雨刷刷地下，铁马在风中叮当作响。康熙拉着他的手坐起身来，轻声问道：“阿苏，你在想什么，”

苏麻喇姑这时已镇定了许多，略顿一下答道：“奴才在想一直诗。”“哦？”康熙坐直了身子，“你倒吟给朕听。”

苏麻喇姑略一沉吟，低声吟道：

去去复去去，凄恻门前路。

行行复行行，辗转犹含情。

含情一回首，比我窗前柳，

柳北是高楼，珠帘半上钩。

昨为楼上女，帘下调鹦鹅。

今为墙外人，红泪沾罗巾。

墙外与楼上，相去无十丈。

云何咫尺间，如隔千重山！
悲哉两泪绝，从此终天别……
别鹤空徘徊，谁念鸣声哀？
徘徊日欲晚，决意投身返。
手裂湘裙裙，泣寄稿砧书。
可怜帛一尺，字字血痕赤。
一字一酸吟，旧爱牵人心。
愿作罗藤枝，攀树死不休。
死变无别语，愿葬君家土。
倘化断肠花，犹得生君家！

康熙原是满腔的爱恋情思，竟被这首诗洗得一干二净。他松开了手，起身来望着殿外凄风苦雨，不禁黯然泪下，良久方问道：“这诗是哪里听来的？”

苏麻喇姑嚅了一下才道：“伍先生说这诗见于《永乐大典》，题目‘李芳树刺血诗’，无出处，也没注朝代，李芳树其人无传无记，只是缠绵悱恻，千回百折之情思，颇能动人心肠。”

“伍先生的高风亮节，实在令人敬佩。”康熙叹道：“听你所言，象是倾心于他，能否从实对联说说。”苏麻喇姑红着脸不言语，半晌才道：“奴才并无自择之权，惟圣命是听。”康熙点头叹道：“方才是朕失态了，一旦为朕所幸，你和伍先生都会遗憾终生、岂非朕之罪孽——不过这种诗格调过于凄怆，非福寿之语，你也不必常吟才好。唉……”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长叹了一口气。

苏麻喇姑屈身跪下道：“万岁爷德高如山恩深如海，只是奴才身在旗籍……”

“哦，不必说了。”苏麻喇姑尚未说完，康熙便摆手让她起来，“祖宗旧训，也并非不可改动。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不是汉人，他不是也做了额驸！自今而后，你就叫婉娘好了。这是汉人的名字。”此时，苏麻喇姑真是感激涕零，“奴才纵然粉身碎骨，也难报答主子恩典。”

“这事儿暂放一下吧。”康熙忽然想起，说道：“朕还有一件差使要你去办。”苏麻喇姑一听有正经差使，便欲跪听，康熙笑道：“不用这些规矩了。跪来跪去的，怎么说事情？”苏麻喇姑抿嘴一笑立起了身子。

康熙端起桌上凉茶喝了两口说：“马上又要开科了，听伍先生的意思还要应试。你要想法子劝阻他；鳌拜他们正在寻访他，撞到网里不是玩的。”他顿了一下，又笑笑道：“话总要婉转些，又不能露朕的身份，好在他还是听你的。”苏麻喇姑忙敛衽答道：“奴才尽力办去就是。”

两人正说话，却见张万强进来，请了安道：“太皇太后已启驾过来了！”

康熙瞟了一眼自鸣钟，已到亥初，忙道：“这么晚了，天又下雨，有什么要紧事，”张万强道：“雨小些了，方才慈宁宫赵秉正打发小大监来传过懿旨，奴才不知为何事。”

康熙忙赶出门来迎接。早见雨地里两行玻璃灯渐渐走近，苏麻喇姑掌好黄绢油伞双手擎着，站在康熙身后迎驾。

太皇太后颤巍巍地扶着两个宫女肩头进殿坐下。康熙施年随：“请皇祖母安！——皇祖母有何吩咐，只管传叫孙子，何必亲自走来？”太皇太后笑道：“整整一后晌没见到皇帝，心里惦记着，又听说皇帝夜里还在文华殿办事儿，任凭再关紧的事，身子骨儿是要紧的——晚膳可进得好？”

苏麻喇姑忙跪下道：“回老佛爷，万岁爷今晚进了两碗碧粳米膳，一块春卷儿，进得香！”太皇太后呵呵笑道：“好，起来吧！皇帝如若进得不香，你只管叫人到我小厨房让他们现做。”苏麻喇姑笑着回道：“奴才记下了。”

康熙接着太皇太后的话道：“方才在文华殿召见了索额图，熊赐履知小魏子，已晋封小魏子为三等侍卫。”

大皇太后点头叹道：“索额图和熊赐履都还罢了，小魏子也是个有良心的——只是据我看，皇帝你还缺着一个人儿呢！”

康熙心中一动，忙赔笑道：“求老佛爷明示！”太皇太后说：“你怎么就没想到重用九门提督吴六一呢？”

“吴六一！”康熙一听这个名字。心中豁然开朗。在京城，九门提督只是个从三品，秩位并不高，但这个职务，统辖着德胜、安定、正阳、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和西直门的防务，最是紧要不过。吴六一自号“铁丐”，素称京华“怪人”，一般的王公大臣都不敢招惹——这人如能笼在袖中，擒鳌拜便添了五成把握。康熙不禁说道：“好！”又迟疑道：“只是如今局面如此纷乱，万一他与鳌拜……”

“那不会！”太皇太后收敛了笑容，“这人不会轻易膺混水。他恩怨心重得很，鳌拜和他同列入关，只因占了个满籍，名分比他高出了一大截子，他心能服？讷谟上回犯夜，叫他拿住打了二十板子才放，这件事轰动了北京城，怎么你这做皇帝的竟一点也不知道？”

听太皇太后责备下来，康熙忙躬身答道。“老佛爷教训极是。不过——”

“你给他恩典，他自然听你的！”不等康熙说完，太皇太后便截住说，“你父亲压他官秩、就是留着叫你用的！”

“是！”康熙恍然大悟，“明日就下诏，叫他做兵部侍郎。”太皇太后忍不住笑道：“越发悖谬了！不做九门提督，你要个兵部侍郎派什么用场？”

康熙顿觉为难，茫然道：“那……怎么办呢？”

“我说个方儿，管保中用。”太皇太后换了口气，和颜悦色他说道：“你下个诏儿，从天牢里放了那个查什么来着？”

“那个人叫查伊璜！”侍立在旁的苏麻喇姑早已喜形于色，脱口而出，“老佛爷真是点石成金！”

“对，查伊璜。”太皇太后笑道，“叫姓查的去说，比圣旨还灵呢！”

“傻孩子，你不明白其中原因。”见康熙如堕五里雾中，大皇太后又疼又爱他说，曼姐儿知道，叫曼姐儿办吧。”

康熙点头道：“成，就叫苏麻喇姑办这个差。”

“奴才领旨！”苏麻喇姑笑盈盈跪下叩了头，道：“依奴才看，明儿就叫小魏子去会查伊璜，火情做给小魏子，好么？”

太皇太后笑道：“这就是了。唉，我听宫里人兑，近来学业长进了，皇帝近日口里都换了词儿，连那些个翰林们都服气，都学些什么功课。那个伍先生怎么样？倒难为了他教！”

“皇祖母挂心，”康熙笑道，“孙儿近日学业是有些长进，除伍先生外，熊赐履也常讲一点书，四书已经讲过读完了，每日都是按索额图订的谱儿，孙儿逐条请教。伍先生批讲，又快又得益！”太皇太后笑道：“这就好，不过四书里头有孟子呢！听人家说，这个人损得很，老说皇帝坏话，可是真的？”康熙正色答道：“孟子所言，是为君之道的正理，都是要紧的。伍先生不知孙儿的身份，讲起来没顾虑，孙儿常听得出汗。孙儿就没听过哪家大臣敢当面说‘民命重于君命’这样的话。”

太皇太后笑道：“你爷爷、你父亲都是教人读《三国》，那书虽好，可我总瞧着有点调唆着人不安分的味儿，如今也该学点正经学问了。”

康熙笑了：“皇祖母说得对。这正是‘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看起来，老佛爷也是圣人！”太皇太后笑着又絮絮叨叨地安排了好一阵子，才启驾回慈宁宫去。

康熙对吴六一的事心里不踏实，笑问苏麻喇姑道：“哎，方才太皇太后说吴六一、查伊璜的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苏麻喇姑笑道：“姓查的是吴六一的大恩人，万事都听他调遣！”

见康熙半信半疑，苏麻喇姑便对他慢慢他讲了起来：“被关的这个查伊璜是福建海宁人，也是世家出身，在顺治爷时期当过孝廉，年轻时也是个眼高心大的。那年隆冬，海宁下了一场大雪，他带了四五个僮仆挑着酒食野游，到一个破观子里头看雪赏梅，却见大殿前头有一个石瓮大的古钟，旁边有一行脚印被雪盖了薄薄一层，钟上的雪也嫁被人撞动过……”

“大雪天，谁到钟跟前做什么？”康熙问道。

“是啊，查伊璜觉得奇怪，便到跟前俯身瞧钟底下，只见里头有个竹筐子，感到奇怪，就命那几个随从合力去掀。”

“装的什么？”

“不料掀了半天，几个人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就是掀不动，那钟恰如生根一般，查孝廉心里更觉奇怪，索性独自坐在廊下饮酒观雪，他想看看究竟是谁来取竹筐，”苏麻喇姑平静他说着，好像自己也身历其境。康熙也听得入神，“约莫过了小半个时辰，雪地里来了个讨饭的，不过二十上下年纪，把要来的一堆干粮放在钟旁，一只手掀起钟来，另一手抓着干粮放进筐里，往往返返五六次才放完，然后扣起钟就走了。“过了一会儿，这个乞丐又来了，旁若无人地坐在钟前雪地里，掀起钟拿块干粮就啃，吃完再掀再拿，像開箱子那么容易。”

“这真是奇人奇事。”康熙听呆了，惊叹他说。

“是啊！”苏麻喇姑道，“查伊璜大吃一惊，这个人怎么有这么大的神力呢，便亲自来到了他的跟前，在背后冷丁说了一句‘这等一个好男儿，为何要行乞呢？’

“那乞丐回头看了一眼查孝廉，边吃边道：‘好男儿不做英雄，宁为乞丐！’

“说得好！”康熙惊叹道：“后来呢？”

“查孝廉猛然心动，长叹一声道：听得人言，海宁城有一乞丐，手不拖杖，口若衔板，破衣如钅，三餐不饱而无饥寒之色，人称‘铁丐’的，可是你么？”

康熙此时猛然醒悟道：“原来吴六一号称‘铁丐’，得之于此！”

“那人直：‘是，我就是铁丐吴六一。’孝廉又问：‘能饮酒吗？’”

“铁丐哈哈大笑道：‘不能饮酒，算什么大丈夫？’”

“于是孝廉就邀他到廊下，二人对座而饮。孝廉喝一杯，铁丐喝一碗，直饮了三十多回合，铁丐面不改色，查孝廉已大醉，只说了句：‘好一个铁丐，你真是海量！便扶醉而归。’”

“这查某也真豁达！”康熙赞道，颇有钦羡之意。

“当晚酒醒，查孝廉忽然想道，天气如此严寒，怎么就没有邀铁丐来家避雪，赶紧命人把自己的狐裘和袍子送到观庙里去，那铁丐欣然接受，也不感谢。

“第二天下午查孝廉去拜访铁丐，见他依旧赤足露肘，便惊讶地问：‘我送你的袍子和狐裘呢？’

“‘换酒吃了’，铁丐淡淡一笑，‘一个讨饭的要那么好的衣服有什么用处？’”

“孝廉听了更觉此人不可等闲视之，仔细询他的出身，才知这铁丐原也是世家子弟，父亲吴道大是前明的观察，死后家道败落他便沦为乞丐，游遍天下。闲谈中，吴六一谈论起江南山隘河道形胜险阻、安营下寨，用兵布阵，头头是道。

“查孝廉不禁大惊，道：‘吴贤弟，我错看了你！你是海内奇杰，拿你当酒友，真是失敬失敬！’

康熙听至此，觉得周身热血奔涌，兴奋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后来，查孝廉就吴六诣•到家里，每日上宾相待，说：‘贤弟乃蛟龙，暂且在我这小池里待些时。方今天下大乱，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

“查孝廉也算得上是一位英雄，没有英雄的慧眼哪能识得真正的英才！”康熙道：“后来又怎么样了？”

“我大清天兵入关，洪承畴打到浙江，查孝廉资助铁丐盘缠，让他投了洪承畴。他直从福建

打到广州，血战百余阵，功劳并不次于鳌拜。先前听说做过一次循州知府，后来才晋升为九门提督。”

听至此，康熙才舒了一口气。又问道：“那姓查的怎地又入了狱呢？”

“吴六一发迹之后不忘查伊璜的大恩，派长差至海宁寻找查孝廉，才知道查伊璜家遭了兵灾，穷病潦倒，以卖字为生。吴六一当即赠金三千两，帮助查孝廉恢复家业。那查孝廉在铁丐花园游赏时，偶然夸了一句园中的假山，第二天铁丐就命人拆掉，用兵舰直送海宁。万岁爷想想，这是何等的情分！”

“他是一个知府哪来那么多钱？”康熙惊奇地问道。

苏麻喇姑笑道：“主子偏爱盘根问底儿——羊毛出在羊身上，打仗年头，哪个带兵将军不是金山银海！”

康熙点头道：“你且说说姓查的入狱这件事。”

苏麻喇姑笑道：“也是命里该当，有个叫庄廷龙的人，闲着没事弄来一本前明的什么《朱相国史概》的书。写序的人想着查孝廉的名气大，不言声地把他的名字也署了进去，顺治爷查究这本书时，就将他抓了起来。”

“哦！”

“吴六一听说这事就慌了手脚，请了一个姓何的先生，是个大手笔，给他写奏折。一个月连上了七折，非要用自己的官职换查孝廉一命不可。瞧着洪老头的面子和这吴六一的功劳情分，顺治爷才免了查伊璜一死。”说至此，苏麻喇姑一笑，“万岁爷您若把查伊璜放出来，吴六一能不感激报恩么？”

听完这个故事，康熙陷入了沉思，久久没有说话。

十九 结同心矢忠保君主 邀挚友大义除奸佞

魏东亭从索额图府议完事出来，已是子夜时分，此时风停雨住，偶尔月亮从云缝中洒下一片清光，照着阒无人声的街巷，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三人密议结果，组织布库少年、动手擒鳌拜的差使自然落到了他的身上。他想到自己就要为圣上效忠，顿觉得浑身是劲。可是想到鳌拜的势力遍布京华，心里又是一沉：究竟该挑选些什么样的人？他心果正在从认识的熟人中一个个掂量着想想他们的人品才能，长处、短处，一下子列了好多人，有孙殿臣、张万强、赵逢春、狼谭、明珠……不知不觉，竟放辔来到了西直门东北的苇子巷，他忽然想到此地离悦朋店不远了，倒不如去会会何桂柱，连夜将他带走。他如不肯，也只好灭口了事。

他不敢多想，拨转马头猛加一鞭向悦朋店急驰。刚穿过巷边一大片苇子坑，迎面来了一队巡夜的，打着灯笼远远喊道：“前面谁在骑马？下来！”说话不及，那群人已打马赶了过来。

见魏东亭穿着三等侍卫服色，那群人倒也不敢怠慢。为首的走上前来扎了一个千说道：“标下给大人请安，敢问大人深夜何往？”

魏东亭正待要答话，却多了一个心眼儿，说道：“兄弟是内廷侍卫，刚从鳌中堂府上议事出来，随便走走。”那巡夜的笑道：“对不住大人，兄弟公事在身，请大人明示执照，才好放行。”魏东亭听来人口音似有几分熟悉，越发警觉，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到鳌中堂府办差，你

等竟敢如此无礼么？”

那人冷笑道：“此京城乃是天子的。就是鳌中堂亲自来，也须要验明执照才好放行！”

魏东亭正待发作，借着灯光一看，站在前头不是别人竟是自己昔年在喀喇沁左旗结拜的兄弟穆子煦，忙翻身下马，哈哈大笑道：“兄弟，你要拿我！莫非请我吃狗肉呀？”

穆子煦诧异地走上前来，闪眼却是魏东亭，将马鞭子一扔，翻身就拜：“原来竟是大哥！你叫我们想得好苦。”魏东亭忙抢上一步挽起，问道：“犟驴子和老四呢？”人丛中那两个听到问及自己，早已扑了过来，拉着手又笑又跳。

原来在喀喇沁时，这穆子煦是当地有名的马贼头儿，因带着几个无赖偷吃了魏东亭的爱犬，魏东亭寻上门去，几个豪客正大嚼狗肉，却都不认识他，还请他同坐共享。魏东亭喜爱他们豪爽，便索性出钱沽了一大坛子酒，长夜共饮，后来便结拜为义兄弟。因魏东亭身份贵重，谁也不好意思居他的长，就共同推他做了“大哥”。

这一别多年，魏东亭乍见了他们，心中如何不喜！乐了一阵子，便问道：“你们几个怎么也到京里来了？”

郝老四笑道：“大哥是知道的，咱兄弟没家，哪有饭吃便上哪儿去。那年你到热河不久，喀喇沁圈起地来，老百姓逃得个精光，咱哥们留着喝西北风，赶到热河投奔你呢，又听说你已来到京里。我们一商量，又赶到京里来了……”

“难为你们这么远来。”魏东亭心里很受感动，“怕有三千多里罢？”

犟驴子笑道：“咱们专做没本钱的生意，怕什么路远！”魏东亭听了不觉失声大笑。

穆子煦笑问：“大哥前头不是在内务府当差。怎就这么得意，又是皇上的侍卫，又是鳌中堂府里的？”魏东亭嘻嘻笑道：“给皇上当差是真的，说鳌中堂是想抬个大门头儿吓你们一下呀！”

“喏，差点误会了！”犟驴子道，“岂知你越说是从鳌拜那里来，越要难为你一下呢！别瞧着兄弟们寒碜，一朝权在手，便要收拾人！”

魏东亭心里猛地一动：“正愁寻不来人呢！这倒是几个好手，都是无家无业的亡命之徒，”遂笑道：“这里满共几位兄弟？哥哥我请客！”

穆子煦笑道：“总共十二——兄弟们，来见过魏大人！”

那九个兵见是他们头领的结义哥哥，又是如此人物，忙一齐过来请安：“要魏大人破费了！”魏东亭笑道：“那也未必就是我破费。悦朋店老板是我朋友，咱们趁夜搅他去！”

一行人方进胡同，远远瞧见七八个人打着灯笼，架着一个人。这些人见他们过来，犹豫了一下，便拐进小巷向东去了。魏东亭心里有事，格外留神，急忙把穆子煦叫过来，低声吩咐了一句。穆子煦转脸大喝一声：“前面什么人，站住！”那伙人慌乱着走得更快了。

穆子煦吩咐道：“三弟、四弟，你两个骑马从北面绕过去堵住那头，我们从这边两头挤，看他狗日的跑到哪里去！”魏东亭说声：“我也去堵。”便与犟驴子郝老四打马而去。

那伙人听得马蹄声急，赶忙拔腿飞奔。刚刚来到得巷口，魏东亭三骑也到，横马拦住去路。犟驴子不由分说，朝前头一个兜头就是一马鞭子，口里骂道：“畜牲！聋啦！”魏东亭闪眼瞧时，不禁暗叫一声：“糟糕！”那被麻绳绑得结结实实、口里塞着抹布的正是何桂柱。

为首的是个黑大个子，发辫盘在脖子上，腰间悬着刀。其余一色都是海青衫，走在前头的人被一鞭打得血流满面，黑大个子顿时大怒，正要发作，却听魏东亭在马上冷冷问道：“你们是什么人？绑了人哪里去？”

黑大个子见魏东亭一身侍卫服色，又瞧穆子煦等从后头赶了上来，情知来硬的不成，急趋上前打了个千儿道：“在下刘金标，现在班布尔善门下当差——这人名叫钱子奇，是班府奴才，因偷了东西私奔，主子让我们出来查访，不防正撞上了……”

魏东亭见他信口雌黄，便知也是个江湖老手，冷笑一声道：“有执照吗，”黑大个子忙

道：“出来太急，没带。大人如不相信，请随小的到班大人那里一问便知；再不然，小的派人回去取来也成！”

“没有顺天府执照，就是犯夜！”魏东亭大声喝道：“弟兄们，拿下！”

“扎——”穆子煦一声答应，一摆手，十几个人掣出刀来呼啦一声围了过去便要动手。刘金标一凉之下，倒变得强硬起来，双手一拱说道：“标下斗胆，请教大人尊姓台甫。这人实在是我府家奴……”魏东亭断喝一声：“我们是奉谕行事，谁听信你胡言乱语！明儿你自去巡防衙门分说！”

刘金标“刷”地抽出腰刀，恶狠狠地道：“那就休怪小人无礼了——”却不料，穆子煦已抄至身后。他做贼出身，脚步奇轻，刘金标竟毫无知觉，他只觉膀子电击般一麻，已被穆子煦摘脱了臼，穆子煦一手反拧住他的手臂，另一手将匕首在他脖子前来回比试着：“还敢无礼么？”郝老四、骡驴子抢前一步，推开绑架何桂柱的人，一把将店老板拉了过来，却不知魏东亭要这人做什么，也不松绑。

刘金标被解除了武装，嘴却依旧很硬，梗着脖子叫道：“你有种就杀了老子！”

骡驴子气火了，大声道：“老子杀的人还少了，就再添你一个王八蛋也没关系——”说着，上前一把揪住刘金前胸，笑道：“天儿热，让你祛祛火气！”夺过穆子煦手中匕首就要往他胸膛上扎。

“兄弟！”魏东亭夺得何桂柱，无心把事情弄大，忙止住道，“别弄脏了你的手！”

刘金标见他不敢杀人，索性放泼：“你是哪个庙的神，比班大人还大？”

骡驴子怒极，将匕首朝腰里一插，二指如锥，直插进刘金标右眼里，活生生地把个眼珠子抠了出来。“不给你点颜色，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那刘金标像猪似地嚎叫了一声，挣了一下，被穆子煦在后紧紧卡住，哪里动得！跟来的人见这五官不正的矮个子生性如此残忍，一个个吓得闭目摇头，噤若寒蝉。骡驴子把眼珠子扔给郝老四说：“接着，下酒最好！”又问道：“刘金标，这只眼也送兄弟罢，”刘金标痛得浑身直颤，一句话也说不上，只是闭着血肉模糊的眼睛一个劲地摇头。

魏东亭“哼”地一声说道：“今儿给你点教训，好教你知道，北京城还轮不到姓班的！”将头一摆，押着何桂柱便扬长而去。

魏东亭一行急走了半个时辰方才站住，下马来给何桂柱松了绑，笑着给他掏出嘴里的抹桌布道：“老板，这一次擦干净了嘴，十年不用漱口……”

何桂柱长长透了一口气，跺脚埋怨道：“好魏爷，你闷死我了：怎么不早点给我掏出来，”魏东亭道：“你一嗓子喊出我的名字，那不惹麻烦了，哈哈哈哈哈。”

穆子煦吃凉地问：“大哥，你们认识？”

“岂只是认识，老朋友了。各位兄弟，我来介绍。这位就是悦朋店老板，姓何名桂柱，何老板我们本想吃你的东道来着，不料今夜竟吃我的了！走吧，都到我那去，咱们吃个痛快！”

返回虎痴·魏东亭宅上，已是四更时分。史龙彪和明珠两个因各怀心事，在床上翻来复去正睡不着。老门子上了年纪熬不过困；坐在堂屋角的春凳上睡了。家里仆人给魏东亭开了门进来，也不惊动人，一干人没声儿穿过客厅来到后院，明珠、史龙彪早已起身迎了出来。魏东亭便关照穆子煦说：“这几位兄弟住东厢房。咱们这边来，今夜睡不成了，大家吃酒闲谈吧！”当下便引着他们进了西屋。

明珠见魏东亭身着崭新的三品武官服色，在灯下耀得眼亮，钦羡地道：“哥哥一夜便连升三级，小弟合当祝贺。”众人这才瞧见魏东亭今夜装束端地鲜亮——红珊瑚顶大帽子，补褂下金线宫制江牙海水，石青袍子后面悬着搂金嵌玉的一柄长剑，浑身上下一崭新，煞是英武。

魏东亭给大家瞧得不好意思，双手解下宝剑说道：“这是圣上亲赐小弟的，不敢独享，诸位也开开眼。”骡驴子性急，上前便要拔出观赏。魏东亭却庄重地将剑举过头顶，然后放在桌上，

退后一步，又躬身一揖。众人见他如此恭谨，不禁肃然。

明珠上前捧起宝剑端详，便抽了出来，刚出鞘便觉寒气逼人，晃一晃，照得满屋亮闪闪的。明珠失惊道：“此乃太祖身佩之剑，如何有缘到哥哥手中，此乃非常之恩遇也！”魏东亭按捺着激动的心情，将文华殿康熙赠剑的情形详细告诉了大家，说到最后已是泪光晶莹：“圣上今以此剑赐我。正是要我建勋立功。圣上以国土待我，我即以国土报之。魏东亭纵碎尸万段，也要报答此知遇之恩！”

“一将功成万骨枯！”史龙彪叹了口气，弦外有音地道：“你们求功名的人，心思究竟和百姓不一样。”

大家正沉浸在一种虔诚、肃谨、感恩的心情中，听得此言不禁愕然。

魏东亭想，这倒是试探史龙彪的极好机会，遂笑道：“老伯，您瞧着我是见利忘义之辈么？”

史龙彪心情十分复杂，打火点烟抽了一口，半晌叹道：“倒不能这样说，满州人入关，老百姓日子一点也不见好，你这里讲大丈夫遭际不凡。可京西人市上头插草标卖儿鬻女的有多少！真可叹哪！”

“老伯说的是实情，”魏东亭心情沉重他说道，“但谁使他们抛井离乡落到这般下场呢，皇上今年还不足十五岁！”

史龙彪没有出声，魏东亭心知这话已经点到穴位，接着道：“从顺治四年圈地，到康熙这几年又圈又换，天下苍生冻饿而死的不知有多少，老伯您不说我也知道。去年我随皇上去木兰围猎，一路上收了几十具饿殍尸体，皇上难过得掉泪，命人收葬。说：‘这都是朕失政所致……’”他瞥了一眼史龙彪，接着道，“我们还看见一父一女，那孩子饿得面色青白，头上插着草标，见我们走近，以为是买主，又惊又怕，浑身抖着扑到老人怀里，嘶哑着声儿哭‘爹呀，别卖我，我会织草席、会烧饭，我讨饭、当童养媳都……行……爹呀……你不心疼我啦……，一边哭一边抓打老人……皇上当即拿了二十两银子赏了他们，眼睛看都不敢看他们……这能说皇上不恤民，心地不仁么？”听到此处，史龙彪也不禁动容，旋又勉强问道：

一边下诏禁止圈地换地，一边朝臣又在大圈大换，这算个什么意思？”

“对，是这样的。”魏东亭道：“这便是今夜皇上召我的真旨，皇上说归说，臣于仍照老样做。天下哪能太平，”

魏东亭瞄准了史龙彪外刚内柔的耕，一点也不客气地痛下针贬：“老伯任侠仗义，纵横江湖几十载，号称铁罗汉，是顶尖儿的好汉子，恕小侄冒犯，不知老伯到底曾救过几万人？”

这句话说得很重，众人正担心史龙彪受不了，魏东亭却提高了嗓门：“这不是杀几个贪官的事，也不是复辟明室的事。现皇上决意更新政治，夏苏民生，而内有权臣，外有藩镇竭力阻挠，皇位都坐不稳，性命也无保障——”说至此，魏东亭忽向史龙彪一揖拜倒，扬声问道：“即以小侄如今的处境看，敢问老伯当何以处之，是助皇上？还是鳌拜？吴三桂？或是别人？”

史龙彪早又愧又窘，忙双手挽起魏东亭：“贤侄不必说了。我枉自活了五十年，并不明理！”红着脸坐下叹道：“实不相瞒，我与鉴梅进京寻你，原为做一番复明的事业。如今人事俱非，鉴梅在鳌府做了丫头，与我也常常见面……只是……”

“哦！”明珠忽然失口叫道：“我明白了，老伯原是为南明永历入京来的——”

“禁声！”魏东亭低声喝止，“哪有这话，永历早死了！”

“明珠说的不假，你也不必掩饰。”史龙彪苦笑道，“说难听点，算他一个坐探。今夜听了你一番理论，我才明白，永历比起康熙，连条蚯蚓也不如！”

“咱们不说这些了。”魏东亭道，“老伯英风盖世，如遇明主，一生事业还长呢！”

穆子煦，郝老四、骡驴子和史龙彪几个聚在灯下赏剑，明珠心里仍激动不已，端起不杯洒，头一扬饮了下去，在厅内踱了几步，口中微吟道：

风云会龙泉，有剑何灿然！

断得天河水，甘霖洒人间。

魏东亭不禁笑道：“兄弟好大志气！”

明珠已有醉意，大笑道：“若论兄弟才资，虽不及兄，也算说得过去的了，只是空怀报国之心罢了。时乎，命乎！”他已有狂态，眼中流出泪来。史龙彪、穆子煦，郝老四受到这种情绪感染，黯然不语；犟驴子只知道风高放火、月黑杀人，却不理会这些，自顾饮酒大嚼。

“何必作司马牛之叹！”魏东亭上前轻按明珠肩头笑道：“好兄弟，英雄造时势，事在人为嘛！”众人忽觉他语中有异，一齐转脸瞧他，魏东亭目光闪闪，微笑不语。明珠怔怔地问：“什么时势？”

“诸位，”魏东亭收起笑容，神色庄重他说道，“可愿意跟着我魏东亭取功名么？”

穆子煦笑道：“奔京里来为的就是投靠大哥，有什么不肯呢？”

“既如此，那么！”魏东亭道，“皇上命我选少年有为之士，伴驾习武以备非常之变。今日在座诸位若肯同心办好这差，还怕将来没有立功名的机会？”

穆子煦等三人顿时大喜道。“我们跟着大哥做就是了！”史龙彪也道：“只要用得上，我也能出一把力。”只明珠噤声道：“哥哥我手无缚鸡之力，怎生应付得下来呢？”

“你比我的差使更好！”魏东亭道，“陪皇上在伍先生眼前读书。我来弄这武的。”明珠顿时喜形于色道：“将来兄有寸进，总不忘兄弟提携之情！”

“老板，”见何桂柱坐在屋角不言语，魏东亭笑道，“你在想什么？”

何桂柱闷闷道：“夹尾巴狗，有什么想头？”

魏东亭笑道：“你好大口气，孔夫子也做过丧家之犬！我为老板备资，你与史大伯在西便门外重新开张做生意如何。只是事事得听史大伯和我的调度，自然也还你一个正果！”

“白云观？”史龙彪讶然问道：“那里叫李自成烧成破野庵子了，在那开店，除了庙会有什么生意好做？”

魏东亭笑道：“咱们只做大生意，小生意当个幌子就成！”

一番铺排，众人个个眉开眼笑。何桂柱道：“席已残了，我店后头地下还埋着几坛二十年老陈酿，可惜了，不然大伙今夜都有口福的。”魏东亭笑道：“你以为只有你有好酒，请诸位尝尝我后院埋的老酒吧！”老门子已被大家吵醒，进来侍候。魏东亭吩咐道：“老爹，你带老四他们挖两坛出来，东西屋各一坛。今儿个我要和兄弟们喝个一醉方休。”

二十 惧泄密疑心生暗鬼 用谋权明言议废立

刘金标被人架着回了班府，此时班布尔善刚送走泰必图，见他血淋淋地回来，吓得酒也醒了一半，忙问：“这是怎么了？”

听几个亲兵七嘴八舌地诉说完巡防衙门无理劫人的事，他听过以后倒犯了踌躇。巡防衙门正是他近日极力拉拢结纳的，怎会如此不肯给面子？见刘金标一副惨相，又不好责备，便索性送了个顺水人情：“今儿夜里这事也难怪你们，金标受了伤，先到后头养着，等寻着那小子，我给你们出气。”

他一夜也没睡好，尽在枕上翻烧饼。平时最宠爱的四姨太趴着耳朵劝道：“鳌中堂的事儿，

你操那么多心，值吗，”他心绪烦乱地说：“妇道人家，这种事儿少问！”

没想到这事这样不顺手。他原想拿到何桂柱，审明后再与鳌拜商议办法。不料出师不利，下午截住那个臭进士，莫名其妙地被一个糟老头子搅坏了，晚上去擒何桂柱，偏又被巡防衙门的人抢走，算晦气到家了。

抄苏克萨哈家，意外弄出伍次友的策卷，循名按址找到了悦朋店。班布尔善不相信，一个举子能有这么大的胆，竟在顺天府贡院中大书“论圈地乱国”！没有硬后台，他敢！再说，苏克萨哈搅了进来，越发说明事情不简单。所以，几天来并没有动手拿伍次友，只派坐探扮作酒客将悦朋店监视起来观察动静。不久便发现魏东亭也是那里的常客。他心中暗喜：看来大鱼就要咬钩了。谁知几天之内，不但魏东亭不来了，连伍次友也杳若黄鹤，这就蹊跷得很了。他有他自己的棋，自觉比鳌拜高明得多！事无巨细，但与棋局有关，那就非弄明白不可。无奈之间才决定捉拿明珠、何桂柱，想捞起一根线来。再顺藤摸瓜。可接连出了这两件事，使他觉得似乎还有别人在同他下棋，而且一步步都是先下手，这未免使他暗自心惊。

其实，听了刘金标的遭遇，他心里并不相信是巡防衙门劫了人。那年轻侍卫像是魏东亭，只猜不透这伙巡夜哨兵都是什么人——是扑朔迷离呀——但既无把柄在手，又怎能奈何了这位皇上宠信的近侍？

一夜辗转，好不容易挨到天亮，班布尔善翻身起来便吩咐：“备轿，到巡防衙门！”

行到中途，班布尔善反复思忖，还是不去为好，事情传开了，弄得人人皆知，立时就会谣言四起，于当前景况实在没存好处，于是轻咳一声吩咐道：“回轿去鳌府！”

鳌拜因夜间多吃了酒，仍在沉睡。门吏知道班布尔善是常客，也不禀告鳌拜，直接引他至后院鳌拜的书房鹤寿堂中，安排他坐了吃茶，说道：“大人宽坐，容奴才禀告中堂大人！”

班布尔善随手赏他一张五两银票，道：“费心，其实我没有什么大事，便多坐一时不妨。”那管家谢了赏，诺诺连声退了下去。

呆坐了一会儿，抽了两口烟，班布尔善漫步踱出堂外。这鹤寿堂坐落在花厅之东，临水背风，一道回廊桥曲曲折折地架在池塘中，直通对岸水榭。其时正是伏天，雨霁天晴，骄阳如火，红荷碧叶，柳枝低垂。站在树下观水，说不出的清静轩朗。他正要构思佳句，忽然听得柳荫深处燕语呢喃，听声音象是两个总角丫头在说话。

一个说：“你知道么，昨个素秋大姐姐哭了一夜，今个早起眼眶子红红的，和她说话，有一搭没一搭的，很没有精神。”另一个说：“这有什么稀罕的，老爷子总想欺负她，昨儿又喝醉了酒……我告诉你，昨儿说不定素秋姐姐是为别的事儿哭呢，老爷子这些日子可顾不上想这些心思，那几个大人白大黑夜在这灌黄汤，听人模模糊糊说，商量什么‘费力’的大事情呢！”

另一个格格笑道：“管他费力省力的，关我们奴才什么事。”听到这里，班布尔善脑子里‘嗡’地一阵响，“废立”二字竟已入奴才之口，他不禁怔了：“糟！这里大小人口三四百，传出这些口舌那还了得！”正欲拨开树丛进去问个究竟，两个小丫头却听到人来，一溜烟跑了。

班布尔善正发呆，背后传过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班夫子，流水落花春去也！如今骄阳似火，难为你还有思春之心！”班布尔善回头一看，却是鳌拜，后头一个丫环为他撑着凉伞。班布尔善笑道：“中堂，您酒醒了，一把子年纪，思的什么春哟！”

鳌拜一边笑道：“那也未必尽然，老当益壮，况你尚在壮年呐！”一边伸手将班布尔善让进了鹤寿堂。

二人分宾主坐定，鳌拜皱眉道：“昨夜你们演了一场陈桥兵变，老夫至今心有余悸。静而思之，实在叫人后怕，一夜没好睡，天将破晓才打了个盹儿。”

班布尔善正色道：“中堂！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天予弗取，反受其咎。这可都是拿人头换来的至理名言！是进是退，您可要想清楚了。”鳌拜干笑一声道：“事至于此，可谓覆水难收，不过也有点太对不住先帝了，爱新觉罗氏对我还是不坏的。”

班布尔善听出鳌拜口气中，似乎有怀疑他的意思，淡然一笑道：“我也是宗室！趁着中堂的话，也要讨一点恩赏——事成之后，愿中堂莫学历代禅登之帝，要与爱新觉罗宗室相安到底。否则必致满族内乱，弄到两败俱伤不堪收拾的地步——目下最紧要的还是设法剪除老三，谨守机密待时而动。”

鳌拜狡黠地一笑道：“他还有什么羽翼！苏克萨哈一去，机断之权在我，遏必隆不在话下。”

“明的是没有了，”班布尔善冷然说道，“暗的便很难讲。”

鳌拜忽将身子一探，问道：“谁？”

班布尔善摇头道：“眼下不知，但有几件事令人生疑，愚以为有三个人不可不防，索额图、熊赐履和魏东亭。”接着他便把前段自己私下布置接连失利的情形详细说给了鳌拜。

鳌拜听得很留神，对班布尔善的私下安置，他原来是有些多心的，此时不禁点头称善：“难为你这么用心！看来三个人里头姓索的是主谋，熊赐履出个主意是有的，指望魏东亭护驾也算匪夷所思！不过你这一提，我倒觉得还有一点很蹊跷，老三近来说话动辄孔孟，引经据典的，弄得一班汉人都私下夸他学问大长。上书房周老先生跟我说，除了熊赐履偶尔讲一点，老三在宫中并不读书。这倒怪了，他能无师自通？”

班布尔善没有立即回答，只半闭了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过了一会儿才说：“哎，中堂，我们早就该料到是这么回子事……”鳌拜嗅了一口鼻烟道：“请言其详。”班布尔善正欲答话，却见素秋捧着一盘切好的西瓜进来。

鳌拜看了素秋一眼笑道：“瞧这模样，昨夜又哭了。你放心，我已差人寻你亲爹爹，总叫你父女团圆就是了。”素秋大大方方将盘子放在桌上回道：“谢老爷，这瓜遵照太太吩咐已用凉水冰过了。班老爷，请用吧。”说完，悄然退下。

鉴梅一走，鳌拜便说：“方才的话怎么讲？”班布尔善留神地看看四周，并无人在眼前，这才道：“愚以为十有八九，姓伍的并未出京。”

“哎——你这就未免多疑了！”鳌拜笑道，“那伍次友能有几个脑袋，还敢在此羁留？”

班布尔善道：“不然。汉人中并不都似吴三桂那么下作。”

鳌拜沉思了一下，又问：“那么，足下以为他现在何处呢？”

这正是班布尔善方才深思的问题，他瞟了鳌拜一眼，一字一板地说：“必定藏在哪家大臣府中。如果把他与老三近日学问大长的事连在一起看，那就很有意思的了！”

鳌拜摇头：“太不可信，难道堂堂天子，肯屈尊要一个举人来做老师？”

班布尔善奸诈地一笑：“中堂所言虽然不假，但我听说朝里有学问的虽很多，不是中堂看中便是老三信不过。假如我们设身处地地替老三想一想，与其让您在他身边安一颗钉子，还不如他不要师傅。”

鳌拜将案一拍道：“我非要送他一个师傅，他不要也得要！只是他要弄这点小玄虚有什么用处？”

“岂但有用，”班布尔善道，“简直是绝妙之极！眼下满汉大臣就颇有不少人对老三刮目相看，以为帝心聪颖，不学而知！他要是一代圣君，中堂不就成了权奸了吗，你说这得了不得了？”

鳌拜为了掩饰自己的心烦意乱，取一块瓜胡乱咬了一口问道：“依你看，现在怎么办？”班布尔善道：“现老三势力未成，尚奈何不得中堂，中堂很可以明称圣上，暗修甲兵，笼络朝臣，待机而动。”鳌拜摇头道：“你知道，这种事下手要快最怕慢，慢则有变呐！”

班布尔善笑道：“敌我势均或敌强我弱则宜速决。现在我强十倍，只需戒备一些，看准时机一举而成，倒并不怕慢。中堂想，如若老三真地聘伍次友在某家大臣府上读书，他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天大的失着！他微服微行，白龙鱼服，杀了他不是干净利落，他死在冤家对头家里，又岂

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

鳌拜将只吃一口的瓜朝地下一掼道：“好，真有你的！”他兴奋地站起来，“这事就拜托你查清楚。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好事。”

班布尔善连忙站起身来回答道：“不才既受恩于中堂阁下，敢不尽力么？啊，哈哈哈哈哈……”

鳌拜也纵声大笑：“办成了这件事，你就是我的开国元勋！你就等着受功封赏吧。”

二十一 释冤狱铁丐感皇恩 伴学子婉娘恋师情

按照太皇太后与康熙的密旨，魏东亭来到天牢释放了查伊璜。在他的心目中，这姓查的应当是一位惊天动地的伟男子，待到见面，不禁大失所望。原来不过是个六十多岁干瘦的老头儿，两撇花白胡子分的很开，显得滑稽可笑。再加上不修边幅，潦倒肮脏。除因吴六一的照顾，在狱中饮食颇佳，气色尚好之外，实在看不出有甚么出奇之处。

按照康熙的旨意，他悄悄领出人來，雇了轿直送九门提督府。门上的人只瞟了他一眼，便傲慢地说道：“提台正在签押房召集诸将议事，二位尊驾改日再来罢。”便坐下不理了。

久闻九门提督府里的人架子大，今日一见果然如此！魏东亭虽然未穿公服，穿的是原来内务府的便衣，但平日在等闲衙门里也是直出直入，从未受到过阻拦，没想到九门提督府不认帐。他想了想，换了笑脸，从怀中取了一锭小银递上，说道：“劳烦门官通禀一声，就说内务府魏东亭求见。”

“我早看出你是内务府的了。”那人也不接银子，只瞅着他们笑道：“你大概头一回来吧？我们衙门不兴这个！提台赏赐多，罚得也重，为你这点银子吃一顿毛板子，不合算！”

魏东亭还待要说，查伊璜在旁开了口，“甭传了！我找姓吴的也没甚么事。魏大人，咱们走！”说着拔脚便走。

“查先生！”魏东亭几步赶上，赔笑道：“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刚才咱们说得好好的，就先到舍下盘桓几日再说吧！”

不料这戈什哈一听“查先生”三字，像被电击一般跳了起来，连跨几步赶过来打了一揖，问道：“您姓查？查伊璜老爷是您甚么人？”

查伊璜老头儿倔着不答话。魏东亭忙接上去说：“这位便是查伊璜老先生，刚刚被特赦从天牢里出来！”

“啊？”话音一落，那戈什哈大惊失色，倒身下拜道，“小的不知，有眼不识泰山，老爷您得包涵着点！”起身又打了个千儿飞也似地进去了。魏东亭吃惊之余又感诧异，只是愕然瞧着这位不起眼的老人。

片刻之间，只听咚咚咚三声炮响，提督府中门哗然洞开，几十名亲兵墨线般排成两行疾趋而出。魏东亭素闻铁丐其名，却从未见过面，此时留心抬眼观看，只见中间一人，五短身材，八字胡须，已除了冠服，只穿大衣裳，系着玄色腰带急步迎了出来，后面跟着五六位参将、副将，一个个都是笑容满面。魏东亭心中暗想，嗯，这就是名震京华的怪人“铁丐”吴六一了。

吴六一几步抢上，翻身跪倒，夫声痛哭道：“恩人！几时得脱囹圄，怎地也不先告诉我一声儿？”

查伊璜忙双手将他扶起，笑道：“不是你相救，我怎么出来。啊，是这位兄弟接我出来的。”

吴六一转身对魏东亭又是一个揖，说道：“敢问贵姓、台甫？”慌得魏东亭忙还礼不迭，笑道：“不敢，免贵姓魏，草名东亭，贱字虎臣便是！”

“久仰久仰！”吴六一笑道：“天子近臣！”说着便将二人往里让。两边兵丁将佐一个个按序排班垂手而立，站得笔直。魏东亭心中暗赞：“久闻吴铁丐治军严厉，真不含糊。乾清宫前，也不过如此整肃。”

方到二堂，便听里边一个人呵呵笑着迎了出来，说道：“提台大人今日喜从天来，我竟不在身边！”说着潇洒地向查、魏各作一个长揖。魏东亭一边还礼，一边想道，“众军士整肃如此，这人是谁，却如此放肆？”

方欲启问，便听吴六一笑着介绍说：“这是府中幕宾何志铭何先生。”

何志铭笑道：“提台天天放不下的心事就是查先生，今日我们可要叨光快活一番了！”回头又吩咐一旁戈什哈：“快快摆酒来！”严然是半个主人，魏东亭瞧着越发惊异，不得要领。

他哪里知道，这吴六一素日治军极严，下属稍有触犯军令，不论有面子没面子，就拖下去打得发昏。只因罚重赏也高，动辄千两银子，所以人们怕他、尊他、离不开他。但吴六一对文人墨客却极其宽厚，礼敬如宾。养着十几位翰墨高手为他草章谋划。这何志铭是他第一得用的人，待遇要超过那些记名副将。当下筵宴摆齐，吴六一强按着查伊璜坐了上首，何志铭、魏东亭一左一右相陪，他自己在下首就位，亲自把盏劝酒。下边几桌是副将、参将、游击、千总依序而坐，直排到二堂前边天井里。

吴六一安席已毕，自斟了满满一大碗酒，兴奋得满面红光，朗声说道：“诸位！跟我从循州来的都认得，这位便是查先生，请先干了这一杯，恭贺先生蒙赦归来！”

众将佐都起身举杯道：“提台请，查先生请！”吴六一素来讨厌马屁精，所以喝酒时也没有一人敢出来说两句奉迎场面的话。

酒过三巡，魏东亭笑道：“铁丐将军！久慕将军盖世英豪，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就说这酒量便少有对手！”

铁丐笑道：“这算甚么！当年在海宁与查先生初遇，雪大如掌，酒兴似狂，连饮三十余匝犹未尽。”

查伊璜笑问：“今日还能如此豪饮否？”铁丐道：“却也难比当年了。”说毕二人相视而笑，情感十分亲密。魏东亭暗自叹道：“这才叫朋友呢！”

“虎臣，”铁丐见魏东亭若有所思，手按酒碗问道，“不才曾七次上折，仅救下查先生一命，此次恩赦，想必是虎臣所保？”

“哪里，这乃出自圣裁。”魏东亭毫不迟疑地答道。何志铭听后全身为之一震，便放下了箸，魏东亭见查伊璜和铁丐均感诧异。忙又道：“也是太皇太后的慈命，圣上深知将军忠义，查先生事出无心，不欲以查先生之事，致使将军失望，待禀知太皇太后，方下特旨赦免的。”这几句说得声音很重，满座军将都是一惊。

铁丐顿时面现肃然之色，查伊璜却似满不在乎地独自把盏而饮。魏东亭继续说道，“大皇太后慈训，说庄氏一案办得苛了一点，但彼时入关未久，人心未定，也还是情理中事。如今天下大定，应怜惜人才。”

查伊璜听至此，由不得长叹。一声道：“借乎知之已迟，人老珠黄，还有甚用处！”

铁丐见查伊璜伤神，忙劝慰道：“圣明在上，明儿铁丐奏明了，请复先生功名，再图进取，也是可行之道。”

“不不不！”不等他说完，查伊璜忙止住道：“小住数日，我还是回海宁去。暮年思乡，我是断断不做官的了，铁丐你素知我意，不必客气。”

“也好！”铁丐笑道，“恭敬不如从命。咱们今日且痛饮一醉再说！”说着便举杯让酒，“请，请！李麻子，黄老五，你们怎么啦？”

这一夜直喝到二更时分方才尽兴而散。魏东亭自此便结交了铁丐和何志铭，声气相通。偶尔，铁丐还破例便衣到他虎坊桥寓处走走，几个月后，居然称兄道弟了。

上次和班布尔善密晤之后，鳌拜十分谨慎地收敛了自己的专横。虽说仍是居家发号施令，但到了乾清宫，大面上跪拜仪节都一丝不苟，对康熙也和悦了一些，像是换了一个人。康熙便也觉得自在多了。魏东亭抽空把自己精心挑选的名单呈上，一共有二十多人，请康熙过目，补入疏庆宫当差。康熙心不在焉地看看，“扑哧”一声笑道：“犟驴子，真起得好名字！”魏东亭笑道：“这是奴才在关东时结义的兄弟，本姓姜，叫立子，因脾气倔强，生性粗顽，大家就给他起个浑名叫犟驴子，他便索性认了，从此，外号叫开了，他的真名实姓反而没人叫了。”

“好。”康熙笑道，“从明天起，叫他们三人进来侍候，余下的人每隔十几日增添几个。”魏东亭趁便道，“已经两天没去上学了，伍先生着实惦念着圣上呢，今儿不如去去的好。”康熙点头淡淡一笑道，“也好。”

午牌刚过，康熙换了一件青罗截衫，也不戴帽子，乘了一辆小马车。带了苏麻喇姑径直往索府后花园。魏东亭带两三个人远远跟着，一路上确也没见甚么异样。

听得他们进了园，伍次友挑帘而出，笑道：“世兄，三日没来了吧，我倒着实想念呢！”康熙笑道：“学生何尝不想来，只是天气炎热，太祖母怕热着了，说是功课宁可少些，不让身子亏着了。”伍次友便笑着让他们主仆进了书房。

康熙一落座便道，“这几天虽没来上课，倒读了几部杂书。即以春秋而论，着实使人莫名其妙，为何周室乱七八糟地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呢？正要请教先生。”

伍次友爽朗地笑道：“噢，世兄不学时文，却倒尽追求帝王之道，难道不进仕途，就能出将入相么？”说得康熙开心大笑。苏麻喇姑用手帕子掩着嘴，也是笑不可遏。

康熙拿起桌一的宋瓷茶钟儿端详着问道：“我有将相之志，难道先生就没有么？”

“我怕不成。”伍次友挥着扇子笑道，“学是一回事，行又是一回事。如若退回二十五年，天下大乱之时，风云际会之日，或可为天子倚马草诏。如今天下澄清，读书人能盼到翰林也就不再往下想了。”

康熙忙道：“以先生的道德文章，这点想头并非过奢。”

“方才世兄问及春秋致乱之由？”稍顿，伍次友转入论题，“历来人们见仁见智各持一端。据我看来政令不出天子，诸将不尊周室，乃是祸乱之本！”

这句话正敲到点子上。康熙刚平静一点的心情，骤然又起波澜，他勉强笑道：“现在政令也是不出天子，不是很好吗？”

伍次友冷笑道：“现在徒具太平之形，实隐忧患之气。国疑主少，危机四伏，内有权奸把持朝政，外存藩镇拥兵自重，哪里谈得上甚么‘很好’？”

听此一番话，康熙脸上陡然变色。苏麻喇姑急忙掩饰道：“听说鳌拜中堂如今恭谨多了。”伍次友转脸看着苏麻喇姑道：“恭谨不恭谨，不在于辞色。魏征犯颜批龙鳞，太宗反不以为奸，因知其并无私意；卢妃恭谨谦逊，世称奸臣；这怎么看呢？今观鳌拜之忠奸，只能看他交不交权。皇上亲政已有二年，他为甚么还要包揽朝政，议军国大事于私门？这是忠臣应该做的么？”

康熙越听越惊，有些坐不住，定定神笑道：“我不出将入相，你也不过想个翰林，咱们不管他甚么忠臣奸臣的！”便起身拉了魏东亭道：“热得很，婉娘且陪先生，小魏子，你我出去走走再来。”说罢二人便一同出来。

屋里只剩下苏麻喇姑和伍次友，一座一站，好久谁也没有说话。苏麻喇姑倒了一杯凉茶，双手捧给伍次友。伍次友小心翼翼接过道：“多谢。”又停一会儿，苏麻喇姑方道：“秋闱在即，

伍先生还要去应试么？”伍次友出了一阵子神，方喃喃答道：“唉，寒窗十载，所为何事，去还是要去的。”

苏麻喇姑便在对面坐了，摇着纱扇笑道：“先生可肯听婉娘一言相劝？”

伍次友见龙儿和小魏一去不回，单留下婉娘，心中早有些不安；见她竟大大方方坐到对面，更觉局束，脸上便渗出汗来，听婉娘如此说，眼望着窗外，将杯放在桌上道：“请讲。”

苏麻喇姑见他一副道学先生模样，倒觉好笑，起身拧了一把凉毛巾递上道：“我劝先生这次秋闹不考也罢。”

伍次友原想婉娘定要劝他刻意功名，促他去考，万万没有料到她竟如此相劝，不禁转过脸打量着苏麻喇姑，笑问：“为甚么呢？”

尽管苏麻喇姑是一位见多识广、聪明机变的满族姑娘，但像这样与一个青年男子独坐促膝而谈，也是头一回。苏麻喇姑见他正眼盯着自己，不禁面红耳热，鼓起勇气答道：“如今鳌拜专权，先生之志难伸，先生之道难行，不考则已，怕的是一入考场，有身陷囹圄之灾。”

这话情真意切，伍次友不禁动容，旋又笑道：“噢，上一科考后并无后患嘛！”苏麻喇姑接口便道：“上次有苏中堂在，这一次却没有，这就是不同！索性告诉先生吧，鳌拜这会儿正到处捉拿您呢！”伍次友惊讶道：“是么？这些你怎么知道？”

苏麻喇姑一怔，来不及思索便随口答道：“我也不过听索额图大人和夫人闲谈罢咧。”

苏麻喇姑这句话毛病太大了，伍次友不禁也是一怔，心想：“她怎么不说‘我们老爷太太’竟扳平身份直呼索额图的名讳，幸而伍次友一向对此并不看得很重，这想法就一闪而过不再深思，当下笑道：“依你便永不应考了？”苏麻喇姑也笑道：“先生吟的诗中有两句最耐人寻味：‘借得西江明月光，常照孤帆横中流！’只要有我们主子在，早晚有您一个出身就是。”

“你是说——”伍次友愈听愈不明白。

“眼下也无需多说，”苏麻喇姑掩口笑道，“先生孤高耿介，当然不肯曲中去求功名。我们很清楚，怎么会强人所难？”伍次友沉吟着将这话一字一字回味许久，自觉爽然，遂笑道：“依你！等老贼过世再考也罢。”

二人正说得热闹，忽听窗外有人笑道：“婉娘姑娘好才情、片言说醒痴迷人！”苏麻喇姑红着脸啐道：“是小魏子这促狭鬼！大热天儿，你带着龙儿到哪里去了？看我告诉老太太，仔细着了！”说话间康熙和魏东亭已笑着进来。康熙笑道：“婉娘别急嘛，这和先生不要急是一样的道理。是我让小魏子在这里偷听的。”苏麻喇姑这才低头不语。

伍次友心里一动，这少年身上似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气质，爽朗质朴中带有雍容华贵，使人亲而难犯，当下坐定了，康熙笑道：“方才出去走了几步，才知新秋将至，园中柳叶已开始落了，隔几日我邀先生一同出游可好？”

伍次友双手一供，调侃地说道：“敬从世兄之命！”

康熙抬头看看天色，已将未末，便对苏麻喇姑一笑：“婉娘，咱们也不能老恋着这儿，也好走了，省得老太太惦记着又打发人来催。”魏东亭不住地笑，苏麻喇姑不好意思地笑道：“谁恋着了？主子不说走，奴才敢动么？”

二十二 勇鳌拜显能戏近侍 莽少年请纓入宫闹

康熙回到禁城，张万强正在神武门焦的不安地等着。见他回来，急步上前，也不及请安便顿足道：“好我的主子爷！还在这儿攸哉游哉，急煞奴才了！”

康熙见他满头大汗，脸都黄了，忙问：“是怎么了？”

张万强左右瞧瞧，见没外人，赶紧凑上去说：“鳌中堂方才递了牌子。坐在文华殿，说有要紧事，定要请见呢！没法子，奴才只好说，主子正歇中觉，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吩咐，天大的事也得等主子起来再说！喏，再迟一会子，不就露陷儿了？”

康熙心里咯噔一下，暗想：“从没有午间请见的，莫非他嗅出甚么味儿了？”停了停才说道：“就说朕刚起床，在御花园舒展筋骨，叫他到御园里来。”说着便吩咐魏东亭，“你也随朕进来，一块儿练功夫。”

在御花园接见鳌拜是康熙的临时决定。与其自己失急慌忙赶到上书房召见他，不如让鳌拜多跑几步，这算是“反客为主”。当鳌拜带着穆里玛、讷谟赶来时，他已举了几趟石锁，正在练习射箭。

鳌拜走进园子，且不覷见，微笑着站在上旁观看，哪知康熙练着练着，倏地转身，一支响箭呼啸着直朝鳌拜面门射来。穆里玛大惊失色，猛地抢前一步欲要阻拦，哪里还来得及！但鳌拜却像没事人一般立着不动，等箭飞至眼前，伸手一绰，早抓在手中，却是一枝箭头包着沙囊的鸣镝……康熙弃弓在地，二人相视哈哈大笑。魏东亭、穆里玛、讷谟三人虚惊之下也陪着干笑。

康熙拍拍身上灰土迎上前来，鳌拜笑道：“主子好箭法，险些吓煞老臣！”康熙也笑道：“真不愧大将出身，好手法！朕不过玩玩儿已。请这边坐罢。”说着便让鳌拜一同坐在御亭前树荫下的石鼓上，抬头问道：“什么事啊，这么急？”

鳌拜从袖子里取出一张折子，拱手送上道：“平西王吴桂请调芜湖二百万石粮以资军需，请主上谕旨。”

“朕要学明神宗，舒舒服服地做个太平天子，不用瞧了。”康熙笑着摇头，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比这大的事你都办好了，何用朕来操这个心。”

鳌拜道：“不是这样说，需要钦差一千练大臣至芜湖方可，这数目太大了。”

康熙慢慢问道：“你瞧着谁去好呢？”鳌拜不假思索地答道：“臣以为索额图为宜。”

康熙表面上嘻笑着竭力保持平静，心里却恨不得一脚踢死眼前这个满面横肉的家伙。剔着牙迟疑道：“前几日奉天将军六百里加急，奏说罗刹国在外兴安岭大肆侵扰，其势不可轻觑。朕想委索额图办这个差。等一段瞧瞧，如罗刹不退他就得成行了。他对那一带形势还熟……”

鳌拜心想，“索额图要是真到了外兴安岭，说不定会冻死战死，打了败仗更回不来，倒比去芜湖好。”来不及细想又问道：“圣上看芜湖这差使谁去的好？”

“你看班布尔善这人怎样？”康熙带着挑衅的眼光盯着鳌拜问道。鳌拜连连摇头道：“不成。奴才那里忙得很，户部上的事只有他还通晓，他一走便不可开交。”

康熙心里暗笑，想想道：“那只好偏劳一下遏必隆了。他身子不好，已有半年多没上朝了。你去告诉他，好在有半年时间就可以办好差使，还可就近到苏杭养一养病，算是一举两得。”

鳌拜道：“圣上既然如此说，今日下午奴才便明发了。”

大事议过，鳌拜便起身告辞。康熙笑道：“久闻卿武功不凡，今天正得便儿，就请演示一番，给朕看看如何？”鳌拜笑道：“奴才那一点微末本事，怎好在此露丑？”康熙摆手说道：“何必过谦，请吧！”

鳌拜说声“放肆”，顺毛摘掉带有珊瑚顶的大缨帽，连朝珠一并递给穆里玛，又脱去仙鹤补服和九蟒五爪的袍子，只穿一件实地纱府绸衣，也不盘辫子，就地变了一个“把火烧天”的架势，提了气双脚猛地一蹬，“吭”的一声抱起一快三百多斤的湖石单手举起，在地下转了两圈，手中的石头像定在半空中一般。

康熙看得眼花缭乱。鳌拜忽地将石头扔起，离头顶五尺有余，将身子一偏，手掌平放在地

下。那石头疾速落下又“吭”的一声砸在他手背上，直入土中二寸有余！康熙和众人一声惊呼。鳌拜将手猛地一扯，闪电般向石头猛劈一掌，借大假山石顿时裂为二块。

魏东亭瞧得真切，暗自骇然。他早就听人说鳌拜武功卓绝，今日一见，果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穆里玛、讷谟站在旁边，虽不便喝彩，却是一脸得意之色。看康熙时，仿佛毫不在意，拿着把檀香木扇，兴致勃勃地观看。鳌拜练得性起，随手从地下抓起两块拳头大的鹅卵石，“嘿”地用劲一握，石头竟应声而碎。这才笑着拍拍手上的灰土慢慢穿衣，笑道：“圣上见笑了。”

康熙将扇子一合塞进袖子，笑道：“国家有像卿这等勇武的大将，朕可以高枕无忧了。”又转身对魏东亭道：“你去找几个少年，一律都是十六七岁的，陪朕练一练功夫。”

魏东亭忙应道：“扎——”偷眼瞧瞧鳌拜，见他并不介意。又道，“奴才明个儿就给圣上找来。”鳌拜笑道：“奴才七岁时，就投拜名师习武了，万岁这会子才赶着练，怕是迟了点。”

康熙笑道：“打仗自然还得你去。朕不过舒散筋骨而已，哪里来得真的！”

遏必隆接了钦差去芜湖的明发诏谕，真是喜出望外。忙乱了一夜，打点行李，点拨仆妇，雇佣船夫，聘请师爷……他恨不得早一点离开北京城，躲开这是非地。

半年来，他在“病中”冷眼观看，觉得皇上和鳌拜这双方都不好惹。像是两股旋风，扩展自己的力量。假若你偶尔接近任何一个旋涡，便觉劲风扑面，有一股巨大的引力拉着你向中心走去。他明白，以自己的身份，无论卷到哪一边都将是十分危险的。这两股旋风碰到一起，那将是什么结果呢，会不会似龙卷风那样拔树起屋，把朝政弄得不堪收拾呢？

他不敢多想，又忍不住要想。他“病”卧之后，鳌拜和班布尔善来探望过两次；康熙也派熊赐履和魏东亭来两次“视疾”。每次人来，都要给他带来新的不安。有时他又觉得自己像是孤身一人驾一叶扁舟飘在茫茫天水之间，终归有一天会堕进无底的深渊之中。朝中每一件事发生，他都要掰开来、合起来，揉碎了、再捏起来掂量。再“病”下去，恐怕真地要病倒了。正在这时，接到了办粮务的差使，他可以堂堂正正地出京了，他怎么能不欢喜呢？

忙了一夜，第二天他急急忙忙地到乾清宫辞驾请训。康熙传出话来，要在养心殿见他。

看着跪在面前这个形容憔悴的人，见他花白了须发，瘦骨伶仃，仿佛又老了许多，康熙心里不由得泛起一种怜悯同情之感：是啊，若是硬要这遏必隆与鳌拜公然两军相对，恐怕他也会落得个苏克萨哈的下场。目前他肯执中，还是有良心的。怔了半晌，突然发现遏必隆还跪着不动，轻叹了一声说道：“起来坐着吧！”

遏必隆叩了个头。待坐在下头木凳子上抬眼看时，魏东亭好似一尊护法神挨在康熙身后。毓庆宫调来的狼谭等几个新进侍卫也都一个个挺胸凸肚目不斜视，十分威武。康熙摇着一把泥金摺扇神态自若地坐在上头，显得十分潇洒。这时，就听康熙问道：“朕曾打发人去探视你几次，身子可好些了？”遏必隆脸一红，忙躬身回奏：“奴才犬马之疾，多劳圣躬挂念！托主子洪福，近日已大好了。”

康熙道：“去芜湖办粮的事，你觉得如何？”

遏必隆忙答：“此事关系重大，奴才此去一定办理妥当。”

“不！”康熙脸色一变，突然说道：“你一石粮食也不能给吴三桂！”

遏必隆被这诏谕震得身上一颤，方欲启问，便听康熙接着道：“他吴三桂缺甚么粮，他自己铸钱，自己煮盐，自己造兵器，云贵川黔四省粮秣喂不饱他十几万人？”见遏必隆听得发呆，康熙加重了语气，“缺粮的是北京！京、直、山东驻防八旗绿营五十余万，北京连年天灾人祸，饥民遍地，难道反而不缺粮！”

他将“人祸”二字说得山响。遏必隆心中噗噗乱跳：像康熙这个岁数，北京人称为“半桩娃子”，任事不懂。听得人说，康熙整天只知打猎、玩布库游戏，并不大理会朝政，谁料他竟如此熟悉情况，如此明断果决！偷眼看时，康熙也正目光炯炯地盯着自己，忙答道：“圣上所言极

是！”

“这叫饱汉不知饿汉饥！”康熙道：“你这一趟去芜湖。一年之内务要办六百万石粮，由运河秘密调到北方听朕调度。如果运河塞滞，还要就地筹银募工疏通。”

遏必隆起身伏地启奏：“倘京中辅政及有司催问，平西王派人索粮，当如何处理，请圣上明示。”

“这要你自己想法子。”康熙笑道，“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

遏必隆默然不答。

康熙心知其意，冷笑道：“有朕为你作主，不必忧虑。也罢，朕索性再帮你一把。可是朕也要告诉你，要是办砸了，朕诛你易如反掌！”说着拿起朱笔，写了一道御旨“遏必隆筹粮事宜，系奉朕特旨钦差，内外臣工不得干预，钦此！”写完甩给遏必隆，“这尽够你应付了。你是聪明人，好自为之！”

见康熙不再说话，遏必隆思索再三，终于说道：“圣上所谕，奴才铭记在心。目下政局虽然清平，但也有隐忧，南方也不平静，望圣上留意。”

“这还像个话。”康熙点头笑道，“你明白就好。跪安吧！”

遏必隆一去，康熙便启驾至乾清宫，早见孙殿臣、明珠、赵逢春、穆子煦、鞑驴子、郝老四等人在月华门口候驾。远远见圣驾过来，大伙儿一溜儿跪下。只孙殿臣满面春风地迎上来请安道：“主子爷，我们几个给您解闷来了。”

康熙看了看这几个人回头问道：“就这几个？”

魏东亭忙赔笑道：“奉主子爷旨，过几日才能再添呢。主子到忘了？”

康熙这才想起，挥手叫他们起来，逐一问过他们的姓名。他对明珠特别感兴趣，笑道：“这名字倒好，是掌中之珠，还是土中之珠？”

明珠初见皇帝，本来有些紧张，见康熙说话随和，便壮着胆子回道：“奴才愿为皇上盘中之珠！”

康熙点头，又问郝老四：“你排行老四？”

郝老四按魏东亭事先的关照答道：“奴才本名郝春城，因自小除了天、地、皇帝，甚么也不怕，所以人们叫我郝老四！”

“好，知道敬天畏命，算得上是规矩人！”说完又问，“还有一个鞑驴子呢？到朕跟前来！”

鞑驴子听得，几步上前，咕咚一声就跪倒在地磕了个头。康熙笑问，“你原来是作什么的？”

“做过没本钱生意。”鞑驴子早把魏东亭的关照忘得精光，“不过那是前些年的事儿，这几年可没杀过人。”魏东亭、穆子煦正自担心，却听康熙哈哈大笑：“起来吧，还是你的老本色好！”便问魏东亭：“你的这几个朋友，大约都是平生不修善果的罢？”

魏东亭知道“平生不修善果”是《水浒》中鲁智深坐化钱塘江畔留下的偈语里的话，下一句便是“只知杀人放火”。忙笑着回道：“除了明珠，都是的，不过跟着主子爷，要不了几年就出息了。”

“好。”康熙道，“你去告诉敬事房，给他们各补一份钱粮，按八品供奉吧，每月一总关到你那去就成。”说到这里，远远见张万强和苏麻喇姑走来，便道：“往后每天都进宫当差，也不用带甚么器械，玩拳就是。魏东亭，这事交给你了。”说完便回养心殿去了。

康熙去后，魏东亭便把几个人叫在一起说道：“主子的话都听见了！从今个起，你们都是朝廷的命官了，得有点规矩。走一步道儿，说一句话都得循着规矩来！主子既然叫我来办这个差，少不得把哥们义气朝后放放。谁要在这紫禁城里捅了漏子，别说大哥我救你不下，便是救下，家法也难饶！”

他板着脸说了这番话众人只好肃然敬听。只有犟驴子别着脑袋咕哝了一句什么。魏东亭见大家无话，接着说道：“每日辰时和申时，咱们各在日精门和元华门内当差。主子来时陪主子，主子不来，就候着听差使。回到家里，咱还是哥们。”

魏东亭说完便带着大家穿过雨道，进了月华门，迎头碰上班布尔善从乾清宫下来。班布尔善见了魏东亭，站住了仔细打量。魏东亭忙上前扎了个半跑道：“给班大人请安。”

班布尔善满脸堆笑，连忙用手拉起魏东亭说道：“魏军门，这又何必呢？你这是——”

魏东亭见他注视穆子煦几个，忙笑道：“哦，这是新选进的几个低品侍从，是陪皇上玩的。”班布尔善满腹狐疑，表面却丝毫不露，连连夸道：“好好！一个个都是少年英雄，正是后望无穷！”魏东亭呵呵笑道：“大人夸奖了，瞧他们这模样，乌眉灶眼的，哪里像什么英雄少年！”说毕二人畅怀而笑。

二十三 小兄弟奋发练硬功 老教头喜收众高徒

事隔一日，班布尔善便到鹤寿堂来会鳌拜，见鳌拜正和遏必隆交待征粮事宜，便闪到一边，直候到遏必隆辞去方才进来。

一坐下班布尔善就迫不及待地问：“中堂，魏东亭领着那一帮人是干什么的？”鳌拜似笑不笑地答道：“干什么的，陪皇上练武玩的呗。”班布尔善听鳌拜不阴不阳的回话，不解其意，忙问：“依中堂之见，这里可有甚么名堂。”

鳌拜抬头看了看门外，冷冷答道：“不过是要你的人头罢了。”

“既知如此，”班布尔善皱眉问道，“中堂为何不设法阻拦呢？”

“他是皇上，”鳌拜半闭着眼睛身子向椅背上一仰，冷笑道，“我要连这点小事都不允，岂不太不给面子了么。”说完，他一正身子，格格笑了两声，“不过，他指望这几个毛猴子来治我，也太小看人了。你瞧——”说着顺手抓起案上一方铜镇纸递给了班布尔善。班布尔善接过来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鳌拜刚才一捏之下，那铜镇纸上已然印上五个深深的指印！

沉默良久，班布尔善将镇纸放回案上，说道：“虽然如此，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堂还是要多加留意才是。”

“当然。”鳌拜点头道，“你的话有道理！所以我已叫穆里玛接管了隆宗门，讷谟管着景运门，乾清宫也有咱们安插在大内的十几个高手。昌平、居庸关、门头沟、丰台、通州、顺义的守备、千总都已换了咱们自己的人——这安排你看怎么样？”

班布尔善沉吟着问：“只换守备，怕不行吧？”

眼下也只能如此。“鳌拜道，“搞得声势太大，惊动了兵部就会满朝皆知，反倒坏了事。”

“中堂，”班布尔善此时已经释然，轻松他说道，“现在辰时他们正练武呢。咱们去瞧瞧如何？”

鳌拜一跃而起，兴致盎然地笑道：“好，依你，见识见识他们的拳脚！”

二人不多时便进了紫禁城。刚进隆宗门，就见遏必隆在乾清门外向内张望。鳌拜笑道：“此老心火毕竟未除。我们不去见他。”班布尔善道：“他还是放心不下老三。”

二人一边说一边步上乾清门。恰逢阿思哈当值，见他们进来，忙躬身迎接。忽然从月华门传来嘈杂声，鳌拜侧耳静听了半晌，倒像又厮打，又说笑似的，不甚真切。便拉班布尔善

道：“走，到月华门去。”

这里郝老四和赵逢春正打成一团，康熙在旁看得乐不可支。赵逢春原是正白旗下下的一个十人长，并没有经过真正的战阵，当了索额图的戈什哈，闲着没事儿才和门房兄弟们练练拳脚，舒展一下筋骨，说到武功底子却是很薄的。

郝老四急着要在康熙面前露脸，几次用关外大力擒拿法向他攻击，赵逢春占了力大的便宜，两人攻来打去，不分胜负。郝老四看准了他下盘不稳，双手勾成鹰爪形直扑上来，赵逢春将手一格，右时直撞郝老四胸前。不料郝老四急变一招，赵逢春竟扑了个空，被郝老四当胸一掌，一个屁股墩跌坐在地下，康熙不禁鼓掌大笑：

郝老四得意地收势，正欲退下。那赵逢春怒喝一声：“不要走！”一个鲤鱼打挺，一跃而起扑了上来。郝老四毫无防备，躲闪不及，早被赵逢春揪住了辫子。郝老四转身回脚一踢，踢中了赵逢春的下巴。赵逢春仰面朝天倒下，兀自拉着郝老四的辫子不松手，郝老四也被他拽了个四脚蹬空。

两个人坐起来，对看着发愣。郝老四道：“你这叫甚么拳，赵逢春也不饶让，道：“打倒你便是好拳！”旁边坐观战的康熙哈哈大笑。魏东亭训斥道：“起来新比过。打的没一点章法，活像两个街痞子！”赵逢春和郝老四红着脸，讪讪地爬起来。

站在月华门外的鳌拜和班布乐善交换了一下眼色。鳌拜轻蔑地笑笑：“走，进去瞧瞧。”说完便一个跨步迈了进去，在康熙身后笑道：“皇上好兴致！”

康熙回头一看、见是鳌拜和班布尔善，兴致勃勃地对魏东亭几个道：“高手来了！喂，鳌拜，你何妨下场与这几个奴才玩玩儿？”

鳌拜摘去大帽子，也不脱外层衣裳，对郝老四等人一拱手道：“请各位一齐赐招儿罢。”说罢腿一蹲，缓缓起了势。魏东亭将手向众人一摆，说道：“哪一位跟中堂讨教！”

鞑驴子头一个冲了过来，憋着劲发了一招庖丁解牛，单掌直切而进。双方手掌刚一抵，鞑驴子便觉一股极大的推力直贯掌心，逼得他踉跄后退几步才站稳，不由得瞪眼盯着鳌拜。

魏东亭动也不动地挺立在康熙左首，冷冷地看着。班布尔善暗道：“这小子到底明白，只护着老三不动。”

穆子煦、郝老四、赵逢春见鞑驴子吃了亏，相互看了一眼，打个手势，便一齐逼了上来。那鳌拜视有若无，眯着眼口中念念有词：

声东击西不须真，上下相随人难进。

任彼巨力来攻吾，牵动四两拨千斤。

引进落空合即出，沾连粘随如守神……

他一边念，一边挥动双手，竟是谁也靠近不了。

鞑驴子回过神又扑了过来，刚好鳌拜转身，将一条二尺多长的辫子甩得风响。鞑驴子顺手绰在手中，猛地一拉说道：“中堂朝天……”一语未终，自己竟凭空被摔出七尺远，幸而是肩头着毕，未曾受伤，坐起来骂道：“奶奶个熊，怎么弄的？”也顾不得弄明白是怎样摔的，红着眼大吼连声又扑了上来。

鳌拜见他无礼，将袍袖向他迎面一扫，早又把他摔出两丈开外，这一次跌得更重，趴在地下半天起不来，郝老四、赵逢春一匠之下，也被鳌拜袍袖扫到，都跌了个仰面朝天。穆子煦反应快，向后跳了一步，未被扫倒。向鳌拜一一拱毛道：“领教了！”

鳌拜不答，闭着眼念道：

太极无始更无终，阴阳相济总相同。

走即粘来粘即走，空是色来色是空！

任他强敌多机变，焉能逃吾此圈中？慢慢收了势，对康熙笑道：“皇上，奴才不恭得很。”

康熙见他并未用掌击人，竟接连打倒了三个人，不禁大为惊奇，问道：“你打的甚么拳，这

等厉害？”

鳌拜无言一笑，拱手道：“奴才还要去送遏必隆大人，不奉陪了。”竟自带着班布尔善去了。

康熙胀红了脸，勉强笑道：“咱们还玩，朕的兴致好得很呢！”

魏东亭道：“他虽不说，咱们也知道。这叫‘沾衣十八跌’，挨着衣服便要摔倒。这全凭内功，它只能伤人，却打不死人。要是真地被他拳掌击中，也不过如此。”

康熙见魏东亭识得鳌拜拳法套路，聊觉安慰，便笑着问道：“原来你也精干这套掌法么？”魏东亭笑道：“哪里说得上精，多少知道一点罢了，比起鳌中堂自不能及。不过他这掌法也并非登峰造极。史龙彪曾说过，太医院有个胡宫山对此极为精通，只要内功比他强，借力打力，他用沾衣十八跌，反会吃大亏。”当下众人又练了一会，终究难再挑起兴头来，康熙便命散了。

魏东亭一干人闷声不响回到住处。今日初试锋芒，穆子煦、郝老四兄弟大触霉头，心里不痛快。只有骡驴子不于不净地骂：“妈拉巴子，甚么玩艺儿，横得太没边了！”穆子煦叹道：“老小武功是不弱，眼下咱们兄弟远不是他的对手。”骡驴子撇嘴道：“我不信甚么沾衣十八跌，他那是妖法。下回弄桶尿来给他淋淋！”

正烦恼间，史龙彪二挑帘子走进来。他是长辈，众人都起身上来见礼，七嘴八舌地把今天与鳌拜比式的事讲了一遍。史龙彪听了哈哈一笑说道“若论‘沾衣十八跌’这种武功并不是杀人功夫，但他内功如此之强，倒也不可掉以轻心。”明珠道：“魏大哥不是讲太医院姓胡的精通，咱们何不请‘他来教一教，学会了还怕他个甚么？”魏东亭瞟了一眼明珠，道：“容易！那得多少年功夫？”

几个人正说个不了，老门子慌慌张张进来道：“张公公来了！”魏东亭笑道：“这也值得慌成这样，快请进来！”老门子道：“他捧着圣旨呢！”

一句话说得魏东亭也慌了，忙吩咐：“开中门，快准备香案！”嗯？怎么我刚从宫里回来，这圣旨随后就到了，莫非又有什么意外，

张万强直入中庭南面而立，捧旨便读：“朕偶冒风寒，着魏东亭赍旨召太医院胡某入宫视疾！”魏东亭跪着不吭声：好半天，才勉强答道：“臣，领旨！”

公事办完，分宾主坐定。张万强才问：“足下接旨迟疑不定，是怎么了，”魏东亭笑道：“皇上召见太医乃是常事，如由我去，岂不令人生疑。”张万强笑道：“足下也是过虑。皇上因没记清胡某姓名，若认错了人，便要闹笑话了。自然是我与足下同去的了。”

魏东亭刚要叫人看茶，张万强却已起身说道：“不用了，只怕耽搁了正事，上头要着急的，咱们走吧。”说完，两人出门上马竟自去了。

刚才魏东亭接旨时，屋里的人都听得明明白白。见他俩去了，穆子煦疑惑不解他说：“哎，皇上不是好好儿的，一刻功夫不到，怎地就‘冒了风寒’呢？”

明珠想了一会儿，突然笑道：“这要怪你们几个引出个‘沾衣十八跌’，大约是跌出来的病。”

一句话正说到众人的心病上，都觉得没趣。史龙彪见大家尴尬，便道：“胡宫山这人能行，早年在丰台我们印证过武功，虎臣还是从我这儿知道的呢！”

明珠没有武功，心眼里却比众人都多。他默坐片刻又道：“列位今日不吃败仗，就不会有这事儿！不然为什么魏大哥答应得那么不爽快呢，”

这话几个人听了都不受用。郝老四便有心撩拨，笑问：“这话我便不明白了，方才魏大哥不是对那个没胡子家伙说过了么？”

在坐的除了明珠都留有胡子。明珠见他装憨骂自己，只是摇头：“那只是说得出的东西，只怕还有难说的东西在内里呢——你们不知我的这位表台，要论心思细密，咱们谁也没法比”

郝老四笑道：“依你这二诸葛看，是个什么意思呐，”

明珠对他的揶揄似乎并不在意，摇着扇子踱了几步，真地摆出仙风道骨的架势。骡驴于听他寒碜自己弟兄，本就窝火；又见他这样子越发腻味，忍着气听明珠继续说道：“皇上意思挑明了未必有好处。不过据我看，养咱们几个是要干大事的。现在眼看不成，能不着急么？”

“你说我们窝囊？”骡驴子到底忍不住了，“你有多少能耐，我看也只是摇尾巴的本事！”

“反正我一没脸朝天，二没嘴啃地，”明珠仍旧嬉皮笑脸，“比起你老史，要算体面了！”

“你配和我比，你来你来！”骡驴子气得嘴唇乌青，一捋袖子要动手，却被穆子煦一把拉住。

“君子动口不动手！”明珠面不改色，指着史龙彪笑道，“你们要是能比下了史老伯，我明珠便服你们是真名士！不是我浪言，魏大哥不在，你们一起上，未必能捞一招半式便宜呢？”

“嚯！这么厉害？要是我们赢了呢？”

“明珠甘认你说的‘摇尾巴货’，若是败了呢，”

“我们拜他为师！”

史龙彪见他们抬扛，以为年轻人口角，只微笑不语，不料竟扯到自己身上，忙摇手笑道：“这是怎么说，你们说疯话，拉上老朽做甚么？”

明珠一把拉过穆子煦道：“这位仁兄是个忠厚人，不像有些人，一百只麻雀炒一碟儿——全是嘴。”他哈哈一笑又把话抹平了道，“兄弟口角，手心手背都是肉，屁股烂了也觉疼，你们几个就玩玩儿，好教人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嘛！”

他一顿夹七夹八、不凉不酸的话，似褒似贬似挖苦又似激将，说得连穆子煦也无法应付。良久，他才不好意思地笑笑道：“明珠说到这份儿上，咱们就和老英雄比试几下，权当练功夫呗！”

“将军”将到这一步，史龙彪也是无可奈何，干笑一声道：“在下本不欲为人师，不过几位老弟如此爽快，倒合了我的胃口。少年人掌下留情！”说完一个移星换位，不知用的什么身法，已至厅堂中央，金鸡独立，门户一架说道：“进招吧！”

骡驴子五指并成刀形，运力使了一个刀劈华山的架势向史龙彪的腰路横砍过来，掌锋凌厉，一开始便是杀手。堂中人无不暗惊，明珠也是一怔：方才在皇宫中他如此不济，怎地一眨眼的功夫竟判若两人，他却不知，关外大力擒拿手法与螯拜的太极柔拳渊源截然不同。再加上骡驴子等人并不知康熙要他们和螯拜比试的真意，心里存了怯意，此时对付史龙彪，他就不那么客气了。

史龙彪见骡驴子掌势凶猛，屹立不动，将右手运力一格，早格过一边去。骡驴子错开身子一闪将左掌顺势击向史龙彪后背，只听“噗”地一声，竟如击在草囊之上。不禁一愣，急忙向后跃了一步，虎视眈眈地盯着史龙彪不语。穆子煦、郝老四见兄弟绝无取胜可能，将手一拱道：“我们兄弟三人共陪老先生玩玩。”

史龙彪微笑点头。三个人遂互相使个眼色，忽然大喝一声，双掌如雪花翻飞般舞动，迅速攻了过来将近身进，却忽然一齐收掌变招，双脚腾空，用头部中右三面猛向史龙彪胸肋间撞去。这是三兄弟一齐练就的绝招。当年关东四杰之一的东太岁就是这么被他们撞得吐血而死的。旁观众人惊呼之间，史龙彪突然收势站定，三个人头直触到他的两肋和前胸，竟发出金石之声！只一瞬间，史龙彪突然发招，双手齐举从右到左猛地一扫，三位好汉顿时趴倒在他脚前。

史龙彪连忙上前搀扶：“三位老侄休怪。老汉失手了。”

穆子煦等三人，翻身爬起，跪在地上就磕头：“史老伯，难得我兄弟有缘，请老伯收下我们做个徒弟吧。”

“哎——使不得，使不得，拜师之事，小老儿实不敢当。”

“老伯，你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了。”

明珠在一旁又敲上边鼓了：“哈——怎么样，不是我巧施激将法，你们几位有这份福。史老

伯，您老也别客气，就收下他们几个吧。”

史龙彪只好点头答应。穆子煦、犟驴子和郝老四，又在地上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算是行了拜师礼。

明珠忙令人出去治办宴席，又向史龙彪说：“哎，史老伯，当年，您在西河沿卖艺时，鉴梅姑娘坐麻饼的功夫，叫什么名字。”

“啊——那也是借加打力的内气功。她的功力和你们几位差不多，防身有余，攻敌不足，要说到内功精湛，京城内恐怕就数胡宫山了。这个人，神秘莫测，我也弄不准他的来路，不知他肯不肯为皇上效力。

二十四 疗圣疾太医显神技 夺命丹班布透杀机

张万强带着胡宫山走在前头，魏东亭紧紧跟着，直向养心殿而去。望着胡宫山的背影，魏东亭不住地犯疑：这个面黄饥瘦的矮个子，长相十分猥琐，三角眼里却放射出贼亮的光，难道他真有那么大本事吗？为什么史龙彪那样极力夸赞他呢？

这次康熙召见胡宫山，原是他意料中的事，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连查问底细都来不及。日前听史龙彪的口气，这胡宫山原是终南山的道士，他怎么会出山还俗，而且托了内廷黄总管时路子进了大医院，就没人知道了？黄总管可是与平西王有渊源啊……联想当初史龙彪进京的宗旨，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因见胡宫山已跟着张万强进了殿，也来不及多想，便急步跟了进去。

因为圣旨是下给魏东亭的，照例还是魏东亭回话缴旨。魏东亭便上前请了个安道：“太医院胡宫山奉诏来到！”

康熙头半躺在榻上，头上勒着一条黄绢带子，看了一眼这个其貌不扬的瘦矮个子，说道：“你就是胡宫山？”

“是，”胡宫山叩头锋道。臣胡宫山奉旨诊视圣疾。”声音不大，中气却极为充沛。

康熙点头道：“朕冒了点风寒，也不用看脉，开一剂方子疏散疏散便会好的。”

胡宫山抬头注视了一下康熙，说道：“臣斗胆请诊圣脉，不然，断断不敢行广方法。

康熙见他坚持、只好伸手搭在一个黄袱小枕上，胡宫山膝行近前，情思静虑，闭眼先叩了左腕，又请过右脉摸过了，才跪着退下，伏地叩头道：“据臣拙见，皇上此症并非风寒所致，乃是郁气中滞，神不得通。不通则疼，主目眩头胀，颇似着了风寒，其实不然。”

“既如此，”康熙笑道，“下去拟方子来。”

那胡宫山叩头道：“皇上此症不须用药。臣有小术一试，如其无效，再行方不迟。”

不用药便可治病，康熙大感兴趣，坐起身来问道：“你有何妙法，快与朕用来！”

胡宫山道，“请皇上静坐不动即可！”说完双手高拱，离康熙头部有三尺远，动也不动。张万强在旁看他捣鬼治病，暗自纳罕，连躲在帘后的苏麻喇姑都看呆了。魏东亭却知他是在运内功为康熙祛病。

康熙初时也觉好笑，慢慢便觉有一种清凉麻甜的感觉，从头顶泥丸。太阳、印堂各穴浸润进来，开始只有麻的感觉，满心只觉凉风习习，如秋日登高，杂虑一洗而尽，渐渐地连麻的感觉也没有了。此时血脉倒转，头部有些眩晕，殿内的器物都在旋转，忙闭上双眼。

足有小半个时辰，胡宫山吁了一口气放下手来，趴着叩了个头道：“万岁，请睁开龙目”

康熙原本是想事情想得发蒙，头部有点疼，便借题发挥唤来了胡宫山，主要是想见一见这位奇人。刚见面便有三分厌恶，不料他却真有两下子。此时睁开眼，顿觉满室清亮，心定神明，异常轻松。不由心中大喜，解掉头上黄绢带，晃了晃头满意他说：“真看不出，你还会法术！”

胡宫山忙道：“此非法术，乃臣过去所练的先天内气功，逼入龙体，自能法邪扶正，舒筋活络。”

康熙原本就是要考查一下他的功夫，现在越发相信。便问道：“你精干内气功？”

胡宫山道：“不敢言精，只略知一二而已”

康熙笑道：“你便演示一套给朕看看。”魏东亭见康熙命胡宫山练功，先自站起，挨近康熙身边立定。

“臣不敢放肆！”胡宫山一边答，一边双手轻按，立起身来，却无动作，只是微笑不语。众人正诧异间，忽然向地下一望，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胡宫山在起身一刹那间，运内力一按，双手、双膝、双脚着地的六块方砖却已龟裂下陷！

“好好好！”康熙早已看见，鼓掌大笑，“真是海水不可斗量。有这般能耐，岂能久屈人下！你好自为之，朕有用你处。”

张万强见康熙欢喜，便取了最上等的封子——二十两黄金——捧了过来。康熙道：“这样的好汉不能用钱打发。”便指着案上一柄麒麟盘蛟的玉如意笑道：“这个给你！”

望着胡宫山的背影，康熙转脸对魏东亭道：“此人功很深。过去朕对此亦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魏东亭忙赔笑道：“此乃主上洪福。”康熙怅然若，失道：“但不知他肯为朕用否，”

魏东亭道：“君子喻以义，小人则喻以利，主上待之以礼，何患他不为我主所用？”康熙爽朗一笑道：“你的学问也大有长进嘛！”

出了一会神，康熙又问道，“小魏子，方才你说的‘义利’倒提醒了朕。据你看，这班布尔善与鳌拜是不是真的一伙？”

“奴才瞧着是一伙的。”

康熙道：“未必！班府里养着几十名卫士，行动诡密，连鳌拜都不知道。”

魏东亭惊道：“皇上怎么知道……”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康熙道，“他瞒着鳌拜的事不少。”

这个消息使魏东亭深为震惊，咬着嘴唇陷入沉思，却听康熙又道：“你想，他是皇室近枝，鳌拜篡了皇位，于他有甚么好处？”

魏东亭从未想过这档子事，不禁语塞：“这……”你不忙回答。朕看他们未必真是一党。他或是潜入鳌拜跟前，佯作拥戴伺机为朝廷出力；或是自己另有图谋，借一借鳌拜势力。这些话你可存在心里将来或可验证。”

“是！”

再过一个月便是中秋。”康熙沉吟道，“你得便儿约他一下，与朕一同出去踏秋一游。日子暂不定死，到时再告诉他，朕倒要瞧瞧他葫芦里装的是甚么药。”

“不可！”苏麻喇姑掀帘进来，大约觉得自己太冒失，又笑了笑才说道，“千金之子尚且坐不垂堂，何况圣上乃万乘之君，岂可亲临险境？”

“这个不妨的。”魏东亭笑道，婉娘也太小瞧我们了，难道我们就白吃皇上俸禄不成？”

这不是吃俸禄不吃俸禄的事。”苏麻喇姑毫不让步，“不出事便罢。就是碰了万岁爷一根汗毛，你悔断了肠子也来不及！这事得经太皇太后定夺！”

“这个自然，”康熙笑道，“不过朕意是一定要去的。天天就在这几处地方转，也实在太闷。小魏子先作准备好了，腾便微服转一遭儿也无妨。”魏东亭也笑道：“这个主上尽自放心。”

“今日说好，说不定哪日我也去凑热闹！”苏麻喇姑接着补上一句。

“那就这么先定下来。”康熙道，“待朕请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懿旨再说罢。”

魏东亭放马回宅。出了宫抬头看时，已是申牌时分，虽已炎日西斜，秋老虎的余威似乎还没有消尽，连马也热得懒洋洋的。便笑骂一声：“连你这畜牲也热得这样，咱们到个好去处，我饮酒，你饮鸡蛋清拌水！”便催马往嘉兴楼专——自明珠与翠姑好上，常来这里，魏东亭也不时去敲梆子玩儿。

过了庆丰斋，恰巧迎头遇见了在鳌拜府当着笔帖式的刘华。二人过去同在内务府当差，曾是好朋友。后来，魏东亭做了侍卫，刘华便不再多来。更因魏东亭身负秘密差使也不便往来，因此双方就疏远了。那刘华也瞧见了魏东亭，穿着鲜亮朝服，骑着高头大马，便别转了脸只装没看见。魏东亭一笑下马，一把抓住问道：“怎么啦，老兄在中堂那里当差，便瞧不上咱了？”

刘华不好意思地笑道：“你倒会反咬一口你现在是魏大人，咱倒好，刘笔帖式！俗话说，富易妻，贵易友。你瞧咱配得上高攀你么？”

魏东亭笑宣：“别说这些叫人恶心的话了！来，好哥子，上楼吃酒！”

他知道刘华是个酒猫子。历来一让就到，不料这次他竟认真推辞道：“真地有事，改日再陪。”魏东亭便也愈加让得认真：“怎么，鳌中堂真把你调教出来了，连刘二爷也出息得不吃酒了！”

“怕他狗屁！”刘华最是血性，吃的就是这一套，便站住脚步，“老子早不想干了。要不是为了使钱还方便，谁他妈的愿在那窝子里将就！”

魏东亭听出话中有因。便兑：“和我吃酒就丢差使，至于吗。要是他真撵你包在兄弟身上！”一边说一边便拽刘华上了楼。

三大杯老烧刀子下肚，刘华便上了脸。他夹起两片宫爆玉兰片塞进嘴里，不胜感慨他说道：“咱们那伙子兄弟都升发了，数你发得高。顶不济的也得个内务府的蓝顶子管带，就是我老刘华窝囊！说着端起酒杯咕地一口吸尽。

“当初虽说是老林荐你，也是你自己愿意嘛！”魏东亭忙替他斟酒，“不是我说，你要在这边，这会子再不济也得弄个五品顶戴！”

“唉！准叫我家里穷呢。穷了就没出息，就跟御茶房里小毛子一样，背时！”刘华长叹一声，“在这当差，钱比内务府是多得多，除了方才说的，就是他妈的不自在。不逢年节，不遇赏赐私自吃酒，那板子打得也真狠！”说着又把酒喝干了。

魏东亭笑着给他续上酒，又道：“当然了，一品当朝太师府，能没点规矩？”刘华久不逢酒，今日开了杯便毫无节制，就又饮了一杯。听魏东亭如此说，盯着魏东亭冷笑道：“规矩？他有甚么规矩！文武百官由他立规矩，大臣府里却由相婆立规矩。要不是老婆管着，谁知他会规矩出个什么模样儿！”刘华虽是一吃酒便红脸，但实际上酒量颇大。饮了几杯解渴酒，便反劝魏东亭，“来来！怎么尽让我一个人喝，你也来！”

魏东亭忙笑着饮了，又斟满了两杯，说道：“喝——中堂是道学先生，还怕老婆，”

“哈哈！”刘华道，“他信道学？五个姨太太，太太不发话他连边也不敢沾，更不用说偷鸡摸狗了。太太倒是个好人——就这一桩不好——前几年穆里玛抢了个卖艺的丫头，嘿！那真叫绝了！”

这显然指的是鉴梅，魏东亭心里一动，忙夹过一条鸡腿送到刘华面前，好奇地问道：“怎么个绝法？”

“那姑娘在二堂下轿，”刘华端起杯来“吱”地一声咽了，撕一块鸡腿嚼着，“一下轿便直奔后堂，送亲的人惊愣了。几个娘姨都没拦住。

“她自寻门路，在里头转了好久才寻着鳌拜夫人荣氏太君。‘咕咚’一声跪下，一边哭，一边骂，怎么抢，怎么逼，自己怎么有人家，说了个声气绝咽。

“老婆子气得脸上发青，正好鳌中堂赶来，被那老婆照脸吐了一口唾沫骂道：‘你左一个、右一个糟蹋人家的黄花闺女，死后当心下阿鼻地狱！’，又对那丫头道：‘你就在我这里侍候，吃不了他的亏！’连说带骂把鳌中堂搅得发昏，后来把穆里玛也叫上去臭骂了一顿，才算了事儿。”

魏东亭长舒一口气又问道：“再后来呢？”

刘华起身倒了一杯酒，又给魏东亭斟上，先自喝干了。一边斟，一边笑道：“后来的事谁管他娘的帐，听说这丫环就留在太君的房里，你说他懂规矩？哼，他连皇上都敢糟蹋！”

魏东亭见他舌头打转转，已是醉了，原打算收场，听到这话，忙又起身给他斟酒，笑道：“中堂是托孤重臣，哪有这种事？”

“既如此，”康熙笑道，“下去拟方干来。”

那胡宫山叩头道：“皇上此症不须用药。臣有小术一试，如其无效，再行方不迟。”

不用药便可治病，康熙大感兴趣，坐起身来问道：“你有何妙法，快与朕用来！”

胡宫山道，“请皇上静坐不动即可！”说完双手高拱，离康熙头部有三尺远，动也不动。张万强在旁看他捣鬼治病，暗自纳罕，连躲在帘后的苏麻喇姑都看呆了。魏东亭却知他是在运内功为康熙祛病。

康熙初时也觉好笑，慢慢便觉有一种清凉麻甜的感觉，从头顶泥丸、太阳、印堂各穴浸润进来，开始只有麻的感觉，满心只觉凉风习习，如秋日登高，杂虑一洗而尽，渐渐地连麻的感觉也没有了。此时血脉倒转，头部有些眩晕，殿内的器物都在旋转，忙闭上双眼。

足有小半个时辰，胡宫山吁了一口气放下手来，趴着叩了个头道：“万岁，请睁开龙目”

康熙原本是想事情想得发蒙，头部有点疼，便借题发挥唤来了胡宫山，主要是想见一见这位奇人。刚见面便有三分厌恶，不料他却真有本事。此时睁开眼，顿觉满室清亮，心定神明，异常轻松。不由心中大喜，解掉头上黄绢带，晃了晃头满意他说：“真看不出，你还会法术！”

胡宫山忙道：“此非法术，乃臣过去所练的先天内气功，逼入龙体，自能法邪扶正，舒筋活络。”

康熙原本就是要考查一下他的功夫，现在越发相信。便问道：“你精干内气功？”

胡宫山道：“不敢言精，只略知一二而已。”

康熙笑道：“你便演示一套给朕看看。”魏东亭见康熙命胡宫山练功，先自站起，挨近康熙身边立定。

“臣不敢放肆！”胡宫山一边答，一边双手轻按，立起身来，却无动作，只是微笑不语。众人正诧异间，忽然向地下一望，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胡宫山在起身一刹那间，运内力一按，双手、双膝、双脚着地的六块方砖却已龟裂下陷！

“好好好！”康熙早已看见，鼓掌大笑，“真是海水不可斗量。有这般能耐，岂能久屈人下！你好自力之，朕有用你处。”

张万强见康熙欢喜，便取了最上等的封子——二十两黄金一一捧了过来。康熙道：“这样的好汉不能用钱打发。”便指着案上一柄麒麟盘蛟的玉如意笑道：“这个给你！”

望着胡宫山的背影，康熙转脸对魏东亭道：“此人功夫很深。过去朕对此亦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魏东亭忙赔笑道：“此乃主上洪福。”康熙怅然若失道：“但不知他肯为朕用否？”

魏东亭道：“君子喻以义，小人则喻以利，主上待之以礼，何患他不为我主所用？”康熙爽朗一笑道：“你的学问也大有长进嘛！”

出了一会神，康熙又问道，“小魏子，方才你说的‘义利’倒提醒了朕。据你看，这班布尔善与鳌拜是不是真的一伙？”

“奴才瞧着是一伙的。”

康熙道：“未必！班府里养着几十名卫士，行动诡密，连鳌拜都不知道。”

魏东亭凉道：“皇上怎么知道……”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康熙道，“他瞒着鳌拜的事不少。”

阶消息使魏东亭深为震惊，咬着嘴唇陷入沉思，却听康熙又道：“你想，他是皇室近枝，鳌拜篡了皇位，于他有甚么好处？”

魏东亭从未想过这档子事，不禁语塞：“这……”

“你不忙回答。朕看他们未必真是一党。他或是潜入鳌拜跟前，佯作拥戴伺机为朝廷出力；或是自己另有图谋，借一借鳌拜势力。这些话你可存在心里将来或可验证”

“是！”

“再过一个月便是中秋。”康熙沉吟道，“你得便儿约他一下，与朕一同出去踏秋一游。日子暂不定死，到时再告诉他，朕倒要瞧瞧他葫芦里装的是甚么药。”

“不可！”苏麻喇姑掀帘进来，大约觉得自己太冒失，又笑了笑才说道，“千金之子尚且坐不垂堂，何况圣上乃万乘之君，岂可亲临险境？”

“这个不妨的。”魏东亭笑道，“婉娘也大小瞧我们了。难道我们就白吃皇上俸禄不成？”

“这不是吃俸禄不吃俸禄的事。”苏麻喇姑毫不让步，“不出事便罢，就是碰了万岁爷一根汗毛，你悔断了肠子也来不及！这事得经太皇太后定夺！”

“这个自然，”康熙笑道，“不过朕意是一定要去的。天天就在这几处地方转，也实在大闷。小魏子先作准备好了，朕便微服转一遭儿也无妨。”魏东亭也笑道：“这个主上尽自放心。”

“今日说好，说不定哪日我也去凑热闹！”苏麻喇姑接着补上一句。

“那就这么先定下来。”康熙道，“待朕请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懿旨再说罢。”

魏东亭放马回宅。出了宫抬头看时，已是申牌时分。虽已炎日西斜，秋老虎的余威以乎还没有消尽，连马也热得懒洋洋的。便笑骂一声：“连你这畜牲也热得这样，咱们到个好去处，我饮酒，你饮鸡蛋清拌水！”便催马往嘉兴楼去——自明珠与翠姑好上，常来这里，魏东亭也不时去敲梆子玩儿。

过了庆丰斋，恰巧迎头遇见了在鳌拜府当着笔帖式的刘华。二人过去同在内务府当差，曾是好朋友。后来，魏东亭做了侍卫，刘华便不再多来。更因魏东亭身负秘密差使也不便往来，因此双方就疏远了。那刘华也瞧见了魏东亭、穿着鲜亮朝服，骑着高头大马，便别转了脸只装没看见。魏东亭一笑下马，一把抓住问道：“怎么啦。老兄在中堂那里当差，便瞧不上咱了？”

刘华不好意思地笑道：“你倒会反咬一口！你现在是魏大人，咱倒好，刘笔帖式！俗话说，富易妻，贵易友。你瞧咱配得上高攀你么？”

魏东亭笑道：“别说这些叫人恶心的话了！来，好哥子，上楼吃酒！”

他知道刘华是个酒猫子。历来一让就到，不料这次他竟认真推辞道：“真地有事，改日再陪。”魏东亭便也愈加让得认真：“怎么，鳌中堂真把你调教出来了，连刘二爷也出息得不吃酒了！”

“怕他狗屁！”刘华最是血性，吃的就是这一套，便站住脚步，“老子早不想干了。要不是为了使钱还方便，谁他妈的愿在那窝子里将就！”

魏东亭听出话中有因。便说：“和我吃酒就丢差使，至于吗？要是他真撵你包在兄弟身上！”一边说便拽刘华上了楼。

三大杯老烧刀子下肚，刘华便上了脸。他夹起两片宫爆玉兰片塞进嘴里，不胜感慨地说道：“咱们那伙子兄弟都升发了，数你发得高。顶不济的也得个内务府的蓝顶子管带。就是我老刘华窝囊！说着端起酒杯咕地一口吸尽。”

“当初虽说是老林荐你，也是你自己愿意嘛！”魏东亭忙替他斟酒，“不是我说，你要在这边，这会子再不济也得弄个五品顶戴！”

“唉！谁叫我家里穷呢。穷了就没出息，就跟御茶房里小毛子一样，背时！”刘华长叹一声，“在这当差，钱比内务府是多得多，除了方才说的，就是他妈g的不自自在。不逢年节，不遇赏赐私自吃酒，那板子打得也真狠！”说着又把酒喝干了。

魏东亭笑着给他续上酒，又道：“当然了，一品当朝太师府，能没点规矩，”刘华久不逢酒，今日开了杯便毫无节制，就又饮了一杯。听魏东亭如此说，盯着魏东亭冷笑道：“规矩，他有甚么规矩！文武百官由他立规矩，大臣府里却由相婆立规矩。要不是老婆管着”谁知他会规矩出个什么模样儿！”刘华虽是一吃酒便红脸，但实际酒量颇大。饮了几杯角渴酒，便反劝魏东亭，“来来！怎么尽让我一个人喝，你也来！”

魏东亭忙笑着饮了，又斟满了两杯，说道：“喝——中堂是道学先生，还怕老婆？”

“哈哈！”刘华道，“他信道学？五个姨太太，太太不发话他连边也不敢沾，更不用说偷鸡摸狗了。太太倒是个好人——就这一桩不好——前几年穆里玛抢了个卖艺的丫头，嘿！那真叫绝了！”

这显然指的是鉴梅，魏东亭心里一动，忙夹过一条鸡腿送到刘华面前，好奇地问道：“怎么个绝法？”

“那姑娘在二堂下轿，”刘华端起杯来“吱”地一声咽了，撕一块鸡腿嚼着，“一下轿便直奔后堂，送亲的人惊呆了。几个娘姨都没拦住。

“她自寻门路，在里头转了好久才寻着鳌拜夫人荣氏太君。‘咕咚’一声跪下，一边哭，一边骂，怎么抢，怎么逼，自己怎么有人家，说了个声气绝咽。

“老婆子气得脸上发青，正好鳌中堂赶来，被那老婆照脸吐了一口唾沫骂道：‘你左一个、右一个糟蹋人家的黄花闺女，死后当心下阿鼻地狱！’又对那丫头道：‘你就在我这里侍候，吃不了他的亏！’连说带骂把鳌中堂搅得发昏，后来把穆里玛也叫上去臭骂了一顿，才算了事儿。”

魏东亭长舒一口气又问道：“再后来呢，”

刘华起身倒了一杯西，又给魏东亭斟上，先自喝干了。一边斟，一边笑道：“后来的事谁管他娘的帐，听说这丫环就留在太君的房里，你说他懂规矩？哼，他连皇上都敢糟蹋！”

魏东亭见他舌头打转转，已是醉了，原打算收场，听到这活，忙又起身给他斟酒，笑道：“中堂是托孤重臣，哪有这种事？”

刘华却把“重”听成了“忠”，红红的眼睛略带狡黠气，盯着魏东亭噗地一笑，道：“忠臣！忠……我他妈的不为老娘、儿子有口饱饭，才不在那儿着挨刀呢……”刘华的眼已斜了，颓然长叹一声便歪在椅子上不动了。

魏东亭推推刘华，已是醉得人事不省，便架起他的胳膊出了店。牵上自己的马，一直送到鳌拜府前的一个胡同口。他又摇摇刘华，刘华动了动，抬头道：“不，不行了……改日我请你！”魏东亭见他尚清醒，忙问：“你在府里有知己朋友么？”

“我……我到哪儿都有朋友！小齐、小曾子…”刘华挣扎着，又有点迷糊了，“叫他们都来！我……不不信灌——灌不倒他们……”

魏东亭撂下刘华，独自走到鳌府门房间道：“小齐、小曾子二位在么？”那门房打量一下魏东亭问道：“大人认识他们？”魏东亭道：“我不认识，他们有个朋友叫我捎个信儿来。”

那门房笑了：“我就是小曾子，你说吧。”魏东亭走上前对他耳语几句，小曾子跺着脚说：“咳，改不了的贱毛病儿！”便跟着魏东亭到了马前，扶下了刘华，背起来，笑着对魏东亭道：“多谢大人关照。要给歪虎碰上，他这顿打挨重了——只好从旁门进去，找间空房子先住下，酒醒了便好说了。”说完便自转身去了。

经过这斗事，魏东亭想了很多，鉴梅小时聪明他是知道的，现在看来愈发机灵了。入府的这段情况只怕连史龙彪也未必知道呢！陡然间想起鉴梅这些年来竟不给自己传个音信儿，又是心里

一凉，如果她与史龙彪当初一样，抱了个“复明”的宗旨，自己又当何以处之呢？听刘华的口气，他的几个朋友和那个甚么“歪虎”不是一路人。从比，倒另有一个主意放在心里了。

光阴荏苒，转眼已过中秋。京城已是黄叶遍地，万木萧疏。这段时间里，康熙除了每日悄悄溜到索额图府上去听伍次友评讲《资治通鉴》外，便带着魏东亭等一千人走狗斗鸡，讲拳论脚，练习布库骑射，甚至扑萤火虫儿、捉蟋蟀，并不理会朝政。弄得一千正直朝臣哭笑不得，却又暗暗纳闷：“圣学何以日进，当真天与神授？”鳌拜表面上算与康熙君臣修好，遇着不大不小的政务也常进来请示，但见康熙一听正事就懒洋洋的，也就一笑而退。鳌拜有个改不了的习惯，上午处理政事完毕，无论冬夏，中午必要小憩片刻，然后在后园练一趟拳脚，再到书房看书。这天练完功，刚拿起书来，便见班布尔善满面喜色地走进来，双手一拱道：“恭喜中堂！”鳌拜一怔让座道：“我喜从何来？”班布尔善笑嘻嘻地从怀中取出一个桑皮纸包，层层剥开来，“中堂瞧，欲成大事，还得靠它哩！”

“是冰片？补中益气散？”鳌拜看了看笑道，“这有什么希罕，赶明儿我送你十斤！”说着便好奇地欲伸手拨弄。班布尔善忙挥手阻止：“哎，动不得！”鳌拜不禁愕然，忙问：“怎么，这是——？”

班布尔善小心翼翼将药重新包好，放在案上。瞧瞧左右没人，他挤眉弄眼地嘻笑着道：“与补中益气散正为绝好的一对，是追魂夺命丹！不过却是缓发，用下去要过七八日才会发作。您瞧，化在酒里不变色——这是好宝贝！”

鳌拜已完全明白他的意思。这件事多日不提，他心中倒也安然，陡然间重新说起，不禁猛地一阵慌乱。班布尔善这种楔而不舍的劲头叫他吃惊。停了一刻方问道：“哪里得来的？”

“按古书中说的炼来的，”班布尔善坐下眯着眼瞧着鳌拜，“此丹真名百鸟霜。原是道家炼丹投用之药——入山扫百鸟之粪，任你是铜墙铁壁，任你是王子公孙，管教春梦难续！”他得意之至，顺口说了几句《大开棺》里的戏词儿。

鳌拜心中噗噗乱跳，面上却不肯露出，只淡淡说道：“这个先放在这里，未必使得上。我有更绝的妙计。”

班布尔善见鳌拜不很高兴，有点扫兴。一边重新将药包好，一边问道：“中堂，你有何妙法，何不赐示一二？”鳌拜笑着说：“我已探听明白，老三每天在索府读书，你瞧，这个机会如何？”班布尔善却沉吟着说：“好是好，只怕他既然敢去，就必有戒备。那魏东亭的武功甚高，又每日寸步不离。暗来不易成事；明来呢？搜抄大臣府邪，也要好生想个由头才成啊！”二人正说着，见鉴梅捧着茶盘进来，便哼住了口。

鉴梅进来，见两人各坐在一张太师椅上抽烟，轻盈地给二位大人面前各放了一杯茶，将桌上纸包顺手收在盘里便欲退下。鳌拜忙直：“素秋，这个纸包你且放在这里。”鉴梅答应一声“是”，便将纸包放在桌上，躬身退了出去。

班布尔善目送鉴梅姗姗远去的倩影，说道：“怪了，这姑娘走路怎么连一点声音也听不见。”

一语提醒了鳌拜，心中不禁一惊：“她有轻功在身！”听说那年初来，史鉴梅闯后堂，几个壮妇都拦她不住。自己曾几次调戏她，拉扯之间，似也有飘忽不定之感——他越想越真，由不得怔了一下，班布尔善见他呆呆的，便问道：“中堂，您在想甚么？”鳌拜道：“贼步最轻啊！”

这句话恰和班布尔善的心思暗合，他左右瞧瞧，凑到鳌拜跟前道：“中堂家政甚严，我是知道的，不过——”

鳌拜看了他一眼道：“讲。”

班布尔善踌躇道：“我心里只是疑惑，上次我们在花厅议事，何等机密，怎么会在府内传扬开了呢？”

鳌拜大惊，忙问是怎么一回事。班布尔善便将自己在柳丛边听到到丫头对话的情形告诉了鳌

拜。

鳌拜咬着牙半晌没言语，良久方道：“这我自有办法，不会有甚么大事。”

二人接着商议大事。按班布尔善的意思。应该突如其来地搜查索额图府邪。抓住人便杀。然后还可将拭君之罪加在索额图头上，那真叫铁证如山——因为人就死在他家！

“好！”鳌拜格格一笑，他很佩服班布尔善的多谋善断，但若这么就说赞成，也显得自己无能。于是说道，“如若偷袭不成，你我便成无巢之鸟，离刀下之鬼也只是一步之遥了。所以我想，一是要看准了再下网；二是不能师出无名，纵然万一不遂，也有后路可退。在此之前能除掉魏东亭这小畜牲才是上策！”

这个策划很周密，班布尔善极表赞同。

二十五 含讽劝谆谆君王意 寓忠厚悠悠赤子心

秋高云淡，碧空如洗，康熙带着魏东亭和班布尔善策马来至西便门外，白云观已遥遥在望。班布尔善笑道：“万岁，时方寅末，又未逢社会之日，咱们主子奴才三个在这荒棒野蒿中并辔而驰。知道的呢，说我们是去游玩；不知道的还当我们是响马呢！”

康熙听了这说，勒住了马，环顾四野，果然荒凉寒漠，遂笑道，“响马与天子也只有咫尺之隔，坚持王道，就是天子，进了邪道便为好雄，贼道就成为响马了。”

班布尔善听了，先是一怔，随即格格笑道：“主子学问如此精进，圣思敏捷，奴才万不能及。”

魏东亭却无心听他两个说笑，只留心四下动静。远远见郝老四，犟驴于一干人扮作穷苦的刈草卖柴人，散在附近割荆条，知道已是布置停当，便赔笑说道，“万岁爷，前边就到白云观了。”

康熙搭眼一看。果见山门隐隐地立在云树之中。他翻身下马道，“咱们不做响马了，还是做游客吧。骑马进庙，也不甚恭敬。”此时十几个长随打扮的侍卫带着酒食器皿方才赶来，三人便将缰绳交给一个侍卫拿了，信步向山门行去。

白云观坐落在西便门外三四里处，原是奉把金元之际道教全真宗派领袖丘处机的“仙宫”，为元比长春宫的侧第。丘处机羽化之后，其弟子尹志平率诸黄冠改此侧第为观、号曰“白云”，取道家骑黄鹤乘白云之意。

清初兵定北京；西便门外一场大火，使蚁百间殿堂庐舍，连同附近几十户人家的房屋尽付一炬。院中一堆堆瓦砾，一丛丛蓬蒿，显得十分寂静荒凉。仅存下的拜殿和东廊下的泥塑，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感，按《西游记》故事绘制的泥塑吸引着游人和香客。

班布尔善环顾四周，人烟稀少，心下暗自思索：北京城内有名的庙宇寺观，白云观是最破败的一个，老三偏偏选中这样一个地方来游幸，真是匪夷所思。昨日魏东亭前去传旨时，他就猜中了康熙的心思，他倒也想知道，这个娃娃天子到底怎样对待自己。——正在发怔，见康熙已进了山门，在一座错金香鼎旁边上下审视，忙赶了过来仔细端详了一番，笑道：“山门上这副槛联倒不错，‘敬天爱民以治国，慈俭清静以修身’。嗯，前明正德皇帝这笔字写的倒是风骨不俗。”

康熙却不答话，只围着这尊六尺多高的鼎兴致勃勃地仔细打量。

说起这香鼎，也有一段传说。相传当年香火旺盛时，每日只须道童晨起焚香撮火，并不用人

力，稍过片刻山门便自行开启。待昏夜时，向鼎中贮水，山门自行关闭。其实就连小道士也并不知香鼎与山门乃是消息相连，人们以讹传讹，深信这白云观道士掌着九天符录，这些庙务全由神差来办。因此，庙虽颓废，这鼎上的错金连最贪财的人也不敢动他分毫。

康熙以手叩鼎笑道：“可惜没有邀鳌中堂同来，他有拔山扛鼎之力。班布尔善，你倒说说看，他能不能将此鼎移动？”

这话问得太露骨了。原来自大禹在天下九州各制一鼎以来，“问鼎”就成了篡国的代名词。周宣王三年，楚子助天子伐陆浑，兵胜之后，在洛阳近郊阅兵。楚子便乘机询问王孙满大庙中九鼎的大小轻重，意在侵占。此时康熙引出此典来，自然有敲山震虎的功效。班布尔善无书不读，岂能不知此典？只是觉得颇难应对，迟疑了一下才干笑一声道：“这鼎怕有两千斤，鳌中堂来，也未必就能动得了它。”

“无量寿佛！”三人正看鼎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道士从后边太极殿东侧耳房里出来，拱手道：“居士们纳福！难得如此虔心，来得这般早。前边的观宇已经荒芜，后面也还洁净，请进来用茶吧！”三人忙都转身答礼，魏东亭说：“道长请自便。我们先在前边瞻仰瞻仰，待会儿才去后面呢！”

魏东亭见老道走后，笑着说：“这是朝咱们化缘来的。这里的道士们除了每逢初一、十五社会时，能收点香火钱，平日里难得有香客来。眼见咱几个来了，你们又一身富贵打扮，这牛鼻子哪肯轻易放过！”

康熙一拍身上，笑道：“不巧，今日恰巧没带钱出来！”班布尔善忙从袖中取出一锭五十两的银子，笑道：“奴才却不敢同万岁爷相比，走到哪里，也须带点银子。”

魏东亭道：“可惜太大了，一两银子可买一百三十斤上白细米，全部给出去可能被人疑心。”说着接过银子握在手中，双掌一使劲，“咯嘣”一声，那银子早断成两截。他把大的一截丢还给班布尔善，掂了掂小的道：“怕有二十两吧，这已算得上阔香客了。”班布尔善见他功夫如此了得，心下不禁骇然，更增了几分忌惮。口中笑道：“虎臣这一招，没有千斤之力怕是不成，不过这又不是临潼斗宝，何必如此呢？”

康熙今日邀班布尔善至此，是专为查考他的。他到底是自己的本家兄长。如还念兄弟之情，互相说合了，也就罢了。谁料这班布尔善只是装痴作呆，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不由心里有些烦躁。便道，“这个鼎看过了。那边廊下捏的有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泥塑故事儿，一多半毁了。下余的倒不知怎么样，不如瞧瞧去吧。”

班布尔善察颜观色，已知康熙之意，心里冷笑一声。他正要说话却见一个小道士过来，手里托着土黄袱面儿搭着的茶盘，上面三杯清茶正冒着热气。遂笑道：“虎臣，应了你的话了，快打发银子吧！”便抽身跟着康熙到东廊下看故事儿。

这里魏东亭把银子放在茶盘上笑道：“小仙长，茶我们是不用的；你拿了这银子去吧！”说完便欲回康熙跟前；却瞧见伍次友撩着长衫前襟兴致勃勃地拾级而上，在错金鼎旁转来转去仔细推敲。苏麻喇姑随后紧紧跟着，却似有点神不守舍的样子，张皇四顾。魏东亭蓦地一惊，回头看康熙和班布尔善正逐个儿品评塑像，便悄然退了过来。苏麻喇姑也早瞧见了，撇下伍次友，装作无心的模样凑了过来。

二人折至西廊断垣后头，魏东亭小声埋怨道，“我的姑奶奶！这叫办的甚么差使？这边应付着一位混世魔头，你怎么又带了一个大白金星。这怎么办？”

“你倒说的好！”苏麻喇姑道，“索府的人都调出来在这左近，关防都快出空了。他要来，我是家奴的牌位，能拦得住了？还不快想法子，只顾埋怨呢！”

魏东亭紧锁双眉，半晌才道：“既来之，则安之。一味躲着不是办法，就索性见见我我想也没甚要紧。”苏麻喇姑道：“就怕这位伍先生一嗓子喊出‘龙儿’来可怎么办，”魏东亭笑道：“大不了揭破了——你别出声，机警着点，瞧我的眼色行事。”

说完，魏东亭便匆匆离去，远远便听康熙连说带笑：“这丘处机也是无事生非，牛鼻子道人吹和尚，写出个‘西天取经’，后人还巴巴儿弄出这些故事来，不伦不类地摆在这三清道场。”

班布尔善笑道：“是啊，这观将来重修，还是不要这些故事的好。”魏东亭听至此，忙接口道：“说起‘西游’，我还听了个笑话儿。我朝入关，兵临河间府，城里的百姓要避兵灾，走得精光。有个老头子，临出门看了看门神，叹道：‘尉迟敬德、秦叔宝有一个在，天下也不至就乱得这样。’恰好邻居是个三对方的老学究，听了这话，撇着胡子道：‘门神乃神荼郁垒！秦叔宝他们是丘处机老头子胡编乱造出来的，你就信了真！’这老儿不服，搬出《西游记》，那学究又找出《封神》与他争论，一直争到天黑，城门关闭。第二日大兵破城，二位都死在乱兵之中。”

班布尔善听得哈哈大笑，康熙却远远瞧见伍次友和苏麻喇姑朝这边走来，心里发急，不住递眼色给魏东亭。魏东亭正说得兴致勃勃，瞥见伍次友已经走近，忙故作惊讶他说道：“呀！真是巧，这不是朱表台吗，幸会幸会！”

伍次友一怔，正要说话，魏东亭转身扯着康熙介绍道：“这二位都在鳌中堂眼前当差，这位是龙鸣世兄，这位叫贾子才。朋友们多日不见，难得今个儿凑巧，碰得齐全——”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伍次友便是一段木头也有灵性了。听魏东亭生编的这两个名字，苏麻喇姑想笑又不敢，倒是伍次友帮了她的忙道：“婉娘，还不见过三位爷？”苏麻喇姑便上前笑盈盈地道了三个万福。

班布尔善倒没看出甚么异样来，只觉得他编派的这两个名字似有讥刺，留神看婉娘，略觉面熟，可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却再也想不到苏麻喇姑身上，只好似笑非笑他说道：“久仰久仰！我们一同走走如何？”伍次友笑道：“既是表台的朋友，我们自然同行。”他嘴里虽然这么说，心中却满腹狐疑。

一场破包露馅的危机总算是暂时弥合，康熙悬着的心慢慢放下，此时已神态自若，遂笑问伍次友：“朱先生，这套故事你看塑得可好？”

“漫说《西游记》是后人伪托丘长春之作，”伍次友道，“即便是真的，道士观里夸和尚有甚么意趣呢？”

《西游记》竟是伪托之作，这真是闻所未闻。康熙忙问道：“先生倒是言人所未言，怎见得《西游记》不是丘长春所作呢？”

伍次友笑道：“这何须到旁处去查，只看《西游记》本文便知——祭赛国中的锦衣卫，朱紫国司礼监，灭法国中的东城兵马司，还有唐太宗朝里的大学士，翰林中书院，都是前明才设置的，丘处机从哪里去捏造这些？”

魏东亭见伍次友谈兴起来，怕他没完没了，趁空儿插话道：“朱表台，哪有站在这儿说的？咱们不如到那边破凉亭子上，现成的酒食，就在那儿赋诗说笑，可好？”

康熙已与班布尔善谈了很多，虽感失望，却还想再试探一下，便笑道：“好，就依虎臣吧！”几个拾酒食的侍卫不待吩咐，早过去安置了。

看了一阵子《西游记》故事，听了伍次友一番高论，又在拜殿里捣弄了半日鬼神，不知不觉已到晌午了。秋风卷着一团团乌云渐渐地盖了上来，浑黄的太阳在飞云中黯然失色。在破亭里，这几个胸襟不同、志趣各异的游客被机遇和命运撮合在一起饮酒赋诗，都默默地看着清澈透底的水塘中变幻的云影，沉思默想地搜索佳句。

一尾鲤鱼跃起，在池中打了个翻飞，“咕咚”一声又沉入水底。康熙起句微吟道：

剑池锦鳞跃云影，

伍次友道声“好”！续道：

击破秋空欲出形。

魏东亭道：献丑了——

为问天阔造化数，

班布尔善沉吟良久才续道：

划乱清波朝金龙！

康熙鼓掌叫好，伍次友却道：“诗也倒罢了，只是最末一句流于颂圣俗奏了。这又不是金殿对策，哪里有甚么金龙呢？”

苏麻喇姑听伍次友如此说，担心地看一眼康熙，康熙却是毫不在意。班布尔善本疑心伍次友来历，此时不禁释然。暗想：“倒是我多疑了，姓朱的若认识这主儿，岂敢说这样的话？”遂笑道：“朱先生见教得是。只是读书人事事当归美于君亲，余则非我辈敢妄拟的。”伍次友笑道：“这话固然有理，然古往今来多少诗文，若真地篇篇颂美君亲，那还怎么读呢？重要的在于情发乎心，志发乎词，或寄于山水，或托于花月。圣道之大，岂可一格拘之？”

这一番侃侃而言加上前头的领教，班布尔善自知决非他的对手，便一笑而罢。伍次友兴犹未尽，吃一口酒，凭栏朗吟道：

登山临水送将归，谁言宋玉秋客悲，
坐观白云思大风，起听红叶吟声微。
春山啼鹃去不返，瑟江寒雨钓竿垂。
不堪豪士闻鸡鸣，一声咏叹雁南飞！

刚一落音，康熙连声赞道：“这才是诗，不枉了今日白云观走这一遭！”苏麻喇姑听着却不言语，眼中滚动着晶莹泪珠，怕人瞧见，又忙偷偷地擦了。

魏东亭眼见班布尔善直盯着伍次友，知他动了疑心，于是笑道：“朱表台又发了豪情。不过咱们今个出来是耍的，装了一肚子的白云大风回去，姨父能不怪我？”

康熙听了呵呵大笑：“虎臣原来也有打诨取笑的时候。依你便怎么？”魏东亭笑道：“不如说笑话儿，谁说得不好，罚酒！”

“好！”班布尔善嘻笑道，“我先说——一个秀才死了，去见阎王，阎王偶放一屁。秀才就献了《屁赋》一篇，道：‘伏惟大王，高竦金臀，洪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味。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大喜，增寿一纪放他还阳。

十二年后限满再见阎王，这秀才趾高气扬，往森罗殿摇摆而上。阎王却忘了他，便问他是何人，小鬼笑道：‘就是那年做屁文章的秀才！’”

音刚落，伍次友哈哈大笑：“这位贾子才先生倒是个真名士，一语骂倒天下阿谀之人！”康熙先也忍俊不禁，细思量时不禁大怒，暗道：“奴才无礼！”脸上却毫不带出，只道：“虎臣，该听你的了。”

魏东亭沉吟良久方道：“我就接着方才的屁故事也来说一个——前明有个人叫陈全，是极有才学的一个风流浪子。一日外游，误入御园猎场，被一个太监拿了。那太监道：‘你是陈全，听说你很能说笑，你说一个字，能叫我笑了，便放掉你。’”

陈全应口答道：‘屁！’太监不禁愕然，问道：‘这怎么讲？’陈全道：‘放也由公公，不放也由公公。’”

众人听了，无不鼓掌大笑。伍次友笑得打跌，道：“我也有了一个——有一家富户，原是卖唱的出身，死了母亲，求人写牌位，既要堂皇，带上‘钦奉’二字，又不能失真。花了一千两银子没人能写。一个秀才——就是方才贾先生讲的那位了——穷极无聊，便应了这差。上去援笔大书道：‘钦奉内阁大学士，两广总督，加吏部尚书衔，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少保王辅相家仆隔壁之刘嬷嬷灵位’。”

众人听了又是哄堂大笑，连旁边侍立的苏麻喇姑也不禁‘嗤’地笑出声了。

康熙便道：“我也有了一个——一家人想住好房子，卖了地和存粮，又借了钱，好容易盖成了，却连饭也吃不上。他的一个朋友进来扬着脸看了看道：‘这房子盖得好，不过欠了两条梁。’问他怎么回事，朋友笑道：‘一条不思量，一条不酌量！’”

这个故事说了，除魏东亭微微一笑外，别的人都没笑出来，’伍次友笑道：“这故事劝大于

讽，没把大家逗笑。公子该罚一杯！”康熙只得笑着饮了。班布尔善听着这些笑话儿句句似乎带刺儿，却又说不出，暗骂魏东亭：“不知从哪里弄个野秀才。”口里却笑道：“我还说个读书人的事：有个学官，退休还乡，自做了一块匾，上头写了‘文献世家’四个字。有个无赖夜里把‘文’字上面一点贴了，便成‘又献世家’。这家子大怒，撕了去，不料隔了一夜‘文’和‘家’上头的点都没了，变成‘又献世冢’这家便摘下来，擦洗干净挂上，第二日‘文’和‘家’都被糊住了，只余‘献世’这两个字……”

他的笑话未讲全，众人早笑倒了。魏东亭便道：“贾先生这个笑话儿着实地好，很应奖一杯酒！”

班布尔善笑着饮了，问道：“虎臣可还有好的么？”

魏东亭笑道：“我虽不学无术，笑话儿却有得是——说一个近视眼，过年在路上拾了个爆竹，不知是个甚么东西，便凑在烛上去瞧，不想就燃着了炮捻儿，“砰”地一声在手里炸开。旁边一个聋子看得清楚，便问：‘足下方才手里拿的什么，好端端地怎么就散了？’”

众人各自回味，伍次友早大笑起身道：“真有你的，虎臣！已出来多时了，我还有事，不如就瞎子放炮聋子看——今日且散了罢！”回身叫了声“婉娘”，便径自带着苏麻喇姑去了。

二十六 山沽居婉娘伴师游 西鼓楼道长说因缘

苏麻喇姑走出庙门，才暗自松了一口气。这一关算是过去了，可现下怎生对付这位呆子呢？见伍次友默默走着，似乎在想什么，便问道：“饿了罢，咱们别急着打轿回府，先在附近寻一家野店打个尖儿再走罢。我可是立规矩立得腰酸腿疼了！”

“也好。”伍次友道，“不过今儿这事好怪。龙儿、小魏子约的那个人怎么瞧着那么别扭，倒像龙儿的奴才似的。你们怎么又不肯相认呢？”苏麻喇姑掩口笑道：“他是鳌中堂府里的清客，练就了的奴才相。听说起先和小魏子相处得好，又是表亲。今儿偶然碰上，人心难测，自然以不认为佳。”伍次友是读书人的心性，对苏麻喇姑的话信以为真，遂笑道：“这也小心过分了。”

二人边说边走，转过一片瓦砾堆，见前边有一带土墙，墙上藤蔓四攀，墙边老树婆娑。这虽是一间小门面的村酿酒家，但在这劫后村野里，却分外引人注目。伍次友点头笑道：“嗯——这个地方不坏，是个读书的好去处。”

二位，请里边用饭，有烧麦羊肉、各样细巧点心，京挂银丝面……”

伍次友只顾和婉娘说话，没有注意店主人。可一听这声音非常熟悉，再抬头一看，这个老板不是别人，竟是何桂柱。多日不见，他倒发福了许多，惊讶地问道：“柱儿，你怎地到这儿来了？”

“哟，是我的二爷！”何桂柱这才瞧见是伍次友带着个陌生女郎，忙陪笑道：小人越发拙了，二爷又穿这衣裳，都不敢认了。——二爷，小人给您请安了！”

苏麻喇姑早听魏东亭讲过此人，只诧异地打量了一眼，又瞧瞧幌子上“山沽”两个大字，便随伍次友进了店。何桂柱跟在后边，口里不住他说：“二爷，您去后不久，悦朋店就开不下去了。托爷的福，魏爷给小人在这里又寻了个落脚的地方儿。……亏了爷照应，不是爷的这些好朋友有本事，小人还不叫人家——”一句话没说完，见里边一位客人向这边张望，就把话咽下。他

把伍次友和苏麻喇姑让进里边雅座，便亲自摆布饭点去了。

进到里边时，苏麻喇姑盯了一眼那位客人，觉得以乎见过面，因想不起，也并不在意。等进了内间，才猛醒道：“像是传说的那个其丑无比的刺客，他到这里来做甚么？”陡然间心情紧张起来，又想到康熙他们早已去远，料无大事，才渐渐定下心来。

伍次友到没留心苏麻喇姑的脸色，兴致盎然地逐字逐句鉴赏着粉壁墙上客人留下的诗句。见多是称颂白云观、宣扬因果报应之类的话，觉得无甚意味，倒是有一行细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念了念，又低头想想，暗自发笑。苏麻喇姑好奇地凑过来看时，粉墙上写着：

王寅三月，候与夫人会于高轩

不觉脸上便有些发热，啐道：“文人无聊，写这样下流话在这上头。”伍次友笑道：“这只能算是轻薄话。你只把《三国》读得烂熟，却不知这个话是有身份的。待我为它续上几句。”

正说着，何桂柱托了食盘进来，一炉烧得滚沸的火锅，一盘烧麦，还有一个盘子是仿德州的烧鸡。他提起鸡腿来，熟练地一抖，肉便齐整地簌簌落下。见伍次友和苏麻喇姑看字儿，便笑道：“这还是前任店主人手里的事。说三月间有个尊贵人到这店里来过。”

“是旗人？”苏麻喇姑问道。

“是汉人。”何桂柱笑道，“还带了一个女子，这女子长得比陈圆圆还美呢！”说着见伍次友要笔，便挑帘出去了。借着帘子一闪，苏麻喇姑见那刺客正起身出去。

伍次友见她发呆，便问：“婉娘，你在想什么，”苏麻喇姑微微一怔，遂笑道：“陈圆圆！那贵人莫不是吴三桂？”伍次友也是一证，细审笔迹，拍案道：“不是他又是谁，我见过他早年给先父的书信，像极了！亏你聪明，一下子就想起来。”

何桂柱兴冲冲端着一方砚、拿一支笔进来道：“请用墨，二爷！”伍次友说：“好。”一边提笔濡墨，一边笑对何桂柱道：“只是污了你的墙壁。”何桂柱笑得眯了眼，道：“爷说哪里话，爷的墨宝比什么都值钱！这是在北京，知道的人不多，要是过了扬子江，只怕花了银子还没处买呢！”

伍次友朝苏麻喇姑道：“这人用的春秋笔法，我以春秋笔法续之。”便接着那行小字续道：夏久旱，秋早霜，冬多雨雪，候夫人崩。

写完坐下道：“不度德，不量力，岂不是自寻死道？”

苏麻喇姑道：“这么一续就完全了——那些人朝哪个方向去了？”

何桂柱很奇怪这女子何以对此感兴趣，小心翼翼地答道：“我是听前头老板卖店时说的，后头的事我没问”。

“你不用和我们打哑谜儿！”苏麻喇姑冷笑道，“这位是你早先的少东家，小魏子——就你说的那魏爷——又是我表哥，有甚么信不过的。”

何桂柱自小挨砸挨惯了的，忙赔笑道：“慢说您是魏爷亲戚，单是伍二爷在这儿，我柱儿就不敢藏半点虚言，实在是不知道。”伍次友也觉好笑：“婉娘，咱们吃过快去罢，谁是吴三桂，与咱们有何相干？”苏麻喇姑这才无话，也觉得自己没来由，便笑道：“我是说着打趣，你忙你的去罢。”

魏东亭和班布尔善从左掖门直送康熙进了大内，由张万强、狼谭等接着，方才退下。

出了天安门，班布尔善笑道：“早着呢，长天白日的回去也没意思。走，我请客！”于是二人脱了公服付与从人，竟不用轿马，迈着步儿往西鼓楼走去。

西鼓楼茶食店座落在宣武门最繁华的地段。迎面一块大匾四个金字“清风鼓楼”，是前明正德皇帝的御笔。两边一副楹联是：

香欺山阴点点雪里梅

色压河阳漫漫岗上枫

也是正德御书，就凭这块牌子，百多年来这家老板生意愈做愈大。金陵、苏州、杭州都有

它的分号。

班布尔善便笑道：“这正德虽很浪荡，字的风骨却不俗，正是瘦金体一派正传。”魏东亭也笑道：“正德并不昏愚，如不是一干小人乱政，也未见得就如此不堪。”班布尔善点头道：“这说的是。”说着便进了店。这店说是茶食店，其实茶座只占它营生极小一部分。楼下边五花八门各色小吃，冷热荤素一应俱全。几个跑堂的忙得满头是汗。二人见下边如此热闹不堪，便登楼上了雅座。

刚上来楼，魏东亭一眼便瞧见临街窗口坐着胡宫山，自个儿独斟独饮，配着黄蜡脸、三角眼、扫帚眉，颇为滑稽。遂笑道：“老胡，好兴致，自得其乐啊！”

胡宫山忙起身笑道：“魏大人，多日不见，您吉祥啊！”便要行礼。魏东亭忙扯住道：“这怎么敢当？何必呢！”胡宫山看着班布尔善笑道：“这位先生好面熟，哪里曾见过，”班布尔善歪着头想了半晌道：“像是在内务府老黄家里见过一面。”胡宫山笑道：“是了是了，是班大人，晚生失敬了。黄总管老太爷去年中风，是晚生诊的脉。”

三人只顾说话，跑堂的在旁早侍候着，此时见有了缝儿，忙恭敬地插进来道：“三位爷请这边坐，”就拧了热毛巾请他们净面。班布尔善一手扯一个，请魏东亭、胡宫山坐下，一边说道：“我已与虎臣约好，我来作东，咱们一醉方休。”

胡宫山道：“晚生已先用了酒，只怕要吃二位的亏。”魏东亭笑道：“他有的是钱，咱们扰他一席没啥。”他知班布尔善心中有鬼，又弄不清这位胡宫山是何面目，想着这倒是个试探的机会。班布尔善曾听纳谏说起，魏东亭带着胡宫山为康熙看过病，对胡宫山他也捉磨不透，想看看这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因此也执意要拉胡宫山同饮。胡宫山暗自好笑：“这两个对头今日倒如胶似漆，我何妨也瞧瞧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就这样三人各怀心事坐在一起，跑堂的知他们都是官身，给各人端上一杯普洱茶，静听吩咐。

班布尔善喝了一口茶道：“你只管拣最好的席面摆上来就是。”跑堂的听了一会儿，知道这位就是班布尔善大人。对龙子凤孙，他哪敢怠慢，忙不迭地答应着下楼去了。

不一会儿，几个伙计走马灯一般上起菜来。魏东亭见是一桌满汉全席，遂笑道：“我们三个便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这许多。”跑堂的赔笑道：“名义虽是满汉全席，却不全，不过拣了几样时新的做来，图爷们个吉利。”胡宫山却大感兴趣，呵呵笑道：“魏大人不要扫了兴，这有何难；我就有这个饭量，可惜我还叫不出名目来。”

“回爷的话，”跑堂的满面堆笑，——指点道：“这是雄鸡报喜，佛手生香。鼎湖素鸽蛋，福寿而康，蚝皇网鲍片——用四个头的干鲍，只怕这会儿跑遍北京城也难遇呢——那是鼓汁龙虾拼盘孔雀开屏、麒麟熊掌，四大热菜是紫带围腰、喜冠进爵、玉乳金蝉、龙藏虎扣，另有冰花银耳露，甜品点心，花开富贵四式……爷们随便尝尝，看味道可正，”胡宫山听得眉开眼笑，抓耳挠腮连道：“好好！今儿要饱享口福了！”

班布尔善朝胡宫山努努嘴儿，对魏东亭笑道：“虎臣，今日也知天外有天了！请用酒罢。”三人举起杯来各饮了一口。班布尔善夹了一簇玉乳，”说道：“请”。又颇有些犯愁地皱眉道：“肥得很。”魏东亭尝了一口道：“味道不坏！老胡，请呀！”胡宫山也不言语，一筷子下去，半个“玉乳”被淋淋漓漓地夹了起来，左一口右一口霎时全被吃光。班布尔善看呆了，心想：“这人肚子真不含糊。”

魏东亭知道凡武功高强的人，无不食量如虎，便有意留量，学着班布尔善只拣清淡的略吃几口，单看胡宫山如何吃完这一席。胡宫山有些发觉，笑道：“魏大人是在看我笑话儿，岂不知惟大英雄能显本色，真名士自露风流！”

班布尔善笑道：“胡君一点也不像个行医的，真是个奇人！”说话间，一碗“龙藏虎扣”已被胡宫山一扫而空。他抹了一把嘴笑直：“晚生不是酒后吐狂言，我自幼就在深山求师，对风角

六王、奇门遁甲、鉴相歧黄之术都略知一二，惜乎生不逢时，以此医道糊口而已。”班布尔善最信这些，忙笑道：“先生，原来精于风鉴，何不为我二人瞧瞧？”

胡宫山口里正嚼着熊掌，边吃边说道：“这会子醉眼迷离，怎好看相？二位说出一字，我来推一推休咎。”

班布尔善抬头看着楼棚，心想：“我要找一个能难倒他的字。”半天才道：“我出个‘乃’字！”

“好！”胡宫山口里嚼着鱼翅，含糊不清地笑道：“真难为你想得好！‘乃’字为缺笔之‘及’，‘及’乃‘过犹不及’，阁下怕是常思过而不思功的，看来立品是正的。循其本意。‘乃’，无‘工’不成‘巧’，无‘人’不成‘仍’，无‘皿’不成‘盈’，此皆心劳太过。观此字形，右有危级上有平顶，左有悬崖，于仕途而言，不可再求进取，恐有许多关碍呢！”说罢一笑仍复坐下大嚼。

班布尔善脸上微微变色，良久方笑道：“足下所云‘危级平顶’，不是攀上了危级而后便是一马平川吗？”胡宫山用汤匙舀起两只鸽蛋塞进嘴里，又喝了一口酒笑道：“这个自然，——但圣人设道，原为警世醒人。那‘危级’便是台阶不稳，一尺之阔其限可知，足下要谨慎才是。若稳操祭器，十为盈数，阁下定必还有十年好官可做，只管放心就是！”班布尔善默默不语。

魏东亭笑道：“我出的却是个俗字。”班布尔善瞥了胡宫山一眼，对魏东亭说：“愿闻其详。”魏东亭笑着在桌上划了一个“意”字。

胡宫山在说话间连吃带喝，已将“佛手生香”、“雄鸡报喜”扫得罄尽，一边向“加官进爵”伸去筷子，一边漫不经心地笑道：“此字形体端正，无枝无蔓，君子心性是正大的。下有‘心’而上有‘立’，中怀天日，秉的是中正之气。左加心则为情：一生尽在忧患中，难得安宁。若加人字则为信，足下前途可喜可贺，来日定是富家翁！”

“我最不耐钱财之事，”魏东亭皱眉道：“请先生再断。”胡宫山便摇头：“据理而断，只能如此。‘意’乃‘心’上有‘音’，又可视为‘立日之心’，足下终生必得主上宠信无疑。”方说至此；胡宫山哈哈一笑道：“这些玩意儿，酒余饭后可作谈资，茫茫天书贤者尚且难测，岂在我胡某口舌之间。但愿二君修德自固。对于这‘休咎’二字，也不必太认真了。”

胡宫山口似悬河滔滔不绝，一桌堆得老高的酒菜，此时已是杯盘狼籍。魏东亭见他不再像上次面觐康熙时那样拘谨，在这里议论风生，谈笑自如，心想：“若论这个人，确也算得上一个人才。”班布尔善细品胡宫山为自己所测的字，觉得暗寓讥讽之意却又抓不到甚么把柄，只得干笑一声说道：“若似这等测字，兄弟也可尝试尝试。请胡君也赐下一字。”胡宫山笑道：“好，就以敝姓‘胡’字罢。”

“胡，”，班布尔善一边眨动着双眼，一边说道，“拆为‘古’‘月’，‘古’属阴，‘月’属太阴，主足下城府深沉，精于韬晦。有‘月’无‘日’不成‘明’字，足见足下心怀天日而有所希冀哉！左加‘水’则成‘湖’，亦属阴，预示足下将悠游于浩浩乎江河湖海之间哉！古人云：‘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以足下之才，定为大隐哉！”

听他这一连串的“哉”，胡宫山惊出一身冷汗，连酒都随汗浸了出来。魏东亭听了这番话也是怦然心动，见胡宫山很不自在，遂笑道：“班大人和胡兄的话倒使我想起了两句古诗：‘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不过，即或当今还有一些人仍在怀旧，也不足为奇。想当初我朝剿灭闯贼时，不也曾打起过为明复仇的旗号么？”

魏东亭的这些话，对班布尔善既有针砭，又不伤大雅；而对胡宫山大有解脱之意。因此三人不由相视而笑，却又不便再往下深说。魏东亭一看天色，说道：“怕是快到申时了，咱们出来一天，也该回去了。”班布尔善也觉得应该收场了，便叫掌柜的来会了帐。三人步出楼外，拱手道别。魏东亭没走几步，便瞧见明珠自嘉兴楼那边过来，知他又会过翠姑了。

二十七 题楹柱主仆思未来 报凶信兄妹忆儿时

苏麻喇姑回到养心殿，康熙歇午觉刚刚起来。见她进来，揉着眼笑道：“你今儿是怎么闹的，把伍先生也弄了去？”苏麻喇姑红着脸笑道：“这就是做奴才的难处了。他在索府，抵得上半个主子。他要去，我哪能劝阻得住。”康熙笑道：“也难为你应付下这场面来，一场好戏几乎给砸了！”苏麻喇姑道：“万岁爷福气比天还大着呢。他是个书呆子，哪里能瞧得出来！”说着便亲自出来给康熙打洗脸水。

苏麻喇姑端水进来，见康熙正在写条副，便道：“请主子净面。方睡起来，就带着眼眵糊写字儿，不信就写好了？”康熙就笑着放下笔，一边先脸一边问道：“今个儿在白云观，你瞧班布尔善这个人怎么样？”

“倒像有点神不守舍的模样。”苏麻喇姑一边回想一边说。

康熙闭着眼睛让苏麻喇姑给他擦脸，问道：“朕不是问这个。是问这个人怎么样？”

苏麻喇姑熟练地给他擦好脸，吩咐宫女将盥洗器皿撤下，笑道：“奴才哪里知道这些，主子爷的眼，那才叫圣明呢！”近些日子，她发觉康熙颇为自矜，便想人长大了，不能再似小时一般看待。若还像以往那样说三道四，叫他拿出主子款儿来，甚没意思！所以愈是大事，愈是暗自启发他自己拿主意。

“朕看这人绝非鳌拜一党。”见苏麻喇姑惊异之色，康熙颇为得意地又道，“可也绝非忠厚之人。他的面目不清，朕也不作断语，以后再看罢。”

苏麻喇姑忙道：“主子说得极是，他要是忠臣，今个就该明明白白地剖心置服地跟主子说个明白。主子爷几次提调他，他只装糊涂！”

“你来看！”康熙指着自已方才写的条幅道，“这是朕方才写的几个字——好不好？”

苏麻喇姑凑了过来，见是用隶书写的六个大字：

靖藩河务漕运

她心里暗自掂量：山东、安徽两地巡抚迭次奏报，说因黄河决口，泥沙淤塞运河，舟楫难行。光北京城每年就要靠漕运四百万担粮。这两件事也实在叫人揪心。至于“靖藩”二字以乎太刺眼了。从各种迹象看，三藩的野心时有外露，但将“靖”字明明白白地写在廷柱上，大臣们来宫中朝拜觐见的很多，传了出去有何益处，因笑道：“万岁爷的字练得越发有神了！”

“哪里要你说这个！”康熙笑道，“你瞧着意思可好！”

“好好！”苏麻喇姑扬眉夸赞：“圣虑深远，每一条款都很重要，这几件事办下来，老百姓都要额手庆贺，传颂尧天舜地哩！”

康熙得意地道：“这是朕近年来看了许多奏折，偶有所得，怕被眼前琐事搅忘了，故而把它写了，贴在廷柱上。”苏麻喇姑见是机会，忙笑道：“张在这儿，只怕明儿起居薄上就会将它记下了！”“唔？”一句话提醒了康熙，提起笔来另写了一张，道，“还是这样更好些儿。”苏麻喇姑瞧时，已将“靖藩”改为“三藩”了。康熙若有所思地望了一眼苏麻喇姑道：“婉娘，往后有甚么进谏之言，只管像从前一样直言相告，朕不怪罪你。”

这是个多雨的深秋。天刚擦黑，便又阴了。魏东亭下值后回到寓中，已是漆黑一团，不久，秋雨便浙浙沥沥地飘落下来。

下午，从索府护送康熙进了神武门，明珠便约史龙彪和穆子煦几个弟兄同到嘉兴楼吃酒，至

少要过了半夜，他们才能回得来。魏东亭没个人说话，甚觉无聊，便到书房里信手抽出一本书来看。

约莫亥时，见史龙彪他们还没回来，魏东亭伸了个懒腰，合上书便欲去睡觉。恰在此时，老门子走了来道：“大爷，外头有一个年轻公子来访！”

这么晚了，谁还会来呢？魏东亭迟疑地问道：“是熟朋友么？”老门子回道：“不是的，从没见过。”魏东亭想想笑道：“说不定是明珠弟的文友，来了倒有许多不便，不如辞了吧。你说，明珠不在，有事改日再说罢。”

“我寻明珠做什么？”话刚说完，一个翩翩少年忽地破门而入，笑吟吟他说道，“不速之客，深夜造访，必有要事，怎地就不肯赐见呢，小弟要见的正是大哥！”魏东亭看时，来人顶多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手执泥金折扇，头上戴着一顶青缎瓜皮帽直压到眉鬓。古铜长袍外面罩了一件灰府绸马褂，腰间汗巾旁悬着一块汉玉扇坠儿，脚下蹬着一双千层底掐云凉靴。风度潇洒自如，虽从雨地里走来，却连半点泥水全无。魏东亭觉得十分惊奇，连忙还礼道：“得罪得罪，我还以为是来找明珠弟的呢。哈，足下好生面熟，你是……”

那人却不答话。侍老门子退出，方笑道：“郎似桃李花，似松柏树，桃李花易落，松柏常如故。——喜峰口仓促一别，西河沿又匆匆相逢，不想你好大的忘性！”一边说一边摘下帽子，放下发辮，但见秀发青丝，皓齿明眸。——是史鉴梅来了！

“梅妹，”魏东亭一下子愣住了。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怀疑是在梦中，便情不自禁地揉了揉双眼，待弄清不是作梦，便喜出望外地扑上去紧紧握住了鉴梅双手。

鉴梅见他这样、倒觉不好意思，想把手抽回来，可他握得太紧，哪里抽得动。真正是躲无可躲，闪无可闪，嗔不能怒，羞不能避，只好红着脸，低垂着头默默地站着，过了一会儿才柔声问道：“亭哥，这几年……你可好？”

魏东亭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慢慢松开手，忙让座、倒茶，笑道：“我这几年倒好，你呢，”史鉴梅端起碗，吹着泛起的茶叶笑道：“亭哥春风得意，可也不轻松，我说得对吗？”

“我的事自然瞒不了你罗”，魏东亭笑道，“听说梅妹在鳌中堂府里，为什么不给我个信呢？”

这句话含有疑心鉴梅之意。若说二人自幼便青梅竹马，本应没有甚么信不过的。但魏东亭眼下的地位，一举手一投足都关乎到宗庙社稷大事，他又不能不多出一点心眼儿。说完偷眼瞧鉴梅时，见她脸上微微变色，呆呆地坐在床前，泪水无声地悄然流下来，魏东亭咬了咬牙，也不去理会。那鉴梅陡然站起身来，掩着面就要夺门而去，被魏东亭一把扯住，赔笑道：“还是小时候的心性，一句玩笑话嘛。”鉴梅抬起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哽咽道：“我为了复仇……在狼窝里呆了六年，想来找你，可又怕……亭哥，你能听我一句话吗？”

“怎么，你还要为明朝复仇么，哎呀！现在什么时候了，前明早完了，再谈这些，还有什么意思？”

鉴梅突然不哭了，冷笑道：“哼，难道我冒死犯难到这里来，是为听你这些话来的？——你珍重吧，我走了！”说罢抽身便去，魏东亭急忙挡住去路，摇手笑道：“别别，几年不见了，怎么还是这样任性儿，我说一句也不妨呀！好好好，你先说今晚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鉴梅这才重新坐下，也不回答魏东亭的问题，却突然问道：“明儿你还要去索额图府么？”

魏东亭心里一惊，虽然他和鉴梅自幼青梅竹马，情深意浓，但是，陪皇上念书的事，关系着社稷安危，却不能透出去一点口风，便不露声色地答道：“我们不相统属，我到 he 那里做甚么？”

“亭哥，你在骗我，可我还是要告诉你明天你别去，皇上若叫你，你装病好了！”

“为什么装病呢，”魏东亭冷冰冰地答道，“我要去了呢？”

“你别问，听我的话，别去啊！”

“我要问。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索府，为甚么又不能去呢？大丈夫总要来去明白，我不能做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事。”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鉴梅叹了口气说道：“恐怕去了难得回来。”

魏东亭见她吞吞吐吐，心里越发惊异：“梅妹，我还是十年前的魏虎子，可你，已不是从前的梅妹子了。你既然不愿意说，那你就走吧，明儿索府我是去定了，倒要看看是怎么个回不来法。”

史鉴梅听他说得如此决绝，起身便走，才走几步忽又站住，头也不回地说：“鳌拜明日要搜索府，连你带皇帝……去不去全在你！”说完抬脚便走。

一句话说得魏东亭犹如五雷轰顶，这下真急了，一个箭步抢上前拦住去路，紧扳着她的肩头道：“好梅妹，多谢你实言相告，可是我不能不顾皇上啊！”

鉴梅见魏东亭如此执拗，叹了口气：“你不知我的心，只要你平安，我就放心了。你管皇上干什么呢？”

魏东亭苦笑着摇头道：“妹妹！皇恩浩荡，我怎能不效忠尽力呢，明天皇上若遭不测，慢说我魏东亭难逃一死，就是幸存下来，又有何颜面活在人间呢？”

鉴梅突然挣开身子，噗通一声跪下道，“好哥哥，你远离是非之地吧，我求求你！你斗不过他们！他们权高势大，党羽多得数不清，日夜盘算着谋害你们君臣，你知道吗？”

魏东亭一手挽她起来，望着她一泓秋水般的眼睛，固执他说道：“我知道你自小儿也知道我，相信我吧妹妹，我能斗得过他们！”

鉴梅有些吃惊地看着这个英武的男子，抖抖索索从怀中取出一个纸包说道：“你瞧瞧这个。”魏东亭接过来，走至灯前打开细看，“不是上好的冰片么？”“什么冰片，是用来毒你们君臣的毒药。为了弄到它，我几乎送了命。”

魏东亭越发惊疑，强按鉴梅坐下，一定要她讲述事情的原委。

原来那一天鉴梅偷听了鳌拜与班布尔善的密谈。晚上使用假面具扮作鬼像，吓昏了丫环彩屏，将鳌拜骗出鹤寿堂，悄悄儿偷了一点毒药。在忙乱中，夫人没有仔细查点人数，到没有疑心到她。

说完这件事的经过，鉴梅模糊地瞧着魏东亭，满眼期望和恐惧，“你要快走，不然，滔天大祸，就要临头了。”

“你不用操心我，今生没缘份，我们等来世！可他对我恩重如山，我岂能……”

“谁？”

“当今皇上啊！”

“皇上皇上！”鉴梅突然发怒道，“你就知道皇上！他待我们百姓有甚么好，那年你走后，妈就花了，爹拉扯着我，靠种皇庄上那十几亩地过活，不想地又被镶黄旗圈了去！”说至此鉴梅拭了一把泪，接着道，“没了地，庄主可还照样来收银，说是正黄旗没圈地前，地里已播下了种，种子钱总要收回来。你和魏阿姆走后，我们举目无亲，那年腊月，大雪天爹去讨饭，从而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只剩下我苦孤零丁一人，怎么办？”鉴梅接着道，“我只好扮了男装进京寻你，差点冻死在怀柔。还是史大爷救下了我，收我为义女，跟着他一道走江湖学艺，这些年满清皇帝让我们受的苦你知道吗？”

魏东亭听了，沉默良久方说道：“梅妹，你的心思我明白了。这些年你吃了这么多的苦，我心里，觉得对不起你们一家。不过我想，我们这些人就盼着有个好皇上，能过上安生日子就成。前明皇上倒是汉人，却把你一家逼到关外。现在逼你的总不是当今皇上吧，那圈地的正是皇上的对头鳌拜，你知道吗？你是聪明人，这点是非总得想明白。以前我们两家好时，我们就已经入了旗籍，你并没有嫌弃我，我也没有想着是旗军的小头领了，就欺压良民。这你都是知道的。你细

想想我的话有没有道理？”

这回轮到鉴梅不言语了。

“当今皇上年纪虽少，却很清明聪睿，我着实舍不得离开他。别说是我，就连史老伯现在也是一心向着皇上啊。”

“唉，你们这些男人啊”鉴梅已经心服，嘴里却还说道：不过你也不要太信他了，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啊！

魏东亭笑了：“这倒说的有几分道理。不过我也不傻，到时，我就不能学范蠡载西施泛舟于五湖吗？”

鉴梅听至此，不觉破涕为笑，红着脸用指头戳了一下魏东亭的脑门道：“你呀，你就是我前世修下的孽。你要我做甚么事，说罢……”

“你能留在我身边吗？”

“不。今天夜里我是偷着出来的，如果被他们发现，对你并没有好处，亭哥，你保重吧，我走了……”

二十八 搜府邸棋敲菱口居 防忧患移教山沽斋

第二天一早，班布尔善在从神武门到索府的路上沿途撒了眼线。自己坐在鳌府静待消息。下午接到回报：“跟往常一样，宫里出来的两乘小轿已进了索府后侧门。”鳌拜与班布尔善相视一笑，便点齐兵丁，打轿前往索府。

大轿来到索府前轻轻落下，鳌拜一哈腰跨了出来。

门上戈什哈见了鳌拜，一个千扎下去说道：“中堂大人，小的请中堂金安。”

“回禀你家老爷，说二等公、领侍卫内大臣鳌拜，奉旨前来，要见你家大人。”

“扎！”一听说“奉旨”，那个戈什哈忙双膝跪下叩了个头，然后，起身飞也似地进后堂报告去了。

不多时，但听得雷鸣似地三声炮响，接着鼓乐钟磬之声大作，中门哗然大启，索额图穿一件九蟒五爪绣金袍，外罩簇新的锦鸡补服，起花珊瑚顶子后面拖着一根双眼孔雀花翎，满面端庄肃穆的神色迎了出来。

鳌拜矫诏造访索府，原想静悄悄地办事了，谁料索额图人未出来。就又放炮又奏乐，引了众乡邻前来围观，他心里恨得直咬牙，却还不得不笑呵呵地恭维道：“索公，鳌某也不是外人，何必这样呢？”

索额图恭敬地将腰一哈让道：“中堂大人奉诏而来，便是天使驾到，当得如此。请！”说罢二人携手而入，待他们入内，讷谟将手一摆，手下御林军忽地一声散开，将索府围了个密不透风。老百姓不知索府出了什么事，瞧热闹的更多了。

鳌拜满面笑容随着索额图入府登堂，待坐定后，仍不见鳌拜宣旨，索额图便故意问道：“中堂大人，有何圣谕，就请宣明，学生好遵旨承办。”

本来就没有什么圣旨，索额图一口一个：“圣谕”、“遵旨”，再厚的脸皮也有点吃不消，鳌拜便微微有点心慌，笑道：“兹因刑部天牢昨夜窃逃走了两名钦犯，守牢的受了一千两黄金的贿赂，已拿住正法了，但正犯尚未落网。皇上命我在百官家中查看，别处已派有关人员前去了。唯有尊府非比寻常，深恐下人造次，惊扰了宝眷，特亲来主持。”

“这是圣上的洪恩，中堂大人的情份。”索额图忙赔笑道，“既如此，便请派人查看。”

鳌拜见他十分镇定，反倒起了疑心，难道走风了，老三不在府内？细察索额图神气，镇定中又带着几分惶恐。又想，再不然就是仗着老三在府，等着我搜出来，给我个下不来台？想到此，他狞笑一声道：“恕鳌某放肆了。”

接着便喊了一声“来人！”

讷谟、歪虎等就等着这一声呢，趁势带着一队人拥了进来，黑鸦鸦站了一院子。鳌拜出来吩咐：“讷谟到内院，歪虎去花园，随便看看，不许放肆。如若惊扰了内眷，你们可当心。”二人连连应声退下，

鳌拜和索额图二人自在厅上吃茶，不一时便从后院，传来内眷们的哭喊惊叫声，鳌拜只装没听见，扭头瞧索额图时，但见他心平气和，若无其事，暗自佩服他的涵养。忽然一个亲兵跌跌撞撞跑来禀道：“中堂大人，打……打起来了。”

谁，鳌拜一惊站了起来，与索额图一起向后花园走来。原来，是歪虎和魏东亭在花园前面交上了手。鳌拜忙上前喝止道“歪虎不得无礼。”魏东亭也趁势还剑入鞘，对鳌拜作了一个长揖说：“标下魏东亭前来领罪。”

“虎臣，这歪虎是个浑人，不必与他一般见识。”转脸向歪虎使了个眼色，说，“还不下去，干自己的事。”歪虎自然会意地走开。鳌拜又对魏东亭笑道“今日倒真凑巧，你也在在这。”他以为康熙一定藏在后花园里。

魏东亭淡淡地回道：“听说索大人园中有块假山石极好。皇上叫我来瞧瞧。”“哦？”鳌拜立时站起身来对索额图道：“咱们反正是坐着，何不同到花园中看看。”索额图起身笑道：“一定奉陪。虎臣，你也陪中堂一齐前去如何？”魏东亭笑道：“理当遵命。”

三人行至花园月门前，见歪虎带着人正在园里搜索。鳌拜走过来问道：“见到可疑之人么？”歪虎道：“还没有。我想再调些人来细细查看一下。”说着便狠狠地盯了魏东亭一眼。

鳌拜一摆手说：“那就不必了。我与索大人魏大人一起查看就是了。你们下去吧。”

进了花园，迎面有一座假山落在池中。一包汉白玉石栏杆弯弯曲曲通向池中压水亭。亭的对岸上，有三间茅屋。水波粼粼，几尾金鱼悠闲地浮上浮下。

再往前去果然有一座假山显得十分触目——它是一整块天然的姜黄石。下中部有桌子大小的石面被磨得光滑如镜，上刻“菱口”二字。

鳌拜见假山附近并无藏人之处，便指着那三间茅屋说：“那里倒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啊！”

三人沿着曲桥绕过假山穿过凉亭来至茅屋前。听到房内有人在说话，并不时传来“叭叭”声。鳌拜情绪顿时紧张起来，口里却故作文雅：“临水傍竹，茅舍木窗，一洗富贵之气，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处！”一边说一边快步跨进房内，一看之下，不禁愣怔在那里。哪里有什么康熙！只是一个三十多岁黄脸汉子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后生正专心致志地在对弈。刚才叭叭的声音是摔棋子呢！

索额图见鳌拜一脸懊丧失望的神色，心里暗暗好笑，忙道：“敏泰，快来见过鳌老世伯！”又转身对鳌拜介绍道，“这位是舍侄索敏泰，这位是太医院胡先生，常来这里下棋。胡先生棋艺高超，京师还无人能超过他。听说鳌公也极精此道，何妨对奕一局？”胡宫山也忙拱手谦逊道：“请大人赐教！”便一揖拜了下去。鳌拜伸手时，但觉一股劲风扑衣，知道此人身负武功，忙运力去托时，哪里挡得住。胡宫山已泰然自若地长揖到地，又抬身大大咧咧地坐下。鳌拜心中不禁大惊：这索额图府里竟养着这样一个人！

鳌拜此时已知扑空，心里乱如牛毛，又见胡宫山身怀绝技，更是不想纠缠，连索额图他们说些什么也听不清，只呆笑着点头道：“啊……啊……哪里，老夫也只略通象棋，其实皮毛得很。——还是虎臣来吧！”

正说话间，讷谟和歪虎二人从外头进来，鳌拜一看他们脸色便知事情不谐，忙道：“你们不

必说了。——索大人，今日实在得罪得很了，容鳌拜改日请罪罢！”便吩咐讷谟道：“撤去警戒，再到别家看看。”索额图却假意要挽留。鳌拜连一刻也不想呆在这里，袍袖一挥说：“告辞！”索额图依旧放炮送他出来。

出了索府，鳌拜心里还在纳闷，康熙皇帝不在这里，那个伍次友又到哪里去了呢？

他不知道伍次友一大早就被明珠约走了。他们按照魏东亭的安排，来到风氏园。进来一看才知道，这里断垣残壁，荆棘丛中，竟是一个荒废了多年的园子，明珠心里直嘀咕：“表弟把我们俩给支使到这儿，这个破园子，怎么消磨得了半天时间呢。”可是，伍次友却高兴了，说：“越是荒凉颓败之处，越多胜迹可寻，也越能发人深思。”于是他们就在这断墙残壁之中，乱石荒冢之旁，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居然被他们找到了几首小诗，也不知是那位文人题写在这儿的。伍次友诗兴大发，眼看日过中天，竟然还不想离去呢。明珠早就等不及了：“我说伍大哥，咱们该歇歇脚，找个地方吃饭吧。”

“好好好依你。只是这里荒草荆棘满目凄凉哪有清雅之处呢？”

“伍大哥，出来之前，我和虎臣等约好了。今个，咱们去白云观，柱儿新近在那里开了一座山沽店，咱们还去扰他吧？”

“啊？原来他跑到那里去了，唉，他小本生意，经营也不容易，路又太远。今天不去了吧。”

“嘿，这怕什么呢，你怕吃他，他还怪你不去呢。走吧走吧，一顿饭吃不穷他。”

“去也可以，我可是一不乘车，二不坐轿。”

“好，我也正想走走呢，咱们就安步当车吧。”

二人一边说笑一边走，未牌已错时分才到白云观外山沽店前。柱儿毡帽短衣，水裙围腰，肩搭白毛巾，早笑嘻嘻迎候在门口。明珠笑道，“我拉大哥，他怕扰了你，还不肯来呢！”

何桂柱呵呵着给伍次友打千儿请安道：“二爷您可不能说这话。柱儿是伍家几辈子的奴才，您要不来，别人知道了还不得骂柱儿忘恩负义吗，到那时我是扛上大棍向您老请罪也来不及了。您老快里边请吧！可巧，今个儿有新进的下八珍：海参、龙须菜、大口蘑、川竹笋，赤鳞鱼、干贝、蛎黄、乌鱼蛋，一样儿不少，还有一时冻鱼逊——二爷好口福！”

伍次友哈哈大笑道：“正所谓早不如巧！”一脚踏进门，笑声嘎然而止。原来婉娘带着两个小丫头正侯在里头，见伍次友进来，忙都立起身来。婉娘笑道：“先生，倒没想着你这会子才来！”

伍次友一向落拓大方，可是在这种时候这种地方见到婉娘，不知怎的，便如芒刺在背，没个放手脚处。苏麻喇姑知道康熙的意思，自己早晚也是伍次友的人，见他这样也觉得拘束，嘴里半句调侃话也说不得。二人各存一段心思，本来很近的感情，形迹上反倒生疏了。

明珠是专在这事上做功夫的，见二人情热身疏，神近色远，连忙打圆场道：“真叫无巧不成书，婉娘姐姐也在此——这么一桌子细巧点心，怕不是给兄弟预备的？我与伍大哥正肚饿，倒先扰了！”说着便笑嘻嘻拈了一块宫制香雪糕送到口里，做个鬼脸儿喊道，“柱儿，就把海鲜送到这边桌上吧！”

那柱儿虽讨厌明珠这么吆五喝六、凤毛乍翘地拿自己当奴才使，但事到临头，也只好连声答应着整治去了。

伍次友心中诧异今日怎么这么巧：为何都聚到何桂柱这方寸小店里来了？遂笑道：“要知道你们也来，今早一起出来岂不更好？这会儿午时却过了，咱们不回去你家老爷岂不着急？”

他哪里知道，今天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别人彻夜不眠安排好了的？魏东亭不来，索府吉凶难定，能不能回去还在两可呢。苏麻喇姑见问，忽然想到索府如今不知闹成甚么样子了，勉强笑道：“这儿也和家里一样，这家店主的本钱是从我家外头账上出的。”

伍次友更糊涂了：柱儿在城里呆不住，出城开店的情由他是知道的。但是索额图收留自己又

帮助何桂柱再办山沽店，可就有些蹊跷。留住自己去教书，还可说得过去，又资助柱儿在外头继续开店，这份“义”可就超出常情了。

正待相问，便听门外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而来，众人都凝神细听，那马长嘶一声停在了店外。

“魏爷来了”就听柱儿高声喊道。接着，魏东亭满头大汗地闯进来，笑道：“哪里都寻不着你们，原来在这儿快活呢。”柱儿随后端着四盆热腾腾的海鲜掀帘进来，一面安放菜肴，一面笑道：“入门不问荣枯事，但见容颜便得知！魏爷这一来，二爷和柱儿又有缘份了，以后怕就要在我这山沽店里好聚一阵了。这地方几僻静，我们二爷最怕热闹，倒正对了二爷的脾胃。”

“怎么，我们就住这儿了？”伍次友目瞪口呆！“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敢情二爷还不知道？”何桂柱道，“今儿一大早，魏爷就来吩咐了，说是府里怕不大安宁，公子爷要换个地方儿念书，就选到小人这儿啦。”

“不安宁？”伍次友忙说，“怎么不安宁，这……”

苏麻喇姑见何桂柱答不上来，便接口答道：“索府今个被鳌拜他们搜了。怕就是冲着先生来的。”

伍次友惊愣在那里，搜寻着各人目光。最后，又看看魏东亭，魏东亭沉重地点头说道：“也真是吉人天相，今个你若不出来，怕这会儿已做了刀下之鬼了！”明珠便顿足道：“我的好表弟出了什么事，你倒是说个明白呀？”魏东亭端起桌上酒壶，就壶口儿一饮而尽，抹了一把嘴，将鳌拜亲自前来搜府的细节一五一十说与众人。末了道：“谁能相信什么天牢走失犯人的鬼话，特意地搜看书房，还不是冲着先生来的？”

听魏东亭讲说一遍，伍次友又惊又怒，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儿，酸甜苦辣咸俱全。良久，方冷笑道：“倒想不到我伍次友一介书生，心无越份之念，手无缚鸡之力，一篇文章却博得鳌大人如此青睐！”说到激动处，将手指紧紧攥起，朝桌上猛地一击，“砰”地一声，满桌的汤菜都跳了起来，“我出去自首，该领什么样罪，一人当了！”

说着抽身便走，却被魏东亭一把扯住。苏麻喇姑急得叫道：“先生去不得！”

伍次友挣了两挣，却是挣不动。回头看见苏麻喇姑急得容颜大变，半含怒半含情。自己又被魏东亭拉着不放，只得长叹一声，气呼呼地坐了下来，低头不语。

魏东亭笑着说：“伍先生你发甚么急。鳌拜他不是徒劳扑空一场吗，这棋正下到节骨眼儿上，又何必急躁呢？”

“我不去自首？”伍次友说道，“鳌拜终不肯甘休。将来出事，总会连累你们的。”说着抬头看了婉娘一眼。

苏麻喇姑心里一热，眼圈儿就红了，忍泪温语劝道：“先生上次给龙儿讲的《留侯论》，其中有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当时，我们听了也不甚介意——原以为是说给旁人听的，现在遇到事儿了，反倒想起来，又觉得是说自己听的了。先生今日若意气用事，何济于事？”魏东亭也道：“鳌拜搜府，明说是拿两个人，你干么要一个人去投案？倘若向你要另一个，你到何处去找呢？”

“那个人是谁？”

“你倒问得好！我们哪里晓得？”苏麻喇姑笑道，“你先在这个地方儿安置下来。龙儿每日照常前来上学，待风平浪静之后再回城里，不也很好吗？”

“也只好如此了。”伍次友懊丧地说道，“只是酒店之内，人来人往的；怎么好读书呢？”

“二爷也太瞧不起小的了。”何桂柱走上前来，“二爷若在这里教书，我还开甚么店？——你说这儿不好，请二爷挪步跟我去后头瞧瞧。”

伍次友半信半疑地跟着何桂柱进了后院，苏麻喇姑、明珠和魏东亭也跟随着鱼贯而入，初看时也没什么稀奇，趑过柴房和两间小屋，穿过一道不起眼的小门，呀！里边竟别是一重天地！

只见五亩见方一大片池子，石板桥通向他心岛。池水清冽明净，涟漪激荡，波光粼粼，清人眼目。一些尺余长的青鲢，不时地跃出水面发出扑通扑通的声响。四周岸边种植着垂杨柳、龙颈柳，微风一吹，柳条摆动，婆娑生姿。沿桥过池，对岸七八间芦棚茅舍参差错落。中间三间茅屋门口，悬着黑匾。上书三个烫金大字“山沽斋”里边清一色儿都是朴而不拙的竹木器具。这山沽店从外看朴实简陋，貌不惊人；细看才知工艺精巧，藏秀于内。相形之下，令人觉得索府花园大有雕凿之嫌。伍次友失口叫道：“好地方，不读庄子不能领悟此斋之妙也。”

“是呢！”柱儿忙陪笑道，“小人知道二爷是必定喜欢的。这池心岛还有一座假山没有修好，堆的那些太湖石叠成了才好看呢！”

伍次友笑着说：“假山倒不必修了。弄上瓜棚豆架，再栽上葡萄树，绿荫荫地就更好看，何必再作人工雕饰？”

众人正说着，见一老人长须飘胸，带着几个少年从茅舍中出来，虽都是粗衣麻鞋却个个精壮无比。伍次友以为是店中使用的伙计，也不在意。他哪知道这是史龙彪带的穆子煦三兄弟，还有从大内精选的十几个侍卫在此担任护卫，此外还有二十名亲兵入白云观扮做道士，暗地守护这座小店。这就是熊赐履为康熙安排的又一处别墅，专供他作读书之地。伍次友尽管博学贯古今，又哪能想到这些！

秋风飒飒，池水苍茫，伍次友想起自己的身世遭遇，不禁悲从中来。他瞧了瞧近前的人，连婉娘在内，似乎都陌生了许多。他隐约觉得大伙都有一件重要的事瞒着自己，然而他想不出是什么事，也无法张口询问。当下笑道：“这里好是好，龙儿每天怕要多跑不少路呢！”

婉娘笑道：“你自管教你的书。他要来，你便讲书；他不来，你就坐在岸边垂钓也是雅事。”伍次友笑着点头。

正在这时，柱儿忽然回头道，“二爷，您瞧，那不是龙儿来了？”

二十九 索命急鳌拜露狰狞 应对巧素秋脱困厄

鳌拜搜查索府扑了空。怅然而归，又气又恼，在路上就吩咐歪虎道：“且不必回府，你飞马先报班大人，说我这就去见他。”歪虎答应一声，打马飞奔而去，等鳌拜来到班布尔善府邪时，左旁门早已打开，独眼儿刘金标正在门前迎候。大轿一直抬进二堂才停下。鳌拜坐到太师椅上，不等班布尔善开口说话，便说道，“这是怎么回事，连个人毛儿也没查出来，亏你这智多星还事前派人打探过。”

班布尔善身穿紫绒绣袍，腰间也不系带子，一只手在背后轻捻辫梢，一只手抚摩着剃得发亮的脑门，陷入深思之中。搜府落空，他已听歪虎禀了个大略，心下不免惊疑。只是他的城府颇深，没有露出声色来。良久，他唏嘘一声道：“鳌公，不知你想过没有？在此之前，你尚可退居为隐士。如今这着棋已走到这一步，真是再无退路了。”

鳌拜大笑：“要什么退路？曹操也是英雄！如今没了刘玄德、孙仲谋，还有什么可怕的！”班布尔善也笑道：“虽无孙刘，但也无汉献帝，您可大意不得哟？”

这倒是真的。鳌拜顿时改容道：“此言甚当，依你之见，老三今日究竟在哪里？”班布尔善道：“此事不必查考了。明明探得老三每日都去索府，今日又有人亲眼瞧见小轿进去，却扑了个空，看来一定是走露了风声。要紧的是，风是怎么透出去的，是谁把风透出去的。从昨夜到现在，还不足十二个时辰，竟是如此之快，倒是需要深思啊！”

“嗯，照你这么说我府中定有奸细，这奸细究竟是谁？”鳌拜沉思有顷方道：“要不要找济世来一齐议议？”

“济世学问是好的。”班布尔善道，“若要寻章摘句、引经据典可找他来，可对这种事，他能迂阔得出来么？——其实也不必向远处找，只在中堂周围的人中查找即可。”

“你是说素秋？”鳌拜头一个疑到的就是她。但想了想又摇摇头自语道：“不会吧！她连二门也难得出去呀。”

班布尔善冷冷一笑道：“鳌公怕是爱其美而不知其奸吧！我虽于武学一窍不通，可还记得鳌公曾说过，她走路无声，似乎轻功极好。她若是武林女杰，怎见得就出不了您的二门呢？”

平日随口一句话，班布尔善便记得如此真切，鳌拜不得不佩服他用心之深。当下点头道：“放心，不管她是美是奸，我有办法总要弄个水落石出！”班布尔善道：“好！方才鳌公提到‘老三上哪里去’的话，虽不是顶要紧的事，却也不可忽略。愚意狡兔尚有三窟，谁能保他只有索府一处呢？”

“班大人真有你的，好好好！我左右无人能比得上你，此事只有拜托你了。”说完便扛轿回府。

虽然是金秋十月，北京的天气已是转冷。这一天吃过晚饭，鳌拜和荣氏夫人便都在后堂正寝间说闲话、消食儿。这些天来，接连发生的许多事，使鳌拜身心劳瘁，便歪在躺椅上懒散地伸了腿，由橘绣和彩屏捶着。鳌拜漫不经心地对素秋说：“素秋，你去鹤寿堂，把屏风后边柜上那个金匣子拿来。”

鉴梅心口顿时一紧，见鳌拜眼皮微微一张，忙答应了一声“是”，便抽身去了。荣氏笑道：“这会儿想起那匣子来了。”鳌拜笑道：“那是上等参精冰片散！祛燥补气宽中消毒。这会儿都是自家人，拿来大家都尝尝！”

正说着，鉴梅已捧着匣子回来，不知鳌拜为什么忽然间想起它来，又为什么偏偏指派自己去取。手里捧着心里却突突直跳，像是里头关着魔鬼。——她竭力镇定自己，神态自若地说道：“老爷，就放这儿罢？”

鳌拜的眼皮一动不动，吩咐一声“打开来。”

鉴梅把匣子拿在手里左右摆弄，装着找不到打开消息儿的样子，翻过来掉过去端详了好一阵子，才轻按匣子下头一个镏金铜钉，那匣子“叭”地反弹开来，她惊得几乎把匣子掉在地下。鳌拜哈哈大笑，对荣氏和彩屏几个丫头道：“就凭这个本事，你们谁能比得上这位素秋姑娘？”

他接过匣子，“叭”地一声又扣上了，递给荣氏。荣氏夫人把水烟袋交给橘绣拿着，接过匣子反复细看，扣弄了半天，也学着鉴梅的样子猛按金钮，那匣子却纹丝不动。几个丫头传过来，递过去。个个涨红了脸，竟真地没有人能打开匣子。鳌拜笑道：“你们有甚么用，这是要功夫的！没有内功，便就知道了哪儿是消息儿，也是打不开的！”

此时，鉴梅深悔自己刚才太冒失了，嚅嚅答道，“老爷，我原是江湖卖艺的身份，我虽说没什么‘内功’，可既然端了这饭碗，一点劲道没有哪成啊！”

鳌拜似乎没听见，又把匣子打开，取出那个纸包儿抖开来，将一包药全都倒进茶壶中：“素秋，你给大太和大家都斟上一杯，我的这杯茶也给换过。”

鉴梅几乎惊傻了，她只觉得脑子里嗡嗡乱叫。颤抖着双手给各人斟了一杯。因为内心紧张，在倒鳌拜那杯残茶时，差点连杯子扔出去。鳌拜也斜着眼瞧见，心里想：“班布尔善有眼力，这贱人果真心里有鬼！”

他端起杯子一饮而尽，笑对荣氏道：“你们也都尝尝，味道不坏么。”又转身对丫头们道：“大家都尝尝嘛！”荣氏便笑着喝了，丫头们也各自喝完了。唯独史鉴梅端着杯子，呆呆地瞧着大家。

“史鉴梅？”鳌拜突然不叫“素秋”了，那神情就像一只抓到了老鼠的猫，要把猎物的挣扎

之态欣赏够了，才肯下爪子捕杀。“你脸色不好呀！唔，干什么要抖呢？你该装作失手打了茶盅儿才对嘛！——这么沉不住气，馅儿也露得太早了点罢？”鳌拜嘻嘻笑着，“我们大家都活不成了，你该高兴才对呀，干吗失魂落魄呀？”

一语既出，不仅满屋变色，连荣氏也看出“素秋”的失态来。鉴梅到了这一步，到定下心来，道：“老爷这是什么话，奴才不明白。”

“不明白？”鳌拜冷冷说道，“你想偷我的药没能成功，想不到我自己换了药，是么？”

这句话，倒给了鉴梅以可乘之机，她噗通一声跪倒，说道：“老爷是当朝一品，想杀我一个奴才那还不容易？何必摆这种圈子给人跳？”说着，呜呜咽咽哭出声来。

荣氏向来怜念素秋身世凄惨，待她不错，今日见她这样，也觉吃惊：“你这死蹄子，做出什么不是来，还不快说。这会子装模做样地嚎什么丧！”

“奴才有什么不是？”鉴梅边哭边道，“老爷拿毒药自己喝还叫一家子都喝，还不许奴才害怕！”

众人一听吃了一惊。荣氏也吓了一跳：“什么毒药，你真个是要死了！”鉴梅只捂着脸哭，却不言语，荣氏倒没了主张。

正没个开交处，鳌拜突然冷森森问道：“你怎知道这匣子里装的是毒药？”

“我听人说的。”

“谁？”

“班老爷！”

荣氏听到这里，突然问道：“这倒奇了，班大人送毒药给老爷做甚么？”

“我也不知道？”鉴梅哽咽道：“那日班老爷来，带了这个纸包儿给老爷说是什么‘追魂夺命丹’。我送茶时听见了，还说要——”

“住口！”鳌拜想起那日情景，深怕她再说出什么“老三”来，忙喝止了她。过了一会儿，方尴尬地笑道：“难道你没听清楚么！班大人这包药是打猎用的，倒叫你这奴才多心了！好吧，你先下去！”

鉴梅走了。这件事使荣氏夫人心里蒙上一块阴影，自己丈夫和班布尔善究竟要干什么呢。

鳌拜心里也不痛快，看来今天突然向鉴梅发难，并没有抓住任何把柄。素秋这丫头可靠吗，府中还有谁是奸细呢？”

三十 洪经略变节逢罡煞 小毛子遭难遇观音

康熙在慈宁宫给大皇太后和皇太后请过晚安，回到养心殿已是掌灯时分。苏麻喇姑歪坐在脚踏子上正埋头瞧着一张纸，竟没有觉察他已进来。

康熙笑着说：“婉娘，看什么呢，这样专心？”

苏麻喇姑这才抬起头来：“啊，皇上回来了，伍先生今儿个去风氏园抄了这几首诗回来，奴才正要恭呈御览呢。”

康熙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前明遗老怀念故园的伤情诗，不禁皱起了眉头“唔……伍先生是怎么看的。”

苏麻喇姑见康熙神色郑重，便说：“伍先生以为，这几首诗均系前明遗老之作。这些人骨气是有的，才气更不必说，只可惜不识大体，不随潮流，不顺民情，不明天理，也不懂得过是劫数

造化所致，眼下还谈不上如何劝化他们。”

康熙听了；默然不语。这话正点在他的心病上：顺治爷是在马上得的天下，可朕却不能在马上治之。前明的这些宿儒名流不肯为我所用是件大事。对他们不能一概斩尽杀绝；但也不能由着他们散处林泉，去吟风弄月，指斥时政。那样，可惜了人才还在其次，搅乱了人心便不得了。想到这里，他突然转身问道：“伍先生可讲过对这些人有何善策？”

苏麻喇姑答道：“回主子，伍先生说，他自己并不赞同这些人。不过，人各有志，他们又没有几个人，万岁爷何必为此忧心呢？再说，现在也不是想这事的时候呀。”

康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这事要想得远一些。你应该知道，他们都是些人才，弃置山野朕心不忍。而且正道不行，就会生邪。”见苏麻喇姑正在凝神细听，康熙接着说：“曼姐儿，你听说过洪承畴江南罢宴的故事吗？”

于是，康熙便向苏麻喇姑讲了这个清初轰动一时的故事：

顺治七年的时候，多尔袞攻占江宁，南方半壁河山，尽归清朝，全国大局也已粗定。多尔袞回北京面君述职，留下洪承畴镇守金陵。这洪承畴呢，原是明朝崇祯皇帝的亲信大臣，担任蓟辽总督，统兵山海关外，抵抗清军。不料将骄兵情，战事失利。以致全军复没，洪老头也当了清军的俘虏。崇祯皇帝是个刚愎自用的人。朝政混乱，耳目不旺。他听信了传言，以为洪承畴必定会骂敌而死，便命人在京城为洪承畴建立新闻社祠堂，还亲自写了一篇《悼洪经略祭文》，要御驾亲临，祭奠这位明朝的大忠臣，以此鼓舞士气。不料就在开祭的那天早晨，传来洪承畴已经归顺清朝的消息。气得崇祯差点儿背过气去。

这洪承畴投降之后，确实为清军入关立下了大功。多尔袞把他留在金陵，就是想利用洪承畴在前明的威望，号召江南士子，归顺大清国。洪承畴因为自己深得顺治皇上和多尔袞的信任，也志得意满，在金陵城内，大宴三日，犒赏全军将士，祭奠南征亡灵。前两天，一切顺利，可是到了第三天的中午，正在吃西中间，突然门上通禀，说有一个姓吴的门生，要求见老师洪大人。把他引进来之后，他一不见礼，二不饮酒，却对洪承畴说：

“老师鞍马劳顿，学生也屡经战乱，学业都荒疏了，近来得到一篇绝妙文章，想与老师一同赏析。”

洪承畴一听，就不耐烦了。这儿正吃酒呢。看什么文章啊。便说：

“我老眼昏花，看不清文章了。”

“不妨，老师稳坐，待学生读给您听。”说完，从袖里掏出一卷文书，朗声开读。这一读不要紧，把洪承畴弄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满座的人，也无不变色。原来，这篇文章正是崇祯皇帝亲自写成的那个《悼洪承畴祭文》。洪承畴一气之下，把那个姓吴的杀了。

苏麻喇姑听完，也是大吃一惊：

“万岁，这个人怎么这么大胆！”

“不是大胆，朕看是有骨气。如果当时朕也在场，绝不能让洪承畴杀他。”

“为什么，他们忠于明朝，反抗大清，你也能赦免吗？”苏麻喇姑不解地问。

康熙正色说道：“嗯。文人学士都重气节。他们读了书，抱着个忠臣不为二主的想法，杀，能杀得完吗？假如我朝能喻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不分满汉，共扶大清，文人学士。皆为我用，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苏麻喇姑点点头说：“万岁圣虑极是。这是大事，奴才不敢妄加评说。但是，万岁爷自身的龙位乃第一要务。这一头顾下来了，才好去想别的事呢。”

康熙知道，苏麻喇姑说的不错。外患未靖，内忧日迫，自己的皇位正在岌岌可危。——那些远虑，都是太平天子想的事，自己当前还有更当紧的事呀！康熙沉痛地闭上了眼睛。苏麻喇姑见他闭目端坐，以为是困了，赶忙点好安息香放在熏炉之内，又吩咐宫女们将大灯撤去，只留下案上一盏绛红纱罩烛灯，这才近前请示道：“万岁爷该安歇了罢。”

“朕不用，还要再想些事。你叫她们下去，有你在这里侍候就可。你困了，自管在下面熏笼上歪着。”

苏麻喇姑只好依言打发了下人，自己在熏笼旁支颐假寐。

康熙坐了一会儿，但觉百忧集结，万绪纷来：鳌拜的狂傲不法到如此地步，胆敢公然矫诏行逆，搜查大臣府邪，图谋弑君！大内侍卫亲兵虽多，但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实力，缓急可济的却寥若晨星。一眼望去，人尽可疑。虽然自己在乾清宫每日仍然接受内外大臣的朝拜，可作为至高无上的帝王，却有种“外人”的感觉。哼，这都是哄弄自己的虚热闹！佑大内城，做天子的竟不知哪是自己的安全之地，想来也真令人寒心。

他突然想到，要是诛杀鳌拜，必须在大内。因为外边鳌拜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怎好下得了手！三大殿当然不成。那么交泰殿、奉先殿、养心殿、体元殿、钦安殿、文华殿、武英殿，上书房……哪一处最佳呢？他一个一个挑着想，除了分析那里的人事，还要考虑到地貌、关防机密乃至退路等等。突然他的脑子里一闪，想道了“毓庆宫”这个地方。他睁开眼凝视着案头上的红灯。此地宫禁深邃，又不过份冷僻，道路环回，可藏龙卧虎，是张网捕鳌的好地方。而且毓庆宫总管侍卫孙殿臣是自己的心腹，狼瞞等一千侍卫又都是死了的倭赫的朋友，这里能行！

但孙殿臣等干这种极其机密大事，他能不能像魏东亭那样心中只有朕呢！

想到此，康熙霍然而起，来到苏麻喇姑跟前。正要唤她，却听她声息恬静，知她已经睡了，便返身取了一件袍子轻轻替她盖上。哪知苏麻喇姑骤然开目，一翻身坐了起来问道，“主子有事？”

康熙压低了声音兑：“明晚，朕要见孙殿臣和狼瞞／

“孙殿臣？”

康熙坚定地点了点头。

苏麻喇姑深思了会，眼中放出光来。说道：“奴才明白，——在哪几见？”

康熙胸有成竹沉着地说：“到小魏子家去，这事你来安排，要机密！”

苏麻喇姑点点头说：“这事奴才去办，主子放心好了。”

却说在皇宫御茶房当差的小毛子把给母亲买药的钱全送进了赌场，输得干干净净又没辙了。

他是个孝子，因父亲下世得早，母亲守寡带了他和哥哥苦熬了十二年。后来，哥哥娶了嫂子，分开了过，把他和老娘闪在一旁。老娘只得给人家缝洗衣裳过日子。不料母亲上了岁数，身子骨儿就不行了。又遇上腊月天洗衣裳冻坏了双手，一到秋天骨节便肿得老粗”痛入骨髓，连缝缝补补的活也干不成。嫂子不贤，哥哥偷着接济一点：哪里养得两个活口！

正好这时，宫里要人，小毛子走投无路，心里一发横”偷偷儿净了身，挣这两吊半的月例钱来养活老娘。老娘听说后，一急之下，两眼昏黑，从此衣了瞎子。为给母亲治病，小毛子断不了从宫里偷一点小物件到鬼市上受钱。再不然仗着鬼聪明儿赌赢几个钱给老母治病。好在宫里这种事多了。大家也不以为意。今年冬季冷得特别早，眼见母亲又过不下去，自己又赌失了手，这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文表哥那里是不敢求了。虽说多少总不落空，但求一次挨一次骂，实在丢脸，况且人家也是一大家子呢。魏东亭那里。倒是有求必应，只是求的次数多了，自己也张不开口。无奈何，便溜到御厨房我厨子阿三拆兑几个。

阿三是讷谟的干儿子。他听了来意，冷笑一声道，“今儿我要扫你的脸了。我借钱给你，本钱不说，你连个利息钱都还不上，我手头也紧！你妈病了，你这算行孝，该当给的，可总不能叫我替你填这个无底洞啊？”

小毛子瞧着阿三绷得紧紧的脸，心里骂道：“什么玩意！仗着认了个干老子出入方便，你从厨房里偷摸了不少的瓷器。当我不知道。借你两个，就拿出这副嘴脸！”口里却嘻嘻笑着：“我还欠三哥十四两，在您老身上这点值甚么呀！您老再借咱几吊，下个月卖裤子我也要本利还清，

如何？”

“猴儿崽子，倒有你的！”阿三笑道，“论理，不该借你，怪可怜儿的。我这还有三钱，你拿去抓药。下个月本利不清，仔细着我告了讷谟大侍卫，打你个臭死！”

小毛子无奈只得接了，出门时，见壁架上放着一只钧窑小盖碗，只有拳头大小，碗口还烧了两只绿水翼大蝉，好像在碗口吸酒的模样，显然极其名贵。不知是外头哪家臣子贡来的，他看了一下无人在意，顺手抄起来往杯里一揣便走了。阿三隔着门玻璃瞧得清楚，可是没言声。

傍晚时分，小毛子侍候了慈宁宫的水，听着阿三带了四个小厨子将没用完的御膳送乾清门赏了值夜的侍卫，等着养心殿的大监来抬了水，收拾正要回房安歇。突然见讷谟大踏步走来，忙垂手儿站好，赔笑道：“讷爷，您用过饭啦？”

讷谟铁青着面孔“哼”了一声，头也不回跨进茶具茶叶库，站在中间四下搜寻。小毛子心知不好，惴惴讪笑着掇了一张椅子来说道：“您坐着，我这就给您沏好茶。您是喝龙井呢，还是普洱？”讷谟一摆手冷笑道：“别跟我来这套！我问你，你今个在大厨房偷了什么东西？”

“大厨房？”小毛子脑子里轰然一声，脸色立时发白，强笑道：“我去三哥那借钱，敢情丢了甚么东西，那里的家什，我哪敢动得？”

“一会儿叫你嘴硬！”讷谟抬手便要打，但想想又住了手，径自开了茶顺柜，在里边胡乱翻了起来。

盖碗不在茶顺柜内，但小毛子知道不妙，若被这样乱翻，定要被寻了出来。光棍不吃眼前亏，小毛子乍着胆上前笑着拦住道：“这御茶橱是翻不得的，里边有些贡茶连封条还没有启，翻乱了老赵是不依的。”

“叭”！小毛子话音没落，左脸上早着了一掌，打得他两眼金星直冒，顿时肿胀起来。这小毛子本就泼皮无赖，哪里吃这个，回过神来高声叫道：“屎蛭爬扫帚，你在这里做什么茧！你没瞧瞧这是你的地盘么？不过瞧着鳌中堂，叫你一声‘大爷’，你就来臭摆架子一你滚蛋，爷要出去了！”

讷谟勃然大怒：“小畜牲，别说你这儿，再难收拾的头，老子也照剃了！”骂着，左右开弓“叭叭”又是两掌。回过身来拿起桌上一串钥匙，索性打开七八扇柜门，挨柜搜查。

小毛子一屁股坐到地下，撒泼儿大哭大叫：“爷们，这是赵老爷的辖下，轮得着你么，你配么！见讷谟不理，一个劲地仍在乱翻，他真急了。灵机一动爬起来，冷不防劈手夺了钥匙跑出去，没等讷谟弄清怎么回事，“咯嘣”一声将御茶库锁了。在院里又跳又叫：

“你们都来看哪！大清朝出了新鲜事儿，讷谟大人搜查万岁爷的御茶库罗，你们都快瞧哇！黄四村，你死了？还不快找赵老爷来！”

正在用餐的乾清门侍卫，吃过饭没事的大监，听得这边又哭又喊，夹着咆哮怒骂，闹得乌烟瘴气，不知出了什么事，都聚拢来看热闹。

被锁在屋里的讷谟顿时慌了手脚，过来拉门——门锁着呢哪里拉得动！便返身去关那些茶柜门。偏生那些锁都是荷兰国进贡的，装有特制的消息儿，没有钥匙既打不开也锁不住。小毛子带着钥匙走了，哪里还关得上？忙乱中竟把左手小指差点挤断了。疼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一不小心，又把放在案上未启封的一个坛子打翻在地，“砰”地一声，茶叶撒得满地都是。外边瞧热闹的不知他在里头是怎样折腾，听了这一声儿都是一怔。

正闹着，忽听得有人喝道：“什么事大惊小叫的，成个甚么体统？”众人回头看时，却是养心殿总管太监张万强来了，便让开路。小毛子不依不饶，上前哭诉道：“张公公来了，您老瞧瞧，咱们大内里边还有个什么规矩！说着豁啷一下打开门来。

众人瞧时，都忍不住暗笑。那讷谟真叫狼狈得很。柜子门一律都是半开半合，地下大包小包茶叶被踩得稀烂。他还右手捏着左手小指，一个劲地揉捏，痛得咬牙。见门打开，他一个箭步窜出来，把小毛子当胸一把提在半空中，便要猛下毒手。张万强忙喝道：“不许无礼！慢慢说，是

怎么啦？”

讷谟哪里瞧得起张万强！拧着眉毛恶狠狠骂道：“自古太监没好人，你也不是好东西。”他还想再骂，一抬头，只见苏麻喇姑神色严峻地走了过来，知道这个宫女不同凡人，吴良辅就是因为她的一句话，被康熙下令打死的。不由得傲气先自下去了一半。撒手政开了小毛子，静等苏麻喇姑问话：

苏麻喇姑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在这时走来了呢。原来，她是按照皇上昨晚的吩咐，趁着太监、侍卫都在吃晚饭没人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换了便服的康熙送出了宫。差事办完正要返回养心殿，听到这边大吵大闹，便走了过来。见是讷谟在这逞凶，她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只是不明原因，所以不便开口说话。

小毛子一见是她来了，连忙收了眼泪上前请安，抽抽咽咽地说：“苏大姐姐，讷谟侍卫屈赖我偷东西，自个儿就来搜检。您瞧瞧他把这屋里翻成什么样子了。”

苏麻喇姑不动声色，慢慢问道：“什么东西丢了？”

“我也不知道，您问他！”小毛子指着讷谟道。

讷谟气得脸乌青，说：“他偷了一只钩窑盖碗！”

“谁瞧见的？”苏麻喇姑盯着问了一句。

“我？”站在一旁的阿三卖弄般地开了口，“我亲眼瞧得真！”

苏麻喇姑口齿极为简捷：“东西是你御厨的，你是御厨房的人，既瞧见了为什么不当场拿住？这真反了！张万强，告诉赵秉臣，革掉他！”复回头又对讷谟道：“凭你再有理，这御茶房库里放的是皇上的东西，打狗还要瞧主人呢，你怎么敢随便就搜？——你先去吧，这事明个儿再作分晓。”

“那也得瞧瞧里头有没有盖碗！”讷谟气得面色发白，有理的事被弄成这样子，实在窝囊得难以咽气。想到这儿又加一句，“那盖碗也是御用的，他偷了去，倒没有罪名儿？”

“好！”苏麻喇姑笑道，“这事我来办。查住了，一起处置！”说着便进库来。挨柜一牛件细看，小毛子的心提到嗓子眼儿上。

苏麻喇姑先把所有的茶柜一一看过，又返回茶具器皿柜，挨次儿仔细瞧，当看至最后一柜时，挪扣蝉的钧窑盖碗赫然在目。此时小毛子真是面无人色，却见苏麻喇姑伸手进去翻动一阵，又将手抽出，拍了拍骂道：“里头浮灰有二指厚，你这奴才怎么当的差！”

那小毛子正吓得一身臭汗，听得却是骂“里头脏”，忙连连称道：“苏大姐姐骂得是，我明儿好好儿整治整治！”心里却奇怪她因何不肯揭破这层纸儿。

她到别处又看看，然后走出来道：“没有找出来。你们侍卫上仔细一点，见有了时告诉我一声儿，我整治他！”说罢，竟自姗姗地走了。

三十一 宴壮士康熙出宫掖 饮御酒豪杰秉忠诚

孙殿臣下了值，乘着人乱，悄悄儿出了左掖门。他一向和气小心当差，人缘儿极好，自然没受到景运门侍卫们的盘查。他一边走一边思量，实在猜不透万岁爷的红人魏东亭为何今夜无缘无故地请他过府，还说要见几位贵人，我就在宫里当差，什么样的“贵人”没见过，用得着如此鬼崇？

过了虎坊桥东，转过苇子胡同，便是一大片栉比鳞次的民居。这里街巷交错纵横，极其繁

华。亏得他曾在巡防衙门当过几年差，这一带曾是管辖之地。若是稍生疏些儿，昏夜至此，东南西弱也辨不清，莫说寻人了。

按着魏东亭说的路线，过了虎坊桥约莫二里远、左曲右折转出迷魂阵一样的小巷，便觉猛一敞阔，一阵风吹过，寒凉浸骨，只见前边有两个人提灯守候，见他过来，老远就挑灯儿低声问道：“可是孙爷到了么？”

孙殿臣答应着，走近一瞧时，见一个是老仆人。另一个虽是面熟，知道是在宫里头当过差，什么时候见过，叫什么名字却一时想不起来。忙笑道：“劳驾你们在这儿等，这路我其实是认得的。”老仆人笑道：“孙爷是稀客，理当迎接。”

但进了院子，并不见主人出来迎接。搭眼看时，座中已有五六个人，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余下五人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其中穆子煦、驷骖子因在宫中曾与鳌拜印证过武功，他是认识的。忙拱手笑道：“穆先生。姜先生别来无恙？大家幸会幸会！”引路的郝老四笑道：“到底是我郝老四名头儿低，白给孙爷带路来着？”孙殿臣猛地想起，忙谢过罪，又问道：“这位老先生和这两位先生却是初次见面？”

明珠爽朗地笑道：“孙爷，在下明珠。你该也识得，与鳌中堂印证武功那会儿曾见过面，不过我没上手你就难得记庄了。这位是史老英雄，江湖上人称铁罗汉史龙彪的就是。这位名叫刘华，现在鳌中堂府中当差。”

孙殿臣一听刘华这么个身份，便有点莫名其妙，口里却笑直：“久仰久仰，我们都来了，怎么不见主人呢？”老仆躬身回道：“魏大人在后边跟一位贵宾说话。孙爷且待片刻。”

话音刚落，魏东亭满面春风地出来，向四周一道：“慢待朋友，有罪有罪！众位暂请起座，圣上驾到！”

这句话直如当庭打下霹雳，举座无不相顾失色。众人慌忙起身离座。那刘华更是惊得心慌意乱，起身时动作不麻利，竟将筷子拂落在地，急忙捡时又碰翻了酒杯。但听帘子响处，一位少年，头上戴一顶青毡缎台冠，酱色江绸棉袍外罩石青丝面的小毛羊皮褂，腰束黄线软带，足穿青缎凉里儿皂靴，双目清澈有神，气度雍容华贵，手持一把泥金牙扇，笑盈盈地出现在众人面前。他身后一左一右躬身侍立着索额图和熊赐履。狼潭腰悬宝剑，护卫在身边。这来人正是当今天子康熙皇帝。

在座的除了史龙彪和刘华两人之外，别的都是见过皇帝的。但是今天事出意外，一时都惊愣了。魏东亭只说和贵人相聚，谁能想到竟是如此之贵！孙殿臣在宫当差久了，最早反应过来，一声惊呼，伏地叩头，口称：“万岁！”众人这才回过神来，噗噗通通一齐跪了下去。

康熙忙快步走向前来，也不分高下，一一扶起，笑道：“朕也是无事闲游至此，大家不必拘这个礼了。”

走到刘华跟前，康熙问道：“你是刘华？”刘华激动得面色绯红，声音颤抖，在地下重重碰了三个响头道：“奴才刘华，恭请圣主万岁安康！”康熙一把拉他起来，笑道：“早听小魏子说你好酒量嘛！今夜不防多用几杯。”说着便又问史龙彪：“史老英雄，你身子还结实么？”那史龙彪只是叩头，激动他说不出话来。

众人礼毕，又忙着安席。康熙笑道：“免去那么多的礼数吧！其实今夜是小魏子作的东，连朕也叨光了。来来来，大家都座，若只管拘礼，朕便去了。”众人这才直起腰侧着身子坐了下来。

孙殿臣瞧这阵仗儿，对康熙的心思已猜中了七八分。只是康熙不开口，在座的人谁也不敢说话。看来，君臣同席再好的酒也难以尽兴。

那刘华却为今晚受到的恩宠激动不已，他在内务府、十三衙门都干过，在鳌拜府也呆了四年，和鳌拜不隔几日就见一面，可从未见他用正眼看过自己。想到这里，心里猛地一热，便站起身来对康熙拱手道：“万岁爷，奴才虽是粗汉子，可还晓得人生在世忠孝为本！万岁爷今天这样

看得起奴才，奴才就是赴汤蹈火，也要报答皇上恩德！”

康熙点点头笑着说：“好，好，好。有这份忠心，朕就喜欢了。不过今夜却没有用你的地方，以后要用你时，自然要吩咐的。今晚众位只管痛饮行乐！”说着，转过脸来冲着明珠，“明珠，你看这样好么？”

明珠没想到康熙会突然同自己说话，有点手足无措，但他毕竟机敏过人，马上便转过神来，赔笑道：“圣上万全之体，出宫私访，与奴才等同席饮酒，共歌此太平盛世，必将留下佳话，万代颂扬。”

康熙不让他再说下去：“你这话说得并不对。朕即位至今已近七年，并无恩德加于臣民。如今社稷处于危难之时，黎民有倒悬之苦。朕欲革此种种弊端，却又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每念及此，食不甘味，夜不成寐，深感愧对列祖列宗。”

听到康熙说出这番话，在座众人都感到意外。熊赐履乘机上前奏道：“主上宽厚仁慈，爱人以德，早怀治国之大计。若大计得行，便可开我大清帝国万世之基业。在座诸位皆是圣上信赖之士，大清朝之股肱，必能体谅圣意，奋发用命。”熊赐履话虽不多，却点在了题上。众人又激动又感恩，眼睛都潮湿模糊了。

魏东亭此时也激动不已，挺身而出，高声奏道：“皇上，东亭愿和诸公一起，奉上御酒一杯，祝圣上龙体康泰，早日扫除奸佞，重振朝纲。”

康熙点了点头说，“好，诸位爱卿，有此忠心，真乃社稷之福，万民之福。来来，咱们君臣共举此杯，共祝国运昌盛，万代兴隆。”说完，站起身来，举杯让酒。上自熊赐履、魏东亭，下至史龙彪和刘华，无不感激涕零，纷纷离座，举杯过头，含着泪珠和康熙一同饮下这杯效忠君主和建功立业的御酒。

三十二 恼悍奴曼姐进茶库 恋歌妓明珠入牢笼

就在康熙皇上和众人吃酒谈心之时，苏麻喇姑派张万强去叫小毛子进来问话。

刚才御茶房那场闹剧结束没多久，小毛子又惊又怕，又喜、又怒，等到讷谟悻悻地走了，看热闹的人也都散去了，他检点一下茶具器皿，见那只钧瓷盖碗还在茶具柜里，只不知怎地和别的茶具叠在了一起。这可见苏麻喇姑是看见盖碗了。可是她为何不当面揭穿？苏麻喇姑是皇上和太皇太后跟前说一不二的大红人，她干么要护着我呢，

他仔细回顾了当时的情形，断定苏麻喇姑与讷谟不是一伙。搜查之前她先发落了阿三，搜了之后，若再嚷了出来，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小毛子透了一口气暗暗庆幸。

苏麻喇姑在养心殿东阁厢房里等着。那小毛子头一回到这里，眼中只觉得到处都是金灿灿、亮晃晃的，几支又高又粗的蜡烛在罩子里冒着老高的火焰，正中间苏麻喇姑端坐着吃茶。小毛子忙打了个千儿说道：“小的有罪，大姐姐福大量大，请宽恕这一回罢！”说完也不起身，另一条腿也跟着跪了下来。

苏麻喇姑似乎不甚理会，边喝茶边缓缓问道，“饶你也容易，你可要说实话。你偷那只碗，干甚么用？”

“我想……”他一边装模作样地吭哧，一边向上边瞧着，突然笑道，“我瞧那碗实在好看，想拿了来瞧瞧，再偷偷儿送回去，谁知他们倒把我当贼办了。亏得大姐姐庇护，不然就要了小的好看了！”

苏麻喇姑没想到这个小鬼头到这里还敢说谎耍赖，而且连自己也拉扯进去，觉着又好笑又好气，冷笑一声道：“你聪明过头儿了，打量我好性儿，整治不了你这小毛子？”

小毛子眼珠儿骨碌碌转了一圈，苦着脸笑道：“苏大姐姐哎，小毛子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欺到您头上！实在是想瞧瞧就送回去的。他们硬说我偷，我怎么能认帐做贼呢……”

苏麻喇姑不等他说完便唤道，“张万强，带他到敬事房找老赵。我懒得听他这鬼话连篇！”

“唉，别别……小的实说……”小毛子这才慌了，忙叩头如捣蒜，“是小的穷极无奈，拿了这碗想出去变几个钱还债……”他抬头见苏麻喇姑的脸色似乎并不相信他的话，忙接着道，“……小的妈是个瞎眼婆子，有一天没一天的，连吃药的钱也没有。欠哥娶个嫂子心肠狠，一点也不顾家。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奴才不得已才做出了这种下作事来。”说着说着便触动了隐痛，眼圈儿不觉红了，扯着袖子就抹眼泪，“苏大姐姐不肯饶我，我也认了，谁叫咱命贱来着，只可怜了我妈了……”说到这里，他哽住了，没有再讲下去。

苏麻喇姑是个信佛好善的人，听他说得凄惶，不觉动容。想了想，又换了个笑脸：“哼，小鬼头，这也算一回子事，老实讲了不就完了！你有难处，去找小魏子嘛，他不肯助你？”

小毛子哭丧着脸道，“魏大人没少帮我，只是开口次数多了，我自己怪不好意思。”

苏麻喇姑顺手从桌屉子里检出一锭银子丢给小毛子，“拿去！”难为你还是个孝子。告诉你，我赏的这银子是给你妈治病的，再买点吃的用的，这不比做贼强？听就你是个赌钱的好材料，可不要再拿它去赌输了！”

小毛子万没想到会是这样，下禁怔住了。他捧着银子只是发呆，又突然趴在地上磕了个头，泣声儿说道：“我的好大姐姐呀，您是奴才的大恩人。小的的赌钱是实，那是出于无奈，您老想啊，小的每月就那么两吊半月例钱，够作什么用？我只好仗着点小聪明去赌钱，想着多少能赢人家几个也好贴补家用。可是，一个马失前蹄连本儿也搭进去了。大姐既这么疼我，就有个天地良心在上头了。您说话了，我还敢再犯么？”

苏麻喇姑悯人及己，叹道：“也难怪你，本来做人不易嘛。我也不涨你的月例，你有难处只管到我这里来取，我成全你这份孝心。”小毛子因祸得福，喜出望外，便叩头道：“您这么着待我，图我个什么呢？从今往后，我叫您大姨得了！”

苏麻喇姑倒无话可答，只笑了笑算是应承。张万强见这猴崽子如此会爬竿儿，不禁笑道：“你好福气，不是我引你来，你能得着这个彩头！拿甚么谢我呢？”小毛子破涕为笑，忙叩个头道：“哟，张公公，小毛子没什么可以孝敬您的，再说您不希罕钱，我给您磕个头谢您！”说得苏麻喇姑和张万强都笑了。

小毛子辞了出来，走到养心殿院口垂花门处，见康熙一身便服迎头进来，忙闪在道旁垂手低头而立。那康熙却不认识他，一摆手便进了东阁厢房来寻苏麻喇姑。小毛子这才一溜烟回到茶房库自去处置那只盖碗。苏麻喇姑早已离座儿躬身接驾。

康熙一脚踏进门便笑道：“今儿个可偏了你，把你留在宫里，让你竟误了一次小群英会！”

苏麻喇姑赔笑道：“我是哪路神仙，能跟主子上大盘儿？”

康熙得意洋洋地将方才在魏东亭那里吃酒之事讲了一遍。

苏麻喇姑沉吟道：“不知他们的心思到底怎么样？”

“都表了忠心？”康熙兴奋地说，“朕也没有想到他们这样齐心。只是要让他们干什么，朕却不便当面说透。还是试着让索额图他们去做文章罢。告诉你，还有一个叫刘华的今夜也去了，是鳌府的戈什哈，还是个笔帖式，朕也不甚了了。看来小魏子在下边办差还真卖力。”

苏麻喇姑见康熙高兴，便笑着说：“万岁爷今夜出去喝酒，却不知道宫里头还出了新闻呢！我也偏了万岁爷了！”

康熙笑问道：“什么新鲜事儿，让你这么高兴？”

“茶房上的太监小毛子——就是方才万岁爷进来撞见的那个人——可把讷谟大侍卫给整得不

轻。”苏麻喇姑一边笑，一边比划着，把御茶库的故事告诉了康熙。康熙笑得前仰后合。“好，受鳖拜害的人该关照些。你倒好，替人瞒了脏，又当了姨！”二人说笑了一会儿，苏麻喇姑就服侍康熙安歇了。

康熙要搜罗人才，准备行动，那边也没闲着，这不，独眼刘金标奉了班布尔善之命，在嘉兴楼盯明珠的梢，已有一个多月了。绑架何桂柱那次，他在苇子胡同与魏东亭相遇，眼珠子被骡驴子抠出了一只。此后，他便每天带领从人在街上溜达，指望着寻到何桂柱或明珠，不论抓到哪个，先出口气再说。无奈这两个人如鬼魂一般再不见踪影。魏东亭倒是常见，但他是天子近臣，进宫是三等虾，出宫是舆马高坐，刘金标眼睁睁地瞧着却不能无端寻衅。再说自己的武功也逊他一筹，真动起手来，必定吃亏。这个乖是卖不得的。

也算巧，前几天儿在内务府老黄家吃酒，听说嘉兴楼虽然从不接客，可那儿的翠姑近来和一个小白脸儿相好了，还说有人曾在宫中皇上跟前见过这个小白脸儿，他便上了心。班布尔善曾嘱咐他，不管是伍次友，还是明珠、穆子煦等他们几个，只要能悄悄儿抓来一个，就算立功，因此他便亲至嘉兴楼附近守望，不料一个多月过去了，竟连影儿也没见着。

申牌将过，眼见金乌西坠，火烧云已染得半天通红，也不见一条鱼儿进网，他心中甚是懊丧。暗骂：“老黄的话不知是真的呢，还是喝了酒胡吹，害得老爷子守株待兔！”正浑身不自在，忽觉眼睛一亮，那明珠一摇三晃果真来了。他怕是眼花，擦了一把再细看，来人穿着玄色湖绸长袍，白净面皮，一条油亮漆黑的长辫直拖脑后。“男要俏，一身皂”，一点不假，真个飘逸惆傥，正是明珠再不会错！刘金标暗道一声“好”！盯着明珠进门登楼，才摆手叫从人回去搬兵。

那明珠刚上得楼，隔着窗子，便听屋里有人兑话。仔细听时，却像太医院供奉胡宫山的声音。

“翠姑，你晓得么，顾华峰、尤悔庵、陈其年他们几个不耐山林寂寞，入京游历来了！”

屋子里静了一会儿，就听翠姑说道：“一通朝旨降九天，夷齐同下首阳山！你想下山，下就是了，何必拉扯别人？”

“嘿！一说话你就拧劲儿，我也并没说我要下山，我倒是要上山了！”

明珠听到这里不禁一呆。他不知这些没头没脑的话是个什么意思，又感到十分重要。听翠姑与胡某人亲近到这地步儿，倒有些吃醋。不过又想：“我这是怎么了，我虽替她置了产业，并没有买下她的人，我能来，姓胡的自然也来得！”这时只听翠姑说道：

“上山，上山干么？”

“眼见得咱们的那个事不能办了，还上山做我的道士去，你也去做个道姑成么？翠姑道：“想得到美，打量我那么容易就做道姑了？”

明珠听到这里，不及细思，捂嘴一笑高声说道：“好啊！一个要做道士，一个又不肯做道姑，真难煞人也。”

胡宫山和翠姑不防有人偷听，吓了一跳，忙开门出来看时，见是明珠，不知他何时到来，听了多少去。明珠却是毫不介意，嘻嘻笑道：“又是夷齐下首阳，又是上山做道士。——又没人逼迫二位，何至于就落荒而逃呢？”说着进了屋里，一屁股坐下，打量着二人。

翠姑斟上一杯茶奉上，笑道：“明大爷好稀客，可有些日子没过来了。”胡宫山也笑道：“我们兄妹做了道士道姑，洒扫庭除，足下有朝一日做了高官，也好到小观去寻半日清闲么！”说毕，三人相视而笑。

又说了一会儿话，胡宫山便起身告辞。翠姑知道他有不便明言的心事，也不强留，送出门便立即转身回来，笑着对明珠说：“你今儿怎么得闲儿来我这儿逛逛？”明珠却不答，蹙着眉头问道：“你既与这位胡兄相好，怎么就不肯从良呢？”

“凭他？他倒是想，可也得要两相情愿才能啊！怎么，你吃醋了，傻子，他是我干哥！”

明珠默默不语，细想他们方才的对话，又问道：“甚么顾华峰、尤悔庵、陈其年的，倒像是几个人名字似的，我竟没听明白。”

翠姑一时愣怔了，过了一会儿才忽然格格笑起来，笑得用手捂住胸口：“亏你聪明，听到哪里去了！五华峰有个悔庵，他的幼年师傅陈其年在那修道，他要挂冠归山，约我一同投奔他的师父去……”说到这里，她已笑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了。

“做官做得好好儿的，怎么忽然要归隐呢？”

翠姑笑道：“那是你们男人的事，我怎么知道？”大概是嫌乌纱帽儿小了点吧！”

“他姓胡，你姓吴，你们怎么又是兄妹？”

“这个么？”翠姑敛起笑容，叹道，“唉，说来话长。他对我有痴心，又救过我的命……后来，我们便认了干兄妹……算了，算了，说来话长，往后有时间，我细细几告诉你。”

说完，返身进内室取出一张瑶琴来说：“明大爷，我得了几首新诗，你先看看，如果瞧着好，我唱给你听如何？”

明珠接过来一看。嗯——这不是我和伍大哥在风氏园看见的那几首诗吗？她怎么也有？”便连忙说道：“这首诗我是见过的。余下四首我也知道。你从哪里得的？”

翠姑大吃一惊：“啊？你在哪里见过？”

明珠冷笑道：“不信，我背给你听：‘六朝燕子年年来，朱雀桥边花不开，未须惆怅问王谢，刘郎一去可曾回’。”

不料刚念到这里。翠姑神色立时大变，身子似乎受到重重一击，踉跄一步，退着坐回椅子上道：“你都知道了，还问甚么？”

“我知道什么、”明珠笑道：“我若知道，还问你做什么？”

翠姑不答，只是追问：“这诗你在哪里见的？”

明珠初时只当玩笑，见她突然变得容颜凄厉，目光有异，料有重大隐情，便有心诈她一下。笑了笑说：“哼哼，什么事都别想瞒过我，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清！”

这句话一出，翠姑脸色突然大变：“你，你，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告诉你吧，这是我爹爹的诗，我一向把你当成好人，把什么都给你了，想不到你也是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今天我和你拼了，爹爹的大……”

说着说着，翠姑便不能控制自己了，她站起身来，扑到明珠眼前，抓住了明珠的衣领。

“你说，你…个皇帝的侍卫，到底想在我这里干什么？”

一个娇滴滴的妙龄女郎，因为几句诗，霎时间变得面目可怖，吓傻了明珠，只要他活着，大概永远也不会忘掉这个场景的。他挣了一挣，翠姑的五指竟如铁钩一般，更觉一惊。

正在这时，忽听楼下一阵人声吵嚷，仆童使女们哭成一片。二人未及思索，阁楼门“咣”地一声大开，独眼龙刘金标带着几个，人狞笑着出现在门口。楼上楼下脚步杂沓，明珠心知已经出不去了。

“怎么啦？”刘金标斜着一只独眼笑道，“这青楼婊子打嫖客，倒实在少见呐！嘿嘿……”

“你嘴里放干净点，你妈才是婊子呢！”翠姑惊愕地慢慢松开手，她略显有点迟钝，一惊之余，歇斯底里的情绪得到了缓冲，又开始变得理智起来，“我这里有门有户有名有姓，太平世界天子脚下，你们想怎么着？你们是哪个衙门里的，这样撒野？”

刘金标见她说话简捷硬挺，也就不敢轻薄，说道：“没什么，与你无干。班布尔善大人有点事要请教明珠大人，请他过府一叙。说着，便将嘴一努，两个青衣大汉走上来架起明珠便走，翠姑上去拦时，被刘金标将臂一挡，当时打个趔趄，方才回过神来，高声叫道：“你们不能带他走！明珠，你这个没良心的，快说，谁能救你，快说呀！”

“皇上！”明珠已被拖下楼梯，听到她问便高声应道。

“你快说，我爹爹他”正间到这里，翠姑忽觉这话问得不相宜，便掩住了。

明珠刚说完这皇上两个字，脸上“啪啪”挨了两记耳光声，嘴也被什么给捂住了。

一时人去楼空，翠姑颓然坐下，像做了一场噩梦。一阵风吹来，红烛闪烁几下，熄灭了。此时惟有空中冰冷的月亮沉寂地照着这座嘉兴楼。檐下铁马“叮当”“叮当”凄凉地响着。

翠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十几年悲欢离合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

三十三 死国难义士归故里 怀家仇孝子访明堂

翠姑的父亲吴庭训，原是前明崇祯三年的进士。他应试日引侯的主考官便是大学士洪承畴。洪承畴为人气度雍容，颇受当时一般士子推崇。吴庭训得以依附门墙，是一件很体面的事，常常引以为荣。洪承畴对这位高足弟子也是另眼相看。闯王高迎祥起事之后，洪承畴领兵部尚书兼督豫湖川陕军务。吴庭训随入幕府，参赞军机要务。师生二人在忧患中，结下了更深厚的友谊，常在空余时间，并辔走马，扬鞭赋诗，在军中传为佳话。

高迎祥被击溃，李自成率残部奔向商洛山区。眼见中原的战事逐渐平息，不料此时京都又传来诏旨，命洪承畴星夜入卫，吴庭训又跟着老师与清兵会战于松山。

不久，便从前方传来了战败的消息：洪承畴失踪，总兵余国柱中箭阵亡。曹变蛟、王廷臣、邱民仰被俘之后，英勇不屈，骂贼而死。

消息在北京黎民百姓中一传开，举城上下一片惊慌。翠姑母亲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急得简直要发疯，几乎是逢人便问：“洪经略是死是活？”她深信，丈夫的命运和洪承畴连在一起。洪承畴死了，丈夫必定不会活着，所以只要打听出洪承畴的音讯，大约也就知道了丈夫的下落。

但这样的事谁说得清楚呢？不久，朝廷送来了旌表敕令和三百两抚恤银子，说他丈夫已与洪经略一并死于王事。这女人抱着女儿到城东北的荒郊地里，焚化了不少成色极好的金箔纸钱，连洪承畴的共是两份。如同传统所称赞的淑贤妇女一样，痛定之后，她反而觉得宽慰了许多，因为丈夫跟着洪经略尽忠尽节力国捐躯，死得值得！

崇祯皇帝原想借洪承畴的死大做丧事，用此来激励各路勤王将土的斗志和忠君爱国之心，特命高筑祭坛，筹建洪承畴祠堂于北京城外，并亲笔撰写了祭文，广为张贴。翠姑的母亲在欣慰中又加上了感恩，洪经略既成了神，那丈夫也必定会跟着他一起来受万民蒸腾的香火。她甚至有些骄傲：谁不知道，我老爷是洪经略的至友？她抱着女儿笑道：“孩儿，你爹是为国尽忠。你是他的骨肉，再难，我也要把你拉扯成人！”笑着，说着，豆大的泪珠从面颊上无声地淌落下来。

但事实竟是这样地严酷，该为国捐躯的洪承畴却仍厚着脸皮活在人间！朝廷虽未明诏告示天下，但眼见用黄上筑起的祭坛被扒掉，砌好的祠堂地基也被挖了，张贴的御制祭文在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对此就是木瓜做的脑袋也想得出是怎么回事了。

在一个风雪之夜，吴庭训回来了。他身上满是冰渣子，脸上的污垢和乱蓬蓬的胡子让人几乎辨识不出模样。翠姑娘吓得竟将怀中的女儿失手掉在地下。

吴庭训苦笑着看看堂上为他设的灵牌，颓然坐下闷声不响。翠姑妈呆呆望着他，突然爆发出一阵撕裂人心的号哭：“朝廷旌表了你……你怎么活着回来了……啊，……你倒是说话呀！”

吴庭训不答，呆着脸由着夫人哭闹。他可怕的沉默和镇静很快使妻子停止了哭泣，倒有些惊愕不知所措了。吴庭训抚着她的肩头平静地说道：“你不用这样，洪经略不死，我怎么死呢？一个人不能受人终生欺骗，我总要对得起他！”

大明的天下不稳了，吴庭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李自成自商洛起兵，陷洛阳，攻开封，挥军北上。在松山得手的满州绿营兵则云集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一带雄视中原。亡国只在旦夕之间，吴庭训带着妻女迁出京城，由山东济南、泰安过芜湖，在南京隐居下来。好在他并不很穷，靠过去宦囊所积，仍可过着富裕的生活，他白天悠游于石头城、清凉山，晚上便教咿呀学语的女儿读书念诗，下结交朋友，也不拜访故旧。那五首寿便是写在灵谷寺破壁上的，不知被哪个好事的文人抄了去题在北京的风氏园中，许多年后，明珠阳翠姑哪里能知其中的曲折？

通宵不眠翠姑翻了个身，从枕下取出一柄雪亮的压纸小刀，这是父亲在顺治十年的一个黑夜交给她的。那年她已十二岁了，一切都像昨天的事那样真切。父亲颤抖着双手把这压纸刀交给心爱的女儿，噙着泪说道：“孩儿爹爹十一年前蒙受奇耻大辱，士可杀，不可辱，此仇不能不报！明天仇人到南京来，我要见他！爹没有别的东西给你，这个做个纪念吧！”

翠姑妈早已哭得气断声咽：“他爸，洪承畴现在是满挞子的人，气焰比先时还凶。如今天下大定，你不愿替他们出力，我就随你隐居山林一辈子，也算对得起前头主子了，你何必……”

吴庭训淡然一笑：“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先前盼我死，你脸上光彩；如今你又盼我活，要过太平日子，你真是想要甘蔗两头甜！”言未毕，翠姑妈放声大哭，翠姑也“哇”地哭着跑上去抱住了爹爹的脖子：“爹啊！妈才生小弟弟，你不要去，我不要你去！”

吴庭训眼泪潜然长流，叹息一声道：“既然这样扯不断，我…就忍了这口气吧！他摇头又道？”洪承畴明日要大宴宾客，祭奠南征阵亡的清兵将士，我原想前往凑个热闹……唉！”

事情本来就那样算了，不料又出了一件大事，吴庭训倒不能不去见见洪承畴了。就在第三天的早晨，吴庭训方用过早点，门上的人进来回道：“金老爷的公子金亮采来拜！”

吴庭训在南京一向深居简出，很少与外人交往，忽听有人来访，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哪个金老爷？”

“金正希老爷！”

吴庭训一下子想了起来：“哦，快请进来！”

金正希是他换帖兄长，曾一起在洪承畴的幕下共事，此人脾气一向很倔。松山一战，吴庭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乞讨回京。曾听说金正希死了，现在又听说他的儿子到来，真是又惊又喜，便一边吩咐着叫夫人，一边自己抢出门来。刚出书房，早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踉跄而入，纳头便拜，失声痛哭道：“吴叔叔——”

见他哭得凄楚，吴庭训忙伸手挽道：“贤侄，不要这样，快起来吧！”

“叔叔不救家父，侄儿便不起来！”

“你父亲！”吴庭训大吃一惊，“他还活着！现在何处？”

“现在原来的大理寺监狱，明日就——”

“怎么？”

“洪承畴明日要在南郊城校场祭奠阵亡清兵，要杀家父来祭旗！”

听得这一消息，如平空打起一个焦雷，吴庭训浑身汗毛乍起，面色白得像纸，颤声问道：“洪亨九？他也是你父亲的把兄，他怎么能下如此毒手？”

原来金正希也是在松山之役中逃了出来。因他是武将，朝廷处置败逃将士极严，未敢回京，改名换姓逃至南都金陵，在亲戚家藏了起来。南京城破，被在松山投清的副将夏成德掳住，投进了监狱。

这次洪承畴以大清“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的身份坐镇金陵，听说金正希在押于此，便着夏成德前去劝降，言语之中，颇有结纳之意。不料金正希一听“洪承畴”三字，便捂起耳朵，闭起眼说道：“成德君，你过去爱说诳话，十多年了还没长进一点？亨九能像你一般无耻，认贼作父？”

夏成德哭笑不得，只好把天与人归的道理一板一眼他讲给金正希听。

无奈金正希只是摇头，“你便说得死人活了我也不信！洪亨九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做了十几年官，才不过做到陕西布政使参政。崇祯爷即位，不几年便建牙开府，又被提升为兵部尚书、太子太保、蓟辽总督，位极人臣！明朝有难——哪有受恩如此之深的人会叛君的？你说的这个洪承畴，别是他人冒充的吧？”

听说夏成德将金正希这番话向洪承畴转述时，洪承畴像被蝎子蜇了一下，眉头猛地一蹙，旋即笑道：“此老人性未除，吾不可见也！”不久便有消息，要杀金正希祭奠清兵亡灵。

听了金公子的话，吴庭训又愧又恨。与金正希相比，他觉得自己不配做他的兄弟。自己从受教以来，便懂得主优臣辱、主辱臣死的道理。现在主子缢死煤山多年，自己一向以忠贞自许，却仍驻颜人间！再想想自己当年敬佩、爱戴、如事师长的洪亨九，竟有这样一副令人恶心的嘴脸！他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但觉热血在沸腾，浑身燥热难当。

他扶起金亮采，拉着手道：“贤侄，叔叔去就是了！”说完便进了书房，夫人和翠姑已经等在这里了。

他拿出压纸刀默默交给翠姑，翠姑仰望着父亲的脸。吴庭训将脸别转着，对妻子道：“你们回河润府老家去吧，依靠那二十亩薄田过日子去……救不下正希，你们就别等我了；若救得下来，还可厚颜再活数年……”说完起身整整衣襟，头也不回地去了……

想到这里，翠姑已是满面泪光。她看着这把压纸刀，想起失散十五年的弟弟和母亲，想起黑店中被残杀了的亮采，眼中爆出火花来。但是又想到明珠，心中却是一紧，一翻身起来，换了一身男子装束，便走出了嘉兴楼，到狮子胡同来找义兄胡官山，她要叫胡官山亲自出马去救明珠。

三十四 入地牢明珠受酷刑 抗权贵刘华报君恩

一连三日不见明珠，不但魏东亭心里犯了嘀咕，连康熙心里也觉得闷闷不乐。这两年来，明珠与他朝夕相处，君臣感情渐深，他逐渐觉得明珠和魏东亭一样，都是他少不得的人。

伍次友在一次授课时曾讲到与君子和小人相处之道。他以水比喻君子，以油比喻小人，他说，“水味淡，其性洁，其色素，可以洗涤衣物，沸后加油不会溅出，颇似君子有包容之度；而油则味浓，其性滑，其色重，可以污染衣物，沸后加水必四溅，又颇似小人无包容之心。”

这一段话给康熙的印象极深，他常拿这一理论研究周围的人。自然头一想到的就是魏东亭。康熙觉得他忠厚机智，豪放爽朗，浩浩乎如江河之水。那么明珠呢？圆滑温驯，甜润馨香，似乎有点像“油”。和魏东亭在一起，康熙有一种安全感。一切自有魏东亭精心办理，他享受到的是帝王的尊严和威权；而与明珠在一起，则有一种愉悦感，使他感到一股超人的优越和荣耀。记得有一次伍次友授课，要求每人写下一句话，四声俱全。这道乍看极为简单的题，竟一时难住了所有的人。魏东亭想了好久方道：“千回百转”。伍次友只评了“勉强”两个字。明珠却扬眉大声道：“天子圣哲！”这两人显然是一油一水的了。但既然油水不能相容，又不能相混，为何魏东亭与明珠却如此亲密无间？看来伍次友也会把事情看偏了。

他正在遐思神想，忽见外边张万强探了一下头，忙问道：“甚么事？该用膳了么？”

张万强原本想单独叫出苏麻喇姑来说话，不想被康熙一眼瞧见了，只好进来道：“万岁爷，今儿个不能去读书了。方才小魏子来说，要找到了明珠才好开课呢！”

康熙笑道：“明珠是个风流才子，前些时也曾有四五日不见，朕没有怪他，可近来越发懒散

了，说不定在哪里被绊住了脚。小魏子也变得大胆小了些，索性连书也不让朕读了。”

苏麻喇姑从旁插了一句道，“还是以谨慎为好，现时不比以前时，搜府才过了几天，这就算天下太平了？”

康熙丧气地坐下说：“那就算了！朕读书近来有些新的见解，正要寻伍先生校正，明珠这猾贼也真是的，溜到哪儿去了呢？”便转身又对张万强道：“叫小魏子仔细寻寻。明个朕要去瞧瞧伍先生。”张万强只好答应着下去了。

是啊，明珠此刻在哪儿呢，此刻，明珠被绑在鳌拜府花园的一间空房子里，自那夜里从嘉兴楼被绑架出来，先是被囚在班布尔善府中。那班布尔善心眼儿颇多，恐走漏了风声，祸及自己，便送至鳌拜府中来。此刻，明珠头枕着一块垫花盆的方砖，昏昏沉沉地躺在湿地上。偏西日头从屋顶上透下光来，亮晃晃地刺眼。周围是一片死寂，不时听到大雁凄惋的哀鸣，他试图挪动一下身子，但没有成功，下半身已完全失去知觉。

从被绑到班布尔善府时他就拿定了主意，准备承受一切酷刑，拼上一死也得保住自己的节操。

可那都是些什么样的刑罚啊！先是拶指，后来改为皮鞭，接着又是老虎凳、夹棍。班布尔善说这叫“倒食甘蔗，愈吃愈甜。”他昏过去，又被盐水泼醒。他一醒来便又听他们问：“伍次友在哪里？”“悦朋店何老板在哪里？”他知道他们是追查皇上读书的地方，这可是万万说不得的。后来，班布尔善又叫人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前胸。明珠急痛之下大叫一声“天哪，快，快救救我！”

坐在一旁观刑的班布尔善冷笑道，“我班某饱读酷吏传略，通晓各种刑法的功能。别说是你，就是神仙金刚到此，也是要开口的。”他示意松刑，慢慢踱至明珠跟前道：“你是聪明人，岂不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你落入我的掌中，不说实话，谁也救不了你！自古刑不上大夫，你这样的贵人，我怎肯用刀来杀，说出实话，我就送你出京，给你一笔钱——十五万两银子！够了吧，你不再与我为难，我就决不再找你的事，一辈子都不用愁！”说着一挥手，刘金标又用烧红的烙铁来烙。

“天呀！”明珠大叫一声，挣扎了一下，便昏了过去……再醒过来，只听得班布尔善的后半句话“……既在白云观，不愁找不到山沽店。这人先不要整死，送鳌中堂那儿去吧！”

此刻躺在这里，他想起这可怕的一幕。还觉得心头突突乱跳。天啊！难道我在昏迷中真地说出了皇上读书的地方，当初我为什么不咬掉自己的舌头呢，人，如果没有落到这一步，真也难以体会此中情味。痛定之后静心思之，明珠才知道自己犯了多么严重的过失，多么可怕的后果在等着自己啊。

在幻觉中，他似乎看见伍次友轻蔑的目光，看见康熙、苏麻喇姑、魏东亭带着冷笑逼过来。这些平日与自己朝夕与共的人，却被自己轻轻一句“白云观”推送到九泉之下。

伍次友不信鬼神，但他明珠却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与这位忠诚、正直、满腹经纶的伍次友在一起，平日他心里总有点惕厉，现在该怎么办？九泉之下与这些人相见，该怎么解释这件事呢。

“假如初审时，我不顾一切撞死在木柱上，他们会怎样呢？”也许伍次友会临风长啸，作一首悲壮的诗来挽悼自己；苏麻喇姑会黯然神伤地坐着垂泪；史龙彪将咬牙切齿地发誓为自己报仇；清明时节，穆子煦、郝老四会到自己坟头上默默地添土推泥，犟驴子、何桂柱将痛悔自己误看了英雄，翠姑将会肝肠寸断地仆上来，薅坟上的青草……康熙皇帝会怎么样呢，他会坐在金殿上亲自草诏，封赐自己以“忠悯”的谥号。可是现在这算甚么，唉……一切都完了！

唉……

就这样，明珠愁肠百结，思虑重重。一时热血沸腾，一时又觉得好像掉进冰窟窿里，周身感到透骨的寒凉。正在这时，忽觉门外“咕咚”一声，似有一人倒下，接着便毫无声息。过了一会

儿又觉得铁门无声地一动。定神看时，才发觉天已经黑了。又过了一会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明珠这才确实认定，这决非精神恍惚，此时只见面前人影一闪。一个细细的声音贴在耳边道：“你能走动么？”

“怕不行……”明珠激动得有些发喘，暗中摇摇头问道，“足下是…谁？”

细听时，依稀像刘华的声音，他心中一阵酸热，哽咽道：“刘兄，难为你这时候还来……”刘华扶他坐起，低声急促地说：“不要多说半句话，咱们快走！”

“不！”明珠的眼睛在黑暗里闪烁着微光，“我不行了，你快离开这里，告诉魏大人，叫他们快快离开白云观！”一边说；一边握着刘华的手，紧紧抖了两下，“事体紧急重大，万万不可疏忽！”

一听“白云观”三字，刘华只觉脑袋“嗡”地一响，当下也不说话，拉起明珠一只胳膊，顺势将一条腿搭在肩上，扛起明珠，拨开房门，一个箭步窜了出来，不防正被一个巡更的瞧见。巡更的把灯和梆子咣啷一撂，扭身便跑，杀猪似地大叫一声“有强盗了”！待喊第二句时，刘华抢上一步，猛砍一刀，那人便俯身倒了下去。

只此一声，鳌拜府里便炸了营。守在二门的歪虎嘴里大声呼哨；几十名从旗营里精选的戈什哈和歪虎从山寨里带下来的几个黑道朋友，“唰”地一声都窜出了房门。歪虎一步跃前，横刀在手大喝一声道：“不要乱，贼在花园里！”说着便提调四十名戈什哈在府外四周巡看，封住出路；用十几名封住花园门，防止贼人窜入内宅；自带了二十五六人燃了火把进入园中搜查。鳌拜此时听到报警，早已整装戒备，搬了把椅子在花园门口坐镇拿贼。

明珠见大势已去，附在刘华耳畔低声急道：“放下我，一刀砍死我，然后说我逃跑……你别……别……我不恨你！”

刘华一声不吭，背着明珠前盘后转，但觉到处都是人影，惶急之中，听得明珠又喃喃道：“送信要紧……事关皇上安危……你、你快放下我一人去吧！”见刘华仍是不放，明珠张口便在刘华肩头咬了一口，“你怎么不听话？我告诉你，若你意外被擒，要尽情呼唤‘白云观’，自有人去报信，切记……”话未说完已昏厥过去。

正在左右为难之际，眼见灯笼火把愈来愈近，花园墙上也上了人，数十盏玻璃防风灯照得墙内外如同白昼。搜园的人并不吆喝说话，只用刀拨草敲树，步步逼进。突然有人喊叫一声：“刘华，原来是你！”

刘华站住了，将明珠轻轻放在地下，提起剑来插进假山石缝里，“咔”地一声立时别断成两截，笑道：“歪虎！咋唬什么？我能不知道你那两下？大丈夫做事敢作敢为，我随你们去见鳌中堂就是了。”

众人见他如此从容，一时被他的气势镇注了，作声不得。歪虎见他断了剑，也将刀回入鞘中，拱手笑道：“刘兄是条好汉子！我也不来为难于你。鳌中堂已在那边等着，你自去分说！”说罢喝道：“你们还不侍候着刘爷！”几个戈什哈一涌而上，将刘华五花大绑，架起来便走。

听说拿住了家贼，鳌府上下人等无不惊异，都赶着来瞧。鹤寿堂内外点燃了几十支胳膊粗的蜡烛。鳌拜按剑坐在榻上，见歪虎他们进来，也不言声，只两眼死死地盯着刘华。刘华毫不畏缩，硬着脖子立在当庭，拿眼打量鳌拜。鳌拜冷森森地笑道：“我说后花园里怎么尽闹鬼，原来是你啊！你叫刘华？”

刘华撇嘴一笑，扭过脸去不答应。歪虎见他这样，走上来劈脸一掌，把半边脸打得紫胀，嘴角渗出血来：“主子问你话呢，你哑巴了？”刘华此时只有求死之心，转身照歪虎脸上啐了一口血唾沫问道：“他是我哪门子的主子？”这时庭上庭下百余人，见这个平时十分随和的人竟敢对鳌中堂如此无礼，一个个吓得变颜失色。堂内堂外家人仆役护卫侍从环立，屏声敛气鸦雀无声。那刘华却昂首挺胸地满不在乎，缓缓又道：“我是朝廷六品校尉，也不过中堂叫我跟着他当差罢

了，这就成他的奴才了？”还待往下说时，只听“啪”地一声，这半边脸上又挨了歪虎一掌。

歪虎身上没功名，听刘华的话便觉格外不入耳。他自觉在鳌拜府是最有脸的人，今日为着鳌拜被刘华埋汰，顿时大怒，脖子显得更歪，阴着脸“嗖”地从腰里抽出钢丝软鞭，“呜”地一声照刘华拦腰猛抽过去。

“歪虎！”鳌拜突然喝道，“退下！”歪虎狠狠盯了刘华一眼，盘起鞭子，悻悻地退到一旁。

鳌拜格格一笑，起身来到刘华旁边道：“刘华，今日此事你也料知我不能善罢甘休。不过，我惜你是条汉子，只要讲出谁的指使，你不是六品么，我抬举你个四品怎么样？”

刘华哼了一声，别过脸去。鳌拜又道：“如果你觉得那边得罪不起，也不要紧，我给你一笔钱，找个幽静去处去做个陶朱公，也可享受清福，这样可好？”

刘华“呸”地一声朝地下唾一口口水说道：“没什么人指使。你弄了个人放在后花园，我想见识见识是怎么回事。”说完又闭口不言。

鳌拜冷冷问道：“见识得怎样呢？”

刘华提高嗓门说道，“也不见得怎样。他叫明珠，现是皇上的侍卫，在白云观当差！”

听得这话鹤寿堂内外立刻引起一阵轻微的骚动。鳌拜知他用意，强压心头怒火冷笑一声道，“你喊吧！你就把我这鹤寿堂喊得塌了，白云观也不会听见！”转脸吩咐歪虎，“自现时起，十二个时辰不断巡查府内外，不经我亲自准许，不管是谁强行出府，你就宰了他！”

“那也不见得就堵住了！”刘华立刻硬梆梆顶了一句。话刚说完，鳌拜就伸手向刘华左肋下一点，刘华马上觉得猛地一麻，浑身一颤，顿时全身麻痒难忍，胸口也憋得透不出气来。鳌拜背着手笑嘻嘻地瞧着他那痛苦得扭曲了的脸问道：“刘华，你怎么知道后园里关着人？府里还有谁是你同党，讲！我已点了你先天要穴，此时可忍，再过一时目暴皮绽，肠断肺裂，比剥皮都难受！”

刘华已是瘫倒在地，喘着气道：“解，解了穴……我，我讲就是……”小齐小曾小吴几个人已是吓得面如土色，躲进人后。

鳌拜弯腰在他背上轻轻一拍，说道：“好，给你解了，你讲！刘华躺着不动，说道：“绳子捆得大紧，我懒得讲。”

鳌拜努嘴示意歪虎给他松绑。歪虎迟疑道：“中堂，这成吗？”鳌拜冷笑道：“凭他这点微末功夫，老夫可以空手让他白刃！给他解开！”

绳子解了，刘华慢慢站起身来，活动活动手脚，大模大样地拉过一张椅子坐了，双手搓着不言语。

鳌拜追问一句：“怎么说话不算数？”

“我是出名的酒猫子？”刘华道，“所讲的事体太大，得给碗酒喝才行！”

“好，索性成全你！”鳌拜吩咐道，“来，将御赐的贵州茅台给他倒一碗！”

酒，斟上来了。刘华颤巍巍地端起碗来，略一踌躇，仰头“咕噜咕噜”喝了个干净。鳌拜一声“好”没叫出口，忽然酒碗“噗”地一声照脸砸了过来。他眼力极好，也不躲闪，伸出左手“啪”的一声就在空中将碗击得粉碎，猱身上前一步伸手去点刘华的池源穴。哪晓得刘华一闪身，竟从怀中“嗖”地拔出一把四寸多长匕首，扑向鳌拜。

阶下众人惊呼一声援救不及，歪虎在旁瞧得真切，甩手一镖，正中刘华眉心。刘华哼也不哼一声，就沉重地倒在地下咽气了。

鳌拜脸色煞白，双手对搓一下，强笑道：“除了家贼，一大快事！”

刘华这突然一击，虽然没有成功，可也把鳌拜吓得胆战心惊，脸都黄了。他强自镇定了一下，威严地向府内家丁、差役说：“看见了吗？这就是背主叛逆的下场，今晚的事谁敢走漏半点风声，我绝不轻饶。”看到下人们个个畏惧，人人战栗，鳌拜放心了。心想：“哼，你把奸细派

到我府里来了。好吧，老三，看你能不能躲得过这一关！”

可是鳌拜高兴得太早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府中这三天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被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窥测得清清楚楚，这个人就是胡宫山。

三十五 西华门虎将斗侍卫 白云观翠姑救御驾

由于鳌府关防严密，五更时分小齐才送出“白云观失风”的情报。魏东亭一跃而起，慌不择路，单骑飞马径在西华门，打算就近入宫。无奈这日不该他当值，腰里没牌子，守门的军士又换了防，说甚么也不肯放他进去，只是陪笑说：“爷请稍停！您的名头儿咱们知道，只是这里已换了首领，小人禀过再……”魏东亭无心听他饶舌，猛然间想起康熙说过今日要去山沽居的话，顿时急出一身汗来，立眉瞪目“啪”地给了那禁兵一记耳光，骂道：“撒野的奴才，少时爷出来再与你算帐！”

一边骂一边往宫里走，却见旁边厢房里闪出一个大个子，铁塔似地站在当头拦住去路，冷冰冰地说道：“魏大人，您这样做太孟浪了吧？”魏东亭闻声抬头，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这新换的首领竟是刘金标这个老对头。刘金标穿着一身簇新的五品侍卫补服，双手叉在胸前，神气活现地斜着独眼道：“虽说您是乾清宫侍卫，可没打这儿进去的规矩。你又没有牌子，这就对不住了！”说着回头喝道：“请魏大人到那边厢房中歇着，待堂官来了再作处置！”

“放肆！”魏东亭横眉说道：“我奉主上特旨，无论哪道门都能直出直入！”

“哦，是吗，可是在下不知道。”刘金标心里得意之极，说：“你今个擅闯宫门，就该扣下。放你进去，我先就有罪了。来啊，夹他进去！”

魏东亭见状不妙，伸手抽刀时，却摸了一个空！原来他走得太急，连佩刀也没来得及挂上，眼见两个戈哈扑了上来，情急之下，一个“推窗见月”双掌一分，两名戈什哈刚刚接掌，便觉得如扑虚空，急忙收势时，又被魏东亭顺手一送，二人“呀”地一声直仰跌出一丈多远。魏东亭呵呵冷笑道：“怎么，还要动武么？”

“不动武谅也不能与你善罢！”刘金标将手一摆，西华门值差的三十几名校尉“啪”地拔出刀来，围成扇面形逼近魏东亭。

魏东亭急于脱身不敢恋战，忙向后跃了几步转身牵马，却又见讷谟带着几个人立在当面。就在他一愣怔间。讷谟大喝一声：“还不拿下！三四个人饿虎扑食般逼近身来，紧紧擒住他的手臂，并就势向后一拧。此时魏东亭就是再有通天本领也施展不开了。讷谟笑道：“你是圣上红人，我也不为难你，这也不过奉公行事。你老实说，谁叫你这个时候擅闯宫禁的。”

魏东亭被几个人死死按着，直不起身来，仰起脸来大喝一声道：“我是奉旨见驾！”

“奉旨？”讷谟哈哈大笑，“你们每日价说鳌中堂假传圣旨。原来你也会来这一套！回头查实了，再和你说话！”他放低了声音：“你还想瞒我吗，皇上今日微服巡游白云观，嘻！哪来的旨意给你，告诉你，鳌中堂兴许也要派人去伴驾呢！”说完手一摆，几个人簇拥着魏东亭，推推搡搡地将他押进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结结实实地绑在柱子上，口内还塞上了一团烂号衣。讷谟吩咐一声：“先把他看紧了，回头禀过内务府堂官再作处置！”说着，扬长而去。此时天色已是大亮。

其实魏东亭只是早到了一步，相差倾刻之间，要是迟来一步便可截住康熙的车驾，因为这天

康熙正是从西华门出行的。倒是苏麻喇姑眼尖，发现手守西华门的似乎换了陌生的面孔。轿车叮叮当当走过时她隔着玻璃瞧了瞧，也只是一闪念而已。哪知魏东亭此时正隔着窗棂眼睁睁地瞧着急得发疯呢？

康熙心事重重地默坐在车中，出神地看着车外景致。愈近郊外街上的人烟愈少。时令已是初冬，道旁的杨柳暗绿，枫叶残红，另是一番景致。西北风吹来，遍地绛红色的落叶婆娑起舞。苏麻喇姑看到窗外的景致，叹息一声，说道：“不留神间，已至隆冬了。山水萧然满天寒，我是说咱们出门也太早了一点，万岁爷，冷不冷？”

“不冷，朕还想在外头转一转，再到山沽斋去。”

二人正说着，突然车子猛地一刹，他们身子向前倾了一下，方才坐稳，便听张万强扯着嗓子喊道：“你是怎么啦，不想活了？”苏麻喇姑从帘缝往外看时，见一个仆人打扮的人正陪笑道：“走远道儿乏了，想趁您的车搭一段路。”

苏麻喇姑一掀帘子露出脸来，大声喝道：“你这人真少见！我们的车子坐不下，何况你是男子……！说着便吩咐张万强，还等甚么，咱们走路！”

那仆人伸手一拦道：“大姐，人就是满了，再挤我一个也不要紧啊！”说着竟大胆地盯着苏麻喇姑说道：“若说我是男人，车里还有一个，不也是男的么？”

苏麻喇姑虽是包衣出身，但自幼就被选入深宫，极得恩宠，见他出言不逊，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又直溜溜地盯着自己，不觉又恼又羞，便放下车帘，不再搭理他。康熙早凑近了车帘审视，虽觉此人面熟，却再也想不起何时见过。

那人仍拦住轿车不让路，并声言有急事要去白云观。

原来车下拦路而立的不是别人却是翠姑，几年前，在悦朋店康熙曾见过她一面，此时哪里还会想得起这位当年唱“红绣鞋”的女郎。但翠姑因明珠的缘故，知道“龙儿”是个“猜都难猜”的贵人，以后又曾偷着瞧过几回。所以康熙略一露面，她便认了出来。那翠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原来翠姑去寻胡宫山，适逢胡宫山外出，她便坐在胡宫山的书房里等着。胡宫山并无家室，只在太医院附近租赁了一座四合小院，雇了四五个侍候的人。她是来惯了的，家下人一向视她是姑奶奶，也都不在意。

此时她闲坐灯下，竟如同进入梦寐一般。今晚与胡宫山发生龃龉，原是她意想不到的事，细思自己这宦家之女，为了替父报仇，和道士出身的胡宫山结义，已是屈尊俯就，为回避胡宫山追求，她又只身入京，堕入青楼。原想借此结识达官贵人，如有机会见到洪承畴，杀了他替父报仇，……不料追到京师的胡宫山，这位曾与她共图“复明”大业的男子汉，近来也渐渐改了口风。

胡宫山自康熙召见疗疾之后，回来如失了魂一样，口中喃喃自语也听不清说些什么。有一次翠姑问他：“大哥你这是怎么了？”胡宫山怔了一下才答道：“比起那个吴三桂，怕还是这位要好些！”

“这位？”

“嗯……翠姑？”胡宫山斜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沉思着道：“今儿个我见到了皇上。”

“嘻！”

“我读过不少相书？”胡宫山不理睬她鄙夷的神色，只管说下去，“对甚么‘麻衣’、‘柳庄’都不外行。这位少年皇帝气度深宏、龙章凤篆，的确有帝王之相——你别笑，我并不信这些，这些话我也曾用来奉承吴三桂——怪的是康熙的案头并无奏事匣子，满案上堆的尽些《春秋》、《战国策》、《史记》、《汉书》……”他又将给康熙疗疾的事细细讲给翠姑听。

翠姑沉默了。这些话与她的反清心理格格不入，但又不能认为胡宫山说的没有道理……

等了一会儿仍不见胡宫山回来，由不得长长叹息一声：“爹爹，女儿的命苦啊！”她信手从

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看时，却是一本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翻了几页，觉得文词艰深难解，正欲插回书架，书页中忽滑落出一张字纸来。她拣起一看，正面是吴庭训作的那五首诗，翻过来看时，密密麻麻写的全是胡宫山自己的诗。就着烛光，她一篇篇瞧去，不料这位相貌奇丑的人竟如此执着、纯真地爱着自己，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胡宫山对自己的思念之情，翠姑没想到貌丑的他竟有如此丰富细致的感情！不禁眼中噙满了泪：“原来他的心也是这般痛苦！”

“我料到你定会来！你不来我就又要寻你去了。”背后突然有人说话，翠姑猛地回头看时，原来胡宫山已经走了进来。

“好嘛！”翠姑故意冷笑道：“‘此心难作盘中石，飞絮如花向清风’，真是好诗！”

胡宫山苦笑着坐下说道：“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知道么？只怕当今皇上明日难逃一死！”这佯惊人的消息，胡宫山却说得如此平静。翠姑只觉身上一阵阵发寒：“啊！你怎么知道呢？”

“鳌拜捉了明珠，盘出了底细，知道伍次友在白云观山沽斋给康熙授业，定于明日围攻白云观，弑君自立！魏东亭的把弟刘华已死，明珠也没能逃出来……更无人送信……这可怎么办呢？”

听了这话，翠姑沉吟不语了，自己挚爱着的明珠要死了。那位饱学之士伍次友，也要遭难了。就连龙儿——当今皇上，明日也难逃一死，他还是个孩子啊！面前站着的这个人，又深深地爱着自己。他肯不肯出手相救呢？救皇上和伍次友，他肯定愿意。要让他救明珠，他能去吗！

想了好大一会，才试探地说：“大哥，你能不能夜闯宫禁，把消息送出去呢。”

“唔，这不是万全之策。大内高手如云，戒备森严，闹不好要出乱子的。”

翠姑只道是胡宫山忌恨明珠，便决然地说：“你要是能救出皇上、伍次友和明珠，我，我便嫁给你。”

“唉，你错怪我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乘人之危，想这些事，也不是大丈夫的作为。这样吧，我马上去找魏东亭，要是找不到他，我就立刻赶到白云观，见机行事。你呢。出城在西华门外。等着皇上的车驾，阻止他们不让他们到白云观去。”

两人商议一通。看看天色已经大亮。便分头行动。

可是胡宫山却扑了个空。老门子告诉他，魏东亭刚才急急忙忙地进宫去了。

翠姑却在西华门外截住了康熙的车子。

康熙听这人说有急事要去白云观，便吩咐张万强将车停靠路边，自己从车上跳下来。苏麻喇姑不放心，也跟着下了车，侍立在康熙身后。

翠姑盯了康熙一眼，见眼前这位身着家常玄狐袍、身材削瘦的人就是几年前在悦朋店里见过的龙儿。不禁喜出望外。便抢上一步，扎了个千儿，失声叫道：“您不是龙儿吗？”

龙儿这名字一出口，不光是康熙，连苏麻喇姑也吃了一凉。龙儿这名字，康熙只在伍次友跟前使用。此时，听翠姑也如此称呼他，康熙还以为她是侍候伍次友的仆人，遂问道：“原来你是索府的，我说有点面熟呢！”

翠姑心里暗暗发笑，便以索府佣人自居，顺口答道，“索大人府里三四百口子，爷哪里就都记得清了？我是府里派去给伍先生送信儿的。走乏了。想趁个便车，不想在此撞见了爷！”

康熙诧异道：“索家难道连个车马也没有？”

翠姑怕多说了，露出马脚，便冷冷地说道，“现在也无须多说，既然爷的车不让乘。这封信就请爷带给伍先生好了！”说着，也不等康熙答话双手将一张纸条儿呈了上来。

见此人如此放肆。康熙正待发作，瞟了一眼纸条上的字。马上收敛起怒容。只见上头写的是：“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行不得哥哥？”欲待再问时，翠姑将手一拱，说声：“告别了！”转身便走。

康熙近年来随穆子煦他们跟着史龙彪习武，颇有些长进。见这眉清目秀的青年人说起话来，

举止十分乖张，早觉有异，便抢上一步抓住翠姑肩头向后一扳，顺势扯住了衣襟。翠姑顿时红晕满颊，骂道：“我来救你，你竟如此轻薄！”

康熙一愣：“我怎么轻薄了？便不自主地松开手。翠姑一挣脱开，忙蹲身提鞋。原来，忙乱之中，她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鞋带又脱落了。提上了鞋，她转身便走。

“妹子慢走！”苏麻喇姑一眼瞧见她的小脚，突然叫道。这一声喊出来，不仅康熙和张万强大感惊奇，连翠姑也是猛然一怔。回头道：“你说什么？”

苏麻喇姑慢步向前又细相了相，越发认为自己判断不差，拉起她的手说道：“咱们上车再说！说着朝张万强一努嘴儿。张万强会意，扶着康熙上了车。苏麻喇姑吩咐一声：“转辕！原道回宫。快！”张万强答应一声：“明白”，将缰绳一收，大喝一声：“驾！”那御马都是久经驯化的，听得主人口令便能会意，当即放开四蹄，照原路狂奔而去。

车中，苏麻喇姑一把揪去了翠姑的瓜皮帽，一头秀发披了下来。已完全恢复了女儿模样，她有些羞涩不安地说道：“你怎么……”

苏麻喇姑掠了一把自家头发笑道：“别说是你，再比你聪明点的我也见过。你瞧你的鞋，谁戴帽子像你这样儿。耳朵上还带着个耳环！咱们且别说这个，只问你这张纸上写的是怎么一回事？”

康熙也关注地瞧着翠姑说道：“你为甚么拦驾呢？”

翠姑嚅嚅一下，轻声答道：“是胡宫山太医叫拦车送信儿的，只怕白云观山沽斋这会儿已经叫人给包围了！”

三十六 犟驴子舍命保帝师 铁罗汉雄风惊匪顽

翠姑说得一点不错，穆里玛以剿贼为名从绿营里调出一队兵勇，自己亲自押队，带着讷谟，歪虎，正将一座山沽店围得水泄不通。为防止走风，附近二里之内都戒了严。魏东亭虽在白云观等处布下了眼线，但他们却不知怎么回子事，又出不去，急得干瞪眼没办法。歪虎先去侦探，见院中停放着一座轿子，以为康熙已经来了。穆里玛便催动部队潮水般涌了过去。

伍次友这几天不见龙儿来上学，以为他生了病，心下正疑惑；“怎地也不见明珠来送个信儿？”便吵着要回索府看看。穆子煦几个人怎么劝也不管用，只好说：“先生一定要走，也等后晌天暖和了再说。”何桂柱也道：“伙计们昨夜打了几只山鸡，闷得烂熟。二爷请屈尊赏脸，就和咱们一块儿热闹热闹。”伍次友拗不过众人情面只好答应了，便和众人在东屋里吃酒。

伍次友虽生性豪爽，毕竟是文人出身，和穆子煦几个人的粗豪总觉得格格不入。穆子煦等人，又总觉得伍先生是皇帝的师傅，身份高贵，应多多尊重才是。这样一来，反而显得生疏，玩不起兴头来。伍次友发觉了，便笑道：“兄弟们无非想留我明儿进城，我从了大家便是。我在这儿你们也喝不痛快，正巧这几日我身上也不爽利，不能多喝，只好先告退了。”

郝老四见如此说，满斟了一大献酒立起身来笑道：“伍先生，这里的兄弟们虽说粗陋，却十分敬重先生的道德文章。咱们不是放不开量，是——”他嘴里转了半天，好不容易选了个同儿道：“我们这些酒葫芦没法和圣贤君子在一起厮混罢咧！先生不弃，饮了这一大杯再去”

众人听了这话，都捂着嘴暗笑。伍次友却毫不在意，说：“好兄弟，谢谢你的好意”接过杯来一饮而尽。这才告辞而去。

伍次友一去，大家都觉得心头一阵轻松。何桂柱先笑道：“二爷是心里放不下主子和明珠。有酒也喝不畅快。”

何桂柱说的是实话，可鞑驴子却听不进去，啐了一口道：“主子也还罢了，明珠算甚么东西？谁惦记着他！”穆子煦不等他说完，忙截住道：“三弟，你要记住魏大哥的话，主子喜欢的，咱们也得喜欢。这不是说着玩的？”郝老四听了偷着撇嘴角一笑，自斟一杯酒饮了。

何桂柱见鞑驴子满脸不高兴，忙上来给他斟上一杯道：“明大人学问还是好的。你们都是有功名的人，身份贵重。”鞑驴子“咕噜”一声把酒喝光。把杯往桌上一墩说道：“比起伍先生，他差得远呢”

听他越说越离谱，穆子煦只好拿出哥子身份喝止他：“三弟，休得胡说。”郝老四也板着脸帮着穆子煦骂道：“他明珠是驴球是树根，与你有甚么相干？”

一言引起哄堂大笑。鞑驴子一边笑，一边站起身：“老四，真有你的，回头和你大战三百回合！”笑着出去了。

见他出去，穆子煦叹道：“兄弟们绿林习气不除，可怎么得了？”郝老四笑道：“他是吃明珠的醋啊。明珠进了五等侍卫，他有点眼红。其实主子也挺喜欢他的。”何桂柱也道：“明老爷也有些毛病儿，待人虽也和气，可总让人瞧着觉得拿大似的。”

何桂柱正按自己的思路准备说下去，忽听外头脚步声急，鞑驴子一头闯了进来，口里道：“来了，来了”郝老四拍拍椅子道：“用不着那么急，你先坐下，和咱们再猜它几拳！”何桂柱也笑道：“好，我这就给您斟上。”鞑驴子一把推开何桂柱，一个箭步扑到墙边，摘下挂在墙上的佩刀，“噌”地一声拨了出来，返身就向外头奔去。何桂柱吓愣了，站在地下一动不动。郝老四极其机敏，也不说话，一脚踢翻椅子抢到墙边摘下腰刀，也要向外冲。穆子煦阅历较广，情知有变，却显得很冷静，一把扯住鞑驴子道：“老三，说清楚！”

鞑驴子变脸失色，大吼一声：“你们带上刀，都出来！”

众人不再言语，一齐跟着鞑驴子奔到后园矮墙下向外张望。只见半里之外黄尘腾起，几百名绿营兵勇提刀握枪，向山沽店围将过来。何桂柱打了个寒颤，面色如土，喃喃说道：“天爷，这是怎么了？”

穆子煦略一观望，说道：“不用问了。快叫起师傅，保护伍先生向西走。如果打散了，晚间在香山会齐。何掌柜你是生意人，还到前头应酬。记住，除了生意上的事，你就什么都不知道。——老四，你站着做什么。还不快去请师傅？”郝老四擦把冷汗飞快地去了。何桂柱也战兢兢地跑到前面招呼去了。

史龙彪因病了好多天，眼下正卧在床上，听到窗外郝老四报警，霍地站起身来，出门一纵身上了房，四处望一下又下来，一声不响地走进屋来，从床后抽出一根金丝软鞭，这是康熙特意从内务府贡库中选出来赏给他的。史龙彪将辫子往头顶上一盘，扎个髻儿，才说道：“四面全围上了。咱们要走，谅他们谁也留不住，只怕伍先生难脱身了！这院里池塘中间假山虽还未垒好，乱石却备得不少，也能藏人，咱们都去窝藏在那儿，水攻火攻都一时奈何不得我们。顶过了白天，夜里就好办了。老四，趁现在虽然围了还没完全合拢，你冲出去给虎臣报个信儿。找不到他就到索府去寻索大人，务必得办成！”

郝老四点点头，一纵身越墙向西而去。此时正在大天白日，格外显眼。那围店的兵士见一人执刀越墙，大喊一声：“走了贼了，快捉啊！”立刻一阵吵嚷，叫得地动山摇，比方才那种杀气腾腾的寂静，另是一番恐怖。

伍次友不知出了什么事，踱出书房正欲从矮墙向外看时，鞑驴子和穆子煦两个从后扑上来，一人架一条胳膊，沿着曲径石桥直将他拖到池心岛中间的一个大石洞来才放下。穆子煦轻声说道：“鳌拜老贼搜您来了！咱们兄弟保护您，有咱几个活着，包您吃不了亏。老四兄弟已去搬救兵了，只要咱们与他们周旋到天黑，神仙也拿咱们没办法。你不要慌，尽管在这儿别动。”正说

着，何桂柱踉踉跄跄跑了来。史龙彪一直没说话，静静地观察了一会儿问道：“老板，这池子有多深？”

何桂柱吓愣了，语不成调地说：“这是才，才起过泥的池子，有，有一丈多深呢。”史龙彪点了点头便沉吟不语了。

穆子煦将手向腰间一按：“好！按伍先生的说法儿，咱们这也叫‘金城汤池’！奶奶个熊，今儿和他们干一场。”这时，喊杀声已到店外。酒店四周的土墙“轰”地一声全被推倒，绿营兵如潮水涌了进来。霎时间到处是兵，到处是亮闪闪的刀枪剑戟。

穆里玛手按宝剑，得意洋洋地大喝一声：“搜！”

就在这时，从池心岛假山石后闪出一个人来。长辫盘在头顶，长袍撩起一角掖在带中，颌下白须飘拂，从容步履，隔岸向穆里玛一揖问道：“无须搜查！都在这里。只是长官带兵围困小店，不知所为何事？”

穆里玛一怔，西河沿那档子事一隔了六年之久，他哪还认识史龙彪呢：“你是甚么人，过来！史龙彪应声答道：“再下乃此店主人史龙彪，一向奉公守法，这一带百姓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不知大人为何无端带人毁店抄家。倒要请教，这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京师重地，天子脚下，你依的《大清律》哪一条章程？”

讷谟见这老者气度不凡，说出话来又是如此倔强，大喝一声：“你店中窝藏钦犯，敢说无罪？”

史龙彪呵呵大笑，踏着石桥曲径缓步走了过来，站在桥头石板上躬身问道：“长官说小店窝藏钦命重犯，不知人证是谁，物证何在，带人搜店可有顺天府的火牌？”

讷谟气得眼中冒火：“老家伙，谁来和你斗口，抓住了你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说着，便伸出手掌向史龙彪打来。心想，这一掌打过去不要你老命，也要叫你跪地求饶！哪知史龙彪不躲不让，仍然慢吞吞地说道：“就是大内来抓人，也须亮明诏旨，这是规矩嘛。”一边说着一边挺腰硬接了这掌。讷谟刚说出“你不配……”三个字，只觉得五个手指如碰在生铁上，痛入骨髓，又咬牙又甩手地大声叫道：“这老家伙有妖术！”

一见讷谟吃了亏，几个兵丁便挥刀扑来，谁知脚跟刚站定，三四个人已被史龙彪拨进池中。一边用手拨弄，一边笑说：“不是小老儿有妖法，是众位功夫不到家。众位既无御旨，又无顺天府关防，小老儿我便只能视如盗贼。光天化日之下岂容盗贼在此撒野？”见无人敢再上前，搓搓双手，说声“得罪”，便要转身退回。

穆里玛大怒，亲自赶来，将剑一挺，直取史龙彪后心。眼看将要刺到，躲在假山石后的伍次友哪经过这样险恶的情景，吓得大叫一声：“留神！”便被穆子煦一把按倒。史龙彪早已听到剑风，他原本知道穆里玛在后紧跟，想诱至桥心反手擒他过来。听得伍次友一声大叫，以为出了什么事，心头一惊，一个风摆杨柳，抽出软金丝鞭向穆里玛腰间盘去。穆里玛见鞭头如蛇，蜿蜒盘曲而来，飘飘呼呼并无一定方向，惊得向后一跃，却是躲了身子躲不了脚，一条腿被紧紧盘住，回手用剑来砍，那金鞭柔韧无比，一时竟砍不断。史龙彪不容他再砍，一个跃步飞脚将穆玛的宝剑踢得脱手飞出，又顺手一抽，将穆里玛倒着背了起来，抬脚便走，眨眼间来到石板桥中央。

讷谟顿时大惊，顾不得手疼，左手提刀抢上来。史龙彪一手提鞭，一手拎着穆里玛的一条腿。那穆里玛头朝下还在乱抓乱踢。史龙彪虽知背后有人袭来，苦于腾不出手来应付，便大声喊道，“子煦，快来助我一臂！”

穆子煦和骡驴子二人守着假山北面桥头，以防人来暗袭。听得史龙彪呼救，穆子煦急忙说道，“三弟，你看着这边！”几个跨步飞奔到近前。史龙彪见他来到心中大喜，喝道：“接着！”便凌空把个穆里玛甩了过来。穆里玛后脑勺恰巧碰在一块山石上，亏他内功精湛，但也碰了个头昏眼花。

史龙彪转过身来，见讷谟追近身边，笑骂道：“怎么，想喝几口水么？”用脚猛一跺，那石

桥本就是干砌起来的，此时柱倒石落，“轰”地一声垮了下去。讷谟大叫道：“不好”时已经喝了一口水。可是史龙彪用力过猛，自己立足的桥墩承受不了，也随着掉进池里。

岸上观战的兵士原来因史龙彪背着穆里玛，后来又与讷谟搅成一团，不敢放箭。此时见二人落水，各自挣扎，歪虎大叫一声：“还不放箭！”两名会水的兵士“扑通”一声跃入水中接应讷谟。其余的兵士便拉弓放箭，一齐向池中的史龙彪射去。要按史龙彪的功夫，这小小的水池，他想翻出来也是易如反掌。可是，他毕竟是卧病十几天的人了，再加上石桥坍塌之时，两块大石头正好夹住了史龙彪的左腿。双方恶战之时，情况瞬息万变。可怜铁罗汉史龙彪闯荡江湖，一世英雄，竟在这不起眼的小地方失足落水，惨死在乱箭之下！

假山石后的伍次友见此惨景，泪流满面，挺起身子大声叫道：“你们不是要我吗，我随你等去！”一语未了，身后的何桂柱早扑了过来，猛地将伍次友一把按下，放声大哭道：“好二爷，使不得呀！”穆子煦气得面色发青，骂声“杂种”，将穆里玛用金丝鞭紧紧绑了，高高放在山顶上，叫道：“狗崽子们，放箭射吧！”

讷谟爬上岸来，气得发疯，红着眼跳脚大叫：“烧，把这贼窝子烧成白地！”

鞑驴子看了一会，忽地灵机一动，低声道：“二哥，咱拆了这桥，和他们在这儿泡上啦。”穆子煦道：“老三，好主意，咱们泡到天黑，大哥总会带人来救的。偷来的锣鼓打不得，谅讷谟这小子也不敢久留。”说着兄弟二人冲向石板桥中央，穆子煦挥刀护住了二人身子，鞑驴子连踪带蹦地拆桥。对岸的士兵虽箭如飞蝗般射了过来，无奈穆子煦一把刀舞得密不透风，断箭残羽噼里啪啦打得满天乱飞。

二人边拆进退，石桥板一块块落进水中，咕嘟嘟泛起泡儿来。半个桥被拆落了，天寒水冷的，哪怕他们凫水过来。何桂柱双手合十念一句：“阿弥陀佛！”鞑驴子已累得筋疲力尽了。

伍次友脸上也泛出了欣慰之色。他一直不明白，鳌拜为什么在自己身上动这么大的干戈；店伙计们又为什么如此舍命保护他。难道就为那篇谈论圈地乱国的文章？他摇了摇头，心中疑窦丛生，却又百思不得其解。

三十七 擒贼酋好汉居奇货 破宫门皇帝恤民情

歪虎是干黑道出身的人，这风高放火的勾当，他最在行，听讷谟一声令下，他便带着七八个人，从前店到后店，凡能点燃的东西便都被他烧着了。那火噼里啪啦地烧了起来，吐着暗红的火舌，映得他水通红，浓烟中偶尔烧着了竹节，爆响一声，火星直冲，冒出两三丈高。一片片灰烬在烈焰上空乌鸦似地盘旋着，飞起又落下。附近的老百姓，知道这边“过兵”，又见戒严，早躲得远远的，有谁敢来相救！

熊熊火焰，好像在烧着何桂柱的心，他想起自己在城中的悦朋店，曾接待过多少公车会试的举人和来往的商贾！这位毫无主子架势的伍二公子曾多次邀友在这里宴饮会诗，谁知一夜之间便被封了。好容易靠了索大人资助，在这里开了这个山沽店，眼见得刚刚成了局面，又被这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他觉得喉头干涩，胸口闷胀，想哭又哭不出来。手扒着石头，痴呆呆望着烈火吞噬着他的产业，他的心血。伍次友见他这样，心里也觉难过，过来抚着他的肩头安慰道：“柱儿，是我连累了你。别难过，京城不是咱们居住的地方，等这事一过，你还随我回南边去，叫老大爷在南京给你再安一处产业。”

何桂柱听了，两行热泪潸然而下。他怕伍次友伤心，忙拭了泪勉强笑道：“这也不算甚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二爷福大，有大富贵还在后头哩！托您的福气，柱儿兴许能开个更大的店呢！”

二人正说着，昏迷中的穆里玛在石头上醒了过来。他只觉身子捆得很紧，挣了两下纹丝不动，仰着脸看了看，池对岸兵丁如林，却毫无动静。便骂道：“讷儿，你这个小畜牲！干吗不攻？”

讷谟在对岸也在哭。他带了几百名兵丁攻这么个小客店都玩不转，还把个主将丢给了对方，不知是死是活，这下回去怎么跟伯父交待呢？听得穆里玛醒了，心里略觉宽慰，带着哭腔儿隔岸答道：“三叔！您忍一会儿，管放心！待会儿扎好了筏子救出您老，把这几个兔崽子心肝全掏出来给您下酒压惊！”

鞑驴子见他叔侄俩隔岸对话，走过来照穆里玛腰上踹一脚骂道：“你知道刘金标的眼是怎么瞎的么？那是爷用这两个指头抠出来的！”说着，便拿起刀在穆里玛项下比划，“你要是再叫唤，老子就先把你心肝掏出来祭我师父！”穆里玛听了闭目不答。

穆子煦过来拉了强驴子手道：“兄弟，这是案板上的肉，和他生什么气。这不是斗口的时候，走，咱到那边商量个主意。”便叫何柱拿了把刀坐在穆里玛身边看守，伍次友和他们兄弟二人绕过假山席地而坐，计议下步应敌办法。

三人对坐沉默片刻，鞑驴子开了口：“唉，老四也不知出去了没？我琢磨着，他要是活着出去，这会儿魏大哥他们也差不多该到了。”穆子煦也阴沉着脸道：“就怕鳌拜他们这一着，在城里跟大哥也交上了手，那就麻烦了。要不然，便是老四送不出信儿，他也会来的。方才他们放的那把火，城里难道都看不见？”伍次友插进来道：“现下他们的主帅在咱们手里，投鼠忌器，谅他们也不敢强攻！”强驴子苦笑道：“伍先生，他们要是破着打烂花瓶捉老鼠怎么办？”伍次友笑道：“我们就那么值钱？”

伍次友这话谁也不能回答。若是康熙也在岛上，可以肯定他们就是舍了穆里玛也是要攻岛的。但是此时对方还不能确定皇帝是不是也被围在岛上，肯不肯为伍次友和几个侍卫丢掉穆里玛，那就难说了。伍次友不明真相，穆子煦却心里雪亮，只是眼下自己是个领头的，不能说丧气话，遂笑道：“先生说得是！他如果真要弄筏子来攻，咱就宰了这匹马！马肝不是有毒吗？咱们生吃他的心！”鞑驴子也笑道：“先生虽是见过大世面的，大概没有吃过人心吧！先生您不知道，把人心生挖出来用凉水浸了吃，脆着呢！”他这话是故意说给穆里玛和对岸那帮人听的。隔着山石的穆里玛也听得一清二楚。想到剜心之惨，吓得他闭上眼，淌出两滴浊泪来。

正在这时，只听对岸“唰唰”几声响，水花溅起老高——兵士们从附近空房破屋中拆了木头扎好筏子，放下水来了！

情势顿时紧张起来。这池心岛假山不过四五丈见方，上边只有两名会武功的人。而伍次友、何桂柱却手无缚鸡之力，不但不能自保，还要别人照料。四五只木筏同时从不同方向向池心攻击，天大的本事也会顾此失彼。

这时天已擦黑了，对岸点起了亮晃晃的火把。讷谟揶揄扬眉狂笑道：“姓伍的姓何的！今日个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了啦！乖乖儿放了穆大人，我保你们不死！”

“讷谟小子！”鞑驴子听了这话也哈哈笑道：“只要你舍得你这三叔，老子也不在乎这点意思！”说着顺手从地下捡起一支箭猛地扎进穆里玛臀部，低声喝道：“叫他们退回去！”说着便将寒森森的刀刃压住他的脖子，“只要老子这么一勒……”

穆里玛此时吓得丧魂落魄，期期艾艾地大声叫道：“别……别……”也不知是求鞑驴子别杀他，还是令已经上了筏子的兵士别攻池心岛。筏上的兵见此情景，都迟疑地转向岸上的讷谟，静等他的号令。

讷谟急急忙忙找来笔墨，写了一封告急信，派人飞马送回鳌府，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岛上众

人，见敌人停止了进攻，也坐下来休息，心中不约而同地都在想着一件事：郝老四能不能把信送到，魏东亭的救兵什么时候能来呢？

他们不知道，魏东亭已经不能来了。他们更没想到，胡宫山正扬鞭催马，向白云观的山沽店疾驰而来。

离白云观一里多地，便远远看见山沽店四面围墙都被推倒。虽没有听到厮杀的声音，但是可以清楚地见到兵器如林，寒光闪闪。正在迟疑间，两个隐藏在树后的兵士霍地一下跳到路当中喝道：“呔，什么人？前头正在剿贼，没有鳌中堂钧旨，一律不得通过……”“去你的吧！”胡宫山将手一扬，两支铁镖出手，打个正着，那两个人倒地身亡。胡宫山驻马下鞍，把两具尸体一脚一个踢进路边壕沟里。他把缰绳系于道旁柳树上，独自下了黄土官道，隐在冬青丛中，慢慢靠近山沽店。才行半里路，忽见一骑迎面而来，细看时，一个头上戴着红缨大帽、一身野鸡补服的戈什哈，正没头没脑地打马狂奔。

胡宫山从树棵子里斜刺跃出，一个箭步便到了路中间。那马骤然受惊，收不住脚，前蹄高高抬起，就地转了一个磨圈儿，方才鸣嘶着站稳。也亏这戈什哈骑术高明，在马上晃一晃，竟没被甩下来。他定睛一看，是一个身高不满五尺，干瘦黄瘦的病夫拦在路中，顿时大怒，口里叽里咕噜骂了一句不知是满语还是蒙语。胡宫山却听不懂：“你说什么？”

戈什哈又用汉语骂道，“贼汉子，你找死么？”唰地一鞭劈脸打来。胡宫山如痴似呆地站在路中间，仰着脸硬生生接了这一鞭，脸上竟连个白印儿也没留下。那戈什哈大吃一惊，再扬第二鞭，竟没敢落下来，惊道：“你、你是人是鬼？”

“少废话，下来吧！”胡宫山并起五指，朝马前腿下部一砍，马顿时四蹄抽筋，连人带马翻在地下。不等戈什哈起身，胡宫山赶上一步，脚踏在他脊背上笑道：你这点本事够做什么用，前边出了什么事，你骑马要到哪里去？讲！”

戈什哈满身是土，在地下挣扎了两下。他觉得踏力不太沉重，却只挣扎不起，知道这人武功高强，只好趴下了，气喘吁吁地说道：“爷，您老别下脚，我说……说就是了。”

他结结巴巴说了半天，胡宫山才大体弄清，围店的有五百多人。店里的人都已被困在池心岛上，并生擒了穆里玛。讷谟差他回去给鳌拜报信儿。

胡宫山听了又愁又喜。他愁的是：鳌拜这次大动干戈，一定是想速战速决，如不赶快援救，池心岛上的人便危在旦夕，可如今魏东亭被扣，自己单人独骑，又无法救援；喜的是：穆里玛落在手中，可作人质、胡宫山正在迟疑之间，脚底下的戈什哈却来了一个青蛙跳塘，跃起身来，便向路旁树丛里窜去。胡宫山眼疾手快，一个箭步，伸手抓住他的右脚，把他拖了回来，厉声问道：“你是汉人是满人？”

“我……”那人不知他问话的意思，迟疑道：“我是汉人！”

“胡说！”胡宫山道，“你方才还说满语！”

“我真……真的是汉人！”戈什哈被他捏得脚踝骨疼入骨髓，“说满语……人家会怕我……”

胡宫山顿时大怒，抓起戈什哈骂道：“好小子，落在我手里还想逃走，好吧，我教你一手，你不是要学青蛙跳塘吗，就算你不小心撞在树上了！”说完将那戈什哈举过头顶，发力扔了出去，那戈什哈一头撞在路旁一株大树根上，脑浆迸裂而死。

既然打听清楚了情况，就没必要再去冒险。胡宫山拍拍身上的灰土，在死了的戈什哈身上搜出了讷谟的书信正文。转身回到自己马前，却见一个蓬首垢面的人正解柳树上的马缰绳。他大喝一声：“好个贼！”纵身而上。一把揪住那人。一看，却是熟人，山沽店的“伙计”，御前五等侍卫郝老四：“啊？是你老弟！怎么弄成这副模样？”

老四也认出了胡宫山：“胡老爷！您怎么也在这里？”

胡宫山笑道：“怎么，许你来便不许我来，你这是做什么？”

“唉！背透了，咋个输了钱，喝了一夜的酒……”

胡宫山格格笑道：“还有谁比我更鬼。我什么全知道，你是去找魏东亭搬兵，没有成功？”

看着眼前这个胡宫山，老四掂算开了：“这个人平日里虽也断不了打交道，可是此刻他出现在这里，是个什么意思？郝老四正狐疑不定，瞪着眼不知该怎么回答他这句透底儿的话。半晌才道：“你怎么知道我去搬救兵呢？”胡宫山将他肩头一拍，笑道：“说了实话，这才像个兄弟呢！好吧，既然如此，我便帮帮你。”郝老四一听这话，噗通一声跪倒在地，泣道：“胡兄如能救得我两位兄长出来，我郝某将永世不忘！”胡宫山笑道：“算了吧！我知道你机灵得很，很会做戏，这里不仅有你两位兄长，还有皇上的老师伍次友，是不是？”

郝老四起身笑道，“看来，在你这真人面前，是半点假话说不得的。只是你眼下有啥好办法呢？”

胡宫山道：“我已经探听清楚，穆里玛被史龙彪抓住在岛上，他们几个暂不要紧。咱们一同去一趟鳌中堂那里，拿这个穆里玛去换明珠和池心岛的安全，再试一试这位鳌中堂的手足情份到底如何？”

俩人说着正往前走，忽见远处一彪骑兵，约百余人，踏得黄尘滚滚，顺着官道奔来。郝老四道：“定是鳌拜又派援兵来了！”胡宫山不语，只是呆呆望着。半晌，哑然失笑道：“来将不是别人，是令兄魏东亭！”郝老四仔细看时，大喜道：“果然不错，只是方才你说他在西华门被扣住了，如何脱得恁快！”胡宫山皱眉道：“围店的有五百余人，他带这百十个人来，济得了什么事？”

魏东亭怎么会来了呢？他不是被扣起来了吗？是的，他是因为急于救康熙，才闯了西华门被刘金标扣住的。他这么快地便脱身出来，也还是仗了康熙的搭救。

翠姑挡了车驾，把康熙皇帝从半道上堵了回来，在车上，又被苏麻喇姑点破了女儿真面目，便说了自己是拿了胡宫山的字条，特意赶来拦驾的。苏麻喇姑听了，亲切地说：“好姊姊！不管你是什么样人，今儿个挡车，对我就有救命之恩——也用不着瞒你了，这位就是当今天子御驾康熙万岁爷。我是他的侍女，名叫婉娘……。车中不便行礼，我代主子谢你了！”

苏麻喇姑这一番情意恳切的言语，在翠姑听来，虽然是意料中的事。但她从没有想到皇帝身边还有这样一位深懂人情事理的侍女！再瞧一眼侧着身子坐着的康熙，正向他点头微笑。翠姑原有些胆怯，现在见到这位万乘之君竟如此和霭，羞涩、胆怯之情去了几分，大胆地说道：“奴才与人有恩仇难报，所以冒死拦挡圣驾。”

“卿与何人有恩？”康熙饶有兴致地问。

“明珠大人。”

康熙一听这话，侧过脸看苏麻喇姑，正巧四目相对，遂又问道：“明珠是朕股肱近臣，他现在何处？朕正打探他的下落！”

“他在鳌拜中堂府中！”翠姑冷冷说道。

“噢！”康熙吃了一惊，忙定神笑道：“想起来了，是朕差他去来着。”听康熙如此说，苏麻喇姑和翠姑都觉意外，同时望了康熙一眼。翠姑便问道：“皇上难道差他去坐老虎凳吗？”

“什么？”或因车马晃动，或因心里吃惊，康熙几乎从座上弹了起来。苏麻喇姑转身问翠姑：“姐姐，你怎么知道的？”

远远望见西便门，苏麻喇姑才想到，将车上这个女子带入宫是不合适的，慢说敬事房无法记档，太皇太后知道，更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前后思量一阵，终于开口问道：“姐姐住在何处，我们送你回去。”

“不必了。”翠姑叹口气道，“我就在此下车吧——停车！”她突然大声喊道。张万强不知车中有什么事，一扳铜刹手“嘎”地一声车停稳了。翠姑不待康熙主仆说话，霍地跳了出去，迅速将瓜皮帽盖到头上，又将额前留海、鬓边秀发掖入帽中，俨然像一个青年仆人的模样，向康熙

主仆一揖说道：“告辞了！”说完转身便去。

“慢！”康熙将身探出车来，说道：“你方才只说了恩人，还有一个仇人是谁？”

“这个不说也罢。”翠姑正色道，“说了也没用处。”

康熙料定必是鳌拜，摇头笑道：“你也太不将朕放在眼里了，怎见得就说了也无用呢？”

“好，奴才斗胆讲了！”翠姑昂然回道，“是洪承畴！皇上舍得杀他谢我么？”

“有什么舍不得？”康熙略一迟疑，又复大笑道，“可惜他已死了两年，你还在拿他做对头。”言出，翠姑似被人猛击一棒，退后一步，颤声问道：“这是真的？”

康熙笑道：“此人事明不忠，死后恩荣甚微，也难怪你不知道。朕贵为天子，还能骗你不成？”

翠姑面色立时变得煞白，立在地上晃了一下，勉强站住脚，仰天惨笑道：“哈哈……死了，死了！”她心中时乐时悲，如飘如落，天地也仿佛在旋转。一双眼睛直瞪瞪地瞧着康熙的车子远去，嘴里不断地喃喃自语道：“你们……你们走吧！”便也拖着踉踉跄跄的脚步向前走去。

撇下呆立在那里的翠姑，康熙的轿车在寂寥的北京城外疾速而驰。苏麻喇姑见康熙脸色愈来愈阴沉，以为他动了杀机，忙劝解道：“她是有功的人，虽言语有些冒犯，还是可以宽恕的。”

“你哪里知道她？你不知她的心！”康熙看了她一眼，沉思着道：“这真是天意呀，洪承畴如果没死，朕倒真想除掉他呢！”

这话若非苏麻喇姑亲耳听见，简直不能想像会出自皇帝之口。洪承畴从龙入关，虽然立了极大功劳，却一向小心翼翼。他对不起前明，对清室却无丝毫过失。太皇太后常说：“没有洪承畴和吴三桂，就没有大清！”太皇太后尚且如此推崇，作为孝子贤孙的康熙皇帝岂肯违背懿旨，为一孤苦女子报私仇，去杀一位功勋卓著的大臣？呆了一阵，苏麻喇姑才开口问道：“这是主子的大事，奴才不敢插言。不过洪承畴对于咱们大清总是有功之臣，皇上怎会舍得杀他呢？”

康熙冷笑一声：“如果做臣子的都去学洪承畴，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呢？”

只此一句，嘎然止住，康熙不再说下去了，两眼沉静地望着前方的黄土路。黑灰色的西便门阴沉沉的，在西北风中迎风呼啸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几个军士毫无生气地守在门口，冻得身上抖抖嗦嗦。一阵风钻进来，康熙打了个寒噤，吩咐张万强：“今儿索性迟点回宫，再向北折！”

张万强答应一声“扎！”熟练地将鞭一扬，马车一个急转弯，径向北拐去。就在这时，忽然听得车后头蹄声得得，一骑自西便门飞奔而出，追了过来。张万强瞥见，吃了一惊，他不敢大意，忙立起身大喝一声：“驾！”催马狂奔。

可是后面的单骑，早已超乘而来，截在前头。一个人滚鞍下马，攀住了车驾。康熙定神看时，却是熊赐履。他一身朝会袍褂，大帽子上的红缨被颠得十分零乱，连一个随从也没带，气喘吁吁，满头是汗。康熙急忙挑起轿帘沉着脸问道：“什么事这般慌乱？不要忘了你是国家大臣！”

“圣上教训得是！”熊赐履走近车辕，用手抹了一把头上的汗道，“圣上，魏东亭被扣在西华门了！”

“什么？”康熙勃然大怒，身子一跃就要站起，被上面车顶碰了一下头，才意识到是在车上，“怎么，这就要造反了吗？还有什么，奏来！”

熊赐履手扶辕，将额头在辕杆上磕了三下，算是给皇帝行了礼，急急忙忙他讲了西华门前发生的这场变故。

原来，讷谟命刘金标扣下魏东亭之后，自己赶往山沽店去了。刘金标这小子对魏东亭恨之入骨，真想亲手宰了他，出出自己的怨气。可是，他也不傻，知道这事不能蛮干。按律，内侍不奉特诏私闯禁宫，应该送内务府治罪。可是刘金标一琢磨，送内务府不如交到巡防衙门更合适。巡防衙门的首领葛褚哈，他是鳌拜的人，和自己也是朋友。只要把魏东亭按“冲扰关防”的错儿往葛褚哈那儿一送，下到狱里，一夜就能黑了他！于是，他便命人架了魏东亭从西华门往巡防衙门

走。不料刚把人带出来，就迎头碰上了内阁大学士熊赐履。这熊赐履呢，是得了胡宫山的信，特意冠带袍月带着亲兵赶来的，见刘金标押着魏东亭正往前走，便大喝一声：“站住！”

刘金标谋得这个差使还不到一个月，很多部院大臣都还不认识。他见熊赐履带着大队亲兵，珊瑚红顶，仙鹤补服，一摇三摆威风十足，却不知是个什么来头，心里便有点怯，忙上前扎千儿请安道：“大人，这是咱们刚拿住的贼！”

“呸！”刚刚说了一句，被魏东亭照脸一口唾沫骂道：“你才是贼！熊大人，不必与这杂种多话。您去和孙殿臣讲，他能治这东西，赵秉正也成！”

熊赐履一想也是，当即吩咐管家：“你在这里守住，不可让他们把魏大人带走。我进去就出来。”说完便朝里边走。这时刘金标已瞧出个大概，心知这位大员必与班布尔善不是一路，口气也就变了，伸手拦住道：“大人可曾奉诏？”

“我不见驾？”熊赐履道，“我要去见内务府堂官赵秉正。”

刘金标闪着独眼，皮笑肉不笑地移动一下身子挡住去路，“大人，堂官不在，您就免了此行吧！”

熊赐履大怒。喝道：“怎么，你要造反吗？”

“喏！”刘金标冷笑道，“不让你进就算造反？告诉你，我刘某是属狗的，除了主子谁也不认得。你要硬闯，我自然连你也扣！”北京人最爱瞧热闹，周围过路的听这里人声喧嚷，不知西华门出了什么事，过来一个红顶子官员和蓝翎子侍卫在那儿指手划脚地论理，便渐渐围来一大群人，呆呆地看热闹。

熊赐履知道康熙要到白云观山沽店去，原就放心不下，便带领家仆随驾扈从。上朝的半路上遇到了胡宫山，听到了魏东亭被扣的消息，便独自回去换了朝服赶来相救。原以为不过是误会，说一说便可了结，不想此刻竟连自己也被搅了进去，这才晓得事情并不简单。他稍一沉吟，改变了主意，说道：“好，奉职谨慎，有你的！不过你稍待片时，我去找一个管得着这事的人来，再行发落？”说罢，也不等刘金标回答，返身至轿车前解下一匹马，飞身骑上向西奔去。

这里刘金标“呸”了一声，大声喝道：“带上姓魏的，咱们走！”几个刚走几步，便被熊赐履的管家带着几十号人站成一排，气势汹汹地封住了路口。

那管家的叉着双手在胸前：嘿嘿笑道，“老兄何必着急，多少也得给我家主子留点面子，家主已有吩咐，再等片刻又有何妨？”

刘金标大声嚷道：“你家主子算哪个槽头的驴！我这是皇差！”一边说一边一起要往前闯。管家见他这样，拉长了脸道：“刚才您说你是属狗的，可是你还不知道，我属老狗！你才当了几天差？一个蓝顶子芝麻官儿，永定河里的王八也比你值钱些，就敢小瞧我家大人！”说着一横胳膊挡住了去路。

刘金标顿时大怒，一手抓住了管家左臂，另一时便向他猛撞过来。那管家本事虽不济，却滑溜得很，右掌虚晃一招，竟向他脸上扫来。这一掌若打在脸上，那才真是丢人现眼呢！刘金标急忙收臂一格，早踢他下盘，管家趁势急向后退几步。双方虎视眈眈对望着。这时看热闹的老百姓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密不透风，后边的人还在往前涌，伸长了脖子要看个究竟。

刘金标将手伸进口里呼哨一声，西华门禁兵们“哗”地一声散开，逼了上来。管家也高声喊道：“识相的等着我家大人，不然爷也就无礼了！”便从怀中抽出一柄匕首护在胸前。就在这时忽听人群外大喝一声，“放肆，不得无理！”人们都是一愣，回头看时，只见高轩驷马一辆朱漆轿车稳稳地停在人群之外。是养心殿总管太监张万强，一手怀抱金牌令箭、一手高执明黄节钺，车旁边毕恭毕敬侍立着文华殿学士熊赐履。

刘金标虽当差不久，可是他知道张万强手中东西的分量，那是皇帝提调封疆大吏、节制各路勤王军队时用的信物，心中一惊，忙俯伏跪下道：“奴才刘金标躬迎主子圣驾！一语出口，西华门禁兵一齐放下兵器跪了下来。两边站着瞧热闹的老百姓中，一个老者说：“万岁爷到了，还不

都跪下！”百姓们虽然久居京师，但是很少见到这样场面，一是出于敬民，二是新鲜好奇，听得一声提醒，黑鸦鸦跪了一地，“万岁爷！”“皇上万岁！”毫无章法地乱叫一通。

康熙在车中瞧了一眼苏麻喇姑，意欲出去接见。苏麻喇姑忙微微摇头摆手儿。康熙低声笑道：“孙阿姆讲过‘人心都是肉长的’哪里有那么多的刺客来谋害朕！”说着，一躬腰出了轿车，顺手搀起一位老者道：“老人家，上岁数了，请起吧——你们站在这里做甚么？”

老者没想到这么一个少年皇上，竟如此谦逊敬老，亲自来拉自己的手，慌得手足无措，结结巴巴地说：“万岁爷……小民没事来瞧热闹——这里，这里——”

刘金标此时定住了神，接口道：“奴才禀主子万岁爷，乾清宫侍卫魏东亭擅闯宫门，被奴才拿住……”

康熙早已瞧见捆着的魏东亭欲待发作。忽又忍住了，笑道：“你叫甚么名字，在这儿当差几年了？”

刘金标翻翻独眼答道：“奴才刘金标，到这儿当差才一个多月。”

“哦！”康熙笑道：“也难怪你不知道。这魏东亭是朕差他进宫干事的，走的急了没带执照也是有的。姑念初次，又是朕的侍卫，免于处分罢。”又对张万强道：“这人办事认真，赐黄金十两，待会儿你带他去领。”张万强忙道：“奴才遵旨！”这边守门禁兵听到圣旨，赶忙替魏东亭松绑，魏东亭顾不上说什么，上前跪下去低声道：“奴才谢恩。”老百姓们见康熙处置明快果断，齐声高呼“万岁！”

康熙上了轿车正要掀帘进去，又止住道：“小魏子，侍候朕回宫——熊赐履，你到内务府领些钱来，今日见朕的百姓人人赐银二两。”说话间，车已推动，一阵马蹄声响，轿车已驰进了西华门。

进了皇宫，康熙从车中探身出来：“小魏子，还不敢快带兵去救伍先生！”

魏东亭答应一声，点了内宫卫士一百人，扬鞭飞马，出了宫门，向山沽店驰去。出城不远，就见两人两骑，迎面而来。走到面前一看，却是胡宫山和郝老四。郝老四见魏东亭来到，滚鞍下马，伏地大哭：

“大哥，你来得好！咱们一起杀贼去！”

魏东亭见郝老四和胡宫山在一起，不免诧异，下马来搀起郝老四：“有话慢慢讲，店里头的情景究竟怎样？”

听了郝老四哭诉，魏东亭才又转身对胡宫山长揖到地，说道：“小可们的事，有劳胡先生如此费心，感激万分。”

胡宫山连忙还礼：“魏大人，围山沽店的兵丁有五百多人，你只带这一百人来难保取胜。我看不如这样……”胡宫山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魏东亭想了一下说：“胡先生所说极是，就按你说的，咱们分头行动吧！”

三十八 入险地医正会佞臣 显绝招道士惊权奸

眼见日已偏西，鳌拜真有点等急了。一席丰盛的酒菜早已放凉。桌旁坐着班布尔善，默默审视着手中玲戏剔透的玉杯；济世背着手观看墙上挂着的一幅字画，葛褚哈则与泰必图窃窃私语。

鳌拜耐不住，开口问班布尔善：“这一会儿，连报信的怎么也不来了，你有些什么想法？”

班布尔善也正在苦苦思索，听得鳌拜发问，便沉吟道，“老三今日去白云观，是老赵送出来的信，西华门的刘金标也亲眼见了，这是不会有错的，不过……这半日不见信儿。刘金标又突然不知下落，肯定事情有变了。”他站起身来，“天色将晚，不比白天，我们应该派人去探听一下。”听到此话，济世便扭转脸来，葛褚哈和泰必图也停止了说话，抬头瞧着鳌拜。

泰必图见鳌拜目光直往自己身上扫，忙道：“中堂，穆兄此去白云观，是密调了西山锐健营和府上的亲兵分头去的。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极其精悍的，不妨再等等看。”济世也站起来说：“胜固然好，败得漂亮也无妨，反正没落把柄。最怕的是不胜不败，弄成僵局，那就须作应变的安排。”

“着，就是这话！”班布尔善双手一合道，“泰兄，你是兵部的堂官，你就用兵部的大印，照会顺天府说那里有盗贼，叫他们前去助剿！”

“不可”不等泰必图答言，济世就说道，“倘或有人认出老三来，岂不要砸锅！”

班布尔善格格一笑：“只怕顺天府尹亲自去也认不出来。万一事有不测，倒可一古脑儿推在他们头上，咱们岂不是脱得干净？”泰必图反驳道：“他们手中有兵部调兵文书，将来对证出来，只怕还要落在兄弟头上。”鳌拜也是摇头，觉得班布尔善一向精明，这个点子却出馊了。

班布尔善并不在意，“哼”了一声，将手中玉杯轻轻地放在桌上道：“你道我是傻子！你叫他去剿‘贼’，可并没有说谁是贼，他剿了老三，算是代我受劳；如剿不了，将来对证出来，你说让他‘剿贼救驾’，他倒‘剿驾助贼’——又可代我受过。这等进退裕如、万无一失的良策你们看不中，岂不怪哉？”

鳌拜听到这里，如同拨开眼前迷雾，一叠连声道：“对，就是这么着。泰必图，你就办去，成败都有我顶着！”泰必图深知此事重大，怔了一下方道：“也好。”忽然灵机一动，“此时已近未末申初，若去兵部签押房寻着管事的用印，必然要延误时间，不如由中堂写一手令，由我骑着快马直接到顺天府提调人马，岂不更好？”

此中意思极为明白：你这会儿应允替我担待，可口说无凭，你写个字儿就能办的事，何必要我再去兵部兴师动众？但话又说得的确在理，鳌拜略一思索，便很爽快地说道：“很好，咱们就这么办！”

正在这时，门官走了进来，垂手回道：“禀中堂，太医院胡宫山大人求见老爷！”

鳌拜听了就烦了：将手一罢：“他来干什么？不见！”

那门官答声“是”回身便走。没出几步，班布尔善忽然叫道：“你回来！”

“据我所知？”班布尔善转脸对鳌拜道，“此人乃是平西王吴三桂的人。既与老三无甚瓜葛，也与我们交往不深，但他是是非之人。是非之人于是非之时造访是非之地，焉知没有别的缘故？”见鳌拜点头，便吩咐管家：“请他进来！”

胡宫山长袍飘风，步履从容昂然登堂，微笑着给鳌拜请了个安，又对济世他们团团作了一揖，泰然自若地站在厅中说道：“诸位大人都在这里，这更好了。在下胡宫山，从白云观而来，有要事面禀中堂大人。”

鳌拜这是第二次见胡宫山了，上次在索府匆匆见了一面，仅知他武功深湛，却未交谈。这次来了，倒要谈谈。他坐在宴桌旁打量了一下这位丑陋的“是非之人”，没有立刻回话。但“白云观”三个字比一篇万言书还能说明问题，它包含着在座众人今日的全部忧虑、焦急、惶惑和不安。可是鳌拜不愧是辅政大臣，不管内心多么复杂，表面上却显得十分镇静，淡淡一笑道：“久仰了——你从白云观来，找我有甚么事？”

胡宫山也在打量着鳌拜。只见他身着褚色湖绸袍子，没系带，脚下穿一双黑缎官靴，手里念着一串墨玉朝珠，显露出一副潇洒自如的神态，但另一只扶在椅背上的手却紧紧攥着，暴露了心中的严重不安。胡宫山干笑一声没有答话。鳌拜心里明白，便说：“这几位都是国家重臣，我的好朋友，你有话尽管讲。”

“那好。”胡宫山冷冷说道，声音虽低，中气极其充沛，厅中“嗡嗡”之声不绝，“穆里玛大人已经被擒，性命只在旦夕之间！”只此一句，厅里的济世、葛褚哈、泰必图如闻惊雷，一个个面色如土。班布尔善自称自己每临大事从不慌乱，涵养功夫很深。但听了这话也不觉吃了一惊，身子微微一颤。

鳌拜先是一楞，接着哈哈大笑：“穆里玛是御前带刀侍卫，武艺高强，今日拥重兵奉命剿个毛贼，焉有失手之理，你小小一个太医院供奉，六品的前程，就敢在老夫面前弄鬼！”

胡宫山不等他说完，扬声接口便道：“此非朝庭庙堂，又无堂参的礼仪，今日你我皆便服相见，促膝攀谈。竟然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一品六品的话儿，难道不怕天下有识之士讥笑么？眼见你美味佳肴无心食用，金波玉液难以下咽，心中怀着不安忧疑之情，却说甚么‘武艺高强’，岂不笑煞人也。”

“大胆！”葛褚哈见他这么一个品秩低下的官员，竟敢对鳌中堂如此不逊，发作道，“谁要你来报甚么信，你回去听参罢！”

“你是谁？”胡宫山挑衅地问道：“今日在下要见的是鳌中堂，你这等见识浅薄之人不配与我答言！前明之弘光、大清之多尔兗、吴三桂，在下都曾见过几面，只少见你这副肮脏的嘴脸！”他说的这三个人除吴三桂地位与鳌拜相当之外，其余二人身世显赫，在座的无人能比，而胡宫山却淡淡说来，毫不介意，怎不叫他们动容失色！葛褚哈更是尴尬难堪之极。

那胡宫山眼看再无人与他对答，便径自来至桌前，操起一双筷子，捞起冷盘“孔雀开屏”的“孔雀”脑袋直往嘴里塞，并向椅子上一坐，大嚼起来，旁若无人地赞道：“好，有味远客先！怎地鳌中堂也不让我老胡？”

鳌拜与班布尔善四目对视了会，起身离座斟了一大杯“玉壶春”，递到胡宫山手口，笑道：“好，有国土之风！老夫倒失敬了！”胡宫山满不在乎地接了酒一饮而尽，笑道：“鳌中堂没有小家子气！”说着信手将吃剩下的骨头向地下一抛，鳌拜留心看时，竟牢牢嵌进青砖地的四角缝间，挤得四块砖稍稍离位。鳌拜不禁心下骇然：“嚯！先生内外功双修，实在可佩服得很。”班布尔善也凑过来道：“胡先生，昔日清风楼上我们曾同饮，也算是老相识了吧！我也敬你一杯。”胡宫山来者不拒，端起杯来也是一饮而尽。

鳌拜看他酒过三杯，才开口问道：“胡先生，不是我信不过你，舍弟穆里玛并非等闲之辈，带兵千人围一小店，怎么就能失手被擒？”

“此一时彼一时也，剿‘贼’反被贼剿的事自古有多少！”胡宫山拉起台布，擦了嘴边和手上的油垢，从怀中取出从戈什哈身上搜来的那封信递了过去，回过头来，又接着大吃特吃，嘴里不住地哼道：“熊掌与鱼兼而得之，余之福也。”说着便瞧瞧葛褚哈。葛褚哈瞧不得这等模样的人，气咻咻地别转了脸。

这边鳌拜就着烛光看那封信，脸色越来越严峻。班布尔善也凑过来，仔细看时，的确是讷谟亲笔所书。信上说有一位武功极为高强的老者已被乱箭射死，三叔穆里玛身陷敌手，却不曾提到“老三”是否也被围在其中。

班布尔善目光闪烁，盯着胡宫山，“胡先生，池心岛上都围了些什么人？”

胡宫山一边吃，一边漫不经心地答道：“我常到山沽店去，那几个我都熟。店主何老板，还有几个伙计，都是本份人。你们要剿的‘贼’只怕是不在网中。”

鳌拜道：“那他们为何不杀我兄弟穆里玛？”这的确是点睛之语。说这话时，鳌拜目中凶光四射，他认为，康熙若不在岛上，众人极有可能杀掉穆里玛夺路突围。现在他既不逃，又不杀人，就是个大大的疑点，不问清这一点，便不能下决断。

胡宫山满嘴油腻，“穆大人值钱呗！”抬头看着鳌拜道，“想拿他换大人的掌上明珠。”

又是一语惊人，周围顿时是死一般寂静。济世阴沉着脸说道：“先生真是无所不知，敢问您是什么人，又是谁派你来的？”

“老三手下的小魏子请我来此帮这个忙！”胡宫山毫不踌躇，昂声答道。

“老三！”鳌拜急问：“哪个老三？”

“中堂这就明知故问了。‘老三’就是老大老二的弟弟，大门外头还有个‘老四’——他不愿进来，在那等着呢——难道只许中堂和诸位大人整天老三老三的叫，老胡叫上一声又有何妨？至于小魏子你们都熟，就不必多说了吧？”

一听这话，堂上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对答。葛褚哈忍不住一个箭步窜上来，揪住胡宫山的衣领厉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从什么地方知道这些？”

胡宫山哪里将他放在眼里！顺手在他左腿弯的穴道上捏了一把，葛褚哈噗通一声双膝跪了下去。胡宫山忙双手搀扶道：“啊哟！大人为问这么一句话行此大礼。可不敢当！不才胡宫山，太医院一个六品供奉，哪能经受得起。”说着在他背上轻拍一掌解了穴道。济世见葛褚哈双眼流泪，吃惊之余又觉好笑，忙装作咳痰掩饰了过去。葛褚哈满面羞惭，一跺脚转身出去了。

班布尔善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遂笑道：“依先生之见，这事该怎样了结？”

“您是聪明人，岂不闻‘来说是是非者，即是是非人’？明珠交我，还你一个穆大人。”

“明珠死了。”班布尔善脸色一变，冷冷说道。

“那穆大人也活不了。”胡宫山站起身来打一个呵欠，说道：“好，郝老四还在外头等着，我该走了。”

“哪里哪里！”班布尔善连忙阻住，“和先生取笑嘛，拿一个明珠换回穆大人，岂有不肯之理？”

“我素知鳌中堂、班大人绝世聪明，哪能做出‘明珠死了’这等蠢事呢？”胡宫山又稳稳坐下，“咱们与其在这儿斗心眼儿，绕圈子，让穆大人在那儿受罪，不如爽快一点议个办法才是。”

鳌拜想了半天，终于开口了：“把明珠交给你，我却不能放心，这怎么办呐？”

胡宫山呵呵大笑，屋中人无不听得毛骨悚然：“久闻鳌中堂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果不其然！”他笑声陡止，“即请中堂选一能将押送明珠，老胡在前，他们在后。如有变故，便一刀砍去，有何为难？”班布尔善和鳌拜交换了一下眼色，鳌拜一眨眼，算是答应了。

正当这时，花厅中门“嘭”地一响，忽然大开。葛褚哈带着十几个戈什哈，刀枪明亮，满面凶气地立在当中，双手在胸前一拱道：“胡先生本领高强，请赐教几招再去，没有先生，照样能换回穆大人来！”事出意外，满厅人顿时呆住。

胡宫山也是微微一怔，随即笑道：“伍子胥曾经吹箫乞于吴市，韩信也不免受人跨下之辱，你又何必为方才一跪而耿耿于怀呢？”说完站起身来双手抄于背，迈着方步悠然自得地走来走去，脚下的青砖一块一块地纷纷断裂。

鳌拜知道，葛褚哈决非他的对手，就是大家一齐攻上，也未必能留得住他，不如卖个顺水人情，断喝一声：“放肆！胡先生乃是我的客人，退下！”

班布尔善觉得葛褚哈面子上大难堪，将眼一转有了主意，忙笑着：“葛兄，何必计较一时的得失，就派你和这几个带着明珠去办吧！”

“着！”胡宫山朝鳌拜一笑，“班大人这话中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葛大人您可要三思啊！”鳌拜将手一挥道：“就这么办吧！”

葛褚哈带了一哨人马，随着胡宫山向白云观山沽斋而去，这时讷谟正在窝火呢。他被史龙彪弄到池子里，灌了一肚子水冻得浑身直打战。虽然射死了史龙彪，可是三叔穆里玛被人押在岛上，攻不能攻，退不能退，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眼见得天色将晚，派去报信搬兵的人还未回来，更是按捺不住心中怒火。他咬咬牙心一横，正要举起号旗命令兵士全力攻击，忽觉肩头有人用手一拍道：“慢！”回头看时，一个人站在面前，却不认识。只见他面孔蜡黄干瘦，身着兵士号衣，便将眼一瞪喝道：“你干什么？”

“将军稍安毋躁，”那人道，“我是班布尔善大人差来的。这儿有封信，将军一阅便知。”

讷谟就着火把将那信拆开只见上面写道：

讷谟世兄鉴：白云观池心岛之事，中堂已获悉。现贼首已遁逃，无须再攻。特拜托胡先生携明珠，换回穆里玛大人。请从速办理，迟则误矣！至嘱至嘱！

信后却不具名，但讷谟常常代替鳌拜拆阅信件，一望便知系班布尔善的亲笔。

看见讷谟拿着书信只顾出神，胡宫山催促道：“讷谟大人，此事十万火急，魏东亭即将统御林军来援，距此最多只有四里地，换人退兵越快越好！”讷谟还是放心不下，眉头一挑问道：“这些事你怎么知道？”

“没有我不知道的！”胡宫山冷笑道，“现在也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明珠就带在店外，这事还不明白，请快向对岸喊话：“讷谟这才把信揣在怀里，对着池心岛喊道：“喂！那边打头的听着，瞧着穆大人面子，我也不来为难你等，拿你们的明珠换了穆大人来，我就撤兵！”

鞑驴子方要答话，穆子煦拽了他一把，高声向对岸喊道：“谁能信你这一套？”

胡宫山忙高声插言道：“伍先生、何先生！有我胡宫山作保可成，你们的明珠大人就在店门外，马上就到！有葛褚哈陪着，安全得很！”说着便独自下了筏子，叫兵士们都上岸去。

伍次友听了“胡宫山”三字，很不得要领，何桂柱却听魏东亭说过胡宫山妙手疗圣疾的故事，扯扯穆子煦的衣袖小声道：“是自己人。”

穆子煦也知道这段往事，不过，胡宫山是不是“自己人”他还吃不准。但是就眼下这种情势看，断然拒绝他，显然是不明智的。于是沉着地点头说道：“伍先生，就叫他过来吧？大不了中计罢了，不让过来他们要是硬攻咱们也是个死，叫他来吧！”这里穆子煦招了招手，胡宫山只用脚尖在岸边石头上一点，那筏子便箭一般地掠水而过。讷谟见胡宫山有如此功力，很是惊疑，便回头吩咐：“请葛褚哈大人把那个明珠带来！”

胡宫山上了池心岛，看了一眼捆成一团的穆里玛，屁股上还扎着一枝箭，微笑问道：“哪位是伍先生？”

伍次友从人后走出来，拱手一揖道：“学生便是。”

“久仰久仰！”胡宫山忙还礼道：“先生受惊了。虎臣弟也有一信在此。”穆子煦晃亮了火摺子，方欲看时，对岸不知哪个冒失鬼“嗖”地射来一箭，鞑驴子大吃一惊，扑了过来掩护伍次友。那胡宫山却不慌不忙地一抬手把箭抓在手中：“怎么，想死么？”随手一甩，那箭呼啸着又飞回对岸，只听一个兵士“啊哟”一声。这一手亮得双方都大吃一惊，鞑驴子暗想：此人功夫不在师父之下！

伍次友展开了信就着光亮看时，上面一色钟王蝇头小楷，正是魏东亭代龙儿抄功课的笔迹，伍次友是极熟悉的。上面写道：

伍先生台鉴：三日违颜，不料遭此大变！令先生受惊，过在虎臣，今由胡先生与班布尔善商定，以穆里玛交换明珠，并可保先生平安！

东亭顿首

伍次友看完这封信舒一口气，眼圈儿红红的，泪水不禁流了下来，说道：“魏贤弟的主意甚好，就按他说的办罢。”

胡宫山一抬手叫道：“讷谟大人，请将明珠用筏子送过，就在池中换人！”

片刻之间，两边准备停当，只见对岸两个兵士用担架抬着明珠下了筏，由讷谟亲自送了过来，这边胡宫山给穆里玛拨掉了插在屁股上的箭，解开金丝软鞭，搀着他上了筏子。——那穆里玛连惊带疼，再加上四肢麻木，着实连一步也挪不动了。——到了池当中，讷谟和胡宫山互相跃上对方筏子，胡宫山手不撑篙，仍用脚尖发力将讷谟的木筏一蹬，顿时两筏反向而驰。讷谟尚未登岸，但听护送明珠的葛褚哈大叫一声：“弓箭手，给我放箭！”霎时箭如蝗雨般向胡宫山射来。

胡宫山笑道：“小儿如此叵测！”随即站在筏头，将一根软鞭舞得忽忽风响，只见金光灿烂，明晃耀眼，哪里伤得着二人半畏毫毛！穆子煦、犟驴子见状，急忙舞刀挡箭向斜坡岸前接应，将明珠一副担架抬上了岸，安置在假山石后。

四人都凑过来看时，只见明珠面如白纸，气如游丝，口中喃喃有语，却听不出说的什么。伍次友想起结义之情，不觉垂下泪来，拉着他的手轻声呼唤：“明珠贤弟，明珠贤弟！”犟驴子却毫不理会，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对岸的动静。少时便听对岸讷谟挥手大叫：“放箭上筏！先擒了这几个瓮中鳖！”众弓箭手便一齐发箭掩护，兵士们乱哄哄又跳了上筏子。

穆子煦陡然一惊，暗叫一声：“不好！上当了！”使了一个移形换位法逼近胡宫山，揪住他的衣襟厉声问道：“我们兄弟与你何仇，为何用这样狠毒的好计？”着反手要点胡宫山腋下穴道。这一举动十分突然，不但胡宫山毫无提防，伍次友、何桂柱、犟驴子也是猛地一惊，愕然地怒视胡宫山。

胡宫山不反抗也不分辩，只说：“史龙彪教的好徒儿，果然学业有成了！”反手一拧迅如闪电地攥住了穆子煦的右手，穆子煦急向后扯，可是就像被老虎钳子夹紧了，动不得分毫。胡宫山笑道：“你不信我，难道连你魏大哥也不信？”穆子煦道：“魏大哥援兵未到，对岸又下水攻来，不是你使诈又是甚么？”

这句话说得又重又响，池心岛上几人更加惊慌疑惑：“如果真是鳌拜派了此人上岛，既救走了穆里玛，又打进来一个武功高强的人，这可怎么是好？”穆子煦暗限自己无能，——如此显而易见的诡计，自己怎么看不出来呢？

这时，胡宫山慢慢放了手，从怀中取出火折子，晃着了在地下捡起一枝残箭，把火帽子点上在箭杆上。众人不知他捣什么鬼，都呆呆地看着，只听胡宫山笑道：“若非你疑的有理，我岂肯容你！灭掉你等几个还用着他们下水，”说着，将火箭“嗖”地一声甩上天空，“瞧着，少时便见分晓！”

那带着火尾的箭呼啸着直上半空，一团光亮飞得老高老高。只听半里之外，山摇地动般地喊杀声，渐渐近了。胡宫山得意地笑道：“这是你魏大哥带兵来了，你还不信我么？”

那边讷谟早慌了手脚，连忙指挥兵丁人等上岸，也来不及整肃队伍，便仓惶从南边窜了出去。临走，讷谟用刀指划着池心岛高声叫道：“小子们！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等转到爷手中再与你们算帐！”说完飞身上马扬尘而去。

这一帮人来的快去的急，撇下伍次友几个面面相觑，如在梦中一般。魏东亭带着百余名禁卫军，打着顺天府的灯笼，高举火把鼓噪着一拥而入，满院里四处搜寻。犟驴子望得真切，喜极而泣，隔岸高声叫道：“大哥——”

魏东亭听得叫声，隔岸望时，黑沉沉地什么也瞧不见，遂大声问道：“是三弟么？伍先生他们可都好？”只此一声，伍次友如梦初醒，止不住放声高呼：“贤弟，愚兄在这里！”穆子煦是个感情深沉的人，此时眼圈也红了。

穆里玛兵退之后，魏东亭指挥众人打捞起史龙彪的遗体只见他除了脸上，浑身已无半点好肉，……穆子煦默默地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从他身上拔出一支又一支羽箭。伍次友似乎周身失去了知觉，和众人呆站在一旁傻看。

史龙彪面色但然地仰卧在池边条石上一动不动，人们这才意识到他是再也醒不过来了。穆子煦带着骡驴子和郝老四一齐跪下，行辞师之礼，何桂柱“哇”地一声号陶大哭，泪珠刷刷地滚落下来。这一声哭得骡驴子如梦初醒，哭着叫道：“师傅，怨我呀！我要过来接应一步，你怎么会……”穆子煦、郝老四心里十分凄楚，也都扑身叩头痛哭。明珠重伤未愈，躺在担架上无声垂泪。魏东亭想起从西河沿初遇以来这几年相处的情景，也是泪流满面，伍次友噙着泪对死者长跪叩头道：“大叔，您……您这一去就不再回来了？”说着也掩面而位。

魏东亭劝慰大家道：“各位兄弟，大丈夫有泪不轻弹，等杀了贼，我们再来奠祭他老人家……”众人一起动手就在池心岛上，掩埋了史龙彪，然后星夜赶回城里。这一带从李自成与清兵、明廷几次大战后，荒无人烟，星影中只见黑乎乎的丘陵和房屋一起一伏地以乎在跳动，寺院里的钟声远远传来，更加深了从们心头上的凄凉之情。铁骑踏着浓霜，默默地向前进发。伍次友手带缓绳，仰望着满天寒星，不禁百感交集。众人的心里也都十分激动，谁也没有说话，但是谁不是有满腹的心事。

回到虎坊桥魏东亭的住处，众人才透了一口气。想起今日一场恶战，如在梦寐之中。魏东亭知道大家很累，便不再张罗吃饭的事，只分派了各自安歇的地方。待找胡宫山时，不知他何时已经离去。魏东亭犹恐伍次友文弱书生劫后余悸，特地请伍次友住到自己的房间里，自己在外间一条春凳上守候。尽管一天来担惊受怕，往返奔波，身子十分疲惫，却怎么也不能安睡，心驰神飞，想了许许多多……

索大人府上被搜之后，伍先生避居白云观。白云观今日又遭洗劫，这两次突袭，名曰追缉、搜捕，其实都是遁词，也不尽是为了伍先生，都是对着皇上来的。由此足见鳌拜的篡逆之心，已是急不可待。他舍近而求远，又可见在宫中下手，他还不敢。只要皇上不轻易出宫，半年内平安可保。如频繁出宫，就怕再遇山沾斋之事……看来九门提督换不换人，吴六一肯不肯效命，是个最重要的事情。夜已深了，街上传过四更的梆子声，里面屋里伍次友发出了轻微的鼾声。魏东亭还是睡不着：“明天一早，皇上会不会问这个事呢，主子问起，将怎么回答呢？”

这天夜里，康熙也没睡好，鳌拜篡权之心已暴露无遗，下一步怎么办呢？按苏麻喇姑的意思，是不让自己再见鳌拜，太皇太后也不放心。可是，眼下立即除掉鳌拜，时机尚不成熟，那就必须先稳住他，哪有皇上不敢见大臣的呢？我非要召见他不可，看他还能拿出什么花招！

四十 定惊魂亡羊思补牢 挽颓势垂死仍挣扎

第二天一清早康熙便命张万强传旨，召见鳌拜，而且是单独召见。张万强奉旨来到鳌拜府时，鳌拜正在用早点。因是“病假”在家，张万强传旨免了接旨的一套仪式，只站着缓缓说道：“中堂，万岁爷召您老上殿呢？”

事出意外，鳌拜吃了一惊，但马上就镇定下来，放下手中的筷子道：“皇上没有讲是甚么事吗？”

“禀中堂，”张万强从容答道：“小人不知。素来内臣不问外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来啊！拿五十两银子赏张公公。你先去，嗯，我随即就到！”张万强出了大门，鳌拜方又回头叫道，“去请班大人到前边来！”

昨天夜里这里也是通宵密议，到天大亮才各自安歇，班布尔善、济世、讷谟、葛褚哈几个被

安置在后院花厅耳房内。所以不到一袋烟的时候，班布尔善便来了。一进门便问：“中堂，出了什么事？”

鳌拜笑道：“你这个小伯温也估计错了，老三叫我递牌子进去呢。”

“是吗？”班布尔善满腹狐疑，愣怔了一阵，恍然道，“他这不过是稳一下阵脚，中堂只管放心，不会提起叫中堂为难的事！”看鳌拜迟疑着不动，班布尔善又补上一句：“他不想与咱们破脸，咱们现时也不能与他破脸，这不是两好凑成一好吗？”

鳌拜说声“好，我这就去会他”，便穿好袍褂补服，将一串朝珠小心翼翼地挂在项上，抬脚出来站在阶前高叫一声“备轿！”

这次接见是在乾清宫。鳌拜来在丹墀下，伏地跪下。康熙身旁只有张万强一人捧着中栳侍候。见他进来，康熙掩起手中一份黄折子，平静他说：“请起来吧，”又提高嗓音叫，“赐座！”

两个候在外头的小黄门听到话声，赶紧进来在一张太师椅上铺了黄袱面儿的龙须草垫子，躬身退下。鳌拜从容就坐，这才抬头打量康熙。

二人已将近四个月没有见面了。康熙身材显得比先前更加修长，脸上气色很好，头上戴一项明黄罗面生丝缨冠，足蹬青缎凉里皂靴，蓝缎绵袍外罩一件石青江绸夹金龙褂，腰间的一条铜镶宝珠三块瓦的带子露在龙褂外头，手里托着一串蜜蜡朝珠，一身装束齐齐整整，显得神采奕奕。

鳌拜正打量时，康熙开口了：“你近日身子可好？”

“承皇上垂问，”鳌拜在椅中欠身答道，“老臣素有头风病，近年来不时发作，眼见得是愈发不济的了。”

“你要善自珍重，现在国家大事太多，总要依重于你。”康熙回头吩咐张万强，“前儿达赖喇嘛朝觐时，曾进上天竺国的天麻，还有那件老山参一齐拿来赏他。”

这是早已预备好了的，张万强答应一声，“扎！”从几上捧下来两个明黄缎面的匣子，转身双手奉上。鳌拜先谢了恩，接过来放在跟前茶几上，问道：“皇上召见，不知有何宣谕？”

“没什么要紧的事。”康熙淡淡说道，“这是浙江巡抚的折子，昨儿黄匣子递上来。见你并无批语，想找你来议一下，总要有个办理宗旨才好。”

鳌拜心头不禁一宽，原来为这个，拘谨戒备的神情也就消除了。这个折子说的是前明遗老黄宗汉、李哲、伍稚逊等人在杭州搞什么名士大会的事，并将他们写的诗歌也附在折后。不外风花雪月之类，但其中隐喻却颇有违碍之处。即便没有，就这些人常常聚在一处，也是颇令人耽心的。鳌拜不加批语，并不是觉得不重要，而是难以措词，又不好意思为这事去请教班布尔善商议，在手中因循几天，终于还是将原折拜了黄匣子递上来。现在既然皇帝垂询，觉得倒不如由皇帝亲自来办为好。想到此，鳌拜干咳一声道：“这些人最难办，说是要面子，其实是观风色，奴才也并无善策。”

“朕尚无善策，才想到找你来问一问呀！”

鳌拜想了一阵子才回答：“这等人原是前明遗老，受恩深重，要他平白地归顺本朝，面子上实在下不来。譬如二人相斗，胜者要和好，请败者吃酒，败者一方总要拿一拿架子。依老臣看硬拉他来席上坐下，以礼待之也就好了。”

怎么个拉法呢？”康熙沉思着，却听鳌拜继续说道：“让他们与顺民童子一起应试，断然不可。因他们在前明已是名士，或中过举人、进士，现在岂肯屈尊降贵从秀才重新考起？若留在山野伴风弄月，又难免会讥讽朝政。”

康熙听至此，将身子向前一倾说道：“朕之所虑正在于此——来的都是没骨气、不值钱的，有骨气、份量重的又不肯来，如之奈何？”

那我们不会给他们来个霸王请客！开特恩科，专取前明遗老名士，把他们恭迎进京，皇帝亲自测试，赏他们一个大大的面子。”

康熙听到这里，已完全忘掉对面坐着的是自己的宿敌，凝视着乾清门北的甬道沉思着说：“只怕难以征齐。”

“权柄今日操在我手，来也要来，不来也要来！”鳌拜慨然说道，“若考取了，便是国家栋梁；若名落孙山，那就扫地出京，背后骂人的资格也就自行取消了！”

“好！”康熙兴奋得将龙案重重一击，突然脸上光彩又失了——“唉，你说的办法固然好，只是现在还不能办。台湾未靖，藩国不臣，外患未除，内忧俱在。这些人治世可以皈依，乱世可也就难说了。”

从理想回到现实，两个人都沉默了。半晌，康熙才道：“你也乏了，且身子不适，改日从容再议吧！”

鳌拜心里冷笑一声，就在坐椅中一揖道：“如此，老臣告退了！”便自起身辞去。

“张万强，退朝！”康熙扶着椅背站起来，望着鳌拜的背影，忽然升起一阵莫名的怅惘：“这也是个人才哩！可惜……”

这时候，小毛子捧着茶盘进来。康熙端起来呷了一口，忽然想起苏麻喇姑曾说到过这人在茶库里斗讷讷的故事儿，便问道：“你叫甚么名字，原来不是在茶库里侍候么？”

小毛子前待退下，听得皇帝问着自己，忙将茶盘往腋下一夹，后退一步跪下道：“奴才叫钱喜信，不过人家都叫我小名儿‘毛子’。——原来在茶库做事，托万岁爷的福，苏大姐姐抬举我现在做了头儿。”

“你就叫小毛子好了，”康熙道，“这比你原来的名字好得多！”

“扎——”小毛子忙叩头，大声道，“奴才自今个起叫小毛子，姓‘小’，叫‘毛子！’”

本来非常平淡的事，小毛子却如此回答，旁边的苏麻喇姑忍不住“噗哧”一笑，忙又止住。听康熙又问：“你母亲的病可好些了？听说你很有孝心，好好儿当差，赶明儿告诉内务府，叫他们再给你换个好差使，不长进的毛病儿也就改了。”

“万岁爷高兴了多赏小毛子几个就有了。在这儿可以天天见到万岁爷，哪有比这更好的差使！”小毛子睁着虎灵灵的眼睛说道，“靠老天神佛保佑，万岁爷大福大寿，四海兴旺，永世太平，万民称颂！”

这些话，有的是小毛子从俗家年帖子上看来的，有的是从茶馆说书先生处听来的，也有的是从臣子奏事时鸡零狗碎抓来的，将它们强捏在一起，听上去不伦不类，他却说得极为流利。康熙憋不住一口茶喷了出来，苏麻喇姑拿手帕子捂了嘴，也笑得前仰后合不能自制。

小毛子倒楞了：“万岁爷，奴才没说对么？”

“不错不错！你说得很是。婉娘，拿五十两银子赏他！”

待小毛子谢赏出去，康熙对苏麻喇姑道：“这孩子很有趣也很有用，你要多关照他！”苏麻喇姑忙躬身答道：“是。”

“还有，过几日抽空儿，该去瞧瞧翠姑，问一问她的身世，和洪承畴究竟有甚么过不去的事。回来奏朕。”

自白云观火烧山沽店之后，康熙与鳌拜君臣之间表面关系有了很大缓和。鳌拜依旧是称病，所以每隔三五天，康熙就命张万强等送一些名贵药材赐给鳌拜；鳌拜封了送上来的黄匣子，里边批的奏章，也总要加上一句“所拟当否，伏惟圣裁”，表示客气。

其实两人心里都明白，君臣之缘已尽，暗中都在加紧准备。召见鳌拜半个月之后，鳌拜送上来一份奏折，弹劾五城巡防衙门的冯明君玩忽职守，导致西海亭子失火，着降调两级，暂署九门提督府军务。九门提督吴六一另行议叙。

康熙看了这个折子，心里又惊又兴奋：“来了！”便不动声色地袖了折子回养心殿找苏麻喇姑商议。

“先驳下去，”康熙道，“冯明君显然是他的私人。把九门禁卫的职事交给他，那还了

得？”

“皇上，听小魏子说过，这事儿索额图和熊赐履他们议过，何妨找他们来问问？”苏麻喇姑瞧着奏折，蹙眉答道，“或者就把这姓冯的交部议处！”因近在眼前，康熙惊异地发现苏麻喇姑额上已有了细细的皱纹。

“不成！”康熙断然说道，“索熊二人太显眼，一召进宫便众目睽睽，大不妥当。交部更不成，吏部是济世在那儿，议也是这，不议也是这！”

“那就留中！”苏麻喇姑细思量也觉有理，但鳌拜出题太刁，她一时想不出甚么好主意，“先压几日再说。”

“不出三日，”康熙起身绕室徘徊，“鳌拜必要追问留中何意，朕何以答对？”

“我去寻小魏子，看他们怎么议的，另外顺便瞧瞧翠姑。”苏麻喇姑说完，就到西阁里换衣裳。出来时，对康熙道：“皇上，伍先生讲：‘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是因其心不动。’折子刚送上来，万岁爷也别着急，全都扣着，就说今日斋戒，明儿随太皇太后进香，不看折子。这又不是军报，急甚么，我先去瞧他们外头人怎么说。”说着便喊人来吩咐备车。康熙忙道，“天冷得很，把那件素色狐裘拿了。叫小魏子转给伍先生！”

从西角门出了宫，绕开了繁闹的菜市，苏麻喇姑见路上行人不太拥挤。时近年关，一冬也未下雪，显得又干又冷。道旁的树枝上偶尔还挂着几片枯叶，在呼啸的北风中挣扎，更增几分肃杀气象。但因暂时离开了紫禁城，苏麻喇姑还是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阔朗和愉悦。换了便服的小太监也兴高彩烈地举鞭吆喝着，四匹马轻车熟路一溜儿小跑，人声、车声、叱喝声交织起来，十分和谐。

魏东亭不在家，门上的新管家犟驴子因不认识赶车的小大监，硬是要拒客于门外，两个人红了脸，几乎要吵起来。苏麻喇姑在轿车里头听得不耐烦，“唰”地一声挥去帘子，从车里探出身子道：“大管家，是我！不认识了么？”

犟驴子愣了上下，打个哈哈道：“他早说是婉娘来了，省多少口舌。偏是说苏什么姑的缠个不清！”苏麻喇姑一边下车，一边笑道：“这也怨不了他，是我没交待清楚嘛！”说着，便随犟驴子进来。

何桂柱早迎出来，一边忙着让座儿倒茶，一边道：“您来的不巧，今儿魏爷和几个伙计早点后就出去了。一是要送明珠到一个甚么专治骨伤的郎中那儿瞧病，二是要去会一个什么吴大人，”说着自己也笑了，“小人是个糟糠脑袋，再也记不得这许多事。”

“伍先生呢？”苏麻喇姑端起茶嚼了一口，淡淡地问。

“伍先生身子不适，在后边躺着呢！”

“这儿我没来过，你带我去瞧瞧。”苏麻喇姑说着便站起身来。

四十一 访师友婉娘入密室 说铁丐虎臣闯中军

何桂柱带着苏麻喇姑来到后堂。借大三间屋子，连一张床也没有，只有一张条几，两旁排放着几张木椅，壁上挂着一副虎啸龙泉的中堂画儿。苏麻喇姑正待发问，何桂柱已掀起中堂画，摁了一个什么机关，半边墙壁滑动现出一个门来。原来这是一堵木制的假墙壁，里边是一条通道。何桂柱先进去，苏麻喇姑紧跟着跨了进来。

里边道路更是繁复，七拐八拐，到处是路。据何桂柱说除一条可通外，其余的条条不通。苏麻喇姑愈觉惊奇，一边跟着走一边问道：“原先小魏子家宅很浅，怎么如今这么大呀？”

“这是头十天才有的，”何桂柱道，“魏爷把后边这半条街都买下了。听说这路还是伍二爷照原先的弄巷改的什么‘八卦迷魂阵’呢。哎，这就是二爷的住处了！何桂柱说着，已到一座小院前，手拍门上的环，轻声唤道：“二爷，请开门，我是柱儿！”

门“呀”地一声开了。伍次友身上散穿一件古铜截衫，外边只套了一件黑缎面的皮背心儿，没戴帽子便出来开了门。

见是苏麻喇姑，伍次友眉棱一颤，眼中兴奋的火花闪烁了一下，随即爽朗地笑道：“哈！是婉娘啊！快请进来！”对站在檐下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僮仆唤道：“墨香，来客人了，快泡茶！”小僮答应一声，到旁边厢旁里去了。何桂柱笑道：“二位且宽坐，柱儿前边照料去了。”

“魏爷回来，告诉我一声儿！”苏麻喇姑又对何桂柱交待了一句，见他走了，这才转脸对伍次友道：“听说先生贵体欠安，吃甚么药？可找郎中瞧过？”

“我这点小病，用不着找医生。”伍次友苦笑了一下，“我自己医道虽不高明，勉强也还能自理。”

说到这里，苏麻喇姑欲言又止，心里觉得还有许多话要问，却只是说不出来。窗外寒风飒飒，室内温暖如春，在这深宅大院、清静幽幽的地方，他们四目相对，还是头一次。尤其是经过了白云观那场劫难之后，好多天没能见面了，都攒了许多话要说，可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而且好象此时此刻，就这样静静地，一言不发地坐着，倒比千言万语，更能表示出自己的心意。尽管各自心头都禁不住一阵阵乱跳，一阵阵不安，一阵阵地拘束，仿佛连脚都没地方放了，但是，却谁也不肯先打破这耐人寻味的沉默。

不知过了多久，苏麻喇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便装作刚刚想起的样子，笑道：“龙儿这一向着实惦记着先生呢，天冷了，让我送件衣服来。再过此时，先生灾星过了，他还要请你回去教书呢！”说着就解开一个软罗纱包裹儿。抖开看时，是件玉色狐裘，镶着紫貂毛边儿。伍次友踱过来看时；轻、柔、滑、密确是十分名贵，遂笑道：“我一个举子，布衣书生，穿上这件东西，不让人当贼拿了，也要被贼偷了！”苏麻喇姑忍俊不禁，也格格浅笑。恰好此时小僮端着茶进来，伍次友亲自给婉娘奉上一杯，又坐下叙话。

“婉娘，”伍次友突然道，“现在这里只你我二人，这‘龙儿’究竟是何等身份人，你能不能直告于我？”

“这有什么不能直告的？”苏麻喇姑心下蓦地一惊，忙喝了一口茶掩饰过去，笑嘻嘻地道，“索老太君的老生子儿嘛。五十多岁上得这么个儿，娇养得噤在口里怕化了，托在掌上怕破了。怎么，才几天没有上学，当先生的就着急了？”

“不，”伍次友沉思道，“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像我这样的遭际，实在奇怪得很。我一介书生，流落京师，索大人何以如此礼贤下士？既恭迎到府，可到府之后却又何以见面那样稀少，就算我写文章得罪了鳌拜，他又何至于兴师动众，不惜与索大人破脸，抄府拿我？他几次三番来害我，索大人为什么不送我出京，又何以有这么多人拼死相保？”

话未说完，苏麻喇姑已咳嗽着笑倒了：“你呀，真正是个傻……你这都是胡想！要想公道，打个颠倒！——你自替旁人想想，哪一样不是该当的？索大人不该礼贤下士，鳌拜不该来拿你？众人不该救你？那我也不该……来瞧你了！”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伍次友每逢听到苏麻喇姑又刻薄、又尖利的话语时总有些拙于应对，“我是想，是不是哪家王爷的世子托到索大人家读书，这似乎倒合着龙儿的身份了。”

苏麻喇姑欲待分辨时，忽听院外拍门，是何桂柱的声气：“婉姑娘，魏爷他们回来了。在前头等着呢！”伍次友忙道：“请他们也过来一块说话！”却不听柱儿答话，料是已走了。苏麻喇姑忙道：“不必了，天色不早，到前边打个花呼哨儿，我也该去了。”说着懒懒地起身，福了一

福，低声道：“先生珍重。”伍次友不觉黯然，勉强笑道：“问龙儿好……再会罢！”

柱儿说的“前面”，其实还是“后面”。隔着伍次友不远的一个小院落里，魏东亭、穆子煦、郝老四三个前等着苏麻喇姑。他们刚从九门提督吴六一那里回来。

这里都是知底细的人，用不着拐弯儿，三言两语便把话说清楚了。

魏东亭从鳌府的内线得到弹劾冯明君的消息，比康熙知道的还要早。今早用过早点，东亭便带了穆子煦、郝老四同去会吴六一。自释放查伊璜后两人交了朋友，一向投缘，有些话已经可以谈得相当透彻，只不过总隔着一张纸儿未捅破。魏东亭几次煞费苦心地用话题引他，盼着铁丐能先行揭破：要价就会低些。但铁丐自有他自己的章程，每逢到此处便毫无“铁”气，成了一团雾，不是一笑而止，便是王顾左右而言他——魏东亭便知对他不可以草莽英雄相待，心里却也笑骂此人狡猾。

两人闲谈了一阵，魏东亭筹划再三，决定还是要正面突破，似笑不笑地用碗盖拨弄着浮在上面的茶叶道：

“铁丐兄，你到底有了出头之日。——这两位弟兄你也都认识，我不妨直说。——你要荣迁巡防衙门堂官了！”

“别开玩笑，我半世豪强半世王臣，肯轻受人之欺？”铁丐往椅子上靠靠，纵声大笑，“虎臣竟以为这是升迁！”

魏东亭道：“阁下由从三品迁为正三品，怎说不是升迁呢？”

“是啊！”铁丐忽然转了口风，“到巡防衙门坐坐也不坏。再说，那也是圣上爱我，我岂肯不受抬举！”

铁丐假装糊涂，忽而说东，忽而讲西，魏东亭与他打交道多时，最头痛的就是这一点。现在听他又如此说，想了想笑道：

“可惜这并非皇上恩典。你这盖世英豪，却看不出其中奥秘，也真可惜！”

“怎样？”铁丐向前一探身问道，额角上青筋不住抽动。

“不怎样，中堂与你修好，以国土待你，你当然要以国土报之！”魏东亭见他气呼呼的，劲气倒收敛了一些，也松弛地躺到椅背上，欣赏着手中的汝窑盖碗。

“虎臣，”铁丐忽然口气变软，“你真是个好角色。难怪查先生夸你。我也不想再兜圈子了，‘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我去做那个甚么鸟堂官干什么？”

魏东亭哑然而笑：“铁丐兄，不调动你的职位，未必就是降你；升迁你也未必就是爱你，你聪明一世，可要想清楚了！”

“这个我懂！”吴六一将手一挥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么！我且当我的九门提督吧！”

这是一个满意的答复。苏麻喇姑听了，略一思量说道：“事情有几分了，只是你手中没有码子，开不出价去。——这好办，他如能立下这份功劳，换个一品顶戴也是该当的。回头请皇上下一道密诏，到时候你们送去就是。这会子他还不妨韬晦一点，拖着不交印。瞧这阵势，发动也就快了！”

四十二 悲皇天弱女服毒死 慎用诏明君存戒心

倘若苏麻喇姑不是先去会魏东亭，而先来嘉兴楼见翠姑，也许是另一种结果，但现在迟了。

她下了轿子，便看门口围了一群人，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议着什么。嘉兴楼女掌柜的——楼下酒店的老板在嚤嚤哭泣，嘴里念叨些什么却听不清楚。

苏麻喇姑已听出是死了人，顿时头“嗡”地一声，顾不得人多，径自排开众人挤进店内，三步并两步登楼去寻翠姑。这里赶车的小太监便连说带吓赶开众人：“爷们，和硕亲王格格来瞧翠姑娘了，我们王爷待一会儿也要来，你们没事散了罢！”北京人本来就爱看个热闹，一听说王爷家来人了，又怕和王爷真地有什么渊源，挨皮鞭倒在其次，弄到狱神庙去蹲一夜就不上算了。听了一阵子，又不见有新闻儿，也就各自走开了。

苏麻喇姑上得楼来，见几个妇女正在东房里扎纸马、糊纸轿，摆设祭奠等物品，见她进来，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过来，福了一福，低声问道：“是来瞧翠姑么，她……已经成仙了。”

苏麻喇姑推开门一看，立时惊呆了，双脚好像钉在地上，动也动不得——房内素幔白幃，香烟缭绕，中间桌上供一牌位，上写着：

河润烈妇吴氏秋月之灵位

旁边两幅素练，上边斑斑点点皆是血痕，上联书：

既不忠矣，安可不孝？梦回云台奉慈严；

——下联书：

已难节焉，孰堪难烈？魂归地府望长安！

旁边一行小字，书：

罩姑泣血自挽

更可惊的是，那翠姑身穿盛妆，黛眉、胭脂脸，双眼微闭，面带微笑，端坐在牌位后的椅子上！

好一阵，苏麻喇姑如同在恶梦之中。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面前这个香魂缥缈的宫装女尸，就是半月前拦车救驾，言语刚硬的少妇。活脱脱的人，为什么要死呢？

呆在这静寂的楼上，而对这奇特的祭奠，苏麻喇姑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恐怖感，想移步退出，又有一种奇怪的力量吸引着她不肯离开。

那中年妇人见她一脸肃穆敬畏之情，蹲身施礼问道：“请问你是翠姑的什么人？”

苏麻喇姑灵机一动，道：“明珠是我哥哥。他不能来，叫我来瞧瞧，不想就出了这种事……”

“大姐既然是明老爷家的人就托大姐把这封书信转给明老爷。”说完，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道，“翠姑娘临终前，叫我把这个交给明老爷……”苏麻喇姑接过看时，是一封街市上常见的通用书简，中间一行行书，端正写着：明珠兄亲启，下款为：翠姑椎心书。颤声问道：“这事太出意外，怎么好好儿的就……”

那妇人从腰间抽出一方素帕拭泪道：“我也不大明白，听楼底下老婆子说，昨夜胡老爷一身道士打扮来找翠姑，两人吵了半夜，胡老爷赌气去了。翠姑哭了半夜，今早发请柬约我们几个卖唱的姊妹来，谁知就服了水银，坐在椅子上坠得不能动了。……只把这封信递给我，笑着说：‘给明珠——’就再不能说一句话……”

苏麻喇姑满心凄楚离开嘉兴楼回到大内，在血红的夕阳下，值侍的宫女见她回来，忙迎上来道：“万岁爷去慈宁宫请安去了，给姐姐留着几个素菜小包，说是姐姐不吃油荤，特地让姐姐换换口味呢！”苏麻喇姑一怔之下，才悟到已回到了紫禁城。遂勉强笑道：“且搁在那儿吧，一会儿我再吃。”便掀帘回自己屋去，身上像散了架子一样倒在榻上。

她小心翼翼地取出书简，见未封口，显然并不怕别人看，便翻身向内，在幽暗的烛光下，抽出里边素笺儿，只见上面写道：

明珠兄台鉴：鹃声雨梦，从此与兄为隔世游矣！奴非轻子生而重于死者，自思进退维艰，心力交瘁，既不能夫守父志，又不能与兄共仇敌汽，长夜啸叹，徘徊无计，决以自残而报先君后

主。茫茫苍冥有灵，来世再报兄眷念之情。

妹翠姑泣血于嘉兴楼

苏麻喇姑看完，正在低声哭泣，忽听背后有脚步声，便连忙擦泪起身，可康熙已笑着走到近前：“今儿累着了吧，乏了也该出去散散心，一味躺着反倒会窝出病来。你手里拿的甚么，是伍先生写的罢。”

苏麻喇姑这才想到，翠姑的绝命书还在手里拿着，连忙掩饰道，“也没有甚么，是人家写的玩意儿，我碰巧见了拿来瞧瞧。”

“既然不是伍先生给你的，”康熙伸过手要道，“何妨让朕也来瞧瞧。”苏麻喇姑无奈，只得双手将书信捧上，低声说道：“万岁爷，翠姑死了。”

康熙脸色立时大变，急忙夺过信来，匆匆地读着，面色愈发苍白，抖索着双手将遗书还给苏麻喇姑，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麻喇姑把刚才在嘉兴楼见的一切向康熙细述了一遍。康熙默默听着，点头嗟叹道：“可惜，可惜——你知道么？‘先君’即前明，‘后主’即朕，二者之间无法抉择，再加上恋情的困扰，弄得神魂不安，五内俱焚，只好走这条路了。”

“那也不该走绝路。”苏麻喇姑拭干了眼泪道，“出家也成么，万岁爷指一座庙给她修行，不好么？”

康熙苦笑道：“亏你是个佛门弟子，只有四大皆空，矢志灰心才做得空明了净的和尚。她现今是万绪纷乱无法解脱啊！只怕那胡宫山倒会走你说的这条道儿了。这人朕不能用，也是很可惜的事。”说到这里，他顿住了，良久才又道，“朕也略知胡宫山的底细。他和翠姑不一样，追念的是前明，依托的却是吴三桂，在朕面前又下不了手。哎，翠姑和胡宫山这两个人都有功于朕，原想加恩来着，现在……想不到啊？”

见康熙神色凄惶，十分伤感，苏麻喇姑只好打起精神来安慰他：“这也只怪她没福，受不得万岁爷的恩典。好了——咱们且不说这个，还是说自己的事吧。伍先生那里，万岁爷再不去，怕就要露馅儿了。”

“去是一定要去的。”康熙道，“你今儿见着他么？”

“他已经起了疑心，想着万岁爷是哪家王爷的世子了呢。”苏麻喇姑想着伍次友的憨相，脸上浮出一丝微笑，忙正色道：“小魏子我也见到了，他们说，吴六一那头得请万岁的恩典，写一道密谕给他。”

康熙这才想到自己站乏了，就势往椅子上一坐，道：“那好办，姓吴的职位是低了一点。朕原想把广东总督的缺给他。——朝廷有事，叫吴六一少安勿躁。——这话先不讲明，心里有数罢了。去侍候笔墨吧。”

苏麻喇姑返身至养心殿，——那里有现成的诏本——从封装中取出一份空白的，携了笔墨朱砂过来，两手按展了。康熙一挽袖子，提笔濡墨疾书：

吴六一领北京九门提督一职之变更，无朕亲笔手谕概不奉诏。

想想，又加上一句：

责汝吴六一将五城巡防司一并节制，堂官三品以下并佐任缺，暂听该员陟黜，诏今后奉。钦此！

写完，从怀中取出一方玉玺，这是他最近启用的一方随身之宝。专作密诏使用的。上面篆刻“体元主人”四个字——用了朱砂泥，重重铃上，端地十分鲜亮。苏麻喇姑忙伸出双手欲接。

“慢！”康熙的话忽然变得十分沉重。苏麻喇姑瞧着他长大，从不曾听到他有这种口气，“这道诏旨到他手里，大内之外就全是吴六一的了。朕的身家性命，太皇太后还有你的命运全系于此人，不可不慎！”

苏麻喇姑先是一怔，恍然之间已经领悟。她不能不敬佩康熙用心之工，遂低声道：“万岁所

虑的极是，只是，怎么办呢？”

“这样，”康熙沉吟片刻压低嗓子，“婉娘，这道诏旨要这样给他。朕再给小魏子一道亲诏，叫他视吴六一的动静便中行事，以防变中之变。小魏子素秉忠孝，决不会有二心，况且孙阿姆，”他忽然顿住，不再往下说了。

不再往下说，苏麻喇姑也已完全明白：孙阿姆是在康熙掌握之中。这确是万无一失的了，但苏麻喇姑万万没有料到这个曾咕咕嘎嘎绕着自己捉迷藏的皇帝，这个情理通达、爽朗可亲的少年天子，猜疑之心竟如此之重，不由打了个寒噤。勉强笑道：“小魏子只是个三等侍卫，品秩怕压不住……”

“这有何难”，康熙冷冷地道，“朕明日即颁旨，晋升他为一等侍卫！”

四十三 城欲摧皇帝再访贤 天可擎将军巧用兵

铜壶漏尽，铁马摇曳。伍次友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来到北京几年，那些惊险而又带着神秘色彩的变故，在脑海里不停地闪过。他一会儿兴奋，一会儿紧张，一会儿感到欣慰，一会儿又情不自禁地叹息流泪。他想得最多的，是龙儿这个怪学生，那令人生疑的身份，那不同凡响的气质，那凡事都要问个究竟的脾气，那嫉恶如仇却又藏而不露的深沉，和与他年龄不符合的个性，这一切都是一个难猜难解的谜。还有那个以仆女身份出现的婉娘，更是令人费解。她忽而低眉顺眼，忽而自信高傲，忽而似含深情，忽而又拒人千里，尤其是她那风姿卓约的倩影，顾盼有神的眼睛，总是在伍次友的面前晃来晃去。有时，似乎走到近前了，可以听到她银铃般的笑声，和机智而又爽直的话语，看到她那似笑含嗔的脸庞，但是，立刻又不见了，只剩下眼前这长夜难眠的孤苦……朦胧之中，伍次友似乎听见有人在喊自己——啊！是柱儿，他喊什么呢？

“二爷，二爷你听见了吗？快起来开门吧，索大人和龙少爷来了！”

“啊！”伍次友一惊，这才明白。原来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连忙揉着眼睛坐了起来，看看窗外，已是日上三竿，听听声音索额图和龙儿，也已经来到房门口，便一跃而起，打开了房门。面前站的，果然是半个多月来自己日思夜想的龙儿。

康熙笑嘻嘻地跨进门来，作了一个长揖：“龙儿久不见先生，着实惦记着呢！”说着便想下拜。伍次友急忙拦住，扳着双肩端详着，笑道：“一天一个模样儿，你倒出脱得越发精神了！”回头看时，索额图、魏东亭也前微笑着站在一旁；还有个长随的人手里提着一个礼盒，跟在魏东亭后边；婉娘则握着手帕在一旁垂手侍立。大家都见过了礼才走进屋里。

“听婉娘说，先生这几日清恙在身，不知可好些了？”索额图满面堆笑，一边吩咐人打开礼盒，取出礼品放在桌上，一边说：“家母听说后把我好训了一场，说是请了个这么好的先生，除了惊吓没给人家半点好处，还不赶快瞧瞧去——说起来也很怪，这些天来我们家里老出事儿，竟没有顾着来看望先生，实在有愧得很哪！”

“索大人国事家事烦忙，还不断地派人送东西来。大人如此费心，又何必呢！”伍次友说着便起身来到桌边，瞧那些礼物：一柄镂花嵌珠的玉如意，一枝用红绫桑皮纸包着的老山参，几瓶陈酿老酒和一方石砚。

伍次友对其它的礼物，只是瞟了一眼，这方石砚，他却拿起来仔细端详，爱不释手：“索大人和龙儿深知我心。还请二位代我谢过太夫人。晚生不过是稍有不适，却劳太夫人如此惦记，反

倒觉得惶恐不安了。”

魏东亭趁机上来看座，顺口向伍次友说：“先生，熊赐履大人让我带信问候你。他今日有公务，不能来了。”

“哎呀呀，这是怎么说呢？都这样客气。熊大人人品学问，我也是十分敬仰的啊！”

康熙原来以为，熊赐履尊儒重道，而伍次友却讲实用杂学，二人不一致。想不到伍次友却这样称赞熊赐履，便接口说道：“可惜呀！熊大人不过是个道学先生！”

“哎——龙儿，你这话说得不全对。熊大人只是过于老诚了些。听说去年平西王吴三桂进京，熊大人和他讲了大半天的道德经，这就有点迂腐了。像吴三桂、鳌拜这样的人，秉的是大地乖戾之气，行的是人间邪恶之道，和这样的人谈什么仁义道德，因果报应。不是对牛弹琴吗？哈……”

看伍次友今日精神振奋，眉飞色舞，几天来因为不见龙儿而生出的猜疑和郁闷一扫而空，魏东亭也十分高兴。笑着说：

“如果先生现在跟皇上参赞朝政，说出这些话来只怕连性命都难保呢！”伍次友笑道：“到哪山唱哪山歌，若让我参赞朝政，我就不能听任鳌拜势压朝野，吴三桂拥兵自重。如果听任这两匹野马胡作非为下去，一旦合槽作乱，局面就不好收拾了。现在一个在云南养精蓄锐，虎视眈眈，一个在北京网罗党羽，专横暴戾，应该趁早定下拿掉他们的方略。——咳！说这些做什么，布衣论朝政，隔靴搔痒，白白地惹人耻笑！”

鳌拜和吴三桂常有书信往来，康熙是早就知道的，倒没多想他二人“合槽”的事。现在听到伍次友的一番议论，内心也不禁焦急万分。但又不能让伍次友看出，只得强装笑脸，打趣道：“先生是布衣，龙儿便是布衣的学生呢！我们闲说三国，原不必替古人担忧，不过先生既说到这里，我倒想问一问，他们会不会合槽呢？依先生之见，该怎样制定对付他们的方略？”

伍次友看一眼索额图，笑道：“索大人，你是朝廷重臣，你看他们会不会合槽？”

“暂时不会。”索额图想到吴三桂拥有庞大的军队并和耿精忠、尚可喜二藩声气相投，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沉吟道，“不过时间长了就很难说。姓吴的翻云覆雨，不是个好东西！”

伍次友接着说：“对。索大人所言极是。此人先叛前明，再叛李自成，脑后还会有第三块反骨。如今，当务之急，就是不能让他们合槽，采取一个一个拿掉的办法。”

康熙着急地问：“依先生看，怎样才能使他们合不起来呢？”

“自古攘外必先安内，鳌拜把持朝政，窥测神器，一日不除，皇帝便无一日之安宁。而欲除鳌拜，则必须稳住吴三桂，不令他心生疑惧，更不让他干扰除奸大计。好在，当今皇上还算聪明，没有急急忙忙地动三藩。但是，如果再进一步，给吴三桂一点甜头，比如说，既然把他的儿子招了驸马，索性再加封个官爵，让他们父子宽宽心，定定神。等这边除鳌拜、清君侧、朝政走上正路之时，再专心致志地去对付吴三桂他们，那就是另一局面了……咳，我今个是怎么了，当着索大人、魏大人的面，这样没完没了地议论朝政干什么？”

龙儿，来来来，咱们还是讲书吧。康熙的心里觉得好笑：“还讲什么书啊，我想要听的就是这些话。”他向索额图递了一眼色，索额图会意，“啊，先生刚刚康复，不宜太劳神。太夫人吩咐，龙儿的功课过几天再上不迟，好在来日方长。”

伍次友是个爽快人，见他们执意要走，也不强留：“既是索大人如此说，晚生恭敬不如从命。请拜候太夫人安好。”

魏东亭赶前一步，掀起门帘，送康熙等人出去，又转身拦住伍次友：“先生留步，东亭代先生送客好了。”

来到前院，康熙低问魏东亭：“小魏子，给吴六一的密诏可曾送到。”

“皇上放心，一切均已安排妥当，吴六一让我代奏圣上，”他决不负圣上眷顾之恩。”

此刻，吴六一坐在九门提督府衙门的签押房里，屏绝了弁从官佐，他要独自好好想想，他拿

着小魏子方才送来的“圣上密旨”反复阅读，虽早已背得一字不漏，但仍舍不得收起来，还在那里一字一句地咀嚼。他佩服这个谕旨写得好，——不是文字好，而是意思精深周密。他相信这必定是受了能人的指点。现在自己已再无回旋的余地了，到了最后抉择的关头，不能不小心一些。因为鳌拜那边也常派班布尔善、济世一千人来打点。顶头上司泰必图又是鳌拜一党。这是自己一生的关键一步，万万不能走错！

“来啊！”吴六一忽然唤道，一个长随毕恭毕敬地进来，干净利落地打了个千儿，后退半步垂手听差。“去，请何先生来！”

那差人去后不到一袋烟工夫，便听何先生在门外头笑道：“东翁昨夜的双陆打输了，今儿还想着找回来呀，”说着便挑帘进来。吴六一忙笑着起身让座道：“志铭，铁丐正要同你共下一盘大围棋，咱们可不能输了。”

“是啊，这盘棋还得你我共下才成，”何志铭狡黠地眨着双眼说道。

何志铭五短身材，两只小眼黑豆一般嵌在脸上，一说话便滴溜溜乱转，一脸的精悍之气。在吴六一邀聘的清客中，他是最得用的一位，从吴六一当参将时起就跟随着。两个人几次一起死里逃生。故虽有宾主之分，实在比家人还来得亲近。

这一“围棋”笑语，在他们二人身上还有一段掌故。何志铭下得一手好围棋，那吴六一却是臭棋。他们二人联手，曾与金陵国手王守泰师徒对弈，竟把对方杀得中盘推枰认输。这会儿提到“双杀棋”，何志铭呵呵大笑：“好，好！照上次的杀法儿，保管取胜！但不知敌手是何人？”

“辅政首席大臣鳌拜！”吴六一暗哑着嗓子，身于往前一倾道，“怎么样，不至于不过瘾吧？”

何志铭正笑得开怀，闻得此语嘎然止住，撩了撩袍子坐下：“东翁，你与他下了快二十年的棋了，难道是今日才开始的么？”

“是的。但若说今日之举，于围棋言，算得上中盘胜负生死劫，于象脚！是杀将！”吴六一脸上横肉一颤一颤，眼中凶光逼射。何志铭虽与他多年相交，也觉不寒而栗。沉默了一阵子，何志铭忽然抬起头，一双黑豆眼闪烁有光：“明白了，怎么个杀法儿？”

“圣上要我做他的杀手铜，”吴六一道，“这是绝大的一盘棋，你可要帮我走好了。咱们不能输给人家！”何志铭兴奋地将身子一挺道：“怎么会呢！”

“走好了，红顶子是有你的。”吴六一在椅子上将身子向后一仰，舒展一下身子说道：“走不好，那咱们就一块儿‘顶子红’了！”说完，眼睛望着棚板不言语了。何志铭一边思索一边说道：“前几日都察御史弹劾巡防衙门玩忽职守，那个缺只怕要出。这像是鳌中堂开出的盘子。您今日此语既出，那准是有信儿了。”

“姓鳌的这会儿把金山搬来我也不能从他！”他本来就与鳌拜不睦，魏东亭又当着查伊璜的面几次暗示：救查伊璜出狱的七个折子都是被鳌拜驳回的，万岁爷作不了主。弄得吴六一更加憎恶这位辅政大臣。

“说到金山是没有的。这里倒有一件东西请将军过目。”何志铭说着，弯腰从靴筒里抽出一张纸来递上。吴六一接过一看，知是十万两一张的龙头银票。看着吴六一怀疑的目光，何志铭忙道，“这是晚生的一个同窗，在泰必图属下，于昨晚奉命送来的。”

“用的什么名义？”吴六一上下打量着何志铭。

“名义？”何志铭大笑，“为了祝贺将军少公子百日汤饼会。他怕将军未必肯收，就叫我瞧着办。我想着他们发的黑心财也够多的了，既然取不丧廉，也就笑纳了。”

“好！有你的，拿了来使也很好！”吴六一满意他说道。又问，“他还说些甚么？”

“他还说，鳌中堂要荐你做兵部侍郎！”

“兵部侍郎？哈哈哈哈哈……”吴六一仰天大笑，“十万银子加一个二品官，要换一龙百虎和

一乞丐还有你何先生的头……”吴六一背起手，来回踱了两步，“何先生，我也给你瞧一样东西。——事情一发动，我立刻就能委你作兵部侍郎！”说着从怀中抽出密诏给何志铭看。

何志铭接过诏旨，反复地审视了上面的朱砂玉玺“体元主人”，一字一句啃着诏书上面的几句话，忽地击案跃起道：“军门，有这个在，事情就好办了。”

“所以我请你来，”吴六一冷静了下来，“议议怎么个着手法。”

何志铭踌躇一下，取出火帽子点着了旱烟，半躺在椅子上，眯缝了眼苦苦思索，二人足有半顿饭工夫没说话。良久，何志铭轻叹一声，坐直了身子，从那黑豆眼里发出绿幽幽的微光，“唉！虽然狠了一些，有伤阴鹭，但也只有如此了。”

“请道其详！”吴六一坐正了，他不抽烟，手里两只硕大的钢球唰唰地转个不停。

“在军门帐下，我料鳌拜必定另做了手脚。这十万银子，明知无用，不过用它来买大人轻慢之心而已。”

“说的透！他要做大事，如今便许个王爷也只一句话，明知道我不买帐，才来这一套。”

“军门所见极是！”何志铭笑道，“您就是买帐，将来他做了皇帝，也要把你列在清君侧的名单里。”说着话锋一转，“可虑的，倒是将军帐下的李、黄二参将，还有张副将、刘守备，这十几个人素来……”

“你不必说了，”吴六一道，“我心里有数。我即日就把他们都打发到福建办差，叫他们作不成耗！”

“那不成！”何志铭道，“鳌拜是何等样人？班布尔善更不可欺！如今时机未到，您先就这么摆布，他们能不猜疑？倒让他们有了防备……”

“他奶奶的！”吴六一咬牙道：“到时候全都扣起来！”

“不成！我们在这局棋中是杀手锏，主角是姓魏的他们。万一扣押不尽，或又被别的救了，铁丐死——你我可就真要‘顶子红’了！”

“那，依你呢？”

“杀！”何志铭黑豆眼一闪，“死人是作不得乱的——自今而始，帐下军官全部到衙应差，将两廊厢房腾出来给他们住。这是一！”他伸出两个指头，“二、密布几名心腹校尉，许以高爵、酬以重金，弓上弦、刀贴身，随时应变。”吴六一听得出神，不住点头。何志铭又伸出第三指头道，“待事一发，颁圣上密旨，下令将这十几个人一鼓擒斩！敲山震虎，余下的就不敢发难了！”

“这——”

何志铭突然扬声大笑：“军门枉自称了‘铁丐’！做这事岂能心软！早年您杀人如麻，如今莫非回心向善了？”

“那好！”吴六一咬牙道：“就这么办！”

四十四 亲视疾慷慨临危地 代饮茶勇毅凭丹心

就在吴六一与何志铭在密室计议的时候，辅政大臣鳌拜府的鹤寿堂中几个人也在搜索枯肠。对面水榭中家养的戏班子在台上起劲地做戏，戏中人影儿在结了冰的池水上晃动，可是大家都无心去看，什么词儿一句也听不见。

鳌拜、班布尔善、讷谟、泰必图、葛褚哈、济世，还有穆里玛，个个熬得眼圈通红，但却毫无倦意。鳌拜自年前称病，已又是两月有余。此刻，正舒适地半躺在榻上，闭目静听众人议论。

在乾清宫动手除掉老三的事已经定下来了。因为穆里玛、讷谟总掌乾清宫侍卫。康熙日常朝务，几乎每日必去，在这里动手是再合适不过，刚才班布尔善又提出封闭隆宗、景运二门，断绝宫内交通，引起了大家的争论。

穆里玛最看不上班布尔善那样摇鹅毛扇的架势，站起来大声说：“承乾殿的随值侍卫，都是咱们的人，何必多此一举，叫老三疑心？”

泰必图一反往日常态，非常沉着地道：“毓庆宫的情况不明，万一对方预有准备，我们将怎么办？”

“毓庆宫？”葛褚哈道，“那里只有一条道通前面景运门，老三敢进去，咱们把乾清宫、承乾殿侍卫全调过来，这么一围，困也把他困死了！”

济世不紧不慢地插了一句：“不不不，这种事只可速决，缓一步便成千古之恨。”

“济世兄说得对，”鳌拜忽然开口道，“所以宫门一定要封，而且要用最得力的人干这件事。”

讷谟道，“泰必图大人就很合适。你是兵部侍郎。现掌大印，调一哨兵谨守景运门，策应乾清宫，外截勤王侍卫，内杀逃窜太监。况且那些禁兵与你都熟，只消假传圣命说有人作乱，大家都会跟着你干起来。”

“我！”泰必图微微一震，瞧了班布尔善一眼，笑道，“我怎么担得了如此大任。九门禁军都是铁丐的人，他不肯放行，不肯相助，也是枉然呐。”

“走到这一步了，还想退？”葛褚哈扬手道，“你身后是万丈深渊！”

“我并不要退，”泰必图冷冷道，“我说的是实情！”

“好了好了！”穆里玛有些不耐烦，“葛褚哈来堵景运门，成么？”

“好，我来堵！”葛褚哈大包大揽，“有我在总不会连一扇大门都关不上！那吴铁丐该由泰侍郎对付了吧！”

班布尔善脸上泛出一丝笑容，“中堂十万银子，已打发了这个乞丐！但姓吴的决非十万可买，只要能买下一条缓兵之计，买他个慢兵之心就值得了。咱们也不求他助我，只要他无备于我，大内之外的事就全可放心了。”他用眼风扫了一下在座的人，“这怕真要偏劳泰必图侍郎了。你要率兵接管九门提督府，兵权到手，斩了铁丐，策应宫中，那就万无一失了。”

鳌拜坐直了身子道：“不去掉这一隐患，办起事来便有后顾之忧。”他轻咳一声，接着道，“拔了这颗钉子，主权便操在我手，宫里一时不济也不要紧。缓急有恃，凭这份功劳便值一个郡王！”

“郡王”两个字像电流一样，击中在座所有的人心，众人无不一震。泰必图不好意思地笑道：“郡王我是承受不了的。——到时候我以兵部堂官的身份接管了这个衙门就是！”

“凭你？”穆里玛听到“郡王”二字，也觉耳热眼红，将帽子一摘向几上一掬道，“那铁丐眼里有谁，睬你不睬你都难说呢！”泰必图却冷冷一笑顶了回来，“穆兄以为我的剑砍不了人头么？”

班布尔善见穆里玛有争功之心，怕他们闹起纠纷，忙岔开话，“世兄！”“自然不能叫泰大人空手而去，他当然是以钦差的身份哪！”说着，用手轻持短须格格地笑起来。

大事议定，众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方欲往下说时，门上一个戈什哈跑得气喘吁吁，满头是汗地报道：“禀、禀中堂，圣驾已经到府！”霎时空气变得像凝结了一样，满屋人凉得脸色焦黄，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带了多少人？”班布尔善急问道。

“总共五个，不许奴才通报，说是要看看中堂的园子，一边走一边说笑。这会儿怕快到西花

厅了。奴才怕主子没准备，斗胆先来告诉一声儿。”

鳌拜已完全镇静下来，笑道：“好快的腿！你们都回避一下，我去接驾！”

“歪虎呢？”班布尔善又问道。

“他……他昨儿夜里出去，还没……没回来！”那戈什哈忽然有点狼狈，结结巴巴他说道。

鳌拜和班尔布善交换了下眼色，和颜说色地道：“你去侍候着吧！”那戈什哈方退出，班布尔善一改从容不迫的气度，手忙脚乱地对大家说，咱们从这边去，各从东角门里回府！”又对鳌拜耳语几句。抱起那个毒药匣子更随众人去了。

康熙这次造访鳌府，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他觉得在大动手之前，必须探观一下这位称病不朝的大臣，制造一种君臣和睦的气氛一是可以稳定一下外臣忐忑不安的心情，显示朝廷的政局稳定；二是可以示恩于中外，更显鳌拜谋逆之罪；同时也免了后世口舌，说他这个天子“不教而诛”。便是吴六一那边，也好让他知道当今皇帝并不是柔弱无能之辈。为安全起见，事前又密令魏东亭几个打探实在，京内禁军兵勇确无异常动静。一切准备停当，又由内务府记档后，这才轻车简从，直趋鳌拜府邪，随身只带了张万强和魏东亭、穆子煦、郝老四、犟驴子几个人。魏东亭还是大不放心，几乎把索尼府里的亲兵全数带来，化装成老百姓，散在鳌府周围。

此刻，康熙兴致极好，他头上戴一顶黑色狐毛冠，身穿蓝缎子面的天马皮袍，外罩石青江绸面的马褂，一色的明黄盘龙套扣，显得精神抖擞，气宇轩昂。一千人在园中走走停停，康熙不住地指手划脚，说这边假山砌得好，那边亭子造得没章法。魏东亭几个人心里却捏着一把汗。

来到鹤寿堂对面水榭旁，台上的戏演得正热闹，抬眼看对岸时，几个侍候的丫环远远侍立在堂外东廊下。只鳌拜一人，穿着驼色绵袍，外套青缎马褂，足蹬皂靴，翘着二郎腿半依竹椅看得入神，竟似没有看见康熙一行。魏东亭欲招呼时，康熙一扯袖子止住了他，绕过池子径向鳌拜走去。

“相公安乐！”康熙忽然在背后说道。

鳌拜猛地一惊，回头见是康熙，一翻身起来，伏地叩头道：“老臣不知圣驾光临，未及迎候，望乞恕罪！”

“卿何罪之有！”康熙笑着扶他起来：“身子好吗？”

鳌拜挥手止住了戏台上的戏文，笑回道：“用了皇上赐的药，已是大见功效。”一边伸手将康熙向鹤寿堂里让。

魏东亭，抢前几步先进入堂内，细细打量里头的陈设。堂内的陈设也不甚豪华，靠墙一溜儿俱是楠木书架，大厅当中只摆一张檀木长几，周围散放着几张椅子，只门后不显眼处放有一人来高的镀金自鸣钟，算是室内最气派的奢侈品。迎门放着一张大木榻，铺着大红猩猩毡，两头压着两个泥金红绣毡枕，可依可靠、可坐可躺，无论何种姿势，都可看到对面水榭的全景。魏东亭暗道，“这老儿真会享福！”眼风扫处，却见西边枕下有些异样，疾步上前用手一摸，觉得有个硬硬的物件，抽出一看，却是一把冷飏飏、亮闪闪、寒气逼人的泼风长刀！”

恰好鳌拜、康熙二人联袂而入，见魏东亭手握长刀站在榻前，不禁惊呆了。穆子煦等三个人倒吸一口凉气，一齐将手伸向腰刀，目视鳌拜！

魏东亭抽出这把长刀，望着令人胆寒的锋芒问道：“中堂！这……这是何意？”

鳌拜并不惊慌，他抬起头苦笑道：“若是皇上预先知会，要驾幸奴才府邸，就这么一条，也就够治我灭门之罪的了。”

康熙一愣，随即哈哈大笑：“小魏子，你是个汉人，哪里知道我们的规矩！我们满州人刀不离身，身不离刀。——入关以来很少有人能像鳌中堂这样遵从祖制，朕正欲下诏切责呢——还不快收起来！”

魏东亭将信将疑，取出刀鞘合上，挂在靠近自己的书架上，这才惊魂初定，笑道：“我还以为中堂大人不想叫爷和我们兄弟回去了呢！”

“虎臣，有你这个赵子龙，还怕我这黄鹤楼吗？我早年从龙入关，不敢说身经百战，却也是杀人如麻。这半年卧病在床，常觉得如有鬼神惊扰。有人就教我这么个镇魔的方子，置刀于枕下以压邪。说也奇怪，倒是挺灵验的。不想今日却惊了圣驾。”

康熙摆摆手，不让他再说下去，自己顺势便坐了榻的西头。凭鳌拜如何桀骜不驯，此时也要装出彬彬有礼的样子，便自在下头一张椅子上坐定，叫道：“素秋！”

史鉴梅答应一声，姗姗而入，给鳌拜道了万福，惊异地抬头看了一眼上头坐的康熙，也蹲身施了一礼，垂手侍立待命，鳌拜吩咐：“看茶来！”鉴梅忙躬身道：“是！”抬脚便走。

“不用了！”坐在上首榻上的康熙开了口：“我和你主子议一件事便去。况且他在病中，我也在用药，不宜吃茶。”

鉴梅看了看鳌拜，并无收回成命之意，笑着蹲了身子打个万福，仍去了。康熙望着她的背影笑道：“连朕的话都不听，好厉害！”

鳌拜笑道：“臣以军法治家，她岂敢违命？再说她也不知您就是皇上啊！”

康熙默谋一阵说道：“朕来你府上，一来是瞧瞧贵恙；二来么，是与你议一下，西海弯子失火烧了御亭的事，巡防衙门的冯明君是有错的，朕以为下旨申饬一下也就够了，何必一定要降调呢？”

“西海子乃御苑重地，宫禁森严，竟然出了这等事，不但冯明君，就是老臣也难辞其咎，岂可擅自宽宥？”

“惩戒是可以的，”康熙坚持道，“罪不当重罚，罚重了，不能服其心。为此叫他出缺是过分了些，朕以为罚俸半年也就足了。”

鳌拜笑道，“八十两银子，那叫甚么惩戒！我朝奠基未久，无论奖惩，俱要从严，方能教他于后世。对冯明君臣不让他出缺，调他做个九门提督也就足了。”

“哦……”康熙问道，“现任九门提督是……”他好似一时想不起来。

“吴六一！”鳌拜心里暗笑，将身子稍稍前倾，答道，“太宗时就是有名的虎将。只可惜有人告他在南阳时，曾与前明唐王有甚么瓜葛，所以委屈至今。”

“这等捕风捉影之言，也竟有人相信！”康熙不由叹息一声。

“所以臣以为这个职位实在委屈了他，拟将吴六一调到兵部暂任侍郎。他出的缺由冯明君补上。”

这番话的确是无懈可击。康熙手里捻着朝珠沉吟不语，远远见鉴梅端了茶来，便起身道：“这又不是甚么急事，你先叫他们草一份诏书，朕再参酌罢。你今个也劳乏了，过几日再议。”说着便欲起身，“今儿还要随太皇太后去钟粹宫拜佛呢！”

鳌拜忙起身道：“还早呢！拈香要到戌时，皇上轻易不来，今日一到，满门荣耀，哪能连茶都不用一口？”见鉴梅已经进来，便道，“素秋，这便是当今万岁爷，还不赶快奉茶！”

鉴梅听见说，急忙跪下，双手将托盘举到头顶上，右腿膝行近前说道：“奴才方才不知是万岁爷驾到，这里再请金安！请用茶！”

“罢了，”康熙道，一边伸手从上面端起茶来，“不过朕这几日正在用药，忌茶。美意难却，朕观赏一番也就是。”

鳌拜道，“不妨事，圣上虽极尊极贵，只怕也未曾尝过这个茶。”他似乎不在意地端起其中一杯，呷了一口道，“此茶名曰‘女儿茶’——”康熙方听一句，失声笑道：“女儿茶有什么稀罕的，明儿叫张万强送一担来赏你！”

——啊，此茶又名‘闺女茶’”。鳌拜又补上一句，“是从杭州君山上采来的。春茶吐尖时，由闺中未聘之女，清晨冒露踏霜，选取上等尖旗数片，采得之后噙于口中。只有佳婿娇客初登岳家之门才能尝尝。余者连见也难得一见。臣先时督师江南，出重金数千两，仅得二斤有余，大内又到何处寻得一担来赐臣！”

鳌拜讲得煞有介事，鹤寿堂中众人听了无不咋舌。

“真是闻所未闻！”康熙笑道，端起杯来仔细端详，疑惑道：“也不见得如你说的那样！”

鳌拜哈哈大笑：“亏你做了皇上，竟不会吃茶！——此茶与常茶不同：一遍冲下味淡明洁，二遍清香色郁，三遍冲下旗开叶展、红云漫杯。再饮第四遍也就无趣了。”一边兴致勃勃他说着，一边品尝手中的茶。连穆子煦一干粗人也听得目瞪口呆。

康熙尚在犹疑，这杯茶吃还是不吃？却见魏东亭笑吟吟地上来请安道：“闰茶无丈夫，奴才无妻室。求主子将这茶赏赐奴才饮了吧！”康熙笑道：“也罢，”魏东亭单膝跪地，双手接杯，仰起脖子一饮而尽，笑道：“也不用二遍三遍地冲了！”

“好！”鳌拜不无感慨地道，“魏大人可谓快人快性！倒不怕吃了女儿茶，五更见罗刹！”魏东亭笑道：“中堂大人尚且不怕，我魏某有何惧哉！”

康熙抬头看了看天色，道：“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去吧，省得太皇太后惦记着。”

“也好！”鳌拜正色道：“圣上今日驾幸奴才府，真是蓬筚生辉，奴才的沉痾竟也痊愈了，这都是皇上恩泽所致。再过数日，奴才当入朝视事，再谢圣上的隆恩！”

康熙也欠身说道：“先帝所遗四位辅政大臣，眼下只有你一人得用，且安心养病，善自珍重。”说完，康熙便带着五个人扬长而去。

四十五 庆封爵鳌府张灯彩 领密诏督衙擒叛逆

连着几场冬雪过后，接着又是连绵的春雨。屈指算来，康熙登极已是第八个年头了。万木萧疏的北京随着节令更替，又悄悄地复苏了。

伍次友睡了一冬的热炕，乍换了板床，觉得冰凉，不由想起一句俗话：“南方人比北方人会吃，北方人比南方人会住，真是一点不假。”他本想再睡几天热炕，却见何桂柱带了几个人来，七手八脚地要拆炕，反咽了回去没有再提，便道：“你们别拆，我看这凉炕也好。”便把一张矮几放在炕上，焚了两根香，盘膝坐着，拿了一本书看，随手在上边圈点批注。忽听有人轻声唤道：“大哥用功呢！”伍次友抬头看时，明珠已经进来，看上去，这一冬，他调养得很好。身体虽仍孱弱，但精神已经复原。便拍着炕沿笑道：“你和柱儿一块儿来的吧，请坐！”

“‘红袖添香夜读书’，大哥此刻只缺婉娘在这儿侍候了。”明珠笑道，袍子一撩，便坐在伍次友的侧面。迷虚着眼瞧时，见伍次友手里拿着一本《太公阴符》。笑道：“大哥看书越发杂了，难道不准备再进场会试，要带兵打仗不成？”

伍次友笑着摇头道：“我这个人信孔孟，也信庄子。心热时便信孔孟，心凉时便信庄子。三十四岁三进考场，终不能得意，反遭人害，功名二字越发淡了。如今只想教好这个学生——龙儿要学什么，我便教什么。”

“这龙儿也是，”明珠笑道，“学这么杂做什么用？”

“我也不太明白——不做官读这些书也用不上，朝廷难道会让布衣公子领兵出征不成。所以只在书上拣些有益的陶冶情性的批点一下，讲书时多说说罢了。”

“大哥的学问那是没说的了。”听伍次友这么一说，明珠心里倒是高兴，“只是做了帝师这几年，竟连一些儿蛛丝马迹也未察觉到，也够憨的

见明珠微笑着沉吟不语，伍次友便收了书，很认真他说道：“明珠兄弟，你在想甚么？想翠

姑么？你们的事也就该办的了，不凉不热的算什么？”明珠脸色一沉，摇头道：“大哥，你不知道，翠姑已经过世了！”

“真的！”伍次友大吃一惊，身子一跳，几乎要从炕上站起来，“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一声？”

明珠叹道：“一来，人死不能复生，二来也怕大哥病中听了吃惊。我在柱儿这里取了三百两银子给她办了后事，只瞒着大哥。——她一个烟花女子，我也算对得起她了。”

“这是什么话？”伍次友对明珠后边那句话听得很不受用，勃然变色道，“你不也曾是个冻毙的乞丐么，你读了圣贤书，对人的身份怎能这样看待？”

“大哥教训的是，”见伍次友动了气，明珠才意识到刚才说话太不检点了，这两年得意之后，很怕别人提起自己那一段乞丐历史，但是在伍次友面前，也不好说什么，只得点头赔礼，“其实我心里何尝不难过，说来她还是为我……”

伍次友没有再说话。他隐隐地觉得，这个结义兄弟，在飞黄腾达之后，想事、做事、说话都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明珠也没有说话，他心里很不痛快。眼前这位大哥，曾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又当着皇上的老师，是个不能得罪的人。可是，龙儿就是皇上这层窗户纸，迟早是要捅破的，看皇上的意思，还想把苏麻喇姑许配给他。苏麻喇姑在皇上和太皇太后跟前，是极其得宠，说一不二的，如果她和伍次友结成夫妇，以他们俩在皇上心里的特殊位置，还有我明珠的前程吗？今日我一句话说不合适，他就这样教训哦，将来……他不敢往下想了，一个新的主意。忽然闪过明珠的心头……

外面不知何时起了风，挟着微雨，打得窗棂沙沙作响。二人静静听着，都觉得身上一阵阵发寒。

忽然，门“吱”地一响，魏东亭一步跨了进来，笑着说：“哎，这是怎么了，兄弟两个泥菩萨似地对坐参禅。”

伍次友勉强笑道，“请上来坐罢。”

魏东亭一欠身也坐在炕沿边，压抑着内心的激动道：“告诉你们个信儿，今儿圣上明谕，晋封鳌拜为太师，一等公。方才从那儿过，鳌府正大摆筵席，张灯结彩，照得白天一样……贺喜的轿子、轿车摆得满街都是。”

明珠连忙接过话头，“伍大哥心里正烦，不能捡着好事说儿件？”

伍次友淡淡说道：“也没有什么烦的。年前我就说鳌拜盛极难继，这一加封，恐怕他就要完了。据我冷眼瞧，要么皇上绝顶聪明，要么便有极高明的人指点。”

“怎么？这话怎么讲呢？”魏东亭瞪大了眼睛盯着伍次友，明珠也道：“大哥这话我也难懂。”

伍次友笑道：“这有甚么难懂的。鳌拜近来养病在家，无尺寸之功，朝廷为何加封极品？按他的本心，如能吞掉皇上，早就动手了。此等无功之禄，他居然受之不疑，真叫作当局者迷了！”

魏东亭和明珠二人疑惑地对望一眼。伍次友的这些话未免太玄，大巧合了！伍次友看出二人的诧异，笑了笑：“二君何必认真！我不过据理而断。你们天天回来都讲朝中的局势，就不许我也议上几句？”

九门提督吴六一这几日正紧张地筹备他公子的汤饼大会。吴六一婚媾甚晚，夫人庆氏头二胎生的皆是女孩子，直到四十三岁，才产下这个麟儿，高兴自不待言。宴客三日，仅请帖就发出二百多份。可怪的是，所请的一个外客也没有，都是他的故旧，或新任将佐。但他一向行事乖张，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下午未牌时，客人陆续都来拜贺，东西廊下五光十色地摆满各家的礼盒。吴六一概纳不辞，家下人等无不诧异：老爷平素以廉洁自许，平生除查伊璜之外，并不受任何私礼，今儿怎地

一反常态？

客人们也有不少是伦昔日的部下，现在都在京华各衙。有的在禁军当差，有的品秩早就超过他了，但仍对他十分礼敬。他们来了，只寒暄几句，或是将礼单一呈，便说：“有要务在身，晚前不能与席，务请海涵”之类的话告辞而去。吴六一心知他们还要到鳌拜府去应酬，只是也不揭破，笑容满面地与他们应付，然后一一送走。临到入夜时分，除了魏东亭算是外来客人，其余的全是属下的一群副将、参将、游击、千总，这些人因为未获钧令不敢擅离。

“诸位！”吴六一见大家已安席坐好，便从主席上站立起来举一大觥酒，操一口不南不北的口音，抑扬顿挫他说道：“今日为小儿做汤饼会，承蒙各位赏脸，我瞧着多是十几年来跟着我一起滚爬出来的兄弟，真是不胜欢欣！”

坐在第一桌的刘参将起身将手一拱道：“军门！今日的汤饼大会承蒙魏大人光临，这是魏大人瞧得起咱们提台，没去攀高枝儿，来来来，兄弟先敬你一杯！”说完斟满了一大杯酒双手递了过来。满庭将佐也齐声敦促：“魏大人乃天子近臣，难得光临，就请魏大人先为少公子纳福！”

“好！”魏东亭见吴六一手下将军个个英姿豪爽，很对自己的脾胃，举杯一饮而尽，亮了杯底道：“兄弟勉占先杯，各位请！”

于是觥筹交错，唵五喝六。一厅之中唯上首铁丐左一杯右一杯，神气自若地吃酒。何志铭陪着魏东亭坐在席侧，不住地劝酒夹菜。

酒至半酣，吴六一脸上微带酡颜，说声“方便”，便辞了众人出去。除魏东亭外，谁也不曾留意他的这一举动。何先生见魏东亭发怔，一边起身斟酒，一边低声耳语道：“魏大人，我们军门要先发功了，迟了怕来不及。”魏东亭的心猛地往下一沉，酒涌了上来，心头突突乱跳，强自镇静，点头笑道：“果然是名不虚传了，‘铁’得很！”

说话间，吴六一已经返回客厅，只见他头戴红顶簪缨，身穿江牙海水袍子，腰间系一柄长剑，脚蹬一双簇新的黑缎宫靴，一摇三摆地走进来。最显眼的是罩在补服外头的黄马褂，在灯光照射下金黄耀眼。吃酒的众将预感到要出什么大事，都停住了杯，呆愣着看他们的主将，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大厅上四五十个将佐呆若木鸡，看着铁丐旁若无人地走到中间。他一言不发，脸上肌肉一抽一颤，目中凶光四射，将手一挥，早有三十多名全副戎装的校尉，“唰”地散布开了，封住大厅所有通道。

“请王命！”

铁丐一声令下，将军们立刻起身退出席位，鸽立两旁。后边护持王命旗牌的几名校尉“扎——”地一声吼叫，慢慢抬出一座用紫檀木雕镌的玲珑龙亭。中间供一面明镶黄边的宝蓝色令旗，上面用满汉两种文字写着一个黄色“令”字，这便是世祖大行皇帝特赐吴六一的王命旗牌了。龙亭一落，刘参军领衔，高唱一声：“万岁！”喳地一声跪了下去。下余人等也都跟着高呼，行三跪九叩之礼，伏地静听号令。

“李一平、黄克胜、张一非、刘仓四人曲奉好佞，结党营私，乱军乱政，图谋不轨——左右拿下了！”

“扎——”

四个人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几个如狼似虎的校尉恶狠狠地走上來，两个擒一个，熟练地将胳膊向后一拧，一眨眼功夫就被捆得结结实实。

李一平是实缺副将，与吴六一——样的品秩。此时他被吴六一的威势吓住了，等清醒过来，忽地一跃而起，拧着脖子问道：“你说我们曲奉奸佞，图谋不轨，有何凭证，这是在京都，不奉诏你就想杀人，没那么容易！”

“搜他们！”吴六一听而不闻，指着几个被擒的人命令戈什哈。

一搜就明白了。李一平身上除了一柄锋利的匕首外，还有一包散药。魏东亭跟着史龙彪几

年，耳濡目染，搭眼一瞧就知是毒药。笑了笑坐下，深深舒了一口气。再看张一非和刘仓，也都穿着内甲护身，各藏着一柄短小利刃。不问自明，他们赴宴前已商定好了。只有黄克胜身上没有搜出甚么来，呆呆地站着不语。

吴六一顿时勃然大怒，嘿嘿冷笑道：“何先生，拿出名单来念，念一个拿一个！”

“是！”何志铭当庭忽地站起，黑豆似的双眼闪着亮光，从袖中取出名单朗声宣读。一共十一个人，都被校尉门绑得像米粽一般，一搜身，竟有八人带着凶器！

“好！”吴六一狞笑一声问道：“怀里揣着这等东西来赴宴，也算独具贼胆！你们还有何话讲？”

“匕首乃防身之物，毒饵是用来药兔子的！”李一平大声喊道：“就算是来杀你，难道就是图谋不轨？”

“哼哼！”吴六一冷笑一声，气自丹田而出，更显得凶横无比。他仗剑走至李一平身边道：“本欲取了你的首级，可你死了连个兔子也不如；若留下你的舌头还多少有点用处——来啊！”

“扎！”廊下校尉雷鸣般地应道。

吴六一忽地挺剑，横斜一刺，长剑直贯张一非、刘仓腰胯。二人惨叫一声，噗地翻倒——然后猛地拔出血淋淋的剑来，轻松自如地地靴底上正反二蹭，从容插入鞘内，“将尸体收了，明儿给他们的家属送去赙仪三千两。”

厅中众将见他凶横无比又是王命斩将，无一人敢出来相劝。

“黄将军！”吴六一阴笑着转过脸说道：“你的事体不明，暂回后堂厢房歇着，真地冤了你，铁丐自当负荆请罪！——几位带暗器的游击千总兄弟请到西边厢屋里，我给你们另备一席。没带凶器的都跟着黄将军去！”说着一挥手，拖尸的拖尸，带人的带人，眨眼儿功夫便收拾干净了。

“公事了了，咱们再接着饮酒！”吴六一伸了个懒腰，呵呵笑道，“诸位，来呀来呀，不关你们的事，咱们吃酒嘛！”

尽管他帐下众将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将军，几时见过这种阵仗？一时如同吃了吕太后的筵宴，肉跳心惊，软着腿各自归座。何志铭这个幕后谋士忙举杯把盏道：“诸位将军！为少公子长寿，干杯嘛！”

方才说得一句，忽然外边一声递一声传进来，“圣旨到！”吴六一笑对众人道：“我倒不防来的恁快！你们且坐着安心吃酒，我去接旨！”使命：“放炮迎旨！”

这边“咚咚咚”三声号炮响过，泰必图满面笑容捧旨进来，道：“铁公，我今日成了报讯的喜鹊，上午给鳌太师颁发恩诏，晚间又给你来送圣旨，一会儿喜酒是要讨吃一杯的！”

吴六一哈哈大笑道：“这个自然！”说着便吩咐铺摆香案。里边众将军哪里还吃得下酒，一个个停著住杯，侧耳细听。

泰必图见吴六一和颜说色，毫无紧张戒备的神色，心早放下一半。只等香案摆停当，便踱至上首，面南而立，缓缓展开诏书读道：

奉上谕：着吴六一实领兵部侍郎缺，并加尚书衔，给双眼花翎。

所遗九门提督一缺，暂由李一平署领。钦此！

厅内众将听到此旨无不大惊失色。只东厢房里被捆着的李一平心中暗喜，无奈口中塞满了麻胡桃，出声不得。

吴六一叩首接旨在手，也不捧读，嘻嘻笑着对泰必图道：“公事已了，吃喜酒。来，给泰大人洗尘！”

一个校尉双手奉盘端了酒出来。泰必图立饮一杯，笑道：“请李大人出来，大家共贺一杯。”话犹未完，忽地嘎然而止，原来吴六一正在捧读诏旨，脸色愈来愈阴沉。

“泰公！”吴六一单手掂了掂诏书问道：“怎地不是皇上亲笔所书？”

“除了特旨，哪有亲写的？都是翰林拟了，再交上书房转请皇上过目用印。”泰必图愕然道，“我有几个脑袋，敢用假诏欺君？”

“不对了！”吴六一突然脸色一变，怪目圆睁，连声音也显得额外刺耳，回头招呼厅里吃酒的将官们：“都出来！”

将军们被今晚的事弄得糊里糊涂，听到叫声，便都挨次而出，躬身垂首立于廊下。

“我有一言，诸将静听！”吴六一朗声说道，便从怀中取出密诏说：“放炮接旨！”须臾便听石破天惊般三声巨响。火光浓烟起处，西厢房已被炸为一片平地，怀揣凶器前来吃酒的八名游击千总已被崩为灰烬！廊下众将个个吓得面无人色，俯伏在地高声呼道：“万岁！”

吴六一当众宣读了密诏，大喝一声道：“皇上亲笔密旨与我；九门提督一职，不奉亲笔圣谕概不奉诏！今日泰必图侍郎前来降旨，却是上书房所草：这就蹊跷了！”说着将两份诏书传给诸将：“你们都瞧瞧！”

泰必图早吓得两腿簌簌发抖，忙堆起笑来道：“下官并不知皇上有此密诏，想必是上书房弄错了。回头查一查就清楚了。吴公今晚便不奉诏也罢。”

“泰公，你难道不知我吴某混名叫铁丐么么？”吴六一笑道，“‘铁’者，其一。心如铁，‘丐’者，索取无已也。既来了，想走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是兵部堂官，你再厉害不过是我的属下，待要怎的？”泰必图知道今日之事不能善了，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

“也不怎么样，”吴六一笑道：“你与李将军一路，且在敝府东厢房忍耐一时，明儿事体弄清楚了，我自与你赔情好了！”说着手一挥道，“拿下！”

“大胆！”泰必图到底是兵部侍郎，一声大喝，几个校尉面面相觑，僵住了不敢动手，铁丐怒极，“唰”地一声取下佩剑横挺在手，大喝道：“拿下！”校尉们再不敢怠慢，上前推着便走。

“慢！”魏东亭格格笑着从厅里走了出来，“请泰侍郎给鳌中堂写张条子。”

“写什么？”泰必图见魏东亭也在此，知道大事已去，颤声问道。

魏东亭一抬手，厅里一个小厮捧出笔砚就着台阶铺好，“你写，写下‘丐事已谐，按计行事’八个字即可。”泰必图无奈，只好抖着手写了几遍，魏东亭才满意地笑对众将道：“几位兄弟太斯文了，泰侍郎这样进去，岂不叫李将军眼红，也请安置了的好。”

铁丐只一点头，校尉们便也照李一平的榜样，将他捆送到东厢房。

处置完毕，天色将亮，正是五鼓漏尽时分。时间已相当紧迫，魏东亭笑谓吴六一：“将军办事真爽快，不过还有一事，要请将军鼎力相助。”

“什么事？”

“除照咱们前夜议定的办外，还要偏劳何先生出一趟险差。”

“我？”何志铭见点到自己，有点莫名其妙，见魏东亭晃了晃手中纸条，立时明白过来。踌躇之下，嗫嚅道：“我泊力不胜任罢？”

“你的计十分周密，这件事非你不可。”魏东亭笑道：“诏书一下，你就是兵部主事，赏侍郎衔的了，能空着手儿见主子么？”

何志铭道：“我倒不是不敢去，鳌拜这人疑心最重，只怕三盘两问，误了主上的大事。”

“志铭！”吴六一慨然道，“这盘棋只有咱们合手应心才能下好，不可心疑，不可手软。大丈夫成败与否在此一举！”

何志铭听了这话，双手高高一拱道：“那兄弟就勉从其命罢！”说完，便去换了一身青衣，袖了纸条长捐而别。

四十六 何志铭舌战公爵府 康熙帝亲布铜网阵

为庆贺鳌拜被加封为太师一等公，鳌府张灯结彩，大摆筵席，觥筹交错地闹腾了大半夜，二更时分鳌拜推说身体不适，独自折回鹤寿堂。班布尔善、讷谟、穆里玛、济世、葛褚哈几个人也跟着进来都聚在这里议事，静候泰必图的佳音。

“真急煞人！”葛褚哈道“派去的探马一点消息也送不回来。九门提督封了一条街，谁也进不去，也不见一个人出来。”

“泰必图定是得手了。”济世道。

“那吴六一封街是什么意思？”鳌拜沉思道：“吴铁丐一向与我不睦，就怕这十万银子买不下他的心！”

济世听了笑道：“大师放心，十万银子，外加个兵部侍郎，足够了。莫忘了他是个乞丐出身！这封街正说明他双方都不介入。

“也不见得，”坐在一旁久不作声的班布尔善开了口，“不见泰必图回话，咱们的事一定要另作安排。”

葛褚哈涨红着脸，将爷一挥道：“将午门封了，玄武门锁死，让他九门提督变成七门提督。咱们在里头干事，他能碍着什么？”

班布尔善拊掌称赞：“此计甚好，真是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他兴奋地站起身来，“咱们只要在大内得手，莫说铁丐，就是钢丐也得掂量掂量！”

正说着，门官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也不行礼，径直走到鳌拜身边耳语几句。鳌拜面露喜色，吩咐道：“叫他进来！”一边转脸对众人道：“好了，泰必图那边有人送信儿来了！”大家立时安静下来。

堂上众人瞪大眼睛朝门外观望，只见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跟在戈什哈的身后，走了进来，这书生虽然貌不惊人，却是出奇地沉着镇静，撩起他的长衫，飘然而入，见了鳌拜躬身一揖道：“何志铭受人之托，来给公爷道喜。”说着又从容对大家团团一揖道：“众位大人安好！”

鳌拜见他神情倨傲，长揖不拜，先就有几分不痛快，仔细瞧瞧，又十分面生，心中不觉生疑。双眼盯他看了好大一会儿，方才问道：“是泰侍郎差你来的？”

“是。”何志铭道，说着将泰必图的亲笔条子双手递上。鳌拜拿在手上只略过一眼便递给班布尔善，又问道：“你知道这条子上写的是甚么意思么，”何志铭黑豆眼眨了眨，又狡黠地微笑道：“条子上意思很明白，太师自己也懂得，何必由我何某明说呢！”

讷谟见这个奴仆模样的人竟敢如此无礼，“啪！”地将案一拍，喝道：“放肆，不许你如此张狂！”

“呵呵呵呵……”何志铭仰天大笑，“这位大人，好无见识，大凡欲得天下的人，莫不礼贤下士，岂不闻士贵而诸侯王贱么，何况在座的诸公都将有求于我！”

班布尔善站起身来，觑着眼瞧了瞧何志铭道，“眼生得很！足下怕不是泰必图府上的吧，”

“再说一遍，在下何志铭，铁丐将军帐下的幕僚。”说罢，复笑道，“怎么，我便不能来送信么？”

“何志铭——”班布尔善翻着眼故作沉思。

“你不是班布尔善大人么？”何志铭道，“你好大的忘性！你派人送去的十万两银子交给谁

了？”

“哦，是交给你的！——”

“你以为那十万两银子就可以打发一个讨饭的么？”

“哈？”班布尔善打量一下何志铭，道，“打发不了又怎么样？”

“如果把那十万两银子，往小皇上那里一送，那么鳌太师再带上你班大人，还有在座的诸公，一古脑儿就要上西市去赴宴了！”何志铭的黑豆眼睛滴溜溜一转，用手比划了一下脖子，“一声破鼓响，两片碎锣敲……‘喳’地一刀！”

听到这里，鳌拜忽然冷冷说道，“也未见得，这会儿我倒能先叫你试试刀！”说着斜睨了一眼众人。穆里玛、讷谟、葛褚哈“嗖”地拔出刀来，恶狠狠盯着何志铭。班布尔善压低着嗓子问道，“你来此何意，难道是专为耍笑我们吗？”

何志铭直盯着班布尔善的眼睛，半晌方道：“你们既然这样待我，不肯取信于我，我说了，又有何用！如若相信，当以礼相待；如不相信，杀了就是！”

班布尔善脸色一变说道：“不能信你，推出去！”

葛褚哈猛扑过来，架起何志铭便走。何志铭骂道：“滚开！我自己会走！”站起身来，转身便去。

“回来！”班布尔善忽然叫住，干笑一声，“没那么便宜。快说，你来干什么？”

“讨封！”

“讨封？讨甚么封，我不是已经给你十万两银子吗？”

何志铭忽然松弛下来，嘻嘻一笑：“你的十万两银子，我分送给吴大人帐下几位得力的将军。我现在倒一文莫名。你的泰必图侍郎如今坐镇提督府。吴六一成了阶下囚。我何志铭内负叛主之情，外负背义之名，谁料你等竟是如此狗窃鼠偷的小人，成不了什么大事！”

这番话说得众人瞠目结舌。连鳌拜也没有想到，何志铭那笔银子这样使法，来人可算得上是位胆识俱全的谋士。班布尔善也不禁暗想：“当初倒不如将九门提督一职许了这人呢！”

鳌拜显得异常激动，将班布尔善手中的纸条取过来，又仔细地审视一遍，确认是泰必图手迹无疑，口中赞道：“好样的，倒看不出你真有两下子！”他踌躇满志地背手在地下踱了两步道：“不过我如今也能许愿，事成之后，赐你做个吏部尚书，如何？”

何志铭躬身施礼随，“何某不过顺天行事。志铭夜观天象，见荧惑星冲犯紫微星，帝星更位。这是天意所在，违之不祥——太师公当应在此兆。愿事成后天下得以太平，苍生能享安乐。到那时我何某披发入山，得以终老也就足了。”

“为什么呢？”鳌拜惊问。

“吴铁丐是我旧主，如今义断情绝，天下人如何看我，我又有何面颜再见故友？”何志铭说着，眼圈儿早已红红的了，事至今日，我亦追悔莫及。但求事成之后，祈求鳌公宽免吴大人一死，我的心愿也就足了！”他说得情真意切，十分动人，连穆里玛、葛褚哈也被打动了。

“铁丐这人，用之一方不失为好官，”鳌拜也叹道，“我岂肯置他于死地，先生尽可放心。”

何志铭见大功告成，眉见喜色，长揖到地说道，“如此，告辞了！那边衙门并不安定，下头兵士还不知衙中事变，上头将佐们也难免有人不服。泰大人、李大人正全力防范，所以特命志铭只身送信——我还得赶回去帮助料理。”

鳌拜满心狂喜，强自按捺着道，“有劳先生！告诉泰、李二位将午门、神武门封闭，叫他们一定要沿途戒严，千万不能走漏消息。”

何志铭微微一怔，问道：“九门提督的职位到手，满北京都是太师的人，何必要封午门、神武门呢？岂不自断策应之路。”

鳌拜笑道，“午门内之事，我自能料理。何心兴师众，弄得满城风雨？”

“不然！”何志铭道，“泰、李等将军，还有在下的身家性命均系于此，我们哪能坐视不管？一旦有变，也可援救。万全之外再加万全，方是上策！”班布尔善也忙道：“何先生说得对，万全之外再加万全！还是让他们进入大内策应一下的好。”

屋内人的情绪顿时活跃起来。有的说应把天兵带进文华、武英二殿；有的说最好在上书房一带作埋伏；有的则干脆提议埋伏在乾清宫两侧的厢房里；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最后还是鳌拜说，应设在中和、保和二殿，有居高临下之势，同时两侧朝房中也可藏伏一部，议了半个时辰才定了下来。

这一夜通宵不眠的人实在多。此刻康熙半躺在养心殿的御榻上，目光炯炯地盯着上边的藻井。苏麻喇姑和太监张万强二人挨次坐在下首脚踏子上，也是沉思不语。殿内数十盏烛火照得通亮，殿外廊下侍立的宫女太监也都一声不响。康熙、苏麻喇姑和张万强都十分清楚，一场急风暴雨即将在这数百年浮沉不定的宫廷里爆发。下午在太皇太后面前谈话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是在慈宁宫，康熙屏退了所有的太监宫女之后，跪下对太皇太后说的话。他说：

“儿皇不能做阿斗，儿皇不能做汉献帝，儿皇也不能做后周的柴宗训！儿皇要自己主宰天下，做一代令主！我要诛奸除凶擒拿鳌拜已定在明日行事。”

“皇帝都准备好了？”太皇太后镇定地说，“这事只在早晚，是一定要办的！”

“祖母，自我列祖列宗开创大清基业以来，从未听说过有这么胆大妄为的臣子。”

“鳌拜身受先帝不次之恩，身为托孤重臣，近八年来欺凌同僚，杀害辅臣，践踏朝纲，咆哮金殿，中外臣工无不侧目而视，‘若容这等乱臣贼子立于朝堂，我大清江山，迟早要落入鳌拜之手？’”

见大皇太后频频点头，康熙鼓足勇气又道：“圈地一事，祸国害民，原是先朝弊政，先爷粗定天下后，就曾有意废止。儿皇秉承遗训，多次下诏停禁。鳌拜胆敢依仗权势，肆行无忌，竟将皇庄土地一并圈人镶黄旗下。上三旗内常常因此屡生事端，平民百姓背井离乡，四处流浪或为盗为贼，或为南明余孽所诱，与我大清为敌。”

这番话说到痛心之处，义正词严，连太皇太后这样久历政治风险的人也听得心摇神动。

跪在一旁的苏麻喇姑忍不住也开口说道：“还有，鳌拜公然假传圣旨搜查大臣府邸、围剿民家宅院，意在弑君自立！”

“且不说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单就他不经诏命、擅搜大臣府邸来说，已是罪无可赦。”

说到这里，康熙抬头看看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此时十分激动，满头白发都在微微颤动。她扫了一眼康熙，坚定地说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过此事至大至重，皇帝要谨慎从事，周密安排。”

“是！儿皇已作了安排，没有敢惊动老佛爷。今日事不得已，特预先告知，但胜负未决，恐遭不测。儿皇想请老佛爷暂时起驾奉天，回避几日，待大局稍稳，儿皇再亲迎鸾驾归京！”

太皇太后摇了摇头道：“皇帝，这是你的孝心，我很受用。但是我哪里也不去！我已下了懿旨，密令驻热河八旗，星夜入京勤王，两三日内就可到京！”

康熙没想到这位不动声色的老祖母竟已密调军队来京，顿时精神大振：“儿皇谢太皇太后大恩！”

太皇太后满眼是泪，激动地说：“我十四岁进宫，从你祖父到你父亲几十年，甚么大风大浪都经过。”

康熙见老人如此决绝，想到明日一场背水之战，不禁打了个寒战：“老佛爷尊意如此，儿皇也不敢违拗，万一事有不谐，请老人家尽往儿皇身上推便了……”说罢嚤嚤啜泣，苏麻喇姑也五内俱裂，只是不敢哭出声来。

……回想到这里，康熙从榻上一跃而起，吩咐道：“启驾奉先殿！”

于是苏麻喇姑和张万强二人执灯前导，康熙也换了一身太监服，混在里边跟着，自月华门穿

日精门进慈宁宫。乾清宫后的禁军还以为是守夜的太监，并未盘问就放他们过来。从慈宁宫到毓庆宫的北墙有一个角落，苏麻喇姑在这里捺了一下消息儿，半堵墙竟无声无息地开了个缝，只容一个人通过，等康熙几个人进去，复又缓缓合住。

进了毓庆宫，康熙使命吹熄了灯。三人顺着殿东墙悄悄向南，只要跨出了南门，便可神不知鬼不觉来到奉先殿了。正走着，忽然从殿角大铜鼎后边闪出一个人来，苏麻喇姑吓得倒退一步，几乎叫出声来，张万强身子一挺，向前跨出一步护在前头。

“孙殿臣么？”康熙低沉有力地问道。

“奴才孙殿臣在此迎驾！”

“这儿都准备好了么？”

“奴才不敢怠慢！”

“这可是机密大事！”

“是，谨遵圣旨。三名工匠各赏银一千两。现将他们关在大内酒窖内，并服了药，三日内是醒不了的！”

“好！”康熙道，“你就守在这里，朕去去就来！”黑地里虽瞧不见面容，但听声气，便知他极其镇静。三个人穿过静悄悄的毓庆宫，折转向东，这里便是奉先殿了。

这奉先殿原是清室祭祖用的，除非大祭大奠，平时只有几个老内侍守候，倒是一个冷清去处。刚走到门口，里边穆子煦早已迎了出来。康熙就在殿门口换了吉服，头上端端正正戴了一顶天鹅绒纱台冠，上身穿石青江绸夹褂，外套一身簇新的明黄缂丝夹金龙袍，单金龙褂下悬着一柄嵌金蟠龙宝剑，足蹬青缎凉里皂靴，项挂菩提朝珠——一副御朝大典的装束。苏麻喇姑和张万强二人忙了好一阵子，才打扮停当，退后一步，请康熙进去。张万强和几个老内侍在殿角房内，苏麻喇女放心不下，径自到奉先殿外望风去了。

康熙昂然按剑，大踏步上前推开殿门，一脚跨入，不禁愣住了。殿外看着鸦雀无声，殿内竟是灯烛辉煌，凡窗棂透光之处均用夹被严密遮盖。——更令人惊讶的是，太祖太宗的画像下面，放了一张椅子，高高坐着盛装服饰、神色肃穆的太皇太后。——底下以魏东亭为首，并排跪着穆子煦、犟驴子、郝老四、狼谭等，十六个毓庆宫侍卫跪在第二排，连行后来陆续选宫里的小侍卫共有六十余人，整整齐齐跪了半个殿。

康熙心里不由得一阵激动。啊，有皇祖母坐阵此事，我一定办好！

四十七 贪钓饵螯拜入天罗 驱螳螂班布做黄雀

奉先殿里，康熙皇上正了正衣冠，先向列祖列宗神位敬香礼拜，然后向太皇太后叩头请安。礼毕，回身厉声叫道：“魏东亭！”

魏东亭一跃而起，向前跨了一步俯伏在地：“奴才在！”

“朕委你的差事可办好了？”

“奴才启奏万岁：九门提督吴六一将于卯时率部进宫，把守太和、中和、保和三殿要津，静待我主号令！”

“好！狼谭。”

奴才在，从今天起封你为毓庆宫总领侍卫，身份与魏东亭等一样。跪上前来！”

“扎！”狼谭高声应道，跪着向前跃进。

“诸位壮士！”康熙朗声说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贼臣鳌拜专权欺主，擅杀大臣，圈换民地，涂炭生灵，其心险恶，其罪难赦！”

说到这里，康熙的脸涨得通红，回头看了看太皇太后，接着又道：“当今社稷垂危，有被鳌贼篡夺之虞。朕每念及此，五内如焚，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中夜推枕，绕室煎虑。朕决意借祖宗在天之灵，擒拿鳌贼。列位壮士皆是我大清忠贞之臣，望能奋发用命，卫我朝纲，靖我社稷！”

下面跪的二十名侍卫听到这里，早已热血沸腾，群情激昂，齐声答道：“臣，谨遵圣谕！”

魏东亭膝行向前奏道，“自古忠臣烈士，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臣等岂敢惜身而与国贼共戴一天！主上请降圣谕，臣等虽赴汤蹈火，也决无反而！”

君臣二人慷慨陈辞，使殿内的人激动得泪光满面，庄严肃穆的大殿上，气氛立时显得悲壮而又紧张。康熙回身向太皇太后恭施一礼道：“请太皇太后慈训！”

“热河勤王之师三十万，旦夕可至。众位放心去做！”太皇太后心平气和地道。她一下子将兵力夸大了十倍，众人听得十分振奋。忽然她提高了语调“我老婆子就坐在先人灵前，瞧着鳌拜老贼头悬国门！鳌拜力大狡诈，众位要全力应敌。”

康熙按剑而立，满面肃杀之气：“众位壮士放心，若有不测，吾敬尔母如朕母，待尔妻如朕妹！”

“谢万岁！”众侍卫一齐叩首低声答道，“臣愿拼死向前！”

“拿酒来！”康熙大喝一声。

话音方落，奉先殿一个老太监双手高擎着一只盛满玉酒的碗，走上前来跪下。康熙“噌”地拔出宝剑，向自己左手轻轻一抹，鲜血如注流进碗内。魏东亭和众侍卫叩了头，也各自咬破中指，将血滴进碗中。

康熙接过大碗，先向地下轻洒了少许，举起碗来喝了一口，然后递给魏东亭，其他各人也挨次喝了。饮毕，将空碗奉还给康熙。

康熙正待发话，忽见索额图戎装佩剑匆匆上殿，躬身奏道：“万岁！吴六一已打着泰必图的旗号亲率大兵进宫。”

“好！”康熙将手中大碗狠狠地向地上摔去，“当”地一声，摔得粉碎。他单脚踏椅，左手护膝，右手按剑，嗔目大呼道：“朕下特旨：着御前一等侍卫魏东亭全权领命，擒拿权奸鳌拜。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有抗旨者，格杀勿论！”

众侍卫一起跪下大声而有力地回答：“扎！存抗旨者，格杀勿论！”

在激昂、壮烈的气氛中，魏东亭带着侍卫们，分头准备去了，康熙辞了太皇太后，留下苏麻喇姑在这儿侍候，便带着张万强又悄悄地回到了毓庆宫。

杀机四伏的紫禁城，迎来了旭日初升的黎明，乾清宫依然是一派平静气氛。自顺治初年起，这里就是皇帝召见大臣处理朝政的地方。这时，鳌拜正坐在殿内中间一张椅子上，他看着顺治皇帝御笔题额“正大光明”四个字，颇有点忐忑不安。想象着自己如果坐在这个御榻上该会是个模样，又是什么心情……“五台山上顺治爷知道了这事，又该如何呢？”

班布尔善站在一旁，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看得出他的内心也极不平静。一扬生死搏斗将在这里展开，搏斗的双方都为此殚精竭智，费尽心机地准备了很长时间了，究竟谁胜过谁呢？

鳌拜抬头看了看殿角的鎏金大钟，正是寅时正刻，离朝会时间还早，便来到丹墀旁，问穆里玛：“没什么异常之处吧？”

穆里玛紧张得有些发呆，见鳌拜和自己说话，才松弛了一点：“今儿早上我一来，值夜的侍卫就告诉说，遏必隆公爷已经从芜湖回京。昨夜内内宫已吩咐下来，圣上今儿在这儿召见您，然后启驾文华殿见遏必隆，要问他有关芜湖调粮的事。”

“你也该派人去文华殿，瞧着遏必隆在做甚么。”

“是。”穆里玛躬身答应，立即转身去派人。

“回来，”鳌拜又叫住了“毓庆宫也该去看看。”

“我亲自去过了，”穆里玛道，“只有一个当值的和孙殿臣，别的侍卫不奉诏是不会到那里去的。”

得了这一消息，鳌拜、班布尔善和济世三人顿觉宽慰，相互对看了一眼，各自暗暗透了一口气。忽见去文华殿的侍卫已经回来了，禀道：“那里只有遏太师和熊赐履大人在等候朝命。”

“他们在做甚么？”

“两个人闲着没事，闭着眼你一句我一句在下盲棋。”

“噢！他们倒很自在。”鳌拜不禁一笑。

时辰在焦灼不安而又恐怖的等待中缓慢地行进着。殿角大座钟的“嗒嗒”声不紧不慢地响着，使人听了烦躁不安。忽然“沙啦啦”了一阵之后，大座钟“叮当”，“叮当”敲响了七下，此时正是卯牌时分，已经到了皇帝临朝的时候。永巷口垂花门的门闩“眶”地一声摘掉了，鳌拜绷得紧紧的心又是一阵狂跳。

康熙的八人銮舆从月华门缓缓而出，舆前太监高叫一声：“万岁爷启驾了！”听这一声，除了侍卫，鳌拜等三人立刻走下丹墀，撩袍跪接。

但奇怪的是銮舆并未在乾清门前停下，却一直抬往景运门去了。鳌拜惊疑陡起，忙起身一把扯住走在后边一个太监，急急问道：“皇上不在乾清宫临朝么？”

“在。”那太监很爽快地答道，“太师少待片刻，皇上还要先到毓庆宫练一趟布库才来，这是多少天以来的老规矩了。”说着走了。

讷谟也赶来解释道：“太师，这几个月他经常是如此。那边安静一点，而且离乾清宫也近……”

这就只好等了。鳌拜崩得紧紧的神经又稍松弛了一点，漫步走到班布尔善眼前问道：“是不是有点反常？”班布尔善面色苍白。他的神经也已紧张到了一触即溃的边沿，强打精神说：“看不出来。实在不行，等泰必图的兵到了，就硬动手！”

见鳌拜面色犹豫，班布尔善忙又道：“咱们就说宫内魏东亭挟君作乱……”话没说完，就瞧见张万强从景运门大踏步地走了过来，便掩住了。张万强直至乾清门前立定，躬身笑道：“万岁爷请鳌太师毓庆宫说话。”

“不是说好在乾清宫召见的么？”鳌拜急急地问道，“怎么又改到毓庆宫呢？”

“召见仍在乾清宫，只是，几位贝勒、贝子都还未到，万岁爷的意思是请太师爷到毓庆宫议事，尔后一同过来。”

鳌拜满腹狐疑，强自镇定，对张万强道，“知道了，请万岁稍待片刻。我随后就到。”张万强答应一声“是”，便躬身而退。

班布尔善咬着嘴唇没有立刻说话，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地把握不定，良久才说道，“咱们一块去。”

“不成！”穆里玛凑过来说道，“乾清宫无人照应那还了得！再说，叫的是太师，如果咱们都去，走到宫门口也会把你挡回来！”

济世也道：“都去了，他若又到这里来，怎么办？”

“他在不在毓庆宫，谁能肯定？”穆里玛冷冷道，“方才乘舆过去，谁也不曾揭开帘子来看！”

这确是个问题，偌大的紫禁城，万余间房子，随便躲在一个地方，是很难寻找的，吃不准地方胡乱动手，一旦扑空，自己的阵脚先就要乱。——鳌拜咬着牙思忖半晌，道：“好吧！既然叫我，我就去，穆弟、葛褚哈随我到毓庆宫。好在，乾清宫的数十名侍卫都是我们的人。就请班大

人、济世兄在这儿料理。”

那就这样办吧！”班布尔善道，“你三人不要一齐走，鳌公在前，你两个断后，有甚么事也不用去救，随即回来报信儿就成！”

鳌拜一甩袖子昂然离开了乾清门。穆里玛和葛褚哈两人待他稍去远一点，手按剑柄跟了过去。把守景运门的禁军都是葛褚哈的属下，见他们过来，一个个恭送出门。

见鳌拜去远，班布尔善和济世交换了一下眼色。班布尔善忽然精神大振，健步踏上丹墀，大喝一声：“来呀！”

乾清宫几十名侍卫答应一声便拥了上来。讷谟楞住了，啊！这里怎么回事，班布示善要干什么？又何以有如此大的号召力，连驻扎在保和殿向这里观看的铁丐也是一惊。

正诧异间，只听班布尔善厉声喝道：“将乱臣侍卫讷谟与我拿下！”几个侍卫“扎”地一声，毫不犹豫地猛扑过来。讷谟已糊里糊涂被绑了起来。

“这……这是……？”

“你也是读过书的。”班布尔善笑道，知道“捷足先登”这个词该怎么讲吗？奈失其鹿，高才捷足者先得！凭鳌拜那点本事，怎么可以君临天下呢？”

讷谟惊得张口结舌，面如死灰，“原来你……”。他怎么也想不到，班布尔善还有计中之计，掏空了鳌拜的实力，自己另有打算！但此时什么也来不及说了。济世嘴一呶，几个禁军向他口中塞进一把麻胡桃，将他牵送到上书房去了。

这里班、济二人相视一笑。济世忽然讨好地说：“班大人，鳌老贼恐怕做梦也没想到我们有这一手。

“怎么？”

“应该立刻封掉隆宗、景运、日精、月华四门，禁绝一切宫人往来，你我才可在此安安稳稳地坐山观虎斗！”

“说的是！来呀，照济世大人的话行事。如有擅自出宫的，立刻拿下，待事毕之后再行发落！”说着又补上一句，“不许惊动太皇太后！”数十名侍卫躬身领命立刻分头行事。

这一场戏，演得精采！迅雷不及掩耳，深谋远虑的鳌拜万万没有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以为自己的对手，只有康熙一人呢！

出了景运门向北是毓庆宫。鳌拜刚跨进垂花门，就见孙殿臣满面笑容迎了出来，说道：“太师爷来了！皇上等得有点急了，叫标下再来瞧瞧呀！”

“我这不是来了嘛！”鳌拜一边说，一边径自朝里走。后边穆里玛和葛褚哈赶到，远远见鳌拜已经进宫，两人对视一眼，挺身便也要进去，却被孙殿臣笑嘻嘻地拦住。

“二位哪里去？”

“进宫请见圣上。”

“成！拿牌子来。”

一句话说得二人瞪大了眼睛，此时要哪门子牌子，也从没听说值日侍卫见皇上还有要牌子的规矩！孙殿臣见他二人发愣，扬着脸道：“皇上今儿单独召见鳌拜公爷，没说见你们二位，请候一候罢！”说完也不等回答，回身便“眶”地一声将前宫门关上，一阵门镣吊儿响，接着就听孙殿臣冷笑着“咔”地上了门，踢踏踢踏竟自去了。

二人惊呼一声，“上当！”扑上去用力拍门，可怜恰如蜡蜓摇树一般，哪里动得分毫！

葛褚哈气得发疯，张惶四顾，远远见苏麻喇姑在奉先殿外站着张望，不禁恶向胆边生，大喝一声：“先拿了这贱妮子再说！”抢步直奔过去。穆里玛也忙拔出剑来紧紧跟着。

苏麻喇姑原留在奉先殿守护大皇太后，时间等得久了，心里急得按捺不住。太皇太后也很焦躁，便命她出来望风报信儿。此时见他二人红着眼、仗着剑直逼过来，顿时慌了手脚，若退回殿中，又怕危及太皇太后；苏麻喇姑只好慌不择路拔脚向东南方向逃。刚跨出几十步，就被葛褚哈

一把拿住，胳膊被反拧过来，一动也不能动。一时三个人都是心头乱跳，谁也不敢说一句话。

葛褚哈狞笑一声，挥剑就要杀人。穆里玛忙伸手止住，示意他把人带到个僻静去处动手。葛褚哈点头会意，提了苏麻喇姑往御茶房上来。那边穆里玛急着要回乾清宫报信儿，说了句“完事后到乾清宫”，便飞奔景运门而来。

远离景运门只有百十步，穆里玛闷着头跑得飞快。刚到门口便大声怪叫：“班大人，快快增援毓庆宫！”话音未落，景运门也被“砰”的一声死死地关上！穆里玛又惊又急又气又奇怪，双手猛擂景运门上的门环，狂叫“开门”，结果，没半点反响，却听到守门的禁军吃吃笑声，他心知大事不妙，便返回身来到御茶房找葛褚哈。

葛褚哈是找到了，可脑袋迸裂死在门洞里，头上身上到处被开水烫过，热气熏着，血腥味，臭味扑鼻呛人！穆里玛顿时僵立在地、两眼呆滞，如置身在恶梦之中！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苏麻喇姑一个柔弱女子，怎么会打得过葛褚哈这样骁勇的战将？

四十八 众勇士死战擒贼魁 小毛子智勇救婉娘

在毓庆宫大殿里的鳌拜，已陷在二十名大内高手的重围之中，殿外还有四十多名小侍卫张弓搭箭、腰悬宝刀候着，怕他突然施计逃跑。

对康熙的这一招，鳌拜并非毫无准备，袍褂里边贴身穿着暹罗国进贡的金丝软甲，柔钢腰带上束着六把飞刀，袖中还藏着两把铁尺，算得上是全副武装了。

刚进宫时，鳌拜虽然惊悸不安，倒还不觉有什么异样，等听到宫门口“眶”地一声将穆、葛二人堵在门外，才晓得事情不妙，但又一想，穆里玛早已在这里踏过盘子，并无伏兵，既然到此，懊悔退缩也没用，凭你一个孙殿臣，有甚么能为？他挺了挺腰向前走去。站在殿外高声叫道，“老臣鳌拜，奉旨觐见万岁！”便一步跨进殿内跪伏在地。

鳌拜偷眼一瞧，上边似乎只有康熙一人坐着，心便放下一半。

康熙见他一反常态，没有了趾高气扬的神气，虽不敢轻视却是心里冷笑一声，稍停一下方开口道：“鳌拜，你知罪么？”

殿内静极了，这一声正如晴空霹雳，震得鳌拜耳鼓嗡嗡作响。他忽地抬起头来，见康熙高高坐在御椅上，手按宝剑，双目灼灼地盯着自己。他稍一迟疑，立刻抗声回道：“臣有何罪？”说着双手轻轻一拍，从容站了起来，用挑衅的眼光扬着脸看康熙。

“尔有欺君之罪！”康熙高声说道，“尔结党营私，妒功害能，欺蒙君主，乱施政令，图谋不轨，十恶不赦！”

“有何证据？”

“哼哼！”康熙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笑：“少不得还你证据——来！与我拿下！”

话音刚落，殿后闪出魏东亭、穆子煦、鞑驴子、郝老四、狼谭五个人，拔剑怒目逼近鳌拜。

“哈哈！”鳌拜仰天狂笑，“老夫自幼从军，出入于百万大军之中，身经七十余战，凭你们几个黄毛孺子想要拿我？”

笑声刚落，便听殿角帷幕“哗”地一响，又有十几个侍卫仗剑怒目跃了出来。他正惊疑间回头一看，殿外几十名侍卫也已列成阵势站好。鳌拜惊愣了一下，忽地将袖子一捋，扬眉大呼道：“这宫外都是老夫天下，你们哪个敢来拿我？”

“我敢拿你！”骡驴子大叫一声，一个箭步跃上，反手便抓鳌拜的袖子。鳌拜伸过掌来一抵，立时觉得这个楞家伙确比先前在月华门内比试时大有长进。那骡驴子掌上受力，一个侧身旋了一圈方才站定，红着眼又扑了上来。

狼谭说：“虎臣兄，护住圣上！”便跃身而上。穆子煦和郝老四也都各自挺剑逼上。鳌拜见上的人多了，不敢怠慢，双手一叉，眨眼之间从袖中抽出两把明晃晃的铁尺，在四个人的包围中舞得浑圆，左冲右撞如入无人之境。

除魏东亭紧紧护住康熙，十九名侍卫加上索额图供二十个人，将鳌拜团团围住。鳌拜虽不见输，眼见得身手不那么灵便了，一个不留神，一把铁尺被骡驴子夺去，一怔之下，狼谭又用刀挑飞了另一把铁尺。

那鳌拜一阵焦躁，“嗤——”的一声将袍服撕去，两手各摸一大把带响哨的飞刀，晃了晃“唰”地一声全甩了出去。几个人忙不迭躲闪，只听“叮叮”两声响，郝老四和另一侍卫身上还是中了刀，“噗通”两声倒地，还有一把带着尖啸声的飞刀直刺康熙。魏东亭将臂一举，稳稳接在手中，笑道：“谅你三头六臂，今日也难逃法网！弟兄们闪开了，我来接这老匹夫的太极掌！”

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时众侍卫已闪开一个缺口，魏东亭一个箭步跳进圈子。此时，鳌拜也正好一个转身面对着魏东亭，两人的眼中都射出了愤怒的火焰。

魏东亭双手一错，用柔云八卦掌轻叩。鳌拜用太极掌一接，只觉虚若无物，顿起惊觉，只好打起精神应付面前这个青年。他心想，只要拖一拖时间，待到穆里玛、葛褚哈搬来班布尔善援兵就成，所以他并不急于取胜。魏东亭知他厉害，也不敢轻易下手。只在平缓相斗之中，消耗他的体力。两个人你来我往以内功相拼，魏东亭被鳌拜迫得步步后退。他突然大叫一声：“啊呀！”立时口吐鲜血，向后便倒，殿内顿时大乱。

鳌拜见魏东亭突然倒地，先是一怔，忽然精神大振，狂笑一声道：“你吃了我的女儿茶，落个好报应！”两个侍卫见他没防备，抢了上来，被鳌拜双臂一张，当胸一掌，“哇”地口吐鲜血，扑地翻倒，鳌拜不动声色“噌”地从腰间抽出柔钢腰带，轻松地舞了两下，便满殿里呼呼生风。他冷笑着逼近康熙。穆子煦、狼谭见势一齐上前阻挡。康熙只好仗剑跟着他们在柱间穿行，情势十分危急！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倒在地下佯死的魏东亭一个鲤鱼打挺，扑向鳌拜，乘鳌拜全无防备，在他的后背上运足力气连击三掌，口里说道：“不吃女儿茶，何能击鳌头。你的女儿茶早被人换过了！”原来他口吐鲜血，是他咬破舌尖，故意做出来的。

鳌拜受此突然一击，但觉胸中一阵酸热，口里一咸，吐出一口鲜血来。他突然像发了疯似地，口里哇啦哇啦大叫，将手里一根腰带舞成一团黑，左冲右闯，逼得众侍卫让开了一片空场。斗了这么长时间，鳌拜仍能如此拼搏，穆子煦着实从心里佩服他的武功。他一边应战，一边大叫：“老贼这叫回光返照，没后劲了，打呀！”众侍卫正要拼搏上前，魏东亭忽然呼哨一声，围斗鳌拜的六七名侍卫“唰”地一声一齐跳出圈外。

鳌拜见众侍卫散开，正觉奇怪，忽地感到头顶上有异常的动静，待抬头看时，一张大网正“哗”地落下，恰恰将他网在中间。这网是用金丝、人发和宁麻三合一精工制成的，落入网中，任凭鳌拜有天大的本领，也施展不开。他左挣右扯，只落得愈缩愈紧。十多名侍卫一涌而上，拳打足踢。早就把他打得晕了过去。

那鳌拜面色惨白，浑身是汗，气息微弱，由着侍卫们作践，毫不反抗。此刻，他心里暗骂班布尔善和穆黑玛，怎么还不来救援呢！他哪知道啊，他们来不了了。

再说班布尔善。鳌拜走后他大咧咧地坐在御榻上，笑对济世道：“这一场龙虎斗，要说大约也差不多了。哼！大概他们谁也想不到，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天下。”

“鳌拜一向瞧我不起，道我没有武略，只会做文章！”济世呵呵笑道。“这会儿他该认识咱

们了。”

班布尔善笑了笑说：“哼，我要的就是你的文才，你和泰必图一文一武正好是我的左膀右臂，哎，泰必图怎么还没来？”

济世道：“方才有人来报信，泰必图正押着铁丐，带着人马，在大和殿候命。班大人咱们也该去收场了吧”说着向班布尔善一拱手二人便一起下了丹墀。齐集乾清宫外的侍卫，大大小小的也有六十余名。济世拔剑在手，大声喝道：“有人乱宫，我们前去救驾！”

“救驾？”忽听远处有人哈哈大笑，“你们只怕是去害驾的罢？”

二人大吃一惊，回头一看，从保和殿后面的台阶上，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人来，前面的，青巾布袍，手执长剑，威风凛凛，手拿折扇，文质彬彬，不用说，他就是吴六一帐下幕僚何志铭。紧跟其后的却是“铁丐”吴六一。

班布尔善和济世这一凉非同小可，正要转身逃走，吴六一挥臂厉声喝道：“与我拿下。”

“扎”，呼应声震天动地，响在皇宫的上空。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中拥出了一支刀出鞘，弓上弦，枪刺闪光，旗甲鲜明的队伍，这支队伍足有五百多人。他们下了台阶，却不立刻进攻，而是迅速地排成方队，沉着而镇定地向惊呆了的班布尔善一伙开了过来。

看着这支训练有素的禁卫铁军，乾清宫从贼造反的侍卫顿时乱了营；有的弃刀而逃，有的跪下投降。班布尔善面色惨白，拔剑在手，向自己的脖子抹去。突然，一支雕翎箭“吱”地一声飞了过来，正中他的手腕，手中宝剑嗤地一声掉在地上。班布尔善好梦没做成，想自杀也没有成功，只好和济世一起成了铁丐吴六一的俘虏。逮了班布尔善和济世，又在乾清宫外抓住了正要逃窜的穆里玛，铁丐立刻带领部队冲向毓庆宫，策应魏东亭他们，保护圣驾。可是，他们急急忙忙敲门声，却把康熙皇帝吓了一跳。

魏东亭等十几名侍卫顿时紧张起来，环立康熙身后，一个个满脸杀气。索额图突然想起来，上前大叫道：“是铁丐兄的兵么？皇上在此，鳌拜已经被擒！你们稍退，不要惊了圣驾！”外边的人听了，果然不再敲门，看样子是退了下去。

“小魏子，”康熙指着宫墙吩咐道，“上去看看！”

“扎！”魏东亭答应一声，从亲兵手中接过一支长枪，一头点地，轻轻一撑，便跳上了墙头。回头对康熙道：“万岁，是吴六一的兵到了！”康熙大喜道：“快开门！”早有人上去“哗”地一声将宫门打开。

外边由吴六一领头，黑鸦鸦地跪了一片，看到康熙从宫中气宇轩昂地走出，地动山摇地齐声高呼：“皇上，万岁！万万岁！”

康熙扫了大家一眼，脸激动得通红。

他快步上前，亲手搀起跪在前边的吴六一，笑道：“难为你了！众卿甲冑在身，都平身罢！”

“万万岁！”

张万强挺起胸膛，神气地高叫一声：“万岁爷启驾乾清宫罗！”一顶明黄软乘舆抬了过来。康熙忽然想起，问道，“苏麻喇姑呢？”

“回主子的话，”人丛中小毛子走了出来答道，“她受了惊吓，又有点轻伤，现在奴才那里歇着，一会就能上来待候！”

“小毛子么？你过来！”

“是”小毛子赶着上前道，“奴才小毛子侍候主于爷！”

“起来，苏麻喇姑怎么受伤的？”

跪在一旁的穆里玛一直奇怪葛褚哈的死因，听康熙问起，也竖起耳朵来听。不料康熙屏退众人，并命人把他带至乾清门西侧侍卫房里押了起来。

原来葛褚哈将苏麻喇姑挟持到御茶房后面的僻静处，本想一刀劈掉了事，可苏麻喇姑拼命挣

扎，脸涨得通红，见她虽是钗横鬓乱，却是十分妩媚，便生了邪念：“事情眼见未必成功，怀中有此尤物，我何不先受用一时？”便拖着苏麻喇姑来到茶房大炉子后头，将她按在地下，用手去解她的小衣。苏麻喇姑深恐自己呼叫出声，惊动了太皇太后，也不言语，只是竭力抵抗。

小毛子自从当上了养心殿的供茶太监，还是经常来茶房提水。今儿正好过来，听见后边有两个人撕打呻吟觉得奇怪，掂着脚儿向前一瞧，被那个侍卫拿住的正是自己的恩人苏麻喇姑，顿时大怒。

他屏了气，急忙折身回来，提起一个斗大的装满热水的大茶壶，返回去时，见苏麻喇姑衣服已被撕得稀烂，眼见没得气力了。葛褚哈也累得汗流满面气喘嘘嘘。小毛子遂双手高举茶壶，拼尽全力照准葛褚哈的后脑勺猛砸下去。

只听“噗”地一声，恰如砸在熟透的西瓜上。那葛褚哈头上黑的、紫的、红的、白的进了一地……身子一仰，翻了白眼，腿蹬了两下便不动了。小毛子正在气头上，也不害怕，也不知他死了没有，回去又拎来两铁壶滚开的水，把葛褚哈头脚淋个够。这才过去扶起半昏迷的苏麻喇姑，将她安置在自己床上歇息。

“回头朕给你记功！”康熙听说苏麻喇姑没事，心中大是宽慰，一脚踏上大轿，大声吩咐道：“起驾乾清宫！”

四十九 庆胜利法外施仁政 弄机巧鬼蜮拆姻缘

乾清宫和毓庆宫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整个皇宫差点翻了个儿，但是离毓庆宫不远的文华殿里，遏必隆和熊赐履仍在悠闲地下棋。

半年来遏必隆驻守江南，征调粮税，远离了京师是非之地，也使他有时间、有机会仔细权衡一下政局。看来，当今皇上是个有为之君，不仅精明聪敏，而且谋事深沉，得到朝廷大臣的拥戴。鳌拜如果为非作歹下去，复灭败亡，指日可待。自己不能再跟着他走了。尽管他把粮务的差事办得很好，想以此来弥补以往的过失，但对这次皇上召见，还是感到忐忑不安。

熊赐履和他不同，今日皇上要动手除掉鳌拜的事，他是参加了谋划的。来文华殿陪同遏必隆等候召见，也是康熙的旨意。此刻，看看天色不早，估计着，那边事情也办得差不多了，便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漫不经心地开口了：“鳌中堂昨天晋升太师，一等公，今个，恐怕就要成为阶下囚了。”

“啊？！——熊大人，你此话怎讲？”遏必隆大吃一惊！

熊赐履似乎没有听见他的问话，在殿里来回走着，“唉！造孽呀！放着排排场场的辅政大臣不做，身为开国元勋而又不知自重，却偏要结党营私，图谋不轨，欺君压臣，涂毒百姓。还能有好下场吗？别以为，当今皇上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遏必隆更慌神了，“这……这……”他结结巴巴、吭吭哧哧，老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囫圇话来。

熊赐履突然在他面前停下了：“遏必隆大人，不知你想过没有，如果鳌拜以谋君篡逆治罪，皇上将如何看你呢？”

遏必隆浑身上下，直冒冷汗，连忙上前拉住熊赐履，颤声说道：“熊大人，我，我，啊你，你是知道我的，我对皇上可没有二心啊！”

“哼……要说你这半年来，身在江南，办理粮务，也算得尽心尽力，没有入了鳌拜一党，参与他谋逆篡位的事，倒也不错。可是，你身为辅政大臣，受先帝托孤重任，位列鳌拜之上，七年多未，你不思报先帝知遇之恩，秉忠良护国之志，却助纣为虐，甘作鳌拜之附庸，置军国大计于不顾。时至今日，鳌拜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遏公，你该当如何自处呢？”

一番话，说得遏必隆如五雷轰顶，他顾不得大臣尊严、辅政的身份，拉着熊赐履的袍子几乎要跪下了：

“熊大人，你，你要救救我呀！”

“如今之计，除了你自己，谁也救不了你。”

“啊……熊…大人，你说清楚点。”

“我料此刻，鳌拜已经就擒，皇上将在乾清宫发落此事，你赶快去进见请罪，也许皇上会法外施恩的。”

遏必隆还算听话，说了声“谢熊大人指教”，便飞也似地跑向乾清宫去了。

没过多久，便听乾清门那边传呼之声：“宣遏必隆上殿！”遏必隆来到乾清宫殿内跪伏地下，偷眼一瞧，还有一人也跪在身边，却是康亲王杰书。

见他二人都来了，康熙说：“杰书，你先起来！”又问道，“遏必隆，你知罪么？”

“奴才……知罪！”

见他认罪，且又病体瘦弱，康熙倒觉得他很可怜，口气也软了下来，“尔罪有几条，说与朕听！”

“奴才身为辅政大臣，受先帝托孤之重任，奉职不力，致使贼臣鳌拜肆无忌惮，欺君乱国，今天子圣躬独断，庙谟运筹，剪除元凶，实天下苍生之福也。奴才既惭且愧，伏乞圣裁。”

“我问你，”不等遏必隆说完，康熙便截断他话道，“尔既知鳌拜奸佞，为何缄默不语，鳌贼圈地换田屡犯禁令，你为何又一言不发？苏克萨哈为维护朝纲，弹劾鳌贼，你又为何与鳌拜朋比为奸，杀害忠良？”听着康熙的责问，不仅遏必隆连连叩头请罪，旁边侍立的杰书也是面无血色。

“康亲王杰书！”

杰书吓得一跳，连忙跪下。“奴才在！”因过于慌张，袍角未及撩起，几乎绊了一跤。也不等康熙发问，他便颤声说道，“奴才自知罪重如山，奴才之罪比之遏必隆更重，肯求皇上严加惩治！”

他到底是本支皇亲，自幼康熙便经常见他，有时他还把自己抱到膝上玩耍，此时见他如此胆战心惊，又触动了怜悯之心。便说道：“革掉杰书的王爵，革去遏必隆的顶戴花翎！你们下去吧！”

“扎！”两个内侍立刻过来，摘掉了二人的顶戴花翎。二人又叩头谢恩，黯然下殿。

望着二人的背影，康熙忽然想起自己将要选遏必隆的孙女为妃，又念他去芜湖办粮有功，便说道：“回来！”

已经下阶的杰书和遏必隆听见有旨，连忙转身回来，哈着腰跪下，颤声回道：“奴才在。”

康熙长叹一声，缓缓道：“依你二人之罪，”革职已是轻罚，姑念尔等或是皇室宗亲，或系先朝老臣，都曾为朝廷立过汗马功劳，特给尔等一个赎罪的机会——命你二人往刑部监审鳌拜，如再有徇情之处，朕定要严加惩处。”说到这里，他扫了一眼脚下的二人。杰书、遏必隆二人已是涕泪俱下，伏奏道：“皇上待臣如此宽厚，定当勉力报效。”说完便退了出去。

康熙见他二人退下，又叫道，“魏东亭！”

魏东亭见唤，赶忙闪出班次，一个千儿扎下，高应一声：“奴才在！”

“尔佐命有功，加封为北安伯，御前带刀行走，赏穿黄马褂。”他顿了一下又道，“传旨：晋封明珠为头等侍卫，御前行走。其余有功人员概由魏东亭叙议奏上。”

“ 吴六一！ ”

“ 臣在！ ” 吴六一也忙出班跪倒。

“ 朕将重用于你，现且赏你兵部尚书衔统摄部事，待朕后命。你可与杰书、遏必隆共同会审鳌拜一案！ ”

“ 臣领旨！臣还有下情奏明，慕僚何志铭诛除反贼献策有功，前遵诏命，已委其为兵部主事，加侍郎衔，请主上裁定明诏宣谕！ ”

“ 嗯，知道了，着吏部来办。 ” 康熙说着便站了起来。现在大功已成，他急着要去见太皇太后了。

太皇太行从后半夜起就一直待在奉先殿，密切注视着乾清宫和毓庆宫的动向，看着殿内正中的祖宗灵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阵阵心潮起伏。她想起和皇太极、多尔衮一起，为创建大清基业，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往事。想起八年来，为扶植自己的爱孙玄晔，化费的无数心血。现在终于要摊牌了，对于今天的擒鳌大计，她信心十足，但做为一个有胆有识的女政治家，她不能不想到，万一事有不测，将派谁出宫去调兵，热河来的勤王部队又将让谁去统帅，她热血沸腾，仿佛又回到当年万马奔驰、血肉横飞的关外战场。正在这时，一个太监兴匆匆地跑了进来，“ 启奏老佛爷，咱们皇上打胜了！鳌拜、班布尔善等人都被拿下了！ ” 太皇太后那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鳌拜被关进了大牢，几家谋反逆臣的府邪被抄了，这件事轰动了皇宫，轰动了北京城，也轰动了天下。

大臣们几天会审下来，才知案情的复杂远远超出想象之外。康熙在养心殿，每日都要召见杰书、遏必隆、吴六一他们几个。魏东亭对会审情况也了如指掌，想起康熙去年对班布尔善的判断，魏东亭对这位十五岁的少年皇帝更加折服。这一天，康熙又在养心殿里召见了杰书、遏必隆等一班人，康熙笑着说：“ 众位爱卿，鳌拜和班布尔善的案子要尽快结案，以安天下人心。哼，班布尔善这个人阴险狡诈，朕早看出他和鳌拜不是一伙，你们问的怎么样了，他们俩究竟谁是主逆呢？ ”

杰书连忙陪着笑说：“ 万岁爷圣明！主逆还是鳌拜，只班布尔善身为皇室近支，鼓动谋逆，其罪之重不在鳌拜之下，实在分不出谁主谁从。 ” 康熙点了点头道：“ 这话有道理，此人巨奸大滑；可惜鳌拜一生聪明，却上了他一个大当，遏必隆，依你看呢？ ”

遏必隆听康熙的意思，似有回护鳌拜的意思，便想作进一步试探，圣意到底如何，眨了眨眼，也凑上来说：“ 依《大清律》定讞，这等罪名，不分首从，都是要凌迟处死的。至于如何发落，臣等以圣命是听。 ”

听了这话康熙有点儿不高兴了，“ 你仍改不了这个老毛病。 ” 康熙没有听出他话中的意思，以为他推诿，“ 一个主意不出，能叫忠臣？你倒说说看，鳌拜之罪有无可赦之处？ ”

遏必隆这才明白康熙的意思，不害怕了，也敢说话了：“ 死是死定了的，只是也有几等死法。奴才以为，鳌拜到底是托孤重臣，以从龙入关有功论之，似可从轻发落，处以斩刑也就够了。这也是我圣主仁慈之心。 ”

最后这句话说得康熙心里很受用，又正合太皇太后的意思。正要褒扬几句，忽见熊赐履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便问道：“ 熊赐履你怎么不说话？ ”

熊赐履这会儿正全副心思在想这一问题，见康熙点到自己，忙躬身答道：“ 皇上圣明，鳌拜的罪是不必去说它了，无论怎样处置都不过分。如今至要之点不在于鳌拜本人如何，而在于是否有益于皇上图治之大计，所以如何处置实在非同寻常——奴才昨日与索额图议至三更，终无定见。不敢有欺饰之心，请圣上容奴才再想想。 ”

“ 好！这才是老成谋国之言！杰书，遏必隆，你们也学着点，只会舞刀弄剑，没有治国的本领那怎么行呢？！你们再议一下，不必胆怯，有什么说什么，就以此为宗旨罢。 ”

“臣等尊旨”，众人走了之后康熙又把魏东亭叫回来，让他去问问伍次友对这件事是怎么个看法。

魏东亭回到家里一看，嗜，明珠和伍次友正谈得热闹呢。只见明珠眉飞色舞地把街头听到的传言都给兜了出来：

“嗨，大哥你没出去，老百姓听说捉了鳌拜，那是人人欢喜个个称快呀。”一抬头见魏东亭走了进来连忙招呼：

“哎，虎臣来了，这次，你出了大力呀，不过，不是我抢你的功，要没有我献的那个‘天罗地网’的计策，你们几个还真得再费点劲儿呢！现在，你去外边听听，谁不夸皇上圣明，有的人说，鳌拜准得被灭了九族点了天灯，还有的人说剮了他也不解恨。哎，那些个被鳌拜弄得家破人亡的人呐都等着看这老贼怎么死呢！叫我看，真要凌迟处死，一刀一刀地剮了他，还真便宜了他呢！”

明珠指手划脚他说了半天，哪知道伍次友听了却冷冷地一笑说：

“哼哼，谁要是给皇上出这个主意，便是个傻瓜。皇上要真地剮了鳌拜那更是一大失策。”

明珠听了一愣：“啊？！大哥，你，你怎么这样说呢？”

伍次友微微一笑：“哈哈，鳌拜此时好比放在案板上的肉，杀不杀，都一个样，可是世祖皇帝留下的四位辅政大臣，索尼连气带病死了；苏克萨哈被杀了头；遏必隆丢了顶戴花翎，再把鳌拜一剮，哎，那就全齐了。他们多坏，多无能，也不至于一无是处吧，辅政大臣都这个下场，那百官能不寒心吗？更何况南方还不平静：吴三桂他们更是蠢蠢欲动，很多统兵将领都是鳌拜的老部下，要是听说鳌拜被处死他们能不疑心害怕吗？”

这一席话说得魏东亭和明珠恍然大悟，魏东亭更感到皇帝今几个露出的口风恐怕也有这个意思。正想再问下去，索额图来了。伍次友一见到他连忙起身：

“东翁恭喜恭喜！你立下盖世奇功，恐怕指日就要高升了。听说贵府女公子即将被选入宫为妃，真是双喜临门呐！”

索额图满面春风笑着说：

“噢，哪里哪里，这都是皇上和太皇太后的恩典，至于说到喜麻，恐怕先生到要大喜了呢！”

“嗯，我？我有什么喜事啊？！”伍次友不解地问。

“如今奸贼已除，天下太平，以先生的大才，朝廷还会不重用吗？”

伍次友不以为意地摆摆手说：

“哎，我是无可、无不可的，不计较什么在朝在野，只是惦记着龙儿的功课。前天你告诉我说，他陪太夫人进香去了，不知何时回来呀？”

索额图微微一笑说：

“啊，对对对，我正是为这事来的。家母明日回京，伍先生如有兴致，我想请你去郊游散心，也许能碰上他们回来呢！”

伍次友高兴他说：“好好好，那明天我一定要去。太夫人回京我理应去迎接，再说还可以早点见到龙儿。”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第二天一早，索府派了一乘青布小轿过来抬着伍次友，索额图骑马护轿。轿子一上街可就招人注意了。为什么呢？

因为索额图如今的身份不同了，京城里的人谁不知道他护驾有功，又即将成为皇亲。今几个见他骑在高头大马之上护持着一顶青布小轿，倒有点奇怪了。哎，这轿子里坐的人难道比索大人的身份还贵重吗？走着走着伍次友觉得不太对劲儿，心想：“哎，不是去郊游吗？怎么不往城外走，反倒向紫禁城方向去了呢，他正在纳闷儿，就听外边一声高呼：

“此处文官下轿，武将下马！”

伍次友更糊涂了：这，这不是午门吗？怎么走到这儿了呢？

索额图翻身下马，正要上前答话，从里面飞跑出个太监大声喊道：

“圣上有旨，特许伍先生乘轿入宫。”

侍卫们一听，连忙闪开，让出一条路来。索额图手扶轿扛前导，小轿颤颤悠悠地抬进了皇宫。轿里的伍次友如痴如呆，也不知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有这么大的福气蒙圣上传谕乘轿入宫呢，

他不明白，正在皇宫内等待朝见的文武百官比他更糊涂呢！一个最常见，最普通、平民百姓谁都能坐的青布小轿竟然抬进了皇宫，护轿的又是在皇上面前最得宠的索额图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看那索额图毕恭毕敬的样子大伙更想不通了，这小轿里到底坐的是哪位大人呢？

小轿终于在太和殿门口停下了，索额图掀起轿帘，把伍次友扶下了轿。御前侍卫穆子煦气宇轩昂地走下台阶，面南而立高声说道：

“奉上谕，着伍次友进殿见驾。钦此。”说完又上前一步低声说：

“先生好，您大喜了！”

伍次友晕头晕脑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穆子煦神秘地一笑说：

“啊，先生不要着急，上去您就知道了。”说着和索额图一边一个拉着他走上丹墀。

伍次友只好硬着头皮和他们进殿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行完礼一抬头，他不禁愣住了：啊！在这庄严肃穆、金壁辉煌。异香扑鼻、光彩夺目的太和殿里，在那镶玉嵌宝、雕龙涂金、至尊至贵、神圣无比的御座之上，头戴金冠，端然高坐的人正是自己数年来朝夕教诲，相教相亲的学生——龙儿。他，他怎么会变成皇上了。看看两边，站满了贝勒、贝子，九卿部院文武百官、大小臣僚，却都是一个个躬身侍立，没有一点儿声音。再看看前面魏东亭、穆子煦等一班子老熟人，个个精神抖擞地侍立在龙儿的身后。啊！这是真的，龙儿就是皇上，伍次友终于明白过来了，他脱口而出叫道：

“龙——那个儿字还没出口，亏他聪明马上改口为：“龙主万岁！”说完便深深地磕下头去。

看着平常倜傥风流、挥洒自如的伍次友被索额图他们摆布得如痴似呆，看伍次友在自己面前诚惶诚恐地跪着，康熙的心里不由得感到一种骄傲和满足，更加体验到主载天下的威风。可是，霎时间，他又觉得一阵惆怅，几年来，半师半友，亲密无间的情意从此完了。他说了声：

“先生请起，赐坐！”

伍次友还是跪着没动。索额图上来把他扶起来，坐在小太监搬来的绣墩上。

就听康熙说道：“伍先生，数年来蒙你授业教习使朕获益匪浅，正如先生所言欲求真知，须经磨炼，所以朕不得不将身份隐瞒，还望先生体谅朕求学之苦心。”

康熙这番话说出来，伍次友豁然开朗，几年来，许多猜疑，不明之事，一下子全明白了。他站起身来躬身答道：

“臣一介寒儒，以布衣褻渎君主，谬讲经义，有污圣听，请皇上治臣不恭之罪！”

康熙微微一笑：

“哎，先生言重了，你何罪之有？如果刚开始就知道朕是天子，那么朕怎么能听到你的金石之言呢！伍先生，今日朕请你来，为的是向众官宣诏，特许你唤我为龙儿，咱们君臣之名虽定，师友之情常存，望先生一如既往对朕常加教诲。”

伍次友感激涕零，跪下磕头谢恩，又听康熙说道：

“先生请坐，小魏子，取先生当年策试的卷子来。”

魏东亭听得这一声，忙从太监手中取过一卷文书呈上。康熙将卷纸展开，微笑着又看一眼，

然后交与杰书，说道：“这是三年前伍先生应试的策卷《论圈地乱国》。不但文笔雄劲，气势磅礴，而且立论精辟，谋国深远，陈述治国要略，精深之至，实力不可多得之佳作。你给大家念念，如果朝臣当中都能像伍先生这样，鳌拜怎么能专权，如果天下士子都能像伍先生这样我大清国何愁不日益昌盛。你念给大家听听。”

杰书知道为了这份策卷，几年来惹出了多少大事，自己当初又是如何在皇上和鳌拜之间左右摇摆，他知道皇上为什么叫自己念这篇文章。遏必隆呢，更是如芒刺在背，越听越出汗，等到念完了便抢着上前跪下：“皇上，听了伍先生的策论，臣更觉得惶恐，伍先生天下奇才，肯请皇上委以重任。”

康熙今天心里高兴，更不想当着伍次友的面给哪个大臣下不来台，便说：“嗯，此事朕自有安排，明珠，你们侍候伍先生回去候旨，众卿，你们也都跪安吧。”在一阵山呼万岁声中，康熙退朝了。

回到养心殿，康熙在苏麻喇姑的侍奉下，换了便装，躺在靠椅上，他的心情格外舒畅，觉得天也高了，地也宽了，啊！做一个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号施令的皇上，真叫人痛快。可是，他还有心烦的事，最叫人不放心的，就是吴三桂。这个人拥兵十几万虎踞云贵，开矿、煮盐、铸钱，还制造兵器，储藏军火，囤积粮食、委派官吏，他安的是什么心呢？还有坐镇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称雄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这两个人也不容忽视。西北的准葛尔蠢蠢欲动，台湾的郑成功拒不称臣，如果三王联手作乱当何以处置呢？

他正在凝神静思，外边传来一声呼叫：

“奴才魏东亭给主子请安！”

康熙这才猛醒过来笑着说：“进来吧，朕正找你呢！前天让你问伍先生的事，他怎么说啊？”

“噢，伍先生说以不杀鳌拜为好，反正他已经不能再生祸患了，留下他反能安人心，使朝廷官吏，军中将佐感恩戴德，为皇上效命，就是三蕃想要生是非也得掂量掂量。”

魏东亭还没说完呢，康熙就霍然而起：“好！先生一言定乾坤，就照他说的办！外面对伍先生怎么看呢？”

“噢，百官们当然是交口称赞了。百姓们知道了这件事也很高兴，夸伍先生学问好，称颂圣上礼贤下士功德齐天。”

“嗯，伍先生，朕是一定要重用的。不过眼下不能马上封官，官儿大了，众人不服；官儿小了呢，又委屈了先生，而且先生生性孤僻，别人又看他是朕的老师，反到使他难以做人呐！嗯……这样吧，你口传朕的密旨，请他为我拟一个除掉三蕃的方略来，但此事务要机密，除你和先生之外，不可让任何人知道！”

“臣遵旨。”

“还有他和婉娘的事，朕瞧着也就该办了，虽然伍先生比婉娘大了那么十几岁，但是婉娘一直倾心于他，不会觉得受委屈的，婉娘侍奉过太皇太后和先皇，又跟在朕的身边，伍先生也会满意的。”

“主子圣明，这件事早该办了，只是……”

“噢，你说的是满汉不通婚吗？让伍先生抬入旗籍不就行了嘛。不过，这事你先别透，”说着冲里面喊了一声：“婉娘，你出来，谢谢小魏子，他要给你当月老了。”

一直躲在壁纱厨后边的苏麻喇姑，羞红着脸儿走了出来向康熙叩头谢恩：

“谢主子恩典，奴才……嗯……还是回到太皇太后那儿更好！”

康熙听了哈哈大笑：“哈哈……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怕太皇太后不答应。过几天凑个机会，朕替你求老佛爷，小魏子，还愣着干什么，快去给朕办差去呀！”

“扎！”

处理了这几样事康熙觉得格外兴奋，便让苏麻喇姑伺候笔墨，亲自起草了处分鳌拜等人的诏书，他乘着兴头文不加点一挥而就，写完了又看一遍，觉得文采略显不足可是也不愿意再改了，写了大大的两个字：“钦此”，就放下了笔，又冲外面喊了声：“张万强，传膳！”

索额图在府上备了酒席，要专请伍次友，另外呢，请明珠、魏东亭等人做陪。明珠最爱热闹，巴不得有这机会呢。一大早便先赶来了。进了索府，明珠一眼就看出索额图的脸上并不高兴忙说：“哎，索大人，听说令侄女要入选进宫了，怎么不见笑容啊，！”

“噢，明大人来了，不瞒你说，今天，正是亡妻祭日，如果她能活到今天，不知道会怎么高兴呢！”一边说着眼圈都红了。

明珠不由一阵高兴，正瞌睡呢，枕头送来了。笑着说：“索大人，我能叫你双喜临门。你瞧着婉娘如何呀？”

索额图一听就明白了，忙摆着手说：“哎，不行，不行！太皇太后早先是想把她指给皇上，可是我瞧着皇上的意思是想把她配给伍先生。”

明珠得意地一笑说：

“啊：索大人，您别着急我有办法，能使您和伍先生两全齐美。”

五十 哀身世含愤入空门 叹前程洒泪别帝君

明珠向索额图献计，让太夫人进宫之时，肯求太皇太后把苏麻喇姑许配给他作续弦。索额图一直觉得不妥，怕对不起伍先生，可明珠一个劲儿地劝他：

“索大人，古有明典满汉不通婚，伍先生和苏麻喇姑不能终身相思啊！你娶了苏麻喇姑，再给伍先生娶一位汉族姑娘，凭伍先生的身价还怕不能成婚吗？”

索额图觉得明珠这话也有理，便回后堂禀告了母亲。索太妇人自然也十分高兴，领着孙女儿进宫去了。

这些日子，太皇太后也着实高兴，样样事情都办得那么可心可意，这不，今儿一早，她就带着宫女，来到了养心殿一边坐一边大声嚷嚷：

“曼姐儿呢，叫她来！”

康熙忙笑着请安：

“皇祖母今儿个高兴，皇儿正说去请安呢，不想，老佛爷就来了。”

“我来瞧瞧，两件喜事窝在心里，哪里还坐得住，索家、遏家两个秀女方才同她们祖母都来了，我看了很喜欢。这两个孩子长得都俊秀，又很聪明，人品也极好。我来问问你的意思如何，是不是见过了？性格儿、模样儿可都投缘？”

康熙瞧了一眼苏麻喇姑，见她正抿着嘴儿朝自己笑，倒觉得怪不好意思的，红着脸笑道：“祖母瞧着好，自然就是好的。”苏麻喇姑原是在太皇太后跟前说笑惯了的，便在旁笑道：“万岁爷是十分满意的，两位皇贵妃像龙女似地，侍候老佛爷也是相称的！”

太皇太后满面慈祥地瞧着苏麻喇姑道：“你先别说嘴，这就要说到你了！”

“奴才左右是奴才，遏公爷孙女儿见得不多，索家赫舍里小姐我侍候得来。”

太皇太后呵呵笑着说：“不是这个——论理，你也不大不小的了，打六岁上这么高就跟着我，后来跟你主子，侍候了这些年，和一个公主也不差甚么！若是指一个包衣奴才似乎也太委屈

了你；指一个侍卫吧，又怕得熬炼几年才得出头，如今倒有个称心的——”说到这里便细盯着苏麻喇姑，停住不说了。

康熙早听到话风有些不对，见苏麻喇姑也是满脸地不自在，便趁空儿抢先说：“祖母见地极是！婉娘的事我也替她想过，须得寻一个文才好的才般配得来。留神这几年，我看伍先生就好！”

太皇太后起先还满面笑容地正听，忽然竟自收敛了笑容，缓缓地说：“伍先生自然很好，我也不是没想过。但是他是汉人，咱们满人里头有多少女人，都拿去配了汉人，那还成甚么体统，”苏麻喇姑听到这里，已知无望，横了心，呆呆地望着太皇太后默不作声。

“曼姑和别的人不同，下不为例也罢了。”康熙仍不甘心赔笑道，“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还不是尚了公主？”

“那不成。也不能这样比！”“时候儿不一样，分寸也就不一样，——再说，我已答应了索额图母亲了。皇帝难道还要叫我改口吗？”

康熙深悔自己没有早些把这件事禀明太皇太后，此时悔之莫及。正想再说，只听苏麻喇姑“咕咚”一声跪了下去，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太皇太后道：“老佛爷，奴才自幼儿进宫服侍您老人家，从未违命，今日此事，奴才倒要斗胆驳回老佛爷了！”说着，两行热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太皇太后见她容颜惨淡，声音异常凄楚，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你起来！有话尽管讲么。——我们这也是为你好！”

“奴才正要这样说。老佛爷和万岁爷待奴才实实恩重如山！奴才一个女子又有甚么回报呢？甚么伍先生，甚么索大人，奴才统统不嫁！情愿回来侍奉老佛爷一辈子！”

“嗯，怎么这样说话，傻孩子，女人哪有个不嫁人的！难道做姑子不成？”

一句话提醒了苏麻喇姑，她忙说：“就是做姑子也没甚么不好！老佛爷最信仰我佛，曾发愿剃度一个出家人，奴才难道不合适？老佛爷常说一人得道，七祖升天！就是老佛爷百年之后做了菩萨，身边也得有一个龙女服侍么！”

太皇太后被堵得无言可对，半晌才说道：“哎，我也乏了，这事就这么定了罢。回头皇帝叫人给她预备一下。这是一辈子的事，马虎了我不依的！”说着竟起驾去了。

康熙默默地将祖母一直送出养心殿宫外，回来见院中人人惊疑，不住朝里头窥视，没好气他说道：“都给我退下！”他心里很是懊丧。便独自一人在天井里散步，越想越生气，在深悔自己的同时，又迁怒于索额图。

伍先生和婉娘情意相投，这你也是知道的。你三四个小妾，续一个断弦就敢如此胡搅。朕就偏不能叫你如意！想到此，康熙厉声吩咐道：“来人！叫熊赐履递牌子，进见！”说着进了殿，自坐在几案旁生闷气，忽然又觉得口渴，端起几上的茶喝了一口，谁知茶已凉了，气得拿起青玉杯子“当啷”一声掼得粉碎。

宫女们一个个吓坏了，急忙进来收拾干净。这时熊赐履已来到殿外。高声说道：“奴才熊赐履，恭见吾主万岁！”

“进来罢！”看着熊赐履俯伏而进，康熙忽觉自己有些失态，忙改换了一下姿势，身于微微一倾，神色庄重他说道，“你起来，坐到那边脚榻上。——这份诏旨朕已拟好。你瞧瞧，如无不妥，今日就叫杰书明发出去。”

熊赐履双手接过朱批谕旨，欠着身子坐了，仔细读了一遍。他也觉得文辞欠佳，不过平心而论，一个十五岁的人能写出这样的诏书，也实在难得。赶忙说道：“万岁圣学又大进了！这样处置，不但朝臣宾服，就是先帝爷在天之灵也是欢喜的！”

康熙冷冷说道：“朕无意听这些个，你再斟酌，可有甚么添减的没有了？”

熊赐履沉吟片刻，说道：“嗯……若论处置这事，话也就说尽了，如能再加几句抚慰百官的话就更好了。”

“ 嗯，好！你写来朕看！ ”

熊赐履领了旨，退至殿角一个案前，现成的笔墨，略一思索，便顺着康熙的口气在后边加了几句。康熙看过之后觉得很满意，笑着点头道：“ 就这样，叫上书房誊清明发罢！ ”

熊赐履方欲退下，康熙忽然叫住了他：“ 你下去见索额图，就说朕已决意纳苏麻喇姑为妃，叫他早些自寻太皇太后辞婚，休生妄想！ ”

熊赐履正要说话，康熙一摆手：“ 你跪安吧！ ” 熊赐履只好叩头辞出。

经过这一场闹剧，康熙心情松快了一点，便转向厢阁来找苏麻喇姑。虽说是打趣索额图，此时他倒有一个新的想法——苏麻喇姑给不了伍次友，更不给索额图，朕便自己要了，又有甚么不好？

一脚跨进西阁，康熙不禁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苏麻喇姑已经剪去一头青丝，换上了一身缙衣。

“ 你—— ”

“ 曼姑，婉娘！ ” 康熙痛叫一声，“ 你不能这样，做朕的妃子不好么，朕也……也是喜欢你的！ ”

苏麻喇姑眼睛呆望着墙上的条幅：“ 霞乃云魄魂，蜂是花精神 ”——这还是当年在索府苏麻喇姑以婢女身份出来考较伍次友以后，伍次友赠写的对联。如今时过境迁，真正只留下魂魄精神而已。想想人生有何意趣？苏麻喇姑见康熙伤心，省过脸去一字一句他说道：“ 奴才前生有罪，本世又复造下重孽，愿长伴于青灯古佛之前，祈祷主子和一切人平安，了此余生，以修来世。——求主子得便将这个话传给那个痴情人吧！ ”

康熙见她如此，知道劝也没用，拭泪道：“ 婉娘出世之志已坚，朕便成全你。我这就去见老佛爷，你就在宫中修行罢！ ”

当魏东亭得知苏麻喇姑削发为尼的消息，匆匆赶到养心殿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苏麻喇姑了。看康熙皇帝的脸色，忧郁之中透着悲凄，他不敢多说，小心翼翼地奏道：

“ 求圣上开恩，容奴才代替伍先生去辞别婉娘。 ”

康熙点了点头说：“ 好吧，她虽然出家却并未出宫，就在钟粹宫里修行，你去见见她也好。伍先生那里，你也要替朕好生劝慰。小魏子，朕本想委你到陕西去一趟，山陕总督莫洛、陕西巡抚白清额攀附鳌拜，别人可以下问，这两个人，非处置不可。明珠刚才来见朕，说你和那位鉴梅姑娘商量成婚的事了，他愿替你办这趟差，朕也想让他再磨练一下，也就答应了。好了，你去吧！ ”

魏东亭拜辞出来，心里像乱麻一般。鉴梅作为鳌拜的奴仆还正等候发落，明珠怎么能以此为理由替自己去办差呢？他一路想着来到钟粹宫。可是又被宫女当了驾，说苏麻喇姑剃度后法名“ 慧真 ” 虔心礼佛，概不会客。魏东亭好说歹说才带出一句话来，转告伍先生，佛门有句禅语：“ 从来处来，向去处去。你们都没有明珠聪明，好自为之吧！ ”

魏东亭还想多问，可宫女“ 咣 ” 地一声把门给关上了。

魏东亭昏头昏脑地回到家里，刚要坐下，就见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汉子走过来说：

“ 大人，奴才要跟您告别了。 ”

魏东亭一愣：

“ 啊，你，你是准？我不认识你呀？ ”

那人笑笑说：

“ 我是您的老门子呀，怎么，不认识了？这几年蒙您待我有恩有意，我斗胆告诉您一声，奴才是十三衙门派来的，怕您信不过，才装成老头，现在见您大人效忠皇上绝无二心，要回去交差了。 ”

魏东亭只觉得头上像挨了一棒似地，颓然倒坐在椅子上。这个年轻的老门子是什么时候走

的，他也不知道了。

几天之后，永定河边聚集了我们这部书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熊赐履、索额图、魏东亭和穆子煦兄弟们都来了。他们在为当了左督御使钦差大臣的明珠和辞官不做归隐回乡的伍次友设宴饯行。

望着水走河的漏漏流水，燕山峰峦上的朵朵白云，除了志得意满的明珠之外。都有一股说不出的惆怅和凄凉。倒是伍次友最先从借别之情中超脱出来。笑着说：

“唉。各位老朋友，这是怎么了，我伍次友一介书生，能得到皇上如此恩宠已是千古佳话了。按理，我本不该为了一个女子作此庸人之志，可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再说，我与圣上虽师生之情日深，毕竟是君臣有分吧。这几年，我看透了京师人事纷扰，宦海沉浮，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事，怕一入宦就会利欲熏心而不能自拔，倒不如此时超然归隐，落个全身，全名、全节，岂不更好！来来来，我借大家一杯酒，感谢大家殷殷送别之情。愿各位辅佐明君，早成大业。不才，虽傲游于江湖之上，当为太平盛世讴而歌之。”

说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明珠贤弟，愚兄要先行一步了。”

众人刚要上前拦阻，忽见一匹白马，自京城方向飞奔而来，等走到近前才认出来，正是太监张万强。只见他手奉一件精工绣制狐皮滚边儿的缎面披风。大声喊道：

“圣旨到。”皇上谕，伍先生可免礼接旨。

“先生教诲，龙儿当铭记在心，一路风寒，望先生善自珍重，特赐先生披风一件，乃朕随身之物，盼先生睹物思人，如龙儿常在身边。着明珠绕道中原代朕送先生一程，并派得力之人护卫先生回扬州。传谕地方官吏殷勤接待，不得有误。

“钦此”。

魏东亭走上前来，接过披风给伍次友披在身上。众人看着他们上马起程。

八年前，明珠从这条路上讨饭入京。如今，又从这里走出去，却是代天巡守的钦差大臣了。

伍次友呢，却仍是儒生的身份。他在想，给龙儿拟定的撒蕃方略已经呈上去了。从龙儿派张万强送行这件事儿上可以看出皇上对那份条陈还是满意的。那就要有另一场好戏要看了。忽然伍次友觉得身边多了一个人。“二爷，您老想不到吧？我呀，还跟着您，咱们一块回扬州去。”原来是何桂柱。

风烟滚滚，黄土漫天，奉旨出京的钦差大臣仪仗森严、护从如云，一乘绿呢大轿抬着明珠，伍次友坐在自备的轿车里，柱儿骑着大青骡子紧紧跟在轿车的后面。燕山脚下被圈占的田园已经发还，虽然人们还心有余悸，不敢下田耕种，但春风雨露还是让这片荒芜了的土地露出了嫩绿的新芽。路边的芳草，河边的柳枝，随风摆动，好像是向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致意，又像在倾述着大地的苦难。

望着车窗外闪过的这一屡春意，伍次友觉得心中宽慰了。他仿佛看到随着北方的复苏和江南的平定，千古华夏将再一次出现繁荣兴旺的太平盛世。

康熙大帝

作者：二月河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1945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1968年入伍，1978年转业至南阳。40岁开始创作生涯。

主要作品有《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等系列小说。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红楼梦学会河南分会理事。

第二卷 惊风密雨

01	负荆行辗转风雪路	拱手去飘泊书生情
02	会藩王圣意带双敲	赦忠良诤臣又复官
03	托东南遣嫁四公主	顾西北重赏马鹞子
04	祈平安祖孙拜佛山	怀鬼胎世子跪午门
05	三藩臣逆天倡叛乱	五华山聚会议反清
06	风雨来幕宾逞口舌	是非至堂主闯银殿
07	蝉脱壳皇帝宿逆旅	雀入林道长走单骑
08	察民情挥泪抑圣怒	遇刺客扬威镇妖邪
09	飘忽忽若即又若离	笑眯眯似真却似假
10	天威怒严惩西选官	魑魅兴拜求钟三郎
11	坑民夫苛政猛于虎	治贪官圣君矫如龙
12	会文友帝师展风采	斗虎将道姑暗用心
13	痴书生磊落识云娘	灵青猴至诚拜师尊
14	怒陈辞赴水明心志	感相助赠簪寄深情
15	微服行街头救弱女	放眼量即席擢英才
16	传谣言煽动回族乱	查实证安抚教民心
17	假皇上火烧清真寺	真奸雄困守额驸府
18	侍汤药难掩女儿相	医故交回天道长情
19	恋情苦怎赖不死丹	皇恩重难救转世人
20	贤皇后正言肃内宫	明帝君严刑责宦奴
21	苦肉计周瑜打黄盖	回马枪道姑救帝师
22	肌肤亲何敢欺暗室	血肉连却要隐真言
23	李云娘心系伍次友	张姥姥情连衍圣公
24	除隐患追随四公主	悼亡友图报吴军门
25	治刁奴公主立家法	收脱缰侍卫传军令
26	谈棋艺康熙施恩威	论时局堂主议行止
27	密行踪明令换信牌	勤政务夤夜读奏章
28	感忠良义释打虎将	蓄叛奴密遣下毒人
29	钓金鳌皇帝赏忠仆	吞香饵堂主封功臣
30	乌云卷妖风掀狂飙	暴雨倾砥石柱中流
31	接钦差假戏需真唱	叛朝廷主将受奴欺
32	骊山游抚慰马鹞子	长河断死难经略臣
33	散资财叛王买死士	斥奸贼忠臣勇捐躯
34	举叛旗反了吴三桂	陷情网痛煞李云娘
35	舟楫行复又乞讨行	失婉娘忍再失云娘
36	伪君子邀宠显伪诈	真法师点石变真金
37	吴应熊投靠杨起隆	小毛子吓死王镇邦
38	杀叛奴武丹奉懿旨	匿行藏李柱骗官兵
39	唯英主襟怀包天下	真名士智慧贯古今

40 汪士荣转投尚之信 孔四贞再恕孙延龄
41 文和武共率八旗将 君与臣同赞细柳营
42 急驱驰用兵贵神速 稳扎营大智建奇功
43 杀叛将图海逞余威 烧虎墩培公师先贤
44 出奇谋浩气惊四座 入险地正言说愚顽
45 三藩亡叛贼齐授首 天下定万民庆升平

一 负荆行辗转风雪路 拱手去飘泊书生情

一 负荆行辗转风雪路 拱手去飘泊书生情

康熙八年的五月，一场胜利的宫廷兵变之后，剪除了权奸鳌拜，十六岁的少年天子玄烨，牢牢地掌握了朝廷的局势。

可是，三藩未撤，隐患尚在，又不能不使康熙忧心如焚。

这三藩，就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他们原来都是明朝的将领，投降了大清，在从龙入关，平定南方时立了大功，被封为异姓王爷。平南王尚可喜在广东，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都手握重兵、独霸一方。三藩之中势力最大的是平西王吴三桂，他坐镇云南，虎视中原，私自煮盐铸钱，四处招兵买马，又用“西选官”的名义，把心腹派往云贵川陕各省，触角直伸到康熙的鼻子底下，康熙皇帝早就忍无可忍了！

就在这年的冬天，康熙下诏，命三位藩王于康熙九年新正之际，入京觐见。他准备按照伍次友给他留下的撤藩方略，先礼而后兵，彻底割掉这三颗毒瘤。

我们这部《康熙大帝》的第二卷《惊风密雨》的故事，就从康熙八年这个天寒地冻的年末岁尾开始了……

这天的中午时分，一艘官船迎着凛冽的朔风，在漫天大雪中，缓慢地驶进了天津码头。船舱里坐着四个人。中间一位大约四十岁出头，白净面孔，三络胡须，身上官袍补服，头上顶戴花翎。虽然一身正气，端庄肃穆，却是神色黯然，枯坐愁城。他，就是原任潮州知府，名叫傅宏烈。他的身后有两个人，满口京腔，神情倨傲，一看就知道是在衙门里混事、眉高眼低的下级官吏。傅宏烈的对面，坐着一住二十多岁的青年举人。八字眉两边分开，清瘦的脸庞上，有着两只明亮的大眼睛，透着对什么都看得穿，又对什么都不在乎的神气。他穿着一件十分破旧的夹袍，却没有丝毫的寒酸气，更没有依附权门的奴才相，翘着二郎腿，正在出神地望着外面的雪景。这个人，名叫周培公，荆门人氏。在进京赶考的路上化光了盘缠，流落在德州码头，卖字渡日。恰巧被下船散步的傅宏烈碰上了。傅宏烈见他的字写得龙飞凤舞，很有才气，便和他攀谈起来。周培公那不卑不亢的神态，妙语连珠的谈吐，使傅宏烈大为赏识，于是，便邀他上船，一同进京，路上，他们经史子集，文韬武略，天文地理，国事民情，几乎无所不及、无所不谈。八天下来，二人已经成了忘年之交了。

官船在天津码头停稳之后，一个船工掀开沉重的棉帘走进舱来禀报：

“大人，从天津到北京朝阳门的水路，已经全部封冰，船不能再往前走了。看来，只好请大人上岸改走旱路了。”

听了这话，傅宏烈的脸更加阴沉了。他挥手让船工退下，一言不发地望着冰冻的河道。

周培公的兴致却丝毫不减，笑着对傅宏烈说：“傅大人不必发愁，水路不通，走旱路也一样。古人风雪骑驴过剑门，我们津门古道策马行，不也很有诗意吗？”

傅宏烈苦笑了一下，从怀中掏出一把散碎银子，轻轻推到周培公面前说：

“培公，下了船我们就不便同行。这点银子我实在拿不出手，请你带上，聊作补缺……”

“啊？大人你说什么，不能同行？为什么？”

“是啊贤弟，路上怕你担惊，我没敢告诉你。表面看，我坐着杭州将军的大官船，显贵阔绰，其实，我是刑部奉旨锁拿的犯官。待会儿下了船，戴上刑具。铁锁银当的，再带上个你，那成什么话？”

周培公和傅宏烈同船八天，从没听他提到这件事，又见那两个同行的官吏对他毕恭毕敬，还以为这个学问渊博的知府大人是进京荣迁的呢，此刻听了这话，更是吃惊，便急忙问道：“大人，您说您是朝廷的犯官这话是真的吗？”

傅宏烈苦笑一下，回头看了看坐在身后的两个笔帖式。其中一个连忙说道：

“周先生，刚才傅大人所说确实不假。我们两个都是刑部衙门的人，奉了部文锁拿傅大人进京问罪的。因为傅大人上了一个撤去三藩的奏折，平西王吴三桂知道消息之后，照会平南王府捉拿了他，本来要在广东就地处决，可是皇上降旨要刑部和大理寺会审议处。多亏京城步军统领衙门的图海将军关照，让杭州将军准备了这只官船，使傅大人少吃了不少苦……”

“噢，原来是这样。傅大人，学生失礼了。”

“哪里，哪里，几天同行，畅怀叙谈，快何如之。你文章写得好，又懂兵法，是个难得的人才。我本想给你写封荐书，可我眼下的处境，写了只能给你招祸。兄弟，带上这点银子，你自奔前程去吧。”

周培公没有去接那银子，他深情地望着傅宏烈，问道：“傅大人，您与图海将军是故交知己吗？”

“说不上。图海将军被黜贬到潮州时，我们曾相处过一年。他是很有肝胆的。你知道铁丐吴六一吗？他调任广东总督之后，上本保举图海接替了他的九门提督兼管步兵统领衙门的职务，回京还不久。我和吴六一也是老朋友。可惜呀，铁丐将军刚到广东就不明不白地得了暴病死了，他若活着，我也不至于落到这般下场。唉！”

听傅宏烈说到这里，周培公倒笑了：

“大人，据我看来，您这次北京之行，是有惊无险，没准还有升迁的可能呢？”

傅宏烈大吃一惊：“啊，培公，你莫不是在取笑我吧？”

“哎——学生怎敢如此。前天，曾听大人说过皇上召三藩同时入京，如果把您的事和他们进京连在一起看，就大有文章了。”

“啊——请讲下去。”

“天下只有一个，不容二主并立。常言说：客大欺店，奴强压主。眼下，三藩已成了尾大不掉之势，朝廷岂能容得了他们？召三藩进京去，不是要演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老戏，便是摆上一桌鸿门宴。岂有他哉！”

“嗯——有道理，可是朝廷明诏，要锁拿我进京从重处置的，这又怎讲呢？”

“哈——大人，您是当局者迷啊！千古艰难唯一死。大人在广东已经判了死罪，还怎么再从重呢？再说，皇上要撤藩，你的罪名也是撤藩，当今皇上乃圣明君主，岂肯不用你这样的人才？”

傅宏烈还在沉思，旁边一个笔帖式不服气：“周先生，如果皇上不撤藩呢？”

“哼，无稽之谈。国家每年收入三千七百万两银子，吴三桂独得九百万，三藩加起来是两千万，单就这一笔账说，假如你是主子，能容得下这样的奴才吗？傅大人，学生还有一句话，不知当问不当？”

“培公老弟，请讲。”

“好。大人请旨撤藩，乃是密折拜奏，怎么会走漏消息呢。”

“唔——是这样，虽然是密折，也总有几个心腹之人知道。其中只有一个汪士荣，是吴三桂

的谋士。不过他和我有八拜之交，难道他会出卖我吗？”

“大人，对汪士荣这个人，学生也略知一二。不过就这件事来说，是不是他出卖了您，学生虽然心疑，却无确凿证据，且待日后分晓吧。临别在即，我有一言相赠。大人虽不愧为国士，但用心太死，用情过痴。君子处世之道，不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望大人三思。几天来，聆听教诲，受益匪浅，日后学生如有寸进，定当厚报。傅大人保重，学生告辞了。”说完，转身钻出船舱，跳上河岸。等傅宏烈等追出来时，他已健步如飞地走进了茫茫风雪之中。傅宏烈望着周培公远去的身影自言自语他说，哎，真是难得的人才呀。

是啊，傅宏烈这话不错。周培公虽然刚刚二十五岁，却已是饱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人了。他自幼父母双亡，又被族叔们欺凌，靠了奶妈龚嬷嬷的抚养才长大成人，龚嬷嬷见他天资聪颖，便让自己的儿子龚荣遇去吃粮当兵，自己又拼命地纺织，攒钱供着周培公读书。周培公中举之后，本想找门路，谋个差使，报答奶母培育之恩，可是龚嬷嬷把他臭骂了一顿。逼着他进京赶考，不把皇封诰命拿到手里，不准回家。就这样，周培公带着奶母的盼切希望，踏上了风雪万里之路。

告别了傅宏烈之后，他沿途卖字卜卦，直到正月十四，才来到这向往已久的京城帝阙。他怀中揣着一个小荷包，那是龚嬷嬷给他缝的，里面虽然有几十枚康熙铜子，这可是奶母的心血啊。一路上，周培公挨饿受冻，也绝不肯动用一文。现在既然已经来到了京师，就更不肯化掉了。只好住进了京郊的法华寺，在庙里撞斋吃饭。

这时，正值元宵佳节期间。由于去年风调雨顺，山左山右秋季大熟。朝廷废了圈地，实行了更名田，再加上遏必隆从芜湖、苏、杭运来数百万担粮食，历来闹春荒的直隶、山东，物价平准，太平无事。北京在新正期间，昼夜金吾不禁。老百姓们高兴，把元宵花灯闹得分外红火，周培公也来了兴致，走到城里看热闹。

这京城里的元宵社火，也确实与众不同。一队队的狮干，龙灯，高跷，秧歌，穿行在繁华闹市。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应有尽有。周培公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正阳门。只见一群妇女拥挤着去摸正阳门上的大铜钉帽儿。摸着了的，眉开眼笑；被挤出来的，怨天尤人。大人叫，小孩哭，笑声，骂声，呼叫声，吵闹声，汇成了一团。周培公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便问身旁的一位老翁。

“老人家，这些妇道人家，不要命地在这里挤什么呢？”

“呵呵呵呵呵，小伙子，她们是在摸福气。谁能摸到七颗铜钉，全家终年平安。”

周培公不禁又吃惊、又好笑。心想：唉！皇上的大门就这么神，那冰凉的、圆润光滑的铜钉帽竟有那么大的法力？这些妇道人家，在为自己的父母，大夫和儿女们祈福时，有多么出人意的虔诚和坚韧精神啊！

“唉！老人家，那也用不着这么挤呀，挨着个来，天不黑都能摸完。”

“相公，你是外地人吧，不知道这里的情形。往年就是挨个去摸的。可今年不同了。呆一会儿，平南王爷和靖南王爷要从这里入觐见，到时候一戒严就摸不成了。你说谁不着急呀？”

周培公又是一愣，平南王爷来了，靖南王耿精忠也来了，皇上要召见的是三藩，为什么只来了两个呢？便忙问道：“平西王爷没有来吗？”

“唉，这咱们小民百姓就知道了，听人家说平西王生病了。”

周培公心中一沉，吴三桂告病不来，皇上的计划岂不是要落空吗，他还要与老者攀谈一阵，忽然，人群中一阵骚乱，从正阳门下拉拉扯扯地打出两个妇女来。年青的，分明是位小姑娘，她一边哭，一边喊：“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姑奶奶小琐我今天和你拼了，叫大伙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众人正要上前劝解，那叫小琐的姑娘从中年妇女的头上一把扯下了头巾，大伙都愣主了，原来，竟是一个乔装成女子的男人。

看到这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乔装打扮，混进妇女队伍中胡来，周培公不禁怒火中烧，他大声

喊道：“不要放走他，把他捆送到衙门里去。”

谁知那个被揭穿其真面目的男人，不但不羞不怕，反而歪着脖子逼了上来，“你小子吃饱了撑的，敢管爷们的事，知道大爷是谁吗？”

“不管你是谁，做这等伤天害理之事，畜生都不如。”

“嘿嘿，反了！告诉你，爷是理亲王府的总管大爷刘一贵。这个丫头片子，欠了爷三十串钱，爷正要把她拉到府里去呢。来呀，把这个小丫头给我带走。”

话音没落，不防周培公抡起巴掌，“叭”地一，扇在他的脸上，五道紫红的指印立时胀了出来，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刘一贵带的那些打手、见管家挨了打，便一齐拥向周培公。站在一旁的小琐姑娘早吓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了，周培公一边和恶奴们纠缠，一边向小琐喊：姑娘，还不快走？”

小琐正要转身，刘一贵早跨上前去拧住了她的胳膊：

“嘿嘿，走？老子带了几十号人来，你还跑得了！呀，把这丫头连同那个该死的穷小子一块，都给爷抓走。”

恶奴们咋呼一声，冲了上来。有的去拉小琐，有的对周培公拳打脚踢。可怜周培公和小琐，书生弱女，怎敌这如狼似虎的家丁，早被打倒在地，挣扎不起来了。

刘一贵等人正在行凶，忽听炸雷似的一声怒吼：“住手！”

刘一贵抬头一看，见人群中走出一位身材高大，满脸络腮胡子的军官。刘一贵带来的一个打手，趁那军官不防，突然从背后挥拳打去。那军官好像后边长着眼睛一样，一把拎住了这个恶奴，反手一拧拉到怀里，“呸”地照他脸上啐了一口，轻轻往前一送，那恶奴像弹丸似地飞了出去，接连又撞倒了两个人。刘一贵见势不妙，呼哨一声，带领恶奴们狼狈逃窜而去。

周培公从地上爬起来，见那军官还在开心地仰天大笑，忽然眼睛一亮，惊喜地叫了声：“大哥，原来是你呀！”

那军官猛地一愣，诧异地看了看周培公，也认出来了；他走了上来紧紧抱住周培公：“哎呀，是我那书呆子培弟呀，你怎么在这里呢？咱们有十年不见了，娘还好吗？”

原来，这军官不是别人，正是周培公的奶母龚嬷嬷的儿子龚荣遇。

周培公想不到在这里会碰上自己的奶哥。便颤声说道：“大哥，一别十年，想不到你已经是四品大员了，怎么不回去看看娘呢？她老人家天天在念叨你呀”

“唉，跟着马鹞子王辅臣，先在广西，又到云南，如今他当了陕西提督，又到了陕西，安定不下来呀！马鹞子脚踩两只船，吃着朝廷的，看着吴三桂的。我在他手下带兵，不容易啊。走，咱哥俩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龚荣遇告诉周培公，他从军十年，一直在王辅臣的手下当兵。这个王辅臣绰号马鹞子，原来曾是平西王吴三桂部下的大将，因军功升了陕西提督，驻防西安，龚荣遇和王辅臣在战场上结下生死之交，很受王辅臣的重用，现在当着他的中军官，还挂着平凉城门领的职衔，王辅臣因为与山陕总督莫洛不和，在陕西干得不痛快，便带着龚荣遇进京，想找个活路，调换个防地。

今天，龚荣遇独自一人上街闲走，不料正撞上刘一贵在这里行凶撒野，欺辱书生、小姑娘，他一怒之下，出手相助，却正巧救下了自己的奶弟周培公。

听了这话，周培公的心头，又是一阵发紧。吴三桂抗命不来觐见，可是陕西提督马鹞子王辅臣却来了，年青的皇上，将如何处理这突然变化的局面呢？

二 会藩王圣意带双敲 赦忠良诤臣又复官

二 会藩王圣意带双敲 赦忠良诤臣又复官

周培公的揣度一点不错，康熙同时召三藩觐见，本意是效法赵匡胤席前夺兵的故事，但吴三桂称病不来，康熙的夺兵计划便不能施行。他那热得发烫的心也只好凉了下來，代之而起的是难以压抑的愤懑。他忍着一肚皮的气，在乾清门和颜悦色地接见了代父行礼的吴应熊，又赏银子又赐药，下诏慰谕“病”了的吴三桂。退下来之后他越发觉得浑身不自在。

可生气归生气，正经事还得办。过了正月十六，康熙下诏令已经入京的尚可喜和耿精忠入内，在乾清宫正殿接见议事。銮舆路过乾清门时，康熙掀起明黄软缎的窗帘向外张望了一下，见耿精忠和尚可喜两个人穿着簇新的鹅黄团花龙褂，俯伏着身子正在叩头，不禁含笑大声说道：“二王远道而来免礼了吧。”说了脚一顿，令乘舆停下，在丹墀下一手挽起一个，呵呵笑道，“朕倒没料到你们来得这么早。在京还过得惯？这里天气比不得广东、福建，要多加些衣服才成啊……”一边说，一边沿甬道向正大光明殿缓步而行，语气神情都透着十二分亲热。上书房随侍大臣索额图、熊赐履，议政王杰书、一等公遏必隆等率领部院大臣，早就侍候在殿门口，见他们过来，忙一齐跪下，直待三人先后进殿，方起身鱼贯而入，斜溜儿伏在殿口。

康熙命耿精忠、尚可喜坐下，端起御案上的奶汁嚼了一口，这才仔细打量面前这两个异姓王爷。上次他们是康熙三年觐见的，已经离别整整六年了。尚可喜已大见衰老，目光也失去昔日的神采，顾盼时头部不断地颤，手脚都显得有些呆滞。耿精忠却正当盛年，挺胸凹肚，正襟危坐。

“你们住在哪里？”

听到皇上问话，耿精忠忙从椅中欠身，赔笑说道：“回皇上的话，尚可喜住在儿子家，奴才住在弟弟家。”

原来耿精忠的弟弟耿星河与尚可喜的三儿子尚之礼和吴应熊一样都是他的姑父。尚了老公主。用汉人的话说是驸马，满语叫“额驸”。这几个人都羁留京师住在额驸府，做散秩大臣。耿星河和尚之礼，都是吟风弄月的浪荡公子，酒色之徒，不问政事，哪个也比不得吴应熊。别看他明面上老老实实，背地里却和外边的督抚大员广为结交，三两日便和云南书信往来一次。

听了耿精忠的话，康熙点头一笑，沉吟片刻，转脸吩咐侍立在旁的养心殿总管太监小毛子：“传话给内务府，赐银给二位额驸每家三百两。”又向耿、尚二人笑道，“朕知道你们手面大，你们不要说朕小气。这两个额驸人品才学都好，再历练几年，朕还要叫他们分掌部院的事呢……”说着，又笑了笑。

这两个“好”，当然就是说吴应熊“不好”。尚可喜见耿精忠不搭腔，忙笑道：“奴才们便有三万银子也比不得这三百两体面。这次来京，听之礼说，万岁爷勤政得很，每日办事都要到二更天。奴才说句不知上下的话，万岁如今到底年轻，还不懂得爱惜自己身子，到了奴才这把年纪才知道呢！万岁一身系着亿万百姓的安危，更要多多节劳才是。”

“朕何尝不想享福？事情太多，不得不如此啊！”康熙目光闪烁地望着外头白雪皑皑的宫院，慨然说道，“罗刹鬼子在东北骚扰边境，去年占我木城，杀我千余百姓。这些生番用死人尸体搭起架子烧小孩子吃！西北上的事更乱，葛尔丹不知吃了什么药，竟敢不经请旨自立为汗，又与西藏第巴桑杰勾手，大有东进吞并漠南漠北之意——你们都是精熟汉史的人，境内出这样的事，朕岂能看着不管，还有黄河、淮河，去年秋天决口三十四处，河南巡抚衙门里的淤泥有一丈多厚，二十多万百姓出外逃荒……唉！”康熙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跪在门口的内大臣、大学士索额图忽然膝行趋前几步，朗声奏道：“万岁，罗刹国使臣戈赖尼即将回国，临行前想面见皇上，请旨如何处理？”

“他现在什么地方？”

“在午门外候旨。”

“叫他进来，朕倒要见识一下他是个什么东西！”

“扎！”索额图叩了头，起身又打了个千儿，躬身退出殿外传旨去了。

熊赐履在班中叩头奏道：“皇上应该盛陈威仪，以示我天朝风范！”

“哼，他不配！现有的威仪也是抬举了他！”康熙说着便听远处一声递一声传进来：“罗刹国使臣进宫叩见！”大家张着眼偷望时，只见一个瘦得麻秆一样伶仃细长的影子，脚步趑趄，左顾右盼地进了乾清门。

戈赖尼像梦游人一样走进了紫禁宫。这里的富有使他吃惊。眼前到处都是黄金、白银和精美绝伦的东方艺术品，绘着云和龙的图案在廷柱上盘绕，令人瞠目的错金大鼎，金缸，镶嵌着耀眼宝石的玉如意，各种名贵硕大的瓷器，搬回任何一件，都足以使他成为欧洲屈指可数的富豪……但这里森严的威仪使他减去几分倨傲，从午门开始，两行禁兵，钉子一样排列着，佩在腰间的宽边大刀拖着长长的鎏苏。御前侍卫们像一尊尊铁铸的神像，按剑挺立，眼都不眨一下，偌大的宫殿两旁跪着几十个翎顶辉煌的朝廷重臣，连一点声响都听不到。殿前铜鹤，金螯的日里喷吐着袅袅清烟，呈现出一派肃穆庄严的气氛。戈赖尼因为看得有些神不守舍，跨入殿门时几乎绊倒了，身子在门框上重重碰了一下才狼狈地站稳了。他肩膀一耸。双手一摊，问跟着进来的索额图：“阁下，我该怎么办？”殿中人听到他华语说得如此纯正，顿时一怔。

索额图冷冰冰说道：“按照我们大清国规定的礼节，向我皇上行三跪九叩首觐见礼！”

看着这个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的人，穿着短袖燕尾服，居然也煞有介事地甩起“马蹄袖”，康熙几乎笑出声来。等他行完礼，正要开口问话，戈赖尼却自行爬了起来，高声喊道：

“噢！伟大的博格德汗！能在这神奇而又迷人的宫殿里觐见您，我感到不胜荣幸。我代表至高无上的大俄罗斯沙皇陛下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向您致崇高的问候。”说着，便张开双臂竟要趋步向前热情地拥抱康熙。

但是他只跨出两步便站住了脚。康熙静静地坐着，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里有一股不怒而自威的光亮，震慑得他不敢稍有轻薄。他僵立了片刻，无可奈何地笑道：“我们的热情表现在我们奔放的行动上，中国人的热情包涵在一种自然美中，有着令人钦佩的含蓄，大不列颠人也不能与之相比……我想，我还是按贵国的礼节回话吧。”说着，便又跪下。

“戈赖尼，”康熙终于开口了，“你求见朕，是为了何事呀？”

“我来求见，是为了求得对阿穆尔地区事件的谅解，请作出明智的选择。”

“哼哼，什么？不就是我们黑龙江流域吗？那里自古乃我中华邦土，与你罗刹国有什么相干，要朕如何‘谅解’？”

“当然，我无意否认陛下的话，但是，那块土地对你们富有而辽阔的中国来说，不过是小小的”——他选不出合适的中国词语，只好伸出小指头来比了一下，“而对我们俄罗斯帝国来说，用处却是很大很大，我们与欧罗巴做交易，需要皮货，您明白吗，而贵国需要边境的安定……”

不等戈赖尼说完，康熙便冷冷顶了一句：“你这是说，你想要的，你就去抢，是吗？！”这一声斥责，震得乾清宫正殿嗡嗡作响。

“不不……不是……哦，是的。请陛下听完我的话，我受沙皇之命转告陛下，您应该以这块荒凉的土地作为交换条件，求得沙皇的恩宠与关怀。只有如此，才能确保陛下国内的和平和安定。”

“噢，这倒奇怪了。我国河清海晏，有什么不安定的？即便有事，也是我大朝家务，与你们罗刹干？”

“我是您的外臣，不妨直言相告。大汗的地位并不稳固。众所周知，贵国南方的几位王爷正在准备一场空前的叛乱……”

“哈哈哈哈哈”，康熙突然纵声大笑，指着尚可喜和耿精忠问戈赖尼：“你认识他们吗？”

戈赖尼看了看坐在下面的耿精中和尚可喜二人一眼，耸肩摇头道：“不，不，不，我没有那个荣幸……”

“他们就是你说的‘叛乱’王爷。我们君臣此刻都在这里，你倒说说。我们怎么个不安定法？”

仿佛遭到重重一击，跪着的戈赖尼身子猛地仄了一下。他来到北京已经有些日子了，可是由于索额图对他严密封锁，耿精忠、尚可喜入京的消息，他竟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此刻，被康熙一句话顶死，戈赖尼脸色变得雪一样苍白，喃喃说道：“这是传闻……请博格德汗和两位王爷原谅。不过——我提醒皇上，我们强大的哥萨克在著名将领巴哈罗夫将军的统率下已经进驻阿穆尔地区。用你们中国话来说，叫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话未说完，康熙“啪”地一声拍案而起。他下了御座。囊囊走了几步，指着戈赖尼说道：“你回去告诉米哈伊洛维奇，中国并无内乱，即或有，朕也自能平叛，不劳他万里之外操这份狂心。我华夏天朝，乃万国臣服之圣地，叫他早收妄想，安分守土！不然总有一天兵车相会，让他知道我大清天威难犯——凭你今日无礼，朕本当诛你首级以示惩罚，念两国相交不斩来使之古义，赦你不死——来！”

“扎！”

“押他回驿馆，限明日午时前离开京师。哼，朕倒不信，这个巴哈罗夫，难道会比前些年死在松花江口的斯捷潘诺夫下场好些？”

魏东亭、狼谭、穆子煦、素伦等一干侍卫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听康熙招呼，如炸雷般齐声应道。把戈赖尼轰出了紫禁城。

一场唇枪舌剑的外交战结束了。康熙按捺不住自己愤慨的心情，不住用眼瞧着殿内群臣，却是一语不发。

耿精忠实在受不了康熙这沉重目光的压力，终于开口说道：“万岁，罗刹国如此无礼，皇上何不发兵进剿？”

康熙手指弹着茶碗盖，心不在焉地斜了尚可喜一眼，说道：“朕也有难处啊，国家遭鳌拜乱政之害，元气未复，一时之间，筹兵筹响都是难题。不能必操胜券，朕岂能轻易用兵？”

今天在乾清宫发生的这些事，尚可喜和耿精忠心里雪亮，处处都是在说“撤藩”。自南明永历皇帝死后，南方事实上已无仗可打。三藩王率几十万军队坐吃朝廷粮饷，北方外敌却无力抵御，看来，“撤藩”是势在必行了。他们俩尽管心里明白，却谁也不肯引出这个话题，尚可喜是没办法。他的兵权早被大少爷尚之信剥夺得干干净净；耿精忠则是抱定主意，看吴三桂的眼色行事——吴三桂的兵比他们二藩的总和还要多，凭什么他耿精忠要做这出头椽子？

康熙见耿、尚二人装聋作哑，心里不禁一阵上火，觉得不能一味地对他们示柔。他目光如电扫了两个王爷一眼，冷笑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朕请三位藩王入京，原本为的就是共商这件事。吴三桂‘病’了，你们二位又不能全然作主。算来三藩实到一藩半。想起来真有意思，朕难道连罗刹这个跳梁小丑也奈何不得？”他本想说“朕这里难道设了鸿门宴”，话到口边又改了。

尚可喜苦笑着辩解道：“奴才临来前，曾派人往云南看吴三桂。他确有眼疾，年前又患疟疾，称病不朝，似乎并无别的心思。”

“罢了，不谈这些了吧。朕怎么扯到这上头了？朕的本意你们不要误解，朝廷目前无意撤藩，即使撤藩也要光明正大，决不作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事！朕自束发受教，便以诚待人——先诚意正心，而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嘛。三藩若不负朕，朕是不会亏负你们的。你们也累了，跪安吧。”

打发走了尚可喜和耿精忠，康熙换了便装，来到座落在绳匠胡同的刑部衙门，在签押房后的大客厅里悠闲地吃茶，等候会审傅宏烈的结果。四个一等侍卫魏东亭、狼谭、穆子煦和驷驴子见

他似乎心事重重，一个个鸦雀无声站得笔直。

忽然，一个大个子武官匆匆进来，喘了口粗气，一屁股坐在康熙对面的椅子上，心神不宁地向外望望，转脸对康熙说道：“喂，你们堂官什么时候下来……啊？是主上！”

康熙见他惊得面如土色，连下跪也忘记了，便笑道，“是图海啊。你这奴才不好生呆在九门提督府，钻到刑部衙门来做什么？”

图海这才忙不迭地跪下，额上豆大的汗珠已渗了出来：“回万岁爷的话，刑部衙门正在会审傅宏烈——啊，不，奴才是来瞧瞧吴正治……”

康熙见图海慌得结结巴巴，不觉好笑，“你和吴正治是什么交情，怎么又扯到傅宏烈身上，吴正治正在审傅宏烈，你掺和进来是怎么说？九门提督的手伸得大长了吧？”

“扎。奴才该死！吴六一生前说傅宏烈乃是忠良之人。今日会审，臣有些按捺不住，前来找吴正治打听一下消息……”说着便连连叩头。

“起来吧，站那边去。亏你还是将军出身，连一点应变之才都没有。你来吴正治的法司衙门撞木钟，不怕朕治你的罪？”

“奴才与傅宏烈并无瓜葛，而且奴才不主张撤藩，政见也不同。傅宏烈上书言政是为国家社稷。其言当，圣上取之；其言不当，圣上舍之。臣以为——”

“你不要讲了，你到签押房传旨，朕要见傅宏烈。”

“啊？”图海大感意外，见康熙脸上毫无表情，忙又答道：“扎”。

傅宏烈跟着图海进来了。他脚下钉着四十斤重的大镣，在寂静的院中哗啦哗啦响着，虽然步履蹒跚，脸上却像刚睡醒的孩子一样平静。刑部吴正治和满汉侍郎、科道等一群官员因未奉诏进内，只在刑部天井院里向上叩了头，远远退到一旁，不安地注视着这座立刻变得至高无上的签押房。

“傅宏烈。”康熙捻着胸前的朝珠，对伏在地下的傅宏烈说道，“此时此地，你心里在想什么？”

“罪臣在想……”傅宏烈身上一颤，他完全没想到康熙会问这个，便抬头望了一眼康熙，答道，“此地自前明至今，一直是国家掌刑之地，由此向归宿走去只有咫尺之遥。万千奸恶之徒在此伏法，亦有仁人志士在此蒙冤受辱……此时罪臣不意得见圣颜，一诉衷曲，臣虽死，快何如之。”

“尔有何衷曲可诉？尔不过一个小小知府，竟敢妄言国家大政，离间君臣和睦，还不是死有余辜。”这话声音虽不高，透着极大压力，图海和魏东亭等人心里竟不禁起了一阵寒栗。

傅宏烈横了心，答道：“圣上这话差了！”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却听傅宏烈接着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臣职在司牧？臣亲见吴三桂和尚可喜父子倒行逆施，横行不法，若缄口不言，明哲保身，则有欺君不报之罪；若直谏犯颜，又有妄言乱政之罪——是进则身死，退则心死，身死与心死孰佳？求圣上明断”。

康熙觉得自己的心好像从高空一下子沉落下来，“舍生取义”四个字闪电般划过；划得他的心一阵疼痛：这样一个大人物，竟迟至今日才发现！他沉思一下，提高了嗓音朝外喊道：“吴正治，你进来”。吴正治答应一声，三步两步跨进来，还没有跪稳便听康熙说道：“你们准备将傅宏烈如何处置？”

“腰斩”。

“不能轻一点么？”

“回万岁的话，臣只能依律定罪，恩自上出，减刑轻判应由皇上特典。”

“嗯。那就……弃市吧。其实弃市如同杀头，虽然也不免一死，但是比起腰斩，总算轻了一级。”康熙说完舒了一口气，瞟一眼傅宏烈，又说，“你方才说得很好，朕成全你——不要怨朕狠心，朝廷有朝廷的难处。你还有什么话么？哦，你的老母、幼子，朕当关照户部着意抚

恤……”一边说，一边审视着傅宏烈。

傅宏烈此刻听到老母、幼子，真比万箭攒心还要难过。他饱含着泪水，强压着没让自己哭出声来，只是伏地行了三跪九叩大礼，颤声说道：“罪臣无话可言……谢恩……”站起身来又向图海和吴正治各作了一个揖，含泪笑道：“吴兄，图兄，小弟就此别过了！”便提着大镣昂首向厅外走去。

“站住！”康熙突然起身断喝一声。他的脸一下子胀得血红，几步从厅中跨出，目光如电地盯着吴正治，一叠连声命令：“给他去刑！”说道脚步一步不停地走近傅宏烈，一边看着两个司道官员忙不迭地开锁去刑，一边抚着傅宏烈的肩头说道：“好！果然是肝胆照人，果然是烈烈丈夫！杀你这样的臣子，朕岂不成了桀纣之君？”

傅宏烈被这猝不及防的变故弄愣了，待明白过来，哪里还控制得住自己，仆身伏地号啕大哭。

康熙扶起傅宏烈，轻声说道：“你先在北京住下。你的朋友有不少在京供职，还有朱国治也已调来北京。你在他们家养养身体，有什么奏陈、建议，可由图海代呈。日后朕要用你这块石头，还叫你回广东做官，你敢吗？”

“奴才有何不敢？”

“好，你起来吧。”

三 托东南遣嫁四公主 顾西北重赏马鹞子

三 托东南遣嫁四公主 顾西北重赏马鹞子

二月二龙抬头的节气已经过了，紫禁城宫殿上的积雪，还没有开冻。鎏金大铜缸沿上挂着一层薄霜，缸里的水虽然一天一换，仍结满了蛛丝般的细凌。

养心殿总管太监小毛子侍候完康熙早膳，奉旨至乾清宫西阁换送康熙夜里批阅过的奏事匣子，折转回来时，康熙已经出去了。只见六宫都太监张万强带着候文、高民等一千太监正在扫地、掸尘、抹桌子。他便捋起袖子帮着收拾，一边笑问张万强：“张公公，万岁爷呢？”

张万强取过一方端砚，磨着墨答道：“四格格从昭陵回来，万岁爷欢喜得了不得，不等要轿子就跑着去了。这会子在储秀宫，只怕老佛爷也去了呢！”

这个四格格是分封在广西的定南王孔友德的女儿，本名孔四贞。定南王死了之后，太皇太后便将她收养宫中，待之如女。她和苏麻喇姑一样，从小看着康熙长大。不知为什么，顺治皇帝大行之后，性情刚烈的孔四贞突然变得郁郁寡欢。她本是将门之女，身有武艺，便请求允准她宿卫先帝陵寝。太皇太后拗不过，竟破格晋她为一等侍卫，由她去了昭陵，这一去就是九年。今日突然回来，是件稀罕事儿。

小毛子却不知此事根苗，一边调好了朱砂一边笑道：“皇上是该松泛一点了。自去年五月鳌中堂坏事到如今，一天七个时辰见人、批奏章，还要写字、做算术，这几天更是一事未了又有一事，连个五更黄昏也不分了，竟比小家子挣饭吃还难，就浑身是铁，能打多少钉儿呢？”

张万强撇着光溜溜的下巴笑道：“你甭嘴巧，甭指望我在皇上跟前给你递送这些话儿——论说也真是的，去年今日，咱们谁敢想，鳌中堂那么横的人物儿，忽拉巴儿就没了！就是外边茶馆鼓儿先儿们说的书，也未必有这个热闹呢。”

小毛子起先还嘻笑着听，回头一看，自鸣钟上的时针已指到己未午初，这是康熙披阅奏章的

时间了：“哎哟，光顾说话，差点误了事。”说完便一溜烟跑出来，直奔皇后正殿储秀宫。

储秀宫里很热闹。太皇太后坐在皇后赫舍里氏家常使用的软椅上，下边一溜侍立着贵妃钮祜禄氏、卫宫人和几个答应、常在。没有品秩的大宫女墨菊、小娥、蝉妮、红秀捧着中栳在后头侍候。康熙立在太皇太后身后轻轻给老人捶背。苏麻喇姑是出家人，皇后是主人，赐了座儿在下头。只有孔四贞是远客，打黄儿坐在太皇太后对面，端着茶杯，静听太皇太后说话：

“你这一去就是这么多年，别人不知怎么样，我瞧着脾气性儿竟是一点没改。哪有女人做官做一辈子不嫁人的？我跟前的女孩儿，只有你和曼姐儿特别，偏都比公主还要性傲。曼姐儿不去说她了，如今虽留起了头发，已经是菩萨的人了。你半大不小、二十多岁的老姑娘，不嫁人怎么成呢？没的也不怕人家在背后数落我这老婆子，亲生女儿一个一个都嫁了，收养的竟一个不嫁人。正说着，一回头瞥见小毛子进来，便道：“小毛子大总管，又来催你主子吃苦去？”

小毛子一进门便听见这话，忙跪下请安，笑道：“奴才哪里敢？这都是万岁爷定的章程！”

“今儿有我做主，难得四姑娘回来，叫他们姑侄多坐一时，你站一边吧。”

小毛子叩了头起来，不便一一请安，只上前给孔四贞打了千儿，笑道：“小毛子给四格格请安了——苏麻喇姑大师是我姨，早听说四格格和大师亲姊妹似的，又是远客，得给您多叩个头！您也当奴才的干姨好了。”片刻之间，他便又认了一个干姨。

皇后见孔四贞不认识小毛子，忙笑道：“这是皇上跟前的总管太监，是个精猢猻，救过曼姐的命，最能顺竿子爬。四姑提防着他。”一句话说得众人都笑了。

康熙没有笑，却陪着小心对孔四贞说：“老佛爷刚才提到的那个孙延龄少年英武，又是定南王手里使过的人。朕见过几次，言谈举止蕴藉有礼，很不错的。如今老佛爷作主，把四姑指给他，真是天配地合。四姑见了就知道了！”

小毛子这才明白是要把孔四贞指配给孔友德的部将孙延龄，便不打浑了，却听孔四贞答道：“老佛爷、皇上和娘娘都已经说的不少了，又都是为我好。我再推辞就像不识抬举了。那……那就……勉从其命吧。想我孔四贞，自父亲死了，一直蒙老佛爷恩养，和女儿一样，本不该……”

“对了，就是这个话！”太皇太后知道孔四贞从前一向钟情于顺治皇帝，生恐她再提与顺治的旧事，见她应允，不禁喜形于色，便拦住道，“压根儿和我的女儿就一样嘛——皇帝，我的意思晋四贞为和硕公主，你看呢？”

“本就如此嘛。”

“小毛子可听见了？四公主要下嫁，嫁妆要从厚。”

“扎！都在奴才身上，照公主的例，加银五千——”

“一万！”康熙大喊道。

“扎——一万。”

苏麻喇姑本来在旁静坐，听到这里，不禁笑道：“四格格，我这会儿也不论出家人不出家人，要笑你一句了。人家都是夫贵妻荣，你可是夫以妻贵了。”孔四贞羞红着脸，没有说话。

“是时候了，”康熙笑着转到前面，对太皇太后打了一揖说道，“孙儿要到前头养心殿去。有几封折子，今儿一定得批出去。原定今日见陕西提督王辅臣，明儿见孙延龄……”

言犹未尽，便听宫外西南方向隐隐传来牛吼一般的声音，殿中几个人同时怔住，接着又是一阵更响的叫声愈传愈近，宫殿开始微微颤动，几盏吊在殿角的宫灯像秋千一样荡起来。门窗、几榻也像打摆子一样震得山响。“天爷”小毛子失声叫道，“这是怎么了？”脸色变得煞白，钮祜禄氏跟抢一步，身子一晃便摔倒了。

“地震！”皇后赫舍里一惊立起身来，厉声说道：“小毛子、墨菊你们几个护着老佛爷和皇上快出去！”墨菊连忙跨过来，与小毛子一边一个挟了太皇太后，脚不点地地跑到院子里。钮祜禄氏这才惊醒过来，正想去扶康熙，孔四贞早抢先掖了康熙出去了。二人又指挥着太监宫女合力

抬了几张椅子晃悠着跟出来，将椅子放在四不靠墙的一片青砖地上。

就在这时，又听见两声剧烈的震声从地心发出，远处民房轰然倒塌，扬起漫天黄雾，把紫禁城笼罩在一片灰暗之中。宫殿的梁柱发出吱吱咯咯的响声。皇后、贵妃和全班执事宫监鸦雀无声地站在剧烈震动的庭院当中。太皇太后和苏麻喇姑合掌闭目，合掌跌坐，口中喃喃吟佛，只有康熙不动声色地坐在中间仰视上苍。

“万岁，”储秀宫花门口传来熊赐履洪亮的声音：“万岁，熊赐履、索额图、康亲王杰书前来侍驾。”

“进来！”三个大臣躬身而入，眼见太皇太后和康熙平安无事，不由地舒了一口气，依次跪下。

这时午牌刚过，地震来得更凶，巍峨的五凤楼和殿字馆阁以及大大小小的民房，一街两行的商店随着天地一起一伏婆婆起舞；天空中黄尘与暗红的彩云搅在一起翻滚，笼罩得宇宙一团昏黑；一会儿风雹雷电齐作，紫蓝色的闪电照着街上一张张惊惶的面孔。从永定门、哈德门到东直门一带人烟稠密的地方，人们扶老携幼依在一起，孩子在母亲怀抱里挣扎着大哭大叫，大人们却一个个用呆滞的目光仰望苍穹，祈祷平安。远处不时传来高房危楼轰然倒塌的声音，整个京城鸡飞狗叫，惶惶不宁。

地震乍起的时候，一等待卫善扑营总领魏东亭与表妹史鉴梅的新婚大礼才过三天。由于史鉴梅娘家已没有人，熊赐履夫人便把她接了去权作回门。原说好了于明日回家。出了这种事，史鉴梅哪里还顾得了这些？便从熊家马厩里拉出一匹狂躁的枣红马，勒一勒缰绳飞身而上，狂抽猛打驰回虎坊桥魏东亭的官邸。刚过西华门，却见自己的丈夫魏东亭手挥宝剑正与一个双手持戟的红顶子武官在马上厮拼，便勒住了马在旁凝神观看。

那个面白无须，眉如卧蚕的武官四十多岁，足比魏东亭高出了一个头，半截铁塔似地稳坐战骑，身手十分矫捷，一双烂银画戟舞得风车一般。魏东亭是康熙跟前武功最高的侍卫，可是因不善马战，无论怎样勾刺劈挑，总占不到上风。史鉴梅来不及细想，便从头上拔下枝银簪，权做暗器，一甩手便向那人后心飞去。不料那人着实了得，竟在马上凭空向后一翻，银簪平射过去正好磕在魏东亭的剑上，被打得无影无踪。史鉴梅不禁大怒，刷地一声解开束腰金带，纵马一跃加入战团。正打得难分难舍，忽听宫门口传来一阵洪钟般的笑声：“哈哈哈哈哈……虎臣贤弟，新婚燕尔，夫妻竟有如此兴致，共战关西马鹞子！”

听见一声喊三人一齐住了手，原来是九门提督图海戎装佩剑，手中捧着诏书，大声喊道：“圣旨，着王辅臣即刻觐见”

魏东亭忙上前向王辅臣拱手一礼：“虎臣职司守卫，不识军门大驾，尚祈恕罪。”

“哪里，哪里，未将一介武夫，刚才多有冲撞。”

图海在一旁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不打不相识。快走吧，圣上在等着哪。虎臣，你也来吧。”

魏东亭招呼史鉴梅先行回家，便和王辅臣联袂而入。此时大震已经过去，储秀宫附近已完全恢复了平静。时而袭来的余震，大殿窗棂门扇虽然仍旧发出咔咔的声音，但已不再那么吓人。丹墀外二十名宫女、四十名太监按序排着，众星拱月地护在康熙周围。两柄宝扇，一面长纱屏围在身后。杰书、熊赐履和索额图挺身长跪在一旁，一切与日常朝会没有两样。

魏东亭行礼之后，站起身来立在康熙身旁。王辅臣因是第一次入觐，在陕西平素闲谈时，虽也听说过一些宫闱秘闻，圣上如何私聘落第举人伍次友为师，如何庙谟独运，用魏东亭一干新进少年擒鳌拜，可是现在真的与这些人相见，激动之余又有点好奇。他一边行三跪九叩觐见礼，一边偷眼打量，见康熙脚踏青缎凉里皂靴，身着酱色江绸丝绵袍，外套着石青单金龙褂，浑身丝毫不带珠光宝气，顾身玉立，风度娴雅，不禁肃然起敬。

康熙含笑看着他行礼说：“王将军，请起来说话”

“扎！”王辅臣响亮地答应一声立起身来。

“好一表人材！久闻将军虎背熊腰，果然名不虚传。朕刚才听说因你未奉特旨，被魏东亭堵在西华门外交上了手，不知胜负如何呀？”

“魏将军乃圣上驾前擎天玉柱，臣何能及呀。”王辅臣完全没想到康熙这样随和，绷得紧紧的心松和下来。

“那也不见得。”康熙抬头遥望着发黄的天空，轻轻叹了口气。康熙心里明白，王辅臣已经被打动了，便换了一个话题：“朕委纳兰·明珠到陕西，锁拿山陕总督莫洛和巡抚白清额进京问罪。你从那边过来，不知这件事办得怎样？”

王辅臣摸不清康熙问话的意思，一时没有开口，过了一会才回奏道：“白清额已经革职监护。莫洛在钦差大臣到达之前，去巡视山西未归，明大人已经派人去传他了。”

“朕不是问这个，西安百姓递来了万民折，称颂他二人情廉，恳请朝廷免其重罪。你在平凉多年，联想问问此事是否当真。”

王辅臣与莫洛素来不和，但莫洛是清官，山、陕两省有口皆碑，是说不得假话的。他咽了一口口水，清清嗓音又说道：“莫洛居官多年，为母亲做寿，竟借了五十两银子。此次查抄白清额的时候只存白银十六两。这些都是实情，臣不敢欺瞒！”

“听说你与莫洛不和？”

“回皇上的话。臣与莫洛，瓦尔格将军之事乃是私怨，皇上所问乃是国事。臣不能因公废私，亦不敢因私废公。”

“好，国家大臣，社稷重器，应该有这等气量，你是什么出身？”

问到出身，王辅臣身子一颤，连连叩头答道：“臣祖辈微贱，乃是库兵出身。”

库兵是为朝廷守银库的，虽然有钱，却被人瞧不起。王辅臣一向视为奇耻大辱；讳莫如深。但皇帝垂询又不能不如实回话，所以话刚出口，眼眶中已是含满泪水，声音也显得有点哽咽。

康熙也觉意外，怔了一下长叹道：“朕倒不知你出身微贱如此。不过自古伟丈夫烈烈英雄比卿出身寒贱的多的是！大英雄患在事业不立，余事都不足道。张万强！”

“奴才在！”

“立传朕旨给内务府，王辅臣举家脱籍抬旗，改隶——”康熙沉吟片刻，觉得既做人情，就不如做得大些，于是果断他说，“汉军正红旗”

“扎！”

康熙皇帝为了安抚王辅臣，把他全家抬入旗籍，而且是“汉军正红旗。”这特殊的恩遇，使王辅臣感动得泪流满面，要不是怕在皇上面前失礼，他真要放声大哭了。

康熙沉着地说：“你好自为之。朕本想留你在京任职，朝夕可以相见。但平凉重地，没有你这样有能为的战将，朕更不放心。西边、南边的麻烦事很多，朝廷要倚重你马骢子呢。”

旁边的人听着这几句话轻松平淡，但“西边”这两个字在王辅臣听了却如雷声轰鸣一样。他，一个库兵出身的被人看不起的贱民，从军入伍之后，先是随着洪承畴南征，江、浙平定以后，又改归吴三桂节制。几年中由于军功从普通军士升到了督抚大臣，封疆要员。吴三桂待这个调入自己麾下的王辅臣是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比对自己的子侄辈还要好。后来，王辅臣调至平凉，吴三桂还要每年接济他几万银子。所以，几年来王辅臣在康熙和吴三桂之间，还是脚踩两支船，两边都不敢得罪。现在康熙提到了“西边”，显然是对吴三桂不放心，王辅臣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

想到此，王辅臣忙叩头道：“皇上委臣以封疆，寄臣以腹心，待臣之恩如天高海深，臣若背恩负义，不但无颜于人世，亦不齿于祖宗！请主上放心。一旦西方、南方有事，臣虽肝脑涂地，也不负圣恩！”

康熙显得有点激动，双目闪烁生光，只有此时才看到与他年龄不相你的老练与成熟：“朕并

不是对谁都不相信，只是实在舍不得这样的人才远离北京在边廷吃苦。”他一边说，一边从座后拿起一对四尺长的银制蟠龙豹尾枪，想了想，又将一支放回，加重了语气说道：“这对枪是先帝留给朕护身的，朕每次出行都要把它们列在马前。你是先帝留下的臣奴，赐别的东西都不足为贵。这里把枪分一支给你，你带到平凉，见枪如见朕；朕留一支在身边，见枪如见卿。”

王辅臣面色苍白，激动得不住抽泣：“圣恩深重！奴才虽肝脑涂地，不能稍报万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报圣恩。”说罢，颤抖着双手接过枪来，缓缓却步辞了出去，刚出垂花门，再也控制不住感激之情，竟掩面放声痛哭起来。

四 祈平安祖孙拜佛山 怀鬼胎世子跪午门

四 祈平安祖孙拜佛山 怀鬼胎世子跪午门

孔四贞当日辞了出去，自回了她东华门外的官邸。因余震不止，康熙不想来回搬动，第二日仍在储秀宫召见索额图，熊赐履议事。魏东亭等几个侍卫在外边侍候，也觉十分方便。太皇太后因没地方去，闲坐着又觉气闷，便带着苏麻喇姑踱至前边储秀宫看康熙办事。

待熊赐履和索额图给太皇太后行过礼，康熙方才坐下，默默打量苏麻喇姑。自从伍次友与她发生婚变，已有半年多了。近来苏麻喇姑的心情似乎比伍次友离京时好一些，走路也显得硬朗了许多，一身缁衣映着血色不足的面孔，已不再白得让人不敢正视，只是神情中依然带着淡漠冷峻，使人觉得有点凛然。

太皇太后一边坐着，一边微笑着对旁边侍立的索额图和熊赐履道：“皇帝到底是经了事的，比先前炼达得多了，昨日两件事处置得都好。四贞文武全才，嫁了这个孙延龄，或许能给这匹野马套上龙头。明珠上回折子里头说，王辅臣这人事上以恭，处友以信，待人以宽，御下以严，也不坏嘛！”

熊赐履听出来太皇太后对王辅臣印像颇佳，躬身陪笑正欲答话，康熙却道：“祖母说的是，不过也不敢大意。孙子见过几次孙延龄后，瞧着这人很傲气，时间长了保不住还会生变故。王辅臣确是恭敬，不“恭”未必就“忠”，他对吴三桂的提拔和重用很感恩，孙子不能不待他更好一点。但愿他有良心，好好地在西进节制兵马，将来撤藩就容易一点。”

站在一旁的魏东亭一直不明白康熙为什么如此厚待这个一脸吕布相的王辅臣，至此才恍然大悟，对康熙投去极为钦佩的目光。熊赐履道：“万岁圣虑极精，圣断极明。四公主下嫁孙延龄，东可遏制尚、耿二藩，西可掣肘云贵。但是王辅臣的情形却有所不同。他手下的几员悍将，有的是吴三桂旧友，有的是闯、献余党，就怕王辅臣在京说的好好的。回去又生变故，以臣愚见——”

“嗯。你说下去”

“扎，臣以为还是将王辅臣留在京师为好。”

康熙听了，一时没有说话，低头思忖半晌，转脸问索额图：“你看呢？”索额图忙答道：“平凉乃关西重地，臣以为熊赐履所说很有道理。臣保一人前往，一定可以胜任。”说完用眼瞟了一下魏东亭。

“你是说魏东亭？小魏子，你去如何？”

魏东亭双手一拱，单膝跪地大声说道：“奴才唯万岁之命是听，万岁叫奴才去奴才就去。”

“嗯——不成，京师乃根本之地，必须有像魏东亭这样的人来拱卫。王辅臣节制西北也比别

人合适。朕对他感之以情，结之以恩，化之以德。他应该知道报答。再说，此时忽然调离王辅臣，只能加重平西王的疑惧之心……”

太皇太后忽然打断了康熙的话，扶着椅子把手站起身来：“对了。吴三桂顶顺当当地撤了藩，什么事也不会有；吴三桂要是造反，王辅臣那里换谁去都是一样。不过熊赐履说的也对，王辅臣和孙延龄下边的那班人都是做贼出身，不能不防，所以还是要让王辅臣回陕西，让孔四贞去广州，更为稳妥。京师这边麻烦事也不少，眼下说吧，我们祖孙想出京巡视一下，可是没有小魏子这样靠实的人跟着，你们留在京里办事，能会放心吗？”

“出巡？”索额图和熊赐履几乎是同时惊呼一声，“不知老佛爷和皇上要巡视何方？”

“五台山。”

熊赐履大吃一惊，趋前一步仆身伏地叩了头，仰面问道，“老佛爷，万岁，京畿刚刚粗定，内外忧疑，多少急务待办，不知何故出巡？臣以为不可！”说着，转脸质问站在旁边沉吟的索额图：“索大人身为国家大臣，此时为何沉默不语？”

索额图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曾风闻过“先帝出家为僧”的事，父亲索尼临终前也曾呓语过“五台山，顺治爷……”他从种种迹象中隐隐约约地感到先帝的“驾崩”必有隐情。刚才听太皇太后亲口吐出“五台山”这三个字，证实了自己的推测。此时见熊赐履责问自己，想想还是装糊涂为好，便随声附和道，“奴才也实在不明白太皇太后和圣上为何要西巡五台山。”

康熙心里也觉奇怪，皇祖母为什么提出要上五台山，正待劝说，太皇太后却止住了，说道：“京师发生地震，你们不也受了惊吓吗？按说地动山摇自古就有，我本来也不放在心上，但这次来得蹊跷，震得太和殿都塌了半边。你们看西南方，云彩为何这么红？你们还劝，难道要等北京城全陷下去才求佛祖？”

康熙见祖母还要长篇大论地讲下去，便笑着解释道：“地震是孙子失德于民，招致天怒。皇祖母替孙子操心，可就近到瀋柘寺拜拜佛，不也就尽了心意嘛。祖母上了年纪，身子是要紧的。再说，京师里七事八事，咱们一下子都去了，怎么能放得下心？”

“瀋柘寺怎么能和五台山比？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活佛所在地！”

熊赐履听到这里，也忙劝解道：“据奴才看，这京师地震是由鳌拜多年来乱政所致，天变虽由人事引起，若善修人事便可挽回天变。不必去求西方佛祖……”熊赐履的学究气上来了，又要大讲天人互应的道理。不防太皇太后冷笑一声，喝道：

“你禁口！我敬佛祖和你尊孔孟一样。我并没有说孔孟的不是，也不许你在我面前诋毁佛祖。”她的脸气得煞白，想想熊赐履是个忠臣，又是个书呆子，便不再说下去，一转身坐回到椅子上。

苏麻喇姑本不想在这种场合多说话，见大家沉默得难堪，双手合十插言道：“这是老佛爷的心愿。”七日前在慈宁宫和老佛爷说因缘，老佛爷说她曾见过金甲神将来讨愿心，老佛爷答应向五台山献玉佛一尊。如今又出了地震的事，去一趟五台山也是该当的。鬼神之事，还是宁信其有，不说其无的好。”

“这话对！说到我老婆子心里了。我已是半截子入土的人了，还为自己祈求什么，只盼着孙子皇图永固也就安心了——五台山我是要去的。皇帝要是顾不过来，我一个人去就是。”

康熙忙躬身说道：“孙子怎敢！孙子自然陪祖母一道儿去。京里的事由熊赐履和索额图维持，机密些也就是了。就这样定下吧！”

太皇太后和皇帝同出紫禁城至瀋柘寺去拜佛，是开国以来第一次，所以礼部奏议用最隆重的“大驾”卤簿。清代皇帝出巡的仪仗分四等：祭祀用“大驾”、朝会用“法驾”、平时出入用“銮驾”，行牵则用“骑驾”。这次是太皇太后和皇上一起去祭祀，当然要用“大驾”。圣旨一下，举朝忙碌。礼部衙门前，白天车水马龙，夜里灯烛辉煌。满汉尚书、侍郎、各司主事、笔帖式通宵达旦地起草诰制，安排百官班次，皇帝驻蹕关防，迎送礼节仪仗……一个个累得精疲力

尽，连着忙了七天才算忙出头绪来。北京的大小官员、黎民百姓听说“大驾”是因地震而出，是去尊天敬祖，祈福佑民，都十分敬服，眼巴巴地等着瞧瞧热闹。

接到送驾出城的消息，吴三桂的大儿子、当着公主额驸、封了太子太保的吴应熊，四更天就洗漱完毕。他是一品敬秩人员，按礼应穿九蟒五爪的袍子和仙鹤补服，但礼部特别照会他，还要再加穿黄马褂，戴双眼花翎。他一听便知这是特典。本是很让人高兴的事，他倒多了一个心眼儿。自己在京师里，名义上是王子、皇亲，实际上是个“人质”，越是不招人眼目越好。现在皇上独下特旨给自己这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事。再说，穿得这么显眼，百官瞧了，心里又该怎么想呢？

自从鳌拜倒台之后，一向安居的吴应熊突然感到不安了。似乎有某种可怕的力量潜伏在他的宅邪四周。“三藩”这两个字也越来越使他感到可怕。但是、父亲在来信中并没有提到朝廷有什么异常动静。他相信如果有这种情形父亲会很快知道的。因为，在北京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不少人暗地里为父亲效劳的。

吴应熊的额驸府，座落在宣武门外的石虎胡同，这里离紫禁城并不远。心事重重的吴应熊来到正阳门前便下轿步行。礼部为他安排的位置在天安门前金水桥东。这样显赫的位置，他觉得有点承受不起。

这时，早已守候在桥边的索额图满面堆笑地迎了过来：“吴公，请在这边与我们一同候驾。”

吴应熊抬头一看，见索额图和熊赐履也是身穿簇新的袍服，套着黄马褂，并排站在一起，慌得连忙回礼，笑着说：“索大人不要取笑，吴应熊怎敢与二位辅政并列？”

熊赐履笑道：“世子请别客气，这是魏东亭刚才传下来的旨意。你是天子至亲，又是朝廷大臣，细论起来，我们这些人还无法与你相比呢。”

吴应熊见熊赐履正端着铜烟锅要吸烟，连忙从怀里取出火折子，凑上前去替熊赐履点着了火。然后又回头问索额图：“索大人，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明珠大人，他去陕西还没回来吗？”

索额图一笑说：“早呢，山陕总督莫洛到了山西，不见到莫洛，他怎么能回呢？”

熊赐履一边不紧不慢地吞云吐雾，一边冷冰冰他说：“这也有几说几讲。路上好走，他回京就快些；要是再遇上乌龙镇那样的麻烦事儿，不免就要多耽搁一些日子了。”

吴应熊知道，熊赐履说的“乌龙镇”那件事，便是明珠奉旨出巡时，路过郑洲请出“天子宝剑”来杀掉欺压百姓、作恶多端的郑州知府西选官冯睥龙和他弟弟冯应龙的事。

这件事，明珠虽然做得草率了一些，但是，却得到了皇上的支持。现在熊赐履当面提到这事，吴应熊觉得自己很难答话。无论是指责明珠，还是对吴三桂的西选权表示不满都是不合适的。他委屈地咽了一口气，笑道：“不管是吏部所任，还是家父所选，都是大清的命官。凡属贪官污吏，也都在可杀之列，家父来信还夸奖了明珠大人，说他很能秉公执法。像郑州知府那样的害民贼，家父知道了也是容他不得的。不然，还有什么天理王法？”

熊赐履笑了笑，还想再说什么，索额图忽然扯了一下他们的衣袖说：

“二位禁声，皇上就要出来了。”三人便不再说话，将马蹄袖一甩，挨次跪了下去。自天安门至正阳门数百名在京供职的部院大臣、入京述职的外省大惊，见他们三个跪下，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也一齐跪下，静候大驾。

五 三藩臣逆天倡叛乱 五华山聚会议反清

五 三藩臣逆天倡叛乱 五华山聚会议反清

太皇太后和皇上要去五台山朝圣的事，索额图等几位亲信大臣做了周密的安排。为了保密，只说是去北京近郊的潭柘寺进香。

几十名内侍列队整齐地从城洞门出来，养心殿总管太监小毛子，大声传旨：“圣驾将到，百官候着了！”说罢，拂尘一扬退了回去。紧跟着，内务府执事一声递一声地传了下去。此时正值辰牌，丽日当空，微风轻拂，华盖幡带飘舞，显得十分壮观。一百二十面门旗之后，魏东亭气宇轩昂地骑在错金鞍的黄马上，四十名侍卫和数百名禁军浩浩荡荡随后跟出。城内城外鼓乐动地，一片山呼，坐在头辆辇车上的康熙频频点头抬手示意，吴应熊瞧见康熙在注视自己，忙不迭地将头在坚硬的石板地上重叩几下，连呼：“吾皇万岁，万万岁！”一直到车驾过完，他的头方敢抬了起来。

吴应熊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石虎胡同。几个月来往这里跑得最勤的工部员外郎周全斌，已经在府里候了多时了。周全斌是个狡诈阴险的双重间谍，是明投吴应熊暗助杨起隆的人。寒暄过后，吴应熊客气地笑着，一边说：“累你久等了。”把周全斌让进内府的好春轩里待茶。

落座之后，周全斌用碗盖拨着浮在上面的茶叶，半闭着略带浮肿的单眼泡，单刀直入地开了口，一句话便说得吴应熊浑身打激凌：“吴公，朱三太子已去云南五华山令尊大人那里了，说不定那里的文章做得比今天的这场出巡还要热闹呢！您知道吗？”

周全斌所谓的朱三太子，就是前明崇祯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朱慈烺，当时传说他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失踪了，跑到南方去招兵买马立志反清复明。

这事，吴应熊早听说了。吴应熊在京做人质二十余年，深通韬晦之术，心里虽然吃惊，表面却冷冰冰他说：“这些事我不知道，也不信。即使是真的，我看这位来历可疑的朱三太子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足下原是前明崇祯皇上周贵妃的本家侄儿，我不明白你到我这里来说这些话是为什么？我不想听，也不敢听。如果足下不辞劳苦从西鼓楼来访，就为说这个话，还不如早些回去歇息的好。”说完，吴应熊深深吸了一口烟，透过浓浓的烟雾打量周全斌的反应。

周全斌也在观察吴应熊，这个其貌不扬的矮个子，胖胖的身体略嫌臃肿，细眉大眼，厚嘴唇，一眼看去极是忠厚朴拙，却不料他一反平日慢吞吞的习惯，十分敏捷地用一道“话墙”将他碰了回来。周全斌微微一怔，随即似笑不笑他说道：“不敢听或许是真的，不想听嘛……世子殿下自地震以后为何要一日一趟快马飞驰云南呢？可惜呀，你要得到平西王的回话还要好些日子哩。你我两家都是前明旧臣，素有旧交，何妨先听听我这一孔之见呢？”

吴应熊一边听，一边极细心地剔着烟杆中的油泥，不紧不慢他说道：“北京地震，我担心云南也有震情，写信问候家父，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周全斌身子向前一倾说道：“铜山西崩，洛钟东应——看来世子也担心云南地震？这和朝廷倒想在一起了。不然，万岁又何必兴师动众地驾幸五台山祈福呢？”

吴应熊眉棱倏地一跳，“五台山”？不会吧，他们不是去京郊潭柘寺了吗？再说，五台山乃佛祖胜地。到那里去，足见我太皇太后和皇上忧民之心。”

周全斌紧接着说：“岂止忧民，而且忧国！！他们这一去，一是抚慰京师人心。二是去西路视察民情吏情。这西路可是平西王夺取三秦、挥师京都的通道啊！看来下一步的撤藩将不远了！”

“哈哈，你说的什么话，撤藩不撤藩是朝廷的事，家父夺取三秦做什么？再说家祖、家父为前明守了几十年北大门，崇祯在至急至危的关头才封了家父一个平西伯，可是归顺天朝以后，一举赐为王爷！我们吴家和你们周家不一样！”

周全斌没有生气。他今天会见吴应熊，是下决心要为朱三太子敲开这座封闭极严的府门的：“好！世子说的一点不错，前明的平西伯，已经成了大清的藩王了，可是吴老伯虎踞云南，

拥重兵、坐银殿，尚不满足，仍要背着朝廷冶铁煮盐，铸铜造钱，自征粮、自遗官，抗命不朝，这才是吴家的与众不同呢！好，世子保重，在下告辞。”说着将手一拱便要辞去。

吴应熊忙起身扯住：“哎，何必着急呢！把话说完嘛。”

周全斌见他软了下来，不由有些得意：“也好，我就再罗嗦两句。皇上年纪虽轻，这机断权谋，这聪明睿智您都瞧见了，岂容令尊长此以往？这次驾幸山西，对平西王有百害而无一利，望平西王和吴世兄好自为之，此外，圣上在前些时御笔亲书一首五绝，赠给了云贵总督，这里面有什么名堂，请世子三思。”说完转身扬长而去。

吴应熊背着手站在台阶上，微笑着说“不送”。心里却在惦算，这个周全斌显然是朱三太子的人，他今天来拜见我是为什么呢？他说的那些事父王那里知道吗？……

巍峨壮观的平西王府邸高高地矗立在昆明城郊的五华山上。一座座龙楼凤阙，或红墙遮挡，或绿竹掩映，依山势错落有致地散布在溪流纵横的峰峦间。方圆数十里内云树葱茏、气象万千，弯弯曲曲的盘山道，一层层的大理石阶蜿蜒曲折直通云天，一入山便使人有飘飘欲仙的感觉。这里原是前明永历故宫，吴三桂接手之后又煞费苦心大加修缮，经过近三十年的经营，早已不是它原来的模样了。后山修造了一排排大石屋，是吴三桂的藩库，里边的金、玉、珠、宝，堆积如山。库房旁是各样的武器，如今还在不停地铸造、更新。银安殿两旁的一个个廊房里，设着兵马司、藩吏司、盐茶司、慎刑厅、铸造厅等等一切都按朝廷建制设置，不过简化了点，变了名字。山下高大的仿汉阙向四外延伸，东连黔粤，西接青藏，南抵缅甸，北通平凉……所有这一切，构成一张无比庞大的网络，而牵动这张大“网络”的中心人物，便是平西王吴三桂。

此刻，吴三桂正坐在银安殿西侧王府花园的列翠轩前观赏歌舞。和他并肩而坐的，一个是从北京秘密绕道而来的耿精忠，一个是已经从广东来了半个月的平南王之子尚之信，他们已在这里磋商、观看了两天，各方面的情报都汇集得差不多了。耿精忠在前些时进京见了康熙，他心里很有点犯嘀咕，本来对吴三桂的实力，他充满了信心，现在有点把握不定了，康熙的豁达风度对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给他的印象太深了。看来，皇上确实是个年青有为的君主，而决不是吴三桂说的“乳臭未干”的小儿。有了这个想法，两天来，耿精忠只是默默地看，暗暗地想，不打算急于表态。

尚之信呢，却是另一副状态：他是平南王尚可喜的大儿子，早就跃跃欲试地要抢父亲的王位了。尚可喜已经年迈，管不了那么多事，实际上，兵权早已被儿子夺去。这个尚之信，阴狠毒辣，城府极深。他来到五华山之后，摆出一副贵胄子弟，酒色狂徒的神态，满口粗话，行为荒唐，使耿精忠很是讨厌，连吴三桂也有些瞧不起他。

这次三藩聚会，表面上，每日珍馐美味，声色犬马，实际上，却是一次叛乱之前的预谋。年龄和辈份最长，实力又最雄厚的吴三桂，既是这次聚会的东道主，又是理所当然的核心人物，此刻，他见尚之信瞪着一双色迷迷的眼睛，看着自己心爱的歌女阿紫，不由得一阵心烦，站起身来说：“外边风凉了，我们进去说话吧。”说完，径自进去，耿精忠和尚之信也只好在旁边跟着。吴三桂的谋士，刘玄初，夏国相，相国柱，贴身卫士皇甫保柱等人，也一起跟了进来。穿过列翠轩大厅，几个人随吴三桂进了东厢书房，围坐在大理石屏前的长案旁。侍卫只有保柱一人进来，守护在三桂身后。刚刚坐定，王府书办匆匆忙忙地进来，向吴三桂禀道：“王爷，云贵总督甘大人的禀贴，请王爷过目。”说着双手递上一份通封书简。

吴三桂皱了下眉头，心不在焉地接过来，看了几行，转脸问道：“是从云贵向内地运药材的事，这件事你晓得首尾么？”书办道：“卑职知道。王爷去年秋天已下令禁运药材到内地。这几个商人犯了令，弄了十车药材，都是茯苓、天麻、三七、麝香、鹿茸、金鸡纳霜，到卡子上给扣了。他们告到总督衙门，甘大人连人送过来，请王爷处置。”吴三桂沉思了一下，突然冷笑一声：“哼，他不过是出难题给我罢了。那几个商人现在何处？”

“都押来了，在大院垂花门外。”

“叫他们为首的进来，在轩外头候着”。说着便起身，对耿精忠他们说：“你们先议着，稍候一时我就回来了。”

那药商早已跪在院中阶下，见吴三桂慢条斯理地走出来，头重重地在砖地上碰了三下，恳求道：“王爷千岁！求王爷开恩……开恩……这十车药材如若不能发还，小的只能投河自尽了……”

“孤早已下令禁运药材，你为什么这么大胆？”

“回王爷的话，因内地山东、河南一带遭了水，瘟疫传了开来，小的在那儿的分号伙计来说急用这些药。小的并不敢故犯王爷禁令，因请示了知府衙门才运的。常言说医家药店以治病救人为本……”

“嗯？照你这么说孤王我是以害人为本喽？”见药商吓得只是磕头，吴三桂口风一转，叹息一声道：“不过你也确有你的难处。这样吧，我不让你赔本，你的这十车药，我全买了，如何？”

药商抬起了头，惊讶不解地看着吴三桂悲天悯人的面孔，结结巴巴地说：“这……这……”

“我们云贵近来也有瘟疫，而且时常有瘴气伤人的事。这么做，也是为我云南贵州人着想，所以金鸡纳霜、黄莲、三七、麝香这类药断然不能出省。你是商人，想发财也是自然的事，我给你指条生财之道如何？”药商先还叩头称是，听到这里，又惊异地抬头看了一眼吴三桂。吴三桂笑笑道：“告诉你们会馆那些商人，咱们这里缺的是马和粮食，你们可以到内蒙、直隶贩些回来，孤必定不叫你们吃亏！”

“王爷开恩。”药商苦着脸说道：“粮食还好说，从中原贩马进云贵是犯着朝廷的禁令啊……”

药商还在絮絮叨叨地求告着，可是，吴三桂已经不耐烦了，在云贵两省，在这五华山上，吴三桂的话就是圣旨，他是从来不改口的！禁运药材去内地，和私运粮食、军马到云贵，是他全盘计划中的两步棋，那怕药商们把头磕出血来，他也不会改变主意的。

“哼哼哼，你们是按孤的旨意办，还是愿意领罪受罚，那是你们的事。来呀，把他们带出去。”说完，倒背双手，头也不回地进去了。

耿精忠连忙接住吴三桂，笑着说道：“老世伯神机妙算，一石双鸟。这姜，还是老的辣呀”

“哈哈，区区小事，何劳贤侄夸奖。还是说说你们的北京之行吧。”

“啊，好好好，小侄出京之时，听人说，之信老兄奉老伯之命抓的那个傅宏烈，皇上已经把他赦免了，说不定还想重用他。也有消息说，皇上打算把他派到广西去。如果真的是这样，对之信老兄和老伯恐怕多有不利。”

坐在旁边的尚之信，不等吴三桂答话，便笑了起来：“哈哈，精忠兄，你未免把傅宏烈看得太重了。要说啊，这个人能写几篇屁文章，也懂得一点军事。小皇上要派他到广西，无非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安上一颗钉子，给吴世伯添上一点心烦儿。不是我夸口，要想对付他，只需吴老伯给我一个人就行了。”

吴三桂没料到，这个好色之徒竟然对朝廷的心事看得这么准，便随口问道：“贤侄，你要借我的什么人呢？”

“汪士荣”

“哦，贤侄说得不错。汪士荣是傅宏烈的把兄弟，不过很可惜我派他到陕西去了，不能和二位见面。哎——之信，我听人说，你在广州常吃生人肉，有这事吗？”

“有啊”我的部下大多是从山上收编来的土匪，野惯了。家父带了一辈子的兵，却不能摸透他们的脾气，所以管不了他们。对这些人，你不凶悍，不狠毒，他们能服吗？所以，我这个王爷后裔，也只好拿出山大王的威风来，无毒不丈夫嘛，哈哈……”

耿精忠听了这话，心中不禁一动，这个家伙太可怕了！可是斜眼一瞧吴三桂，却见他不但没

有生气，反而十分高兴。这时，只听尚之信又说：“老世伯，两广之事，请您不必担心。小侄倒是有点放心不下陕西。小皇上对王辅臣下了大赌注了。”

六 风雨来幕宾逞口舌 是非至堂主闯银殿

六 风雨来幕宾逞口舌 是非至堂主闯银殿

上回讲到吴三桂和耿进忠、尚之信一起议论朝廷之事，提到了马鹞子。耿精忠接过话头说道：“王辅臣这个人我也知道，是个意马心猿、首鼠两端的奸滑之辈。老世伯不得不防啊。应麒世兄那里有消息吗？”

耿精忠说的这个“应麒世兄”，就是吴三桂的侄子吴应麒。自从吴应熊被招了额驸，羁留京师之后，吴应麒就成了吴三桂手下最得力的人。吴三桂把他派到西安，为的就是监视马鹞子王辅臣，最近，听到朝廷的消息，又把汪士荣派去帮忙，可是这个底儿吴三桂是不肯说出来的。此时听他们二人异口同声地说王辅臣的事，便淡淡一笑答道：

“王辅臣再狡猾，也并不得罪老夫。你们看，这是他刚刚送来的信。”

尚之信接过来一看，不禁喜形于色，原来，这是王辅臣写给吴三桂的一封信，在信上劝吴三桂及早起事：“好啊！这简直是马鹞子的一份卖身契！好，有这封信在，王辅臣就得乖乖地为五华山当一尊护山大神，他就是想反悔也来不及了，”

尚之信还在涛涛不绝他说着，吴三桂的谋士夏国相，却冷冷地撂过来一句话：“不见得吧。王辅臣是行伍出身，他自己写不了这封信，假如他借个什么理由，把代他写信的秀才杀了，这封信便一文不值了。”

一言说出，把还在兴头上的尚之信，驳得无言可对，神情沮丧。耿精忠接过信来看了一遍，也是低头沉思，一言不发。

这时候，吴三桂的头号谋士刘玄初出来说话了：“国相这话当然对，不过王辅臣确是心怀异志，只要好好拢络，不愁不为我所用。所以我看也不能把这信看得太轻。我们应该腹有良谋，更要胸有大志。”

“胸有大志”是吴三桂讲过的话。这个刘玄初，自二十六岁入吴家幕府，已是四十多年，吴三桂素来敬重他，但在大事上，有很多并不听他的，头一件事发生在清兵入关之前，刘玄初便劝吴三桂早作南撤打算，让李自成与清兵先打，巧收渔翁之利，可是吴三桂不听。到了顺治末年朝廷下诏各藩裁兵，吴三桂倒是听了刘玄初劝告，谎报明永历在缅甸境内蠢蠢欲动，不但没裁兵，而且捞了大批军饷，但不料吴三桂竟假戏真做，逼迫缅王交出了永历帝朱由榔，亲令绞死在迫死坡，一下子在天下人面前弄臭了名声，刘玄初从此气得得了咯血病；康熙六年，刘玄初劝吴三桂与鳌拜携起手来搅乱政局，吴三桂却又置之不理，坐看康熙成了气候。这些往事，使刘玄初对吴三桂丧失了信心，他恨吴三桂太不争气了。可是，想想反清复明光复祖业的前程，除了吴三桂，别人又都不行，又见大家都在静听他说话，便又振作起来，喘了一大口气说道：“三王实力如今都在这里，几天来的会议我也都在场，其实这就是一次竭诸侯之力攻伐夷狄的小孟津会。不过，眼下三家兵力不过五十万，粮饷虽多，却靠朝廷供应，一旦断了这粮源，立时就会显得拮据，所以马上就有什么动作是很不明智的。”

耿精忠久仰刘玄初的大名，听他详解透彻，心里暗暗佩服，在座上略一躬身问道：“依先生看何时举事为宜？”

刘玄初神色庄重地说道：“此乃非常之举，不但关乎诸公身家性命，而且事关百万生灵涂炭！如果举事失败，清家天下便固若磐石了！所以心里再急，也要慎上加慎。我们雄据云贵粤闽，占铁盐茶马之利，兼山川关河之险，先要把治下百姓生业弄好，不要光指望朝廷那几两银子过日子——内修政务，外连藏回、养马练兵，结交将领。朝廷一旦撤藩，等于授我口实，便可誓师东进，一战而胜，舍此别无良策。”

尚之信在广东号称魔王，杀人如麻，刘玄初的这些话他虽觉有理，却认为失之过缓，不如速战速决更好，于是含笑说道：“果然好！不过请先生留意，朝廷也在这么作，而且我们无法和他比！去年擒了鳌拜，便立即下令停禁圈地，秋季又是大熟——北方七十州免了钱粮；听说又调于成龙为河道总督。黄淮的治理也就是眼前的事；康熙元年士子应试不足额，今年听说满京都是公车会式的举人！他占了中央形势，时不我待呀！”

刘玄初手扶椅背，听得很认真。等尚之信说完，便笑道：“我说持重，是内紧外松，加紧准备，并没有说慢慢来。朝廷的难处也很多——一多半岁入拿来给了我们，又要免捐收买民心，又要治河，哪有钱来打仗？民心也不稳，黄淮决口灾民很多，北京的朱三太子也搅得很凶……”

听到这里耿精忠不禁问道：“朱三太子？我在北京怎么没听说？”

刘玄初拈须笑道：“王爷在北京出入宫禁，朱三太子怎么能光顾到你？”正说间，外头守护的将军马宝匆匆进来，双手递一张名刺给吴三桂。吴三桂看时，上面写着：“年眷同学弟杨起隆拜。”不由笑着对尚之信和耿精忠说道：“云南地面邪呀，说曹操，曹操到，朱三太子来了！”大家听了不禁愕然相顾，吴三桂见刘玄初微微颌首，便从嘴里进出一个字：“请！”

随着阵阵传呼声，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人带着四个长随兴冲冲笑嘻嘻地跨入了列翠轩。他手握一柄长折扇当胸一拱，对居中而坐的吴三桂说：“五华山的旧主人特来拜会平西伯！”

谁也没有说话。吴三桂只翻眼瞧了这位翩然而来的富贵公子一眼，若无其事地端起杯子吃了一口茶。来人也微微一笑，就近捡了个座位，后襟一掀，前袍一掀，大咧咧地在对面坐了，毫不示弱地打量着吴三桂。

半晌，吴三桂才一字一顿地开了口：“你很放肆，你知道这五华山是什么地方吗？”

来人“哗”地打开折扇，又“啪”地合住了，笑道：“我一进门就通报了！好吧，再说一遍详细的。不才真名朱慈炯，化名杨起隆，大明洪武皇帝嫡派龙脉，崇祯皇上的三太子——此地五华山，本是我家旧物，既无转让契约，又无买卖文书，何时姓了吴，在下倒要请教。”

尚之信也斜着眼插进来说道：“你胆子不小啊！分明是个欺世盗名卖狗皮膏药的。”他话一出口书房里立时一片哄笑。

“你是尚之信吧。你家老子尚可喜，在大明不过是个副将，我家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

尚之信并没有被激怒，反而冷冷一笑，从桌上拿起方才投进来的名刺掂掂，轻蔑地说道：“哼，高贵？世上竟有连文理都不通的人而敢称‘高贵’，也真是闻所未闻。”

杨起隆撇嘴笑笑，说道：“虽然与你尚之信初次见面，你的‘学识’我却是久仰了——请问，你怎么知道我的文理不通？”

“好吧，我告诉你。即以此名刺为例，年、眷、同、学、弟五个字，却一个也不真切。按你自己说，你是天潢贵胄，平西王既然受前明伯爵，就是义属君臣。请问这名刺上的‘年’字从何而来，嗯？再说这个眷字——你姓朱，他姓吴，哪来的亲戚瓜葛？这个‘同学’两字，亦令人笑不可言，平西王军功出身，足下祖荫门弟，何来的‘同学’？这‘弟’字嘛，更是胡扯乱攀——平西王年过花甲，足下年不过三十，若要称子称孙嘛，倒还差不多……”说到这里，列翠轩里早已是哄堂大笑。

杨起隆睁着眼愕然注目尚之信，按他的才学见识，批驳尚之信并非难事，但他不愿这么作，他需要腾出精力重新思考这个人。他早就听说尚之信是个粗俗凶残的酒色之徒，可是相见之下，却和他得到的情报相差如此之大。杨起隆迅速恢复了神态，淡淡一笑道：“尔等只知道咬文嚼

字，却不懂得应时变通！我以君就臣，以大从小，纡尊降贵，勉从俗流，此中妙用，岂是等闲之辈所知。”

吴三桂听到这里，格格一笑，说道：“好吧，不管你是什么人，既来了，就请坐到这边来谈谈吧。”

杨起隆没有言语，也没有移坐，只轻轻弹了弹袍子上的灰尘，跷起腿，身子微微后仰，那种从容不迫的风度，还真有凤子龙孙的气势和派头。

刘玄初斜坐在杨起隆的对面，不住用眼审视这个不速之客。心里泛起有关“朱三太子”的种种民间奇闻。有的说崇祯临危时在宫中挨次斩杀了皇子、公主，但是乳母抱着三太子逃出了紫禁城；还有地说，乳母用掉包计瞒过了追赶的清兵，却献出自己亲骨肉……眼下，杨起隆的突然出现，使刘玄初感到有点意外。他倒不怕来人是真的朱三太子，怕的是云南总督甘文昆玩弄什么花招，派人来试探。沉思了好大一会儿，刘玄初问道：“你既是前朝太子，可有凭证？”

杨起隆一笑，将手中折扇递了过去。刘玄初接过大略一看，便递给了吴三桂。

吴三桂接到手中发觉很沉，打开一看，这才发现扇骨乃是精钢打造，原来此扇还是一件武器。只见扇面上写着一首词，确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御笔。吴三桂曾见过很多崇祯手迹，这些物件，他府里也收藏了很多，因此一看便知确系真品。便将扇子还给杨起隆，狡黠地眨着眼笑道：“这首词既无题头，也无落款，用的又是前人成作，即便是先皇御笔，也不足为凭。——我这里就有半箱子这类东西。”

“我谅你也难信。”说着杨起隆又从怀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封硬皮金装明黄缎面的折子，双手捧着，放在桌上，用手指了指才推给吴三桂：“平西伯不妨瞧瞧这个。”

“玉牒！”吴三桂忽然眼睛一亮，急忙双手捧起仔细审视，只见上面写着：

朱慈烜，生母琴妃，崇祯十四年三月生壬子戌时，储秀宫稳婆刘王氏，执事太监李增云、郭安在场。交东厂、锦衣卫及琴妃各存一份，依例存档。

下头钤着崇祯的玉玺“休命同天”——虽经历了三十年。朱砂印迹依然鲜红。这一下再无疑问了，来人确是朱三太子。

吴三桂的手有些发抖，头也有点眩晕。他呆呆地将玉牒还给朱三太子，忽然脸色一变，说道：“先皇子孙都已归天，朱家子孙早已死绝，皇帝遗物流落到异姓人手中，也是常事。”

杨起隆先是一愣，接着纵声大笑：“哈哈，平西伯见识何其短也！我朱家子孙哪里会被斩尽杀绝，我先太祖洪武皇帝自登基以来历传一十六位，遍封诸王于天下名城大郡，二百年来子孙繁衍难尽其数！仅南阳一府，唐王旧邸，朱姓子孙即有一万五千余人。你说先皇子孙都已死绝，朱某恰恰就坐在你的对面！唉！世上最聋的是装聋者，最哑的是作哑者，最傻的是扮傻之人——我要不是见你平西伯处于危难之中，岂肯以千金之躯入你这不测之地？”朱三太子旁若无人，口似悬河，滔滔不绝。上头耿精忠、尚之信，下面胡国柱、夏国相等人无不变色。只有刘玄初稳稳坐着，不动声色。

吴三桂强自镇静，顾盼左右笑道：“是么？吴某今日身居王位，拥重兵、坐大镇，乃朝廷西南屏障。皇上待我义同骨肉，功名赫赫，爵位显贵，还有什么为难之事要装聋作哑，假痴扮呆呢？”

“哟，平西伯此言倒是让人羡慕。是啊，品已极高，爵已极贵，朝廷有恩无处施，才将‘三藩’二字写在廷柱之上朝夕注视，才将那足智多谋的吴应熊供养在宣武门内。你们几位聚在这里，是在商议如何报效清廷的吧。”

吴三桂勃然大怒，向案上猛击一掌，笔砚碗盏跳起老高：“大胆！慢说你未必是真，即便真是朱三太子，又怎么样，我现在是大清堂堂平西王。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一国兴、一国亡，有道圣君取而代之，乃是天经地义。今日便是崇祯皇帝亲临，也不过是我治下小民——你犯上作乱、诋毁当今，罪在不赦。来！”

“扎”。

“与我拿下了！”

七 蝉脱壳皇帝宿逆旅 雀入林道长走单骑

七 蝉脱壳皇帝宿逆旅 雀入林道长走单骑

化名杨起隆的朱三太子，来到了五华山，会见平西王吴三桂。不料，一言不合，惹得吴三桂拍案而起，怒声命令侍卫，要将杨起隆拿下。

这一下变起仓猝，朱三太子被皇甫保柱隔座轻轻提了过来，顺手一丢仍进两个卫士怀里，被反背双手死死擒住。朱三太子的四个帖身随从见主人被拿，大叫一声亮出兵刃直取吴三桂，却被守在跟前的皇甫保柱用剑一格护住。十几名侍卫有的去架扶刘玄初，有的保护耿精忠、尚之信，有的挺刃格斗。霎时，列翠轩里一片刀光剑影。

但战局很快就分明了。朱三太子带的这几个人虽然武艺很高，但吴三桂的侍卫也非常悍勇，毕竟是众寡悬殊，很快就被逼出了列翠轩，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从容坐在轩前观战。

夏国相见朱三太子这三四个随从在十多个人围攻之下还在拼死力战。便走到来三太子跟前道：“叫他们住手，不然，一刀捅死你！”

朱三太子虽然被擒，仍是一脸倨傲之色，此时刀横在脖子下，也只是微微冷笑说：“死，大丈夫本份耳！做这副丑态干什么！”说罢高声叫道：“尚贤，你们去吧，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话音刚落，那个叫尚贤的双手一拱，高声说道：“少主儿保重，我们暂且去了。吴三桂你敢动我少主一根汗毛，我叫你五华山立刻变成一片火海！”说罢，四个随从在刀丛之中拔地腾空而起，冲出重围。皇甫保柱大喝一声：“赢了我再走！”说着就要挺剑追赶，却被坐在一旁的刘玄初一把扯住：“将军，这里头的事你不懂，你护住王爷就是了。”

吴三桂转脸问朱三太子道：“你如今尚有何说，还敢无礼么？”

杨起隆别转脸冷冷说道：“天意我知，我意你知，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带下去！”吴三桂铁青着脸吩咐道。

耿精忠望着朱三太子远去的背影，深思着说道：“老伯，这个人不好处置啊，留在五华山没有用处，杀了，放掉都要引起朝廷疑心。”

尚之信撮着牙花子笑道：“杀了算。反正死无对证。朝廷不会为这点子事和王爷翻脸。要是老伯不想杀他，可要看好了，别叫他逃掉。”

“玄初先生你看呢？”吴三桂面带着微笑，转脸又问刘玄初。

“王爷心中已有定见，又何必再问？”

“噢？”

“王爷这一出‘捉放曹’演得不坏，连那位朱三太子都看出来了，在坐的几位，却老实得蒙在鼓里！哈哈……”

吴三桂的心不禁一沉，自己的心思竟被这病夫窥得如此清楚，真不能不佩服他的心计之工。他点起水烟，呼噜呼噜抽几口，吐着烟雾说道：“刘先生确是知己。趁这个姓朱的在这里，你们几个可以和他交交朋友，二位贤侄也可和他谈谈。”

“什么‘趁他在此’？”保柱如坠五里雾中，诧异地问道，“他能逃出我五华山？”

“三日之后放了他！”吴三桂笑道，“就请胡先生办这个差吧，不过要办得漂亮，连咱们里

头的人也都以为他病死了最好。”

“方才耳目太多，王爷只能这样办。”刘玄初见皇甫保柱和胡国柱仍是一脸茫然之色，轻笑一声道：“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此人活着比死了好，放了比囚起来强……”吴三桂放怀大笑接着说道：“对，就是这个意思，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到北京闹事，去找康熙的晦气。看小皇上还顾得上什么撤藩！”

夕阳的余辉照着五华山，给树梢、房顶，山与天相接之处都镀了一层玫瑰红色。吴三桂咬着牙抬起头来。从牙缝里进出几个字来：“康熙，你等着瞧吧！”

康熙一行在瀋柘寺“金蝉脱壳”以后，已经离京七天了。这是他当政之后第一次出巡。祖孙媳妇加上一个带发修行的苏麻喇姑，坐了两乘香车，由魏东亭、狼谭二人带着二十五个侍卫，一律青衣小帽便装骑马护送着。很象是京里王公眷属出城进香的模样。穆子煦和犟驴子两个大侍卫只送他们到瀋柘寺“郊祭”已罢，便招招摇摇地护着空銮舆回到大内。这场戏，倒也做得严密。

出京以后，康熙便命魏东亭打前站，每天住宿的客店都是先订好的，晚间一到就住。康熙自骑一匹青马，扮做个少年模样，奉着太皇太后车驾徐徐而行。也亏了魏东亭不辞辛劳，前面订好了夜宿的店铺，再飞马回来迎上车驾一同前行，一切饮食供应、布防、护卫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此，连太皇太后也不觉旅程之苦。

其时正值早春，车驾一入太行，立刻觉得天寒彻骨。康熙坐在青鬃马上手搭凉棚向上看时，一条山间车道蜿蜒伸向远处。每日鸡蛋拌料喂出来的御马一步一滑，鼻子里喷嘶着白气。夹道两旁的山上积雪皑皑。一根根、一丛丛挺然而立的荆棘、山植、栗子、野桃杏、野樱桃在雪坡上迎风颤抖，犹如灰雾一般。细碎的浮雪被山口的劲风吹得烟尘一样在脚下飘荡。见行进迟缓，康熙和侍卫都下了马，拉着辔绳，推着轿车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忽然，前面的车停了下来，太皇太后掀起轿帘探身问道：“皇帝，天气很冷，累了吧？上车来和我们同坐吧。”

康熙的脸冻得通红，一手提鞭，另一手放在嘴边哈气，听太皇太后问自己，兴致勃勃地将手中的马鞭子一扬，笑道：“您老人家只管坐着，孙子不冷也不累。瞧这架势马上就要下雪了。孙子正要领略一下‘雪拥兰关马不前’的景色呢！”

太皇太后仰脸朝天望望，只见彤云四合，朔风劲起，担忧地说道：“只怕要走得更慢了。”康熙笑道：“不要紧，今夜到不了繁县，我陪祖母就住一住沙河堡的小店，小魏子比咱们想得周到。”

不大一会几，果然散雪纷纷飘下。先是细珠碎粉，愈下愈猛。但见万花狂翔、琼玉缤纷，成团抽球地在风中飞舞。古人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殊不知这太行山的雪是“崩腾”而落，浑浑噩噩、苍苍茫茫，天地宇宙都被裹成了杂乱无章的一团。张眼眺望，山也蒙笼、树也隐约、路也淆乱、河也苍茫，难怪像李青莲这样的湖海豪客，也要对之‘拔剑四顾心茫然’了。康熙自幼在皇宫长大，出入不过内城方寸之地，哪里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高兴得手舞足蹈，一边踏雪向前，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道：“可惜了伍先生大才，他若能到得此地，不知会做出什么好诗呢！”狼谭听了忙说：“主子爷还惦着伍先生呢，只可惜他福命不济，不能常侍主子。”

正说间，魏东亭浑身是雪，迎面从山道上下来。一边给康熙行礼，一边笑道：“主子好兴致，这么大的雪还不肯上车，前头客店已安排妥了，今夜就住沙河堡。可惜订得迟了些儿，店里已经住了人，又不好赶人家出去。”

“那样更好！雪下大了。咱们快走吧。”

申末时分，一行人来到滹沱河畔的沙河堡，康熙全身已被裹得像雪人一般。他一边小心翼翼踏着冻得镜面一样的河面，一边问魏东亭：“这个沙河堡，是哪个县的地面？”

“回爷的话，”魏东亭见已经进入人烟稠密的地区，说话也格外小心，只含糊地称康熙为“爷”，“是繁县境了，县令叫刘清源。这个沙河堡是繁峙第一大镇，今晚咱们就歇在德兴老店，偏院住着几个贩马客人，正院全包给了我们，爷只管放心。”

此时已入酉牌，照平日天气，天早黑了。因下了雪，雪光返照，街道两边的门面都还模糊可见但大街上已无人迹。魏东亭在街口调度车辆，搬卸行李，安排关防。被惊动了的店主人提着灯笼笑呵呵地迎了出来：“这么大的雪，难为爷们赶路！我还道是宿到前头一站了呢！里面请吧。只是咱这山野荒店，难比北京皇城天子脚下……有个照顾不周的请爷们包涵。”店主十分殷勤地将店门推得大开，把他们一行众人让到里面，高声叫道：“伙计们，爷台到了。快打点热水挨房送进去！”

魏东亭忽然发现，正院的西厢房内似有人影走动，站住脚步问道，“怎么，正院我不是已经全包了吗，怎么又住进了客人？”

“唉！”没法呀，住的是一个道士和一个读书人，前一个时辰刚刚赶到，沙河堡的店铺里人都住满了，这么大的雪，他们都冻得青头萝卜似的，因此我就大着胆安置了。好在爷台有二十多人，这院子上下有三十多间房呢！”魏东亭听着，脸色阴沉下来，不等他说完便截住了道：“不用说别的了。就是文殊菩萨来，你也得将他们安置出去！”康熙听了忙道：“小魏子，罢了罢了，左右只是一夜，将就一下吧，明早我们就去了。”魏东亭看看满脸笑容的掌柜，不由得火气上升，可又不敢违了康熙，便道：“主子说的是。可我的定银一下子就给他五十两，住一宿再付五十两，他开半年店能挣得到么，我们从北京一路出来，还没有碰到过像他这么大胆贪心的奴才呢！”店主被他训得尴尬，暗暗连声谢罪：“不过事已至此，也不好就撵人家，都是进香拜佛人，能方便处且方便嘛。”

这边正在争执，西厢房门“呀”地一声开了。走出一个年轻道士，手持佛尘，背上插一把七星剑，十分飘逸清俊，打个稽首说道：“天下店天下人住得！难道居士有几个钱，就要买这个不平吗？如若贫道此时出二百两银子赶居士出去，你又该如何呢？”魏东亭侧着脸瞧也不瞧道士，冷冷说道：“我和店主讲话，你插的什么嘴？”

康熙见魏东亭没完没了，一脸寻事神气，忙喝止了道：“这位道长说得有理，还不退下！”魏东亭听了不敢再说，默默退至一旁垂手侍立。康熙打量这道人时，至多不过二十岁，秀眉细目，面白如玉，只是略带着一股野气，由不得心里格登一下：“这道士如换上女装，也算得上一代佳人了。只是气质粗豪些……”口里笑道：“道长，不要生气，请只管安置，用过晚餐不妨过来同坐消夜。”道士抿嘴笑道：“还是公子读书知礼，回见了！”说着瞪了魏东亭一眼回到西厢。魏东亭心里虽有气却没敢再言声。店主人忙插上来和解道：“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今个能聚在小店，也是前世缘份。总怨小店池浅，各方接待不周……”说着，便领康熙一行进了上房，“请老太太和这位小姐在东间安息，公子就住西间，要汤要水的也方便。看这大的雪，明日未必能启程呢，就在小店多住几日。小的亲自侍候老太太，管保安逸……”说罢便忙着开门，又是安置行李，又是往灯上灌油、炕下添火，端了热水送进太皇太后屋里，又命人给康熙烘烤湿衣湿鞋。山西人柔媚小意儿天下第一，连气头上的魏东亭也被打发得眉开眼笑，道：“你这家伙若在紫禁城里当差，怕皇上也叫你哄了呢！”

“爷取笑了。小的哪有那么大的福分呢。”回身又指挥店小二端上来热气腾腾的羊肉馅的头脑饺子。这头脑饺子是一种药膳，把水饺捞出来，浇上山药、红糖、胡萝卜、豆腐、青菜、粉丝所制的汤剂，上碗后再加老酒一料，有驱寒、活血、健胃等功效。康熙吃了顿时觉得身上寒气一扫而尽，暖烘烘的，没了半点劳乏。心想，自己虽做了天下之主，却未能领略此风味，便命狼谭拿了五两银子去赏掌柜的。不一会儿店主人笑嘻嘻进来谢赏，行了礼，用水裙擦着手笑道：“谢公子爷赏了。方才老太太也赏了五两，说是从没有用得这么舒坦。她们不用荤，是豆腐皮儿口蘑馅儿，用的是甜酒。公于爷这边，小的想着呵了一头的冷气，酒用得重了点，不想也对了公子爷的脾胃……”显然，自开店以来，他从来没遇到这样阔气的主顾，竟同时给了两份的赏银。

他唠唠叨叨地还在往下说，却见那道士飘然走了进来。康熙忙跳下炕来。笑道：“长夜无事，正好清谈，连店老板也不用去，咱们坐了说话。”

魏东亭一眼就瞧出这道士是身怀武技的。他不敢懈怠，暗自提足了精神，紧靠康熙而立。康熙满面笑容地自报家门：“在下姓龙，字清海。敢问小道长仙号？”

“啊，不敢当。道士俗家姓李，道号雨良。”

“啊！听口音，雨良道长是秦人口风，请问在何观修道？”

“贫道就在终南山修道，也曾在峨眉山云游过几年。”

“噢，峨眉！北京有个太医叫胡宫山的，也做过峨眉山的道士，武功了得，人也正直，后来不知怎么就弃官不做，又回去了……”

“啊，龙公子，那不足为奇。有人觉得做官好，便也有人愿意做道士、和尚。即使都是三清弟子，弄神驱鬼者有之；操汞炼丹者有之；避迹深山者有之；在皇宫相府家飞来飞去的又何尝没有，你说的那个胡宫山，就是不才的师兄。他不想做官也自有道理，因为做了官，就得唯皇上之命是听。就是做个好官，也不过落个好名声。要是做的像大同知府那样，敲骨吸髓，刻薄百姓，比得上我道士这碗清静自在的饭干净么？”

当年，胡宫山在养心殿为康熙治过病，一个下跪动作便将六块青砖压得龟裂。此人就是胡宫山的师弟，当然也不是等闲之辈。可是康熙不知道，胡宫山不做官，是因为既不屑为吴三桂卖力，又不愿当满族皇帝的臣子，临走时还把郝老四救了出去。

魏东亭虽与胡宫山私交很好，但此时同雨良这样面目不清的人不期而会，不禁又提了三分警觉，便笑着问道：“道长这也算一番高论。不过听起来你也不像是很清静的。这么冷的天，千里跋涉，自陕南来到晋北，怎么比得上在终南山长伴香火逍遥自在呢？”

“这种道理就不是一般凡夫俗子能够懂得的了。五台山佛称清凉，道称紫府，老子便在此处收取人间香火。道士有事自然要寻老子，这就譬如民间有冤债要寻天子一样。‘道心无处不慈悲’，我就不能登紫府，代祖师清清这里的妖气么？”

八 察民情挥泪抑圣怒 遇刺客扬威镇妖邪

八 察民情挥泪抑圣怒 遇刺客扬威镇妖邪

却说小道士李雨良在沙河堡的客店里与康熙消夜清谈，一语道出了自己的此行目的，是为了替太上祖师扫荡紫府的妖气。魏东亭心中猛然一惊。他知道，李雨良所说的“妖气”，是指的大同知府周云龙；也知道，这周云龙是吴三桂选派来的西选官。可是，这位山西大同的知府，又怎么得罪了远在陕西终南山的道士李雨良？李雨良又为什么千里迢迢，冲风冒雪地赶来寻仇呢？魏东亭却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了。便一言不发地静等着李雨良说下去。

康熙皇帝对李雨良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从说话到神态都像女人的年青道士，不仅眉宇之间绝无一丝的矫揉做作，更使人觉得，他如果换上女装，简直又是一位苏麻喇姑。要是自己身边有一僧一道两位出色女子的辅佐，倒真是一大快事。此刻，康熙见李雨良忽然住了口，便兴奋地说道：

“好！雨良道长果然豪爽，与令师兄胡宫山竟是一样的秉性，可钦可敬！只是不知道长所说的那位知府叫什么名字，他很贪吗？”

李雨良没有正面回答康熙的问话，冷冷一笑说道：“自古以来，做官的哪个不贪，小民百姓也认了。可是这位知府大人岂止是贪，简直是黑了心！”

此言一出，坐在一旁的店主人沉不住气了，忙上来插话：“爷是京城里来的，不知道咱们这

儿的苦处啊。这位太尊姓周，叫周云龙。听说他早年多次应试都落了榜，却不知怎么投靠了平西王爷，被选送大同府做了知府。唉！也是我们这儿的百姓该倒霉。自从前年鳌中堂坏了事，百姓刚缓过一口气来，就遇上了平西王爷的西选官。众位想啊，一年里头，地里就打那么点粮食，交完租子支完差，还要给平西王爷纳税交贡。这位周太爷呢，坐在棺材上卖灵幡——死要钱。他没完没了地催捐，名堂多得像无常鬼索命一样。唉，没法过呀！”

康熙吃惊地问：“哎，不会吧，哪有那么多捐呢？自康熙二年到现在，山西就免了四次钱粮。去年，山陕总督莫大人又报了灾情，奏请朝廷恩准，免了大同府的赋税，这周太尊又催的哪门子税捐呢？康熙这话说得不假，这都是他亲自批复的奏折，他还能不清楚吗？可是店主人却苦笑一声说道：

“爷说的是朝廷的恩典，可下边满不是那么回子事儿。就说这火耗银子吧，莫大人只要九分二厘，老百姓也还能出得起，可是周府台一下子就加到四钱三，光这一项，就把皇上的恩典都吃光了。”

康熙知道店主人说的这“火耗银子”，是历朝的一大弊端，原来，因为百姓们交纳的赋税银子都是散碎的，地方官收来后，要重新化铸成大锭才能上交入库，一入炉，自然就要有损耗。所以叫做“火耗。”可是这个损耗，从来都是在上缴的份额内抵销的。地方官为了渔利，把这个“火耗”的损失，加在纳税人的身上，自己从中渔利，就成了贪赃的一种手段和途径。遇上了那些黑了心的贪官酷吏，又随意追加火耗的数目，像这周知府，把火耗追加到四钱三，一两上税银要百姓出一两四钱三，这样干法，百姓能受得了吗！听了店主人的诉说，康熙的脸色气得发白，连拿火筷子的手都有点微微颤抖。魏东亭怕他一怒之下露了身份，忙在后面拉了拉他的衣服。康熙猛然醒悟过来，镇定了一下情绪，向店主人问道：

“唔，这个周府台是心狠了一些，不过，就这么一条，也办不了他的大罪。还有吗？”

店主人听这位龙少爷追问，心想，他必定是京城的贵介子弟，也许能替老百姓讲讲情呢，便壮了胆子说道：

“爷台身份高贵，既然劳您问了，小的也不敢欺瞒。咱们这位周太爷，大概一肚子的学问都让狗吃了。我这小店的隔壁住着一户人家，一对老夫妇守着个独生女儿，因为交不上赋税，周大爷就要拉他家的女儿去抵债。唉，周府台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要娶这十五岁的黄花闺女做小，在这佛山跟前，竟也不怕佛祖降罪，造孽呀！还有，魏爷来号房子的时候，见到西院里已经住了二十多位贩马的人，其实，哪里是住啊，他们是让扣在这儿的。”

“啊，为什么？”

“这伙贩马官，都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拿了河南府的茶引，用信阳的茶叶去换西路的马匹。走到这里，被周太尊知道了，二百多匹马全扣了下来，而且一个子儿的马价也不给，这不是明抢吗？马贩们只好去求咱们繁县的县大爷刘清源。刘老爷也是河南信阳府人，也是个爱民如子的清官，他看在同乡的份上怎能见死不救呢。可是，府台是他的顶头上司，说声不给银子他也真没辙。刘大人想来想去，想起来沙河堡有位辞官回乡的蔡亮道和周云龙是省试同年，他俩还有点交情。于是便求蔡老爷出面讲情，蔡老爷见事情出在沙河堡地面上，不能不管哪，便打算明日在家里宴请周云龙，说合这两件案子……”

康熙早就听得坐立不宁了。要不是魏东亭一直在向他递眼色，恐怕捉拿周云龙的圣旨都发出去了。店主人讲完之后，拿眼瞅瞅这位龙公子，见他一言不发地坐着；再看那道士时，也是一副冷眼旁观的态度，“心中反到奇怪了，他们刚才说的那么起劲，怎么忽然都不作声了呢！唉，我本想替邻居大嫂和这院子里扣着的马贩子求人情，看来，这两个主人都是不爱管闲事的。他还在胡思乱想，却见龙公子站起身来，伸了伸懒腰，打着呵欠说：

“唉，天不早了。都歇着吧。明几个放晴了，咱们还得赶路呢。”

店主人满怀希望此刻全落了空了。刚要举步退出，却听雨良道士一阵冷笑，连告辞的话也不

说，就先出去了。

外边的雪下得更大了。从隔壁传来一个老太婆的哭声。不知是炕烧的太热，还是被隔壁传来的阵阵哭声惊扰，康熙躺在炕上，怎么也合不上眼睛。他抬起身来，见魏东亭正守在套间的门口，便问道：

“小魏子，什么时辰了。”

“回爷的话，恐怕快到半夜了。主子歇着吧。”

“不忙。我在想，这姓周的如此贪婪作恶，欺压百姓，莫洛为官清廉刚正，为什么不参劾他呢？”

“莫洛的行辕在西安，山西虽然也归他管，来的次数毕竟不多，何况这大同府在极北之地，山高皇帝远，他们什么事干不出来？”

“那么，他抢这么多的马要干什么呢？”

“主子明鉴，这是明摆着的事儿，还不是为了给平西王送军马。”

“混帐，朝廷对马政早有明令，这奴才竟如此嚣张、胆大。朕定要治他们的罪！”

话音刚落，苏麻喇姑一掀门帘走了进来，笑语盈盈地说：“哟，三更半夜的，主子爷这是发的哪门子火呀！太皇太后老佛爷不放心，让我过来瞧瞧。老人家说，刚才店主人的话她都听见了。让我告诉主子，不必动怒，要想办那个姓周的，也要等回京之后再说。这沙河堡小地方，鱼龙混杂，万岁又是微服出访，还是谨慎一点儿好。”

“哼，明天一早，那个姓周的就要在这里强抢民女。朕身居九五之尊，眼看着他如此无法无天而不加干预，能说得过去吗？”

魏东亭见康熙动了真气，连忙出来解劝：“主子息怒，要惩办一个小小知府，何必主子亲自出面呢。奴才让人带个信给索大人和熊大人，一封文书下来，要不了半个月就把姓周的逮到京师了。”

苏麻喇姑也接着说：“小魏子说得对。万岁爷仁心通天，救助民女的事自然该办，可是张扬了您和老佛爷的圣驾踪迹，不光是这里，恐怕连京师都要震动。老佛爷的懿旨还是对的，请万岁三思。”

这里正说话，却见小毛子带着浑身的白雪和寒气闯了进来，哈了哈冻红的双手。“叭”地甩下了马蹄袖，满脸堆笑地跪下请安：

“万岁爷吉祥平安。奴才小毛子奉了索大人的差，给爷呈送奏折来了。”

“好啊，是小毛子。你这个小鬼头，怎么不通禀一下就进来了，倒把朕吓了一跳。起来吧，外边的雪下这么大了？倒难为你连夜赶来了。”

“回主子爷，别说是下了大雪，就是下刀子，奴才也不敢耽搁了爷的差事。何况，奴才还带了几个人来，一路上倒也很顺当。”小毛子一边说着，一边双手呈上索额图和熊赐履的奏折。康熙接过来，看也不看，就放在炕桌上：

“你这小鬼头来的正是时候，明天这儿的时事，就交给你办好了。朕随身带的有御宝，不怕他周云龙不听管束。”

魏东亭一听这话，也来了兴致：“万岁，小毛子一个人去怕不成，不如让奴才扮成一个中使护卫，也去凑凑热闹。”

康熙还没有答话，苏麻喇姑却拦住了：“不行，小魏子要护着圣驾上五台山，在这里露了相，还怎么去，刚才老佛爷还说，这地方太乱，五台山怕也不清静，原打算在那边多呆几天，看来，只能点个卯了。我们还是要处处小心。”

康熙似乎没听见苏麻喇姑的唠叨，兴奋地说：“干脆，明天我和小魏子都去蔡亮道家。小毛子能办下来呢就算了，万一出了麻烦，我就出面兜着。”

小毛子听了半天，也没听出来个眉目，这时，赶快悄悄地问魏东亭。魏东亭简略地把刚才的

事说了一遍，小毛子又是生气，又是兴奋地对康熙说：“有万岁爷做主，别说一个知府，就是十个八个，奴才也把他办了。刚才奴才进店时，听隔壁那个老婆子哭的伤心，不知是出了这档子事。主子只管把这趟差交给奴才去办。”

北风夹着大雪在窗外呼啸着，康熙没有接小毛子的话，却脸色冷峻地吩咐魏东亭：“取朕的狐皮披风来！”

“怎么，主子爷要出去吗？大风大雪的，又在这人地两生的小镇上，奴才就是挨打受罚，也万万不敢从命！”

康熙一眼瞟见苏麻喇姑还要出去，知道她是去报告太皇太后，忙叫了一声：“曼姐儿，回来！”

苏麻喇姑停住了脚步。“曼姐”这个名字，自从出家之后，康熙还从来没有叫过。从这名字上可看出太皇太后对苏麻喇姑的钟爱，和康熙皇上对她的敬重，此刻，康熙喊了出来，自然别有一番深意：

“曼姐，你是朕的第一个老师。后来，我们又一起跟伍先生上学。记得朕小的时候，你对朕说过，要朕做一个爱民的好皇上。你知道，十个大臣的奉承也赶不上一个百姓的夸奖啊！你听，那老婆子的哭声和这狂风大雪搅在一起，朕能安睡得了吗？”

苏麻喇姑不做声了。她深知康熙此刻的心情，拿不出理由来劝阻这位少年皇上。可是，魏东亭身为护卫，却不能不说：

“万岁，那个女孩子咱们明天就去救她，哪差这半夜呢？主子要是嫌那个婆子哭得心烦，奴才派个人去，连哄带吓唬地把她安置一下也就是了。”

“混帐！你这奴才，越来越不长进了。她还在为女儿伤心，你们倒想去吓唬他，你每天读书，就读出个这等样子吗？”

说完，康熙甩身出了套间，头也不回地向外边走去。魏东亭连忙派小毛子去报告太皇太后，自己和苏麻喇姑一起，又叫上侍卫狼谭，护卫着康熙出了店门。

天空正翻腾着鹅毛大的雪花，地下的积雪已经有半尺多深了。四个人到了街心，听那哭声时，更觉的凄惨疹人。狼谭推开一个没有上门的茅草屋的房门，康熙一脚踏进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那是人住的地方啊，简直是座人间地狱！丈余见方的草屋内，炉烬灰灭，冷气透骨，一盏昏黄的油灯，照着炕上的一具死尸。死者脸上盖着张黄裱纸，身下是一领破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子，趴在尸体旁哭得声嘶力竭。室内，四壁如洗，就连一件家具都没有。看着这凄惨的景象，康熙的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好啊，你们又来了。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拿吧，抢吧，把这个死老头子也抢走吧，哈哈……”

康熙心头又是一阵紧缩。当年鳌拜揎臂扬眉，咆哮朝堂时，他也没有这么紧张，这么恐惧，这么浑身上下充满透骨彻肤的寒意！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老人家，请别怕，我们是路过这儿的，想来您这里避避风雪，不会加害您的。”

苏麻喇姑早已是满脸热泪了，也连忙上前安慰老婆子：“老人家请放心，我们不是强盗。怎么就你们二老呢，儿女们都不在跟前吗？”

话一出口，苏麻喇姑就自觉失言了，这话正捅到老婆子的痛处，只见她突然站起了身子，大声哭叫着：

“孩子，我女儿被你们抢去了。你们还来取笑我。我……我和你们拼了！”

一边说，一边摸索着就要下炕。苏麻喇姑见势不妙，急忙拉了康熙退出门外。狼谭也跟在身边护侍着。只有魏东亭比较沉着，忙走近炕边，又拉又劝地稳住了老婆子，顺手在炕桌上放了一锭银子，然后退了出来，掩上了房门。

康熙站在街心，跺着脚，心里沉重他说：“可怕、可怕，太可怕了！朕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

此情此景，不会饶了那祸国殃民的贪官酷吏。狼谭，明天一早你取些银子来，招呼这里的乡亲，把老人的后事好好安排一下。”

“是，主子放心，奴才一定办好这件事。”

四个人默默不语地踏着沉重的步子向店房走去。层层积雪，在寂静的夜里，发出吱吱的声响。一阵罡风吹过，搅起团团雪雾，更增添了人们心头的烦闷。来到店房门口时，细心的魏东亭突然发现，店门外边的积雪似乎有点发红。不禁大吃一惊，凑着雪光反照伏身看时，只见一股鲜血，正从门框里往外流着。他马上意识到这里发生了意外变故。连忙向狼谭嘱咐一句：“护着主子，退后！”说完自己却扑上前去，运足了力气，双臂齐举，向店门猛击一掌，那店门“轰”的一下倒了。随着这一声，店门里面蹭蹭蹭，跳出了三个彪形大汉，个个黑巾蒙面，手持钢刀，挥舞着向康熙冲去。事出仓促，魏东亭和狼谭来不及拔出佩剑，赤手空拳和刺客展开了搏斗，虽然形势危急，却寸步也不敢后退。苏麻喇姑扶着康熙向旁躲开，同时冲着店房里边高声叫道：

“里边的奴才都死光了吗，还不赶快出来！”随着她的喊声，几个大内高手从房顶墙头跃了出来，把刺客团团围住。那三个蒙面大汉，虽然寡不敌众，却是越战越勇。就在这时，忽听店门口一声怒吼：“都与我住手！”

九 飘忽忽若即又若离 笑咪咪似真却似假

九 飘忽忽若即又若离 笑咪咪似真却似假

康熙一惊，抬头看时，原来还是小道士李雨良。

魏东亭等人停止了进攻，要听这道士究竟想说什么。可是，那三个蒙面人却乘机呼哨一声，向康熙扑了过去。魏东亭等正要搭救，却听雨良道士怒骂一声：

“狗奴才，撒野！”随着这声喊，拂尘一摆，三枚透骨钉带着啸声打了出去。三个大汉竟一个也没有躲过，扑通一声，栽倒在雪地里。其中的一个，大概是没伤着要害部位，挣扎了一下，忽然跳起身来，“嗖”地便跃上了墙头。雨良冷笑一声：

“好小子，能接我这一镖也算好汉，把刀留下，饶你去吧！”说着，又是一镖，墙头上那人手臂一颤，单刀脱落地。他不敢停留；更不敢回头，脚一蹬，便向西北逃走了。

雨良道人从容走下台阶，向康熙深深施了一礼：“万岁，贫道原想在这里与大同知府凑凑热闹，既然万岁已决意处置他，看来已用不着我了，就此告辞！”

一言既出，众人无不心惊。原来，他们的行踪，不仅为刺客侦破，而且也被道士李雨良看穿。如今，这张纸儿一捅破，康熙也就无意再瞒。听雨良要去，怅怅地说道：“道长有如此好身手，何必屈身道流，可肯出来为国家效力么？”

“哈哈，我难道不是在为国效力？我自知福命浅薄，不敢受皇上封赏，而且皇上那里礼法拘人，我也受不了。只愿悠游于江湖之间！”苏麻喇姑是个极其细心的人，她早已看出这个小道士李雨良，无论从长相性情，所做所为，都无一不像女子。她这样女扮男装，也肯定有难言的身世。这个人，胆大心细，武功高强，如能和伍次友结为伴侣，倒也了却了自己的心事，想到此，便和颜悦色地对李雨良说：“道长既有报国之意，又有山野之雅致，与主子的老师伍先生，倒是一样的脾性，你知道伍次友先生的行止吗？”

“啊，伍先生乃当今奇才，谁人不知。贫道早已仰慕，正想去寻找他呢。”

说完，他打了个呼哨，一头四蹄雪白的黑毛驴在店后撒着欢儿跑了出来。雨良一欠身骑了上

去，双手一拱道声“孟浪”，便消失在风雪弥漫之中。

魏东亭见康熙立在雪地里发呆。上来禀道：“这两个刺客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受了重伤。请主子示下，该怎么办？”康熙此时方回过神来，厉声问道：“店主人呢？是不是他们一伙的？”“那倒不是的。店主被杀死在里头。奴才就是见到门框的血迹才知道有刺客的。”“嗯。”康熙一边往回走一边吩咐：“狼谭将刺客带到后头密审，小魏子到这里来，其余的人照旧侍候。苏麻喇姑，你去照应老佛爷，别让老人家受惊了。”

魏东亭惴惴不安地跟着康熙进了上房西间，见康熙气色很不好，忙跪下道：“主子受惊了。奴才护驾不谨，请主子责罚！”

“起来吧，是朕自己要出去的，与你们什么相干。”康熙强自按捺住心头的惊惧，随手拿起刚才丢在炕桌上的奏折，拆开来仔细阅着，小毛子悄悄走过来，给康熙送上一杯热茶，屋子里静极了。魏东亭和小毛子，看着康熙那严峻沉思的脸，站在一边，连大气也不敢出。

过了好大一会，康熙才吐出一句话来：“小毛子，侍候毛笔。魏东亭，你来替朕拟旨：山陕总督莫洛和白清额，居官清廉，忠诚可嘉。既然西安百姓叩阙保本，索额图和熊赐履又替他们求情，就依他们的意思，把莫洛等二人调京使用吧。此外，顺便告诉明珠，前差撤消，命他立即赶到安徽，寻访伍先生，定将先生护送到京。”

魏东亭沉思了一下说道：“主子息怒，奴才多嘴，莫洛、白清额清廉免罪，主子处置的很恰当。不过，明珠官高位显，到安徽去恐怕惊动地方，对寻访伍先生怕有所不便呢。”

“唉！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据索额图奏称，耿精忠离开京城之后，并没有回福建而是悄悄地去了云南！依此看来，形势马上会有大变。伍先生曾为朕拟了撤藩方略。吴三桂他们是不会放过他的，不能不派个可靠的得力的人把伍先生我回来妥加保护。先生自离朕归山之后，四处讲学，为朕招集天下英才。他每到一处，都由各地的府学教授陪同接待，地方上也都有回报的奏折。可是自从他离开凤阳之后，却突然失去了消息，朕怎能不为他的安全担心呢？”

从康熙的脸色上，魏东亭一下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伍次友如果落到平西王手里，朝廷的撤藩计划就得全盘打乱！想到这儿，魏东亭打起精神说：“主子不必过虑。伍先生生性旷达，受不了官府那套礼节，说不定正在游山玩水呢，或者有病，这都是情理中事……即使不幸落入陷井，像他那样高风亮节之士，岂肯卖主求生？”

“唉！但愿如此吧！虎臣你不懂人的本性。伍先生当年在索额图府里为朕上课，自己就曾说过‘慷慨殉节易，从容赴义难’。如若遇有逼、问、杀的威胁，朕也相信伍先生不会低头，怕就怕……”他想说“汉人积性柔弱”，忽然想到魏东亭也是汉人，便改了口说：“千古艰难唯一死啊！”康熙已不是对魏东亭说话，而是在自言自语地说了：“京师纷纷流传的谣言，既有关于三藩的，也有什么朱三太子的……又是从何而起的呢？”

正沉吟间，狼谭匆匆进来禀道：“主子，那贼招了。”

“谁的主谋？”康熙急问道，“该不是吴三桂？”

“不是，”狼谭忙道，“刺客说是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他们称他为‘朱三太子’！”

“什么，朱三太子？朱三太子现在何处，有多少人，他都招了么？”

“他说，他们自云南来。共三十余人，都是身手了得。一拨十八人至五台山劫驾，其余的已随姓朱的潜入北京。更细的情节他也不晓得了——他们三个是想争功，今夜悄悄来的。说余下的人都在山上……”

“唉，他们怎么知道朕要往五台山？”

“这个刺客说是上面让他们干的。”

“好！再审！”

“回万岁的话”狼谭多少有点狼狈地答道，“他……已经咽气了。”

康熙看一下魏东亭。魏东亭身子一躬，轻声说道：“万岁，今晚只来三人，已是如此险恶，

还有十五人等在五台山，看来贼匪志在必得！奴才以为应立即启奏老佛爷，连夜返驾回京。这样不但五台山潜匪难以得逞，连京中奸徒也会措手不及——先打乱他们阵脚，再办这大同知府也不迟！”

康熙先是一怔，忽然纵声大笑：“用不着这么急，现在冒雪夜遁，不怕朝野笑朕胆小么？”说着向炕桌猛击一拳，眼中迸出寒光，“天下者朕之天下，有何可惧？五台山可以暂时不去，明日处置了姓周的王八蛋之后，朕偏要顺道巡访一番。”

沙河镇上，为知府周云龙准备的接风酒宴，安排在当地最大的乡绅，做过一任同知府的蔡亮道家里。前面说过，这蔡亮道和周云龙是省试同年，自从辞官归居之后，确实看不惯周云龙的所作所为。这次，两件案子都出在自己的家门口，不出面管一下，觉得对不起乡里乡亲。再说，县太爷刘清源又亲自登门，苦苦哀求，这情面也推不过去。可是，能不能成功，他没有一点把握。

这天一早，康熙带着魏东亭和小毛子就来到了蔡府门上。通报进去之后，蔡亮道一愣：“京里来的龙公子？他是什么人，我不认识啊。”听家人说，这位公子派头很大，他不敢怠慢，连忙迎了出来。

“啊，足下就是龙公子吗？幸会，幸会，老夫不知公子驾临寒舍，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康熙把他上下量了一番，只见他年约五十多岁，身材瘦削，面孔发红，留着一撮山羊胡子，倒像是一位纯朴、古拙之人，便也以礼相待：

“岂敢，岂敢。在下姓龙，表字德海，奉了家祖母来朝山进香，在客店里听说周太尊与马贩子的纠葛。论说，这事与在下无关，可是这马贩子中却有在下的一位远亲，听他说蔡老先生要为他们求情，使在下深敢钦佩，因此冒昧打扰，不恭之处还望先生见谅！”

“龙公子说哪里的话。公子枉驾寒舍，蓬筚生辉。请，里面请。”

蔡亮道将他们引到中堂，和四个贩马商见了。一边让座儿，一边拈着胡须沉吟道：“这周云龙是晋南名士，胸中文章自负天下无对，口齿伶俐，后台又极硬。看来，他虽是个谦谦君子，其实心底刁钻得很，我也只能勉尽薄力罢了。成与不成，还在两可之间哪！”

他这样说，几个马客当时就着了急，一齐上来千请万托，说了一大车的好话。康熙自扯了魏东亭和小毛子，在厅角拣了个座儿坐下，静观事态演变。

大约过了多半个时辰，外头传来了筛锣静道之声。满厅人众，连蔡亮道在内顿时都紧张起来。蔡亮道双手扎煞着转了一圈，对厅中众人拱手道：“诸位，太尊和县尊到了。咱们迎一迎吧！”这一提醒，四个马客、五六个乡绅纷然起身随着蔡亮道拥出厅外。

周云龙一脚跨进大门，一边拱手，一边呵呵笑道：“静云兄，久违了！”记得石家庄一别，悠悠已是三载——哟！看你满头白发，真个是‘朝如青丝暮成雪’啊！哈哈……”说着，便拉着蔡亮道的手款步进厅。蔡亮道一边让着往里进，一边一一介绍，周云龙只点头微笑。跟在后头的刘清源也是满面笑容和蔡亮道寒暄。

康熙在厅角，用目光打量着周云龙。只见他穿着八蟒五爪的袍子，缀着白鹤补子，水晶顶子俯仰之间摇晃生光，面如冠玉，双眸炯炯，配着五络美髯气宇轩昂、雅俊。比较起来，刘清源反显得拘束寒酸，眼睛近视得眯着眼瞧人，一见就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康熙不由暗自叹道：“人不可以貌相，真是半点不假！”转脸瞧魏东亭时，魏东亭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周云龙。小毛子却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席面，他已是挨次都尝过一口的了，只盘算怎样乘人不注意先喝一口酒，以免万一发生意外。

康熙正想说什么，周云龙由蔡亮道陪着转过来。他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康熙，突然问道：“静云兄，这位是谁？”

康熙猛地一惊，才想到是问自己，忙起身笑道：“不才龙德海，自通州至五台山进香。承蒙蔡公相邀至此，晚生得识尊颜，幸何如之！”

“晤。”周云龙低头咕哝了一句，便回到了上首席位。康熙六年时，他曾在内务府当过三个

月书办，见过康熙，此时只觉恍惚面熟，却哪里能想得起来？康熙看了看自己一身布袍，也不由暗自一笑。

酒过三巡之后，蔡亮道把话引上了正题：“府君明鉴，目下征马虽是朝廷政令，但细民小商租货不易，眼看开春之后，河南垦荒正要用马，朝廷对此也屡有明旨提倡。这些都不说了，眼下或收或放，权在你府尊大人。这几个贩马客又是刘县尊的同乡，倘能开一线之路，放他们回去，也是云龙兄一大善政……”

周云龙没有答话，却用筷子将大松塔鱼翻了过来，笑道：“静云兄，这道菜真做得不坏，要有多的，叫他们给我那里送几条。”蔡亮道这人古板老实，没听出来周云龙说他“多余（鱼）”，一叠连声地答应着，又吩咐厨子：“立刻再做一条”。坐在周云龙身边的刘清源微微苦笑一下，起身替周云龙斟满了酒，道：“府尊，据卑职所知，今年朝廷征马旨令尚未下来。这几个马客带有开封府茶引，并非好商私自出塞购马。卑职已几次禀过府尊，若能发还马匹，不但他们生生世世衔您的恩，开封府的面子也维持下来了。如果府尊耽心今年马匹征不足数，一定不能发还的话，瞧着蔡员外的脸，可否将马价发还，使他们有微利可盈，也不至绝了中原贩马之路……”

周云龙满口答应，“好啊！这都在情理之中。贵县体恤民情之意，令周某十分钦敬。我知道，你有的是办法为贵同乡弄来钱，这件事本来就不难办嘛！请贵县从火耗中追加一些补出马价就行了。又何必兴师动众弄这些虚文？”说着将筷子放在桌上，取出一方手绢来擦嘴。刘清源先听他答应，不觉喜上眉梢，后来却听说要自己敲剥百姓来补帐，不禁一呆，一屁股又坐了回去。喃喃说道：“如是数百两银子，也还能措置得来。这九千两巨款，繁峙小县如何办得来呢？”几个贩马客听了。都被惊得目瞪口呆，只一个劲求情。周云龙正眼也不瞧他们，只谈笑自若地和蔡亮道答讪着说话。厅内众人，包括刘清源在内，都被说得不知如何是好。

蔡亮道深知这个人不好对付，一边站起来斟酒，一边柔声劝道：“年兄，繁峙县是个苦缺，一时哪里出得起这许多。年兄下车大同，一向爱民如子，还要多多体念下情啊！”

“蔡兄此言差矣。非是周某不肯为刘县尊着想，也不是我有意驳你的面子。只是，下管职司所在，不得不如此。前日，为了那个刁妇民女之事，刘县尊明为执法守土，实则欲加罪于下官。他自以为刚正廉洁，想不到，今日为了贵同乡之事。也做此枉法舞弊之事，倒让下官百思不得其解了。”

刘清源本来打算，在解救了贩马客人之后，再来为那民女求情，不想，第一件事就碰了钉子，而且周云龙又拿这话来压自己。欲待顶撞，又怕事情弄僵了更不好办；可是如果认栽呢，自己这个县太爷又有何面目去见百姓，想来想去，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康熙瞧着周云龙那一派盛气凌人，蛮不讲理的样子，早就按捺不住了，便向小毛子递过一个眼色。小毛子心神领会，站出来说话了。

十 天威怒严惩西选官 魑魅兴拜求钟三郎

十 天威怒严惩西选官 魑魅兴拜求钟三郎

蔡亮道设宴招待周云龙。可是他刚一提到贩马客人的事，就被周云龙一口顶了回来。康熙看到事情闹僵了，连忙向小毛子递了个眼色，小七子站起来说话了：“哟嗬，今儿个这场面可真让人开眼界呀。府台大人抢了人家的马，却要县太爷去敲榨百姓来偿还；周大守看中了一个民女，

县太爷就得帮他去抢。亏得刚才听蔡先生引见过了，要不然的话，咱们还以为周大人是个山大王呢。就是山大王，恐怕也不能如此蛮不讲理吧？”

小毛子虽是说得轻松、俏皮，可是话一出口，满座皆惊。几个贩马客人心想：我的爷呀，我们这儿磕头求情周老爷还不答应呢，你这一骂还不得全砸了。蔡亮道虽然心里知道这几个人来的蹊跷，可是一个贵公子的下人，竟敢当面抢白知府。谁知他们倒底是什么来头呢？酒席设在自家的厅内，不管哪一边吃了亏，他这个东道主都不好交待呀！果然，还没等别人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周云龙已经拍案大怒了：

“你是何人，竟敢如此放肆，恣意凌辱大臣？”

“嘿嘿……，周大人又是一番奇谈，你既自称是大臣，就应该懂得朝廷的王法。难道只许你这州官抢财霸女，任意胡为，就不许外人说个不字吗？”

周云龙见这个貌不惊人、又扯着公鸭嗓子说话的人，竟敢寸步不让地和他顶撞，更是怒不可遏：“哼，告诉你，在这大同府地面上，我周某人的话就是王法。怎么，你敢不服吗！”

“好好好，说得真好，周大人倒是个爽快人。在下想请问一下，如果我不服，而且不许你胡作非为，那么周大人又该如何呢？”

周云龙气得双手颤抖，面孔发青，他再也按捺不住了。推开桌上的酒杯厉声喝道：“来人，给我拿下！”

“扎！”随着这一声喊，侍立在厅前的知府差役一下子来了五六个，蜂拥而上，便要捉拿小毛子。康熙早就忍无可忍了。站起身来喝道：

“放肆，谁敢无礼？”

可是周云龙已经气极了。自从来大同府上任，他还没栽过跟头呢，今天怎能在这小小的沙河堡让乡巴佬们看了笑话。他估摸着，眼前这个少年公子，大不了是哪位京官的少爷。事情闹大了还有平西王在后边顶着呢，便毫不示弱地指着康熙吩咐差役们：“连这小子一起都给我捉了带回去！”

“扎！”差役们一拥上前，却不防魏东亭跨前一步，抬手之间，把他们都打翻在地。小毛子看了一下康熙，见皇上向他点头示意，便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接——圣——驾！”随着这一声喊，狼谭率八名侍卫列队而入，一个个身着蟒衣，腰佩宝剑，气宇轩昂地升阶进堂，径直走到康熙面前叩头行礼：“万岁，请降旨发落！”

这一下，整个大厅里的人，全都被惊呆了。蔡亮道和刘清源最先反应过来，两人对视了一下便低头跪了下来。跟着众人也噗噗通通跪了一地。那周云龙先是目瞪口呆，像庙中土偶一样钉在地下，这时眼睛一翻，瘫倒在地。康熙瞥了一眼周云龙，气愤他说道：“好一个府尹，你也恶贯满盈了。小毛子，取纸笔来。”小毛子连忙呈上随身带来的诏书，康熙就着几案写了，又盖上随身玉玺，交给刘清源：“你这个县令官不大，却懂得守法惜民，办事也很有主见。这诏书付给你，现在，就由你去大同府任职，依律办了这奴才，然后，将这案申报吏部、刑部。魏东亭，发驾！”

康熙皇帝微服出巡，惩办了民怨沸腾的大同知府周云龙的新闻，轰动了沙河堡小镇，连同那个晚上，店主被杀，刺客遭擒的事一起，在民间飞快地传开了，农夫、士子、商贾、香客，交口称赞天子的圣明。康熙的勤政、惜民和明察秋毫，大内侍卫的刚武勇猛、机智能干，都被百姓们传得神乎其神。眼看着圣驾踪迹已无法隐瞒，又听说刺客正在山上等着，连一心挂念顺治先皇的太皇太后，也不再坚持向前走了。当日午后，新上任的大同知府刘清源带来了兵丁，护送着车驾向京城返回。

可是，半路上康熙皇帝再一次“金蝉脱壳”了。他扮做应试的举子，青衣小帽，只带了魏东亭做为“伴当”，离开了车驾队伍，悄悄来到了固安县境。

固安县近在京畿，驻防的旗营是魏东亭的属下。尽管如此，魏东亭仍十分小心。路过城外营

盘时，他专门进去向管带嘱咐一番，这才和康熙打马进城。

此时已是酉初时分，店铺都上了门板，巷口卖烧鸡、馄饨、豆腐脑儿的都点燃了一团团、一簇簇的羊角风灯。叫卖声在各个街口、小巷深处此呼彼应，连绵不绝。

看着这太平的民俗景象，康熙饶有兴致地说道：“这里的叫卖和北京就不一样，倒引得人馋涎欲滴哩”。魏东亭正急着寻一个下脚的店，怕康熙又和往常一样随便乱转着找人说话，听康熙这么说，就腿搓绳儿答道：“前头就是个老店，咱们就住进去。主子想用什么，叫伙计出来买，岂不是好？”康熙明白他的意思，笑着点头“随你。”便跟着魏东亭走进一家“汪记老店”里。

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店伙计，一身靛青布袍，外罩黑竹布褂子，雪白的袖口略向上挽，显得十分干净利落。他刚在灯下落了帐，一抬头见魏东亭和康熙一前一后风尘仆仆地进来，忙起身离了柜台。一边让了座儿，一边沏茶，口里不停他说着：“唉呀，二位爷，怎么一去就是几个月，这才回来？准是发了大财！昨个我还寻思呢，小店里什么地方侍候不周到，得罪了二位老客，住别人那儿了呢！不想您二位还是惦着咱们老交情，又回来了！这回可得多住些日子了，”他一边不停他讲着，一边递过两条热毛巾请他们擦脸，又端来两盆热气腾腾的水来，“二位老客先洗洗脚。等安置了住屋，小的再弄吃的来！”这一大堆的话既亲切又夹着“抱怨”，弄得康熙一脸茫然之色。

魏东亭淡淡一笑，店家这种招揽顾客的把戏见得多了。当下也不说破，边帮康熙洗着脚随口就道：“要一间上好的房子。干净一点，不要杂七杂八的人搅扰，我们歇一晚就走，多给房钱。那边西屋里是做什么的那么热闹？”

“回爷的话，西屋里住着几位进京赶考的举子。他们几个正会文呢。还有一位做生意的杨大爷住他们隔壁。爷要是嫌闹得慌，后院里还有一间大房子，又偏僻又干净，只是房价高些……”他罗哩罗嗦还在往下说，康熙已穿好了靴子，起身对魏东亭道：“咱们当然住大房子，走吧！”

吃过晚饭，康熙踱至前院散步，见魏东亭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便笑道：“你这样奴才不像奴才，伴当不像伴当，也过于小心了。这个店还能出了事？”

“到底是生地方，不过事是出不了的。方才我已在院里看了一遭，这里面住的，多是应三月春闹的举人，也有几个生意人，这个店牌子也很老……”说着，见康熙进了西屋，便跟了进来。

这是三间一连的大套房子。四个举人围坐在桌子旁。一个面目清俊的中年客商坐在靠墙一张椅子上，双手抱着盖碗，正看得入神。康熙见几个举子正在静坐沉思，谁都顾不上说话，便微微一笑向商人轻声问道：“他们像菩萨似地坐着干什么？”

“正打谜语呢！”

“啊，多承指教。您贵姓，台甫？”

“不敢，免贵姓杨，贱名起隆。公子，您呢？”

“姓龙。”

因为满座的人都专心致志地动心思，康熙不便多说话，便在杨起隆身边坐了下来，观察着这几个举子。原来，他们用《易经》和《四书》的成句在打谜语。一个清瘦的举子，思维敏捷，正赢得满意呢，外边又闯进一个胖胖的年轻人。后来居上，又把瘦子给打得连连败北，全军覆没。康熙看着看着不禁想起自己的老师伍次友，他今晚若在这里，恐怕满屋的举子都不是对手呢。

就在一胖一瘦两个年轻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坐在康熙身边的杨起隆，忽然站起身来，从怀中掏出一锭十两的大银，丢在桌上：

“二位大才，令小可十分敬慕。我这里出上一点小利物，博二位一笑如何，不过先要请教二位贵姓，台甫。”

胖举人站起身来。打量一下杨起隆，谦逊地说：“蒙这位老兄夸奖，实不敢当。小生李光地，福建安溪人。”

杨起隆尚未答话，却见刚才输红了眼的瘦书生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原来兄台是伍雅逊老宗师的高足。小弟陈梦雷今日得识尊颜，输的痛快，输的值得。来来来，咱们认个乡亲吧，我也是福建人。”

魏东亭悄悄地在康熙耳边说：“主子，他们说的伍雅逊，就是伍次友先生的父亲。”康熙听了暗暗点头，既欣赏李光地的才华，又喜欢陈梦雷的豪爽。

杨起隆似笑非笑地对李光地和陈梦雷说：“二位如今联了乡谊，不才这点利物，又当如何处之呢？”

陈梦雷听杨起隆的话暗含讥讽和挑衅，轻蔑地问：“依杨掌柜的尊意，又该如何呢？”

杨起隆并不生气，却说：“我也来请教二位一番。”随口又说出了谜面：“端午雄黄，仲秋月饼！”

陈梦雷脱口而出：“杨掌枢不愧是个买卖人，您这谜底是《易经》上的一句话：节饮食。”

“好！花和尚拳打镇关西。”

“不知者以为肉也，其知者以为无礼也！”

“高才，高才，在下佩服了！”杨起隆忽然收起了笑容：“请再听这个：铁木耳荒田废地灭衣冠！”

李光地脸色一沉，正要答话，却见陈梦雷拂袖而起，将银子推还给杨起隆：“人各有志，何必如此相逼，我和光地甘拜下风。”说完拉起李光地来，“唉，扫兴得很，走，光地兄，到小弟房内煮酒清谈吧，小弟做东！”

二人手拉手，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把杨起隆撂在那里，十分尴尬。

康熙急步追了出来，向李光地和陈梦雷叫道：“二位请留步！”

“啊？什么事？”

“恕在下愚昧，适才见二位并非回答不出，却像是有难言之隐：可否将谜底见示？”

“小兄弟，你很机伶。”陈梦雷笑道：“此谜并不难猜，只是此时此地我们又不便作答。他出得很刁钻！”

“到底是什么呢？”康熙盯住问道。

“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李光地轻轻说罢，便与陈梦雷携手而去。康熙立在当地，脸色一下子苍白得没了血色。

这一夜康熙没有睡好。“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这一句孔子语录梦魇似地追逐着他：“自己是满人，当然也在“夷狄”之列。入关以来，从大行皇帝顺治到他，最头疼的就是这件事。汉人中的读书人自以为都是圣人门徒，统御这个庞大的国家又非用他们不可。怀着这样的心思，别说作为汉人的三藩可能造反，即便不反，又该怎样使他们这些读书人心悦诚服地归顺天朝，致天下于盛世，垂勋业于百代呢？”

康熙辗转反侧，恍恍惚惚直到四更才朦胧入睡，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了。他一骨碌爬起来，胡乱洗了一把脸，便吩咐魏东亭叫店主人进来算帐。

来的是一个留着八字胡须的老年人。康熙诧异地望着他问道：“昨晚接客的不是你呀，不是一个年轻人吗？”

店主人看来比伙计老成得多，也不那么饶舌，见魏东亭给的房钱很丰厚，谢了又谢，说道：“回爷的话，昨晚小的出去拜堂，回来得很迟，就不敢惊动爷。”

“拜堂？是断弦再续么？”

店主人知他误会，迟疑了一下才又说道：“不是成亲，是……小的在了钟三郎的教。昨天夜里，坛主放焰口请神，小的也去献了点香火钱。”

“哦……钟三郎。”康熙竭力追忆着《封神演义》里的人物故事，说道，“没听说过这位神仙呀……”

“钟三郎大仙是玉皇大帝新封的神仙，专到凡间普救我们这些开店铺、做生意、当长随的……信了他老人家，我们就能大吉大利，平平安安。谁要得罪了他老人家，就要遭到血光之灾……”他小心翼翼他说着，声音都带着颤抖。

魏东亭在一旁笑着问道：“有什么凭据呢？你不用怕成这样，钟三郎又不是驴，不会有那么长的耳朵！”

“罪过罪过！您是长随吧，钟三郎连你也管着呢！要说凭据那可多得蝎虎了。前些天，大仙在通州降坛，有的店铺不相信，一夜之间便被大火烧了七家！爷们先歇着，我替爷安排早点去。”说完，给康熙打了个千儿便退了出去。康熙见外头起了风，命魏东亭将一件灰银鼠皮的巴图鲁背心取出来，一边系着套扣，一边说道：“小魏子，我们即刻回京。”

魏东亭见康熙脸色不好看，答应一声，便备马去了。

固安城外沙尘滚滚，寒阳昏黄。一湾永定河结着冰花，潜流淙淙。河堤上的垂柳随风摇摆，发出阵阵呼啸声。魏东亭见康熙在马上沉吟不语，似乎心事很重，便打马跟上。笑道：“这条永定河虽然改了名字叫永定河却改不了脾性，别看它此时安静地像个冷姑娘，可要是发作起来，简直是一头野马！”

康熙没有理会魏东亭的话，深深吐了一口气说道：“天下英才虽多，却不肯为朕所用，又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这个钟三郎香堂，唉！”

“主子别听那姓杨的胡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不也是圣人的话吗？”

“嗯，你说的当然对，但是……哎！虎臣，你看那边聚集了那么多人，是干什么的？”

魏东亭向前看时，见是一队民夫，约有四五百人，刚从城里出来，背着铁锹、簸箕，懒洋洋、慢腾腾地向永定河岸边移动。便回头对康熙说道：“主子，很像是治河的民夫。”

“不会吧？治河一般在秋汛过后开工，立冬以后便停工了。怎么这固安县这么出奇，这般时分还出河工？走，过去瞧瞧。”魏东亭答应一声，正要过去，见后头一顶蓝呢暖轿顺着河堤抬了过来。前面两面虎头牌，紧跟着十几名衙役扛着水火棍喝道而行，一望便知是四品道台的仪仗。康熙寻思，这乘轿人必定是个河道，便对魏东亭说道：“小魏子，咱们追上前头那群人去，看个究竟！”

十一 坑民夫苛政猛于虎 治贪官圣君矫如龙

十一 坑民夫苛政猛于虎 治贪官圣君矫如龙

康熙和魏东亭来到了永定河的大堤上，看见前面聚着一群人。他们策马扬鞭，来到近前看时，原来是大约五百来个民夫，站在冰冻的河堤上。因为天寒深冷，正吵吵嚷嚷地不肯下河。康熙心中一楞，嗯？治河都是在秋汛以后开始，立冬便停工了。这里为什么此时还在挖河呢？他刚要上去讯问，又听一阵喝道之声，回头一看，只见一顶蓝呢暖轿抬了过来。前边两面虎头牌，后面跟着二十几个抗着水火棍的差役，一看便知是个四品道台的仪仗。

官轿子在河堤上停住，一个官员哈着腰出了轿。只见他头上戴蓝色玻璃顶子，身穿八蟒五爪的官袍，外披一件紫羔的羊皮披风，四十多岁，白胖胖的，显得神容尊贵。那官员下了轿子立在河堤上，见民夫们在河边缩手缩脚，不愿下河，便阴着脸大声问道：“谁是这里的领工头目？”

一个吏目从人后挤过来，打了个千儿满面堆笑道：“朱观察。小的给您老请安了！”

“哼！你这滑贼！必定昨夜灌醉了黄汤，拿着朝廷公事糊弄！你瞧瞧，这都什么时候了？人

还不下河！”

“您老明鉴，并不是小人懒，实在水冷得很，下去不得……”

“胡说！早秋时，本道便令你们开工。你们推三阻三，说什么一人三分银，工钱不足，不肯好生干。如今涨至五分了，怎么还不肯干？来，拖下去抽二十鞭子！”

吏目顿时慌了，两腿一软跪了下来，叩头禀道：“并非小人大胆，是杨太爷吩咐过的，辰末上工，未末收工……”朱道台“嗯哼”冷笑一声，说道：“啊，杨么倒是一位爱民如子的清官啊，来了没有？”说着便拿眼四下搜寻，满脸都是找茬儿的神气。

康熙此时已听出了个八九不离十。河工的工价，朝廷有按地域定的统一的官价，即使在夏日。也不得少于五分。这河道却竟扣了二分工银，误了工，又逼着民夫大冷的天破冰干活。这奴才的心真坏透了。

这时，一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身着绛红截棉衫棉袍，一角掖在腰里，从民夫后面大踏步走了上来，躬身一揖道：“朱大人。卑职杨么在，大人有何吩咐？”

“哦，是杨县令啊，你怎么这身打扮呢？刚才这个奴才说你故意怠慢河工，实属可恶。这河工一事，朝廷屡有严令，上年遏必隆公爷巡河时，兄弟已受了谴责，足下是知道的。今儿这事你瞧着如何处置呢？”

杨么是康熙六年十七岁时中的进士，榜下即补了固安县令，第二年恰逢辅臣遏必隆去芜湖筹粮。遏必隆返京时，曾巡视河工。这位朱道台叫朱甫祥，当时还是个知府，奉了吴三桂密札，怠慢河工，被遏必隆当着众官掌了一顿嘴，同时表彰了固安县令杨么办事“肯出实力”。朱甫祥因羞生愤，移恨杨么，一直耿耿于怀。今天，朱甫祥说出这番话来，杨么当然知道，姓朱的是要借端发作自己。他沉吟了一下徐徐说道：“该吏所言并非诬蔑下官，下河和收工的时辰，确是卑职所定。”

“哦？为甚么呢？”

“卑职以为，在此天寒地冻之际，驱赶百姓下水治河，实为劳民伤财之举，应请上宪明令，即刻停工。”

康熙在旁听杨么侃侃而言，不由得暗暗称赞道：嗯，这人有胆。

可是朱甫祥却怒斥一声：“贵县令太胆大了吧？你可知道这治河的事是朝廷明令！”

“卑职知道是朝廷明令！”杨么也提高了嗓音，声音中微微颤抖，听得出他在极力压抑着自己激愤的情绪。几百个民夫看着他们越说越僵，都惊呆了。有两个老年人伯惹出麻烦来，连忙上去劝说杨么道：“太爷，不要与道台争了。小人们下水就是……”说着，脱鞋挽裤腿儿往河里下，几十个民工也都脱了鞋，蹉跎脚就要下水。推小车卖黄酒的民妇，也忙着点炉子生火，揉面烫酒。站在旁边的康熙看到下水的民夫们大腿上被冰碴子扎了密密麻麻的血口子，有的还在淌着殷红的鲜血，心里陡地一热，正要说话，却听杨么大喝一声：“上来，谁也不要下去！”

朱甫祥气得脸色煞白，说话都是结结巴巴的：“你……你！你目……无上宪，抗……抗拒皇命……你听……听参吧！”说着拂袖便要上轿，哪晓得被杨么一把扯住，问道：

“朱甫祥，哪里去？”

朱甫祥见他竟敢直呼自己姓名，更是怒不可遏，大声咆哮道，“回衙参你！你……你等着吧！”

杨么并不畏惧。他脸胀得通红，以誓死一拼的气势拉住了朱甫祥：“道台大人，此时日已近午，你锦袍重裘，尚且冻得哈手跺脚，却要百姓破冰下河。那好吧，今日卑职就请大人领略一下这冰河的情趣，然后自当命令百姓下河并回衙听参！”说着，便拉了已经傻了的朱甫祥，一齐走下河堤，踏上冰面。

朱甫祥一惊之下，急忙夺手挣脱时，却被杨么死死拉住，几乎滑倒。两个师爷见县太爷拉着观察老爷下河，惊呼一声一齐上去拉时，河冰经受不住，“咔嚓”一声裂了开来。冰水顿时没到俩

人的大腿根。众民夫见事情越弄越大，“呼”地一声围了过来，七手八脚将他们搀扶上来。康熙看着狼狈不堪的朱甫祥，忍不住大声喝彩道：“好，干得好！”

朱甫祥上了岸，不知是被气的还是被冻的，面孔白中透青，上下牙直打架。他抬眼看见一个布衣青巾的年轻人，站在一旁，不但不拉不劝，反而鼓掌叫好。顿时勃然大怒，将手一指大喝道：“来人，把这个没调教的王八羔子给我拿下！”

几个衙役听到朱甫祥的命令，便提着绳子，向康熙猛扑过来。

康熙皇帝自幼在深宫里长大，何等娇宠，何等显尊。当年鳌拜虽然曾在御座前对他挥臂扬拳，但也不敢如此放肆地对他怒斥喝骂。朱甫祥的话刚一出口，康熙就觉得一股怒火，直窜顶门。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腰间，这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没带什么“天子宝剑”。他瞪一眼立在一旁的魏东亭，扬起巴掌“啪”的就是一记耳光：“主辱臣死，你懂吗？难道要朕亲自动手？”

魏东亭也是一阵不可遏制的怒火。但康熙不说话，他又不肯冒然行动。却不妨康熙在激怒之下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一掌把他打醒了。只见他一个虎步窜上，劈手夺过来衙役手中的绳子，像软鞭一样舞得风响。前边两个衙役脸上早着了一下，“妈哎”一声，捂着眼滚到了一旁。当中一个被魏东亭迎面一脚踢在心口上，“哇”地喷出一口鲜血……朱甫祥见势不妙，掉头便向乱哄哄的人堆里钻，早被魏东亭一把揪了回来，当胸提起，抡起胳膊左右开弓“啪啪”就是两掌，打得他眼冒金星天旋地转。朱甫祥一边挨着打一边口中呜呜呀呀口齿不清地叫道：“好，好！你把爷打得好！”

魏东亭生怕他再骂出更难听的话，接连不断地猛抽他的耳光。

杨么被这突如其来情景惊呆了，待惊醒过来，才急忙上前。可是，康熙仍不解恨，跺着脚叫道：“小魏子，除了打嘴巴，你就再没有别的本事了吗？”

这对魏东亭倒是最省事的。他顺手将朱甫祥向前一送，跟着又来了一个连环脚，正踢在他的当胸。朱甫祥连哼也没有哼一声就倒了下去。口中淌出殷红的血来。

眼见得这两个来历不明的人，一出手就当场打死了朝廷命官，衙役们惊呆了，杨么惊呆了，几百个民夫也都惊呆了。他们木雕似地站在那里，望着河堤上被气得脸色发白的康熙。

“这……这咋办呢？他……”杨么惊醒过来，围着朱甫祥干转，又蹲下身子，抖着手去摸脉搏，试鼻息，翻眼皮，看瞳仁，口里喃喃地说着什么。民夫们先是一阵骚动，接着便发狂般乱嚷起来：

“杀人的主儿，你们可不要走啊！”

旁边几个妇女更尖着嗓子嚎叫着：“你们闯了这个大祸，可叫我们百姓怎么过呀！”乱嚷声中，几十个精壮民夫握着扁担，早已将康熙前后去路截住。人墙愈围愈近，逼了上来。魏东亭见群情激愤，难以遏止，后跃一步挡在康熙身前，横剑在手，大喝一声：“有话讲话谁敢上来就宰了他！”

可是几百个人吼的、喊的、骂的、吵的、说的、闹的乱成了一锅粥，哪能听得清楚啊！康熙“为民除害”的快感被这潮涌一样的吼声扫得干干净净。他心里明包，人们并不是恨他，而是怕连累了这个年轻县令。但无论他怎样挥手、怎样喊叫，“安静”，却谁也不肯听。涌动的人流举着镐、杆前推后拥，把他和魏东亭围在核心。他真有点害怕了。正在这时，北边一片黄尘飞扬，一队绿营骑兵扬刀挺戈疾驰而来。几个老年人念着佛号喊道：“阿弥陀佛，好了，好了。官军来了！”

吵吵嚷嚷的人群忽然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围在康熙身边的民夫默默地让开了一个甬道。

领队的是驻守固安县的一位游击。他带了八名亲兵，按着腰刀从沉寂的人道中穿过，俯身验看横卧在地上的朱道台。两个师爷走上前来，口说手比，诉说“强盗”毒打观察大人的经过。另外一些人把朱甫祥抬了下去。八个亲兵不待吩咐，早过来横刀看住了康熙和魏东亭。

魏东亭冷眼旁观着围上来的绿营兵，一字一进地说道：“上官游击，你这是来拿我么？”

园为人静，这句话说得又清又亮，上官抬头一看正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上官游击惊得浑身一抖，刀向脚下一抛，便打了一个千儿：“啊，魏军门！军门怎么没有回北京？朱道台府里的人报信儿，说是强盗打了道台，聚众谋反，卑职才……”

“甭说这些个没用的话。把这里的事料理清楚，会同固安县写了扎子申报吏部，除了名完事儿！”因为未得康熙允准，他始终不敢公然暴露自己身后皇上的身份。

可是，康熙却没有理会上官游击，从河堤上从容踱下，拍了拍杨么的肩头道：“当年保和殿殿试，你是最年轻的一个，好像中的是二甲十四名，对吧？才过二年，便不认得朕躬了？”

“朕躬？”这两个字似有千斤力量，压得这位年轻县令有些喘不过气来。他的脸色变得纸一样苍白。上官游击也像傻了一样，张大着嘴合不拢来。好半天，杨么才颤声问道：“您是万岁爷？”

“是朕微行至此，姓朱的奴才对朕太无礼了，朕才命令侍卫施刑的。”

杨么陛辞已有三年了。三年前二百名外放进士同跪丹墀聆听“圣训”，他哪里敢抬头望一眼龙颜？此刻，又怎么能认得出来呢？迟疑很久，他竟出口问道：“请恕大胆，不知有无凭据？”

“哈哈，朕早看出你胆大如斗！好吧，朕不怪你，这也是应该问清楚的事。”康熙说着从怀中取出核桃大的一方玉玺交给杨么。

杨么捧在手上细细审看，只见，上边一盘金龙作印钮，底下的篆文是“体元主人”四个字。啊，确实是康熙随身携带着的御宝！杨么此时再无猜疑，噗通一声双膝跪倒在地，双手高擎玉玺，声泪俱下，高声山呼：“我主万寿无疆！”上官游击，众亲兵和民夫们也黑鸦鸦地跪了一片，高呼“万岁，万万岁！”

“尔等皆朕的良善子民。哼，天气如此严寒，朱甫祥还硬逼着民夫下河治水，直隶巡抚固何不据实参奏？都起来吧！杨么，朕命你去任保定府尹。这里的事，暂由上官委人处理善后。”

忽然，有个老年人走上前来跪下求道：“万岁爷，既然知道我们固安县令是个好官，就该留下他来养护一方百姓。万岁明察，我们碰到这样的好官很不容易呀！”

“这是升迁他嘛！朕再派一个好官来固安，如何？”

这一声问得人们面面相觑。那个卖酒的中年妇女，便趁机斟了满满一碗黄酒，用双手捧给康熙，说道：“大冷的天儿，请万岁爷用一碗酒暖暖和身子！”康熙毫不迟疑，端起来一饮而尽，高声赞道：“好酒！”

“万岁爷说酒好，是咱们固安人的体面！万岁爷方才说要再委一个好官来固安，这倒也好，不过显得太费事了。何不委那个好官到保定去，留下杨太爷在我们这儿。升官不升官，那还不是万岁爷一句话？”

“好，好！你抵得上一个御史！”朕就依了！杨么食五品俸，加道台衔，仍留任固安，怎么样？朕白吃你一碗酒，总要给你个恩典嘛！”

河滩上顿时欢声雷动，齐声高叫：“万岁圣明！”

原定回京的日期只好再推迟一天。当晚，康熙便宿在固安县衙杨么的书房里。虽然处置了朱甫祥，百姓称颂拥戴，可是他的心情却有些烦躁不安，在书房里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起来，要了茶来，却又不吃；从书架上抽出书来，翻了几页，又放下。忽然，他对魏东亭招手说道：“东亭，你到灯跟前来。”魏东亭虽有些莫名其妙，还是顺从地走了过来。

康熙端详着魏东亭的脸颊叹道，“唉，朕一向以仁待下，却不想今日一怒之下，会失手打了你！”

魏东亭猛然感到一股既酸又热的激情从丹田升起，再也按捺不住。他涨红着脸，跪下说道：“主子无端受辱，是奴才的过失！”

“你要是心里觉得委屈，就在这儿哭一场吧！”

“不……！奴才怎么会觉得委屈？那姓朱的秽言辱主，冒犯天威，奴才身为护驾侍卫，敢说

无罪？”说着，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朕错怪了你。你是怕那几个狂奴伤了朕才不肯轻易出手的。看，你眼泪都出来了，还说不委屈？”

“奴才真的不觉委屈！”魏东亭连连叩头，哽咽着说道，“奴才受主子厚恩，心中感激万端。自思肝脑涂地也难报万一……”

“你说的是实话。”康熙挽着魏东亭道，“不过朕确有委屈你的地方——难道你不觉得朕这些日子待你薄了一点？”

魏东亭弄不清这话的意思，惊得浑身一颤，忙道：“奴才不曾想过这事，主子并不曾薄待奴才。”

“啊，你是干练了还是学滑了呢？这几个月朕是有意碰你的！”

“奴才岂敢欺饰！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慢说主子并无疏远奴才之处，即或有，奴才亦当反躬自咎，将功补过，岂能生了怨上之心？”

“嗯，你这样很好，但你终究不知朕的深意——你与索额图、明珠不同。索老三是皇亲，有时胡来，只要不妨大局，朕不能不给他留点面子；明珠呢，有才干，却不过是一个同进士的底子。有什么可羡慕的？朕对他们，远不如对你器重。你几次请旨要弃武学文，朕都没有答应，不是时候嘛！眼下，四方不靖，国步维艰，朕的身边离不开你，你要吃得起这个——

魏东亭正在沉思默想，忽听杨么在门外通报说：“启奏万岁，乾清宫侍卫穆子煦求见！”

十二 会文友帝师展风采 斗虎将道姑暗用心

十二 会文友帝师展风采 斗虎将道姑暗用心

穆子煦呈送来的是索额图和熊赐履的联名奏折，除了报告朝廷近况之外，还附上了伍次友从安徽寄来的亲笔书信。康熙十分兴奋，急忙拆开来看时，还是自己熟悉的笔迹，看着这端正、秀丽的一丝不苟的钟王小楷，伍次友那家学渊博的才情，忠厚严谨的风骨，跃然纸上，使康熙不由得一阵激动。

在这封信中，伍次友先生报告了自己游学山东，安徽等地的见闻，对百姓归心，士子向化，充满了乐观。信中提到了最近出现的邪教钟三郎，妖言惑众，图谋不轨，请圣上严加防范，以期一鼓荡平。但在未查清其根底之前，应镇之一静，以免打草惊蛇。信的最后写道：臣以为眼下四方不靖，当以安内为要。

东南波兴，天下板荡，西北边患，难以骤平，故不能安民，不可言撤藩；不能聚财，不可言兵事，望陛下慎思。臣久违圣颜，念念不忘，对此孤灯昏焰，草草远呈，能不潜然涕下。盼陛下珍重圣体，以符万民之望。”

读着读着，康熙的眼泪不觉流了下来。先生身在山林，却时刻不忘社稷。忧君忧民之拳拳赤诚渗透在字里行间。谁说汉人不肯为天朝所用呢？伍先生这位汉人学士中的佼佼者，比皇亲贵戚，不是更为忠贞吗？有这样的人做自己的良师挚友，何患天下不宁，国运不盛呢？此刻，康熙在兴奋激动之余，却又不能不为伍次友担心。看看信末的日期，这封信发出已是两个月了。先生如今又在那里？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凶险、危难呢？这些日子，在沙河堡遇上的那位小道李雨良，身怀绝技，妒恶如仇，却又行踪飘忽，来去匆匆。他究竟是男，是女？他要去寻访伍先生又为的是什么？他如真是敬仰伍先生，要能与先生结伴而行，也可成为先生的贴身护卫。可是，他能找

到伍先生吗？

康熙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正在向伍次友逼近，而能救他脱险的恰恰就是那位女扮男装的小道士李雨良。

这个李雨良祖籍陕西镇原县，原名叫做李云娘，是个既无兄弟又无姐妹的独生女儿。她家世代务农，过着清贫的日子。那一年天灾降临，瘟疫流传。一夜之间，母亲，姑姑相继去世。老父在万般无奈之下，以三两银子的身价，把年方九岁的云娘卖给了当地乡绅汪老太爷家为奴，被派在汪老太爷那年轻的姨太太房里做粗使丫头。这老太爷有两个儿子，大少爷汪士贵，常年在外做生意；二少爷汪士荣，便是咱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傅宏烈的把兄弟，吴三桂的手下谋士。汪士荣这个人长相俊美，机智过人，不仅能言善辩，口舌生花，而且心地恶毒，刁钻狠辣，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一年，汪士荣被平西王吴三桂看中，选派做了贵州茶马道台，衣锦荣归，回乡祭祖。他回来后没多少天，就趁父亲病死，哥哥外出的机会。勾搭上了父亲的姨太太蔡氏，又捎带了自己的亲嫂子刘氏。也是该着云娘倒霉，这天早上，她去给姨太太打扫房间，正好碰上那婆媳、叔嫂三个人的丑事，被汪士荣劈头一个耳光打了出去。

心怀叵测的汪士荣，怕家丑外扬，便指示家丁，在一个月黑风高。雷霆暴雨的夜里，把李云娘绑起来，吊在后山的松林里，要借云娘之身杀人灭口。李云娘手脚被绑死了，嘴被堵上了。雷鸣电闪，暴雨倾盆，山风凛冽，虎啸狼嚎。这个十一岁的小姑娘没有恐惧，没有眼泪，两只明亮的大眼，穿过电光雨幕，怒视着山下的汪家宅院。

就在这时，两个冒雨夜行的出家人救了她。这两个人，一位是后来名震京师的御医胡宫山，另一位，就是他的师父，终南山黄鹤观的清虚道长。当天夜里，汪家起了场大火。僻僻啪啪地一直烧到天明，连那么大的雨都没能浇灭。汪士荣在大火中侥幸逃命。他没了牵挂，更加死心踏地地为吴三桂效命，而李云娘也从此成了清虚道长的女弟子，胡宫山的小师妹。她怀着报仇雪恨的大志刻苦练武，很受师父的喜爱。清虚道长把自己的全身本领无一保留地都教给了这位女弟子。几年之后女侠道士李云娘的名字，便在江湖上传开了。

后来，胡宫山因翠姑的猝死而飘然回到终南山时，清虚道长已经仙逝了。当李云娘听师兄讲了京城里这几年发生的事情之后，既为国家出了康熙这样的一代英主而高兴，又为师兄不能救出翠姑而气愤，尤其是听跟师兄一块出走的郝老四讲到，明珠怎样使用狡计，既打扮了自己，又拆散了伍次友和苏麻喇姑的姻缘，云娘更是气愤不过。出于女子的善良和同情。她决心下山走上一趟，找到伍次友，并且把他送回京师，非要伍次友和苏麻喇姑破镜重圆不可。当时胡宫山劝她：

“师妹，你自幼上山，偶尔一涉江湖，哪里知道人间那复杂的人情纠葛？这事儿，你管不了，也不该管！”

可是，云娘生就的刚烈性子，见不得一点不平之事，师兄的话她怎么能听得进去呢：“师兄，不是我有意顶撞你，你如果还有男子汉的血性，就不该把翠姑让给明珠那小子。据你说，伍先生是个有道的君子，苏麻喇姑又是个宁愿出家也不肯背叛伍先生的有见识的女人，为什么我不该去帮他们一把呢？我这次下山，不但要成全伍先生之事，斗一斗那位明珠大人，还要给吴三桂那帮人添点麻烦。要是能找到汪士荣那小子，我还要报仇呢！”

就这样，云娘换了男装，化名李雨良。她辞别了师兄，提剑下了终南山。她一方面四处打听伍次友的下落，同时，只要遇上对康熙不利的事。不管是三藩的人，或是什么朱三太子的人，都一概不饶过。为了弄清伍次友的下落，从陕西到京师，又从京师赶到沙河堡，终于亲眼见了康熙，也见到了苏麻喇姑。康熙的勤政爱民，苏麻喇姑的纯真善良，使李云娘十分敬佩，于是便在他们君臣危难之中，拔剑相助，杀了朱三太子派来的刺客。也更加急迫地要去寻找那位未曾见面的伍次友。

可是，当李云娘乔装成书生赶到安徽的时候，却发现，有一帮形迹可疑的人，也在打听伍次友的行踪。这个情况，引起了李云娘的警觉，便不动声色地跟着那伙人，住进了安庆府的迎风阁

老店。

伍次友是个生性疏放，懒于应酬，苦干拘束的人。自从半年以前，与明珠在黄河岸边分手之后，他在山东、安徽到处讲学，到处受到地方官吏的殷勤照应。一来，他那皇帝老师的身份，官员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二来，他令尊伍雅逊乃先明大儒，无人不敬。所以，伍次友每到一处讲学，都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他不愿看官吏们那阿谀奉承的嘴脸，更不愿在儒生士子中处于特殊的地位。所以在凤阳淮阴书院讲了一个多月的学后，便突然不告而辞，只身乘船，悄悄来到了皖南重镇安庆府。他哪里知道，不光朝廷在注视着他的动向，远在五华山的吴三桂，也派了自己文武全才的得力护卫皇甫保柱一路跟踪了下来呢。

这一天，天气骤然变冷，伍次友一大早起来，便觉得奇寒难当，看看窗纸明亮，还以为自己睡过了头。哪知道刚刚推开窗户，便有一股寒风卷着雪团扑面而来，灌了他一脖子白雪。他不禁又惊又喜，忙从包裹中取出康熙赐给他的那件狐裘披上，兴冲冲走下楼来，向店主说道：“今日这场好雪怕是今春最后一次了。我愿多出钱包下西阁楼！那里临河景致好，可以独酌观雪。”“啊，对不起。爷迟了一步，西阁楼已上了客人，不过爷也别懊恼，上头总共才七八位客人，又都是文人，正在吟侍说话儿，小的不再接客人就是了。西阁那么大，各人玩各人的，两不相干。伍次友无奈，只好如此。待他登上西阁楼，果然见上边已有了八个人，却分为三起。靠东南一桌，有两位年约四十岁上下的人，者穿着灰布棉袍坐在上首。几个年轻一点的，坐在他们的下边，靠在窗前把着酒杯沉吟，像是在分韵做诗，东窗下坐着一个中年人，开了一扇窗户，半身倚在窗台上观雪景。西墙下一张桌旁坐着一个少年，至多不过二十岁上下，只穿一件蓝府绸夹袍，罩一件雨过天青套扣背心。黑缎瓜皮帽后一条辫子长长垂下，几乎拖到地面。腰间悬着一柄长剑，正左一杯右一杯地独酌独饮。这少年见伍次友登楼上来，含笑点头欠身道：“这位兄台，那边几位正在吟诗，何妨这边同坐？”

伍次友举手一拱说道：“多谢，这边只怕冷一点。敢问贵姓、台甫？”

“先生披着狐裘还说冷，那我该冻僵了！不才姓李，叫雨良，您呢？”

“久仰！不才姓伍叫次友。”赏雪的中年人听到“伍次友”三个字，迅疾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便又坐回到桌边，旁若无人地吃酒，两眼却不停地向这边瞟。李雨良的目光也霍地一跳，又从上到下打量了伍次友一番。正待问话时，伍次友却大声传呼酒保：“取一坛老绍酒，再要四盘下酒菜，精致一点的。”

“啊？伍先生一下子就要了这么多酒，海量惊人哪！”

“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既与你同座，理当共饮。难道你的酒就不肯赐我一杯。”雨良一笑，起身满斟一大杯递过来。伍次友笑着，一饮而尽，“好，雨良老弟也是个爽快旷达之人，只管放怀吃吧。如醉了，就不必回去，今晚和我一同宿在这迎风阁店里。咱们抵足而眠彻夜清谈，如何？”雨良脸颊飞上一片红云，镇定了一下，笑道：“这倒不消费心，我本来就住在这店里面呢？”此时楼外的雪下得越发大了，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只是河里的水显得分外清澈，向东南缓缓流去。阁外的墙头上露出一枝红梅，在这风雪中显得更加娇艳。李雨良见伍次友看得发呆，便笑道：“伍先生，这么好的景致，何不也吟上一首？”“嘘，那边立着诗坛呢！眼见就要开坛了。我们且听听他们的，赏雪吟诗，不也很好吗？”

李雨良转脸望去，见一位凭窗而立的先生手拈着胡须，摇头吟诵：

淡妆轻素鹤林红，移入颓垣白头翁。

应笑西园旧桃李，强匀颜色待春风。

吟声刚落，对面那位四十来岁的人呵呵笑道：“好一个‘强匀颜色待春风’！黄太冲火性未除，要羞得桃李不敢开花么，”

听见“黄太冲”三字，伍次友眼睛一亮，想不到竟在此遇到名倾天下的“浙东三黄”之首黄宗羲！李雨良一边替伍次友斟酒，一边悄声笑问：“这糟老头子吟的什么？我竟连一个‘雪’字

也没听见。”伍次友笑着说：“喏，说的是那株红梅！别打岔，咱们且往下听。”

却不料，那边的黄宗羲正在兴头上，被伍次友和李雨良的说话声打断，很是不快，便带着找碴儿的口气向这边喊道：

“喂，这位仁兄既然懂得诗韵，就请移樽赐教，却为何窃窃私语，评头论足。难道是笑在下诗韵欠佳吗！”

这话问得突然，而且带着十足的傲气。李雨良刚要发作，却见伍次友笑吟吟地站起身来，端着满满的一杯酒，走上前去：“敢问，阁下就是名震山林的太冲先生吗？不才伍次友，适才和这位小兄弟吃酒闲谈，无意之中，扰了黄先生的雅兴，实在惭愧得很，这厢赔礼了！”

“伍次友”这三个字一出口，座上众人推席而起，纷纷上来见礼。就见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来，深深一躬说道：“在下李光地，乃令尊伍老先生在福建收的学生。久闻世兄高才，不期在此相遇。请受小弟一拜！”

伍次友连称不敢，一边还礼，一边问道：“哎呀呀，不知是光地兄，恕我无礼。请问家父现在何处，身体可好？”

“老师自前年去福建游学，此时尚在那里。老人家身体很好，小弟拜辞了老师，入京会试，临行前，老师谆谆嘱咐，如见到世兄时，转告他的意思，让世兄好自为之，不必以家事为念。”说完便将座中众人一一向伍次友做了介绍。原来，在座的都是名震遐尔的学者名流。这里还有和当时诗坛之中并称“南施北宋”的南施。

李光地笑着对伍次友说：“小弟路过安庆，恰逢黄先生四十寿辰，文坛诸友相约在这里为黄先生诗酒祝寿，世兄这一来，更为诗会增色了。”

伍次友早就知道，黄宗羲身为三黄之首，为人外谦而内骄，才大如海而性情怪癖。从刚才他那诗中的“强匀颜色待春风”的句子，便可看出他孤芳自赏嘲笑天下文人求取功名的意思。心想，要笼络在座的诗人，必须先从黄宗羲下手。便走上前来，深施一礼说道：“不知太冲先生寿诞之喜，适才多有冒犯，尚请宽恕。”

黄宗羲也笑着还礼：“不敢，不敢，不知足下乃伍老相国的公子，刚才实是无礼。今日在下贱辰，有帝师大驾光临，深感荣幸，哈哈……”

“黄兄过奖了。兄弟有幸为黄兄祝寿，无礼可献，愿借文房四宝，为兄题字，以表庆贺之意。”

说着，走到几案旁边，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写下一幅包山叠翠诗。众人见了，无不称赞，黄宗羲也十分高兴，伍次友身为帝师而弃官归隐，本来就合他的脾性，又见他如此谦恭待人，更是敬佩，便邀伍次友一同坐了：“承蒙先生挥毫赐墨，黄某无物回敬，薄酒一杯，权为先生洗尘。”伍次友接过来，一饮而尽。

李雨良心中一阵暗笑，这个黄老头子，刚才还盛气凌人地叱责我们，转眼之间却称伍次友为先生了，看来，这位伍先生不愧为皇上的老师，肚子里的学问还真不少呢。她转眼一看，东窗坐着的那个中年人，也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伍次友，心头一震，便走上前去说道：“这位仁兄，独坐自饮，看来不是他们一路的，倒像是位练武之人，小弟这厢有礼了。”说着就是一躬。

那个中年人被他忽然一问，有些尴尬，回过神来笑道：“小兄弟，你好眼力！”忙用手搀扶，两人却感到对方内功精深，不由得暗自心凉！。

十三 痴书生磊落识云娘 灵青猴至诚拜师尊

十三 痴书生磊落识云娘 灵青猴至诚拜师尊

在伍次友和黄宗羲他们的诗会上，李雨良突然发现坐在东面窗下的那个中年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伍次友，便连忙过去见礼答话，二人一揖一让之间，各自用了内力，中年人心中猛然一惊；李雨良呢，却暗自好笑，自报姓名说：“小弟李雨良生性顽皮，爱干些让别人不痛快的事。皇甫将军远道而来，一路风尘，今日又在这里坐这冷板凳，可真不容易啊！”

一语道破天机，皇甫保柱也不再隐讳，冷冷一笑反唇相讥：“蒙您夸奖，实在惭愧，如果在下猜的不错的话，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云娘道长，也来这里，为皇上的老师大费心机，倒让人不得其解了。”

“好，痛快，来，贫道敬将军一杯，祝您马到成功。”

“不敢，咱们同饮一杯，各为其主吧。”

送走了黄宗羲等人，伍次友立在岸上，远眺孤帆碧波，茫茫雪景，心中不由得一阵感慨。和他同来送客的李雨良却突然笑着说：

“伍先生，刚才您挥毫泼墨，联句吟诗，那样地豪情满怀，怎么，现在却又闷不作声了呢？”

“唉！小兄弟，你不知道啊，我本来要回扬州拜候家父的，刚才见了那位师弟，才知道家父已经去了福建。我在想，人间聚散，竟如此出乎意料，倒不知该在哪里去了。”

“唉，那有什么，令尊不在府里，您就在外边转悠着玩呗。我也是来安庆投亲不遇的，如果先生不嫌弃，咱们一同结伴游玩可好。”

“哦！你也有此雅兴。好好好，小兄弟，说吧，你想上哪玩呀！”

“哼，我说出来呀，准对您的心意。这里离袁州府不算太远，我们一同去孔圣人家参拜一番，然后再一同进京如何？”

“好哇！小兄弟，你是不是想为朝廷做点事？我在京城倒有几位朋友，把你推荐给他们，凭你这聪明伶俐劲儿，要不了几年也就出息了。”

“我才不去呢，先生您是皇帝的老师，为什么不留在京城当官呢？你要是当了大官，我给您做个亲随，你要吗？”

“哈哈……，我要是不当官，你就不跟着我了？”伍次友觉得，这个小兄弟，稚气未泯，天真顽皮，倒真地有点喜欢上她了。

“嗯！只要先生不撵我走，你上哪儿我跟您上哪儿。可是先生，你为什么不留在京里做官，却跑出来游山玩水呢？”

听李雨良越问越带孩子气，伍次友更是忍俊不禁：“哈哈，你不懂，这叫入各有志。”

“哼，才不是呢？我看哪，您准是为了婚姻大事不顺心，才跑出来的。”

“嗯？你怎么知道？”

“看出来的呗。你不住京城，又不想回扬州准是没有夫人，要不……”

“响！一派孩子气！”伍次友打断了李雨良的话，“算了，不谈这个了。咱们到城里走吧。可是，我把话说在前头，我生性狂放，一向不喜欢那么多礼节。你我既然同行做伴，我不敢自居为师，更不敢把您作为随从，咱们就以兄弟相称吧。”

这可正对李雨良的心思。半天的接触，她的心中似乎多了一些什么，听伍次友说得豁达，便高兴地答道：“好好好，小弟遵命，伍大哥，请吧！”

“哈哈……，有你这顽皮的小兄弟做伴，我似乎也要年轻了。走！”伍次友说着就要去拉李雨良。雨良却嘻笑了一下，跳跳蹦蹦地跑到前边去了。

俩人逛了庙会，伍次友又在街上买了两瓶酒，准备回店消夜长饮。正走之间，忽听得一阵人声喧嚷，夹杂着喊打声和小孩子的哭骂声。

伍次友回转身看时，只见一个十三四岁蓬头垢面的毛头小子从人堆里挤出来。双手捧着一张葱油饼狠撕猛咬。后边一个像擀面杖似的瘦长个子挥着一根通火棍喝骂着追赶……

伍次友诧异不解，便问店铺的伙计。伙计说：“唉！这孩子，他爹叫这家铺子的掌柜郑春明逼债逼死了。又把他娘卖到广东。如今郑老板的兄弟郑春友，当了西选官，放了个袁州知府。郑老板又成了钟三郎会上的大香头，势力越发大得吓人。偏这孩子也是个犟脾气，隔不了几天就要到他铺子门上闹腾一番。唉，他要是不肯远走高飞，早晚也得死在郑老板店门前……”

伍次友正听得发怔，一回头不见了李雨良，折转身一看，雨良已挤进了人群，挡住了那个擀面杖。他怕雨良人小力单吃了亏，顾不得和伙计说话，一手握一瓶酒，便匆匆挤进人群。

李雨良一边弯腰拽起那个毛头小子，一边转脸对“擀面杖”说道：“他是个孩子，你，你怎么下手死打，出了人命怎么办？”街上的人们原来只站成一圈，远远地看打架，此时见有人出来抱不平，围上来的更多了。伍次友好容易才挤到眼前，把孩子拉到自己眼前，笑着劝那“擀面杖”：“他能吃你多少东西，就打得这样？杀人不过头落地，也不能太过份嘛！”正说话间，不防怀中那小子，身子一溜滑了出去，一纵身用头猛抵在“擀面杖”肚皮上，竟把他撞了个仰面朝天。毛头小子嘴里嚼着油饼“呸”的一口又唾了“擀面杖”一身，口中骂道：“你小爷青猴儿是打不死的，青猴儿活着一天，你老郑就甭想在这里安生了！”

“擀面杖”大怒，一翻身起来，举起那根通火棍便往青猴儿身上砸去，青猴儿大叫一声，一个嘴啃泥趴在地下，起来时满脸是血却跳着脚大哭大骂。“黄老四，你小子打吧。打不死我就是你的爷，打死了，我是你掌柜郑春明的爷。”他脏的、粗的、荤的、素的一齐往外端，引得周围的人一阵阵哄笑。

“擀面杖”冷笑一声拾着铁棍又打了过来，却被李雨良一把拉住：“住手，你不能再打了！”

“凭什么不能？打死这个顽皮畜牲，只当打死一条狗！”说着便抽火棍，哪知道挣了两挣，铁火棍像在雨良手里生了根一样，再也拽不动，登时脸涨得通红。

李雨良冷冷他说：“我说你不能打，你就不能打！我就不信他连狗都不如。你能有多贵重，你不就是个下三赖的跑堂伙计吗？”说着顺手一送，黄老四踉踉跄跄退了五六步才站稳。

“嗨！安庆府今儿出了怪事！”随着这喊声，一个三十多岁的精壮汉子带着四个伙计闯了进来，觑眼儿瞧着雨良骂黄老四道：“你真是吃才吗？这么个小孩子都对付不了——来！把青猴子绑在店后，晚间回禀了郑香主，再作发落！”

雨良上前一步，冷笑着说：“看来这安庆府也是你家开的店了？”说着便要动手。

伍次友不想惹事，在后边拉了一把雨良说：“唉，兄弟，何必呢！”说着便问黄老四：“这孩子吃了你的饼，钱我来付，该多少？”

黄老四原来倒是怯了。现在来了帮手，又硬气起来，眼瞧着李雨良梗着脖子道：“一天一张饼，三年——十两！”

青猴儿大吼一声“你胡说！”双脚一蹦又要窜出去，却被雨良一把按住了。

伍次友眼见这群人一心生事，怕雨良和青猴儿吃了大亏，从腰里取出两块五两的银子朝地下一丢，一手扯了青猴儿一手扯了李雨良道：“十两就十两。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去。”

李雨良沉吟一下，看着伍次友笑道：“好好好，听大哥的，犯不着与他们生气，咱们走吧！”

第二日清晨天刚放亮，伍次友便起身踱到雨良房中来，见外间青猴儿睡得沉沉的，便隔帘叫雨良“起来吧，我们今日该上路了。”叫了两声，不见雨良答应，正要出去，却见雨良从外头进来，笑道：“上路？到哪儿去？”伍次友道：“袁州府嘛，昨天不是说得好好的？”

“大哥，再耽误一天吧，小弟昨天不防叫人家扫了一棍子，今天我的胳膊疼得很，要瞧瞧郎中。”伍次友心实，没看出是雨良在捣鬼。心中暗想：“哟，昨天，我怎么没看见兄弟吃亏了

呢？啊，我就粗通医道。你们俩在店里歇着，我去给你抓药，不用一个时辰就回来了。”李雨良用手抚着右臂，显得有些痛不可忍，吸着冷气道，“那就偏劳大哥了。”

伍次友刚出店门，雨良便推青猴儿：“起来！快！”

青猴儿揉着眼坐起身来。迷迷糊糊说道：“天还早呢！”“没出息的野猴子！昨天的打白挨了？跟我走！”青猴儿一骨碌爬起来，穿上伍次友给他新置的衣裳，用胳膊肘将裤子向上一提，抹了一把脸道：“对！还闹他们去！”说着，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店门。

昨天，在街上毒打青猴子的那个黄老四，是郑老板手下的一个跑堂伙计。原来，前几天，这里的钟三郎教在山陕会馆前面举行为期三天的庙会，他们这个饭馆在庙会上搭了临时的饭棚。今天，会期已完，正在拆棚。几个伙计已经分头向城里运送东西，只有黄老四一个人在支应着门市。他忽然看见两位客人一前一后来到店门前，连忙笑着让客：“哎！二位客爷来了。好好好，里面——”那个“请”字还没有出口，他就愣在那里了，原来。这两位客人，一个是老冤家青猴子，一个是昨天打抱不平的年轻后生。可是，昨天是仇家，今天是主顾，他又不敢不招待，哼啼了几声，接着说：“请，请，里面有请。二位想吃点什么，”

“哼，这个破地方烂铺子能有什么好的！”李雨良跷起二郎腿大咧咧坐下，“先马马虎虎来几个下酒菜吧——凤凰扑窝、宫爆鹿肚，银耳燕尾、菊花兔丝、龙虎斗、糟鹅掌，外加一个鸡舌羹。要快一点。”

黄老四听得傻眼了，论说这些菜，要在城里店里，也还能做得来。可这是庙会上的分号，又是赶上拆棚，怎么做得出来呢？明知这二位今天是来找碴儿的，也不能发作，只好陪笑说道：

“客官来的不巧，这些菜的料刚刚运回城里去了。实在对不起得很。请包涵一二。”

“啊，既然如此，那就将就点吧，来一屉松针小笼包子，两只烧鸡！”

这就好办了。黄老四答应一声“是”转眼之间就端了上来。刚要退下，却听雨良叫道：“回来！你瞧瞧，包子冷得像冰块一样，鸡也是凉的，这是叫人吃的，”说着拿筷子将盘子敲得山响，招惹得那边儿几个顾客都朝这边望。

黄老四用手摸摸，包子并不凉，烧鸡也在微冒热气。他情知二人在消遣自己，但店中伙计去送料都没回来，分店掌柜的也不在，昨日又领教了雨良的力气，不敢在此时发作。按捺着性子陪笑道：“客官既嫌凉，现成的水饺下一盘来，再加两只刚出笼的清蒸鸭，价钱虽然略微便宜，都是热腾腾的。换上这两样好吗？”“好，就这样吧！”黄老四一溜小跑整治齐楚，用一只条盘端着送了过来。

说是“急着有事”，待到饭上来。李雨良却又不着急了。一边慢条斯理地吃着，一边和青猴儿有一搭没一搭他说话，一会儿要汤下饭，一会儿要醋、要姜，不时地还要热毛巾揩抹脸。这样咸了，那样淡了。又说饺子馅儿里有骨头噎了牙——夹七夹八说些风凉话把个黄老四气得七窍生烟。眼见着进城的伙计和分店掌柜的都回来了，便悄悄进去商议着要治这两个刁客。

一时吃完了饭，李雨良笑着起身伸了个懒腰问青猴儿：“猴儿，吃饱了吗？”“饱了。”“那好，走！”

黄老四见二人起身便走，连个招呼也不打，抢先一步绕到门口，双手一拦说道：“哎……哎！钱呢？不会帐了？”

“会什么帐？我们爷们吃了你什么啦？”

“清蒸鸭子，还有水饺！”

“嘿嘿，怪了，那是我们用烧鸡和松针包子换的！这两样比那两样便宜，我们不找你清帐，为什么反向我们要。”

“那松针包子和烧鸡钱呢？”

“咱们没吃这两样呀，掏什么钱呢？”青猴儿也做了个怪相，冲着黄老四骂道：“瘦黄狗！爷没吃你的烧鸡包子，你要的什么钱？”

黄老四歪着脖子想了半晌，竟找不出话来说清楚这件事。他恼羞成怒：“好哇，饿不死的野猴儿，今儿上门作践爷来了！”一语未终，只听“啪”地一声，黄老四脸上早着了一掌，打得他就地旋了个磨圈儿。刚立定身子，这边脸上又被打着一掌，一颗大牙早被打落，鲜血顺着嘴角淌了出来。黄老四杀猪般嚎叫一声：“都出来！堵了门，不要放走了这两个贼！”

后面的伙计们听到这声咋唬，有的提着火剪、有的挥着烧火棍，有的夹着铁锹一窝蜂吆喝着赶出来，足有二十几个人。里间几个吃客瞧风头不对，吓得饭也不吃就往外挤。一时间大呼小叫砰砰啪啪闹得天翻地覆，店门外早聚了上百看热闹的人。

雨良见客人都已走完，冷笑着提起青猴儿，从门面一排溜儿汤锅上扔了出去，“猴儿，你出去！”青猴儿正在发呆，已是稳稳地站在店外了。众人见雨良身躯弱小，不过是一个清秀的白面书生，竟有如此身手，不禁一连声地喝彩高声叫道：“好武艺！”一边喊一边便伸着脖子往里面瞧热闹。

黄老四气得发疯，“呀”地大叫一声，运足了气双脚一弹跳了起来，用头去撞雨良。雨良微微一笑，将身子一斜偏到一旁，就势儿一手提辫子，一手抓后腰把黄老四轻轻向前一送——只听“噗”一声，黄老四头朝下脚朝上栽进墙边的水缸中！

站在一旁的胖掌柜气急了，大吼一声：“都给我上！”带着二十来名店伙计扑了上来。李雨良不慌不忙，从灶下抽出一个铁火棍，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顷刻之间，店房里面倒下了一片。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端起灶上的油锅，泼在棚子上，顺势一把火，只见浓烟滚滚，烈烟蒸腾，在北风中呼呼地烧了起来。

看热闹的人，见祸闯大了，纷纷逃去，李雨良拉了青猴儿也趁乱走了。他们在几里地外的山坡上坐下来休息。眼看着饭铺方向起的烟尘，李雨良笑着说：“痛快！今日干的真解气。你呢？”

青猴没有应声，噗通一声跪倒在李雨良面前：“姑姑，我早看出来了，您老是个女侠客。您别生气，收我做徒弟吧。”李雨良微微一愣，随即开朗地大笑“哈，哈……，好小子，你倒真机灵啊，起来吧。”“姑姑不答应我，我跪死在这儿也不起来。”

“唉！好吧，咱们也算有缘份。我原来想替你杀了郑氏兄弟，可是郑老大不在家，老二呢，又在袁州，只好带了您陪伍先生一块去袁州了。哎——可不准你向伍先生点明我的身份，不然，我不但不教你，还要打你！”

青猴儿高兴地趴在地上磕了四个响头：“是，徒儿遵命。师父，天快黑了。咱们快回去看看伍先生吧，咱们出来的功夫大了。先生可能正在着急呢。”

李雨良心里猛然一惊，坏了，今天只顾了顽皮，把先生一人丢在客店里。皇甫保柱正守候在先生身边，要出了意外可怎么办？想到这里，她来不及答话，拉了青猴儿就往客店里跑，可是，已经晚了。伍次友已经不在这里了。

十四 怒陈辞赴水明心志 感相助赠簪寄深情

十四 怒陈辞赴水明心志 感相助赠簪寄深情

遭到绑架的最初一刹那间，伍次友很有点摸不着头脑。来的人分明是公差打扮，又出口就叫出了自己的名字。他想不通，朝廷早已发过诏令，让各地的地方官照应自己，怎么安庆府的公差竟敢如此大胆，提名叫姓地来捉拿我呢？

可是，伍次友很快就意识到，这伙人不是衙门里的公差。因为，就当他正要质问抗辩的时候，一个满面络腮胡子、凶神恶煞似的人，忽然上前，卡住了他的脖子，顺手将一团破布塞到他的嘴里，与此同时，一方黑中，兜头盖脸地蒙了上来。伍次友就这样被推着架着带出了迎风阁客店。

昏昏悠悠之中，伍次友恍惚觉得他被带到了荒郊野外。听见有人说了声“到了”，接着只听一个深沉有力的声音问：“伍先生请来了吗？”

“回将军，请来了。”

“嗯，好！那个小道士怎么处置了。”

“我们去的时候，李云娘并不在店里。”

“那就好！只要这个李云娘不来捣乱。此事就算万无一失了。”

那人说着话来到伍次友身旁，突然故作吃惊地说：“嗯，这是怎么回事。我让你们去请伍先生，谁叫你们这样无礼的。快，给先生松绑！”

众强徒一拥上前，替伍次友摘去眼罩，掏出破布，又七手八脚地割断了绳子。伍次友活动一下手脚，放眼四望，只见月色昏暗，寒星闪烁，自己正站在一条大堤上。右边是一条河，左边是星罗棋布的水塘。四周一片死寂，夜风冷透骨髓。他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什么地方，只听到远处传来猫头鹰那参人的叫声，心里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

黑暗之中，模糊地看到，一个高大、健壮的汉子来到近前，施了一礼说道：

“伍先生受惊了！明人不做暗事，在下乃平西王驾前侍卫，奉王命特来相请。因恐先生不肯屈就，不得已出此下策，尚求先生见谅。几天来我与先生同住一店，聆听先生作诗讲学，心里是十分仰慕的。请先生放心，我们决不会为难先生。但从这里至云南，山高水长，一路麻烦很多，先生必须听在下安排，等到了五华山在下一定负荆请罪！”说罢，又是一揖。

伍次友想起来了，这人就是昨天在西阁上和李雨良说话的那个中年人。看来他们是蓄谋很久了。自己既陷贼巢，想要脱身恐怕不容易了，便索性坐在地上。眼望天上星斗慨然说道：“多谢将军直言。可是伍某是一介书生，功名不遂，浪迹江湖。胸无治国之才，手无缚鸡之力，平西王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又何必费这么大的心思呢？”

皇甫保柱却不答话，口里打了个呼哨，对岸芦苇从中箭也似地窜出一条船来。

众人不由分说，架起伍次友来到船上。皇甫保柱又是一声呼哨，船身荡了一下，离开河岸。伍次友的心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他听天由命地半躺在黑洞洞的前舱里，心乱如麻。康熙、苏麻喇姑、魏东亭、明珠、索额图……一个一个笑容可掬地闪在眼前，又一个个地消失在黑暗里，而那个小兄弟李雨良，却像一直站在自己的身旁。匪徒们的口口声声说的“小道士李云娘”是谁呢？怎么他们那么怕她呢？我不认识那个女道士啊。船下汨汨水声愈流愈急，伍次友心里不由得一阵烦躁。他刚要起身不防被人一把拽住。这才知道有人看守在自己身边，便苦笑一下又坐了回去。

忽然，眼前亮光一闪，皇甫保柱秉着灯烛走进舱来：“伍先生，这会儿气消了吗？嗯，看气色还不错。”

“哼！少给我绕弯子，吴三桂派你们绑了我来。倒底打的什么主意！？”

“哎——先生不要生气嘛。吴三桂再不好，总是汉人；五华山上虽无金銮宝殿，却不是胡腥世界！像你这份才情，难道连这个理儿也参不透么？”

“哼，吴三桂那里有什么，没什么，与我毫不相干！”

“先生说得好！不过您自命为清白君子，却认夷狄为君父，替鞑虏做奴才，这恐怕不是君子所为吧？何况令尊雅逊老先生也是前明的旧臣呢？”

“谢将军指教。大明亡国已经二十余年，帝道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天道无常，唯有德者辅之。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家父虽事明朝，却不曾降清；在下既然不是明臣，就自然可以享受大

清的恩泽，这有何不对呢，

伍次友侃侃而谈，似乎，他此刻不是身陷囚笼，而是在讲学，在与人辩论。

皇甫保柱见伍次友认真起来，也想和他较量一番，心想若能说服了这位老夫子，路上倒可少些麻烦。想到这儿他说：

“先生学问渊博，海内敬仰。请问：‘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这句话该怎么讲？’“谁说当今华夏无君？不过君是夷狄之人而已，这有何难懂？”“伍先生，请恕我草莽之人，少读诗书。请问夷狄之人可为华夏之君，这道理可有古训？”“谁说没有？孟子就说过：‘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也’。这些夷狄之人，不光做了华夏的君主，还都是自古称颂的圣君。你知道吗？”

皇甫保柱再也答不上话了。他深深佩服面前这位伍先生，不愧是饱学之士，也不愧是皇上的师父。他也知道，凭自己的那点学问，再辩论下去，更要出丑，便尴尬地笑着说：“好，好，好。先生高论，振聋发聩，在下愿奉一杯薄酒为先生压惊，不知先生可肯赏脸？”

“哈哈——。伍某已被将军锁拿，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既然有酒，何妨一醉！”

皇甫保柱一声令下，几个下人忙在舱面上摆了酒菜，伍次友昂然上坐，一杯接着一杯地吃了起来。酒到半酣，皇甫保柱又搭讪着说：“先生豪饮海量，令人更生敬慕。夷狄也好，华夏也罢，咱们不必去说了。平西王命在下恭请先生，并无恶意。一是想聆听先生的教诲，二嘛，如蒙先生不弃，盼先生能出山相助。”“什么，出山相助？叫他死了这条心吧！吴三桂是个什么东西，配和我说这些话？人最可悲者，莫过于无自知之明；无自知之明，又岂有知人之明？当今皇上乃天下圣君，伍次友以布衣之身，许心相报，这些话请休再提起。”

“先生这话未免过份。”皇甫保柱将酒杯放在桌上，沉吟着说道，“孔子十五岁方才有志于学，今皇帝才十六岁，就够得上‘圣君’二字吗？自顺治十七年至今，水旱频仍、灾变异常，这皆是民心天心不顺之兆。”

伍次友从容地吃着喝着，不屑地问：“还有什么？”

“朱三太子聚钟三郎教徒有百万之众，起事只在旦夕之间。眼见中原之地也要狼烟突起，康熙的日子不长了！”

“嗯，你说了许多，可是，皇上和朝廷本身如今又有何失德之处呢？”

这句话，倒把皇甫保柱问愣了。他只知效忠吴三桂，从来没想过这件事，一时间，要他说出康熙的失德之处，他还真答不上来。

伍次友心中也是一阵惋惜，钟三郎邪教猖獗，他早就见到了。却不料，竟是朱三太子背后操纵的。如今自己身陷贼窟，看来，难以把情况报告给皇上了。想到此，他决心激怒皇甫保柱，任凭一死，也决不跟他们去五华山。他端起酒杯，站在船头对着众贼徒，仰天大笑：

“哈哈，你回答不出来了吧？不光是你，连吴三桂也是愚蠢得很。前明把守卫疆土的重任，寄托给他。而他却投降清军，为大清造就了这一统天下。后来，又亲手杀害了永历皇帝。如今大清天下已定，人心向清，他却又反过手来，妄图叛清自立。这样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上不遵天理，下不循民情，反复无常寡廉鲜耻之徒，竟然还想要我为他出力，也竟然有人为他涂脂抹粉，充当说客，真是天地间的一大奇事了，哈哈……”

没等皇甫保柱回答，伍次友又接着说：“皇甫将军，适才听你言谈好象是读过书的。我倒想问你一句，你懂得什么是国土？”

皇甫保柱来不及回答，只见伍次友端起酒来，一饮而尽，然后“啪”地一声，将酒杯摔在舱板上。就在众人一愣神儿之际，他已奋身跃入了滔滔河水之中。

皇甫保柱扑上船头时，只见夜幕漫漫，波光粼粼，除了冰冷刺骨的河水之外，什么都看不见了。

北京城里有一条烂面胡同，胡同里设有好几个省的同乡会馆。流落京师的外省人，遇到难

处，总要来这里寻求同乡的关照，找一条落脚谋生之路。所以尽管这里房屋低矮，路面不平，却每天都挤满了口音混杂，贫富不一的各色人等。而那些叫卖风味小吃，拍卖估衣旧货，跑江湖打拳卖艺，看手相拆字算卦的各类摊子，也应运而生，熙熙攘攘地挤在这条胡同里，街口上有座茶馆，虽然也是草棚瓦舍，但在这杂乱的地摊中，却也算得是鹤立鸡群的大铺面了。

这天的中午，一个年轻书生，胳膊窝里夹着一卷诗稿，来到了这里。这个人身材瘦削，面色青黄，神情沮丧，步履艰难。一看，就是个倒了霉的落第举人。他，就是荆门书生周培公。灯节那天，他在街上遇到奶哥龚荣遇，吃了一顿饱饭，又接了奶哥送给的一大锭银子。后来，奶哥突然跟着王辅臣回陕西去了，临走俩人连面都没能见上。周培公虽然生性豁达，并不在意，可是，那一锭银子，在米珠薪桂的北京城里，又能化上几天呢？他一心指望着，会试下来能弄个一官半职，报答奶母的养育之恩。好不容易等到开考。周培公施展平生所学，把文章做得花团锦簇一般。自己翻来复去地看了又看，十分满意，料想断无不中之理。却不料，无意之中，他却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那时候的考场，有一条规矩。举子们在答卷中遇到应该避讳的字，必须少写一划而不能写全，比如说，康熙皇帝名叫玄烨。他的这个名字，人们就不能随便写。写玄字时，上面那一点不能点，如果不小心把这个字写全了，阅卷官发现，马上就把卷封了起来，文章再好，全都无用，作废了！培公的文章中恰巧有这个“玄”字，而他一时粗心又写完整了。就因为多点了这么一个“点”，功名，前程，一切一切都成了泡影。

周培公一向自视甚高，却想不到竟因这个疏漏，闹了个名落孙山、受人耻笑的下场，连气带悔，差点病倒了。他不愿意再住法华寺。看那和尚、举子们的白眼，便夹了自己的诗稿，来这儿的湘鄂会馆，看能不能找到个熟识的同乡，结伴同回故里。

可是，他实在太饿了。在挤进胡同口时，禁不住那雪白的、喷着香味的豆腐脑的诱惑，不由自主地向摊上多看了几眼。忽然，一个小姑娘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

“哎呀，恩公，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周培公抬头一看，原来是灯节那天在正阳门外被刘一贵欺负的小姑娘：“咳！原来是你啊，怎么，你是在这里做生意的？”

“不，这豆腐脑担子是我爹爹的。他老人家病了，看病吃药还要花钱。买卖虽小，也不敢停啊！恩公，你一定还没有用过早点，来，喝一碗吧。”姑娘一边说着，一边动作，手脚麻利地盛了一碗热豆腐脑，双手捧着送了过来。

自从落第以来，周培公每天看到的是冷眼，听到的是嘲讽，如今一个贫苦的小姑娘，却给了他这么真诚的尊重和体贴。他的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泪水打湿了眼眶：“不，不，不，姑娘，我如今混到这般境地，怎能……哎！惭愧呀！”

“哎！这有什么，人又不是神仙，想干什么就一定办成。看恩公的神气，今科您失手了，下科再来么，薛平贵住过寒窑，吕蒙正还要过饭呢，有什么可惭愧的，快趁热吃吧，我给你再买两个烧饼去。”

一碗热豆腐脑，两个烧饼下肚，周培公浑身都是暖烘烘的。偷眼瞧那姑娘时，见她正神态自若地涮洗碗具，便立起身来有点拘束地问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住什么地方，能告诉我么。”

“我叫阿琐，家就住在胡同北口——您呢？”

“我叫周培公，眼下穷困潦倒，四处飘零。……”

话说不下去了。姑娘默默无语地打开钱匣子，把里边的十枚铜子儿，全都倒出来，放到桌子上，略一沉吟又拔下头上的银簪放在钱上，不好意思地说道：“论恩公心地，神佛定会保佑。我们小户人家帮不了大忙，这点心意，请恩公收下。”

“不不不！这怎么成？”

“恩公您要是嫌弃，我就……”

周培公全身的血都要沸腾了。上前拿起簪子，又拈起一枚铜钱袖在怀里，却把其余的铜钱推还给姑娘：“小大姐，我领情了！以此一簪一钱为证，不死必当厚报！”说着头也不回去了。

阿琐正要叫住周培公，却见自己的担子旁走过一个青年书生，和颜悦色地说道：“姑娘，他既然不肯受你的赠，你追上去也没用，只是我不明白，你们好象并不认识，你为什么叫他恩公呢？”

一边说着，一边随手翻起周培公丢在桌上的诗稿来。

阿琐含着眼泪，把灯节那天发生在正阳门前的事说了一遍。那青年书生一边听，一边夸赞：“嗯，这年轻人是个正人君子，刚直男儿。这样吧。他的这本诗稿，我替你追上去还给他。你小本生意，挣钱不易，这个就送给你吧。”说着把一枚似钱非钱的东西放在桌上，转身走了，阿琐捡起来一看，原来竟是一枚金瓜子！

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当今皇帝康熙。他趁端阳佳节，带了九门提督图海微服出来，查访京师的民情风俗。离开了阿琐的小吃担子，他站在道旁，仔细翻看周培公的诗稿。前面几页全是诗词一类的东西，后面却画了一些曲曲弯弯的图画，还标着一些符号，不知是什么？站在康熙身旁的图海，一眼看见这图画，马上兴奋起来，悄悄地在康熙耳边说：“万岁，此人不仅会文，而且知兵，这上面画的是浙鄂川陕的地舆图。”康熙听了，更是欢喜：“嗯，此人大才可用，为什么却名落孙山呢？回头，你替他安排一下。”正说间，稿页之中滑出一张纸来，康熙打开一看，那十分熟悉的笔迹立刻映入眼帘。啊，是伍先生的亲笔书信！

十五 微服行街头救弱女 放眼量即席擢英才

十五 微服行街头救弱女 放眼量即席擢英才

康熙皇帝在烂面胡同的集市上，拣到了周培公的诗稿，又从这页诗稿中，发现了伍次友的亲笔书信，只见上面写道：

明殊弟钧鉴：别来无恙否？兄自郑州一别，一路讲学东进，一切均安。此周先生培公乃愚兄之文友，怀抱济世之志，胸有文武之才，盼贤弟将其举荐于皇上试用。匆匆即颂钧安。

愚兄伍次发拜托

“啊，原来竟是伍先生的一封荐书！康熙心中一阵激动，这个周培公，怀里揣着伍次友写给明珠的信，却宁肯挨饿，也不肯去求人，凭这份风骨，也值得重用。”

“图海，要赶快去把那个周培公找来，我要在这边茶馆里见他！”

“主子何必着急呢。这里人太杂……”。图海的话还没说完，康熙已经大踏步地走了。

图海领着周培公转回来时，康熙却在茶馆的门前，听一位小姑娘唱戏。他们不敢惊扰，便立在康熙身后静听小姑娘诉说自己的家世和苦情。原来，这个小姑娘名叫阿红，浙江杭州人，去年三月三日，他们全家去灵隐寺进香。不想，正碰上吴三桂的女儿和她丈夫王永宁从这里路过。一帮如狼似虎的差役兵丁，见百姓云集，阻挡了道路，便大打出手，闹得三十四人落水丧生，其中就有阿红的父亲和亲人。但是，由于杭州知府的庇护，凶犯从容登道，返回了五华山。受苦百姓，投告无门。阿红的叔父实在气愤不过，去杭州府击鼓喊冤，结果反被下在狱中。阿红一腔怨愤无处申诉，便讨饭来到京城，沿街卖唱，希望有人能把这桩冤案，上达朝廷。她那唱词的最后几句是：

天上只有一轮红日，地上却有两个朝廷。

皇家吃我百姓赋，何时为我申冤情？

阿红唱到这里，围观的人，莫不为她的大胆直言心凉。康熙也觉得如芒刺在背，便回头向图海吩咐道：

“图海，待会儿这位小姑娘收了钱，你带她到茶馆里见我。周先生，请借一步说话。”

周培公听得入神，忽见这位年轻公子叫他，转过身一看，却并不认识。刚才，他刚刚走到湘鄂会馆，便被一个大汉叫了出来。说有位公子想见见他，又不肯说是谁。只说，待会儿，见了面你就知道了。此刻，见面前站着的这位公子年轻俊雅，气度非凡，便举手一拱问道：“不知足下尊姓大名，恕周某眼拙。”

康熙并不答话，拉着周培公进了茶馆，找个清静的座位，要了两杯茶来。这才开言道：“在下龙德海，适才在阿琐姑娘的摊上，捡到了周先生的大作，拜读完毕，十分敬佩。足下才高八斗，诗韵高雅，确是难得的英才呀！”

“哎！哪里，哪里，龙公子过奖了。我不是什么八斗，而是一个文丐。这诗稿，更谈不上风雅，倒不如拿来烧了更好。”

“啊？周先生为何如此说话？”

“公子明鉴。在下这一百首诗，可能抵上门口小姑娘唱的一曲清歌吗？如今，天下正处多事之秋，正是英豪拍案而起，建功立业之时，我却写这些酸溜溜的歪诗换饭吃。唉，惭愧呀！”

“嗯！先生如此见高识远，更令人钦佩。只是，依先生之才。取功名如拾草芥，却为何落榜了呢？”

周培公抬眼看了一下康熙，见他并无恶意，便低声答道：“唉，时运不济，疏忽之间，冒犯了圣讳，也不过只多点了一点。唉……”

“唔，这阅卷官也大不通人情了，帮个忙贴上不就混过去了。”

“唉——公子取笑了。我也知道，有人是那么干的。可是，那都是有头有脸，走了门路，送了礼物的。我没那个本事，也不屑于这么干。”

康熙便道：“唔，此言有理，不过你身怀万金之书为什么不用呢？”

“万金之书，什么万金之书？”

“我刚才在你的诗稿中看到一封荐书。收信人明珠乃是当今天子驾前宠信近臣，言必听、计必从；写信的伍次友乃天子布衣诗友，一语有九鼎之重。等闲督抚大臣还难得他一封荐书呢，这样一封紧要的书信，你为何不投呢？”

周培公吃惊地抬起头来。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伍次友的真实身份，但不晓得这个年轻人何以知道得如此详尽，想了想笑道：“大丈夫求取功名应当光明磊落，只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我岂肯以七尺之躯，向明珠折腰？”

“唔。”康熙若有所思地笑笑，“你有这份志气可算读书人中的佼佼者了——你留意山川地形，好象不但能文，武事也是好的？”

“公子过奖了。拔山扛鼎我不能，舞枪弄棒我不会。但我自幼熟读兵书，酷爱奇门遁甲，所以观天象，察地理，挥兵车，列战阵，却还略知一二。”

康熙有意要考较周培公，便以嘲笑的口吻说：“方今天下太平，四海归心，并无刀兵之事。先生虽有屠龙之术，却只怕英雄无用武之地呀！”

“哈……”

“先生，你笑什么？”

“北有罗刹略地烧杀；西有葛尔丹，擅自称王；南有三藩离心离德；东有台湾骚扰海疆。天子政令不出江北，登京华之城眺远处，四面烽烟燎绕，八方画角悲凉，此内忧外患之时，何来‘太平’二字？”

“啊？照先生如此说来，天下一统局面已经无望了！”

“不。还有另一面。方才那个小姑娘唱得好，百姓们并不愿天有二日、民有二主。民心即是天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百姓盼着有个好皇上，并没有华夷之分。百姓们厌倦战乱，苦于割据，也是大势之所趋。以此看来，只要皇上用人谨慎，处事得当，外抗强乱，内除三藩，一统天下，创建盛世，也不过是数年内可以实现的事，有何难哉！”

周培公说到兴奋之处，顺手端起桌上茶杯，一饮而尽。康熙见他渴，便又替他斟了一杯，还待再问下去，图海却匆匆进来了，附在康熙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还在兴头上的康熙勃然大怒，他忘记了自己微服出访的身份，“啪”地一下拍在茶桌上，那个四脚不平的小茶桌，晃了一下，细瓷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周培公吓了一跳，又听这位龙公子厉声呵叱：“这个顺天府尹，简直是混帐透顶。去，叫他爬着进来回话。”

图海见康熙发怒，不敢顶撞，“扎”地一声退了出去。原来，他刚才奉了皇上之命，要叫那位卖唱的民女小红进茶园问话，却正碰上顺天府的府尹夏侯俊，拿了刑部的令牌捉拿小红。这位府尹大人，只知上命差遣，哪想到会在这里碰到皇上呢？图海一声代旨，夏侯俊惊得真魂差点出了窍。连忙四脚着地地爬了进来。

这一来惊动了茶园里的所有茶客，一个个吓得变貌失色。在四周守护的侍卫魏东亭见康熙已经露了身份，便连忙张落着布置关防、驱赶闲人。索额图和明珠也守在茶园门口候旨。看着头戴四品青石顶子的顺天府尹伏着身子直爬到茶桌跟前，周培公惊得脸色雪白、瞠目结舌，直到那府尹报告：“万岁，奴才夏侯俊叩见！”才醒悟过来。忙退后一步也伏下身子叩拜，口里呐呐说道：“周培公不知圣君驾临，语多狂悖，请万岁降罪！”

康熙见周培公那心惊胆战的神情，猛然醒悟过来，意识到刚才自己在盛怒之下，有些失态了。他镇定了一下情绪，回到座位上：

“都起来说话吧。夏侯俊，谁让你来拿人的？”

“回万岁的话，刑部和理藩司的上宪派人知会奴才，说有一个民女阿红，因投状诉冤被驳回，她不肯回去，却在京师弹唱小曲，秽言惑众，命奴才把她押解回乡……”

“哼！秽言惑众？真正秽言惑众的你们一个也没有拿到，只会在弱小女子身上抖威风！朝廷养你们这些酒囊饭袋何用？）——让小红进来！”

夏侯俊吓得大气儿不敢出，一叠连声地躬身称是。

小红进来了。这个女孩子十分聪明，已经猜出上边坐着的年轻人来历不凡，肯定比刑部的老爷们官大，便朝上深蹲两个万福：“大人传唤小女，不知要听什么曲子？”说着，见桌上茶水淋漓，忙上前仔细揩干，捡起地下的碎瓷片把茶桌腿支稳了，说道：“这好比康熙爷的江山——让它稳稳当当才好……”

“你……说什么？”康熙激动得声音发抖。

“小女说这茶桌支好了。就像康熙爷的江山，稳稳当当。”

康熙立起了身子来回踱步。这民女的话，比内务府畅音阁供奉们奏的钧天之乐还要好听一千倍！康熙问：“好，说得好，你家是务农的？”

“嗯。共五亩地。二亩茶，三亩田。”

“你的曲子唱得很不错。都是真的么？”

“句句都是真的。民女已经家破人亡，没有什么害怕的，又何必说谎骗人？”

“那杭州府又为什么拘押你的叔叔？”

“案子不结，他们不肯放人。”

“嗯，你来京控告，三法司都处置不了，为什么不去击登闻鼓？”登闻鼓设在西长安街，是专为百姓有冤控告不准，叩阍告御状用的。小红听了深思一下才说：“告御状民女不敢，”

“那又为什么？”

“民女已经想开了，凶手在五华山，朝廷也拿不住他。”

康熙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这个小红年纪虽小，忠孝心俱全。她的冤案自己做为天子的却办不来！思索了一会儿，康熙又问道：“小红，那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卖唱？”

“小女子要挣一些盘缠回江南。再说，唱唱苦情，心里也好过些……这是北京。说不定皇上听到小女的曲子，能早些为小女作主呢，”

“唔，好好，他已经听到了。索额图，你进来！”

“奴才在。”

“这个女孩子要回杭州。你派人用船送回去，告诉浙江臬司，把他的叔叔放出来，若再有刁难之事，惟他们是问！”

“扎！”

“慢！”康熙见墙角一张小桌上有专为客人备的文房四宝，便过去提笔写了一行字，取出随身小玺盖了，递给小红：“姑娘，你回去后生计也不容易。这张纸你带回去给杭州县令，免了你家赋捐，叫他再资助你们些，就好渡日了。”

“小女不识字，这纸条能派那么大用场？”

“能，能！去吧！哈哈哈哈”

小红出去后，康熙转过脸问夏侯俊：“这就是你说的秽言惑众？下去好好想想，你自己告诉吏部，罚俸半年！”

夏侯俊没想到皇上的处置如此之轻，怔了一下，连忙又喏喏连声地答应着出去了。

康熙让图海在下面坐了，又对周培公说：

“周培公，你自称知兵，朕可要考问你一下了。你就站着回话吧。”

“是。臣不曾自言知兵。夫兵者，凶也，乃至危至险之道，岂可轻言知兵。古之赵括，蜀汉马谡，都曾烂读兵书，狂言知兵，却兵败身死，贻笑千古。臣适才所说，是用兵。”

“什么叫用兵呢？”

“战无常例，兵无成法，要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照你这么说，孙子兵法也没用了？”

“不，孙子兵法乃千古不变的用兵道理。但敌我双方，皆读此书，却有胜有败。所以，不能死守兵法，要善于随机应变。”那么，你愿意做个什么样的将军呢？”

“回万岁，臣愿意做善败将军！”

“什么？善败将军？”

“对！善败将军并非常败将军。小败之后，连兵结阵，透彻敌情，就可再造胜势，一鼓而定。这样的善败将军，比那项羽虽然百战百胜，却在乌江一败涂地，不是要好得多么？”

“嗯，说得好。图海，你带了半辈子兵了，他说的有道理吗？”

“回万岁，周培公此说皆是用兵之妙言。”

周培公更加兴奋：“陛下，臣请从南方军事，向万岁进言。”

“啊，你讲！”

“臣以为，南方一旦有事，岳阳，荆州或者南京将为决战之地。”

“你说详细点。”

“是。万岁，三藩如果叛变，必将夺取岳州，衡阳，以为立足之地，然后夺取荆襄，东下南京。水路沿运河北上，陆路由宛移直向中原，会师于直隶。或者由于叛军内部将骄兵悍，尾大不掉，加上指挥不一，民心不从，那么，将出现划江而治的局面。”

“嗯，有道理，那么朝廷当如何应付呢？”

“请皇上以湖南为决战之地，沿长江布防八旗劲旅。以浙江江西为东线，陕甘四川为西线，切断敌军联络。这样敌势虽大，不难各个击破。”

“好。你先退下，叫索额图、明珠进来。”

明珠已经听说周培公怀揣着伍次友的信，却不肯来拜见他，心中很有些不痛快，这会儿，见周培公出来传呼，便嘻笑着说：“周先生，恭喜呀。你这番邀了皇恩，不日就又可大展宏图了，啊，哈哈...”但是，周培公只是向他拱手一礼却没有答话。康熙待索额图和明珠进来，大声说道：

“传旨，赐周培公进士出身，赏兵部主事衔，在图海的步军统领衙门内参赞军务。”

“扎！”

十六 传谣言煽动回族乱 查实证安抚教民心

十六 传谣言煽动回族乱 查实证安抚教民心

转眼之间，到了康熙十年春末。这一年来，三藩的叛乱计划，在加紧进行，康熙的“撤藩方略”，也在一步步地实施着。

一直风平浪静的北京城里，突然传出来一股天下即将大乱的流言，街头上，小孩们唱着一支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歌谣：

“四张口儿反，天下由此散；日月双照五星联，时候到了一齐完——劝君早从善。”

康熙召了熊赐履、索额图等满汉大臣，像猜谜语一样地把这个童谣猜了半天，才算明白了。四张口是两个回字，日月双照是个明字。合起来，是回回要造反，推翻满清恢复明朝。图海又报告了这样一件怪事：说连日以来，京城回民们一到傍晚，便集合在各个清真寺里。他们夜聚明散，不知干些什么事。尤其是牛街清真寺里，去的人最多。把这个情况和街上的流言连在一起，说明回民的叛乱正在加紧准备，指不定哪一天就会突然暴发了。于是，按照康熙的旨意，为防患于未然，一个镇压回民叛乱的计划形成了。这天下午，九门提督图海递牌子求见，叩拜之后，图海低声奏道：

“禀万岁，奴才按主子的方略，布置好了兵力。京城十二处清真寺，共派了五千四百名兵丁，由奴才亲自带人，先攻下牛街清真寺，放火烧掉它。其余地方，命以火光为号，一齐动手。今夜就可一鼓荡平造反的回回们。”

站在康熙身后的小毛子，见图海说话时，满脸杀气，吓得心里“嘭嘭”直跳。

康熙却十分平静：“只是朕心里到底不踏实。说回回们要造反不过只是听了些谣言，证据不足啊！他们夜聚明散已经十几日，难道不怕朝廷发觉么？”

“回万岁！朝廷屡颁明旨，民间不许聚会议事，回民们应该知道。就凭这一点，剿杀他们也不过份。何况他们夜夜如此呢？”

这时小毛子听出来，原来是为了回民们的夜里聚会的事，要派兵剿杀。他一惊之下，忘了规矩，大声说道：“主子爷，图大人，这事办错了！”

康熙冷不防被小毛子吓了一跳，脸色一沉喝道：“大胆奴才，这是你说话的地方吗？滚出去！”那小毛子连忙跪下磕头：“奴才该死，奴才这就滚。”他委屈地看了康熙一眼，退了出去，刚到殿门口，康熙又把他叫住了：“回来！”小毛子打了个寒战，连忙转身跪下，磕着响头求道：“主子开恩，奴才知罪了。”

“哼，起来吧，以后小心当差。”“扎！谢万岁恩典，奴才记下了。”

“嗯，你说说，这件事朕怎么办错了。”“不不不，不是万岁办错了。是是是是，是听错了。”“嗯，小毛子，别怕，你好好说。”“扎！主子爷，回回们夜夜到清真寺里，不是要造

反，他们是做礼拜呢。奴才的家就在清真寺附近！奴才小时候常到清真寺去玩，主了爷方才说‘夜聚明散’那是他们教里的规矩，连着十几天了，那必定是过斋戒月！”

“什么叫斋戒月？你，好好说，不要只管磕头？”

“主子，那里头的规矩多得记不清。说白了，就跟咱们过年差不多。”

原来回历十二月叫做斋戒月。一入斋戒月，回民们以启明星力准，白日不吃饭，一直到晚间日头没了才吃饭做礼拜。回族不像汉人见神就拜。他们只虔信穆罕默德。逢到斋月，必须每晚都到清真寺听经布道做礼拜，直到深夜才回家吃饭。外头人不明就里，见他们做事如此神秘，哪有不疑心的？小毛子连说带比划，好半天才算说了个大概：“万岁爷如今要捉拿这些人，那不是天大的冤枉？到了回历腊月二十八夜，是穆罕默德上天的日子，回民们一个不拉地全都要到清真寺去呢？”他语无伦次地讲了一通，用手抹了抹嘴边的白沫，瞪着眼瞧着瞠目结舌的康熙。

图海此刻心慌了。兵马早已出动，只要火起就一齐动手，如要变更便须要立即逐一通知。不然，如果哪里不小心失了火，就会千万人头落地！连忙说：“请主子定夺。”

康熙深感事关重大，拍拍脑门又问道，“朕在北京这么多年，怎么就没听说过这事？斋戒月也罢，过年也罢，偏偏到康熙十年听说，这不是有点奇了！”

“这，这，奴才的话句句是实。只是为啥这些年都不过斋月，偏今年就过，奴才也不知道。”

康熙掏出怀表看看，已是申牌时分，他立起身来对图海道：“真是半道上杀出程咬金来！叫小魏于派人传旨：各路进剿清真寺的兵马一律听候号令再动，原定火起为号作废！小毛子，传膳！吃过晚饭，朕要亲访牛街清真寺，图海你也跟着去。”

初夏之夜，花香袭人。牛街上的人熙熙攘攘，一派太平景象，谁也想不到今晚有什么凶险。但图海和魏东亭两个人心里却直犯嘀咕，虽然后边有穆子煦等几十个侍卫扮了百姓跟着，谁能想象几千回民暴动起来是什么样子？又如何确保这个任性的青年皇帝安全脱身呢？

“老伯，到寺里做礼拜么？”图海和魏东亭正想心事，忽听问话，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银须白发，头上戴顶回族老人常戴的白布帽，只散穿一件半截白衫，倒背着双手走了过来。听到康熙问话：“是啊！老人点头笑道，“娃子们性急等不得，天刚擦黑就先走了。我上岁数了，和他们比不得。”

“老伯家里几口人？”

“我？”老人呵呵笑着伸出五个手指头，又向康熙问道：

“你，这小郎君，过节的东西都齐备了吧？”

“唔唔，差不多了……”康熙迟疑了一下，含含糊糊地答应道。

“不容易啊！今年总算过个节。……唉，打从顺治爷坐北京，算来快三十年了。前头几年闹兵荒，后来几年年成不好，又夹着鳌中堂一个劲地圈地，真邪门了，一天安生日子也没有！要是再折腾几年呀，像你这么大的娃怕泊连开斋节咋过都不知道了！这真托了安拉和康熙爷的福了！”

康熙一下子愣住了：原来如此！魏东亭和图海也都明白过来，有些惭愧地互望了一眼，正待劝康熙不必再进清真寺，不防康熙猛地返身一把攥住魏东亭的手臂。低沉地惊呼道：“虎臣，你瞧谁从那边过来了！”

魏东亭顺康熙目视的方向注目一看，也是吃了一——对面六七个人一边闲谈一边走，中间簇拥的，竟是在固安县客店里与李光地、陈梦雷对猜谜语的杨起隆。在五华山与吴三桂会面、自称为朱三太子的那个人。本来就叫杨起隆，他的父亲杨继宗原是前明熹宗时左副都御史杨涟的远房侄子。杨涟因弹劾魏中贤被捕下狱，偌大的杨氏家族死的死逃的逃，家破人亡，杨继宗化名朱英出走了。崇祯初年杨涟的冤案平反，杨继宗才又返回北京。他贿赂了周贵妃的堂弟周全斌，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光禄寺司库主事的职位。

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城。深夜时分，崇祯皇帝撞响了景阳钟，召集百官入宫。待杨继宗飞也似地赶进紫禁城时，侍卫、锦衣卫、宫女的尸体横七竖八到处都是，血腥味扑鼻熏人。此时崇祯已经杀死了公主、金子、近侍、宫女和皇妃，逃到煤山去了。

要不是杨继宗见多识广，见了这些尸体准会被吓傻的。正当他在宫中穿行时，突然被横着的一具尸体绊了一跤，被摔出五六尺远，两只手也被擦破了。他正要起身，却发现这死者的怀中竟抱着一个十分精致的小木盒子，也顾不得打开细瞧，便抱起来，连夜赶回乡下。

杨继宗回到家里就着灯光打开看时，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里边竟有一方盘龙金钮玉玺！玉玺下有一块黄丝绢帕，上面画着弯弯曲曲的线条，原来是一张藏宝图！绢帕的左下角有密密麻麻的小字，加盖着洪武皇帝的玉玺。近三百年的东西了，看着还像是全新的。

杨继宗前后想想明白了，这是几个人力争这木盒子而丧生的。杨继宗死后，这张图和玉玺就落在了杨起隆手中，成了假冒“朱三太子”的凭证和资本。这次他以“少主”身份巡视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四省，十分满意，钟三郎教的香众信徒已有二百多万。只待时机成熟即可起事了，这时机就今晚发生的屠杀京城回族的事件。这事件，他蓄谋已久，筹划了很长时间了。京城里的钟三郎教徒，在他的指挥下，到处散布回民造反的流言，传播“四个口儿反”的歌谣，看来已经起到了作用。康熙批准了图海奏旨火烧牛街清真寺，并在十二个清真寺同时动手的情报，也已从埋犬在内务府的内线黄敬那里送了过来。杨起隆深信只要图海的绿蒙营兵一动手，马上就会振动全国，天下回民是一家，一旦朝廷惹翻了回民，全国的回民就会成为康熙的死敌。而他杨起隆就要趁机起事，杀进紫禁城，以三太子的身份，登上黄龙宝座了！这该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结局啊！

吃过晚饭，杨起隆兴致勃勃地公开露面了。他带着自己封的齐肩王焦山，阁老张太，军师李柱等人，在护驾指挥朱尚贤等人的保护下，来到了牛街清真寺。他要在这里观火看虎斗，亲自掌握这成败攸关的局势！就在他们得意洋洋往前走的时候，突然看见了康熙，看见了魏东亭。

几人不期而遇，杨起隆也是一愣，随即满脸堆笑地向康熙双手一拱，说道：“啊，龙公子，久违了。固安县匆匆分手，转眼间一年有余，不想今日再次相逢，真乃三生有幸！”

“哎呀，是杨老板？失敬了”康熙一边还礼，一边对魏东亭道：“可还记得这位杨老板吗，”说罢，又指着图海介绍道：“这一位是敝店分号的金掌柜。小店就开设在菜市口。他有一套拿手的红白案，请多多光顾。”

“菜市口”是杀人的刑场，“红白案”当然是杀人的勾当了。魏东亭听了，十分好笑，想不到康熙竟有如此机变的才能，一语双关，像个小老板。便也随着康熙应付道：“幸会，幸会！当然记得，杨老板有一肚子的学问，出的谜语竟吓走了两位年青举人／图海也顺势应酬道：“久仰，久仰！往后敝店的生意多多照应！您也是了做礼拜的？”

“哎——我，做什么礼拜哟！”“来瞧瞧热闹呗。龙公子咱们一同进去吧，”

“您先请，”康熙狡黠地笑道，“我们还要等几个人。”杨起隆只好拱手作别，带着从人先进去了。

康熙装作闲逛，一边走一左顾右盼。直到穆子煦赶来，才带着图海进去。魏东亭亦步亦趋地在身后紧紧地跟着。康熙压低了嗓子厉声斥道：“你老跟着我做什么。还不快去告诉他们，预备厮杀！”说着目光如电狠狠瞪了魏东亭一眼。图海身经百战，杀人如麻，从不知道什么叫胆寒，可他这一次从康熙那双黑晶晶的瞳仁里感受到令人胆寒的锋芒！康熙见他惊讶，淡淡一笑说道：“你可知道，这位杨老板来者不善，如果热闹瞧不上，他兴许就会造出点热闹来。”说完便向正殿走去。

这是个高大宽广的礼拜大殿。十八根立柱中间铺满了大红毡垫，白色布帏遮了内廊两厢，专供女教徒在里边做礼拜用。殿内殿外足足跪有两千人。康熙来到殿后左右张望，哪里还找得到杨起隆的人影儿，便也跟着大家跪下。图海、魏东亭、穆子煦、骡驴子、狼谭一千人也挤了过来，

跪在康熙的身旁。

这时，只见一位面目慈祥的老阿訇站在雕满了汉文、波斯文的经坛前，手里捧着一本《古兰经》，开始布道了。

他高声念一段经文，接着又做一番讲解。众回民匍伏在地，虔诚地听着。那长老正讲到精彩之处，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冷笑：“哼哼哼，收起你的古兰经吧，你们回回就要灭族了！”

这一声虽然不大，但是在寂无人声的大殿里却显得阴森森的，顿时惊得教徒们一怔，接着又是一阵轻微的骚动。康熙转过头来看时，说话人果然是杨起隆，图海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腰间的柔钢软鞭，向康熙投去钦佩的目光。

祭坛上的阿訇先是一惊，定下神来将《古兰经》轻轻合上，用冷冰冰的目光盯着杨起隆说道：

“这里是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神圣的殿堂！请你自重！”

“没有什么不自重的，”杨起隆鄙夷地看了一眼愤怒的人群，格格一笑说道：“你们违抗朝廷谕旨，擅自聚会，布说邪道，还不知罪吗？”

“噢，原来你们不是穆罕默德的信徒，而是专门到这里来捣乱的！”阿訇说着脸色突然一变，对跪在前排的年轻人厉声喝道：“执行真主的意志，把这个邪恶的人撵出去！”几个精壮汉子听到阿訇发了话，“唿”地立起身来就要过去动手。杨起隆从容一笑，将泥金扇子“哗”地一声打开，悠闲地扇了两下。他的身后也“唿”地站起一片人来，足有二三十个，辫子盘顶，腰掖匕首，一个个的脸上带着杀气。站在最前头的是杨起隆的护驾指挥朱尚贤。他见几个青年扑过来要抓杨起隆，便挺身而出，朝年轻回民劈脸便是一巴掌，打得那个年轻人嘴角流血，后退了几步。

“不许打人！”满殿的回民齐声大吼。两厢妇女们已沉不住气，纷纷向外逃走，阿訇大喝一声：“都不要动！”人们立刻又安静地跪下来。阿訇问朱尚贤道：“你是什么人，为何在这里撒野动武，”

十七 假皇上火烧清真寺 真奸雄困守额驸府

十七 假皇上火烧清真寺 真奸雄困守额驸府

却说杨起隆在牛街清真寺里，扰乱了回民们的礼拜。杨起隆的护驾指挥朱尚贤，又动手打了回民青年，主持法事的阿訇愤怒地质问他们：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竟敢在真主祭坛前行凶打人？”

朱尚贤身子一挺，骄傲地昂着头说道：“我是当今万岁爷驾前的一等侍卫，钦命善扑营总领魏东亭！怎么样，能管教你们不能？”

跪在康熙身旁的魏东亭顿时气得浑身发抖，朝康熙瞟了一眼，见康熙不动声色，只得压下火气静候命令。

听说他们是皇家官差，阿訇缓和了一下口气冷冷地解释道：“我们穆斯林正在过斋戒月，背诵经文，赞颂太平盛世，祈祷真主保佑。这里是清真寺，并没有越轨行为，不劳干预！”

假魏东亭冷笑一声：“哼，你刚才还说‘万物非主，惟有真主’岂不是连皇上也‘非主’了？”

“长官这话不对，我说的‘万物非主’，皇上也不是物啊！照你这么说佛经上四大皆空，岂不连皇上也空了？怎么太皇太后老佛爷还信佛呢？”

杨起隆一阵冷笑，“好一张利嘴！”边说边对身后一个侍卫吩咐道：“犟驴子，还不将他拿下！”

那假犟驴子应声过来，便要扑向阿訇。

犟驴子这个外号也有人冒充，可真是货真价实的冒牌驴了。假犟驴子一答话，真犟驴子可受不了啦。他顾不得等康熙下令，一个箭步窜了过去，当胸抓主那个冒牌货，啪啪，就是两耳光：“兔崽子，当着爷的面冒充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爷的名号是可以随便假冒的吗？”

就在这一闹之间，康熙慢步来到了杨起隆的面前：“杨老板，看来，今天这出戏里，还缺个爱新觉罗·玄烨呢，想必皇上这角色是由你来扮了？”

杨起隆朗声大笑：“啊，龙公子，你果然聪明。朕就是当今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怎么，你也不服？”

康熙忍不住纵声大笑：“哈哈哈哈哈！真有意思。图海，虎臣，世间居然还真有这档子事。我若不是亲临其境，怎么也不会相信！这真是一出《双龙会》。”

阿訇此时听出了眉目，指挥回民道：“将所有出口封死，一个也不要走了！赶紧去向顺天府告急！”跪在地下的回民们此时才惊醒过来，按照阿訇的吩咐将殿门和大门封得严严实实。杨起隆觉得形势严重，脸色一变，大声说道：“不要放走了这个假皇帝！”

康熙向前迈进一步，忽然“噗嗤”一笑：“请问这位真皇帝你高寿几何？”

杨起隆显然有些狼狈，红了脸仰着脖子说道：“十七！”

“好，真是个好角色！”康熙说着转身向殿中的回民问道：“你们看看这位‘皇帝’像不像十七岁的人？”

这一说，大殿里的人群立刻骚动起来。

“大家不要嚷！听我问他。请问，你既是皇帝，总该随身带有玉玺吧？”

“朕的玉玺在乾清宫，何劳你来相问？”

“嘻！你这个真皇帝居然没有凭证，我这个假皇帝嘛，倒有一颗随身小玺！”康熙笑着取出一方黄金图章，在烛光一晃，熠熠生光。说着脸一沉，目视魏东亭道：“这才是真正的谋反之人。知道吗？”

魏东亭见康熙暗示动手，在旁大喝一声“拿下！”

一声令下，图海咆哮一声“嗖”地从腰间抽出一根一丈余长的柔钢软鞭，向朱尚贤抽去，一下子就把他扫倒了。穆子熙、狼谭、犟驴子等侍卫也狂吼一声，猛虎般扑了过去。

事态发展，完全出乎杨起隆的意外。他知道，拖延下去后果严重，便气急败坏地大声叫道：“快，放火！”他手下打手得令，立即拔掉蜡烛，点燃了帐幔。霎时间，礼拜寺殿堂内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康熙心中暗暗吃惊：啊，前几天因不明真相，只听说回民要造反，就定下了以“在牛街清真寺放火为号，京城里十二座清真寺上齐动手”的计策。可是，这计策怎么会让杨起隆知道了呢？看来，皇宫之内必有内奸！幸亏小毛子提醒，也幸亏事先做了安排，取消了放火为号剿杀回民的计划，不然的话，这场乱干可就闹大了！”

大火突然烧起，使得殿堂内一片混乱。回民们惊慌不定。手足失措。妇女和儿童们哭声震天，纷纷夺路逃走。老阿訇上前一步大声喊道：“在真主庄严的祭坛前，不许歹徒杀人放火。回民兄弟们，快，快捉拿放火人，救下清真寺。”

天下回民最能团结对敌，一听阿訇发了话，便同心协力，一致向前。有的救人，有的与歹徒搏斗、有的围过来保护康熙。

图海的一条柔钢软鞭，舞得呼呼风响，远打近缠，威力无比，把杨起隆带来的喽罗们打得鬼哭狼嚎。众回民见了大声称赞：“好厉害的鞭子将军！”魏东亭等御前侍卫见殿堂里的火越烧越

旺，一时间很难扑灭，便趁着图海得手之际，架着康熙来到寺外大街上。临出门时，一个受伤倒地的匪徒突然从地上跃起，举着手中匕首向康熙猛刺过去。魏东亭眼尖，飞起一脚，将那匪徒踢翻在地。图海怒火中烧，跨前一步，提起那匪徒的两条腿来，“呀”地一声狂吼，竟把他活活地撕成了两半。杨起隆的人哪见过这等勇猛的武士啊！发声喊，也拥着杨起隆逃出了清真寺。就在这时，只听“轰”地一声巨响，火焰已窜上房顶，整个清真寺都被大火笼罩了。

鞑驴子一心要寻假鞑驴子的事，寸步不离追赶着打打，假鞑驴子被他逼得没法，便站住了，说道：“爷们，就算你是真的不成？交个朋友嘛，何必欺人太甚？”鞑驴子哪里听得进这些个，便使了史龙彪传给他的丹砂掌猛推过去，口里说道。“先打倒你，再说交朋友的事！”

假鞑驴子见他出掌厉害毒辣，忙使了一个“西施浣纱”，身子一扭躲了过去。哪知鞑驴子这是虚招，进前一步一个连环鸳鸯腿向背后踢来。假鞑驴子一个踉跄，未及站稳，已被鞑驴子擒在怀里，正要伸出二指扼他的喉咙，魏东亭在一旁忙叫道：“贤弟，留个活口！”鞑驴子笑一声，住了手，喝问道：

“谁的主谋？讲！”

“朱……朱三太子！”

“谁是朱三太子？”

“就是那个摇纸扇子的！”

“贼窝子在哪里？”

“嗯？！说不说？”鞑驴子伸出手去，“咯叭”一声便拧断了他的膀子。

假鞑驴子疼得双眉紧攒，摇头喘息道：“不，不要这样，……在，在鼓……”一言未出，火光中飞来一镖，穿过鞑驴子肘弯，打中假鞑驴子的咽喉，他连哼一声也来不及，脸一歪就死过去了。鞑驴子回头一看，见是那个躲在树后的假魏东亭放的暗镖，便大吼一声跳起来，红着眼又杀了上去。

朱尚贤因受伤不敢恋战，口里打个呼哨，十多个人聚在一起护定了杨起隆。而杨起隆在火光中仰天大笑：“痛快痛快！十二处清真寺将全部化为灰烬，等着回民们和你这个真康熙算账吧！”说完十多条黑影一齐窜上高墙，隐没在黑夜之中。

阿訇和回民们听了这话觉得蹊跷，便转脸注目康熙。康熙却平静地说：“不要理他，图海，去调兵救人要紧！穆子煦明日传旨，着户部拨银五万交给这位长老，重修牛街清真寺！”

阿訇伏地叩头，“万岁爷圣明！有万岁爷这句话，穆斯林们便受用不尽了，愿安拉保佑圣主万寿无疆！”

康熙点了点头，从图海手上接过辔绳，翻身上马，笑道“老阿訇请起，请转告回民弟兄，满、汉、回民都是一家人，你们不要上了坏人的当。安心过节吧。”

就在牛街清真寺闹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有一个隔岸观火的人，正等得着急，谁呀？吴三桂的大公子吴应熊。今天吃过晚饭，内务府管事黄敬和文华殿总管太监王镇邦都来见他，禀报了鼓楼西街杨起隆亲赴牛街清真寺“引人吹风”的消息，吴应熊听得脸上放光，心头突突乱跳。

今夜牛街这台戏，吴应熊称得上是导演的导演。整出戏的布局都是经他反复推敲后，由黄敬和王镇邦这两个双料间谍撺掇着杨起隆发动起来的。

此刻，吴应熊和黄敬、王镇邦正坐在花园北边一个土台子的石墩上，不掌灯，不摆酒，手里端着茶杯，仰脸望着天空，等候牛街方向的火光。

吴应熊自信自己已经摸到了那腰缠万贯，神通广大的“朱三太子”的脉搏。这个“朱三太子”离开五华山不到半个月，他就接到刘玄初的来信，信中叮嘱吴应熊说，对付朱三太子要用十二个字：“不招不惹，若即若离，利用不疑。”吴应熊认为，这十二个字自己使用得恰到好处，甚见成效。只一年多光景，不显山不显水，朱三太子属下总香堂里已有十几个人被拉过来了。

吴应熊已经过了二十来年的人质生涯，韬晦之术运用得颇为纯熟。但今夜的事可能牵动大

局，他却有点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他知道牛街清真寺这台戏只要演得成功，几万回民今夜就要遭塌天大祸，康熙和天下回民顷刻间就会变成生死冤家。有了几百万回民和钟三郎香堂的响应配合，等于增加了一支生力军。父王吴三桂若能乘势起兵，何愁天下不乱？即或不能马上起兵，至少数年内朝廷顾不上整治三藩。父王六十多岁的人了，身子又虚弱，还能有几天阳寿？只要一伸脖子咽了气，朝廷能不叫他吴应熊回云南继承王位？那时候……想到这里，吴应熊端着茶杯站起来，遥望牛街方向，他急着要看到这场大火。

就在这时，王镇邦突然大叫一声：“额驸！火，火！火烧起来了！”吴应熊身子一弹跳了起来，踏起脚尖翘首眺望：“真是牛街，真的是火！”

他们虽然离得远，但夜中观火，还是十分分明的。那一晃一晃的亮光，随着夏夜的凉风摇曳着，摆动着，闪着紫的、蓝的，黄的、红的颜色，看上去多么绚丽，而在空中翻滚的浓烟，又多么趁人心愿！

“哈哈，发动了，发动了！快！飞马去看图海的动作！”吴应熊的话一出口，二十几匹快马从暗道里牵出去，分赴各个清真寺。王镇邦见吴应熊把家政调治得如此整肃，不由暗暗赞叹：“真是干大事的人！”

吴应熊正在得意，忽然一个长随来报：“额驸大人，鼓楼西街周全斌先生来说有要事见您。”

“说我已经睡了。啊，不，请他进来。”吴应熊吩咐完了，又转脸对王镇邦笑道：“王公公，你明是皇宫的太监，暗是朱三太子的黄门官总领，此时又在我这里，周全斌来了碰上不好，还是回避一下——老黄一向常来，就一起见见，看他有什么要紧事。”说着回到院内正厅东厢，掌起灯烛与黄敬说话吃茶，周全斌已走了进来。

“哎哟周老兄！亏你如此兴致，这么晚了还光临我这蜗居——来来，请坐，看茶！”

“这不是吃茶的时候！”“周全斌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气呼呼地坐下，他不理会吴应熊的殷勤，铁青着面孔对黄敬道，“老黄，你送的好消息。”

见周全斌一来就拿腔作势，吴应熊觉得不痛快：“怎么了，周先生，这里不是茶馆，乃当今朝廷的堂堂额驸、太子太保、散秩大臣吴应熊的私宅！黄敬兄是我的座上客，你不要认错人了。”

周全斌略微一怔，望一眼矮胖粗蠢的吴应熊，冷冰冰说道：“是吗？到了此时此刻，吴世兄还要和我装腔作势吗？”

吴应熊已预感牛街的事情有变，心中暗惊，脸上却毫无表情：“你若有话就好好讲，不然就请你出去！”

“哼哼，别来这套了！你知道吗，康熙亲自去了牛街！戏全砸了！我们放火，他们倒救火，而你们却在这里隔岸观火！”

吴应熊脑子里轰然一声，知道一切全翻了个个儿。他强装镇定他说：“你说些什么呀？我怎么不明白——皇上去牛街清真寺，又不是我和黄先生叫他去的，碍着我什么事了。”

周全斌不理吴应熊，端起茶来又放下，直愣愣地盯着黄敬问道：“老黄敬，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明白！”

“我？皇上这些事，我怎么能知道？你也不要太过份，有话好说嘛。”

“哼哼哼，我怀疑是二位足下串通了，摆弄我们钟三郎香堂的！焦山的兄弟焦河，还有七八个弟兄都已经死在清真寺了——我们可比不上你家平西王，死几个人算不了什么！”说着，从怀中抽出两张纸来，掂了掂，对吴应熊说，“这是什么，是王爷和黄先生的卖身契！识相一点，再弄这些玄虚，不要命了么？”

吴应熊看也不看，将手中茶杯重重地向桌子上一墩：“来呀，送客！”几个家丁闻声闯了进

来，因吴应熊没下令动手，只虎视眈眈地逼视着周全斌。

周全斌慢慢站起身来，阴阳怪气地朝吴应熊一笑：“世子，我的话您记清了！”

“没有什么关系——请吧！”吴应熊满不在乎地手一挥，几个人上来连推带扯地将周全斌架了出去。

黄敬头上却冒出了热汗：“额驸！他手上拿的那两件东西，一件是我和杨起隆定的誓约，另一件必定是王爷的什么要紧东西，为什么不乘机劫了下来？”

“你真傻得可爱！”吴应熊大笑道，杨起隆的军师李柱是何等人物，这时候他怎么会让姓周的带着真货来？”

“他要是拿这个整我，明日就得脑袋搬家。”

“放心吧，他舍不得！这个周全斌今夜来此是敲山震虎，为我而来的，与你没有半点相干！他们要起事，没有家父撑腰是不行的。这次杨起隆的回回戏唱砸了，只好唱钟三郎的老戏。我估摸着他还得瞧着云南的板眼。咱们不要管他，得先把伍次友的事料理了。”

“伍次友！”黄敬讶然问道，“你不是说他已经死了？”

“唉！天不灭曹呀！死个人并不那么容易！不过，他已经两次落到了保柱将军手里。要让保柱处置掉他，快些赶回北京，将来千里走单骑，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是不成的。”

“那，他们在哪里？”黄敬脱口问道。

吴应熊狡猾地一笑，没有说话。

黄敬忽然凉慌地站起来：“我该走了。他们冒充皇上去清真寺放火，皇上必定要追查是谁走漏了消息……”

“对对对，你和镇邦都得赶快回去弥缝照应。半年之内，不要到我这里来！”

十八 侍汤药难掩女儿相 医故交回天道长情

十八 侍汤药难掩女儿相 医故交回天道长情

话说伍次友纵身跃入水中之后，灌了一肚子冰冷的河水，很快地就被冻僵了。

昏昏沉沉之中，他似乎觉得自己仍旧睡在船上，而且睡得暖和、舒适，船儿随着波浪在轻轻地摇摆，阵阵药香，从船头飘散过来。他，苏醒了！睁开了眼睛。

舱外，阳光灿烂，船头、桨声颖乃。啊，果然又回到了船上。可是，那盛气凌人的皇甫保柱不见了，凶神恶煞般的络腮胡子，也不见了。床头边坐着一位眉清目秀的少年公子，他是谁？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伍先生，您醒了，真把我吓坏了。青猴儿，快，快来看哪，先生醒过来了。”

青猴儿，啊，是我和雨良兄弟救的那个孩子，那么，这少年公子就是我那小兄弟李雨良了……对，是他，就是他！

“小兄弟，果然是你吗？我们怎么又到一块了。这，是在梦中吗？我还活着吗？”

雨良忍不住又喜又悲，抽泣着说：“大哥，伍先生，您活着，您活过来了。我是您的小兄弟雨良啊，看，这是青猴儿。”

“青猴儿？”

“哎，先生，您醒了！这几天可把我们急坏了。我们把您从水里救上来，您三天三夜都没有睁眼呢！”

“啊，我想起来了，我被吴三桂的侍卫绑架了。他们要把我带到五华山，我投了水。怎么这样巧，就被你们俩搭救了呢？”

“大哥，我，我对不起您，没有把您保护好。遭了他们的暗算。亏了小青猴人熟地熟，才打听出来皇甫保柱的去向，一路跟了下来，把您救了，又正巧赶上了师兄。”

“师兄，谁？”

“胡宫山呐！”

“啊，是胡宫山道长吗？你是他的师弟？他也在这里？”

“不，师兄有急事，他给您留下了药，就急急忙忙地赶住闪兗州去了。好在我们也要到那里去，过几天就会见面的。”

青猴儿捧着药碗走上来：“先生，您先吃药吧。”

说着，把药碗交给雨良，自己爬上床头，扶起伍次友。雨良用一柄银匙，一口一口地给伍次友喂药。当她那纤细的手伸到面前时，伍次友心中一动：嗯，这分明是一双姑娘的手啊，她现在的打扮是个书生，可却是胡宫山的师弟。那么，她也是位道士吗？嗯，莫非她就是皇甫保柱说的那位云红良道长？”

李雨良发现伍次友神色犹疑不定，以为是他刚刚苏醒，精神不支。等他吃完了药，又服侍他躺下来，细心地掖好了被角，柔声说道：“大哥，您刚刚缓过来，不要多说话，放心地睡一觉吧。我给您熬点粥去。”

三天之后，船来到兗州附近。这里的运河，被沙堵住，船过不去了。雨良会了船钱，和青猴儿一起，搀扶着伍次友下了船，在城外的一家客栈住了下来。哪知道，伍次友本来身体就不太好，遭此惊吓、水浸、冰冻之后，竟然一病就是大半年。又赶上河水暴涨，河堤决口，成千上万的饥民，扶老携幼，来到兗州，给这里带来了可怕的瘟疫。伍次友久病之身，如何抵挡得住？这天，突然发起高烧来，水米不进，把李雨良和青猴儿急得团团转，却是一筹莫展。只好遍求城内名医，殷勤服侍汤药。可是，伍次友的病情，仍是反反复复每况愈下。到了第五天头上，眼见得已是奄奄一息了，伍次友却突然清醒过来。他挣扎着，喘息着把李雨良叫到床前：“兄弟，你往前坐坐，我有话讲……”

雨良忙答应着坐到床边：“大哥，您哪里不好受？”

“不，不，我现在觉得很好。唉，我这个人一生过错很多，天罚我如此了却，也并不冤枉。却不想拖累贤弟和青猴儿跟着白吃了这么多日子的苦。”

“这，这……大哥，你不要这样说，我没有伺候好您，我……”

“愚兄我一向豁达，什么事我都看得开，可是，愚兄一介书生飘流在外，如今大限将至，身边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报兄弟的情义……”伍次友一边说着，一边哆哆嗦嗦地从枕边拿出一方砚台来：“兄弟，这是一方鸡血青玉砚，原是皇上……亲赐给我的……你拿了去留在身边，算是一点纪念吧。若有什么难处，你可以到京城去，找到善扑营的总领魏东亭。他是我的好兄弟，也是皇上最宠信的侍卫。只要见了这方砚台，他会照顾你的。”

“大哥，你不要说了，我永远侍奉在你身边，哪里也不去。”

“哎…别说小孩子话，愚兄还有事拜托你呢。”

“大哥，你……你说吧，小弟无不从命。”

“我如有什么不测，望兄弟设法找到家父，告诉他老人家，我没有辜负他的教训。此心此志，天日可鉴。”

此刻，李雨良心痛欲裂，竟不知说什么好了。十几年来，她手提三尺宝剑，纵横江湖，从来都是要干什么便干什么，想怎么做便怎么做，就是手刃恶奴强贼，她也没有眨过眼，寒过心，有时甚至不自觉地忘掉了自己的女儿之身。可是，自从见到了伍次友，她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先生学识渊博，人品高尚，心地善良忠厚，待人热情诚恳，普天之下，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好

人呢？去年，在安庆府，由于自己的顽皮疏忽，使先生险遭危难。这大半年，他们三人朝夕相处，患难与共。有好几次，雨良差点把自己的真面目说出来，可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她知道，先生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学生龙儿，是已经出家为尼的苏麻喇姑。自己是为了撮合他们才下山的，怎么能生出非分之想呢？此刻，听先生说出这些话，不由得泪如雨下。她强自压抑着悲痛，抽泣着说：“先生只管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做什么？雨良我哪怕上天入地，也要想办法，治好你的病。”

“用不着了。生死有命，岂是人力可为？只有一事，萦绕我心头已经多时了，你若知道，务必告诉我……”

“什么事？”

“云娘是谁？”

云娘是谁，连青猴子也不知道。房子里沉寂下来，半晌，雨良突然啜泣起来，抽咽着说道：“不瞒先生，我就是云娘……是个女……的”

伍次友睁大了眼睛，看着云娘，舒了一口气，叹道：“我明白了……‘云’字和‘娘’字你各取了一半……噢，你为什么要来自讨这个苦吃呢？”

“先生说得很对，不过说来话长了。你如今身体不好，且安心静养，等好些了，我一定从头告诉你。”见伍次友闭目点头，云娘强忍着泪回到自己的屋里。

这一夜云娘不能安然入睡了。她想起了下山前师兄的话。当时云娘为了翠姑之事，责怪师兄，可是，胡宫山却说她年纪太小，不懂得人间复杂的感情纠葛。果然是让师兄说中了，在不知不觉中，她自己也陷进了感情的罗网，而且也在三纲五常、伦理道德之中挣扎了！如今，先生重病在身，又识破了自己的女儿面目，今后，还怎么在一块相处呢？

天刚破晓，云娘惦记着伍次友的病，草草梳洗了一下，便要进城去请医生。刚出门，就碰见一个生着干黄脸、三角眼、斜八字扫帚眉的异常丑陋之人，啊，是师兄来了。好了，好了，伍先生有救了！她含笑喊了一声：“师兄，你来了！我正盼着你哪！”一句话没说完，眼泪就像断线珠子似地滚落了下来。

“哎，师妹，哭什么？江湖上，谁不知你嫉恶如仇，心硬手狠，怎么还像个小姑娘呢。伍先生好吗，他还在这里吗？”

“师兄，我就是为伍先生才哭啊，你进去看看吧，他……”

“啊？他怎么啦？快带我进去！”

昨天晚上，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弄清了李云娘的庐山真面目，伍次友一无牵挂，竟然退了热度，睡了一个好觉。可是，清晨，却又发起了热症。胡宫山他们进来时，伍次友已处在昏迷之中，嘴里不停他说着胡话。胡宫山连忙走到床前，为他切脉。本来就丑陋的脸，因为紧张和专注，变得极难看。站在一旁的李云娘见师兄沉着脸一言不发，又是一阵难过：“师兄，你一定得想办法救活伍先生啊，师妹我求求您了！”

“哎，不要这样说，伍先生也是我的老朋友嘛。他的病是不轻啊，让兖州城里这些庸医给耽搁了。不过，现在还不能说没救了。”

胡宫山走到桌旁，提起笔来，沉思着开了一个药方：“师妹，派你的小猴子快去抓药。我再帮伍先生一把。”说着走回床前，掀开伍次友身上的被子，顺着他身上经络穴道，为他推血过宫，逼出五脏六腑的郁结之气。李云娘知道，这不但要有极高的医术，还要有深湛的内功。果然，半个时辰之后，伍次友的脸上渐渐泛起了红色，而胡宫山的头顶，早已热气蒸腾了。

又过了半刻，胡宫山停下手来，闭目静坐，调整自己的气息。云娘走过来，轻轻地为伍次友盖好被子，站在床头凝神望着昏睡之中的伍次友。眼中充满了关切和爱怜，也透露着难以掩饰的悲凄和怅然，甚至忘掉了坐在一旁的胡宫山。

“师妹，你过来！”胡宫山低沉、严厉的声音把李云娘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啊……噢，师

兄，你要说什么？”

“伍先生的病已无险情，除了用药之外，每天三次，按我刚才的方法，发内功为他治疗，你能这样办吗？”

云娘的脸腾地一下干红到耳根，但却坚定他说：“师兄，我能！”

胡宫山的心中一沉：唉，又是一个痴情的人！他阴沉着脸说：“不过，我要告诉你，等伍先生病好之后，你必须立即返回终南山。”

“啊，为什么？”

“什么也不为，这样对你，对他都有好处。”

云娘正要说话，却见青猴儿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便转了话题：“猴儿，慌慌张张地干什么，给先生抓的药呢？”

“咳，师父，别提了，师伯开的这方子，我跑遍了全城大小药店，都说没有这几味药。”

胡宫山感到奇怪了：“不对呀，我开的这几味药，都很平常啊，茯苓、天麻、杜仲，在大小药店都是常备药，怎么会没有呢？”

“对对对，就是师伯说的这几味药。药店伙计说，这药一向是从云贵进来的，现在那边封了卡子，进不来了，剩下的一点，被这里的知府郑太守全买去了。”

云娘道：“郑太守，是不是你的那个仇人的弟兄？他把药都买去干什么？”

“对对，师父说得一点不错，就是那个该死的郑春友。听说，他买去之后，全都施舍给了兖州的钟三郎香堂。”

“嗯？！又是这钟三郎香堂，师兄，这可怎么办呢？伍先生的病耽搁不得啊！”

“哼，不光是你的伍先生，瘟疫正在几万灾民中蔓延，他们却乘机囤积居奇，拿百姓的生命发横财，真是可恶！师妹，今天晚上你们在这儿照顾着先生，我去走一趟。”

凡是沾着郑家，挨着钟三郎教的事，青猴儿都有气儿，也都想掺和进去闹腾。一年来，他跟着云娘，练了一些功夫，也不断听云娘说，师伯胡宫山如何了得。如今，师伯来到了身边，又是去惩办钟三郎堂，他能不来劲儿吗。胡宫山的话刚出口，他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师伯，师父，求求二位老人家，让我跟师伯去见见世面吧。别的不行，给师伯探个路，通个风的，徒儿还能干得来。”

胡宫山已经是第二次见到青猴儿了，他很喜欢这孩子的纯真和机灵，也想看看他这些时功夫长进了多少，便答应了下来。

俩人天黑出来，不到二更就回来了。青猴儿抱着一个装满了药的大包，兴冲冲地走进来，冲着李云娘说：“师父，我们回来了。嘿！跟着师伯干得真痛快！哎，伍先生醒了，太好了，我去煎药去。”

经过胡宫山和云娘两次施用内功的治疗，伍次友已经清醒过来了，正在和坐在床边的云娘说话呢，见胡宫山进来，忙说：“宫山兄，多亏您呀。”

“哎，先生说哪里话，前年在京师咱们曾有缘相识，伍先生的道德学问，胡某是钦佩得很的。你放心，有狗肉道士胡宫山和云娘师妹在，阎王那里的小鬼不敢来找你的麻烦，哈……”

几天来，郁结在小屋里的愁云，被胡空山诙谐的话和爽朗的笑声驱散了。云娘轻轻他说道：“师兄马到成功，可喜可贺呀。”

胡宫山的脸色突然又难看了，气愤他说：“哼，真是混帐透顶。原以为，钟三郎香堂把持了这些药，是想发财。谁知他们竟要一把火烧掉。我一怒之下，宰了他们的两个小头目，又告诉他们的大香头，如果这些药胆敢不卖给百姓，我绝不饶恕他！”

青猴儿走了进来，正要诉说他们惩治邪教恶棍的经过，伍次友却沉重地说：“宫山兄，你干了件大好事。这里面的阴谋很大呀。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扰乱民心，激变百姓，民心不稳，国本难固呀。”

胡宫山黄脸一沉，他被感动了：伍次友已经病到这个份上，想的还是社稷和苍生。这份心胸比自己那除奸济世的主张不知要高多少倍！“伍先生呐，你的话老胡都明白。你好好养病，老胡把你治好再走！”

十九 恋情苦怎赖不死丹 皇恩重难救转世人

十九 恋情苦怎赖不死丹 皇恩重难救转世人

伍次友内服良药，外用气功，半个多月之后，已经病体痊愈行走正常了。在这段时间内，胡宫山和李云娘，除了服侍伍次友，闲下来就教青猴儿练功，青猴儿报仇心切，又极其聪明伶俐，加上他不怕吃苦，下死功夫地练习，武功竟是大有进步。胡宫山十分高兴，连声夸赞师妹云娘收了个好徒弟。本想多住些天，可是自己闲云野鹤，浪迹江湖惯了，如今看伍次友的病已是全好了，便不愿再耽搁。这天下午，他们凑在一起，便要向伍次友辞行：

“伍先生，这次相逢，有幸聆听先生教诲，使胡某终生难忘。胡某生性闲散，耐不得这清静、无为的日子，要向先生告辞了。以先生之才，日后必将飞黄腾达。此一去，天各一方。但愿日后相见时，先生不要忘了胡某这个狗肉道士，山野狂人……”

“哎，道长怎么说出这等话来？慢说我不会去做达官贵人，即是日后蒙了皇恩，非做不可，又岂能忘掉你这位救命恩人呢？胡兄乃方外之人，既要归山、仙游，料也难以挽留。咱们也用不着虚套，待学生画张画儿，结胡兄留个纪念，如何？”

“啊，那可太好了，伍先生的墨迹等闲之人求也求不到呢。老胡拿了去，挂在静室之内，也可朝夕相伴了。”

伍次友走到案前，铺开宣纸，略一沉思便笔走龙蛇，画了起来。不一会，一个肩背宝剑，腰悬葫芦的道士，便勾勒出来了。只见他手执佛尘，面带嘲讽，一双眼睛，好像在轱辘碌碌地转动。云娘和胡宫山正要叫好，青猴儿却在旁边说：“先生，您画的这个道士，倒真有点像我师伯。只是这两只眼睛不好，像个贼似的。”

“哈……，你道你的师伯不是贼吗？让我再题上几个字。”伍次友一边说，一边提起笔来，写下“贼，贼，贼”三个字，众人正在惊愕之间，见他接着写了下去，云娘待他写完，轻声念道：

“贼，贼，贼，有影无形拿不住。只因偷得不死丹，却来人间济贫苦。”

伍次友笑着问胡宫山：“胡兄，你看这是你不是？”

“妙哉，妙哉！我老胡在先生笔下成了偷来仙丹，救人济世的道士，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知我者，先生也。老胡心领神受，感激不尽！”说完，双手接过画来，郑重卷起，躬身向伍次友行了一礼，道声：“伍先生，师妹，你们多多保重。”便转过身来，飘然而去。

胡宫山走了之后，李云娘的心里一直是七上八下的。如今，自己已经被先生识破了女儿之身，再这样一直守在先生身边，不但多有不便，江湖上的人，又会怎么看待自己呢？但是，要一走了之，却又心中不忍。先生大病初愈，正需要有个贴近的人随身服侍，自己又怎能扔下不管呢？她几次想把话挑明了，却又难以张口。自己虽然悄悄地爱着伍次友，而先生心里惦着的、却是那个苏麻喇姑。每当想到这些，心里便不由得一阵阵地酸痛。这天上午，伍次友见阳光明媚，天气晴暖，拉了青猴儿到外边散步去了。云娘取过伍次友的袍子，在扯破的、掉了扣绊的地方，一针一线地补着。两行清泪，在不知不觉之中，流到了腮边。不提防就在这时，伍次友兴冲冲地

转回来了。一见此景，伍次友大吃一惊：“小兄弟，……啊，云娘，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是……是想起娘亲来了……”

“不，云娘，你不要瞒我，我早看出来了。你有心事，能告诉大哥吗？”

云娘强自镇定了一下，苦笑着说：“这几天，看着先生的身体一天好似一天，高兴还来不及呢，哪有什么心事呢？我是在想，下一步该上哪儿去？”

“游孔林，拜圣庙，然后上泰山，观看云海日出，最后上北京，这不都是咱早就说过的了吗？”

“嘻嘻，先生大病初愈，还需调养，泰山那么高，您上得去吗？”

“哎，我上不去，还有你呀，你可以帮我一把么！”

此言一出，伍次友就觉得失口了。如今，既然已知云娘是女孩子，让她怎么帮呢？是拉，是推，是搀，是背，都不合适呀！偷眼瞧云娘，已被他这话羞的满面通红。一时间，俩人竟尴尬得无言以对了。

就在这时，青猴儿忽然闯了进来。他手里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一边兴冲冲地走，一边叫道：“快，伍先生，师父，趁热吃吧。”

伍次友接过来放在桌上：“好啊，青猴儿，怎么想起买饺子吃了。”

“先生，这是师父安排的，说是，送行饺子接风面……”

“什么，什么？”伍次友愣住了。“送行饺子，给谁送行？”

云娘瞪了青猴一眼，走上来安置伍次友坐下，心事沉重他说：“先生，恕云娘不告之罪，我们师徒俩，也要拜别了。”

伍次友心里忽然一沉，可是，静心想想，如今，两人再结伴而行，确实多有不便了。可是，一年相处，情逾骨肉，如今忽然分手，又怎能不令人难过呢。他长叹一声说道：“好吧，既然你们决定要走，也只好就此作别了。聚散有定，离合有缘，是勉强不得的。我们不能做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就散处江湖，翘首相望吧。但愿他日陌路相逢，不要擦肩而过……”说到这里，伍次友一阵心疼，忽然停住，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

云娘见伍次友如此激动，也是心痛欲裂，真想说一句“我不走了”，但却说不出口。她强笑着劝道：“先生何必儿女情长！绿水长流，青山不改，你我都还年轻，怕不能再见，再见时，又岂有擦肩而过之理。来来来，饺子要凉了，先生请先吃吧。”

一餐别离饭，二人千叮咛、万嘱咐地互相说了许多保重的话。然后，伍次友决定明日拜会兖州府，由官府护送回京。云娘和青猴儿才依依不舍地上了路。

走出好远了。青猴儿回过头来，见伍次友还在古道口垂杨柳下遥望，不解地问师父：“我实在不明白，好端端的，您怎么一定要走呢？”

云娘茫然地望着远处的碧水绿树，呆呆地说道：“你年纪小，长大了自然就知道了。”

“那，咱们往什么地方去呢？”

“先不要走远，在这近处住些日子，瞧着伍先生走了之后，再说咱们的事。”

这天，伍次友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云娘和青猴儿的身影一直在眼前晃动，一会儿他仿佛听到了外间煽炉子的“忽忽嗒嗒”的声音；一会儿他又好像听到云娘用汤匙调药、吹凉的声音，想起前几天，还在和胡宫山、云娘几个人说笑论道，如今却一下子便去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他孤身一人。怅然若失的郁闷，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不知什么时候，外边下起雨来，檐前滴水落在青砖上，滴嗒滴塔响个不停。伍次友回顾往事坎坷多变，瞻望前途渺若云烟，不觉两行清泪流了下来。唉，看来我实在招了造化的忌讳，成了不祥之身。天下如此之大，却不容我伍次友啸傲江湖；芸芸众生虽多，却无缘长伴梅花。唉，他翻来复去折腾了一夜，直到天将破晓，才朦胧睡去。

兖州府是山东古邑大郡名城，又是圣府所在地，所以街道整洁，市景繁华。府衙座落在城西

北隅，八字粉墙，气势庄严，令人肃然起敬。

伍次友乘了一顶青布凉轿，离府衙老远就下来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来到衙前，见门口有一个书吏模样的人正在踱来踱去，便上前投了自家名刺：“烦请禀报堂尊大人，就说扬州书生伍次友特来拜访，”

那书吏接了拜帖，一见“伍次友”三个字，满脸立时堆下笑来，就地打个千儿说道：“伍先生，小的给你请安了。这个事儿小的明白，太尊大人还奉了宪谕，吩咐我们四处打听，寻访伍先生下落呢。您老稍候，小的这就去禀报。”一边说着，一边就起身去了。

伍次友悬在半空的心塌实下来：看样子，至少不会被拒之门外了。正思忖着，见府衙东边一个不起眼的小侧门“呀”地一声开了。书吏作前导，后边跟着一位官员，白净面皮，两撇黑须，穿看八蟒五爪的官袍补服，白色玻璃顶子上的红缨颤颤巍巍，足蹬千层底皂靴，迈着方步一摇一摆地出来。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像是师爷，身着黑缎褂子，头戴青缎瓜皮帽，一副大大的水晶墨镜戴在眼上，腰间系的槟榔荷包一晃一晃的，却不住地用眼打量伍次友。

伍次友一见是太守亲自出迎，忙抢前一步躬身施礼：“晚生伍次友，久慕太尊大名。路过贵治，特来拜望。”

“啊哟先生，这可不敢当！”那官员忙拱手还礼，一把拉住伍次友的手道，“学生郑春友，奉上宪指令，专访伍先生。原以为先生已经南下，不料贵趾亲临敝衙——哦，这位是孔令培，乃是圣裔后代，学生到任后请孔兄来指点帮忙。我们适才在后衙闲聊时，还提及先生来着，不想先生已经到了，真是幸会，幸会！”

伍次友知道，这郑春友就是安庆府郑春明的弟弟，本来是存着戒心的，此时见郑春友满面春风，和蔼可亲，十分爽朗健谈，也就放下心来。旁边的孔令培将手一拱笑着说：“看上去，先生似乎有些清恙。正巧后衙的筵席刚刚摆上，权当为先生洗尘了！”郑春友满脸堆笑：“正是，先生既来了，就在敝处小住几日。我这里琴棋书画俱全，一定适合先生口胃。先生若不给面子，我可要霸王留客喽？啊，哈……”

郑春友一边呵呵笑着，一边十分殷勤地将伍次友让进后堂：“来来，这边请，就在花厅西厢！”

可是，伍次友一脚踏进花厅，立时便惊呆了。他直愣愣地站在门口，面白如纸，寸步难移。原来在安庆府带人捉拿他的平西王驾前侍卫皇甫保柱，正笑吟吟地坐在桌旁看着他呢！

皇甫保柱见他进来，哈哈大笑起身道，“正所谓‘山崩地裂无人见，峰回路转又相逢’！先生真是吉人天相，竟能大难不死。皇甫保柱倒要向先生祝贺了。”

伍次友勃然变色，盯着郑春友，一字一板地说：“好一个西选官！”郑春友挑起两道细眉，语带讥讽地笑着说：“先生误会了。学生十载寒窗，两榜进士，殿试选在二甲十一名，虽不及先生尊贵，也是斯文中人！先生不必惊惶，请放怀入座，我们还是边吃边谈吧。”

“好吧！”到了这一步，伍次友心知已入铜网铁阵之中，心一横径直坐到了首席，举杯一晃饮了，见席上熊掌、烤猪便笑道：“这两样东西，烧得好是佳肴，烧不好一口也吃不得，没有一百两银子是办不来的。既蒙诸位如此厚爱，不才可是要占先了！”说着便夹起一块烤猪肉来在口中品尝，笑道，“久病思食，品此佳味，真是福气。令培先生，你祖宗说‘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恐怕是言过其实吧？”

皇甫保柱看到伍次友如此气概，站起身来为伍次友斟满一杯酒：“痛快！先生真是雅量高致。不才在平西王麾下十余年，很少见到如此豁达之人！”孔令培刚才受了伍次友的挖苦，心里很不是滋味，便乘机回敬了一句：“保柱将军到此已有三个月，专等先生消息，不想先生自己却来了。”

伍次友将杯在桌上平平一推，冷笑道：“哼！那是伍某时运不济，碰上了你等奸邪之徒，有什么话就直说吧！”郑春友干笑了两声，送上一杯酒来：“先生不必动那么大的肝火，以免有伤

贵体。皇甫将军有事要求先生呢！”

“好吧，有话快说，伍某洗耳恭听！”

皇甫保柱两次与伍次友接触，知道他的风骨、胆量和学问，又佩服，又有点畏惧，便以恳求的语气说道：“其实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奉了王命只好如此行事，请先生暂息雷霆之怒，随我们去一趟云南见了平西王爷，许多事情还是好商量的。”

“少废话！云南我是不去的。你们看着办吧。”

郑春友奸笑一声，将脸凑近了伍次友说道：“不去也可。听说皇上让先生草了一篇东西，叫做什么‘撤藩方略’，何妨拿出来，见教一下。下官担保只要先生依了我们，谁也不会找您的麻烦。”

“要是我不肯依呢？不要忘了，我伍某来投贵府，是很多人都见了的！郑春友，你到底是谁家的臣子？你穿的是朝廷的官服，却暗中替吴三桂捉人，又为钟三郎香堂卖力，你到底有几个主子，是三个、两个，还是一个？”

郑春友与朱三太子虚与委蛇是经吴三桂的儿子同意了，可进一步的勾结却是他自己的主张。此刻见伍次友当着皇甫保柱的面，揭出了他和钟三郎香堂的关系，郑春友恨得咬牙切齿冷笑一声道：“伍先生，你还是多想想自己的事为好。你要知道，书生杀人，不同寻常。不错，是有人看见你进府来了，可是刚才为你投送名刺的书吏，你就很难猜出他现在何处，是死是活。”

“那就随你的便吧。是井里，还是梁上，是用刀，还是用毒，请府尊指点。”

“我可舍不得杀你！”皇甫保柱哈哈大笑，“不过先生确也骄傲得有些过份。这样吧——先生大病初愈，先在这园中书房里住下。我们的事不急，等先生想通了我们再上路。这里有几十位兄弟服侍着先生，要什么只管吩咐。只是外边时气不好，外出嘛，咱们那就不必了吧。”说着起身将手一摆：“送先生到书房休息！”两个彪形大汉应声而至，立在当门。不等两个大汉动手，伍次友立起身来，袖子一拂，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了。

二十 贤皇后正言肃内宫 明帝君严刑责宦奴

二十 贤皇后正言肃内宫 明帝君严刑责宦奴

康熙从牛街清真寺返回大内，已是午夜时分。这一夜恶战，亲临指挥，自己处置得十分妥帖，虽然累得精疲力尽，却是异常兴奋。没有半点睡意，便吩咐张万强道：“备轿，朕今夜驾幸储秀宫，传贵妃钮祜禄氏也去。”张万强忙答应了一声，便出去张罗。

皇亏赫舍里氏还没有睡，自个儿坐在灯下玩着纸牌，听说皇帝半夜驾到，忙盛妆迎接。

康熙满面春风地笑道：“朕今夜得了彩头，不找个人说说话儿急得慌！说着便拉着皇后的手进殿。不一会儿，贵妃钮祜禄氏也来了，见皇帝和皇后说话，便跪下行礼。康熙略一点头，笑道：“起来吧。”

“万岁，今夜得了什么好处？说给臣妾们听听，我们也跟着高兴高兴。”皇后忙命人将参汤端给康熙。康熙喝了一口。便将方才牛街清真寺的那场闹剧绘声绘色他说了一遍。贵妃钮祜禄氏听得一会儿花容失色，一会儿又捂着嘴直笑。

皇后却没有言语。静静地听康熙说完，沉吟了一会儿才笑道：“万岁爷，‘知命者爱身’，小户人家尚且讲究这个，何况皇上乃是万乘之君，今后还是少履险地才好，此类事派个将军也就成了。这是其一。”

“哦？还有其二？”

皇后左右看看几个宫女太监还侍在殿口，便挥挥袖子道：你们都退下，只留墨菊一人侍候。”

墨菊是皇后从娘家带来的家生子儿奴才，是绝对靠得住的，听了皇后吩咐，蹲身答应一声“是”，便出去督促众人回避了。自站在殿外守候。

“你也忒小心了。”康熙见人退下，笑道，“难道你这里会有不可靠的人吗？”

“臣妾要说的其二就是这个。万岁刚才说得很细，臣妾一字一句都听了。那个姓杨的贼子既然知道皇上亲临牛街，照常理应该是拔腿就走的，为甚么还要放火？这不是大胆大了吗？”

康熙腾地立起身来。“嗯？‘举火为号’，是在乾清宫议定的，贼人们为何会知道得如此之快！”康熙目光炯炯地盯着殿外，咬着牙说道：“你说得很对，想得也很细——宫中确有奸细。”

皇后见康熙又惊又怒，龙颜大变，忙起身笑道：“万岁何必动这么大的火，好在贼人奸计并没得逞，倒叫咱们知觉了。这件事容臣妾和贵妃慢慢查访。”

“不！来人，传旨，叫养心殿张万强和小毛子来！”

墨菊在门外答应一声便要派人。皇后却急忙拦住了：“万岁今儿还不累？已过半夜了，还要在这儿问案子？况且宫门都已上锁，这一惊动，又要记档了。”

“记档就记档。——这种事处置得愈早愈好。宫门上锁，知道的人少，反而更好——传话，谁敢乱说，就送内务府关起来！”

“皇上圣明，只是夜深了，臣妾怕万岁累坏了！”

“哎！朕这个皇帝不是好当的，照汉人说法，你我都是夷人。前明皇帝化一分力气能办的事，朕要拿出五分十分的力气才办得到呀！”

“是，万岁说的是实情。”

“现在正逢国家多事之秋，朕若不事必躬亲，都叫下头去办，不放心，也容易出乱子。伍先生给朕写过一封信，说不能定民，不可言撤藩；不能聚财。不可言兵事——这话说得很对呀！朕的国库如此空虚，还要每年拿二千万银子养那三个活宝，古今哪有这么晦气的皇帝，可是，安民、聚财、兵事，都得从亲民开始，朕不亲民，每日守在乾清宫，不要说胜过唐太宗，怕连宋徽宗、宋钦宗们也不如！”

康熙正在长篇大论地抒发感慨，张万强和小毛子跑得气喘吁吁地进来了，一前一后给皇帝、皇后叩了头，又给贵妃请了安，才问道：“万岁爷传奴才们来，不知有何旨意？”康熙端着茶杯对皇后说：“你是六宫之主，你给他们讲讲，朕想歇息一会儿。”

“是！”皇后答应一声，坐在康熙斜对面问道：“张万强，今日皇上在乾清宫议事，你们俩谁在当值？”

张万强忙跪下回道：“回主子娘娘的话，是奴才当值”。

“除了万岁召见的那些大臣外，宫里的人还有谁在场？”

“还有刘伟、黄四村、常宝柱、陈自英，嗯，共是二十四个人，啊，对了，文华殿的王镇邦也曾经来过。”

康熙听张万强说话不得要领，从旁插嘴问道：“朕说举火为号，十二处清真寺一齐动手，你们听见这话了吗？”

张万强这才明白皇上的用意，忙叩头答道，“旁的人，奴才不敢说都听见了，不过听见的肯定不少。这事当时主子爷还和大臣们议了一阵子，才发落给图海大人去办的——万岁爷并没有叫奴才们口避。”

张万强正在说着，不防皇后却忽然发怒了：“皇上这边说话，那边就走了风，这像话吗？张万强你这差是怎么当的？”

话音虽不高，却声色俱厉。连旁边的小毛子也吓白了脸，忙跪了下去伏着头，大气儿也不敢出。张万强听见皇后责备，连连叩头称“是”，却说不出话来。

康熙见他惊慌，缓了口气说道：“张万强，朕也知道你一向小心，今日这漏子捅得很大，你知道吗？”

“奴才该死！求主子娘娘责罚！”

“不是责罚就可了事的，依你看是谁把这事传出去的？”

“这……”张万强额头上汗珠滚滚流下，一会儿才道，“奴才一时实在估摸不透，不敢妄言欺主。”

小毛子突然在旁插话：“主子，娘娘，这些人我全知道。依奴才看除了王镇邦、黄四村和御茶房烧火的阿三不会有别人。”张万强听了，忙说：“小毛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是要人头落地的！”这一说，把小毛子吓得不敢言语了。

却不料，皇后“啪”的一拍桌子：“张万强，他要替主子留心，你倒拦他——你怎么知道主子就要冤枉了人？”

“扎——”张万强惊得浑身一抖，颤声说道，“奴才糊涂，奴才该死！”

“哼”！从明天起，你不要在养心殿侍候了，回慈宁宫去！”

康熙心里明白，回慈宁宫去侍候太皇太后，虽然并不算处罚，但他这是被撵回去的。不但他自己，连太皇太后脸上也不好看。可皇后在盛怒之下，自己也不能不给她留点面子，便对张万强、小毛子说：“你们两个先出去！”张万强和小毛子爬起来，颤抖着双腿跨出殿去，在院里，忐忑不安地跪着，等候发落。

康熙回转脸来，见皇后满面怒容，便笑着劝她：“看不出你这管家婆，还真厉害呀！”

“皇上，这次不要轻易饶恕他们。不能齐家，就不能治国平天下。”

“嗯，你这话当然是不错的，不过眼下不能处分张万强。朕想过了，这次走漏消息，并不是太监们翻嘴学舌，而是有人故意传出去的，张万强怎么防得了？朕身边只这两个人还可办事。故国不破，不可自损，皇后还是饶了张万强吧。”

“是，那好吧，墨菊，叫他们进来！”

“扎！”

转眼间重阳节来临了。碧云天、黄花地、丹枫山上清凉水，撩起了人们登高的情思。京城的人文士子，纷纷提壶携酒，登高赏秋。宫中的冬事要比民间准备得早一些，修暖炕、设围炉，上下人等二个个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天，小毛子早早起身，用冷水擦了一把脸便赶到养心殿正房。康熙已经醒了。他忙着侍候皇上起身穿戴，退后垂手侍立。这几个月来似乎康熙不大喜欢小毛子，动不动就给他颜色瞧，所以他是格外小心侍候。

穿戴齐整，康熙带了小毛子，先至后宫钦安殿拈香礼拜，又到慈宁宫给太皇太后请过安，转过来至养性斋接见新调入京的兵部尚书莫洛，又接见了朱国治和范承谟。康熙这才下令驾至储秀宫，与皇后共进早膳。

康熙一边吃一边说道：“今日召见的这几位大臣，莫洛和朱国治也都罢了，不知怎地，范承谟脸上却带着愁容。”

皇后停了箸问道：“万岁爷没有问问他？”

“没有，”康熙笑道，“这只是朕心里猜疑的。他明日就要回南边，恋家恋主也是常情。”康熙一怔，随即笑道，“这倒不必多虑。范承谟是个正直君子，世代忠良，和洪承畴、钱谦益那干子人不一样。”

皇后方欲说话，侍立在旁的小毛子忽然笑道：“万岁爷方才问主子娘娘的事儿，奴才倒知道一点过节儿呢！”

“嗯？你知道什么？”

“范大人府上前些日子跑进一只老虎去——”

“胡说！如今又不是开国之初，京师还有老虎？”

“真的。范大人家住在玉皇庙那边，偏僻得很。听说当地的猎户们前几日在西山掏了一窝子虎崽儿。母老虎发了疯，白日黑夜下山找事。不想就窜到范大人家花园里，咬死范大人家一匹马，叫家丁们围住打死了。”

“他就为这个不高兴吗？”康熙的脸色有点不高兴了。小毛子却没发现，还接着往下说：“后来，范老太太请水月和尚算了一卦，那和尚只说了一句话：山中大虫任打，门内大虫休惹——范大人回来，必是知道了这事儿，才不高兴的。”

“什么叫‘门内大虫’？”皇后问道。

“听说福建叫‘闽’，这闽字是门内一个虫子，可不是个门内大虫——范大人又正是去福建当差……”

话没说完，康熙猛地一转身，“啪”地一声照着个毛子的脸打了一巴掌！把小毛子打了一个趔趄，踉跄后退几步，噗通一声双膝跪倒，连连磕头。皇后和周围的太监宫女们都正听得津津有味，忽然看到康熙发怒，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脸色发白。

“混账东西！哪里学来的这些贱话？”

“是，奴才混账王八！”小毛子半边脸已涨得通红，浑身颤抖着，“奴才犯贱。不过奴才说的是实话！”

康熙冷笑一声说道：“范承谟前来陛辞，恋恩不舍，面带愁容。朕不过与皇后随便说说，你就说了这么一大套！你这叫内监议政，诬蔑大臣知道吗？范大人人还没上路，你这奴才就敢诽谤他，嗯？”

“奴才不敢说范大人的坏话。实实在在是水月和尚说的话呀！”

康熙气得两手都是抖的，对皇后说：“你听听，这是什么规矩！朕与皇后说话，你为什么要来插嘴，来人！拖出去，抽他一百鞭子，看他还敢再顶嘴！”

康熙见侍卫们站着不动，更生气，“还愣着干什么？拖出去！”

这下，侍卫在门口的太监们再不敢怠慢，将泪眼汪汪的小毛子架起就走。小毛子满脸委屈地看一眼挨着皇后站着的张万强。张万强不觉心里一软，便躬身笑道：“万岁，奴才前去掌刑可好？”

“不用你去——打量朕不知道你们太监们的那些个把戏？太祖太宗早就订下家法，朕和皇后的事情多，没顾着治理，你们便上头上脸地越来越加放肆了！再这么下去如何了得，——传旨给慎刑司，把太祖皇帝关于‘内监宫嫔人等干与朝政者斩’的诏旨做成牌子，竖在各宫廊下！”众人才知道康熙今日是拿个小毛子作法的，一个个心惊胆战。

这时外头已经动刑，鞭响声人嚎声都传了进来。小毛子一边叫疼，一边号啕大哭，夹着求救声：“主子爷，主子娘娘啊——哎哟，奴才再不敢了！哎哟！”

皇后听着不忍心，一边给康熙添菜，一边陪笑道：“万岁爷说的是，教训得也对。不过这小毛子素来当差勤谨，念这点情份，教训几鞭子便算了。再说，今儿个不大不小的也是个节气，皇上气着了倒值得多了。”

“那好吧，瞧着你的面子上减他三十鞭！叫他从养心殿回御茶房侍候——张万强，你可瞧见了？这就是样子，叫太监们一个个地都仔细了。妄议朝政，泄露宫廷机密的，朕要像对小毛子这样处置！决不轻饶。说完站起身来，也不和皇后打招呼，抬脚去了。

当夜二更天，康熙批完奏折回到养心殿，张万强默默为康熙卸了朝珠，除了袍褂，伏侍他半躺在炕上，小心翼翼躬身欲退时，康熙却叫住了他：

“张万强，你听说过‘伴君如伴虎’这句话么？”

见康熙话语不善，张万强以为又要寻自己的事，慌乱地不知怎么好，说话也结巴了：“哪

里，哪里，不不，小毛子是自己不长进，惹万岁爷生气，没打死他就是主子的恩典了。”

康熙看看左右没人，忽然开心地笑起来：“哈，张万强，你就吓成这样了？朕是龙，不是虎！”

“万岁爷的意思是……？”

“朕的意思是，你弄点金疮药，悄悄给小毛子送去。看他能不能来，要是能来呢，带他来见朕。不过不要叫别人瞧见。”

张万强惊讶得张大了嘴，过了好大一会才试探着说：“万岁圣明，今儿个打得狠了，小毛子来怕是不能来。就是能来，别处好瞒，养心殿的人怎么也瞒不了！”

“唔，你说得对。那么，你带朕去一趟吧！”

“啊？”张万强又吃一惊，看着康熙满脸正色，不像说笑话，忙又说声：“扎——”。

康熙站起身来走出殿门，大声说道：“张万强，朕心里烦，带着朕在大内里随便走走！”

此时，三更刚至，半个月亮悬在中空，在疾飞的暗云中颤抖着时隐时现，禁城也是一片沉寂。

转过几个黑黑的巷道，远远见一排低矮房子，也听到了小毛子时断时续的呻吟声。康熙停住了脚，问张万强：“这里不会有外人吧？”

“回主子，他今日刚挨的打，谁肯沾惹他呢？万岁放心！”说着便上前轻叩窗棂，低声叫道：“小毛子，小毛子，小毛子！”

小毛子挨了七十皮鞭，背上被打得皮开肉绽。他是红极一时的人，如今挨了打趁愿的多，心疼的少。今日这场飞来的横祸，把他的面子一扫而尽，身上疼痛又不敢埋怨，只好一步一瘸回到御茶房自己原来的住处，听见外头叫他，两只胳膊支起来，抬头问道：“是张公公么？门没上闩，一推就开。您自个请进来吧——哎哟！”

康熙听里头没人，示意张万强在外头望风，自己拿了金疮药，轻轻把门推开。孤灯之下，小毛子侧身闭目半躺在床上，眼睛红肿，脸色焦黄。小毛子眼也不睁，用手拍拍床沿道：“公公请坐。您要嫌脏，那边还有张凳子。哎，这儿哪里比得上养心殿——啊，皇上！”他一下子瞪大了眼，僵在床上不动了。

二十一 苦肉计周瑜打黄盖 回马枪道姑救帝师

二十一 苦肉计周瑜打黄盖 回马枪道姑救帝师

康熙夜访御茶房，探视挨了打的小毛子。小毛子一见皇上亲临，又惊又喜，又委屈，又惭愧，愣在床上不知说什么好了。

“是朕来瞧你。别动，你就躺着，打疼了吧？”

小毛子眼里放出光来。他是何等机灵的人，见康熙亲自来探视，心知今天挨的这顿打，其中必有缘故，就是疼也不能嚷疼！便咬着牙坐了起来：“不要紧，我知道万岁爷心里待我好，教训我也是为我好。主子这么恩典，小毛子死了也是情愿的！”

“朕有件要差要交给你，不这样不成。你挨了打，却没有怨言，可算得上忠臣！”

小毛子不由得一阵激动：“奴才知道了，这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嘛。可是主子先告诉奴才一声儿，奴才心里不也好过些？”

“嗯，你很聪明。不打黄盖，曹操能信他？这件事三个月前朕就想办，又怕太急，引入疑

心，才拖到今天而且不能先告诉你——你要心里好过，戏就演不像了。小毛子一想：嗯，必定为牛街那事：啊——主子爷，奴才知道了，您想让奴才找出泄露机密的人。其实，奴才心里亮着哪，一定是王镇邦、黄四村他们！”

“单为他们几个，朕岂肯叫你受这样的罪？他们顶多算个蒋干！朕有意让你投奔他们，抓出那个曹操来，这个差使你干么？”

“主子相信我、差遣我。奴才死了也干！”

“好！小毛子，朕知道你哥不成材，你又是个太监，很是可怜。不过，你只管办好这个差，别的事不用操心。你妈那边，朕指派人常常接济着点。事成之后，从你侄儿里头挑一个过继给你，你妈呢，朕再赏她个诰命。”

小毛子最孝敬母亲，当初就是因为给母亲看病没钱，才净身为奴的。听康熙肯施这样大恩，在床上连连叩头，他想不出什么好词儿谢恩，“呜”地一声哭了，伤肝动肠，十分凄惶。康熙正待抚慰，张万强从外头一步跨进屋来，急掩了门道：

“万岁爷，有人来了！”小毛子一惊，随即哭声更高，一边哭，一边用手抓挠被子又扑又打，还用头拱枕头。哭声中夹带着小声窃语：“万岁，钥匙就在板凳上……呜——可别弄出了声儿……”张万强不等他说完，一把扯了康熙，钻进漆黑的茶具库里。

来人正是阿三和黄四村。他们俩，一个提了盏灯笼，一个揣了包棒疮药进来。见小毛子趴在床上哭得浑身是汗，黄四村便凑到床沿上劝慰：“哎！也难怪你伤心呐。今儿后晌我去瞧你妈，可怜她还不知道，想着明儿你生日让你回去过呢？”

一提到母亲，更触动了小毛子的疼处，本来假嚎变成了真哭：“四哥、三哥，别人见我遭了事，躲还躲不及呢，你们倒来瞧我——这人的交情是怎么说的呢？阿三笑得两眼挤成了缝：“兄弟，这叫乱世见忠臣，板荡识英雄！小毛子，自打那回以来，哥哥仔细瞧你，真是个好良心的，要不我才不理你呢！”

“我知道，二位哥哥待我好，小毛子不死。总要报答你们的。”

“哎，这话兄弟可说远了。身子骨要紧，你放心养伤吧。不要哭，你妈那里，我们俩，还有王镇邦，都会去照顾的。”

“谢谢二位哥哥，你快去吧，万一有人撞见不大好。”

“对对对，兄弟你歇着吧。”

黄四村他们走后，张万强先出来，到外边看了看，四周已无人迹，这才转回身来，对康熙说：“主子爷，该起驾了。”

“嗯，小毛子，你的事儿，朕心中有数。什么时候派你的差，朕会让张万强告诉你的。”

“皇上慢走。奴才在这儿跪送主子了。”

康熙没有再说话，随着张万强走出御茶房，消失在黑夜中。

伍次友被扣在袁州府衙的书房里，已经半年了。郑春友每天好酒好菜，殷勤招待，处处都陪着小心。但伍次友却早就看透了他这个人，一身而事三主，阴险狡诈，是个斯文败类，奸佞小人。所以，不管郑春友在他面前如何低眉顺眼，阿谀献媚，伍次友却连一句话都不愿和他多说。

皇甫保柱早已领教了伍次友的厉害。他知道，对付这样的人，武力不行，欺骗更不行，只能待之以诚，只能软化。所以，便绝口不再提去云南的事，陪着伍次友吃酒下棋，讲书论道。却不料，几个月下来，伍次友没被软化，他倒让伍次友给化过去了。

皇甫保柱追随吴三桂已近二十年，以自己一身武艺和打虎救驾的功劳，当了他的贴身侍卫。吴三桂手头本来就大方，又有心收买皇甫保柱，所以每逢赏赐，都是头一份，一赏便是上千两银子。而且，出个小差小错的，吴三桂不但不抱怨，甚至连一句重话都没有说过，还让自己侄子都尊他为“小叔。”保柱深感吴三桂的知遇之恩，在替吴三桂办差时，从来没有打过半点折扣，也从未怀疑过吴三桂的用心是否正当。

可是，自从接触了伍次友，皇甫保柱的心里，却总处在忐忑不安之中。眼前，这个被他抓获的俘虏，一身正气，满腹文章。他的襟怀是那样地坦荡，他的眼光，又是那么锐利。远在五华山的吴三桂，出没不定的朱三太子，他们想些什么，干些什么，为的是什么，似乎都被伍次友一眼看穿。不知不觉之中，皇甫保柱与伍次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看押的人心虚气短，坐立不宁；被押之人，却是谈笑风生，镇定自若。皇甫保柱不能忘怀吴三桂的恩情，可也不能不赞同伍次友的看法。冰炭同炉，水火交攻，皇甫保柱无所适从了。

就在这时，云南的吴三桂和北京的吴应熊先后写了信来，催促皇甫保柱和郑春友。两封信，一个意思；都是说如果伍次友还是不肯服从，就立即处置了他。皇甫保柱也要在事完之后火速北上赴京听从吴应熊的派遣。

皇甫保柱把信看了看，心中拿不定主意。如果在几个月之前，他接到这命令，是会毫无顾忌地下手的。可是现在，他无论如何也不愿亲手杀害伍次友。他觉得，如果那样办了，自己的良心一辈子将不得安宁。

可是，郑春友的心境却和他大不一样。他是书香门第出身，靠着真本事于康熙三年考中了进士。他自从投靠吴三桂以后，一直梦想着跟吴三桂干一番事业。他把吴三桂的信看完，就着灯火点燃了，笑着说：“好啊！这真是一大快事。我们把他在府里提心吊胆地养了半年多，也该有个发落了。一切全听将军调度。将军，您打算何时动手啊？”

皇甫保柱抬头看着昏黄的灯光，又瞧瞧躺在椅子上满面轻松的郑春友，咬了咬牙说道：“我倒想先听听你老郑的。”“嘿……王爷的意思很明白。我们再审问他一次，若还是问不出来，只好杀掉。现在朝廷已委任莫洛为兵部尚书，仍节制平凉。看来，快要动手了。额驸跟前没人是不成的。”

“啊，我也着急啊！世子在北京来信催我几次了，这次王爷又催。哎，郑太守记得你曾经说过，书生杀人不露痕迹，这事就委托给你如何？我想明天就上路。”保柱心想，不管伍次友是死是活，只要自己双手不沾上他的鲜血，便可聊以自慰。

“哟，看不出你这位猛将，倒有些像楚霸王，存有妇人之仁啊。你急着要走，我也不能强留，不过我倒想先处置了他，再给你饯行！”

“要是伍次友肯听劝呢？”

“那也不能留他！让他从我的府里走出去就是祸害。不要忘了世子信中说的，皇上已派人出来查访伍次友，说不定探子就潜藏在袁州附近哩！”

郑春友说的是实情，此时此刻，李云娘和青猴儿正在窗外窃听。原来，自那日分手之后，云娘心里挂念着伍次友，并不肯远去，只是又换了一家客店住了进去，隔不几天，便要来打探一下消息。开始，她听说，伍次友受到大守的隆重接待，后来又听说，太守派人用官轿把伍次友送到了省城。她的心放下了，便带着青猴儿一路游山玩水，跟到了济南。可是到巡抚衙门一打听，可把她吓坏了，原来这儿根本就未见到过伍次友！再到别的衙门去问吧，人家不说没见着，还要反问她一下：“这位小哥，你是伍先生的什么人，你们在哪几和先生分手的？”闹得她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她心知伍次友必然又遭了难，便急急忙忙赶回袁州，又接连几天夜探府衙，终于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如果不是皇甫保柱寸步不离伍次友身旁，几十个武功高手又日夜轮班看守，李云娘早就要动手搭救了。

这天晚上，她又带着青猴儿来到府衙，却正赶上郑春友他们在商量着杀掉伍次友的事。这一惊非同小可，云娘暗下决心，今晚，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把先生救出来！她刚要闪进屋去，却听郑春友一声高呼：“来呀，请伍先生到这里来说话。”云娘心想：嗯，先生能来，救起来倒是更方便一些，便拉了青猴，藏在暗处，静观房内动静。

不一会儿伍次友在八名差役的押解下，来到了这里，依然是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气：

“啊，太守和将军都在这里，想必为伍某备下了屠刀，请吧！”

“先生误会了！”郑春友满面堆笑：“昨天接到王爷的手谕，说已决意自请撤藩。恭喜先生，明日就可出府了！”

伍次友舒地坐在椅子上，半闭着眼睛笑而不答。保柱想到他顷刻之间就要身遭大祸，干笑一声，几乎带着恳求的声气向伍次友说道：“伍先生，平西王要自请撤藩，您的那个方略已经没用了。咱们俩下棋时，您还肯让我几个子儿呢——此时您将那方略透一点底儿给我，也不至于就坏了您那个龙儿的大事呀！”

“哼，将军，这和下棋可不一样。再说，我对你倒没有什么，可是对你背后那个吴三桂却难以放心！我瞧着你这个人气质甚好，走正路也不失为国家良将，真不知你为何要贪恋吴三桂那点小恩小惠。唉！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今夜若是叙交情，讲学问，下棋饮酒呢？不妨坐一坐。听保柱先生这一说，似乎王爷的信里不只是说放我伍次友，而且还想看那个撤藩方略。那就不必多谈了。”说完，便站起身来。

郑春友连忙把他拦住：“哪里哪里！当然要放先生走——不过有一条先生必须答应。”“噢？请讲。”“把先生扣在这里，实非郑某本意。先生出去之后，与我的这段交往，万万不可向外人提起。先生如肯答应，请满饮此杯。”说着递过一杯酒来。

伍次友沉吟了一下，从容说道：“好吧，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不算苛刻。你从前的事，以后的事，将来自有公断——与我这段事可看作私交，一笔勾销也罢。”说完，将酒一饮而尽。

哪知，郑春友听了，不但不说谢字，却忽然变了脸：

“伍先生，我可是个小人哪！君子可欺，小人不可欺，这个道理你当明白，所以我不能相信你。要知道，你一句话可断送我一门九族啊！”说完，狞笑一声坐了下来，一撩袍子翘起二郎腿，不再言语了。

“那就请把你的手段说出来吧，我伍某在此——”伍次友说到这里，忽然觉得嗓子里火辣辣地疼痛，而且愈痛愈烈，他猛然醒悟，自己已经上了郑春友的当。他浑身颤抖着，一手扶着椅背，一手哆嗦着指向郑春友，脸涨得血红，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

“哈哈哈哈哈，伍先生，你在读了那么多的书！却连这点小小的把戏都不懂。告诉你吧，你刚才吃下去的是哑药。这药虽然只有五天的效力，但是我只要两天就够了！你不要生气，这次我不让你多受罪。明天府里要处决一批人犯，请你也来凑个热闹！为了避免你在归西天时胡言乱语，下官略施小计，怠慢不恭之处，还请先生多多包涵！”

皇甫保柱从心中升起一团怒火。他这一生身经百战，杀人无数，但是从没有见过像郑春友这样凶残狠毒的！他转过脸去，不忍再看这幕惨剧。

郑春友恶狠狠地向外边叫了一声：“来人！”

一位少年应声而入挺剑立在门口，问道：“大人有何差遣？”

“嗯，你们是谁？”郑春友听着声音不对，忙转身问道。

“李雨良！”

“还有你青猴爷爷！”

随着这报名的声音，两柄长剑挥舞着直扑皇甫保柱。云娘知道，不先把他打倒，是救不了伍次友的。变起仓促，皇甫保柱还没回过神来，两柄寒光闪闪的宝剑，一左一右来到了面前。他急忙仰身一倒，顺势在地上打了一个滚，抄起一个挂衣服的生铁衣架，挥舞着反扑了过来。直到这时，他才想起，面前这个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名震江湖的云娘道长。他不敢怠慢，一边打斗，一边向外喊一声：“侍卫们快过来，护住伍先生和郑太守。”

魂飞魄散的郑春友，见保柱勇猛，也来了精神，几步窜到门口，高声喊道：“把府衙前后门都封死。都来呀，拿住一个，赏银三百两！”

李云娘杀得兴起，一口宝剑，龙飞蛇舞，不离皇甫保柱的要害，招招出手狠毒。皇甫保柱步步后退，来到院里。云娘和青猴儿也跟着杀了出来，却被侍卫们分割包围了起来。云娘虽不畏

俱，可青猴却渐渐地开始手忙脚乱，难以应付了。酣斗中，云娘瞥见青猴处在困境，大喊一声：“猴儿，赶快脱身，走吧！”

二十二 肌肤亲何敢欺暗室 血肉连却要隐真言

二十二 肌肤亲何敢欺暗室 血肉连却要隐真言

云娘道长带着青猴儿来救伍次友，与皇甫保柱的人打到了一处。酣斗中，云娘突然发现青猴儿已经招架不住了。忙喊了一声：“猴儿，我来救你，快脱身走吧。”

说着一扬手，四枚金镖同时飞出，围战青猴儿的四个侍卫被打到了两人，另两人只顾躲闪，不妨青猴儿拧身一纵，上了房顶：“师父，徒儿走了，你也脱身吧。”说着，也打过两支金镖，飞了过来，打翻了云娘身后的敌人。

李云娘趁着众人惊慌混乱之际，一闪身又回到了屋内，疾如闪电般地刺死了两个差役，扶起伍次友便翻出了后窗。皇甫保柱见云娘身法如此轻捷，不由得暗暗心惊，连忙举弓搭箭，一箭射来，刚要跃上墙头的云娘身上背着伍次友，躲闪不及，扑通一声，中箭落地。众人喊叫着，转过去捉拿时，却只见地上一滩血迹，两个人却不知去向了。

“传各班衙役一齐出动，全城大搜索！”郑春友热汗冷汗一齐流，气急败坏地大声叫道。

站在他身后的孔令培一把攥住郑春友的手臂：“慢，太尊，偷来的锣鼓打不得！”保柱也擦了一把脸上的汗，冷冷说道：“算了吧！我今晚立刻就走。老郑，你也赶快安排一下后事，走吧！”

却说有青猴儿飞身逃出府衙，站在西墙外的黑影里，等候着接应师父。过了一会，只听里面大声呼喊：“射倒了，快，抓活的！”他心里一急，便要再杀进府去，可是里面却突然没了动静。他左等右等，不见师父出来，心想，师父那么大的本事，肯定不会让他们抓注，闹不好，走另外一条路回客店了。带着这一线希望，他脚不沾地，飞身跑回客店，推开房门一看，竟是空无一人，料想师父一定是遭了毒手，便靠在墙边，失声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还在埋怨：“师父啊，你在哪里？那个伍次友有什么好，你这佯拼死拼活地去救他，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撇下徒儿，可往哪里去呀……”

他正哭的动情，却不妨突然被人抓住了胳膊：“你说什么，伍次友，伍次友现在哪里？”青猴儿心中一惊，知道自己在悲痛中说漏了嘴，连忙止住哭声：“爷爱哭就哭，你管得着吗？”话刚出口，又听身后有个女人说道：“嗨！好大的脾气呀！你是谁家的孩子，这么撒野？”青猴儿头也不回：“谁让你们管爷的事了。”一边说着，一边就要拔剑。先前拉着他的那个人，却突然向那女子打千回道：“主子，这孩子刚才在这儿哭什么伍次友。”

“啊，好孩子，你别怕，你认识伍次友吗？”

青猴儿转身一看，原来是一位身穿宫装，仪容高贵的女子，她的身后站着四个手执宫灯的侍女，还有一位戎装佩剑的将军。他不敢耍楞了，瞪着大眼机警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孩子，你看，我不像坏人吧，告诉你，我是伍次友的表妹，是前来找他的。你要知道他的下落，告诉我，咱们一同去救他，好吗？”

青猴儿仔细打量着这个女人，见她神情慈善，面目温和，又听她说的亲切，那话音，那眼神，竟和云娘差不了多少。一肚子的委屈，涌上心头：“伍先生，他，他被这里的知府捉住了，还有我姑姑，不，我的师父，因为去救伍先生，也被人家捉拿了……。”

“孩子，别难过，你姑姑被人捉拿了，我不也是你的姑姑吗？走，这店里人太杂，你跟我到船上去，有话咱们慢慢说。”

却说李云娘带着箭伤，背着伍次友逃出了府衙，她急如星火，快似流云，越过城墙头来到了郊外。伍次友吞下了郑春友的哑药，又被差役们捆得结结实实，此刻，听着云娘沉重的喘息，他又说不出话来，急的浑身热汗直流。云娘似乎知道伍次友的心情，又见后面没有人追赶，这才在一条河堤旁的矮树丛中，放下了伍次友，替他解开绳子。自己却因失血过多连伤带累，一坐下便站不起来了。伍次友活动了一下被捆得麻木的膀子，看着天上星斗已是四更来天了。他心中升起无限感慨：唉，我伍次友也是命里多磨难，刚出虎口，又入狼窝。如果不是云娘怎能脱掉这场灾难呢。

这时，云娘轻轻呻吟一声。忙伏下身子仔细瞧看，星光下，只见云娘脸色苍白，半躺在土坡上二动不动，忙拉起她一只手，在她手心里写道：伤了哪里？要紧吗？”

云娘的伤虽然不重，可是因为来不及包扎，一路失血过多，此时觉得一阵阵头晕。她勉强笑着说：“在肩膀上，不……不要紧的……”伍次友听了，顾不得身上困倦，过来就要解云娘的衣扣，云娘失声叫道：

“别动我！”

伍次友刚伸出去的手，像触电一样又缩了回来。哦，在自己身边躺着的，不是昔日的雨良道长，更不是“小兄弟”。她……唉！沉思了好大一会儿，伍次友终于忍不住又在云娘手中写道：“我非轻薄小人，你非庸碌女子，流血伤神，请勿多心。”

云娘不再说话了，她紧闭双目，似乎是昏了过去。伍次友小心翼翼地为她解开被血浸透了的衣服，撕下自己的袍袖，把伤口紧紧地扎住。当他为云娘掩上衣襟时，却忽然碰到了一件硬物，用手一摸，原来是自己病重时，送给云娘的那块鸡血青玉砚！一霎时，怜爱、悔恨、茫然，惆怅全都涌上了心头。他毅然站起身来，背起昏迷中的李云娘，迎着五更的寒风严露，向远处一个黑沉沉的大庄子走去。

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像是小镇的地方。伍次友放下去娘，走到近前仔细辨认，却是一座碑亭。他上前摸着碑上的字，心中又是一惊：啊，怎么来到了曲阜孔庙？嗯，圣人故乡善人多，也许能找到个好人家。可是转念一想，不行，那郑春友的师爷孔令培，不也是孔子后裔吗，便又连忙抱起云娘，艰难地向前走去，直到启明星升起，东方透出一线曦光，才走到庄子的东北角上。这里，好像是一个中等人家，院子很大，却一律都是平房草舍。观望犹疑之间，呜呜犬吠之声，已经此起彼伏。不消片刻，庄上就会有人走动。再无选择余地了，便硬着头皮，拍响了庄门，院子里立刻传来一阵狗叫声，接着是个苍老的声音在里面问：“谁呀！”伍次友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来，里面的声音更严厉了：“谁？”

此时云娘神智稍稍清醒，猛想起伍次友已经不能说话，便强打精神答道：“我……我们是进京应试的举人，夜里住进了黑店，逃了出来。请行行方便，救救我们……”

里面又是一阵沉默，忽听一个妇女吩咐道：“张大，给他开门。天都快亮了，能有什么事？”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长随模样的白胡子老人颤巍巍地立在门洞里，瞪着眼睛瞧着伍次友。见他满脸污垢，大襟上血迹斑斑，怀中还抱着个书生，忙又将云娘接了过去。伍次友又累又惊，又饥又渴，一口气松了下来，只觉得眼前发黑，金花直冒，一阵天旋地转，咕咚一声栽倒在门洞里……

再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了。伍次友环顾四周，自己和云娘两床相抵，躺在厢房里。他细去看去，觉得有点惊讶。这个庄院初来时，从外头看，完全像一个庄户人家，可是里面的摆设却大不一样。朱漆桌椅、书架茶几，虽不乏豪华气派，却俨然是个书香门第；更奇怪的是，那位坐在云娘身边容貌慈祥的主妇，布裙荆钗，上上下下一身农家妇女的打扮，而恭恭敬敬侍立在她身旁

的老仆，却头戴青毡呢帽，身穿湖绸丝绵袍，外头罩着青缎挂面儿的小羊皮风毛坎肩！如此颠倒的服饰，虽然自己见多识广。也揣摩不透其中的缘由。

伍次友正在纳闷，那妇人开口说话了：“这位书生，您醒过来了？张大，去泡茶，带点点心过来！”

伍次友实在是渴极了，也饿极了，坐起来接过茶，像捧着甘露般地一饮而尽，却不好意思吃点心。

“先生，我先不问你如何落难。这位女扮男装的，不知是尊驾的妹妹还是妻子？”

听这位妇人一口道破了他的行藏，伍次友便伸手，指指自己喉头，又比划了写字的样子。妇人点头道：“哦，知道了，你是个哑巴。张大，笔砚侍候！”

此时，云娘呻吟一声也醒了过来，见妇人正盘问伍次友，便挣扎着坐起来道：“他不是哑巴，是有疾，说不出话。主人娘子有什么话，只管问我。”

“好”。那妇人本来就坐在她身边，听见这话便转过身来，微笑道：“妹子，我并不要盘查你们。但既然住在我这里，我总该知道你们是谁，为什么到这里来？你只管放胆讲，不是我张姥姥口出狂言，只要你们合了我的意儿，在山东境内是无人敢来打扰你们的！”

伍次友又是一惊：“这人好大口气，难道她是孔府衍圣公的什么人？可她又说姓张！”

云娘看了一眼伍次友，吞吞吐吐他说：“他是我的兄长，我们……我们……”她正寻思说实话还该捏造一个故事，忽见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长随进来，打个千儿道：“姥姥，孔府的孔令培，拿着帖子来拜。”

“嗯。就他一个吗？”张姥姥问道。

“不，他的身后还跟着十几个衙役。”

“啊！带着衙役到我这里来！没说有什么事儿？”

“说……啊，没说什么，只请姥姥外头说话。”

“嗯，不要这样又说又不说的，一定有什么话替他瞒着！”

“回姥姥的话，我们实在没说什么。”那年轻长随见张姥姥生气，忙上前耳语几句。

“唔，好吧，你去告诉孔令培。在隔壁屋里赏见——你们二位客人不要胡思乱想，我等一会儿再过来。”

张姥姥这句话说出来，伍次友好像听到天上打了个炸雷一般！孔府，衍圣公，世代相传两千年如一日，号称：“天下第一家”。地方官上至督抚，下至府县，没有敢招惹的。这妇人竟随口说“赏见”孔府的人！这人什么来头，真是不可思议。

“哟，姥姥，您老好啊，总有半年多没见到姥姥了，您精神越发健旺了。侄儿给您请安了！”

“嗯，起来吧。你不是到袁州府郑春友那儿做师爷了么？是什么风将你这大贵人吹回来的？”

“回姥姥的话，”说完这句，他忽然压低了声音。伍次友和李云娘一个字也听不见了。

过了半刻，又听张姥姥笑道，“你倒鼻子灵！怎么就知道他们逃到我这里？”

“有一个受了伤，血一直滴到孔林西南角大渠边上。侄儿想着他们逃不到别处去，定是在咱们这一带了！”伍次友和云娘听至这里，不觉心里一紧，果然是来追捕自己的！

这时却听张姥姥心不焉地答应一声，又道：“哦，也许是谁把他们藏起来了，找一找送回去不就得得了？”

“侄儿挨家挨户都访查过了，没有。”

“哎，你们孔府那么多的佃户，不定躲到哪一庄、哪一户呢。不要急，慢慢再找。他既然受了伤，还能飞到天上吗？”

“嗨嗨嗨，不瞒姥姥说，佃户们家里早翻成底朝天了——有人说，天快亮时，姥姥家的狗叫

了好大一阵子。侄儿想，姥姥是知法度的人，怎么会窝藏罪犯？所以斗胆来请示一下，可否允许侄儿到下人房里去，啊，去查看一下，也不过是去去嫌疑……”

“哦，我说你怎么忽然想起来看我，又是请安，又是问好，这么大的孝心——原来你竟到我张家搜贼来了！哼，别说是你！你爹在的时候，官职做到巡抚，那个孔友德当了王爷，进我这三丈小院儿也得规规矩矩——打量我这里是好惹的吗？再说，这里的奴仆，都是几辈子跟着张家当差的，没听说谁做过贼、窝过赃！要有贼，我就是头一个。你孔令培说个章程，怎么办吧！”

“嘿嘿嘿嘿，姥姥息怒，姥姥息怒。不是小侄胆敢冒犯你老人家，此事干系甚大，官府都着落在小侄身上，衍圣公进京朝圣又没在家……”

“他在家又怎么样？七百余年我们与孔府作邻居作亲家，还没听说谁敢动我张家一草一木。你是个什么东西！”

伍次友他们听到孔令培的声音变调了：“姥姥，您要这么说，小侄可就无礼了！来呀给我搜！”

“嗨，孔令培，你小子胆量可不小啊！张大，传令，让伙计们都上这儿来！”伍次友爬起来，凑在窗棂缝里往外瞧，只见张家仆人早已拥了出来，每人都抄着一根崭新的水火大棍，排成两行，比起法司衙门的威风也不差什么！又听张姥姥哼了一声，对孔令培说道：

“瞧见了？这棍子自衍圣公送过来，七百年了，还没用过，你小子想试试吗？”

孔令培见张姥姥如此执拗，断定伍次友在此无疑。他咬咬牙，大喝一声：“上！”不等衙役上前，就听张姥姥一阵冷笑：“好吧，张大，请出祖姥姥的龙头拐杖，把云板敲起来。咱们张家有了劫贼，叫他们孔府的人都来看看。”

“扎！”那位替伍次友开门的老年长随答应一声，拔脚便向后走。

孔令培顿时慌了手脚：“哎……哎、哎……！”他知道孔家家法极是厉害，他在孔家辈份很低，行为不端，族中长辈早就恨得牙痒痒的了。要是云板一响，孔府上上下下齐来救援，见他搜的又是惹不起的张姥姥家，把他当场打死，或沉潭活埋都是可能的。到了这一步，孔令培不敢硬了：“别敲，小侄昏了头了，姥姥您不必与小侄一般见识，小侄离开这里就是了！”说完，又转脸训斥带来的几个衙役：“还不快走，上外边去，他们飞不了！”前院渐渐地没了动静，伍次友和云娘放下心来。但张姥姥这一整天却没再过来，茶饭都由张大过来调理，外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张姥姥是什么人呢？

二十三 李云娘心系伍次友 张姥姥情连衍圣公

二十三 李云娘心系伍次友 张姥姥情连衍圣公

张姥姥赶走了孔令培之后，一天没有露面。伍次友和李云娘心中惦记，忐忑不安。直到掌灯时分。这个神秘的张姥姥才带着一个郎中来给二人看病，又命人抓药，给云娘另外安排住房。待汤饭用过，一切妥贴，这才到西厢房坐了：“二位，我原说去去就来的，谁想闹了那么一出戏。白天忙，只好晚上来了——我是个做庄稼的，没有那些陪客的礼数，你们不要见怪呀。”

云娘和伍次友歇息了一天，精神好了许多。伍次友便走了过来向张姥姥深深一礼。坐在旁边椅子上的云娘道：“大娘如此厚恩，我们总有一天要报答您老的。”

“哎，不要说这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孔家这个令培，小时候还不坏，没想到越长越不是东西！半年前他见了一次郑春友，回来便又是钟三郎，又是吴三桂，又是要出真命天子

了，中了邪似的，只盼着天下大乱！没瞧瞧自前年停了圈地，老百姓才过了几天安生日子？什么夷人不夷人的，老百姓家谁管那个呀。康熙尊孔尊孟、敬天敬祖，处事又这么通情达理，我瞧着也是中国人的作派。”

伍次友听着，目中灼灼生光，却一个字也说不出。便低头感慨地叹一口气。

云娘问：“姥姥，那个孔令培都说我们了些什么？”

“说了——你是个大响马；说他叫于六——是于七的哥哥，还说这是郑府台问实了的。”

“姥姥，您怎么想呢？”

“全是胡扯！谁不知那个郑春友又想着害人？头年杀了个于五，又杀了个于八，都成了反贼！他想杀谁，谁就是反贼！于七造反年间，我才十几岁，哪里能有个于六像这位先生这个岁数的？——说到你，那更不像了，这么娇滴滴的一个黄花姑娘家，怎么会是响马？阿弥陀佛，罪过呀！”

“姥姥您深明大义，不瞒您说，我倒真是‘响马’出身呢！”她心中十二分感念张姥姥，再不存半点戒心，便将自己从小的遭际，如何到了汪家，又几乎被害，怎样上终南山，又为什么下山救了伍次友，伍次友又是怎样一个人……一五一十地全说给张姥姥听。张姥姥听了，一会儿泪光闪闪，一会儿毛发森森，一会儿张口微笑，一会儿又怒气填胸。

“好姑娘，你们大难不死，真是再世为人了。哎！这比大书、鼓词里头说的事还热闹几倍。要不是见了你们，说什么我也不相信——既然那位苏姑娘已经皈依我佛，我瞧着你俩倒是天生地设的一对儿，怎么就不能——”一句话没说完，云娘已飞红了脸，伍次友也痴痴地望着窗外的暗夜，叹着气低下了头。

“不说这些了。”张姥姥见二人神情尴尬，笑道，“你们先在这里安生住下来，就算是兄妹罢。等平静了，你再陪他到北京去见皇上。”说完便欲起身告辞。

云娘见她要走，心里有些舍不得，忙道：“姥姥别忙，早着呢！今日这事我心里有点不解：听说孔家在山东势力很大，官府都依着它，怎么这孔令培倒像是怕姥姥似的，您怎么就镇得住他呢？”

伍次友睁大了眼睛盯着张姥姥，这也是一天来萦绕在他心里的一个绝大的疑问。

张姥姥回过身来，为伍次友和云娘各倒了一杯茶，然后慢慢他讲起了这件发生在七百多年前的往事：

那还是后唐五代之时，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孔家的家道也就日渐败落了。

“当时孔府掌印的是第四十二代公爷孔光嗣，是三代单传。这位公爷，到了望五十之年才得了个儿子，起名叫孔仁玉。三千亩地一棵谷，就这么一根苗苗，怕在府里养不活，便叫奶妈张氏抱回家去抚养。

当时有个洒扫户叫刘末，因进府当差，改名儿孔末。老公爷瞧着他勤谨老实，就把府库、名器、财帛和族里六十宗户、本支孔家的家谱都交给了他掌管。开初人们也不当回事。——谁想这孔末见世道乱了，就趁机先盗了府库的银子，又私改了祖宗家谱。日子长久了，竟说他原来就姓孔，也是圣人的血脉。

“到了后来，乾化三年的八月十五，老公爷在花园里设了酒筵，请阖府伙计吃酒。孔末一旁掌筵，二更以后，孔末扶着醉醇醇的老公爷回房，趁没人，竟下毒手勒死了老人家。

“那孔末杀了老公爷之后，出来召集孔府的人说：老公爷已经归天，临死有话，叫他孔末接印。还说孔仁玉是老公爷的侍妾与外人的私生子，接不得孔氏香烟，命人抓来杀掉。满府的人早被他用钱买通了，一群打手嗷嗷叫着，灯笼火把，刀枪棍棒，直往张家奔来。

“张姥姥一家人欢欢喜喜拜完月老儿，正要睡觉，听见门外像涨大水似地嚎叫声，不知出了什么事。一开门，原是孔末带着几十个人蜂拥进来——下子把姥姥吓愣了。孔末在灯影里，手里提着一把雪亮的刀，立逼姥姥交出孔仁玉来，如不答应，便满门杀绝！”

“姥姥抖抖索索进了里间，见自己最小的儿子正和孔仁玉在炕上争月饼，叽叽嘎嘎地满炕爬。她上去一把抱起仁玉，亲了亲，眼泪像断线珠子一样落了下来。欲待往外抱。又实在割舍不得，便抱起狗儿。狗儿两只温乎乎的小手拿着月饼直往姥姥口里塞，口里叫着‘娘，吃，吃，吃嘛！’……娘生孩儿养，哪个都是心头肉啊！”

“就在这时，门‘哗’地被踢开了！孔末一步跨进屋里，杀气腾腾地问：‘哪个是孔仁玉？’两个孩子见这个阵仗，吓得‘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母子三个抱成一团，哭得天昏地暗……姥姥暗想，我好歹有三个儿子，可孔家只有这一条根苗，咬了咬牙抱起狗儿递给了孔末……那狗儿又惊又怕。抱着姥姥脖子死不撒手，哭着叫：‘娘，我怕……’

“姥姥拍拍狗儿，把炕上的糖果月饼都塞到孩子怀里：‘儿啊，不怕，不怕，一会儿就……好了！’

“孔末认定了这孩子就是孔仁玉，一把抓过去，当场就把他杀死了……

“为了避祸，张姥姥全家出走，在石门一带深山里住了十几年。姥姥日夜纺线。织布、给人家帮工绣花，洗衣服缝穷，攒的钱一点点都拿出来供这孔仁玉读书。到了后唐明宗年间，孔仁玉进京赶考，金榜高中。朝廷授他任大学士，回来接姥姥进京。这时，姥姥才敢把这事儿向他说明了。

“孔仁玉听了姥姥的诉说，连夜赶回京城，把自己的悲惨身世细细写成折子呈奉了皇上。皇上龙颜大怒，发兵来曲阜拿了孔末，碎剐在京城。孔圣人断了宗的世家，这才叫仁玉接了，这就是孔家第四十三代‘中兴祖’。”

云娘听到这里，精神一振，笑着问道：“这么说，‘姥姥’这个称呼一直传下来了是吗？”

“喏……姑娘好聪明，还真是这样。孔仁玉当了孔府的衍圣公之后，不忘奶妈舍子救主和养育教诲之恩，奏请皇上恩准，奉张家为孔府的世代恩亲。‘姥姥’是官称，传给张家的长房儿媳。每一代衍圣公接印，都要恭恭敬敬地送上一支龙头竹节拐杖，如今已传了二十代了。拿了这拐杖，连衍圣公爷都能打得，更不用说孔府的上下人等了。”

“哦！怪不得早上姥姥一说拿拐杖，就把孔令培吓跑了。哈哈……”

“他算是个什么东西。七百年来，孔府和张家辈辈有亲。我的大女儿，就是当今衍圣公的夫人。我们张家，并不看重这些，可孔府是圣人后裔，天下敬仰，最重的就是一个礼字，一个信字。孔令培要在我这儿捣乱，让孔家知道了，不剥他的皮才怪呢？好了，天不早了，你们歇着吧，现在，二位知道了我这姥姥的身份来历，该不怕了吧。你们安心养伤治病，孔府那边，还有几个年青举子。过些天我叫他们过来，跟着先生好好学学。让他们也长进得快一点。”

张姥姥说完起身走了，伍次友和云娘看着她的背影，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虽然府衙里逃走了李雨良和伍次友，张姥姥又碰回了孔令培，袁州知府郑太尊却仍决定大出红差，处决所有的在押罪犯。原因很简单，伍次友既已出走，又拿不回来，他这个知府是做不成了，须立刻逃往云贵。狱中在押的三十名死囚，除四名盗贼、奸淫的刑事犯外，不是在云南哗变返回中原的官佐，就是钟三郎会众的反叛。自己的真面目一旦暴露，上边就要重新审核，让这些“叛贼”从郑春友手上活着出去，又有什么脸面见平西王呀！所以，当孔令培回来报告在曲阜无法捉拿伍次友的消息后，郑春友先是一阵惊恐，又忽然爆发出一阵狂笑：

“哈哈……哈……哈！想不到我郑春友惨淡经营、智谋用尽，依旧是镜花水月，水月镜花……哈哈……”

听他笑得凄厉古怪，孔令培吓呆了：“太尊……你这……这是？”

“太尊？太尊已经没有了。令培，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在此一年半，你知道我刮了多少？”

孔令培瞠目结舌不敢回答。

“哼——你不好意思猜吗，告诉你，我贪了十五万！这十五万分了三份，一分给了平西王；

一份给了朱三太子；余下的五万我用来打点身边的人！所以，对于当朝我算得第一赃官，对于平西王和朱三太子，我却是第一清官！若是我身遭不测，请你将这话传遍天下。”

“那怎么会？伍次友并没有出袁州，我们还是要想法子捉拿！”

郑春友冷森森地一笑，“我手中若有兵，还用得着你说，可叹哪可惜，朝廷竟没在袁州驻兵。你们孔府有兵，却又不听你的调遣……”

“太尊，您，您要是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郑春友不言声，来到桌旁提笔写了一张条子，又小心地盖上自己的官印，交给孔令培：“你拿这个条子到库里提一万银票，远走高飞吧，到云南，到北京投世子都成！”

“那您呢？”

“我？放心——我不傻！今日四门齐开，斩决在押犯人之后，我也要裹银而逃了！”说着便笔走龙蛇、文不加点地亲自起草杀人文告。写好了，自己再看一边，见孔令培还怔怔地坐着，便道：“你还不去，是怎么了？”

“我怕……怕伍次友抄了我的家……”

“国都没有了，哪还有家呢？告诉你一个消息，我表弟朱甫祥在固安罢官后，已在抱犊岗和大响马刘大疤拉会合，啸聚了七百多人，我已写信请他留意。他知道此中情由岂肯放过伍次友，我现在……说着，回身摘下悬挂在墙上的长剑，抽出来弹了弹，那剑发出嗡嗡的金属颤鸣，“我现在最恨的是皇甫保柱！王爷怎么选这样一个人来办大事？若不是他怠慢心软，我郑春友能有今日之祸？”

孔令培还在痴呆呆地听郑春友说话，却不料郑春友忽然举剑刺了过来，孔令培躲闪不及，那剑一直穿透他的后心。

“你！”孔令培怒目圆睁，强撑着不肯倒下，“你这是为什么？说出来叫我死得明白！”

郑春友端一杯凉茶喝了，笑咪咪他说道：“爱国者不能爱家，爱家必然惜身，而惜身者必然卖友！我这是成全你，伍次友知道我杀了你，还会抄你的家么？”

孔令培瞪着眼睛听完，扑咚仰倒在地，无声无息地死了。郑春友拔出剑来，扯过桌上台布，揩拭干净了，佩在身上，出来将大门反锁了，气宇轩昂，面色从容直趋签押房。

西菜市刑场阴风惨惨，杀气腾腾。三十二名刀斧手一色儿的绛红大袍，玄色腰带，赤裸着右臂。磨得雪亮的鬼头刀刀钩朝外，宽厚的刀背压得多毛的前胸上。他们不耐烦地站着轻轻跺脚，脸上泛着黑红的光，刑场四周布满了衙役，连知县衙门的人都调空了。正中面南的一座高台上摆着一张公案。几十根亡命签牌整齐地摆好了。郑春友身穿簇新的官袍，立在案后提着朱笔毫不犹豫、毫不马虎地——勾牌，交给司书发下。只见各班番役人等已经到位，郑春友便吩咐：“预备好，本府亲自监斩！”

扎——”下面雷轰般长应了一声，便推着插了亡命牌的犯人出来。瞧热闹的老百姓一阵骚动，都伸着脖子看。突然，人群中传出一个孩子的喊声：“慢！人命关天，口说无凭。知府大人既是奉命杀人，就该拿出公文来，让大伙瞧瞧。”

刑场上，行刑的、受刑的、看热闹的和衙役们，都被这一声喊惊呆了：“哪来的野孩子，这么大胆，竟敢在这种时候，挑知府大人的毛病。”郑春友听了更是吃凉，但他知道，此时此刻不容犹豫，不容耽搁，脸一沉怒声喝道：“大胆！来人，把这个小毛崽子拿下一齐正法。”说着几个差役就向孩子扑了过来。谁知那孩子一不回避二不躲闪，却迎面走了出来。他步法轻灵，出手快捷，众人还没来及看清他的面目，跑在前边的一个差役已经被他拿住。只见那孩子一手扭过差役的臂膀，一手抽出腰间配剑，“嚓”的一下，差役的一条胳膊已经掉在地上了，刑场周围发出一片惊呼。那孩子神气活现地往场子中间一站：

“郑春友，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青猴儿爷爷来了，后面还跟着钦差大人呢。你这狗官还不下来接驾吗？”

二十四 除隐患追随四公主 悼亡友图报吴军门

二十四 除隐患追随四公主 悼亡友图报吴军门

青猴儿闯了郑春友的法场，他手提宝剑站到场子中间，神气活现地大声喊道：“青猴爷爷奉着钦差大人到了，郑春友你这狗官还不快来接驾吗？”

随着喊声，几十名校尉，冲开人群，步入刑场。众人簇拥着一位神态庄严的女子，和一位气宇轩昂的将军。只见那位将军径直走向监斩台，把郑春友提起来扔在地上，又回头向那女子说：“请公主升座！”那女子昂然走到中间，擎起怀抱着的一个明晃晃，金灿灿的牌子不怒自威地说：“郑春友，你知罪吗？”

郑春友趴在地上，抬头一看，见金牌上刻着四个大字：“如朕亲临。”不由得魂飞魄散。“啊，天子令箭！”他知道，这一下全完了，但是，又不甘心就这样束手被擒。他强自镇定了一下，抬起头来问道：“恕下官无礼，钦差大人按临衮州，既无廷寄，又无上宪照会，仅一支金牌，不足为凭。何况自古以来，哪有女流之辈任钦差大臣的？定系刁妇恶奴冒充钦差，欲要劫持法场，图谋不轨。”他越说越来劲，竟冲着台下的衙役们高喊一声：“来呀，把这个冒充钦差的刁妇与我拿下！”

台下衙役们还在彷徨，郑春友的脸上，早挨了一记清脆的耳光。打他的正是那位将军：“狗奴才，胆敢如此放肆。听着，我乃奉旨出巡的上柱国将军，和硕额驸孙延龄。上坐的乃是钦差大臣、天于御前一等侍卫、和硕公主孔四贞！还不跪下参拜？！”

一听说钦差竟是和硕公主夫妇，郑春友吓得瘫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看热闹的人群，早就听说过，本朝有个独一无二的女侍卫，谁不想看一看这位大名鼎鼎的“四格格”的风采呢，人群中立刻骚动起来。可是他们不敢往前挤，只是在窃窃私语议论着，刑场上的气氛，霎时间倒转过来。郑春友带来的衙役，快班，刀斧手，一个个灰溜溜地楞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而待决的囚犯们眼中却迸出了希望的火花。

这位和硕公主四格格孔四贞，确实是来历不凡。原来在大清开国之初，平定南方的战争中，因为战功煊赫，被封了异姓王爷的本来是四个人，就是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还有定南王孔有德。因为孔有德在与明军的最后一战中死去，他又没有儿子继承王位，部下将领交由孙延龄节制。而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便被当时的皇太后收养在宫中，待为亲女，恩宠倍加。这个孔四贞，将门虎女，有勇有谋，却偷偷地爱上了顺治皇帝。后来，顺治出家，孔四贞怨痛之下，奏请太后允准为顺治守护陵园，被封为一等御前侍卫，又被皇太后认为义女，封为“四格格”。用句汉话来说，就是四公主。当现存的三藩蠢蠢欲动、密谋叛乱之时，孔有德的旧部军心不稳，将校不和。两个重要的将领中，马雄在暗地勾结吴三桂。王永年呢，忠于朝廷却又与孙廷龄不和。为了保留广西这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不被三藩拉过去，康熙才下旨召见孙延龄，封他为上柱国将军。并由太皇太后出面，指他为四格格和硕公主孔四贞的额驸，意在宠络孙延龄并替他树威。最近，又让孔四贞带着孙延龄一同返回广西，以便节制她父王孔有德的旧部。孔四贞出京之前，入宫陛辞，康熙交给她一个秘密使命，要她沿途暗访失踪了的伍次友。所以，不管孙延龄如何着急。要从陆路回广西，孔四贞却坚持非要坐船沿运河南下不可。在衮州停船上岸之后，正巧碰上从府衙逃回的青猴儿，孔四贞把青猴儿带回船上，问明了情况，知道郑春友已经用哑药把伍先生嗓子弄坏，并要和在押犯人一齐处决，这才带着青猴儿，混在看热闹的百姓中，要

劫法场救下伍次友和李雨良。

三十二名待决的死囚，见钦差大臣拿下了郑春友，心中泛起求生的希望，一齐大叫：“钦差大臣，我们冤枉啊！”

孔四贞向侍卫们吩咐一声：“带他们上前回话。”

犯人被带过来跪在台前，一个个争先诉说自己的冤情。青猴儿跑到跟前挨个辨认，竟然没有伍次友和自己的师傅李云娘，忙去向公主报告了。孔四贞沉吟着说：“这里没有就一定是逃出去了。咱们再慢慢访查吧。”说着向台下叫了一声：“戴良臣！”

孔四贞的家将头目戴良臣应声出班：“奴才在！”

“传我的令，郑春友身为知府，却草菅人命，不经朝廷批准，擅杀无辜，立即就地正法。”
“扎！”

戴良臣一挥手，两个校尉走上前来，架着郑春友便走。青猴儿却快步赶了过来：“军爷，别脏了你们的手，把这小子交给我吧。”说着把郑春友当胸抓住；“狗东西，还认得小爷吗，今天爷和你家仇国仇一块算了！”他骂一句，捅一剑，直到把郑春友的罪状都说完，才往他心窝里又猛刺了一剑，结果了这狗官的性命。周围的百姓，扬眉吐气，鼓掌叫好。

孔四贞又把袞州的差役、书办们都叫到近前，好言抚慰，叫他们各尽其职，守护衙门，等待新官：“我孔四贞一向不肯擅杀无辜，只因郑春友罪大恶极，才请出天子令牌来斩了他。你们回去要护好衙门，等待新官。我立即行文照会山东巡抚，命他派人来了结袞州府的公案。这三十二名待决囚犯，还要你们带回衙去，妥为看守，听候上宪派人来复审裁决。”

众人看见钦差如此公正廉明，又如此有恩有威，谁敢不敬，一齐跪下磕头高呼：“谢谢公主恩典！”

处置了郑春友，孔四贞又派人在袞州城外查访了三天，仍是查不出伍次友和云娘的下落。孙延龄急着回广西，公主也知道，三藩闹事的风声一天紧似一天。父王的部下六万将士，久无主将是不行的。只好决定立即拔锚启行。几天来，和硕公主见青猴儿年纪虽小，却有一身好武艺，人又机灵、活泼，很是喜欢，便再三劝着青猴要他跟着南下。开始青猴儿非要留下找寻师傅不行，后来，公主对他说：“你的母亲被郑家人卖到广州了。随我南去，说不定还能找到她呢？”

青猴这才动了心，他跑到岸上跪下哭叫一声：“师傅，不是徒儿忘恩负义，实因公主姑姑为我报了血海深仇，又要帮我寻找娘亲，我才答应去服侍公主的。等徒儿找到了老娘，一定再回来寻找师傅和伍先生。师傅，徒儿向您拜别了……”

孔四贞带着青猴儿到达桂林，已是康熙十一年三四月了。因为走水路要绕很大一个圈子。先沿运河南下至广陵，在瓜洲渡口换了大船逆流而上，经芜湖、九江、武汉、岳阳，直到重庆才弃舟登岸。再迤逦南行，便进入横断山脉。这里，左有万丈高崖，右有流云急水；幽谷中老树错节盘根，虬枝藤缠；长满了苔藓的石道绿荫浓密；气势磅礴的瀑布飞流而下，薄暮冥冥，虎啸猿啼。水光山色在秀丽中带着一种阴森森的忧郁格调。在江淮平原上长大的青猴儿可开了眼界了。

可是，越往前走，孔四贞的心情就越发沉重。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能勾起她心中的回忆。她怎能忘记呢？顺治九年的七月初四，桂州城被李定国攻破。父王孔有德饮剑自刎。乳母带着她趁夜逃了出去。就躲藏在对面山上的石洞里。回想起来，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如今，她，定南王的女儿，当今太皇太后的义女孔四贞又回到广西，回到了父王的爱将中间来了。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

孔四贞回头望了一眼，丈夫孙延龄骑在马上，左顾右盼，志得意满，不由得心中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隐忧。孙延龄是父王的爱将。大婚以后他在自己的面前，也是百依百顺。可他与部下将领马雄有换命之交，而马雄又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琮过从甚密。到了关键的时刻，能担保丈夫站在皇上一边吗，就连那个跟了父王多年的包衣奴才戴良臣，近来，也似乎有点和自己离心离德。在京城他们都挺规矩，但是一过重庆府，似乎又变了性情，真是让人有点捉摸不透了。他们是不

是以为一旦手中有了军权，便可以不再听我的号令了呢？

孔四贞回到桂林后发现她的忧虑是有道理的，而且看出，局势比她路上想的还要严重得多。桂林驻军王永年和马雄两个都统，因为争军饷不成，已经翻了脸，孙延龄自己的十三佐军马有两个副都统弹压着，虽然不致闹出乱子。却也不敢轻易介入马王两部的争斗。广西总督是尚可喜的旧部，偏袒马雄，广西巡府却是熊赐履的门生，庇护王永年。双方格格不入，加上风传耿精忠和尚可喜的事儿时有发生，所以孙延龄一回来就忙上了。半个月来，会督抚，召人议事、处置积案，调停各部关系忙得团团乱转，但却从来不把外边发生的事告诉给孔四贞。

这一天，吃过晚饭，天色渐渐阴了下来。浓云压得低低的，天地间一片昏暗。一阵阵疾风吹得院里的大梧桐、木棉树不停地摇晃着。眼见大雨就要来临，孔四贞看到孙延龄又要出去，便叫住了他：“延龄，天气不好，你还要出去吗？”

“唉！我得先把这儿的局面稳住——耿、尚两家要撤藩，我们这儿不稳不行啊！等天气好些，我再陪你玩儿——这里好景致多呢，什么独秀峰、叠彩山、象鼻山、七星岩……”

“我不要听这个，我想和将官们见见面，你给我召集一下。”孙延龄笑了一笑，说道：“唉，你用不着为他们那些小打小闹的事操心，不要紧。我能处置！我的公主千岁，你就安享尊荣好了！”

“哼，我可没那个福份——你想把我当成菩萨供起来？别忘了，我是定南王的郡主，也是有官职的！”

“是，遵命！我的一等待卫阁下！”孙延龄扮了个鬼脸嬉皮笑脸地走了。”

天黑以后，外面下起雨来，一阵儿大一阵儿小，把梧桐叶、芭蕉叶，打得劈劈拍拍地乱响，一股贼风尖溜溜地袭来，吹得窗扇几开几合，把窗帘儿撩起老高。孔四贞忽然感到一阵惶恐和寂寞，正待过去关窗户时，却见青猴儿浑身淋得精湿，光着脚丫子跑了进来，喘着气说：“姑姑，这是什么天儿，说下就下！”孔四贞笑道：“还不进去换换衣裳！跑哪去撒野了。淋得水鸡儿似的？”

青猴儿换好衣裳打了个喷嚏走出来。扣着钮子说道：“外头有两个人要见您，门上人挡住了，说要等额驸爷回来再通报呢！”

孔四贞心里陡地升起了怒火：“嗯，是什么人？”

“一个三十多岁，矮个子，黑豆眼；一个有五十多岁，说叫傅什么来着——”

“傅宏烈！”

“对对对，就是傅宏烈，可是门上的人说，额驸爷不回来，他们不能来见您。”

孔四贞身子一颤。她已完全明白，孙延龄这是真地要把自己当菩萨供到这儿了！她腾地立起身来，走到窗边喊了一句：“家将们谁在？”

“奴才在！”雨地里有人应声答道。孔四贞一看，也是自家的包衣奴才，叫刘纯良，“去到门上传话，请傅大人他们进来！”

“回主子话，戴头儿说了，来客得先见额驸……”

“混帐！戴良臣算什么东西？告诉门上，再擅自拦阻我的客人，立刻打死！”说完“砰”地关上窗户。

不一会，便听到门外有人高声报道。“下官何志铭、傅宏烈参见公主千岁！”

孔四贞起身相迎，“二位大人，免了这个礼吧，快坐下，这位不是兵部云贵司的何大人吗？你几时来到桂林的？”

“下官何志铭，到贵州公干，特绕道来此，想单独请见公主，有要事禀报。却不料一等七天，直到如今才有幸进来拜见。”何志铭说着抬起脸来，果真是两颗黑豆眼，亮得咄咄逼人。孔四贞听魏东亭说起他协助九门提督吴六一杀衙斩将，单身入鳌府游说的故事。今日一见，果然是个极其精明强干的人，“哎，你是兵部的司官，赏着侍郎衔，要见我有何难。”

傅宏烈站起身来，接着说话了：“公主，见您不难，要单独见您却很难。今晚额驸他们在聚仙楼和吴世琮、汪士荣吃酒说话，我们才趁空儿来求见公主。有些话是不能让外人知道的。”

“什么聚仙楼，什么吴世琮、汪士荣？”孔四贞一跃而起。

何志铭格格一笑：“公主安坐！”又转过来对傅宏烈道，“傅大人，我估计得如何，公主果真不知道！嘿嘿，公主休惊，他们的那些事公主日后自会明白。今天下官来此，却为了另一件事——”说着从袖中取出一张残破不全的纸片递给孔四贞，“公主，此乃一封血书请您过目！”

孔四贞接过一页血迹斑斑的残纸，心里打了个寒颤，对呆立在一旁的青猴儿说道：“你到门口看着点！”

纸上的字并不多，用的血却极多：

求天恩明查夫君吴六一之死，吴黄氏泣血绝笔

血书已经变成绛紫色。何志铭上前将纸翻过，却是墨写的，不过已经念不成句了。何志铭解释着说：“公主，这是康熙八年伍次友先生给吴军门写的赠诗，以此为证可见这血书确实出自吴军门的家中，决非有假。”

孔四贞没有说话，她的脸石刻一般，毫无表情。

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唰”地一个闪电，照得屋里屋外通明透亮，接着又是一阵炸雷。孔四贞的脸像纸一样苍包颤声问道：“如此看来，吴六一将军死于非命？这，这是从……哪里……”

傅宏烈叹道：“吴公子和他的奶母现在在下官府里，还有两个逃出来的校尉也在那儿。”

“可叹一代名将，不明不白地死于小人之手！”何志铭当年与铁丐吴六一一起，出入于百万军中，坐镇在北京城内，多少风风雨雨。几多慷慨悲歌。却不料，这位驰骋沙场的一代名将，刚蒙皇上重用就被人害死了。此刻想起一幕幕的往事，不由得泣然泪下。

“杀吴六一的是谁？”孔四贞想起自家处境，又难过又激动，又有点害怕。

“尚之信、还有孔王爷治下的马雄、戴良臣！”傅宏烈毫不犹豫他说道。旁边的何志铭目光一闪，又补了一句：“还要加上今晚陪额驸吃酒的汪士荣！”

二十五 治刁奴公主立家法 收脱缰侍卫传军令

二十五 治刁奴公主立家法 收脱缰侍卫传军令

傅宏烈与何志铭冒雨来见孔四贞，并对她说了铁丐吴六一并非暴病身亡，而是被人陷害。而且杀害吴六一的，正是尚之信、马雄和戴良臣。孔四贞吃惊不小，正想再问，何志铭目光一闪，又补了一句：恐怕不仅仅是他们三个人，还要再加上今晚陪额驸吃酒的汪士荣。傅宏烈却摇头道：“哎，何兄，汪士荣当时并不在场，这是有证人的。”

何志铭冷笑道：汪士荣这个人，清秀儒雅，貌如美妇，而又多才多艺，连宏烈兄也对他十分怜爱，却不知此人毒恶。我可断定杀军门一定是他的主谋。傅兄，早晚你总要吃他的亏！”

孔四贞并没有理会他们的争执，这情况来得太突然了，她一时还接受和消化不了。马雄和戴良臣都是自己身边的人，他们会做出这等事吗？她站起身来拔出悬在墙上的宝剑，用手指轻轻叩着，剑发出铮铮的鸣声，过了好久，才沉思着说：“二位大人，你们的话我当然信。再说此事非同小可啊！吴六一这人也是不好惹的，怎么轻易就让人弄死了……”

傅宏烈道：“据乳母说，他们用缓发毒药。原来打算慢慢治死吴军门。可是又怕圣上接到吴

六一病报，派遣太医来医治，不得已了才下此毒手，用了剧毒的鸩酒——吴军门在筵席上发觉中计后，曾拔剑连杀十二名王府侍卫，还砍伤了马雄的脸和腿……”

孔四贞大发雷霆，厉声说道，“调你的人证过来！我要在桂林问这个案子！”

何志铭连忙劝阻：“公主不可，不可！我们来这儿并不是要告状，只是想单独对公主说明真情，请公主多加防范，刻意留心！公主啊！帐前的故人虽多，却已非故人的心肠；下面兵丁虽众，用命者能有几何，此事即便申奏朝廷，恐怕也要留中不发，何况您身处危境，更不可过问此案，一旦引起剧变，关系不小啊！”

“我请公主往最坏处打算。”傅宏烈说“下官那里已暗地训练了三千兵丁，以备非常。万一事有不测，公主可先往下官那里暂作回避。”

不等傅宏烈说完，孔四贞突然纵声大笑：“二位真是以寻常女子看我了！广西若非险地，圣上要我回来做什么？三军六万余人，与我父恩结义连数十年，马雄他没想想，杀了我孔四贞，他自己的军队便要乱！只要我在广西一日，即使他们造反，也不能全力对付朝廷——傅大人，你放心回去练兵，用得着时，我自会找你；何大人，你回京为我带一份密折，我为傅大人请调一点军晌。”

“好！下官遵命。”

孔四贞面孔忽地一沉，“青猴儿！传话刘纯良，叫戴良臣带着包衣家将都过来！”说着对傅宏烈和何志铭一笑，傅何二人对视一眼，不晓得这个莫测高深的少妇要干什么。

三四十个家将冒雨来到了正厅。戴良臣走进来，不安地看了看两个陌生人，打千儿跪下道：“奴才戴良臣率家奴刘纯良等四十三名奉命过来。给主子叩安了！”几十个包衣奴才跟着黑鸦鸦跪了一地。

“你往前站！”孔四贞目光如刀似剑地盯着戴良臣，冷笑道：好一个戴良臣，我们孔家调理出来的好奴才！你干的好事！”

“不知奴才做错了何……”

“嗯？”孔四贞冷冷一笑，背起双手逼视着浑身发抖的戴良臣，“我问你：马雄脸上的伤疤是哪儿来的，他的腿又是怎么了？”

“公主！听说是从马上……摔下来，被竹茬儿……”

“好哇，你还不肯说实话，嘿嘿，你是不是我家的家生子儿奴才？”

“是，是，奴才家侍候王爷已经三代了。”

那好，你可记得那个保儿是怎么死的么？”

“是……是装进烧……烧红了的铁笼子……”

“嗯，好记性！刘纯良，架火！青猴儿，你不是喜欢看杀人放火么？姑姑让你瞧个新花样儿！旁边的傅宏烈何志铭虽不动声色，看到孔四贞家法如此之酷烈，心里也是阵阵发寒。

戴良臣面如死灰，泣不成声地号啕大叫，急忙爬了几步跪到孔四贞脚前：“不！不能啊主子！那都是马军门他们逼我干的……我没伤吴军门一个手指头啊……求主子开恩，开恩哪！”

“哼！马军门是你哪门子主子？”孔四贞脸上毫无表情，“噌”地一声将一柄匕首扔了过去，“吴军门乃朝廷封疆大吏，奉圣命到广州牵制三藩，到任才一个月便被你们这些鼠辈杀害，叫我怎么能饶你——看在你服侍我多年的份上，允你自行了断吧！”

戴良臣说了声“谢公主！”他觉得免受火笼酷刑已如蒙大赦，便毫不迟疑地抓起匕首，一仰身子便要往下扎。

“慢！”何志铭摆手止住了戴良臣，对孔四贞陪笑道：“公主，我为良臣求个情。他虽死有余辜，但毕竟不是主谋。公主不妨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允其戴罪立功如何？”

孔四贞很欣赏何志铭的聪明，却假作沉思，半晌才道：“好吧，瞧着何先生的面子，先寄下你的狗头。你们这些包衣家将自今夜起，暂充我的卫队，仍归你带领，听到了没有？”

“扎”！戴良臣大汗淋漓，“谢主子不杀之恩，谢何先生救命之恩！”

“我问你，额驸今天到哪里去了？”

“在聚仙楼吃酒。”

“嗯！客人是谁，何人做陪？”

“回公主，请的是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琮、汪士荣。陪的人有马雄、还有……”

这突然而来的事变，使孔四贞一腔热血沸腾了起来，她不能容忍父王的部下出现邪恶之人，也再不能容忍丈夫把自己架空的行为了。她要收回父王的军权，左右贵州的局势。想到此对何志铭和傅宏烈说：“家门不幸出此不肖之人，让二位大人见笑了。二位请，改日我登门谢过。”转身又叫：“戴良臣，带我去聚仙楼！”

聚仙楼上，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举行的宴会已经接近尾声。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琮、谋士汪士荣是主客，已经喝得醉意醺醺了，还在高一声低一句地唱曲调笑，却不妨孔四贞带着家将侍卫突然闯了进来。在这里陪客的包括孙延龄在内，都是定南王爷孔有德一手提拔的将士。对王爷的爱女，对这位有着传奇经历，挂着公主、一等侍卫身份的孔四贞一向是十分敬畏的。此刻，见她怒气冲冲地走上楼来。正喝不的不喝了，正吃的不吃了。一个个惊得变貌失色，一齐站起身来，又一齐跪了下去：“不知公主大驾光临，末将等迎候不及，请公主恕罪。”

孔四贞根本不理睬他们，指着吴世琮和汪士荣说：“吴公子和汪先生见谅，夜已深了。请回驿馆休息吧。刘纯良——送客！”

二人见公主来势不善，张口就下了逐客令不敢多言，只得灰溜溜地走了出去。

“孙延龄！”

“卑职在！”

“朝廷封你为上柱国将军，命你辅佐我治理广西。你应该明白，广西自古就是边陲重地。东控闽粤，西连黔滇，山川险要，苗瑶杂居。如今这两广云贵之地，军心不定，民心不安，谣言四起，盗匪丛生，不是太平宴乐之时。你我奉命来此镇守，望你自珍自爱，辅佐我治军、安民。”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有理有节，而又客客气气，但是在座众人，谁都能听出来。公主这是要收回军权了！一个个诚惶诚恐，不敢仰视。孙延龄的傲气也被打垮了，一迭连声他说道：“是，是，是，末将唯公主之命是从！”

“唔，这就好，你肯为我，我当然也要为你，我们总是夫妻嘛。从今日起，你当好你的上柱国将军，军马操练，行军布阵还是由你指挥。不过——将校的升迁，军队的调动，以及与督府、藩镇和邻省的公事往来，军情议事，我们要商量着办；因为我不明情况，就无法上奏朝廷。你说，是吗。”

“是是是，末将遵命！”

“还有，你既然要帮我办好桂林的事，和那些乱七八糟的闲人，还是少来往为好！”

“扎！”

“传我的令，明日卯时，在行辕台集合三军干总以上的将领，由我宣读皇上圣谕，重申军令！延龄，走吧，咱们一同回府！你们大家也都各归防地吧！”

汪士荣和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琮跑到广西来，正是他们阴谋计划的最后一站。他们带着吴三桂的旨意，在三藩中游说，已经打出去了几张硬牌，要逼着康熙在撤藩的大事上做出决断。

先出场的是尚可喜。他以年迈为名，请求皇上，允许他回到辽东去养老。让儿子尚之信接替了他当平南王，镇守广东。这封奏折上去不久，朝廷议论纷纷，有说应准，有说不准，各有各的理由，但都是怕得罪了三藩，引起战事。康熙却是心里清楚，这是三藩的有意试探。如果朝廷准了尚可喜的奏折，让尚之信继承了王位。那么，平西王的王位就要由吴应熊继承；靖南王的王位也应该让耿精忠的儿子继承。三藩势力一代代延续下去，还有没有止期，再说，既然准了他们的儿子接位，又有什么理由再提“撤藩”二字呢？所以，看到几次大臣会议都未能做出抉择，康熙

觉得，这个机会再也不能丢掉了。他圣躬独断，亲自批准了尚可喜的奏折。“尚可喜退位之请照准。尚之信继承王位之说不允。”这就等于是明令撤去了一藩。

接着耿精忠也上了奏折，直接了当地提出请求撤藩归养。康熙毫不犹豫，提笔一挥：“照准。”哼，看你吴三桂怎么办？”

这一下，吴三桂可真被动了。三藩之中，两位藩王自请撤藩，而且都被皇上准了，自己便装糊涂是混不过去的。“人家都敢自请撤藩，你为什么不敢？是不是另有企图啊，”可是，他也知道，自己如果也提出撤藩归养的请求，朝廷也会同样地批准。到那时，泼水难收，再想不撤，可就没办法了。刚开始，他想拖一拖，看一看，看康熙怎样发付他这个平西王。可不料，这个小娃娃还真能沉得住气，硬是要等他吴三桂先说疾。实在没法了。只好也修了一份奏表，说自己年纪太大，身体不好，特别是眼睛又有疾。请皇上准他告老还乡，回辽东安度晚年。

这封奏折一入紫禁城，康熙马上就把熊赐履、索额图、明珠等人叫进宫来。还特别传了对撤藩最有主见的周培公，也一齐来见他。众人叩见之后，康熙赐了座。把吴三桂的奏折让大臣们传阅了。然后，胸有成竹地说：“众卿，依你们看，吴三桂是否有诚意呀！”明珠抢先回话：“主子，吴三桂这奴才，还会有什么诚意。大势所趋不得不然，他不请撤，行吗？”

熊赐履也奏道：“圣上，吴三桂这奏折里说：‘臣一旦交出兵权，朝廷即无西南之忧。’似乎是抱怨皇上对他不信任。另外，字里行间似乎还夹杂着一点兔死狗烹的悲鸣。”

“唔，你看的很准。周培公，你说呢？”

这里面的人，数周培公的官职最低，听见皇上问话，急忙跪下：“万岁，臣以为，尚藩、耿藩既然已经撤了，吴三桂当然不能例外。但是，却不能只给他批照准两个字，而要恩威并用。自请撤藩应予嘉奖，牢骚怨上，却要驳斥，以使他不敢轻视圣主，妄生异志。”

“嗯，好！你在这里，替朕拟一道旨意来。”

“臣遵旨。”周培公叩头起身，来到几案旁，略一思索，便文不加点地写了出来，双手捧着，跪呈康熙御览。康熙接了过来，只见上面写道：“王心可鉴，王志可嘉，所请照准。朕已命甘文（火昆）接任云贵总督，自能继承王志，理好黔滇。王爵高位显，与国同休，国家岂能做烹狗藏弓之事。王之虑过矣。旨到即可乘舆北来。朕当扫百花之榻，设醇酒以待。”

康熙仔细看了两遍，点头称赞：“好，写得好。有讽有劝，有警有告。吴三桂也太多心了。他那么大的功劳。荣归辽东养老，是风光排场的事嘛。只要他自己不惹乱子，朕是不会难为他的。好吧，这件事就算定了。你们都跪安吧。噢，周培公，你再留一下。”

众人辞去之后，康熙站起身来，把魏东亭叫了进来：“小魏子，朕今日心里高兴，多少天没出去玩了。你和周培公陪着朕去散散心吧。”一边说一边径自出殿走下了台阶。魏东亭和周培公也连忙跟了上来。

在乾清门前魏东亭紧赶几步凑到康熙身后问道：“不知皇上想到哪里散心？”

康熙站住了脚，回头问道：“吴应熊的家离这里远么？”跟在后边的周培公心里一惊，站住了脚步。魏东亭也吓了一跳，忙答道：“远是不远，就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万岁爷不是要到他家吧？”

“嗯，朕正是想到他家。”

周培公忙上前陪笑道：“皇上有何旨意，尽管吩咐下来。让奴才去传旨……”

“看把你两个吓的。吴应熊是个什么人物？当初鳌拜有那么大的势力，朕与小魏子他们四个也曾去闯过鳌拜府嘛！跟我去一趟吧，吴应熊也是个难得一见的人物，他的抱负，他的心胸，他的权变，他的狠毒，都不同一般。”

“那……主子更不该轻涉险地……”

“哈……”康熙仰天大笑：“他就是虎穴，岂能挡得了我真龙天子！走吧，咱们一起去闯他一闯。”

二十六 谈棋艺康熙施恩威 论时局堂主议行止

二十六 谈棋艺康熙施恩威 论时局堂主议行止

康熙皇帝带着魏东亭和周培公，要去找吴应熊。魏东亭见劝阻不下，只好依从。不过在走出乾清门时，又带上了狼谭，还叫了几十名侍卫，换了便衣远远地跟着保护，这才回来备马。一行四骑自西华门出了紫禁城，放马直趋宣武门。时值深冬，天情气寒，枯树插天，马蹄踏着冻土得得有声。久不出宫的康熙深深呼吸一口清冽的空气，笑问周培公：“怎么一街两行人家都是砧板响？”

周培公在马上摇摇头说道：“奴才不知。”

魏东亭却笑道：“培公是南边人，当然不知道。今天冬至，不大不小是个节气，——家家都在剁肉馅包饺子呢。”

康熙宽慰地笑了。老百姓过节都能吃上饺子，不能不说国事政局已渐趋兴旺。前两年这个时候出来，到处都是讨饭的、卖唱的和插着草标卖孩子的。这才两年多的时间，大街上五花八门都有了，三十六行虽不齐全。却也都粗具规模，像个兴旺的派势了，南方若无战事，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几年之间就会再变一个样儿。他才十八岁，能做多少事情啊！想着想着，康熙的心里一阵阵发热，正要说点什么，身边的狼谭在马上扬鞭一指道：“主子，吴额驸的府邸到了！”

君臣四人来到门前，门上人要去通禀，却被康熙止住了。便由门上人领着，经过窄窄的通道直向后堂。这通道幽暗阴湿，苔藓斑驳。魏东亭和狼谭一左一右按剑从行，简直像架着康熙走路。康熙也觉得这座府邸修得实在古怪，很怕从哪间黑洞洞的房子里突然窜出人来。只有周培公似乎并不介意，大摇大摆地跟在后边，每过一个夹道，还要好奇地顾盼张望一下。

来到后堂，那个长随进去张望一下，出来笑道：禀知爷门，额驸不在后堂，必定在花园好春轩，容奴才前去通报！”

魏东亭仍不让通报。这个院落太古怪，不见到吴应熊，不能让这人离开。便笑道，“还是一齐去吧！我们主子爷与额驸熟识得很，根本用不着那些个客套。”

那长随一笑，便带他们往花园里来，边走边说：“这是前明周贵妃堂叔周延儒的宅邸。里头太气闷，额驸常在后花园好春轩，到夜间才过来住。”

出了月洞门，顿觉豁然开朗，迎门便是两株疏枝相向的合欢树，中间一条细石砌花甬道，一直向前，又是一座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四周散置着一二十个盆景。园虽不大，却布置得错落有致。若是春秋天，到这里来读书下棋是很有意思的。

魏东亭根本无心看景致，他一直在观察着四周的形势，见吴应熊正和一个人在下棋，在一旁见战的是在内务府掌过文案的郎廷枢。

郎廷枢远远瞧见四个年轻人缓缓走来，又见吴应熊毫不理会地低头下棋，忙用手指划着棋盘低语说道：“额驸，皇上跟前的小魏子来了。”其实吴应熊早已瞧见，手抓着棋儿故作沉思，听郎廷枢这一说破，头也不回他说道：“老熟人了嘛，何必客气？”

“额驸好雅兴啊！”

吴应熊突然抬头：“啊？皇上！”他忙丢下手中棋子，离座跪下叩头：“奴才吴应熊不知龙趾降临，未能接驾，伏乞万岁恕罪！”

康熙满面春风，一把扶起吴应熊，说道：“你这就不对了。朕这是随便走走，怎么会怪你

呢？起来，都起来！”说着便打量那个和吴应熊下棋的人。只见他布衣毡帽，气宇轩昂，双眉高挑，目光闪闪，不禁暗自诧异：小小额驸府中竟养着这样一个人物：“嗯，那位观战的听小魏子说是郎廷枢！这位叫什么名字？”

听见康熙问到自己，那个人忙跪下叩头：“回万岁，奴才乃平西王吴三桂标下副将皇甫保柱！”

“哦，保柱！是那位打虎救主的将军么，忠勇可嘉！”保柱见康熙衣着朴素，举止谦和，早已暗暗赞佩，却没料得康熙连这些事都一清二楚，不禁一愣，忙又答道：

“谢圣上夸奖，正是末将！”

“好好好，哎——你们接着下你们的棋！朕在一旁观战——狼廷枢、魏东亭、还有狼谭、周培公——来，我们观棋不语，坐看你们龙争虎斗！”

这盘棋已下到中盘，激战正烈。照棋面儿上瞧，吴应熊志得意满，胜势已定。保柱显得有些沉不住气。康熙还没看出眉目，周培公却微微摇头叹息。

吴应熊没有说话又在棋盘上投下一粒白子。保柱虽跟伍次友在袁州学过几招，毕竟初学好杀，没过多久，就已露出了败相。他知道求胜无望，便起身笑道：“世子不愧国手。保柱全军复没，甘拜下风，不敢言战了！”

吴应熊一笑说：“啊，哪里，哪里。你的棋艺看来也是受过高手指教的。病在求胜心太切，杀心过重，则反失先手。”说罢看了康熙一眼，脸上不无得意之色。

周培公心高气傲，刚才因康熙有话便守定了“观棋不语”的宗旨，此刻，见吴应熊咧着厚嘴唇，一脸的得意神色，心里便微微上火，轻笑一声道：“吴君，棋道渊深，岂在口舌之间，皇甫先生这棋是他自要认输。就眼前盘上战局，胜负属谁尚未可知呢！”

“哦，”康熙虽也觉得吴应熊刚才的话似乎暗含深意，听周培公这样一说，突然来了兴致，想鼓动着周培公教训一下这个狂傲的吴应熊。便转脸问道，“如此局面难道还能扳回？”

周培公说：“吴君的棋势败局已定。可惜的是保柱先生审局不明。”

吴应熊觉得这书生实在狂妄得没边儿，咽了一口唾沫笑道：“啊，如此看来，你定是国手了，那就请周先生接着下！不才也可借此请教。”

周培公没有应声却抬头看了看康熙。

康熙笑道：“你这奴才既出此狂言，还不赶紧应战？”周培公这才告罪入座与吴应熊战了起来。刚开始，还看不出眉目，慢慢地，棋盘上的形势可就大变了。只见周培公把一颗颗棋子，随手罢去，看似漫不经心，却是每一步都暗藏杀机。而吴应熊呢，渐渐地由趾高气扬变作低眉沉思，由手足无措又变为疲于应付。大冷的天，他的头上竟然冒出了热气。到了这时不要说粗通棋道的康熙，连对下棋一窍不通的狼谭也看出来，吴应熊已经全盘崩溃了。

康熙心中高兴，见周培公兀自提子攻取吴应熊最后一块角地，竟像是要让白棋荡然无存。又见吴应熊满额是汗尴尬万分，忙笑道：“算了，算了，周培公你也要留有余地么？”

周培公笑着起身：“世子见谅，周某得罪了。”

吴应熊气得脸色发白嘴唇乌青，过了好大会，才回过神来：“周先生果然是一位棋道国手。我失敬了。”

皇甫保柱佩服得五体投地。康熙高兴得合不拢嘴。今日这一战实在吉利，此刻如在皇宫，他立时就要赏赐周培公黄金了。

周培公拱手一礼，对吴应熊说：“额驸，看来，您的失利，也是因为‘杀心太重’啊！”棋道合于人道，人道合于天道，不能轻启杀机。你如平心对局，合理合情，尽人事而循大道，何至于就输得这样惨呢？”

他虽然说得十分冷静，在吴应熊听来，却句句都是刻薄讥讽，心头不由火起，浅笑一声说道：“聆听高论，顿开茅塞。不过据愚见，天道也好，人道也好，归根还要看谁的心谋深远。谋

得深，算得远，便胜；谋略浅，算步少，便不胜，所以兵法才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这也就是常人们所说的人定胜天。”

“人定胜天是小，天定胜人乃大；不顺天应情便是因小而失大！吴君，不可自信自误啊！”周培公理直气壮，侃侃而谈。吴应熊知道自己决非他的对手，便突然转了话题，把周培公撂到一边了：“唉呀，咱们只顾说天了！万岁爷亲临蜗居，连杯水也没有奉献，奴才实在太粗心了！”却听康熙说道：“哎——不必了，朕今日出来闲逛，随便到这里瞧瞧，想问你一件事——你父亲这些年身子骨儿究竟如何？”

皇帝问到父亲，臣子是必须叩头的。吴应熊忙跪下叩头答道：“奴才父亲常来家书。这三四年他身子越发不济了，有昏眩的病症，眼疾也很重。文章是早就不能读了。上次跌倒了，几乎中风，好容易才调养得好了一点儿……”

康熙听了沉吟良久，又道：“既如此，上次赐他老山参倒不合用了。你明日到内务府领十斤上好天麻寄回去。告诉你父亲就说朕说过的，人参断不可轻用。”吴应熊连连叩头，颤声说道：“万岁待臣父子恩深如海，三生难报！”

“不要这样。有些事朕一下子给你也说不清楚。你父亲送来了折子请求撤藩，朕已经批下去了，照允。大臣中有人以为平西王不是出于真心，你父亲那边也会有人疑虑——这些话诏书里是写不进去的，可是要传到云南，广西、福建就很不好。”

吴应熊听了好以芒刺在背，找不出话来应对，只是连连叩头。

“其实这些都是小人之见！朕自幼读书，就懂得了‘天下为公’。昔日不撤藩为防南明小丑跳梁，今日撤藩是为百姓修养生息。你父亲过去功高如山，如今又自请撤藩，这样深明大义的贤王到哪儿找去？当初你父亲从龙入关，朝廷曾杀马为誓，永不相负，人以信义为本，吴三桂不负朝廷，朕岂肯做不义之君？”

康熙说得情真意切，又句句都是实言，连郎廷枢和保柱也暗暗寻思，皇上说得多好啊，王爷是不是太多心了，正思量着，康熙好像在回答他的疑问，又道：

“朕就是掏出心来，怀着异志的人，也未必肯信。若论大义，你是朕的臣子；若论私情，你是朕的姑父。咱爷们在这过过心，你写信把这个话传给你父亲，叫他拿定主意，首先不要自疑，更不要听小人们的调唆。又是煮盐、又是冶铜的，朕看大可不必。你说是吗？”

“是！主子如此推心置腹，奴才和家父当以死报效！”

“你在京时间太久了，这不好。倒像朕扣你作人质似的，你说是么？”

“是——啊，啊，不，不是！”吴应熊胸口怦怦直跳，苍白的嘴唇蠕动着，慌乱得不知如何回答好。

周培公和魏东亭听康熙的话音，好像要把吴应熊放回云南去，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怎么能行呢？可是此时此刻却不能打断康熙的话，更不能表示反对，急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康熙却自有打算：“吴应熊，你不要胡想乱想。你是堂堂额驸，皇亲国戚，怎么能是人质呢，说这话的人。朕真不知他是何居心！朕是滥杀人、乱株连的昏君么？鳌拜犯了多大的罪，朕都没有杀，他的四弟还照样升了官！你是朕的至亲，又是长辈，朕能忍心下手害你吗？”

“你父亲身子不好，你做儿子的，应回去看看，这是人之常情嘛！现在这都不难办了。朕在辽东给你父亲好好地盖一座王宫，你就回去侍候，尽了孝，也堵了小人的嘴。什么时候想进京玩玩，想出去走走，告诉朕一声就成。天下之大，你们没去过的好地方多着呢！”

魏东亭和周培公悬在半空的心放了下来。可是，吴应熊被鼓动起来的热情也迅速冷了下来：“是，奴才遵旨。”他心里又气又恨，用眼睛瞟了瞟躬身侍立在旁的皇甫保柱和郎廷枢。

皇甫保柱和郎廷枢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他们不敢肯定康熙的话没有假的成份，但贵为天子，万乘之君，亲临这个府邪，说出这番话又句句入情入理，即使有假的，也是劝人为善，有什么不对呢？好好与朝廷共事，也没有坏处呀！

他俩正在想着，忽听康熙又说话了：“你在这里不要听别人的闲话。写信给平西王，告诉他，钦差就要去了。一定要办得朝廷满意、三桂满意、百姓也满意。我们君臣要齐心协力，共同治国安民，假如拿错了主意就会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好了，朕要回去了。”吴应熊连忙叩头送驾。回过身来，才发觉自己贴身小衣全被汗湿透了。

走到寒冷的大街上，周培公笑着向康熙说：“万岁刚才几乎吓煞了奴才。臣还以为真要放额驸回云南呢！”

“哼，我的话，是诈道也是正道。这和下棋的道理是一样的。你回去传旨，兵部和你们巡防衙门的司事官员明日递牌子进见，再议一下长江布防的事。”

“扎！”

带着康熙交付的特殊使命，小毛子加入了钟三郎会。他一进来，就受到杨起隆的另眼看待。杨起隆知道，这个小毛子具备了王镇邦、黄四村和阿三这些人难以达到的条件：年纪小、手面大、熟人多、机伶聪明而且见多识广。内务府的黄敬又传过话来说康熙仍有起用小毛子的意思。经过几番考验之后，杨起隆召见了小毛子，而且一出手便赏了他二百两生金饼子，还吩咐李柱，小毛子这条线他要和李柱亲自掌握，和黄敬各干各的，不要互相勾结。小毛子很快便成了钟三郎总香堂里的红人。

今天，小毛子又来到鼓楼西街周府，报告了吴三桂自请撤藩和皇上去吴应熊府里下棋这两条最新情报，这一下又在周府引起了轰动。焦山、朱尚贤、张东、陈继志和史国宾几个人都在窃窃私语，估量着即将变化的形势，又围着小毛子七嘴八舌地盘问细节。小毛子俨然成了中心人物，脸上放着光，坐在木脚踏子上说得眉飞色舞，唾沫星儿四溅。就在这时，杨起隆迈着方步从里边走了出来。李柱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大声说道：“少主儿来了，跪拜！”十几个人听到这一声，都转身跪了，轻声呼道：参见“千岁！”

“都起来吧，随便坐着说话，以后只要不请神，不开香堂大会，我们就不要弄这些规矩。”说着走到小毛子跟前，和颜悦色地问道，“这都是机密大事——你怎么晓得呢？”

小毛子麻利地打个千儿起身道：“回少主儿的话，奴才的朋友多嘛！”

杨起隆坐回到椅子上，把折扇张开看了看，转脸问焦山：“焦山，你怎么看这两件事？”

“回少主，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朝廷害怕用兵，又不甘示弱，想太平了结三藩。”

“我看康熙是想去摸吴应熊的底儿，他心里不踏实！”说话的是“阁老”张大，年纪虽老，嗓门儿却很大，声音很脆。

杨起隆眨了一下眼睛，他最耽心的便是“太平了结”。无乱可乘，钟三郎百万会众便是乌合之众，能派什么用场，沉思一会使用目光询问他的军师李柱。

“焦山说得有理，朝廷当然不愿随便动兵，不过是作一点试探。”李柱目光深沉地扫视着众人，深沉他说，“最关紧要的不是猜他们在想什么，而是要看他们在做什么？现在朝廷在热河、辽东、内蒙练兵，人数总共有三十五万。又花十万内库银，请了个西洋人造红衣大炮。青海、蒙古到塞内的通道都设了卡，一律不许地方官乱征马匹，而朝廷自己征的马却比往年多出一倍，征粮也比往年多了三成……吴三桂那边虽然难处更大，但备战的事也干得更凶，马匹从西藏那边源源征入，兵额又增加了十三佐……。针尖对麦芒，这就是眼前的势态。耿精忠请撤藩，准了；尚可喜请撤藩，准了，只一条让尚之信承袭王爵却不准；吴三桂的奏折里语带牢骚，照样准了——这就是气魄、胆识，不能不佩服这个小满挞子！”

“照军师这么说，眼下康熙的撤藩，是打了个胜仗喽？”

“哪里，哪里，早着呢。吴三桂兵多将广已经准备三十年了，他能善罢甘休吗？这个仗，是非打不行了！可是，康熙明一套，暗一套的，又是下旨，又是去看望吴应熊，如果吴三桂不敢再动了呢？”

“嗯，有理。朝廷若恩威并用，软硬兼施，吴三桂也可能软下来。所以我们不能坐等，我们

要想个办法把吴三桂逼上梁山。”

焦山点头道：“军师这些话说得好，我们可以替吴三桂操操这个心。叫我说，在宫内放毒，杀了康熙，就说是云南人干的。这样，吴三桂想不干也不行了。”

王镇邦听着心里突突乱跳，他很担心把这样的差使派在自己身上。正要寻个遁词回避，小毛子却忽然大声道：“这种事在宫里干，没门儿！你们不是太监，不知道这里边的厉害：这不，王镇邦、黄四村都在，问他们谁敢干？皇上跟前的人一个个比鬼都精！又想杀皇上，又想栽赃给别人，想得好。这事儿呀，你们甭找我，谁不想活了谁干去！”

小毛子的话刚说完，就听门外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不速之客听你们议论多时了！”众人吃惊之余抬头看时，来人正是吴应熊。

二十七 密行踪明令换信牌 勤政务夤夜读奏章

二十七 密行踪明令换信牌 勤政务夤夜读奏章

就在杨起隆和钟三郎会的人秘密策划，要毒死皇上，嫁祸给吴应熊的时候，吴应熊却忽然闯了进来。一阵冷笑之后，他昂然走到杨起隆身边。翘起二郎腿坐下，掏出烟袋抽了起来。随在他身后的，是一位彪形大汉，身挂宝剑，气宇轩昂地站到杨起隆和吴应熊之间，威风得像一尊护法天王，摆出了随时可以保护吴应熊、擒拿杨起隆的架势。这个人，就是有名的打虎将皇甫保柱。

一时间，惊得众人瞠目结舌，连一向机灵的杨起隆和足智多谋的李柱，都不知如何是好了。周全斌是这座宅子的主人，眼见气氛尴尬紧张，忙上来应酬：“朋友们只不过在无事闲谈朝局麻！额驸大人何必当真呢——看茶！”

“你们是闲谈，我也是闲谈，不过话说在前边，我这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既不要别人代劳操心，也绝不肯代人受过。哼哼，杀掉皇上，嫁祸吴家，我们就那么容易受人欺侮，”

军师李柱在心里暗暗琢磨“吴应熊一向深居简出，怎么今天突然一反常态，冒着风险来闯钟三郎香堂呢，其实，李柱不知道，吴应熊出窝，是让康熙逼的。昨天，康熙忽然驾幸额驸府，说了一大堆规劝、勉励的话。吴应熊都没听进去，却只记住了一点，就是，吴三桂不撤藩，不到辽东老家，朝廷就不准他们父子团圆，他吴应熊还得乖乖地在京城里当人质。眼见得朝廷撤藩诏书已经发出，料想父王起事只在旦夕之间，而只要父王一动手，他吴应熊立刻就会被朝廷锁拿，就会人头落地。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父王举事之前，逃出京城。可是，吴应熊也知道，自己身为额驸，又是吴三桂的长子，公开逃不行，靠保柱一人保护，也难以混过万水千山，唯一的办法，是借助钟三郎香堂，只要杨起隆传旨马上起事，他定可乘乱出逃。但是，自己和杨起隆之间，一向是同床异梦，各打各的算盘。要让杨起隆帮忙，软术不行，硬拼也不行。必须镇之以威，再诱之以利，才能达到目地，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带着皇甫保柱来闯钟三郎的总香堂来了。

李柱不愧为杨起隆的军师。就这么一问一答之间，他已经镇定了情绪，而且抓住吴应熊话里的破绽，发起进攻了：“哼……世子雄才大略，老谋深算，我我等十分敬佩。却不知你这位堂堂额驸，王爷世子，为何要屈驾来此，莫非有什么要务要与我们钟三郎香堂商议吗？”

“不错，李先生刚才对眼下形势的高论，吴某也听到了，确实是一针见血，字字中肯。只是你们刚才商议的那个办法，却有点太损了。咱们还是不要自相残害才好。要知道，没有我们的支持，你们是成不了气候的。”

“何以见得呢？”

“家父平西王，握藩镇，拥重兵，雄居西南二十余载，兵精粮足，猛将如云，号令一出，四方响应，你们，哼……”

杨起隆突然打断了吴应熊的话：“什么平西王？不要忘了，你父亲是我大明的平西伯！放着我这朱三太子在此，你们难道要自立新朝吗？”

“哈……，朱三太子，朱三太子，好吧，就算你是朱三太子，就算你有百万信徒，牛街清真寺一仗，不才已经领略过你们的实力了。要说，你是天皇贵胄，风子龙孙，也没人敢不信。可是只要家父起兵，找出百八十个‘三太子，算什么难事，话又说回来，眼下，能协手起事者，家父与杨兄而已。如今兵马未动，先在这里高论什么新朝，明朝，岂不惹有识之士笑掉了大牙吗？嗯？”

李柱心中暗暗吃惊，他一向瞧不起吴应熊，背后也常骂他是个“莽熊”，今天的交锋，才使他认识到，这个家伙的城府之深，和用心之刁。他见吴应熊在后边的话里留了余地，便趁坡下台阶，顺着话音开言了：“好好好，世子大才高论，果然不同常人。眼下，你我两家都有难处，自应和衷共济，同心同德才对呀。”

杨起隆也无意说下去，他关心的是吴应熊来此的真正目的！“请问吴先生，令尊的心思到底如何呢？”

吴应熊狡诘地一笑：“家父尚未来信，不过诸位放心，家父决不会束手待毙的。”

“那么，吴先生你自己怎么打算呢？”

吴应熊避而不答：“你们刚才说的给康熙闯点乱子，我赞成；栽赃，可不是上策。最好是贵堂迅速集结兵力，骚扰京师，让朝廷无暇南顾，家父即可乘势起兵，平定南方，这样，你我南北呼应，会师中原，共图大业。”

“那么，吴世兄身为人质，令尊义旗一举，你当何以自处呢？”

“光复汉业，是你我共同心愿，吴某生死何足道哉！”

此言一出，杨起隆明白了。啊！闹了半天，说的天花乱坠，原来是让我们闹乱子，你好乘乱逃脱呀。好吧，送给你一颗定心丸：“吴先生，既然是两家通力合作，我们也是信义之人，岂能让公子独自赴难？你出京之事，包在我们身上了。”

“多谢杨先生，吴某若要离京，自有良策，不劳费心！”

李柱见吴应熊还在充硬，便紧盯着问了一句：“怎么，世子不相信三太子的话吗？”

“岂敢，岂敢，诸位都是信义之人么？”

杨起隆忽然哈哈大笑：“哈……，人说曹操多疑，我看先生不亚于当年的曹阿瞞！”说着，从怀中取出一面银牌，郑重交给吴应雄，说道：“这是我会十二面信牌之一，送你一面！拿了它，各处钟三郎会众都会保护你的，又有这位威风凛凛的打虎上将随身侍卫，还怕不能安全脱身？”

“哈……杨先生真有龙种的气度！”吴应雄笑着站起身来，也从怀里取出一面银牌递给杨起隆，“我早已仿造了一面。不然，今夜哪里能闯入你这密室？这个假的你拿去，十二面变成了十三面，哈哈……”又转身对李柱说道：“李先生，我刚才说过了，不要为我多操心，赶快动手才有出路。好了，在下告辞。”说罢，带着皇甫保柱扬长而去。

杨起隆看着他们出去，“啪”地将假银牌摔在桌子上，冷笑着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传令，一切信牌全部作废重造。眼下一律暂用暗语联络。”

李柱又加上一句：“这个吴应雄，决不能让他回到云南！各路香堂，一经发现，立即锁拿！”

一场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飘向城头，飘向巍峨连绵的宫殿，也飘向烂面胡同的茅屋草舍。整个京城笼罩在一片洁白之中，仿佛是没有贫富，没有贵贱。但就在这银装素裹的世界里，有人煮酒论诗，有人却啼饥号寒，那境况是绝不相同的。

此刻，周培公的心境就很复杂。他在烂面胡同的雪地里，已经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了。他的头上、身上落着厚厚的一层雪，而心里，却是一阵发热，一阵发冷。

自从前年在阿琐的小摊上，吃了一碗热豆腐脑，两个烧饼，又受了小琐一簪一钱，他的心，就从未平静过。他来过许多次了，要寻访这个姑娘却都没能见着，直到半年之前，才辗转打听到她的地址。来到门口，正碰上出来的小琐。小琐先是一楞，又马上行礼：“民女阿琐，拜见周大人。”

“周大人！阿琐，在你的面前，我永远是穷书生周培公，怎么，你不出去摆摊了。咳，”我早该来的，只是……”

“周大人，民女住的这地方太偏僻。也太杂乱，不大好找。我爹病重了，我得在家侍候他老人家，所以……倒让周大人费心了。”

“啊，老人家是什么病，请了大夫了吗？让我进去看看。”

“不不不，周大人，里面又黑，又脏，寒碜得很。”阿琐站定在门口，说什么也不肯让周培公进去。周培公抖擞着手，掏出一张五十两的银票递过去：“姑娘，请拿上，给老人家请个大夫，抓点药。”

“不不，周大人，我……我。”

“唉……我没有别的意思，当年我落难京师举目无亲之时，是你好心救了我。此恩此情，周某终生难忘，更不是这区区五十两银子所能报答的。你先拿着，我回去找一处房子，再来接你们父女，咱们一起，共度难关吧。”

可是，当周培公找到住处，再次来到小琐门前时，这一家却不见了。这一带住的大多是逃荒要饭的饥民，或临时到京城里找活干的穷人，很少有固定的住户。谁家搬来，谁家搬走，也没人去问过，竟是问不出一一点消息。

周培公暗暗悔恨没有对自己的恩人多给一点帮助，也深深敬佩这位姑娘，虽然家境贫苦，而品德高尚，宁肯卖身为奴，也不肯低头求人。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阿琐，报答那一粥一饭，一钱，一簪的大恩。所以，只要衙门公事一办完，他总要徘徊在烂面胡同附近。今日，虽然大雪飞舞，天寒地冻，他也不例外，可是，他又一次失望了。当他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巡防衙门时，图海骑在马上，正在门口焦急地等着：“培公，你怎么才回来？快，圣上有旨，传我们进见呢。”

周培公进去换了袍服出来，和图海并辔走在大街上。图海转过脸来笑着说：“培公，老实告诉我，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小琐了。”

“唉，还是无缘哪！”

“别发愁，明儿个，我叫顺天府帮你查一查。”

“多承军门关心，不过，这件事我想还是自己去找更合适，不惊动别人。更不想传扬出去。”

“嗯，为什么？”

“阿琐人穷志傲，施恩不望报。我觉得，自我蒙圣恩得官之后，她象是一直在躲着我。”

“唔，这个琐琐也真怪，既然钟情于你，又何妨一见呢？”

“不不不，军门不要误会，阿琐姑娘对我有恩是真，私情是说不上的。我苦苦地去找她，是不想让她受穷，更怕她遭了歹徒的暗算。”

“好，点滴之恩，涌泉相报，你不失大丈夫本色。她呢，是个有志气的女子，你们风尘知己，以后留心访查吧。”

周培公无意再说下去，便改口问道：“军门，天这么晚了，圣上还要召见，有什么急事吗？”

“嗯，我也说不准，大概还是京畿防务上的事吧。听说，吴应熊和那个杨起隆勾结在一起

了，是不是要马上剿杀他们。”

“ 嗯——恐怕不会。诛杀他们易如反掌，但是，此时动手，把吴应熊拿下，恐怕更会激怒了吴三桂。主子想得深远，不会这样做的。不过一直把他们留着，也是一步险棋呀。”

“ 好了，咱别瞎猜了。快走，让主子等着不大好。”

二人快马扬鞭来到右门口。熊赐履、索额图、明珠已经等候在那里了。他们也是奉了皇命来的。五人一起，递了牌子进去。太监出来传旨，叫他们到养心殿见驾。

一行五人刚在殿门口跪下，就听康熙在里边高声说道：“ 快起来吧，大冷的天，都免礼了。熊赐履有岁数了，更可以免礼！”

待他们进来，康熙又是赐座，又是赐茶，还兴高采烈他说着：“ 好一场大雪呀。麦盖三床被，枕着馒头睡。明年又是个丰年！”

看到皇上如此高兴，又加上殿内暖和，五个人都觉得心里暖烘烘的。又听康熙吩咐：“ 魏东亭，你带着人到殿外侍候，闲人一概不许入内。今个朕要给你们派个硬差使。”

一边说，一边指着龙案上二尺多高的一叠文书：“ 朕自即位以来，从没有积过这么多的案卷。这里边礼部、刑部、户部的都有。你们分头去看，批过了朕再过目，然后由周培公再抄写出来。我们君臣几个坐他个通宵如何？办不完明晚再办！”

熊赐履听了笑道：“ 皇上勤政原是好的。这么点案卷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不妨让臣等先看了，写出事由、批复节略，主子再看就省劲多了。主子只管安睡，明晨五更臣等办完了再惊动圣驾。”

康熙一笑，也不答话，自取了一份去批阅。周培公挽袖磨墨预备誊缮。这四个人对视一眼，忙都各取一份回座。掌灯的宫女在各人面前又添一支大烛，康熙身后比别人多加了两盏宫灯。殿中刹那间静了下来，只听见翻纸声。

大约到二更末，五个人才各自批完。熊赐履、明珠、索额图和图海陆续轻轻起身，悄悄将案卷送回原处。康熙将自己批过的公文交给周培公：“ 该你忙了。让他们几个先打个盹儿，朕若有疑问难决之处，再把他们叫起来商议。” 说着，便拿起熊赐履等人批过的公文，仔细审着。

大殿上又沉静下来。只有康熙和周培公一个目不停视，一个手不停写。其余四个哪敢“ 假寐”，端坐在一旁注目康熙。大家心里都很感动，康熙的勤政，早就听太监说过，自己平日也有感受，可是没有想到，他竟如此丝毫不苟。熊赐履不禁暗想：“ 就是唐太宗那样最勤政的帝主，也未必会做到如此励精图治！”

忽然，周培公离案而起，捧着一份康熙批过的公文走上来说：“ 万岁，奴才今夜誊缮的案卷，已有七府免了钱粮，这可是个中等省份了。以奴才愚见此类事眼前还不宜过宽。”

康熙听了没有马上回答。看来他的内心十分矛盾，喝了一口茶，才慢慢说道：“ 朕并非沽名钓誉，恨不得天上掉下几库粮食来才好。但眼见春荒将至，百姓总得有充饥的东西才行啊，有吃的便有法度，不然，会出更大的乱子——百姓，是不能得罪的！”

因为夜深人静，君臣间的这些对话，在殿外值勤的魏东亭等人，听得清清楚楚。魏东亭心中不由一热。猛然间，一个人影从养心殿房脊上落了下来。这个人轻功极好，落地之时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只见他身披白色斗篷，借着积雪的掩护，一动不动地伏在那里。魏东亭浑身汗毛倒竖，大叫一声：

“ 大胆野贼，竟敢入宫行刺！拿下了！”

二十八 感忠良义释打虎将 蓄叛奴密遣下毒人

二十八 感忠良义释打虎将 蓄叛奴密遣下毒人

夜半时分，康熙正和几位大臣议事，守在殿外的魏东亭突然发现，一条人影从房上跳下，悄然无声地落在雪地上，伏在那里一动不动。魏东亭大叫一声：“大胆狂徒，胆敢入宫行刺，来人，拿刺客！”

守在门外的侍卫们“唰”地一声，一齐拔出剑来。驽驴子一个箭步跳到当院，预备厮杀。狼谭和穆子煦却飞身一跃，上了台阶封住殿门高叫道：“圣上不要慌，有奴才等护驾！”守在垂花门日的十几个侍卫“砰”地一声将院门关死。然后挺刀而入，将养心殿护得严严实实的，紧紧盯着那伏在雪地里的刺客。自大清开国以来，刺客入宫行刺的事，这还是头一遭。侍卫紧张，殿内君臣六人也被外面的动静惊呆了。康熙的心头突突乱跳，好半天，才镇定了下来。离开御案向殿外走去。熊赐履等急忙上前拦阻：“陛下，保重圣体，不可涉险！”

“走开！我大清以武功开业。祖宗驰骋于百万军中，尚无惧色。朕在深宫大内，侍卫环列之中，难道还不敢见这小小的刺客吗？”他推开众人，大步跨出殿门。

那个伏在地上的刺客，见康熙走来，连连叩头，口中高呼一声：“万岁！”魏东亭和周培公心中一动：“啊，怎么是他，康熙也听出来了，他吃惊地问：“噢，是保柱啊。怎么，你是来行刺朕躬的吗？深宫高墙，侍卫如林，又下着大雪，你好一身轻功啊！”

魏东亭和众侍卫见皇上出来，刺客又露了面目，更是紧张，早在康熙面前，排成人墙。但是皇甫保柱听了康熙的话，却忽然放声大哭，一边哭着一边将怀中利刃，袖里飞镖，还有匕首挠钩，全都掏了出来，抛在雪地上：“圣上，皇甫保柱枉为七尺男儿，有眼无珠，不识圣君，却错投了奸雄，做出误国害民之事，愧见圣颜。”他一边说，一边拾起刀来，横在颈下：“今日，罪臣愿将一腔热血洒在圣躬驾前，以赎罪愆。”

“慢！”康熙大叫一声，“朕还有话呢，你听完再死不迟。”皇甫保柱抬起头来。睁大了眼睛看着康熙，殿前众人，也都屏息静听，“你自称是七尺男儿，烈烈丈夫，既有报国之志，又知错投了梟雄，为何不肯改弦更张，将功补过，却非要作出脂粉女子之态，凡夫俗子之相，这难道是大丈夫本色吗？”

皇甫保柱泪流满面，连连叩头哽咽着说：“皇上教训，罪臣铭记在心，并下情向皇上奏明。魏军门，请过来绑了罪臣，好入殿见驾请罪。”魏东亭正要过去动手，却听康熙大喝一声：“虎臣，退下。”说着，走下台阶，双手扶起皇甫保柱，驾着他向殿内走去。可是，一进殿门，皇甫保柱却挣脱了康熙，伏在地上，叩头出血，嚎啕大哭，再也拉不起来了。

熊赐履感慨万千，侍候着康熙在龙床上坐定，又走到保柱身边劝道：

“皇甫先生，刚才皇上的话你要好生想想，你今日横死阶前，固然也算舍生取义，但元凶首恶俱在，天下祸根未除，撒手一去，算不得尽忠啊！”

“大人说得是。”保柱颤声道。今夜发生的事，他一直觉得似乎在噩梦中，此时才清醒过来。他知道，死，固然是不值得，没价值的，但如果不死。又怎么活着出去见吴三桂呢？

康熙似乎猜中了他的心思，一笑说道：“你休要恋吴三桂的恩，他那些虚仁假义只能收买血勇之徒的心，真正品德端正的人是不会永受欺骗的，他不过是一具只会用金钱美色、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行尸走肉！前天在吴应雄那里，朕一见到你，便为你感到惋惜。”

这些话在保柱听来，句句情真意挚，比自己方才抽刀自刎时康熙急切中说的，更加亲切温馨。保柱心里涌上一阵似酸似甜的热流。他止住了眼泪，供出了此行的目的。

吴应熊派他夜闯禁宫，并不是要行刺康熙，而是要盗取金牌令剑。现在，吴应熊的手中已经有了朱三太子送的银牌，再有这件东西，回云南一路上便可以畅通无阻了。但吴应熊做梦也没想到，曾在虎口中救过吴三桂的皇甫保柱，此时此刻的心境，想法已经和离开五华山时有了极大的

变化。自从安庆和袁州两度与伍次友相处，保柱已觉察到自己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头。像伍次友这样品行端正的读书人，而且也是汉人，受尽了折磨苦难，仍旧心无二念地效忠康熙，这是为什么呢？开始他总用伍次友是皇帝的老师来自慰自解，但一路查访下来，不但读书人，就是山野樵父、农夫商贾，也无不称颂康熙的德政，而自己的恩主吴三桂竟像狗屎一样没人理睬。保柱心中便更加疑惑：自己这只鸟是不是错站了树枝儿？那一天，皇上驾幸吴应熊的府邸，皇甫保柱见到了康熙。这位青年皇帝的聪明睿智，他的豁达大度，他的从容不迫，他的远见，他的魅力更深深地打动了保柱。

今天晚上，他按照内务府黄敬提供的情报，先到了乾清宫，但是那里灯火通明，戒备森严，一时间很难下手，便又飞身来到养心殿，靠着一身白衣的掩护，趴在殿角房顶上，偷看了一个多时辰。有关康熙如何昼夜勤政的事，外边也有传言。但今日一见，不由得保柱不动心。尤其是听到康熙关于免征赋税，让百姓度过春荒的话，更使他心动，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位好皇帝呢？

他趴在房顶上想了很多很多。吴三桂在五华山，酒酣耳热之际，将大盘朱玉、满箱金银倾洒到地下，让歌伎、侍卫们都去争抢，自己却和姬妾在一旁鼓掌大笑，这种行为与康熙比起来，连猪狗也不如！保柱真痛悔呀，自己许身匪类，犹以国土自居，比起殿内殿外，漫漫风雪，茫茫冬夜之中，辅佐护卫皇上的大臣、侍卫们，他更感到无地自容。所以，便毅然决然地跳到院子里，想在皇上面前表明心迹，一死了之。

听完皇甫的话康熙久久沉思不语。他喜爱保柱的武功，更喜爱他的爽直真诚。他在想，对皇甫保柱这样的人，应该怎么用他呢？留在身边，显然会让吴三桂多心；放他回去吧，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万一露了破绽，就会有杀身之祸。皇甫保柱似乎是明白了康熙的意思，开口说道：“如果皇上能放心，我还想回到吴应熊那里去。”

“嗯？那是有危险的，你知道吗？”

“知道。但是，保柱身无寸功，用什么报效明主？看吴应熊的意思还有下一步棋，皇上在他跟前有个人到好些。听说太监里边有不少人是钟三郎香堂的会众，其中还有几个和吴应熊有来往。皇上一饮一食、一行一动都要当心！”

康熙心里打了个寒战，这正是他最关心的事，也是他派小毛子打进去的原因：“好吧，难得保柱将军如此忠义，就依你之言吧。不过，回去之后，觉得为难的事不要勉强办；不是必要的事，也不要报。有急事就去找魏东亭好了。”说罢，回身进了西阁，从一只金漆盒子里取出一面金牌令箭。笑道，“你不是来盗这个东西的么？总不能空手回去——拿了！”

“谢万岁！”保柱见康熙如此真诚相待，热泪夺眶而出，双手接过令箭，叩了头起身又团团一揖道：“如此，罪臣去了！”转身出殿，将身一拧，一个燕子穿云，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雪夜之中。这绝顶的轻身功夫，惊得众人瞠目结舌。

“张万强！”康熙大声叫道。

“奴才在！”

“黄敬来了没有？”

“他请假了。”

“严加提防！今晚在场的太监、宫人都交代了，敢有走漏出去的，立刻打死！”

“扎——”

吴应熊派保柱深夜入宫的事，小毛子不但知道，而且他就在额驸府陪吴应熊吃酒，专等皇甫保柱回来。自从吴应熊亲自拜访了鼓楼西街，杨起隆便派了小毛子专门负责与吴应熊的联络。这正是小毛子和吴应熊两个人都求之不得的，所以一拍即合。

一听说皇甫保柱入宫，小毛子的脸就吓白了。吴应熊见他如此不经事，抚着他肩头格格笑道：“亏你还是见过世面的，这么点小事就被吓得掉了魂儿，放心！他的本事不在你说的那个胡宫山之下。就是盗不出东西，也出不了事！”

小毛子听说不是行刺，心里虽略觉放宽，但还是忐忑不安。他坐不宁，立不稳。想走开又怕吴应熊起疑，强打精神陪着，又怕恍恍惚忽之中露出马脚来。他吃了几杯酒后，便推说不胜酒力，坐在一旁打起盹来。吴应熊虽奸，怎奈他是个双料的人精糊猕，倒真地被瞒过了。

保柱回到府中，已是半夜了。吴应熊还在心神不定地自饮独酌。小毛子坐在一旁也眯着眼装睡。听到院中有动静，两个人同时一惊。吴应熊站起身来，三步两步跨出外厅，正与满身冰雪的保柱撞了个满怀。小毛子见保柱面无杀气，身无血迹，压在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又找座儿，又拧热毛巾，还忙着找干衣服给保柱换。保柱刚揩过脸，又是一杯烫好的热黄酒递到了他手里，吴应熊不禁笑道：“你这猴崽子真会巴结人！”

“奴才本来就是侍候人的么！”小毛子一边忙着给二人布菜斟酒，一边笑道，“没这几下子怎么当差！”

几杯热酒下去，保柱精神体力都好了些：“世子久候了，嗨！几乎没把命送在那儿，乾清宫守护得铁桶一样，根本没法子下手！”

吴应熊一怔忙道：“办不成就办，再想别的法子吧——只是你在那里呆得太久了，叫人悬心哪！”小毛子也道：“那里的人我全知道，厉害得很！魏东亭、狼谭他们，一个个都是夜猫子投生的！将军能平安回来，就得念上三千声南无阿弥陀佛！”

“笑话！我要是肯空手回来，为什么还耽误到这个时辰？”保柱说着从贴身处取出那支令箭递给吴应熊道，“这是世子的福气，老天爷叫世子顺利返回云南。”

吴应熊眼中放出欢悦的光芒，伸手抢过令箭，拿到灯下仔细审视。反复抚摸，忽然爆发出似哭似笑的声音：“真的，真的！哈哈……真——嗯，保柱，你不是说乾清宫下不得手吗？这是——”

“这是在养心殿得的。人说皇上勤政，我今夜是亲眼见着了。三更过后，等他去了坤宁宫，我才进去将它摸了出来……”

吴应熊把玩着金牌令箭，眼睛却盯着灯光出神，自言自语他说：“光有了这件东西，还不行，还得把杨起隆他们逼反了，不乱是出不去的。嗯——他们想栽赃给我，我为什么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听见他这话，皇甫保柱和小毛子不由得想到了一处：“他也要杀皇上？”二人心中不由得怦怦乱跳。吴应熊的目光突然一亮，盯着小毛子问：“小毛子，你还在茶房烧火吗？”

“是”

“苦吗？”

“唉，说不上。反正我从前也干过这活，就是打听消息太费劲了。”

嗯，你想不想回养心殿。

“额驸爷，您问得真怪，想不想还不都是一样，要能当中军，谁还肯当这杨排风。”

“好小子，你这嘴真巧。我送你个立功的机会。让你还回养心殿去，你肯干吗？”

“那还不肯，额驸爷吩咐下来，奴才照办就是了。”

“好。我已得到消息，杨起隆密令黄四村等，投放毒药，杀死皇上，然后嫁祸给我们，哼，他的算盘打到我头上来了。你在里边，盯死了黄四村等。只要他一动手，马上揭穿他。凭这功劳，还怕回不了养心殿吗？”

“哎哟，额驸爷，您老饶了奴才吧，打死我也不敢办这差，我要是揭了黄四村等的底儿，朱三太子还不得扒了我的皮呀！”

“哼，他敢，只要你咬死他是朱三太子的人，等不到他们扒你的皮，朝廷就该扒他的皮了。黄四村这狗奴才，明着投我，暗地又投了杨起隆，我不能饶他。小毛子，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听我的，他就是榜样！明白吗？”

“唉呀，额驸爷，我可是真心实意投靠您老的，杨起隆能成什么气候，哪能跟平西王爷比

呢？只是，只是，奴才有点怕……”

“有我在这儿。你怕什么呢？”

“是是，奴才记下了，奴才一定办好这趟差。”

二十九 钓金鳌皇帝赏忠仆 吞香饵堂主封功臣

二十九 钓金鳌皇帝赏忠仆 吞香饵堂主封功臣

自从小毛子被贬到御茶房当差，到养心殿送茶倒水的差使，一直由黄四村担任。小毛子心里很清楚，黄四村是个双料的间谍，在吴应熊和朱三太子那里都挂了钩，新近又领了“毒死康熙”的密令。可是，自己不知道他准备何时下手，更不知道他要怎样下手，只有处处留心，时时提防。这天午后，黄四村来到御茶房取水，一边和小毛子有一搭没一搭他说话，一边挨个查看地上的几个茶壶。他东张西望，磨磨蹭蹭，不时地还要抱怨几句，挑剔一番，这个太满，那个太浅，这壶热了，那壶凉了。小毛子心中雪亮：“嗯，来了！我得给这小子来个下手的机会。”

“我说四哥，您老现在走着红运，受着主子和张公公的宠。鼓楼西街，杨掌柜夸你；石虎胡同，吴额驸疼你。哎！兄弟倒霉呀，闹来闹去，还是个烧火的下等奴才，哪能和你比呀，可你也别在我面前得便宜卖乖。你的底儿我全把着呢。赶明个，四哥升了六宫都太监的时候，再来发作兄弟不迟。我的差使是烧水，水烧开我就算办好了差。主子要嫌热，那是你送的早了；主子要嫌凉呢，那是送的晚了，关我什么事了。”

“哟嗬，好啊小毛子，真有你的，四哥我说你几句，就招惹你这左一套右一套的。你把我的底，打量我不把你的底儿是怎么着？”

“那好啊，你上主子那儿告去呀，我还巴不得主子传我上去呢！哼，扳倒了我，你就能升了是不是，去吧，去吧，提上你的水去吧，到皇上那儿别忘了告我，就说小毛子要造反了。”说着便假装生气，把脸扭到了一边。他眼睛虽然看不见，耳朵可支楞着呢。听见黄四村又在身后鼓捣了一阵，骂骂咧咧地走了。小毛子这才回过身来，在炉台上蹭了两把灰，往头上脸上一胡拉，便悄悄地跟了上去。可是，来到养心殿的院门口，却被当值的侍卫犟驴子拦住了：

“站住，往哪闯？”小毛子一愣：啊，对了，如今自己的身份不同了，一个御茶房烧火的，是不能随便见皇帝的。眼瞧着黄四村已经快要走到殿门口了，他心里急呀，连忙陪着笑解释：“哎，姜爷，是这么回子事。我有紧急的，不，是是十万火急的事，要奏明皇上，求姜爷放我进去！”哪知，犟驴子认真，跟本不买这个账：“嘿，新鲜！六部大臣，各省都督，都有十万火急的奏章，咱这御茶房也有十万火急的要事。是茶叶用完了，还是没有煤烧了？再不，就是炉子灭了，烟囱倒了。我说小毛子，你疯了是怎么着？里边的差使你也干过，打量主子爷还不忙，他连你的这些事也得操心吗？滚开，不是看在以往交情的份上，非叫你挨一顿棍子不行。”

小毛子一边听着犟驴子这半认真、半嘲讽、半玩笑的训斥，两只眼睛却一直盯着黄四村的背影。黄四村也瞧见小毛子了，不过，他以为小毛子还是为刚才那几句话不放心才跟来的，心里根本没在意：小子，别害怕，我不会告你的，你等着瞧热闹吧。一边想，一边脚步不停地向养心殿走去。小毛子看到黄四村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殿门，这下可急坏了，他不再和犟驴子拌嘴，撒腿就要闯进去，却不防被犟驴子一把抓住领子又给拽了回来，接着胳膊又被拧住了，小毛子又跳又蹦，又撕又咬，可哪能动得了啊。小毛子一急，什么都不顾了，亮起嗓门大喊了起来：“主子爷，快出来呀，不得了啦，黄四村要造反了！犟驴子你这混小子，耽误了大事，我连你也给捎带

进去！来人啊，快抓黄四村哪！”

这一下可捅了大祸了。皇宫内院庄严肃静，尤其是养心殿，是康熙皇上批阅奏章，处理机要和读书、休息的地方。太监宫女连走路都得惦着脚尖，如果不小心碰出声响，惊了圣驾，又正赶上皇上不高兴，挨板子，掉脑袋都有可能，什么时候什么人敢在这里大吵大嚷，撒泼闹事啊。一群侍卫太监马上赶了过来，有的拉，有的劝，有的就要动手，想赶快堵住小毛子的嘴。可小毛子像发了疯似地，越拉越拦，他喊的越凶，还和众人拼命撕打着要闯进去，把这里闹成了一锅粥。

就在这时，忽然养心殿门口一声怒斥：“都住手，把这个该死的奴才带上来！”众人抬头一看，见是苏麻喇姑满面怒容地站在那里。她的身后正是当今皇帝康熙，也是一脸的怒气。原来，康熙今天稍有清闲，派人把苏麻喇姑请来，正在计算几个算术题。因为难解，康熙心里有点焦急，却又被外边的吵声惊动。苏麻喇姑见康熙生气，说了一句：“这些奴才越来越不像话了，主子宽心，奴才去发落他们。”便走了出来，康熙哪里还坐得住啊，也想借今天这机会，整饬一下，便也跟了过来。此刻见小毛子被扯的衣衫破碎，脸上黑一道、红一道、紫一道的，眼泪鼻涕和着血一块儿向下流，知道是有什么意外，便沉着脸问：“小毛子，你发了疯吗，敢在这里撒野！”

小毛子噗通一声跪倒在台阶下：“我的好主子爷呀，奴才怎敢在这里放肆，实是因为这个黄四村，他，他不安好心，他要害主子爷啊！”

黄四村从苏麻喇姑出来那一刻，就吓得脸如死灰，双腿打战了，听小毛子这一说，更是惊慌，连忙跪下说道：“主子爷，别信他的话。刚才我们俩拌了两句嘴，他这是胡咬的……”话没说完，魏东亭已走了过来，狠狠地踢了他一脚：“放肆！主子没有让你说话！”

康熙心中已经明白了：“小毛子，你好好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回万岁，黄四村在给主子爷送的茶水里下了毒药！”

“嗯？黄四村，有这事吗？”

“万岁，奴才冤枉！宫里规矩奴才又不是不知道。这茶水都要先用银勺子试过的。主子要不信，叫人来验一下就知道了。”

康熙正在沉思，苏麻喇姑却说话了：“阿弥托佛！解铃还得系铃人。要别人尝干什么？你自己尝尝不更好吗？”

黄四村不敢说话了，康熙的目光闪电般地看了一下魏东亭，魏东亭会意，大喝一声：“灌他！”两个侍卫立即上前，把黄四村的嘴巴撬开。小毛子一跃起来，掂起小壶就灌了下去。黄四村咕咕咚咚喝了一肚子。几个小太监又慌忙给皇上和苏麻喇姑搬了坐椅。侍卫们紧紧围住黄四村，静待事态变化。有人还替小毛子担心呢？万一黄四村不死，这事，可怎么了结呢？

就在这时，黄四村捂着肚子，在地上打起滚来，众人心中无不吃惊，只见他脸色由红变黄，由黄变白，由白变青，整个脸都扭曲歪邪得不成模样。魏东亭上前一步喝问：“老实说，谁让你干的？”

“平……平西……王”黄四村刚说了三个字，一口鲜血喷出就倒地而亡了。

康熙勃然大怒：“传慎刑司的人来，把黄四村扒皮抽筋，尸身喂狗。狼谭带人去抄了他家，男丁全部斩首，女丁发往黑龙江为奴！”

“扎！”狼谭打了千就要去执行，可是却被苏麻喇姑拦住了。她走到康熙跟前，低声说道：“主子，黄四村的娘是皇姑的奶妈，皇姑的额驸是吴应熊。事涉三藩，请主子三思。”

康熙的手在颤抖，嘴唇在颤抖，浑身都在颤抖：“事涉三藩！哼，这皇帝还有什么当头！”他想不听苏麻喇姑的劝告，可又一转念，撤藩计划还在十分微妙的时刻，不能因小失大，还是先忍一下为好。只得叹了一口气说道：“唉，报个急病身亡吧，张万强！”

“奴才在！”

“御茶房和御膳房的人要一个一个地仔细查查，不可靠的全部换掉。太皇太后、皇太妃、皇

后及朕的用膳用水，要加倍仔细！小毛子回养心殿侍候。”

“扎！”

一场轩然大波平息了。小毛子按照“吴额驸的筹划”重新回到了久违了的养心殿。从烟熏火燎的茶炉旁回到金灿夺目的殿堂，他似乎像在梦里，一切都熟悉，一切又显得有点陌生。第二天康熙又下诏晋升张万强做了六宫都太监。小毛子又成了养心殿说一不二的首脑，除了一顶太监能得到的最高赏赐六品蓝翎顶子，还得了一件令人羡慕的黄马褂，真有点踌躇满志了。当康熙在内殿详细询问了小毛子有关吴府和周府的情形时，不禁纵声大笑：“好，好！你若不是太监，真要放你去做云贵总督，以毒攻毒去治吴三桂！不过，他们要投毒害朕的事，你应该预先知会朕一声儿。”

“主子，一来摸不清他何时动手，扑空了倒不好；二来，先奏明了主子爷，奴才就得不着这件黄马褂了！”

好一个机灵鬼。回去告诉你妈，就说朕的话，叫你二侄子过继给你这一房，先赏了举人。”

这话比金子都值钱，已经不缺钱的小毛子喜得眉开眼笑。

但他只笑了半个月，就碰上了笑不出来的事了，这日下晚骑马回家，钟三郎香堂“齐肩王”焦山突然出现在路口：“小毛子，你下来。”

“哟！是焦大爷呀！”小毛子滚鞍下马，拽着缓绳打了一个千儿，一种不详的预感袭上心头，硬着头皮笑问，“焦大爷。吃过夜饭了？”

“少费话跟我走一趟。”

“上哪去呀！”

“少主儿叫你！”

“嗯……”小毛子喝着牙花子打主意，“唉呀，什么事这么急，走，到咱家去喝酒，再一齐去见少主儿不行吗？”

“免了吧，少主儿等着呢！”

小毛子的心里不禁一凉。一边走，一边偷眼打量着焦山，盘算着如何闯过这一关，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儿试探他的口风。那焦山却阴沉着脸不理他。

进了鼓楼西街，天已全黑了，一脚踏进周府正厅，小毛子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厅内点着明晃晃的蜡烛，照得白昼一样。上面坐的“朱三太子”铁青着脸，李柱、周全斌、朱尚贤、史国宾、还有文华殿的管事大监王镇邦个个脸胀得通红，拧眉瞪目，直盯盯地注视着小毛子，不说一句话，一片阴森狰狞。好半天，小毛子才定住了神，笑嘻嘻上前打个千儿道：“小毛子给少主儿请安了！”

“你知道叫你来有什么事吗？”

“知道——不是领死便是领赏！”

这句话一说出来，不仅杨起隆大感意外，连旁边坐的李柱也是一怔，厉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有什么难解的？”小毛子答道，“少主儿若是明君，我就领赏；若是昏君，我就领死！”话音刚落，旁边的王镇邦冷笑一声道：“不要打马糊眼了，那不济事！谁叫你告发黄四村的？”小毛子瞪着眼瞧瞧王镇邦。心想，好吧，今个咱俩斗斗吧。便直言不讳地说：“黄四村放毒是吴额驸告诉我并叫我告发的，我就告了。”

“这么说，你是吴额驸的人了？”杨起隆突然发问道，话音虽不高，却带着一股杀气。

小毛子知道此时若错说一句话，就要遭到杀身之祸，更加小心应付：“咱这钟三郎的天书里不是有一句话，‘来也无影，去也无形，圣主之前，唯命是从’。我说我是谁的人没意思，要看我办的事对谁有好处，我就是谁的人。我只依我的本心，照天书指使行事！”

“你是什么心？”

“什么心，好心呗。三太子不是说要‘栽赃’吗？——我一告发他，上边一追问，不就栽成了！”

李柱格格一笑，“你还嘴硬，你的话里有毛病！我问你，少主哪儿亏待了你，姓吴的又给了你什么好处，你替他这么卖命？”

不等小毛子答话，杨起隆把桌子一拍：“你坏了我的大事！按堂规办，来呀，绑了填到后边老地方！”几个守在旁边的红衣侍卫答应一声，恶狠狠地拧住小毛子绑了就往外推。

小毛子跳着脚怪叫一声：“我瞧你们全昏了头！忙什么！康熙死了，平西王要反；康熙活着，平西王更要反。这会儿弄死圣上，不等吴三桂反，咱们这儿就会先完蛋！他们准会猜疑黄四村是这里派去的。嘿嘿！你们捅了天大漏子，小毛子给补上了，这会儿倒要杀我了？！”

杨起隆摆手让侍卫们暂时退下。小毛子一句话等于推翻了大家议定了的事，倒真值得深思。李柱拿着扇子不住敲打手背，沉吟着问：“怎么见得我们就先完了？”

“这会儿人多，不能说，谁知道有些人安着什么心？”小毛子已打定了主意，要反过来给吴应熊栽个赃。反正啊，这跟三国一样，都想吃掉别人，又都防着别叫人吃掉。

杨起隆明白，只要康熙一死，吴应熊立即就会揭出鼓楼西街的秘密。他好乘乱逃走。嘿，这小子倒真是立了一功呢：“解开吧，不过你好歹先来告诉我一声儿嘛！”

小毛子抚着被绳子勒痛了的膀子呜呜哭了起来，煞像是受了委屈昭了雪似地：“少主儿您别埋怨，这事小毛子先知道么？……我是临时急了，才闯养心殿的呀！”

王镇邦打断了他的话问道：“当时，我就在文华殿，你怎么不跟我说？”

“嘿，好啊，王镇邦，就为这个你今儿要把我往泥里踩？你已经是文华殿的头儿了，还贪心不足，要往上爬？你觉着我就该在柴火堆里钻一辈子，受黄四村和你的肮脏气？”这话把王镇邦顶得气黄了脸，却无话可说。

李柱反复琢磨了小毛子的话，觉得还真有道理，便对杨起隆说：“少主儿，看来咱们想害死康熙，嫁祸给吴应熊这办法不妥当。倒亏了小毛子机灵，给搂回来了，他说得对，咱们给他栽赃，他也会给咱栽赃。不过，他想的是逼咱们起事，他好乘乱逃走。咱们不上他的当，不必急于动手。”

“嗯，为什么？”

“吴应熊困在京师，时刻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他的行动没有咱们自由，他的心也比咱们急。你等着瞧吧，吴三桂那边，不会没动静的。只要吴三桂一动手，吴应熊这条肥狗，还得往咱们这刀案上跑！”

“嗯，对，对，对，咱们盯着他！他不想在康熙手里当人质，就让他在我手上当吧，哈……，小毛子，你为香堂立了一功，我封你为侍神使者！”

“谢主子！”

三十 乌云卷妖风掀狂飙 暴雨倾砥石柱中流

三十 乌云卷妖风掀狂飙 暴雨倾砥石柱中流

小毛子揭穿了黄四村的投毒阴谋，又巧用诡辩。说服了钟三郎香堂的人。杨起隆决定，暂缓动手以逼着吴应熊自投罗网，将来，也还有个向吴三桂讨价还价的条件。北京似乎又恢复了平静，朝廷的注意力转向了云南。按时间算，吴三桂应该接到撤藩的圣旨了，他能不能遵旨办事

呢？

重阳已过，秋风萧瑟，此刻，云贵总督甘文（火昆）在五华山的王府里，陪着吴三桂看戏。唱戏的，是吴三桂府里养的戏班，唱念，做打，都很有点真功夫。可是甘文（火昆）却有些坐不住。因云南巡抚朱国治和他约好了，晚间有要事密商。朱国治虽没明说，他也知道，熊赐履有密函来了，极可能与对面这王爷有关。所以他想早点脱身去见朱国治。甘文（火昆）今年四十多岁。在总督里算很年轻的了，白净方脸、下巴微向前倾，显得有点倔强。也许摩熙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派他来当这个云贵总督的。

按照康熙临别时交代的方略，甘文（火昆）一来云南便抱定了“挤”的宗旨，他和朱国治合着给吴三桂出难题，千方百计叫吴三桂的日子过得不舒服、不痛快，萌生“走”的念头。

但是吴三桂却偏偏不生气，对甘文（火昆）的憨倔不仅不恼不怒而且还常常把他称颂一番，而对朱国治却逢人便骂。骂朱国治卑下无能，白吃朝廷俸禄。这一捧一骂之间，把甘文（火昆）摆到了朱国治的对立面去了，朱国治倒没说什么，可是甘文（火昆）却反觉得不好意思，便改“挤”为两下相安，不再找事。可是，这也不行，你不找他他找你，去年六月，吴三桂不知从何处获悉，说苗民点火烧了县衙，命甘文（火昆）率军前去征剿。这时正是霉雨季节，瘴气正浓，没有走出三百里。绿营兵就病倒了三分之一，甘文（火昆）无奈，只好呈报请援，吴三桂对他严斥了一顿，命他返回。刚刚走至大理，王命又到，命他把原来的队伍留下。另带两营官兵，去西藏边境平叛。没等走到，又说敌已逃遁，命全军返回。这左一个令，又一个令的，足足折腾了半年，甘文（火昆）连一个“贼”影儿也没见，自己却被累倒了。这时，甘文（火昆）才知道，这个满面堆笑的老头子不是好惹的，不再也不敢招惹吴三桂了。

此刻，他身在王府，心却早已跑到了朱国治的巡抚衙门。台上的戏唱得再好，他也听不下去了，便起身向吴三桂告辞：“今日领略了王府的新戏班子，真饱了眼福，不过朱国治那里正给武举讲学，这原是我的差使，去迟了已经不恭，不去更不好……”

吴三桂笑着挽留：“唉这戏正唱到妙处，便迟一会儿何妨？我已经让下边备下酒饭了。”

“谢王爷，下官心领了，改日再登门谢罪。”

哎——这话太客气了。好吧，既然你有公务，我不便硬留，来人，送甘大人。”

甘文（火昆）刚刚出门，一个校尉悄悄地走了过来，扒在吴三桂耳边说了几句话，递过一封书信，吴三桂拆开一看，脸马上阴沉了下来。他挥手斥退了还唱得热闹的戏班子，把夏国相、胡国柱、吴应麒等人叫到跟前：“应熊来信说，皇上已批下我的撤藩奏折了！”一言既出，众人个个惊得目瞪口呆，面色灰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话来。吴三桂心中烦躁，想起去年冬天病死的刘玄初，他要在，何至会出现这种局面呢，便冲着众人恶声恶气地说：“怎么，你们是死人吗，为什么都不说话。”

刘玄初死了之后，在吴三桂身边的头号谋士就是夏国相了。他见吴三桂发了火，忙站出来安慰：“王爷不要着急，既然朝廷决心撤藩，把我们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王爷一身系天下之祸福，更要珍重贵体。咱们慢慢地想个办法，才好应付这局面啊！”

其实，这里的一群人，并不都害怕这消息，有人还高兴呢。他就是吴三桂的侄子吴应麒。他很清楚，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被扣在北京当人质，只要云南动手，吴应熊必死无疑。吴三桂到了这把年纪了，打下来江山也坐不成，这龙位准落在自己头上。所以，夏国相的话刚落音，他就接上了：“有什么商量的，干吧！咱们云南山川险要，财富充足，又拥有数十万大军，正是开创千古帝业的好机会，万万不可错过。”

随同吴应麒从陕西来的副都统高大节，马上也随声附和：“对，世子说得一点不错。小皇帝手下，哪有人敢和老王爷对敌啊。最能打仗的鳌拜被圈禁了，遏必隆老的顾不了自己，索额图入关时还是个娃娃，三十年不经战阵，他懂得什么是打仗啊。可王爷这里兵多将广，甲士如云。咱们只要动手，就会天下响应。陕西的马鹞子王辅臣，也会干起来的。就是他不干，只要能守中

立，对我们也有好处。”

“嗯，你们说得对。只是，用什么名义起事呢？要名正言顺，才能堂堂正正，师出有名。”

夏国相见吴三桂说出这话来，知道 he 已决心动手了，便说：“开始时，不能打出王爷的棋号。咱们就说是为了恢复大明王朝，把朱三太子推到前边。等起事之后再选择时机，自立为帝。”

“那么，又怎样打发康熙派来的钦差呢？”

“王爷，钦差的事好办。咱们等他来了，一不慢待，二不得罪，和他们虚与周旋。就说要处理撤藩的后事，给他慢慢地拖着。暗地里，加紧调兵，调粮，布置防务。再派人去联络王辅臣和耿尚二藩，还有孙延龄，和西藏喇嘛、缅甸王。要闹，就一齐闹起来，到那时，小小的钦差，就是我们祭旗起事的刀下鬼了。”

“好，夏国相，有你的。此事万分机密，不能走漏一点消息，就由你去主持吧。甘文（火昆）、朱国治这两个小子，也要做好准备收拾他们。先派些兵去看守好了，不要让他们跑掉！”

“是，王爷放心，跑不了他们！”

就在吴三桂和手下人密议举事的时候，云南巡抚府的签押房里，巡抚朱国治和云贵总督甘文（火昆），也正在紧张地商议着。桌上有酒，有菜，他们却谁也没心去动。刚才朱国治把熊赐履来信的内容告诉了甘文（火昆），信中倒没什么其它的事，只是通知他们，朝廷撤藩诏旨已经颁布，钦差也已出发，不久即可到达云南，让他们做好准备。朱国治见甘文（火昆）一直沉吟不语，便催促说：“甘兄，熊大人信中所说的准备二字，大有文章。如果吴三桂听了皇命，顺利撤藩，我们要做好接交云南事务的准备；他要是不听旨意，或软抗，或闹事，我们还要做好应变的准备。你总督云贵两省的军务，千斤重担都在你身上呐，兄弟想听听老兄的高见。”

“唉！我有多大能耐你还知道吗？空架子总督罢了！不怕你老兄笑话，连我从原任带来的亲随戈什哈都叫人家用银子收买去了！想起来真是可叹，皇上叫我来绊住吴三桂的腿，却不料弄到这种地步，这叫办的什么差？”

朱国治听他说得凄楚，也觉感伤，端着酒杯望望窗外，静静说道：“我们尽力而为，就看天意如何了。吴三桂的爱子扣在北京，或许他会投鼠忌器，不致生变，只要年内无事，你我可保平安等到平西王离境，这儿的事就好办了。兄弟手中虽然无兵力，自信百姓还是听我的话的。”

“不不不，国治兄你太老实了。据兄弟所知，平西王在大理的驻军正星夜兼程来云南府，事变已经迫在眉睫。我们想要阻挡、安抚也已经不可能了。据兄弟看，你应该趁他布署未妥，即刻进京述职。不然旨意一到，再走就有罪了！兄弟管着军务，是片刻不得擅自离境的！”

“哎——岂可如此！吾兄有所不知，挤不走吴三桂，我是一步也不能离开云南的，这也是皇上的特旨！足下既是云贵总督，在云南也可，到贵林也行。我看，你倒不如先去贵州，及早作些安排。不管怎样，有准备总比无准备强！”

“哈，这倒是个可行的权宜之计。眼下也只好如此了。兄弟也不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原来潮州知府傅宏烈你认识吗？”

“有过一面之交。听说他现在调任苍梧知府了。不过，这个人和汪士荣，还有那个死了的刘玄初，交情很深哪！”

“不不不，古人不以私交坏公义，傅宏烈就是这样的人，他那里秘密练兵，听说已有数千人马，一旦事急之时，我兄和钦差应想法子投奔他那里。他和四格格那边也有交往，只要孙延龄不出事，一时是不要紧的。”

朱国治听了，不回答甘文（火昆）的话，却起身作了一揖，突然说了一句：“哦，请甘大人来还有一事拜托。我这里先谢你——宗英，你出来！”

甘文（火昆）正觉诧异，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一蹦一跳地走到前厅，朝朱国治打了个千儿问道：“爹爹，叫儿子有何吩咐？”

“这是你甘伯父，快拜见了！”

小孩子见了生人有点腼腆，红着脸转过身来，向甘文（火昆）单膝跪下打千。

“双膝跪下！”朱国治突然厉声说道：“英儿，甘伯伯与我情同骨肉，你要把他当作你的亲伯父！他这就要去贵州，带你一同前去，好吗？”朱宗英还在楞着，甘文（火昆）已完全明白了朱国治的用意，双手挽起朱宗英，勉强笑道：“哦，贤侄你不在家乡读书，到这里来干什么，唉，朱兄，什么也不用说了。我和你一样没带家眷，也有个儿子随任读书，就让他哥俩朝夕伴处吧！”

“那，我就拜托了！”朱国治又施一礼，“宗英，过三两个月，爹爹去贵州看你。好吧，你下去预备一下，过一会儿便随甘伯伯启程！”瞧着朱宗英欢快地跑下，朱国治心里一阵酸楚，眼眶里含满了泪水。

甘文（火昆）知道朱国治已下了必死的决心，自己的心情也十分沉重。他紧咬牙关说道：“贵州也不是安全之地啊！巡抚曹申吉、提督李本琛早已是平西王的人，我真担心辜负了仁兄的重托！不过，有我的儿子在，就有令公子在，我也只能给朱兄了这点保票了。”

“有您这句话，就比让孩子跟着我强嘛。此地离五华山近在咫尺，上边吴三桂恨我恨得牙痒痒的，下头提督张国柱也跟吴三桂一样心肠！他要起兵作乱，头一个就要杀我。生死有命，不可勉强。儿子保住了，这是他的福份；保不住我也承你的情。我——已经不在乎了。啊，对了，熊大人的信中还说，有个被撤了差的河道，勾结山东盗贼，占据了抱犊崮。还有好几个省出了钟三郎会，也蠢蠢欲动。皇上担心，吴三桂会不会在回军辽东时，走到半路上忽然作起乱来，叫我们也防备着点。只要他的兵马一离境，就立刻封锁各处关隘，切断吴三桂的退路。”

甘文（火昆）连连点头：“对对对，这一点想得很周全。不过，熊赐履是个道学先生，他怎么能有如此见识呢？只怕是皇上的意思吧。”

“正是圣意。所以兄弟看完信之后，不敢保留，才把信烧掉了。”

“哦对了，”甘文（火昆）又是一阵激动：“皇上如此恩待臣下，我等怎敢苟且偷生。去年家母病重，皇上派了御医来到我家诊病。范承谟在福建害了疟疾，也是皇上派了六百里加急塘马，为他送去了金鸡纳露。唉，臣子受皇上如此重恩，如果不能力朝廷出力办事，也只是一死报效了。”

听着甘文（火昆）的话，朱国治频频点头。他安置了儿子，二老家眷，也已由皇上派人安车蒲轮地接进了京城，如今已是一无牵挂了。想着钦差折尔肯和傅达礼快要到了，要不了几天，这里可能燃起熊熊战火，他的心又沉重了起来。

已是三更多天了，夜空翻滚着大块大块的乌云，在飞快地聚积着，挤压着，翻滚着，奔腾着，终于在互不相让的争斗中，发出了轰轰隆隆的愤怒的吼声。这沉重的闷雷，又带来了撕裂云层，撕裂夜幕，撕裂大地，也撕裂人心的闪电。一阵阵狂风，从五华山的谷中席卷而来，肆虐地扫起地上的尘土、砂石，又疯狂地抛撒在屋瓦上，发出劈劈拍拍的响声。朱国治走到门口高高卷起帘子，看着这高深莫测的夜空，感慨地对月文不说：“甘大人，云南的局势虽然也像这天空一样，山雨欲来风满楼，幸运的是还有你我二位知己，但愿我们能风雨同舟，共度难关。”

“朱兄请放心，兄弟带着令公子走了，你，多多珍重吧！”说完，拉着朱国治的小儿子，钻进了夜幕之中。

惊雷，闪电，狂风，骤雨，铺天盖地而来，摇撼着西南边陲的重镇山城昆明府。

是的，风景如画的昆明山城，已经失去了它往日的平静。一个蓄谋已久的大动乱，就要开始了。吴三桂要怎样动手，奉旨前来的钦差，又会遇到什么命运呢？

三十一 接钦差假戏需真唱 叛朝廷主将受奴欺

三十一 接钦差假戏需真唱 叛朝廷主将受奴欺

钦差大臣折尔肯捧了康熙的圣旨要到云南去宣布撤藩敕令。他带着从人，星夜兼程，终于走完了万里关山，于九月来到了风景如画的云南府。

折尔肯与吴三桂是老相识。当年吴三桂在辽东驻防，尚未归顺大清，折尔肯作为一名信使，二人便常有来往。甚至可以说吴三桂的归降大清，折尔肯是从中出了力的。所以，如今撤藩朝廷派了他来，自是最为合适。但他已经多年不与吴三桂互通音讯，对这位反复无常的王爷觉得有些把握不住。在路过贵阳城时，便多了一个心眼儿，把随着他前来的党务礼和萨穆哈二人留下。明面上，是帮平西王办理一路上的饮食，准备迎候北上的吴三桂眷属。其实是怕万一撤藩不成，一窝儿让吴三桂端了，连个回京复命的人都没有，他这是留了条后路。

一切安排停当，折尔肯和傅达礼才带着扈从随行二百多人，热热闹闹地进了云南府。当晚住在驿馆，同朱国治密商一夜。第二天便由朱国治作引导，排开卤簿仪仗，直奔五华山。

其实他们一进入贵州，一行一动吴三桂都了如指掌，只是装做糊涂，照旧吃酒听戏寻欢作乐，摆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模样。此时听到钦差已到山下，才故作慌张，命人：“放炮，开中门接旨！”

震天动地的三声炮响，回荡在五华山的峰峦、林海之间。壮丽巍峨的平西王府，正门大开。几百名仪仗校尉，腰悬宝剑，高举旌仗，排成了整齐、庄严、威武、雄壮的队伍，簇拥着白发苍苍的吴三桂来到门前。吴三桂头戴金龙王冠，身穿五爪金龙的四团补服，看见钦差正使折尔肯，手捧诏书，带着副使傅达礼来到门前，吴三桂两手轻轻一甩，放下了雪白的马踢袖，先躬身打了一个千：“奴才吴三桂恭请万岁圣安！”然后又在鼓乐声中从容不迫地行了三跪九叩头的大礼。

吴三桂如此恭谨，如此循礼，安排了这么隆重的接旨仪式，使钦差折尔肯十分满意，悬了一路的心，总算暂时放下了，说了声：“圣上躬安！”便将敕书一擎，算是代天受礼。接着换了一副笑容，将诏书转给身后的傅达礼，双手扶起吴三桂。自己单膝跪下，打了个千儿：“下官给王爷请安！给王爷贺喜！九年前在京曾荣见王爷一面，如今瞧着竟又年轻许多，王爷可谓福大如海呀！”

“哈哈，老朋友了，不必客气。快请进，傅大人请！您也请啊！”吴三桂说着，一手扯一个进了王府正殿。

等到钦差落座，上完茶，吴三桂笑吟吟说道：“二位大人，前不久，吴丹大人捧旨来云南，蒙皇上赏赐许多物件。吴三桂何德何功，能承受主子如此厚恩！其实，皇上有什么事，召小王进京面谕也就是了，这么一趟一趟地来，多费神哪！哎！康熙三年入觐，算来已是九度春秋，我心里着实挂念主子啊。大前年主子召我进京，我却正巧患病，曾托朱中丞面圣时代为请安。说是主上日夜勤政、清瘦得很，如今可好些了？必定又长高好些了——唉，人老了，远在这蛮荒偏敝之地，想见主子一面都不容易呀！”

吴三桂这些话说得情深意切，十分诚恳，丝毫没有言不由衷的痕迹，傅达礼便觉得事情还不至于像朱国治说的那样坏，坐在那里含笑点头，放心吃茶。折尔肯却深知吴三桂的脾性，不能用常情猜度他，听完吴三桂的表白，十分爽朗地呵呵一笑，说道：“王爷这话说得极是。万岁爷也着实惦记着王爷呢！可谓关山万重，不隔君臣之心呐——傅大人，请将万岁手谕捧过来，呈给王爷过目。”

折尔肯这个安排，是他们早已商量好了的。按照正常的程序，吴三桂应该在门口跪接圣旨，迎入正厅，摆上香案，恭听钦差宣读。可是，折尔肯他们心里清楚，这道圣旨，是压到吴三桂头

上的催命符，过于认真，恐怕马上就会激出变故。所以，他们在路上，商量了好几次，才决定，从权处置，不以常礼来压吴三桂，哄着他听从圣命，顺利撤藩。现在，钦差正使发了话，传达礼连忙双手捧起圣旨，呈到吴三桂面前，让他自己接过去看。可是，吴三桂却不是好哄的，他才不上这个当呢，一见传达礼捧起了圣旨，连忙起身离座站到一旁，甩袖撩袍，口称：“奴才吴三桂恭接圣旨。皇上万岁，万万岁！”

然后，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接过圣旨打开来，先大声称赞一句：“好一笔字。”然后，才慢慢展开，仔细而又认真地读着。他这也是在演戏，圣旨的内容他早已知道了，也已安排好了对策，可此时，还像一点也不知道似地，连看了三遍，又规规矩矩地把御书捧着，供在正中香案上，这才回身坐下，诚惶诚恐，而又随和亲切地说：

“我料定皇上待我恩重，必定俯允我的呈请。这诏书里说我功在社稷，那是万岁的过奖。俗话说‘落叶归根’，我是北方人，我早想回北方去，团团圆圆安度残年。在外边日子久了，难免有个人在圣上跟前挑拨是非，万岁既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万岁这才叫体天格物，善知老年人的心哪！”

传达礼觉得吴三桂和蔼可亲，根本不像折尔肯和朱国治说的那样，便笑着躬身问道：“不知王爷车驾几时可以起程？皇上已在京营造王府，迎接王爷入京，大世子也日日盼望王爷北上，阖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请王爷赐下日期、路径，下官也好奏明皇上，早作准备。”

“哈哈，傅大人，咱们过去虽未见过面，一望可知你是位明事知理的国家栋梁。我的事还不好说？这会儿起身抬脚便可跟着二位走。只是贱内、家眷们婆婆妈妈的事多。贱内日前又染了风寒，一时动身不得。这些琐事倒罢了，最缠手的还有下边这些兵士军将，都是跟了我多年的。现在云贵各地，谣言很多，对皇上很是不敬。我虽然惩治了几个人，可还是镇压不住。二位钦差一来闲言碎语就更多了，假若抚慰不当，激出事变来就不得了！”

说至此，吴三桂抬头看看传达礼失望的神色，不由心里暗笑。口里却接着说道，“大约十月底——”一言未了，便听殿外一阵喧哗，一个“国”字脸的中年将军双手推开殿前护卫，大踏步挺身进来。脚下雪亮的马靴踏在大理石板上，发出铮铮的金石之声。

吴三桂见有人闯殿打断了他的话，满脸地不高兴，抬头一看，原来是自己手下将领马宝，便厉声喝斥道：“是马宝吗，孤正在与二位钦差大人议论撤藩大事，你未经传唤，又不事先禀报，却竟敢擅自闯殿，这成何体统？嗯！”

马宝昂然向吴三桂当胸一揖，却不回答他的问话，猛地一转身，冷冷扫视折尔肯和传达礼一眼，“你们就是钦差了，我听说你们在逼我们王爷上路？”

折尔肯马上就明白了，这是事前排好的一场戏。原来也料到吴三桂会耍些花样，可是没想到开台这样早。见马宝目光寒气森森，一开口便欲翻脸，便冷静地端起茶碗，膘一眼木然呆坐的吴三桂，又漫不经心用碗盖拨着浮茶，毫无表情地答道：“谈不上‘逼’字。王爷自请撤藩北归养老，皇上恩准了，我们不过代王爷筹划一下归途事宜。这位将军不曾见过，不知贵姓台甫，也不知你今日前来，有何见教？”

“不敢！我乃平西王帐前管军都统马宝！钦差既知王爷是‘自请’撤藩，归途日程当然也由王爷‘自定’！你们两个一进门，杯水未饮便催问行期，这是什么意思？”

吴三桂涨红了脸，“啪”地一声拍案而起，指着马宝吼道，“放肆！这是谁教你的规矩。三桂我带兵四十余年，没见过你这样撒野的兵痞！来人！”“轰出去！”

“哈哈哈哈哈……”马宝仰天大笑，笑得折尔肯和传达礼面容失色，汗毛直乍。吴三桂勃然大怒，双目圆睁，厉声喝道：“你笑什么，不知本藩三尺王法厉害吗。叉出去，重责四十军棍，打掉他的匪气！”

“扎！”几个护卫答应着一拥而上。马宝却毫不让步，一个箭步窜至殿口，“唰”地拔剑在手，大声叫道：

“谁敢向前，立时叫你血染银安殿！王爷，末将大胆，你要撤藩，撤你的就是，但是，行期、路径却要由我马宝来定！我已传出将令，云贵两省各路要隘已经封死、没有我的信牌。一只老鼠也休想出去！你两个酸丁钦差，好好在这里候着，短则十天半月，长则十年八年，等王爷撤藩的各项事宜办妥了，咱们再说上路的话不迟！王爷恕罪，末将告辞！”一拱手冷笑着去了。

眼看着刚才还是规规矩矩，亲热融洽的气氛，忽然之间却变得杀气腾腾。马宝的话里，又已明白透露了要扣留钦差的意思。折尔肯的心里迅速筹划对策：“看来，事情比原来预计的要严重得多。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干脆来个反客为主。把话挑明了，看他吴三桂怎样回答：“王爷，咱们的交清已有三十多年了，你是知道我折尔肯的，今日下官乃系奉旨行事，并非有意与王爷结冤。适才马将军如此说话，倒让下官不解了。如果王爷已经有了安排，就请直说了吧。要怎么办，下官和传达礼，定遵命行事。”

“哎，这是哪里话！折大人多心了。你还不知道我吴三桂么？这个马宝，原是张献忠的手下。他兵痞出身，懂什么礼仪？我自请撤藩的折子递上去后，下边议论猜疑的人很多，刚才讲的“抚慰”，就是这个意思了。二位不要与这等野人一般见识，先在此等待一时，云贵两省，还是我说了算的。大约十月底之后，我们一定行——这是朝廷大事，也是我多年的宿愿，由不得这些小人！你说是吗，傅大人？”

传达礼深感受欺受辱，早已怒气填胸，可是此时此刻，又无法与吴三桂翻脸，咽了一口唾沫，胀红了脸答道：“下官深领王爷的情份，福晋既然欠安，下边军将又这样不听指挥，就迟几日也无妨。今日下官回去后即拜折奏明皇上，说明其中情由也就是了。”

“怎么，难道二位不肯赏光住在寒邸么？”吴三桂说着，又转脸看折尔肯。

折尔肯心知大事不妙，便欠了欠身子，“回王爷的话，驿馆已经安排好了。朱中丞也曾邀我们住在抚衙，我们也请免了。客走主安，我们实在不愿多有搅扰。”

吴三桂知道他们故意表示与朱国治的距离，便宽容地说：“其实住哪里都一样。你们是大使，只好随你们的便了——传谕：设宴为二位钦差大人洗尘！”

一言既出，管弦齐鸣、鼓乐大振。一桌桌现成的酒菜，由四个校尉抬着依次布了上来，霎时殿中酒香四溢。乐声中，吴三桂麾下文臣武将鱼贯而入，拿着手本履历拜见两位钦差。两位钦差也都起身一一还礼。折尔肯的熟人多，间或还拉手寒暄。方才那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气氛，变戏法似地又呈现出一派和谐热烈的场面。胡国柱职为司筵，忙得一头热汗，一眼瞥见汪士荣进来，便凑上去悄悄问道：“王爷不是叫你去西安的么，你怎么又到这里来了？”

“吃了这杯壮行酒上路也不迟呀，我给你说个信儿，广西的孙延龄这会儿只怕也在摆酒呢。好戏一场接一场，慢慢儿瞧吧！”

“好！我静候你这小张良的佳音！”胡国柱说着，见一切齐备，便站到吴三桂旁边，大声唱赞道：“祝吾皇万岁，万万岁！王爷千岁，千千岁！祝二位钦差大人福体康泰！”众将听了一齐举杯称赞，唯独那个“撒野”的马宝没来。他早已在外边传了平西王的命令：“云贵两省自今日起只许进入，不许出境！”

汪士荣说的一点不假，千里之外的桂林，在孙延龄的将军府里，也摆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筵宴。

自从孔四贞在宅中收服戴良臣，夺取了中军调度权之后，孙延龄一直郁郁寡欢。他本是个心性极高的人，入京后受到康熙优礼接待，又将四贞晋升为公主配他，满指望以额驸身份荣归桂林，将马雄和王永年两部镇住，做个威镇四方的名将。不料孔四贞却给他来了这么一下子，闹得他不但树不起威风，连原来在军中的一点威望也全没了。现在表面上发号施令的是他孙延龄，其实事事要瞧公主的脸色行事。背后就不免有人指指戳戳，骂他“怕老婆”。孙延龄装着一肚子的火气，却是无处发泄。气得他推说患了风疾，自去下棋，饮酒。

那一天被孔四贞轰出翠仙楼的汪士荣，虽然不敢再来找孙延龄了，可是，却没有回到五华

山，在一次孙延龄出城打猎时，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孙延龄正是满腹牢骚一肚子的委屈，怎能抵挡汪士荣那张能把死人说活了的利口，便上了汪士荣的贼船，并接受了吴三桂颁给他的密召，当了那尚未开国的“大周朝”的临江王。

就在吴三桂扣留钦差的同一天下午，孙延龄和马雄联起手来，以召集军事会议为由，摆下鸿门宴，一举将王永年、戴良臣等十一位将领和广西巡抚，全都扣押了起来。

大变猝然而来，孔四贞却被蒙在鼓里。这些日子她接到各处急报说道，尚之信和吴三桂军队调动频繁，一种不详的预感不时地袭扰她。孙延龄和自己虚与委蛇，她也早瞧出来了。为防止桂林城兵士突变，她派戴良臣日夜守护将军行辕，每日晚间二更回府禀报一天事务。但今夜已过三更，戴良臣连人影儿也不见，心中便有些疑惑，令人搬来一张春凳儿半躺在上头，从窗格子里眺望着天空的星星发愣。

朦朦胧胧之时，听得从行辕方向隐隐传来号角声音，接着便是爆豆似的马踢声，惊得一街两行犬吠声此起彼伏。孔四贞一跃而起，正要派人出去打探，听院子里的墙上藤蔓叶子“唰唰”几声急响，便厉声喝道：“谁？”

“我……”随着这一声。青猴儿提着一把半截剑，踉踉跄跄跌了进来，浑身上下像被泼了一桶血水，鲜红的血顶着裤脚在往下滴。他用手扶住门框，脸色苍白，断断续续地说：“姑姑……兵变了！您快、快走！”

孔四贞惊呼一声：“什么，你快说，是怎么了？”

“孙延龄变心了！趁他们还没赶来，您快走！到苍梧傅大人那儿去……”这句话没说完，青猴儿身子一软蹲卧下去，只用那把半截剑支撑着身子，虽然没有倒下，却是再也不动了。

孔四贞惨叫一声：“青猴儿！”扑了上去，颤抖的手抚着他乱蓬蓬的头发，失声痛哭道：“是姑姑害了你，不该带你到这里来。”忽然她停住了哭声，回身取下墙上悬着的宝剑，朝后边大喊一声：“孔家包衣奴才们，都出来！”可是，想不到家奴一个没有，应声而出的却是丈夫孙延龄。他冷笑一声说：“别喊了，没用了。”一边说一边跨了进来，对孔四贞道：“我为光复汉室基业，受了临江王封号，现在外有千余将佐，已把府邪围住了。请夫人不要作无益之举！”

“什么，什么临江王？是吴三桂封你的吧？”

“就算是吧。不过你放心，我们是结发夫妻嘛，我不会难为你的。”

孔四贞盯着孙延龄忽然狂笑起来：“恐怕未必是夫妻之情吧？你留着我，是想在朝廷那边留一条后路，是不是？”

“四贞，你……”

“不要再说了，后边这座楼，是先父定南王殉节之地。你既念我们夫妻一场，还是叫我死在那边吧！”

孙延龄叫了两个校尉走进来，把孔四贞手中的剑夺了过去。这才笑道：“不管怎样，你们孔家最讲三从四德。只要我没写休书，你仍是我的妻子。在家从父，出门从夫。我不让你死，只是自今而后，你不是什么四格格，四公主，乃是我临江王的王妃！你知道么，陕西王辅臣也已高树义旗，要不了多久，三王将会师直隶。爱新觉罗·玄烨，就要完蛋了！”

三十二 骊山游抚慰马鹞子 长河断死难经略臣

三十二 骊山游抚慰马鹞子 长河断死难经略臣

王辅臣确实是叛变了。不过，那里的情景与广东却大不相同。是由于莫洛重回陕西引起的。

原来，康熙清楚地知道，只要三藩一叛，西路的马鹞子王辅臣就会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叛，吴三桂就失去了呼应；而他若叛了，朝廷将腹背受敌。

尽管康熙对王辅臣恩宠倍加，抬了他的旗籍，又赐了豹尾枪，可是对他却还不能完全放心。为确保西北的稳定，康熙给兵部尚书莫洛，加了西北经略大臣的职衔，并让他立即赶赴西安，抚慰马鹞子王辅臣。按说莫洛曾当过山陕总督，驻节西安十几年，与王辅臣之间早就有些隔阂，派他去并不十分合适。但莫洛在陕西政绩显著，百姓拥戴，只要能对王辅臣待之以诚，消除前嫌，很可能建立一个军民同心的局面，把西北的局势安定下来，朝廷没了后顾之忧，便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西南的吴三桂。

莫洛来到西安的第四天，便约了王辅臣，同游骊山，归途上，他们迎着落日，信辔由僵，一边慢慢走着，一边闲谈，莫洛向王辅臣问道：“辅臣，这几年，兵好带吗？”

一天来，莫洛带着马鹞子在骊山温泉、始皇陵墓游玩散心，吃酒闲谈，一句议论朝政局势的话都没说。此时，落日昏黄，身在归途，却忽然冒出这一句问话，倒使王辅臣不知如何回答，只好搭讪着应付：“回莫大人，我的部下都跟了我多年了，还算听话吧。”

“军门，我这次重来西安，有一肚子话要和你畅谈，几次张口，却又吞了回去，怕说出来会使你疑心。所以，所以……”王辅臣突然勒住马缰，吃惊地看着莫洛，想听他倒底要说什么。莫洛苦笑了一下接着说：“将军不要这样看着我。这些年，我人老了，世上的事也看透了，看破了，早年的凌人盛气，早已荡然无存。不管怎么说，咱们总是在陕西共事十几年，过去的恩恩怨怨，就让它过去吧，现在只想和你交个心，也交个朋友。”

王辅臣听他说得诚恳，便用鞭子向山坡上一指，坦诚地说：“莫大人要和我私谈，回到城里倒多有不便。我们在那边山石上小坐如何？”莫洛点了点头，让随从们在山坡下候着，便和王辅臣一起，纵马上山，在一块大青石旁坐了下来。

看着前边夕阳抹红了的云霞，莫洛心情沉重地说：“将军，我向你透露几个消息。朝廷派到云南的钦差，到那里两个月了，却是音信皆无，生死不明，最近又有快马报来，说孙延龄已经扣下了四公主，竖起了反旗。福建的尚可喜父子，广东的耿精忠爷们，也有异动的迹象。看来三藩叛乱在即，大变就要到来。此时此刻，不知将军有何想法？”

“噢？莫大人，皇上派你再次出镇陕西，是不是怕我王辅臣也生外心，跟着三藩闹事？”

“不不不，皇上决无此意，我出京陛辞的时候，圣上扶着他那支豹尾枪说，莫洛，无论发生了什么意外，你都不要怀疑王辅臣。朕对他期望很重。你要与他义结同心，共赴患难。”

“谢皇上圣恩，谢莫大人对未将的倚重信赖。”

王辅臣心情激动，正要说下去，莫洛摆手止住了他：“将军，请听老夫一言。皇上对你视为股肱大臣，也寄托着厚望。老夫岂能不听圣上的旨意。但是，老夫有句话，却又非说不可。”

“啊，莫大人请讲？”

“嗯，我担心的是你的部下，你能担保他们个个忠心吗？”

王辅臣被这忽然而来的问题问得楞住了。是的，他的部下，都是他的老部下。可是，他们的出身，却又各不相同。他这支部队，约有四万多人，分别由马一贵、王屏藩、张建勋三个人统带，另外，是龚荣遇的三千中军。马一贵和王屏藩，是李闯旧部，素怀二志，尤其是那个马一贵，野性难改，兵士们有了错，他总是大棍责罚，这大棍又粗又重，马一贵又心地狠毒，常常一棍下去，就要了兵士的小命，所以绰号又叫马一棍。张建勋呢，实力最为雄厚，是个酒色狂徒，也是吴三桂的谋臣汪士荣的死党。当年，吴三桂受封藩王之时，大摆庆功筵席，张建勋喝得酩酊大醉，竟口出狂言，调戏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一怒之下，要砍下他的首级，亏得汪士荣保本，才饶了他一命。所以，张建勋把汪士荣这个救命恩人的话，奉为圣旨。只要汪士荣从中一

调唆，说不定头一个叛乱的就是他。马一棍、王屏藩和张建勋，这三个人匪性难改，他们的部下亲信，也都是些亡命之徒。只有龚荣遇，与王辅臣患难十几年，义结同心，为人又正派。他的三千铁骑，军威整肃，军纪严明，战功也比较多。所以王辅臣把这支队伍当作中军，可是，人数毕竟是太少了！目前，他们不知三藩的动静，还肯听他王辅臣的节制，如果一旦形势大变，他们又将如何呢？王辅臣思来想去，这个保票是打不得的。可是，在莫洛面前，又怎能将这些苦衷和盘托出来呢？所以，想来想去，只有以问作答：“莫大人所虑很有道理，请问大人有何良策，确保西北平静？”

莫洛在陕西多年，王辅臣手下几个将领的情形，他了如指掌，王辅臣此刻的心情，他也明若观火，但见王辅臣不明说，自己就不便点破，只好含而不露地说：“皇上对你圣眷极深，老夫虽身为经略大臣，也唯将军的马首是瞻。依我看，如果没有意外，你我自然可以相安无事。一旦有变，将军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跟着他们一起背叛朝廷，要么身死家亡。除此之外，将军别无选择。”

“嗯，莫大人所言很是。我马鹞子乃血性男儿，既受恩于朝廷，岂肯再做背叛君父的事？但是，如果大人估计得不错，我又当何以处之呢。”

“王将军，请恕老夫直言，到了那一天，谁也救不了你。所以我们必须防患与未然，先走一步，以防不测。”

“好，请大人指教。”

“第一步，先把马一贵和张建勋的两部人马一部向西，一部向北，远远地调离西安。万一三藩叛乱，使他们无法互相勾结。”

“好，未将遵命，请问，第二步。”

“千总以上的将领要全部更换可靠的人担任。”

“哎呀，大人，这点未将可办不到了，我哪有那么多的人呢？”

“我送给你！我这次来，带了二百多名包衣家奴，现在全都转送给你。”莫洛说着，从靴页里抽出一张纸来，“辅臣，你已是汉军正红旗籍了，有几个奴才不更好？收下这张转赠文契，你便是他们的旗主儿，操着他们的生杀大权。有这些人在下边做官，这个兵不就好带了，你这提督不比如今做得更稳些？”

“莫大人！”王辅臣颤抖着双手接过这张纸，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这一份厚礼可说是万金难买。因为这些包衣旗人，哪怕将来入相出将，封侯称王，也仍是他王辅臣的奴才！一霎间，他觉得过去与莫洛的不和，全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怪不得西安百姓称莫洛为“莫青天”……

莫洛这个计划，如果能顺利进行，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很可惜，他已经晚了一步。那个以小张良自诩的汪士荣，带着吴三桂的密令，已经在莫洛之前来到了西安，潜伏在张建勋的兵营里四五天了。他是张建勋的救命恩人，他的话张建勋奉若圣旨。早在莫洛和王辅臣游骊山之前，他们已经订下了兵变计划，静等时机了。

第二日下午，王辅臣在提督府聚齐众将，宣读钦差西路经略大臣莫洛的调兵将令：命令张建勋率领所部人马，移防宝鸡；马一贵部调防杨家陵；王屏藩部暂留原防地，但要做好准备，开拔到陇南。西安的防务，全部归由龚荣遇的中军接管。

命令读完，王辅臣轻松地一笑说道：“咱们兄弟几个一向情同手足，今日为了防务暂时分开，待北方宁静之后，自当重新调回，再次团聚。来人！摆酒，与各位弟兄践行。弟兄们，请罢，请入席，哎——怎么都不动，建勋老弟，来来来，请这边座。”

“啊！哦……好好好，大家请，大家请。”张建勋一边搭讪着，应付着，一边趁着兵士抬桌搬椅，上酒上菜的机会，向自己的亲兵头目耳语几句后，然后从容入席，坐下来吃酒。他们都是多年在一起的老弟兄，从来是猛吃猛喝，不讲规矩的，但今天这桌酒席却吃得冷清，尴尬。王辅臣心中清楚，也并不见怪。突然，龚荣遇神色慌忙地从外边跑了进来，向王辅臣耳语了几句，王

辅臣勃然变色，站起来大喝一声：“你们几个听着，是谁把兵马调进城来了？嗯，为什么和我打了个招呼？”

没有人答话，也没有人走动，大厅里霎时安静下来，沉闷的气氛压在众人的心头，一个个茫然四顾，表情痴呆。就在这时，辕门外突然传进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夹杂着叫骂声和兵器的撞击声。王辅臣推席而起，回身取过一支金箭：“龚荣遇听令。持此金箭到外边去，传我的将令，命令入城军士全部回营，不得在此骚扰生事，违令者处以军法。”

龚荣遇尚未答话，却见张建勋站了出来，一阵冷笑，径自抢过令箭，放回桌上：“大哥，晚了，外边的兵士是兄弟我的部下。”

“你，你要干什么？”

张建勋走到桌边翘起二郎腿坐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干什么？哼，什么都不干，就是想多活几天。军门，咱老张明人不做暗事，这是我一手发动的兵变。那位当着西路经略使的钦差大人，此刻恐怕已经人头落地了。兄弟我的标营铁骑，已经占领了西安各门，连军门的这座提督衙门，也被兄弟包围了。大哥，您坐下咱们有话商量！”

“你，你，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是谁让你这样干的？”

张建勋尚未答话，却听门外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是我让他这么干的。”随着这一声，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虽然粉面朱唇，美如妇女却透露着阴险和奸诈；身穿布衣，背上插着宝剑，手中拿着一柄玉萧，迈着沉稳的方步走进门来，向王辅臣略一拱手含笑说道：“王提督，久违了，还认得故人汪士荣吗？”

王辅臣猛然惊觉，原来是吴三桂派人来策动的兵变。他一跃而起，大喊一声：“来人，把这奸细与我拿下！”

门外“扎”的答应一声，一下子拥进二十多个人来。王辅臣定睛一看，竟没有一个是自己的辕门亲兵。这才意识到，他们已经被人家下了武器。此时；手下众将，连自己也在张建勋的刀剑之下了。

汪士荣摆弄着手中的玉萧和颜悦色地对王辅臣说：“辅臣兄，你我均是平西王的帐下旧臣。今日虽各为其主；也不该这样对待老朋友嘛。你看，随随便便地就要下令拿我，闹到现在这种局面，倒伤了和气多不好啊。建勋老弟，下个令，让你这些亲兵退下，咱们老兄弟在一块谈谈不好吗！”

张建勋把手一挥，让兵士们退出厅外。王辅臣阴沉着脸向汪士荣问道：“把话说清楚，你们想要干什么？”

“好，既然军门垂问，在下也就不再隐讳了，何况，今日在座的都还是老朋友呢。在下奉了平西王爷将令，专程赴陕，要收回王爷的这支部队。如今，平西王已经在五华山举起义旗了，要推翻满清，光复汉室天下。诸位将军如果归顺，则今天驰骋疆场，异日封王封侯，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呀！”

三十三 散资财叛王买死士 斥奸贼忠臣勇捐躯

三十三 散资财叛王买死士 斥奸贼忠臣勇捐躯

汪士荣奉了吴三桂的命令，到陕西来策动兵变，正当王辅臣召集众将，宣布莫洛命令，要调开马一贵、张建勋的部队时，他的督军行辕却被张建勋派兵突然包围了。

汪士荣见顺利得手，便公开露面，要挟王辅臣及其部将：要么跟随平西王起事共享富贵，要么就兵戈相向，刀枪见血。王辅臣正无计可施呢，叛将张建勋的把兄弟马一贵先就表态了。

“嘿，这还有什么说的。汪先生是平西王驾前亲信谋士，您说到哪，兄弟我跟到哪儿！”

王屏藩也急忙答腔：“我说建勋兄弟呀，有这样的好事，你咋个怎么不告诉我一声，想抢头功是怎么着，好了好了，还说废话干啥，咱们跟着汪先生，跟着平西王，打康熙这小子去！”

汪士荣把玉萧一摆，冲着大伙说：“好，兄弟们，我替平西王爷谢谢各位。辅臣兄，您说话呀，只要你不嫌弃，帐下众将，还是你的忠实部下。如果你执意不从呢——只怕惹出乱子来，伤了咱们兄弟的和气，啊？”

转眼之间，众叛亲离，王辅臣欲哭无泪，欲死无门，他颓然坐在椅子上：“事到如今，叫我还何话可说，弟兄们既然要高攀平西王，我不能拦阻，你们的兵丁甲仗，都可带去，我一个也不留。这弥天大罪，我自去向皇上领了……”

“嘿……何必意气用事呢，再说，你也担待不起这个罪名。来呀，把那件东西呈给提督大人。”

门外一名军校应声而入，手中端了一个大盘子，来到厅内站定。汪士荣走上前去，伸手揭开了蒙在盘子上的红布，王辅臣定睛一瞧，大吃一惊。原来盘内装的是兵部尚书、经略西北军务的钦差大臣莫洛的首级！

王辅臣只觉眼前一黑，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了，昨天下午在骊山脚下，莫洛说的那些话，还响在耳边，果然是出了部下的哗变。果然是留给了自己非死即叛的两条路。此时，康熙皇上亲切的神态，赐籍、赐枪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王辅臣堂堂须眉男儿，怎能做此不忠不义之事呢。他下意识地把手伸向座位后边，突然摸到了康熙赐给他的那柄豹尾枪，便握在手中，凄然地看了又看，抬起泪眼向众将说：“各位兄弟，前程无量，愚兄我就此告辞了！”说完举起枪来向自己的喉头刺去！

龚荣遇一直站在王辅臣的身边。对汪士荣这个十足女相的人，他从来就没有好感。对张建勋等的狂傲野性，也一向感到厌恶。他是王辅臣一手提拔的中军将领，对王辅臣誓死效忠，唯王辅臣之命是听。所以，从事变到现在，他一直冷眼旁观，一言不发。假如王辅臣也投降，他不想去阻止；假如王辅臣顾全大义，坚决不从，因而引起争斗，他将拔剑而起，宁愿身死，也要保护王辅臣。此刻，他见王辅臣要挺枪自杀，连忙扑过去。抱住了自己的恩公：“军门休要轻生，咱们慢慢商议。弟兄们，大家都是在血火疆场爬出来的人，你们能忍心这样逼迫大哥吗？”

汪士荣意味深长地一笑：“各位兄弟不必惊慌。王将军的爱子王吉贞现在京师，他有他的难处。好了，你们是患难兄弟，我呢，是个外人，不便参与诸位的军情大事，告辞了！”说完转身就走。

张建勋急忙上前拦住他：“哎哎哎，汪先生，你点了这一炮，就该给弟兄们出个主意，料理好后事再走啊！”

“哈……，王军门深明大义，不会撂下平凉四万军士撒手而走的。我的事办完了，还要马上回云南复命，至于以后。你们和王军门商议着办吧！关西马鹞子重抖当年军威，定会名载青史，功垂千秋。众位兄弟，咱们疆场上再会！”说完，把玉萧一罢，头也不回地去了。

座落在五华山上的平西王府，一向是庄严豪华，气象万千，可是，今天却突然改变了模样，笼罩在一片肃杀恐怖的气氛之中。

从王宫通向云南府的官道上，一队队的兵士，排成方阵，匆匆地向城外开拔。骑兵纵马奔驰，扬起了遮天蔽日的尘土。王宫门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副甲冑的兵士，手执明晃晃的刀枪，从宫门直排到大殿门口，又在殿旁边的一个大草坪上，围了一个大圆圈。草坪上正中搭着一个点将台，几百名游击以上的将领，在台前列队肃立，一个个神情紧张，面色铁青。谁也不知，王爷突然下令召集众将，打算干什么。

辰未时分，夏国相，胡国柱等亲信大将、谋士，一个个阴沉着脸从仪门走了出来，登上点将台，站立两旁。随在他们身后的，是一队军饷，他们抬出了三百多只大箱子，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箭道两旁。就在众人窃窃私语诧异不解之时，中军令官站在台中，高喊一声：“王爷驾到……”

校场上霎时肃静下来。几百只眼睛一齐射向正殿门口。只见一队锦衣金甲的护卫，簇拥着老态龙钟的吴三桂走了出来。他穿一身青布棉袍，外罩竹布马褂、脚下蹬着“双梁儿千层底”的皂靴，迈着沉重迟缓的步子，走上将台，站在正中，神色黯然地往台下扫视一眼，轻轻地吩咐：“把箱笼全部打开”。军校们闻声而动，三百多口大箱子打开，聚集在校场的将领们全都呆住了。只见一道道灿烂夺目的光华，从箱笼中喷射而出，在阳光照耀下，晃得人们几乎睁不开眼。原来，这三百多只箱子里装的，全是价值连城，精美无比的各类珠宝。吴三桂手下的那些人，个个都是发财的能手，抢掠的好汉。寻常珠宝金玉，他们见得多了。可是谁也没有见过这么多，这样好，这堆积如山的珍宝，一个个像是突然进了龙宫的藏宝金窟，全都惊得瞠目结舌，不知身在何方了。就在这时，吴三桂轻咳一声，以他苍老沉重的声音说话了：

“今天来的都是跟随我几十年的兄弟们，也都是从死人堆里爬过来的人，不容易呀！我们这支军队，刀光血影几十年，积下了这一点财宝。有些是明、清两代皇帝的赏赐，有的呢，是我们打胜仗的战利品！吴某不是守财奴，这些身外之物，我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原打算能陆陆续续不显山不显水地给弟兄们分了，让大家回去置买庄园产业，今世不受冻、饿之苦，儿孙也能得一点济，可是，天不由人哪。如今情势变了，不得不一下子拿出来，咱们一块分了吧。”

说到这里，吴三桂突然一阵哽咽，两行浊泪，流落下来，再也说不下去了。台下众将骚动起来。一个矮个子的参将忍不住大声喊道：“王爷，您老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您只管吩咐下来，我们大伙替您分忧。”

“是赵勇么？记得当年攻打宝庆的时候，若不是你，我就被流矢射中了。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老贤弟，如今照应不到你了！朝廷派了折大人和傅大人来，坐镇云南催我回辽东养老……关山万里、云河路遥，此一去凶多吉少，只怕从此与你生死长别了！”

这番话说得十分动情，数百名将校个个心酸，人人落泪。赵勇忍不住跨前一步，抗声问道：“请王爷明讲，朝廷为何要下旨撤藩？”

“唉，叫我怎么说呢？——天威难测呀！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乃是千古不变之理，我吴三桂如今谁也不怨，只怨自己当年失策，引狼入室，等到风烛残年尚不知死所，自作自受，追悔莫及呀！只可怜你们这些老兄弟，立过许多汗马功劳，一旦烟消云散……”说到这里，吴三桂热泪纵横，抬起袍袖来，胡乱抹了一把，指着台下的珠宝说：“这些东西我已无用，请诸君拿去，或置买庄田，或作生息之本，也算表我一点心意。他日吴三桂若遇凶险，诸位兄弟也还可睹物思人——来来来！上前来，由我亲自分发！”

众将领泪如雨下一齐跪下叩头，却没有一个人要来领赏。吴三桂假惺惺地说：“弟兄们，不要这样！事已紧急，不能再拖了！钦使和朱中丞一日三次，催我上路，再拖下去罪过更大。你们如此推辞，岂不是让我为难吗？”说完他忽然掩面痛哭。

马宝霍地跳出班次，大喊道，“什么钦使不钦使，中丞不中丞！我们只知道王爷！王爷不撤藩，谁敢逼命，我就宰了他！”

“马宝，你上次已经闯祸了，怎么还要这样无礼？你这样地糟蹋钦差大人，岂不置我于死地吗？”

夏国相见群情激荡，立刻大声道：“清朝若无王爷，何能有今日？康熙一个乳臭未干的夷狄小儿安享九五之尊，他哪里知道我们创业艰难？这口气叫我们怎么往下咽？”

“国相，你自幼饱读经书，怎么不懂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不，王爷，古有明训：君视臣力国土，即以国土报之；君视臣为路人，即以路人报之；如果君视臣如草芥，当以仇寇报之！”

“哎——这话越发说不得！我吴三桂前半生曾为大明臣子，受恩深重。只因闯贼作乱，社稷不保，为借兵复仇，才归顺了清朝。没想一步走错，误了终生。还有一件事，我十分痛心，那就是康熙元年的时候，南明永历皇帝逃到云南，我本想妥加保护，可朝廷却下密旨，让我杀死他。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让他全尸而亡，并且厚礼安葬，也算对前明尽一点心，可是却在天下人面前，落下了骂名。唉！都怪我自己少点主见。如今事情已过去十二年了，是非功过，都不去说它了。我只想在临行之前，到永历皇上的墓前祭奠一番，你们可肯随我一同去吗？”

正在哭泣的众将，听到吴三桂问话，雷鸣似地答应一声：“谨遵王命！”吴三桂不再说话，一边擦着泪水，一边走回正殿。等他重新再出来时，众将更是吃惊。只见他身穿明朝的蟒袍玉带，花白的头发辫子盘了起来，掖进官帽里面，浑身上下，大清平西王的气质服饰，已经荡然无存。他以自谴、自责，自讽，自嘲的口吻说道：“三十年了，这身袍服一直压在箱底，总算又穿出来了。要不然，带着马蹄袖，拖着大辫子，有什么脸面去见先帝呢？今天，我穿着明臣的袍服，在先帝墓前哭祭一番，就是永历先皇和昭烈皇帝在冥冥之中，给我处罚，我也是心甘情愿了。启驾吧！”

吴三桂率领部将，祭奠永历陵墓的事，当天晚上，巡抚朱国治就报告了钦差大人。吴三桂兴师动众，明目张胆地祭拜南明皇上，说明他已决心造反，不再有任何顾忌。事态发展十分严重，必须立即报告朝廷。折尔肯想派朱国治去，因他人熟地熟，出境方便。但朱国治宁死不从。说自己身为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保护钦差的安全，更是义不容辞。要亲自去闯平西王府，向吴三桂痛陈利害，好让两位钦差乘机逃走。并立即派人，提出了巡抚衙门的全部库存银子，又派了十名亲兵，护送钦差去贵州，与甘文帽会合。

一切安派停当之后，朱国治袍服冠带齐整，坐了八抬大轿，直趋五华山。路上，朱国治掀起大轿的窗帘，看到沿途大小路口都有吴三桂的兵丁把守，严密盘查行人。每隔几十步远，还有一名带刀枪校尉，骑马巡视。他心中暗暗担心，只怕折尔肯和傅达礼已是出不去了。

大轿刚刚抬到王府前，就被一个千总拦住了：“王府重地，一切官员落轿下马！”

“朱国治猛然掀起轿帘，大声说道：“我乃天子驾前重臣，钦赐紫禁城骑马，谁敢拦阻——抬进去！”几个轿夫，都是朱国治的亲兵，家丁，答应一声，把这乘绿呢大轿抬着，闯过衙门，闯过两行禁兵，直抬到吴三桂的银安殿门口。

朱国治镇定了一下情绪，缓步走出轿门，掸袖、整冠、大声报道：“大清国钦命太子太保加尚书衔，云南巡抚朱国治，参见平西王殿下！”说完，不等传呼，便撩袍迈步，昂然而入。

银安殿里，气氛更是肃杀。吴三桂端坐在正中黄缎绣龙银交椅上，几个亲信大将、谋臣环伺两旁，八个骠悍的侍卫，手按宝刀，虎视眈眈。朱国治视而不见。行礼参拜，也不等吴三桂说话，径自站起身来，在一旁坐下。

停了好大一会，吴三桂才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来：“朱国治，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擅闯银安殿，逼迫孤王！”

“王爷此言差矣！下官奉旨行事，不过是请问王爷的行期、何谈逼迫二字？”

“哼，孤王行朝一旦定下，自然会照会你们。你三番两次地来催问，不是逼迫，又是什么？何况你在云南已经逼迫我多少年了。”

“王爷身为藩王，拥兵自重，而朱某不过一介书生，腰无尺寸之刃，手无缚鸡之力，就是想逼，能逼得了吗，”

话犹未完，胡国相在旁喝道：“住口，小小一个巡抚，竟然如此放肆。我们王爷坐镇云南，靠的是几十年征战疆场的汗马功劳。抬起哪只脚来，也比你的脸干净。”

“哦，有这等道理？此话从王爷身边重臣嘴里说出来，也不怕别人耻笑吗？至于王爷的脚是不是干净，下官就不好明说了。正所谓，莫道天下人不知，茫茫海内皆识君。平西王一生，干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还用着我一一述说吗？”

一句话，戳到吴三桂的病处，激得他拍案大怒：“放肆，把这狗奴才拿下，杀他祭旗！”

三十四 举叛旗反了吴三桂 陷情网痛煞李云娘

三十四 举叛旗反了吴三桂 陷情网痛煞李云娘

吴三桂要起事了。

三声大炮掠空而过。号角手将长长的号角高高仰起，“呜呜”一阵悲凉鸣叫，空寂的峰峦回音袅袅。惨白的阳光下，一面明黄龙旗，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舞动。上面绣着：“皇周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吴”十三个大字。

数千名军士全都换上了白衣白甲，将发辫散了，照着先明发式挽于头顶。不过前额上剃过的头发却一时长不出来，有的发青，有的溜白，有的乱蓬蓬，显得滑稽可笑，吴三桂走出殿堂，登上将台，亲自检阅了三军仪仗，命将朱国治绑在旗下，向夏国相点头示意。

夏国相神色庄重地大踏步升阶登台，对行刑的刽子手大声道：“开一刀——祭——旗！”

接着又是三声巨响，朱国治那颗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在潮湿的草地上。夏国相又高喊一声：“诸位将士，肃立静听大元帅的讨清檄文！”

檄文读完，吴三桂又转过身来，向点将台正中供奉的“大明昭烈皇帝”崇祯的牌位，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端起一杯酒来，朝天一擎，轻酌地上，这才又回身向众将发布军令：

“天下都招讨大元帅吴，谨告三军将士：福建耿精忠，广东尚之信，广西孙延龄，陕西王辅臣各路勤王义师已升旗举兵，同讨夷狄，不日之内即可会师于扬子江畔！望我三军将士，奋勇杀敌，光复汉室江山，共建皇周天下。”

下面军士举着刀剑齐声高呼：“皇周天朝万岁，大元帅千岁”

这震天动地的山呼声，使得吴三桂的心情十分激动。多年来，他想的、盼的就是这一天。今天，终于既不从大明，又不听大清，树起了他吴三桂自己的旗号。若能从云南杀出去，接连打它几个胜仗。以吴三桂为帝的大周朝，就要正式建立。到那时，兵士的山呼，将不再是“干岁”而是“大周皇帝万岁”了。多年来压在他心头的郁闷，在这山呼声中，一扫而光。他在此起彼伏的山呼声中，似乎突然间年轻了二十岁，在众军将的簇拥、护卫之下，迈着轻捷的步子，回到了银安殿的列翠轩。

但是，等待他的却并不是好消息。

孙延龄求援：傅宏烈七千兵丁集结苍梧，准备偷袭桂林……

耿精忠告急：台湾的郑经，挥师登岸，已经占领了三个县城……

娄山关急报：钦差的随从党务扎萨穆哈带着甘文（火昆）和朱国治两人的儿子，化装逃跑，已经混出了娄山关……

派到云南府的内探急报：钦差折尔肯和傅达礼两人连夜出逃，下落不明……

唉！旗号刚刚打出，兵师尚未出征，就是一连串的坏消息。一股不祥的预感，深深地压在吴三桂的心头。尚可喜老奸巨滑，耿精忠后方不靖，孙延龄和王辅臣并不可靠，朱国治宁死不屈，折尔肯又连夜逃遁。更让吴三桂气恼的是，啸聚山东抱犊崮的朱甫祥和刘大疤拉刚刚起事，就被朝廷派兵打了个落花流水。前年，康熙的老师从郑春友和皇甫保柱手里逃脱，住进了孔府的张姥姥家。假如这个伍次友重返京师，小皇帝康熙就会如虎添翼，太可怕了！

吴三桂的耽心不是多余的，此时，伍次友和李云娘已经踏上了北归之路。

自从袁州府遇难，伍次友和云娘两人，一直住在张姥姥家中，张姥姥请医生医好了伍次友的嗓子，从此，他就与孔府后裔们读书讲学，倒也怡然自得。后来，又遇上正在构思《桃花扇》的孔尚任，俩人情投意合，光阴也就在诗酒之中，悄悄地流逝了。

朱甫祥和刘大疤拉在抱犊崮据险作乱，兵祸波及圣府四乡，打乱了伍次友的闲情逸致。他从山东盗贼蜂起，联想到三藩叛乱在即，再也安不下心去了，便告辞了张姥姥，和李云娘一起，赶奔京师而去。

这一年多来，云娘和伍次友朝夕共处，更加钦佩他的为人和才学，也更加深了对他的爱慕之心。两人虽然一直是兄妹相称，云娘的感情却已是非同一般了。她真希望能在张姥姥的府里永久住下去，按照张姥姥的意思与这位大哥缔结百年之好。可是，流寇侵扰，打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也打乱了云娘这颗少女之心。伍次友突然决定动身赴京去见他的学生龙儿，云娘不能阻拦，她也知道拦也拦不住。可是，苏麻喇姑的影子，却不能不使她感到如芒刺在背。我李云娘与伍大哥风雨患难亲如兄妹地相处，已经三年了。大哥明明有意，却又总是回避，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心中，有个忘不了的苏麻喇姑吗？女道士李云娘可以还俗嫁人，苏麻喇姑这个尼姑自然也能还俗，也能嫁人。此番到了京城，如果皇上或者太皇太后一声令下，他们一对有情人成了眷属，我这个女道士又往哪里摆呢？一路上，李云娘跟着伍次友默然无声地走着。刚开始，伍次友觉得，她是因为认了张姥姥为义母，乍然舍弃，自然有些悲戚。可是，渐渐地，伍次友看出云娘的心事还不止这些，便有意盘问她：“云娘，你怎么不高兴呢，有什么心事吗？”

“啊？——哦，没有，大哥，此次进京，你将重蒙皇恩，飞黄腾达。我怎么会不高兴呢。”

“咳！又说些什么飞黄腾达。我无意做官，你是知道的，不过是惦记着龙儿。他现在正处困难时刻，我应该去帮他一把。不然的话，我们兄妹二人浪迹天涯，岂不更好！”

云娘心中一动，暗自想到，唉，若真能浪迹天涯，哪怕永远这样兄妹相称，只要你总是我的大哥，我也情愿跟着你漂泊一生。可是，你见了龙儿，见了苏麻喇姑，他们还会让你走吗？我夹在中间，又怎么周旋呢？”

伍次友见她一直不说话，又催问一句：“云妹，你以为我这样做不对吗？”

“哦——对，怎么不对，本来就该如此么。哎——大哥，船码头到了。你看那边正有一艘乌篷船。喂！艄公把船摆过来——”

艄公把船撑了过来：“二位客官，要到哪里去，”

伍次友上前答话“我们要到京城”。

“哟，客官，小人这船只到丁字沽。”

伍次友尚未接言，云娘却抢先说：“到丁字沽也行，我们到天津下船再走旱路嘛。大哥，上船吧。”

艄公将跳板搭上，二人上船进舱坐下。那船工却又跟了过来：“客官，请恕小人无礼，从这里到丁字沽，船价是十五串。请先赏了小人，好做一路上的盘缠。”

伍次友一愣，这才想起，临行时，张姥姥曾热情地赠送盘费，可是自己觉得已经打扰了一年多，不好意思收，辞谢了。哪知，如今身无分文，困在这里，原想到了京师就想办法付清船费，云娘又偏偏答应在天津下船。十五串并不算多，可是又从哪里筹措呢？他瞟了一眼云娘，云娘却毫不在乎地答道：“罗嗦什么，还能少了你们？开船吧！”哪知那艄公并不买帐，冷笑一声说：

“姑娘休怪，这是船家的规矩——我撑了半辈子船，客官们上船时说的都是您这话，可是到地方丢下几个钱，拍拍屁股就走了，我一家老小还要过日子呢”。

伍次友脸上一青一红，不知说甚么好。艄公见此情景，越发相信他们没钱，钻出船舱便扎篙放跳板：“二位且请上岸，我在这儿候着，取了钱来再乘船。”

云娘哪受过这样奚落，“嗯”地掀开帘子赶出来，指着艄公喝道：“放肆！瞧着我们是赖帐的？”

那艄公脾性也倔。硬着脖子回口道：“不敢，您要付了帐，我哪敢说您赖帐呢？”

“姑奶奶这回要不想付呢？”

“回您的话，小人父亲弟兄四个，并没有姑奶奶！”话还没完，李云娘早扬手一掌，“啪”地一声打得艄公打了一个趔趄：“混蛋！我这就让你认一个！”那艄公被云娘撩得怒火千丈，见伍次友文弱，云娘是个女流，料他们不识水性，又仗着自己懂两下子拳脚，举起船桨劈头便打，要赶云娘下去。云娘哪里把他放在眼里，左遮右拦地招架着，那只桨怎么也打不到她的身上。

伍次友在船里听到二人拌嘴，自觉理亏，却又无计可施，此时听二人在外边动上了手，便出舱来解劝。不料一出门就被艄公甩过来的船桨打在肩头，“哎哟”一声跌坐在舱板上。

云娘原本无意招惹是非的，见伍次友无端挨了打，抚着肩头在那边叫痛，胸中的怒火腾地燃起。她轻轻向前一步，劈手把船桨夺了过来，拦腰一扫，那艄公大叫一声，被打得凌空飞起又“噗”地一声掉进河水里。

“畜牲，还敢撒野么？”云娘冷笑一声，抄起船桨来便开了船，见伍次友还站在船头呆看，便说：“大哥，淹不死他，开船的哪个不是好水性啊！”

“唉！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许杀人，不许作案，何况今日之事是我们无理呢？”

“好好，听大哥的，还让他来划这个船吧。”云娘说着调过船头又划了回来，见那艄公正在凫水逃命，便喊了一声，“上来吧！我们又不是响马，逃什么——瞧着我大哥的脸，姑奶奶饶你了。”

艄公抓住船舷爬了上来，朝伍次友捣蒜似地磕头：“谢过老爷……”

伍次友忙把他扶起来：“船老大，实言相告，我们身上没有带钱，到前边一定想法子加倍付给你就是。”那船公嗒嗒连声，看了一眼李云娘，去后舱换了一身干衣裳，乖乖儿摇橹去了。

舱中孤灯如豆，照着这两个沉沦飘零的人。云娘见伍次友在低头想心事，一笑问道：“大哥，你在想什么？”

“唉！我在想，天津我们无亲无故，哪里去讨这十五串钱呢？”

“亏你还做了皇帝的老师，谈起经世治国，一片道理！没听人家说过‘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天津卫我有个亲戚，叫他替我们还了船钱，也省得这船公骂咱们！”

“好，好好，那就好。”

半月之后，船到达天津靠岸，云娘便下了船，并对船家吩咐说：“好好儿侍候着，我给你借钱去，省得休总惦记着！”伍次友听这话音，耽心她又要去作案子，慌得起身要嘱咐几句时，云娘却一笑走了。

岸上更鼓响了，伍次友坐在舟中忐忑不安地等着云娘。运河上游灯火如星、流水潺潺，岸上不时传来歌声乐声。这里虽不及六朝金粉、秦淮繁华的金陵，却另有一番妩媚景致。伍次友呆呆地想着心事，朦胧地睡着了。

半夜时分，云娘回来了，一进舱便笑嘻嘻道：“大哥睡得好安稳。快来看看，我得了彩头了。”伍次友揉着眼起来见云娘衣不零乱、身无血迹，心放下了一半：“好，回来了，可借到盘缠了？”

“那还有借不来的？要不是亲戚吝啬，我早就回来了！”

说着，将背上一个青缎包袱取下来，就着灯光打开来。

伍次友不禁惊呆了：原来竟是黄灿灿的六大锭马蹄金！那船公此时也醒过来，他自从娘胎里出来，也不曾见过这么多黄金，两眼都被照花了。云娘顺手捡起一只扔给了船公：“你那一桨挨得值过吗？”

艄公没想到云娘出手如此爽利大方，咕咚咚磕了三个响头，说道：小人有眼不识金镶玉！姑奶奶赏这么多，够小人一家半辈子了！”伍次友笑道：“你一下子借了三百两黄金，还说人家吝

啬小气，这胃口也大吓人了。我还以为你作案去了呢！”

“大哥说得轻巧，不作案，谁肯借给我呢。这天津道黑心得很，火耗竟加到六钱！——我废了他四个守库的，留下一张条子——取了这不义之财！”艄公听到这话，才知这女子真是江洋大盗，吓得面如土色。

伍次友却沉下脸来，决绝地说，“他是贪官，自有国法在，我就能弹劾他，你这么乱来有什么好处？这钱我不用！”

云娘直率豪爽、不拘礼俗的性情很合伍次友的脾气，但她自幼在乱世深山中长成，视人命如草芥，心无“王法”，伍次友又不能容忍。上次在袁州府伍次友便责备过她，以后在张家又多次给她讲人命至重的道理，不料她仍是积习难改！想到气处，伍次友一跺脚补上一句“你这样子，比着苏麻喇姑差得大远了。”

话刚出口，伍次友就觉得说重了，还要解释，云娘却已又羞又怨，只见她的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两眼直瞪瞪地看着伍次友。她一生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从来要说便说，要走便走，要打便打，要杀便杀，跟着伍次友这几年，她千艰万难地照料他、保护他，想不到伍次友竟说自己“比苏麻喇姑差得大远！”云娘心里酸痛，愧、恨、愁、怨一齐涌了上来，咬着牙颤声道：“说得好……我是不如人家。伍先生！你累了，我也乏了，我们该分手了。你原是清白人，眼见又要入朝作大官，我不过仍旧是个落魄江湖的剑客，怎能和苏大姐比呢？人生不过如此……我自问对世人无过，一生凭本心行事。今日，我取了贪官的赃银，换来了先生这一番话，也算不虚此行了，就算你我是擦肩而过吧！”

三年相处，这是云娘第一次向伍次友说出这样决绝的话，也是第一次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心地纯良、高贵，伍次友听了，惊出了一身冷汗，更觉得自己刚才失言了。回想起来，倒是自己有错。几年来虽然与云娘亲如手足，可是，在内心深处，何时与她平等相待了呢？唉，她多次舍命救我，我却这样待她，真不该呀：“云娘，你责怪得好。我……我只是想，天下贪官不计其数，你一人能管得过来吗？唉，事已至此，我无颜再挽留你，更无颜再与你作伴。你一路珍重吧……”话来说完，已是痛哭失声。

云娘见伍次友哭得伤心，自己也十分难过：“大哥，也怪我没把话说清楚，我去到银库的时候，那四个库兵正在结伙欺负一个女孩子，我一怒之下，废了那几个畜生的手脚。唉，不说这些了。我懂得大哥的心，你是想干干净净地去见你的龙儿，去见……苏大姐，我不该连累你，这些金子，你既然嫌脏，我才不稀罕呢。”说着，拢起舱板上的五锭大金，包成一包，“咕咚”一声扔进了运河里，然后俯身搀起了伍次友：“大哥，走吧，我把你送到龙儿和苏大姐手里，然后料理自己的事。”

三十五 舟楫行复又乞讨行 失婉娘忍再失云娘

三十五 舟楫行复又乞讨行 失婉娘忍再失云娘

伍次友惦记着皇上，康熙皇上也正需要他的帮助呢。

派往云南的钦差，已经去了三个多月了，却音信杳无；到吴应熊和杨起隆那里当坐探的小毛子自半个月前离开皇宫之后，再也没有露面；而那个身怀轻功绝技的皇甫保柱，也突然失去了联络，吴应熊深居不出，杨起隆的钟三郎香堂则悄悄地撤出京师，去向不明。所有的消息来源都被掐断了。

康熙敏锐地觉察到，没有消息的本身就是最大消息，一场大变故就要开始了。在这局势瞬息万变千钧一发之时，巍峨森严的皇宫，却到处潜伏着对手的密探，也潜伏着随时发生意外的危机，真令人担心啊！万般无奈之下，他采取了“你走我也走，你藏我也藏”的办法，带着魏东亭等一班近侍，悄悄地躲到了通州，严密封锁消息，住在通州关帝庙里。他更清楚地仔细斟酌一下形势，决定下一步的方略。此刻，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和房内烧得通红的火盆，康熙心中不由得一阵焦躁。假如伍先生还在跟前：一定能给他出个主意，定个方略。可是，先生如今在哪里呢？孔四贞路过兖州时，曾有密报入京，说伍先生险遭郑春友的毒手，被女道士李云娘救出后，下落不明。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先生音信杳然呢？三个月前山东盗贼在抱犊崮举旗叛变，朕下诏，令山东巡抚派兵剿杀，捷报也已传进京师，可先生仍然是踪迹不见，难道他又遭了暗算不成……

通州的临时行辕是宁静的，但宁静有时却更显得恐怖。

就在康熙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苏麻喇姑却奉了太皇太后的旨意来看望他来了。

苏麻喇姑虽然出了家，但她是康熙幼年时的伴当，也是他的第一个老师。对于这位年青皇上的心思，苏麻喇姑看得最清楚，最能在关键时刻给他安慰给他支持。所以太皇太后特意将她派来陪伴皇上。康熙一见苏麻喇姑，果然喜出望外，连忙把她迎进屋内：“好了，慧真大师，你一来，我就有了依靠了。快谈谈，宫里有什么消息，皇祖母对西南形势是个什么看法。”

自康熙八年以来，苏麻喇姑断了荤，连油也不用，身子很弱。她伸着枯瘦的手烤着火，所答非所问地说道：“小毛子这么久没有音讯，天又下了雪，万岁还是回宫办事为好。”

康熙明白苏麻喇姑的意思，其实他也正想这件事。这里虽严密些，召见大臣却十分不方便：

“是啊，朕也想着该回去了。也真怪，杨起隆他们叫小毛子去有什么事，这么久不回来？莫非瞧出什么破绽了。”

“万岁，这是非常时期，什么事都要想到。”

“是啊，这几天朕心神不宁，觉得处处是不祥之兆。在孙延龄之后，王辅臣受人胁迫，反叛了。范承谟几乎一天一个六百里加急，奏报福建情形，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李光地一去毫无音信，陈梦雷去耿家做了官，是吉还是凶，也无消息。王辅臣反了，他儿子王吉贞怎么办？吴三桂若反，吴应熊又如何办？难哪！自十一月以来，京官们便纷纷告假，而且也愈来愈多，这不是好兆头啊！”

“皇上也不要疑心太重，我虽好久不问俗事，冷眼儿瞧，李光地和陈梦雷还像是有良心的。”苏麻喇姑劝慰地说。

“文人无行。何况他们都是汉人。用他们汉人的说法，就是‘非我类族，其心必异’！大师，我们什么时候都不敢忘了这话，朕这个天下，格外难坐呀！”

这话说的虽是一般汉人，但苏麻喇姑因与伍次友有那一段瓜葛，听来却有点刺心，便笑着岔开话题：“万岁，外边雪景必定好，出去走走吧？明儿启驾回宫，以后再来这地方儿，可就不方便了。”

“哦，——出去走走，你说得是，也好，”康熙站起身来，自己拽了件羊皮风毛的金丝猴皮袍披了，便同苏麻喇姑一齐走出大殿。守在檐下的魏东亭朝狼谭和穆子煦使了个眼色，三人便远远尾随在康熙二人的身后。天阴得很重，雪却下得不大，地下也只有薄薄的一层白霜。康熙手搭凉棚，远远望见远处的河滩上围了一片人，挨挨挤挤地似乎在瞧什么热闹，笑着遥遥一指道：“大师暂且做一回凡人，一同瞧瞧热闹可好？”

“出家人心不静不如凡人，心静却强似出家。万岁既发了话，奴才谨遵圣命！”

二人在朔风中踏着冻土南行，忽然看见何桂柱带着十几个随从飞也似地打马迎来，这个何桂柱就是伍次友先生的家生奴才，原来的悦朋店掌柜，康熙让他在宫里当差。现在，何桂柱一见康熙，立刻滚鞍下马，伏在地下，口里吐着白气说道：“奴才何桂柱给万岁爷送折子来了！”

“起来吧，叫他们把折子送去，你和我们一同去散散心。”

何桂柱爬起身来，搓手跺脚地说道：“这天真冷！今儿已是腊月初十，快过小年了！”

三人走近了人群，方知是两个江湖艺人在卖艺。围观的竟有上百人，有的缩着脖子，有的袖手跺脚。一阵铮铮琴声，伴着一个女腔悠然而起。康熙听着不禁点头赞道：“琴拉得好，唱得也好。不料此地竟有这样高手！”

何桂柱挤到人群的前边，才看见是个衣着单薄的歌女手拍云板婷婷站着在唱，再瞧一旁操琴伴奏的人，惊得几乎晕了过去：啊，这不是我们的二爷吗！他揉了揉眼再瞧时，那人却抬起头来，四目相对，再无半点差错。——何桂柱心中一热，失声哭叫道：“二爷，我的好二爷呀！”

他不顾一切，双手扒开发楞的人们，扑倒在地下膝行数步，双手紧紧搂住坐在冰冷的石墩上操琴的伍次友，号陶大哭：“二爷！你……你竟落到如此地步……柱儿有罪，有罪呀！”

围观的人群见了这个场面，不由得一阵骚动。站在圈子外边的康熙听见何桂柱的喊叫，也是大吃一惊。他正要冲开人群走进去。却见身旁的苏麻喇姑轻轻呻吟了一声，便昏倒了过去。正在唱曲的李云娘也愣住了。自从在天津下了船，他们俩身无分文，不义之财伍次友不让取，伸手讨饭，又难得一饱，只好沿途卖唱，赶奔京城。伍次友心性旷达，毫不介意；李云娘也甘愿把这相依为命的日子多过上几天。一路上餐风宿露，忍饥受冻，他们却虽苦犹乐。眼见得京城在望，云娘的心中沉重，唱的曲子也更加悲切凄凉。却没料到，竟在这里遇上了微服出行的康熙皇上。康熙一眼看见自己的老师，面孔黄瘦，衣衫破旧，两只手冻得裂开了点点的血口子，不禁心中一阵酸痛。他吩咐狼谭照看昏迷的苏麻喇姑，自己趋前几步，拉住了伍次友：“先生，龙儿不好，龙儿没有尽到心，使先生落魄到如此地步。你，你吃苦了……”两行热泪奔流而出，他说不下去了。

次友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何桂柱，更想不到，康熙也在这里，惊得他如梦如痴。十几天的饥饿劳累，三年来的思念渴望，一齐涌上心头：

“怎么，是龙儿吗，你，你怎么会在这里，外面诸侯叛乱了吗，宫里出了奸佞了吗？你，你为什么在这里？”

康熙见伍次友一见面，就对他的微服出行这么关切，心中更是激动，忙忍泪陪笑回答：“不不不，什么事都没有出。龙儿我听老师的话，马上就回去。外边天冷，请先生和我到那边庙里说话。”

就在康熙和伍次友说话之时，云娘早已来到苏麻喇姑身边。两年不见，面前这个身份高贵却又命运不济的女子，竟有这么大的变化，她简直不敢相认了，看到苏麻喇姑骨瘦如柴，面色憔悴，李云娘不由得暗自叹息：唉，她比我大不了几岁，可是鬓角已见白发，脸色如此苍老，一听到先生来到面前，竟然昏了过去，她的心，恐怕被思恋煎熬得全都干枯了！”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云娘的心里，她打了一个寒战，咬咬牙走上前去抱起苏麻喇姑迳向关帝庙走去。

半个多时辰之后，苏麻喇姑醒过来了。她虽已削发为尼，但是三年来，伍次友的身影，却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心头。眼前，在皇上的对面，正坐着自己的兄长、老师和恋人。他穿着一身天青布袍，又脏又破，露着棉絮。脚下穿着当年自己亲手为他做的那双布鞋，也已破得露出了白布袜子。虽然脸色青黄，仍不失温文尔雅的气度。他披着康熙的那件金丝猴皮袍，正在侃侃而谈。苏麻喇姑回过头来，又见身边坐着一位姑娘。虽然也是衣衫破旧，蓬头垢面，眉脸间却现出勃勃英气。她是谁？哦——是当年沙河堡客店力杀刺客的小道士李雨良。嗯，果然是个女子，果然是个有胆有识的人！她怎么和先生遇到一块了呢，她和先生眼下又是什么关系？如果她能终生侍奉在先生身边，自己也就放心了，但是，自己的一切的希望和憧憬也从此消失了。啊，不，不，伍先生永远在我心上，不会失落的。苏麻喇姑镇定了一下情绪，推开了云娘的手，挣扎着坐起来，听康熙和伍次友的谈话。

“先生，刚才朕已经将形势说了个大略，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请先生教我。”

“圣上，撤藩既已决定，就要义无反顾，竭力促成，以安国本。臣不懂军事，但却知备战乃第一要务，而选将更是至关重要。周培公所说很有道理，湖南决战，已是定局，不知皇上打算派何人前去？”

“朕打算任命安亲王岳乐、简亲卫喇布掌管中路，据守湖南；今图海和周培公去对付王辅臣；康亲王杰书率兵到福建。吴三桂要反，就在湖南与他决战。”

“好！皇上既已深思熟虑，就该决而行之。适才皇上所说的钟三郎邪教之事，虽然为祸京师。波及内宫，但他们不过是乌合之众，只能干些鼠窃狗盗之勾当，成不了大气候。只要圣上善于用人，可保无虞。请恕臣直言，若单为此事，避难通州，使六宫无主，朝廷不安，却是得不偿失之举。望陛下速速回京，君安臣自安，君安，臣安，民心也就安定了。”

“好好好，知我者先生也。朕决计采纳先生忠谏，即日回京。”

师生、君臣正谈得热火，何桂柱匆匆忙忙地进来，带着几个随从，摆上了酒，一边忙活，一边笑嘻嘻地说：“主子，奴才家二爷回来了，以后陪主子说话的日子多呢。请主子和二爷入席吧，奴才还干我的老差使，给主子们上菜斟酒。”

“好好好，柱儿，亏你费心了。”

“哎，二爷这话说到哪儿去了，别说才分开了三年，就是三十年，三万年，柱儿见了您，还是应该规规矩矩地伺候的，何况，今儿个还有皇上呢。柱儿瞧着今天的事就是有缘份，在座的除了这位李姑娘，全是当年悦朋店的老人。来来来，请主子入席，李姑娘，您是远客，也快来请坐呀！”

云娘看了一眼苏麻喇姑，见她面如死灰，知道是何桂柱那番话，又触动了她的心事，不禁一阵难过。唉，看来她对伍大哥的痴情，比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今三人共处一室，同桌饮酒，自己是该有个决断了。她走上桌来，挽起苏麻喇姑和她并肩坐在下首。

康熙端起酒杯，向伍次友致意：“先生久经波折，终于又回到了朕的身边。来，请先生饮了这杯酒，权作洗尘，朕还有话要说。”

伍次友诧异地接过酒来喝了：“皇恩浩荡，臣永生难忘。不知圣上有何谕示，臣自当恭从圣命。”

“好，先生不失当年豁达胸襟。趁着大家都在这儿，朕想替伍先生料理一下终身大事。这位豪爽正直的李姑娘，朕是第二次见面了，性情、模样，和当年的婉娘竟是如此相仿，若和伍先生匹配，倒是天作地合的一对，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魏东亭立即表示赞同：“主子说得有理，奴才瞧着也是这样好。”

伍次友正要说话，突然看见苏麻喇姑脸色大变，咬紧牙关，两只手飞快地捻动手中念珠，不禁一阵心寒，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但是他俩人的这一切，却没能逃过李云娘的眼睛。她深情地看了一眼伍次友，又怜惜地瞟了一下苏麻喇姑，怀着深沉的痛楚，站起身来说：“万岁和魏大人关爱之情我领受了。万岁说得好，伍先生正是为国效力之时，我不愿以儿女私情烦恼他。我这一生有两愿，一愿皇上早日殄灭吴三桂，报了我家的深仇大恨；二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两条皇上都能办的——我陪着伍先生三年，兄妹相处，情同骨肉。云娘一生能有这样一位大哥哥，终生之愿也就足了。”众人还在听她说，却不防云娘一个磋步，游身窜到魏东亭身边。魏东亭何等机智灵活，却也没有能躲开，身子一麻早被云娘点了穴道，腰间佩剑也已被云娘夺出。

变起仓促，在座众人大惊失色，狼谭等人，有的抢步过来，护住康熙，有的就要上来捉拿李云娘，却见她微微一笑，凄惨地说道：

“怕什么，难道我会加害圣主和伍大哥吗？皇上，民女之心，已经剖白于圣君驾前。先生和苏大姐的事，请圣上和在座诸位成全。大哥，劣妹不肖，从此永别了！”

闭目端坐的苏麻喇姑，听云娘话头不对，急忙大喊：“妹子，你听我说！”可是已经晚了，云娘横剑颈下，只一抹，万点红珠，喷勃而出，香魂一缕，杳然而去了。

伍次友一下子跳了过来，双手紧紧地抱着云娘的尸体，嚎啕大哭：“云娘，好妹妹，我误了你了！你走了，走了，撇下我走了，云娘……云娘，哈……”一阵凄厉疹人的笑声，回荡在关帝庙内，伍次友疯颠了。

康熙激动地站起身来，大声吩咐：“小魏子，传旨，起驾回宫。何桂柱，用朕的御马车驾，护送先生即刻回京，传太医诊治，准敢怠慢，朕要严惩不贷！”

三十六 伪君子邀宠显伪诈 真法师点石变真金

三十六 伪君子邀宠显伪诈 真法师点石变真金

伍次友被送回京城，住在何桂柱的家里，经过太医的细心诊治，已经安定了下来，只是身体十分瘦弱。康熙皇帝几次夜临病榻之前问疾，使伍次友更加局促不安。他力劝皇上，不要为自己担忧，专心料理这风云突起的国事。

康熙也确实很忙。孙延龄、王辅臣等相继叛变，由此而生出的许多事端，是该一个个地解决了，他把熊赐履，索额图和明珠召进宫来，想听听他们的看法，商讨出一个对策来。不料，刚开了一个头，他们三人就闹翻了脸。

索额图率先发难：“万岁，记得康熙九年，明珠奉旨去陕西，回来后曾夸耀王辅臣如何忠贞，如今王辅臣竟擅自杀戮朝廷大臣，举兵叛变，这件事明珠应该向皇上说清楚。”

明珠头上冒出汗珠，但他很快便定住了神，淡淡一笑道：“不用我说，这件事皇上从头到尾都是知道的。”

熊赐履却冷冷说道：“未必吧！万岁也有个知道的事呢。”

“啊！熊大人此言，是要置明珠于死地了，你是有名的理学大臣，如此说话，恐怕算不得正人君子吧。既然康熙九年我便有罪，何以今日才参劾？既是参劾，在万岁面前，你就该明白直陈，又为何这样藏头露尾呢？也不知你和索大人私下是怎样商定的——是来欺我呢，还是欺君？要是欺我，请到我私邸，明珠甘愿受欺，要是欺君，那又该当何罪？”

康熙见一开头便跑了题，心中焦躁，怒目而视：“你们三人都住口，朕召你们来，是议论大事的，不想听你们互相攻讦！来人，去传王吉贞进见。”说着，拿起御案上的宣纸“啪”地一拍，连守护在殿外的魏东亭都吓了一跳。

索额图却并无畏惧之色，跪下奏道：“奴才说的正是王辅臣的事。明珠在陕西收受王辅臣的贿赂，回来后欺蒙圣主，致使国家封疆大吏惨死。他力主撤藩，眼见折尔肯等又一去无回，这样的乱国之臣实应处以极刑，以谢天下！”

“嗯？有这样的事——明珠你受了贿么？”康熙问。

明珠“扑通”一声跪下，抗声答道：“回主子，奴才没有受贿，索额图今日要借刀杀人，不过为了撤藩的事与奴才意见不合，求万岁替奴才作主！”

康熙知道受贿的事眼前是无法查实的。现在也不是从大臣中追查责任的时候。他严厉地说：“哼，大乱已成，朝廷无所作为，你们三人先杀头砍脑袋地闹了起来，如何能同心协力？撤藩是朕的主意，与明珠有什么相干？即或明珠也不赞同撤藩，朕依旧要办；难道你们要办朕这个罪魁祸首？”这话说得分量很重，熊赐履和索额图连忙叩头谢罪。却听康熙又道：“朕何尝不知撤藩之难？朕已准备好事败自尽，你们知道么？”

三个大臣惊得浑身一颤，相顾失色。

“你们吃惊了，是么？死生常理，朕所不讳，唯有天下大权不可旁落。朕宁为唐宗、汉武帝敬业而死，不效东晋，南宋苟安而生！”

熊赐履忙叩头道：“是！奴才……明白！奴才等不识大体，不知大局，求主上治罪！”索额图和明珠也是连连顿首谢罪，康熙这才缓和了一下口气，又说：“这就对了。眼下大敌在前，朝廷君臣皆当问仇敌忾，共赴前驱。大丈夫立德，立言、立功、立业，在此一时！朕为你们和解了吧！从此谁也不许再用意气。你说呢，熊东园、索老三？”

“扎！”

“明珠，你呢？”

“奴才本来就没什么。熊大人和索大人的本意也是为了国家社稷，奴才这颗头果真换来天下太平，砍了也是应该的——二位大人放心，明珠是不会记仇的。”

“好！这才是大臣的风度呢！你们说，王吉贞该怎么办？是杀。是放，还是拘押起来！”

明珠清楚王吉贞是王辅臣的儿子，对他的态度也就是对王辅臣的态度。刚才索额图还说自己受了王辅臣的贿，此刻怎能为王吉贞说好话呢，皇上的话刚落音，他就急忙说道：“奴才以为王吉贞该杀！他父亲王辅臣如此辜负圣恩，外边臣子们早就议论纷纷。既然反了，朝廷就不能示弱，自当杀了他的儿子，以谢天下。”

索额图也忙说：“谋逆大罪属十恶不赦！大清律早有明文，不分首从俱应凌迟处死！诛灭丸族。”

康熙点点头，又瞧熊赐履。熊赐履道：“如今朝野震动，都说王吉贞应斩。奴才倒有个愚见，不如拘禁起来，使王辅臣不能专心用兵……”

康熙立起身来在殿内走了几步，突然说道：“朕昨天问了伍先生，他倒以为放了为好！”

三人听了都是一惊，伍次友为何突然发了善心呢？康熙微微一笑：“你们不要惊疑。朕刚听到伍先生的话，也是不解。现在先不说，把王吉贞带来问一问再看吧。小魏子，王吉贞带来了吗？”

王吉贞已经来了，因里边正在议事，鞑驴子把他拦在养心殿外垂花门前候旨。听到上边传呼，王吉贞忙答应一声：“臣在！”小心地放下马蹄袖，弓着腰急步进内，俯伏在地说道：“奴才王吉贞恭请圣安！”

康熙没有说话，背着手在殿内来回走动。殿内静得吓人，王吉贞俯在地上不敢抬头，偷偷地瞟眼向外张望，只见有几个大臣在殿内，却不知是谁，正在他心神慌乱之时，突然康熙停在他面前厉声问道：“王吉贞，你父亲反了，你知道吗？”

“啊！”王吉贞惊呼一声，睁着惊恐的眼睛瞧着康熙，牙齿迭迭打战，忙又颤声答道：“奴才……奴才……奴才本不知晓，近日有些，有些风闻……求……”

又是一阵沉默，几张纸飘落到王吉贞面前，他双手捧了起来，只读了几句，脸上已冒出了冷汗，失神地将折子捧给旁边的明珠，浑身像打摆子似地发抖，口中吃吃作响，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康熙目光突然变得咄咄逼人：“你怎么想？”

“听……听凭万岁……爷发……发落……”王吉贞瘫得像一堆泥了。脑子里飞快地闪过几个念头，看来今日必死无疑了。

康熙也在紧张地思索。杀掉面前这个人比捻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但昨天伍次友说王辅臣反志不坚，杀掉他的儿子只能激他决心与朝廷为敌到底，这个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康熙要见王吉贞就是想亲眼看看这块料，若是个人才有识的，当然要杀掉。如今看他这模样，他倒放心了，但又不想就这么放了，白白地便宜了王辅臣。

“哼！你这个马骡子的大少爷就这么点胆子？抬起头来，听朕讲！天下千人反万人反，朕唯独不信你父亲会真反，若真地反了，朕不杀他，天也要杀他！莫洛这人素来自大轻浮，你父亲手

下不少人又是闯贼、献贼的旧部，很难节制，激出了这场平凉兵变，你父亲被裹胁弹压不住也是有的！”

王吉贞做梦也没想到康熙会这样讲，连连叩头答道：“这是朝廷的恩怨，万岁爷的明鉴！”

“朕召见你来的意思是要你星夜回去，宣朕的敕命，杀莫洛是下面人干的，你父亲的罪在于疏忽大意，朕知之甚详。叫他拿定主意，好生约束众将，为朕守好平凉，不要再听旁人调唆。只要有功劳，将来连杀莫洛的事，朕也一概不究！”

“是是是！”

“你心里一定在想，朕此时说得好听，到时候便会反悔，是不是？”

“是，哦，不，臣不敢！”

“是不是，敢不敢都由你想，由你说！你父亲若真地反了，朕岂有不杀你之理，当年你父亲来京，朕曾赐他一支幡龙豹尾枪，你叫他取出来好好看看，好好想想，把事情挽回来，便是一大功劳。”

“扎！”

“你去吧！狼谭！告诉兵部给他办通行金牌，放他出京。”王吉贞伏地谢恩，带着一身冷汗退了下去。

看着王吉贞的背影，熊赐履小心翼翼地问道：“万岁，王吉贞放回去之后，王辅臣就没了后顾之忧，恐怕乱子越闹越大了。”

康熙默然不语，回到御座上坐下，冷冷地看着三个大臣。明珠脑子转圈快，随口说道：“圣上这样处置，极其英明，王吉贞这样的稀泥软蛋，杀了不值一刀，留着又毫无用处，不如放回去，还可以让王辅臣知道圣恩……”

他的话还没说完，却见康熙的脸沉了下来，便突然停住了，康熙的心中十分不快，这个明珠善于窥测圣意，一下便把自己的想法全都点破了：该死的奴才，你耍什么小聪明，他见明珠俯在地上不做声了，便没有好气儿地说：“明珠，你该去看看伍先生了，他的病刚刚好，你要勤去劝着点儿。”

“是，奴才遵旨。”

伍次友的病是心病。这些天来，云娘的影子时刻萦绕在他的心头。结识三年，风雨同舟，几多患难，几多欢乐，他们都是在一起渡过的。那天，皇上指婚的时候，如果不是苏麻喇姑在场，也许，现在二人正在新婚燕尔之际呢。唉，一切都是这样地不可思议。我伍次人半生磋陀一事无成，既不能辅佐圣君，扬威朝堂，又不能自由自在地邀游林泉，反倒连累了两位青白痴情的女子。一个为自己出家，一个为自己捐躯。如今孑然一身，又何以自处呢？他曾想为云娘殉情，又觉得对不起龙儿；他想苟且偷生，却无颜再见苏麻喇姑。几天来，浑浑噩噩，如痴如梦，今日，突然清醒过来，又觉得万念俱空，周围一切，都失去了往日的魅力。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桌前，提起笔来，为云娘书写一篇祭文，想了结与云娘的关系，然后，遁入空门，在诵经念佛声中了此余生。刚刚写了两句，明珠和周培公却闯了进来，明珠走到桌前，大声赞道：“好，大哥写得好文章啊。嗯——‘天下第一绝情无义、丧心病狂之扬州书生伍次友，谨以清酒一杯；致于灵秀仙女云娘贤妹神前’……好，只此一句破题，就与众不同。大哥不愧是个多情的种子……”他神飞色舞，唾沫四溅地说着，伍次友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厌恶地打断了明珠的话，向周培公拱手一礼说道：“培公老弟，多谢你在百忙中前来看我。请坐，柱儿，上茶来！”

明珠知趣地坐下不说话了。周培公却走上前来，搀扶着伍次友坐下。然后谦恭地说：“伍先生，三年前蒙您以一封书信举荐我来到圣主身边，得以遂平生之志，展少年所学。如今学生却有一事不明，想来请教先生。”

“好了，好了，培公贤弟，不要再说了。我明白你的心思，无非是说我不该为儿女私情如此颓丧。唉，我何尝想这样呢，先是一个婉娘，又是一个云娘，皆因我的缘故，遭此意外变故。说

来说去，我伍次友是不祥之身，沾着谁，谁就要倒霉，假如再待在皇上身边，恐怕还要把晦气带给圣主呢。唉——”

周培公和明珠尚未开口，何桂柱却在一旁说话了：“嗨，二爷，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老太爷假如知道了，会生您的气的。”

“唉，随他老人家怎么责骂，我都不管了，我把什么都看透了。我被命运拨弄到如此地步，也该大彻大悟了。原来不信鬼神、佛道，现在想来倒是宁肯信其有地好。”

周培公一笑起身，拉起伍次友：“先生的心情，小弟完全清楚。今日小弟来这儿是想请大哥和我出去走一趟。”

“出去？上哪儿？”

“京郊大觉寺来了一位活佛，乃五台山的菩提法师，能说人三世因缘。我们何防去结识一下呢？明珠大人有兴，也不妨一同走走。”

“好吧，这位活佛，不在香火鼎盛的寺院里挂单，却往幽深僻静的古寺里驻法，倒像是一位高僧，就请他为我指点迷津吧。”

大觉寺座落京师西北台山侧，紧与西山遥相对峙。金元年间香火极盛，可惜后来遭战火，只留下一片残垣断墙，枯木萧森。巍峨的正殿已破烂不堪，倒是南厢一排配殿，似有人略加修葺过，给这荒寒冷漠的古寺增添了一点活气。四人在庙前下马，一天多没进食的伍次友已气喘吁吁，一边拾级而上，一边对周培公说：“你骗得我好苦！哪有什么活佛说法？”周培公向远处一指，笑道：“那不是个和尚？”

伍次友抬头一看，果然有一个和尚从配殿中走出。看年龄不过四十余岁，身材瘦弱，面貌清癯，穿着一件木棉袈裟，里边穿一领土黄色僧衣，双手合十立在玉兰树下口念佛号：“阿弥陀佛！有缘居上来矣！我和尚便是菩提，愿引居士慈航渡海！”

伍次友听这和尚说得如此口满，心中不服，那事事认真不肯苟且的脾气又上来了。他一向学问很杂，几乎无所不通，接着和尚的话音，便考问起佛法禅理来了。二人一问一答，谈锋极健，连周培公和明珠都听呆了，却不知二人究竟谁胜谁败。

这场别开生面的佛法辩论，进行了半个时辰，伍次友突然双手合十，向菩提和尚施礼：“弟子愚昧无知，多承大和尚点化，甘心皈依我佛，愿在大和尚堂下做一执拂头陀。”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居士既深明佛理，何以又如此愚不可化呢，有求于佛而入佛，终生不得成佛。尔不能顺心见性，不得为和尚弟子！”

伍次友心头一震，又来了怒气。不甘示弱地说道：“和尚也是凡人来，值得如此自大自尊吗？大和尚蜇居深山古刹，耳不闻丝竹弦歌，目不视桃李艳色，面壁跌坐，对土偶木佛，便以为是无上菩提？明珠，培公，柱儿，咱们走，咱们走！”说着便欲起身。

“居士且慢！是和尚失言了！”说着拂尘一摆。伍次友惊愕之间，两行女尼各十二人从配殿里款款而出，个个体态轻盈，虽娥眉淡扫、粉黛不施、却都是绰约风姿的绝色佳人。

伍次友正不知何意，突然看见苏麻喇姑陪着两个妇人走了出来，立在大悲坛前微笑不语。明珠和何桂柱一看，竟然一个是太皇太后，一个是当今皇后！惊得一跃而起，伏地叩头，周培公也忙不迭跟着行礼。

太皇太后向明珠等三人一摆手：“这儿没你们的事，退下！”

“扎”三人慌忙退到庙外，明珠又随手关上了庙门。

太皇太后望着痴呆呆的伍次友，款款一笑说道：“伍先生，你面前这位菩提长老，乃顺治先皇化身。怎么，做不得你的师父吗？”

伍次友陡然一惊，忙伏地谢罪：“臣不敢，适才已被活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了。”

和尚双手合什，微微一笑：“阿弥陀佛，伍先生请起。你果然是个饱学之士，若不是我苦读经书，钻研佛法十几年，今日就要栽到你手里了，怪不得皇上对你如此器重。伍先生，你既有此

才华、不能自解自脱，反向空门求助，岂非舍本求末？天下之大，何愁无英雄立足之地，你要三思。”

“是，弟子谨遵法师教诲。”

“这就对了，天下正值多事之秋，你跟着玄烨好好干吧。京华风云，正是盛景无限呢。阿弥陀佛！”

三十七 吴应熊投靠杨起隆 小毛子吓死王镇邦

三十七 吴应熊投靠杨起隆 小毛子吓死王镇邦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北京城里，家家团圆，上香敬酒，恭送灶王爷，希望他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可是，在京郊的潞河驿，却有一伙人聚在那里，他们计议的不是好事，而是叛乱；他们要带给京城百姓的，也不是吉祥，而是灾难。这伙人，就是杨起隆和钟三郎香堂的管事们。

半个月前，杨起隆突然转移，从城里的鼓楼西街周府，来到了潞河驿，一来，就封锁路口，封锁消息，严禁任何人出入。养心殿总管太监小毛子和文华殿的管事太监王镇邦，也被他带来了。经过几个昼夜的密议，起事的计划，已经大体上定了下来，小毛子参加了这些密会。掌握了全部情况，急于赶回宫报信，却又无法脱身。再说，起事的时间究竟在那一天呢？他想再探出个实底来，所以才没有冒然行动。

这天晚上秘密会议，是关键的、也是起事前最后的一次大聚会。潞河驿二进院的正堂里，明烛高烧，酒香四溢。杨起隆坐在正中，各省的堂主和谋士、将军提督、都统环列四周。酒过三巡，杨起隆红光满面，兴奋地立起身来，“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喜信儿。吴三桂已经动手了！耿精忠也将福建巡抚范承谟拿了，尚之信还扣押了他的父亲尚可喜，与广东广西巡抚联名讨清。此刻，湘江以南已不再是清朝的天下了！”

宴席上的人立时轰动起来，有的交头接耳小声议论，有的快活地大说大笑，也有的端着酒杯沉思，有的只是抿着嘴儿笑，气氛十分热烈活跃。

“我们决定起事”，杨起隆庄严地宣布，“有几件事还要和大家商议一下，请军师李先生讲讲。”

李柱原与杨起隆挨身坐着，这时慢慢起身，环顾一眼众人；“诸位，我们就要树旗起事了，“国号”仍为大明，年号——广德。明年的正月初一，即为大明广德元年。奉先皇崇祯昭烈皇帝三太子朱慈炯为主。”

人群中一阵窃窃私语。外省来的堂主，只知有个朱三太子，却从未见过面，李柱心中明白，向杨起隆一指：“诸位请看，正中高座的杨起隆，就是先皇的三太子。自从甲申之变，闯贼攻下北京，先皇殉节之后，为韬晦之计，三太子改名杨起隆，算来，已经三十来年了。太子周游全国：为匡复大明，殚精竭智，呕心沥血。现在终于要起事了，所以，从即日起，应该正名。”

众人轰然而起，向杨起隆参拜，杨起隆端坐受礼，洋洋自得。他挥手令众人归座，又示意李柱继续讲下去。

“起事时，以举火为号——由内廷，大佛寺、妙应寺、文大祥词，孔庙、景山东、鼓楼，钟楼、李卓吾墓、大钟寺、卧佛寺、烂面胡同和镇岗塔计十三处，于半夜子时放炮点火，全城齐动，攻打紫禁城。”

“为便于识别，我们做了两万顶红帽子。太监中香堂会众头目五十六人，已经提前发下。有

他们做内应，我们定会一举攻入皇宫，夺下执掌乾坤的中枢。现在要议的是，什么时候动手合适。请各位堂主、将军畅叙己见，以供三太子抉择。”

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山东香堂堂主，站起身来，大声喊道：“嘿，这有什么好商量的，说干就干，马上动手！”

小毛子早听得心惊肉跳，消息送不出去，如果匪徒马上动手，大内岂不又要遭殃？不行，得拖住他们。他略一沉思，便站起身来，先向杨起隆躬手施礼，又团团圆圆地作了一个大揖，站在当中说开了：“三太子，军师和各位堂主，听我一言，要说这起事的时间嘛。今日最好，小年下，多吉利呀！”

杨起隆笑着插了一句：“好是好，就怕来不及。”

“是这话，可要是错过了今天，就得另选一个吉利的日子。三太子已经等了三十多年了，不能匆匆忙忙，要是犯了日子，就不好了。”他一边说，一边扳着指头盘算着：“明个二十四，二十四扫房子——乌烟瘴气的，不好。嗯，二十五，磨豆腐，干转圈子，不出路，也不好。二十六，去割肉，血淋淋的，不行。二十六，杀灶鸡，本来不错，可是金鸡叫明，正应了个明字，杀了就叫不成了。二十八，把面发，嘿，瞧着挺大的个，一捏一个死疙瘩，那能行。二十九，灌黄酒，哎——这日子好，酒助英雄胆，放开手脚干。太子，我看二十九就行。”

杨起隆听他把日子越推越往后，心中有些起疑脸色也难看了。李柱城府极深，他也怀疑小毛子，但却不露声色，他心想，看来，公开商议起事的时间，并不妥当，好在兵不厌诈，随便定个日子哄哄这小子，要提前，还不是一句话吗。想到这儿，他走上前来，拍拍小毛子的肩头说：“好小子，有板有眼，左一套右一套的，不含糊。我看，既然是推迟了，不妨再往后放两天。大年初一，京城皇宫都在庆贺的时候，咱们来个出其不意，突然行事，清水煮饺子，叫他康老三吃个够！”

众人哄堂大笑，个个叫好，小毛子神气活现地回到座位上，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静待下文。李柱清了清嗓子，正要说话，忽见一个侍卫跑了进来：“禀三太子，吴应雄来了！”杨起隆一惊，嗯——

吴应雄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原来，自从朝廷檄藩诏旨一下，他就预感到末日临头了。父王在云南一旦动手，皇上立刻就要拿办他。怎么能躲过这场灾难，顺利返回云南呢？开始的时候，他把希望寄托在小毛子上，想利用这个双料间谍，打通杨起隆的关节，让钟三郎香堂帮助他脱身。可是后来内务府黄敬跑来告诉他，说小毛子是个用苦肉计打进去的奸细，但杨起隆尚未发现，反把他带到城外参与起事的准备去了。吴应雄听了虽然吃惊，却也没太往心里去。让小毛子去祸害一下杨起隆，对自己或许有好处呢。可是，当黄敬告诉他，说据内宫透露的可靠消息，皇甫保柱已经秘密地投降了康熙，这可把吴应雄惊呆了。皇甫保柱是父王驾前最忠心的侍卫，手中掌握着无数的机密。再加上他有勇有谋武艺高强。他如果真地叛变了，不但自己逃不出去，对父王也是很大的威胁。他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对这个人宁可错杀，也不能留下，只好狠下心来，用杯毒酒结果了皇甫保柱的性命。这么一来，身边再也没有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人了。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厚着脸皮再去求杨起隆帮忙。不过，今天他来，一是手中有吴三桂给杨起隆的信，二是把着小毛子的底。必要时，可以甩出这张牌，以取得杨起隆的信任。所以，尽管是仓惶出逃，却仍然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神气，一进门就大声笑着说：“嗨！真热闹啊！不速之客再次闯了三太子的香堂，多有得罪了。”

杨起隆站起身来冷冷一笑说道：“额驸大人不在石虎胡同安居颐养，却冲风冒雪，轻装简从，来此荒僻小镇，不知有何见教。”

吴应雄知道他是嘲讽，可是，此刻父亲起事的密报已经到手，再不出逃，就要身陷囹圄了，不得已才匆匆逃出来投靠杨起隆，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好陪笑说道：“实不相瞒，在下特来登门求助，昨晚我离开石虎胡同，今晨就得到消息，舍下已被抄了。此乃非常之时，请三太

子和我们同舟共济。”

“啊？同舟共济，好哇，世子尽管放心住下，玉皇庙红果园，你瞧着哪里舒服，就住下好了，不过这只是同舟……”

“当然，当然，在下这里有家父的一封亲笔书信，请三太子过目。”郎廷枢急忙打开包袱，取出吴三桂的信来。杨起隆拆开一看，里面装着一份吴三桂的讨清檄文，另一份，是一封给杨起隆的信。信中说云南将士愿集合于三太子麾下，为匡复大明王朝，浴血死战。杨起隆并不相信吴三桂这话是出自本心，但在此时此刻，起事在即，有吴三桂的几十万人马做后盾，而且吴三桂明说了拥护朱三太子的话，对杨起隆却是十分需要的，所以，忙站起身来，兴奋地向众人说：“各位，吴世子为我们又带来了好消息。平西伯愿率部属，拥我朱三太子为主，共图大业。”众人一听，欢声雷动，拍手叫好。杨起隆走下来拉住吴应雄：“世子，如今你是我这里的贵客了，请上坐。”

“慢！在下还要为三太子拔掉一颗小小的钉子。”说着，忽然一转身，目光如电地看着小毛子，叫出了他的本名：“钱喜信，出来！”

小毛子惊慌地走了过来：“世子，您老这是怎么了，小毛子没冒犯您哪？”

“哼哼，少费话。我问你，你倒底是我吴应雄的人，还是三太子的人，抑或康熙的人？说！”

小毛子明白，再说什么也瞒不住了，牙一咬，迸出一句话来：“爷是皇上的人，你又怎么着？”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人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个极受杨起隆和李柱重用的太监，怎么会是奸细呢，杨起隆的脸立时苍白了，吴应雄紧追不舍：“好小子，有种！我问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小毛子恢复了镇静，又抓住了话题了：“哎——额驸忘记了，不是你派我打进钟三郎会的吗？你既然知道我是皇上的人，为什么不早把底揭出来，还要派我到这来，祸害别人呢？”

小毛子这话，又引起一阵阵议论。吴应雄张口结舌，无法答对。可是，杨起隆却已下了狠心，不管小毛子是康熙的人，还是吴应雄的人，反正都是奸细，不能让他再说了，他大喊一声：“王镇邦！”

“奴才在这侍候呢！”

“把小毛子拖出去，埋了！”

“扎！”

两个卫兵走上前来，架起了小毛子就走。王镇邦也快步跟了上去。来到后院门口，小毛子假装提鞋，顺手抓了一把墙角的细沙土，揣到了杯里，冲着王镇邦说：“王公公，好歹咱俩都是大内出来的，临死之前，您让我再喝一口酒行吗？”

“好好好，依着你。来吧，咱们就在这小屋内，我敬你一杯算是送行。哎，你们二位叫上几个人，先去挖坑吧，待会儿，我把小毛子送过去。”

小毛子看到两个卫兵退下之后，王镇邦提了一壶酒，又弄来几样小菜。放在桌上，便客客气气地对王镇邦说：“王公公，我谢射您了。小毛子这辈子福也享了，罪也受了，没有什么亏的。再说老娘也受了皇恩，我还盼什么呢？眼一闭就算完了，难得你我兄弟一场，这酒也不能光让我喝呀，咱们对饮两杯如何？”

“不不不，你知道，我有心疼病，一喝酒就爱犯病。你喝吧，我坐在这儿陪你。”

“哎——平常日子，你不喝，兄弟我不勉强，今儿是生离死别，虽说各为其主，可咱俩好歹也是兄弟呀，这点面子你不肯给吗？来来来，兄弟我替你满上，请请。”

一连两杯下肚，小毛子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胡吹海聊，怎么先用毒药，灌晕了葛褚哈，又用茶壶打死了他；又怎么在黄四村的茶壶里暗下了双料的毒药，吹得神乎其神：“嘿，台阶上站着

皇上和苏大师，身旁还有小魏子和几个大内侍卫，这么多人大睁着双眼，也没看见我往壶里放毒药。”

“哟！小毛子，你会变戏法？”

“我是变戏法的祖师爷。不瞒王公公，我身上随时都带着毒药呢？要不，敢闯这钟三郎香堂吗？刚才，要不是你们几个拉的快，只要让我在三太子桌前走上一圈，说不定啊，他还得死在我前头呢。哎，王公公，今儿个，你打算让兄弟怎么个死法。”

“按香堂老规矩，活埋！”

“王哥，你告诉他们一声，把坑挖大点，太小了，放不下。”

“去你的，一条瘦不拉几的干猴子，要那么大的坑干什么？”

“哼哼，对不起，兄弟懂那无毒不丈夫的道理。你送我，不把我送到地方能行吗！”说着从怀中抓出细沙来，顺手一扬，撒落在酒里、菜里：“看见了吗？刚才您喝的那酒里，兄弟我已放了这毒药。王哥，你包涵着点，小毛子我也是万不得已呀！”

小毛子说得极其轻松自如，可是王镇邦听了，却似晴大打了个霹雳。惊得他目瞪口呆，变貌失色。突然他觉得心口一阵阵地绞痛，而且越来越厉害。他知道，自己的心疼病犯了，说不定，小毛子下的那毒药也开始发作了。越这么想，就越觉疼得难受，头上豆大的汗珠直住下落。

小毛子见这一招果然见效，更加得意，便想再加上几句，逼着他放自己逃出去：“王公公，不要怕。要不，等他们来拉我去活埋的时候，你把我身上的解药拿去。哎，解药呢？哎呀！不在这儿，在我床上放着呢。走，你快点领着我去，要不然，就来不及了。”话没说完，就见王镇邦脸色乌青，口鼻歪邪，咕咚一声栽到地上，竟然死了。

王镇邦一死，小毛子又惊又喜。他怎么也想不到，心疼病这么厉害。三杯老酒，一番恐吓，竟能要了命。心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便绕过王镇邦的尸体，出了房门。远远看见，几个卫兵还正在吭吭哧哧地挖坑。前院，灯火辉煌，猜拳行令之声，一起一伏。他不敢怠慢，溜到马厩里偷出一匹马，扬鞭疾驰，直奔京城而去。等到卫兵阻拦不住报进中厅时，小毛子已经消失在黑夜之中了。

三十八 杀叛奴武丹奉懿旨 匿行藏李柱骗官兵

三十八 杀叛奴武丹奉懿旨 匿行藏李柱骗官兵

接到小毛子冒着生命危险飞马送回来的情报，康熙皇上大吃一京。宫内总共有太监一千挂零，就有三百多人参加了钟三郎香堂，而且其中的五十六人还发了红帽子。小毛子的出逃，肯定会引起杨起隆的警觉，他们准得立即动手，不会再等了。康熙急忙宣召巡防衙门的图海和周培公火速进宫。图海和周培公听了这消息，又是吃惊，又是为难。北京附近的八旗、绿营、锐健营已奉旨开往太原、陕州、洛阳等地去了。京城只有魏东亭和图海手下的五千军马，又散处城内城外。两万红帽子若真地聚齐，确实难以应付。康熙听了心中不由得一阵焦燥，大变迫在眉睫，怎能有片刻犹豫，他大叫一声。

“图海！”

“奴才在！”

“十三处起事地点及捉拿吴应雄、杨起隆的差使由你和周培公去办！”

“扎！”

“一群乌合之众，用不着千军万马，你们的行动要快，要抢在他们前边，放出手段干！”

“扎！”二人又是同声齐应。

“小魏子，你去隆宗门北，熊赐履、索额图、遏必隆，还有米思翰、明珠他们都在那里值夜，又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宫掖有变，伤了他们那一个都唯你是问！”

“扎——只是万岁这边……”

“不要说了，岂有满宫皆反之理，朕这里应付得了。满打满算他们只有三百余人，有什么了不得的，狼谭，你去，传旨储秀宫皇后和贵妃钮祜禄氏，叫惠妃带着金子，即刻至慈宁宫陪伴太皇太后，将慈宁宫太监全都扣起来。命其余各宫主事太监将宫门封了，一律不准任何人出入。你为朕守好慈宁宫便是功劳！”

狼谭听完康熙的旨意，忙叩头答应一声：“扎！”又对穆子煦，鞑驴子他们说：“穆兄、姜兄，你们要多担待些了。”穆子煦严肃地点点头。鞑驴子搓了搓手笑道：“你快办你的差吧！别学魏大哥那样，絮絮叨叨婆婆妈妈的——我们懂得！”

康熙一切安排妥当，便过来抚慰小毛子：“小毛子你先到后边歇歇，事完了朕放你半年假好生调养一下——来人，扶小毛子到后边去，再点十支蜡烛来！”

养心殿副管事太监侯文走过来：“回万岁爷的话，自腊月十五万岁下旨严管灯火，各宫各殿的蜡烛都是数着数儿给的，咱们也没多余的。若再添十支，两个时辰以后，养心殿就得黑着了。”

“混帐！严管灯火是怕走水，怎么连朕也管起来，即刻派人去领！”

“奴才岂敢欺主！只是烛油库的刘朋今晚不在宫里，这会子不好找他。”

康熙气得无话可说，摆摆手道：“滚！把养心殿各房太监的蜡都拿来。”他看了几行奏章，又觉得心乱如麻，索性靠在大迎枕上闭目养神。半夜时分，从城西和城东北角两处，先后传来爆炸声。朦胧中的康熙一跃而起，快步走到殿外，站在丹墀下观望，卧佛寺方向，浓烟卷着火光，把冬夜的北京城照得一片明亮，突然鼓楼那边又燃起了冲天大火，炸雷似地响起了爆炸声，北京城都被惊动了。顺天府、兵部衙门、善扑营、九门提督府的大鼓擂得山响，号角声此起彼伏。急促的马蹄声敲击着宫外御街坚硬的冻土和石板道，还夹着妇女和孩子惊恐的哭声，尖叫声和咒骂声，京城陷入了极其恐怖和不安的混乱中。

康熙见到只有三处起火，不禁宽慰地点了点头，高兴地对穆子煦道：“图海搭上周培公长进不小，若能拿住贼首，那可……”话没说完，又听近处轰地一声，原来是宫中烛油库也着了火。

霎时间，大内一片骚乱。满宫到处都是人影幢幢，鬼哭狼嚎。养心殿大院也像突然炸了营一样，太监们没头没脑地大叫大嚷，到处乱窜乱跑。所有灯烛突然一齐灭掉，黑暗中大内一片混乱。

穆子煦见势不好，急忙拉了鞑驴子，一边一个护着康熙，站到养心殿的琉璃壁前，以防有人从背后暗算皇上。又高声叫道：“侯文，掌灯，快掌灯！”

侯文抱了二十支大蜡烛走了过来，拿着火把，晃晃悠悠地却怎么也点不着。穆子煦上前一把把他推了个仰面朝天，抢过火把来一看，原来腊烛的芯全被抛掉了，鞑驴子怒火上窜，上前一脚把侯文踏住：“狗奴才，老实说，你是不是杨起隆的人。”

“不不不姜爷饶命，我……我不是。”

“哼，不是，不是为什么抽掉蜡烛灯芯！”他拔出剑来，向侯文心窝猛地一刺：“去你的吧！”

就在这时，养心殿院的垂花门“轰”地一声被撞开了，几十个太监像没头苍蝇一般拥了进来。他们打着火把，举着大刀，有的叫着“反了，反了”，有的喊着“抓反贼呀。”但却横眉立目直扑站在照壁前的康熙皇上。鞑驴子怒骂一声，纵声迎了上去，“唰唰”两剑，砍倒了两个跑在前边的人，其余的被他这威势吓住了，躲在黑影里，只是呐喊却不敢上前。突然，垂花门口又

进来了一批人，也是打着灯笼火把，却没有人呐喊。骡驴子正要闯过去。却被穆起煦拉住了：“后退，是老佛爷在这里。”

太皇太后沉着地走了过来，她的身后是皇后和贵妃。狼谭仗剑护侍在太皇太后身边。皇后赫舍里氏怀孕已经九个月，却强自镇定着。她扫了一眼院内的局势，声音不高却沉稳有力地叫了一声：“骡驴子在吗？出来答话！”

骡驴子闪身出来，跪下答道：“回主子娘娘，奴才骡驴子在！”

“平身。我乃天下国母，六宫之主，今日赐你改名武丹并特许你在内宫里开杀戒，惩治叛贼！”

“谢主子娘娘，奴才武丹领旨。”

就在皇后和武丹一问一答之际，一个造反的太监突然从黑影里窜出来，挥着大刀向皇后扑去。皇后身边的大宫女墨菊，拼死向前，护着皇后，被那贼一刀砍中小腿，倒了下来。武丹勃然大怒。他原是关东响马出身，勇猛残暴，自从被选入大内，当了皇上的贴身侍卫，从来没有痛快地杀过人。今天，奉了皇后懿旨，再无顾虑，大吼一声，一把抓过这个太监，“咔嚓”一剑，将他从肠到腹，来了个大开膛，鲜血和肠子一齐流出来。武丹抓同那个太监的心来，扔给墨菊：“快吃了它，吃了就不疼了！”

“太皇太后虽然随军征战多年，也从未见过这等凶残的杀人方法，连忙合掌念佛，皇后更是吓得心惊肉跳，闭了眼睛，不敢再看。”

武丹见穆子煦和狼谭已经护住了主子，再无后顾之忧，便吼叫着杀向黑影里，只要见到拿着武器的太监，挥手就是一剑。他知道，宫中有严规，除侍卫外内宫太监一律不许私带武器，看准了这一点，他的剑下就不会有冤魂。造反的太监们被逼得再无生路，呐喊一声猛地反扑过来。狼谭冷眼旁观，有一个喊得最凶的肯定是他们的头子，便出其不意，跃上前去，一把抓住，又大叫一声：“都放了武器跪下，要不然叫你们和他一样死法。”一边说，一边刷刷几刀，把那个太监大卸八块。众反贼个个吓得魂飞天外，扔下手中刀剑，趴在地上不住地磕头求饶。

康熙见满院子尸体狼藉，血迹斑斑，怕惊吓了老佛爷和宫眷，便喝令狼谭和武丹停手，吩咐一声：“把他们交到慎刑司去，严加看管听候审讯。”说完一转脸，看见魏东亭汗水淋漓地走了过来，忙问：“小魏子，那边情形怎样了？”

“回主子，和这里差不多，已经处置过了。全宫造反作乱的，只此两处。”

太皇太后素来赏识魏东亭，见他身上并未沾血带污，惊异地问道：“你没有杀人？”

“回老佛爷，奴才没奉圣命、懿旨，不敢杀人。只挑了十几个人腿筋，残废怕是免不了。”

太皇太后合掌道：“阿弥陀佛！赏你黄金一百两，这边一人五两！”

康熙听祖母如此处置，不禁开怀大笑。

小毛子的突然出逃，打乱了钟三郎香堂的叛乱计划，逼得杨起隆急促起事。按他们原来的计划，是要在十三处同时举火的，可是，匆忙之中，只有四处接到了号令，还被图海派出的绿营兵迅速扑灭。而周培公带领的大队人马，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潞河驿。杨起隆措手不及，只好率众抵抗。他的香堂会众，虽然喝了符水，拜了神明，可是碰上真刀真枪的官兵就全都现了原形，刚一交手就被打乱了阵脚。一个个抱头逃窜，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眨眼之间，杨起隆的身边只剩下了二百多个死党信徒，被节节逼近的官军，压缩在红果园里。

此时，天将破晓，军师李柱清点了一下人数，又逃亡了一半。连口口声声说要和杨起隆生死相依的吴应熊，也不知逃往何处了。剩下这伙人，七零八散地坐在树下的草丛里，头上冒着热汗，嘴里喷着白雾。人人目光痴呆，个个垂头丧气。杨起隆没想到，三十年苦心经营，却是这样一个下场。真是欲哭无泪，欲逃无门了，只得低下头来，不住地唉声叹气。

突然，他拾起亮光晶莹的宝剑，扫视一下众人：“唉，天丧大明，非人力可以挽回，诸位保

重，我去了……”说着，横剑就要自刎。

李柱猛扑上来抱住了他：“少主，您千万不要轻生，天下少了你，大明便永劫不复了。”

就在这时，一个匪徒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少主、军师，不好了，又有一大队官兵开过来了！”

众人静神一听，果然外边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李柱霍然而起，手按腰刀，对大家说：“名位，事已紧急，眼下只有一条出路，有不怕死的跟着我去向图海自首。”

张阁老惊呼一声：“啊！什么？你要送死去吗？”

“对，我们共推一人，假冒三太子的名字去自首投降，官兵必不生疑。这样，咱们少主才可以乘乱秘密逃走，召集香堂会众，东山再起。官军见我们没了主帅，谅也不至于全部杀头。即令死了，还有少主给咱们报仇雪恨。”

张阁老嘿嘿一笑：“算了，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他最后的“人”字尚未出口，便被朱尚贤从背后一刀捅死。

朱尚贤大叫一声：“谁敢不听，他就是榜样。”

杨起隆站起身来，环环一揖说道：“兄弟们，不要这样，还是死我一人，保护大家的好……”

李柱打断了他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少主，你迅速去后面隐蔽，待官兵退了再设法逃出去。别忘了，替我们报仇。”说完，率领众人向门外走去，一边走一边高喊：“官军听着，我就是朱三太子，愿率部向图海大人投降。你们如果不放我们出去，我们就在这里全体自杀。你们一个活的也别想抓到。”

外边的官军赶快报告给周培公。周培公派人下令，让匪徒们扔掉武器，整队出来。他派官兵押着这一百来人，向西直门大街走去，又让人去红果园内搜寻一遍，才打马回城。可是那个潜藏在草丛深处的扬起隆，却趁着官军撤退之际，翻出后墙逃走了。

夜间的剿匪行动，进展得十分顺利，图海带着一队亲兵，在长安街来回巡视，总领全城各路人马。只要见到犯夜出来的人，无论有没有红帽子。一律捉拿。天亮之后，又打开西直门，严密盘察过往行人，见周培公押解着俘虏回来，心中一喜，忙打马走了过来，向周培公问了情况，便朝犯人大喝一声：“谁是朱慈炯，站出来回话。”可是连问三声，却没人回答。图海还在诧异，面前这一百多人突然呼啸而起，一齐扑了过来。原来这伙人，全是跟了杨起隆多年的亡命之徒，知道阴谋败露，绝无生望，便一齐上来拼命。匆忙之间，图海赤手空拳，与匪徒们展开搏头。幸亏他的亲兵队伍训练有素，刹那间便占了上风，把匪徒们打倒在地又重新捆绑起来。扬起隆的军师李柱仰天大笑：“哈……图海，你想捉到朱三太子吗？他会来找你算帐的！”

图海怒火中烧，一脚把李柱踢倒在地：“贼子休要逞能，告诉你，吴应熊偷了皇上的金箭，又拿了兵部的牌照，也没有逃脱出去。你们那个朱三太子，跑不了的！来人，把他们押下去，听候审讯。”说完，他和周培公一同进宫，向皇上报告了扑灭钟三郎叛乱的经过。他见康熙脸色阴沉，又叩着头自责地说：“万岁，奴才图海虑事不精，奉职无状，走了奸民匪首，求皇上重重治罪！”

“哎？你和周培公用这点人，平定了大乱，有什么罪？朕心中不悦的是小毛子昨夜在乱中被杀了。你们都起来吧，昨夜一共拿了多少人？”

“回万岁爷的话，按犯夜的拿了二千四百人，今天拿到一百一十三个，都是正凶。”

“犯夜的取保暂释，听候勘问！余下的既然是杨起隆的死党，一律腰斩弃市。吴应熊嘛，暂交大理寺看管。”

“扎！”

一夜的残杀，摧毁了扬起隆经营多年的钟三郎会，却也在京城内外，以至皇宫内外，到处溅满了血迹。康熙命图海总司京城军马，清查叛匪余党，要让京城百姓，迅速安定下来。内宫则由

张万强带着几个忠贞的老太监，从内务府敬事房，到各宫各殿，对所有的太监严加清查，挨个盘问。由于养心殿里到处尸体狼藉，沾满了血迹，康熙带着周培公和何桂柱，移到乾清门的上书房来处理事务。

他刚刚在龙椅上坐下，就见明珠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万岁！党务札和萨穆哈回来了。”

“啊？！快让他们进来！”

党务札和萨穆哈已完全不能走路，由四个小侍卫架着，脚不沾地抬进了上书房。两个人都是寻常百姓装束，毡帽破败，棉袍开花，萨穆哈一只鞋没了底子，脚后跟冻裂得像小孩子的嘴，正向外渗血。

“你们受苦了”康熙心疼地瞧着两个叫化子似的大臣，说道：“不要慌张，已是到家了，有话慢慢儿说。”

原来，自从那日逃出了娄山关。他们知道，在这云贵以至中原一带到处都是吴三桂的势力，一直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不敢明目张胆地走大路，只好晓往夜行，向京帅逶迤行来。却不料，又在黄河风陵渡遇上了强盗，盘缠衣服被抢掠一空。二人逃得性命，沿途讨饭，这才来到了皇帝身边。此刻听到康熙这样温和慈祥的抚慰，二人心情激动，竟忍不住在皇上面前放声大哭起来。

“万岁……吴三桂，他，他反了……折尔肯、傅达礼、朱国治和甘文不……也都遇难了。”二人一边哭诉，一边从怀中掏出一卷东西递了上去。康熙一看，原来是吴三桂的讨清檄文和折尔肯、甘文（火昆）等人事先写好的奏折；怎管对吴三桂必反这一点，康熙早已坚信不疑，可是一旦见到实证，却仍不免心中一沉：“嗯，果然来了，好吧。那么我就与你较量一番。”

三十九 唯英主襟怀包天下 真名士智慧贯古今

三十九 唯英主襟怀包天下 真名士智慧贯古今

奉命去云南下旨的钦差副使党务札和萨穆哈，带回了吴三桂举兵叛变，和折尔肯等人被杀的消息，康熙皇上不由得怒气填胸。他命人将两个吃尽苦头的大臣扶下去休息，然后，向熊赐履问道：“熊赐履，朕要趁今日除掉钟三郎香堂的胜利，祝捷阅兵于午门，你看合适吗？”

熊赐履躬身答道：“圣上此举甚是得当，平定了杨起隆之后，应该在京城里祝捷。皇上亲临午门阅兵，定可盛陈军威，激励百姓，也借此表示一下朝廷与三藩誓不两立的决心。”

“嗯，好。周培公，吴应熊和鼓楼西街周全斌是你带人去抄家的吗？”

“回圣上，是奴才办的差。”

“抄出来的东西多吗？”

“主子，两个叛官家里，抄来了不少文书，其中有一些是官员们与逆党私通的信件。臣和图海因未奉特旨，不敢擅自拆看，加了封，交到大理寺去了。”

“好。你去传旨，今日午时，朕要在午门上阅兵，命京城禁军、兵部、巡防衙门和善扑营速去准备。”

“扎！万岁，臣以为，朝中官员结交逆党，均已构成谋叛大罪，应将他们和吴应熊一体正法，以申纲纪。”

熊赐履接口：“对对对，万岁，培公所言，与奴才想的一致，对叛逆之人，不究不足以明法纪，不杀不足以振军威，请圣上明断。臣以为，今日午时，万岁把阅兵和杀叛这两件事合起来

办，更有镇慑四海之威力……”

“哦……你们说得有道理，不过眼下形势变了，办法也要变。这样吧，周培公，你去传旨把吴应熊押赴午门。另外，把那些抄检来的文书，都抬到午门前，听后朕亲自发落。”

“扎！”

“熊赐履，扬起隆这件案子，要迅速清理出来，能不牵连的，尽量不要牵进去。另外，你替朕拟一道旨意，福建、广东二藩暂时不撤，命他们率部攻打吴三桂。要写得委婉透彻，又不能示弱。”

“臣明白主子的意思，是以攻心为上。”

“对，就是这样，你就在这里写吧。”

午时将到，康熙正要更衣起驾，却见张万强跑了进来。他来不及行礼，便大声说：“万岁爷，老佛爷叫奴才过来传话，万岁要能抽出身子，请到后边去瞧瞧呢！”

“嗯，什么事？”

“娘娘……娘娘她难产……”

“啊！”康熙一下子跌坐在龙椅上，忽然觉得身上又乏又软。熊赐履和周培公也惊呆了。他们心里都明白，皇后是因惊吓、劳累又调养不周，以致动了胎气。正要上前宽慰，却见康熙跺着脚道：“张万强，你只管跪着做什么？还不快去传太医院的医正？——叫索额图预备着进去探视！”

说着站起身来，就要随张万强回后宫。就在这时，何桂柱跑了进来：“启奏万岁，午时将到，众军正齐集午门之下，请皇上启驾——”

康熙楞在那里了。他沉吟了好大一会儿才按下自己心头的悲痛和焦急，大声吩咐：

“传旨：康亲王杰书、简亲王喇布、安亲王岳东，带领在京各王，贝勒、伯爵以上亲贵宗室，并六部九卿，侍郎以上职官在午门旁候旨。启驾五凤楼！”

午门上九十五面龙旗同时升起，康熙镇静自若地拾级登上楼来。从储秀宫再次赶来的张万强有事要回禀，见臣子们跪了一大片，正在扬尘舞拜，山呼万岁，他张了张口又咽了回去。康熙瞧他脸色便知皇后情势危险，却问也没问，一咬牙便来到城垛跟前。

下面三千名精选的铁甲御林军哪里知道皇帝此刻的心境，一见康熙气宇轩昂在门楼上探出身来，山呼海啸般喊道：“万岁，万万岁！”接着战鼓阵阵，号角齐鸣，大风卷起滚滚黄尘，龙旗迎风招展，猎猎作响。步骑兵按着方位，随着图海手中的红旗进退演阵。

看着这整齐统一，威武雄壮的队伍，康熙胸中的忧郁、愁闷荡涤一空。冬日的阳光下，他的脸色胀得绯红，对身后的大臣们说：“秦始皇以长城力盾，朕以天下臣民为盾。砖石长城今已破败，千万百姓却依然如故。明珠，你下去，问问吴应熊，今日行刑还有什么可说的？”

“扎！”明珠答应一声，撩起袍服走下门楼，命令暂停演阵。见吴应熊被绑在校场东北角一个木桩子上，便上前问道：“吴应熊，今日行刑你有什么话讲？”

吴应熊心里很清楚，今日这个阵势，自己是必死无疑，哀求哭告是没有一点用的，便垂下头来说：“代父受过，乃人之常情，我一无所憾。不过请明大人转告皇上，今日杀了我，家父便可一无牵挂，专心用兵了。此外，在朝文武百官，也不见得全是效忠大清的，让他谨慎小心为好。”

明珠回到五凤楼上，将吴应熊的话转奏了，康熙不屑地一笑：“哼！说得好听，为父尽孝，其实还不是想让朕赦免了他，去，把那些文书信件，抬到吴应熊面前，全部烧掉！”

一大堆箱笼被点着了，这里面装的，全是朝廷官员与两个逆贼的来往信件。有暗递消息的，有拍马溜须的，有卖身投靠的，现在，全都付之一炬，也就是说，康熙对吴应熊、周全斌之外的人，概不追究了。午门百官队伍中，有人感激涕零而又不敢吱声；有人心悦诚服而暗自称赞。几万双不同感情的目光，仰视着城楼上的康熙皇帝。却见他反手一挥，说了声：“传旨，斩了吴应

熊这个逆臣！”

午门的阅兵仪式刚刚完毕，康熙就急步走下城楼，要过一匹御马骑上，向储秀宫飞奔而去。几个大臣，怕皇上有要事传唤，也急忙跟在后边，在储秀宫外等着。

储秀宫里人很多，除了太皇太后之外，宫中有身份有地位的妃子，贵人全都来了。康熙一头闯了进去，就听太皇太后念了声佛号说：“阿弥陀佛，皇上总算赶来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挺富态的，可是大人却不好。快进去看看吧。”

康熙答应一声，走进里间。

赫舍里氏已经昏厥过去。她静静地躺在大炕上，脸色十分苍白，连嘴唇也全无血色。一个乳母抱着褪裸中的皇二子跪在一旁，几个太医头上都是密密的汗珠。一个在切脉，另两个忙着扎针。宫女墨菊因腿上受伤，挣扎着捧着药罐儿，泪眼汪汪地望着皇后。

皇后是辅政王索尼的孙女，索额图的女儿。当年，康熙随伍次友在索府读书之时，经常见到她。满人的规矩，不像汉人那么严，再说，当时他们虽有君臣之分，还都是孩子，两小无猜，常在一起玩耍。后来，她被选进宫来，当了皇后，夙夜勤谨，帮助康熙治理六宫，如今看着皇后奄奄一息的样子，康熙不由得涕然泪下。他俯下身子，带着泣声说：“皇后，你醒醒，朕来瞧你了……”

赫舍里氏突然睁开双眼，还是那样的明亮，那样的纯真。她搜索了好大一会儿，才见康熙立在榻前看她。她嘴唇嚅动了一下，似乎是有话要说。康熙忙侧过脸去听，却什么也没有听到，只见两行清泪从她的两颊无声地流下。

“你到底怎么样？”

皇后没有回答。

康熙一时五内俱焚，痛叫一声：“皇后——怪朕迟来一步，迟来了——一步！你我是结发恩爱夫妻，又有青梅竹马之好，有什么话，有什么事，你就说吧——你说呀！”他已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捶胸顿足地放声大哭了。

切脉的太医哭丧着脸道：“禀万岁！娘娘痰涌，已不能……”

太皇太后在外边听着，忙迈步进来，见此情景，不觉老泪纵横，握着皇后的手道：“好孩子，你放心，闭了眼安息吧……”

康熙见赫舍里氏，仍然不肯瞑目，料她必有心事，便拖着沉重的步子出来，对索额图道：“怕是不……不行了，只是咽不下气。这……这实在受罪，你们进来拜辞一下。周培公，你既赶来了，也进来吧！”

皇后的眼珠已不能转动，只死死盯着屋顶，闭着气不肯合眼。索额图轻声儿叫她小名：“秀儿，家里都好，皇上又亲赐了宅子，你几个堂兄弟都出息了。娘娘，你……就放心去吧。”

“娘娘，奴才是明珠！”明珠哭着说道，“娘娘身为六宫之主，贤德淑茂，万岁极为爱重娘娘，必当重加娘娘身后之荣……”

杰书也叩头泣道：“娘娘，您这样受罪不安，万岁爷心里能不难过？您就去吧，一切有万岁作主！”他哽咽得连话也说不清了。

见赫舍里氏仍瞠目不语，康熙又疼又急又伤心，便哭着申斥太医：“你们这些废物，饭桶，平日大话说得震天响，吃了朕的俸禄，就这样办差？你与朕用药，快治！”那群太医听他发怒，吓得脸色煞白，只是顿首谢罪。

“娘娘的心思臣知道！”周培公忽然身子一挺说道：“必定是为了皇子之事，放心不下。”他的声音刚落，皇后已经失去光泽的眼睛，忽然又亮了一下，瞪得更大了。康熙恍然大悟，他迅速地看了一眼太皇太后，见老佛爷没有反对的意思，便大声吩咐：“宣熊赐履进殿。”熊赐履早在一旁侍后着呢，忙答应一声：“奴才恭听圣谕！”

“此子乃皇后赫舍里氏所生，朕取名胤初。依满洲祖宗家法，本不立皇太子。当此非常之

时，为固国本，安定民心，朕决意建储，立皇二子胤初为皇太子！熊赐履人品端方，学术纯正，曾为先帝倚重，朕亦十分信赖。着熊赐履进太子太保，即为太子师傅，朝夕加以辅导，务期不负朕之厚望和皇后拳拳之情……”

康熙言犹未尽，赫舍里氏身子微微一动，吐出一口气来，双眸低垂，溘然长逝。

康熙深情地看着皇后遗容，拭泪道：“皇天后土鉴之，朕决不反悔！赏周培公黄金一百两，你们都……跪安吧！”

一场熊熊燃烧的战火，自五华山点燃，东至江浙，西连川黔直到陕甘宁的黄土高原。烽火波及之地，烟尘滚滚，血流成渠，田园荒废，百业凋零，而战争的胶着点，在湖南的衡州和岳州一带。

这场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了，眼下的态势是这样的：广东的尚之信，因与孙延龄各怀异志，又受到傅宏烈的牵制，只好固守老巢，不敢轻举妄动；福建的耿精忠，虽然打到了浙江、江西，但被康亲王杰书统率的东路军切断了粮道，以至部下大将先后投降。杰书率部穷追猛打，攻下温州占居仙霞岭，耿精忠无奈只好反正归降。东路平定之后，杰书挥师西进，与安亲王岳乐合兵一处，围困了岳州安兴。康熙又命人将新造的二十门红衣大炮运到前线。吴三桂慌了手脚，将主力全部调到衡、岳一带，双方十六万多人马，聚集在这里，摆开了决战的架势。一时之间，却谁也奈何不了谁，战局呈现胶着状态。

为了摆脱困境，吴三桂派自己的孙子吴世琮去广东，催尚之信发援兵，但吴世琮一走，却杳如黄鹤，再不回头了。吴三桂又气又急，只好再派汪士荣火速赶往广东查问。

这两年来，汪士荣东奔西跑，没有一刻的清静。他自视很高，觉得自己是个叱宅风云、有经城纬地之才的小张良，可是吴三桂却只把他当作信使来用，从来不肯委以重任。那个夏国相，是吴三桂的头号谋士，对汪士荣的才干很是赏识，常常当面夸奖，但在吴三桂的面前，又从来不肯保举他。到如今，汪士荣年过四十，仍然是一事无成，终日奔波。本来就疲惫的身体，连气带累，竟然落下了个痼病的根子，越发瘦得可怜。

这天傍晚，汪士荣风尘仆仆地来到五羊城，找到了王孙吴世琮下榻的白云山驿馆。门上的人都认识这位谋士，见他来了，连忙上前问候：“汪大爷一路辛苦，您老身子还好吧。”

“好好好，多谢各位。请向世琮君王通报一声，说我汪士荣从老王爷那里来，有要事求见。”

“汪大爷，瞧你急的，忙什么呀。郡王虽然名义上在这里，可是十天八天难得见他一面呢！”

“啊？为什么？”

“咳！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广东花花世界，酒楼，花市，歌女，美人多着呢！郡王顾得过来吗？”汪世荣是从前方来的，那里的将士忍饥挨饿浴血死战，可是王爷的世孙，却借着调兵的机会，在这里花天酒地。唉，这仗要不败，才算有鬼呢！

这天晚上，汪士荣独自在驿馆里吃了几杯闷酒，心神不宁地躺在床上，抚弄着手中那时刻不离的玉箫。这柄箫是他嫂嫂送给他的。当时，他曾对嫂子发下誓言，等到百年之后二人虽然死不能同穴，他也要把这柄玉箫一截为二，分埋在两座坟墓之中。可是那天夜里一场冲天大火，竟然使病中的老父亲和全家人都葬身火海。二十年了，自己孑然一身，四海漂零，虽有玉箫作伴，可是哪里是自己的归宿呢？汪士荣思前想后，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翻身坐在床头上，把玉箫举起，呜呜咽咽地吹了起来。

忽然，窗外传进一个人的声音：“好曲子，士荣兄有何不快之事，吹得人满腹凄凉，欲听不忍，欲罢又不能？”汪士荣忙问：“谁？”

四十 汪士荣转投尚之信 孔四贞再怨孙延龄

四十 汪士荣转投尚之信 孔四贞再怨孙延龄

汪士荣正在闷闷不乐地吹萧，忽听窗外有人说道：“士荣兄有何不快之事，把这支曲子吹得如此凄凉？”

汪士荣吃了一惊，连忙问道：“外边是谁？”

门轻轻一响，一个人秉烛而入——身着黄龙袍，头戴七梁冠，——竟是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夤夜来访。

“啊？！王爷！”

“什么王爷！今夜你是汪先生，我是尚之信，愿以朋友之道相处！”尚之信说着，满面含笑地在对面坐下。

汪士荣惊疑不定地问：“王爷，您这是……”

“唉！先生，我是久仰你的高才，只是家无梧桐树。难招凤凰来。目下战局想来你比我明白，我到此是想求教于先生！”

“哦，王爷，晚生何敢当这‘求教’二字？”

“哎，汪先生，我知道，你是信不过我呀。这也难怪你——只因这里的兵难带，我不得不以诈待人，落下一个坏名声儿。不能怪人家疑心我，我心里也是很苦的啊！”尚之信一边说着，一边从袖中抽出一卷纸来，“汪先生，你瞧瞧这个。”

汪士荣疑惑地接过来，就着灯烛打开，刚一触目，便惊呼一声，“呀，这是朝——”

“禁声！汪先生，这正是朝廷的旨意！实不相瞒，三个月前我已修表朝廷，请求归降。这朱批御旨是半个多月前才由傅宏烈处转来的。”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四目对视，都在揣测对方的心思。汪士荣将诏书还给尚之信：“王爷，如此说来，吴世琮已为王爷软禁于广东，我汪某也只好听任王爷发落了。”

“哪里！”尚之信呵呵大笑，“你怎么与吴世琮这酒囊饭袋之徒相比？我若囚禁你，只是一句话的事，何必亲自来访，——如今的情势，你很清楚。耿精忠已经投降朝廷，王辅臣呢，拼命往西，不肯东顾。孙延龄受制于傅宏烈和我，毫无作为。这样的情势，使我难以举步啊。我若援湖南，孙延龄一定来抢广东地盘；而呈三桂一边在湖南与朝廷打仗，一边又打我的算盘。天下的大势如此，盼先生教我！”

汪士荣听得怦然心动，口中吞吞吐吐地说：“王爷既已降清，我还有何话可说？”

“唉！先生还是信不过我尚某哟！眼下康熙与吴三桂在岳州已经打红了眼，成了两败俱伤之势。福建耿精忠虽不是真心降清，可他没有兵，也是在枉然！三处人马，惟有我未损丝毫。呃——自古以来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先生你有意吗？”

汪士荣眼睛一跳：嗯？这尚之信素有凶悍之名，自上五华山与吴三桂密谋之后，又被看作奸诈之徒。想不到他还留着这一手，真是雄才大略！难道自己一身的功名事业，要成在此人身上，想到这里，汪士荣不紧不慢地说道，王爷说得并不全对。眼下你虽无损伤，可是你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西面受制于傅宏烈、孙延龄，东面又受制于杰书。岳阳大战一结束，吴三桂胜了，治你不援之罪；康熙胜了，治你不臣之罪。到那时，王爷虽有雄师劲旅，又能如何自保呢？”

“哦！？汪先生，请说下去。”

“假如，你眼下不是这样毫无作为地等待观望，而是乘此朝廷与吴三桂双方不胜不败之际，与王辅臣携起手来，静待岳州会战进到残局之时，你们俩同时行动，南北夹击，……”汪士荣双

手一合。

尚之信听到这里，如梦初醒，连忙离席而拜：“先生，真有你的，尚某在此拜谢了。只是马鹞子与我素无来往，谁肯为我说合呢？”

“王爷不必多虑，汪某愿当此重任。”

“谢汪先生！”尚之信又是一躬到地。

“慢，王爷，我去之后，你也不要闲着，得想个办法把傅宏烈和孙延龄这两颗钉子拔掉！这样，岳州战事一有了眉目，你出兵之时，便没了后顾之忧了。”

“嗯，汪先生这话虽然有理，可是，孙延龄滑头得很，傅宏烈又软硬不吃，怎么把他们拔掉呢？”

“哈……，王爷，你只看到孙延龄和你争地盘，见他又怕朝廷，又怕你，其实，他按兵不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粮食。傅宏烈缺的也是粮食。只要你用这个法宝引诱他们一下，保管他俩一齐上钩。傅宏烈是我的结拜兄长，我替你写封信留在这儿，你想法让吴世琮去他俩那里跑上一趟，一定马到成功！我即刻起程，把马鹞子赶回东边来！”

“好！汪先生，小王在这里静待佳音！”

孙延龄的境遇比汪士荣估计的要严重得多，自耿精忠败后，吴三桂根本不管他，不但饷无一文，粮无一石，而且一个劲儿地催他带兵北上，算来只落了个空头临江王的封号。将士们因粮饷不继，溜号的、脱逃的、哗变的时有发生。相持四年，不但北进不得，傅宏烈的七千军马竟大模大样地逼近桂林，驻到离桂林只有六十里地的地方。此时的桂林城，已是四面楚歌了。

在万般无奈之下，孙延龄决意厚着脸皮来求孔四贞，请皇上允他反正归降。

孔四贞自桂林兵变后，便移居到城北的白衣庵，领着戴良臣等包衣家奴，在庵后种了二亩菜园，悠然自得地过着田园生活，严然是桂林城的一个世外桃源。

孙延龄单人独骑来到白衣庵时，已是中午。守门的见是他来了，既不敢通报，又不敢不报，只好躲得远远地。孙延龄一边往里走一边左顾右盼：但见院落整治得连一根杂草也没有，沿墙一带栽种的梅树，一丛丛葱翠欲滴。孙延龄饶过正殿，来到后院，正踌躇间，听到孔四贞在院儿里叫道：“梅香，把后窗户上竹帘子放下，地里苍蝇多，飞进来闹得人连觉也睡不成！”

孙延龄听出这话内有话，此时也顾不得多想，抢上几步，一躬到地，陪笑道：“公主，我……瞧你来了……这些日子事忙，一直没有空儿。乍一瞧，我还真不敢认了，你比先前越发精神了……”

“戴良臣！”孔四贞身穿布衣，正在将箩筐中煮熟的长豆角一把一把拎出来，朝绳上搭着，一边回头叫，“快去把井绳上的吊钩收拾好，提水桶老是捧进井里，就不知道操点心？”

“公主。”孙延龄涎着笑脸又叫一声，见毫无反响，便忙着帮她搬菜箩筐扯绳子。

孔四贞忽然失惊地叫道：“哟！这不是吴三挂大周家的临江王么？怎么今儿得闲了，到民妇家有何贵干呀？”

孙延龄知道必有这番奚落，尴尬地笑着说道：“哪里是什么临江王，延龄来给您请安了！”说着便给孔四贞作了一个揖，绿荫深处传来“咯咯”的笑声，孙延龄忙回头瞧时，却连人影儿也不见。

“嗯，你不是临江王？”孔四贞柳眉倒竖，明眸圆睁，逼近一步问道，“你怎么穿这衣服，早先的辫子哪儿去了？这倒奇了，先前说是额驸，后来又说是王爷，如今又不是王爷了，莫不成要做皇上了？你升得可真快呀！”

“我……我……！”孙延龄口吃了半天，勉强笑道，“公主别挖苦我了。是我打错了主意，没听你的好言，如今肠子都悔断了，求公主代我想个法儿……”

孔四贞冷冷地看他一眼，也不言声，坐在石墩上，理着头发，半晌才道：“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我能有什么法儿？再说你如今是王爷，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嘛，怎么就又‘打错了主

意’，‘悔断了肠子’呢？你可怜巴巴地跑来，跟我说这些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孙延龄心一横，硬着头皮跪了下去：“公主，目下境况十分艰难，前有深谷，后有饿狼，求你念我们夫妻情份，进京在圣上跟前为我周旋，延龄永世不忘你的恩情！”说着，想起自己身处的困境，如狂浪孤舟。四顾茫茫，举目无亲，已是泪如泉涌，“公主，实言相告，我如今连哭都没地方哭……尚之信十万精兵虎视眈眈，傅宏烈、近在咫尺，兵士们不愿打……缺粮缺饷……十停已去四停……”他双手掩面，尽量抑制自己，可泪水还是从指缝里流了出来……

孔四贞见他这样，想起前事，不觉心软了：“哼！从前怎样劝你来着？偏生不听！叫人调唆得发疯，要做反叛王爷！这会干好了，王爷做了还来缠我干什么？杀青猴儿那时，怎么就不念着夫妻情份了？”说着便拭泪。

孙延龄听了这话觉得有缝儿，忙起身来打了一躬，哆嗦着从怀里取出一个小包儿捧给孔四贞，呜咽着说：“回公主的话，青猴儿实在不是我杀的。他一连杀了我四个千总，众人恼了，围着用乱刀砍伤了他……我虽走错了道儿，天地良心，一刻也没敢忘了公主。这便是……见证。”

孔四贞默然接过纸包，打开一看原来里面包的是一只金钗。这是成婚三个月后，自己赠给孙延龄的，没想到这冤家至今还好好地保存着。想起孙延龄从前恩爱顺从也不觉动了情肠：“唉，你也不用这样，只怪我心肠太软，还要替你操这份心！只是你所犯的是谋反罪，即使我去求告太皇太后和皇上，也未必就能……”

“公主，太皇太后待你如同亲女儿，你去求她没有不答应的。你只要肯去，便是朝廷不肯开恩，我死了也无怨言……”

“好罢，也只好如此了。不过你不立点功，我在皇上跟前就很难说上话，他拿国法堵人太皇太后也是无可奈何的。”

“那，我能立点什么功呢？”

“随我来！”孔四贞一挑帘子进了屋子。

孙延龄跟着进来，见孙四贞至神幔前轻轻掀动了一下机关，一尺余高的磁观音神像便缓缓移开，座下却是一个小石槽。孔四贞从里取出一柄铁如意，递给孙延龄道：“这是傅中丞的信物。我走之后，你亲自拿着它，速和傅大人联络，先占个反正的地步儿。能合着劲儿打一下尚之信，往后就好说话……”

孙延龄忙接过来破涕为笑道：“想不到公主您这里竟有这个物件？”

“哼，我乃朝廷侍卫，并未罢官，自然要替朝廷办事。目下你军中无饱，傅大人也缺粮，为何不向那个吴三桂派来的总督要呢，有了粮响就能打仗，与尚之信一开战便有了功！若能拿住吴世琮，我料想不但你死罪可免，说不定官职还能保住。”

“谢公主指教。”孙延龄眉开眼笑，“也是凑巧了，昨儿恰巧接到尚之信的扎子，说吴世琮奉吴三桂之命，要来广西巡视……”

“不要耍弄小聪明了，小心应付，只此一次机会了！”

已经是子夜时分了，上书房里还亮着灯光，康熙皇帝捧着一杯严茶，盘膝坐在炕上，盯着窗外黑漆漆的夜空在发呆。自从入秋以来，像捅漏了天河似地，北京城里，淅淅沥沥的秋雨，一直下个不停，给处在愁闷之中的人，又增添了几分忧愁。

御案上，文书堆积如山，都是各地来的战报，间或也有关于河汛和民事的奏章。自从耿精忠归降之后，广东广西的形势大有好转。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琮秘密联络傅宏烈，准备后路；尚之信派人和孙延龄联系，打算倒戈。这些翻云覆雨之徒，虽然不可信赖，但是从中可以探知吴三桂的处境不佳、指挥不灵。可是湖南的战况却并无明显的好转。吴三桂在岳州寸步不让，还在继续从云贵源源不断地调兵增援。这旷日持久的战局，便康熙十分忧虑。他知道，这一仗胜了，不但两广会归顺过来，平凉的王辅臣也会不战而降；但若败了，连耿精忠也会重新变卦。到了那时，局面将急转直下不可收拾了。

康熙焦躁地站起身来，朝外边喊了一声：“李德全。”

“奴才在。”随着应声，门外走进一个年约二十岁左右的太监。高挑的身材，长长的脸形，两只忽灵灵的大眼睛，透着过人的精明。脸上挂着一丝微笑，显得谦和而又恭顺，但却绝无惹人讨厌的谄媚。这个人是新近由明珠从保定选来，推荐入宫代替小毛子的。他口齿特伶俐，办事特利索，与小毛子不差上下，但却多了一些花样。什么斗鸡、撵狗、熬鹰、粘知了，一切的杂耍玩意儿，无所不会，无所不精。更出奇的，是他每天只需睡一两个时辰。所以，无论康熙什么时候叫，他总是应声而至，话音不落，就已经跪在面前了。可是自从宫内出了黄敬、王镇邦等奸细之后，康熙对太监们的使用，不得不格外小心，所以，尽管很喜欢李德全的机灵，却只给他了一个八品的顶子。

康熙见他进来，便问：“索额图他们还没来？”

“回主子的话！恐怕是就要到了。图海和周培公已经来了，在外边候着哩。”

“叫他们进来！”

外边的图海和周培公听见了皇上的话，连忙甩下马蹄袖躬身行礼叩见。

康熙笑道：“既然来了，怎么不进来，外边冷么？”

“不冷！”图海肃容回答道，“主上宵旰勤政，奴才们何敢伯冷！”

“嗯，这话也不全对，你们先坐下吧。朕这几天一直在想，岳州会战不能失利，还得增兵。今晚召你们来议一下，下一步怎么个打法。”

图海沉思一下说道：“万岁，北方数省已无兵可调，京师如今连善扑营在内，不过五千多兵马，断断不能再调。如今兵源短缺，连衙门的戈什哈都是临时从民间招募来的。”

“当然不能在京师、直隶这些地方打主意了。蒙古科尔沁部出了四千骑兵，尼布尔部也愿出三千，另外还有千匹战马已经送到湖南，把他们这七千军马投入湖南，你们觉得如何？此外朕还想，是否与达赖五世通融一下，让他扰一扰吴三桂的后方？”

图海心里盘算着双方实力，谨慎地说：“七千骑兵若是生力军，也还罢了，但如今却还都在蒙古，数千里行军也要损耗实力。吴三桂若从云贵调兵，即使未经训练，我们和他也只能旗鼓相当。达赖这人，奴才以为是指望不上的，昨天万岁还说，达赖上了奏折，请朝廷与吴逆划江而治。如此心地，让他参战恐怕难指望。臣以为东调赣浙之军援湘，才是上策。”

听图海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康熙禁不住有点恼怒。他看着周培公严厉地问：“周培公，你自称善败将军，有回天之力，为何一言不发？”这时，明珠、熊赐履、索额图等人已经进来，见康熙脸色不好，吓得都跪在一边。

“臣并非不言。”周培公忙叩头道，“此乃社稷安危关头，请陛下容臣再细思一会儿。”

“好，你好生想着吧！朕却已想定了，朕要亲征岳阳！”

四十一 文和武共率八旗将 君与臣同赞细柳营

四十一 文和武共率八旗将 君与臣同赞细柳营

一听说康熙皇上要御驾亲征岳阳，熊赐履、明珠等都大吃一惊。索额图忙走上几步，来到皇上跟前叩头说道：“臣以为不可！京师重地，万岁切不可远离。吴三桂要划江而治，显然胸无大志。主上轻出，万一稍有失利，反而启动他北进中原之心。岂非——”

“你住口！朕宁为战死皇帝，不为偏安之主！”

明珠听了，忙进前说道：“万岁亲征乃万万不得已之举。今耿精忠已就范，尚之信与吴三桂各怀异志，贼势江河日下，并不须主上亲征。”

康熙见他们都来劝阻，更是不高兴，还要发火，熊赐履却一反往日的沉稳，激动地说：“万岁所见至圣至明。臣以为，吴三桂已是强弩之末。双方久战不下，此时万岁亲征，必将大长我军士气。依臣之见，主上亲征，是一举成功之道！”

正在争议，何桂柱淋得水鸡儿般进来，捧上一封火漆文书，说道：“皇上，古北口方才递进来的紧急军情。因万岁有特旨随到随送，所以连夜赶来……。”

“好，察哈尔一定是发来援兵了！”康熙一边拆封，一边笑道，“朕就先带着这三千铁骑，亲临江南。吴三桂——啊？”康熙突然停住不说了，他揉了揉眼睛把奏折又连看两遍，拿信的手轻轻抖了起来。失神地退回榻上，双腿一软坐了下来。

上书房立刻安静下来，只听见外边淅淅沥沥的雨声。明珠终于忍不住小心翼翼问道：“万岁，这……？”

“察哈尔王子叛变了，已经将尼布尔囚禁。他乘我京师空虚，带了一万骑兵，竟要来偷袭！好……都叛了……叛吧！”

几个大臣像挨了闷棍似的，都懵了。图海心里狂跳不止，此时北京其实已是空城，这近在咫尺的兵变如何应付呢，就在这时，周培公突然叩头说道：“万岁，臣已想好对策，容臣启奏！”

“讲……讲来！”

“察哈尔王子之变虽近，乃是癣疥之疾。目下湖南战局胶着，臣以为也不必劳动圣驾。”

周培公的镇静使众大臣个个吃惊。康熙勃然大怒，“混帐！你就是让朕听你这几句空话吗？”

周培公伏地叩头，又朗声说道：“万岁，容臣奏完。我军与吴三桂在岳州打红了眼，臣以为都忽略了平凉的王辅臣！”

“嗯”康熙身子猛地向前一探，“说下去！”

“是，吴三桂之所以尚能周旋，并不是靠耿尚二人，乃是因西路有王辅臣牵制我方的兵力！倘若他此时醒悟过来，派能征惯战的将军率领一旅精兵由四川入陕甘，与王辅臣会兵东下，骚扰我们的后方，那么，湖南的局势便岌岌可危了。但是如果我们先走一步，消除甘陕危机，然后全力对付衡、岳的敌军，吴三桂必将闻风、丧胆，全军崩溃。”

这话说得十分有理，康熙不禁点头，但他马上又想起眼下山陕甘的兵力只能勉强与王辅臣周旋，察哈尔叛兵又要袭击京师，哪来的兵力去增援西路呢？

康熙低头叹了一口气，说道：“周培公，你言之有理。朕……方才急得有些失态了，但这事应该如何办呢？”

“臣请万岁降御旨一道，将在京诸王、贝勒、贝子以及旗主家奴全数征来，立时可得精兵三万。由图海统领，微臣辅佐，半月之内，若不能扫平察哈尔之变，请皇上治臣欺君之罪！”

图海听着听着，脸上放出光来。他一直因无兵可带而不能出征在懊丧，听周培公出此绝招，心中大喜，忙连连叩头说：“臣也愿立军令状！”

康熙跃然而起，绕着周培公兜了一圈，正待说话，见周培公面现犹豫之色。吞吞吐吐地说“只是……”康熙便急忙问道：“快说，只是什么？”

“诸王府家丁家奴原都是八旗精锐，就是那些晚辈旗奴，也都个个骁勇异常。打仗是好样的，只怕依势作威作福惯了……”

“哈哈，你是怕他们不服？好，有朕来作主，李德全，天子剑侍候！”

李德全早听得明白，快步进来，取出一柄系着明黄流苏的宝剑，双手捧了过来。康熙却伸手拦住了他，转脸问周培公：“你如今仍是四品职衔？”

周培公忙顿首道：“臣一旦领此天子剑，即是代天行令，无品无级！”

“周培公壮志可嘉！”旁边跪着的明珠高声赞道，“臣以为周培公应进为从三品！”

“不，正二品！”康熙大声道，“这是伍先生推荐的人，待国士应有待国士之道。传旨，进封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周培公为抚远将军参议道，加侍郎衔，火速依议处置！”

图海连忙说：“臣谢恩。三日之后，臣等在南海子阅兵。”

“好，朕届时将亲往校场。你们只管放胆去做，朕将两门红衣大炮也赐给你们，荡平察哈尔后不必回军，与科尔沁的四千骑兵合击平凉，替朕拔掉王辅臣这颗钉子！”

“臣——领旨”

“去吧！今夜即向各王府传旨，按名册征用旗奴。有敢抗旨者，军法处置。”

“扎！”

刚才还是没法儿的事，转眼之间便冰消雪融。望着周培公的背影，康熙不禁摇头赞叹：“真乃奇才，不枉了伍先生的举荐……”

索额图忙道：“确是奇才，万岁何不命他为主将？”

“喏喏，你不懂，这支队伍非得有图海这样老成持重的宿将压阵，才能统带。这群旗奴不是省油的灯啊！”

明珠陪笑道：“万岁圣明，这样的良将领兵出征全亏了主子的好调度。奴才也以为察哈尔不日可平！”

“哈……好！今夜你们来，原是要议亲征，却议出这么个结果来——喂，熊老夫子你发什么呆？”

“我，臣在想饷从何来呢？有兵无饷，仗不好打呀！”

“嗯——是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仗是一定要打的，至于兵饷么，先从大内挪用五万吧……”

阅兵的日期到了。前一天的晚上图海和周培公递进折子来，说已从各王府、贝勒、贝子府，征来兵员三万一千七百余名，已经操练检阅过一次。明天皇上亲自阅兵之后，即可开赴前线进军古北口。康熙看了，十分高兴。今个一大早便起身梳洗，到慈宁宫去向太皇太后请了安，便冒着秋雨，带着魏东亭等侍卫骑马直奔南海子。

南海子原是前明的上林苑，也叫飞放泊。方圆百里之间，茂林修竹、丘壑塘渠。自明初便放养了不计其数的虎、豹、豺、狼、熊、獐、狍、鹿，因明朝国事不兴，久不经营。早已荒芜不堪了。顺治初年，傍海子修东西二宫，有一条九曲板桥蜿蜒通往海中之岛，名曰：“瀛台”，成为八旗子弟打猎练武之地。

深秋十月，园中红稀绿瘦，残荷凋零，更兼雨洒秋池，愁波涟漪，一片肃杀景象。

康熙带着侍卫们来到这里，抬眼望去，只见流台上，树起了木寨。寨中，一面被雨水淋湿的大旗在寒风中抖动，上绣“奉旨抚远大将军图”八个大字。将台下是一队队整齐排列的军士，穿着刚从内库领来的衣甲，一色全新鲜亮整齐。将台上和辕门两边，由九门提督府的几十名校尉守护。一个个手按腰刀，目不邪视，精神抖擞地站立着。康熙见军容如此整肃，不由得点头称赞：“好，图海这奴才，配上周培公这个帮手，真成了大将之才了。”旁边的熊赐履正要答话，却突然听到前边传来一声断喝：“什么人在此骑马？下来！”

几个人都吓了一跳，抬头看时，原来是一个旗牌官捧着令旗当门战着。骡驴子一见到这阵势，将马一拍就要上前答话，却被穆子煦一把扯住，低声道：“兄弟不可造次，瞧着魏大哥处置。”魏东亭早已翻身下马，将辔绳一扔，款步上前，对旗牌官悄悄说了几句。

那旗牌官板着脸点点头，上前单膝跪地，横手平胸向康熙行了个军礼，说道：“图军门、周军门有令，万岁若亲临视察，可暂在辕门稍候。这会儿正行军法杀人。”

跟在康熙身后的戈伦，是个新进的侍卫，少年气盛，打马上前喝道：“你瞎了眼，这是万岁！”不料旗牌官把脸一扬，冷冷地说道：“下官知道是万岁。要是别人，营前骑马就犯了死

罪！”

戈伦自当了皇上驾前侍卫之后，还从来没碰过钉子呢，见这旗牌官连万岁都顶撞了，不觉怒火上升，扬起鞭子，就要抽过去。不料，康熙却沉下脸来，怒斥一声：“放肆！都下马，退下。戈伦，把你头上的花翎拔了！”

戈伦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连忙跪下叩头请罪，摘下顶戴来，拔去上边的花翎，呈给魏东亭。康熙早已翻身下马。侍卫们见此情景，谁还敢说话。明珠知道，这一定又是周培公出的点子，要学柳亚夫细柳营治军的故事。索额图却对熊赐履悄悄地说：“只要他们能够旗开得胜，主子爷不骑马也是高兴的。”熊赐履没有答话，向着康熙说：“主子，请往这边站站，这里高一点，看得清楚。”

刚才旗牌官说得一点不错，军营中确实在执行军法杀人。这次招来的各府旗奴，当年大都是征战疆场的英雄好汉，可是，现在不同了。常言说得好，有多大的主子，就有多大的奴才。这些旗奴的主子，在京城里当着王爷，公爷，奴才们便也跟着长了身价，长了威风。如今又都在京城里成家立业，安享富贵，谁还愿意为了那一两饷银去卖命打仗啊？刚集合时，一个个恨天骂地，无精打采。再加上妻儿扯腿，朋友饯行，所以昨天整队操演时，竟有七百多人晚到了一个多时辰。图海和周培公没有严厉处置，只是重申军令，让大家明天务必准时来队，听候检阅。不料，今天集合时，还有一百多人姗姗来迟。周培公传令各营，将迟到者一律押送中军，听候处置。

中军参将刘明见到人犯一经带到，便走上前来，向图海禀报：“禀大将军，各营来迟兵士俱已带到，请大将军发落。”

图海站在将台上，早已远远看见皇上带着大臣、侍卫们在外边观看。他知道，皇上是有意要看看周培公的治军本领，便大声吩咐道：“请周军门依军法处置！”

周培公不推不辞，昂然走到将台中。

潇潇秋雨已打湿了他身上的黄马褂，新赐的双眼孔雀花翎也在向下滴水。他两眼冷冷向下一扫，偌大校场立时肃静下来，三万军士铁铸似地一动本动。周培公朗声说道：“现在重新宣抚远大将军军令——违命不遵者斩！临战畏缩者斩！救援不力者斩！杀戮良民者斩！奸宿民妇者斩！临期不至者斩！”

几个“斩”字刚出口，下边跪着的一百余人个个面如死灰。却听周培公又道：“图海大将军这几条军令昨天已经申明，今日仍有一百零七人应卯不到。本应一体处置，念在国家用兵之际，择最后三名斩首示众，余下的每人重责八十军棍！”

中军校尉们听到令下，炸雷般答应一声便去拖人。三名吓得魂不附体的军士被拖至将台边，验明正身又被推向辕门。可是其中还有一个撕挣着、号叫着不肯就范：“周军门开恩，我求求你，我上有老，下有小，你不能啊，周军门……你不能公报私仇啊！”

“啊？公报私仇！”周培公大感诧异，低头看那人时却并不认识。那人仍在挣扎着呼叫：“周军门只要你不杀我……我告诉你阿琐的下落。杀了我你一辈子也不见着她了……”

周培公突然想起来了，面前这个恶奴就是康熙九年在正阳门遇到的理亲王府的刘一贵！如此说来，烂面胡同阿琐失踪，也一定是此人做了手脚，便脱口而出问道：“你这恶奴，阿琐被你弄到哪里去了？讲！”

“你饶我一命，我就讲！”

这突然发生的意外变化，使坐在帅位上的图海楞住了。周培公心潮翻滚，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看来，阿琐已落在此人手中，如今行了军法。理亲王府必定拿阿琐报复！想当年阿琐赠送金钗、施舍粥饭的一片深情，周培公心里一阵痛楚。自己与阿琐虽无半语之私，阿琐的情谊，自己是时刻铭记在心的。今天，怎么能忍心让这位善良的姑娘再受牵连呢？可是，不杀刘一贵，又如何能执法服众，统带三军呢，他咬着牙想了想，冷笑道：“刘一贵，你白日做梦，我已是朝廷大将，岂容你以私情要挟？拖出去——斩！”

三声炮响，白刃飞过，行刑刽子手砍下了三个违纪兵士的脑袋，提起来回到中军交令。又按周培公的吩咐，将三颗首级悬在辕门的高竿之上。

军营里，死一般地沉寂，周培公轻轻咳嗽一声说话了：“本将军一介书生，一向不懂得这杀人之事。但是，今日，蒙圣上将军国重任寄托，就不能不整肃军纪，以报圣恩。来呀，把一百零四名误卯的军士拖下去打，有胆敢呻吟呼号者，每喊一声，加打二十军棍！”

将令一出，校尉们蜂拥而上。这一帮作威作福，目无法纪的无赖狂奴们，算是尝到了周大人的厉害。尽管大棍子上下飞落，一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却没有一个人敢发出一点声响。

军营外边的高坡上，康熙神色庄严，熊赐履心惊肉跳，索额图暗自称赞，明珠却若有所思，只有鞑驴子见里面打得痛快，想笑又怕挨训斥，只好一个劲儿地向魏东亭扮鬼脸。

肉刑刚毕，军营里便传出图海洪钟般的声音：“将士们！此一战，敌方乃是跳梁小丑，本不足天兵一讨。但主上正致力于南方军事，所以才下旨启用昔日八旗弟兄，你们俱是朝廷柱石的家奴，与国家休戚相关。为国效劳，为皇上分忧，也是为了你们自己的身家性命——这是第一层！”

康熙听了对熊赐履笑道：“啊！还有第二层？听这奴才说些什么”。

“本大将军知道，你们都是旗奴出身，家境贫寒，一两多的饷银实在是很少。只要你们出死力打好察哈尔这一仗，我保你们半世富贵！”

他的话没说完，已被下边军士们的议论声淹没了。康熙心里不禁一楞“怎么扯这个，饷银都发不下去了，打哪来的什么‘半世宫贵’？他正在思忖却听周培公又说话了，声音比图海还响：

“察哈尔王子乃元世祖正统后裔，家中有金山银海！我曾查阅了史书，他那里仅库存黄金，就不下一千万两！家中私财比此数要多出几倍！破城之日，一半奉交皇上，一半拿出去你们均分。图大将军和我分文不取！”

四十二 急驱驰用兵贵神速 稳扎营大智建奇功

四十二 急驱驰用兵贵神速 稳扎营大智建奇功

康熙带着大臣和侍卫来看阅兵，却听到图海和周培公的一番奇谈。他们俩号召兵士们，打好这一仗拿下察哈尔。答应在破城之后，把察哈尔王子的一千万两库银和全部家产没收，一半交皇上，一半由军士们平分，而图海和周培公自己分文不取。听到他俩用这样的办法来激励将士，康熙不禁“噗哧”一下笑出了声来。此时军营内到处是兴奋的鼓噪之声。有的惊叹不已，有的啧啧称赞，有的高声欢呼，有的拍手叫好，刚才杀人时的紧张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

站在外边观看的大臣们也都笑了起来，熊赐履拍着手心大声夸赞：“好，周培公的书没有白读。他用的是当年淮阴侯驱三秦将士东下的故伎。眼下，南方战局还紧，国库空虚，也只能这样办，倒亏他们想得出来！”

明珠却冷冷一笑对康熙说：“主子刚才留心了吗？他们的军纪中，唯独没有‘抢掠民财者斩’这一条？”

康熙没有答话，他当然听见了，可是他更清楚地知道，这些旗奴们打仗，就是想发财的。朝廷拿不出军饷，大内的银子拨出五万，内廷已很困难，可是这五万银子，除掉留下一些作为军用之外，分到将士手里，每人才得到一两。要是不让图海和周培公这样做，难道让他们两手空空地

去带兵打仗吗？何况，他们肩头的担子十分沉重，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灭察哈尔叛乱，还要在打了胜仗之后立即千里奔袭，去战马鹑子，不让他们施用权宜之计又有何良策呢，他正在沉思，却听军营之中，钲鼓号角之声，震天动地地响了起来。魏东亭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句：“主子，图海他们迎接圣驾来了！”

图海和周培公领兵出征，旗开得胜，只用了十二天的功夫，便扫平了察哈尔。他们没有食言，随军将士都得到了重赏。一时间，士气昂扬，军威大振。康熙接到奏报，也是十分高兴，下旨，命他们将缴获的金银大部分留下作军饷，小部分调给洛阳的守将瓦尔格，并令瓦尔格立即率兵西进，出潼关，攻西安，扰乱王辅臣的后方，牵制汉中的王屏藩。而图海和周培公这支人马，却奉旨从伊克昭草原插进去，直逼陇东，与退守兰州的官军将领张勇汇合，两路夹击平凉的王辅臣。这一来，西线反守为攻，局面立刻起了重大的变比。

王辅臣自被迫起事以来，仗打得还比较顺手。他并没有按照吴三桂的要求，进犯中原，只是在平凉一带活动，他树了叛旗，却不想闹出大乱子；攻打镇镇，又不想损伤兵力。手中现有的三万兵士是他的看家宝，他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当瓦尔格带兵出了潼关，进入陕西之时，王辅臣并不在意，只是下令让王屏藩带兵拦阻。可是，今天下午，他忽然接到探报，说图海率领三万军马和科尔泌的四千骑兵已经开过来了，距此仅仅三百里地。王辅臣不由得大吃一惊：图海的兵马是哪里调来的，他们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背后？敌人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突然而至，历来是兵家的大忌。他必须迅速查明虚实，想好对策。所以，他立即派人飞马奔往汉中，调王屏藩的部队来增援，又带了中军将领们，山城巡视。安排防务。

夕阳的余辉，懒洋洋地照在平凉城头。六盘山像一条灰暗、阴沉的巨蟒，蜿蜒起伏，卧在远处天地交接之处。夏日奔腾喧嚣的泾水，受不了隆冬的严寒，沿着河岸的地方已经结冰，只有河心处瀑瀑流着一股细水，投鞭可断，纵马可越，失去了它屏障后方的作用。王辅臣骑在马上，心事沉重，一言不发。中军将领龚荣遇，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紧跟在王辅臣的身后。他也是脸若冰霜，神情沮丧。对于这支叛军的处境，龚荣遇看得很清楚。举旗叛变之后，王辅臣不攻洛阳，不打太原，却拉着部队一直往西，在平凉一带打转悠。龚荣遇知道，王辅臣这么干，是想在这蛮荒之地，稳稳地打下一块地盘，游移在康熙皇上和吴三桂之间。进可以和朝廷拼搏周旋，讨价还价；退，可以远走西域，与藏羌各游牧部落联合，拥兵以自保。如今，突然传来图海大兵逼近的消息，是战，是降，还是逃，恐怕必须做出抉择了。

城门开了，从城里飞出一骑马来。骑手显然是有十分紧急的事，所以拼命地打马飞驰，很快便来到了王辅臣跟前。原来，正是王辅臣的儿子王吉贞。康熙皇上把他放回来之后，他来到军中，向父亲详细报告了皇上殷殷寄托之情，说得王辅臣热泪奔流。但父亲却没有答应立刻反正，只把他留在军中参赞军务。刚才，他接到探马带回来的消息，便急急忙忙赶来报告。

“爹，据探马得来的情报，图海带的这支军队，是由京城各王公大臣府里的旗奴组成的。他们大都练过武，有一些还打过仗，这次平定了察哈尔王的兵变，又得到很多犒赏，所以士气很高，此外，还有科尔泌的一支骑兵也归图海率领，千里奔袭，行军速度很快，恐怕就要来到了。”

“嗯，还有吗？”

“哦对了，给图海当副手的，是兵部侍郎周培公。此人虽然是个书生，但鬼点子多得很，儿子在京的时候，常听人说起他，皇上很是倚重的。”

“是吗？哎，荣遇，这个周培公是不是你那位奶弟？”

龚荣遇刚才听王吉贞说出周培公的名字时，已是暗暗吃凉了。培弟怎么会从军呢？远在荆门的老母，如果知道我们兄弟竟然兵戈相见，又会怎么想呢？龚荣遇正在出神，猛听王辅臣问他，连忙支吾着回答：“啊？哦，军门，我也正在想呢。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会不会……”

王辅臣知道他有顾忌，也不再追问。他挥手斥退了随从的兵士，与龚荣遇、王吉贞一起，又

向前走了一段路，才心事沉重地说：“荣遇老弟，眼下形势，你有什么高见，说出来，让愚兄听听。”

龚荣遇因为不知王辅臣的真实想法，不敢冒然回答，沉思了一会，才小心翼翼地说：“军门，标下有一事不明，想请军门明示。”

“说吧，你面前只有我们父子二人，什么话都可以说，”

“是。标下想，图海他们率领精锐之师，乘胜而来，硬打恐怕不行。是不是避开一时。他们从北边来，我们往东边去，到汉中与王屏藩合为一处。”

“不，不行，这样做只能暂缓一时。我们一动，图海他们必定与兰州的张勇汇合，尾随我们东行，然后与洛阳打过来的瓦尔格互相呼应，两面夹击，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军门说得有理，那我们就只有继续西进了。”

“荣遇老弟，那更不行。吴三桂这个老滑头，言而无信。我们起事之后，他连一两饷银都不给，让我们这几万将士，在这严冬寒冷、荒漠之地，啼饥号寒，苦苦支撑。再往西，往哪里去呢？你闻一闻，这是咱们军营晚炊的焦糊气味，兵士们在杀马而食。这种形势下，再在西行；穿过荒无人烟的大沙漠？哼，不用图海动手，仅饥饿缺粮这一条，我们这支军队，就要不战自溃了！”

龚荣遇知道，王辅臣说的都是实情。这情况他自己也很清楚，眼下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投降！可是他不敢直说，便瞟着王吉贞，不再说话。

王吉贞早就憋不住了，见来了机会，便鼓起勇气说道：“爹，既然我们已到了绝境，是不是……”

王辅臣突然打断他的话：“不要再往下说了，你无非还是劝我投降反正。”

“是。爹爹，眼前，也只有这样做了，不过……，爹爹是不是怕部下不服！”

“他们还有什么说的，吴三桂派汪士荣来搅和这一下，把部队弄成这个局面，他们心里能不清楚吗？哼，当吴三桂的开国功臣，老贼连自己都保不住，还开国呢！前天，马一贵喝醉了酒，不是在唱《四郎探母》中‘悔不该’那场戏吗？比较起来，康熙皇上是英主，吴三桂，哼，连奸雄都算不上。”

“那……那爹爹还犹豫什么呢？”

王辅臣不做声了。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龚荣遇和王吉贞无法看清他的脸色，只听见他的喘气声又粗又重。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听他咬着牙迸出一句话来：“这个仗要打，要下死力打。胜了，我率部投诚，败了呢——我只有死！”

王吉贞听了这话，打了一个寒战，不知说什么好。龚荣遇心中明白，事情明摆着，不战而降，或是战败而降，都难逃国法。

突然，王辅臣像换了一个人似地精神抖擞起来，他用马鞭指着一个模模糊糊，像小山一样的土丘说：“荣遇，吉贞，你们看，那就是城北的虎墩。上面有石头砌成的箭楼，又有水井。当初进军平凉时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上边驻兵、屯粮，把这座虎墩当做守住平凉的命根子。——吉儿现在，我派你带一支人马上去，替我亲自守好它。只要你在十天之内不丢掉虎墩，冰天雪地里粮道一断，他们只能束手待擒。打赢了这一仗，我们就能进退裕如了！”说完将鞭子狠抽一下，座下的马长嘶一声，四蹄腾开狂奔而去……

图海不是有勇无谋的鲁莽军汉，更何况，还有周培公的辅佐呢？王辅臣想的，他们都一一想到了。来到陇东之后的最后三百里路，他们整整走了六天，以便让兵士和马匹得到充分的休息，恢复体力，在接敌之后进行一场激战。大军一到泾河，中军将令便传了下来：立即扎寨结营、埋锅造饭。各营官佐速派哨兵眺望，按区防守，违令者立斩。将令一出，一座座军营，在泾河之滨搭了起来。

这天，吃过午饭，王辅臣听说对方已经扎营，便带了马一棍、张建勋等军将亲临泾河南岸巡

视。眼见图海中军大营赫然暴露在前，沿河十里左右两翼平头安寨，不禁诧异。遥遥望见对岸一群兵将簇拥着图海和周培公，也在窥视自家营盘，指指点点地遥望虎墩，便在马上将手一揖，高声叫道：

“图老将军别来无恙？王辅臣这里请安了！”

“哦！是马鹞子啊！当年在京与君品茗论兵，共谈国事，不想一晃数载，今日竟以兵戎相见，真是沧桑多变啊。观君用兵，似乎并无长进，想是近年只顾了谋反，少读兵书之故吧！”

“哈……图老将军昔年纸上谈兵，便是‘品’字形营盘，如今也不过将‘品’字倒了过来，大营在前，瞧起来却像个‘哭’字！大概这就是你的长进吧。哈……”

周培公袍袖一挥说道：“哭与笑，字形相近，王将军不要轻看了！哭为笑，笑为哭，颠倒迷离，行迹难测——将军不见中军大旗吗？图军门既为抚远大将军，自然以‘抚’为上。王将军若能弃兵修和、归附朝廷，仍可进爵封侯。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切莫磋陀自误。图帅这边早已备下羊羔美酒，愿与将军高歌长谈！”

王辅臣冷笑一声答道：“想必你就是周培公了？劝你回去好好卖书，休在本帅面前舞文弄墨，国家承平之日，自然少不了你一顶纱帽儿，何必在此金城汤池之下碰得头破血流，沦为我的刀下鬼呢？”

“金城，汤池？你懂得什么叫金城、汤池，我主万岁爷以天下百姓为干城，你王辅臣却想割据平凉作威作福，你不顾民间疾苦，驱三万疲兵，离家西进，拆民居以为军营、卖民女以充军饷，似你这般心肺，便有霸王之勇，也难脱乌江自刎的下场！”

周培公话未说完，王辅臣这边早已箭如飞蝗般射了过来。图海等只好缓缓退下。就在这时，马一棍大营里突然号炮一响，骁骑将军刘春统率千余骑兵自西向东跃过泾水杀了过来，冲向图海的左营。

刘春的这个行动，是王辅臣计划好了的，他要用马一贵手下的这支劲旅，探探图海的虚实，试一试周培公的能耐！

图海左营的士兵，骤然见对方大队骑兵挥着长刀，红着眼睛大吼大叫地扑了过来，并不抵抗，一个个爬起身来，四散奔逃，把刚刚造好的木寨扔下不管，任凭敌兵推的推、烧的烧，冲得乱七八糟。

刘春虽然顺利地砸了一座清营，因未能斩将杀人，心犹不足，便率军向东，直攻图海中军大营。那知刚近营盘，便听里边一声炮响，万箭齐发，当头的战马被射倒几匹，后边的几匹马便狂跳长嘶不肯向前。刘春原以为箭雨过后，必有骑兵出来对阵冲杀，可是，等了许久，见对方仍是猛射不歇，他想一定是敌方急行军至此，立脚未稳，不敢迎战。便留下三百骑佯攻主营，余下的由他自己率领又去偷袭后边的右营。

可是，刘春中计了。就在他率领着大队离去之后，图海中军大营，忽然辕门洞开，一千骑兵潮涌而出。一个身穿红袍的将军，横刀勒马，来到阵前，指挥着军士包围了刘春的三百骑兵。

冬日昏黄，铁骑纵横；战马嘶鸣，刀剑闪光。空中怒卷着阵阵黄沙，地下流淌着殷殷鲜血。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和着战鼓号角，以及步兵们助威的呐喊，令刘春的残部，个个心惊胆战，不消片刻功夫，已是全军覆没了。等到刘春发现上当，急急忙忙赶奔回来增援时，这里早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

看着营门前遍地都是人和马的尸体，听着图海中军大营里传出的阵阵笑声，刘春气得站在营门口跳着脚大骂：“图海老匹夫，有种的使出真刀真枪的来见个阵仗，用这样的诡计，算不得英雄好汉！”

可是，回答他骂声的，却仍旧是阵阵如蝗的箭雨。刘春无奈，只好收拾败兵回去。刚一转身，却听营里传出来阵阵鼓乐之声。回头看时，中军营内高竖起一座将台，图海和周培公正在畅怀饮酒。图海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拿着筷子，指指戳戳地对刘春说：“回去告诉王辅臣，他想和

我交手，还差几年功夫呢。哈……。”

四十三 杀叛将图海逞余威 烧虎墩培公师先贤

四十三 杀叛将图海逞余威 烧虎墩培公师先贤

夜幕降临了，泾水两岸冰封大地，一片沉寂。官军的营垒逶迤二十余里，星星灯火在黑夜之中闪烁闪烁……偶尔传来一两声号角声和军营中的击柝声，在这不安的寒夜里，显得格外恐怖。

突然，泾河下游火光一闪，号炮连大。张建勋带着一支骠悍的骑兵，呼啸着，呐喊着，冲向清军的左翼。与此同时，马一贵的五千军马也像潮水般地跃过泾水上游，向图海的右翼攻了过来。带着鸣镝的火箭，流星般地射了过去，烈火熊熊，狼烟滚滚，烧着了帐篷，烧着了粮草，发出红的，黄的，蓝的，紫的火焰，映红了神秘的夜空。帐篷燃烧之后的飞灰。随着冬夜凛冽的寒风四散飘舞，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硝烟。

就在马一贵，张建勋带着人马冲进官兵大营的时候，图海各营的号炮也响了。随着炮声，地动山摇一样地呐喊声，同时从四面八方发出。左营、右营、中营分别从北边西边，擎着星星点点密密麻麻的火把齐向前寨增援。

埋伏在中路的王辅臣，见诱敌成功，大为振奋。他大喊一声：“弟兄们，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冲啊！”一边喊，一边翻身上马，率领部下冲入了图海的中军大营。可是，当他冲进去之后，才发现那顶灯火辉煌的中军大帐里竟然是空无一人！

就在这时，一个军校急急忙忙地跑来报告：“军门，不好了，马一贵和张建勋都被官兵包围了！”

“啊，他们后营的军队，不是去增援前翼了吗？”

“不，刚才咱们见到的灯笼火把都是疑兵。”王辅臣心中暗叫一声：不好，又中计了。他想下令快后退，哪还来的及呀。只听惊天动地一声炮响之后，四周燃起千万只火把，照得泾河两岸如同白昼。三万官军铺天盖地地围了上来，把王辅臣的兵将，分成几块，团团包围住了。火光之中，金盔银甲的图海，横刀跃马，拦住了王辅臣：“哈……马鹞子。早早下马归降吧，我念及当年的交情，替你在圣上面前保奏，放你一条生路。”

王辅臣并不答话，狂吼着催马杀了过去，手中一杆混铁戟舞得风车一般，挡者披靡。龚荣遇护定了王辅臣，左冲右突，杀向前去。

图海却并不接战，勒马一旁，指挥着众军，把王辅臣等层层包围起来。

王辅臣杀得性起，只想赶快冲出包围，与马一贵张建勋等合兵一处。但是他无论走到那里，眼前总是一片刀丛剑树。护在他身后的龚荣遇，早已杀得满身是血，却还是拼死力战，好容易保着王辅臣冲到泾河岸边，回身一看，自己的兵丁只剩下七八个人了，不由得大惊失色，连忙向王辅臣大叫一声：“大哥，快走吧。”

话音刚落，面前红光一闪，“刷”地排开了一支队伍，周培公仗剑怒目，立在队前冷笑一声：“你们走不了啦！”

王辅臣心灰意冷，突然发出一阵狂笑：“哈……想不到我马鹞子血战疆场三十年，今日落得如此下场！”他提戟在手，猛向自己心口刺去。龚荣遇急忙把他拉住，回头又对周培公说：“培公贤弟，你竟如此相逼吗？来吧，冲着哥哥我来吧！”

周培公陡然一惊；才认出面前这个浑身是血的人竟是自己的奶哥，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龚

荣遇再不答话，向王辅臣的战马猛抽一鞭，风驰电掣般地闯了出去，跃过泾河，消失在黑夜之中。

这一仗，打得十分惨烈。泾水两岸，尸骨遍野，血流成河。叛军死伤一万多人，投降了六千有余。马一贵死在乱军之中。王辅臣侥幸逃脱性命，只好紧闭城门，再也不敢出战。图海乘胜挥师，把平凉城团团包围起来。

这平凉古城，北据六盘，南扼陇山，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高大的城墙，全用一色的大条石砌成，易守难攻。城北的虎墩，更是十分险要。远看，它不过是一个土丘，形如卧虎，近看，才知它与城墙隔河相对，四周俱是刀削一般的陡壁，中间挖出了一个平台，又有洞穴通连。守兵在上边放箭，下边就无法靠近。这虎墩的最高处，是一个半亩见方的平地，中间盖着一个石楼，楼后有一道云梯与城中相连。图海带着人马，猛冲硬打了七天七夜，结果损兵折将，一无所获。急得图海非要亲自率队冲锋，却被周培公拦住了：“军门不要急躁，想不出攻上虎墩的妙策，谁上都是一样。学生有一计在此，且待明日，定可拿下它。”

图海闷闷不乐地随着周培公回到大营，正要问他有何妙计，却见塘马送来了六百里加急的军报，原来，朝廷探得贵州省有一万叛军，正星夜兼程赶来平凉，增援马骝子，再看后面，却是几份有关南方局势的战报。原来孔四贞已经回到京城，被康熙迎入内宫，可是孙延龄投降之后，却被吴世琮诱以军饷，在桂林城外杀害。吴世琮又带着汪士荣写给傅宏烈的亲笔书信，把傅宏烈骗到广州杀死。朝廷命令各省巡抚，严密缉查汪士荣，如果拿获，就地处决。

傅宏烈惨死的消息，使周培公的心情十分沉重。周培公想起了当年和傅宏烈同船八天，一路清谈的情景。他的刚正不阿，他的诚恳谦逊，尤其是他对撤藩的精辟见解。都令周培公十分敬佩，可是，他过于相信汪士荣，以致上了这个奸佞小人的当，壮志未酬身遭大难，想起来真让人痛心哪！图海也是傅宏烈的老朋友。康熙初年，自己被贬之时，曾得到傅宏烈的不少帮助。在傅宏烈被逮入京之时，图海又见到他不畏死难，敢于直言面君的气概。三藩闹事之初，傅宏烈招募义军，拖住了孙延龄和尚之信的后腿，更是有大功于朝廷啊！可是他，他怎么却被汪士荣这小子骗了呢？哼，如果汪士荣来到这里，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为傅宏烈报仇。

眼下，军情正急，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怀念祭奠亡友，而贵州一万叛军即将开来的消息，更不容他们有片刻的延误。当夜周培公调集中军兵士，紧张地准备了一番。次日拂晓，攻打虎墩的战斗又打响了。虎墩上的守军，还在不停地放箭，忽见官军队伍中，树起了七百多根长竿，竿头绑着沾了油的棉被，每根竿子由五名健壮的兵士举着，宛如一支大火把。蜂拥着冲向虎墩。上面的守军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呢，这七百多支大火把已经把虎墩包围了起来，一声喊，又扔上了中间的平台。霎时间，整个虎墩，陷入了熊熊大火之中，下面的清兵，又用唧筒一个劲儿地向上喷油。高原风席卷而来，真是火仗风威，风助火势。虎墩上的守兵哭爹叫娘，乱成了一团。上面虽然有井，可是哪里能救得了这大火呀！王吉贞带着满身的火冲到虎墩南边，高声哭叫着：“爹爹，快来救孩儿一把吧。”喊声未绝，他已被烧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

图海见火攻得手，指挥兵士架起云梯，攻上了虎墩，又把红衣大炮也拉了上来，居高临下，炮口直对着城内，“轰轰”，两声巨响，城内已是一片火光，一片哭声。他兴奋地喊道：“好，好啊，炸得痛快，炸塌这座贼城！看他马骝子敢不投降！”他正要下令，让炮手继续开炮，周培公却把他拦住了：“军门，不要再打炮了。”

“啊！为什么？”

“这座城里不只是叛兵，还有四万百姓呢，我们这支军队，在察哈尔时，已经抢掠了不少民间财物，现在，兵士们一个个红着眼盯着城里。再来一次屠城，虽然获胜，也难免有罪呀！”

“噯！这是打仗，不能发善心。你是怕将来明珠会参你是吗？有我呢！”

“不，军门！如果能利用这个形势，逼使王辅臣与朝廷缔结城下之盟，对收降王屏藩，安定西线局势都是大有好处的。”

“ 嗯。那么，你说，该怎么办？ ”

“ 学生愿借将军虎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降王辅臣。 ”

“ 啊！这怎么能行，王辅臣首鼠两端，张建勋阴险毒辣，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

“ 军门关爱之情，学生感佩于心。但眼下，我强敌弱，王辅臣除了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况且我们必须赶在贵州叛军之前，拿下平凉。兵贵神速，不能再迟了。我明早进城。请将军在明日午时向城中居民稀少的督衙后边再开上两炮，助我成功！另外，请军门传令，让城东的围城部队，退到五里之外。 ”

次日一早，周培公青衣小帽，骑马来到平凉东门口叫城：“喂！城上军士听了：我乃大清抚远参议将军周培公，有要事要与王辅臣将军商议，快快开城！”

东门的守将是张建勋。他接到城楼上军校的报告，一边派人去禀告王辅臣，一边亲自登上城楼，一见下边站的果然是周培公，不由得心头火起：“好一个阴险狡诈之徒，又来施什么鬼计？俺老张不是好惹的。”

“ 哦——如此说来，你就是张建勋将军喽，眼下的情势，你我心中都有数，不必做此口舌之争，在下是特来给你们指一条生路的。 ”

张建勋骂了一声：“滚开，老子不上你的当。”他正要下令放箭，一个旗牌官匆匆跑上城楼，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他愣了一下改口说道：“好吧，我们王军门传你进去，暂且寄下你这颗首级。如有半句差错，你休想出城。”

城门吱吱呀呀地开了，周培公正要打马进城，却见远处突然飞跑过来一匹骏马。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在马上向周培公一拱手说：“你我一同入城如何？”

周培公一愣，仔细打量这人。见他身材修长，细眉俊目，虽略带病态，却是面如三春桃李，身似玉树临风。便诧异地问道：“足下何人，你我素不相识，为何要同踏这凶险之地呢？”

“ 哈……我是何人无关重要。大周皇朝五万精兵旦夕可至，平凉城又何险之有呢？ ”

周培公陡然一惊：“啊？听话音此人定是吴三桂派来的，他还要盘问，城内的张建勋却满面春风地迎了上来：“啊，好好好，老朋友来了，先生，您好啊！”

周培公又是一惊，诧异地问：“怎么，你们认识？”

那人从背上抽出一柄玉箫拿在手中抚弄着，嘿嘿一笑说道：“不才汪士荣，待从云南赶来看望几位老朋友。想不到咱们两国来使，竟要一同走进这平凉城了。请吧！”

大清的抚远参议将军周培公和吴三桂大周朝的谋士汪士荣，双双来到平凉，又同时并辔入城的消息，轰动了全城。军士们都想看一看，他们此行。究竟会为这支连遭惨败的大军，带来什么样的命运。

王辅臣此时的心境十分复杂。刚才，东门口的兵士来报，说是周培公要入城见他，他的心里又喜又惊，喜的是这一下抓住了烧死王吉贞的仇人，可以为儿子雪耻复仇了；惊的是周培公竟有如此的胆量，竟敢在这样的时刻，只身一人闯入这已经杀红了眼的平凉大军中。他派人在外边支起了一口大油锅，点着干柴烧旺了火，准备着一言不合就把周培公抛入油锅，活活地烹了他！可是汪士荣怎么也来了呢，他为什么又偏偏和周培公遇到了一块呢？他们两人各保其主水火不容，假如在这里争执起来，自己又将怎样调处呢？

此刻，龚荣遇的心境也是十分矛盾。从长远说，他希望培弟能说服王辅臣，投降反正归顺大清，既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又能与培弟、与老母团圆；但心里却又不希望培弟冒生命危险进入之虎穴狼窝。当他听到王辅臣下令支起油锅，又看到这蒸腾而起的油烟时。他的心收紧了，连忙走到王辅臣的面前；怀着深深的关注劝说道：“大帅，康熙皇上和吴三桂两家，对我们都有恩有怨。这次交战，我们的损失太惨重了，对以后的事，不能不多留条后路，汪士荣这个人，内含狡诈，言而无信，咱们已经上过一次当了。虽然他说已经带来了援兵，可援兵在哪几呢；即或真的有援兵，能保准打败图海吗？我们不能不多个心眼呀！”

“ 嗯，兄弟你不明白，我们刚打了败仗，若果就此投降，结果会是怎样呢？我不得不为将士们着想啊，何况吉贞他已经……咳 ”

王辅臣说不下去了，龚荣遇深情地说：“ 大哥，我明白你的难处和苦处。这样吧，把他们请进来，不管是什么话让他们都说完，咱们再慢慢商议个办法。既然两家都来了，总是多了个可供选择的机会。大哥，你看这样好吗？ ”

王辅臣没有马上回答，他心里明白，一来龚荣遇说得有道理，二来眼下城中只有不到七千人。这些人又大部分是龚荣遇的部下，他的话自己能不听吗？沉思了好久，才吐出一句话来：“ 传令，放炮，开中门，迎接客人！ ”

四十四 出奇谋浩气惊四座 入险地正言说愚顽

四十四 出奇谋浩气惊四座 入险地正言说愚顽

王辅臣的总督行辕中门洞开，两行锦衣花帽的亲兵，在甬道两旁井然有序地排列着。几十名中军护卫，举着寒光闪闪的大砍刀，组成了一条刀胡同，正堂前边的天井院子里，支着一口大铁锅。锅下烈焰熊熊，锅内滚油翻腾。柴烟、油烟混在一起，把好端端的一座院落，薰得乌烟瘴气、阴森恐怖。

周培公看着这故作威势的排场，不觉暗暗一笑。他整整衣衫迈着沉稳的方步，穿过刀丛剑林，昂然走到正堂。

汪士荣知道，王辅臣这一套是摆给周培公看的，所以心中十分坦然，待武士们收了刀剑之后才微笑着走了进来。一见面，就是熟不拘礼的热情问候：“ 啊，辅臣兄，久违久违。各位老朋友都好啊！一别数年，辅臣兄还是这样凛凛虎威、烈烈英风，真是可敬可佩呀。汪士荣今日特率五万精兵，与辅臣兄会猎于平凉，振汉家之威风，灭夷狄之锐气，把图海这老匹夫好好地收拾一下…… ”

他说得热情洋溢，也说得慷慨激昂，可是除了张建勋之外，别的人却都反应冷淡。王辅臣沉着脸把手一挥，止住了他的唠叨，突然向周培公怒声问道：“ 你是谁，进了我这督军行辕，怎么连个名字都不报，难道是个不知礼法的狂妄之徒吗？ ”

周培公神情自若地瞟了一眼王辅臣，带着轻蔑的微笑开口了：“ 王将军这是在问我吗？不才乃荆门书生周培公，也就是你刚才传令要‘ 请 ’ 的周先生。将军既然说了‘ 请 ’ 字，又这样看重礼法，那么对你请来的客人，就当以礼相待。为何堂下摆了这刀丛油锅，堂上又是如此地倨傲不恭，慢说上邦天使不拜下国诸侯，即令是平民相交，将军这样做法也不合主人之道吧？ ”

上来的第一个回合，王辅臣就被周培公这又挖苦又责怪的话打败了。他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挤出一句话来：“ 哼。好一张利口，好一个说客。汪先生，你请坐，我先请教一下这位周先生：你我两军对垒，胜负未分，你进城见我，有何要事呀？ ”

“ 什么，胜负未分，哈……，将军以三万训练有素的精兵与我开战，交手三次，十损七八，如今，将军固守这弹丸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只要我们图大将军一声令下，立时三刻，平凉就将化为一片焦土。请问将军这‘ 胜负未分 ’ 几个字，又是从何谈起呢？ ”

周培公这次进城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他知道要想叫马鹞子王辅臣投降，就决不能在他面前示弱，只能镇之以威，晓之以理，先打掉他的锐气，灭了他的威风，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进了辕门之后，他见到王辅臣和张建勋对自己和对汪士荣明显地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所以自己也拿出

天国重臣的威势来。两番对话，都是用了咄咄逼人的口气。

果然，王辅臣被激怒了。他“啪”地一声拍案而起，用颤抖的手指着周培公喝问道：“我来问你，刘春所带的一千骑兵，可是你施用奸计，致使他全军覆没的？”

“噢，不不不，君子不掠人之美。此乃图海大将军亲临指挥。”

“那么泾河大战呢？”

“图海大将军乃我三军主帅，自然也是他的功劳。在下职司参议，当然也要尽一份微薄之力。此一战，令将军报兵折将，当年雄威丢失殆尽，而在下不习武，不知兵，在紧急关头，却为将军放开一条生路，实在惭愧得很哪！”

听着周培公的奚落，王辅臣怒不可遏了：“我再问你，火烧虎墩的毒计，出自何人？”

“哦，将军不要这样怒气冲天。两军相遇，岂有不想取胜之理。虎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用火烧，又怎么能夺到我军手里呢？昔日诸葛武侯就善用火攻，学生不过是读史书而有得，步先贤之后尘罢了，倒让将军夸奖了。”

周培公正在侃侃而谈，不提防王辅臣却突然冲到了面前，颤声说道：“好，你承认了就好。我儿子王吉贞惨死在你的手里，今天我就要你给我的儿子偿命！看见院子里的油锅了吗？你刚才说得很对，我这平凉孤城，确实是内无粮草外无援兵，马上就要被你们攻破了。可惜的是你不能再上那里请功领赏，却要葬身在这油锅之中了。”

“哈……，王辅臣哪王辅臣，你枉带了三十年的兵，也枉称这关西马鹞子的美名了，连兵法上最简单的‘知己知彼’这四个字都没有弄通，真是笑煞人也，哈……”

正在狂怒之中的王辅臣，被周培公这傲慢的笑声闹懵了，“嗯？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周培公还在笑个不停，眼泪都要笑出来了。突然，他止住笑声，正颜正色地说：“今日我周培公布衣青衫，来闯你马鹞子的辕门，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而你却用死来吓唬我，这是不知彼；分明是你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却栽赃到我的头上，在光天化日之下说出这样无理的话来，是不知己。怎么，这点道理你也不懂了吗？”

王辅臣可真糊涂了：“什么，什么，我亲手杀了我的儿子，你疯了吗？”

“哼哼，王将军，你的儿子好端端地住在京城，沐浴皇上恩泽，安享富贵荣华；而你却背信弃义反叛朝廷，把儿子推向了断头台。皇上怀仁慈怜爱之心，施天高地厚之恩，不但不杀你的儿子，还特旨放他出京，与你团聚；你却把他拉入叛军，使他也陷身泥潭。而在至急至危至艰至险的关头，你自己安坐城中闭门不战，明知天军要攻打虎墩，而且一定能拿下虎墩，却非要把儿子送到必死之地，你的心中，何时替儿子着想过，你做父亲的慈爱在哪里？这难道不是你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吗？”

几句话，问得王辅臣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周培公却一发而不可止地说了下去：

“皇上待你王辅臣不谓不厚，将你抬入旗籍，对你寄以重托，让你开衙建府，位极人臣，可是你却残害大臣，欺凌百姓，无端造反，抗拒天兵，把皇上赐给你的豹尾枪束之高阁，也把皇上对你如海的恩情抛到脑后，这是你为臣不忠；三军将士追随你几十年，都想跟着你建功立业，讨得个封妻荫子的前程，而你却以一己之私，把他们领上歧途，使他们血洒疆场，魂游荒漠，今日平凉已是势如累卵，危在旦夕，而你还执迷不悟，要令全军将士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你为友不义；城中数万百姓，早已断炊，啼饥号寒之声不绝于耳，他们翘首以待的是化干戈为玉帛，拨迷雾而见天，但是你却一意孤行，置百姓死活于不顾，要让平凉百姓陷于血海战火之中，这是你为官不仁；抚远大将军图海奉了皇上的旨意，命我入城，向尔晓以大义，指明前途，而你却出言不逊，相待无礼，又摆出这刀山油锅，以死相逼，定要绝这一条生路。这是你的谋事不智；当今吴三桂这个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乱世奸贼，已陷入众叛亲离、朝不保夕的困境，而你却仍将欺世盗名、卖主坑友的汪士荣迎入军旅，待如上宾，这则是你的见事不明。似你这等不忠、不义、不仁、不慈、不智、不明的无知之徒，如何能当得起关西马鹞子的美名，又如何能作这三军统帅？”

今日周某把话说到这里，何去何从，王将军，你自己斟酌吧！”

周培公一气说完，昂然走到桌前，拉过一把椅子来，撩袍翘腿坐了下去，目光如电地扫视着堂下众人。

这一番义正辞严、酣畅淋漓的斥责，把王辅臣骂得满面羞惭心惊胆寒，刚才那凶神恶煞般的气焰，突然消失了。他惶惶不安地连连后退着，终于跌坐在椅子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王辅臣的部下从啸聚山林到从军入伍，都是血战疆场的亡命徒，戎马半生的兵油子。特别是王辅臣的中军卫士们，刚烈勇猛而野性难驯。他们哪听过这句句入耳、针针见血的大道理，哪见过这满腹经纶、口若悬河的盖世奇才啊？一个个脸上虽然如痴如呆，心里却暗暗赞佩。

张建勋见势不妙，连忙向汪世荣投去求助的眼神，汪世荣呢，心中也是忐忑不安。他知道，就才而论，自己恐怕不是周培公的对手。王辅臣手下的鲁莽军汉那就更不堪一击了。看着王辅臣垂头丧气、自悔自责的神情，汪士荣心里很清楚，刚才周培公的一番陈辞，显然已经把王辅臣说动了心。如果任周培公再说下去，这支部队马上就会反戈投降，这太可怕了！这次自己千里迢迢来到平凉，为的并不是吴三桂，而是按照在广州与尚之信商量好的计划，要拉着王辅臣东进，从汉中、西安，直下中原，搔扰官军的后方，让尚之信能够从容起事。可现在看来，不但这个计划难以实现，闹得不好，自己能不能平安走出平凉城，都成了问题。这可怎么办呢？

汪士荣是个足智多谋之人。他斟酌一下形势之后，马上想好了对策，他要再一次借用张建勋的匪性把这里闹个天翻地覆。正当他抬起头来要向张建勋递眼神的时候，张建勋也正在朝他这边看。四目相对，什么话都不用说了，他冲着张建勋咬咬牙，悄悄地做了个杀头的手势。张建勋心领神会，大喝一声：“哪里冒出来的酸秀才，竟敢在此口出狂言，欺凌我们大帅。来人，与我拿下！”此言一出，他的几个亲兵便答应一声向周培公扑了过去。

可是他们刚到周培公身边，又都愣在那里了。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凶神恶煞似的金刚罗汉，也不是浑身战抖的稀泥软蛋，而是个一身正气，凛然不可冒犯的天朝使臣，是个知书明理儒雅斯文的书生！刚才他那一席话说得那么在理，那么让人心服，如今大帅没有发话，拿错了，或者伤害了这位周先生，我们可吃罪不起呀。

就在这伙亲兵发呆之际，周培公不冷不热地撂出一句话：“哼，主将面前，部下可以任意发号施令；请来了客人，却又要捆绑捉拿。王将军，你治军的本领，在下今日领教了！”

王辅臣陡然一惊，正要说话，张建勋却突然窜到周培公面前，“好小子，你想挑拨吗？今天叫你知道俺老张的厉害。”一边说一边把周培公当胸抓住，“嚓”的一下，撕开了他的棉袍，周培公被拉得向前打了一个趔趄，张建勋向亲兵怒吼一声：“绑了！”

亲兵们知道张建勋的脾气，不敢怠慢，连忙又拉又拽地把周培公拧了起来。就在这拉拉扯扯之时，一道细细的红光闪过，从周培公身上“当”的一声落下一样东西来。周培公双手已被绑住，见此物落下，猛地挣扎出来，扑在地上，要用自己的嘴去衔起那东西。

张建勋手疾眼快，蹿过来一脚踏住，又俯身捡了起来，放在手中端详着，原来是一枚用红线系着的罗汉钱。他看着看着，忽然淫邪地笑了起来：“嘿嘿，我当是什么宝贝呢，原来是一枚小钱。堂堂大清国的抚远参议将军，身上只有这点财物。嘻嘻，你别怕，俺老张金山银山都见过，不会昧了你的。你就是给了我也买不回你这条小命。不过，看你把它挂在脖子上，贴在心口边，倒是十分珍贵的。哦……对了，对了，我明白了，一定是京城哪个姑娘送给你做念物的。她长得漂亮吗，告诉我，她住在哪儿，叫什么名字，待咱老张拿着这个念物去会她一会。怎么样，你舍得吗？啊？哈……”

张建勋还在得意洋洋地说着，不提防背后突然窜过一个人来，劈手夺过那枚罗汉钱，又拔出剑来“噌噌”几下割断了周培公身上的绳子，把他护在自己身后。这才又转过脸来，大声怒吼：“天使面前不准放肆，谁再敢胡作非为，我就宰了他！”

变起仓促，厅上众人谁也不曾料到，一时间竟都被这大汉的作为惊得呆若木鸡。周培公抬眼

一看，这个救下自己的人正是奶哥龚荣遇。

原来，自从周培公踏进辕门的那一刻起，龚荣遇就暗自下了决心，拼死也要保护自己的奶弟，还要帮助他劝说王辅臣投降反正，他早就听人说过，培弟在朝里做了大官，很受皇上的宠信和重用。这次平凉之战，可真见识了培弟的本领了。想不到他一个文弱书生竟能在于军万马、生死搏斗之中，指挥部下神出鬼没地打败了带兵三十多年的王辅臣。更想不到，这位奶弟竟敢只身闯入这虎穴狼窝，面对刀山火海、油烹杀头的危险，神情镇定地说出那一番惊天动地的大道理来。他多么盼望王辅臣听了周培公的话，能幡然悔悟，痛下决心，做出明智的决定，向朝廷投降。可是王辅臣已经服软了，张建勋却跳了出来，又要在汪士荣的面前，重演西安府里杀官逼叛的故伎。就在这时，见到培弟身上落下的罗汉钱，他的心一下子悬起来了。

这样的罗汉钱他也有一枚，也是时刻不离地带在身上。那是老娘给他们兄弟俩的念物。记得还是在他刚满八岁，培弟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老娘用红线串了这两枚罗汉钱，珍重地挂在他俩脖子上，嘱咐他们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要像亲兄弟一样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当年因为家境贫苦。培弟还要读书，自己不得已才投了军伍。临别之时，老娘把他们兄弟拉到身旁，抚摸着这罗汉钱，谆谆嘱咐说：“孩子，娘的命不好，不能给你们留下财宝家产，这罗汉钱可是娘的一片心啊。去吧，孩子，等你培弟长大了，我让他带着这枚罗汉钱去找你，那时，你们兄弟无论到了天涯海角，看到这枚罗汉钱，就像见到娘一样。娘就在你们的身边。”眼下，自己的那枚罗汉钱还戴在心口，可是培弟的那一枚，却被张建勋扯下来了。而且，张建勋在放肆地嘲弄这枚罗汉钱，恶毒地侮辱自己的老娘！他终于忍无可忍了。培弟临危，老娘受辱，龚荣遇能不拔剑而起吗？

四十五 三藩亡叛贼齐授首 天下定万民庆升平

四十五 三藩亡叛贼齐授首 天下定万民庆升平

张建勋下令拿住了周培公，可是龚荣遇却又把他给救下了，龚荣遇的心境张建勋怎么知道啊！他这个人，一向飞扬拔扈，除了汪士荣，谁的话他也不听。在军中，龚荣遇的职衔比他低，可是职务却比他要高，而且从来不和他套近乎、拉交情，他心里一直不痛快，只是因为王辅臣信任器重龚荣遇，而龚荣遇的武艺也不比他张建勋差，所以他平日才不敢公开挑衅。前些天泾河大战之时，马一贵战死，张建勋的部下伤亡惨重，他失掉了帮手也失掉了跳槽寻衅的本钱，这才不得不老实下来。想不到今天龚荣遇竟当着汪士荣的面，硬是夺走了罗汉钱，夺走了已经擒拿到手的周培公，他能咽下这口气吗？所以，龚荣遇的话刚落音，他就跳起脚来骂道：

“好啊！你小子要反了吗？”说着唰地拔出佩剑，向龚荣遇逼了过来。与此同时，两个人的亲兵也都为了保护自己的主将而拔剑相向，步步逼近。

眼看着一场火并就要发生了，垂头丧气的王辅臣打了一个激灵。他虽然不知龚荣遇发火的原因，但刚才汪士荣的小动作他看见了，张建勋粗野的话他也听见了。周培公讲的那一番道理，像火一样在他心头燃烧。他不能让部下伤害了皇帝的使臣，更不能让自己的军中出现火并的局面。就在双方即将展开格斗之时，他猛然站起身来，怒斥一声：“住手，都给我退下！——周先生，您请坐。下边弟兄粗鲁无知不懂规矩，让您见笑了。刚才先生所言，虽然重了一些，却是句句在理。但既然你知道我犯了‘弥天大罪’‘无能治军’，又为什么还要来见我呢？”

听王辅臣的话音变了腔调，周培公心中暗喜，便诚恳地说：“王将军，弥天大罪可用弥天大功来补嘛。皇上皆有明言，以往钊军所做之事，乃是受人愚弄，在万不得已之下才铤而走险的，

只要将军弃暗投明，朝廷岂有不赦之理？只要你愿意立功报效，朝廷又岂有不用之理，周某和图大将军愿以身家性命，为将军作保。”

事情闹到这一步，汪士荣坐不住了。王辅臣已明显地透出了投降的心意，自己再不说话，就要全盘皆输了。所以周培公话刚落音，他就急切地接上了话头：“哼哼，说得好呀周先生，你替王将军作保，谁又替你作保呢？辅臣兄，你面前的这个人，乃是凶恶奸诈之徒。你损兵丧子，苦头还没吃够吗？图海的三万兵马长途跋涉又经恶战，已经疲惫不堪了，只要你再坚守两天，我带的五万精兵便可抵达平凉与你生擒图海，报仇雪恨。将军身居三边要地，异日挥师东进，平定中原，创不世之伟业，难道不比当满清的奴才强吗？埔臣兄，你可要三思啊！”

厅上众将，听汪士荣说的也是头头是道，不由得面面相觑。

龚荣遇却走上前来问道：“汪先生说别人不可信，那你的话又有几分可信呢？”

“哦，哈哈，龚将军不必担心；我汪士荣这一来就不走了，要在这里与辅臣兄麾下的将士同生死、共荣辱。三天之内，救援大军如果飞能开到平凉，请龚将军砍下汪某这颗头颅以谢三军！”

周培公微微一笑：“好，汪先生说得真好。在下想请问一下，你怎么知道有五万援兵开来平凉呢？”

“嘿，我从云贵亲自带来的，焉有不知之理。”

“噢，那你为什么不随军来，却要只身入城？”

“啊，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特意赶到前边来报信的么。”

“唔，你那五万兵马还在后边赶路呢，是吧？从云贵到此，千里奔波，不也是一支疲惫不堪的军马吗？至于说有五万人，那就更令人可笑了，吴三桂的总兵力是五十三万，三十多万陷在岳州拔不出脚来；十六万散布长江、汉水一带；还有不足六万人，驻防云贵川三省。请问，哪还有五万精兵呢？”

“这，这……哼，我们的兵马从哪里来，不必禀告你周先生。”

“你不说，我替你说！你带了不足一万的老弱残兵，怎么称得起是五万呢？你们星夜奔驰三千余里，又怎么能称得起精兵呢？算了吧，不要再玩自欺欺人的老把戏了。”

“你，你，你这是血口喷人。我汪士荣乃陕西名士，自幼游学天下，从来是以诚待人，这‘欺人’二字从何谈起？！”

“哈……好得很，你确实称得起‘名士’二字，你初学三秦，壮游三吴，足迹遍及南国，琴书携至天涯，精诗词，擅啸吟，会围棋，能双陆，潼关去西、武当向南，饮酒金陵，弹梁桑园，无论是通衢大都，抑或是云岭曹溪，何人不知你汪士荣的大名呢？”

汪士荣心中一惊：“嗯？我与此人素不相识，他对我的经历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看来今日我要在此出丑了。他想驳回周培公的话，可他刚才所言既没有丝毫的贬意，又无一句差错，想驳回去，又怎么开口呢？只好搭讪着说：“啊，岂敢，岂敢，周先生过奖了。不过我是什么样的人，似乎用不着你来评说，天下自有公论！”

“对。平心而论，你也确实有过人之处。美风仪，善姿容，举手投足，莫不温文尔雅；玉容花貌而又顾盼自怜。身为男子而形若处女；出入军中却无粗野之举。每至一处，撩拨得一街两巷赞不绝口，少男寡女从者若流。嘿嘿，汪先生，除君之外天下谁能有此风流，有此艳遇呢？”

汪士荣听出这话音的嘲讽意味了，但自己一向以貌比潘安而自得，又怎能不认这笔帐呢？他还没想好怎么说，周培公又开口了：

“汪先生游说布道于南北各地，纵横捭阖于诸侯之间。长歌啸吟，挥酒论文；临危不乱，神气自定。谈锋一起，四座皆惊；提笔千言，顷刻而成。凭着你的机变之能，如簧之舌，往返奔波于广东、广西、福建、云南以至陕甘、西域之间。或策划于密室，或鼓噪于军前。造谣生事，挑拨离间，煽动叛乱，惹起事端，阴险狡诈，坑蒙拐骗，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哼，这等心机，这

等手段，普天之下能有第二个人吗？”

“你，你……”

“别着急汪先生，还有呢。你的德行，你的人品，与你那美若少女的容貌，更是差之千里，异若冰炭。你叛君王，欺父兄，背恩义，卖友朋，种种千奇百怪，人所不齿的行为，就是古往今来的元凶大恶也无法与你相比。怎么，还要我一一说出来吗？”

汪士荣忽地站起身来，挥舞着手中玉萧，狂怒地尖叫着：“弟兄们，不要听他的胡言乱语！……”

“哈……汪先生，没有你的胡作非为，哪有我的胡言乱语呢，我问你：吴三桂是你多年的旧主，你却背着他与尚之信勾连，为的是是什么？傅宏烈与你有八拜之交，你口口声声尊他为兄长，却先借尚之信之手害他，又把他骗到吴世琮那里，使他惨遭杀害，这又是为什么？辅臣将军及其部下一向敬重你的才华智谋。用你的计策，信你的誓言，可你却一步步把他们推到了这荒漠之地，推到了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如今又要他们信你那五万精兵的鬼话，这是对待朋友的信义和诚心吗？当你的父亲病重之时，你不在床前尽孝，却欺母、淫嫂，做出禽兽不如的丑事，以至气死结发妻子，惹出漫天的大火。似你这等寡廉鲜耻之徒，这样的孝心，这样的名士，真是旷古少有，天下第一！”

汪士荣不跳了，也不叫了，他颓然跌坐在椅子上，一口浓痰，涌上喉头，憋得他喘不过气来，手中玉萧拄在地上，支撑着他那摇摇欲倒的躯体，可是周培公还是不依不饶地说着：

“汪先生，就说你这形影不离的玉萧吧，它来自何人之手，你又为何至今视若性命？假如你今日死了，我问你，你拿着它，又有何脸面去见你的父母兄嫂？是交还给嫂子呢，还是让你的父亲用它来责打你？天哪，天哪，连年的兵灾，已经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了，为什么还要让汪士荣这样的衣冠禽兽活在人间呢？”

周培公话未落音，汪士荣已经挣扎着站起身来，举起手中玉萧，“叭”地摔在地上。他踉跄几步，喷出一口鲜血，便倒地而亡了！

就在这时，从城外虎墩的方向，闪过一道火光。闷雷般轰轰隆隆的响声，划过天际，降落在督军行辕的后院。剧烈的爆炸震得大厅的梁柱发出咔嚓嚓的响声。在场众人无不变颜失色，浑身战栗，王辅臣推席而起，奔到周培公面前跪下：“多谢周先生教诲。王辅臣我，我辜负皇上圣恩，愧对部下将士。我，我罪该万死啊……”

平凉城四门洞开，一街两巷摆满了香案，全城百姓拥上街头，为终于逃过陷城之灾而欢呼。

在一片昂扬的军乐声中，大清抚远大将军图海和抚远参议将军周培公，身穿吉服，骑在高头大马上并辔入城。王辅臣赤膊了上身，跪在城门口，自绑请罪。图海一见，急忙翻身下马，抢上几步，把他扶了起来，并命令部下，立即为王辅臣取来袍服，亲切地责备说：“辅臣你这是干什么？昨天培公已把你的心意向我说了，你虽然错走了一步棋，也是形势所迫嘛。如今，能够反正归顺，不但救下了这全城百姓，还可稳定西线战局，这也是一大功劳啊！”

王辅臣从随从手中，取过那支豹尾枪。双手呈给图海：“图老将军，这是圣上钦赐我的豹尾枪，我辜负了圣恩，无颜再享此殊荣，现在呈给军门，请代我交还圣主。王辅臣愿随你回京待罪……”

“哎……这是什么话。我们出京陛辞之时，皇上曾亲口嘱咐，一定要厚待将军。图海我与你挥军一战，也是万不得已呀。这御赐金枪，辅臣兄还是留在身边吧。走，下一步的军事，还要你我携手并肩，共建新功呢！”

穷途末路的吴三桂，接到西线战报，惊得张口结舌，再也说不出话来，起事六年了，满指望大旗一举，天下响应，挥军渡江，直捣黄龙，可是，打来打去，仍陷在衡岳一带，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凭一时之意气，先降闯王，又降大清，更不该杀害了永历皇帝，以致在天下人的面前，弄臭了自己的名产，后悔莫及呀！

吴三桂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他竖起了叛旗，打出了恢复汉家天下的招牌，可是响应者却了无几。不但降了清朝的汉人骂他。连前明的遗老遗少，也都指着鼻子骂他。弄得吴三桂起兵造反，竟没有一个叫得响的理由。他知道自己臭，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到杨起隆身上，想利用“朱三太子”这个响当当的牌子，号召天下。可是，杨起隆不听他的节制，自行其事，结果弄得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杨起隆藏匿起来，再也不敢露头了。吴三桂打出了大周朝的旗号，可是，他只敢封自己为“大周朝天下都招讨兵大元帅”，却不敢自立为大周朝的皇帝。他怕因为自己称帝，得罪了天下群雄，而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可是，就这样，耿精忠，尚之信，孙延龄、王辅臣他们，还是不听他的，说是要和他共谋大业，却又各打各的算盘。谁也不对吴三桂掏真心。现在，耿精忠投降了，孙延龄投降了，王辅臣投降了，唯一保存着实力的尚之信，也在向朝廷暗送秋波。准备投降。吴三桂该怎么办呢？

旷日持久的战争，消耗着吴三桂的兵力，也磨损着部下的斗志，军中已经发现了不少的怨言和牢骚，都在埋怨吴三桂，放着好端端的王爷不当，为什么非要扯旗造反呢？造了反又不敢立国称帝，闹得部下抛妻舍子，除了卖命以外，一点好处都得不到。要在往常，军中出现这种议论，吴三桂绝不肯放过，轻则八十军棍，重则杀头。可是眼下，他不能这样办，军士们的牢骚，都是实情啊。唉，既然是各路兵马垮的垮了，降的降了，就剩下我独此一家，也不需再顾虑了，立即建国称帝，大封众将，借此机会激励将士，重振军威，说不定还能打出一个局面来。

可是，康熙皇上却不肯给吴三桂机会了。吴三桂要封官封爵，激励将士，也没有康熙方便。王辅臣降了，以往的过错，概不追究，连那个张建勋都官复原职；耿精忠降了，王位照旧；尚之信观望了几年，终于也降了，王位还是照旧。康熙对所有的人都宽大为怀，恩怨过错一笔勾销，命他们带罪立功，报效朝廷。不谅、不让、不饶、不恕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吴三桂。

一时间，各路胜利之师，从两广、福建，从甘陕、中原，铺天盖地地压向云贵，压向湖南。刚在大周天子龙位上坐了几天的吴三桂，在众叛亲离、连遭失败、又急又怒之下，终于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

桃红李落，杨柳新绿；蓝天如洗，碧水似澄。一封封报捷的文书，乘着春风，飞向北京，飞向紫禁城，纷纷飘落在康熙的御案之上。

乾清门外，养心殿前，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康熙皇帝高高坐在龙位之上，抚摸着刚刚留起来的小胡子，满怀喜悦地望着济济一堂的满汉大臣，就在这时，太皇太后在宫娥们的簇拥下，颤巍巍地走过来了，一进门就大声嚷道：“图海，你回来了吗？”图海连忙跪下：

“奴才图海给老佛爷请安！”

“起来，给我说说，吴三桂那小子是怎么死的？”

“回老佛爷，自从王辅臣投降了之后，吴三桂知道他的末日到了，可是，他还没当上皇帝呢，又不肯死心，便急急忙忙地在衡州即位称帝。宫殿来不及盖，就在瓦上刷了黄漆；朝房没有，搭了一溜席棚子。那一天，本来是风和日丽的，可是，吴三桂刚往龙位上一坐，忽然狂风骤起，乌云四合，霎时间，劈雷闪电，下起了瓢泼大雨。当作朝房的席棚子被卷上了半天空，大殿屋瓦上的黄漆也全被大雨冲掉了。吴三桂吓得从龙位上摔了下来，嘴歪眼邪，再也说不出话来，发了三天的高烧，就一命呜呼了！”

周培公知道，图海这番话，不无夸张，但是太皇太后却听得心花怒放，她口宣佛号，连连说好：“阿弥陀佛，真是报应不爽啊！你们瞧，真龙天子在这儿呢，这龙位，除了我这孙子，谁能坐得住呢？皇上，有功的大臣要好好奖励封赏，也要好好庆祝一下才是啊！”

“是，是，祖母说得对。孙儿已经传旨下去，京城、全国都要庆祝哪！”

太皇太后笑了，康熙皇上也笑了，熊赐履、索额图、明珠、图海、周培公和满殿的大臣、太监、侍卫、宫女全都笑了。

大清帝国在笑声中迎来了一个和煦的春天。

康熙大帝

作者：二月河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1945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1968年入伍，1978年转业至南阳。40岁开始创作生涯。

主要作品有《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等系列小说。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红楼梦学会河南分会理事。

第三卷 玉宇呈祥

01	河堤决洪涛逞淫威	百姓苦县令树刚风
02	追逃奴婢将闹京师	忌玉器明皇施恩威
03	金和尚丛冢梦黄粱	高士寄韩府荐自身
04	老母哭难保娇儿男	孝廉乐计救俏冤家
05	观社火巧遇陈河伯	探荒坟重逢美婵娟
06	老太太义认汗王女	香格格感德拜高堂
07	开封府康熙论功过	朱仙镇陈潢说河情
08	抛妻子光地丧伦常	偕幕僚靳辅得英才
09	恃才高开罪老权相	赏名花喜交新翰林
10	考窗课相国险出丑	迎圣驾明珠夜桃灯
11	白衣观进香求神佑	明珠府醉酒承皇恩
12	选阁僚实为制阁僚	议休兵却要再兴兵
13	治黄淮建树不世业	系情索求结百代缘
14	大臣府新贵结朋党	鸿儒科遗老怀旧朝
15	贺圣寿恭献万车青	治大河矢志永不移
16	直陈潢忍心拒公主	痴阿秀含泪别河伯
17	宴鸿儒康熙怜孤才	赴禁宫士奇劝尼僧
18	谋统一将军赴前敌	图令名道台阻河工
19	真廉洁大令如百姓	好为难河督管地方
20	民主艰官衙驻破庙	吏治清誉赞传乡里
21	水来急危及拦河坝	工未竣移民救大堤
22	虎狼凶借机欲发难	皇恩浩特谕护功臣
23	虎臣忠事事遵圣意	靳辅苦处处有艰难
24	多少事全赖君主持	犯国法谁能替你瞒
25	银子好贪官惹大祸	金钟响尼女降纶音
26	赐新婚秦本全照准	统战舰进军只欠风
27	严军纪施琅责赖塔	念勋劳康熙慰虎臣
28	巡奉天武丹猛如虎	滞隆化士奇疗御疾

29	绿莹莹墓陷得珍宝	香格格罹难受君恩
30	雪夜寒探病意殷殷	衿被冷感戴泪涟涟
31	保粮道康熙纳忠谏	闻凶耗培公焚情结
32	摘东珠却赐免死牌	示宠情又伏密奏臣
33	领圣旨太监滥施威	持虎须周知惩刁奴
34	郭琇忠犯颜批龙甲	康熙仁大度谅贤臣
35	说弊政郭琇升御史	藐钦袭施琅主中军
36	驰帆樯三军敢用命	拔矢箭大将勇啖睛
37	浴血大海战惊魂魄	踏浪涛恶斗泣鬼神
38	奏凯歇台湾归版图	倒风向忠良陷囹圄
39	考场案又加行宫案	和尚奸怎比亲贵奸
40	瞌睡虫闭目装瞌睡	香莲苦伴酒哭香莲
41	康熙帝明察清积案	穆子煦私访下南京
42	佛堂后惊见旧香火	僧斋内狠斗假头陀
43	约期死不过为叛乱	厚赏赐却是有阴谋
44	幸江南严词斥葛礼	叩圣驾联本参明珠
45	祭明陵缅怀伍次友	保清廷密嘱高士奇
46	魔魔事惊呆康熙帝	祝寿词吓傻明相国
47	奸明珠树倒猢猻散	勤靳辅功成顶戴丢
48	陈潢惨恨不赴水去	康熙悲奈何别慈颜
49	阁臣贤廷玉露头角	边塞行康熙亲出征
50	旌旗壮大将赖呈威	军帐密贵妃诉幽情
51	雪旧耻死士拼性命	藏祸心皇亲隐敌情
52	破驼城帷失葛尔丹	赦英雄只恨索额图
53	茫茫夜历尽千般苦	熊熊火方知香妃情
54	花落去是非化烟尘	黄河清玉宇见瑞祥

一 河堤决洪涛逞淫威 百姓苦县令树刚风

一 河堤决洪涛逞淫威 百姓苦县令树刚风

康熙十六年的秋天，连绵淫雨漫天飘落，老天爷像发了疯似的，一个劲儿地下雨。黄河、淮河水位猛涨，有几十处已经决了口子。大运河以及黄、淮支流，都改变了旧日的模样，浑浊的河水怒吼着，咆哮着，呼啸而来，奔腾而去，卷着泥沙，冲击河岸，打着令人心惊胆寒的漩涡。站在高处，放眼四望，只见水雾蒸腾，浊浪排空，到处是一片汪洋。

就在黄河、淮河和大运河三河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清江县城，因为地处水陆交通要地，朝廷在这里设了粮道。盐道，连接南北大运河潜运的船只，都要在这里打尖，上税。这个小县城本来只有一万多人口，现在大水漫堤，祸从天降，四乡八寨的难民，纷纷拥进城，几天之内人口猛增至十几万人。大街小巷，庙宇寺观，城墙根屋檐下，到处搭起了简易的窝棚，堆放着湿淋淋的行李，挤满了面黄饥瘦的难民。店铺关门，粮价飞涨，平日只要一个大子儿的烧饼，如今得花一两银子才能买到。

清江县的知县姓于，名成龙，年方三十多岁，在这里当县令已经两年了。他为政清廉，很受

百姓们的爱戴。说来也巧，他有个本家的堂兄，也叫于成龙，现任山东巡抚，刚正不阿，名声远震。人们习惯地称哥哥为大于成龙，称他这个弟弟呢，为小于成龙。小于成龙自幼丧父，由母亲于方氏抚养成人，他决心秉承母训，也要做一个像堂兄那样的清官。可是，他哪里知道，做清官并不容易。去年，皇上的舅舅，江南总督葛礼做寿，别的官员送金送银献礼祝寿，可他呢，却只送去了一双黑布鞋。这下子惹恼了那位总督大人，找个碴儿参了他一本，把个县令给革职了。如今新任的县令虽然没来，可是葛礼派的摘印官梁守义却已来到了清江。不过，这梁守义滑得很。他一看，清江县正被大水围困，吉凶难保，如果即刻摘了于成龙的印，他就得为治水保民担风险。所以，他人来了，却没急着摘印。他不摘，于成龙就没法交差，就得继续管事。

此刻，于成龙搀着年过五旬的老母亲，站在城门的箭楼上。他望着城外的大水，和身边几十个满身泥浆的衙役，单薄的衣衫，抵挡不住阴雨中的瑟瑟秋风，他们娘俩心事沉重，不禁打了个寒颤。于方氏看着儿子说：“看这天，一时半刻恐怕还晴不了吧？城里聚着十几万人又冻又饿，怎么消受得了？儿是这地方的父母官，得赶紧打主意啊！”

听了母亲的话，于成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娘说得很对，孩儿我也正为这事儿犯愁呢。这清江县是朝廷的屯粮之地，可粮库不归我管哪。不说摘印官现在就住在那里，单是职守粮库的道台韩春和守备郭真，官都比孩儿大，管好几个县呢。他们守着粮山米垛，却看着全城百姓挨饿不管不问！今早，我已派人去请他们来商量放粮的事儿了。娘您老放心，会有办法的。”

于成龙说罢，把母亲搀到里间休息。出来又叫上几个衙役准备到粮库去。刚刚出来，却见梁守义和郭真。韩春三个人带着几个师爷来了。韩春因是道台，职位最高，兼统文武，所以走在前头，远远看见于成龙站在上头，忙拱手寒暄道：“成龙兄，辛苦辛苦！唉呀呀，几天不见瘦得这样儿了，缺什么东西找我嘛！”

于成龙行了礼，一边将他们让进箭楼大厅中，坐在石条凳上，一边说道：“韩观察，梁大人，郭大人，卑职今早差家人于禄至府呈递禀帖，想必已经展读了？”

听了于成龙的话，三人对视一下，韩春笑容可掬地说道：“大札已经拜读，先生拳拳爱民之心兄弟已是了然于胸。不过开仓救灾，事非寻常啊……呵呵，老兄在这里已是两年有余，啊，这个规矩还不懂吗？兄弟爱莫能助啊！”

梁守义听了接过话笑道：“就是这个话。这几日我们几个公余闲论，提及老兄，都是赞不绝口。清江城这次安然度过洪汛，水总算没进城，全仗老兄领着人日夜防护，成龙兄这就是你的大功一件。不瞒你说，此次兄弟是葛宪台派来摘印的。不过，兄弟就做主先不摘了，回去禀知宪台大人，说不定恐怕还得重加保奏呢！”

听完这话，于成龙沉思了一会儿，冷冷说道：“梁大人过奖。我本萧然书生来，也愿萧然书生去。梁大人既然未收印，兄弟此时仍是一城守牧。朝廷备粮原为百姓，几位大人都晓得，三日来城里已饿死七十余人。万一激起民变，城内无兵，城外无援，请问谁承担责任，又如何善后？”

郭真是粮库守备，听了于成龙的话，不安地说道：“我们到这里拜会您，也正为这事。城里百姓已经在商议聚众抢粮。不瞒老兄，昨日粮库门口已打死了三个闹事刁民……”

于成龙冷笑了一声：“咦，既然老百姓闹事，来一个打死一个，来两个打杀一双，何等爽快！他们既然闹事到库里，正是阁下该管，兄弟有什么法子？”

郭真是武莽出身，哪里听得出于成龙话中有话，干笑一声说道：“那是，那是。若是万人起哄，兄弟也是鞭长莫及，何况守库兵士都是本地人，要紧的时候，都不愿下手，真叫人没办法。”

梁守义接住话茬儿皱皱眉头：“所以我们来，就是想借重你于老兄的威望。这些日子我已看出，老兄虽遭了事；但仍是众望所归，此地百姓肯听你的。由你老兄出面晓谕一下，弹压一下，我想定会收效。过了灾日，朝廷难道不来赈济？——也就是十几日的光景吗。”

里屋的于方氏听到这儿，实在忍不住了，拄着拐杖几步出来，站在门口，满头白发巍巍颤颤，朗声说道：“十几日光景？你说得轻巧呀。你知道十几日断粮会有什么后果吗？那是上千条人命！”

众人正议得不可开交，猛听局外有人发话，都是一怔。听了这话把梁守义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个穷老婆子，却不认识。他断喝一声道：“你是谁？这是你说话的地方？你——”

韩春却认得这老婆子是于成龙的母亲，忙止住了梁守义，说道：“这是于大人的高堂。……老太太，你有年纪的人了，好生歇着吧，我们不是正在商议办法吗？”

于成氏哼了一声，不但没有退下，反而拉过一根条凳坐下，拄着拐杖略一沉思，侃侃言道：“女人不当过问政事，我自幼读书岂不明白？但如今为民请命，也顾不得这个规矩。常说匹夫倡乱，一呼百应，古来教训有多少？一旦激起民变，老婆子敢问谁来承担？”

老太太义正的言词，从容的举止，大家的风范，一下子使几个人都呆住了。他们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说什么好。

过了好大一会儿，韩春方回过神来问道：“那，依老太太之见呢？”

“如今情势，只有开仓赈灾，别无良策！”

韩春冷笑一声说道：“老太太您这话说得大轻巧了吧？不错，粮食有，但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你儿子于成龙的，那是朝廷的皇粮，今年还欠一百万石没来得及运往直隶——”

于方氏打断了他的话接口说道：“那太好了，正好拿来解救燃眉之急。成龙，你打欠条，既然还有一百万担，那就借粮一百万斤救济灾民，事过即还。”

“是！”

梁守义一听吓坏了，他一摆手：“慢！”格格一笑踱至于方氏面前，背着手躬身说道：“老太太，一百万斤就是一万石，按一石米五钱计算，值五千两银子呢。令公子于大人囊空如洗，嘻——这笔开销，自何而来？守义倒要请教！”

于方氏听了哈哈大笑，说道：“亏你大人名叫‘守义’！岂不闻义之所在，虽有害而不趋避？五千银子我还得起，我也不信百姓将来不还钱——请出笔墨来，写！”衙役们站在箭楼内外，早听呆了。他们自己家里也早已断了粮，巴不得有这一声，忙将于成龙的文房四宝端了出来。

道台韩春职司所在，深知事关重大，怕担不了这个责任，断然说道：“不行！这粮食是军饷，皇上有专旨调拨给施琅军门练兵用的。动了一粒，在座诸公都有罪！”

“好，说得好！看来你们这几个的官命比几万百姓的性命还值钱呀？”

粮库守备郭真见话不投机，忙出来打圆场：“老太太，话不能这么说，这忠孝二字，忠在前啊。我们都是皇上臣子，我们怎好违抗天命呢？”

“你读过圣贤之书吗？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你明白吗？”

其实，于成龙早就想硬借粮了，只是知道这事儿关系重大，怕将来一旦问罪，连累了老娘。想不到母亲竟比自己还来得硬挺，不由得一阵惭愧，立起身来到书案前，刷刷写了几行字，来至韩春面前，身子一躬双手捧上，说道：“请大人签批。”

这仨人，本来是找于成龙要他弹压饥民的，不防到这里碰了这个硬钉子。于方氏一口一个圣人语录，顶得三个人面面相觑，却又无计可施。韩春早已不耐烦，见于成龙逼他签字，铁青了脸，打起官腔说道：“于成龙，莫非你要逼迫本官——我要是不签呢？”

于成龙拱了一下手说道：“大人，我奉圣命来守清江，如今内有十万灾民，外有洪水围城，是非常时机，凡在城中的人俱是我的子民——连你诸位也在其中。城中富户的存粮我早已借空，有囤积居奇者，即是为富不仁，本县有责以国法治之！”

话没说完，三个人已个个气得浑身发抖。梁守义“啪”的将案一击，脸胀得猪肝似的吼道：“于成龙，你也太狂妄！我此时就摘你的印！”

于成龙仰天大笑，“现在摘印，迟了一点，也早了一点！”说着站起身来：“说迟呢，你早该摘印了，你怕洪水溃城担待责任；说早呢，既然没摘，我就要管到底，等放完粮，自然会将印交给你。”

韩春眼见众衙役虎视眈眈站在门口，心下有点发怯，深悔今日出来竟连库兵也没带几个，哼了一声站起身搓搓手说道：“郭真，守义，天不早了，不能在这儿闲磨牙了，咱们走！”说完三人面色阴沉沉地都站了起来。

于成龙居中向后一坐，脸一仰吩咐道：“哼，你们走不了啦。来人，封门！”

“扎！”

几十个衙役齐应一声，就地打了个千儿，“咣”的一声将大门关了个严严实实，摆出平日审案的气派，按雁行排成八字形立在于成龙两边。

于成龙的面目毫无表情，不紧不慢地说道：“本城富户韩春家有存粮。本县为救一城百姓，索借大米一万石。韩春，请签字吧。”

韩春气得发昏，脸上变了颜色，只觉得心里空空荡荡无所依托，回头看那两人时，也都痴痴茫茫如在梦中，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略一迟疑，众衙役早炸雷般齐喝一声：“快签字，照打了！”韩春惊醒过来，激凌凌地打了个寒噤，左右看看俱是于成龙的衙役，个个手执半截黑半截红的水火木棍，看样子只要再一迟疑，立时就要动刑。自己身为朝廷四品命官，凭空屁股被打得稀烂，真要“万古留名”的了。他咬了咬牙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就签字，看你如何逃脱圣上的三尺王法！”说着提笔向纸上疾书了几个字，“啪”的一声将手中毛笔一撇两截扔在地上。

于成龙拿起纸来吹了吹墨迹，“嗯，好！只要肯借粮，本县不计较你咆哮公堂之罪。拿去，雇人将粮领至县衙后面关帝庙，回来禀我，由我亲自分发。”

郭真原是武官，本想动武，可是一看不行，一来于成龙人多势众，二来于成龙毕竟是朝廷命官，如果一开打便占不了全理，又见韩春签了字，便道：“于成龙，字也签了，粮也借了，你小子该放咱们走路了吧？”

“不，不，不，还得委屈三位多坐一时，兄弟得把粮借到手才得放心。再说，兄弟我犯了这么大王法，不日即有泼天大祸，你们怎忍心立时就去呢？”三人没法子只好听命于成龙摆布了。

当日夜里于成龙忙了一晚没有合眼，将运至关帝庙的一万石大米分发灾民，累了个腰酸腿疼。韩春他们三人也没闲着，联名具折弹劾于成龙。结果不到十天，总督府行文到了清江，令将已经革职的县令于成龙拘押在衙门里。当地绅民听到这消息，民情沸腾，奔走相告。于是就有人出头商议为于成龙写了鸣冤叫屈的万民折子，派人连夜送往京城。

二 追逃奴悍将闹京师 忌玉器明皇施恩威

二 追逃奴悍将闹京师 忌玉器明皇施恩威

清江县百姓派人进京，要向皇上递万民折子，保奏县令于成龙，与此同时，两江总督葛礼弹劾于成龙的折子，也送往京城了。可是，这个折子因为不是急件，过了半个多月，方才辗转周折，送进了索额图的府中。

当时封疆大吏都在北京聘有看折师爷，住在消息灵通的达官贵人家当清客。折子一到，师爷先拆看，根据北京的舆论情势和朝廷意向，由师爷决定是否进呈皇上御览。葛礼有两个师爷是兄

弟俩，弟叫陈锡嘉，哥哥叫陈铁嘉，还有他们的老师汪铭道，都在上书房大臣索额图府中。这陈氏共有兄弟五人，按金、银、铜、铁、锡排了下来。三个哥哥早已做了州县官，只他二人没选出来。索额图便收了去，做了门上的清客，替他处理下面送来的奏折。锡嘉因前几天有几个老百姓撞景阳钟，为于成龙鸣冤，看了葛礼送来的这份折子有点吃不准，便去与铁嘉商议。

“四哥，葛制军要参于成龙，如今却有人叩阙保奏于成龙。你看这折子要不要递进去？”

铁嘉燃着火媒儿呼噜噜抽了一阵子烟，笑道：“五弟，我看能递进去。于成龙这人向来骄妄自大，连咱们索相也不待见他。如今朝廷四面冒烟。八边着火似的要粮，他芝麻大个官儿，竟敢擅动库粮，那还不是找死啊？”陈锡嘉得了主意，将折子封进奏事匣子，盖了印，专等索额图回府再转呈。眼看天已黄昏，仍旧不见索额图回来，陈锡嘉不禁纳闷，便叫过管家蔡代问道：“老爷今儿回来过了吗？”蔡代赔笑道：“五爷，老爷没回来，只叫人给汪老先生捎了个信儿，说去户部议事，没准还要进大内去呢！”陈锡嘉听了，默默点了点头，挟着匣子便坐了小轿直奔户部衙门。

天阴得重，也黑得早，因京师闹粮荒，朝廷下令禁酒，各个店铺早就上了门板。街上一片昏暗，连烧饼。馄饨。豆腐脑这些卖小吃的也没有，只有远处几家鲜果铺子稀稀落落点着几盏羊角灯，鬼火似的在风中摇曳，显得十分凄凉。

待到户部衙门口时，天已起更了，陈锡嘉哈腰出轿。户部门上的戈什哈都是熟人，一看陈锡嘉来了，忙走上前，迎了过来，说道：“五爷来得倒巧，方才索相还吩咐叫人回去取匣子呢！”陈锡嘉笑着点点头，略一寒暄，正要进去，就在这时，便听到远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要饭的女子满脸污垢，慌乱地跑进来，几步便窜上了户部衙门的大门洞里，“扑通”就是一跪，喘吁吁说道：“大爷们，救救我！后头有人追……他们杀人……”众人正发怔间，却听远处有几十个人吆喝着追过来，说的都是蒙古语，谁也听不懂。门官情知有事，一边张罗着请陈锡嘉进去，一边将那女子护在身后，又叫人进去禀报。此刻十几个蒙古人一色的绛红长袍，狼皮帽子，偏袖统靴，赶到户部衙门口，提着明晃晃的刀，指着那女子用蒙语叫骂一阵子，要冲过来捉拿。

门官火了：“你们是哪来的，这样撒野，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一个蒙古汉子提着刀过来，一脸横肉纹丝不动，凶狠地瞪了门官一眼，说：“我叫多尔济！那个女的是喀尔喀部的逃奴！喀尔喀土谢图汗与我西蒙古为敌，趁我出击漠北，扰我后方，抢我牛羊，断我粮草，被我博硕克图汗天兵消灭。今天，我们使臣格隆在一家饭铺发现了她，命令我来捉拿。你为什么要庇护她？”

门官这才明了，哦，原来是在附近驿馆里住的准葛尔部蒙古人。他们奉了葛尔丹的命令进京上贡，一下子来了两千多人，天天生事，今天竟闹到户部衙门口。“哼，我不管你什么博硕什么汗，这里是天朝司空衙门！你们闹到这里来，就有罪！何况这女子告你们杀人，事体不明——来人！把他们扣起来，听候发落，一个也不要放走了！”

多尔济格格狞笑一声，说道：“看来长官要缉拿凶手？告诉你，那个汉狗子饭铺老板，放走了这个逃奴，我已经杀掉了他！不知长官怎样处置？”

“与我拿下！”门官一听大叫一声“扎！”门洞里的戈什哈早就听得不耐烦了，听到这一声儿，一涌而出，就要动手捉人。

多尔济毫不畏惧，也不言语，一步抢上去，老鹰捉小鸡似的一把将门官提过来，用刀比着脖子道：“这位长官，叫他们回去，不然我一刀宰了你！”

门官哪里经过这样阵势，堂堂吏部衙门的门官老爷，是有品秩的朝廷命官，平日里作威作福，没人敢惹，今个竟被人当众要挟，要是服了软，以后怎么做人？因将身子一挺，冲着身后的戈什哈们大叫：“都是吃才吗！他们才几个人？拿……”话音未落，多尔济大刀挥向门官，头已滚落在地……

这下几十个戈什哈不敢怠慢，有的堵路，有的报信，下余的一涌而上拿人，大锣敲得震天作响。附近的刑部衙门听见都知道是出了事，一齐出动，吆喝着将吏部衙门封了。这十来个蒙古人虽悍勇过人，终究逞强逞错了地方，加上寡不敌众，不大一会，被捆了个结结实实。

门口的事，索额图早听陈锡嘉说了。他正在和太子太傅、上书房大臣熊赐履、户部尚书多济商议调粮的事，原不想理会，没有想到事情大了，而且不能不管了。可是索额图因摸不清康熙对葛尔丹的态度，便看着熊赐履道：“东园公，你看怎么办？皇上还没有召见他们，所以他们就来闹事，没想到今天竟闹到户部衙门来了。”

熊赐履道学大家，气宇轩昂，听了门上人的禀报，将火媒儿插进竹筒，皱了皱眉头说：“哼，一个西域的跳梁小丑，竟敢在京师重地逞凶。多济你出去看看，问问那个逃奴是怎么回事。将闹事的蒙古人，一体交理藩院，会同刑部审理，依律治罪！”

出去的人一会儿就回来了，说道：“回二位中堂话：那个蒙古女子不是寻常人，乃是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独生女儿宝日龙梅格格，汉名叫阿秀。这次她是进京叩阙请旨进击葛尔丹的。她要饭时，不防被葛尔丹使臣格隆认了出来，才惹出这档子事儿。部里不敢作主，请二位中堂定夺。”

索额图站起身来，掏出怀表看了看，“多济，你派人去请议政王杰书。我们递牌子进大内去！戌初刚过，还来得及，这事得请皇上钦定！”说罢二人抱了奏事匣子起身匆匆忙忙走了。

戌时正牌，正是宫门上锁的时候，苏拉太监手提灯笼，满院巡视，边走边吆呼着：“——下钱粮哟，小心——灯火哟——”在这个时候，熊赐履和索额图递牌子来见皇上，不但康熙惊异，连在上书房值夜的明珠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急忙提了一盏灯笼赶往乾清宫来见康熙。

乾清宫大殿西暖阁的炕上、几案下。贴金大柜顶上，文书、战报、各地的晴雨表堆得像一座一座的小丘。康熙正抱着六岁的太子胤初，教他认字。一时，由杰书领衔，明珠、索额图和熊赐履依次进来。

康熙笑着问道：“这个时候递牌子，朕想不出有什么要紧事。莫不是奏事匣子没递进来，怕朕责罚？”

熊赐履先将方才与索额图、多济商议的调粮办法，一一奏明，然后才缓缓奏道：“臣等夤夜惊动圣驾，倒不为这些事。为的是一件杀人命案，请皇上圣裁！”于是便将方才户部部院门口的事一五一十，详细奏明了康熙。

康熙一直紧蹙眉头听着，叫人把昏昏欲睡的太子抱去了，方道：“你们进来得对。这件事朕想着应分两层儿来瞧：一层，朝廷眼下无力管到西边的事，不能和葛尔丹翻脸。格隆进京带两千人，这本来就是没王法。朕不治他的罪，也不见他，就是在想着两全之策。对葛尔丹这人，朕暂不想招惹。二层，他们在京师杀人，这得治罪。杀人抵命，何况还杀了个朝廷命官！朝廷若是宽容，他们就会越发上头上脸，往后还不知闹成什么样子！”

杰书赔笑道：“主子说的极是。不过现在云南战事未毕，不宜再开战端。他杀人闹事，为的就是逼着主子见他，承认葛尔丹的汗位。前些日子格隆刚进京，理藩院咨问六部，没有一个人主张开罪葛尔丹。奴才想着，既不能开罪，何妨就做个人情，把那个王女格格还他，杀人之事暂不追究，他不就没了借口吗……”

熊赐履听了这话，心里很不以为然，涨红了脸冷笑一声道：“圣上，外藩使臣觐见天朝，哪有这么没规矩的？朝廷又不是打不过他，是眼下分不开身整治！六部官员说这样软的话，实在不成体统！”

明珠在康熙眼前一向是打顺风旗的，出班奏道：“以臣之见，这事得办得不柔不刚，恰到好处才行。他既已经称汗，不过想着叫朝廷认可。奴才想着，不如借这件案子召见格隆，一边好言抚慰，一边严加训斥，将杀人犯明正典刑，这样岂不面面俱到？”

索额图看了明珠一眼，冷冰冰问道：“那个王女呢？格隆觐见时，如果提出：‘我们索要部

落的仇人，你们为什么袒护？’怎么办？”

这事真不好办，是个没法处置的难题。格隆在京有两千人，那位王女留在京城，不定什么时候又会被发现。既要抚慰葛尔丹，就不能授人以柄。康熙早就接到密奏，说土谢图王女流落中原。他曾密谕各地方留心访查，不料这位王女却近在咫尺。康熙想让她住进宫来，又觉着不妥当。正没做理会处，明珠手一拍，说道：“连夜悄悄放走她，这叫死无对证！这么大个中原，他们到哪儿去找去？”

康熙说道：“放到何处？连夜放走，她是进京告御状的，放出去，依旧要来，怎么办？”

熊赐履沉吟了一会，说道：“这么办吧……臣连夜叫个家人把宝日龙梅带出京城，安置在臣湖北老家，待将来有机会再说吧……”

第二日，康熙和上书房大臣齐集乾清宫光明正大殿召见格隆。他阴沉着脸，望着外头靠靠细雨，待格隆进来，行过了礼，方问道：

“格隆，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居然放纵部下扰乱京师，抢劫民女，难道你要造反不成？”

格隆忙叩头道：“这里是博格达汗的帝城，请天子鉴谅。我是博硕克图汗忠实的部下，我们大汗有令：无论何时见到土谢图部的人，一律格杀勿论！所以我们才与户部衙门发生了冲突。”

康熙格格一笑，说道：“哼哼，你大概还在想，这个地方是元朝的大都吧！或许，你还想朕是女真人的后裔，女真人曾是你们祖先手下的败将？如今女真人的后裔却受你的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是不是？”

格隆吓了一跳，忙道：“不，不，不，我们博硕克图汗的人都知道：苍天只保佑有德的人。我们臣服大博格达汗。我们是来进贡的，只是不知为什么博格达汗不肯接见我们！”

“你不像个臣服的人，所以朕懒得见你！朕已下诏，命将杀人凶手就地正法了。”

格隆大吃一惊，“求皇上鉴谅！多尔济是臣派去的，要杀，杀我！”

“晚了，此时他的头已经落地了。”

格隆浑身一震，抬起头来看康熙，半晌才道：“皇上，这会引起兵端！他是在追宝日龙梅！”

“噢，是吗，慢说他追错了人，就真的是宝日龙梅，她既在京城就应受国法保护！你说引起兵端，好呀，来吧！——告诉你，朕七十万大军已经捣毁了吴三桂的老巢，正愁无用武之地呢！”

格隆没有料到康熙会说出这些话，顿时气得脸色苍白。康熙看在眼里，却没有停下话头：

“格隆，国法、天理、人情，应该这样。”康熙忽然变了口气，显得温和可亲。“格隆你想想，如果有人在准葛尔犯了禁令，你们的葛尔丹难道就不管？所以你大可不必觉得丢脸，朕这是为你好，也是为葛尔丹好。——大家都要顾全名声嘛！你说是不是？”

“是……”格隆咽了一口唾沫，声音有点颤抖。

康熙微微一笑，起身一弯腰，扶起了格隆，拍拍他的肩头笑道：“你生这么大气，何必呢？你是阿拉布坦的人吧？多尔济仗着和葛尔丹是结盟兄弟，分走了你一大块草原，有这事没有？朕不是挑拨吧！他犯了王法，谁救得了他，你又何必难过？”

格隆听着这又体己。又堂皇的话，心里竟自一热。愣了半晌才呐呐说道：“他是副使，我……回去……”

“嘿，格隆，你回去不要紧。朕当然不叫你为难。回去带封诏书，朕这就册封葛尔丹为汗，不追究他弑父杀兄夺位的罪过。你和他侄儿阿拉布坦好生劝着他，谨守西疆，不要和朝廷作对，自然有好处的——察哈尔的尼布尔王子你知道吧，那是忽必烈的正统后裔！他造反，十二天就完了。十二天，明白吗？”

格隆万里之行，来到京城，要的就是这封诏书，想不到方才大发雷霆的康熙，一转眼就成了菩萨，这么爽快就答应了他准备大费唇舌所要的东西，而且顺手替他夺回一大片草原牧地！格隆

此刻心里真是什么滋味全有，涨红着脸，低头道：“谢博格达汗大恩！臣一定遵奉圣谕！”

三 金和尚从冢梦黄粱 高士寄韩府荐自身

三 金和尚从冢梦黄粱 高士寄韩府荐自身

康熙皇帝又打又拉，制服了葛尔丹的使臣格隆，又派太监带着格隆去领赏，这才转过身来，收敛了笑容，心事沉重地对众大臣们说：“格隆不难对付，对付葛尔丹才难办呢！此人志大力强，不可轻视。只可惜我们这边事情没完，腾不出手来处置啊！”因见上书房文印主事何桂柱抱着一叠文书进来，便道：“有什么急报文书？你去照照镜子，瞧瞧你那埋汰模样！好歹也是六品官儿了，照旧还是个店老板气质！”

众人这才细瞧，只见何桂柱褂子也没穿，袍子皱巴巴的，衣领一边掖着，一边翻着，上头一层油泥，好像冻得伤了风，眼睛鼻子揉得通红，一副狼狈样。只明珠知道是他的夫人病了，忙得无心整治，忍不住咧嘴一笑。

“回主子的话——啊嚏！奴才走半道儿上，因见雨打湿了文书封包，只好脱了褂子包上——里头是部议过的奏章，还有一份是河南巡抚六百里加急递进来的。御史余国柱参劾花园口河道彭学仁的折子也包在里头。”

一句话提醒了康熙。他拆了封包，一边说：“传彭学仁进来——何桂柱，你知道脱褂子包奏章，很识大体嘛！朕是说你的气质，和十七年前头一次见你时毫无二致。君子小人本无鸿沟，你不读书不养气，一辈子休想脱胎换骨！原想抬举你放出去做个道台，你这德性样，成吗？”

何桂柱抹了一把汗，赔笑道：“万岁爷教训的极是！奴才这贱性儿，蛇蛇蝎蝎的不成体统。奴才是得多念点文章！”

康熙没再理会他，把文书封包打开了。上边第一份就是御史余国柱参劾花园口河道彭学仁的折子。里边说黄河花园口决堤，郑州知府同知两个人全都葬身于洪水之中，只有河道彭学仁逃出来了。余国柱说彭学仁擅离职守酿成大祸，请皇上严加惩治。

放下这份折子，康熙又拿起来一份，这份是河南巡抚保奏清江知县于成龙的折子。康熙一边看一边皱起了眉头，因为昨天晚上，康熙看了江南总督葛礼弹劾于成龙的折子。当时，十分恼火，一个小小县令竟敢私自动用库粮，这还得了。本想立刻下旨严办，可又一想，觉得不太要紧，又看了方皓之的奏折，康熙心里才明白，马上又有了新的想法。

“百姓们是为于成龙请命的。看来……于成龙是个难得的清官呀！”

明珠叫了一声，正要说话，康熙摆摆手止住了他，接着说：“你不可再说于成龙的坏话。本应奖励，朕却……”说罢一言不发，竟背着手踱出了殿外。

彭学仁已进来一会了，因未奉旨不敢擅入，跪在湿漉漉的丹墀下，见康熙出来，忙叩头说道：“罪臣彭学仁叩见万岁！”

“嗯！”康熙愣了一下，冷笑道：“你就叫彭学仁？在外头你跪了半日，挨冻了，这样滋味可好受？”

彭学仁叩着响头，哑着嗓子答道：“比之百万生灵为洪水吞噬，奴才不敢言冷。”

“哼！原来你竟是位好官，还记得天下生灵！朕问你，郑州知府、同知他们如今在何处？”

“他们……都死了……”

“你怎么活出来了？哦，朕明白了，因为你是河工上的，所以洪水给你留了情面！”

“回万岁的话……当时大水漫堤，知府黄进才，同知马鑫投河自尽。我们三人约定由奴才进京来向皇上奏明，并请旨领死。后来全堤崩陷，奴才因略识水性，冲下去六十余里才爬上来……”

康熙的心不禁一沉，彭学仁说的这些情况在余国柱参本上却没有，稍停一下又问：“当时有几处决口？”

彭学仁抬头想了想，回道：“先是六处，五处都堵上了，奴才们在最大一处，眼看就要合龙，可是因沙包用完，功亏一篑。否则……全完了，全完了啊，我的主子！”说到这里，他的泪水夺眶而出，却不敢放声痛哭，只压着嗓子呜咽。

康熙听着心里不禁有点发痛：连沙包都不够用，能怪河道不肯出力吗。“你下去吧！朕已令安徽巡抚靳辅出任治河总督，你到他幕下办差去吧！”

“是，臣谨遵圣谕。”说完出去了。

康熙转身回殿，抚着刚留起来的短须对熊赐履道：“山东巡抚叫于成龙，清江县令也叫于成龙。他们是不是一家？”熊赐履不知道，管着吏部的索额图说道：“是同族兄弟。”

“哦，哥俩叫一个名字，有意思。明发诏旨：小于成龙晋升为宁波知府。葛礼的本子要严加驳斥！”

康熙说完见众人愕然相顾，问道：“怎么，你们不明白是吗？昨晚朕看了葛礼的本子，也是气得无可奈何。今天又看了方皓之的保本，还是方某说得对！据此案，清江为水所困，十几万饥民困饿城中。于成龙是全程的父母官，能坐看积粮如山而饿死子民吗？此谓之仁而清；暂调朝廷存粮，赈济灾民，此谓之忠而明；遵母之命，抗权势乱令，此谓之孝而直；贤母良臣集于一门，当然应加褒扬，葛礼反而严参，实属昏愤之极！”康熙心事沉重地看了看天，长叹一声说道：“久雨必晴，好歹天快晴了吧！此时晴了，今年秋粮就有指望了……”

康熙盼天晴，有人却在诅咒天晴。他就是康熙十二年腊月在京师聚众谋反，事败逃亡出来的假朱三太子杨起隆。当年他用二百多条性命换得他孤身出京，原指望能再整旗鼓与朝廷周旋，不料至今夙愿难偿。心中的苦、气、恨，像火一样烧得他秃了顶，便索性用重金购买度牒出了家，当了和尚，人们都叫他金和尚。如今，他在邯郸城北丛冢镇的天王庙已隐藏了整整五年。

东边与丛冢遥遥相对的便是有名的黄粱梦镇。无论丛冢还是黄粱梦，两个名字对他金和尚来说都极不吉利，丛冢，顾名思义，是一片荒坟，黄粱美梦更是一场空。照迷信的说法，杨起隆在这里做上一枕黄粱梦，醒来却被送进了坟墓，多倒霉呀！但杨起隆却并不在乎。一来，在直隶。山东所经营的各处香堂已被朝廷消灭殆尽，他又不愿进微山湖投靠水匪刘铁成；二来他觉得这地名儿能时常提醒自己，就算是卧薪尝胆吧，有点像带刺儿的花，只要一伸手去抚摸便扎得出血，勾起他对悲酸往事的回忆。他在这里住得很安定，在这中原人烟稠密之地，任谁也想不到这个其貌不扬的金和尚曾做过拥有二百万弟子，叱咤一时的“钟三郎”香堂总领，是朝廷严旨缉拿的“伪朱三太子。”

此时，已经入更，金和尚正坐在庙前的石阶上，望着满天星斗想自己的心事，他心中暗暗发狠，老天爷呀老天爷，你为什么不昼夜不停地下上三年大暴雨，来个洪水世界，让九州陆沉，大地翻转，即使把自己淹死在内，也心甘情愿。

其实杨起隆并不愁吃、愁穿，他手里有钱。当年，湖南送往京城的六十万两军饷，被他原封不动地劫了下来，就埋在离天王庙不远的一棵老桑树下面，埋了足足一丈八尺深。可是后来那块地，被当地的一个能婆子韩刘氏买下了，老桑树也划进了韩家的后园。表面上看，这倒保险了，可是，金和尚要想挖出这批财宝来用，就必须打通关节，走进韩家后园。韩刘氏寡妇门第，对金和尚是贵贱不买账，任他找出什么理由，也难跨进韩家的大门。

夜更深了，一阵寒风吹过，金和尚打了一个冷战，这才意识到自己坐在邯郸古道旁丛冢镇东的天王庙前。朦胧的月光给周围的景物镀了一层水银。那些不久前发生的事一下子变得非常遥

远。他听听四周动静，东厢房里一个人睡得正酣，在打呼噜。这人姓高，是个进京应试的穷举人。西厢房里还住着一个人，是金和尚三年前收的沙弥，俗名于一士，有一身铁布衫硬功，高可纵身过屋，远可隔岸穿河，因杀了人，官府缉拿，剃发当了金和尚的徒弟。金和尚在江南设的二十几个黑店，伙计们多是他的黑道朋友。金和尚正想起身回精舍，西厢屋门吱呀一声开了。于一士斜披着夹袍出来，他走出庙，看了看金和尚说：“堂头和尚，后半夜了，还打坐？”

“倒不是打坐，今晚不知怎的错过了困头，再也睡不着了。先是那边韩刘氏哭得凄惶，后来又见她去黄梁梦镇给吕祖上香。这么晚不见回来，别是出了什么事吧？”

这个韩刘氏是个远近有名的能婆子，早年丧夫，跟前有一个小儿子。可不知为什么儿子却得了重病，什么好郎中都给他瞧过，什么珍贵药全用过，可是这病就是治不好，不中用。这位精明强干的老太太也乱了方寸，所以，每夜子时都到黄梁梦求神。

“疾病，请下九天荡魔祖师也不中用！”于一士说着便推门进去歇息了。金和尚因银子埋在韩家后园，几次上门化斋想进去瞧瞧，都被挡在门外，想命于一士去黄梁梦探望一下，趁便套套近乎，正待说话，东屋书生早被他们惊醒了，隔着窗子问道：“大和尚，是谁病了？”接着便是一阵悉悉嗦嗦的声音，已是穿衣起身出来。金和尚忙迎过来，合掌道：“惊动了居士，阿弥陀佛，罪过！”

出来的这个人叫高士奇。你别看他其貌不扬，衣衫不整，可是才华出众。他本是钱塘的穷举人，自幼聪颖异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插科打诨样样都来得两手。听说有病人，高士奇走了出来，头上带了一顶六合一统毡包帽，身上穿着一件里外棉絮的破袍子，一条破烂流丢的长腰带，听了这话就一笑：“正愁手头无酒资，忽报有人送钱来！快说，是谁病了，带爷去瞧瞧！”

“相公别吹了！”西屋里于一士吃吃笑道：“你是华陀、扁鹊、张仲景，还是李时珍？”金和尚正容冲西厢屋说道：“清虚不要取笑。”又转脸对高士奇道：“居士既精岐黄之术，贫僧带你到韩家，韩少爷但有一线生机，也是我佛门善事。”善哉！”说着便去掌了灯带路。

韩府离这里不远，霎时间两人就到了。但门上管家却不肯放他们进去，双手叉着，仰脸说道：“你这金和尚忒没眼色，三更半夜的，是化缘的时候吗？明儿来吧！”

金和尚赔笑道：“这位是郎中。知道府上人丁不宁，我荐来给少爷瞧病的。”

“那也不行。”管家膘了高士奇一眼，斩钉截铁地说道：“哎，——那不是我家老太太回来了？你们自个和她老人家说去。”

二人回头一看，果见东边道上亮着一溜灯笼，走近了瞧时，才见是十几个长随骑着毛驴，簇拥着一个白发老太婆徐徐而来。老太太两腿搭在一边，到门口身子一偏，很麻利地下来，随手把缰绳扔给一个仆人，只瞥了一眼高士奇，问道：“马贵，这是怎么了？”

金和尚忙趋前说道：“阿弥陀佛，老施主纳福！和尚夤夜造门，不为化斋，知道少公子欠安，特引荐这位高先生来给你家少爷诊病……”

“马贵，天儿太冷，叫人陪两个丫头去黄梁梦，给那个女要饭的送件棉袄。冻得可怜巴巴的，就在庙后大池子旁那间破亭子里，听着了？”老太太一边吩咐马贵，又看了高士奇一眼，慢慢说道：“今儿后晌邯郸城的方先儿看了，人已不中用了，不劳和尚和高先生费心，做道场时再请和尚吧！”说着竟转身径自上了台阶。

“哈哈哈哈哈……”高士奇突然纵声大笑。

韩老太太止了步，身子不动，转脸问道：“高先生有什么可笑的？”

高士奇仰脸朝天，冷冷说道：“我自笑可笑之人，我自笑可怜之人！天下不孝之子多了，可是不慈之母我学生倒少见，今日也算开眼！”

韩刘氏大约还是头一次遇上这样的人，只略一怔，脸上已带了笑容，刹那间眼中放出希望的光，变得亲切起来：“兴许是我老婆子眼花走了神儿，我瞧着你不像个郎中，倒似个赶考举人似的——你是哪方人，读过医书吗？”

“三坟五典、诸子百家，老人家，不瞒您说，我学生无不通晓！医道更不在话下。只要病人一息尚存，就没有不可救之理。成与不成在天在命，治与不治，在人在事。你连这个理儿也不晓得，不但没有慈母之心，即为人之道也是说不过去的。既然如此，学生从不强人所难，告辞了。”说着便要拂袖而去。

韩刘氏忽然叫道：“高先生！”她眼中泪水不住地打转儿，却忍住了不让淌出来。“请留步！做娘的哪有不疼儿的？自打春上我这傻儿子得了这个症候，请了不知多少有名的郎中，药似泼到沙滩上一样，只不管用。今儿人快断气了，求吕祖的签又说什么‘天贵星在太岁，忌冲犯’……不是我老婆子不懂理，这有什么法儿？先生既这么说，您又是举人，兴许您就是贵星，那我儿子的灾星该退……”却又吩咐马贵：“到账房支二两银子，取一匹绢布施给和尚，好生送他回庙。高先生快请！”

四 老母哭难保娇儿男 孝廉乐计救俏冤家

四 老母哭难保娇儿男 孝廉乐计救俏冤家

韩刘氏把高士奇请进了府中。高士奇不敢怠慢，直接来到了病房。果然，韩刘氏的儿子韩春和直挺挺地躺在床上，面如死灰，双目紧闭，浑身上下骨瘦如柴，只有肚子涨得鼓鼓的，把被子都顶起了老高，看样子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高士奇急忙翻了翻他的眼皮，在人中上掐了一下，又在膝关节上敲了敲，可是病人一点感觉也没有。高士奇赶紧替他诊脉，韩刘氏在一旁一会看儿子，一会又看高士奇，过了好大一会，高士奇终于把完脉了，叹了口气，站起身来。韩刘氏急忙走上前来：“高先生，我儿子他……”

“嘘，老太太，咱们外边说话。”

众人出了前庭坐定，韩老太太抚膝叹道：“人都这模样了，哪里说话还不一样！”

“不一样。”高士奇道：“如果我们在里头说话，令郎都能听见。”

“真的？你说我儿子他能听见咱们说话？”韩刘氏兴奋得身子一动，眼睛霍然一亮，“这么说他心里还明白着！”

“嘿，不错，不瞒你说，令郎的病是被那些白吃饭的医生给耽误了，你知道吗？观此脉象，左三部细若游丝，右关霍霍跳动，乃病在阴厥损及大阴之故。不过是液枯气结——不知生了什么气，还是什么事急得——结果东木火旺乘了中土，重伤了胃，一定是吃不下饭，连喝水都要吐出来——你不要忙，听我说。不用瞧前头太医的方子，便知他们都用辛香之类的药，可是他们是按气聚症治疗，殊不知此乃弃本攻末，竟都成了虎狼之药。”他摇头晃脑地还要说，韩刘氏早急得止住了：“高先生您前面说的都对，说后头这些个我也不懂，我只问你，我儿这病还能治不能了？”

高士奇沉思了一下，答道：“嘿，老太太，人到这份儿上，大话我也不敢说，令郎这病是还有三分可治。这样，我开个方子，如果令郎吃下去有所好转，我就有把握。”韩刘氏一听到这里，一边命人安排笔墨纸砚，一边吩咐家人办酒席。

高士奇开了个药方，韩刘氏接过来一看，连一味贵重的药都没有，全是家里常备的药，不尽有些纳闷儿，抬头看高士奇，却见他只微笑不语。韩刘氏忙一叠连声叫人“煎药”，这边高士奇早已在席前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韩刘氏轻叹一声坐在一边守着，静等消息。

天色微明时，高士奇已吃得醉醺醺的了。一个仆人从里头跑出来，高兴得大叫道：“老太

太，你快去看看吧，少爷醒过来了！”

韩刘氏听见这话便三步两步挑帘进了屋里，照直来到儿子的病榻跟前。果然韩春和睁开眼，声音小得蚊子哼似的：“娘哟……孩儿我连累了你老人家了。”

“哎呀，真神了，儿子会说话了。”韩刘氏心里又是凄惨又是宽慰，又是欢喜又是悲伤，止不住泪流满面，俯身给他掖掖被角，一边轻声道：“和儿，你好点了吗？如今不妨事了。娘夜里在吕祖跟前烧了好香，咱家来了救命活菩萨。过几日好了，你得给这位高先生磕头立长生牌位儿……”

高士奇见这母子俩至性，想起自己自幼失去双亲，眼眶也觉潮潮的。他凑近了病床笑道：“韩公子，我不是救命活菩萨，是咱们俩有缘。你这得的是心病，还得心药来医。我不明白有什么事大不了，让你急得这样，得告诉你母亲。气郁不畅，又不肯说，依旧要结郁，我能守在这里等着救你吗？”

韩刘氏忙道：“高先生说得对，你怎么会得了这个病，快把实话告诉娘！”

“娘……我怕……”

“什么，你怕什么，怕谁？”

“我怕娘的家法……”

屋里一阵沉默。韩刘氏慢慢倒退了两步，一屁股坐在椅上：“傻孩子，你爹死得早，娘就你这一根苗儿，指望着你替祖宗争气，不能不调教你，你就怕成这样儿！如今你大了，又懂事了，病到这份儿上，娘……还舍得动用家法？”一边说一边便拭泪。

韩春和看了母亲一眼，“我……还是镇西头周家……和彩绣的事……”

“彩绣？”韩刘氏一时愣了，想了半天才问：“哦——，是那年七月十五黄梁梦庙会上，头上插了芙蓉花的那姑娘？哟，去年咱娘俩不是说好，不要那破——”她顿了一下“鞋”字终于没有出口。韩春和无力地点点头，说道：“就是她……是娘逼着叫我说不要的……”

这么一来韩刘氏明白了，她也笑了：“姑娘长得是可人意的，不过已经有了婆家，这个月就要出阁了。天下好闺女多着呢！你病好了，瞧着娘给你选一个——你真叫没出息，这也算件事儿？”

“她出阁还是因为我……”儿子呻吟着道。

老太太奇怪地问道：“为你？”

韩春和有点羞涩地说：“她……有了身子。”

“哦……”韩刘氏慢慢站起身来，自言自语道：“是这样的。如此说来，我已有了孙子……既然是我的孙子就不能叫他们作践了。你别难过了，这事交给妈来办！”

高士奇在旁听了半天，已经听明白了，他看韩刘氏办事如此爽快，如此有把握，心中很是佩服。回过头再看韩春和，只见他把心里话一说，已松了一口气，脸上泛出一抹血色。

早饭罢，韩刘氏命人给高士奇拿来一身崭新的衣服，打着火媒子抽着水烟笑道：“亏了高先生。我想高先生才学又好，医德又高，见了多少进京举子，都总不及你，老婆子思量再三，想托你再帮个忙，不知先生愿不愿意？”

高士奇换了一身新衣服显得精神多了，吃得满面红光抹着嘴笑道：“老太太，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高某人力所能及，我一定照办。”

老太太左右看看没人，凑到高士奇耳边小声如此这般，连说带比划了一阵子。

高士奇一边听一边点头，还未听完便鼓掌大笑：“妙哉！高某读书阅事多矣，却没干过这等有趣的事——老太太，不是我奉承你，你若是男子，能做个大将军。不过，却只为这个女孩子，可惜了您这条计策了！”

老太太格格笑道：“别折死我老婆子了。唉，为了儿子，也只能这样办了。我想你是举人，有功名的人，他们奈何不了你。当然别人也能干，可是挨顿打吃个小官司却免不了。我这么做一

来为儿子，二来媳妇肚里还怀着孙子，这一救就是三个人。凭这个阴德，足够你挣个翰林的！”

高士奇听得高兴，双手一合道：“好！就按您说的办！”

韩刘氏办事一向爽快，行动迅速得令人吃惊。两天的时间，一切停当。这天下晚更起，丛冢镇西周员外家秋场上的麦桔垛突然起了火，烧得半边天通红。蒙在鼓里的周家哪知是计？前后大院除了老弱仆妇，倾巢而出，提着水桶、面盆、瓦罐一哄都去救火，大锣筛得震天价响。就在这猝不及防之时，韩刘氏亲自率领全家三十多个仆人，乘着乱哄哄的人群，带了二十五两银子定做的十乘竹丝女轿，一色齐整披红挂绿，从周家正门一拥而入直趋后堂，把个怀孕的新娘子彩绣架上了轿抬起便走。周家几个老妈子上来拦时，被那些持着大棍护轿的家丁推得东倒西歪。等周家男仆赶来时，轿子早已夺路出去。

十乘轻便小轿一出大门便分了两路。一路南行，一路西奔，照韩刘氏精心安排的路程疾趋而进。只有高士奇坐的一乘在丛冢兜了一圈回到韩府，换了白日从城里雇来的轿夫，明灯火烛顺官道向北徐徐而行。

这次抢亲，前后没用一袋烟工夫，但一切目的全都达到。那些轿夫个个年轻力壮，吃饱了饭，给足了银子，走得既快又稳，一分为二再一分为二，愈岔愈远，消失在茫茫暗夜的岔路上。被调虎离山之计弄懵了的周乡绅原以为是土匪绑票，回到家才弄清是这么回事，气得暴跳如雷地在院里打骂家仆，布置追寻。闹到天明，只截回了一乘轿，其余的竟像入地了似的无影无踪。

见轿被押着抬到当院，周乡绅气急败坏地吩咐道：“带进来！”他早年做过一任知县，说话中依稀还有几分官派气势。他身边坐着的夫人披着大袄，脸色青白，双目发痴，呆呆地一声不言语。

轿落地了，高士奇一哈腰出来，一瞧这阵仗，先是一愣，吁了一口气便翻转脸来，盯着周乡绅，操一口不南不北的官话，说道：“这是什么地方？早听说山东的刘铁成常来这一带骚扰，还以为是响马，几乎没叫你们吓死！怎么了？你劫我的轿做什么，呃？”

周乡绅把高士奇上下打量一番，见高士奇戴着衔金雀搂花银座顶子，地地道道的一个孝廉：“你……是谁？”

高士奇眉头一拧，说道：“嗨！希奇，我不问你，你倒问我是谁！我连怎么回事也不晓得，就被你们抬到这儿来，还正想问你先生是谁呢。”

周乡绅面色苍白，咬着牙冷笑一声，打量着一脸莫名其妙的高士奇，说道：“好一个举人，伙同匪盗夜入民宅抢劫民女！功名、脑袋都不要了？”

“嗨！”高士奇脖子一伸，冷笑一声：“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就敢栽赃？”

周乡绅用手一指轿子问道：“我问你，这轿从哪儿来？”

高士奇看了看那乘轿，红毡帷子套起的轿身，黑油漆架子配着米黄轿杠，普普通通一乘暖轿，便拍拍胸脯答道：“我说这位先生，你是审贼呢，还是问话？大爷我懒得告诉你！你敢把爷怎么样？难道公车入京的举人连这样的破轿子都坐不得？”

这一说，周乡绅倒真的犯了踌躇：听口音这孝廉决非此地人，轿夫又都是邯郸老房的，万一错拿了一个会试举人，这麻烦就惹得大了，周乡绅想想无可奈何，两腿一软坐在椅上，铁青着脸盯着高士奇不说话。高士奇心中暗暗好笑，他早瞧透了这个古板乡绅是心粗气浮的人，于是，他的口头便硬了起来，厉声吩咐道：“轿夫们，咱们不往北赶路了，起轿回邯郸府！看哪个敢拦我？”说着撩起袍襟便要上轿，又回头冷笑道：“我说，这位老爷，你还是识相点，陪我一同走走，别等着官票来提！”

周乡绅顿时慌了，忙将高士奇一把扯住，“哎哎……”憋了半天才干笑道：“误会……误会了……下头人不懂事，还以为轿里坐着小女……让先生受惊了。”

“我不管你小女大女，我得走了。这事不能算了，令爱叫土匪给抢跑了，那你就能拦路行劫吗？”说着便又挣着要上轿。

那夫人却颇明事理，见高士奇不依不饶，忙起身福了一福，说道：“奴才们无端惊了先生的驾，老婆子给您告个罪。您请坐，看茶！”

高士奇见对方软下来，就坡打滚儿苦笑道：“我堂堂一个举人，丢不起这个人呀！”

一句话提醒了周员外，更觉不能放走这个书生。周乡绅是个有身份的人，女儿让人抢走了，万一将这事张扬出去，可怎么好？忙赔笑道：“方才老朽急中无礼，先生万勿见怪……”一边往中堂上让，一边问道：“敢问先生贵姓，台甫？”

高士奇却不买他的账：“在下姓高名士奇。虽无百万家资，却品高行洁。族无犯法之男，家无再婚之女，怎么？还要治我抢劫之罪！”

“不敢，不敢。”

高士奇也着眼笑道：“请恕学生孟浪，这事儿有碍——怎么令爱好端端的就……”

周乡绅脸腾的红到脖子根儿，抚膝长叹一声没说话。周夫人起身进屋取出一个包裹，就着桌子打开摊在高士奇面前，一色十个银饼，足足二百两纹银。高士奇心中虽然高兴，脸上却不露声色地问道：“请问夫人，这是何意？”

“高先生别见怪，一点小意思。一来先生受了惊，拿去买点东西补补身子；二来嘛、我瞧着先生很有才气，想请先生帮我一个忙。”

高士奇心里明白，所谓“帮”，就是封口不让他往外说。高士奇心中暗想：就凭夫人这点见识，比对面这位撇着胡子的老爷子就聪明得多。他掂掇一下，把银子一推，笑道：“老太太你放心，我怎会破坏人家名声？银子我是承受不起，你只说要商议什么事吧！”

周夫人见高士奇半推半就收了银子，这才放了心，叹了口气说道：“说来也是冤孽。我这个不成器的三丫头，前年看庙会，不知怎的就和韩家那个孩子好上了。原先我们不知道，后来眼看身子大了，逼着问她她才说出来……老头子先说叫她死。你想，可能么，她有身子的人，一死就是两个；如叫她产吧，姑娘家生个孩子，老爷子也会气死的；打胎吧，又晚了，弄不好也得出人命，所以想尽快嫁出去……”

高士奇看透了周员外的心理，他既想尽快找到女儿，又怕事情传了出去丢人现眼。当周夫人说到女儿与韩春和相好，已经有了七八个月的身孕，想把她尽快嫁出去的时候，高士奇觉得火候到了，事先想好的话也该说了，便微微一笑：“我说员外夫人，请恕小生直言，你们把个怀了孕的女儿嫁出去，这恐怕不是好办法，你们想，女儿一进门就生孩子，婆家能不怪罪吗？你女儿这一辈子日子恐怕都不好过了。”

“依高先生之见应该怎么办呢？”

高士奇假意思忖了一会儿：“嗯——这个么——想想你们发现女儿的身子一天天大了，不如假戏真做，把女儿找回来，就让她和韩公子成了婚。这样既成全了他们，又保住了名声。可是如今——”

“是呀，是呀，我也是这么想，可这死老头子说什么也不答应。说韩家是外来户，不知他们家老根底，韩公子又害了重病。瞧，如今女儿丢了，再想嫁给韩公子，也不行了……”

高士奇打断了周夫人的话：“夫人，你先别着急，依小生看来，这事本来就蹊跷。我没见过韩公子，但听您的话音韩公子与你家女儿相好已经一年多了，您的女儿又有了身孕，焉知他害的不是相思病？昨夜你家女儿被劫走，又焉知不是韩家为儿子冲喜所为？如果员外和夫人信得过小生，我情愿替你们到韩家走一趟。果然如我所讲，这倒是一桩大喜事。不过事成之后，你们少不得要重重谢我呀！哈哈——”

事情闹到这份上，周员外再古板，再执拗，也不得不点头了，他沉思了一会说：“高先生肯出头为老朽排忧解难，我感恩不尽。高先生所说，既让小女有了归宿，也保住了我家的名声。只是，小女彩绣已经与王家订了亲，如果王家来要人，可怎么办呢？”

“哈哈……周老先生您多虑了，昨晚你家女儿被人抢走，这消息能瞒得住吗？王家知道了

恐怕退亲还怕来不及呢，哈哈.....”

一席话，说得周员外夫妇眉开眼笑，忙叫下人置办酒席，热情款待高士奇。高士奇吃了个酒足饭饱，打轿回韩府去了。后边的事，明摆着的，不用我再说了，韩春和的心上人进了家，病也好了，人也精神了；周员外呢，虽然心里不痛快可是生米做成了熟饭，他又有什么法子；一场泼天大祸，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五 观社火巧遇陈河伯 探荒坟重逢美婵娟

五 观社火巧遇陈河伯 探荒坟重逢美婵娟

康熙十八年二月龙抬头这天，黄梁梦大放社火，周围数十里善男信女不绝于路。高士奇却盘算着进京的事了。他穿着竹青夹衫，也不系腰带，一头乌亮的头发拢成长辮直拖到腰间，潇潇洒洒。飘飘逸逸地在人堆里钻来钻去。看了一会百戏儿，瞧一会卖药的，觉得百无聊赖。便来至仙梦堂后，一边闲逛一边想心事：马上就要进京赶考了，到了北京之后，这步棋该怎么走呢？

难哪！凭真本事。凭文章硬考，我用得着求谁？无奈明珠、索额图这些当道大老爷都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周韩两家给的这一千两银子，只怕不够塞他们牙缝儿！即便侥幸考上，顶多打点个知县，备不住还是个县丞，真不如我行医卖字画呢！他摇头苦笑了一下，见一池春水在风中荡漾，隔岸杏花似雪、柳丝如雨，真是二月景致摇人心扉。正想构思佳句，因见廊下碑间粉壁上尽是题诗，一边看，一边走，来到北头，却有两首诗写在墙上，下面落款是“钱塘陈潢”。墨汁淋漓，一笔极有风骨的颜体字洒脱流畅。高士奇偏着脑袋仔细品评了诗之中含意，却听身后有人叫了一声：

“高江村，久别了！”

高士奇回头看时，来人有二十六七岁，干筋黑瘦，却是双眸炯炯，十分精神，穿一件团花青绸长袍，两腿分得开开的背手站着微笑。

“.....哦.....足下.....哈，是陈天一嘛！”高士奇迟疑了一下，忽然认了出来，“哎呀，您怎么晒得这么黑！哦，陈潢是你的本名儿，到现在才想起来！怎么，又让令兄逼着进京取功名了？”

陈潢笑道：“哪里，家兄如今也想开了。看来我生就的是五行缺水的八字，一辈子离不开河。立德立功都不成，只好立言。我已考查完了南北运河，想再过几日从娘子关入晋，到河曲镇沿黄河南下，我写的（河防述要）这部书里还缺些东西，比如要想治得黄河清，如何探本求源.....”说到治河，这个黑瘦汉子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出将入相，那是你江村兄这样人物的事。我嘛，只配做个水耗子。”

高士奇笑嘻嘻地听着，说道：“大禹治水功在千秋，我岂能小看了你？瞧这模样，你要生当河伯，死为水神了。我从令兄处借读过你写的（河防述要），真真是济民治国的要言。治水上我一窍不通，但你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见，精辟之处也令人叹为观止啊！”

陈潢仔细打量一眼高士奇，说道：“真不敢认你了，你这破落户书生如今出落得这样阔气！难道你发了横财不成？”

高士奇这才笑着把在韩刘氏家治病的事说了，却回避了周家抢亲一节，说完，看着陈潢又问：“看你的诗中愤愤不平的，如今你遂了心愿，求仁得仁又有何怨？怎么发牢骚？”

陈潢呆了半晌才笑道：“不瞒江村兄，盘缠已尽路程尚远，焉得不愁？”

“哎，这有何难？包在我身上！腰里没钱就不敢横行——到底你是公子哥儿脾性。像我高某，身上一文没有，不也从浙江来到这里了？走！随我到韩家去，让他们腾间空房，你好好歇息几天，把考查文章也理理，养足精神我往北你行西，咱们各干各的。”

陈潢一边跟着高士奇向外走，一边笑道：“澹人兄性子一点没改，有钱就花光，没了再钻营——你要当了宰相，天下可怎么得了？”就在这时，高士奇见一个要饭的女子满脸污垢，一身臭味跟了出来，啐了一口说道：“去去！”陈潢却从身上摸了十几个铜子儿递了过去。二人目光一碰，陈潢微微诧异地一怔，那女丐忙低头掩一下衣襟去了。陈潢问道：“这个女子是此地人吗？”

“唉，谁知道她！”高士奇又吐了一口唾，“是个哑巴！臭得邪行，一点色相也没——你问她作什么？”

陈潢沉吟良久方道：“这人很像我三年前买的一个人——当时陕西王辅臣叛乱，我恰好在甘南考察泾河，王辅臣军中缺饷，从蒙古难民中掠来不少女子，装进麻袋，二两银子一个。我身边缺一个侍妾，也就挑了一个，虽然她死活不从，但长得却是极标致的……”

“标致！哈哈……”高士奇大笑道：“这样的叫花子叫‘标致’，真个唐突西施，刻画无盐了——后来呢？”

陈潢沉默了一下，说道：“想不到买来当夜她就逃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嫌我长得丑？”

“嗨，我说陈潢，你是着了魔了！过去的事别提了，管她那些账做什么？难得今晚高兴，该痛饮一场了！”说着便扯了陈潢回到韩家，半个主子似的要了一桌席面，一直吃到天黑。韩刘氏和陈潢挺对脾气，再三挽留让他住下，可陈潢却坚辞要回黄梁梦店里收拾行李，告别了。

回了下客，陈潢却再也睡不着了，白日见到的女子的影子总在眼前萦绕。听着起了更，便披衣出来，此时星汉高远。天街人静，月亮线儿似的高悬中空，远处潞阳河长久不息地发出微微啸声。他漫步踱至庙门口，忽然迟疑地停住了脚步：

“我这是想做什么？这么晚了，却会一个年轻女叫花子……”

正待回步，却见大庙前旗杆对面戏台旁，傍水台阶上影影绰绰站着一个人。陈潢不禁诧异：这么晚了又这么冷，是谁在那边？他往前走了两步，听那人细声吟道：

柳条金嫩不胜鸦，青粉墙东道韞家。

燕子不来春寂寞，小潭和风梦梨花……

听到这儿，陈潢愣住了。眼前这个人，分明是个女子，看她身材长相，隐约正是白天见到的那女乞丐了。陈潢听她词调凄惋，暗暗思忖：这女子如无极深悲苦，和渊博的学识，断不能发此感叹。陈潢的心中升起一种说不清是怜悯。是爱慕的感情。竟不自禁地大声说道：“好！原来你不是哑巴，竟能吟出这些清音妙语！”

那女子听到人声，急忙转身一瞥，朦胧的月色下，纤细的身材更显得飘忽不定。陈潢不敢怠慢，大踏步地跟了上去。那女子听见他脚步囊囊跟了上来，越发走得迅疾，忽左忽右，忽隐忽现，在荒坟野冢荆棘丛中一闪，早没了踪影。

陈潢站住了脚步，左右审视周围。此时流云飞渡，月影惨淡，黑森森的松柏发出低沉的涛声，白杨青枫树叶子一片山响。忽然，听见身背后“啾——”的一声凄厉怪啸。陈潢回头一看，对面一个女鬼，披发飘飘。双手高举，脸上非但没有血色，并连耳目口鼻一概不见，只白森森的模糊一片！陈潢的胆量是自幼在险风恶浪中历练而来，自十六岁开始独自查考江源河道，在废庙破观、荒山野坟中过夜是常事，也曾几次和装鬼盗墓的贼人相遇。一阵慌乱过后，他很快就定下神来，点头叹道：“你何必如此？我若没胆子，就不敢追你——把脸上的白手帕取下来吧！”

“你是谁？”那女人问道：“为什么追我？”

“你倒先问我！我还没问你呢，你是谁？是不是西域人，曾被王辅臣乱兵发卖过的？”

听了这话，那女子默然无声，慢慢取下脸上蒙着的白纸。陈潢仔细一看，千真万确，正是白天在黄梁梦镇上讨饭的女叫花子。此时近在咫尺，陈潢仔细打量，星光下虽看不分明，但她脸上已毫无泥垢，细长的脖项上是一张明洁秀丽的面孔，只是苍白得令人不敢逼视。一种似玫瑰非玫瑰。似香橼非香橼的处女气息幽幽散发开来。她理了一下散发，没有回答陈潢的问话，只解嘲地笑笑，说道：“你真是勇敢的人，以前有几个恶少年都被我吓死了！”

“自然，你要防身护贞也只得如此。”陈潢冷冷说道：“我不明白，当初我救出了你，你为什么要逃？你是什么身世？”

“什么你救了我？那是为了让我做你的妾室。我不敢高攀——只好沦落为乞丐了。你今晚为什么要来追我，是为了你的那几两赎身银子吗？”

陈潢明知她是说假话，却不便再问下去了。摇了摇头说道：“当初救你，为的身边有个女侍。你既然不愿，我也就罢了，生摘的瓜不甜……我听你吟诗，见你装哑，已知你身世极为坎坷。既然有缘相识，我该问你一声……”

“那么你是真的……爱我了？”

陈潢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抬头看了她一眼，回避了她的目光，低声说道：“别……别这样说……我终年考察河情，在黄河两岸见过不少的西域女子，据我看你不像中原人……”

姑娘微微一笑：“哦？好厉害的眼力。你看得很准，我的确不是中原人，而是喀尔喀蒙古土谢图人。”

一听这话，陈潢心里清楚了。当年，他考察黄河上游时，曾到过西蒙古，对那里的情形也略知一二。喀尔喀和准葛尔，是西域的两大部落，不知什么原因，喀尔喀族起了内讧，准葛尔的葛尔丹便乘虚而入，吞并了喀尔喀的草原，还杀死了土谢图部落的汗王。这女子来历不明，她会不会是——想到这儿，陈潢脱口问道：“那，你怎么会流落到中原来呢，你的父母又在哪里？”

听了这话，那女子脸色一变，突然双手掩面，失声痛哭叫道：“不，你不要问我这件事，更不要提起我那可怜的父王……”

“父王！？”陈潢一听这两个字，愣住了。啊，面前这位受尽污辱的女要饭的，竟是土谢图汗的女儿，一位身份高贵的蒙古公主吗，惊异之下，他连忙上前行礼：

“学生陈潢，见过公主格格。”

女子见他如此，止住了哭声：“哦，陈先生，小女子汉名叫阿秀，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我倒要谢谢您哪。多亏您把我从王辅臣手里救出来，后来，我辗转逃到北京告御状，又差点被葛尔丹的使臣杀了……唉，不说这些吧，陈先生的恩情，我永世不忘，天色晚了，我也该回庙里去了。陈先生，咱们后会有期。”

陈潢也正在为难，既然知道了阿秀的身世，不能让她再过乞丐的生活，带领她回客店吧，深更半夜，孤男寡女的，能不引起别人的议论吗？现在，听阿秀说出这样的话来，又看见她就要转身离去，一阵怅然若失的感觉，突然袭上心头，他叫了一声：“阿秀格格，请留步！”

六 老太太义认汗王女 香格格感德拜高堂

六 老太太义认汗王女 香格格感德拜高堂

一听说面前这个女乞丐竟是位蒙古公主，陈潢不由得愣住了。他思忖再三，诚恳地对阿秀说：“格格，小生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

“陈先生，您何必如此客气，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

“格格身怀家恨国仇，万里迢迢来到中原，流落街头，举目无亲，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而以一个小乞丐的身份进京告御状，恐怕也难见天颜。我今天既然见到了您，如果不管不问，任您天涯飘泊，担风受险，还称得起是个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吗？这样吧，我有一个同乡好友，住在丛冢镇韩太夫人家中。韩老太太为人豪爽仗义，胸怀开阔。我想把您领到她那里，暂住一时，不知格格可肯俯允。”

“哦，这位韩老夫人，我也认识，确实是个好人。她不断派人给我送吃送喝。送衣物，陈先生既然与她相识，那是再好不过了。”

“好，就这么定了，明天一早，咱们就去。只是今晚……嗯，这样吧，如果格格信得过我，就委屈公主格格，与陈某以兄妹相称，回到客店，暂住一晚，不知格格意下如何？”

阿秀沉默了一会，缓缓说道：“陈先生，你肯设身处地的为我盘算，我感激不尽，咱们也算是有缘分，一切听从陈先生安排也就是了。”

店老板见陈潢半夜带着个女人回来，提着灯笼仔细地看了半晌，却没认出就是镇上的女叫花子。他不怀好意地笑了笑，正待要问，陈潢却道：“这是我的堂妹，被人拐骗至此。我这次进京，家叔还特意关照寻访她，不料今日竟遇上了，今晚只好先住在这里了。”

店老板对这种事见得多了。客人出去打野鸡。叫妓女是常有的，只陈潢还要撇清称“堂妹”，倒更令人生疑，一头走一头笑道：“啊，好、好！既来了就是小人的财神。不过……现在寻个单间儿却不好办——怎好半夜把客人撵起来呢？您说是不，陈爷？”

“那……你说怎么办？”

店老板犹未答话，阿秀却道：“他是我哥哥，同住一室不妨的。”老板原意是多敲剥陈潢几个钱，“撵”走别人，让陈潢再赁一间房，听阿秀说话，便道：“兄妹原不避嫌，只二位是‘堂’兄妹，怕要招惹闲话的——我不说什么，镇上巡头儿来查店，小的不好交待呀！”

陈潢原也想多花点银子再要一间空房，听见“闲话”二字，猛地想起阿秀一直在这儿讨饭，“哑巴”突然说了话，事情会闹大的。听店主人口气大有勒索要挟的意思，便将仅有的十两大银锭摸出来丢过去，说道：“今晚只好就这么将就一夜了。这点银子你拿去，给我妹子弄一身像样的衣服来，下余的全赏了你！”

“哎哟，您老这么破费，小的谢赏了！”老板满脸馅笑，老着脸揣了银子，打千儿谢了赏。颠着屁股又开门又点灯，不一时便从后房夹了两套半新半旧的衣裳，木梳镜子等用具都带了来，放到桌上，赔笑道：“嘿嘿……实在不成敬意。这是小人老婆过门陪嫁的衣裳，只穿过一次，请小姐将就着用吧……”一边说着，反掩了门出去。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陈潢见她坐在床边，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地痴望着烛火，便背转身子，大大方方地说道：“请格格，啊，不，请妹妹更衣。”一阵悉悉索索声响过后，又听木篦丝丝的刮发声，好半天才听阿秀浅笑一声道：“书呆子，傻站着干什么？过来坐吧！”

陈潢转过身来，竟一下子怔在当地。这是那位身着烂衣、脚拖破鞋、满脸黑灰污泥的叫花子吗？阿秀本来天生秀丽，此刻换了水红绫袄、藕荷色百褶石榴裙，满头乌云叠翠，鬓如刀裁新鸦，支颐而坐，竟然满室生辉！陈潢见她娇羞满面，流眄送波地看过来，不由心头一阵急跳，忙低下了头，蹭着步儿捱到椅子旁，取了一本书，看也不看阿秀，小声说道：“我……在这里看书，您请自行安歇吧……”

阿秀敛起了笑容。她在蒙古原就倾心汉学，到中原几年，虽不与人交谈，冷眼旁观，已知中原礼俗。见陈潢面孔绷着，浑身不自在，心里不禁一动：“此人是个至诚君子！”她无声叹息一声，和衣倒卧在床上。

这一夜陈潢一眼没合，秉烛达旦地看了一宿书。那蜡泪在瓦烛台上堆了老高。

臭叫花子居然变成了“香美人儿”。第二日，高士奇一听说这事，不禁跌脚懊悔：“这等风

流韵事，正该我高士奇遇上，怎的失了眼，倒让陈潢这黑不溜秋的水耗子得了便宜！”懊悔归懊悔，他还是推迟了一日行期，到镇上银匠那儿，打了一支卧凤金簪，一副银镯，又买了两套贡呢料子，还有一只当时极贵重的菱花玻璃小镜——共是四色见面礼儿。刚回韩府，韩春和兴冲冲迎出来，因见高士奇踱过来，忙站住了，笑道：“恩公快瞧去，人已接过来了，正和老太太摆家常呢！我娘已认她为义女了。”高士奇笑着点点头，加快步子拾级上阶走了进去。

“闺女哟……可难为你了！”韩刘氏正坐在前堂中间，搂着满脸泪痕的阿秀抚慰，“也亏得陈先生有眼力！你在这儿快两年了，我老婆子只瞧着可怜，再想不着你身世恁般地苦……啧啧！这些个糟心的事儿先前只听鼓书先儿说过、戏里唱过。要不是你水灵灵地站在我眼前，说啥我也难信哪……”陈潢坐在一边，见韩刘氏如此动情，眼中也噙着泪花。

阿秀自幼丧母，从未受人如此慈爱，乍来韩家，听老太太这番体己话，心里又酸又热，又舒坦，哽咽着说道：“娘是积德行善的好人，这二年冷了给我送衣裳，饿了给我送吃的……我虽不敢说，可这些事我件件都记在心里呢！如今来到了家，您是我的亲娘，今后我永远守在您的身边，哪里也不去的了！”

“傻孩子，落叶总得归根。娘虽舍不得你，但大理还是明白的。挨刀的吴三桂已经叫万岁爷拾掇了，你们那边也是朝廷管的地面嘛！朝廷总不能叫你受一世的苦，将来你报了仇，恢复了祖业，或嫁了人家，别忘了这里还有个娘，派人给我捎个信，娘也就知足了！”

阿秀闭着眼，任由泪水淌着，撒娇儿道：“万岁爷要是恢复了我的封地，我可要把您接去，就这么整日搂着我！”

韩刘氏笑道：“别折杀了我的阳寿，哪能有那么大的福分？再说，你女婿也不能让我老婆子将你霸占着呀！”

“我女婿！”阿秀抬起了头，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含着笑意，故意指着陈潢，说道：“娘，您问问他让不让……”

韩老太太见阿秀如此大方顿时愣住了。尽管她精明能干，见多识广，可也从没见过这样的女子，一时倒不知说什么好。陈潢的脸腾的红到耳根上，手足无措地站起来，慌乱地说道：“这……这断断使不得。”他马上又纠正道：“我不是说不行，我是说……我已有家室！”

“那有什么，”阿秀坐直了身子，正容说道，“你把她接来就是了……”说到这里，她停住了，下头的话竟没说出口。

陈潢定了一下心，侃侃说道：“格格厚爱之情，人非草木，陈潢岂有不知之理？我原不知您的身份，如今既知，怎敢作非礼之事？……家妻温良恭俭，十分贤惠。我的事业是治河，终年在外，浪迹天涯，飘忽不定，我已对不起她了，岂忍再误格格的青春年华？更要紧的是格格还要报家仇复祖业，而我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阿秀听了，眼泪无声地流出来，擦了擦眼泪，又坚决地说道：“我不管这些，从今往后，我、我就是你的人。哪怕等到满头白发，哪怕你走遍天涯海角，我都要等着你……”

两个人正说得不可开交，门外忽然传来了高士奇的朗朗笑声：

“天一兄好艳福！明月之鉴、夜光之珠晦其色，偏天一兄独具慧眼，识灵秀于风尘之中，真真是令人羡慕……”说着，已是进了堂屋，上下仔细打量着阿秀，惊叹道：“真个光艳照人！我这儿给你办了四色礼物，聊致贺意。”

阿秀根本不理睬高士奇，缓缓起身道：“陈先生，自我说了身世，你就待我不同，你的心思我知道。我反正无家可归，也不想就嫁，我说过的话从没改过口，你瞧着办吧！”说罢掀起门帘一甩自进里屋暗泣去了。

陈潢脸上青红不定，半晌才道：“韩妈妈，阿秀暂且安置在您这儿，她不知中原人习俗，慢慢就会明白的。我明日就要动身去河南考察水情——大约桃花汛也该下来了，我这就告辞了。”

韩刘氏木雕泥塑般坐着，陈潢一脸尴尬，这情形倒把高士奇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诧异

地问道：“你们这唱的是哪一出呀？”

康熙皇帝到开封来视察河工，明珠和索额图都没有随驾。康熙呢，也不愿意惊动地方官，所以一路微服私行，一切乘舆銮驾全都免了。到了开封，就住进了学府衙门，开封府的司官、百姓，谁也不知道，当今皇帝就近在咫尺。只有康亲王杰书和熊赐履在他身边，军务上的事，由杰书随时请旨；政务呢，则由熊赐履参赞谋划。不过，康熙可以稳坐开封府，侍卫头目穆子煦可不敢怠慢。皇上微服私行，万一出点差错，谁担待得起啊，所以，穆子煦只好以私人身份，照会了开封巡抚方皓之，看着他发出调兵的令牌，把郑州、新郑、密县、洛阳的驻防兵都移防省城，这才稍微放了点心。他回到开封府衙，已过正午，御前一等侍卫武丹和两个三等侍卫素伦、德楞泰正在后堂二门站班。穆子煦也不理会，问德楞泰道：“兄弟，主子没睡中午觉吗？”德楞泰是去年秋天被选进宫的。去年秋天新建木兰围场，东蒙古各王公会武游猎，因德楞泰空手扼死一只公熊，被誉为蒙古第一勇士，当了侍卫。他年纪不大，二十四五岁，墩墩实实的，一脸憨相，见领班侍卫问话，忙道：“主子没睡，正在里边和杰书亲王、熊赐履大人说话呢，还有一位大人从陕西来，我认不得，正在天井候旨呢。”穆子煦点头进来，果见后堂门口站着个一品大官，蜜蜡朝珠、双眼花翎，不是别人，正是率兵远征西域平定王辅臣叛乱的大将军图海。赶紧走过去，拱手施礼笑道：“是图海大将军呀！圣上就在里头，不便给您请安，告罪了！”

图海上前回礼，“告哪门子罪呀？如今你是侍卫里头的大红人，一放出去，就是一位大将军！”图海停了一会又道：“哎，兄弟不瞒您说，我倒真是面圣请罪的，万岁爷若发火了，你可得多关照着点。”“军门说哪里话来，你和周培公一起，前不久立了大功，有何罪可请？军门别开玩笑——”

“谁在外头，穆子煦吗？进来！”此刻康熙坐在开封府二堂正中，斜对面条凳上并排坐着杰书和熊赐履，“穆子煦，你在院子里和谁说话？”穆子煦听到康熙问话，忙道：“是陕西抚远大将军图海，说是请罪来的。”康熙哼了一声，说道：“叫他进来！”却又转脸对熊赐履道：“赈济蒙古难民的事就这样办吧，从山西先调些粮去。葛尔丹这人不可小看，一边占了喀尔喀，一边修表称臣，实在奸诈过人，朕等台湾的事完了再和他算账——如今且说博学鸿儒科。看索额图的折子安排得也不错。近二百人应试，连小几带矮座儿一人一席，也要占好大一片地方，体仁阁是太挤了些。越发开一个旷古未有的先例吧，一体在太和殿应试。”

太和殿是朝廷举办极盛大典的地方，除了新皇登极，元旦受百官朝贺。接见外藩之外，从不启用。熊赐履是海内文坛领袖，见康熙如此隆重对待文事，心里不由一阵激动，瞥一眼刚进来的图海，欠身说道：“万岁如此重视修文，实天下苍生之福！不过，太和殿康熙九年地震之后尚未修复。因国家用兵，工部又不肯拨银，一时恐怕难办。”“得多少银子？”

“这个……”熊赐履因没想过修太和殿的事，倒被问住了，顿时脸一红，杰书见他尴尬，忙插话道：“工部没估过，熊赐履不好妄言。不过康熙十二年，奴才曾问过当时尚书米思翰，约需三十万银子。”

康熙听了略一沉吟，对熊赐履道：“三十万就三十万吧。发廷寄给明珠、索额图，叫工部出十万，剩余二十万由在京诸王乐捐报效。”说罢，将目光扫向图海，问道：“图海，你来见朕有什么事啊？”

七 开封府康熙论功过 朱仙镇陈潢说河情

七 开封府康熙论功过 朱仙镇陈潢说河情

陕西抚远大将军图海来到开封，求见康熙皇上，不料，却看到皇上的冷眼。康熙自顾处理别的事情，过了好久，才严厉地问图海：“你求见朕，有何要事啊？”

图海眼巴巴地听了半晌，康熙连正眼也不瞧自己，心里正自发毛，猛听见问，叩地有声答道：“奴才……向主子请罪来了。”

“哼，你居然‘有罪’？余国柱参你十大罪。三不可恕的折子，朕已批交部议，想来你是拜读过了的。你既然知罪，就该闭门思过，是不是还有些不服，到朕跟前撞木钟？”

图海忙伏身下去，头也不抬地说道：“是！奴才罪该万死。但奴才当日率兵出征的情形主子是知道的。万岁圣明，六条军令中确实没有‘抢掠民财者斩’。奴才是有意放纵军士抢掠，以补饷银不足。求万岁天心明察，当时只有五万军饷，平叛数年，户部不曾拨过一两银子……”

“这些事朕知道。”康熙一口截住了，“朕想知道王辅臣是怎么死的！”

这是图海最忌讳的一件事。想当初，图海和王辅臣十分要好。那年他带着王辅臣进宫见驾，康熙皇帝对王辅臣好言抚慰，又是赠枪，又是赐袍，恩宠倍加，好不荣耀。可没想到，吴三桂一起事，王辅臣就杀官叛变，反出了平凉。后来虽然兵败投降，可是康熙皇上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就发了一道密旨，要图海把王辅臣诓到北京，凌迟处死。这事儿图海心里清楚，王辅臣可不知道，还欢天喜地地打点行装准备进京领赏呢。图海看他可怜，秘密地给他透了个消息。

王辅臣不忍让图海受到牵累，醉酒之后，命部将用湿棉纸一张张糊在脸上，窒息而亡。听康熙这样追问，图海情知无法再瞒，咽了一口唾沫说道：“主子问到这事，奴才实无言可对……”

杰书在旁说道：“你何必躲闪，大丈夫做事要敢于承当嘛！”

熊赐履也道：“主子问话，你怎么能说‘无言可对’？真是天下奇闻！”

图海看了他们俩一眼，颤声说道：“二位大人教训的极是。当时奴才奉旨为抚远大将军，诏书中原有‘便宜行事’之旨。周培公只身入危城，劝王辅臣归降，曾说愿与臣以身家性命保王辅臣无罪。后来接圣上密旨。当时，臣不杀王辅臣无以维护国家纲纪，即是不忠；送王辅臣入京受凌迟之苦，不但对王辅臣言而无信，且陷周培公于丧仁失义——两难之间，臣取其中，令王辅臣自尽谢罪……”

康熙听完站起来，靴声囊囊踱了几步：“好啊，这样一来，你倒是忠信仁义俱全了，可是你为什么不替朕想想？当初朕是怎样待他的？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可他呢？他杀了朕的经略大臣。朕下诏命他将功补过，既往不咎，但他依然反了，作践三省土地，蹂躏数百万生灵，结果轻轻一自尽，竟然万事俱休！想当年，他若不反，吴三桂早两年就殄灭了，国库何至于如此空虚！何至于修一个大和殿也捉襟见肘？”康熙似悲似嗔地说着，眼泪突然夺眶而出。王辅臣受任出京，康熙赠枪加宠，温语抚慰的往事，熊赐履。杰书和侍卫们都是亲见亲睹，想起往事也都惨然动容，却听康熙又道：“朕严旨令他进京，也实在是想再见他一面，好好想想当初怎么会错看了这个人。朕一直奇怪，一个人受恩如此深重，怎么会这么快就忘恩负义……”

杰书见康熙感伤，忙劝道：“万岁乃天下共主，有包容宇宙之量。王辅臣畏罪自尽，也算遭了天诛。奴才以为此事就……免于追究了吧。”

“传旨，余国柱着晋升副都御史之职。”康熙拭了泪坐了，又对图海道：“你是有功之臣，带三万人半月荡平了察哈尔，又歼平凉叛军十余万，为朝廷立了大功。但功过须得分明——晋升你为一等伯赏功，革掉你的双眼花翎罚过！”

晋升一等伯是极重的赏赐，拔去花翎却是极为失体面的惩罚，康熙却同时加于一人身上。杰书等人还不觉怎的，熊赐履却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细想却没有更好的处置办法，正寻思间，图海已深深叩下头去，说道：“奴才叩谢天恩！”

“起来吧。”康熙已恢复了平静，呷了一口茶，笑谓熊赐履：“银子的事，你下来和图海也商议一下，从他军饷里挪出些来。他有的是钱，不要怕穷了他！朕心里雪亮，连你杰书在内打起

仗来，兵和匪是难分的。”

康熙在开封住了六日，每日都要到黄河岸上去踏看水情，十几处决口堤岸大抵都已看过。第七日便专程来看最大的决口地铁牛镇。

铁牛镇坐落省城开封东北二十余里外，历来是个屡修屡决常遭水灾的地方。不知何年何代，人们集钱临河铸了一头重逾万斤的铁牛来镇水，因而此地名叫“铁牛镇”。不过，这头铁牛并没能镇住水患。康熙十六年秋，大堤又决口子，堤外数千顷良田已成了荒凉的大沙滩。

日值辰时，昏黄的太阳懒洋洋地悬在中天，偶尔还能见到被埋在沙丘里的房顶。

康熙骑着马，嘴唇紧紧绷着，眯缝着眼遥望远处长滔滔的黄河，对熊赐履说：“熊东园，你是读遍廿一史的了，晓得这条河决过多少次改道多少次吗？”

熊赐履忙稍稍纵马跟上了康熙，欠身说道：“恕臣没有留心，但也无法计算。大抵十数年、三五十年总要改道一次，决口则几乎年年都有——这是天赐我中华的祸福之源啊！”

“对，应该把黄河叫功过之河。功大得无法赏赐，过大得不能惩罚。”康熙言下不胜感慨，“朕在位期间，即使别的事都平庸无奇，治好这条河，也是功在千秋啊！”

康熙的语气很重，熊赐履和杰书都知道治河事艰役重，历朝都视为极头疼的大事，便不敢轻易接口。康熙勒缰缓缓走着，又叹息道：“如今看来，最难得的不是将相之才。文治有你们几个在朕身边，管好吏治民政，百姓不生事就好；打仗嘛，懂陆战的有图海、周培公，赵良栋，蔡毓荣，懂水战的有施琅、姚启圣。可懂治河的呢？朕即位以来已换了四任河督，可是没有一个成事的！唉……”

熊赐履苦笑道：“圣心如此仁慈，上苍必定保佑，请主子不必过于焦虑。昨日邸报说，靳辅已经上路，且让他试试看吧。”

杰书拍手叹道：“人才还怕没有？但会治河的人未必会作八股文。从童生秀才慢慢考到举人，从州县官再一步步升迁，待朝廷晓得他会治水，一千个里也不定能找一个哩。”

康熙听了，一笑说道：“好！说得好，所以朕并不专重科举，留着纳捐这条路，也算另开才路。明儿再下一道谕旨，着各省大员密访人才。也不限于治河，凡懂得天文、地理、算术、历法、音律、书画、诗词、机械的，凡有一技之长的，都要荐给有司养起来，做学问，做得好也可以出来做官。靳辅这人，不只是明珠荐过，李光地。陈梦雷二人也曾荐过，也许真能办事。回京见了之后再说吧。”

提到李光地和陈梦雷，众人谁也没敢言声。这二人都是康熙九年的进士，又是同乡好友，如今却翻了脸。当年，陈梦雷奉了皇上的密旨，打进平南王耿精忠处做内线，约定了，把情报送给在家居丧的李光地。可是，自从耿精忠竖旗谋反，李光地的所有奏折，从没提这陈梦雷一个字。是陈梦雷甘心从贼呢，还是李光地从中捣鬼昧了陈梦雷的功劳呢？这事儿，就他俩人知道，旁人谁也说不清。后来，耿精忠终于消灭了，陈梦雷也作为“从贼要犯”，被押解进京，关进了刑部大牢。刑部也过了堂，问陈梦雷为什么要谋反，陈梦雷回答得很干脆：说是奉了皇上的密旨。刑部堂官一听傻脸了，总不能传皇上来对质吧，案子没法儿往下问，一直拖在那儿。陈梦雷在狱中气愤不过，写了《告城隍书》和《与李光地绝交书》传了出来。一时风行天下，轰动朝野。俩人这场钦命官司愈越发打得不可开交。连康熙也是似信似疑不知如何决断才好。今天，康熙提到他俩，不觉心中又是一阵烦恼，便跃马登上一座沙丘，远远地眺望着黄河出神。

忽然，远处传来一声高喊：“你们是做什么的，还不快到那边镇上去！”

众人回头一看，远处岸边有个人，一边将手臂平伸出去，似在测试风力、风向，又似目测对岸的大堤，一边冲着康熙喊道：“喂，说你们哪！你们这十几个阔公子不想活了？要看景致，到城里铁塔上去！”

康熙身后的御前侍卫武丹见此人如此无礼，双腿将马肚一夹跃上前去，用马鞭指着那人大声吼起来了：“你是什么人，管得着爷们？”

武丹是咱们非常熟悉的犟驴子，以前和魏东亭一起作侍卫，后来改名叫武丹。他原是关东马贼出身，生性最为粗野，一开口便伤人。穆子煦慌忙上前制止。他打量了一眼这个测试风力的汉子，笑问道：“大哥，既然这里不能呆，那你为什么在这里呢？”

“我是河伯陈天一！”陈潢冷冷说道：“这位出口伤人的有种，就让他留在这里，你们快走！桃花汛一个时辰就到，这里顷刻间就是一片汪洋！”

康熙听见这话，反而下了马，过来问道：“你的命不是命，既然你不怕，那我也舍命陪君子！”

熊赐履顿时急了，不管这人是疯是傻，桃花汛在这季节肯定是有的。他后悔今日粗心没有考虑到这些，忙上前一把扯住康熙，说道：“龙爷，没什么好瞧的，咱们还是到镇上打尖儿去——这位兄弟，多谢提醒了！”康熙一边跟着走，一边大声道：“既然这么危险，你也快走吧！”

陈潢头也不回十分自信地说：“我要测水量水位，此刻千金难买。淹死我的水，下一辈子才能来！”说着，便快步向上游走去。

康熙君臣十余骑一阵急驰狂奔回到铁牛镇，在路边一家饭店大棚底下坐了。康熙要了一盘黄河鲤鱼，一桌小菜，一边吃，一边心神不定地翘首望着河边，夹了几次菜，都从筷子上滑了下去。这里距黄河有七八里远。众人见镇上的人来来往往，熙熙攘攘，一切都很平静，也就放了心。穆子煦见康熙心神不定，则笑道：“这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全有——也不知那人是个疯子，还是个傻子，主子别理会他！”康熙听了略一点头，坐了默默吃酒。熊赐履和杰书一边坐一个，不敢动筷子，只捡菱角、鲜藕小心地品着相陪。

过了好大一阵，陈潢也从河滩上走过来，向店主买了两个烧饼，一盘牛肉干，毫不客气地坐在康熙对面，手撕口咬大吃大嚼。康熙悄悄取表看了，已近一个时辰，挪揄地笑道：“我说河伯老兄，你怎么放了一个哑炮呢？方才不是你说一个时辰大水即到吗？”

陈潢没有立即答话，瞧瞧太阳影子，又向上游望望，将一大片牛肉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再好的表也没日头准——等会儿再看！”杰书和熊赐履见他还在吹牛，不禁失声而笑。武丹怪笑着对穆子煦道：“你我兄弟也算见过点世面的了，可从未见过这么一个吹死牛不倒架的活宝呢？”

话没落音儿，他们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因为沉雷一样的河涛滚动的声音已经隐隐传来，大地都被撼得簌簌发抖。宁静的铁牛镇顿时哗然大乱，地保满头大汗，一边跑一边大声喊：“潮神爷来了！居民人等，都到东岗上回避了——”一时间，人叫声、狗吠声、老太太念佛声。孩子的哭叫声，收拾锅碗瓢盆的叮当声……搅得像开锅稀粥似的。一群群人连成片、滚成团争先恐后地向东涌去。

店老板脸色煞白，慌慌张张跑过来：“爷们，发哪门子呆呀！”见康熙站在棚下不动，旁边几个人也都僵立着，急急地说道：“今年不比往年，河堤全垮了！快，快走！”

“这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陈潢晒然一笑，只起身望望，反而又坐了下来，笑道：“这儿是铁牛镇，有神牛镇水，何惧之有？你们走吧，这么好一桌酒菜，只便宜了我陈某。明日我就要回邯郸，正好为我北上饯行！”

康熙已知陈潢的能耐，一把扯住陈潢道：“快走吧，别吃了，明日我为你摆酒，在这里大险了！”

陈潢看了看康熙，摇头道：“多承厚爱，我还要留在这里看潮。放心吧，桃花汛来不了铁牛镇！”

“为什么？你是神仙吗？”

陈潢一怔，随即大笑道：“哪里有什么神仙！我告诉你，此时黄河水中有六成泥沙。铁牛镇一带河宽五百丈，平均有七尺深，加上洪水，不过上涨两丈。河岸距铁牛镇一千一百丈，这沙滩便是天然屏障。水上了沙滩，水流的速度必然缓冲，泥沙必然会愈积愈高，说不定淤起一条长堤

来。如果这样的话，这可节省皇上几十万银子呢……”他说得滔滔不绝，把个康熙听得愣了神。

陈潢一边指手划脚，一边夹起牛肉往嘴里送，还要长篇大论地说，武丹却猛然走过来说：“还不闲住你的狗嘴！你八成是个疯子，活腻了！就在这等着喂王八吧！”熊赐履大喝一声：“德楞泰、素伦，架起主子快走！”

德楞泰和素伦“扎”的答应一声，不由分说将康熙扶到马上。武丹照马屁股狠命就是一鞭，那马狂嘶一声扬尘而去。武丹阴沉着脸上了马，鞭杆指着陈潢的鼻子恶狠狠说道：“你这家伙，要是活着出来，可别撞到老子手上！”说罢，打马扬鞭而去。偌大的铁牛镇立时空落落的，只有一个陈潢在棚下稳坐。此时河涛的呼啸声已如千军万马般铺天盖地而来……

但黄河水毕竟未进铁牛镇，头汛过后，果然奇迹般涌出了一道一丈多高的天然沙堤。第二日凌晨，康熙派穆子煦飞马到镇上来看，逃水的人们尚未回镇，只康熙那一桌丰富的酒菜被陈潢吃得杯盘狼藉，人却无影无踪了。

八 抛妻子光地丧伦常 偕幕僚靳辅得英才

八 抛妻子光地丧伦常 偕幕僚靳辅得英才

安徽巡抚靳辅因有几个极精干的幕僚，办事向来迅速。奉了圣旨后，两个月间，便将手中积案清理了。又命两个师爷先至清江查看黄。淮。运三河交叉处，准备提奏将河督总署由济宁迁往清江。一切预备停当，便叫了他最得力的幕宾封志仁过来下棋。其实，他哪来的闲心，他正为自己即将上任治河总督发愁呢！

要说起来，靳辅自幼酷爱水利。康熙十年他受任安徽巡抚，恰逢黄河改道，贯境而过。他初试治水之道，居然颇见成效。但是如果接任治河总督，靳辅心里却很有点忐忑不安。黄河从三门峡向东，水势平缓，到徽宁一带由于地形更加平坦，泥沙沉积，河床愈淤愈高，远远望去，像一条天不管地不收的土龙，因而名叫“悬河”。因为治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古代，科学不发达，想治好黄河谈何容易，所以历来地方官员谁都不愿当这个倒霉的治河总督。如今圣旨虽未下，明珠来信已透出了出任河督的信儿，这么一来，靳辅虽说由正二品晋升为从一品，官职升了，反倒显得有些神魂不定。

对面坐的封志仁见他走神儿，晓得他有心事，两手“咔咔”的敲着吃下的棋子儿不言语，翻着眼不时地看看靳辅。他知道靳辅脾性，就是不问，这位东翁迟早也会自己说出来。

果然过了一会儿，靳辅舒展了一下眉头，自言自语地说道：“现在的事还成个什么体统？这外官愈来愈难做啊——手长些要钱，老百姓骂你是民贼；不要钱，打发不了上司，朝里就有人诬告你是国贼……反正进退都是个贼名儿！唉……”

封志仁点了点头，走了一着“高吊马”，问道：“我的东翁，这次进京，带多少钱？”

靳辅没明白他的意思，看了他一眼，“唔？”

“我是说，带少了不济于事的。”

“带了一万五。”靳辅微笑道：“这回我也要做贪官了。河工银子下来，这笔账要开销出去。河督不比巡抚，这个坑我填不起。”封志仁狡黠地眨了一下眼，“一万五！”靳辅看了他一眼，诧异地问道：“怎么，不够用吗？”

封志仁搓搓手，若无其事一笑，说道：“够使不够使，哪里说得清！中丞只要有人缘儿说说，一个子不用要。封疆大吏是什么行情，我真的不晓得。我的同乡刘瞎子捐了个同知，捐银子

三万两，投的是明珠的门路，门包一千七。堂官五千，实到明相手里八千，才放了个实缺知府。江西刘汝本，用一千五百两金子打了个佛爷送索中堂做寿礼，票拟下来即授淮西盐道。还有我的一个表亲徐球王，月头里进京求官，听说带了五万……这和做生意竟是一个理儿，买者情愿，卖者甘心，一分价钱一分货，言无二价，童叟无欺！”

封志仁口若悬河地说着，靳辅脸上已经变色，身子一仰，梗着脖子道：“要是这样儿，我一个子也没有！我做到这么大官，不能那么下作。这一万五也不过买个平安，要是还不行，只好随他便！”

正说到此，门上长随走进来禀道：“中丞，外头有个年轻妇女，带着两个孩子，想求见中丞——说他们是李光地大人的家眷——”说罢，嘴唇嚅动了一下，欲言又止。靳辅听了一愣：李光地和我平素只有见面情分儿，如今他是国家要臣，怎么会将妻儿托付给自己，又怎么会连封信也没有，母子三人就找上门来了呢？他一边寻思一边说：“你站着愣什么，快请进来！”长随躬身答应一声：“是……不过他们三个人……奴才瞧着实在不像宫亲。那衣裳破得像叫花子似的，鞋子开了花儿了……”

“嗯？是吗？”靳辅有点不知所措地瞧瞧封志仁。封志仁看了长随一眼，“你没有告诉她，说靳大人没带家眷，不便接待，而且即日就要离任进京？”长随忙道：“回封爷话，奴才说了。她说正是听说中丞进京，请中丞念同朝为官情分，带她母子同行，投奔李大人，她身上是一文盘缠没有了……”靳辅略一踌躇，叹了口气说道：“既如此，请进来见见再说吧。”

功夫不大，长随带着一个衣饰褴褛的年轻妇女走进来。靳辅把她打量了一番，她不过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细挑身材，瓜子儿脸上细细两道八字眉，虽是脸色憔悴，但两只眼睛忽闪忽闪地显得很有精神。她一手拉着一个孩子，不等靳辅说话，先蹲了两个万福，便跪了下去，轻声说道：“贱妾李秀芝叩见靳老爷……”

靳辅用手遥遥虚扶了一下，说道：“这断不敢当，尊夫人请起，看座，光地大人乃当今天子幸臣，靳辅倚重正多，这如何使得？”

李秀芝坐了，接过下人递上来的茶，红着脸说道：“回大人的话，这是礼所当然，贱妾不是光地的正配……”说着将茶递给左手的孩子，颤声说道：“兴邦，你喝点，再给弟弟……”那孩子端过茶只喝了小半口便递给右手的孩子，道：“兴国，你喝……”兴国大概渴极了，接过来便喝了个底朝天。

封志仁留心一看，这两兄弟一样的个头，一样的装束，一样的相貌，大约七八岁的模样，看上去是一对孪生兄弟，便问道：“在下封志仁。恕无礼，不敢动问李太太何以沦落至此？”

秀芝眼圈一红，欠身说道：“我们母子三个变卖家产，从杭州到福建安溪，投亲不着，又千里跋涉到这里。听说靳大人就要进京，想请携带我们到北京见见光地……我倒还勉强能支撑得住，两个孩子实在是走不动了……”说着，泪水早已簌簌落下。

“怎么，难道安溪李家没人？”靳辅感到十分诧异。

秀芝抽咽着，已是泪湿襟袖，只矜持着没有放声，“有的……他们……他们不肯认亲……”

“什么？”靳辅和封志仁迅速交换了一下目光，李光地家乃福建名门望族，怎么会这样没道理？靳辅沉吟了一下，终于问道：“两位少公子今年几岁了，怎么会生在杭州？”

“大人，这话不问也罢。您如果疑我冒认官亲，就请治罪；如果信我就带我进京！如果不肯带，也就罢了。欠您这杯水之情，来日叫光地还你就是。”说着便要起身。

这少妇柔声温言，淡淡几句话，倒把靳辅顶得一愣，赶紧解释：“不不不，请不要误会。我们并没有疑你的意思，如果你真的冒认官亲，怎敢和我同去见光地？”封志仁早叫过人来，吩咐收拾房屋，安排茶饭，又叫人上街给夫人购置衣裳。

“这又是一桩难为人的事。”待秀芝他们出去，靳辅长吁了一口气，对封志仁笑道：“福建李家既不认她，李光地认不认，还在两可之间。这里边怕有不便明说的的事儿呢！”

封志仁用扇子敲着手背，沉吟道：“这件事在下早就洞若观火了。这位李秀芝既然不是李光地的原配夫人，一定是个青楼女子。李光地在居丧丁忧期间，居然与她有私情，而且生下了儿子，这‘道学’先生的假面就不攻自破了。只可怜这位李夫人还要护着他不肯明说，唉！”

靳辅一呆，暮然间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说道：“其实居丧不谨之罪还在其次，抛弃骨肉，为父不慈，更属丑闻。如果张扬出去，一旦皇上知道了，定要拿他革职问罪。可是李光地如今炙手可热，等着进上书房，岂肯认这母子三人，担这两大罪名？”

封志仁突然一笑，说道：“东翁太多虑了，我倒以为这是奇货可居。你若在北京替李大人悄悄掩饰过去，这个人情怕要比一万银子还值钱。东翁，李光地可是索额图中堂最得意的高足啊！”

靳辅点了点头，“嗯，老封，你的话有道理。既然如此，咱们就把他们带上。”

隔了一日，靳辅便带了封志仁和秀芝母子三人起程了。因黄河淤沙早断了漕运水路，坐船眼见是不成的，便沿黄河北岸逆行向西，顺便沿途查看河情。过了开封向北折，进入直隶境内。靳辅等不进邯郸城，径直来到黄梁梦镇北的驿站落脚。

用罢晚饭，天已黑定了，靳辅穿一件绛红袍，也不套褂子，与封志仁一同来到天井。遥见黄梁梦一带灯火辉煌，映得半边天通红光亮，便问：“志仁，你赶考多次从此路过，前头明晃晃的，是什么去处？”

封志仁未及答话，驿站看门的门更在旁笑道：“抚台大人，您要明儿就走，小的劝爷去瞧瞧。那份热闹天下少有！明儿四月四，黄梁梦赛神，光戏台子就搭起六座。”

靳辅笑着点点头，对封志仁道：“陪我走走，权作消食罢！”

二人边聊边走，不大一会儿光景就到了黄梁梦，果然热闹非凡。庙里庙外上千支火烛，几百缸海灯燃着鸡蛋粗的灯捻，照得四周通明。一队队高跷有扮八仙的，有扮观音、孙悟空、猪八戒的，也有演唱西厢、牡丹亭之类故事的。六台大戏，东西两厢各三台，对着唱，锣鼓点子打得急雨敲棚一般。爆仗、起火炮乒乓乱响，根本听不清台上唱的是什么。戏台子下人群涌来推去。什么卖瓜子的，卖麻糖、酥油茶的，卖酒食小吃的，一摊摊，一簇簇，应有尽有。摆卦卜爻。测字算命的先生亮着嗓门，可着劲儿高声喊叫……封志仁不无感慨地说道：“中丞，看来孔夫子是不能和太上老君、如来佛比呀！曲阜祭孔我也见过，哪里有这样的排场，这样的热闹！”

“仗没打完，太平盛境已经显露出来了。”靳辅的心情畅快了些，“只要不打仗，复兴快得很！志仁，你瞧见没有？这里还有洋货店，那么大的自鸣钟都摆上柜台了——魏东亭真是有办法的人！”

“那是，”封志仁笑道，“我亲眼见过，从海关运出去的是绸缎、茶叶、瓷器，返回的船上堆的那银子，海啦！”

说着，二人便蜚进后庙，在神道碑廊中就着烛光沿壁细看前人题词。有颂扬神道的，也有祈福求子的，还有抒发志向。牢骚的。靳辅看着看着，说道：“哦，这个陈潢的诗倒有趣，字也颇有风致——陈潢，这个名字好熟，再也想不起是何许人了！”

封志仁摇着扇子沉吟半晌，说道：“东翁，陈潢就是陈天一嘛！钱塘陈守中的弟弟。因八字缺水，从小家中不禁他玩水弄潮，竟成了材！中丞想必忘了，你读过他的《扬水编》，不是击节称赏来着？”

靳辅叹道：“哦，原来是他！只恨不得一见。”

话没落间，身后忽然有人说道：“不才在此，二位先生有何见教？”

靳辅和封志仁吃了一惊，回头看时，只见灯光烛影之中，一个黑瘦的汉子，面带笑容立在那里，虽然其貌不扬，两只眼睛却是炯炯有神。靳辅连忙笑着说：“好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足下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先生。实不相瞒，在下就是靳辅，如今奉旨进京，将受命治河总督之职。久闻陈先生治河有术，渴望一见，今日邂逅相识，三生有幸，敢请移步，同至

驿站一叙如何？”

陈潢从开封回到黄梁梦已经三天了，可是他却不敢到丛冢韩家去。他知道，阿秀就住在韩家。这位公主那种不顾一切的痴情，他真有点无法对付，可是不去又不行。为什么呢，上次告辞得匆忙，把自己的一本《河防述要》的文稿忘在韩家了。那上面凝聚着他考查河情十几年的心血呀！正在犹豫之时，无意中遇到靳辅，靳辅将要升任河督的消息，陈潢早听说了。此时又见靳辅如此谦恭，更觉得高兴，哪有不愿之理呢。便高高兴兴地和靳辅、封志仁一道回到了驿站。

清茶一杯，素点一盘摆在桌上，靳辅和陈潢坐在桌子两旁，靳辅开口便问：“陈先生，当今天子圣明，把治河看成第一要务，久闻先生学贯古今，不知何以教我？”

陈潢很激动地看着靳辅说：“中丞大人，听说您要把河督府从济宁迁至清江，愚以为，就凭这一点，您就比历任河督的见识要高得多。自康熙元年以来，黄河几乎年年决口，历来的河督只知用大禹治水的老办法，结果，河床年年淤沙，越集越多，竟然闹到乘高四溃，不复归河的局面，肆虐于淮河、运河之间，堵塞潜运。历任河督空有治河之心却无治河之术，只知清沙排淤，每年耗费千万人力，百万黄金，可是，汛期一到，立刻化为乌有。足见他们学术不精，虑事不周，不能洞察黄河水患之病根。”

听此高论，靳辅和封志仁不停地点头，陈潢所说，确实令人耳目一新，靳辅身为朝廷大员，谋事更远一些，“嗯，陈先生之意，确有道理，不过，河督们也有他的难处。历来，朝野上下，对治河都是急功近利，慢慢治理，很难符合圣意。因为京师粮食供应，全靠槽运，运河不通不行啊！”

“哎，这有何难，边治黄，边治漕嘛！若照以往的老办法，一味开宽河道，这黄河的泥沙，清了又淤，淤了再清，一万年也清不完！”

“啊！那，依先生之见，应当如何呢？”

陈潢把手一摆：“四个字，束堤冲沙！”

束堤冲沙！靳辅目光霍的一亮，站起身来，背手搓着辫梢，踱了两步，突然回身道：“请讲，讲得好！”

“筑堤束水，以水冲沙。”陈潢仰身说道：“这不是我的自创，前明潘季驯已有论著，河堤加固加高，河道窄了，水势一定增强，流速加快，不但新沙不至沉落，旧沙也能卷带入海。河床必然越来越深，河道也一定愈来愈低，就不会有决堤之患……放着这样高明的治河术不用，去学四千年前的大禹王，那还不是缘木求鱼？”

封志仁听得怦然心动，倾身说道：“天一兄，你这番高论，真有醍醐灌顶之效。但靳大人这个差使，里头的繁难却也是一言难尽啊……”

靳辅拍着脑门，不无感伤地自言自语道：“何尝不是啊……眼下河患深重，黄水倒灌，黄淮合流东下，淮阳已成了一片汪洋……”说着颓然坐下，不再言语。

封志仁苦笑道：“两河河务实在难办。河督换了一任又一任，无论清官、贪官都在这里翻船，闻者心惊，见者胆寒呀！”

陈潢听了微微一笑，坐回椅上翘起腿来喝了一口茶，按着杯子说道：“本来邂逅相逢，闲谈而已。陈某一介微末，信口开河，纸上谈兵。靳中丞权作什么也没听见罢。夜深了，陈潢告辞！”

九 恃才高开罪老权相 赏名花喜交新翰林

九 恃才高开罪老权相 赏名花喜交新翰林

在黄梁梦镇上驿馆里，靳辅、封志仁二人正和陈潢促膝交谈。不料，一言不合，陈潢起身就要离去。靳辅忙伸手把他拉住了道：

“天一兄，请留步，听我一言。今晚，你我初次见面，却情投意合，相见恨晚，自当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所以我才把治河的难处说了出来，请不要误会。靳辅虽然不才，自信还不是碌碌无为、贪生怕死之辈。既然皇上下了决心，要根治河患，委我以治河重任，我耽心的是万一治水失误，害国害民，也辜负了皇上的重托啊！”

“也恐误了中丞功名前程，身家性命吧？”陈潢一笑，改容说道：“河务艰难，任重事繁，积重难返，前几任河督都身败名裂，中丞岂有不惧之理？但中丞在安徽治河情形，陈潢是知道的，如能实心办事，天下事无不可为——我今晚同您敞怀交谈，就为的是万岁有眼力，选中了您！——盘根错节能显利器，河道长久失治，必有人奋起承担。能担此巨任的非公莫属，成就千秋大业在此一举，又何必瞻前顾后，畏惧彷徨？”

靳辅眼中泪光闪烁，两步抢过来，扳住陈潢的肩头问道：

“陈先生，这真是知心之言！我读过你的书，读其书想见其人，如今人也见到……果然学识渊博，豪爽豁达。靳某决心治河，不知你可肯助我一臂之力？”

陈潢心中一阵发热，颤声说道：“潢乃草莽寒士，有志立功，无由进身。士为知己者死，既然靳大人这样看得起我，陈在愿报终生随大人辗转大河之滨#“好，拿酒来。”

当下，三个身份不同，志同道合的人小酌细论，你一言我一语详议面见康熙应奏的条陈。不知不觉已是更下四漏。陈潢方欲回下处安歇，驿馆门吏进来，将一个包裹捧上，笑道：“陈爷，方才从家韩家派人送了这个来，说是您的东西……”

“他人呢？”陈潢一惊，问道。

“丢下东西就去了，”门吏笑道：“他说请陈爷打开包裹一瞧就明白了。”

陈潢疑惑地打开了包裹，里面正是自己的书稿《河防述要》，下边一张薛涛诗笺折着，展开看时，却没有字，只有一络青丝乌发用红线扎着，还有一技绢纱制的毋忘我花。这一夜，陈潢思前想后心乱如麻，阿秀的影子老在眼前晃动，他，失眠了！

自康熙十六年夏秋，公车会试的孝廉们水舟陆车络绎不绝，荟萃京华。各式轿马、车船充塞街衢，京里京外寺院馆堂，酒楼茶肆都成了文人寄宿会友之地。最显赫的还是要算各地奏荐应试的博学科硕儒。这些人从水路来，乘的是封疆大吏的楼船坐舰；从陆路来，是八人官轿，轮班抬轿的轿夫都骑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打道而行——前头一概插了“奉旨应试”、“肃静回避”的杏黄虎头牌——进京时也不住店，分居于达官贵人家。博学鸿儒科与当年常科同时举办，轰动了北京城。这博学科唐开元十九年开办过一次，宋高宗南渡之后又开了一次，距此已是五百余年。原名都叫“博学鸿词科”，康熙改了一个字，将“鸿词”改为“鸿儒”。来应试的无论中与不中，便都有了“鸿儒”的身份，这样的身份是十分荣耀的。

参加普通北闱考试的举人，与这些鸿儒比起来，就寒碜得多了。

高士奇进京带了五百两银子。他脾气大，手面阔，很快地就花了个精光。一进京他就拜门子，却不谙这里头的规矩，过一道门槛要一笔钱，处处都是“孔方兄”当家，花了四百两银子才结识了明珠和索额图两府里的二管家。如今点数盘算，还剩下二两六钱现银，欠店上的十六两房饭钱尚无着落。高士奇心中虽然有气，却不知愁，照样儿摆阔，叫店家“只管记账”。这店主原是行院乌龟出身，见多识广老于世故，见高士奇虽每日打茶围，叫戏子闹得沸反盈天，手头却慢慢吝啬了，知道情形不妙，口头上虚以应承，脸色中便透出不恭敬来。高士奇心里暗恨，却也无可奈何。

前天索额图的管家来通知高士奇，说三月十五日中堂大人邀集名士会文，叫他也去凑凑热

闹，只要讨了中堂欢喜，不须会试就可荐为鸿儒。高士奇眼巴巴地盼到这日，换下了蓝贡缎袍子，着一身青布截衫，步行来到玉皇庙街的索府。管家早在门首站着，见他这身打扮，跌脚埋怨道：“哎呀，老高，你这叫花子打扮怎么见中堂呢？——你得稍等片刻，李光地大人和靳辅大人正在书房和老爷说话儿……”话未说完，后堂便传出“送客”的呼叫声，高士奇只好退到一边。

一时，李光地和靳辅一前一后摇着步子出来，都是脸色铁青。出了大门，两个人同时站住，李光地一揖说道：“靳公请——”便将手一让。

“光地兄，”靳辅冷冰冰说道：“如夫人和孩子的事儿，还望三思，若惊动天子就不妥了。”说罢便哈腰上轿。李光地悻悻说了句：“随你。”也便登轿扬长而去。高士奇和门上众人看了都莫名其妙。高士奇见他们去了，这才转脸对管家笑道：

“不要瞧我衣裳寒素，此乃书生本色。富贵贫贱听天由命，老蔡你只管放心。”说着便随老蔡进来，却见索额图从后厅踱出来。

“你就是高士奇？”索额图因调解李秀芝的事，靳辅和李光地翻了脸，心里正不自在，见老蔡带了人进来，才想起这档干事，便站住了脚步，上下打量着高士奇问道。

高士奇见他如此慢客，心中一阵不快，他跟着索额图进了大厅，又见里面的宾客、幕僚们一个个神情据傲，不觉来了气。他拿出了狂傲书生放荡不羁的脾气，忽而插科打诨，忽而嘻笑怒骂，豪饮狂歌，四顾无人。转眼间把座上宾客戏弄了一遍。尤其是索额图以师礼相敬的汪铭道挨骂最多。

索额图终于忍无可忍，沉下脸道：“高先生，请你自重。来人，撵他出去，他醉了！”

高士奇听见索额图下了逐客令，也趁势装得醉醺醺地踉跄而出。经冷风一吹，方后悔今日此举大不相宜。索额图是当今权相，即便不指望他提携，也犯不上逞能惹他扫兴。他满腹懊悔地回到宣武门客店，已是未末时分。店掌柜见他满脸酒气进来，笑嘻嘻迎上来道：“高爷，您回来了？哪里寻不到您！咱们店今儿盘店，所有客官都赏了房钱……”

这真是人倒霉喝口凉水也塞牙，高士奇冷笑一声道：“嗨！敢情你是怕我跑了，我还以为你惦记着爷呢？来，到我房里，清账#店主人被他噎得一愣，忙跟在后头一叠连声赔笑道：“您想哪儿去了！高爷是正人君子，就一年不清账小的也信得过！只是这北京城您也知道，用爷们的话说叫米珠薪桂……实在没法子啦……”高士奇大踏步进了自己房间，向床上一倒，瞪着眼道：“爷这会子头昏，又不等着上吊跳河，急什么？你瞧那方砚……那盆花……那包衣裳……不都是钱？你要等得不耐烦，呃！就拿去……”

他满口胡诌，不伦不类，说是会账，却只管拿话消遣老板，倒把老板气了个干瞪眼，正寻思如何对付这个光棍举人，高士奇却腾的跳起身来，拾起桌上一张帖子，眼睛一亮问道：“是查先生的，什么时辰来过？”

店主见他忽醉忽醒，莫名其妙地回道：“哦，您说那位穷举人？中午时来的，等不着您就走了，说是后晌还要来拜——”

高士奇哼了一声，将帖子向桌上一甩道：“穷举人？真是狗眼不识荆山玉——那是上一科探花查慎行，如今是翰林院祭酒！把查家三等奴才的家当分你一半，你一辈子也受用不尽！”

店主人一来根本不信，二来也实在受气不过，干笑道：“小的也不想那个虚富贵，守多大碗儿吃多少饭，只要客人正经付账，日子也将就过得去！”

二人正拌嘴，却听院里有人喊：“澹人兄回来了吗？”高士奇抬头一看，“哎哟”一声，走出门来拱手相迎，笑道：“说曹操，曹操到！查兄久违了——三年不见，你竟出落得如此风流飘逸了——快请进！今儿索相请我，我还以为是那二百两银子的功效，不想是老兄先为高某说了——可恨这奴才，竟说你是个穷酸举人！”

店主人看时，查慎行与上午来时打扮迥然不同，穿一件白狐风毛镶边儿的天青缎坎肩，套着玄色府绸长袍，腰间酱色带子上系一块汉玉，打着米黄色缨络，寒暄着一步一摇地跟进来，那店

主早傻了眼。

查慎行呵呵笑着，挥着檀香扇道：“看来一味装寒素也是不成——见着索中堂了，还得意吗？”

“见着了！”高士奇笑着让座儿，一边又对店主道：“你愣什么？还不叫人给查先生沏茶！”店主如蒙大赦，一叠连声答应着去了。早有一个伙计恭恭敬敬捧了茶来。

高士奇因见房中没了外人。方叹道：“去是去了，只没得彩头，愧对吾兄引荐。”便将在索府会文的情形一长一短说了。

查慎行摇着扇子静静听了，笑道：“索相也是小家子气，值得这样盛气凌人？这么着——明相方才还问我有没有文人要推荐——晚上我到他府里再拜会一趟。”

高士奇与查慎行昔年同游江浙，虽然要好，总因一贫一富，高士奇不愿仰求，不料进京一贵一贱，查慎行如此推诚相助。高士奇心中感激，却不肯说出“谢”字，因笑道：“明珠看来倒是求贤若渴——听说他和索额图不睦——你倒两面都能兜得转！”

查慎行道：“他们都不是什么求贤爱才。皇上如今天天查考他们，逼着他们做学问，他们这只是不得已罢了——我嘛，有时他们向我求问一些考据，去应付皇上，也说不上真有什么面子。”

高士奇心中一动，天子如此重才，盛世将到了。正要说话，却见老板进来，小心翼翼地打千儿道：“高爷，你前儿定的花，花店着人送来了。”

话刚说完，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端着一盆两色水仙进来，葱绿的叶子衬着水红雪白二色花朵儿，水灵灵颤巍巍十分好看，映着这姑娘修眉凤目、浅红马甲、月白裙裾，恰似画上剪下来的麻姑送寿图。高士奇不禁呆了，在大栅栏廊下花市上，他天天见这姑娘卖花，竟未留心她是绝色佳人！查慎行睨了一眼高士奇，不禁笑道：“澹人，你究竟是看人面呢，还是看花呀？”

“哦？哦！”高士奇回过神来，忙道，“放在桌子上——慎行兄，我们且赏花儿吧！”

这姑娘闪着眼一笑，将花儿放了，双手扶膝福了两福。查慎行调侃道：“若论这花，还是你捧着高先生赏更见颜色，可惜盆子太重——你叫什么名字？”姑娘这时才听出二人在夸她容貌，顿时飞红了脸，低声回道：“二位爷取笑了，奴家叫芳兰。”

高士奇大声夸赞：“好，好名字！”查慎行道：“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自迷。”

十 考窗课相国险出丑 迎圣驾明珠夜桃灯

十 考窗课相国险出丑 迎圣驾明珠夜桃灯

在开封巡视黄河的皇上康熙，刚刚回到北京，靳辅前脚后步也来到了京城。这使康熙十分高兴，换了别的封疆大吏，接到回京述职的旨意，几个月还见不了面呢。这个靳辅闻风而动，行动迅速，确实是个听招呼、肯办事的人，便马上召见。接谈之中，康熙又发现，靳辅在治水上还真能说出些道道来。便接连几次，让靳辅入宫，面陈治水方略。康熙不知道，靳辅说的，都是与陈潢、封志仁再三商议，反复斟酌了的条陈，还能错了吗？康熙越听越入耳，越听越高兴。因为事关重大，花钱又多，康熙还要仔细地考虑，盘算，权衡利弊，所以，没有让靳辅立刻赴任，而要他在京城里多休息几天，到各个衙门里走走看看，熟悉一下各部的人事关系，今后好办事。皇上如此看重靳辅，倒使靳辅的身价大增，各部堂官、御史、尚书、卫侍巴结还来不及呢，谁还敢敲他的竹杠啊！带来的一万五银子分文没动，就在京师左右逢源，处处顺利地走动开了。

这一天，靳辅来到了索额图的相府，把路上遇到李光地的小妾李秀芝的事报告给索额图，请索相从中说合，让李光地认亲留人。没想到，索额图把李光地叫来一说，这李光地竟然死不认账，反而倒打一耙，说靳辅不知从哪里弄了个民女，前来讹诈。气得靳辅真想把这事儿给捅到皇上面前，看你李光地如何下台！但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大合适。李光地正受到皇上的重用，眼看要进上书房，这一进就是宰相啊。自己即将受命为治河总督，得罪了一位宰相，日后麻烦多着呢。封志仁也劝他，不要把事情闹得大大。明珠不是和索额图有矛盾吗，李光地靠的是索额图，如果把这事告诉明珠，恐怕就有一场好戏了。靳辅一想也对，让明珠出面去和李光地斗，比自己亲自出面要好得多。但是，见明珠可不容易，他如今是上书房大臣，在大内陪皇上的时候，比在家的時候多，连去三次都没见着，这天，靳辅带着李秀芝母子三人又去拜访，明珠还是不在家，靳辅心想，我不跑了，干脆，在这里坐等吧。

靳辅不知道，明珠现在正在康熙皇上面前挨克呢。

这事儿咱们得从头说起。那天康熙皇上收到了荷兰国贡表称臣的奏折，还有许多贡品。看到这天下太平、万国称臣的局面，康熙十分高兴，便拿出一部分贡品，赏赐了魏东亭、杰书、明珠、索额图，还有图海、周培公、飞扬古、施琅等一帮亲信大臣武将，然后，带了两名侍卫，在宫中散步消闲。走着走着，忽然看见那边几名宫女陪着一位二品诰命夫人打扮的人走了过来。康熙心中怦然一动：嗯，看她们来的方向，是参见太皇太后老佛爷去了，可是怎么这么面熟呢？刚要命侍卫上去问话，那个女子却瘸着腿快步走了过来，向康熙行礼问安：“奴婢墨菊，给主子爷请安了。”

这墨菊是谁呀？咱们在第二卷里交代过，她原是死了的皇后赫舍里氏身边的一个侍女。那年，杨起隆谋反，宫中叛变投敌的太监也跟着闹事，危急之中，墨菊挺身而出，保护皇后，腿上被砍了一刀。后来，皇后死于难产，墨菊又瘸了腿，康熙皇帝瞧着她可怜，便赐嫁给大将军飞扬古做了妻子。如今，见她进宫来，康熙十分高兴，忙说：“快起来，你腿脚不方便，不要行大礼了。”

墨菊站起身来，笑着说：“主子，奴婢是咱们大清国的女铁李拐，托皇上和老佛爷的福，命大着呢。奴婢的丈夫飞扬古回到京城好几天了，他想着要见见主子呢。”

“哦，那好哇。墨菊，你是咱大清的有功之臣，太子不就是在你的怀抱里受封的吗？不管有事没事，你勤着来宫里走走。一来给老佛爷说说闲话解解闷，二来也好照看一下太子嘛。”

墨菊是个心直口快之人，康熙这句话一出口，她竟然泪流满面地诉起苦来：“唉，皇上，别提了，如今，咱们这宫里的规矩是越来越大了。这两年新进来的苏拉太监们，竟一个个的都长了狗眼，一点人味都没有。奴婢几次想见见小主子，都被他们给挡了回来。”

“哦？有这等事，别人不让见太子，你也不能吗？”

“唉！主子爷不知道，别说是我了，连太子跟前的彩绣，那么老实的宫女，都给撵到浆洗房干苦差了。听说，张万强为她说话，也让敬事房给驳了回去……”

听到这里，康熙的脸上变了颜色。这两年，把内务府的事交给明珠去管，不想他竟敢如此擅作主张，排斥旧人：“穆子煦，你去敬事房传朕的旨意，张万强是六宫都太监，宫中的事，还得听他的。告诉他们，把这两年撵出去的老人，一个个都给我请回来，在原处当差。墨菊有功於朕和太子，她什么时候要见太子，任何人不许阻拦。叫敬事房的人小心点，这事儿，朕是要查的！”

穆子煦“扎”了一声，飞身走了，墨菊也告辞出宫。康熙看看他们的背影，心中感到一阵沉重，这个明珠，手中一旦有了权力，就大胆妄为，干涉内宫事务，竟然到了隔绝太子与人交往的地步，实是容他不得！可是转念又一想，他既然统管内务府，对太子的事，管严点总比放任自流的好，不能只凭一句话，就去惩罚一品大臣哪。他一边往回走，一边默默地想着心事。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养心殿。

今天，是钦定考查大臣窗课的日子。熊赐履、索额图、明珠、李光地等人，早就来了，正在忐忑不安地等着皇上的考问。见康熙铁青着脸进来，他们吓得胆战心惊，连忙叩头请安，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等候问话。

康熙突然意识到此刻自己是大严肃了，便换了一副笑脸，轻松地说：“哎——你们这是怎么了？朕考查你们的窗课，无非是想督促你们不要固步自封，要勤奋读书，多学点东西，协助朕治理好国家，何至于吓成这副模样。这些天，为开博学鸿儒科和修复大和殿的事，你们都辛苦了。等办完这件大事，朕给你们放上几天假，好好休息一下。”

康熙一边说着，一边拿起龙案上的大臣们进呈的窗课本子仔细看着。熊赐履等人还不怎么紧张。明珠知道，自己学问有限，怕康熙挑出毛病，让他当面出丑，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可是，越怕越有事，康熙皇上冲他就问上了。

“我说明珠啊，你怎么老不长进呢？瞧你这文章，诗不像诗，文不像文的。就拿这首诗说吧，明明写的是冬天，梅花映雪开，倒也切题，可是大冬天的，哪来的‘青蝇绕花飞呢？真是不伦不类，胡绝八扯！亏你还是个同进士出身呢，当初不知你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考官。”

明珠连忙上前跪下：“回主子爷，奴才参加考试的时候，还是个穷光蛋，哪有银子上下打点呢？那年报名的人太少了，取不够数，才把奴才给点中了。吟诗作赋，奴才本来就不行，这几年多亏了主子教导，才学着写一点。主子圣明，看出了毛病。奴才近来在奏事的折子上下功夫多些，所以诗文进步不大，求主子宽恕。”

一句话提醒了康熙。他想起来了，明珠近来的奏事折子倒真的是文句通畅，大有进步的，他冷笑一下：“哼，你别在朕面前耍小聪明，说实话，是谁为你捉刀代笔写的？”

这一下，明珠不敢不说实话了。他的奏折，确实是请了位高明的“枪手”，谁呀，高士奇。咱们前边说了，查慎行到明珠府上为高士奇疏通，高士奇呢，也接受了进索额图府上的教训，规规矩矩地去见了明珠。明珠见此人才华出众，又是被索额图赶出来的人，便把高士奇留在府中做幕僚。一切文书、奏折，都由高士奇为他代笔，倒也心里高兴。他可没想到，高士奇还留了一手，在明珠为应付皇上考查的诗词文章上，都一概夸奖，却不肯改动一字。今天，当着众大臣的面，让明珠挨了一顿训斥。眼下，皇上一针见血问到了这件事，明珠心里是又恨又愧又不敢说假话，只得如此这般地把高士奇的来历说了一遍。康熙听完，不觉满怀高兴：

“好哇，你这个奴才，府里藏着这么一位才华出众的人物，竟然瞒着朕。好，你回去告诉高士奇，明天下午，朕要到你家里，亲自会一会他！”

这道圣旨一下，明珠可真慌了神了。皇上要御驾亲临，他不能不做些准备，迎接圣驾呀。明珠的府邸，坐落在槐树斜街，原是前明福王在京的藩府邸署。福王府远在洛阳，按明朝的规矩诸王无事不许擅入京师，所以这宅子其实一直闲置。若论它的规模，华丽轩昂，京师八个铁帽子王府谁也难比。康熙八年前，因鳌拜当政，人人怕树大招风，谁也不敢问津。康熙十年之后有几位王爷想请旨住进去，宅子里却又无端闹起鬼来。眼瞧着楼阁亭榭雕栋画梁；树木成荫，郁茂葱笼，可是无人敢要。惟明珠不怕鬼，奏明康熙后，住了进去。说也蹊跷，自他住进以后，鬼也就没有了。

明珠回到府里，见靳辅坐在厅前，正在吃茶等候，连忙上前见礼，“哎呀呀，不知靳中丞大驾光临，在下连日来进宫面圣，让你空跑了几趟，今天又让您等，实在是失礼得很哪！唉，自凤阳一别，转眼五年了，兄弟我可是时常想念你呀。”说着，瞟了一眼坐在一旁的李秀芝他们：“嗯？这位是……”

靳辅连忙接过话碴儿：“明相，您太客气了。如今，您是朝廷的红人，身担重任，岂能不忙啊。在下今日前来，是有件极其难办的事儿，要请明相指示。”便把李秀芝和李光地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明珠一边听着，一边在动心思。嗯，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李光地如今圣眷正隆，跃跃欲试

地要进上书房。他是索额图的得意门生，如果他如愿以偿，自己岂不是多了一个对手？哼，我宁肯让高士奇进去，也不能让李光地得逞，留下这母子三人，你李光地就逃不出我的手心！他心里这么想，脸上却不动声色，一直沉默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才冲着李秀芝说：“嫂夫人，您是怎么打算的呢？”

“我也不知道……”秀芝低头拭泪道。

靳辅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晋卿不肯相认，她手中又没凭据，这是很棘手的。若惊动皇上，似乎对光地太苛了些，秀芝也不忍心——如实在不行，只好暂且送到家母那里……”

明珠拿定了主意，慨然说道：“靳兄这事你不必管了，我明珠一手包办！这种事要的什么证据？现放着李秀芝还不是人证？光地手写的诗还不是物证？——你看看这两个孩子，可怜见的，活脱脱是两个小李光地！”他话没说完，李秀芝早忍不住，眼泪簌簌落下，抽泣不止。明珠也不理会，只管大声叫道：“老王头，叫管家的来！”

不大一会儿，管家已是跑着进来，请了安，毕恭毕敬地问道：

“主子有什么吩咐？”

“通州不是新买了一处宅子吗？”

“是，已经成交了。三进三院，后头还有个小花园……”

“行了。”明珠打断了他的话，指着秀芝说道：“这是李部堂的夫人，宅子就送给她了。你指派二十个丫头、三个老妈子去侍候。每月照夫人的月例拨过去四十两银子——谨密些儿，这事要让人晓得，我先揭了你这奴才的皮！”

靳辅睁大了眼睛望着满面笑容的明珠。他早就听说明珠为人洒脱大方、轻财好施，但初见之下，厚待如此，是不是过分了？李秀芝抬起泪光闪闪的眼，愕然惶顾了一下靳辅，起身敛衽说道：“明中堂，这如何使得？我是来投奔李光地的，这两个孩子是他的骨肉，他不能不管。我出身微贱，不是享福的命，可别折了我的阳寿……”

“嫂夫人不要说这个话。明珠也讨过饭，寄人篱下不是滋味。”明珠叹息一声说道：“光地不是个没良心的人，目下不能认你们母子，定必有他的难处。他眼见就要做大学士，不能在这事上栽筋斗——你呢，不要性急。我慢慢瞅机会说话。光地他年轻新进，正要面子的时候儿，逼急了反而弄出大乱子，也难趁你的心！靳兄也在这儿。我把话说明了，你们两个都放心。这样吧，这房子和侍候的人都算明珠借给你的。你也并没沾我什么光，日后我和晋卿兄结这笔账。”

这番话娓娓动听，既替李光地遮掩，又顾全了李秀芝母子，还声明自己并无他图，听得靳辅心中一阵发热，点头道：“想不到明相如此热肠！”李秀芝早率两个孩子扑倒在地，哭得泪人儿一般。

明珠心中有事，不敢叫他们多坐：“靳兄，我还有事不能虚留你了，你先回去，过两天我去看你。听说门上还收了你二百两银子，我已查办了这事——这批狗才真不是东西，吾兄还是收回去，京城用银子的地方多着呢！”说着，将一张银票递了回来。靳辅哪里肯接，“明相，你这可就见外了，赏下人们吃茶用吧。”

送走了靳辅，安置了李秀芝母子，明珠立刻把府中的家人们全都集合起来，重新布置厅堂，准备迎接皇上。好家伙，这一通大乱哪！怎么了，这厅堂的摆设不能让皇上看见。明珠从一个沿街乞讨将要冻饿死的叫花子，一步登天，当了当朝宰相，住进了这豪华的前明福王府。这几年，他手握大权，卖官鬻爵，银子像流水似的进了腰包，小人得志，还能不摆阔吗。光是这大厅里的布置、摆设，虽然赶不上皇宫内苑，可在京师的皇亲国戚、铁帽子王爷中，却是首屈一指，没人能比。要让皇上看了，那还得了。所以，客人一走，明珠就亲自指挥家人们忙活上了。又是上旧货市上买家具、书橱，又是派人到琉璃厂书市上去买古书，把个原来金碧辉煌、富贵无比的大厅，重新布置成一间排满了书架，装满了书籍的书房。那些奇珍异宝，古玩、玉器，全都锁进了后院的库房，案头上的小摆设也都撤了，换上了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一切收拾停当，已经快到

半夜了。明珠忽然想起，怎么这么半天，没见高士奇呢，忙把大儿子叫来询问。这才知道，高士奇从早上就出门访友，至今未回，明珠慌了，连忙又派人四处寻找，务必在明天中午之前，把高先生给找回来。

十一 白衣观进香求神佑 明珠府醉酒承皇恩

十一 白衣观进香求神佑 明珠府醉酒承皇恩

高士奇上哪儿去了呢？他呀，自从那天在客店里动了芳兰的心思，就一直放不下这件事，今儿个，他去找那位卖花姑娘了。来到前门花市，姑娘不在，一打听，原来是到白衣观烧香去了。高士奇急急忙忙赶到白衣观。

来到白衣观门前，远远地看见芳兰带着一个婢女也刚刚来到。这芳兰出落得越发水灵标致了。上身穿一件盘蝴蝶结扣儿绣花水红小袄，外套杏黄丝绵坎肩，下头穿的百褶裙却是葱绿。高士奇在后边不远不近地跟着，心里暗忖：“论身份，当然不及陈天一那位！说到风流小巧，却足强过一百倍！呸，什么大家闺秀，国色天香，哪比得上这小家碧玉呀？”

眼见芳兰一主一仆在阶前水盆里盥了手，高士奇几步抢过去，不等丫头泼水，慌忙就着残水也洗了手，却似忘了带手帕，扎煞着湿淋淋的手发怔。

芳兰一转眼，见是高士奇，又惊又喜，忙蹲了个万福，抿嘴笑道：“这不是高先生吗？您老吉祥！这些日子不见，您比先前气色好多了——梅香，把我的帕子拿给高先生擦手！”

这几声莺语燕呢、娇婉春啼，再加上笑靥如晕、流眄似波，几乎酥倒了高士奇。他一边打着主意，一边慢慢擦着手问道：“你怎么……也到了这里？”因读书人极少到观音庙凑香火，这句话本该是芳兰问的，高士奇抢先这么问，倒把芳兰问了个怔。眼见高士奇擦完了手，将帕儿抖抖，竟塞进自己袖子里，芳兰不禁腾的红了脸，心头突突乱跳，慢慢低下了头，半晌没言语。那梅香却嘴快，在旁代答道：“刘掌柜的把姑娘许了东门胡家，才过了聘就听说胡家少爷得了痼病，催着姑娘过门冲喜……姑娘过来是给观音菩萨还愿心的……”

高士奇听到“许了胡家”，头“嗡”的一响，后头的话已全没听见，即便是一桶冰雪水淋下，也没有这般的冷。他打了个寒噤，半晌才回过神来，勉强笑道：“……那也是应该的。你们且去求佛，我到那边随喜，一会儿出来我还有话说……”

看着她们进了庙，高士奇在石阶上坐下，抱膝仰脸想了半日，仍觉得事情棘手，妙计难出。高士奇正在苦思冥想，不得主意时，见芳兰她们已经出来。陡然想起，自己住在明珠府，这位一品当朝的权贵便是靠山，为什么不借此施展手段？想着，便凑上前去，摸出五两银子递给丫头，笑道：“我是出来给明相选花儿的，恰好遇上你们。梅香，你懂行儿，去替我买两盆文竹，好吗？”

芳兰笑道：“两盆文竹有五钱银子就足够使了。其实也不用买，明儿叫家人给您送去也罢。”

高士奇道：“可怜见儿，这丫头生的瘦弱。去吧，去吧，余下的钱都赏你——细细儿挑，要上好的！”

芳兰许了个病女婿，也是满心不如意，见高士奇这样，心里早明白七分。眼见梅香欢天喜地地去了，低头摆弄着衣带，小声儿问道：“先生……您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高士奇左右瞧瞧无人注意，开门见山就道：“只这一点空儿，不能绕弯子说话了。十冲喜九

忧愁！像你这样的姑娘，闭着眼往火坑里跳，我……实在替你难过。”

芳兰眼圈一红，脱了一眼高士奇，叹息道：“那有什么法儿——各自认命罢了……”

高士奇默谋一会，温和地说道：“事在人为！芳兰，你若有别的意中人，我高士奇可以为你设法。若没有，可就如你自己说的，这……都是命——我也没话可说了。”

芳兰羞得脸红到耳根上，小脚不停地蹭着阶石，蚊子般嚶嚶似的说了一句：“这……这叫怎么说呢……”

高士奇大为兴奋，眼光霍的一跳，问道：“这是有的了！是谁？”

芳兰狡黠地闪了一下眼，正色说道：“先头绳匠胡同方家表哥，我们自幼儿一起种花儿……”

高士奇乍听之下，犹如五雷轰顶，浑身的血都在倒涌。却听芳兰接着又道：“本来……爹妈都愿意的，不想五年前，花窑踢了，把他砸在里头，死了……”

高士奇如蒙大赦般舒了一口气，暗自笑骂：“这妮子竟如此捉弄人！”口里却问：“再没别的了？”

芳兰没有答话，只轻轻摇了摇头。

“你看，你这样对我们男子，就有点不公平了。”高士奇笑道，“幸亏我没说出口，若是我遣媒到你家，岂不吃个大大的没趣？”

芳兰抬起头来，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盯着高士奇，说道：

“那怎么会——像您这样的贵人，只会可怜我们，哪里能……我们花儿匠小户人家，俗气得紧，只会种树插花接枝儿……”说着又低了头。

有这几句话便足够了。高士奇迅速解下腰间的汉玉佩，双手递了过去。他一向玩世不恭，很少有这样诚挚的眼神，颤着声音说道：“休说什么花儿匠，高士奇还曾是叫花子来着，不如你！说到‘俗’字儿上，像你这份聪慧，若跟了高士奇，不出三年便是才女！”

芳兰看了一眼玉佩，却没伸手去接，只不好意思地扭转了脸，啐道：“你不是正经人……这算什么呢……”

眼见梅香带着两个小厮捧着花盆过来，高士奇真的急了，一把拉过芳兰温润汗湿的纤手，把玉佩放进去，小声说道：“你只管放心！胡家的事我来了结！”

送走了芳兰，高士奇心事沉重地登上一家酒楼，独自一人，吃上了闷酒，直喝得酩酊大醉。当晚，就在客店里随便要了一间房子住下，直睡到日上三竿，才慢慢悠悠地出了店门，直奔前门花市而去。在路上，却被明珠派来寻找他的家人给碰到了。

“哎呀，高爷，您可把奴才们坑苦了。这一天一夜，奴才们哪都找遍了，不想在这儿碰上了。快回府吧，明相爷正有大事要等您回去哪！”

高士奇一肚子闷气，正没地儿发呢：“怎么，是府上着了火还是遭了贼了，爷是那救火擒贼的奴才吗？”

“哎呀，我的高先生，高祖宗，您别说笑话了。您老要再不回去，明相爷的板子就要把奴才们的屁股打开了。哦，是这么回事儿，府里来了几位贵客，指名要见高爷，说是诗文会友呢？”

高士奇打着酒隔，满心不情愿地回到明珠府上，一进大厅，就见酒宴已经摆下，来的人也确实不少。他也不细看，大大咧咧地作了一个揖，“高某失敬了！”一边说，一边拉过一张椅子就坐下了。

康熙今天是微服私行，带了索额图、李光地，还有侍卫穆子煦、武丹等人，来到明珠家里。明珠一见高士奇这副架势，可有点坐不住了，惟恐他狂傲之中，出言不逊，惹恼了皇上，便急忙上前打圆场：

“高先生，您回来得正好，我来介绍一下，上座的这位是龙公子。这几位嘛，是李先生、穆

先生、武先生，啊，这位是……”说到索额图这儿，明珠突然想起，他和高士奇见过面，瞒也不好，说清了呢，更不好，一时倒没了主意。

高士奇早认出来了，这不是索额图，李中堂吗？他心中不安得一颤，倒不是害怕，而是感到奇怪。堂堂一品大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竟然坐到了那位龙公子的下首。那么，这位居中高座、雍容华贵、气宇不凡的人，又该是什么身份呢？高士奇何等聪明机敏啊，不用说，也猜到这位龙公子是谁了。

康熙不等明珠把话说完，就开口了：“高先生，我们都是慕名而来。知道你是风流倜傥、不羁世俗的才子，特借明相一席酒，要听听先生清论雅音！”

高士奇身子一仰，笑道：“龙先生，说到‘学问’二字，徒增我之汗颜。三年前游历皖鄂，曾遇到一位挂单和尚，一夜抵足论文，才知道他是做过当今天子师傅的伍次友先生。他夸我是皮里阳秋君子，偷桃谪落仙才。奖赞如此，我却屡试不中。文不得匡国济世，武不能缚鸡捉狐，圣主难知于草野，权贵视我如芥豆，实在伤了他的知人之明。如今年过而立，一事无成，诸事早已淡了——功名二字，对于我来说如浮云。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来，请！”

康熙听了一笑，也便饮了。索额图诸人忙都陪饮一杯，却对高士奇道：“高先生请！”康熙一生最敬重伍次友，听高士奇说见过他，不禁一怔，说道：“见过伍先生，你的福缘就不小！如今你在明相府，既是宰相之师，又教育二位公子，将来他们有所成就，还怕不是你的功劳吗？”

“性德和揆叙两位公子都极聪明，我很喜欢。”高士奇一边说一边转过身来对明珠说：“明相你最近的书读得不少，不过我告诉你，读朱子的书得小心，不要叫他诳了。朱熹的文章有好的，也很有些不如狗屁……”

李光地是道学先生、朱子门生，听了这话，气得涨红了脸，“敢问高先生；朱子何以不如‘狗屁’？晚生倒是闻所未闻。”

高士奇冷笑道：“马肝有毒，不食马肝谓为不知味也；朱子误人，不闻狗屁谓为不知臭也！这有何疑惑之处：朱熹身为一代大儒，当南宋亡国之时，无一善言救弱，无一善政御强，是为大节不纯；暗逼娼女，污人清白，虚称伪病，欺瞒主上，这就叫小节猥琐！我辈读书人，应崇孔孟，采圣道粹学，施之当世，利国济民，何必绕道儿学他的伪诈虚浮？”

康熙听着，不禁皱了皱眉，他觉得高士奇的话有些偏激，但他说的朱熹的事史书明载，却也无可驳斥。康熙正沉吟着，李光地冷笑道：“高先生论学直宗孔孟，佩服！佩服！可谓：金匾万千表——孔子曰、孟子曰！”

高士奇机警地接过话，笑道：“先生是出对子来难我了。好说——华袞百廿作，帝者师、王者师！”高士奇这对子大言不惭，就是说，只要有好文章，就可当皇帝的老师。

索额图见李光地刚出来就败在高士奇手下，知道做学问自己不是对手，因接着说道：“高先生才思敏捷，前日听人家说个谜语儿，竟猜不出来，你既夸口堪为帝者师、王者师，倒要请教。”

高士奇扑哧一笑道：“不才怎敢妄拟帝王之师？李先生把联句逼到这份上，我也只得如此敷衍。中堂既讲到这里，何妨大家共猜？”

“一月复一月，两月共半边，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六口共一室，两口不团圆。”索额图慢悠悠说道。

众人未及思索，高士奇已是鼓掌大笑：“妙！中庸之道乃为之用，这是个‘用’字！”

“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只宜在下！”

“一！”高士奇应口答道，端起一杯酒吃了，“子曰吾道以一贯之！”

李光地因见索额图难不倒高士奇，插进来说道：“我也有一个谜猜：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这个谜语带双关，旁敲侧击高士奇的学问不是正道，高士奇一听就知道了，反唇相讥道：“这不是字，俗得很，是庙堂两边的哼哈二将——可对吗？”

众人不禁哄堂喝彩，你一句，我一句，考校高士奇，却都被他引经据典，插科打诨地应付了下来。只见他高谈阔论，旁若无人，百般刁赖躲闪，七拐八弯，都无一漏洞。众人心中称奇，无不喷饭而笑。

康熙笑得眼泪汪汪，指着高士奇道：“好，我来问你，如来是何许人？”

众人听此话音，已知高士奇中了圣意，都敛息静观皇帝亲试，却听高士奇说道：

“这不用问，如来是个女人。”

“为什么？”

“《金刚经》上说‘趺坐而坐’。如来不是女人，为什么丈夫坐了才敢坐呢？”

康熙忍着笑又问道，“那——太上老君呢？”

“女人！《道德经》上说‘吾所大患，以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不是女人，怎么会有身子了呢？”

“照你这样说孔子也是女人了？”

“当然。子曰‘沽之哉，吾待价而贾者也’——他如不是女流，怎么会‘待嫁’？”

康熙纵声大笑，起身对明珠道：“这位高士奇真是个可人！你这奴才倒瞒得朕好紧，在府里这许久，却不荐入大内！”众人见康熙自己亮出身份，忙都起身恭肃后退。

明珠赔笑道：“奴才奉命读书，想留高先生多学习几日嘛——高先生早晚还不是圣驾跟前的人？”说着，推一把愣坐着的高士奇道：“这就是当今天子！今日特来访你——怎么，一身的潇洒风流都被吓走了？”

高士奇尽管已有预感，一经证实还是觉得太突然、太离奇了，一阵眩晕，迷迷糊糊地扑倒叩头，连口齿也不那么伶俐了，“参见万岁……奴才高士奇……今日在外醉酒，归来又失礼于主上……奴才罪大，罪不容诛！”

“哈……起来吧，这有什么‘罪不容诛’的？从明天起，你进上书房侍候草诏事宜！”

“奴才领旨，叩谢万岁！”

十二 选阁僚实为制阁僚 议休兵却要再兴兵

十二 选阁僚实为制阁僚 议休兵却要再兴兵

康熙皇帝轻装简从，微服私访，来到明珠的府邸，考问高士奇。酒席宴上，高士奇面对索额图、李光地和皇上提出来的一个个问题，时而引经据典，时而插科打诨，有的正面回答，有理有据；有的歪搅胡缠，妙趣横生。真个是从容不迫，对答如流。康熙皇上还从来没见过这等博学聪明又能言辩的人呢。一高兴，自己亮出了皇帝的身份。高士奇早就猜到了，这位居中高座，气宇轩昂的龙公子，决非寻常人物，可是话一挑明，他还是有点吃惊不已。连忙跪下磕头：“奴才高士奇叩见皇上。奴才今日在外头吃酒过量，扶醉而归，适才又口出狂言，冒犯了圣上和众位大人，奴才有罪，罪该万死！”

“哈哈……高士奇，起来吧，刚才你口若悬河，舌战群儒，大获全胜，何罪之有啊？明日起，就进上书房当差，替朕处理奏折、文书，代拟诏书，这差事，你愿意干吗？”

高士奇又惊又喜，一时之间，竟不知说什么好了。想不到自己一介落第举人，狂傲书生，一下子竟平步青云进了上书房，要替皇上处理奏折、起草诏书了。这是内阁大学士和宰相们的差事啊！皇上如此器重，还问他愿不愿意，他做梦也没敢想能有这样的机遇，哪有不愿之理呢，正要

跪下叩头谢恩，却被索额图给拦住了。

这索额图对高士奇本来就没有好印象，见他受到皇上如此赏识重用，又是妒忌，又是后悔。妒忌的是，李光地是他的得意门生，他费了多少精力动了多少心思，如今还是进不了上书房呢，高士奇胡吹一通，竟然从一个小小举人，一步登天，跑到了前边；后悔的是，前些天，高士奇投到他的门下，因口出狂言、放荡不羁，自己一怒之下，把他给轰了出去，想不到，却给了明珠一个机会，让他得了这个新人。不行，我不能让这小子太便宜了，想到这，便起身拦住了高士奇，向皇上奏道：

“高先生，且慢。啊，圣上，这高士奇确实善于诡辩，才华过人，是个能担重任的难得的人才。不过，我天朝用人，历来是走科举的正途。高士奇不经考试，直接进入机枢重地，恐怕会遭人议论。依奴才之见，不如让他参加北闹的科举考试，或者参加博学鸿儒科的考试。我们在阅卷之时，把他放在前边。皇上再颁布诏谕，委以重任，明正言顺地提拔他到上书房去，岂不更好一些。”

高士奇一听这话就明白了。心想，好你个索额图，想用考试来难我。哼，我高士奇凭学问吃饭，偏偏就是不怕考试！他正要说话，康熙却抢先开口了：

“索额图，难道除了科举之外，朕就不能破格用人吗？我问你，北闹的科举也好，博学鸿儒科的考试也好，谁来评卷，还不是你们几个吧？难道说，朕的眼力，竟然不如你们吗？再说，考试的事儿，变化莫测，事前谁也拿不准。如果高士奇在考试之时，出了笔误、差错怎么办？如果他恰巧在那天病了，又该怎么办？如今国家正在多事之秋，就该不拘一格，大胆用人才是，岂能斤斤计较小节，阻塞贤路。索额图之言，实属无理，勿庸再议。高士奇，你准备一下，明天就递牌子进宫吧！”

听康熙把话说得这么严厉，众人都吓傻了，连忙俯地叩头，哪敢再说半个不字啊。他们哪里知道康熙的用心哪！这些年，索额图和明珠两人，手握重权，左右朝政，拉帮结派，党羽林立的情景，康熙早就洞若观火了。高士奇的才华、机敏在二人之上，把他拉进上书房，既可打破索、明两党明争暗斗的局面，烦闷时，又有了说闲话解闷之人，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高士奇听到这里，不敢怠慢，连忙磕下头去：“臣高士奇谢圣上天恩！”

博学鸿儒科的考试日期已经临近了。这天，早朝一过，康熙把几位上书房大臣叫到养心殿，商议考试的事儿：“众位爱卿，朕为了开博学鸿儒科，呕心沥血。几经波折，如今就要付诸实行了，你们知道，这是弘扬中华千古文化，安排文人学士，进而平定民心的大事。尽管还有傅青主等人，死也不肯应试，但，毕竟是个别的。考试即将进行，诸事也已安排妥帖，现在，要你们几个来议一下，考完之后，怎么个取法，取上的又如何授官？”

明珠职掌吏部，这事儿，他责无旁贷，当然要先说话了：

“主子不问，奴才也正要为此事请旨呢。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的人，都是各省督抚大员们推荐的当地名人学士，前朝遗老，这次进京又是皇上在太和殿里御驾亲试，实乃千古难得一遇的盛典。可是，这取与不取，取上的给什么官儿，却又有许多难处……”

“嗯，你说下去。”

“是。依奴才看，这些人都是有名望的人，取上了，自然风光排场。可是，放他们去当个地方官吧，年纪似乎大了点；要都进上书房呢，人又太多了。取不上的，不光他们自己脸上下不来，各地的督抚大人也没光彩。所以，奴才想来想去竟想不出一个万全的办法。”

熊赐履听明珠罗哩罗嗦了半天，也没提出一个正经的办法，不免有些着急，便接口说道：“皇上，依老臣之见，可以这样办。凡来参加考试的，不管卷子答得如何，全部录取，让他们脸上光彩，也显示出我皇万岁珍惜人才之初衷。不过，却不便让他们去当地方官。因为这次是两科同时考试，各地的举人，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十年寒窗，辛酸备尝。论阅历。论学问功底，自然比不上这些鸿儒；可是论机智、论忠心，还是年轻人要更可靠些。再说，年龄悬殊这么大，

有些甚至是师徒关系，稍有安排不当，不是生出新的朋党，就是结下冤仇，与国不利。臣以为，凡参加博学鸿儒考试的，一律取中，放到翰林院去。能侍讲的干侍讲，能侍读的，去陪伴太子、阿哥们读书。剩下的，组成班底，修纂明史，他们都是前朝过来的人，这差事，正该他们来干。”

康熙眼中一亮，好，嗯，这熊赐履果然是老谋深算。有这么一百多位鸿学大儒在翰林院，就打破了原来的老师、门生的旧帮派；修明史，又是件重要差使，他们当然愿意干；老百姓也会夸这是“圣朝仁政”，真是一石数鸟，妙不可言。他兴奋地站起身来，在殿里来回走着：

“嗯，好，熊赐履说的这办法好，咱们就这么定了。修纂明史，是件大事，朕要亲自管起来，一定要修得比前朝都完整。嗯——朕思谋着，要增加个‘贰臣传’。不然的话，像洪承畴、钱谦益这些人，在前朝官高位显，后来又投降了本朝。对大清他们是功臣，可是对前朝，又是叛逆，该入哪个列传呢；立下‘贰臣传’就名正言顺了，也可以警戒后人嘛。”

熊赐履听了这活，心头猛地一震，他仔细咀嚼着“贰臣传”这三个字。古时，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是，历朝历代，乱臣贼子还是层出不穷。如今，皇上下令，要把洪承畴这样本朝的功勋卓著的大臣，也列入前朝的“贰臣”之列，功过分明，事非分明，谁还敢再当大清的“贰臣”呢？皇上举一反三，真不愧为英明之主啊！

皇上钦定了，大臣自然无话可说。康熙回到御案后边坐下，翻阅着各地来的奏报。上面的一份，是魏东亭寄来的，说江南连年丰收，物价稳定，大米已降到七钱银子一石。康熙十分高兴，提起笔来，在折子上批了一句“米价下跌，朕心甚慰”。可是又一想，觉得不大妥当，便又加上几句：“谷贱伤农，不可不予关注。可在海关与金陵藩库中支取银两，以略高于市价购买粮食。如此，则既保护了农家，又可令市价趋于平稳。切记，切记。”

再往下翻，是李光地请朝廷派兵收复台湾的折子。康熙看了一下，问李光地：“啊，李光地，你这折子上说，郑成功已经死了，这消息可靠吗？”

李光地虽然还没进上书房，可是今天也被叫进来议事，他心情十分激动。看样子，自己很可能被选出来参与机务、进上书房了。听见康熙发问，连忙上前回答：

“回皇上，消息绝对可靠。不光是郑成功死了，连他的儿子郑经也死了。眼下台湾群雄无主，已经起了内讧。故此，臣与施琅的意见相同，请主上趁此良机，下诏命令水师渡海东征，收复台湾故土。”

“嗯，朕早有此意，已令施琅秘密训练水兵，依你们看，如果东征台湾，谁来为将呢？”

明珠连忙说：“臣推荐施琅为领兵主将。”

李光地却说：“不，施琅原来是郑成功的部下，恐怕关键时不能实心办事。所以，臣以为，还是让福建总督姚启圣为将更为合适。”

康熙沉思了一下，看了看熊赐履问：“熊赐履，你怎么不说话？”

熊赐履连忙上前跪下：“圣上，臣……臣和光地、明珠的看法，并不相同，所以……所以……”

“哎——有话直说嘛，何必这样吞吞吐吐呢。”

“是，是。臣以为，台湾不过是一蛮荒不化的撮尔小郡，不足以视为大敌。眼下‘三藩’虽平，狼烟未熄，吴三桂的儿子还在云贵边境作乱，尚未平定。我百万大军，数年征战，已成疲惫之师。亿万生灵，屡遭战乱之苦，急待复苏。台湾远隔百里重洋，征战无必胜之把握，胜之不足以称雄，败则轻启边衅，遗患无穷。伏请圣上三思而后行。”

康熙听了熊赐履这活，好半天没有言声。熊赐履心中忐忑不安地跪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当年，皇上要下令撤三藩，他不赞成，皇上没采纳他的意见，断然下令撤藩。后来，三藩起兵作乱，他又主张言和，曾受到皇上的严厉批驳。如今，三藩平定，说明他熊赐履一错再错。若不是皇上念他忠心耿耿，办事小心，恐怕早就被罢官免职了。如今他又反对平定台湾的主张，万一

威震怒，他可怎么办呢？正在胡思乱想，康熙说话了：

“熊赐履的话有些道理。论国力、军力，眼下是有些困难，朕也并没说即刻发兵。朕想的是，自汉以来，台湾便是中华版图，岂能在朕的眼皮底下不归一统？你也应该懂得，一郡不治，也是宰相之过这个道理。连宋太祖赵匡胤还懂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呢，朕岂能看着台湾不归版图吗？”

熊赐履不敢再坚持了，连忙叩头：“圣上教训得极是。臣乃大清之臣，岂能坐视大清国土任人宰割。皇上既然决心已定，臣不敢再有异议，只是，眼下国库空虚，兵疲将乏，只求皇上广积粮、精备兵，慎选将，时机一到，一鼓作气，以期战而胜之。”

话说到这份上，康熙不开口，谁还敢再多说一句啊。康熙自己也觉得，刚才的话似乎说得重了一些，看看殿内诸大臣，一个个神情紧张，气氛森严，不觉扑哧一下笑了：

“嗨，不说这个了，还回到原来的话题：想起康熙初年，朕开科取士，应试的人寥寥无几，连名额都取不足。再看看今天，一个个削尖了脑袋也要钻进来。南北闹的考试，光防营私舞弊也防不住，也可说是盛况空前的。博学鸿儒科呢，一共来了一百八十二人，他们名声很大，风骨不同，个别几个，虽然押送来京，可是僵卧古寺，宁死不肯应试。看来，让这些前明遗老，尽归‘圣化’，不是简单的事儿啊。所以，这次考试，朕要御驾亲临。你们几个呢，也要小心办事。咱们君臣协力，把弓拉得硬硬的，只要参加考试的，不论优劣，一概录取，而且都给官做。最要紧的，是他们既然来了，不管愿不愿意，就一定得参加考试。你们听清了吗？”

众大臣一齐跪下叩头回答：“臣等谨遵圣命！”

十三 治黄淮建树不世业 系情索求结百代缘

十三 治黄淮建树不世业 系情索求结百代缘

举世瞩目的博学鸿儒科终于开考了。这天是康熙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天色刚亮，前来应试的鸿儒们便齐集太和门，黑鸦鸦跪了一地。老总管太监张万强，端立太和殿门口，静等康熙驾临。

忽然一阵景阳钟鸣，静鞭三声，天街上传来细细鼓乐之声。不一会儿，便见康熙乘三十六人抬着的銮舆从保和殿后边迤迤而来，直至太和殿门前，方才下来。张万强一声高呼：“万岁爷驾到！”立时肃穆寂静。

康熙下了乘舆，却不急于进殿，在晨阳中舒展了一下身子，深深吸了两口略带寒意的空气，漫步踱着，先看了看巍峨壮观的太和殿。经过几个月的修饰，这里已是焕然一新，灵龟、香鼎、仙鹤、瑞兽腹中早燃上了百合香，雾霭缭绕；品级山旁八对象、骆驼依次肃立，背上的宝瓶灿然生光。这一切真给人一种“紫气蒸腾”的感觉。康熙见槛柱上有新书的对联，便踱过去，默默地读着。康熙知道这是高士奇的手笔，文辞气势无可挑剔，笔势庄重矫健有神，不禁点头一笑。

康熙一动不动，用目光扫视着广阔的大殿，选进的鸿儒们也都伏地静听圣谕。这道诏谕，从征召他们之日，已听过了几遍，但今日当着这位二十八岁的青年帝王庄严开读，更有一种崇高的神圣感，诏书读完，众人齐声叩答：

“谢万岁隆恩！”

康熙声音很洪亮，他开口了：“众卿！国家扫平三藩逆乱，武事渐弥，文运兴起。望尔等倡明圣道，各展所学，不负朕亲试的谆谆之意。”康熙说完，便有鸿胪寺正卿佛伦闪出班外，用金盘捧着一张摊开了的黄绢，躬身上前。康熙提起朱笔在绢上一挥而就，写下了一赋一诗两道题

目。佛伦退下来将绢又捧给明珠，着熊赐履、索额图、明珠率鸿儒们至体仁阁拟卷，已时缴上，午时在体仁阁赐宴。

这是殿试，自古以来，文人学士，都不曾有过的特殊待遇。人们立时一阵兴奋，互相交换着热烈的目光，带着难以形容的激动心情循礼退下。康熙方下了龙座，招手叫过穆子煦来问道：“昨日传旨叫靳辅递牌子进来，不知道来了没有？”

穆子煦忙笑道：“方才奴才侍候主子来太和殿，瞧见靳辅跪在乾清宫外候旨呢！”

“叫上来，朕在中和殿见他！”说罢，一径自殿后门出来，踱至中和殿前，便见靳辅远远急步而来，因点头笑道：“免礼，进来说话——那边体仁阁正考校鸿儒，我们君臣说说治河的事。”

“是！”靳辅几乎一路小跑上来，说话还微微带喘，“只是主上日理万机，诸务丛集，也当节劳才是……”说着便跟进殿来，侍立在康熙身旁。

康熙开口便问：“你预备几时启程赴任？”

“回皇上话，”靳辅躬身说道：“奴才的折子已递上去，不知可经御览？面聆圣训之后，奴才即刻南下赴任。”

康熙点了点头，接过内侍奉上的一杯蜜水，转手便递给了有点慌乱的靳辅：“赐你喝了吧——这些日子在京，听到外头有些什么话没有？”

靳辅有些摸不着头脑，捧着杯子小心地问道：“不知圣意指的是些什么？”

康熙淡淡说道：“李光地和陈梦雷的事，下头都说些什么？”

靳辅不料康熙竟问起这个，沉吟着答道：“下头臣工原都预料皇上将兴大狱，有的应试孝廉便有些不安。陈梦雷是福建学者，素受南方士人仰望，虽有罪而证据似乎不足。主上处置之后，众人无不仰服，称皇上仁心高厚，实天下读书人之福！”

康熙盯着靳辅，笑着道：“你不用奉迎，说风凉话的怕也有！这事朕心里有数，清水池塘不养鱼，有些事只能糊涂办理。朕从不随意糟踏人才，就是这个话——你不要觉得与你无关，朕这话是对你说的。告你的折子早递上来了，你晓得吗？你这个人哪，怎么就敢从国库中提银子进京来打点权贵？”见靳辅鼻子上渗出汗珠儿，急着要申辩，康熙一笑摆手道：“他们的折子朕已留中不发，你也不必往心里去，挪借库银总比追加火耗银子敲剥百姓好。你往后管河工，银子像淌海水似的，朕不能不提个醒儿，叫你小心一点，若信不过你，也就不讲这些了。说正题吧，你折子里有些水利条陈，朕有些看不明白，且说说你的打算，朕来替你筹划。”

听着康熙这些话，靳辅鼻子一酸几乎落下泪来，忙偷拭了。心想此时也只能大略奏陈一下，便从袖中抽出一张图来，那是陈潢入京后连明彻夜赶制出来的。康熙见了伸手要过，便摊在案上，让靳辅一一指划给他细看。

因离康熙太近，靳辅心情有些紧张，舒了一口气才道：“主上，臣之治河大体分两步走，总而言之是以治河为本，治潜为标……第一步先将黄河现有决口全部堵上，由东向西渐进，使黄河河道归复。大修工程共是五项，这几项工程完毕，黄河入海之路便畅通无阻，然后着力将旧决口依次填堵，不至重新泛滥。最后再深挑运河，以保漕运无恙……”

说至这儿，靳辅抬头看了康熙一眼，见康熙毫无厌倦，双目炯炯盯着河图，忙又接着说道：“第二步，在河南考城仪封一带，沿黄河开挖一条中河，避开黄河中流一百八十里风滔之险。漕运船只在黄河中航行便仅有二十里了，即便黄河再度泛滥，运河也会畅通无阻。”

康熙边听边点头，不住地“嗯”着，一直没有插断。直到靳辅说完，他才抚着脑门向后一仰，闭目沉思良久，方道：“听起来似乎可行。不过朕不精水利，又没亲自踏勘，眼下难置可否。你刚才说第一步工程完成，漕运即不受黄河之害，朕甚慰甚喜。不知需多少时日？”

“回万岁，需要十年！”

“啊！不行，十年不行，七年如何？”

“ 嗯，臣勉力为之吧。 ”

“ 好，钱呢？ ”

“ 每年四百万两。 ”

康熙不禁抽了一口冷气，说道：“朕不说你也清楚。国家每年的收入是两千五百万。现在还在用兵，若不是魏东亭海关上每年接济一千五百万，早已捉襟见肘了——一年四百万是拿不出来的。”

靳辅当然晓得这些情形。他也细算过，这个四百万两，多少打了点富余——因户部从来没有按数目拨给过治河银子，不能不要得高些。想了想，靳辅笑道：“用兵不会很久了，吴三桂的儿子率数千疲卒退守孤城，不日就能拿下。圣上不妨多拿一点银子治河，这是天下万世之利……”

康熙隔着窗扇儿，望着前头矗立入云的太和殿，慢吞吞道：“你说错了！用兵之事正方兴未艾。朕说七年治好漕运，就是急于进兵台湾，运战舰水兵南下。葛尔丹在西北，罗刹国在东北扰乱，也要用兵。粮食要靠漕船北运，山东一带土寇刘铁成残部啸聚山林，也要征剿。朕看还有二十年仗要打！”

近来朝廷颁布谕旨，下令都是僵武修文，要致太平盛世，靳辅哪里想得到康熙有这么多的干戈计划？他愕然看了康熙一眼，忙笑道：“圣躬远虑，非臣所能知晓。然而河工消耗大而见效迟，功劳小而毁谤快。主上明鉴，银子少了是很难办的。”

康熙狡黠地一笑，“朕已替你大概筹算过了。如今每年先拨二百五十万，这已经很难为户部了。‘三藩’军事完全平定，再增至三百至三百五十万，大抵就够用了。只你方才说的开中河，约需多少，到时候如数拨给……哈哈，像你这样的老实人，也会来和朕打马虎眼儿！”

靳辅听了这话，觉得轻松了不少。二百五十万虽少了点，也能办不少事。他无声一笑，还要再奏时，却见索额图进来，躬身笑道：“已时已到，请主子赐宴。”说着，盯了靳辅一眼，看得靳辅心中一寒。

康熙笑着起身对靳辅道：“就这样吧！你奏得很好，不必递牌子进来了，就赴任去吧。朕也没有多的话说，回去之后，每隔半月递一份折子，将河工情形细细儿奏来，要留心人才，多往你幕中收几个，将来也可保奏……朕在开封亲见过一个，竟失之交臂，可惜了……”说完自起身去了。

体仁阁中的鸿儒们早已坐齐整了，从南到北两排席面，共是五十张高桌，每张桌前坐四五个人。由光禄寺设宴，十二色菜肴都用钧瓷盘高高攒起，中间四个大海碗垒着苹果、袖子、荔枝和葡萄干等时果，由礼部派的科道司官陪坐侍酒。这样的排场确是千古未见，所以酒未开搏，这帮遗老们已是红光满面，晕乎乎的有点醉意了。此时，人们对这场考试能否取中已不太在乎了，有了赐宴之荣，这比什么都体面、光鲜。即便不做官，死后墓志铭也有润章之词。

“ 皇上有旨，不必拘礼安席，即时开宴！ ”

一声传呼，众人“刷”的一齐起身，拱手仰谢天恩，方才坐下诚惶诚恐地夹菜进食。有些人还偷偷捡着能带的，往衣襟里、搭包头塞，好带出去与亲友分享。等到最后一道饭——馒头、卷子、红绫饼、粉汤、白米饭上来时，康熙带着皇太子胤（ㄋ 乃）和大阿哥胤（ㄋ 是）进来。他一脚踏进门，便吩咐大家只管进食，不要拘礼，自己随便挨桌儿探视问候。众人哪里还能再吃？一个个慌乱得心头通通直跳。

至左边第四桌，康熙瞧见了宣城派词坛座主施愚山，便绕过来笑道：“久违了，施老先生！上回见你是在丰宜园旧亭子上，当时有汪琬、宋玉叔，吴三桂的大儿子吴应熊，还有谁来着——”康熙轻轻拍了拍前额，“对，对了，王士禛。如今他已是刑部尚书了。”

施愚山万不料康熙会单独和自己说话，手忙脚乱地立起身来，红着脸道：“主上那次还是微服。一晃就是六年，瞧着万岁似乎清减了些，不过气色好多了！”

“ 哈，朕年轻嘛，到底比你强！你是个穷官儿，分守清江道，撤差时把朋友送的官船都卖

了，是吗？记得你当日说起过山东的蒲松龄，很有才气，现在他怎么样？”

康熙如此好记性，施愚山心下暗暗佩服，忙又笑道：“他倒常来信的，昨日还接到他一篇文章。此人时运不济，至今尚未中举。”

“哦，诗？”康熙不禁笑道：“带着吗？”

施愚山怔了一下，忙从靴子里抽出一封信，双手捧过去。康熙接过笑道：“你随身带着，必是好的了，朕带下去看吧。”说着便招呼胤(ㄋ乃)。胤(ㄋ是)在旁，忙用手指道：“阿玛，太子在那边。”

康熙看时，几乎笑出来。靠北最角落的一个桌上，皇太子单膝半跪在椅上，用小手撕着胙肉，淋淋漓漓一个劲往一个人碗里放。原来，康熙进来，二百余人全都停了筷了，惟独这人正襟危坐，坦然进食，引起了皇太子的好奇。康熙回头看了索额图一眼，明珠忙凑近说道：“这个人叫汤斌。”康熙忙快步过来，喝止了太子：“不要恶作剧，难道谳达没教过你？”

汤斌离席侍立，含笑说道：“此乃储君爱我。君有赐，臣不敢辞。”

康熙上下打量着汤斌，说道：“朕久闻你的大名了。在江南做官，火烧境内五通庙的不就是你吗？是因为狱中跑了犯人罢官的吧？”

“是！”汤斌答道：“臣奉职无状，逃犯并非因收管不严，乃臣故纵出狱。”

“此话怎讲？”

“回主上，其人并无大罪，乃是因为欠租，为田主所讼。他家中上有七旬盲父，下有六龄幼童，拘一人而亡三人，天理难容。臣本着皇上以慈孝治天下，以仁政致王道的训诲，斗胆放肆了！”

康熙听了不禁默然，国法与情理不合，这类案子岂止一件？但汤斌甘冒丢官之罪挺身仗义，这说难能可贵了。想着，心中不由一动，假如把太子交这样的人辅导，还怕教不出仁孝之君？熊赐履虽好，只是太忙，难得分身啊！思索良久，康熙爽朗地一笑，说道：“若论这事，你也太孟浪了些。如果轻判为枷号三日，搪塞上司，岂不两全了？听说你罢官时，城中罢市三日，敛金送归。朕都是晓得的，你好自为之吧！”说罢，便带了皇太子和大阿哥，对众儒士微笑点头致意，徐步出了体仁阁。

刚出门，便瞧见高士奇从昭德门那边懒懒散散地过来，康熙站住了，笑问道：“你这奴才，钻到哪儿去了，今儿这么大的事，竟不在朕跟前侍候！”

高士奇因见皇太子也在康熙身边，忙向康熙叩了头，又向太子和阿哥打千儿请了安，笑嘻嘻说道：“主子爷怎么忘了，原说过今儿给奴才一日假来着！一大早起，老何桂柱就将奴才请去。他女人不在了，求奴才点神主儿，写一篇祭文。奴才应付了一下，惦记着主子这边，哪里有心！就忙着赶回来了……”康熙因见他手里拿着一根打得满是结的丝绦，伸手要过来，看了看问道：“这是什么？”

“唉……”高士奇叹道：“这是他女人顾阿琐临终交给他的，说是有人能解得开，她的魂灵儿就能升天。老何没办法，说奴才兴许成，奴才寻思一路，这结打得实在瓷实，正没法子呢！”

康熙一路走，一路仔细看那些结，一串儿共是七个，像是蘸了水，打过又浸了油，一概都是鸡心形，红得像一串血珠儿似的。试着解时，半点也不中用，便丢还了高士奇。笑道：“这个阿琐也忒古怪，临死出个难题给男人——”

康熙说着，不知怎的陡然想起已故皇后赫舍里氏，回头看了看她的遗孤胤初，一蹦一跳地跟在身后，真个“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想着，鼻子一酸，几乎落下泪来。

十四 大臣府新贵结朋党 鸿儒科遗老怀旧朝

十四 大臣府新贵结朋党 鸿儒科遗老怀旧朝

博学鸿儒科殿试完毕，索额图当夜回府，已是起更时分。门上老蔡提着一盏西瓜灯，正等着他回来，见大轿落下，忙迎过来赔笑道：“老爷这么晚才回来，听说今儿御试完了，从前晌起各部的司官们就来了一大群，等着听信儿，天黑时方才散了。这不，李大学士前脚儿走，老爷后脚儿就回来了……”索额图一边往府里走，打了个哈欠，说道：“走了倒好，谁耐烦他们没日没夜地来纠缠！刚考完，有什么信息儿？说是打听消息儿，还不是来拍马屁！”老蔡提着灯引导着曲曲折折往里走着，一边回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不过西头花园的花厅里还有一位呢！您要是乏了，奴才这就去告诉他一声儿，叫他明个儿再来。”

“谁？”

“是个远客，江南总督葛礼大人的堂弟佟宝。汪先生和陈家二兄弟都在那儿陪着说话呢。”

索额图听了没再言语，折转身子便向西花园里走，因见老蔡紧紧跟着，便道：“蔡代，你不用进来侍候，叫厨下办一桌酒席送进来，花样不要多，只要清淡些就成。”说罢急急去了，蔡代也自去办酒席。

花厅里烟宠雾罩，四个人四条水烟袋，在昏暗的烛光下十分起劲地呼噜噜响着，索额图一进门便被呛得咳了一声，众人见他进来，忙都立起了身。索额图站在灯下，拧着眉头摆了摆手，吩咐：“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儿。佟宝，你几时进京的？”

佟宝看去年纪在三十岁上下，矮个儿，精瘦的脸上全是麻子，只一对眼睛乌溜溜圆，嵌在眉下，却极少眨动，显得十分精明。他没有穿官服，只一件巴图鲁背心套在袍子外，袖口上雪白的里子向外翻着。听索额图问话，佟宝利索地打个千儿说道：“下官给三爷请安！下官是前日来的，已经见过大爷、二爷了。二位爷叫下官今晚等着三爷下朝。家兄葛礼任上有些事，须得禀明三爷知道——信里是不好写的。”

索额图一屁股坐了，端起凉茶喝了一口，说道：“南京的事先不说它，北京的事还缠不清呢！告诉你们，我保举的李光地进上书房的事儿，只怕是难——本来好端端的一件事，让明珠这活宝插进一脚，半路里杀出个高士奇——早知如此，当初还不如堂堂正正地荐汪先生去应博学鸿儒科，好歹朝里还能再多一个人！”

汪铭道目光幽幽地闪烁着，说道：“是我不愿出山嘛。中堂在朝里并不缺人，怕的是圣眷不隆，就难办了。皇上若不听明珠他们蛊惑，不另立太子，中堂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索额图笑道：“换太子那还不至于吧。日前吏部拟我袭一等公位，皇上已经照允。你们等着瞧，我还是要比明珠强点儿。”说话间酒菜已经上来，索额图命小厮们回避了，便请四人入座边吃边谈。

佟宝夹菜吃着，笑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堂这话倒叫我想起来康熙八年的事，鳌拜中堂当日也是头一天晋封一等公，第二天便让魏东亭在毓庆宫拿了……”听了这话，索额图心里一个寒战，脸色变得苍白。

陈锡嘉也接着说道：“万岁爷英明天断，深不可测。就算高士奇是自个儿爬到主子跟前的，万岁为什么又不肯重用李光地？连着从轻发落陈梦雷的事，越想这篇文章的意思越深啊！”

佟宝离开南京之前，在总督府和葛礼密议过，听葛礼话中口风，似乎索额图托他办着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连抓到手的朱三太子，索额图竟密谕“引而不发，利而用之”。他这次来京名为述职，其实是一定要掏出索额图的实底儿，不然将来东窗事发，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此刻听见索额图身边的人这样直言不讳地说这些近乎大逆不道的话，心中已经有数，但也知道自己兄弟一生富贵，已经系在索额图的安危上。他心里打着主意，凑近索额图问道：“去年的今日

看望博学鸿儒们，皇上带了太子吗？”

索额图似乎有点心神不宁：“带了的。还有贝子胤(不是)。”汪铭道问道：“三爷岚祉也是贝子爵位，皇上为什么不一同带去？”索额图目光霍的一眺，说道：“他才三岁嘛，兴许岁数太小，兴许有病，兴许……”他突然颤了一下，没再说话，呆呆地望着摇曳的烛光出神。汪铭道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没娘的孩子没人疼，有了后娘就有后爹，古往今来因爱移夺嫡的事有多少？前明武宗爷是个独子，后宫权妃尚且不肯放过；马皇后不在，登了极的建文皇帝照样儿站不住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皇太子跟前没有个靠得住的师傅，内无良相保扶，外无良将护持，终归是不得了的！”

“良相……良将？”索额图咀嚼着汪铭道的话，脸色变得又青又白：所谓“良相”就是自己，但经这几个人一说，康熙究竟对自己有几分信任，越发吃不准了。熊赐履对太子没二心，但是更忠于康熙，万一皇上变心，难保也不跟着翻脸。他寻思着外边的“良将”，狼(目覃)在喀左带兵，但这人从不淌浑水，冒险的事指望不上；赵良栋病死；蔡毓荣因偷娶吴三桂的孙女，正锁拿进京；图海虽在陕西当着抚远大将军，却因年老中风致表请休；可惜了广东总督吴六一，一上任便被尚之信投毒害死，此人若在，调进直隶当总督，那是千妥万当……想了半晌，索额图突然一拍椅背，失声笑道：“我怎么忘了周培公！若不是他在皇后榻前吟诗送终，太子还不一定是谁呢！汪老先生，今晚咱们不再说这件事了吧。烦你明日写一封信给培公先生，说我已奏明皇上，再拨十营汉军绿营兵归他统辖。多余的话点到为止，他是识穷天下的精明人，一看信就明白了。”

佟宝一击掌，笑道：“妙！此人既是皇上心腹，又是太子保荐人，文韬武略无人能及，且在外头带兵，确是缓急可用之人，亏三爷想得出来——只听说他去奉天后因水土不服，有了病，不知是真是假？”索额图晒道：“他哪里是水土不服？叫明珠活生生拆散了他和顾阿璘一段好姻缘，打发他关外去受冻，心里气闷倒是真的。”

这段往事却无人晓得，四个人不由交换了一下眼神。汪铭道沉吟道：“方才晋卿来府，我和他在书房里谈了许久。此人虽外表清高一点，其实内里十分热中。明珠保了陈梦雷，他心里很不自在，我看中堂还是设法让他入阁。嗯……至于中堂大人，老朽还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啥？”

“请假离职，暂退局外！”

一语既出，众人无不愕然。只索额图转着眼珠，不动声色地思索着。陈锡嘉身子一倾说道：“老师这话学生不明白——我只恨中堂现在差事太少，身上差使愈多，权愈重，攻击的人便愈少，怎么可以自行退出上书房？”

佟宝目光咄咄逼人，抚掌叹道：“汪先生不愧智谋之士，好！权重主疑！中堂一退，就可在皇上面前明了心迹，还可堵住那些说中堂揽权自重人的嘴。明珠立时便成了火炉上的人，侧目而视的众矢之的——石三鸟，妙极！”索额图起身踱了几步，倏然回身道：“是一石五鸟！我能腾出功夫来好好侍候太子，也能仔细瞧瞧谁真的对我好！——哼！我就且让他明珠一马，由着他在主子跟前折腾！”

本来显得沉闷的空气立时活跃起来，众人方有心绪去留意那桌并不丰盛的菜撰。五个人吃着酒，叫了家里戏班子演奏助兴，直到三更半方歌歇酒住。回房安歇时，佟宝直送索额图到三门口，小声问道：“三爷，家兄信里说的事怎么办？”

索额图站在春寒料峭的风中一时没言语，半晌才微叹一声道：“朱三太子这个假玩意儿杀了没意思，留着吧，又怕玩火焚身。你回去告诉葛礼叫他小心一点，不要直接见面来往，听着我的吩咐！”说着，见蔡代掌着灯带着几个小厮迎出来，索额图突然换了话题，“老佛爷下月圣诞，前些日子叫你打听明相送什么礼，你可问出来了？好歹咱们是正经国戚，别落了人后才

是。”

蔡代赔笑道：“回爷的话，已经问出来了。明相送的一金一玉两把如意，一副大理石寿比南山图——奴才寻思着老佛爷最是虔信我佛，江宁盐道献的那尊浑金观音有七百多两重，尽自抵得过了。只不过如今又多了个高相，不晓得他送什么东西……”

“罢了。”索额图说道：“高士奇那头不必耽心，他才进上书房，官品不过郎中，再能捞钱，一时半刻就比得上我们了？”说罢便回房安歇。

休息一日，第三天是会阅博学鸿儒科试卷的日子，索额图起了个大早，至西华门落轿递牌子进大内。因见李光地从里边出来，索额图便站了问道：“这么早就进来了？急急忙忙地到哪去呢？”李光地熟不拘礼，只拱手一揖，说道：“昨晚主上命我起草一份给施琅的诏谕，因不懂军事，在文华殿查阅史籍，直忙到天透亮儿才算交差。皇上因还要留下看看，命我回去歇息，下午再来面圣听谕。”索额图听了一怔，说道：“这会儿皇上已经临朝了？大臣们都来了没有？”

“中堂不必去乾清门，”李光地笑道：“皇上今儿在养心殿阅卷。昨个儿中堂没来，主子和高士奇、熊相一起去看了畅春园，说要从魏东亭海关上拨几百万重修起来，给老佛爷做颐养之地呢！”索额图听了心中不禁懊悔，不该贪一日悠闲，口中却道：“我这些时太累，主子特许我休假一日呢——你去了没有？”“去了的。还有查慎行他们一干翰林，陪着主子作诗解闷儿。”二人说着，见高士奇带着两个小厮抬着一件东西过来，索额图便笑道：“我还以为只我一个人来迟了呢！你这带的什么东西，还用黄绫子盖着？”

高士奇笑道：“献给老佛爷的寿礼——中堂甬看，不过是花儿草儿的。我是个穷酸书生，可比不了您和明相。”说罢，双手捧着那盆盖着的花，跟着索额图来到养心殿，李光地径自打轿回府去了。

养心殿中鸦雀无声，高士奇悄悄把花放在丹墀下，小声对索额图笑道：“这回中堂和明相可是骗了我们，竟白歇了一日！昨个儿从畅春园回来，主子就叫我和熊相看卷子，直到半夜才回去呢！”索额图听说明珠也没有参与阅卷，心中略微放心，只一笑，高士奇已是挑起帘子，二人一前一后进来。

康熙拿着一张名单，皱着眉头正在沉思，案头推着三叠卷子齐整放在一边，下头熊赐履和明珠二人都端坐在木机子上静等康熙垂问。康熙听见帘响，一转脸见是索额图和高士奇进来，便笑道：“索额图来的正好，严绳武的卷子是你收存的，是不是失落了一页？”

“回万岁的话，”索额图忙答道：“严某只写了一首诗，《璇玑玉衡赋》竟没有作，所以少了一篇儿——这事何等重大，奴才焉敢草率？”

康熙看着熊赐履笑道：“怪不得你这份单子上一二三等都没有严绳武。”

明珠说道：“严绳武乃是大儒，故意脱漏试题不做，实属不敬。奴才以为熊赐履将他取在等外，实在允当。”

康熙啜了一口茶，跷腿坐在炕沿上，笑道：“这些卷子中，脱漏试题的有，押错诗韵的也有，模棱两可的有，含沙射影的也有，他们都是识穷天下的当代大儒，岂有写不出赋、押错了诗韵的道理？哼，他们本来就不想来考，所以就在考卷上用错字、押错韵。朕若按卷子发落呢，可儿就把最出名的人都落了榜，天下人谁会相信是他卷子不好？只说朕不能识人！如若糊涂取中呢，鸿儒们又要暗笑朕没有实学，看不出卷上毛病儿——论其用心，他们待朕甚是刻薄的……看来不能只凭一场考试就让他们就范呀！”

明珠听了，不由愤愤地说道：“这叫不识抬举！请万岁将这些人的卷子以邸报印行各省，让天下都看看他们的错误，凡错格、违例、犯讳、误韵的一概黜落不取！”索额图也道：“明珠说的有理！”熊赐履却暗自叹息，果真如此，这场博学鸿儒科取中的便差不多全是二流人物了。康熙因见高士奇不吱声，则问：“高士奇，以你之见呢？”

“奴才以为应一概取中，这是没考之前议定的。皇上原知道他们不肯应试，生拉硬扯来的，

有什么好心绪作诗写文章？但也有偶尔笔误的。这样一弄，大名士尽都名落孙山，与不办博学鸿儒科有什么不同？前头千辛万苦预备多少年，岂不白费了？他们回去当然不敢骂街，但皇上却落了个不识人才的名儿，也确实糟蹋了人才……所以断断不可用平常科举格局求全责备，竟是全部取足名额，便是等外的也一概授官。不愿做官的，也给个名义，算是致休……”

“就这么定了！高士奇，你再细阅一遍，凡有乖谬之处一概用指甲划出，写得好的加朱笔双圈！——传旨，高士奇着补博学鸿儒科一额外之名！”

十五 贺圣寿恭献万车青 治大河矢志永不移

十五 贺圣寿恭献万车青 治大河矢志永不移

康熙皇帝在养心殿召见众大臣，商议披阅傅学鸿儒科试卷的事，他指着堆放在案头的卷子说：“你们瞧瞧，他们都是些名家大儒，可是卷子里竟然出了这么多的毛病，写错字的、押错韵的、用错格式的、忘了忌讳的，看来，硬把他们拉进京城，强迫考试，并不能收尽他们的心啊！”

接着便议论到云南军情，康熙兴致勃勃，说了足有半个时辰，又道：“昨天接到云南奏折，吴世蟠已经自尽。朕已命人传旨送他的头到北京，怕只怕天气太热，路上就烂坏了，倒可惜了！”听得众人无不失笑。熊赐履却皱着眉头说：“已收复了的失地，得赶紧派能员安抚，这不是玩的——大兵过境之后，往往抢得寸草不生，老百姓饿急了恐生变故。没有地方官，任着军队搜刮，断乎不可！”

“这样——”康熙转脸对明珠道：“叫吏部从速选一批州县官，要清慎些的，也不用陛见，直接派往云贵当知府；县官从这次北闱进士里头选。现在就拟派一名观察使，带上兵部吏部两家文书，视察云贵军民吏情。有纵兵为匪者，就地处置！”

明珠不禁一怔：“这会儿就办？”

“嗯，即刻就办！这种事情想到就得立刻办。杰书在福建用兵，留下的民政叫人头疼，弄得姚启圣亲自带戈什哈下乡剿匪保民。有了前车之鉴，云贵的事要办得稳妥一点——这是你吏部的事嘛！”

明珠皱着眉沉吟着，他真的有点犯难了。若说他口袋里没有合适人选，那也不是实情。遴选在京三品以上闲散官员，他立即能提出十几个来。无奈此时是选观察使到边远地带，是四品官，当然得从五品六品中去选。这些日子忙得发昏，连吏部也没去，一时之间，哪里搜寻得来？猛然间他想起高士奇给他推荐过一个叫“徐球王”的人，除了他还想不起别的人来，干脆就推荐他得了。当康熙目光再次扫向明珠时，明珠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点头叹道：“若论在京待选的五品官，倒有三十多名，但不是老弱，就是疲软，或者吏情不熟。奴才思忖了半晌，觉得徐球王比较合适……”接着将徐球王的履历、职名说了一遍，末了却道：“这个人奴才原也不熟，是高士奇推荐的，想来一定是不错的了。”

高士奇心里雪亮，接过他的话头道：“我和这位姓徐的还是在明相府里认识的，谁知叙谈了以后，才知道我们还是亲戚。”

康熙此刻心情十分愉悦，他原来赏识高士奇风流倜傥，选到身边来吟风弄月调剂性情气氛。刚才听了高士奇的话才知道，其才识并非词章所能局限的。和启蒙老师伍次友比，有其潇洒而无其鲠直；与明珠比，有其聪慧而无其庸俗；与熊赐履比，有其爽直而无其呆板——一向听说高士

奇是落拓书生，怎么在京师还有个做官的亲戚？便问：“你是钱塘人，他是阿城人，怎么会是亲戚？”

“回圣上，是亲戚，不过远了一点。是我未过门儿的贱内娘家七服堂弟的表侄儿。”

康熙不禁纵声大笑，点着高士奇道：“你这奴才越来越大胆放肆，在这机枢重地也敢耍贫嘴儿——你的‘贱内’是哪家闺秀？说出来朕替你主婚！”

高士奇正巴不得这句话呢！因为芳兰已经许就了胡家，高士奇要夺这门婚事，胡家不服，告到了顺天府。高士奇怕御史们知道了，不会放过此事。此刻，见康熙要出面主婚，连忙说道：“万岁爷肯为奴才主婚，实在是奴才祖宗世世积德修来的福分。不过这女子不是名门闺秀，却是丰台的一花匠的女儿。托祖宗福，奴才得近天颜，他们全家欢喜承恩，又因老佛爷万寿，所以她亲手选了一件礼物敬献……”

在场众人，除了明珠，谁也没想到高士奇会选中一个花匠的女儿做正室妻房，事出意外，都有点诧异。康熙不禁点头赞叹：“嗯，好，朕读《后汉书》，每次看到《宋弘传》时，常常叹息世风日下。‘富易妻，贵易友’，竟成了家常便饭！你这‘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朕心甚是嘉许！”

明珠靴页子里原来装着御史余国柱弹劾高士奇敲诈店主房价，强娶有夫之妇芳兰的奏事折子，想瞅机会没人时递给康熙，听康熙这样说，知道没希望了，不禁暗叹，此人才华过人，心地乖巧，让人不能不敬……他这儿想着，却听康熙笑道：“什么礼物？进上来让朕看看。”

高士奇“扎”的叩了个头，出了上书房，抱着那盆花儿进来，小心翼翼揭开了绢绫。众人看时，是三道精铁箍得结结实实的一个小木桶，外面桐油清漆不知涂了几遍，琥珀般透明光亮。桶里郁郁葱葱一簇儿齐长着肥厚娇嫩的茂叶，绿得好似要向桶外滚淌出来。高士奇将桶安放好，对康熙说道：“太皇太后寿诞之日将到，借万岁的喜气，臣妻恭献此草为老佛爷添寿！”

几个人顿时都怔住了。熊赐履献的是几幅董香光的字画，书、扇、寿面、寿桃，总计花了约二百多两银子。他一向如此，大家也不觉小气；明珠独出心裁，是用华山千年老黄杨雕了一座赢州九老对奕图，一百枚金桃，还有一尊新山玉雕麻姑献寿；索额图的自不必说，花费也在万两白银以上。高士奇如今不是穷光蛋了，怎么竟弄了一桶草来当寿礼？

康熙却不理会众人心思，看着那桶草笑问：“这是什么？”

“主上！此草名叫万年青，臣无金玉珠宝，献此瑞草，祝我大清万年万万年！”

康熙腾的跃下炕来，走到面前，细细瞧着。万年青本是青草的“青”，可是正和清朝的清是谐音，万年青就成了大清万年不衰的象征。康熙喜不自胜地说道：“啊，万年清！亏你高士奇想得出来！”熊赐履高兴得也过来细赏，啧啧叹道：“实实在在长得惹人爱！得提一个好名字——既是献给天家之礼，何不就叫‘天光万年青’？”

索额图心里倒觉坦然，他算是真服了高士奇了，这么一件小礼品也如此推陈出新，压倒众人。他虽觉有点遗憾，倒并不恼恨——反正明珠也没得彩头——听熊赐履给他取名儿，便也饶有兴致地插口说道：“东园公，只天光二字尚有缺憾啊！我以为应叫‘乾坤万年青’！”

明珠挖空心思，拍着脑门儿笑道：“你也没说全了，天地人称为‘三才’，我看叫‘三才万年青’的好。”

康熙听几个臣子议论风生，自也想拟一个名字出来，正构思时，却听高士奇笑道：“不烦众位劳神了。贱内给它起了名字虽俗些，我倒瞧着最好，恭请皇上评议。她说——这叫‘铁箍一桶万年青’！”

熊赐履大声称赞道：“妙哉！真正大手笔，‘铁箍一桶万年清’——嗯，好！”

康熙却没有笑，近前双手抱起桶来，低头嗅了嗅，一股幽幽的清香，扑鼻而来。青湛湛的叶儿颤巍巍、鲜灵灵，仿佛在对他说说话。过了好大一会儿，康熙方将万年青放在案头，左顾右盼地看着殿中，见无可作赏赐的东西，便取了桌上镇纸和一支玉如意递给高士奇：“这镇纸赏你，如

意赏你家没过门的媳妇。传旨内务府，‘一桶万年青’每年作例贡进大内！”说完又坐回炕上，不无感慨地对几位大臣道：“万年青倒也罢了，这‘一统’二字用得绝妙！秦始皇扫六国，车同轨，书同文，才有汉兴，国家一统百姓乐业，百废俱兴，有了张衡仪、蔡伦纸、相如赋。至魏晋八王之乱，天下便不可收拾。唐一统天下，更呈勃勃生机。五代乱，百姓又复流离失所，百业凋敝，人民涂炭……纵观史册，想要国强民富，非一统不可！朕八岁登极，十五岁擒鳌拜，十九岁决议撤藩，冒险犯难，力排众议，内内外外无一日安乐，为的是什么呢？——朕难道不想安逸？还不是一心想把一统大业建起来！你们皆是朕的股肱大臣，心要与朕想在一起，造成如同贞观之治的康熙之治。天下百姓，后世青史，不会忘了你们的！你们要好自为之呀！”

康熙的脸色有点苍白，他一点做作没有，娓娓而语，说得动情。几个大臣先还怔怔地听，至此不由自主一齐跪下，顿首叩头：“圣上教训的极是，臣等将凛遵圣谕，至死不忘。”

且说，丛冢镇韩老太太家里，自从陈潢和高士奇走后，一家人倒也过得平平安安，只是，阿秀思念陈潢，又惦记着复仇的大事，终日闷闷不乐。韩老太太是个精细人，岂能看不透姑娘的心事，变着法儿的和姑娘聊天解闷儿，拿话去套她。日子长了，这才明白，原来蒙古草原上，男女之间的婚姻、恋爱，全是自由的，根本就没有中原这一套扯不断、撕不烂的老规矩。韩老太太听了，不禁爽然自叹：“老天爷，我老婆子活了这么大岁数，才知道你们那里兴的是姑娘自己找婆家，全不用什么三媒六证，父母之命。这事啊，要出在咱们这儿，可不就是反了！那天，你对陈先生说的那番话，可把我吓坏了，还以为你是得了疯病呢！哈哈——”

娘俩正在闲话，管家匆匆跑了进来，说是新任治河总督靳辅靳大人和陈先生来了。慌得韩老太太连忙起身出去迎接，又命家人整治酒席，准备款待。忙乱之中，靳辅带着陈潢、封志仁二人身穿便服，已经走了进来。韩刘氏见过世面，知道这治河总督乃是封疆大吏的身份，岂敢怠慢，便要请靳辅上座，大礼参拜。可是靳辅呢，却怎么也不肯受礼。他知道，高士奇从韩家出来，如今已经进了上书房，陈潢也受过韩刘氏的接济，现在是自己的主要助手，便要以晚辈之礼，叩见韩老夫人。陈在感激韩刘氏收留了阿秀，更是坚持要大礼拜见老太太，就这样。拉拉扯扯，推推让让，争执了好大一会儿，才互相见礼，分宾主落座，略一寒暄，酒席已经置办好了。

韩老太太见陈潢已经入了总督大人的幕府，也算是衣锦荣归了，便想重提他与阿秀的婚事，趁着敬酒之际，来到陈潢身边小声说：“陈先生，老婆子想问您一句话。”

陈潢将筷子放下，“哎呀，不敢当。士奇与我是老朋友，阿秀又住你家，我瞧着你就是伯母一样的，怎么叫我‘陈先生’？有话尽管说就是。”

“那好。阿秀和你的事，你到底是是个什么主意？你走后，这孩子丢了魂儿似的，我老婆子心里实在难过。你——真的已经娶了亲？”

听了这话，陈潢心里怦然一动。他万万没有料到阿秀对自己如此痴情。沉默了好久，才慢慢说道：“实言相告，娶妻的事是没有的。您老知道阿秀的身份，我与她通婚，先就犯了国法，还说什么大丈夫的事业，修治河道？既然您老问起这事儿，就烦您转告，陈某此生只愿与她作为忘形之友，不敢有非分之想，三生石上再证前缘吧。”说着眼圈不禁一红。

靳辅和封志仁两个人今天特别高兴，因为这次进京，诸事意外地顺手。索、明两家不但都没找什么麻烦，反都热炭儿似的赶着套交情，又平添了陈潢这样的高明之士入幕府佐助治水，心里都放宽了，连封志仁那干瘦的脸上也有了光泽。这会儿，俩人都喝得满脸通红了，见韩刘氏和陈潢说话，靳辅转脸笑道：“有什么悄悄话，显见的比我们亲热了！韩妈妈，天一在路上一直夸你是个不戴头巾的大丈夫，难道还有办不到的事叫天一帮忙吗？”

韩刘氏道：“哎呀，靳大人这话折死我老婆子了！一个妇道人家有什么能耐？不过，你既说到这儿，倒真有件为难事要求你了。”

十六 直陈潢忍心拒公主 痴阿秀含泪别河伯

十六 直陈潢忍心拒公主 痴阿秀含泪别河伯

新任治河总督靳辅，带着封志仁和陈潢来到丛冢镇韩老太太家。坐谈不久，韩老太太就向靳辅提出了陈潢和阿秀的事：

“靳大人，我身边有个姑娘，今年二十岁了。相貌嘛，虽不是画儿上画的，人前头很瞧得过了——想借你这封疆大吏的脸面，为她和陈先生保个媒……你肯应承吗？”

靳辅高兴得呵呵大笑，“如此好事，有什么不肯应承的？这个保山——”他的话未完，陈潢忙拦住道：“靳大人你且吃酒，这事要从长计议……”

封志仁见陈潢红着脸岔话儿，在旁笑道：“天一，莫非因令兄不在，不敢自作主张。有靳中丞在，伯什么？——你饱读诗书，岂不闻‘美人香草，皆君子之所好’？范文正公以天下之忧乐为怀，在《碧云天》词儿里不也说什么‘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封志仁摇头晃脑引经据典正说得得意，突然阿秀挑帘出来，默默站到众人的面前，一下子，大伙全愣住了。

阿秀今日的打扮真有点令人目眩神摇。只见她上身着了一件宝蓝色大袖衫，杏黄坎肩儿上，斑斑点点错落有致地绣着摘枝儿梅。下身着一件一绿到底的百褶裙。头上珠结翠绕，刘海似烟，两只水灵灵的大眼左顾右盼，把众人都看愣了。陈潢低着头不敢仰视，却听阿秀淡淡一笑，对陈潢说：“陈大哥你能想着回到这里，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陈潢忙立起身来，深施一礼：“陈潢拜见汗格格！”

这一声儿，叫得靳辅和封志仁全傻了眼，酒都化作冷汗淌了出来。阿秀眼眶中的泪打着转转，笑谓靳辅道：“靳大人，你用不着吃惊，我就是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女儿，宝日龙梅！”

靳辅一眼不眨地看着阿秀。土谢图王女失踪的消息他早从熊赐履处听说了。这样的打扮。这样的言谈，突然出现在这里，便是做梦也想不到的。靳辅怔了半晌，示意封志仁关了堂门，小心翼翼地问：“啊，您就是土谢图汗格格……但不知有何凭证？”

阿秀略一沉思，便近前伸出臂腕，“请靳大人验看！”靳辅小心上前看时，却见一方龙形玺文，两行满蒙合璧的小字，用丹砂刺在臂上，不由摇了摇头，为什么？他看不懂。

陈潢轻声道：“我认识，这上面写着‘天子大汗圣命土谢图汗世守喀尔喀部’。”待陈潢翻译完了，阿秀又站起身来，从腰间解下槟榔荷包，撕开里儿，取出一块血迹斑斑的黄绫绢。扇面大的绢幅上密密麻麻全是汉文，详述喀尔喀三部之乱和被葛尔丹倾覆的情形，请朝廷早发天兵消灭叛臣……下面盖着朱印：“御赐土谢图之宝”。

靳辅脸色惨白，躬身离座：“失敬得很！老伯母请扶格格坐了，容我大礼参拜！”

阿秀眼泪像串珠儿般落下，也不揩拭，任情由它淌着，颤声说道：“不必了。葛尔丹抢我土地，杀我子民，只是给朝廷上了一道贺表，皇上就默许了他称王称汗。皇上和朝廷已忘掉了我！格格二字再不要提起。如今我是连陈先生都配不上的乞丐，一个没人关心的弱女子……”

听了这话，陈潢像被钢针猛地扎了一下，脸色纸一般苍白，躬身说道：“格格言重了，我……”

靳辅叹息一声：“唉！格格有所不知，我此番进京，蒙皇上三次召见，两次都说到喀尔喀之事。如今国家正在东南用兵，不能兼顾西北，只好和葛尔丹虚与周旋。说起这事，皇上十分感慨，要我数年之内，治好黄河，确保潜运，以备运粮急用，等打下台湾，即挥师西域。准葛尔及蒙古诸藩不同于朝鲜、琉球和南洋诸国，数千年皆我中华天朝版上，岂容葛尔丹逆臣擅自割

据？”

“你说的是……真的？”

“岂敢妄言？”靳辅慢慢立起身来，压低了嗓音道，“……皇上已密谕机枢要臣草拟西征图略。今冬明春间，皇上还将北巡奉天，联络漠南诸蒙，商议大计——”说到这里，他突然住了口，想起事涉绝密，康熙至嘱“法不传六耳”，感到自己为了抚慰阿秀，已经说得太多了。

可是就这么几句话，阿秀已经十分满意了，含泪而笑，抿一把头发：“请靳大人奏明皇上，葛尔丹在准葛尔掘了很多黄金，送给东蒙古诸王，不要叫皇上轻易相信他们！”

“当然要奏，连格格在此的事，也必须一一奏明。”

阿秀咬着嘴唇，转过身来，不无幽怨地瞧了一眼局促不安的陈潢：“我的事请暂且不奏，等和陈潢的事有了结果再说！”一时间众人又都默然。

靳辅忙出来打圆场：“啊，啊，这事从长计议……慢慢地商量吧。天晚了，又阴上来，咱们回驿站去吧。天一，你的书稿不是还没找到吗？今晚，你就留下来吧！”说完，带着随从告辞走了。

韩刘氏也借着送客，回避了出去。屋里只剩下陈潢和阿秀两个人。阿秀坐着吃茶一言不发，陈潢觉得身有芒刺，坐立不安。半晌，才听阿秀说道：

“天一先生，你……几时启程南下？”

听阿秀称他“先生”，陈潢连忙起身一躬答道：“不敢、我明日就走。唉，陈潢微末书生，有缘与郡主格格相识，格格一片深情我当永记于心。从此地角天涯，人各一方，望格格善自保重。”

话犹未完，阿秀冷笑一声打断了他：“我不要你叫我什么‘格格’！来中原几年，我已渐渐明白了。在陕西你救我出来，也倒罢了，你既讲‘名节’二字，在黄粱梦，你我同宿一室，此事如果张扬出去，又置我于何地？”

陈潢此时也是感慨万千，抚案叹道：“唉，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您这样待我，我心里不能无动于衷。但格格细想，假如您真的嫁了我，是我随您去蒙古，还是您随我去靳辅手下治河？公主不能忘了复仇、家恨，陈潢又一心想在河防事业上一展抱负，天下的事没有十全十美的——至于在陕西和黄粱梦这些事，陈潢已经忘了，就是面对父兄至友，也永不提起一字！请格格放心好了。”

阿秀听了沉默半晌，冷然说道：“哼！你当然是君子，我信得过你——假若是寻花问柳之徒，我阿秀瞧得上你吗？皇上答应了兴兵灭贼，我更放心了。我只告诉你一句话，哪怕你走遍天涯，我总要找到你，跟着你，我要看着你和别人成亲！”

阿秀这话说得如此决绝，使陈潢张口结舌，却无言可对。房里死一般的沉寂，外面，寒风渐起，冷雨飘落。墙边的藤蔓在雨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

陈潢心中一阵凄楚，慢慢起身走到窗前，怅然地看着风雨飘摇中花草，头也不回地缓缓说道：“阿秀，你说过你喜欢我，要嫁我，我陈潢又何尝不爱你？但是，你静心细想，你我身份、根底、志向、阅历相差得这么远，唉……”

阿秀慢慢走过来，与陈潢并肩而立，望着窗外。天上的云压得很低，搅成一团雾似的，蒙蒙细雨渐渐沥沥，芭蕉叶上沉重的水珠像泪一样一滴滴沉重地落在地下。阿秀心中一酸，早已泪如雨下。却听陈潢又说：“我们的事，好比奈河，你听说过吗？奈河不为生人搭桥，那是人死之后才能渡过去的。如今你我各站奈河一岸，又怎能……”他哽咽了一下，没有再说下去。

阿秀听着他凄凉悲枪的语调，才知道这书生义无反顾的心胸竟是这样的博大深沉。她的心碎了。

靳辅回到驻处，不敢怠慢，立即把在丛冢镇遇见了阿秀的事，写了一封信，寄给明珠。信中，自然也提到了阿秀和陈潢之间的感情纠葛。明珠收到来信，知道这事非同小可，便立刻派人

赶到丛冢去接阿秀。不料却晚了一步，不但阿秀不见了，就是韩家也搬走了。向街坊四邻们一打听，说，他们大概是去了安徽，具体什么地址，却没人能说得清。明珠一听，没主意了。阿秀是堂堂蒙古王公公主，前些时在北京城里，被葛尔丹的使臣认了出来，闹一场人命大事儿，等皇上发话要去查找时，她突然失踪了。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了消息，又再一次失之交臂。瞧瞧这事儿，该不该奏明皇上呢？不奏，万一皇上查出来，就是欺君之罪；奏了呢，皇上要马上追查阿秀的下落，自己又上哪儿去找呢？嗯——看来，得去找高士奇，让他帮助给拿个主意。

明珠这个人的性情，历来是“武大郎开店——容不下高人”。高士奇从他这儿出去，进了上书房。明珠虽然落了“荐人有功”的名义，可心里，实在妒忌得很。刚开始，还想寻衅找事儿，参高士奇一本。可是，漫漫地他看出来了，高士奇的聪明、机智，远在自己之上，自己这点本事，根本不是高士奇的对手。看皇上的脸色，对高士奇的信任和重用，已经超出了所有的大臣。自从高士奇进了上书房，皇上就让他专门草拟圣旨，誊写御批。他不管六部各衙的具体公事，但所有的机枢大事，高士奇却全都有权过问。皇上说，这是为了给熊赐履减轻点负担，让他抽出空来教导太子。可实际上，却把熊赐履和他明珠的差事都分走了一半。偏偏这个高士奇，有一个过人的本领，他可以从早到晚，不吃、不喝、不睡觉，寸步不离地跟在皇上身边，随叫随应，从不误事。文书、奏章，过目不忘。问一答十，点水不滴。皇上身边有了这么个人，还能想起别人吗？京城里的六部大员、皇亲、御史、翰林们，人人都是势利眼。尽管高士奇还没有被皇上明发诏谕，拜相入阁，可是他们一个个地追在高士奇的屁股后边，左一声“高相”，右一声“高中堂”的，叫得热乎着呢。明珠心里知道，今日靳辅这封信应该如何处理，得去与高士奇商量着办。今后，万一有了差错，也好找个垫背的。想到这儿，他立刻命人备轿，到蔡家胡同高士奇新宅子里去。

大轿刚到门口，就见高士奇穿着一身鲜亮的朝服走了出来。高士奇一见明珠，连忙上前，拱手施礼：“哎呀呀，不知明相驾到，有失远迎，请勿见罪。哎，我说，您有什么事儿，派人知会一声，我不就去了吗？何必大老远的亲自跑来呢？”

“哎，士奇兄，你这就见外了。如今咱们同在上书房当差，不分彼此，你怎么老是这么明相、明公地叫我，让人怪肉麻的，以后叫我老明得了。哦——今个我来的不巧，你这身打扮看来是出门了？”

“是。刚才查慎行来传旨，说皇上在西苑赐宴，招待考中的鸿儒，要各部司官都去作陪，恐怕此刻查老弟已经到府上传旨去了。咱们一起去西苑，边走边谈如何？”说着，他命家人备马，明珠也连忙说：“士奇兄，让他们多备一匹。咱们并辔而行，岂不甚好。”

骑在马上，明珠才觉得，高士奇这人确实不同一般。他出门不坐轿子，随从们也都骑着马跟在后面，既显得气宇轩昂，又不露出大臣的架势，不由得叹了口气称赞道：“高兄，你这人大事小事都与与众不同，比起你来，我真是老了……”

“哎，明兄何出此言，您才四十出头，怎么能言老了？索老三才称得起是老呢。哎，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哦，靳辅来信了，除了河工上的事情外，还有件意外的消息。”明珠一边说，一边把信递了过去。

高士奇接过信来，在马上略一浏览，就交还给明珠：“唉！真是一对冤家情痴啊！”

“啊？什么，什么？”

高士奇不愿和明珠谈陈潢和阿秀的事儿，便改口说道：“哦，没什么，关于阿秀格格的事，明兄以为如何处置呢？”

“我派人去接她，可是她和韩家都已搬迁了，下落不明。此事我拿不定主意，该不该立即奏明圣上，特向老兄请教。”

高士奇狡黠地瞟了明珠一眼：“这件事，我以为您大可不必着急奏明。如今，皇上不想和葛

尔丹闹翻，正巴不得阿秀销声匿迹呢。不过，全瞒着，怕也不好。依我看，你瞅个机会，悄悄地向皇上说一下，也就是了。哎，你知道吗，索老三请了病假了？”

明珠大吃一惊：“啊，真的，前几个见他不是好好的吗？得了什么病了？”

“哼哼，据我看，他什么病也没有，不过是玩个花招罢了。这消息，我是听何桂柱说的。皇上准不准假，正在两可呢。不过，风言风语传了出来，原来索老三门下的那些哈巴狗们，就该调过头来，巴结你明大人了。不信，待会儿到了西苑，你就瞧他们的做派吧，哈哈——”

十七 宴鸿儒康熙怜孤才 赴禁宫士奇劝尼僧

十七 宴鸿儒康熙怜孤才 赴禁宫士奇劝尼僧

高士奇的话果然不差，二人来到西苑，早有一大帮六部官员迎了上来，一个个低眉顺眼“明中堂”、“高相”的叫得亲热。高士奇不愿和他们瞎掺和，便拉过一个人来，悄声问道：

“你叫宋文远，是刑部的员外郎，我们曾见过一面，我记得不错吧。”

那个叫宋文远的人，见高士奇和他主动说话，简直是受宠若惊，连忙躬身回答：“中堂好记性，下官正是宋文远。”

“哦，我想问问你，刘芳兰和胡家的那场官司，不知刑部如何判了？这件事，你们可得秉公处置啊！”

“是，是，回中堂的话，这案还没结呢。刘家和胡家原来是订了亲的。胡家的老爷子是个道学先生，儿子得了痼病，他不肯退婚，硬要芳兰姑娘过门冲喜。如今他儿子已经死了，还要芳兰去和他死了的儿子结鬼亲。刘家不知仗了谁的势力，非要退亲不行。胡老爷子几次到顺天府告状，又被挡了回去，一气之下，也一命呜呼了……”

高士奇冷笑一声：“哼，实话告诉你，刘芳兰的后台就是在下。你们也不想想，为什么要逼着一个黄花闺女去跳火坑，过那终生不见天日的苦日子。你也饱读诗书，通晓大礼，这样做，合乎圣人之言、仁恕之道吗？”

宋文远当了多年京官了，一听这话就明白了：“咳，高爷教训得是，谁说不是这个理呢！可怜他们，自己儿子死了，还要拉上大活人去垫背，真是没有天理了。其实，这案子早就该了结了，可是，我们堂官说，这事，干系名教，又牵涉朝廷大员——咳，咳，想必就是高爷您了——怕人说闲话，所以迟迟未作处理。”宋文远说着，偷眼瞅了一眼高士奇，见他神色冷峻，连忙改口：“哎，这样吧，反正胡家的儿子、老爷子都死了，案子又没正经的苦主，只是几个族人哄着闹事。他们为的不就是几个钱吗，只要安置好这帮王公蛋，谁还敢再来出头告状？”

“那，改天我派人把钱给你送去。”

“哎，中堂说这话就见外了。您老在圣上身边办事，日理万机，用得着为这点小事操心吗？明儿个，我就把这事儿办好。完了，我亲自到府上去送信，顺便给大人请安。”

“嗯，这就好，你倒很知趣，就这么办吧。”

宋文远正要接话，却见六宫都太监张万强从里边出来，当门而立，高声喊道：“圣驾已临团殿，众臣工及博学鸿儒依次施礼晋见！”

高士奇和宋文远不敢怠慢，随着众人，走进殿内。这次皇上亲设御宴，招待鸿儒和百官，规模之宏大，宴席之丰盛，确是空前的。但，御驾亲临，居高而坐，下边的人，谁敢放肆啊。眼看着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却不敢轻易动筷子，不过是随着皇上的动作，虚以应景而已。

康熙看出大家都局促不安，笑着说：“哎，今日咱们君臣同乐，何必这样拘谨呢。这样吧，今日面对西苑景色，美酒佳肴，不可无诗，大家愿意吃呢，尽管放开量地尽情吃喝，愿意吟诗作赋的，也可以随便走走看看，思索佳句，写出来呈给朕亲自阅看。凡是写得好，朕一概有赏！”

康熙此言一出，众人顿时活跃起来了，此时此地，谁不想用绝妙的诗句，耸动天听，压倒众人啊。一时间，有的人品着美酒，苦思冥想，有的离席而去，凭栏构思。康熙却传旨把施愚山叫到跟前：“施老先生，这是上次体仁阁赐宴时，我要过来看的文稿。唉，蒲松龄是个飘零才子，诗文都很好，只是怨气太重，不是作官长寿之人。你瞧他还不到五十岁嘛，怎么就写出了‘欲骚白头问渺冥，可许寄舟上灵台’这样的句子，太颓丧了。不过，他写的聊斋，虽是前朝故事，于今世治道还是有用的。”

在一旁的熊赐履听了，心里不禁一沉：嗯，一个皇帝，肯这样地看人待人用人，国家哪有治不好的？记得康熙常说，驾驭群臣之道，在于使君子和小人各得其所，既防君子受到诬陷，又要用小人之才。这几年熊赐履周旋于索、明两党争斗之中，又兼着太子的师傅，所以受的挤兑也就不少。熊赐履心里明白，若不是康熙绝对信任自己的忠诚，仅就平“三藩”他不赞同，也早被明珠他们挤垮了……现在，索额图上表，要求退出上书房，显然是为了避开权重之疑，康熙究竟批准不批准呢？几日前索额图连上奏章，弹劾了几个封疆大吏，又调换了几个部院大臣，其中正人、小人都有。康熙是本本照允，言听计从。可见圣眷隆重得很呢。可是，索额图却偏偏在这个时候上表请长假，是为什么呢？……正胡思乱想，却听康熙对施愚山说：“蒲松龄是你的门生，你可以君子立命之说抚慰他一下。另外，再修一封书信给山东巡抚老于成龙，要他关照此人。信中，说明这是朕的意思，不然的话，于成龙可不是善人，要动本参你的。”

高士奇一直在康熙身后凭栏眺望海淀。他听到了消息说朝中已有人参劾他投机钻营，并无实学。所以，今儿个他憋足了劲，定要吟出盖压群贤的诗。正在搜索枯肠，却被康熙一转脸瞧见了：

“哈哈，高士奇，你正在琢磨诗句吗？朕今儿不许你出风头，另有差使给你！”

“瞧主子说的，眼前有这么多才干硕儒，凭奴才这点才思，想出风头也没指望，主子有什么旨意，是不是奴才帮着看诗评卷？”

“品评诗的优劣，朕自信还有点眼力！朕要你立即进宫，去给苏麻喇姑看病。你知道的，朕有个启蒙老师叫伍次友，如今也是出家人了。”

高士奇见康熙如此动情，心中暗自惊讶，忙答道：“是，奴才见过伍先生。伍先生人品端方，学术纯正，曾辅主子习学圣道，后来——”

“你知道就好，不必多说了。他出家为僧的缘故也非三言两语能讲得清的。说到根儿上，还是为了朕幼时的侍女苏麻喇姑，如今也出了家改名叫慧真，在宫内带发修行。朕听明珠说你颇懂医道，想叫你去诊视一下。唉，朕从小儿亲近最多的宫人，一个是魏东亭的母亲，再一个就是她。如今孙姆姆去了南京，苏麻喇姑又病得这样，万一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康熙说着，眼圈红了，嗓音也有些哽咽。

高士奇连忙上前劝慰：“主子吩咐，奴才敢不尽心？但是奴才在医道上的本事平常得很，不敢在主子面前夸口。”

“唉，只要你能尽心就好，快去吧。传旨武丹，叫他带你进钟粹宫。”

高士奇便匆匆退出团殿外的龙亭，来寻武丹。

告辞了皇上，高士奇和武丹二人各骑一匹红鬃烈马，从西华门进了大内，至隆宗门下马，沿着永巷直趋钟粹宫小佛堂。一进这佛殿精舍，高士奇还不觉怎么，可武丹早愣住了：康熙八年前武丹护卫康熙在宫外读书，几乎天天和苏麻喇姑见面。那时她是怎样的光采照人，怎样的伶牙俐齿，机敏干练啊！自从康熙二十年腊月二十三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在养心殿最后一次见到苏麻喇姑，至今不过六年，想不到这位刚满三十四岁的女子已是满头白发如银了！武丹猛然见她熬煎成

这样，这个杀人如麻、铁石心肠的粗汉子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突然一蹲身，抱头失声哭泣起来。

苏麻喇姑半躺在精舍角落的榻上，高士奇的问安声，武丹的哭泣声她都听得清清楚楚，却无心去想，也无力去说。她已经没有欢乐，也没有哀伤了，甚至连对往事的回忆也没有了。只用那明亮的眼睛望着窗外的天空，听着一声声哀鸿的鸣叫。

高士奇没有武丹那种感受。他只觉得从西苑花团锦簇般的欢乐中一下子跌到如此深沉幽静的环境里，心里有点发疹。看见苏麻喇姑转着眼瞧自己，连忙上前笑着说：“慧真大师，皇上因知学生颇精医道，特命前来为您诊视……”

苏麻喇姑跟随皇上左右那么多年，可算是见多识广，却还没听医生自称“颇精”医道的。眼波闪动一下，盯视着高士奇，声气微弱地说道：“既然如此，你就诊脉吧……不过，我如今已是六限将至，恐怕你也无能为力，佛祖要召我去了！世间的一切繁华，都如过眼烟云……我要……去了……”

高士奇听着她清晰的话音，没有言语，坐在椅上闭目诊脉，足有半顿饭光景，忽然开目笑道：“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

苏麻喇姑认真打量高士奇一眼，摇了摇头。武丹却感到奇怪了：郎中诊病，对症下药就是，要人家知道自己“是谁”干什么？

高士奇松开把脉的手：“我姓高名士奇，虽不是华陀、张仲景转世，可是对治好您的病却有十分的把握！”

苏麻喇姑听他如此吹牛，只是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

高士奇高傲地仰起了脸，冷冰冰地说道：“我先说症候，若不准不实，高士奇即刻扫地出门，永不再替别人看病。观大师的脉象，主饮食不振，见食生厌，肝火上浮，以至中元气损，眩晕如坐舟中，长夜不眠亦无所思，静观月升星落。四肢百骸不能自主，行坐无力，卧则安然。我说得对吗？”

高士奇说的这些症候以前来瞧病的太医们也都说了，并不出奇，不过，却没有人能断她“不眠亦无所思，静观月升星落”，苏麻喇姑不禁闭了一下眼睛。

高士奇一撩前襟站起身来，略带得意地背着手来回踱起方步，一条乌亮的大辫子一摆一摆，显得十分潇洒。武丹眨着眼，奇怪地看着这位新贵，却听高士奇侃侃而言，“大师本来没有病。您乃出家之人，精通内典，必知无思、无欲、无求乃佛门修行无上菩提境界——说白了，这是您十年修行的一种进益，好比举人中了进士，能算是病吗？恕高某直言，您毕竟功底太浅，俗念未退，还没有勘破三界，得了这种‘见功自疑’的病症，令人叹息呀！”

苏麻喇姑忍不住开口问道：“你说的是何种境界，我又因何而自疑呢？”

高士奇爽朗地笑道：“哈哈，我乃据医道和佛理推算而来。大师皈依佛静修，本已进入幻空之境，却误以为自己体质衰弱已极，寿命不长。畏夜路寒，惧渺冥途长，因而心火命门下衰。嗯、据我判断你当年曾中夜咯血，如今已无此症，是不是？您笑了。我从不误人，这是您沾了素食和黄连的光！”

苏麻喇姑大吃一惊，动了一下，竟勉强支撑着坐了起来！武丹眼瞧着她脸上泛出血色，不禁瞠目结舌，这高士奇真是绝了！就是变戏法，也不能这么快呀！却听高士奇继续说：

“黄连这味药乃世上最平常，却是最好的药。可惜大师不懂用药之道。若与罗卜、青芹相配，日日食用，大师何至于此？……若再杂以谷米、黄粱一同服用，我保你半年之内复元如初！”

“高先生，只怕未必吧？”

高士奇却不答言，转身来至窗前，将一溜儿青纱窗统统支了起来。房子里阴沉、窒息的气氛霎时间一扫而尽。高士奇回头笑道：“大师，你看窗外秋高气爽，正是碧云天，黄花地，山染丹

枫，水泛清波。此时，若徒步登山，扁舟泛流，其乐无穷。可是您终日足不出户，困坐愁城，守青灯，伴古佛，诵经文，阅内典，邪魔入内，竟成了这般症候。唉！可惜呀！”

苏麻喇姑随着高士奇的娓娓描述，想着外头景致，不禁浮想联翩。过了好大一会儿，长长舒了一口气，很硬朗地点了点头，目光流动，精神也大有好转。

高士奇的医道这么“神”吗？不是。他见过伍次友，进宫之后，又听了不少关于苏麻喇姑的议论。今天，一见这位慧真大师，就知道她害的是心病——既然不能与心上人结成良缘，这伴青灯守古佛的日子，到哪天才算到头呢，活着真不如早早死了好。常言说：心病还得心药医。高士奇一番高谈阔论，打开了苏麻喇姑心头的郁闷，她能不见精神吗？不过，高士奇知道，苏麻喇姑的天分极高，要见好就收。他不敢再说了：走到书案前提起笔来说：“大师的病不须用药。我写个方子，大师若肯采纳，我保您十年之内，黑发再现，红颜如初。”说着便走笔疾书。武丹凑近了瞧时，却是一首诗，忙拿过来递给苏麻喇姑，只见上边写道：

养身摄珍过大千，无思无忧即佛仙。

劝君还学六祖法，食菜常加二分盐！

药引：出宫走走。

苏麻喇姑看了，不禁“扑哧”一笑，“请教高先生，不知佛祖吃盐出于何典？”

“哦！这事用不着查书。上个月在下随老佛爷去大觉寺进香，因为有点饿，偷吃一块供佛点心，竟是咸的！”话未说完，武丹已是捧腹大笑，苏麻喇姑也不禁露出难得的笑容。

十八 谋统一将军赴前敌 图令名道台阻河工

十八 谋统一将军赴前敌 图令名道台阻河工

辞别了慧真大师，高士奇兴奋地拉着武丹回宫缴旨。进了养心殿垂花门，就看见太监李德全正侍候在门口，调弄锁在大笼子里的一只海东青猎鹰。高士奇问道：“小李子，皇上这会子在见谁？”李德全抬起头来，见是他们两位，忙打了个千儿，笑道：“哟，是高爷、武爷！主子这会儿正见水师提督施琅呢！要不，我先给您二位进去禀报一声儿？”

这边儿正说着，康熙在里边已经看见了：“是高士奇吗，进来吧！”

两人一先一后进来，却见熊赐履和明珠都坐在左首椅子上。右边一个官员，矮胖身材，方脸庞络腮胡子，眯缝着眼儿，高鼻梁，大约五十岁上下，满脸皱纹，正双手扶膝端坐着听康熙问话。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水师提督施琅。高士奇知道，前些日子为了尽早收复台湾，康熙曾密令施琅在微山湖、东平湖一带，悄悄地操练水军。这件事，朝中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对皇上重用施琅，更有不少人出来说长道短。听了这些闲话，施琅又伤心、又生气，向皇上递了一分请求停练水军的奏折。皇上看了很不痛快，这会儿，看施琅的神气，恐怕是正在挨训呢。

康熙只看了高士奇一眼，接着对施琅道：“……为什么要停止操练？嗯！五十门炮不够用，叫制炮局再造二十门嘛！你的水军单在微山湖、东平湖练兵，是不中用的，这件事你想过没有？”

施琅沉默了一下，说道：“回圣上，造炮的事臣早已照会户部，原来说好的六月交货，却一直拖到如今，臣也不知是什么缘故。眼下最要紧的是士气。圣上方才说的极是，湖上练兵和海上打仗是两回事，臣也曾调一标人马到烟台海上试过，竟有人临阵逃亡，也有的托人给父母妻子写遗嘱的……”

康熙冷笑一声：“什么士气不振，只怕是官气不振。大约你又听到什么闲话了吧？朕不是说你，六部里人办事不出力、尽出难题，朕心里明明白白。满朝文武，主战的只有李光地、姚启圣等寥寥几人。如今索额图请了病假，有人便以为李光地也不得势了！你施琅心里恐怕也存着这个念头，觉得朕也变卦了，是不是？”康熙说着脸板得铁青，扫视明珠和熊赐履一眼，连高士奇也觉得心中一寒。

施琅舒了一口气，忧郁地说道：“皇上说的何尝不是！臣自甲申年只身逃出台湾，父兄皆遭毒手，身怀血海之仇，报效圣朝。臣带着此家仇国恨，接连平定潮阳、琼州。雷州等地，以为既为国家立功，必受朝廷信任。想不到直到如今，还有不少人以为臣在台湾朋友众多，若率师东渡，将一去不返。唉！臣思念至此，能不心寒吗？”

“哎！人生在世，谁能不听到闲话？听了闲话就不过日子了？比如，有人说你是什么‘北斗第七星’，你就不能当好话来听？你是第七星，朕看满够资格！这第七星难道不在紫微星之下，难道不是在护卫着代表皇上的紫微星座？哪个再来胡诌，你告诉他说，皇上圣谕，你想当第七星，还不配呢！”

施琅听皇上说得如此恳切，不由得老泪纵横、哽咽着叩下头去：“谢主子天恩浩荡。”

在座的熊赐履是主和派，他并不赞成征服台湾，不过他倒不是像有些人那样认为台湾是可有可无之地。他是觉得国家连年征战，应该有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再加上李光地咄咄逼人，仗着索额图势力，处处拿大帽子压人，这才拧上了劲儿。此刻，听了康熙的话，见施琅如此动情，心里一热也淌出泪来，正要说话，却听明珠道：“皇上不可为此区区小事伤神，往后六部的人若仍不肯出力，只管找奴才好了。好在索额图也不是什么大病，他一回来，有些人就老实了。”

康熙的脸色突然变得神情冷峻，凛不可犯：“征服台湾的事是朕亲自定下的国策。今日叫你进来，就是要你知道，你身后不是什么李光地、索额图，乃是朕为你做主。大臣们中或许有不赞成的，朕并不怪罪。大家都是为江山社稷，何必叫人都立了仗马一样，噤若寒蝉呢？朕能容下不同心的人，却不能容下那些不肯出力者。传旨：革掉户部尚书郑思齐，着伊桑阿署户部尚书，崔雅乌进户部侍郎——着李光地兼协办大学士，统筹施琅部在京事务，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饷供饷！”

听了这话，施琅脸上不禁放出光彩，和明珠、熊赐履“扑通”一声跪下，高声应道：“奴才等领旨！”

“……至于士气嘛，湖河水战与海战毕竟不同，谁没有父母妻子，狂洋巨澜中叫人去出生入死，就得有个章法。施琅，你回去之后拟个条陈，凡因渡海作战阵亡，伤残者一律从优抚恤，要从优一倍。凡阵亡将士遗骨，能带回的带回，实在没法子带回的，列出清单全部进朕御览，勒石驻名！要让将士们知道，为国尽忠，死有名、生有利，朕不信士气鼓不起来！”

施琅一跃而起，声如洪钟般说道，“皇上，臣请撤回停练水军的折子！”

“哦？好哇！你坐下，听朕说。朕知道你，你少习儒术，读书不成，改学击剑，遂成为一代良将。郑成功父子加害于你，并非因你有扛鼎之力，实是害怕你智谋过人！像你这样的人他不敢用，足见他气量狭小，不成气候——朕不顾虑你不能克服台湾，但朕实也有心忧之处，你知道吗？”

施琅睁大了眼，不解地望着康熙。熊赐履、明珠和高士奇也不由地交换了一下神色。

“唉！这件事现在说似乎早了一点，但你听一听，多想想也有好处。台湾地处海隅，与内陆远隔百里海洋，民情不熟，吏治最难。郑成功部下有的与你有恩，有的和你有仇，恩怨连结、情势纷杂。若一战全歼，自不必说；他们若肯归降，朕送八个字给你——”施琅忙跪下叩道：“臣恭聆圣谕！”康熙目中灿然生光，走近施琅一步，一字一句说道：“只可报恩，不可报仇！”

施琅倒抽了一口冷气，略一顿，说道：“臣明白——只可报恩，不可报仇——臣当以国家一统大业为重，绝不挟私报怨！”

“好！这才是真丈夫，社稷臣！你放心去做，不要怕小人害你，不要有后顾之忧。朕再助你一臂之力，福建总督姚启圣不是你的八拜之交吗？朕命他到军中参赞军机，他所属一万水军也拨给你统领。我们君臣同心，利可断金，何愁大事不成？”

施琅激动不已，叩头谢恩，辞了出去。康熙这才转脸笑着问高士奇：“你的差使办得如何？”

高士奇舔了一下嘴唇，说道：“眼下看来，慧真大师的病一时半刻是不要紧的。”武丹在旁笑道：“圣上，高士奇未免太谦逊，奴才这回真服他了，真是神仙手段！竟一味药不用，像说因缘儿一般，一会儿就把个半死不活的慧真大师说得当场坐起，脸色泛红！”

“不，皇上，大师她没有几年好活的了！她得的乃是灯干油尽之症，世间身病皆可用药来治，心病却只能心医。臣尽所学使其恢复信心、勉进饮食。她若肯依臣嘱时，尚可延五年之寿，过此臣不敢妄言！”

康熙的神气变得庄重而又悲悯，双眼眺望着殿外，喃喃说道：“难道回天乏术吗？”

“是……奴才只能做到这一步，让慧真大师无疾而终，去得安详一点……”

明珠站在一旁，突然感到一阵内疚，他是这件冤孽公案的罪魁祸首。如今真正的结果出来了，他看了高士奇一眼，惭愧地低下了头。熊赐履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想起当年共同度过的艰难日子，旧事历历宛然在目，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康熙长叹一声，突然喊道：“李德全！”

“扎，奴才在！”

“传旨内务府，为慧真大师备轿一乘。无论是五城内外，御苑禁地、京师直隶，她愿去哪里，愿意什么时候出游都成，不必再来请旨！”

“扎！”

康熙颓然地坐了，扳着手指暗暗算着日子：“苏麻喇姑素来有志到金陵一游，若能活到朕南巡时就好了！唉，要南巡就要走运河，不知靳辅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运河修好……”

光阴如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靳辅他们在河工上，已经度过了三年。这三年里，户部每年照拨二百五十万两银子，没敢克扣，也没敢误事。靳辅他们呢，也是绞尽了脑汁，操碎了心，跑断了腿，勘察、测绘、计算，千方百计地把钱用在钢口刀刃上。每隔十天，他就要向康熙直接递上一本奏表，把河工进度，以及当地的水情雨情，百姓疾苦等等，一一奏明。康熙的旨意呢，也不经部院转达，而是飞马直送清江河督署。这样一来，上下直通，君臣合力，效率自然平添了三分。

靳辅把河督署迁往清江，算是做对了。原来的河督府在济宁，守着那位山东巡抚于成龙，于成龙自以为深通水利，所以事事过问，处处掣肘，干好了他有功劳，干不好，他参你一下。偏偏这位于成龙，是个有名的大清官，领着宫保衔，官大名声也大，说出话来，附言的人也就多，河工上的人，怎么干也是没理。现在，河督署迁到清江，不在老于成龙眼皮子底下，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可是，靳辅他们也并非没有烦恼。就拿这运河、黄河、淮河三江合流的清江来说吧，决口堵上了，新堤修好了，皇上下令，让在堤上栽树护堤。依陈潢的意见，堤上宜栽种灌木和草，不宜栽种大树，以免汛期来时，风大雨猛，反倒动摇了河堤。可是，这意见，地方官就不听，因为灌木野草不值钱，没人愿去挖来卖给河工上。几次和清江县交涉，都毫无结果。

今天，靳辅带着陈潢和封志仁，来到新修的大堤上。靳辅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堤和滔滔的河水，心事沉重他说：“二位，新任清江道台已经上任了，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封志仁半开玩笑他说：“不管他是谁，总不会是于成龙吧？”

“哈哈，让你说对了，正是于成龙。不过，不是那个山东巡抚，却是他的本家堂弟，也叫于成龙。这小于成龙不但作风正派，风骨与老于成龙一样，连脾气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

唉！但愿今年秋汛小点，这里不再决口，这样，我们和小于成龙就能相安无事了。”

陈潢跟在靳辅和封志仁身后一边走着，一边说：“可惜上游萧家渡的减水坝还未完工，不然的话，秋汛就大点，总有办法护住这段河堤的。嗯，我倒有个新想法，秋汛来时，在此扒开一个决口……”

靳辅突然击掌大笑：“妙，妙啊！前段咱们筑堤挑土，这里已成了洼地，黄水一灌，马上就会淤平，那时可得万余顷良田！淤平后地势增高，也有固堤之效，再修堤时挖方用土，也就容易了，真是一举三得！”

陈潢摇头笑道：“中丞，还有最要紧的你没想到呢。试想，这里一开决口，黄河入运河的水势必然减缓，漕运便不至于因秋汛而中断，汛期漕运工程也能接着做——这边呢，来年又有这么多好田分给百姓，他于成龙再厉害，也得讲理呀。他是清官，见此利民之举，能不欢喜吗？”

“妙哉！一石数鸟！我说你这个陈天一呀，命中注定不能当官，你哪怕中个同进士呢，我靳辅必定举荐你当下一任的治河总督！”

陈潢看着巍巍壮观的大堤，想想自己一生的坎坷遭遇，心事有些沉重：“唉！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报君恩、固皇图，吾心愿已足。至于一己之荣禄，犹如脚下这黄土！”说着，一脚将一块黄泥块儿踢下了堤，看着它翻着个儿滚入水中。

三人沿着河堤迤逦北去，远远便见黄河入运河的交口处，一个中年人背手站着，也在遥望黄河，似乎是在查勘水情。这个人，封志仁和陈潢没见过，靳辅却认识他，连忙紧走几步，抱拳一揖，呵呵笑道：“哎哟，是成龙兄！怎么，不认识我了？我是靳辅呀！——志仁、天一，这位便是新任清江道台于观察。”

十九 真廉洁大令如百姓 好为难河督管地方

十九 真廉洁大令如百姓 好为难河督管地方

靳辅带着封志仁和陈潢视察河工，不料却在堤上巧遇新任的清江道台于成龙。于成龙！正是那个擅自借粮，赈济灾民的县令。如今，他又从宁波升任道台，到了清江。陈潢打量着他，瘦骨伶仃的，穿一件灰土布长袍。外头也没套褂子，脚下一双“踢死牛”的双梁儿黑土布鞋上，沾满了泥土。辫子和袍角被风撩起了老高，一副目中无人的冷峻的面孔，令人望而生畏。

和靳辅略事寒暄，于成龙便开口问道：“靳大人，这个堤顶得住秋汛吗？河道修得这么窄，怕不行吧？前日下官捧读皇上明发圣谕，命栽树固堤。圣上高居九重，尚能详虑至此。我们做外官的，身边养着一群清客、幕僚，养尊处优，更须多加留意才是。啊，你说是吗？”

于成龙虽然口气缓和，但这几句话无一不是在教训人。他不喜也不怒，嘴角微微向上翘，似乎随时都在向对方表示自己的轻蔑。靳辅觉得眼前这个小于成龙，比起他哥老于成龙，更难打交道。见他这样，他的自尊心像被刀子戳了一下，刚刚鼓起的欢快心情顿时荡然无存。靳辅强按下心头的不快，背着手看看天，又看看奔腾不息的黄河，格格一笑说道：“于观察，这件事本督已有处置。观察大人下车伊始，不问情由，怎么知道我不遵皇命，又何以知我护不了这段大堤呢？”

听了靳辅这样回答，于成龙彬彬有礼地打了一躬，也端起了官腔：“啊，靳大人，并非卑职斗胆过问河务。须知皇上既命卑职来守此郡，则此地百姓土地，一丝一缕、一粥一饭，其责皆在于我。河堤无树加固，河道又如此狭窄，都违背了常理。秋汛一到，万一决了口，恐怕大人与本

道都难辞其咎啊！”

封志仁见靳辅的脸涨得通红，知道他要发作，忙笑道：“哎哎哎，二位大人其实是一样心思。植树护堤的事我们方才还议论来着……”

于成龙脸上毫无表情，冷冰冰地截断了封志仁的话，“这位先生，请自重，我正与靳帅说话。”

靳辅冷笑一声说道：“哼哼，于大人，这位先生姓封，名志仁，乃是下宫的河务幕宾。此人栉风沐雨，实心办事，而且是朝廷五品命官，并不是那些徒务虚名。做官样文章的愚儒、等闲之辈！说句话，又有什么关系呢？”

于成龙因哥哥大于成龙曾在河工上栽过筋斗，一向不服，见靳辅护短，越发来气。但靳辅职位毕竟比他高，便压着性子淡淡一笑：“哦？如此说来倒是学生孟浪了。果真如靳大人所说的那样，倒是我清江百姓的福分了。卑职焉敢在大人这里惹事生非？只因事关一郡生灵，不敢不问。靳大人明鉴，去年秋汛，又冲决这里十几个乡，饥民的事至今尚未安顿好呢。”

到底是文人心眼多。虽然于成龙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这么一句，靳辅便知道了他的心意。他这是先放一句话在这儿，今年再决口，我于成龙就可参劾你了。

靳辅知道去年因集中财力人力抢修僧堤，黄河这边时有决口，淹了清江县十七个乡。便耐着性子道：“看来，你于观察对治水也不是外行。不过，这不是读几句子曰诗云就说得清的事。就是大禹王当年治水，也用了九年的功夫。这九年之中，难道就没有一处决口，没有一处受灾吗？”

话越说越拧，于成龙也针锋相对：“哦？这么看来，这里要九年才得安宁？也好，九年十年是督帅的事，卑职既在此境，却不能听任洪水再泛滥九年！”

“你说是我的事，错了，这是关系黎民社稷的大事。”靳辅深知在这种人跟前，半点把柄也不能留，便一口就顶回来：

“我并非以禹王自比——河务糜烂至此，总得一步一步收拾嘛！于观察高瞻远瞩，我十分佩服。但你毕竟不在河工上，有些事不明真相。远的不说，前年高邮清水潭、陆漫沟和江都大潭湾几处决口，共三百余丈；去年五月清水潭再次决口，兴化城里水深可以行舟！你不在，令堂大人就住这里。你回去问问她老人家是我们不出实力呢，还是地方官怠误了？哼，不要觉得只有你一人关心黎民疾苦，百姓遭难，着急的岂止是你我？皇上都急得数夜不眠！”靳辅越说越激动，话像开闸的水一泻而出。他说着上前一把手一个扯起陈潢和封志仁的手，伸给于成龙：

“面前这二位就是你说的‘清客’和养尊处优的人——封志仁不足四十，陈潢才二十九岁！你看他们像吗？你再看看他们的手，是弹琴下棋的手吗？”

于成龙见靳辅如此激愤，惊得后退一步，这才认真打量了一下靳辅、陈潢和封志仁。封志仁看去像有六十岁，秃了顶，稀稀疏疏的花白头发拢在一起，还不足一个小指头粗。陈潢的脸被河风吹得刀刻一般，满是皱纹，古铜一样黝黑，只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表明他尚在盛壮之年。

于成龙脸色一沉，面前的情景不由得他不动容了。但，他血液中流动的本性带来的傲气很快就战胜了一闪而过的温存：“靳大人，河工劳苦卑职知道，但远远比不上我的百姓！国家用兵，三分之一财赋出于江浙，他们受的什么罪？卑职到任才刚刚十天，我设的育婴堂已捡到四十多个孩子。他们的爹娘若有一口粮食，也不至于抛弃亲生骨肉！”说到这儿，于成龙停顿一下，双眼闪烁着晶莹泪光，举手一揖，头也不回地竟自走了。

这于成龙不是个忠君爱民的清官吗？他为什么这么别扭，一上来就和靳辅闹拧了呢？这事儿啊，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大小于成龙也好，靳辅、封志仁、陈潢也罢，都是清官，也都想替皇上把治河的事情办好，造福万民，造福后代。可是他们观点不同，方法不同。如果套用现代词汇，于成龙哥俩是保守派，而靳辅他们是改革派。于成龙主张要治河就要遵循古法，加宽河道，堵塞决口，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千年水患，根除干净。而靳辅呢，用的是陈潢的主张，采

取的是新办法，要束紧河道，加快黄水流速，冲沙冲淤，同时呢，加固河堤，修筑减水坝，分洪截流。这样一来，工期自然要延长。在北京面圣的时候，靳辅已经把这个想法禀奏给康熙皇上了。当时就说明，这第一期工程需要十年，康熙要求提前在七年内完工，现在才刚刚三年，工程进度还不到一半，谁能保证秋汛来时不决一个口子呢？可是于成龙是地方官，他的任务是保境安民。你河工上怎么干，那是你的事，在我管辖的地面上，不能再决口子。好嘛，治河观点、方法不同，再加上这个“小本位”的思想，干成龙能不和靳辅他们闹拧吗？对这一点靳辅早有估计，所以，在面圣奏陈的时候，才说出治河“功慢而谤速”的话。就是说，治河见效慢，而受到的攻击却会很快。这不，今天头一回和小于成龙碰面，尽管于成龙官职比靳辅低，可是他打着为民做主的牌子，竟敢这样的傲慢无礼，指手划脚，品头论足，横加指责，处处威胁，全不把治河大员门的辛苦看在眼里。靳辅身为一品大员，皇上信任的治河总督，三年来，苦心经营，辛酸备尝，竟然落到如此下场，他能不义愤填膺、怒上心头吗？回到署里，他一声也不言语，挽袖磨墨便要拜写奏折，参劾这个无礼的道台，却被封志仁一把按住，说道：“督帅，使不得！”

“什么督帅，一个小小道台竟敢如此放肆无礼，这个治河总督真不是人当的！”靳辅嘴唇气得发青，哆嗦着笔一摔，淋漓漓漓的墨汁甩了陈潢一身。恰在这时，总督府的佥事彭学仁进来禀事，脸上也着了一滴：“大人，您，您这是怎么了？”陈在见靳辅沉着脸不答，便接口道：“啊，中丞大人和新来的于观察呕气，要上本参劾……”

彭学仁一听是这事，忙说：“哎——大人，依我说这件事罢了吧，参不得的。”封志仁也劝道：“老彭说的对。于成龙虽说傲慢无礼，可他到底是个清官，咱们手下的民工又都是这一带人，大人官声本来不错，这一参恐怕坏了自己名声。”

靳辅心中的火一窜一窜，大声吼道：“他是清官，难道我是赃官？彭学仁，你以前在安徽做过县官，天一和志仁更不必说，你们说，我靳辅贪赃吗？我的幕僚里头有亲戚吗？哼，我为官二十年，家里倒赔一万两银子，他于成龙知道吗？”

“中丞息怒，以下官之见，于成龙正等着您参他，你不要上当！”

“嗯？为什么？”

彭学仁是个老官吏，吃透了官场的内幕：“大人此时参他，皇上断然不肯驳您的面子，自然是您一参他就倒。可是您说您是清官，这我们都信，但您出身豪门，如今您管着河工，花钱如流水似的，显不出您的清，也没人相信了。于成龙寒门书香，沾了这便宜，就清得名声大！于成龙大夫人清江三年，自种自吃，杜门谢客。于成龙的夫人已是诰命，穿的仍旧是布衣旧衫。有一次过节他的大公子买了一只鸡，当场被夫人责了二十大棍，要不是大夫人讲情，还不饶呢！这个官要不来河工上搅和，实在也无可挑剔。这回如果您参倒了他，这里百姓送他万民伞，攀辕罢市都会有的，说不定还有人叩闹上书替他鸣冤叫屈呢。上头若是昏君，也许会不管不问，可主上如此圣明，岂肯让您真的参倒了他？停不了半年又把他开复了。所以这样的人你越参，他名声越好，越参他升官越快……”

陈潢没有官职，听着这样的升官之道，有点新奇，便笑着说：“哦，学仁兄既然深得这升官的奥妙，为什么不学着做呢？”

“唉！没法学，家里有二百顷地呀！”

靳辅明白了，参奏弹劾都无济于事。这个小于成龙不就是被葛礼参劾以后，三年内连升四级，当了道台的吗？葛礼以国舅之尊尚且弄得灰头土脸，自己何必步他的后尘？“唉！正人君子要是办起坏事来，真比小人还要难斗啊！”

彭学仁说：“大人你这话说得对了。于成龙虽然心性高傲，孤芳自赏，可是，却爱民。咱们何不在这上头打点主意和他化干戈为玉帛呢？”

封志仁道：“对！依我之见，督帅忍了这口气，咬牙周济他十万八万，叫他拿去救济百姓，两下里好，不比闹别扭强？”

动用银钱的事，历来由陈潢管着。他站起身来撑着椅背想了想，“嗯，春荒难过也确实是个事儿——咱们不为他于成龙，还要为百姓呢。这样，先拿五万交给于成龙！”

可是靳辅摇了摇头：“嗯，眼下咱们手里还有五十万两银子，可这五十万两银子谁敢挪动？你们也知道，咱们干的这是可着脑袋做帽子的生意，现在还差着七万哩，哪来五万富余？”

陈潢一笑说道：“修清水潭长堤花二十万足够，原来想剩一点补贴到中河上，河工完时赏民工用的，如今也只好作罢了。”

“天一，你不是说笑话儿吧？我在那儿看了也不下二十遍了，五十六万少一两你也办不下来！”

“中丞说得不错，靠人工去修，五十万确实紧巴。但我们治河的人不要只想到河害，还要想到河利。”陈潢说着起身走向设在东壁下的沙盘旁，手指清水潭一带地势说道：“这里地处黄河下游，比河位低出两丈三，若将黄河汛水引来，拥泥沙而筑河堤——嗯，还是可以节余一笔银子嘛。”

靳辅听着，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嗯，好，好啊，陈天一，真有你的。有了这笔额外银项，不但可以打发于成龙，连中河挖方不足的款项也都补上了。不过这事儿只能咱们知道，户部那帮人，见银子好似苍蝇见血，少不得又要打我们的饥荒。就是于成龙，也要言明有借有还，不然倒像我们向他行贿似的，做了好事，还是不落好儿！”

三人计划已定，第二日清晨，由陈潢出面去见于成龙，陈在吃过早饭，只带了一个随从，骑马来至清江城。连年水灾使城内房屋倒塌，生意萧条，百姓们衣衫褴褛，面有饥色。道台衙门设在城西一座废了的神庙里。于成龙到任之后，因嫌吃饭人多，把三班衙役裁掉了一大半，只请了个乡下鸿儒在衙门里帮办文书，所以，偌大的院子空空落落，几乎见不到人。陈潢边走边顾盼，心中暗自诧异：堂堂道台衙门为何以连肃静回避的牌子也一概不设？难道是我走错了门不成？

二十 民主艰官衙驻破庙 吏治清誉赞传乡里

二十 民主艰官衙驻破庙 吏治清誉赞传乡里

陈潢来到于成龙的道台衙门，原来这衙门是在一座破庙里。陈潢走近一看：萧杀败落，冷冷清清，还以为自己走错了门呢。

正在纳闷，从二门里走出来一个年轻的衙役，看见陈潢，连忙上前招呼：“哟，大爷是从哪来呀？”

陈潢急忙把随身带的河督府公文递了过去，衙役看过之后，满脸赔笑：“噢，原来是从河督府来，快请，里面请。”

这衙役把他领到大殿耳房，端了一杯白开水送过来，笑道：“大爷，道台就要升堂问案，不能接客。请爷在这儿暂且等待，今天只有两起案子，一会儿就完。”说着便掸掸椅子，请陈潢坐下。陈潢一边就座，笑道：“久闻于观察政简讼平，果然不错，一天只有两起告状的！”那衙役笑道：“是的，今天这两件案子，第一件是告忤逆，是于老爷见县里断的不公，调上来重审的；第二件却是我们老爷自己撞见的。待会儿，你一瞧就明白了。——小的外头还有差使，不便奉陪了。”说完便匆匆去了。

陈潢一边喝水，一边打量这间耳房，看来这是于成龙的书房兼签押房了。靠墙一溜儿是垛满了书的书架，案头也全是书和待批的文案。竹椅木桌，虽然简朴却是十分整洁。最显眼的是东墙

上挂的中堂画，上面画的不是山水。花鸟。虫鱼，却是大白菜。还有一幅对联：

上联是：官不可无此味

下联是：民不可有此色

落款是：

——母于黄氏嘱吾儿成龙

这副对联，字体娟秀柔韧，颇有大家风范。陈潢看了，不禁啧啧称赞。于老太太教训得好，当了官，不能每日鸡鸭鱼肉，而忘掉了青菜素食，更不能勒索百姓，使他们无衣无食，面带菜色。嗯，看来，这位老太太教子甚严，果然名不虚传。正在沉思，忽听外面一声高呼：

“升堂喽！”

陈潢坐在耳房里，门大开着，大堂上的情形看得一目了然。就是角度偏了一点，看不见居中高坐的于成龙，不过大堂上的一切动静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只听于成龙吩咐一声：

“带刘张氏等一千人犯上堂！”

四个衙役高声传呼，大堂上立时气氛紧张起来。四个人，脚步杂沓依次进来跪下。两个老汉，都在五十岁上下。一个长得十分清秀的青年仆人，还有一个少年公子，很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哭丧着脸跪在角落——不用问，这一定是被控告的忤逆不孝儿子了。几个人报了身份，哦，原来这两个老头儿，一个是他的伯父，一个是舅父。陈潢一阵诧异，既然是母亲告儿子忤逆不孝，为何不见那做母亲的刘张氏出庭呢？就在这时，只听惊堂木啪的一响，于成龙开审了。

“刘标，是你代替你家夫人控告儿子刘印青忤逆不孝的吗？”

他的问话，说得十分和蔼，与昨天在大堤上那个傲气十足、咄咄逼人的于成龙，简直是判若两人。

年轻仆人听见堂上问话，连忙回答：“是，小人是刘家的仆人刘标。”

“哦，好，好，好，你年纪轻轻，却懂得忠心事主，替你家老夫人告状。”

“嘿嘿，回太爷，小人虽不曾读书，也知道食人之禄，就应当忠人之事，这是为仆之道。小人在清江多年，县城里的街坊都知道小的是好人。”

“嗯，那好吧，你就将这刘印青如何忤逆不孝的事，向本官讲说一遍！”

刘标又叩了头，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这少年公子如何放着书不读，终日游荡。半月前主母因他不去学堂，偶然说了几句，少主子竟跳脚大骂，头触主母扑倒在地。主母无力管教，只得命小人告发。县里判了个出籍另居，求道台明鉴，维持县里原判。

什么是出籍呢，套句现代话来说，就是“开除家籍”。儿子不孝顺，惹恼了父母，告到官府，严重的，屡教不改的，就制他个“出籍”，就如现代人登报声明脱离父子母子关系。

那刘标口齿十分伶俐，一边说一边比划，时而攒眉痛心，时而摇头叹息，说得满堂人都怔了。陈潢在耳房里，偷眼看那被告的少年公子，却是面白如纸，浑身发抖，低着头，用手指狠命抠着砖缝儿。

于成龙在上边又发话了：“刘印青，刘标告你忤逆不孝种种情事，可都属实吗？”

刘印青抬起头，乞怜的目光向上看看，嘴唇动了一下，深深伏下身子，哽咽道：“是……实。小人实在无话可说，但求师尊不要将学生出籍……”

于成龙一听这话，便霹雳火闪似的发作了：“嗯？！王法无亲，你晓得吗？你身为童生，圣贤之书你读过，本道讲学你听过，平日本道看你品学尚好，殊不知你在家竟无法无天！为何不尊寡母，犯上不孝——来啊！”

“扎！”

衙役轰雷般答应一声，刘印青已抖成一团，颤声乞求：“道……道台，老师，您……”

“饶你不得！”于成龙断喝一声，震得满堂乱颤，可是他光打雷不下雨，却没有立即扔下火签。只听他呵呵一笑对刘标道，“刘标，你是忠于主人的仆人，又是好人，还懂得‘食人之禄忠

人之事’。真是个好纲纪、好长随——既如此，理当代你家少主人受刑杖！”

这急转直下的判决惊得满堂人瞠目结舌愕然相顾。不但刘标面如土色，连在耳房里瞧热闹的陈潢，也不免吃惊。

于成龙大喊一声：“愣着干什么？重打四十大板！”“咣啷”一声，四根火签儿已是攒了下来。

衙役们又惊异又好笑，答应一声，架着惊慌四顾的刘标，拖至堂口按倒在地，一阵噼噼啪啪板子声，打得刘标杀猪般嚎叫。打完了，又拖进来跪下。于成龙又叫一声：“刘德良，你可是刘印青的伯父？”

“小老儿……是。”

“刘印青对母亲不孝已非一日。他生父亡故，你做伯父的便有训教不严之罪。本道要责你四十大板！”

刘德良吓得浑身筛糠：“大大大……人！”

“哎，你怕什么？有忠心的奴仆在嘛，还能叫主子受苦？——来！把刘标拉下去，再打四十大板！”

到此时，于成龙的心思，陈潢才算看清了。可是，他这种断案的办法不但自己没见过，连听也没听过，几乎失声笑出来。

外边又是一阵打板子的声音传来，那刘标已是招架不住，只是哭着喊着，哀告着。

等打完了拖上来时，刘标已经面无人色，鲜红的血迹湿透了衣服，倒在地下呻吟。却听于成龙又笑道：“张春明，你身为舅舅，外甥不孝，你也有训诲不明之责，也须得责你三十大板！”不等张春明答话，签儿已扔下来，“休要惊慌，还是刘标替你挨打。”

刘标脸色死灰一样难看，头上大汗淋漓，爬在地下捣蒜般磕头：“大……大老爷超生，小人实实受不住了！”

“哼——这是哪里话！你要当‘好人’，焉有不做到底之理？传出去，人家倒要说本道不肯成全你了！”接着腔调一变，咬着牙迸出一个字来：“打！”

这一次刘标已经无力哭叫，开始还能哼两声，后来连呻吟声也发不出来了。满堂寂静，只听堂外一板又一板打在刘标身上，发出“噗噗”的响声，听得陈潢毛骨悚然。三次共打一百一十大板。刘标再被拖上来时，直挺挺地趴在地下，气若游丝般说道：“求，求大，大人……”

“按大清律三百十二款，刘印青本身应受四十杖，重枷三日。刘标自愿代主子挨打，情殊可嘉。不过，你家少主人还有三天重枷之苦，也一发由你承担了吧——此案了结，刘德良将逆子刘印青带回家中，严加管教，所拟出籍不准！”

不足半个时辰，全案已经断完，陈潢舒了一口气，将杯子放下，手心里已全是冷汗。接着又看第二案。

人带上来了，一个是武秀才，昂首阔步走在前边。陈潢一看后边跟的那个人，不免大吃一惊，原来竟是河工上赶驴送茶的“黄苦瓜”。黄老汉这个人，为人最是忠厚，吃死亏也不会与人拌嘴，怎么会冒犯了这位衣着华贵的秀才？陈潢正自诧异担心，二人已报了名字。那个秀才叫叶振秋。“案情”呢，很简单，老黄头清晨起来在厕所挑粪，出来时不防撞上正要进茅房的叶振秋，弄污了他的衣裳。

于成龙手抚几案，朗声说道：“你们的情形本道亲眼见了，这事极明白，错在‘黄苦瓜’。”

“黄苦瓜”吓得浑身直抖，磕着头结结巴巴说道：“大老爷在上，小老儿双眼昏花，实在不是故意的，求大老爷开恩。”

“哦，你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本来稀松平常，不告亦可。但叶秀才不能容你，我就是可怜你亦无可奈何呀。说吧，你是愿打还是愿罚？”

“打……怎样？罚……怎样？”

“打，二十小板，罚呢？磕一百个头赔罪，由你挑。叶振秋，你可愿意？”

“哦，哦，既是道台大人断了，就便宜他这一回！”

“‘黄苦瓜’，你想好了没有？”

“小人老了，还要养家，挨不得打……小人……认罚。”

“那好，搬一张椅子，请叶秀才坐了受礼！”

叶振秋大咧咧地坐了，黄老汉颤巍巍地跪在一旁一个一个地叩头。看着这情景，陈潢心里突然一阵难过。他想起这老汉步履蹒跚地到工地去送水，每次见了陈潢，都用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手捧过大碗请他喝，如今老汉当众受辱，自己身为座上客，却连句讨情话也不敢说！唉，惭愧呀！

磕到第七十个头时，于成龙突然倒吸了一口冷气，说道：“哎，慢着！本道方才少问了一句，叶振秋，你是文秀才呢，还是武秀才？”

叶振秋忙起身回答：“回大人话，学生是武秀才。”

“哎呀，我竟有失计较了！给文秀才赔礼应该叩头一百，武秀才嘛，叩五十便足数了。‘黄苦瓜’，别磕了，你起来，你已经磕过了数！”

叶振秋很觉扫兴，懒懒向上一揖，不情愿地说道：“学生告辞了。”

“什么？告辞？你就这么走不行啊？”

叶振秋莫名其妙地看着据案稳座的于成龙，问道：“观察老爷还有何吩咐？”

“没什么吩咐。欠债还债，欠头还头。你欠这‘黄苦瓜’二十个响头，如何料理？”

于成龙此言既出，满堂衙役面面相觑。陈潢也瞪大了眼：这种事还有个“如何料理”的？叶秀才先是一愣，突然醒悟过来，脸腾的红了，脖子上青筋暴起，霍霍乱跳，挺着胸脯问道：“依着老爷的意思，难道要我这个龔门秀才给这个臭挑粪的磕头？”

“哎，这算你说对了。你给他磕还二十个头，各自完事。我还有客人等着办事呢！”

这秀才是武的，一上火便骂上了：“奶奶的，你好大的胆子！也不打听打听大爷我是什么根底！告诉你，我姐夫是葛制台——”

于成龙勃然大怒，“啪”的将案一拍，抓起火签便扔了下去：“放肆！本道先革了你秀才，再治你咆哮公堂辱骂长官之罪。二十个头你一定得还！”

叶振秋撇嘴角一笑，扬着脸看了看瘦骨鳞峋的于成龙，冷笑一声：“大爷我要是不呢？”

“哼哼！莫说你是葛礼的外房小舅子，便是王子龙孙，爷也敢依律究治，来，先与我掌嘴二十！”

“扎！”衙役们答应一声恶虎般扑了过来。叶秀才猝不及防，早被死死绑住按跪在地，就地摘了缨帽，没头没脸打了二十个耳光。叶秀才的脸顿时胀得像紫茄子一般，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淌。打完，衙役们按着脑袋让他给“黄苦瓜”磕了二十个响头。

陈潢在旁看了不足一个时辰，只觉迷离恍惚，目眩神移。正自发呆，案子了结，于成龙神气闲适地来到耳房，向陈潢点头微笑：“陈先生，于某公务在身，让客人独自枯坐，失礼了！”

陈潢忙起身一揖，“哪里！观察大人审断案件如此明快，令人钦佩！陈潢文弱书生，在此听得惊心动魄呀！啊？哈……”

于成龙的脸上泛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看来他并不厌恶这种真心实意的捧场。陈潢见他脸色和善，便顺势攀谈：“于大人，第二案学生领教了。只第一案大人断得古怪，处分也似乎狠了一点。”

“狠了？哈哈，他刘标三天不死，我再枷他三天！这样灭伦欺主的奴才，岂能放他回去？”

“啊？大人此话怎讲？”

“唉！此案的底细堂上难以明言。刘标这奴才与主母私通已是三年，只嫌刘印青碍眼，便把

刘印青给告了。刘印青这孩子是个孝子，不肯把母亲的丑事张扬出去。要不是看他的面子，我全给他们翻腾出来，叫他们奸夫淫妇一并死在清江街头。”

二十一 水来急危及拦河坝 工未竣移民救大堤

二十一 水来急危及拦河坝 工未竣移民救大堤

陈潢目睹了于成龙办案，觉得又解气，又感慨，便叹了口气说道：“哦，看观察审理这两案，便知地方官不好做，清官尤其难做！”

听陈潢说得体贴，于成龙心中高兴，不禁也动了谈兴，叫人端过一杯水来喝了一口，说：“这算什么难，只要骨头硬，不向着富户、上官就成。去年我在宁波做知府，曾只身打入匪穴，收抚汤行义一帮匪徒。匪首中就有一个不肯投降的，因见众人都降了，他就独自离去。临走时还说了一副对联，‘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冠立于朝。’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头一句是圣人的活，如果没有王道，就乘船下海，躲开这个是非之地；第二句是春秋时大盗盗跖之言，也是真理。说是这些人原来是人，可是一戴了官帽子，就成了禽兽——这个话，一年多来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我们做官的，如果不能慎独省身、正心立品，岂不真叫他说中了？’”一边说，目光刀子一样向陈潢扫过来。

“哦——大人不必疑心，我陈潢从不进公门为人说官司，撞木钟！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是这样，昨日回署，我们几个计议了一下，清江去年遭水，今年春荒如此，也难怪大人着急。靳帅派我来，与大人商议一下赈济灾民的事。”

于成龙眼下整天发愁的就是这事，苦笑了一下说道：“赈济灾民？谈何容易呀！这里的大户乡绅，我已召他们来说过了，不许囤积居奇，米价一概平糶，但也得老百姓手里有钱才行啊！”

“所以靳大人才命晚生来的呀！”

于成龙眼中焕然闪光：“啊？你是说——”

“今年的河工银子已经派了用场，但去年工银尚有五万结余，原来打算明年修清水潭大堤作赔贴用，现在库中。如大人急用，可暂移过来救荒——将来还银也可，以工折银也可。此外往清江口河堤上栽草，算是河工出项。这项工钱大约可有两万两，不知大人……”

不等陈潢说完，于成龙霍的站起身来，搓着手连声说道：“好，好！有这七万银子，可救十万人渡过春荒，我还有什么忧愁的呢！”

陈潢见他如此动情，心里一热，正想说话，于成龙却忽然转身问道：“我问你，这银子你们要几分利？”

“哈哈，要的什么利息呢！都是替皇上办差吗，大人何必多疑？我们也都是读书人，不是在和你做生意，也不是放高利贷！”

一番话说得于成龙高兴得有些坐不住。想想昨日在堤上和靳辅过不去，觉得很不好意思，“陈先生，昨天下官无礼，请勿见罪，我那是急的！你知道，清江道自开春以来已饿死一百多人，有些人饿急了，就要闹事，真是天罡地煞俱全，数目大得吓人！我连弹压带抚慰，才算没出事。但人肚子不是用空话能填得饱的，当父母官的能不焦心？——这样，栽草的事我们全包，连树也全由我们栽！”

“于大人，正堤上不能栽大树！”陈演说道，“树根虽然有固堤的效果，但秋汛来时多有风雨，堤土松软，树干一摇，大堤便容易裂缝决口，这种事学生已实地查看过……所以，堤上只能

栽草不能种树。请大人详察！”

刚才还兴致勃勃的于成龙，一听陈潢说出这话，脸色马上就变了。心想：好哇，你这狂妄的书生。皇上明下诏谕，让在河堤上植树，可你却竟敢反对，这不是仗着靳辅的势力，公然抗旨吗？你靳辅把这样的人留在身边，言听计从，怎么能治好河务呢？看来，这河工上的事儿，我不能掉以轻心啊。于成龙心里这么想，嘴上却没说出来。哦，人家给他一下子送了七万银子来，帮他渡过难关，他再古板、执迷，也不能把人家训一顿啊。不过，他的脸色一变，陈潢也就看出来了。他心里很清楚，眼下的矛盾缓和了，那是银子的功劳。说到治河方案，于成龙是不会任意改变看法的。常言说：“道不同，不相与谋”嘛。得，我赶紧回去交差吧。

有了河工上借给的五万银子和二万工钱，于成龙和靳辅的关系，也确实缓和了不少。不过靳辅他们，只得到半年耳根清净，于成龙可不得了啦。清江道的百姓，顺利地渡过水灾后的春荒，谁不夸他、敬他，只要他一声令下，河工上要多少人就出多少人。这政绩报到朝廷，立刻受到部、院表彰。钦命下来，提升于成龙为南京布政，仍旧兼着清江口的道台不说，因为有人夸他懂得水利，所以朝廷又委任他参与河务，有专奏之权。于成龙如此受宠，当然感恩不尽。他决心要把清江的事办好，便索性不去南京就职，留在清江，要看着靳辅他们把这里的河务办好再走。

这么一来，靳辅他们可真的没辙了，偏偏这年雨水大，河情紧，天灾和人事纠纷搅在一起，真要把人置之死地啊！

从康熙二十一年九月入秋开始，整个黄河流域，乌云遮天，秋雨连绵，像是有人把天河捅漏了似的。大雨一个劲地往下泼洒，而且又专门下到黄河里。河水猛涨，上游日升三寸，下游更是每天涨出四尺有余，靳辅他们几年辛苦，修起来的大堤闸门，减水坝、分水渠，全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靳辅从秋雨刚到的那天起，就把治河总督署搬上了清江大堤，在茫茫秋雨之中，带着人日夜守护着这个三面环水的关键地段。风大雨狂、蓑衣、油衣，穿什么也不顶用。靳辅、封志仁、彭学仁和陈潢他们几个，早已浑身透湿，头发一络络地贴在脸上、脖子上，一个个狼狈不堪。风雨中，陈潢对愁眉不展的靳辅说：“中丞大人，我看这雨还要再下，上游萧家渡减水坝没有完工，怕吃不住。咱们在这里得赶快扒个决口，分水减洪。”

靳辅还没来得答话，身后却传来一声高喊：“什么，决口分洪，陈潢，这是你的主张吗？”

众人回头一看，这喊话的不是别人，正是青云直上，志得意满的于成龙，不禁吃了一惊。那于成龙指着陈潢厉声说道：“哼，你们整天吹嘘这新筑的堤坝可以抗得住百年洪水，怎么，现在却又打主意要扒开它。请问，这是什么道理？”

靳辅见于成龙来势不善，连忙上前接过话头：“哦，成龙兄不要着急发火，这里的河堤，绝对没有问题。刚才陈潢所说，是为了上游的萧家渡。那里的减水坝工程尚未完工，水再大了，怕顶不住，若从这里扒个口子，也就减轻了上游的压力；这事儿，行不行，咱们还可以再商量，成龙兄不必生气上火，也不要意气用事嘛。”

修筑减水坝，是陈潢的发明创造，就是在河道狭窄之处，另开一条大渠，汛期把水分流，引出去，平常也用作灌溉。可是，这办法，古书上从没写过。前人也没用过，于成龙认为这是异想天开，劳民伤财，压根就不相信。现在，为了保护萧家渡那个减水坝，竟要在他管的地盘上扒口子，他能干吗？一听靳辅解释，他的火更大了，说出来的活也更难听了：“哦，闹了半天，你们修了几十处的减水坝，就是为了在别处扒口子。好啊，这样干法，倒是开心的很哪。在这儿扒个大口子，不又成了一个减水坝了吗？可是，这儿的村庄呢、百姓呢、房屋呢、牛羊呢，就只好付之东流了。哦，我明白了，只要保住自己头上的红顶子，你们是什么都可以不要的。”

陈潢见于成龙如此蛮不讲理，只拿大帽子压人，心中早憋不住火了。可是他知道，这不是吵架的时候，也不是吵架的地方，再说，面前站的是三品大员，胳膊也拧不过大腿呀。他强压着心头的怒火，慢慢地向于成龙解释：“于大人，您知道，萧家渡减水坝，数年经营，耗资百万，眼

看就要竣工，怎忍让它功亏一篑呢？如果那里工程被水冲垮，将淹没七十多个村庄，三千多顷良田，成千上万的百姓也就失去家园。而且，萧家渡离此地甚远，现在去通知百姓撤离，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学生才出此下策。这里，洼地多，损失小，只有二十来个村子。村民中的壮年人已在河工上护堤。保堤，只要通知一声，把老弱妇孺们撤出来，就可保无人死于水难，至于房屋用地的损失，还可以从河工上出钱赔偿。所以，相比之下，在这里决口，分洪减洪，还是利大于弊的，萧家渡和清江两地，都有百姓，也都是皇上的子民，在哪里决口减洪，损失最小，就应该在哪里决。还请于大人三思。”

陈潢这话说得够清楚了。于成龙也听得明明白白，他不是那种不知轻重，不顾大局的人。可他心里一是不相信萧家渡的减水坝能起什么作用，二呢，他也不得不想，万一这里扒开了口子，淹没二十多个村庄，还是不能保住萧家渡，到那时，谁又来承担这个罪责呢？想到此，他下了决心，绝不能冒这个风险。便正眼不瞧陈潢地咬着牙迸出两个字来：“不行！”

陈潢又急、又气，加上浑身早已淋得透湿。他脸色泛青，浑身颤抖地上前一步：“于大人，河工上共修了几十处减水坝，经过两年汛期，俱都安然无恙。萧家渡若已完工，根本用不着在这里扒口泄洪。于大人，如此时当机立断，决口分流，假如萧家渡那边不能保住，陈潢愿自投于大人案前，明正典刑，以谢清江父老百姓。”

彭学仁也上前跪下：“于大人，请你快决断吧。陈先生的话对，我彭学仁愿以身家性命为他做保！”

于成龙脸色铁青，神情冷峻，却突然发出了长长的笑声：“哈哈……你们倒真有视死如归的豪情壮志啊。那么请问，你陈潢、彭学仁、靳大人，连同我于成龙在内，把头全割下来又有几个，能抵得上这决口害民之罪吗？哼，此事断不可行！”说完，他袍袖一甩，扬长而去。

在这场激烈的辩论中，靳辅始终没有插言。他的脑子里，在飞快地盘算着，于成龙顾虑的事，他也想到了。万一在这里扒了口子，萧家渡还是没能保住，那祸就闯大了。但若不在这里决口，萧家渡肯定要被洪水冲垮。权衡轻重利弊，只有按陈在说的办法去做，才有一线希望。现在，于成龙一甩手走了，留下了“不准扒口”的话，他不下决心，岂不要看着几年辛苦，毁于一旦吗？他看了看身旁的几个人。他们是自己的部下，幕僚，几年来，随自己在这大河上下受尽了千难万苦，能让他们的心血付之东流吗。想到此，靳辅下了决心：

“来人，传河督署全体人员，立刻下乡，通知百姓要一人不漏的撤到村外高处避水，三个时辰之后，决堤放水。我是钦命的治河总督，此事我可以全权处置，纵有千万条罪状，也由我靳辅一人承担。”

河督衙门的人，闻风而动，全都下去了。封志仁来到靳辅眼前悄声说道：“中丞，如果于成龙硬要阻挡，我们当如何处置呢？”

靳辅不动声色地吩咐一声：“取皇上赐我的尚方宝剑和黄马褂来！看他谁敢拦我！”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水也还在不停地向上涨着。众人拉着靳辅，回到帐篷，暂且休息。等下乡传令的戈什哈们回报说，二十余座村庄的百姓都已奉命全部撤离了，靳辅站起身来，戴上起花的珊瑚顶子，穿上九蟒五爪的官袍，把御赐的黄马褂套在外边。两名戈什哈，打着一把金顶罗伞遮住风雨。后边，黄罗伞盖下，供着天子御赐的尚方宝剑。一行人前呼后拥地护着这位一品治河总督走向西边的大堤。这里边只有陈潢没有任何官职，却又不能不随行，只好在泥泞不堪的大堤上，一步一步地跟在后边。

这边的排场大，那边的势力也不小。靳辅一边走着，一边抬眼望去，只见西河堤上，拥挤着上千的百姓，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于成龙带着几名亲随，正在和百姓们说话。靳辅一见就火了：好你个于成龙，竟敢扇动百姓违抗本督吗，那，你就试试吧。

于成龙见靳辅摆出了代天行令的架势，连忙起身迎了过来，“啪，啪”把马蹄袖一甩跪下了：“进士出身、钦命南京布政兼清江道台于成龙，恭见大人！”说完，趴在地上，磕了三个

头，长跪听命。

靳辅两只眼睛里，闪着逼人的寒光，厉声问道：“于成龙，你要聚众谋反吗？”

于成龙的热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叫了一声“大人……”便趴在地上，说不下去了。百姓人群中突然出来一位老人，跌跌撞撞地走上前来跪下说道：“大老爷，您千万别冤枉了于大人。于大人听说要在这儿决口，他正在劝说大家，向东边高处避水，以免决口之后遭难呢。”

听说于成龙是在劝说百姓，靳辅的气一下子消了，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缓缓说道：“哦，成龙兄请起，我误会你了。你能如此识大体，顾大局，下官感激不尽。来，我们一同劝说百姓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于成龙艰难地站了起来。靳辅看他脸色灰白，双腿颤抖，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年似的。只见他向着众百姓团团地作了一个大揖：“父老乡亲们，快走吧，于成龙我……我求你们了……”两行热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百姓中响起一片号哭之声，但是，都慢慢地向东边石砌的大堤走了过去。

二十二 虎狼凶借机欲发难 皇恩浩特谕护功臣

二十二 虎狼凶借机欲发难 皇恩浩特谕护功臣

为了确保上游萧家渡减水坝工程不使被黄水冲垮，靳辅采纳了陈潢的建议，决定在清江决口分洪。他怕于成龙闹别扭，便穿上御赐的黄花褂，带了尚方宝剑，摆开全副仪仗执事，来到西边的河堤，哪知，却闹了个误会。于成龙早知道，决堤之事，已不可抗拒，正在动员百姓转移。眼见到百姓已经全部撤走，靳辅一咬牙，下了命令：“决堤，放水！”

“哎——成龙，这边来，你，你怎么不动啊！”

于成龙似乎是什么都没有看见，也什么都没有听见，毅然地坐在堤上，一动也不动，只是默默地望着黄河。

几百个手执铁锹正要决堤的官兵们，霎时间，全都被于成龙这反常的举动惊呆了。突然，于成龙一跃而起又跪倒在地。朝向黄河大声哭喊道：“老天爷呀，你下吧，可劲儿地下吧。黄河哪，你涨吧，使劲儿地涨吧。快把我于成龙淹死吧……”

靳辅见此情景，不觉心头一热，连忙下令：“来人，把于大人给我拖下来！”

“扎！”

于成龙突然转过身来，从怀中抽出一把裁纸刀，横在自己脖子上：“哼，靳大人，决堤放水是你治河总督的事。我于成龙身为百姓父母官，不能保境安民，有何面目活在世上。于某誓与大堤共存亡，谁上前一步，我立刻自裁！”

此言一出，在场的所有的人，几乎全傻了。几年前，郑州知府因为黄河决口，赴水自尽，前任南京布政铁心，也因大堤决口而身亡，如今，面前又有了这个铁骨铮铮，誓与大堤共存亡的于成龙。如果强行决堤，逼死了这位朝廷的三品命官，这个罪可是谁也担负不起啊？

风在怒吼，河在咆哮，陈潢看着猛涨的河水和眼前的这难以决断的情景，想着即将被洪水冲决的萧家渡减水坝，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万念俱灰，他哭喊着：“晚了，晚了，我的萧家渡啊！”一口鲜血，从他口中喷出来，他，倒下了。

在清江决堤分洪的事，就这样泡汤了，陈潢也被救了回去。可是，当天傍晚，黄河水位突然下降，半夜之后，靳辅接到上游飞马传来的急报：萧家渡决口，大坝损失严重，大水破堤而出，

淹没了北岸七十余乡，一直灌到运河西堤之外。

接到报告，靳辅只是苦笑了一下，这消息既在意料之中，又在希望之外，如今，他还有什么法子好想。有什么话好说呢？便下令拆去帐篷，带领人马回到河督署，写他的请罪奏折去了。

第二天，传来了朝廷的邸报，其中有一条是御史崔雅乌参劾靳辅的奏章。说什么修筑减水坝不合古训，且耗费国库的银两，遗患无穷等等，旁边还有康熙的朱笔御批：“崔雅乌所言，实属泥古不化，荒谬之至，着靳辅逐一批驳，呈朕御览。”

靳辅看了这个批语，两腿一软，跪了下来，满面热泪地向北哭喊：“主子，您这批示，如果早来一天，也不至于酿成如此大祸呀……”

是啊，这份邸报，若早来一天，靳辅就可以此为据，说服于成龙，萧家渡减水坝也就保住了。可是，这份邸报，却偏偏在南京压了三天。如今大祸酿成，这个理儿，这份冤屈，又叫靳辅向谁去诉说呢？

靳辅哪里知道朝廷中的变化啊，施琅面圣请旨之后，康熙便命令他做好准备，带着在微山湖训练的水军，沿运河南下，开赴福建前线。四百条战舰船从运河开过去，这能是小事吗？运河到底能不能行船，能不能保证战舰的安全？康熙心中没底，就派了新任的户部尚书伊桑阿为钦差，带着崔雅乌等人巡视漕运。就在这个时候，索额图也销假复职了。伊桑阿、崔雅乌都是索额图提拔起来的人。靳辅能当上治河总督，除了他自己的本事外，还靠了明珠的推荐，再加上，进京面圣时，路上捎带了李光地的小妾李秀芝和两个孩子。在索额图的相府里，李光地死活不认他们母子，索额图不置可否，可是明珠却把李秀芝母子给收留下来了。李光地不高兴，索额图也觉得是明珠有意刁难。事情是从靳辅这儿引起的，他们自然要迁怒于靳辅。左左右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拢到一块儿，就自然而然地把靳辅算在了明珠一派里。伊桑阿这次奉旨出京，代天行事，巡视漕运、视察河工，本来就是找碴儿来的。幸亏他们出京时，萧家渡决口的事儿朝廷还不知道，要不，靳辅会遭到什么下场，就很难说了。不过，朝中的御史大臣们，一向有站在干河岸上挑毛病的习惯。靳辅花了近千万两银子，河工还没修好。说他花钱太多的，奏他玩忽职守的，参他任用妖人的，批他不遵古法的，参劾的文章，一封封的送给了大内。康熙虽然知道六部大臣的这些毛病，可是，架不住说的人多了，也确实有点不放心，自己又不能马上出京，只好派户部尚书伊桑阿作钦差，实地调查，验看。

靳辅接到南京总督衙门的公文，知道钦差大人明天就到，连忙把封志仁他们叫到一起，商议对策。他谆谆地叮嘱手下这几个人，“萧家渡决口的事，虽然朝廷目前还不知道，但钦差大人既然来了，想瞒是瞒不住的。这件事，我身为河督，责无旁贷，天大祸事，自由我一人承担。众位不必为我开脱罪责，你们谁也替不了我。在钦差问话时，请不要多嘴多言。”

陈潢撑着虚弱的身子说：“哎，中丞大人，您不要总说这话，请旨领罪的奏折，当然由你来写。朝廷怎么处分，是他们的事。我们要赶快商议一个补救的办法出来，这才是正事儿。”

封志仁也说：“对对对，天一兄说得很对，不要扎着架子等着挨打。我们几个这就去商量办法，晚上写好，附在中丞的折子后边。皇上英明天纵，见我们知错能改，补救的办法又切实可行，还能再责怪我们吗？……”

计议已定，几个人连忙分头办事，一直忙到半夜。第二天一早，钦差大臣伊桑阿，带着崔雅乌等人，乘着八抬绿呢大轿，前呼后拥地来到了清江。靳辅大开辕门，礼炮三声，把钦差迎进署衙。等伊桑阿神色严峻地大步走到厅上，靳辅一路小跑，紧跟在后边，端端正正地在厅前跪下，面对钦差，行三跪九叩大礼，大声说道：“臣靳辅恭请圣安，万岁、万万岁！”

伊桑阿面南而立，代天受礼，说了声“圣躬安好！”这才走了下来，换了一付笑容，拉起了靳辅：“靳大人请起，兄弟此次奉命巡河，可是没给你带来好消息啊！”

靳辅心里一愣：“啊，这就来了！”但是，他脸上仍然带着微笑说，“靳辅才疏学浅，奉旨无状，有负圣上谆谆教导之情，信任委托之恩，倒劳累圣心焦虑不安，钦差大人千里跋涉，实在

惶恐。臣已修下请罪折子，烦请钦差上达天听。”

“哎——靳兄这话说远了，咱们都是为朝廷办事嘛。喏，这是众大臣参劾你的奏章，皇上命我带来，交给你仔细阅读。看上面的御批，督责之意是有的，降罪之言却没有，你不要担心，拿去看看吧。”说着，把一摞文书递了过来。靳辅连忙上前接了，他知道，此时此地，不便仔细阅读，便随手翻了几页，这些参劾的奏章，都是出自朝廷中几个挑毛病的专家之手，也不过是那些老掉牙的话，什么花钱多了，功效慢了，不该这样干，不许那么做，还有部议请旨，要给靳辅降职、撤职，甚至锁拿进京等处分的，只见上边康熙的批语是：

“撤靳辅容易，谁可代替？河务艰难，可靳辅却敢于承担，其余臣工，未必有如此气概？若论罪处分，日后谁敢再来肩此重任。”

看到这里，靳辅的心放下了，又见下面还有都御史魏相枢的一个参本。这魏相枢不愧翰林出身，奏章写得花团锦簇，点水不漏，不过，都是坐在房子里空想出来的。他把治河、修筑减水坝和开挖中河搅在一起了，一派胡搅蛮缠，看来，驳倒他也并不难。便把手中奏折放下，抬头对伊桑阿说：

“回钦差大人，这些弹劾奏章，兄弟已浏览过了，如今，加上萧家渡决口，兄弟的罪过更大了，请旨一并处分。”

伊桑阿微微一笑：“哦，萧家渡决口之事，兄弟出京之时，皇上尚不知道，没有训示，兄弟也不便多言。不过——有一件事，索相和明相都点明兄弟，让问你一声：听说，你们修河时，整治出了不少沙淤的良田。这些田地，本来都是有主的，可你们却没有发还，还有卖掉的。如此官夺民田，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靳辅和河督府的人，一听这话，都有点上火，怎么，连这事儿也传到北京了。哦，修河的时候，叫那些富户乡绅们出工出钱，他们叫苦连天，一毛不拔，等河修好了，又想白白要回大片土地，哪有那么好的事啊？陈潢知道，在这种场合，自己一个布衣书生，是没有发言权的，可他性格耿直，又实在忍不住，便对封志仁说道：“好嘛，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河治不好，治河的人便该扔进河里去喂王八。河治好了，把淤出来的田地卖给田主，又说我们是霸占民产的贼人。反正，怎么干都是错，左右都是死，我看，谁也别来治河了。坐在家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玩痛快了，玩腻了，站在别人身后，挑挑毛病，找找刺儿，写上几篇弹劾文章。这样，官就可以越做越大，名声也自然会越来越高，嗯，这倒不错。”

陈潢的这几句牢骚，都被居中高坐的钦差伊桑阿听见了。伊桑阿临出京时，康熙再三嘱咐他，要谦虚待人，不可盛气凌人，要有宰相的度量，不要斤斤计较。可是，这伊桑阿却是个心胸高傲的人，盛年得志，做了尚书，又当了钦差，有了代天巡行的资格。如今，在大庭广众之中，竟被一个白衣书生讽刺、挖苦，他能受得了吗？便立时发作了：

“哦？！足下何人，为什么这么大的气啊！我刚才不过是奉命问一问这件事，谁说靳辅是霸占民产的民贼了？国家花钱治河，为的是就是造福百姓，淤出的田地，发还原主，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见事情闹大了，陈潢不能让靳辅代自己受过，反正他一无牵挂，便也豁出去了，站起身来说道：“回钦差大人，学生姓陈名在。国家连年用兵，国库空虚，皇上在此极端困难之时，将治河大事，交与靳大人总督，我们既在靳大人手下办事，敢不尽心尽力？钦差大人刚才所言，虽没明说靳大人是霸产民贼，但意在言中，谁能听不出来。千百年来，黄河水患频仍，治河中整出来的淤地，至少也是前明留下来的，早已几经易主，而且地界难分，就是有主之田，在修河时，他们一不出钱，二不出力，难道国家花钱，从黄河之中夺出地来，不该归国家所有吗？难道让田主出钱赎回他们应得之田，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跟着钦差来的随员崔雅乌一听这话就坐不住了。前些时，他曾上折弹劾靳辅，说靳辅任用妖人，不遵古法，花了半个国库的银子，还没把河治好，被康熙申斥了一顿，批他了个“泥古不

化，荒谬至极”。他心中不服，更恨这个无官无职的书生陈潢。便忙起身来开口质问道：“照陈先生这么说，国家捡了百姓的银钱，也该不还了，是吗？”

这话问得简直是不伦不类，靳辅听了觉得又好笑，又可气。心想，这崔雅乌是个专门找碴的人，得把他的气焰给打下去，不然的话，不但说河工霸占民产的罪自己担不起，而且，开了这个先例，以后，再夺出淤地来，还不得让当地的土豪劣绅给抢光了吗？想到这儿，便冷冷一笑说话了：“崔大人，你可知道，这些田地可不是国家白捡的，是花了半个国库的银子换来的。这就好比，前明是李自成灭的，而我大清又从李自成手里夺回了天下，这是上天把华夏圣主之位赐予我大清。如果照崔大人的说法，难道皇上不该坐这个天下，倒要拱手奉还给朱明王朝吗？”

靳辅此言一出，在场的人全部痴痴呆呆地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接口才好。怎么了？用句现代词来说，靳辅是上纲上线了。好嘛，这么大的题目，谁敢正面回答呀，不管你说什么，都有欺君灭祖之罪。

钦差大臣伊桑阿到底聪明一点，尴尬之中，忽然转了话题：“哎——今天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见于成龙啊！”

一个戈什哈上前跪下禀道：“回钦差大人，于观察病了，寒热不退，不能起床，所以没来迎接钦差。”

“哦，罢了，我说靳大人，萧家渡决口之事，关系重大，你打算怎么善后呢？”

靳辅知道，这报复马上就来了，可既然钦差大人问话，也不能不答呀，便上前一步躬身回答：“下官已上表如实奏明灾情，请皇上降罪，并愿以全部家产，赔偿决口损失。”

“嚯！好大的口气呀，靳辅，你有那么大的家产吗？”

靳辅心里咯噔一下：“坏了，让他抓住把柄了。我要说有，他一定要问你这大家产是怎么赚来的；我要说没有，可赔不起的部分又从哪来呢？”他这儿正没法下台呢，忽然一个戈什哈走了进来，递给靳辅一个拜帖：“靳大人，门外有个官员要见你。”靳辅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愚教弟魏东亭薰沐谨叩于靳大人麾下。”不禁大吃一惊。

二十三 虎臣忠事事遵圣意 靳辅苦处处有艰难

二十三 虎臣忠事事遵圣意 靳辅苦处处有艰难

靳辅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把拜帖又递给戈什哈：“靳辅不敢承受，快将原帖璧还给虎臣大人，来人，随我迎客！”说完，向伊桑阿等略一拱手，说了声“得罪”，便率人迎了出去。

看过本书第一卷、第二卷的朋友都知道，这魏东亭可不是等闲之人。他的母亲刘氏是康熙皇上的奶母，他自己又是康熙的领班侍卫。从康熙元年到康熙十七年，“擒鳌拜”、“撤三藩”、平定假朱三太子的北京叛乱，以及在康熙微服出访的众多危难之中，都是这个魏东亭日夜守护在皇帝身边，寸步不离，出生入死，几次使皇上转危为安。如今，他封了侯爵，当了四省海关总督。什么三眼花翎、黄马褂、尚方宝剑，他应有尽有，而且在所有的外任官员中，只有他有权密折直送皇上，权力大得吓死人。你想，这个人突然来到河防督署，靳辅敢收他的拜帖吗？他能不能下钦差，出衙迎接吗？

伊桑阿正在向靳辅问话，突然被打断了，靳辅呢，也出门迎客去了，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崔雅乌连忙附在他耳边说：“大人，这来客是魏东亭。他可不是一般人物啊，咱们是不是也去迎接

一下。”伊桑阿心中一动，啊，魏虎臣，他怎么来了？我是钦差大臣，怎么反倒要屈尊降贵去接他……他这儿正放不下架子呢，一抬头，魏东亭和靳辅手拉着手，边说边笑地已经走进来了。

这魏东亭是康熙皇上一手调教出来的，还跟着皇上一起，听过伍次友先生讲书，那是什么样的胸怀，什么样的风度啊，进得门来，向众人团团一揖，笑着说道：“东亭从广州回来，路过此地，听说钦差在此，特来恭请圣安。”一边说，一边对着伊桑阿磕下头去，伊桑阿端坐不动，代天受礼，说了声“圣躬安好”。等魏东亭拜毕起身，这才又说：“虎臣兄一路风尘，还惦记着专门来到这里给皇上请安，真是忠心可嘉呀！”

魏东亭见的世面大了，一听这话，马上明白，这是在问他为什么要绕道来清江。他谦虚地一笑说：“魏某此行，一来是为圣上请安，二来嘛，听说萧家渡决了口子，想顺便看看靳辅和于成龙他们有什么困难。河口一决，灾民要赈济，河工要修复，用钱的地方少不了，所以随身带来二十万银子。虽说是杯水车薪，但有总比没有强！”魏东亭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张银票，递给靳辅，“靳大人，你派人去南京海关总署领银子好了。”

这一下，事出意外，所有的人都愣了，靳辅、陈潢他们，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伊桑阿却觉得太便宜靳辅了，便冷冷地说：“哎呀呀，虎臣兄，你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哪。”

“哎，雪中送炭谈不上，大家都是奉旨办事，为皇上当差嘛，能帮的，就该帮上一把。”

伊桑阿紧逼不放：“如此说来，您这是拆东墙补西墙了。请问，这拆了的东墙又当如何处置呢？”

崔雅乌这人最没眼色，他见钦差问得严厉，也在一边敲边鼓，说风凉话：“嗯——看来，这官要想当得稳，还得有个好亲戚，或者是好朋友，出了事，也好有个照应啊！”

魏东亭突然转过脸来，“什么？崔大人，把你的话再说一遍。”

崔雅乌一抬头，看见魏东亭虽然脸色平和，可是两只眼睛里却闪出一道逼人的寒光，吓得机灵灵打个冷战，没敢再说话。伊桑阿却接上口了：“哎，魏大人，你何必生气呢。您职掌海关，与河工的事，风马牛不相及。今天您专程到此，慷慨解囊，不要说是崔大人，就是下官，也有些想下到啊。”

魏东亭不想扩大事态，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说了一句：“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办的都是皇差嘛。”

这话够明白的了，伊桑阿聪明一点，就该听出来，“办皇差”这三个字的意思，没有皇上的话，能叫“办皇差”吗？没有皇上的话，他魏东亭能送这二十万银子来吗？可是，伊桑阿却不知趣，魏东亭话刚说完，他就立刻顶上了一句：“但是，皇上并没有叫你过问河工的事。”

魏东亭从进了这个门，就被这钦差左盘右问，他一让再让，可是伊桑阿却得寸进尺，终于把魏东亭给激怒了，“伊大人，皇上派你们差事是巡视漕运，也并没让你过问河工。黄河决口，河督自然有罪，可是受灾百姓又何罪之有？海务，河务本就相通，我出钱来帮助一下，又错在哪里？你如此横加挑剔，打的是什么主意？”

伊桑阿也恼了，他霍的一下站起身来，大声说道：“哼，我是钦差！靳辅玩忽职守，办事不力，致令萧家渡决口，有负圣望。来人，摘去他的顶戴花翎，听候处置。”

伊桑阿这一气，忘了规矩了。钦差大人出巡，遇上三品以下官员失职，是有权处置的，但对于一二品的大员，除非奉了特旨，是不能随便罢官摘印的，这样做，是越权行事了。可是话说出来了，靳辅不敢不听啊，连忙起身跪下，摘下了自己的顶戴，几个戈什哈在伊桑阿下令之后，也“扎”的一声，拥了过来。却听魏东亭大喊一声：“且慢，你们都给我退下去！”

伊桑阿暴跳如雷：“什么，什么？你，你有什么资格敢拦阻本钦差……”

“哼，对不起，伊大人，虎臣此行，是奉上了皇上的密旨，有话要问靳辅，请诸位暂且回避。”

魏东亭此言一出，大厅里所有的人，全都傻眼了。既然是“皇上密旨”，那么，不论你官职

多大，身份多高，也是全都要回避的，谁敢赖着不走啊。于是一个个悄没声息地退了出去，伊桑阿怎么也想不到，魏东亭还有这一手，但，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得站起身来，向魏东亭作了个揖，向门外走去，魏东亭心中不忍，上前一步，拍着他的肩头说：“老兄休要见怪，不是我魏东亭不给你留面子，实在是你把我逼到这个份上，我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东亭在皇上身边多年，深知皇上乃千古难得一遇的英明君主。对皇上我们不能有半点欺瞒，也决不可背着皇上擅作主张。这次你老兄奉旨出京之时，萧家渡尚未决口，皇上也没有训示你插手河工之事，你怎敢倚仗钦差身份，这件事应该怎么处置，只有请圣上决断，你我都无权处理，你怎敢倚仗钦差大人身份，不请圣旨，擅自摘掉一品大员治河总督的顶戴呢？此等擅权违旨之事，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做了。我们上对英明圣主，无论走到哪里，做什么事，都该处处想到圣上，才不致于栽跟斗，你下去好好想想吧。”

这话说得有情有理，有规劝，也有责怪，不由得伊桑阿心中不服，他默默地点了点头，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走了出去。

大厅里，只剩下魏东亭和靳辅两个人了。他们俩，一个站着，一个跪着，好半天谁也没说话，厅里静得怕人。

魏东亭终于开口了：“靳辅，东亭今日奉旨问你。”

靳辅急忙叩了几个头，低声回答：“罪臣靳辅，恭聆圣谕。”

魏东亭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奏事密折。这密折，是他向皇上奏事用的，也是除他之外，任何人都没有的专权。每隔十天，魏东亭就要有一道密折，直达天听。上边要把江南的各种情形，诸如天气是晴是雨，米价是贱是贵，以至河务、海防、赋税、官吏们的政绩，官场里的角逐，派系的争斗，文人学士的诗词章赋，百姓中的趣闻轶事，还有什么地方演了什么戏，是好是坏，谁写的本子，准扮的主角，等等，五花八门，什么内容都有。一句话说白了，康熙就是靠着魏东亭这个心腹大臣，了解大江南北的吏治民情，掌握政局动向的。在魏东亭的折子里，天地、角头、字里行间，到处写满了康熙的御批，有褒有贬，有质问，也有提醒。此刻，魏东亭一边翻看着折子，一边向靳辅提问。问题很多，例如，修减水坝工程，既非大法，又遭到朝野的一致反对，靳辅却坚持修是何道理？为什么大堤上不能植树只能种草？河工上为什么总与地方官不能精诚团结？运河尚有一段清淤工作一直不见成效，以至今春翻了二十多艘大船，原因何在？等等等等，足有十几条。靳辅一边听问，一边详细地申诉了理由。只有萧家渡决口之事，因康熙不知，尚未提及，可魏东亭却不能不问：

“靳辅，这次萧家渡决口，淹没七十八个村庄，死了一千三百多人。葛礼已经据实奏报了皇上，皇上不日也一定要问起这件事。刚才伊桑阿问你的时候，我瞧着你似乎有难言之隐，有什么不便说的话，可以告诉我，我可以代为奏陈。”

靳辅心头一热，两行泪水夺眶而出，便把和于成龙的争执，原原本本地诉说了一遍，末了又说：“魏大人，圣上心存宽厚，对罪臣靳辅又如此体恤，大人亲自前来，谆谆下问，使臣有机会诉一诉心中的苦闷和委屈。大人如此深情，靳辅当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哎——话不能这么说，咱们都是皇上的奴才，理当同德同心。把皇上交的差事办好。你知道，水师提督施琅，已经见过皇上，请了训示，即刻要东渡台湾作战。军舰要从运河南下，粮草也要经运河调运，所以漕运能否畅通，事关国家大局，责任不轻啊！皇上已命我统筹施琅部的军需粮草。海运与河运又息息相关，我不能不管，也不能不问哪！关于萧家渡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善后呢？”

“回大人，萧家渡决口，表面看虽然损失惨重，但水退之后，却可淤出大片良田。除了发还受灾地区农田之外，尚有二千五百多顷，是从前明永乐年间就已无主的田地。若以官价每亩三两出售，可得银七十五万两，不需动用国库一文，即可使萧家渡工程完全修好。只是，臣在向皇上的奏折中，不敢提及此事。”

“ 嗯，为什么？ ”

“ 怕有人会说我是以此为由，妄图减轻罪责，所以，只好说，愿以家产赔偿。 ”

“ 哦，原来如此，我可以代你奏明皇上。不过，你既然有这样高明的主意，为何不在洪水到来之前，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把萧家渡工程抢先修好，以避免这个重大损失呢？ ”

“ 回大人，这正是我计划不周之处，也是我对今年的汛期洪水之大估计不足造成的。决口之后，我才想到这一点，懂得了变害为利的道理，却为时已晚，愧对圣上的重托。所以，在奏折中更不敢写进这层意思。如果魏大人能代靳辅申明此意，靳辅将感激不尽。 ”

魏东亭微微一笑：“ 哦，这事儿你放心好了。奉旨要问的事，已经问完了，你起来吧。 ” 靳辅叩了个头，站起来，和魏东亭一起坐了，魏东亭又说：“ 靳大人，还有件闲事，想问你一下，你怎么把李光地的小老婆和孩子给弄到北京去了呢？这事儿，不是我多心，既然碰上了，找个地方先安置下来，无非是花几两银子嘛，现在弄得大家心里都不痛快，何必呢？ ”

靳辅忽然想起，明珠把李秀芝娘仁安置到通州之后，一直不见下文。如今索额图再次出山，李光地又得了势，索明两党的斗争，愈演愈烈，明珠扣住李光地的小妾，居心何在呢？自己好心好意，却又在不知不觉之中卷进了这个漩涡，得罪了李光地和索额图，难怪伊桑阿要来找事。唉！我这是何苦呢？

魏东亭见他沉思不语，轻轻一笑他说：“ 靳大人，这件事，算不了什么，你也不必往心里去，以后，小心点也就是了。哎，说了大半天的话，口渴思饮，前边还晾着一个钦差大臣，你不尽地主之谊，备酒招待我们一下吗？ ”

“ 哎呀呀，靳辅只顾回答钦差和魏大人的问话，竟然忘这件事。酒宴早已备好了，魏大人，请！ ”

二十四 多少事全赖君主持 犯国法谁能替你瞒

二十四 多少事全赖君主持 犯国法谁能替你瞒

清江这边的事，虽由魏东亭出面，压下了钦差大人的嚣张气焰，使靳辅有了喘息的机会，可是京师的事，却不是魏东亭所管得了的。当魏东亭的密折飞马送进大内之时，满朝上下，都为萧家渡决口之事，议论纷纷。户部、工部、礼部、刑部、御史衙内，弹劾靳辅的奏章、条陈，像雪片似的飞向上书房，高士奇见到这些参劾，有点犯难。

高士奇和靳辅只是见面交情。靳辅的升降荣辱，对他来说无所谓，可是此事牵涉到陈潢，他却不能不关心。他有意地把这些本章在手中压了几天，可是却越压越多，眼见众心难违，不敢再留，便抱了这一叠子文书来见康熙。进了乾清宫，却见明珠和索额图已经先在里头，只一点头招呼，对康熙说道：“ 主子，下边对萧家渡决口的事议得很厉害，奴才把本章都带来了，恭请圣裁。 ”

此时已近十一月，天气很冷了。康熙坐在热炕上，穿着猢猻猴风毛的小羊皮褂子，正埋头看着魏东亭的折子。听见高士奇的禀报，抬起头来，说：“ 今年冬天事情多，看来不得安生了。朕原想这个月出巡奉天，如今也只好往后推推。你那些折子朕不看也罢了，连篇累牍，说的都是靳辅的事，却不知江南科场一案闹得更凶。朕这会子没精神。你先讲讲，下头都说些什么？ ”

高士奇知道，康熙虽然现在不看，晚上带着黄匣子回宫，依旧要一字不漏地细阅，不敢在这上头弄玄虚。迟疑了一下笑道：“ 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该罢去靳辅总督职衔，流放黑龙江；有

的说应抄家折产赔补；有的说罚俸调任；有的说应锁拿进京严审问罪。刑部议得最重，应赐靳辅自尽……”

康熙看了看明珠：“靳辅是你荐的，你怎么看？”

“嗯，圣上，靳辅听信妖人妄言，办砸了差使，罪过不小。奴才举荐不明，也有误国之罪，求主子一并处置。不过——皇上明鉴，河督一职历来是个不讨好的差使。罢了靳辅着谁替补？这件事颇费筹思。”

索额图重新出山之后，性情有很大变化，待人宽厚，不像从前那样动不动就给人小鞋儿穿。此刻听了明珠说的话，笑着说道：“咱们远在京师，没有实地察看。据江北地方官来京说，靳辅从河淤之处，夺回田地一万多顷。所以奴才的意思，靳辅虽然这次误了事，但还是功大于过。主子想必记得，清水潭大堤，原打算用八十万两银子，工部的人还笑话靳辅，说他是花小钱邀大功，可如今只花几万两就完工了。以此看来，似乎也不可说靳辅全然无能。”

魏东亭的密折，康熙已经看过了，他心中有数，但并没有表示出来。对于几位大臣的议论，康熙边听边想，目光炯炯地看着窗格子，过了好大一会，才粗重地叹息了一声，说：“功是功，过是过，有功要赏，有过也不能免罚。你们说京师离河工太远，这倒是实情——减水坝和那个狭窄的河道是个什么样子，总该实地瞧瞧才好啊！”说着起身踱至窗前，望着外头一晴如洗的天空，喃喃说道：“朕急于要去盛京。祭陵当然是件要紧事，更要紧的是要见东蒙古各旗王公，商议一下如何对付罗刹国的事。如今，罗刹国在黑龙江一带搅得厉害。巴海和周培公和他们打了一仗，虽然胜了，却因兵饷都不足，没能斩草除根。西征用谁当主将，至今还心中没数。朕想起用周培公偏偏他又病得沉重。唉！想不到‘三藩’平定后，朕仍旧事事捉襟见肘！”

明珠笑道：“罗刹和葛尔丹也不过是撮跳梁小丑，何劳圣虑如此？奴才想着，不如先在北边动手，腾出手来再治东南不迟。”

康熙道：“不！你哪里知道，葛尔丹剽悍难制，罗刹国君换了个叫彼得的，朕看他是一位雄主。东南是国家财赋之源，不治好是决然不能在西北用兵的。”他抚了抚有点发热的脑门，转脸问高士奇：“呀，高士奇，你发什么呆？怎么不说话呢？”

“哦，回皇上！奴才在想两句话。先定东南，再平西北，乃是皇上既定的国策，还是不要轻易改动的好。”

康熙点了点头，“嗯，是啊，当年伍次友先生讲学，朕曾与他反复计议过的，无甲兵之盛，无盈库之禄，断难用兵西北。”

高士奇脱口而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样看来，似乎还要加上两句才好。”

康熙惊奇地看了他一眼：“嗯？说下去！”

“是，主子！比如治河吧，其实靳辅不过是花钱太多，犯了众怒，以致有人妒火中烧，交相攻讦，一出事就更不得了。若是换了旁人去治河，又有什么两样？说不定还不如靳辅呢！”

“嗯，说的有理。”

高士奇受到鼓励，越发来劲儿了：“皇上，诚如刚才索额图所说，靳辅治河，京官攻讦的多，外官说好话的多，这就是明证！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大主意还须皇上自己拿定了——任凭群狗叫破巷，人主自能从容行！奴才想，下诏切责靳辅，令其自行赔补，限期修复也就是了。”

高士奇将百官比作“百犬”，还是那副嬉笑怒骂的格调。康熙不禁一笑，正要说话，明珠上前一声道：“主子可否允许奴才前往清江实地考察一番？”

“算了，一个伊桑阿，再加一个于成龙已经闹得鸡犬不宁，何须再劳你！朕也信不过你！等台湾打下来，朕要亲自去瞧瞧，才能放心呢！”

君臣四人正在说话，熊赐履急忙忙从隆宗门走来，一进上书房便双膝跪下，将几份奏折捧呈康熙，说道：“这是何桂柱刚转到礼部的奏折，系江南秋闹舞弊情由。因事体重大，未经部议，先请圣上过目。”

清朝的科举，分南闱和北闱，北闱在京师，南闱在南京考试。这次应天府南闱出了舞弊的事，闹得不可开交，康熙已经从魏东亭密折中知道。只因魏东亭奏得匆忙，细节写得不详细。康熙接过折子一边翻阅一边沉思。明珠知道，南闱主考左玉兴和赵泰明都是徐乾学的门生，一旦兴起大狱必定牵连自己，顿时吓得脸色苍白，心提得老高。

康熙皱着眉头一边看着折子，一边问道，“今年南闱主考是谁推荐的？朕记得好像是熊赐履？”

熊赐履有点委屈地看了明珠一眼，低头回答：“是，是臣无识人之明，坏了国家抡才大典，求皇上重重治罪！”

“治罪忙什么？事情还没弄清楚嘛！各人有各人的账，谁也不必代谁受过，起来吧。”

康熙边说，又拿起一份奏事折子，这折子是江南巡抚递上来的。上面详细地述说了南闱考试闹事的案情。原来因为左玉兴和赵泰明两位主考大人，收受贿赂，循私在法，有才有学问该取的没有取，文章做得不好，不该取的，却全部取中，以致惹恼了应试的举人。几百人抬着财神，拥进了贡院考场，要打主考。左，赵二人吓得仓皇出逃，去求巡抚搭救。巡抚只好派兵前往，还借调了福建水师的一千多官兵，连劝带哄，外加武力弹压，这才保住了贡院没被激愤的举子们捣毁。闹事的人，除首犯邬思明逃外，其余主犯全部监候在押，请旨处分……

看着看着，康熙的脸色变了，好啊！堂堂南闱科举，闹出如此千古少见的丑闻，贪赃、卖法、行贿受贿，竟敢如此明目张胆。无法无天，这还得了吗？他伸手就要去拿朱笔，不料手竟然伸进了朱砂砚台中。一怒之下，他勃然变色，站起身来，一脚踢翻了几案，就听“哗哗啦啦”、“叮叮当当”一阵乱响，满案的文书、笔墨、纸砚、图章、茶杯，还有几碟点心，全都打翻在地。在场的众大臣，一看龙颜震怒，吓得“扑通”一声，全都跪倒在地，低下头去，大气也不敢出了。在龙案后边侍候的苏拉太监宫女们忙跑过来，趴在地下，小心翼翼地拾掇着打碎，弄乱的东西。在门外守护的穆子煦、武丹等卫士们，也急忙跑进殿来，只见康熙气得脸色发紫，五官都几乎挪了位置，浑身颤抖着摘下墙上的宝剑，大声喊道：“穆子煦，你持此天子宝剑，星夜兼程赶到南京，把那两个贪赃枉法、胆大妄为的狗奴才，与我就地正法，取了首级带回北京来。”

穆子煦答应一声，跪下接了宝剑，却又小心地问道：“主子爷，请将应斩的官员姓名告诉奴才，奴才好遵旨办理。”

这一下，一向老实正派的熊赐履慌了。南闱的两个主考，是明珠推荐给熊赐履的，取谁，不取谁，也全是明珠、徐乾学他们弄的手脚，如果穆子煦到了南京，一剑一个，杀了左玉兴和赵泰明，自己身上这个黑锅也就一辈子也洗刷不掉了，连忙膝行几步，趴在康熙脚下叩了个头：

“皇上，请暂息雷霆万钧之怒，听臣一言。”

“嗯？说！”

“是，臣以为，此事牵涉官员很多，情形也复杂得很，似乎应细细查明，交部议处，依律治罪，才可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康熙铁青着脸，没有答话，却走到案前，捡起一个奏折来，扫了一眼，递给熊赐履：“哼，你看看这个吧，这是江南应试士子联名告状的奏折。自博学鸿儒科之后，江南心存反志的鸿儒才子们，安分得多了，也没人敢公开骂街。可是左太兴，竟敢公然受贿卖官，败坏朕的名声，败坏朕的千秋大业！”

熊赐履颤抖着手，接过奏折来，却听康熙厉声喝道。“念！”

“是。是。”熊赐履叩着头答应一声，战战兢兢地念了起来。

这封揭帖，是江南士子几百人联名写成的。中间，详细开列了一大串名单，某某人，向某某考官行贿多少，中了第几名；某某人是某大官的儿子，高中了第几名；某某举子的什么亲戚，在京当着什么官，考官们惧怕他们的权势，也选中第几名。好家伙，这个单子，涉及在京城各部衙

门和外面的封疆大吏几十上百人，个个指名道姓。怎么通的关节，送了什么礼物，谁人从中说合，取的又是第几名，无不详列在内，也不知这些举子们是从哪找出来的。熊赐履读得胆战心惊，众大臣听得七魂出窍，这名单上，有的是他们的门生部下，有的是他们的故交好友，有的是他们亲戚子侄，有的甚至走的就是他们的门路，或者打的是他们的旗号。皇上真个怪罪下来，谁能跑得了啊！

熊赐履读完了，大殿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大臣们一个个心里发毛。明珠想起刚才康熙说的“各人有各人的账”那句话，更是惊慌不安。这里面不少人的事，都牵连着自己。徐乾学就是受了他明珠的委托，直接插手南闱科考的，取中的前几名也都是他明珠授意的，这、这可怎么得了啊。

这里边，就高士奇清静，他没有插手这件事，算是个局外人，但他知道，历朝历代，对科场舞弊的案子，处置都是很严的，说杀一下子就是上百人。想到这儿，他的手心里，也捏了一把汗。

康熙沉着脸，缓缓地问道：“熊赐履，刚才你说要依律治罪，那么朕问你，这件案子依律要怎样究治呢？”

熊赐履想了一下：“回圣上，依照大清律，主考、副主考受贿卖法，不是一般的渎职，应处弃市，明正典刑。其余十八房主考，也应分别轻重处以绞刑。至于是否可以法外施恩，则是皇上裁决的事，臣不敢妄言。”

康熙一听愣了，按熊赐履的说法，无论弃市、绞刑、立决、自尽，无非全是一个“死”字，难道把这一百多位大臣全都杀了吗？可是，不杀又不足以平民愤。自大清入关以来，不甘心臣服的士子们，就常说什么“夷狄”呀、“亡国”呀、“中原陆沉”哪之类的怪话。不肯臣服于大清的假朱三太子，捉了一个又出一个。如今，江南秋闱考试，又出了这么大的丑闻，朝廷如果不拿出严厉的手段来，怎么能制服人心，又怎么立威立法呢？想到此，他冷笑一声说：

“哼，什么法外施恩？如今朕没有什么恩可以施给他们，倒是要杀几个大臣，杀几个红极一时的大人物，让天下百姓瞧瞧！”

说完，一甩袍袖，走出门去，上了乘舆，回过头来，又冲着跪送的大臣们怒吼一声：“非杀掉几个封疆大吏不可！……”

看着康熙怒气冲冲地走了，众位大臣才提心掉胆也各自回府。

明珠坐在轿里，闷闷不乐。他回到府上，刚一下轿，把门的老王头便迎上来，赔笑请安道：“老爷回来了？徐乾学和余国柱二位大人早就来了，在后头等着爷呢！”明珠脸一沉，“他们来有什么事？”

老王头看明珠气色不善，加倍小心回道，“奴才不晓得。只听他们说，山东一个叫孔尚任的人编了一出什么《桃花扇》，在大栅栏演得红火。二位老爷就点了堂会，说中堂爷这些日子清闲高兴，要请爷赏戏……”

“什么，什么，我清闲？我高兴？”明珠冷笑一声，阴沉着脸抬脚便进了二门。看见家人们吆吆喝喝七手八脚地忙活着在水榭子上张罗搭戏台，他觉得头嗡嗡直叫，哆嗦着嘴唇不知说什么好。恰恰府里副总管黄明印远远见他过来，便赶着上前献殷勤：“相爷瞧着这台子搭得行吗？”明珠一肚子的气正没地方撒呢，抬手“啪”的一掌打了过去，只打得黄明印就地一个磨旋儿，半边脸早紫涨了，惊慌地抬头看时，明珠早大步走进去了。

二十五 银子好贪官惹大祸 金钟响尼女降纶音

二十五 银子好贪官惹大祸 金钟响尼女降纶音

因为南闱秋考舞弊一案，明珠在康熙面前挨了训斥，一肚子没好气地回到家里，正好徐乾学和余国柱二人，在他家后院暖阁里，一边下棋，一边等他呢。徐乾学一眼见明珠过来，便起身笑道：“明相你回来了，快过来瞧瞧。余国柱也是个读书人，我让他六子赌一台戏的东道，他竟悔了三步。得，我惹不起他这守财奴！”余国柱咧着大嘴呵呵笑道：“谁叫你是财神来？”

“戏？”明珠一晒，冷冰冰问道，“什么戏？”

“好戏！京城都轰动了！孔家才子的《桃花扇》，那文笔、那词藻好极了。”

明珠憋了半天的火突然爆发了，什么宰相体面、大臣风度他全都忘了。他大步上前，踢翻了桌子，桌上的棋盘在空中翻了个儿落在地上，像下了“棋雨”，黑白子儿叮叮当当撒得满屋都是。

明珠平日里在官场从不发威动怒，是个有名的“笑明珠”。这会儿，他突然变得这般狰狞、粗野，不但徐乾学、余国柱，连整日侍候的家人们也全都吓呆了。明珠骂道：“好哇，你们还有闲情逸致在这儿下棋。听戏！不出半月，咱们全都去绳匠胡同去见王士禛，蹲狱神庙，吃死人饭！”

余国柱见明珠生了气，忙赔笑道：“明相！就是天大的事，我们祸灭九族，该杀该剐也好，您得给我们说个明白呀！”

“哼，还要我说？我竟不知道，你们在南闱都干了些什么！你们的胆子也太过头了吧！用你徐乾学的狗屁文话说，你们‘东窗事发’了！这会子葛礼坐镇，年羹尧带兵封了贡院，正一房一房地查呢。滚汤泼老鼠，一个也跑不了。这回不死十个八个封疆大吏，不罢掉一二百官吏才怪呢！刚才我掀了你们的棋盘，今儿皇上连龙案都掀了！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听了明珠这番话，徐乾学和余国柱像被雷击了似的僵立在地，面如死灰。半日，徐乾学才道：“明相，这事与我们京官有何相干？他葛礼仗了索相的势力，挑唆着江南巡抚出头弄出事来，又栽到我们身上。要说受贿，他们难道捞得少吗？”

这事儿，明珠心里当然清楚。他见事到如今，徐乾学还不想认账，气得腿肚子直转筋。可转念一想，南闱的事他明珠毕竟是插了手的，前三名都是按自己暗示办的，而且手书就落在徐乾学的手里，一旦抖搂出来，杀头，他是头一份。此刻，生死关头，要同舟共济，不能打窝里炮。想至此，明珠长叹一声，说道：“圣上决意要办这案子，在劫难逃，越讲情越不得了。好在国柱和葛礼是好朋友，手里捏着葛礼的把柄。这样吧，你写封信给葛礼，再拿点血本出来，打点打点，让他关照一下，不要将你们二位也牵扯进去。其余的人嘛就顾不得了。”

说至这儿，明珠陡然心里一阵发凉。他突然意识到，索额图重新出门之后，康熙待自己远没有往日那样贴心知己——这么大的事过去总要先和自己商量商量，可是今天连个招呼也没打就抖搂出来，打他个措手不及。想到此，他方寸乱了，呆呆地坐着一声不语。

余国柱和徐乾学直到这时才真正明白事态严重，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似的，恳求明珠：“中堂，你得为我们设法闯过这一关啊！”

明珠摇头苦笑道：“哼，让我帮你们渡过难关，没门儿！此案一发，我就得涉嫌回避。你们求我，还不如求那个臭要饭的书生呢！”说到这儿，他灵机一动，“哎——对了！你们立刻去见高士奇，破上两万银子，买通这个猴崽子。眼下只有他在圣上跟前还能说得上话。”

一听说要让他们去求高士奇，俩人都不言声了。余国柱官阶比高士奇高着两级，去求他已经觉得委屈了，还要贿赂，面子有些下不来，喃喃说道：“好大胃口，得两万！”徐乾学是大学士，更觉两腿尊贵，也不愿前去，只红着脸不言声。

明珠知道他俩的心思，冷笑一声说：“哼，我说，你们把臭架子放放！高士奇既然进了上书

房，就是当朝宰相，只怕你们送银子他还不收呢！你们得把钱换成古董送去，换他那两笔烂字画！只要这猴崽子替你们说两句话，就万事大吉了！”说罢便冲外边叫道：“黄明印，黄明印！”

“奴才在！”黄明印蹑脚儿小心地进来，打着千儿说道：“相爷……”

此刻，明珠已恢复了镇静，淡淡说道：“这戏不要在咱们府里演，送到高相爷府上。十月二十六是他新婚大喜的日子，正用得着。就说是我说的，绝好的戏文，绝好的班子，说不定皇上也欢喜呢——还有，把我那幅宋徽宗的《鹰视图》，还有那一对宣德炉也一并送去，说是恭贺高中堂喜结良缘。听明白了没有？”

“啊！哦——明白了。扎！”

明珠说的不错，高士奇从来不收银子。你送他什么端硯、古墨、宋纸、汉瓦、景泰蓝、钧窑磁器，他却照收不误。这些东西既高雅，又不落受贿的名声。高士奇稳坐府中，受了明珠、徐乾学和余国柱这三个人的价值四万银子的古董，外搭一台大戏，他也一并“笑纳”了。又胡乱写了几张条幅给徐乾学和余国柱，画了张画儿还给明珠，两下里心照不宣，他高士奇要给明珠排忧解难了。

他敢揽下这件泼天的大案子，倒不是不怕杀头。他从康熙那一阵踌躇中，便知道康熙心存犹豫，发火骂人，那是为了敲山震虎。眼下康熙一心都在军事上，只求国家安定，他决不会悍然不顾大局诛杀大臣。那样，可能会引起朝臣们人人自危，政局不稳的局面。这种局面，是康熙绝不愿意看到的。

可是，这件事也确实不好办。万一他去说合，弄巧成拙，露出马脚来，那可不是玩儿的。想来想去，终于让他想出办法来了，他要借后天自己成婚的机会，把这件事办下来。可是转念一想，康熙虽然说过，要来为自己主婚，可是皇上说话，在大事上，是金口玉言，说一不二，小事呢，不过是随口说说，过后可能早就忘了。高士奇有点怕他万一真的忘了，或者说那天有事不能来了，那不全砸了吗？

为了苏麻喇姑散心方便，康熙听从高士奇“医嘱”，在畅春园专为她修了一座别墅。高士奇当下便吩咐打轿前去拜见苏麻喇姑。别墅设在园中牛首峰下，高士奇验牌入了禁苑，迤逦行来，但见峰下满是松竹菩提，藤罗桧柏，碧森森，绿油油，柏子挂霜，松塔满地，既清静又不似钟粹宫佛院那样郁闷。高士奇缓步走着，远远便见苏麻喇姑和一个女人正在下棋。几个尼姑围在一边观战。高士奇常来常往，却认得那妇人叫孔四贞，孔四贞遥见高士奇捧着一大卷子纸进来，含笑说道：“高郎中来了！又要搅得这佛地不清净了！上回我发热，谢谢你的药！”

“四格格您说笑话了，治疗寒热之症，不过雕虫小技何足道哉！”高士奇一边笑回孔四贞的话，一边瞧着苏麻喇姑的气色说道：“大师的病我瞧着好多了。清静空寂、养德修身，此乃佛家精义。大师先天带来的气质，什么样的病也会好的，不像我们这些俗人，就是打熬一辈子也得了个正果儿！”

孔四贞听了不禁一笑，说道：“好你个高士奇，就是一张巧嘴儿。官做了这么大，还来这里拍马，我们可没有官爵赏你！”

苏麻喇姑和高士奇已经很熟了，虽然觉得他人有点油滑，但天分才学都没说的，而且很健谈，说起话来口若悬河，自有一种高雅情致，所以对他颇有好感。听了高士奇的奉迎，苏麻喇姑脸上闲过一丝笑容，将手一让，说道：“高居士，请在那边蒲团上坐——绮云，敬茶！”

一个小尼姑答应着捧了茶出来，高士奇一边接茶坐了，一边笑道：“好香！谢谢大师赏茶！”

苏麻喇姑问道：“什么风将你这大忙人吹到这里来？你挟着这么一大卷子纸，又是什么东西？”

“回大师的话，学生这儿来献丑了。上回大师说到我的字，回去一忙竟忘了。前天突然想起

来，趁着酒劲儿写了出来，只怕难人大师法眼。”孔四贞早听说高士奇有一笔好书法，便起身拿过来在案上展了。

字画共是三张，一幅中堂画儿非松非竹非梅，也不是麒麟鹿鹤之类的瑞兽珍禽，只有天上一轮明月，月旁彩晕周环，下头一泓清池，漂一株青萍，伴一枝孤标高耸的荷花，一只细腰的蜜蜂在花旁振翅欲飞。一对条幅，龙飞凤舞，写得更显精神。苏麻喇姑看见，不禁浑身颤抖。只见上面写着：

霞乃云魄魂

蜂是花精神

听过本书第一卷的朋友们都还记得，这是当年伍次友写了送给苏麻喇姑的对联啊。他高士奇怎么会知道，又怎么会写了这副对联送来呢？

此时的苏麻喇姑真是万绪纷来，神不守舍，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心在何处。高士奇更紧张，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上，生怕这个马屁拍在蹄子上。

“哦，大师，在下写得不好，比起伍先生来差多了。然而据高某推心而言，大师之病，实由对联引起。若把它常挂佛堂之上，比你常闷在心里对身子更有好处。”

苏麻喇姑一怔，回过神来，觉得高士奇的话也不无道理。双手托着纸微笑道：“唉，你高士奇是朝中有名的书法家，皇宫里的对联你都写了，这个字谁敢说不好？不过我可是没东西还你这份人情。如今的世面是今非昔比，真正令人可叹。那些不要脸的官儿们，不管圆的扁的全都拿出来，孝敬、巴结你们上书房的臣子。我是个出家人万缘俱空，你这份人情我收了，可是，你也甭指望我给你办什么事儿！”

苏麻喇姑如此精神焕发，说出话来，又是这样的刻薄锋利，高士奇不免吃了一惊。他不曾想，这个平日少言寡语、冷颜峻色的菩萨竟然如此泼辣！他哪里知道，康熙九年前的苏麻喇姑本就是这副样儿。高士奇一怔之下，连忙笑道：“那是那是！我从不收人家钱，更无事央求大师。大师收了字画就是我的脸面，高某同朋友又有吹牛的资本了。哦，差点忘了，京师新近来了几班戏子，编的好戏文，听说虎臣大人都极为赏识。贱内后天就要过门了。在下一片诚心想奉请大师过去散散心。不知大师可有此心情？若四格格也肯赏脸，说不定还能搬动皇上呢。果然如此，就是高门祖上有德，也不枉了芳兰一片敬奉之心了！”

苏麻喇姑还在看着字画，口中说道，“我素来不看戏，皇上叫我去畅音阁看戏，我还懒得去呢！无非是飞燕、玉环、紫钗、牡丹，再不然就是封神、西游、包龙图夜断阴曹，有什么好看的？你八成请不动皇上，竟拿了字画来我这儿撞木钟的吧？”

孔四贞久闷宫中，却想出去走走，遂笑道：“慧真大师，亏你还是‘万缘俱空’呢，这样一个玲珑剔透的心思儿，什么事都起疑，一辈子也难成佛！你若去，我倒想陪陪你，多少年没见你这副笑脸儿了！”

高士奇眨了眨眼，笑着说：“大师，你若是男身，又不出家，像士奇这些人真得卷铺盖回乡再读十年书！——刚才，正巧被你说准了！我何尝没有这个意思！您想啊，凭士奇这点能耐、脸面、哪里搬得动皇上！不过，这戏却并非寻常脚本。虎臣信里说，连伍先生当年看了草稿，还连声夸赞，高兴得手舞足蹈呢！”

高士奇灵机一动，搬出了伍次友这座尊神，苏麻喇姑果然动了心：“哦？是什么戏？”

高士奇眼睛一亮，来了精神，“《桃花扇》！山东才子孔尚任的得意手笔，写了整整二十年！述说前明一代兴亡，侯朝宗与李香君的悲欢离合。里面的诗词、曲赋、格调意境都是相当出色的！我请皇上倒也不全为巴结，一来皇上原就答应过的，为我主婚；二来戏文气派很正，虽说圣学渊源，在万机余暇看点这样有情、有致、有事、有训的戏，是有用的。”

苏麻喇姑听他说得天花乱坠，想想他素来治病十分精心，又实心实意地请她看戏，这个面子不能不给：“你且回去听信儿。四格格是老佛爷的养女，我陪着她一道去请老佛爷和皇上，请得

动是你的造化，请不动你也别埋怨。”

金钟一撞，洪亮异常。这两个女人的面子大得令人吃惊。第二天，何桂柱便传下太皇太后的懿旨，命高士奇备好关防。何桂柱还带来太皇太后赏给芳兰的二十两金子和三十匹宁绸。命上书房二十六日放假一天。高士奇知道，上书房放假，是孔四贞和苏麻喇姑的主意，既然太皇太后和皇上要来，索额图、明珠、熊赐履、汤斌、李光地和翰林院的编修们自是也要凑趣儿来了。这么大的体面。这么大的排场满朝文武谁承当过呢？

二十六 赐新婚秦本全照准 统战舰进军只欠风

二十六 赐新婚秦本全照准 统战舰进军只欠风

太皇太后传下懿旨，要带领皇上、太子、生过皇子的众嫔妃、三岁以上的皇子，还有苏麻喇姑、孔四贞等一大帮人，在二十六日那天高士奇新婚之时，到高府去看戏。这个旨意一下，高士奇真是欣喜若狂，高兴得手脚都不知往哪放了。您想啊，太皇太后和皇上都来了，那在京的三品以上大臣们敢不来捧场侍候吗？哼，满朝文武之中，谁有过这么大的面子，这么大的排场。明天就是甘六了，高士奇不敢怠慢，一伸手，就拿出了两千两银子，赏给了阖府家人。

高府上下一百多号人得了银子，个个兴高采烈。前奔后跑，马不停蹄地忙了一宿，还是精神抖擞毫无倦色——高府差不多翻了个儿：正厅改作太皇太后和宫眷休息看戏的地方。前头设一幅纱屏挡了；厅前正中为康熙设了软榻；两旁厢房为机枢要臣也设了座位。二门一溜仿宫墙全都拆了，前后院打通成了一片空场，搭了一座戏台，戏台前边的一大片空地上，设了许多矮几，作为文武官员和宫廷侍卫们边看戏边饮茶用的。一应细巧宫点、茶食、酒菜、笔墨、纸砚也都预备停当。

第二天便是二十六，高士奇匆匆忙忙当了一会儿新郎官，康熙便陪着太皇太后驾幸高府。随驾的部院大臣来了一大群，迎驾、接驾、请安、入席，忙得高士奇脚不沾地，头大眼昏，好不容易，才按照品级、职位安置好了。

就听一阵锣鼓之后，演员们跳加官谢了皇恩。先演了一出帽子戏叫《过五关》，主角关羽“灯下观春秋”。一折下来，太皇太后在纱屏后传出旨来吩咐康熙：“这个戏演得好，赏点什么吧！”

康熙也正看得入神。入关定鼎以来，文圣人早已确定了孔子。武圣人呢？礼部拟了三个人，——伍子胥、岳飞和关羽。议了几次都没有结果。由于战争不断，康熙没有下决断，也就搁开了。此时见台上勇武沉稳的关云长在灯下持着胡子读史书，周仓手持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守护在一旁，那忠义气概、大将风度着实叫人赏心悦目。听见老佛爷叫行赏，康熙从遐想中醒了过来，吩咐李德全：“拿一把金瓜子赏他！”

说完，继续想自己的心事，嗯——看来伍子胥和岳飞都比不得关羽。伍子胥替父兄报仇，鞭尸楚平王，虽有孝道，却亏了臣道，算不得忠；岳飞忠孝两全，只是他的对头是“金”，正犯了本朝忌讳。只有关羽，忠孝节义于一身，称得上武圣人。这个人，行。

他正要把熊赐履叫过来说这件事儿，猛听台上萧鸣箏响。正戏《桃花扇》开场了。侯方域方巾皂靴甩着水袖潇洒飘逸地出来，出场便吸引了康熙。康熙忽然想起了伍次友，他正是侯朝宗的高足。前些时派素伦至五台山找他，回报说他挂单化缘去了，如今伍先生又在哪里呢？他的心不由一阵凄凉。想起自己年过而立，台湾战事凶吉未卜，西部叛乱无暇顾及，既无良将可当重任，

又无向导随行参赞，禁不住暗自叹息。又看了一会儿，见天色已近申时，便起身进大厅来。一大群嫔妃命妇正立在太皇太后跟前凑趣儿，见康熙进来，“唵”的一声都跪了下去。

太皇太后正扯着芳兰的手说家常，见康熙进来，笑道：“哎——外头大臣那么多，皇帝进来做什么？我老天拔地的，这些戏文都听不懂，有她们陪着说笑解闷儿罢了，用不着你来立规矩。”

康熙赔笑说道：“哦，坐得久了，也想走动走动。天这早晚了，又怕老佛爷饿了，进来瞧瞧，可要传膳？”

太皇太后道：“你瞧瞧这桌子上的东西，还饿着我老婆子了？只芳兰可怜见的：一个新媳妇，踏进门就应付这么大的场面，真难为她了。”

芳兰听太皇太后提到自己，忙闪出来向康熙叩头。

康熙见她还穿着大红喜服，越发显得面白如月，羞颜似晕，俏丽中透着精明，遂笑道：“好好！起来吧。朕原说过为高士奇主婚来着，总算不食前言了。这会子没东西赏你，回头让礼部早些给你进诰命！”

太皇太后因笑道：“你没事还去吧！没的在这里，她们连个笑话也不敢说，你饿了只管传膳，我是不用的。”

当戏演到侯朝宗和李香君相继出家之时，苏麻喇姑想起自己和伍次友的事，不禁有些黯然失色。太皇太后一眼就瞧出了她的心事，忙说：“戏文虽好，只是太文了，我有点坐不住。天色渐渐暗下来，趁他们掌灯，咱们不如回宫。慧真你也不用回畅春园，陪我住一宿吧……张万强，你陪着皇帝看戏，让他歇息一日，别说我去了，扫了皇帝的兴。芳兰，以后没事了，进宫去陪我说说话，给我解闷。”说完，便从后门起驾回宫了。

戏一直演到子初时分才完，康熙看得快心畅意，赏了戏子们，又命众人散了，他自己却兴致勃勃地要茶喝，又对高士奇道：“实在是才子手笔，这么好的戏，为什么不早奏朕知道？”

“回圣上，孔尚任这人是有的大胆秀才，虎臣怕戏里头有什么违碍之处，先在南京演了才进上来。奴才原也想先看过了再请主子赏看。后来想虎臣何等精细人，岂能有错？就斗胆了。”

“唔，孔尚任是伍先生推荐过的人，即有小过，有什么关系，用得着你绕那么大圈子请朕？只不知今年北闱科考孔尚任来了没有，可别再像南闱一样把他给取在榜外了吧。”

高士奇耗费了这么大的精神，为的就是南闱的事，如今，见皇上主动说出这题目，他能放过机会吗，忙道：“主子说到这儿，奴才就得进一言。前天万岁盛怒之下，天威不测，奴才被吓得走了真魂，就有话也得等主子消停消停再说——若论南闱的事，只能说臣工办事不尽忠心。可要是翻过来瞧，还是件喜事，不值得万岁龙心大怒，动那么大肝火。”

“你说什么？科场舞弊，有什么可喜之处？”

“万岁，什么事都得反过来看看，才能看全了！以奴才之见，此乃天下文人心向大清，盛世即来的转机！”

“唔？”

“圣上，我朝入关定鼎，已历四十余载，人心浮动原由很多。最大的事莫过于文人执拗，谬解圣人经义，死抱了华夷之见。所以历届科考皆都不足员。”

高士奇说着，抬起眼来看了一下康熙，瞧皇上神色平和，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便长了胆子，继续说了下去：

“如今人们不惜重金钻营门路，踊跃参加科考，乃政局大稳、百废俱兴之象。奴才说句不中听话，开国之初时连明珠那样的诗还中个同进士！‘三藩’乱时，南闱报考不足五分之一，也不敢停考，那时怎么没人花钱打关节？时事不一样，大势有变了！当然，有舞弊必有屈才的事，可毕竟还是少数。奴才看了中选名单，南闱取中的江南名士也不少，似也不可一概抹杀……”

康熙站起身子，端着杯子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见高士奇停了口，笑了笑道：“你说下去，不

要怕嘛。”

“这件事，万岁认真要办，就得兴大狱。如果真的像熊赐履说的那样，主考、副主考，一十八房考官杀的杀，砍的砍，这取中的文士谁不胆战心惊？办得如此之严，往后的考官也望而生畏！皇上费了多少年的心力才养了这点文人归心的风气，岂不又扑灭了？而且在南闹闹事主犯邹思明并没有拿住，他的背后有什么文章咱们也不清楚。严惩考官必放纵了这些闹事的人，往后动不动就抬财神进贡院，万岁办是不办？这善后何其难也！”

康熙一边听，一边思索着，“高士奇，你八成是受了什么人托付，趁着朕高兴，来平息这天字第一号官司的吧？依你说的，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竟作罢不成？”

高士奇“扑通”一声双膝跪下，说道：“奴才岂敢！奴才原是潦倒书生，跟了主子，不次超迁，已经贵在机枢，焉敢以身试法？奴才是说，舞弊当然不好，但主子乾纲在握，这毛病好治；可动摇了人心就不易挽回。主上天聪睿智有日月之明，自能洞鉴奴才苦心！”

本来决心大开杀戒的康熙被高士奇说动了。想想，高士奇说的也有道理。但撒手不治，又于心不甘，沉思一会儿，康熙方喃喃说道：“不办了？”

高士奇吃准了康熙急于用兵不愿朝局震动的心思，断然说道：“办还是要办，明面儿上不能声势太大，惊动朝局！将左某、赵某调回京师，严加申斥，夺官退赃！闹事者则密令缉拿。等台湾事完了，主上南巡之时，把落榜中确有才识的人简拔上来。这样，已选上的举子不致于玉石俱焚，落第才士又得特简之恩。将来察看他们的吏治，公忠廉能的提拔，贪赃不法者治罪，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康熙听至此，不禁双掌一合，刚要说“就依你”，话到唇边却变成了：“朕今儿乏了，明日召见上书房和礼部司官会议一下再说吧！”

高士奇这一本算是奏准了，一场泼天大案被压了下去。皇上没有兴大狱杀人，却叫李光地拟了圣旨，飞马传送福建前线，催向台湾进兵的事。

远在福州的水师提督施琅，接到了康熙皇上督促用兵的诏书。诏书中要施琅与姚启圣商议一下，眼下是否可以进兵台湾，如果不行，那么什么时候用兵最为有利，商议之后，即刻回奏。施琅接了这个圣旨，不敢耽搁，便坐了轿子，直奔姚启圣的总督衙门。

在清朝初年，提督一职为正二品，比总督低着一级。可是施琅这个水师提督是以钦差身份驻防在此，而且圣上有旨，命姚启圣的人马，统归施琅调遣。姚启圣不敢托大，听说施琅来了，便率领着将军赖塔，率全城文武迎至东门。施琅也不谦让，即命各官散去，带着总兵陈蟒、魏明来到大堂上，圣旨开读已毕，便展了海舆图，福建的这两位最高军政长官共谋攻取台湾的方略。

听施琅大致介绍了敌我双方军事情形之后，姚启圣捻着胡须，慢吞吞说道：“施公，原定先取澎湖的方略是不错的。不过那时郑经还没有死，台湾政局尚属稳定，所以得步步为营，先打澎湖。如今郑经病死，他的儿子们相互残杀，全岛兵权，已落入旁人之手。刘国轩带着重兵驻守澎湖，其实也有点避祸的味道。我军不如避实就虚，乘现在北风正大时绕过澎湖，直取台湾本土，一鼓破之。这样，驻扎在澎湖的刘国轩进退维谷，必会不战而降！”

施琅一言不发听完了姚启圣的话，沉思了一下，笑着说：“启圣兄，你的话有道理，若退回去五年，‘三藩’狼烟未息，主上命我下海打仗，我也要这样想。现在海内安定，以倾国之力取台湾，便不能走这步险棋，而抛弃全胜之道。数百里风滔之险，不是件容易事，万一台湾本土之战稍有不和，中间横着的澎湖便是我们全军葬身之地！所以兄弟以为应以不变应万变，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攻下澎湖，台湾便不战自乱，这才是万全之策。”

“照你这么说，我们就得等着南风了？那最早也得等今年夏秋。”

“对。”

“施军门可曾想过，夏季海战风险更大！如澎湖一战不利，台湾内乱消除，不知又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按照康熙以前的旨意，姚启圣在施琅军中的职责是宣慰军士。二人相处时间长了，时日多了，施琅知道这老头子认理不认人，便微微一笑说道：“启圣兄放心，为将之人不识天文，不辨风候，怎敢在海上打仗？夏季是季风，以南风最多，倒是冬春之风最难预料。我练水军五六年，郑家的兵我也当过，他们那两下子也还知道。取了澎湖，便扼住了敌军咽喉，他若负隅顽抗，我就派大兵舰泊在台湾港口，重炮轰击。另出奇兵分袭南路和北路。哼，台湾那几万兵，分散数百里海域岛屿，还要守本土，不难各个击破！”

他俩在这儿争论不休，那位将军赖塔却一直没有搭话。他坐在施琅的对面，一只手搭在椅子背后，连帽子也没戴；一条发辫顺脑后直溜下来，刚剃过的头和油光光的脸，酒坛子似的闪着亮光。他抚了一把刚刚修饰过的八字髭须、嘻嘻一笑说道：“二位说完了吗？下官说句不怕得罪你们的话，你们似乎连皇上的圣旨都没读懂！”

施琅为人严肃庄重，又一向看重军纪，很看不惯赖塔这样懒散随便的模样。施琅偏过头来问道：“哦？大人有何高见？”姚启圣撇着胡子扭转了脸，只鼻子里哼了一声，瞅也不瞅赖塔。

赖塔拿起康熙的廷寄谕旨，笑了笑，说道：“皇上旨里说的多明白。依我看这台湾的事啊，没准就吹了！你们寻思，如果定要取台湾，何必还要问‘可否进兵’？”他舔了舔有点发干的嘴唇，站起身来操一口流利的京腔，晃着脑袋又道：“咱们做臣子的得善体圣心！要我说嘛，干脆老实回奏，台湾暂不宜取，皇上也省心了。咱们呢，也省了多少无益的事儿！”说罢便伸懒腰。

尽快拿下台湾统一中华版图，是康熙亲定的国策。施琅在京的时候，皇上亲自接见谆谆嘱托。可如今这个赖塔，公然曲解圣意，胡搅蛮缠，打断了议事的进程，又这样口出狂言的傲慢无礼，可把施琅给气坏了。他突然站起身来，大喝一声：“赖塔，把你的帽子戴上！”这声色俱厉的申斥声，廊下的将军们都吓了一跳。姚启圣目光也霍的一跳。

赖塔懵头懵脑地问道：“什么？”

“我说你，把帽子给我戴上！”

二十七 严军纪施琅责赖塔 念勋劳康熙慰虎臣

二十七 严军纪施琅责赖塔 念勋劳康熙慰虎臣

接到圣旨，施琅连忙与姚启圣和赖塔一起，商议向台湾进军的事儿，可是这个赖塔，却军容不整，态度傲慢，而且公然曲解圣意，口出狂言。施琅听了，不由得勃然大怒。他拍案而起，怒声喝道：“赖塔，把你的帽子给我戴上！”

赖塔腾的一下涨红了脸，用手抹一把油亮的头发，咧嘴冷笑一声，“嗨？你就这么霸道？咱老赖生就的这德性！紫禁城里跑马、五凤楼下坐轿，见过的多了，谁敢说寒碜？你老大人那时候在哪儿贵干呢？”

一听这话，施琅的脸立时变得惨白。他是从台湾投降过来的将军，最忌讳的就是别人当面揭他的这个短。那时候他在哪儿？那时候他还在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部下当差呢。这个赖塔可不一样，他是镶黄旗下的将领，仗着祖父、父亲和自己的战功，压根就没把汉臣当一回事。姚启圣见惯了赖塔八旗贵胄的架子，虽十分厌恶，却也无可奈何。他在福建当官多年，最头疼的事儿，就是和这个打仗不怕死、平日耍无赖的将军打交道。

施琅却无法容忍，脸上肌肉收缩得紧梆梆的，做然仰起了脸，叫道：“来人！”

“扎！”几十名亲兵在廊下轰雷般应了一声。骁骑校尉蓝理按着刀柄进来，又手一立，请示

道：“军门有何指令？”

施琅脸上毫无表情，一声令下：“撤掉赖塔的座！”

赖塔一向刁蛮不讲理，欺侮惯了汉人。征讨耿精忠攻陷白云坡的时候他立了大功，晋封为将军后，更加不可一世。见施琅发怒，将身子向后一仰，索性半躺到椅子上，双手有节奏地敲击着椅子扶手，怪声笑道：“施大人，你敢！我得用哪只眼睛瞧你这位提督呢？你是皇上？在你跟前不戴大缨帽就得——”

他话未说完，早被身后的蓝理猛地推了一把，一个趔趄出来，椅子已被提过一边。赖塔顿时勃然大怒，犟着脸，双手将公案一掀，“哗”的一声，将海域图、茶杯碗盏、笔墨纸砚乒乒乓乓、稀里哗啦掀得满地都是。总督府的戈什哈都被他吓得一怔，只施琅带的亲兵一个个目不斜视，钉子似的站着，却一齐将手伸向腰间的佩剑。

施琅腮边肌肉轻轻抽动了一下，轻蔑地一笑，低沉而威严地吼了一声：“升帐！”转身向姚启圣一揖，又哈腰伸手向旁边一让。姚启圣忙还礼退到一边。此时，仪门内的亲兵手按腰刀，墨线般笔直地列成两行，走了进来。施琅回身叫道：“请圣上赐我的金牌令箭！”

“请御赐金牌令箭！”

一声传呼，赖塔愣住了。到了此时他才觉得有些不妙，将红缨帽向头上一扣，嘻笑着扮个鬼脸儿道：“老施，何必生气呢？我府里还有点事，恕不奉陪，改日见，改日见！”

施琅淡淡说道：“哼，你有罪在身，岂能一走了之？”

赖塔脸色微变，强自镇定着，流里流气地笑道：“什么罪？哟嗬，你别吓唬人了！就为我弄翻了姚启圣的桌子？”

施琅阴着脸连声冷笑：“哼哼！你身为开府建牙大臣，私自暗通台湾，擅代朝廷向台湾谢罪，称他们是‘田横壮士’。还说什么‘中外一家，称臣入贡也可，不称臣不入贡也可——’可是有的吗？！”

赖塔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突突直跳，结结巴巴地说道：“朝廷叫咱安绥地方，那是权宜之计——”施琅却不理会他的辩白，又径自升至中座。赖塔见势不妙，扭头便走，刚至堂口，早被护卫亲兵“咔”的一声，两支枪交叉着挡住他的去路。总兵官走上前来，先打了个千儿，笑道：“大人，这时候儿我们军门不发话，谁敢放您出去？”

姚启圣知道这施琅不是好惹的角色。眼见四名校尉抬着供了金牌令箭的龙亭步入中堂，心里一急，“叭叭”两声打下了马蹄袖，叩了三个头，起身凑近施琅说道：“将军息怒，瞧着他是满洲哈喇珠子、有功劳的份上，饶过这一回吧。”

“哈喇珠子”本是满语“小孩子”的意思，这里用出来却有双关意思，可以说是小孩子不懂事，也可解为深得皇上宠爱。姚启圣心很细，措词也很注意分寸。施琅不由暗自叹息一声，借人头立军威的主意只好打消了，便格格一笑说道：“哼，他是哈喇珠子，吾可是铁石心肠的将军！赖塔今日坏朝廷政令，乱我军心，已经有罪，何况竟在钦差大臣面前大肆侮慢，咆哮军帐！本钦差陛辞之前，皇上有密旨严饬，视你伏罪与否相机定夺，你竟敢如此放肆！来！”

“扎！”

施琅阴笑着下了公座，绕着赖塔，走了一圈：“哼，赖塔，凭你的罪，将你军前正法，可冤枉吗？”

赖塔早已被他的气势吓得魂不附体，双膝一软便跪了下去，磕了不计其数的头，半日方期期艾艾地说道：“卑职今天喝多了酒，昏天黑地没上没下，冒犯了钦差，求……求大人饶过了吧……”

“革掉他的顶戴！——反正他也不愿戴了。”

“大人！”姚启圣忙上前嬉笑道：“施大人，念这赖塔打仗不失为骁勇之将，请允其……戴罪立功……”

施琅仿佛没有听到姚启圣的求情：“打仗哪里用得着这样的人，撒野打架倒差不多！本钦差原想杀掉你，念你世代功勋，又有姚制台代为求情，姑且免你一死——限四个月之内，替我大军督造十门大炮和十万支火箭，装船听用，并以此来赎你的红顶子。不然——哼！”接着将手一摆，吩咐道：“轰他出去！”

赖塔迷迷糊糊地叩了头，一脚高一脚低蹒跚而去。姚启圣饶是胆大，也被方才的一幕唬得脸上一红一白。

施琅已恢复了常态，上前扯了姚启圣的手向上让着，一边坐了，一边哈哈大笑：“启圣兄，亏你素有铁胆之称，对这样的东西，怜惜他什么？我们还是接着议。不才还是以为要等到夏季，借南风之势进击澎湖……”

姚启圣和施琅联名拜折，将两人争议的详情陈述了，发六百里加急直送北京，并将处分赖塔的经过情形另附折片奏报康熙。

奏折到时，康熙正在上书房与诸臣计议奉天之行的事。因为狼獾回来述职，详细报告了在黑龙江查勘罗刹兵力布置和巴海、周培公与哥萨克周旋数年的情况，康熙决定亲自到东北看看战备，顺便接见一下漠南诸蒙古王公。看了施琅的奏折，康熙突然失声大笑：“赖塔这奴才就得施琅这样的人治一治！汉人的坏习气是沽名钓誉，满人也有一宗儿不好，就是骄纵无法。这下子好，用十门红衣大炮，十万支火箭去赎顶子，敢怕他不收敛收敛？”说着将施琅惩治赖塔的事说了，众人都陪着大笑不止。康熙使命高士奇草诏给施琅，照允夏季进兵，赖塔造完大炮着调任四川，以免掣肘。

康熙看了看众大臣：“说到大炮，还是西洋人的精。平定‘三藩’时，西洋人张诚造的炮在湖南、陕西都派了大用场。如今听说制炮局又停造了，这不成！索额图你记着这事，叫兵部留心，朕要亲自看看的！”

索额图忙欠身答应一声“是”，又笑道：“施琅的炮舰，奴才瞧着已经够使了。这回再造的炮，不妨用到葛尔丹身上，只怕在库里存的时间长了不好。”

熊赐履就坐在索额图身旁，他原不赞同打台湾，见康熙决心已定，反倒又担心战事不利，因笑道：“离夏天还有四五个个月，若能再造二十门大炮，臣以为还该运到福建，小心点总是好的。等台湾打胜了，再将大炮运往古北口大营，交飞扬古用也不误事，和准葛尔打仗，更得筹备周密。”

康熙要在西部用兵，正在选择前敌大将，熊赐履几次推荐飞扬古能胜此任，他都没有下决断，听熊赐履这话，一笑说道：“哦？看来你决心要推荐飞扬古了。朕看似似乎还是周培公好些，他在甘陕平工辅臣，很有章法嘛！”

明珠却不愿周培公再度出兵立功，忙接下了话头：“圣上，陕西平叛，主将还是图海，带的兵是在京王公家奴，没有图海坐镇，他周培公一个汉族大臣，能济什么事？再说，古北口的兵都是上三旗正牌子，老图海患风疾不能上阵，周培公一个人是不行的。”

索额图接连写了几封信给周培公，没有得到回信，心里也不自在，便道：“熊赐履和明珠说的是，周培公文弱书生，单人统领满汉八旗劲旅确是力不从心，何况他也有病……”

康熙边听边摇头，几个人话中含意他虽不知端底，但说周培公不能带兵，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当初周培公还是白衣秀士时，康熙便在烂面胡同当场以军事面试，那真是谈锋一起，四座皆惊。南苑行军法，平凉大捷，周培公的功劳远在图海之上，调任奉天提督，原就为西边战事再用，此时岂可轻易变更？想着，不禁微微一笑，正要说话，李德全挑帘进来说道：

“万岁爷，四省海关总督魏东亭来京，递牌子请见呢！”

“什么，虎臣来了吗？在哪里？叫他进来！”康熙一跃而起，大声吩咐，“一定是刚到京城就来请见的。肯定没顾上吃饭，传旨，叫御膳房弄几个菜，样数不必多，要现炒，实惠一点！”说话间魏东亭已是进来，跟在身后还有个人抱着文书，却是内务府堂官何桂柱。

魏东亭出京已三四年，虽然与康熙有君臣之分，毕竟自幼同行同坐，君臣交情甚深，他刚进来便听康熙吩咐叫人给自己弄饭，不知怎的，鼻子一酸，落下泪来。一边恭肃叩头，一边说道：“奴才魏东亭恭见主子爷！您瞧我这是怎么了，只是淌眼泪儿——胡子一大把的人了，真不成体统！”

这是真情实感呀！康熙由不得心里一热，一腔高兴化作了感慨，盯着魏东亭，看了好大一会儿才道：“是啊，你如今也是独挡一面的大臣了。家里老小如何，朕的孙阿姆呢？吃得动东西吗？”

魏东亭忙拭泪笑道：“托主子的福，奴才的母亲身体康健，只是想念主子，天天都要念叨几遍儿。这次奴才进京，母亲将秋天专为主子泡的醉枣带了十坛，她说这是主子最喜爱的。贱内史鉴梅，今年产下第二胎，臣已在折子里奏明的……”

康熙笑道：“对对对，朕答应给这孩子起个名儿，就叫——魏俯罢——要不了多久，朕就要见到他们了。朕明年南巡，你叫鉴梅给朕两坛好鹅掌预备着侍候。哈哈……”又问何桂柱，“你有什么事？”

“回万岁爷的话，奴才送折子来了，里头有靳辅修复萧家渡的折片。阜河已开了一半，下余的明年秋汛前可望竣工。这一件是礼部司官拟的去奉天从驾名单，要不要先让熊赐履瞧过了再进主子御览？再一件是李光地奏请主子北巡时由太子在京主持朝务的折子，一并请皇上定夺。”

康熙点头微笑：“好好，何桂柱这两年读书用功，有长进了，这几句话说得比先前简明了——”康熙说完拿起名单瞥了一眼丢给熊赐履，“我再斟酌一下吧。朕这次北巡奉天，又不是去游山玩水的，李光地、查慎行这些文人墨客就不必从驾了，有高士奇足够了。东亭，你难得回来，陪朕一起去盛京走走吧？”

魏东亭忙叩头道：“这真是意外之喜，奴才巴不得呢！正怕主子撵奴才回去，有好些个事得从容回主子呢！”

一时御膳房来禀说菜已备好。康熙笑道：“不要送来，在这儿他吃不好，小魏子你还是到侍卫房和你那几个朋友一道儿，吃得香甜。朕后天启行，你吃过饭就去给老佛爷先请个安，看看京里朋友故旧，再去瞧瞧苏麻喇姑。后天天不亮就递牌子进来——你跪安吧！”

魏东亭连声答应着下去。康熙方拿起靳辅的折子，一边看，一边用指甲划着，口里问道：“皇帝出巡，太子在京坐镇，原没有什么说的，只怕他还太小些吧？”

索额图忙笑道：“小主子虽说年幼，外头大事都是皇上主持，他在北京不过学着看看折子，见见大臣，内里又有熊老夫子、汤斌他们照顾，李光地不从驾，也能帮办事务，皇上也不必过虑。”

明珠也笑道：“索相说的极是。奴才说句狂话，当年主子登极时才八岁，个子怕还不及小主子如今高呢！要紧公事自然还是要送皇上御览。其余不要紧的，外边有臣子们计议，里面老佛爷也能照应。大阿哥和三爷也侍候着太子，还不是严严实实？”

康熙没有留心这两个臣子话中细微差别，索额图说的是太子监国；而明珠说的却是大阿哥和三阿哥共同辅佐朝政。他沉默一下，笑道：“就这样办吧。不过太子既然摄政，也得有些体统。索额图从前奏过，请给太子服饰增制。因那会儿他还小，朕没有答应。现在既出来办事，虽然与阿哥们是骨肉，却有君臣之分。朕看太子朝冠，可以用玄狐，东珠加到十二颗，其余皇子青狐朝冠，东珠十颗，以示分别——熊赐履，你是礼部上的人，你说呢？”

熊赐履早已在凝神静听了。他学贯古今，知道历来太子监国，其余诸皇子绝对不容干政，如今要太子和皇子都来办理朝政，这就是大大不妥。但清朝自关外带来的规矩就是如此，要动这个“祖宗家法”也是非同小可的。他当然听出了索、明二人的弦外之音，但自觉哪一个也惹不起。思量了一下才缓缓说道：“其实服饰改不改并不十分紧要，要紧的是君臣名分，得有明诏训谕。不过皇上既说了给太子加制，除了衣帽之外，还有礼仪，得叫礼部据前朝体制成例，规划出

来，就不致于出乱子了。”

康熙这才品味出来，几个人意见并不一致。当下也来不及细想，只说了句：“好，就依熊赐履所奏，叫礼部拟了呈朕看。”说完，便命众人跪安。

二十八 巡奉天武丹猛如虎 滞隆化士奇疗御疾

二十八 巡奉天武丹猛如虎 滞隆化士奇疗御疾

隔了一日，康熙的车驾由东直门出京，向北进发。因为事先有旨意，不许礼部兴师动众地大肆铺排，所以皇上只坐了一辆曲柄黄盖的绿呢暖轿骡车。侍卫中穆子煦留在京师护侍太子，武丹带了二十多名精悍侍卫簇拥着康熙迤逦而行。李德全架着海东青和一帮内监骑马跟着，索额图和明珠跟在轿车后听招呼。魏东亭和高士奇尾随断后。这两个人都是康熙的心腹，一个好学谦逊、和蔼沉稳，一个滑稽多智、博学广才。他们俩一边扬鞭行路，一边相互交谈，不多时便结为好友了。

四天之后，车驾出了古北口，来到了辽阔的蒙古大草原。康熙是在内地出生，在紫禁城里长大的，平日看惯了栉比鳞次的房舍，曲径幽深的巷道，虽然也曾在京畿山西一带巡视过，那关内山河，总不免给人一种狭窄、闭塞的感觉。等出了长城，放眼一望，草树连绵、狐兔竞奔，只见茫茫草原，天高地广。一阵清风吹过，云动树摇，百草伏波，真让人耳目一新！康熙在轿车里坐不住了，兴致勃勃地跳出来，在草地上蹦跳了几下，像个大孩子似的哈哈笑道，“好！真是春风爽人啊！”

武丹也笑呵呵地说道：“主子！奴才十五年没来关外了，瞧着真是亲切。再过些时嫩草长出来，那才真叫美呢！”

康熙接过一个侍卫手中弓箭，一跃跳上了专为他预备的大青驹，牵上缓绳一抖，轻加一鞭。那马本来出自蒙古，此时见了草原，真是如鱼得水，就地撒欢儿兜了个圈子，长嘶一声狂奔而去。魏东亭双腿一夹马肚，风驰电掣般赶过去护驾。骏马飞奔之处，十几只黄羊，两只狍子被惊得“唿”的一下从草丛中窜了出来。康熙一见，忙从箭囊中抽出一支雕花狼牙箭搭在弓上，扯得满月一般，“嗖”的一声射出去了，一只黄羊应声翻倒在草窝里，打个滚儿不动了。

康熙在马上扬弓大笑，“李德全，快放出朕的海东青！东亭，你和素伦从北边绕过去。武丹，你愣什么？到西边堵住——高士奇跟着朕来捡猎物——其余的到东边，不要叫它们跑了！”

众人高声笑着答应一声，散开来围捉这群没命奔逃的野牲口。李德全解开缚在臂上的海东青，那猎禽尖啸一声，双翅展开，足足八尺有余。只见它直冲云霄，在天上盘旋一个大圈子俯冲下来，早已按倒了一只黄羊，伸出钢钩一样的爪子抓住羊头皮，扑几下翅，竟把它提起二十几丈高！侍卫们欢呼雀跃，齐声大叫“好！”海东青却将那羊直摔下来，又去寻捉猎物。

高士奇白面书生，哪见过这种场面？只顾张着嘴呵呵大笑，一边跟着康熙手忙脚乱地瞎张罗。

康熙将剩余的四五只黄羊赶得逃进一个小山沟里。回头对赶上来的武丹，高士奇和侍卫说道：“甭追了。天到这时分，再有半个时辰就黑了，网开一面，饶了它们去吧！”

话未完，那几只黄羊急箭般又从谷口狂奔出来，竟不顾有人，夺路而走。康熙正诧异时，武丹抢上前大吼一声，捉住康熙手臂向自己身后一扯：

“主子留神，有猛兽！”

正在嬉笑的高士奇被他这一声吓得身子一矮！康熙回头看看，并无动静，笑骂道：“武丹，你炸的什么尸哪——”话说半截便咽住了，康熙已感到座下的马也在簌簌发抖。

武丹的神色刹那间变得狰狞可怖：“主子，奴才是关东马贼出身，这事见多了！”他回过头吩咐一个小侍卫，“快，去叫虎臣大人，其余侍卫保护好皇上和众位大人。”

话音刚落，乱石后草丛中刷刷一阵响动，一只斑斓猛虎探出头来。斗大的虎头高昂起，发出粗重而低沉的一声长啸，几匹马竟吓得一下子软瘫在地，闪得康熙踉跄一步方站稳了。高士奇惊得脸上没有血色，新来的一个小侍卫张玉祥也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下，却被武丹一把提起，劈头盖脸就是一个老大的耳刮子：“主子还在这里，你就吓得没魂了？”

康熙这时已镇定下来，瞥一眼张玉祥，冷冰冰吩咐道：“拔掉他的花翎！”

老虎爬上了岩石。这时才看见它的全身足有七尺长！黄缎子一样的毛色，只见它懒洋洋伸了一下前爪，仿佛漫不经心似的看了看面前这几个人，将一根五尺多长的尾巴直竖起来，龇起牙又吼了一声。这一声之大，三里外也是听得见的。几匹马全都惊得成了一摊泥，不死不活地伏在地下。

武丹大叫一声：“护好主子！”便“刷”的一下将袍子甩到草丛里，提了一口气，慢慢向老虎走了两步。老虎好像知他来意不善，将两条前腿一伏。后臀高耸起来，头左右一晃“嗯”的一下，便窜了过来，正与武丹撞个满怀。

一场惊心动魄的人虎搏斗开始了。老虎粗大的双爪没头没脸地猛抓武丹。武丹机灵地转换步法，与老虎格斗。他在关外已是武林高手，当了康熙侍卫，又跟着铁罗汉史龙彪学艺三年，有一身练就的硬功夫，再加上他体魄如熊，心肠狠毒，竟赤手空拳与猛虎干上了。几掌打过，武丹打红了眼，怪叫一声扑上去，竟和虎紧紧抱成一团。他一手死死搂着老虎脖子，另一只手运起红砂掌，向老虎颊下、肋间猛击。那老虎张着血盆大口，却因武丹与它紧贴着身子却咬不着，情急之下，老虎使用前爪后爪连扒带抓。武丹身上牛皮铠甲的后背被它撕得一条一条，腿部也被抓得流出了殷红的鲜血。

就在这时，魏东亭已经赶到，见康熙和侍卫都在呆呆地看，便厉声喝道：“哪有你们这么办差的？这功夫还有心思陪着主子瞧热闹？快把主子架到后边！”他放眼看去，只见武丹已和老虎滚在一起，将一大片草都压倒了。便不动声色地从绑腿中抽了一把匕首，凑近了老虎。又想到，这虎浑身毛皮鲜亮可爱，说不定康熙要这张虎皮呢？所以不敢乱下手，只在一个翻滚时看准了，便向虎头上猛扎一刀，再翻过来便住手，如此往返三四次。虎血、人血狼藉满地，那老虎渐渐没了气力，被武丹一翻身压在身下，卡住了脖子。几个侍卫一拥而上，有的扯腿，有的用脚猛踢，那老虎已毫无反抗能力，一任众侍卫痛殴。素伦乘机拽出了已经累得半死的武丹。

夜幕在草原上降临了，侍卫们搭起了牛皮帐篷，燃起了熊熊篝火。他们烤着黄羊肉、虎肉，发出阵阵诱人的香味，高士奇、索额图和明珠与侍卫们兴高采烈地说笑着大吃大嚼。康熙从帐中出来，在春寒抖峭的风中惬意地伸欠一下身子，望着野茫茫、黑沉沉的草原出神。魏东亭见众人没跟着，忙掀开帐篷出来，见康熙沉吟不语，遂笑道：“主子，外头风大，瞧这天说不定还要下雪，请回罢。”

“唉，今天这场震惊，让朕想了很多。看来，遇上大事，手中没人是不行的啊！”

“皇上圣明在上，朝中猛士谋臣、爪牙之将比之历朝历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皇上大可不必如此感慨。”

“不，虎臣，西域之地自古以来虽属华夏版图，但叛服不常，甚难驾驭。朕想，西征之役为千古未有之伟业，可是，千锤打锣，要一锤定音，谈何容易！派谁去当主将呢，可见猛士、爪牙还是太少啊！哎——今儿个高兴，不想这些烦心事了。东亭，朕察看了你几天，觉得你似乎有心事，这次来京，不单是为了见见朕吧？”

魏东亭望着康熙模糊不清的面孔，心下暗自钦佩康熙的眼力：“主子说的何尝不是？奴才得

罪了人，在南京有点坐不住，想到北京见主子，得便儿诉诉苦。”

康熙突然哈哈大笑：“哦，就是你折子上写的，伊桑阿他们，哦……还有——你不必说了，朕心里有数。安心办你的差，万事有朕来做主。朕就你这么个奶哥哥，岂能轻易让人作践了？”康熙说得很动情，魏东亭听了这话，心中一阵酸热，一串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康熙站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冷，正要回帐，听见东边有人哭泣，正诧异间，魏东亭却说：“主子，这必是张玉祥。他今儿被皇上摘了花翎……”康熙一怔之下，默默踏了荒草走过去，站在抱头饮泣的张玉祥身后，缓缓说道：“张玉祥，你哭什么呢？变起仓促，惊慌失措也是人之常情。你向武丹他们几个陪个罪，就说朕说的，待以后有功，一定准你将花翎挣回来。”

早春二月，在江南已是繁花似锦，就是沿黄河两岸，也是杏蕊吐芳的时候了，但塞北天高气冷，依旧寒气难当。康熙一行离开古北口的第二天，突然变了天，白毛风裹着雪粒。雪片，时而如骤沙狂奔，时而如玉龙柱天，铺天盖地降落下来，这就是东北人常说的那种“烟儿炮”。康熙因贪程赶路，冒了风寒，头昏身热，懒得动弹。虽有高士奇在身边殷勤照料，无奈过了黑山县，一路俱是荒村小店，饮食医药均不周备，身上高热竟退不下来，把几个扈从大臣急得热锅蚂蚁一般。眼看快到隆化镇，众人方松了一口气，高士奇合掌念佛道：“阿弥陀佛，好歹镇上会有个生药铺的！”魏东亭接口说：“放心吧，隆化镇我来过，有两家生药铺呢！”

听说镇子上有药店，高士奇放了心，在马上对索额图道：“唉，我只怕主上转了伤寒，到奉天又要祭奠皇陵，又要会见蒙古王公，怕主子吃不消。”

隆化镇有一千多户人家，满地爬犁印子，街旁的样子也叠得齐齐整整，一垛接着一垛。因漫天大雪，街巷上绝少行人，车驾来到时天已近黄昏，只沿街几家干店门口，各自站着伙计，手里打着西瓜灯，缩着脖子跺着脚迎候客人。照武丹的意思，就镇边随便找一家客店先住下再说，但魏东亭因为以前陪康熙住店遇到过刺客，所以格外小心，挑了又挑，才在镇中心房舍密集的地方找着一家叫“兴隆”的百年老店歇下。高士奇张罗着开方抓药，看着煎好又亲自尝过，才伏侍康熙服了。眼见康熙吃过药安然入眠，才放心出了上房。见魏东亭端端正正地立在檐下，便说：“虎臣兄，你也忒过于小心的了！这会儿能有什么事？走了一天的路，好歹湿靴子也该换换啊！索老三、老明和武丹都在前堂吃饭，你也去吧！”

“不，士奇，小心没过逾的。山村僻野，内情不熟，主子这儿不能没有我们这帮玩刀子的。武丹和我商议好了，我们俩轮流在这儿守着，你只管吃你的饭——主子的病不要紧吧？”

听了这话，高士奇心里一阵感动。若论起忠心，这个魏东亭确是头一份，也难怪康熙疼他：“这事你放心，主子身子骨儿结实着呢，哪里就真的病倒了？我用了一剂发表药，只要主子夜里一出汗，明天准保没事儿。”

这个兴隆老店是个三间门面的店铺，前边卖饭，后边住店。康熙带的文武侍从、太监、宫人，有三十多人，足足摆了六桌。外边下着这么大的雪，老板也不防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客人，再仔细一看，虽都是便装打扮，却一个个气宇轩昂，上下分明，一来就包了全店房间，又命伙计关店门上门板儿，不准再接客。老板是何等精明啊，便知不是寻常客人，忙得他一头热汗前后照应。高士奇进来，径向上首明珠、索额图席上走去，打横儿坐了下来。明珠见店中有杂人，低声问道：“主子用过药了？”

“用过了，安生睡了。赶明儿主子不见好，你们只管啐我！”高士奇正在吹牛，却听店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拍门声。

二十九 绿莹莹墓陷得珍宝 香格格罹难受君恩

二十九 绿莹莹墓陷得珍宝 香格格罹难受君恩

高士奇正在吹牛，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一个伙计急忙过去打开门缝儿打量着来说道：“对不起，小店已经客满，请您老到镇西头去吧，那边蔡家老店还有空房子。”

这话刚完，就听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斥道：“少罗嗦！我们就住在蔡家老店，那边不开火，要到这买饭吃。老娘走南闯北，还没见哪里有你这号伙计，大雪天的把人堵在门外头说话的！”说着一挤身子已走了进来，顺手又扯进一个年轻小伙子，二人打落身上的团团积雪，大大方方向明珠这一桌只管坐下了，弄得众人都不知如何才好。那年轻人却没有老太太那么泼辣，腼腼腆腆地低头坐着一言不发。老太太将二两一锭银放在桌上，大声说道：“打一斤黄酒，烫热一点，来一个黄烟鸡、两碗口蘑汤和两碗水过米饭。我说，店伙计，你愣什么，我们的银子不够？”

那伙计有心刁难，拿起银子仔细一看，是九八成色的银饼，已夹去了半块，剪脚还微微发白，实在无可挑剔。便笑着说：“嘿嘿，老太太，不是小的不肯支应您。店里夹剪坏了，您去兑了钱来使，怎么样？”

旁边默坐着的小伙子忍不住，忽然抬起头大声说道：“多余的赏你，不要你找还不行吗？”说完，一转脸，正和高士奇四目相对，二人顿时全都大吃一惊。

小伙子盯着高士奇：“啊？是你——哦，足下可是姓高？”

高士奇一愣，这才仔细打量面前这个来历不明的小伙子。只见他穿一件绛红宁绸羊皮大氅，脚下是一双高腰牛皮靴，一顶出风毛羔皮大帽压得低低的。秀目细眉，嘴角微吊，两颊还有一对深深酒窝，虽是有些面熟，一时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面。正嚷眉沉思时，老太太突然说道：“高相公，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不记得黄粱梦的韩老婆子了？”

高士奇眼睛一亮，突然又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哦，这小伙子不是别人，必是土谢图汗的女儿，和陈潢要好过的阿秀！他“刷”的站起身来，对站在一旁的店伙计吼道：“你快滚吧！这两个人是我们一起儿的——老太太，您，怎么会到这儿来的？春和呢？”

“鬼使神差撞到这儿来的呗！春和去了他二伯家，在杭州学做生意，他着实惦记着你这救命恩人呢。你救下的那孩子如今也五岁多了，取名儿就叫韩慕高！”

众人此时都听得愣了神。高士奇看见大家诧异，便将自己进京途中医救韩春和的事讲了个大概，只隐去了自己坐花轿营救周姑娘的事和阿秀的身世。这两件事，一件关乎自己名声，一件关系国政，都是不便多说的。当下众人说笑吃饭毕，高士奇便命人将自己里间屋收拾出来，让韩刘氏母女俩住，自己在外间又搭了铺。收拾停当，他又到上房探视了一下康熙，见皇上满头大汗，睡得又香又沉，才回来见韩刘氏和阿秀。

韩刘氏坐在暖暖的热炕上，听听外边人声已静，只有呼呼的风卷着大雪落地的沙沙声，方慢慢吞吞说道：“高先生，人都说我老婆子心眼多，其实是个傻子！你知道吗，住在天王庙里的那个金和尚，竟是个贼和尚！”

高士奇看看韩刘氏和阿秀惨然色变的面容，追忆着自己落魄住庙的情景，身上一凛，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韩刘氏喝着茶，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高士奇用火筷子拨着炭盆，听老太太继续说道：“你们去后不久，老天爷就下起连阴雨。我家后园有座孤坟，你是知道的。我打山东搬去时，原想一个无主野坟，暴尸露骨的，也是罪过，立宅子时，就没动它。谁知雨下得久了，那坟就塌了个大洞，雨水一个劲地往里灌。我见总也灌不满，心里起了疑。天一晴，就叫人把坟上那棵大杨树放倒了，想掘开看看，埋的什么东西。要真是死人，也得给他挪个地方儿，省得在水里受罪不安。”

“这么说，您把坟掘开了？那里头埋的什么？”

阿秀听到这里，不言声地从袖子里取出棒子大一个东西。高士奇一看，竟是一颗祖母绿。在烛火的映照下，阿秀柔嫩的掌心里放出绿幽幽的光！

“就是这个，还有什么猫眼睛、红宝石，全是名贵的宝石，整整装了一匣子。还有几个箱子沉得很，搬不动。我也没敢动，想着大约装的是金砖银元宝……”高士奇兴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瞪着眼问道：“后来呢？”

“我老婆子虽然没见识，也知道园后埋着这一库金银，是个惹祸的根儿。这种事既不敢打听，也不能露风声，第三日早晨我就带了阿秀、儿子和媳妇抱着孙子出了门，只给家里人说要去武当山朝金顶，给祖师爷进香。我们娘几个，绕了个大弯子，到晚上才悄悄躲进黄梁梦周亲家家，想看看风色再作打算。

“一连半个月没动静。我心想，闹不好这是前明的哪家财主，在兵荒马乱时埋的，后来人一死，变成没主儿的财。正想着回去，那天半夜里，我的那个管家马贵，失急慌张地跑到周家。说金和尚和那个小沙弥于一士带了百十个大汉，都是山东口音，先说要借宿，言语不合就动了手，家人已经被他们杀了三个。请亲家拿主张。

“我的那个亲家你也晓得是个火爆性子，一听就上了火，当下点起家人就要过去厮杀。我在屏风后头听着不对，就出来了。倒把马贵吓了一个怔，说：‘老太太……你……你不是去湖北了吗？’

“我说：‘马贵，你回去对姓金的说，人人都知道我去武当，匣子我带走了。要匣子没有，要命一条！其余的随他搬、任他拿。’等马贵回去，这边的人也都出去了，远远在黑地里筛锣擂鼓地喊叫，把他们吓跑了。

“就这样，没用半个时辰，金和尚、于一士就弄走了那几箱金银，也没再杀人。临走他点了一把火，又碰着下雨，火也没烧起来。”

高士奇也松了一口气，笑道：“好家伙，招惹这么大的事，要放别人身上，还不知怎么样呢！你却一点亏也没吃，真了不起。后来你们没回去吗？”

阿秀说道：“我倒说是回去的。妈妈说这个家已经不是她的安身之地，就把宅子让给了周员外。”

韩老太太接口说：“哦，我就那么笨，守在家里等他来杀？金和尚不死，我这辈子也难得安生了。想想没办法，就带了一家子坐船去了杭州春和他二伯那里。他二伯是个生意人，二嫂子眼里又不容人，想着我是败了家产投奔他们的，有事没事，丢勺子敲锅，指桑骂槐地数落人。我原不是穷，是富极避仇的，哪里受得了？就把他二伯在骆马湖镇的一处绸缎铺子原字号盘买过来，叫儿子媳妇有个安身处。因闺女急着想见万岁爷，就带着她一道出来，竟似闯江湖一般儿的了！”

高士奇听了格格一笑，说道：“也亏了你是个智多星，要换了别的妇道人家，还不知怎么样呢！你虽是轻描淡写，据我想来，实在也是惊心动魄。秀格格，你急着见皇上，还是为请兵报仇吗？”

阿秀目光一闪，问道：“高先生，听说您已经是皇上身边的人，我求你一句实话，皇上如今到底在哪儿？”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高士奇说着，看了看外头上房的灯光，又低声道：“皇上这次奉天之行，明面儿上说是为了祭祖，其实更要紧的是大会蒙古王公，这里头的文章可大了。秀格格，恕我直言，这次来会的王公，有车臣讧、有葛尔丹的使臣，你的仇人不少，皇上如今都要笼络，你公然露面，怕不太好呀！”

阿秀听了冷笑一声，说道：“有仇人也有亲人嘛！我的叔叔温都尔汗也要来的。皇上若真的不管我们，我阿秀也不想活了，拼着大家见面时来一场热闹的，只怕你还后悔不及呢！”

高士奇一愣，愕然说道：“你怎么全知道？真了不得，温都尔汗要来，我还不晓得呢！怪不

得陈潢这小子没缘分，你真是个神仙！”

阿秀见他说话轻狂，坐直了身子说道：“高先生请自重，别忘了彼此身份。”

高士奇脸一红，欠身笑道：“是，格格教训的是！士奇和天一是湖海故旧，一说话就没了谱。不知后来你们又见着天一不曾？”

韩刘氏见阿秀别转了脸不答，遂叹道：“这是前世结的冤孽，人是没法子的！从杭州坐船去骆马湖，倒是路过清江。我看着闺女脸色白得纸一样，也劝过不如下船去见见陈先生。也不知她怎么想的，掉着泪摇头，只是不肯。后来在骆马湖，听说靳大人因萧家渡决了口被参，朝廷派钦差把靳大人和陈先生锁拿进京。阿秀才发了慌，急着要上北京，谁想到北京才知道是谣传……唉……”说到此，三个人都是神色黯然。阿秀憋了半天，眼泪还是无声地淌了出来。高士奇也无话安慰，便告辞出来。这一夜里外间烛光辉煌，谁也没有入眠。

康熙直睡到辰末时分方才醒过来。高士奇早就进来侍候在炕边，见康熙要吃的，知道病已见好，忙捧来一碗鲜奶，让康熙躺在床上喝了。等索额图和明珠请了安走出去，高士奇才缓缓将土谢图汗的公主阿秀昨夜来店的情形一长一短禀了康熙，末了说：“请主子旨意，这事儿如何安顿？”

康熙两手一撑坐了起来，“真的？为什么不早点奏朕知道？”

“主子，一来皇上龙体欠安，睡得正香，奴才不敢打扰；二来这雪不停，也走不得路，奴才想着这又不是军情急报……”

“快，传她们进见！”康熙一边说，一边起身，头上戴了六合一统红绒结顶的缎冠，将一件猢猻猴皮褂子套上。高士奇命李德全他们将炕上炕下收拾齐整，便听门外阿秀的声气，莺声燕语般说道：“您恭谨的奴婢土谢图·秀，请见博格达汗主子！”接着，门帘一响，阿秀和韩刘氏一前一后进来行礼。

人方进屋，一股似兰非兰、似麝非麝的异香传了过来，康熙顿觉眼前一亮。原来阿秀已脱去外头旗装，俨然是个地地道道的蒙古女郎——葱绿长袍镶上水红边儿，腰间玄色带子上结着杏黄缨络，缀着一粒晶莹闪光的祖母绿宝石，皓腕翠镯，秋波含情，洛神出水般艳丽惊人！康熙不禁暗想：“想不到异域边荒之地竟有如此出众的绝色！”

正自胡思乱想，却听阿秀哽咽失声，悲凄地啼哭起来。康熙想她身为汗格格，父亡家败，流落至此，也不禁伤心。刚想抚慰几句，阿秀抬起泪光闪闪的脸，呜咽着，叽里咕噜用蒙语诉说起来。精明强干的韩刘氏和博学多才的高士奇顿时都成了聋子。康熙凝神听了半晌，点头微笑道：“格格请起来说话，老人家也起来，赐座！”他不住上下打量着阿秀，黑黑的瞳仁放着柔和的光，显然阿秀的美貌弄得他有点意马心猿。

“谢博格达汗！”阿秀一边叩头起身，一边继续用蒙语说道：“我的父王土谢图汗和叔王温都尔汗自幼训海我，蒙古人是草原上的雄鹰，博格达汗是栖集苍鹰的高山；广阔的草原上无尽的牛羊，是巍巍博格达汗峻岭旁的白云……我们世代托中华大汗的荫庇，就像春天的草离不开太阳……”她明亮的眼睛直视着康熙，毫无羞怯之色，看得康熙脸上一阵阵发热。

“阿秀，听说你汉语讲得很好，还是用汉语吧。朕身体不适，不能再劳神。称颂是不必的了。自我朝龙兴，抚有万方，蒙古与我满族最是亲近的。朕的祖母就是蒙族，咱们是一家人！”

阿秀在椅上躬身行礼，口风一转，朗声问道：“既然如此，奴婢斗胆请问，博格达汗为什么要接受叛臣葛尔丹的贡礼？我的父王、叔王竭尽全力在蒙古抗御罗刹的进攻，牵制了他们的骑兵不能全力进攻，葛尔丹却勾结罗刹掠我家园，博格达汗又为何坐视不理？”

高士奇听着，吓了一跳，这种先扬后抑的文章只有大才子手笔才做得出来，孰料一个蛮夷女子竟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而且恰在康熙说了“一家人”之后，真如当头棒喝一般有力。他紧张地思索着，悄悄儿看看康熙脸色。

康熙先是一怔，顿了一下，突然纵声大笑：“你责怪得好！果然厉害！但你须知，家有三件

事，先从紧处来，不能一齐都办。康熙十六年你逃亡来京，当时有两千二百名葛尔丹贡使遍布京城，耳目众多。礼部不敢接见你，这也在情理之中嘛。你来请兵，但兵都在湘湖一带与吴三桂残部决战。朕虽有心接济，奈力不从心，倒叫你受了这么大委屈“朕这里谢罪了！”说罢起身一揖。

阿秀连忙蹲了三个万福：“奴婢不敢生受博格达汗的礼！但主子何时能兴兵复我家园？主子只要还记得我们，肯出兵报仇，阿秀九死余生，结草衔环相报，也是情愿的……”

康熙甜甜一笑，起身斟了一杯茶递给阿秀。手指只作无意间抚了一下她的手腕，阿秀登时红了脸。康熙却若无其事地坐回去，说道：“说结草衔环，那是没影儿的事。其实即便你不来请兵，大约西部兴军的日子也不远了。瞧着你的份上，朕将亲率三军，以泰山压顶之势灭此恶奴！只你们将作如何打算呢？干脆跟朕到北京去吧，或住在皇宫里，或赐宅外住，一应供俸与公主相同，你看怎么样？”

阿秀低垂了头，弄着衣带半晌没说话。女孩儿在一些事上，有特殊的敏感。她早已从康熙目光言语行动上看出了题外的意思。康熙仪表堂堂，亭亭玉立，外人瞧着，与阿秀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高士奇、韩刘氏都是人精，有什么不明白的？当下二人不由得对视了一眼，又忙回避开来。阿秀不知怎的，倏地又想起黑瘦精干、双眸炯炯的陈潢，心里一酸便拿袖子擦泪。

康熙哪里知道其中的弯弯绕绕啊，一笑说道：“哦，我明白了，是舍不得你的这位汉族老妈妈吧？这算不了什么。朕自孙阿姆去后，身边也缺一个随从嬷嬷。在京没事，你自然还和韩妈妈住在一处。老人家闲了，就去陪着老佛爷说说古今，解解闷儿，不也很好？”

刹那间韩刘氏已拿定了主意。眼前这位皇上，哪一点不比那个干瘦的陈潢好得多。再说，陈潢自己又死活不同意，叫阿秀等到哪年哪月呢？阿秀要报仇富国，不靠皇上又能去靠谁呢？皇上的话刚落音，她就接上了：“您这么惜老怜贫。体恤下人，竟叫我老婆子没话说！……头几年闹圈地，我那死老头子想不开，气得一伸腿去了，地也叫人家圈了，我才逃到直隶——鳌中堂兵山将海，不几年就叫您一锅烩成了红螃蟹！吴三桂那下流种子，阿鼻地狱盛不下的挨刀鬼，闹翻了十一省。咱们小户人家天天惊、夜夜怕，谁想报应只几年就来了！唉呀呀，不是我老婆子说狂话，打从盘古开天地，哪里寻这么圣明的真龙天子呢？……”她连感带叹，又说又赞，说得康熙心里热烘烘、暖融融的，一边笑一边点头。

高士奇也笑着凑趣儿道：“秀格格天生丽质，又熟知西域风土人情、地理形势，跟着主子那是再好不过！主子不知道，这个韩妈妈是个智多星。主子又爱微服私访，身边有这么个给事中，就是奴才们一时照应不到的，也都面面俱到了！”他看看阿秀脸色，并无厌弃之色，知道事有八九成，又道：“主子若是没别的差使，奴才和韩刘氏也好退下了。秀格格知道不少东蒙古诸王和葛尔丹来往的情形，得一一奏陈。只是主子的病尚未全好，敬请不必过于劳神……”说罢和韩刘氏一齐辞了出来。

三十 雪夜寒探病意殷殷 衿被冷感戴泪涟涟

三十 雪夜寒探病意殷殷 衿被冷感戴泪涟涟

在隆化镇过了三日之后，康熙方又启驾东行，两天后，便到了满洲“龙兴”之地盛京。盛京原名沈阳，明代称为辽州卫，地处北疆。从明太祖洪武年间，便把它作为军事重镇，着意营建。后来满族崛起，挥军南下，清太祖占领沈阳后，即将都城迁建于此。顺治年间改名为奉天府，变

成全国的十八行省之一。城墙方圆十里，墙高三丈，四面共开八个城门，小东门小西门各置钟鼓楼一座。皇宫坐落其中，却是仿明紫禁城规制，虽略微小了一点，却也龙楼凤阙，气象蔚为壮观。

车驾来至城外，天还在飘着零星雪花。康熙坐在车中，隔玻璃望着这座雪中坚城。只见奉天古城树木萧森、坚冰封地。黑黝黝的城墙森严壁垒，护城河冻得镜面一样。康熙皇上想起祖宗缔造社稷的艰难和今日中原繁华文明小有成就，兴奋得不能自己。遂一掀毡帘，命令武丹：“备马，朕要骑马接见迎候的臣子。”

高士奇就在旁边，忙攀辕笑道：“主子，使不得，天太冷，你身子才好，冒不得风寒！”

康熙已经下了车，一边上马一边说道：“知道吗？当年太祖爷就是在这里颁出‘七大恨’诏书，才夺了中原天下。朕虽不及祖宗，却也不是个文质彬彬，只能守成，不能创业的皇帝。这点风雪又有什么可怕的！”

魏东亭听了一笑，忙命侍卫取了件明黄团龙中毛的貂皮龙褂，上前给康熙穿上。说道：“主子这话，假若伍先生在这儿，一定要驳回的。马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所以，马上皇帝未必就好。再说主子回来，原是为敬奉祖宗、调度军事，又不是秉烛夜游，及时行乐而来！依着奴才见识，依旧端坐轿车，只敞开前边毡帘。大臣的官轿一律不用，随侍左右。秀格格的轿子也远远跟着，岂不妥当？”

魏东亭这话说得极有分寸，又十分得体。康熙是个聪明人，有了台阶能不下吗，这才笑了一笑，仍旧坐回到轿车里。

驻守奉天的将军巴海接到前站狼贲的传报，早三天便已搭好了芦棚。驿站快马又通知说今日午时圣驾入城，所以他一大早便率城中百官和已到来的蒙古王公出城恭迎圣驾。没想到，天阴路滑，车驾来晚了，让他们站在冰天雪地里直等了两个多时辰。官员们哈着白气，冻得将脚跺得一片山响。正瞅着，远远看见黄伞羽盖飘飘摇摇而来，巴海连忙下令：“鸣炮奏乐，文武官员跪接皇上！”

一时间，礼炮轰鸣，黄钟大吕之声震天响起，三百余名四品以上文官武将一齐跪地叩头山呼：“我皇万岁，万万岁！”巴海“叭”的一甩马蹄袖，跪前一步报名进见：“奴才巴海率全城文武恭迎万岁！给万岁请安！”

康熙由索额图和明珠扶着下了车，轻轻跺了跺脚，扫视一眼众人：“朕安好！众卿请起。朕这是回家嘛，不要拘那么多的礼数。传旨，盛京各有司衙门照旧办差，不要只顾来供奉朕，嗯？怎么不见周培公，他来了吗？”

“回万岁的话！周培公自去年腊月，又添了无名热病，至今卧床不起。万岁爷驾幸奉天，奴才不曾知会他。”

康熙听了默然点头。周培公是他默定西征主将，病到不能接驾，康熙有些怅然。一阵寒风袭来，才觉得自己有些忘神，便笑着说：“大冷的天儿，难为你们迎候。朕在此的一切供应都带的齐全，大家不必劳神。”当下便启驾入城，在太祖故宫勤政殿安歇了。诸如驻蹕关防，慰问关外元勋旧戚，接见蒙古王公和荣养病休功臣的名单、时辰，自有明珠、索额图、高士奇等妥为安排。

次日，祭过昭陵，回宫已是申末时分。天上碎雪纷纷扬扬越下越大。康熙在勤政殿匆匆进了晚膳，将奶酪、蒸羊羔送进去赏了阿秀，余下的赐了近臣侍卫们。勤政殿屋外，大雪纷飞，地龙、火墙炭火熊熊，室外天寒地冻，殿里却人人热得身上发燥。康熙半躺在炕上，微笑着对高士奇说：“你吃好了吗？来，陪朕出宫走走。”回过头又叫道：“李德全，外头天冷得很，取朕的貂皮褂来！”李德全忙连声答应着，进内取出一件蓝红绸面儿的貂皮褂来替康熙穿上，又将一双青缎毡里皂靴套上，由李德全系着腰带。康熙转脸吩咐道：“走吧！”

魏东亭佩上了剑，小心翼翼地躬身赔笑道：“主子，这天快黑了，下着这么老大的雪，又刮

着风……就是有事，明儿再办不成吗？”

康熙顿了一下，说道：“明儿接见蒙古王公，还要和巴海议论军务，一天都未必办下来呢！这大长的夜，呆在这儿没事干，多着急呀！走吧，带你们去见个熟人。”

魏东亭知道劝也无益，笑道：“奴才在奉天哪来的熟人？主子去哪，奴才们跟着侍候就是了。”

出了勤政殿，才知道外边已经全黑了。大雪不住地飘舞翻飞。空寂的宫院早已是琉璃世界、玉砌乾坤。奉天将军巴海职在宿卫，正在宫门外朝房侍候，见康熙的大轿出来，忙上前问道：“天这么晚了，外头雪大路滑，皇上还出宫吗？”

康熙一掀毡帘，探出身子笑道：“朕这里不用你侍候。科尔沁王来了没有？”

“回万岁！科尔沁王现在驿馆。万岁要叫他陪驾吗？”

“不用了。你去传旨，今夜朕要见他，叫他在勤政殿等着——另外找个小校带朕去周培公衙门。你也就回府吧，预备着明日考较你的军务，要仔细应对！”

巴海连声答应着，忙派人带路，又传令城中戒严，派人带了将军府亲兵随车保护，这才亲自去驿馆向科尔沁王传旨去了。

周培公的提督署设在小西门内，黑沉沉一大片，朱红大门两边各悬着一盏竹蔑灯笼，映得照壁前积雪一片通红。大门外沿街立着十几根桩子，却不见人迹。康熙下车左顾右盼，正奇怪怎么连个守门的也没有，突然听到一声低沉猛喝：“哪个衙门的！到此有什么事？”

康熙骇得一震，细看时，挨墙的“木桩子”全都是提督府的戈什哈，帽子衣服上落了老厚的雪，居然石头人似的一动不动！就这一点，已经看出周培公治军的严肃和本领了。

魏东亭正要答话，康熙说：“哦，我们是北京来的御前侍卫，和培公是故交知友。听说他有病，特来看看他。”

“哦，我们军门病得厉害，未必能见外客呢！请大人稍候，容小的通禀。”说罢去了。不一会儿，中军护卫统领从仪门迎出来，向康熙打一躬，将手一让，说道：“请侍卫大人鉴谅，周军门卧病在床，实在不能亲自迎接，请移步入内……”

君臣十几人跟着中军护领踏雪而入。折过花厅，来到书房门口。就听书房内周培公，轻咳一声，对窗外说道：“是哪位仁兄驾到？请进吧。”

康熙一脚踏进门内，不禁愣住了。这是两间布置得十分清雅简朴的书房。红松木架上放着一叠叠书卷，壁上悬着一口龙泉宝剑，墙角一只美人耸肩瓶中插着孔雀翎和鸡毛掸子。挨着书架的绳床上坐着周培公，黑帕缠头。面白气弱，病骨支离，委顿不堪。乍见之下，康熙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难道就是湘鄂会馆诗压群英，誓师南苑、斩兵压阵，北取察哈尔、西捣甘肃、舌战平凉的青年儒将周培公吗？

一股寒风卷着雪花袭进书房。康熙禁不住打了个寒噤。周培公在昏昏沉沉之中一眼瞧见康熙，如被电击一样身上一抖，惊呼声：“啊，是——皇上！”他一腾身跃下床来，俯伏着连连叩头，颤声道：“奴才周培公恭请圣安！奴才不知皇上驾临寒邪，这……这实在……”

康熙俯身一把挽起了他，笑着说道：“这有什么？朕来奉天两天了，听说你有病，特来瞧瞧——到底怎么样？你还坐回去，天冷得很……”周培公谢了恩，艰难地爬起来坐了回去，扯一件锦袍穿好了。康熙一时没说话，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地看着。见案头放着一叠文稿，拿起来翻着，“哦，《古今图书集成》！还没有完稿，是你写的吗？”

周培公在床上欠身说道：“回皇上的话。奴才幼年倒有著书之志。自康熙九年得蒙圣恩，统兵出将，早已投笔，不作此想，也写不来这样的书——这是陈梦雷的手稿，拿来让奴才看的。”

康熙点头笑道：“陈梦雷才学并不下于李光地。因腊丸案谪居来此，想不到你们竟成了朋友。朕原想过两年召他回京的，不想事多就忘了。他安心著书，这很好嘛。”

周培公淡淡一笑，说道：“据奴才看，陈梦雷人品也好。但他的案子不得明白，也是造化不

济，没法子的事。”

康熙不想沿这个题目再说下去，见戈什哈端来了手炉，抱在手上暖着，问道：“朕赐你的老山参用了吗？前些天巴海上了奏折，说你有病，看来这症候竟是不轻——高士奇，你也进来！”

周培公目光幽幽地看着坐在房中安乐椅上的皇上，早是热泪盈眶。想当年他潦倒京师衣食无着，困难中得到贫女阿琐的馈赠接济，恩重情深，铭记肺腑。不料班师荣归，明珠竟大做手脚，硬把阿琐嫁给了五十多岁的何桂柱。他周培公的病虽由此而起，却还不至病人膏肓。他带兵在外，又是有名的儒将，抱定了大丈夫立功边廷、马革裹尸的志向。谁知来了奉天后，由于水土不服，便病倒了。再加上太子党首领索额图不住地加饷增兵，几次来信让他“为小主子保重身体”，暗示要他上船。周培公一向以国事为重，洁身自保，如何敢趟这汪浑水？但若不答应，太子有朝一日登朝，更是不得了的事，在进退维谷，忧惧交加之中，居然一病不起。此时康熙如此关怀，周培公心中一阵感激，微微叹道：“奴才犬马之疾，承蒙主上赐药视疾，奴才是化作尘泥也不敢忘怀。其实奴才小的时候本就虚弱，受命征讨，不堪鞍马劳顿，又加之不善调养，这才病成这样。奴才也略知医道，一时三刻间虽不致死去，但痊愈已经没有希望，怕拖累别人，所以连妻室也未娶。”说至此，周培公心中一酸，但很快又平静下来，微笑道：“奴才自从束发受教，即知君子立命之道，奴才以一介微末，与英主际会风云，立功疆场，效命国家，假若当日死在平凉，又有何憾？生死有命不足挂怀，但培公尚有心愿未了，愿披肝沥胆禀明皇上。”

“周培公有什么话，你就大胆说吧！”

三十一 保粮道康熙纳忠谏 闻凶耗培公焚情结

三十一 保粮道康熙纳忠谏 闻凶耗培公焚情结

康熙冒着风雪，前来探视周培公的病情。周培公斜卧在病榻上，向皇上陈述了自己的心迹。

康熙专注地谛听着，见培公一片真情，不禁潸然泪下。他掩饰着揉了揉眼，笑道：“培公，你何必如此自怨自艾，倒像个薄命红颜！”

“唉，主子，自古薄命的岂止红颜？如今奴才已经三十有五，知足了。”

康熙突然爽朗地一笑：“不必说这些话了。待会儿让高士奇给你看脉，治好了，朕再驳你这不经之谈——且说说你有什么心愿？”

周培公转脸看着正在出神的高士奇说道：“这位想必是高先生了，奴才此奏原不足为外人道，但高先生乃圣上心腹，奴才就斗胆直言了！”

高士奇一直在想着如何为周培公治病。凭他的直觉，周培公是那种最难料理的病人，劝不动，哄不了；既说懂医道，医道也就浅不了。正在无可奈何，却听话题一下子转到自己身上，忙道：“培公快人快语，高某不奉圣命决不传第二人！虽然如此，奴才还是告退为好。”

康熙脸上毫无表情，他说：“不必了。培公但说不妨。”

周培公提足了精神，脸色泛上潮红，从架上抽出一份地图，仔细展开了，用手指着说道：“准葛尔是当前国家心腹大患！罗刹国狼子野心，与葛尔丹勾结极深。东北扰边、西北策反，看似两件事，其实是搅在一起的。罗刹国的新君彼得乃当世奸雄，对葛尔丹又打又拉，在我东北骚扰却不遗余力。葛尔丹借罗刹势力，意在割据，却不知罗刹国用他两边取利。我军如击东，则西边葛尔丹出兵策应；击西呢则无力东顾，罗刹彼得这一手不可谓不辣！”

康熙点了点头：“嗯！说的是。不过朕也不是好惹的！”

“当然！奴才已看了邸报。皇上用施琅为将东取台湾，天时地利人和俱全，臣料台湾的事用不了多少时日。但台湾事后，主上用兵何处？是东北，还是西北？”

康熙想了想说道：“嗯……朕打算先敲掉葛尔丹，罗刹也就没有内应了，黑龙江这边他们也就老实点！”

周培公又激动又钦佩，忙称赞道：“皇上圣明！奴才深思过几年，皇上一口便说出来了。”

其实康熙也是深思了几年。西北势态的严重他早就一清二楚，但是其中的内情却不大清楚。于是，便问：“准葛尔情形大略如何？你讲讲。”

周培公将发髻轻轻甩到脑后，翻起马蹄袖，又点燃了一支蜡烛放在地图边，用手指划着。他把葛尔丹和西蒙古诸王公之间的关系从历史记载到如今现状，侃侃言来，条理十分清晰。高士奇听着不由得佩服：“以前听说他骂死过人我还不信，真个好口才，好心计！熊赐履曾再三推荐飞扬古为将，怪不得主上却一心只想用他！”

康熙一手托着下巴据案而坐，边听边点头，不住地“嗯”着。待周培公将准葛尔的大略形势说完，方道：“朕看葛尔丹这人阴险狡诈，反复无常，又据此要津，倒真是劲敌！”

周培公微微摇头，轻声道：“主上英明，洞鉴万里，却错看了这个葛尔丹！”

高士奇听了，猛的一惊：嗯——还没听说有哪个臣子敢当面说康熙“错看”了人的。康熙却毫不理会，身子一倾，盯着周培公道：“你说细点！他擅自灭掉喀尔喀三部，却又修表称臣入贡；说是请和，又与罗刹明来暗往。他与罗刹勾结，也是这般閃閃烁烁，既与罗刹修好，却又好像存有戒心，这难道不是反复无常？”

周培公正视着康熙的目光，断然说道：“葛尔丹绝非反复无常之人，他用的是战国合纵之计！”

“合纵？”

“对，也就是远交近攻之计。他在临近准葛尔的西蒙古大打出手，凶残无比，却将一驼一驼的黄金、珍玩送给漠南漠北几位王公；他派遣使臣来京进贡，卑词称臣，却一举吃掉喀尔喀三部，打掉了皇上的西部屏障；他卑躬屈膝侍奉罗刹，是为了要火炮、装备，一旦羽翼丰满、爪牙锋利，一定会东下先取内蒙，那时他就要和皇上翻脸了！”

康熙想起阿秀说的，葛尔丹就在准葛尔掘金矿，送了科尔沁王五万余两黄金，不禁心中一动，今晚回去就要询问此事。正要说话，高士奇笑道：“如今战国已去两千余载，情势大不一样。皇上乃天下共主，九州划一，政出一门，怎么能和当日六国乌合之众相比？”

周培公目光灼灼，说道：“对，这正是葛尔丹失算之处。”

康熙点头道：“‘三藩’之乱，朕没有亲征。一旦与葛尔丹交战，朕要亲统三军和他会猎！”

周培公异常兴奋，用手拍着地图道：“奴才以为皇上亲征，最要紧的是督粮。主上若能确保我军用粮，命一上将切断葛尔丹西归富八城之路，敌之粮道即断。即便不战，饿也将葛尔丹饿垮了！”

康熙听了沉吟道：“嗯，此言甚是。培公，看看西征葛尔丹谁可为主将？索额图如何？”

周培公默然良久，谨慎地选择着词儿说道：“索相职在中枢，统军前敌，臣无把握。”

“那么巴海呢？”

周培公毫不犹豫地說道：“不成。巴海在奉天与罗刹周旋多年，不宜弃长就短。”

康熙又连举了五六个将军，周培公都觉得不合适。他长叹一声道：“可惜图海，得了中风之疾。哎，对了，皇上何不用飞扬古？奴才昔日在京，曾和他多次论兵，知他老谋深算，持重有力而且善采众议——这人行！实在是良将。”

康熙听周培公和熊赐履意见一致，舒了一口气，脱道：“听说他是有名的‘瞌睡虫’，不知是真是假？”

连皇上也知道飞扬古这个绰号，周培公不禁轻声一笑，说道：“有人精明露在外头，也有人深藏不露，自然难逃圣鉴。但奴才请皇上留意，在茫茫千里草原作战，最要紧的还是粮食。我军粮道必须畅通，敌军粮道应千方百计截断，军事即使小有失利也无碍大局。”

高士奇道：“培公，你一再说粮，我就不懂。难道中原粮食不足以与葛尔丹相比吗？”

康熙也觉得周培公太多虑，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周培公。周培公好像有点不知怎样说才好，半晌才道：“高相，粮食得从东南运啊！路这么远，一旦接济不上，便会功败垂成。这件事我想得最多，除了有钦差专办之外，皇上一定得亲自掌握——皇上请看地图，若在延安、榆林、伊克昭等地设卫设厅，卫厅长官不归府县辖治，也不问民政，只管奉皇命筹调应急用粮，如何？”

康熙专心致志地随周培公的手指在地图上看着，边听边想。移时，轻轻一拍案，说道：“好！可谓算无遗策！”

周培公的眼神却黯淡下来，喟然叹息一声仿佛用尽了气力，颓然说道：“兵无常法，战无常道，即使人主统兵也是一样的道理，切盼皇上圣心独运。奴才说的这些肤浅之见，也未必就对，但皇上既然亲征，不能不说是孤注一掷，志在必得，必须缜密行事。譬如说设卫厅筹粮，除了皇上和高相外，其余的人不必让其知晓。免得办粮臣子心有侥幸，彼此推诿，倒误了事。唉！臣真想随主子挥戈西征，以此多余之躯捐命疆场，奈何时运不济，怕是难熬到那一天了！”说着周培公已是凄然泪下，注视着被风吹得一掀一动的窗纸，久久没再言语。

康熙也没有说话，只看了看斜倚在桌旁萎顿不堪的周培公，站起身来走至桌旁，提笔疾书，方大声道：“魏东亭进来！”

“奴才在！”满身大雪的魏东亭应声而入，甩袖子打下千儿道：“主子有何旨意？”

“你不能在奉天多呆了。要尽快赶回江南，告诉你，海关税金要全部用来买粮。回京后朕再给你旨意！”

“扎！奴才明日就启程。”

“还有，”康熙将纸交给魏东亭，“你绕道北京，传旨给太医院，派最好的医生，带最好的药来为周培公治病！”

“扎！请示下，带什么药？”

“明早你问高士奇，由他来定。”康熙说着，掏出怀表看了看，温和地朝周培公一笑，说道：“培公，朕还有事，得去了。你好生养着，这病不要紧的。让高士奇留下，你们谈谈。他也懂医，参酌个方子出来。你是有专奏之权的臣子，要什么东西，只管告诉朕！”说罢，带着侍卫们去了。

屋里只剩下了高士奇和周培公。大约方才精神耗得太多，周培公显得疲倦，脸上毫无血色，却还勉强招呼高士奇就坐，又命人看茶。

高士奇自己搬了把椅子，坐近了周培公床前，笑嘻嘻说道：“你不用张罗照应我，如今你是病人，我是郎中，请诊脉。”

周培公摆摆手，说道：“高先生何必客气，我是久仰你的大名了！我的病自己心中有数，治也罢不治也罢，只在两年之内了。”

高士奇笑道：“周郎何必英雄气短？你正在英年，往后日子比树叶还稠呢！再说我奉圣命为你诊视，不看脉，怎么交旨呢？”说着便搭脉。

搭脉归搭脉，高士奇知道，周培公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既不同于愚昧无知的韩春和，又不同于痴情忘我的苏麻喇姑。这位周培公，无书不读，学问渊博，能言善辩，又一身正气。文能治国安邦，武能统兵杀敌。在大清的文武官员之中，他是惟一的文韬武略兼备，深受皇上信任和器重之人。在这样人的面前，自己那点小聪明玩不转，而且，周培公自己就懂得医道，你哄不了，骗不了，也唬不住他。诊完脉，便老老实实说：“培公兄，在真人面前，我高士奇不敢说假活。你的脉象不好，已是病人膏肓。据学生看，此病非一般药物能治，只有你自己振作精神，以心法疗

之，或许可见功效。你正在盛年，千万不要过于郁闷。”

“高先生，你不愧是主子跟前的人，用心如此诚恳，我岂能不感激涕零。请回报主子，说我定遵从你的嘱咐，安心用药调养，劝主子不要以我为念。”周培公正说话间，忽然瞥见高士奇腰中系着一条打满结的丝绦，他眼睛一亮，诧异地问：“高先生，你腰间系的是什么，这可是不祥之物。”

“哦……”高士奇低头看了看，笑道：“这是内务府老何夫人临终给老何的，没人能解得开。我看着像玛瑙珠子似的，挺爱人的，就佩上了，倒不知是不吉之物。”

周培公伸出枯瘦的手要了过来，在手里把玩着，这丝绦莹光明亮，鲜红鲜红的，像滴滴红泪串了起来。他漫不经心地说：“此物名曰‘冤孽串’。据民间传说，死者心有怨愤，一日解不开，一日生魂不能超度。其实是死人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你说老何，哪个老何？”

高士奇道：“何桂柱啊……”

高士奇还待往下说，可周培公已是神情大变。脸上苍白得全无半点血色，伏在枕上喘息着，似乎在强制压抑着内心极度的激动。高士奇忙起身问道：“培公，怎么了，你身上很不好吗？”

“没，没什么……不知怎的心里一阵发慌……看来这位夫人的结子要由我来解了……”

周培公说着，将那串丝绦放在手心里仔细地看了看，叹了口气，轻轻一抖，丢进了火盆里！那丝绦上打过桐油，一见火，“噗”的窜起一股殷红的火苗，丝绦在火中痛苦地扭曲了几下，化成自白的灰烬……周培公用火筷子一拨，早已无影无踪，不过丝绦之中，却暗藏着一枚金瓜子！周培公见了，大吃一惊，连忙含着热泪，用火筷子夹了出来，放在几案上，望着它呆呆地出神。这金瓜子非同寻常，乃是当年他和阿锁的定情信物啊！想当年，周培公流落京师，穷苦潦倒，身上分文莫名，是阿锁用那滚烫的豆腐脑和烧饼，也用那颗滚烫的心救了他的命。后来，周培公得遇微服私访的皇帝，一席倾谈之后，进了兵部当差。可是阿锁却因家里起了变故，被恶人欺凌。周培公送了她一枚金瓜子以度困境，从此二人结下了患难交情。周培公想不到，他西征得胜归来，本要与阿锁完婚，可是却遭到明珠的妒忌，巧施手脚，提前把阿锁嫁给了何桂柱。从此，周培公一病不起，但他却万万没有想到，阿锁在临终之前，还保留着这枚金瓜子，而且把它打在那条“冤孽串”里。阿锁，她，她也是死不瞑目啊！

高士奇哪知这里面的内情啊，一见丝绦解开了，便拍掌笑道：“培公，真有你的！我就想不到用这法子！”

周培公无所谓地一笑，拣起那只微微发烫的金瓜子，痴情地说道：“这瓜子是黄金所制，炉火难化啊！”

三十二 摘东珠却赐免死牌 示宠情又伏密奏臣

三十二 摘东珠却赐免死牌 示宠情又伏密奏臣

辞别了周培公，康熙冒着大雪回到故宫，已是半夜了。更鼓声透过雪幕从远处隐隐传来，更增加了四周的宁静。索额图在丹墀下候着，远远见康熙一队人马打着灯笼进来，忙朝屋里喊道：“明珠，主子回来了，请王爷接驾！”在里边正和科尔沁王爷卓索图说闲话的明珠忙答应一声，便和卓索图哈着腰出来，三人一齐跪了接驾。

康熙只看了他们三人一眼，没有吱声，在廊下跺跺脚，由李德全替他脱掉了披风，自走进灯烛辉煌的勤政殿，在正中龙椅上坐了，慢慢喝完了一杯热奶茶，才说了声：“你们几个都进来

吧！”

三人鱼贯而入，索明二人只打个千儿便默然退于两旁。卓索图向前行三跪九叩大礼，伏身在地，叽哩咕噜说了几句蒙语，又用汉语高声道：“奴才卓索图恭见圣明天子！”接着又是一串儿蒙语。康熙先还呆呆地听着，至此不禁呵呵大笑，俯身虚扶卓索图起来，说道：“看你不出，这么会奉迎！你的汉语说的满漂亮么，起来吧！”

卓索图立起身来，站在康熙身边的魏东亭不住好奇地打量这位蒙古王爷。只见他五短身材，面色黝黑，脖颈显得粗短些。两道浓眉刷子似的倒挑起来，戴一顶金龙三层朝冠，八颗东珠和红宝石，闪烁生光，四团龙袍耀眼明亮——一身剽悍勇武气质，只两腿看去有点罗圈。魏东亭知道，经常骑马的人，都有这毛病。

这时，康熙问话了：“卓索图，知道朕叫你来为什么吗？”

“奴才不知道。”卓索图躬身答道，方才在朝房他很费了心思向明珠、索额图套问康熙召见意图，无奈这两个大臣一提这事便有意地岔开了，弄得卓索图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他却不知，那俩人也在鼓里蒙着呢。

康熙目光紧紧地盯着卓索图，笑着说：“朕要取台湾，缺军饷。听说你这几年着实富裕起来，又挖到了一个金矿，想暂借一点以充国用，如何？”这话说得众人无不面面相觑，谁也想不到半夜里叫进卓索图为的只是这个。

卓索图一愣，飞快地看了康熙一眼，说道：“托主上洪福，科尔沁草原这几年雨水充足、草肥马壮，牛羊增了一倍有余。但奴才的领地内并无金矿，挖到金矿的事，只怕讹传。至于皇上说要军饷，这也是奴才份内的事，请开出数目，奴才当竭力报效！”

康熙不言声，起身踱了几步，突然转过身来走近卓索图，目光变得咄咄逼人：“朕知道你科尔沁不出黄金，但准葛尔有啊！葛尔丹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葛尔丹的，还不是一样？朕想知道他送过你几次，每次送了多少，你又因何不具本奏明朝廷呢？嗯？”

他的声音中透着巨大的压力，科尔沁王那样一个墩实有力的身材也被震得浑身一颤，“扑通”一声双膝跪倒，急急说道：“回——回皇上话。自康熙十五年至今，葛尔丹每隔一年送一次，共是四次，每次四万五千两——”

“四万五！哼，怕是五万两吧？”

“只有第一次是五万两……那是因为葛尔丹为家母祝寿，另加的。以后三次都是四万五千两。奴才愚鲁，以为是私交往来，所以没有及时上本奏明，求皇上治罪——所受黄金，奴才愿全部缴纳国库，助皇上军饷之用！”

康熙不禁纵声大笑：“啊？哦！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哪里能打你这点金子的主意？刚才问你，不过是试你的心地而已。你们草原上有句话：没有来由的钱财好像没有母亲的羔羊，你懂吗？”

“是，是，葛尔丹无法无天，不遵朝廷政令，在喀尔喀擅自抢掠杀人，自称大汗，这些情景，奴才都是知道的。但他毕竟仍对皇上称臣纳贡，而且对东蒙古诸王很够交情。奴才不愿轻易与他翻脸，所以才……受了他的金子。”

康熙轻轻叹了一口气，回身打开了一个金皮奏折箱子，取出几封折子递给卓索图：“你不够聪明啊！瞧，这一份是锡村郭勒盟的，这一份是昭乌达盟的，这一份是哲里木盟的，还有温都尔汗的……都是东蒙古诸王的密陈奏议。那葛尔丹岂止送黄金给你一家？他们都有！可是临近准葛尔的蒙古诸王，他却一个铜子儿也不给！你想想这是为什么？”

到了这时，明珠和索额图才知道康熙接见卓索图的真实用意，心里佩服得五体投地。索额图便道：“他如今结交你们东蒙各位王公，是怕将来他进攻漠南，惧怕你们派援兵相抗！”明珠也道：“对，等收拾了他们，就轮到你了！贪他这点蝇头小利，却忘掉了君臣大义，身死家亡，值吗？”

卓索图喃喃说道：“这，这是真的？……”

康熙朗声大笑：“一点不错！卓索图，葛尔丹由于你离得太远，鞭长莫及，所以用女子玉帛来拢络你，由着他在西边折腾。待到他兵临科尔沁时，你明白过来也迟了！”

卓索图紧皱眉头思索着，半晌，粗重的牛皮靴子一顿，突然涨红了脸，大声吼道：“葛尔丹这只恶狼，他休想！”

“哼，朕也不容他在草原这样横行无忌！当年尼布尔王子造反，朕小示军威，只十二天就平叛了——这你都知道吧！何况今日天下一统，数百万八旗劲旅正枕戈中原待命出击。卓索图，不要见利忘害，主意须自己拿定了！”

康熙话虽没挑明，但其中一击双响的意味卓索图还是听出来了，他连忙跪下叩头道：“奴才糊涂，收了他的礼，还以为他是好意。主子这一点拨，奴才心里也就清亮了。”

“哈哈，朕要的就是你的心，你明白了就好。以后葛尔丹再送礼来，你依旧照收不误，晓得吗？”

话说到这儿，康熙心中突然涌上一个新的念头，既然葛尔丹是“远交近攻”，何不将计就计诱他东来：就近歼灭岂不胜于远途跋涉？便接着说：“朕今晚见你，原以为你必定百般推脱掩饰，倒不料你如此爽快，可见你并没有真的和葛尔丹勾手。这不但是社稷之福，也是你的造化。卓索图，先王许多后妃，还有当今太皇太后，都是你科尔沁草原上出来的人。朕信赖你，犹如自己手足，你可要多为朕出力才是！”

卓索图正诧异康熙为什么叫他“照收不误”，听了康熙这样的知心话，十分感动，挺了挺身子，自豪地说道：“奴才有三万英武的勇士，像雄鹰一样矫健，全都是皇上最忠实的奴仆！自今之后，奴才决不收葛尔丹一文钱！”

“哎——朕说过叫你照收不误，你一定照办！民间有句俗话，叫做吃孙穿孙不谢孙，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要想办法让葛尔丹相信，你是上了他的当！”

“嗯——为了让葛尔丹真的相信你，朕要助你一臂之力。明天，当着蒙古众王公的面，朕要明下诏旨，斥责你私受外藩贿赂，且在朕前文过饰非，着即被夺掉你上冠上的东珠！”

王爷王冠上的东珠是权威的象征，摘掉东珠这是一个不轻的处罚。明日王公齐会，科尔沁王头上明珠竟被当众摘掉，脸面往哪儿放？康熙见卓索图红了脸，哈哈一笑，目中波光一闪，“怎么？舍不得了？非如此，不足以成吾大计！你不要觉得吃亏太大，朕还有东西给你——”说着走向案边，提笔略一思忖，疾书道：

卓索图王为国屏藩，素著忠心，体天爱民，功在社稷。除大逆外，着免死两次，子及孙免死一次，世守科尔沁，与国同休。钦此！

写罢读了一遍，用了玉玺，走近卓索图，说道：“你应该知道朕从来不给人这样特恩。但科尔沁是我大清入关最早从龙的蒙古王；当年平‘三藩’，国步艰难之时，科尔沁率先派出四千铁骑，助国家扫清狼烟，给你这个恩典是应当的。你回去照朕这亲笔诏书字样铸成铁券，让子孙永远为大清北方守藩！”

卓索图乍惊之下又蒙殊恩，心中翻腾滚沸，不知什么滋味，扑簌簌热泪奔流。他叩着响头说：“皇上如此厚爱，恩及万世，泽被千秋。奴才粉身碎骨，不足报圣恩万一……”

康熙闪着又黑又亮的瞳仁说：“还有，喀喇沁左中右三旗之地从即日起拨归你部。该地满汉军营旗，驻防披甲人及绿营将佐，统属你科尔沁王调遣——怎么样？这份恩典，比起几颗东珠、十几万两黄金如何？”

喀喇沁三旗之地东西五百里，南北四百五十里，驻营兵七万余人，一下子全给了卓索图，这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赏赐！卓索图的血仿佛全涌到脸上。比起这个，什么黄金东珠、宝石金玉，统统变得一钱不值了。对于蒙古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草原、牧场、军马更宝贵的呢？卓索图喝醉了酒似的晃了一下身子，双眸紧紧盯着康熙。

康熙和藹地瞧着这个蒙古王，微笑的嘴角和明净无暇的眼神没有丝毫虚伪和欺诈。卓索图突然轻轻拔出腰中匕首，擎在手中看了看，向左手食指猛地一刺，汩汩的鲜血立时淌了出来：

“皇上，天下万物的至尊！卓索图凭着我家族部落祖先的血起誓：哪怕太阳和月亮从此不再从草原升起，哪怕狂风暴雨弥漫了世界，科尔沁上空所有的雄鹰不会迷失方向，他们永远是大清皇上忠实的臣仆……”

直到子未时分，卓索图才叩头跪安。高士奇早已从周培公那里回来，在一旁静听康熙和卓索图说话，顺手把几项旨意拟好了草稿。有明发的夺科尔沁王那王冠上东珠的诏谕，还有铁券书和赐赏喀喇沁三旗的密旨。康熙接过来，看得很细。看完了，才舒了一口气，问大家：“你们几个说说，这样办科尔沁的事怎么样？”

明珠是从头看到尾的，见康熙又镇又抚，又打又封，连揉带搓地把个卓索图调治得如同小儿，心中佩服到了极点。他正要说话，索额图却抢先开口了：“奴才刚才看得眼花缭乱，想都来不及细想。如今寻思起来，皇上是要诱敌深入了！不过，奴才想着，台湾的事毕竟没了，似乎有点操之过急了。”

明珠忙道：“不不不，皇上恩威并用，收服了科尔沁王，这作用真是妙不可言，不但不怕葛尔丹东进，连黑龙江罗刹入侵的事也无后顾之忧。一石双鸟，妙不可言。据奴才看，也不算操之过急，台湾今年就可拿下来，略作数年准备，若是葛尔丹果真东侵，真能毕其功于一役了！”

高士奇接着说：“万岁处置极为妥当。不过据奴才看，赐铁券也就足够了，何必再加赐喀喇沁三旗这么重的赏？鹰不能喂得太饱，古有成训。这是奴才的一点想头。”

康熙笑着听完他们的议论，转脸问魏东亭：“虎臣，你说呢？”

“奴才有什么见识？但觉得高士奇所言似有道理。科尔沁素称富庶，领地几千里，军马数万。再加喀喇沁三旗之众，仅骑兵便有十余万。万一有个什么变化，恐怕尾大难掉，而且离北京又这么近……”

康熙听了笑而不答，起身打了个哈欠，说道：“你们跪安吧。小魏子明日还要赶路呢！路过喀喇沁左旗，传旨给狼贲，自今之后，和魏东亭一样，他也有密折专奏之权！”高士奇等人听了心中一亮。啊，原来康熙在卓索图的身边，还安上了这么一个钉子。

在奉天一共住了四天，康熙便命起驾回京。这一趟，算没白来，要达到的目的，全都达到了。漠南漠北的蒙古诸王公，在奉天故宫喝了血酒，发了盟誓，要同仇敌汽，效忠朝廷，合起手来对付葛尔丹和罗刹国。大家商议好了，要在热河和承德各修一座行宫，作为皇上召见蒙古诸王和王爷们进京朝见的驻扎之地；科尔沁被康熙又打又拉，整得服服贴贴。有了这条线，就能引诱葛尔丹东进。只要能钓出这条大鱼来，康熙将亲统三军，联合满、蒙、汉三旗的力量，先封锁了他的退路，然后一鼓前进，聚而歼之。他葛尔丹不是神仙，还怕他上天入地不成。

更令康熙高兴的是得到了阿秀这个妃子。阿秀貌美才高，香气袭人，有她伴驾，身边就如盛开了朵解语花，长着一株忘忧草。而且，阿秀怀着对葛尔丹的深仇大恨，和对自己故土家乡的思念之情。她时时刻刻想的无不是报仇复国，自从来到康熙身边，也总是向皇上要求，在皇上西征之时，她愿随军前往，亲手杀掉葛尔丹这条恶狼，以报杀父灭国之仇。康熙知道，当年阿秀从西蒙古只身逃难，行程万里，历尽艰辛，洞察各地民情，山川险阻，有了她，身边就有了一张进军西蒙古的活地图和好向导，康熙怎能不为之高兴呢？

三十三 领圣旨太监滥施威 持虎须周知惩刁奴

三十三 领圣旨太监滥施威 持虎须周知惩刁奴

康熙车驾过了喜峰口，已是阳春三月——关内关外虽只隔一座长城，天候地气却迥然不同。驿道两边早是柳丝吐青、嫩草芳菲。乍从白山黑水归来，真有如换天地之感。康熙心中高兴，又动了微服私访的兴致，竟下了乘舆，命阿秀的轿在后远远跟着，自己和随从们改扮成行商，在马上和侍卫们说说笑笑，时而放鹰捕猎，时而游幸市沽小肆，访察民风，沿路自有驿站迎送，倒也十分快活。

这天行至中午，康熙觉得有点饿，在马上手搭凉棚，见前面有一座乡村小店，店后临河，店前靠路，店门两旁栽着一溜杨柳，一湾碧水漏瀑东流。店前老槐树旁的，长竹竿上挑着个幌子，上头歪歪斜斜写着两行字：

太白闻香下马来，到此莫问杏花村。

康熙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问道：“索老三，咱们这是到了哪个地面？”

不等索额图答话，店里一个中年妇人早已满面春风迎了出来：“爷台们，您到了三河镇了！下来歇歇脚，吃一碗三河老酒，一点不误您走路。我说泰来家的，烫酒，给客人洗尘。叫伙计们把马牵到后院，用上好的料抖匀了喂！”说着已是福了两福。众人看这妇人时，只见她青布宽袍，绣花裤脚下一双半大不大的脚，缠脚早放，双袖微挽，露出雪白的里子来。虽着的农家妇女打扮，看去却干净利落。

高士奇一边跟着康熙下马，将缓绳丢给伙计，一边笑道：“哦——小桥流水人家，你这开店的不俗。不过，你这幌子的口气似乎太大了些，我就不信你家的酒能比得上汾酒。”

“您老明鉴！只用闻闻就知道，这个味儿甜里透着醇香，汾河哪来这么好的水！爷台别看我家门面小，这个样儿的小店我开着二十几处呢！一百多年的老字号了，全凭着好酒好景致，客人才有这份雅兴！不是我崔氏夸口，我过门来时，祖公公还在，听他老人家说，幌子上头这几个字还是前明正德皇上写的呢！皇帝老子也是人，好的就得说好！”

康熙看她手脚不停地忙活，也没耽误一句话，不由得笑出声来：“好一张伶牙俐口！你说正德来你家吃过酒，那你老祖宗没说 he 什么样儿？”

老板娘眼瞧着康熙气度不凡，雍容华贵，晓得这位客人有来头，一边忙着布菜，又将煮酒的大铜壶放在烧得旺腾腾的火上，筛着酒回口笑道：“皇帝老子嘛，那派头还能小了。听祖公公说，他左手擎的是金元宝，右手拿着银元宝，骑的毛驴屁股上搭包里全是人参，饿了拿出来就吃……”

话未说完，康熙一行人早已是哄堂大笑。那老板娘却故作不解地说：“哎，我说的全是真的。皇上嘛，就这个样儿！”

康熙捧腹大笑，咳嗽着说：“……好，好！你形容得好，这才是个好皇帝呢！”随行侍卫们也一个个前仰后合，捂着嘴笑得直不起腰来。

这边正在说笑，忽然门外传来一阵锣鼓开道之声。众人抬头望去，却见外边大道上一乘官轿鸣锣喝道地走了过去。接着又是四乘小暖轿，看样子是内眷。前呼后拥地足有五六十人，衣色很杂，丫头、老婆子、师爷、书办、长随一大群。后边又有十几头骡子驮着大小箱笼、梳妆台、画眉笼子之类杂物，浩浩荡荡迤迤西去。康熙以为必是哪省的道台上任路过，也不在意。老板娘看着官轿，一眨眼瞧见外边一个中年男人正下毛驴，只有一个小奴跟着，忙笑道喊：“有客来了——哎，老客！请里头坐，又干净又敞亮，打个尖儿再赶路啊……”说着便迎了出去。

那中年人下了驴，命小奴把驴拴在树上，只对老板娘说了声：“我们急着赶路，不进去了。烫两碗酒，来一碟子豆腐干，在外边站着吃完就走——”说着，上前扯住了走在官轿最后的伴当，轻声问道：“喂，兄弟，方才过去的是哪家大人啊？”

那伴当打量一眼中年人，嗑着瓜子儿，待理不理说道：“新任县丞，署三河县令，毛宗堂毛

大令！”说罢一摇三摆地去了。

中年人听了一怔，半晌才拈须点头道：“哦——好大的派头儿啊！”

康熙不由瞧了那中年人一眼，虽觉有点面熟，却再想不起几时曾见过。他心中一震，一个小小的县令，不过八品顶子，上任居然带了这么一大帮牛鬼蛇神！想着不由瞟了明珠一眼。明珠见他突然阴沉了面孔，生怕他当场发作，便大声道：“一县之令嘛，百里侯，还能没点势派？”

那中年人在店外已喝完了酒，递给老板娘二十个铜子儿，抹了一把嘴冷笑道：“百里侯？这是只百里虎，张着血口来吃百姓了！”说着头也不回地走了。

武丹在一旁看了半天，已认出了这个中年人，见康熙愣着出神，忙凑近康熙身边耳语几句。经武丹这么提醒，康熙想起来了，此人姓郭，名琇，曾当过一任道台，因贪赃受到弹劾，数目嘛也不算大，康熙罚他在午门口晒了半天太阳，降三级使用。后来，听人说过，郭琇深自痛悔，断了自己的中指，决心痛改前非。就看眼前这模样，也不像是个贪官了，便转过脸问明珠：“这个郭琇，派在哪里当差了？”

明珠尚未回话，索额图抢先说了：“回主子，这件事是奴才办的。按主子的旨意，降了三级，现在顺天府当同知，倒是个不用管事的摇头官儿。”

康熙没有再说话，却把老板娘叫过来问道：“你们这三河县，有多少人哪？”

“回客宫爷的话。三河镇是大码头，水旱两便，七十二街，三十六行，全镇足有上十万人，热闹得很哪。”

“哦，原来是个大去处。那么，我问你，这里捐税的火耗要多少啊？”

“嗯——那，小人说不准。反正一个官，一个王法。我在这儿住了十八年了，共换了五任县令，最多的抽五钱，少的二钱，三钱，只有前任的王太爷要的最少，抽一钱八。可惜他父亲死了，报了丁忧回家去了。这不，新来的大爷刚过去，还没上任呢，谁知道他要多少呢？唉，反正，三河县是个福地。宝地，随他们的便，使劲刮吧！”

火耗银子的事，咱们在第二卷里说过，地方官向百姓征税，百姓们交的自然散碎银子，收上来之后，要经火溶化，铸成大锭的银子。一经火，就要有消耗，但消耗多少，可就看县官清不清了。一句话，清官要的少，贪官要的多。反正，他说，化一两银子要消耗五钱，那你要交十两的税就变成十五两了。他要说，只消耗了一钱、二钱，那么十两的税就只需交十一、十二两。一个县的税金，每年成千累万，每两多加那么两三钱，这县官可就肥了！康熙刚才问老板娘这事，就是为的考察吏治，看三河县的官是怎么当的。听老板娘这么一说，康熙也就明白了，站起身来说：“好啊，真不愧福地、宝地，酒也佳，菜也好。高士奇，你来会账，咱们都走吧，改天再来打扰。阿秀她们也该到了，你们几个招呼她们回驿馆休息去吧。”说完，又叫过李德全来，让他带上两名小太监，飞马赶到三河县，看那个新任县令，如何接印，路上不要招摇，更不许惹事，看完了，回驿馆交旨。

自从那年假朱三太子杨起隆在北京闹事，小毛子死了以后，李德全就成了康熙身边天字第一号的大红人。他一天到晚，老在皇上身边转悠，难得有一会儿单独外出的机会。今天，奉了皇上这个密旨，简直把他高兴得不知如何了。于是，叫上两名小太监，骑上马，照着县城方向，飞驰而去。一边跑，一边琢磨：嘿，今儿这差事，顶上半个钦差了。他越想越美，简直不知道怎么才好了。正在得意之时，三匹马已经进了城门，这就碰上事了。怎么了，这三河县是大镇子啊，大街之上，车水马龙，人挤人，人挨人的，李德全他们飞马而来，一个收缰不住，把一位老太太撞得踉跄几步，倒在了地上。要是李德全谨慎小心，下马来赔个不是，化上二两银子，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可是李德全心里正美着呢，又觉得自己是皇上的贴身太监，这架子放不下去，正眼也没瞧那位被撞倒的老人，反而大声喝道：“闪开，闪开，别挡了爷们的马道！”这下，可犯了众怒了。人群中吵吵嚷嚷，说什么的都有。好嘛，太平世界，朗朗乾坤，这三个人骑马，横冲直撞，撞倒了人，还这么势力，那还得了！一帮年轻人更是不服，大声叫着：把他们拉下马来！揍

这几个臭小子！就在这时，李德全一眼看见那个在饭店门口饮过酒的中年汉子，急步抢上前来，扶起了被马喘倒的老太太，又是掐人中，又是摩挲胸口，好不容易，把老人救活了。中年人冲着李德全大喝一声：“下马！”

李德全呢，刚才在饭铺门口见过这个中年人，但康熙皇上和臣子们的谈话他却没听见，不知道这就是顺天府的同知郭琇，还以为是村夫野汉呢。下马吧，放不下架子；不下呢，事儿又完不了，便从怀里掏出一小块银子，顺手扔了过去：“拿着，给你妈瞧瞧伤。爷们还有事，不能耽搁了！”

这一下，围观的人更不愿意了，有人叫，有人喊，有人上来就拉李德全的马头。李德全火一上来，一口京腔可就骂上了：“哟嗬，势头不小啊！也不打听打听，爷们都是什么人，竟敢如此无礼。告诉你们，爷们瞧着这老婆子可怜才赏了银子的。她要不挡了爷们的马道，这马能喘着她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爷们这儿兜着了！”说着跳下马来，虎视眈眈地瞧着四周的百姓。

那个中年人见老太太已经缓过气来，便把老人家搀到旁边茶馆里休息，这才走了过来，心平气和地问：“哦，听您刚才的口音，像是京师人，既是京师来的，应该懂得规矩嘛。请问，阁下来到这三河小县，有何贵干啊？”

李德全摇着手中的马鞭笑了一笑说：“嗯，你小子还算有眼力，爷们正是从京师而来，要见一见三河知县。”

“哦，我可以告诉你，三河县县令的大印已经被摘了，现在三河没有知县。就是有，你也要先把这里的事了结了再走！”

李德全突然一愣。刚才，三河新任知县还前呼后拥地来上任，一个时辰不到怎么就被摘印了呢？哦，明白了，这小子是在哄我。他不禁勃然大怒：“好小子，你敢在爷们面前耍花招。告诉你，就是直隶总督，见了爷们也得让着三分。就凭你这副德行，也想在爷们面前耍巧弄乖，莫非你的皮肉痒了吗？”一边说，“刷”的一马鞭就抽了过去。

那中年人挨了打，不但不气，反倒笑了：“好好好，打得好。既然你不信，那我带你们瞧瞧去。”说完，便带路前行。李德全心中暗笑，哼，真是贱骨头，不打不服啊。看来，不给他点苦头吃吃，他不知道马王爷长着三只眼！

三人牵着马，跟随那中年人来到县衙门口，果然，门庭冷落，萧杀寂静。那人回头一笑说：“几位暂候一步，我进去通报一声。”说完，径自先进去了。

李德全三个人站在门口，心想：“咳，闹了半天，这人原来是个衙门油子。怪不得他一会阴，一会儿阳的呢！”一个小太监凑在李德全耳朵边上说：“刚才，咱们要亮出真实身份来不把他吓趴下才怪呢！”仁人正在胡思乱想，猛然听见“咚咚咚”三声鼓响，之后，一声高喊：“升堂喽”！就见十几个衙役，横眉立目，手持黑红两色的水火大棍，“噉”的一声，鱼贯而出，分列两旁。只听惊堂木“啪”的一响，传下号令：“带三个不法之徒进来！”衙役答应一声，蜂拥而来，不由分说，把李德全等三人，老鹰抓小鸡似的带到了堂上，“叭”的摔在了地上。

李德全抬头一看，堂上正中，坐着一位五品大员，身穿八蟒五爪官袍，鸳董补服，头戴一顶白色的玻璃顶子，一身正气不怒而自威。再仔细一看，原来竟是那位饭店吃酒，街头挡驾的中年汉子。咱们前边说到过的，因贪赃被降了三级的顺天府同知郭琇。不等李德全多想，郭琇把惊堂木一拍放下话来：

“下面三人，是何方恶棍，竟敢来三河县骚扰百姓，从实招来。”

李德全从小进宫，跟随康熙皇上，虽然是个随身侍奉的太监，下等奴才，可是除了皇上，谁敢给他小鞋穿呢？一听这话就火了：“哟嗬，你好大的胆子啊。混账王八羔子，竟敢审问起爷们来了！告诉你，爷是当今万岁驾前的人，伸出个脚指头也比你的胳膊粗，你敢这样作践爷们，不怕杀头吗？”

郭琇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哼，朝廷早就有旨，太监不准擅自出京。你们几个分明是地痞

恶棍，竟敢冒充皇差，败坏皇上名声。来人！”

“在！”

“大棍侍候！”

“扎！”

堂上火签扔了下来：“每人重赏二十大棍！”衙役们听见令下，不由分说，把李德全等三人拖下堂去，各打二十。只打得他们哭爷叫娘，皮开肉绽，这才又拖上堂来。

“我问你，还是皇差吗？”

这仨人久居皇宫，虽然不能说是养尊处优，可也从来没挨过这样的打呀。想不到，一时不慎竟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真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李德全硬着头皮，梗着脖子回话：“哼，老子就是办皇差的，奉了圣旨要向三河县令问话，不信你跟我回去问问。”

郭琇的心里早明白了，太监与别人不同啊。他从身份、气派、说话口音，还能看不出来吗？今天郭琇偶然路过三河县，见新来的县令作威作福，当时就摘了他的官印，去到城门口，又碰上了李德全这件事，他不能不管。如果李德全早一点服了软，这事也就结了，可李德全嘴硬，脾气大，宁死也不倒架。现在堂也升了，刑也用了，李德全还是这劲头。郭琇可不好办了。承认了他们是皇差，当着众衙役的面，不是给皇上脸上抹黑吗？不承认，又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还得让李德全他们自己认账才行，于是脸一沉，又发话了：

“好啊，既然不怕打，大刑侍候！”一伸手，火签又摔下去了，衙役们不敢怠慢，拖下三个人，上了夹棍，绳子一紧，这仨人当场就昏过去了。衙役们一桶冷水，兜头一泼，又醒了过来。这回，李德全是叫天天不应，哭地地无门。心想，如再不低头，死到这大堂上，上哪儿叫屈去呀，只好咬咬牙，狠狠心：“大人饶命，我们就算……不是皇差吧。”

郭琇心中暗暗一笑。他在三河镇外喝酒时，就看出点名堂了，那一大帮人中必有皇上，要不然，这三个奴才怎么会来到这里呢？既然皇上在此，就得赶快修表，一边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边也劝谏皇上，不要纵奴行凶。此刻一见李德全认下了“冒充皇差”之罪，连忙见好就收：

“嗯，认了就好。来人，把这三个冒充皇差的恶奴带下去严加看管。退堂！”

三十四 郭琇忠犯颜批龙甲 康熙仁大度谅贤臣

三十四 郭琇忠犯颜批龙甲 康熙仁大度谅贤臣

康熙在驿馆中歇息了足足两个时辰。这一觉睡得很是舒服，几天来奔波之苦，一扫而光。睡醒之后，懒洋洋地起来，走到外间，见阿秀和韩刘氏正在桌旁抹骨牌解闷儿，便信步走到外面廊下。此时武丹和两个太监正拿着一只剥净了的鸡在喂海东青。那海东青闭着眼瞧也不瞧，撑着翅膀躲闪着食物，一口也不肯吃。

康熙不禁笑道：“调鹰是那么的容易的？那是祖传的手艺！想叫他吃食儿，非李德全不行。你们这个喂法，要折腾死朕的海东青了——哎，对了，这都什么时辰了，李德全这奴才怎么还不回来？武丹，你骑马到三河镇上去看看。”

高士奇、明珠、索额图三人都在东厢，听康熙起来，忙都赶了出来。索额图便笑道：“主子不必着急。这些太监最爱玩儿的，好容易放他们出去，不定到哪儿吃茶听说了吧？”

话没落音，李德全从驿馆门外脚步踉跄地走了进来。三个人都戴着四十斤重的木枷，一个个屁股上浸着血渍，进来伏在地下，连头也磕不成了。满院的侍卫、太监和驿馆的官员一看全都愣

了。李德全看了一眼康熙，嘴唇哆嗦着，突然“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趴着向前爬了两步，上气不接下气地哭道：“好主子爷呀……奴才们可算活着……回来了……”

康熙一见这阵势，知道必定是出了事。看着他们三人这副狼狈相，又好气又好笑地骂道：“哪里讨来这副现世宝模样，叫人恶心！”

此刻，李德全早已哭得气咽声嘶，勉强跪起来，指天划地把怎样到三河镇，如何被郭琇诱到衙门，又如何不由分说又打又夹。他一边说，一边还揉着鼻涕，添油加醋地说了个全，只是没说他们骑马撞倒老婆婆的事。康熙一听不由气呆了，脸上先是一阵发白，接着血涌上来，筋绷得老高，双手也微微发抖。怒喝一声：

“滚起来！朕看不上你们这贱样儿！——三河县的人呢，来了没有？”

话音一落，便听驿站门外有人大声回道：“臣顺天府同知郭琇叩见万岁！”

康熙辫子一甩，怒气冲冲地回身上了中堂台阶，背着手冷冷盯着大门口，厉声吩咐道：“进来！”

“扎！”

郭琇答应一声，哈着腰缓步而入，不慌不忙地打下了马蹄袖，看了一眼盛怒的康熙，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山呼万岁。高士奇不由得暗暗赞：“嗯，此人气度不凡！”明珠和索额图也替郭琇捏了一把汗。

康熙阴沉着脸，盯着郭琇看了好大一会，威严地问道：“郭琇，常言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你胆子不小啊，我问你，谁给你撑的腰？”

“回万岁爷的话。臣所作所为，皆是遵循朝廷王法，这胆子本来就大。而且臣自幼苦读圣贤之书，行事无越轨之处，心内无欺君之意，又何惧之有？”

康熙一听这话，更火了，大声吩咐：“好啊，你还敢强词夺理。武丹，拿鞭子抽他！”

武丹应声过来，看了看康熙的脸色，将马鞭子握在手中，一咬牙“刷”的一声抽过去。郭琇浑身一颤，背上袍子已被抽破，殷红的血迹浸出。武丹接着又是四五鞭子抽下来，郭琇疼得浑身大汗，却咬着牙一声不哼。

康熙见他如此刚硬，摆手止住了武丹，冷冷地问道：“还敢说你有理吗？”

郭琇喘了口气，大声说道：“万岁不问青红皂白，鞭责臣子，臣心里实在不服！”

“哼，你还敢说不服，朕难道不知你的根底吗？康熙十七年，你贪赃枉法，朕念你是初犯，从轻发落，降三级使用，已经是法外施恩了。可是，今天，你竟擅用重刑，拷打太监，目无君父，你自称是读书养气的大臣，朕问你，读的是什么书？”

郭琇抗声答道：“皇上，臣以皇封的御刑，拷问犯法太监，一不是私刑，二不是违法。康熙十六年，臣确是犯了国法，理应遭到惩治。皇恩浩荡，恕臣不死，臣感激涕零，时刻不忘。当时，臣断指告天，清水洗地，决心内外齐修，以至正光明之举洗雪前罪，报圣上之大恩，为皇上治国安民大业，效犬马之劳。可是，圣上以臣昨日之非，来断臣今日之是，即是不许臣改过自新！”

郭琇说到这里，便将李德全等人如何打马冲街。践踏百姓。鞭苔命官、咆哮公堂种种情节一一详奏，又说：“……主上如此纵容家奴，为害黎民，以至围观百姓怒目侧视，敢怒而不敢言。臣职在地方，行孔孟之道，执朝廷王法，又何罪之有？今日万岁召臣前来，不容臣奏辩，即以非刑鞭打臣子，不知万岁读的何书？”

郭琇面不改色，当面指责反问康熙，又说得这样振振有词，在场的众人何曾见过这样的胆大包天的人？一时间都吓得脸色焦黄，大气也不敢出了。康熙这才知道今天的事是由太监无理引起的，心中的气先消了一半，只是郭琇如此倔强，一点面子也不给，他实在难以下台。他想一笑了之，却笑不出来，拧着脸道：“哼！朕一向容让臣子，不料真的就有上头上脸的人。你……你把朕当成什么人了！”

索额图跟康熙久了，知道皇上此刻的脾气，郭琇只要承认刚才的话是失言，这事就算过去了。忙使眼色叫郭琇赔不是。不料那郭琇双手据地，一个头叩下去，竟大声道：

“皇上乃是桀纣之王！”

此言一出，全场大惊。谁不知道，桀纣乃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郭琇竟敢当面斥责康熙为桀纣，那还得了啊！果然，康熙一听此言，像被电击了一下似的，气得五官都错了位，眼睛冒出可怕的火花，恶狠狠狞笑道：“好一个郭琇，果真有眼力，朕八岁御极，内除权奸，外扫狼烟，四海归心，八方来朝，唐宗宋祖也不过如此！在你的眼里朕就成了桀纣之君。哼哼！朕倒想听听你的高见！”

郭琇咚咚碰了几下头，说道：“康熙十六年臣犯罪之时，即已该死，今既蒙垂问，索性尽言而后死——皇上英明天断，天下皆知。但皇上自即位以来，不以天下共主自居，却宠幸满臣，排斥汉官，偏信太监，贱视朝臣，喜好游猎以声色犬马自娱。以致朝廷内外，卖官鬻爵，小人纵横其间，上贪下诈，如此种种，何及唐宗、宋祖，即桀纣之君亦不过如此。”

郭琇还要说下去，康熙已是怒不可遏了。他大吼一声：“放肆！纳捐授官为筹集治河用兵之饷，与贪赃卖官怎能同日而语？朕视四海为一家，又何存满汉之见？你讲，你讲！”

到了这个地步，郭琇真是豁出去了。康熙的话刚落音，他就接口说道：“是！请万岁暂息雷霆之怒，容臣奏完。纳捐一事虽为筹饷，却也是饮鸩止渴。此例一开，误国害民，后患无穷。唐贞观时，天子曾问山东、关中人哪里最可靠。魏征奏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不宜示异同于天下。’就是说，皇上既拥有天下，怎能不对天下百姓，一视同仁呢！可是当今朝廷之事，三公九卿，为皇上辅粥者多是满人，而汉人仅居十之二三。皇上是天下之主，应广收天下英才，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满汉。今皇上偏重满人，汉人岂能尽忠朝廷？如今四方之士尚未臣服，天下之民犹有追恋前明者，全是因皇上自己总看自己是满人之故……”

郭琇还要再说下去，康熙却已经忍无可忍了。今天因李德全犯法办砸了差事，康熙已不打算重处郭琇，不料一句问话，却引出了郭琇这么一大篇文章，真如火上浇油。康熙气得简直要发病，只觉得一阵头昏目眩，差点晕倒，忙用手扶住了楹柱。明珠刚要过来搀扶，却被康熙一把推开，扯过身边素伦腰中的佩剑扔给武丹，狞笑道：“好，好，好！朕是个昏君，朕是桀纣……朕用不着你这位圣贤之臣。今天，朕成全你。武丹，把他拖下去，立即斩首，让他去做逢龙，比干吧！”

康熙在盛怒之下，要将犯颜直谏的郭琇斩首，侍卫武丹接了剑，倒犯了踌躇。这粗汉子跟康熙日子久了，已经有了心眼。这郭琇虽说过去犯过贪污的案子，但后来断指洗地、明耻改过的事他也听说过。今日这事，明明是小李子在外头无法无天欺侮百姓引出来的。康熙这会子盛怒杀人，待平静下来谁知道又是如何发落呢？他瞥了一眼满脸得意之色的李德全，上前正要搀架郭琇，谁知郭琇一甩膀子挣脱了，叩头低沉地说了声：“谢恩！”起身便向外走去。

大院里静极了，几十只眼睛盯着暴怒的康熙，人人心里七上八下。只有高士奇已寻思半日，背着手望着天空长叹一声，喃喃道：“唉！白日不照我精诚啊！”

康熙突然转过身来问：“什么？”

高士奇目光幽幽，缓缓说道：“奴才以为，皇上如此处置，实在太便宜了这个郭琇。片刻之间，一个曾犯贪赃大罪的贪官，竟成了史册留名的诤臣。唉，便宜啊！”

康熙一愣，转眼想了半晌，一跺脚进了屋里。三个上书房大臣交换了一下眼色，索额图叫过素伦，低声道：“你出去告诉武丹，且慢下手，等一等再说。”

康熙黑沉着脸进了内屋，见阿秀和韩刘氏一坐一站，都是脸色煞白，显然院里这一幕把她们吓得目瞪口呆。见康熙一声不吭颓然坐下，韩刘氏忙沏了一杯茶端过来，笑道：“主子，喝杯茶消消气吧。”

康熙喝了一口热茶，目光有些茫然地看了看窗外，似乎有点无事可做，又感到一阵莫名的空

虚。忽然问道：“韩刘氏、你们小户人家有没有烦恼？”

“嘿，瞧主子爷说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穷人家为争一口吃的，孩子们吵得叽叽哇哇、乱哭乱嚷，急得大人干转圈没法子。富人家呢，有的大老婆和小妾争风吃醋，弄得鸡犬不宁。有的子弟们面儿上头慈孝和睦，心里头都想的是祖上的家业，窝里炮打仗。有人挣，有人破，难得出了一个好儿子，可以继承门户。可是也烦难，这样的儿子往往是一个罍种，有道是‘倔儿不败家’呀！”

“倔儿不败家！”康熙听到这里，突然心头一震，想起当年苏麻喇姑也说过这样话“家有净子，不败其家；国有净臣，不亡其国”。他不安地打了个冷战，不敢再想下去了，几步跨出门外，不安地问道：“武丹呢？人……杀了没有？”

索额图忙跨前一步，躬身赔笑道：“回圣上，还在外头候旨呢。”

康熙大声道：“好！速传郭琇进来！”武丹在外面听见这话，笑着对郭琇道：“郭大人，主子爷气消了，叫你呢！得了彩头，可别忘了老武刀下留情啊！”

郭琇头发散乱，前额乌青，迈着沉重的步履回到天井，不知因悲因愤，灼热的目光含着一汪泪水。他没有看康熙，只向前走了两步，仿佛用尽了气力，沉重地跪了下去，轻声问道：“万岁传臣何事？”

此刻康熙的心里也翻腾得厉害，看着这个小小的从五品堂官，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默默地看了看跪在面前的郭琇，慢慢说道：“郭琇，依你看，今儿这事儿该……如何了结呢？”

“回万岁，臣今天犯了大不敬之罪，敬请皇上降旨，明正典刑。按大清律，三太监犯的是欺君之罪，也应弃市以警戒天下，请皇上一并发落。”

郭琇此言一出，又是满场皆惊。谁也想不到，郭琇一不申辩，二不讨饶，竟要与李德全等三人同归于尽！刚才，康熙下令要杀郭琇的时候，李德全的心里，简直高兴得像小扇子扇着一样地痛快。心想，到底是皇上疼咱们，哼，你小子知道厉害了吧。可是，听郭琇这么一说，又吓得抖成了一团，连忙上前跪下求饶。康熙却厌恶地踢了他一脚，断然喝道：“滚开，朕没有问你话，给我跪远点！”李德全一听这话音不对，心中更是七上八下，连忙往后退了两步跪下，却听康熙说了声：“郭琇，你随朕进来说话。”他俩一先一后进大厅去了。没有圣命，谁敢跟进去呀。一群大臣都愣愣地站在院里，不敢随便走动。

三十五 说弊政郭琇升御史 藐钦袭施琅主中军

三十五 说弊政郭琇升御史 藐钦袭施琅主中军

天已黄昏了。落霞缤纷，彩云辉映，一抹夕阳透过大隔扇门斜照进厅里。康熙、郭琇一君一臣一坐一跪，沉默了许久。康熙才语气沉重地说道：“郭琇，你跪近一点。”郭琇忙膝行几步，靠近康熙跟前，听康熙又道：“你今日所奏，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言语太过分了。平心而论，朕难道真的是桀纣之君？当着这么多人，你信口开河，叫朕的体面何存？”

郭琇见康熙如此诚挚，心里一颤，热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回道：“回皇上话！谣言害主，直言救国，古有明训，求万岁体察臣心。至于重满轻汉，重内轻外，实乃本朝弊政，臣不敢不据实披胆而言。”

“唉！满人说朕太惯纵汉人，你这汉人呢，又说朕重满轻汉，做人可真不容易呀！算了，俗话说，清水池塘不养鱼，朕看这事不必再提了。朕想问问你，你说汉人士子尚不服本朝，实情是

如此吗？康熙十八年之后，朕看好多了嘛！”

“是，康熙十八年皇上开博学鸿儒科，实是匡古未有之盛举，但仅取中了一百八十余人，岂能尽收天下遗民之心！皇上励精图治，如今已粗具规模，心怀贰志之人不敢公开作乱是真，但要说人心尽服，臣不敢附和。”

“哦？你都听说些什么？不妨直奏。”

“是，臣以罪贬之身，最易听到此种言语。京城里司道文武汉臣，动不动就拿本朝陋政与前明类比，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外边更有遗老著述，追思前明典章，妄分华夷满汉之界，甚至有仍奉崇祯正朔者，岂可等闲视之？”

康熙听到这里，不由深深叹息一声。他自即位以来，在华、夷、满、汉之间，不知下了多少功夫调和，满以为博学鸿儒科一举收服逸民，不料还是有人不服。正在沉思，又听郭琇道：“自然，比起康熙十八年之前，如今的境况已经好得多了，主上也不必为此忧心忡忡。臣以为，当日我朝大军入关之时，前明之宗庙社稷，已不复存。我朝天下得自于李自成之手。这个道理要颁之天下，令人人皆知……”郭琇正要接着往下说，却见康熙站了起来，便住了口。康熙激动不安地摆了摆手：“说得好，你说下去，说下去——朕不习惯坐着想事……”

“……是！天下百姓不知这个道理，还以为大清是夺了朱氏天下而自立，这就很可虑！臣以为应效法前朝故事，礼尊孔孟。表彰文明；奉前明宗祠，祭前明皇陵，修明朝正史以示灭国不可再复……”

康熙听得神采焕发，不禁欣赏地看了郭琇一眼：这样一个人才，明珠怎么搞的，竟似一点也不知道！

只听郭琇又说：“至于朱三太子之流，不过是图谋不轨之奸人，应着大理寺、刑部，明旨严捕，以明视听而正国典——如此，何愁民心不稳，天下不治？”

康熙静静听完了，点头微笑了一下，庄重地坐回龙椅上，朝外边喊道：“索额图，你们几个进来。叫李德全他们三个也来，听朕发落！”

上书房大臣及武丹等侍卫、太监，因未奉圣旨，一直都在原地站着。眼见天色渐暗，康熙和郭琇兀自在屋里谈论，正不知如何是好，听见传唤，武丹忙命人掌灯。李德全听了康熙口风，心知不妙，可是，他人小心灵，知道猎鹰海东青，乃是康熙皇上最心爱的。而这海东青除了李德全之外，谁也喂不了。看来，今儿个要想活命，只有靠海东青了。临进来前，悄悄将海东青右腿使劲拧了一把，那海东青疼得“嘎”的一声大叫，叫得康熙目光一跳。

康熙见众人进来，平静地说道：“高士奇，你来草诏！郭琇犯颜直谏，言语之间，虽多有不敬，然公忠之心皎然如月。所言过激之词，朕不加罪——着郭琇补……都察院右都御史之职！”一听这话，众人全愣了！

都察院右都御史乃是都察院六科五道监察御史的副长官，不但有独立弹劾权，并且允许“风闻奏事”。就是说即或弹劾不实亦不反坐。这个职务是从一品的官级。郭琇是已革道员，降为从五品，骤然之间连升数级，一跃为台阁大臣。这样的提拔，立国以来可以说是闻所未闻。明珠和索额图不禁对望一眼，不知郭琇在屋里说了些什么，陡然间大蒙圣眷。高士奇也是一震，抬头看了看康熙，忙又下笔急急书写。

康熙一边想，一边口授，“……着赐单眼花翎，与六部大臣同朝列班侍候。太监李德全等三人，横行违法，擅殴职官，咆哮公堂，谎言欺君，应即处斩——”

话未说完，李德全三个人早吓得魂不附体，趴在地下捣蒜般磕头求饶。康熙微笑道：“哼，你们犯了国法，求朕是没用的。郭御史既然弹劾你们，朕也只能依法而行……俗语说求人不如求自己，要想免罪得郭琇撤回原奏才成啊！”

三个人听了，忙转身爬过来，泪眼汪汪地看了郭琇一眼，匍匐着叩头求饶。索额图知道康熙的用意，见郭琇争足了气，便笑道：“郭大人，瞧我的薄面，撂开手，恕了这三个奴才吧！这些

贱东西不懂事，倒可怜巴巴的，再说皇上的海东青，也得李德全侍候才行啊！”

郭琇被皇上突然加级晋封早已愣了。他不知所措地环顾四周，直到索额图代为求情，才清醒过来，挪动了一下身子结结巴巴奏道：“臣谢恩……臣焉敢……啊，不，不，不，臣并非不识抬举，敬请皇上收回成命。臣以戴罪之身，无尺寸之功，以一言之合，蒙此大恩，恐开诸臣幸进之心，求圣上明鉴！至于李德全三人，臣在三河县衙已经动刑杖责。又有索中堂讲情，臣即免奏三人欺君之罪。”

明珠低头想了想，上前躬身道：“皇上，郭琇所奏有理。应待郭琇立功之后，再加封赏，可免去内外臣工一些议论。”

索额图也道：“一下子升得太高，恐怕人心难服，于郭琇也没有好处。都御史肩负国家重任，如此轻易任命，恐臣下议皇上升降官员随心所欲。请皇上圣鉴。”

康熙笑着起身道：“那就先让郭琇当个监察御史吧！其实只要考察实在，多升几级又有何妨？明珠，你当初也不过是个小侍卫，一日之内连升七级，晋为副都御史。高士奇你说呢？”

高士奇笑道，“就是这个话。像郭琇这样儿犯颜批鳞，生死不顾的人，确有古代烈臣之风、御史品德，奴才心服之至！”

“不怕你不服，郭琇的见识不在你之下，胆量却比你大得多！朕今日着实乏了，得歇息一下。你和郭琇参酌一下，把他刚才说的条陈拟出几道旨意来，回京后见了熊赐履，由上书房议定，用玺明发！嗯……另外拟旨给施琅，叫他将备战详情奏来，若备战已毕，即可相机下海作战——朕急着要南巡呢！”

康熙二十二年夏天，北方多雨，南方多风，康熙督促施琅抓紧战备。出兵台湾的圣旨是三月份传到的，从接到圣旨的那天起，施琅和姚启圣就抓紧了战备工作。那个高傲自大的将军赖塔，按期交上了十门精制的红衣大炮和十万支火箭，带着妻妾奴仆，调任四川去了。施琅和姚启圣都是主战派，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得十分顺手。战争的浓云，弥漫在福建沿海。魏东亭的海关上，又送来了五十万两饷银，还有酒五千坛，生猪两千头，活羊五百只，和三十万石白米。有饷有粮，士气大振，军营里从早到晚，喊杀练兵之声不绝于耳。姚启圣看到这情景，不禁暗自兴奋，便打马扬鞭来见施琅，商议下海东征之事。

姚启圣来到督军府时，施琅正独自一人在默默地察看海图。姚启圣一进门就大声赞道：“施兄，你瞧，咱们军队的士气多高啊，你老兄真不愧是治军有方啊！”

施琅一边让座，一边笑着回答：“哪里，哪里，姚兄过奖了。不过，军士们懂得了‘以战致太平，以战求一统’的道理，心存报国之念，胸有必胜之志，这才是可贵的哪！唉！可也有胆小的，前天晚上，我就见到一个兵士，在砖上刻了自己的姓名籍贯，悄悄地埋在地里……”

“啊，有这等事，杀！”

“哎，哪能呢。水军刚调到福建之时，有人自杀，也有人自断胳膊腿的，我们杀了十几个，还是不顶用。可见，要想鼓励士气，光靠杀人不是办法。”

“那，你是怎么处置的？”

“照皇上的教诲办。我把那个士兵叫进府来，着实的夸奖了一番，说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东下宝岛，舍身成仁，为国家建功立业，他也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哈哈，施老兄。真有你的！”

二人正在说话，中军来报：“钦差大人，文华殿大学士李光地奉旨来到。”二人一听此言，不敢怠慢。施琅下令，“开中门，放炮，迎接钦差天使。”

例行的叩拜、恭请圣安之后，李光地手捧圣旨，昂首阔步走到正厅，站定南面，说了声：“施琅接旨！”

施琅连忙上前跪下：“臣施琅恭听圣谕！”

“进剿台湾逆贼之事，朕已数下诏谕，惟因渡海作战，胜负难决，朕虽期之甚切，亦不便遥

定，今特着李光地奉旨前往，务期尔等早日兴军东渡，以免旷师持久，贻误战机。着加封施琅右都督职衔。钦此。”

施琅听罢，连忙磕下头去：“臣，谢恩！”

李光地上前一步，搀起了施琅，当下三人分宾主坐下。李光地这趟差，虽是皇上派遣，也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他是朝中为数不多的主战派之一。台湾若能顺利拿下，在他就是大功一件，进上书房唾手可及。若拿不下来，他还真的不好交代。说白了，台湾一战，是关系着李光地的升迁荣辱，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大赌注。所以他拿到圣旨，便马不停蹄，星夜兼程地赶到福建。此刻，他刚一落座，就言归正传了：

“二位大人，圣谕上说得已经十分明白了。施大人曾连上奏章，说是要相机渡海东征，但至今却仍是按兵不动。所以圣上急不可耐，才命学生匆匆赶来问一下，不知施大人作何打算？”

施琅一听这话，心里不痛快了。他心中隐隐地觉得，面前这个盛年得志的书生，一定是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话，才惹出这场事的。便干笑了一下说道：“哦？听李大人话音，圣上加封施某右都督职衔，是为了督促施琅尽快用兵。如果真的如此，这职衔下官绝不敢受。打仗的事，兵凶战危，没有绝对把握，不操全胜之道，怎可草率进兵？施琅自受命之日，夙兴夜思想的只有一件事，绝不为报私仇而意气用事，也绝不让皇上体谅台湾苍生之心付之东流。怎敢拥兵不进，养敌自重？求李大人明察。”

这几句话说得直率，也说得有分量。李光地一听。脸腾的一下红了。不错，刚才宣读的那道圣旨，是他李光地起的草，如今，被施琅一言捅破，倒像是他李光地心存偏见，以小人度君子了。他的自尊心被刺得一痛，忙说：“哎——施将军，您不要误会嘛。加封右都督职衔的诏谕，是皇上朱笔亲书的，不信，你一看就知道了。”

姚启圣见俩人一见面就谈僵了，也连忙出来和稀泥：“施兄，小弟之见，还是圣上想得周全。咱们这水师，北方人、南方人都有，你拿了都督的职衔，指挥起来也就方便了，包括我的福建水军和我本人在内，全听你的调遣。”

李光地见有人帮助说话，又来劲儿了：“哎，姚总督这话说得对。练兵嘛，本来就是为了打仗，总这样拖延时间，不进不退的成何体统。去年冬天，皇上就有旨，催你们进兵，不知为什么你们却按兵不动？”

施琅不屑地一笑说：“嘿，我在等候战机。时机不成熟，叫我怎么用兵啊？”

“等，等什么？”

“等风！李大人你可知道，海上行船没风是不行的。”

“哈哈，施大人你说得好，不瞒您说，学生我就是福建人。这里冬有朔风，夏有薰风，秋有金风，春有和风，可以说，四风俱全。光地此次出京，一路行来，天天有风，将军为何不进兵呢？”

施琅听他这么一说，有点上火了，冷冰冰地回了一句：“李大人，咱们今天说的是打仗，不是你们文人秀才在吟风弄月，有风没风，风大风小都能作出诗来。下海打仗，一个不谨慎，就要全军覆没，那可是关系社稷安危和十几万生灵的大事啊！我告诉你，福建四面来风一点不错，可并不是什么风都能用的。请李大人明察。”

李光地以钦差的身份来到这里，想不到，一上来就碰了这么个大钉子。他心里不痛快，可又不便当场发作，便忍了口气问道：

“哦，光地一介书生，不懂军事，今日正好请教施将军，要什么风才能渡海作战呢？”

“南风，我要的是南风。没有南风，决不能下海！”

“哦——如此说来，我李光地倒要在这里一直等下去了。海上风向，变幻不定，倘若军舰下海时刮的是南风，走到半道上又转了东风，那就只好班师回来。如此反复，这收复台湾的事儿，岂不成了儿戏吗？”

这一下，可把施琅给惹火了：“李大人你可知道，为将者，若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辨风候，那是个庸才、笨蛋！这几年，你李大人竭力主张收复台湾，又在京师为我渡海大军筹粮筹款，你的远见卓识，施琅打心眼里佩服。如今圣上命大人前来督师，圣命所在，施琅不敢道半个不字。但是，若像你刚才说的那样，管它东南西北风，皆可下海，施琅不敢附合。既然如此，施琅愿上表交出军权，由你李大人统兵作战如何？”

一听说施琅要撂挑子不干，李光地猛的吃了一惊。他不是傻瓜，这次康熙只是让他来巡视军情，并没有让他督战。如果他真的担起督战的挑子，那便是违旨行事，要吃家伙的。再说，李光地熟读史书，前明朝动不动就派太监监军、督战，闹到亡国的程度，这历史教训，他李光地知道，康熙皇上也知道。要是为一句话闹意气，再这样与施琅僵持下去，贻误了军机，他李光地可吃罪不起。想到这儿，连忙换了一副笑脸：“哎——施将军，你言重了，学生我可吃不消啊。我这个钦差，是奉命前来站在岸边上擂鼓助威的，决没有越俎代庖之意。请施将军千万谅我的一番苦心，学生年轻，言语不周之处，务请海涵。”

其实，在一旁坐着的姚启圣，对李光地也没有好感。姚启圣和陈梦雷是好朋友，他一向看不惯李光地的为人，更看不惯这拿鸡毛当令箭的派头。今天，让施琅这个倔老头顶他一下，出出心中闷气，觉得十分痛快。可是，人家今天毕竟是钦差大臣啊，事闹大了，也不好收场，只好还得和稀泥：“哎，我说施将军，李大人，你二位不必再争了。以下官之见，大家同事一君，共办一差，心里想的都一样，光地兄身负圣命，自然要催促进兵；施将军呢，是老谋深算，成竹在胸，怕万一办砸了差事，辜负了圣上的期望。好好好，现在不说这些了，来人，办酒，为钦差大人接风！”

三十六 驰帆檣三军敢用命 拔矢箭大将勇啖睛

三十六 驰帆檣三军敢用命 拔矢箭大将勇啖睛

六月夏季入暑的第三天清晨，施琅按老习惯骑马出城，登高遥望海面。但见茫茫海平线上灰蒙蒙的云团之中涌出一轮血红的朝阳，将南边一带峥嵘的海面镀上了一层紫红的颜色。排空峙立的浪涛泛着白沫，裹着海藻，喧嚣着、奔涌着，一次比一次更有力地撞击礁石，推向沙滩。

“南风来了！”施琅心情突然一阵激动，略一沉思，便拨转马头，疾驰回城。此刻，姚启圣和李光地正在下棋，施琅看也不看他们一眼，便急急匆匆地换上朝服，摘下壁间宝剑系在腰上。二人不禁一惊，李光地起身问道：“施将军，出了什么事？”施琅早已披挂整齐，脸上毫无表情地说道：“李大人，启圣兄，等了多少年，多少天，总算皇天开眼，南风将起。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即刻渡海作战！”

事情来得太突然，李姚二人一时都怔了，姚启圣灼热的目光扫视了施琅一眼，嘴唇动了一下，却什么也没说出来。李光地的面孔却一下子变得苍白，他跨前一步，急急问道：“这是……真的？”

施琅饱经风霜的面孔上，皱纹一动不动，仿佛一尊石雕似的断然说道：“这还能有假！？今日南风必定大起，正是进击澎湖的好时机！”

你别看，李光地刚来福州时，一个劲儿地催着进兵，可是今天突然之间事到临头，他反倒显得不安了：“嗯——这个，这个，施将军，我已经拜折，将这里情形奏明圣上，估计这两天必有圣旨到来，能不能略等一下再出兵？”

施琅根本没把这个小白脸的书生看在眼里，咬着牙说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此刻就是皇上变卦，我也要即刻进兵！”

姚启圣眉头紧锁，突然他拍案而起，激动地说道：“好，千古一时，不可贻误，传令，升帐！”

中军帐前号炮闷雷般响了三声。“大帅升帐”的传呼，从中军直送各营、棚、哨所。军士们立即忙碌起来，穿衣披甲，佩弓带刀，结队向校场聚齐。

施琅居中，李光地、姚启圣一右一左站在将台上。三个人都热得汗湿重衣，却像钉子一样一动不动。借大校场，立时变得一片肃静，只有海浪的“哗哗”声阵阵传来，更增加了这肃杀的气氛。施琅穿一身簇新的九蟒五爪袍子，外罩一件黄马褂，目光阴沉沉、寒森森，只听他朗声下令：“请天子宝剑！”

又是石破天惊般三声炮响，八名校尉抬着剑架，供在将台正中，点燃着案上的香烛。三个人依次行了大礼，退至一旁。

施琅上前一步，声若洪钟般地大喊一声：“众位将士！”

“在！”

“本都督恭奉圣命，代天讨逆，今日拜祭海神，出海！”说着，从案上一个匣子里取出一个黄布包儿，供在桌上，起立向案前单膝跪着行了礼，又躬身上前取出里边的东西。众人一齐瞩目，见施琅手中摸了一把铜钱。施琅神情庄重，将铜钱擎在手中大声道：“弟兄们！这是本提督昨夜拜海神庙，请来占卜用的神物。这一百枚康熙铜钱，掷在台湾海域图上，倘若我军出师顺利，当有九十五枚以上的字面朝上！”

一言既出，将台上下无不变貌失色：好家伙，一百枚铜钱，胡乱掷出，谁能保证有九十五个以上的字面朝上？李光地的脸刷的变得煞白。心想，这个施琅搞的什么花招？回头看看姚启圣，脸上也是毫无血色。李光地忍不住急忙跨前一步，“施大人，出师胜败天有定数，请将军不必作此无益之举！”

“倘若果真有所不利，生死有命，施琅愿一身当之——请上天默示！”说完，拿眼一膘，早有两个军士抬出一张厚厚的青毡来铺在将台中央，然后又把台湾海域图铺在上面。施琅手捧铜钱，煞有介事的向天祷告了一阵，双手一扬，那一百枚铜子儿早撒得满地都是。有的翻个儿打滚，有的陀螺般旋转，过了好一会儿才都平静地躺下了。

将士们的心都提得老高，惶恐不安地凑近观看，但见一百枚铜钱星罗棋布，杂乱无章地横陈黄毡上，黄灿灿，亮闪闪。大伙都在心里数着，一、二、三、四、五……啊，居然有九十九枚是字面儿朝上！总兵管陈蟒头一个点完，哆嗦着嘴唇怔了半晌，双眼望着上苍，跳着脚狂呼道：“全是字，全是字啊！”

一霎时，将台上下轰动了。李光地掏出手帕揩拭着额前的冷汗，兴奋得满面红光。姚启圣双手搓着连连嗟叹：“天心助我，天心助我呀！”蓝明、蓝理等一班武将全身的血都在奔涌，真想拔剑向天狂舞！

施琅一把推开李光地，冷冷地说道：“李大人休要阻拦。既然天有定数，必定得保佑我军旗开得胜。来人，把这铜钱用钉子钉牢了，抬出去，鼓乐伴奏，昭示三军！”

几名校尉簇拥着那块青毡抬下去了。不一会儿，便传来各营将士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李光地心思机灵，突的一转念：嗯，莫非有九十五枚铜钱是特铸的两面字儿？他不敢把这想法说出来，却也跟着将士们高呼“万万岁！”

李光地猜得不错，事情确乎如此。不过，这不是施琅的主意，而是康熙的一条妙计。年前，施琅陛辞时，康熙屏退了上书房大臣及身旁的太监们，悄悄地把这一百枚两面都是字儿的铜钱，赐给了施琅，叫他如此这般地操作，以鼓舞士气。施琅带回来后，仔细一想，怕万一有精明人起疑，特在里头换取了五枚，这样一来，众人信得更其扎实。此刻，施琅见康熙妙计成功，士气大

振，自己也抖擞精神，从预备好的酒坛中倒了一碗酒，走至将台中央向周围一洒，大喝一声道：“众将士，听本帅宣布军令！”

“扎！”

“有进无退！”

“扎！”

“临敌畏缩者。贻误军机者。不遵号令者、见危不救者——斩！”

“扎！”

施琅看了一眼姚启圣，示意叫他说话。姚启圣“刷”的一步跨前，亢声说道：“台湾之战，主上宵旰焦劳，万众翘首盼望。如今兵精粮足、船坚炮利，上天保佑全胜凯旋！大丈夫立身于世，建功立业在此一时，愿与诸君共勉！”说至此，姚启圣一个大转身，走到施琅身前打了个千儿，朗声道：“姚启圣原奉旨督办粮饷，现有李光地大人以钦差身份坐镇后方，启圣敬请随军出征，惟施琅大人之命是从，如有失误，甘当军令！”此言一出，全场震动，堂堂总督，亲自向施琅行礼请纓出征，并立下军令状，这可是破天荒的大事啊！人人激动得心里噗噗直跳。施琅还没答话，李光地走上前来：“启圣兄一片至诚，施将军你就答应了吧。学生不才，愿坐镇福州，保障大军粮食淡水和火药供应，并恭候二位凯旋归来！”

施琅抬头看了看天，已是辰牌时分，点了点头，将手一挥下了命令，“传我将令，即刻升旗登舰！”

中军大旗在雄壮的军乐中冉冉升空。此时南风骤然而起，吹得宝蓝缎面的将旗猎猎作响。上面绣着一行道劲的鹅黄大字“钦差大臣，太子太保、统领水师右都督施”。大旗在南风中飘荡，旗舰后面，满载水兵的战船一列列依序驶出港口。波涛翻滚的海面上，升起了团团杀气，收复台湾的海战开始了。

在施琅的水军中，有蓝明、蓝理兄弟二人。他们同是山东人，当年修太和殿时，出力不小，被康熙皇上偶然看到，见他哥俩身强力壮，是个当兵的好料子，便把他俩送到施琅军前，如今已是独挡一面的将军了。兄弟俩感到皇恩浩荡，无以报偿，所以约好了，要比赛厮杀，特地请令，在中军座舰旁各乘一只炮舰，这两条船走在全军的最前头。天气炎热，船上的人都脱得只剩一条短裤。一个个杀气腾腾，显得格外醒目。中军之外，另两路各七十艘战舰由陈蟒和魏明两个总兵带领，分击鸡笼屿与牛心湾——又有八十艘战舰设在中军后侧，有事则救应各方，无事作后备使用。红蓝令旗在镇台上遥相呼应。舰队按照施琅旗舰的号令不断变换着队形。海面上画角、号炮不绝于耳，惊得海鸥仓皇地忽起忽落。

出师的第四日，南风愈加猛烈了。风催战舰箭一般驶去，像一条条硕大无比的巨鲸在海面上破浪前行，溅起老高的水花。澎湖岛渐渐临近了。岸边突起的礁石，像怪兽一样在浪涛中若隐若现，但岛上却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姚启圣毕竟是文人出身，即将接敌，心里突突直跳，两只手握着船舷栏杆，又湿又粘，全是冷汗。他无声地喘了口气，回头对施琅笑道：“这里的守将不是刘国轩吗？带了几十年兵，怎么如此不济，他早就该炮击我船，乘乱出击才对呀！”

施琅手中的望远镜一直没有放下，扑上船舷的海水打得他浑身精湿，听了姚启圣的话，动也不动地回答道：“岛上已经有动静……”话未说完，轰的一声岛上的大炮已震天价响起，集中火力向施琅的中军旗舰击来，周围立时激起一片水柱，哗哗地向船上倾泻。与此同时，约一百艘敌舰驶出港口冲流而来。施琅沉着地将手中红旗一摆，前队二十八门大炮，三百支鸟枪同时怒吼起来。这些大炮射程远。换装火药快，只是后座力大，每次发炮船身便剧烈地抖动。

炮弹划过海面，落在岛上和敌人军舰上。顿时浓烟四起，敌舰上被炸飞了的旗中和炸断的桅杆，被抛进了大海。岛上兵士慌乱地奔跑着，却听不见嘶叫些什么，不久又趋平静。施琅料定一定是刘国轩在杀人，整饬军纪。果然，不大一会儿，岛上的排炮又劈头盖脸地压了过来。施琅的旗舰四周水雾蒙蒙，几丈开外什么也看不清，海天都迷漫在一片混沌之中。施琅急忙下令：“打

旗语，左右两翼不必顾我，速攻鸡笼屿、牛心湾，占领滩头！”连叫几声，身旁旗手却一动不动。施琅不禁大怒，从腰间拔剑在手，上前要斩这吓昏了的水兵。走到跟前却愣住了，原来中军旗手已被炸死在船舷旁边，却还紧握着令旗站着，鲜血和着海水汨汨地往下流淌。

施琅又是感动又是焦急，劈手夺过了令旗，厉声说道：“姚启圣你来指挥旗舰！”说完一个健步登上倾斜的旗台，亲自操旗向陈蟒、魏明两位总兵官传发号令。刹那间左右两翼火炮震天，牛心湾和鸡笼屿两处同时起火。

此刻前锋的战舰已经与敌人冲到一处，大炮失去了作用，在箭如雨蝗，枪似爆豆之中，火箭大展神威，双方都有几只兵舰的帆被燃着。熊熊火光中桅杆的爆裂声、鼓声、呐喊声、惨嚎声、战舰的碰撞声、白刃相搏的格斗声，和大浪的喧嚣声搅成一团。

施琅的左右两翼军舰已占领了滩头，敌舰显然慌了手脚，横过舰身两面应敌，又派了二十艘舰开往左右两翼救应后路。但这一来，中路形势立即分明，刘国轩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只好一边施放火箭守护，一边鸣金收兵，缓缓退却。

施琅眼见敌人退路已断，不禁仰天大笑，让二旗手打旗语命令全军进击敌军滩头，并亲自擂鼓率中军穷追狂打。酣战之中，不防一支冷箭“嗖”的飞来，竟直贯施琅的左目！姚启圣面色煞白，大叫一声扑了过去，却扎煞着手无计可施。两旁守护的亲兵见主帅重伤，血流满面，顿时惊呆了！施琅踉跄一步，恶狠狠喊了一声：“愣什么？命令蓝氏兄弟强攻，天马上就要变了！”说完狞笑着狠命地一使劲，把箭拔了出来，可是，他的眼珠也被带出来了！

姚启圣看得惊心动魄，他抢前一步，叫了声：“施琅兄！”

施琅一手扶着铁栏，额上青筋暴起老高，忍着剧烈的疼痛，苦笑了一下说：“启圣，亏你还是有名的姚大胆，何必作此儿女之态！体之发肤受之父母，岂可轻弃？古代名将有的啖睛大战的，我难道不及他们？”他用颤抖的手将眼球塞进口中一伸脖子咽了，然后“咔”一声把箭杆撅成两截，甩进了大海。咬着牙命令身边的兵丁：“打，混蛋，懂吗？给我打！”说完又擂起战鼓。

三十七 浴血大海战惊魂魄 踏浪涛恶斗泣鬼神

三十七 浴血大海战惊魂魄 踏浪涛恶斗泣鬼神

施琅亲督水军，进攻澎湖岛，眼见得守将刘国轩率军败退，施琅精神大振，亲自擂鼓，催军猛进。中锋前队双方的几十条战舰已经杀成一团。蓝理杀得红了眼，他通身上下中了十几枪，像血葫芦似的，还在寻找敌人作白刃格斗。蓝明呢，却比他哥哥聪明，这场恶战打了一个时辰了，他船上还没死一兵一卒呢。原来与敌舰相接后，他便命令大家一齐伏在舱里，吃牛肉干，喝水。只令水手摆舵在敌舰中钻来钻去，活像一条鳗鱼，敌人上来一个杀一个，割掉耳朵为证。尸首扔进海里，就这样，敌人无声无息死在他船上的已经上百了。许多船都成了血海火山，惟有它这条战舰，却像条空船似的荡来荡去，蜘蛛张网般等着不知死活的苍蝇来自投罗网。

一个在外望风的水手突然喊道：“二爷，快看，大爷的军舰……”

蓝明镇静地起身从舱孔里看了看，原来是刘国轩的先锋将军曾遂率领三只战舰把蓝理的船困在核心。蓝理这里桅杆折倒，船上已是大火熊熊了。蓝明沉着地命令：“不要慌！快把我们的船悄悄靠过去！”

此时蓝理的处境真是凶险万分。他见自己的船已在下沉，便带了仅剩下的十余名亲兵跳上了曾遂的舰船。曾遂船上四十多人一齐围了过来，早将蓝理疲惫不堪的护卫都砍翻在地。曾遂眼见

只剩蓝理一人，便狞笑着提着剑过来，问道：

“你是蓝理吧？听说是扛大活的出身？”

蓝理握紧了剑，小心提防着他突然进袭，笑道：“是又怎么样？你是曾遂，干的是海盗的买卖。你左右前后看看，你们还有指望吗？”

曾遂格格一笑道：“说得好，老子到头了，可你也活不成了。我们可谓知己。你也左右前后看看，还能活几时？”

曾遂说着，便挺剑向蓝理头部刺过来，蓝理急忙举刀拦挡，却扑了个空——原来曾遂虚晃一剑，又向蓝理腹部刺去——正刺在蓝理裸露的肚子上。蓝理“啊呀”大叫一声躺在甲板上，腹破肠流。曾遂微笑着收了剑，对左右亲兵道：“你们齐声大喊：蓝理死了！”

曾遂的亲兵们听到号令，一个个手卷喇叭，鼓足了气大喊：“蓝理死了！蓝理死了！”

躺在地下的蓝理突然大喝一声：“蓝理尚在，曾遂死了！”只见他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来，挥起沉重的宽背大刀猛地向曾遂一劈。曾遂怎能想到这个“死人”还有这一下子，急忙躲闪，可是晚了，左臂被脆生生砍了下来。就在这时，从后舷爬上了四十几个赤膊大汉，一声不响地冲了过来。二十多个护卫兵早被砍翻了一多半。曾遂脸白得纸一样，捂着断臂狂叫：“左右舰靠过来，快杀！”

但他手下的兵早已杀得精疲力尽，哪里能够抵御这群养精蓄锐，吃喝了半天的生力军啊。凡是迎上去的，非死即伤，被杀倒在地。蓝理绝处逢生，不禁涕泪交流，他瘫倒在地，还在大叫助阵：“好兄弟，有你的，比哥哥强！杀吧，杀呀，叫皇上知道，咱们蓝家兄弟都不是孬种！”

曾遂的前锋舰很快被蓝家二兄弟占领了。蓝明顺手一刀割断了旗绳，绣着斗大“曾”字的先锋旗，“哗”的落了下来。曾遂在十几个强手的攻击下退到舱房门口，突然大叫一声：

“都住手，我有话说！”

围攻的人都收回了武器。四旁的战斗已经结束，刘国轩的旗舰已逃向牛心湾海面。黑云重重压下来，曾遂没有立即说话，饱含泪水的眼睛向东眺望片刻，轻声叹道：“天亡大明，我算对得起郑成功老主子了！”突然曾遂从袖中抽出一面小旗，急速打着旗语要刘国轩“向我开炮”……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曾遂撒了旗，横剑向颈下猛地一挥，身躯像锯倒的白杨一样沉重地倒在湿漉漉的甲板上。几乎与此同时，刘国轩的排炮呼啸着打了过来，站着发愣的蓝明，头颅被削去了一半，一声不吭地倒了下去。

蓝理惨呼一声，滚爬着扑了上来，伏在蓝明温热的身躯上，全身抽搐着，用头和拳死命地砸着甲板，嘶哑了嗓音号陶大哭：“好兄弟呀……你不该死呀，娘最疼的是你，我回去怎么见她老人家呀……”

海面上的天气，说变就变。交战时，还是晴空万里，这时，突然浓云密布，紧接着，劈雷闪电大雨倾盆。一道烁金流火似的金蛇从云层中猛窜出来，接着便是一阵惊心动魄的滚雷。大雨劈头盖脸地洒落下来，打得海面“刷刷”山响……

天，已经黑下来了。

登上澎湖岛的施琅忍着伤疼，带领姚启圣等人，冒雨巡视了新扎的大营。回到行辕大帐时，天又放晴了。此时，残月斜照，海涛平静，大战之后的岛屿静卧海上，给海战了半天的人们平添了几分悲凉。

施琅喝了一杯热茶，精神好了些，对坐在案边沉思的姚启圣、吴英道：“刘国轩这一回损失不小，只能逃往鹿耳门。今日一战我舰沉了十艘，可是，敌舰沉了四十五艘，还有不少带伤的。刘国轩已没有海战的力量了。但鹿耳门周围暗礁很多，登陆很难，看来还有一场恶战啊！”

吴英捧着茶碗笑了笑，道：“军门不必焦心，我愿为前锋，到鹿耳门冲滩！”

姚启圣眼睛被海水蜇得通红，显得很疲倦，插进来说道：“如今不能立即打。自古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我军士气虽高，也疲累得很了。从这里到鹿耳门虽然只一天的水路，但天气变化

无常，粮食、淡水也要补充一下。”

吴英笑道：“禀大人，小将刚才接到探报，李大人已将粮食督运上船，大约明日就会送来的。”

施琅眼睛一亮：“哦！李光地此番功劳不小！唉，当初他一来，我就让他下不来台，如今想想倒有点后悔。”

姚启圣格格一笑，说道：“这件事施兄不必担心，他的功名事业都在你身上，怎么会得罪你？只怕他疑心我在里头挑唆，我此番跟着你，也有避祸之意呀！”

姚启圣这话说得很深刻。历朝历代，都是有人在前边打仗，有人在后边邀功；有人出了死力，讨不了好，有人站在岸边看热闹，还专门挑毛病。姚启圣对这一点看得很透，与其跟着李光地坐镇福州和他争这个后勤支援的功劳，还不如跟着施琅上前线卖命呢。至少，将来李光地不会妒忌他，陷害他。施琅听了，也是满腹感慨：“唉，启圣兄，你的书没有白读。我算真服了你了。既然李光地送来了给养，就让他们把伤兵运回福州。蓝理一定要尽快送回去，他今天打得太苦了！”

施琅的话刚落音，却听一声大叫：“军门！”

蓝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闯了进来。因为失血多，他的脸色白里泛青，肚子上裹着布，鼓起老高，但精神仍然健旺。蓝理叫了一声，上前施礼：“我还没有方寸之功，怎么就要打发我回去？”

三个人都是一怔，施琅忙叫蓝理坐下，按着他的肩头说道：“好兄弟，你怎么来了？——刚才不是叫你好生躺着休息么？——谁说你没有功劳？若不是你在前边拼死抵挡，我的旗舰也要和敌人白刃格斗呢！你杀了那么多敌人，又夺了他们的先锋舰，这就是头功！蓝理兄弟，你受这么重的伤，就是铁人也得焊一焊呀！”

“军门！我是扛大活的出身，从小没吃过一顿饱饭，受了工头多少气！原在紫禁城修太和殿，皇上抬举我出来，并不是我有什么文才或者比别人聪明，是瞧着我有力气，不为国效力岂不可惜了。如今这模样儿回去，我羞也羞死了！我，我怎么跟皇上说呢？说我丢了自家的船，躲到敌人的船上？说我跟弟弟比赛，弟弟舍命救了我，我却连仇也不报，回去逃消闲？说我杀了不少贼，可我船上的弟兄都阵亡了，让我去独自领赏吗？……”

施琅见这粗大汉子动了真情，感动得站起身来，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唉，你的事皇上跟我提起过。我知道你受恩很深，此刻又觉得欠了别人的情义债——可你的伤我瞧了，用不得力的呀！”

“军门，要说到伤，您不也是……唉，别说这些了。军门既知道我受恩深重，就该让我见了万岁爷有话说！”

两天之后，二百五十艘战舰补足了柴炭、粮米和淡水，起锚直抵鹿耳门。鹿耳门乃澎湖列岛南部的一个大岛，是通往台湾北门港的要冲。岛上连营结寨，鹿砦高架，加之岛屿四周暗礁密布，十分险要。施琅的舰队在离鹿耳门港口半里远的地方抛锚扎营，千方百计地引诱刘国轩出战。可是刘国轩只是死守在岸上用火弹、火箭向海上猛射，他那剩余的一百来艘战舰都躲在港湾里死也不肯出来。

又僵持了一天，海上天气突然变化，刮起了大风。海风卷起丈余高的巨浪排击着水寨。多年的老兵都晕了船，有的船被炮火打穿了水箱，情势显得对施琅十分不利。

施琅站在甲板上，观察着鹿耳门守军形势，果断地说道：“这样等下去不行！风这么大，一两天内停不了。不能再等了，今明两天必须破敌！”

姚启圣呕吐得脸色发白，还在勉强撑持着：“施兄，鹿耳门不涨潮，船是靠不上去的！还得设法诱他们出来……才成啊！”

陈蟒迈出一大步道：“军门，标下愿率一支舰队前去诱敌！”

施琅咬牙思忖了一下，断然说道：“不，此次诱敌，我非亲自出马不行。传令，从现在起，到我回来之前，全军由姚启圣指挥！”

众人顿时大吃一惊，姚启圣道：“施琅兄，你是主帅，怎能轻离帅位，要去我去！”

“不不不，你怎么行？我和刘国轩他们都是熟人，多年来大家咬着牙等着碰面儿。我亲带旗舰佯攻冲滩，肯定能诱他出战！”

姚启圣忙问：“搁浅了呢？”

“我已经想到了。如果不搁浅，我们上岸就能占一块立足之地，向刘国轩进攻；如果搁浅，刘国轩就会派舰围攻我船。那时你们就可截断他的后路，他就只有投降了！”

姚启圣的声音微微颤抖：“施兄，难道非得你去吗？”

施琅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吴英和陈蟒，同时单膝跪了下去：“大帅！”

施琅厉声斥道：“这里用不着动儿女情肠！你们下舢板，到后舰上去！我的舰若被击沉或者搁浅，你们立即升旗指挥！”看着三人含泪下了舢板，施琅拔剑在手，大声喝道：“旗舰和中军护舰拔锚，进击鹿耳门滩头！”

施琅的旗舰升旗出发，掩护的大炮轰轰作响。果然，在临近滩头三十余丈时，施琅的旗舰真的搁浅在沙滩上。炮台上的十门守滩大炮夹着火枪霰弹没头没脸地打过来，但很快就被吴英指挥的火炮压了下去。不一时，便听岸上响起了急雨似的战鼓声，刘国轩的九十余艘战舰从港湾里窜了出来，毫不犹豫地向着施琅包抄过去。海面上的炮火立时开锅粥似的响成一片。姚启圣见诱敌成功，手中红旗一摆，施琅舰上的旗“唿”的落下，吴英的舰上一面簇新的龙旗冉冉升起——蓝理挺刀直立船头，率着二十余艘军舰冲过来接应施琅。另外还有一百五十艘舰却掉转舰头，向港口冲去。顷刻之间，四面八方，海天云水都弥漫在浓烟战火之中。

这真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海战。双方投入的水兵总兵力达四万有余，五百多艘战船，有的冲，有的堵，往来周旋。炮弹的爆炸，掀起了滔天巨浪，阵阵的杀声覆盖了大海的狂涛。七十余艘中弹起火的战舰，在海面上噼噼啪啪地燃烧。这些起火的船只挤在一起，你冲我撞，不断有舰只沉没。双方的水兵纷纷跳海，在水里厮杀格斗，鲜血染红了大片的水面。直杀到黄昏时分，清军才占领了鹿耳门港口，夺取了炮台。只有滩头阵地还在郑家兵的手中。

上了当的刘国轩眼见没了退路，便命剩余的三十多只舰船集中起来，仗着熟悉水势，一边与蓝理周旋，一边向搁浅在海滩上的施琅逼去。蓝理救人心切，率舰队穷追猛打，却不防被诱至浅水滩，二十艘舰船一眨眼功夫就搁浅了十五艘，余下的几艘慌忙逃避，早被刘国轩的大炮掀翻在海里。刘国轩站在船头哈哈大笑，对左右道：“虽然战败，但只要能活捉了施琅也是大功一件！”又指着蓝理大声喊道：“姓蓝的，可笑你一介武夫葬身于此！鹿耳门几十年才涨一次潮，你就是哪吒再世也救不了你家主帅。你和施琅熬得过今夜，过不了明日鬼门关！”刘国轩说着又转过身来下了命令：“今夜结寨，明日活捉了施琅，退回台湾再战！”

冲上海滩的姚启圣，上岸的第一件事便是带着吴英上炮台。下边滩头还在郑氏军手中，再远一点海面上，搁浅着施琅和蓝理的舰船。可是，这炮台上的炮都是固定好了的，专打海面上的船，倒不能用来压制滩头上的火力。吴英命兵士们将炮的后身垫高，将射程拉近到海滩上。上了岸，姚启圣的晕船毛病儿好了。他握着望远镜，向海面上看了半天，默默地走到吴英跟前，轻声叫道：“吴将军。”

“啊！军门，有什么指令？”

“说不上指令。刚才我问了一下，听说这里从来不涨潮，不知是真是假？”

“嗯，下海之前施军门就说这里难打。鹿耳门已经二十多年不涨潮了，如果能遇上涨潮，施军门的大舰就能直上滩头。唉，谁知今夜会不会涨潮呢？看来，施军门是凶多吉少了。”

姚启圣没有立刻说话，他皱着眉头，遥望着海面上施琅的船舰，突然，转过身来，压低了声

音说：“吴英，这里的炮只能垫一半，那一半……先留着吧。”

吴英诧异地看了一下姚启圣，又看了看大炮射程之内的施琅的旗舰，突然明白了姚启圣的心意。他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后退两步，满怀惊恐地问道：“军门，难道你要……”姚启圣黯然地点了点头：“那五门炮，不要垫了，留着给……施大人……殉节用吧！”

吴英是施琅一手提拔起来的，在这生死关头，姚启圣想的不是如何搭救施琅，而是要用夺过来的大炮，轰炸施琅的旗舰，他吴英答应吗。一怒之下，他刷的拔出了宝剑：“你，你，你敢！”

姚启圣苦笑一下：“吴将军，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干吗？你以为我是抢施将军的功劳吗？施将军若有不测，我愿立刻自刎而死，以谢他在天之灵。我，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

“啊？！为什么？不，不，姚军门，不能这样做呀！”

姚启圣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了，他走近吴英，低声说道：“告诉你，这是皇上的密旨。”

“啊？！我不信！”

“唉，我也不敢信，但这确是真的。皇上在密旨中告诉我，在战事紧张关头，如果施琅有异常行动，命我相机处置。施琅是从台湾跑回来的，今晚如不涨潮，明天早上这一关，他就很难过去，不是投降，便是被俘。那样，台湾就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你想，国家数年准备，血战一场，如果出现那样局面，我们怎么向皇上交代？吴英，你想开一点，社稷为重，施琅为轻啊！”

吴英不说话了，不，他什么也不想说了。施琅一心为国，拼力死战，带着箭伤，瞎了一只眼睛，还自愿担任诱敌出来的重任，这，这能说他不忠心吗？吴英满含热泪，看了一下海面上搁浅的施琅，默默地走向炮台……

三十八 奏凯歇台湾归版图 倒风向忠良陷圈套

三十八 奏凯歇台湾归版图 倒风向忠良陷圈套

黑夜即将降临，鹿耳门海面上，笼罩着一片死一般的寂静。施琅的旗舰搁浅了，前去救护他的蓝理所带的舰队，也搁浅了。他们已经陷入了刘国轩的重重包围之中。如果今夜鹿耳门不涨潮，到了明天早上，他们只有死路一条。可是，鹿耳门这里已经几十年不涨潮了，谁敢保证今夜。明早能涨潮呢？

姚启圣和吴英正在紧张的议论这件事，吴英忧心忡忡地说：“姚大人，如果今晚不涨潮，施大人他们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天黑了。海上一片寂静，只有鹿耳门千百年不息的海浪发出有节奏的“哗哗”声，仿佛在预示着，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也是不吉祥的夜晚。

施琅的旗舰上还有三名水兵活着。战死的尸体都垛在舰的另一头，下边墨黑的海无边无际，粼粼水光之中只能隐隐约约看见一具具尸体在海里沉浮。

施琅放眼四顾，对面不远就是刘国轩的舰队。刘国轩是郑成功的心腹，也是自己的杀父仇人。看来明日他是志在必得，决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施琅沉思着，在搁浅得结结实实的船上来回走着，他真想就在这里跳下去一了百了！他把三名水兵叫到跟前说：“看来此处就是我们归天之地。只可惜平日我没有更多的关照你们……”

这三个水兵年岁都不大。黑暗中瞧不清他们的面孔，只隐隐看见六只晶亮的眼睛在闪烁。一个年纪稍长的笑了笑说：“大人你死得起，我们有什么不能的？今几个我砍翻了他们六个，早够

本了！有什么后悔的！”

施琅抱膝坐着，仰脸观星，说道：“是啊，我们在为皇上尽忠！按照我的测算今年鹿耳门有潮，不知碰上碰不上。若能脱此大难，我施琅必定抬举你们——唉！只怕未必能这么巧啊！”

四个人都沉默了。鹿耳门自康熙元年涨过一次潮，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叫人怎么指望今夜就碰巧涨潮呢？

可是，事情巧得令人难以置信。造化之神居然真的光顾了！第二天凌晨，起潮了，而且这潮水是在迷蒙的大雾中涨起来的。一丈多高的潮水澎湃着，轰鸣着，发出千军万马的奔腾呼啸之声，撼山动地地由远及近冲了过来。头一排潮浪，便打得施琅的座舰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施琅先是一惊，大雾已经使他庆幸了，又来了潮水。只见一个潮头打过来，将舰船托起老高，已能离开沙滩，在海中自由自在地打旋儿了。施琅像个梦游人一样，沿着军舰走了一道，突然爆发出刺耳的狂笑：“天哪，潮！潮水！真的是潮……哈哈哈哈哈！”他回过神来，虔诚地仰首望着茫茫苍穹，喃喃说道：“天子洪福，祖宗保佑！施琅当奏明当今万岁，为海神加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说话间，总兵陈蟒的舰队已开过来接应，附近不远传来了蓝理惊喜狂喊的叫声。

刘国轩没有再下令进击。他像被雷击了，痴痴呆呆地注视着汹涌的浪涛，好半天才发出一阵似哭似笑的干嚎，腿一软跪在甲板上，喘着粗气吃力地说道：“先王创业，率舰来台湾平红毛，正赶上鹿耳门涨潮……数十年后施琅来攻，鹿耳门又涨潮。这是……是天意，是天意啊！”说罢慢慢起身来，回顾中军护领笑道：“你率舰回台湾，说刘国轩有话：施琅若肯不计前仇，不坏宗庙，不杀大臣，不掠百姓……那……那就……投降吧！”说罢横剑颈下，猛的一拉……高大的身躯便倒栽进狂潮之中，一个大浪过来，卷没了他的身体。

六月二十二日，清军收复澎湖全岛，台湾门户顿时大开，岛上一片惊慌。十天后，台湾派人上书请降。康熙皇上为之忧心焦虑了几年的统一国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李光地在福州接到前线战报欣喜若狂，便立即打马进京，面圣报喜。这一下，整个京城都轰动了。康熙的兴奋自不待言，至于李光地呢，不出姚启圣和施琅的估计，果然，成了收复台湾的头号功臣，被朝廷颁发恩诏，加封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出任礼部尚书。李光地当然高兴，可是，他想不通，为什么皇上还不让他进上书房？到他的老师索额图那里一打听，这才明白了，原来是明珠在从中作梗。

这事儿，看来很简单，其实内情十分复杂。当今的太子胤初，是皇上的第二个儿子。他的生母是索额图的女儿。论辈分，算是索额图的外孙子。太子的母亲死了，索额图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太子身上，多年来苦心经营，才结成了以他为首的“太子党”。

而明珠呢，他的表妹纳兰氏是皇上的贵妃，也是大阿哥胤禔的生母。明珠当然要保大阿哥，要保大阿哥，就不能让索额图的太子党扩充势力。李光地是太子党的人，明珠能让这便宜归了他吗？这便是朝中两党之争的焦点。更使李光地不安的是，就在他到福建前线去的这个空档里，朝中竟有人乘机弹劾他，说他是假道学，善于沽名钓誉，昧功卖友，还有居丧不谨与妓女鬼混等等。而且，他的死对头陈梦雷，也恰在这时，被调回京师，当上了三阿哥胤祉的老师！

李光地从索府出来，只觉得头大眼晕。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朝廷政局之中，他将如何处置呢？这上书房看来真难进哪！

常言说，严霜偏打无根草。李光地刚回到家里，就见老家的仆人李福来报信，说“老夫人”一病不起，已经去世了。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李光地彻底打垮了。康熙以孝治天下，按规矩，大臣的父母去世，不能隐匿不报；而报了，就要回家居丧守灵，三年之后，才能开复启用，重回朝堂，这就叫“丁忧”。可是三年，他李光地等得起这三年吗？要不报，这贪位忘亲匿丧不报之罪也够他背一辈子的。当然，如实报了，皇上觉得离不开，也可下旨不准他回家。既然忠孝不能双全，朝廷以国家为重，也可“夺”去你的“母子之情”，这就叫“夺情”。但

是，皇上会下这样的圣旨吗？

正当李光地苦思冥想，又愁又悲又为难的时候，突然，门上人进来禀报：“高相爷来访！”李光地大吃一惊，啊！深更半夜的，高士奇来做什么？他是明珠党的人哪，难道他听到什么风声了吗？

高士奇瞧着李光地的脸，一抖袍子跷足坐了，关切地说道：“果然像是病了。热伤风，这个节气是最难受的。要不要我来给你切切脉？用的什么药？”

李光地忙道：“不，不，不用了，也不是什么大病，怎敢劳烦你？方才吃了点银翘解毒散，也就罢了。”说着便命人奉茶，心里揣度着高士奇的来意。

高士奇吸了一口茶，笑道：“再过一个月，就是中秋佳节。皇上已吩咐下来，今年有收复台湾这件喜事，这个节得好生热闹一番，可不能没有你这个大功臣哟！”

这件事李光地早听说过了，眼下他只盼着高士奇快走，一点也不想听他海阔天空地闲聊，便只默默点了点头。笑问：“什么风吹得你这贵人来呀？”

高士奇是何等精明的人，已看出李光地慢客之意，也看出了李光地面带悲戚，不像有病的模样。他索性一仰身子，慢吞吞说道：“江苏学台张伯年的风。这个案子拖了两年，御批今日下来，定的罪名儿很重啊！要处绞。为考试的事，他以下犯上，和葛礼咆哮对骂，已经失了大臣的体统，不该又说葛礼‘恃宠无法，仗着皇上欺侮人’，还说什么‘皇上若是向着葛礼，那也不过是个昏君’——你听听他这些话，吓人不吓人？这事幸亏是刑部的人有主意，放了一年多，已经凉了，又赶着皇上这些时心里高兴，才忙着定罪报奏。要是当日趁热奏入，处斩的份儿都有呢！今天我来找你，是和王尚书说好了，咱们一道儿去看看老张的案卷，如有一线生路，商议个办法救了他才好。”

李光地直盯盯地瞧着高士奇没言声。他如今正需要科场案的详细材料，以便对明珠党的人发起攻击，对高士奇那点杂拌“才学”，李光地从来看不上眼。可是这个八面玲珑，只知巴结向上的人，又和明珠太过密切，怎么会对张伯年有这份好心肠？

高士奇一眼就看穿了李光地的心思，叹息一声道：“你瞪眼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我高士奇为什么要管张伯年的事。其实若论伯年这个人，与我丝毫不相干。但这人和于成龙一样，清得透底儿。落到这一步，我真的看不下去。好歹我在上书房，不管不问，那不成了奸臣了吗？你如今在主子跟前说话叫响儿，我想着索相也必定要叫你出头来保，所以也想和你一起凑个热闹儿。”话说到这儿，李光地才听明白，哦——高士奇一定闻到了什么味儿，觉得明珠这个靠山不保险，要与索额图套近乎了！便一笑说道：“本来打算明天去刑部。你这一来更好，有你高相也出面作保，这事，就有几分把握。”

张伯年的案子，也就是前面说到过的南京科考舞弊案。高士奇趁着新婚，请皇上看戏那天，奏明皇上，压了下去。可是这么一来，把明珠他们救了，却把个清官——江苏学台张伯年给坑进去了。张伯年是支持秀才闹事的后台，因此得罪了江南总督葛礼，被参了一本，押进了刑部大牢。张伯年已经六十岁，他的八十多岁的父亲也受到株连，被押进监狱。据葛礼的奏报，张伯年不光有挑动秀才闹事的罪，还有受贿罪，阻挠为康熙的南巡修建行宫的罪名，其中，最重的一条，是在南京一个妓院旧址上，修了一个学宫，在那里讲解“康熙圣训”。把皇上圣训，放到妓院里去讲，这是欺君之罪，仅此一条，就够杀头了。

高士奇和李光地来到刑部的时候，刑部尚书王士禎已经等候多时了，可是，张伯年却死不认账。刑部判决已定，“绞立决”就是“绞刑”。二人看了案卷，又回到高士奇府上，连夜写好保本，签了名，这时，已是三更天了。

李光地估计得不错，高士奇要保张伯年，为的是要清洗自己“明珠党”的嫌疑，可是，高士奇却在心里怀疑。张伯年的案子如果一翻，必然涉及葛礼，那也就捎带上了索额图。李光地是索额图的太子党的人，他为什么也有这么大的兴致呢？其实，李光地他还是要用这一行动来表明，

他在朝廷之中的重要作用，为自己不报母丧或报了之后，让康熙下令“夺情”打基础。

三十九 考场案又加行宫案 和尚奸怎比亲贵奸

三十九 考场案又加行宫案 和尚奸怎比亲贵奸

却说第二天一早，高士奇冒雨进宫来见皇上，奉诏让他到养心殿进见。此刻，康熙的心情很好，除了收复台湾这件大事之外，河工上的进度也很快。今天，他和苏麻喇姑在一起演算数学，十分顺利，又听苏麻喇姑说，已经晋升为贵妃的阿秀怀孕了，他就要有第十三个儿子了。这么多的喜事连在一起，他能不高兴吗？

高士奇叩见之后，又向阿秀和苏麻喇姑施礼。康熙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谈起了河工上的事。谈河工，当然要说花钱。康熙对靳辅、陈潢他们提出的以河养河的方案十分赞赏：“唉，钱这东西真好，人人见了人人爱呀。哈哈……”

高士奇连忙上来凑趣：“主子说得一点不错，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嘛！不过世上不爱钱的也有的是。前明四川有个老举人，家里穷得叮当儿响，以教书为生。崇祯年间天下大乱，老举人的房子被兵大爷烧掉，兵过之后翻修时才发现，那房子下头竟埋着十二坛黄金！”说着，扫了一眼众人。听高士奇突然说到故事来，康熙来了兴致，阿秀和苏麻喇姑已是听得入了神。

高士奇瞟了一眼皇上，接着说下去：“那不是没主的钱，上头有张献忠的封条。老先生看了，说这是不义之财，咱们不能用！命家人原装封住，又埋了进去。”

苏麻喇姑想了想，说道：“想是怕兵荒马乱树大招风？”

“大师说得一点不错，他们家人也是这么想。但我大清定鼎，天下太平之后，老爷子还是不让花这笔钱，家里穷得叮当儿响，也没动过一文。一直到了顺治十三年，四川大旱，粮食不收，一时就饿倒了千百人。虽有朝廷赈济放粮，无奈百姓手中无钱，还是救不了急。这个时候，老爷子才让人将金子起出来，全换了粮食，散发给了穷人。圣上，这个人岂不是个不爱钱的真君子。烈丈夫？”高士奇说完，舒了一口气，瞥了一眼康熙。

康熙被深深打动了，这件事他登极那年问曾听太监们闲磕牙儿说过，一直以为是民间传说，并不可信，不料竟真有其人实有其事！他坐在椅子上，闭目沉思着：“唉！三代之下，这样的人少见了，可惜朕不得瞻仰此人风采！”

高士奇突然说道：“此人就是张朝音！此刻与他的儿子张伯年正被囚在狱神庙！儿子清廉一世，由于得罪上宪大令，将被推上断头台。可惜的是，老父已是垂暮之年，一生救人无数，身受巨案株连，却要万里充军，岂不令人伤神！”

如此乍然一转，切入正题，不但阿秀和苏麻喇姑猝不及防，连康熙也是愣了。养心殿里一片死寂。过了好大一会，康熙才格格一笑，问道：

“如此看来，你是刚从刑部里来？”

“是，奴才昨夜和李光地一同去过刑部。”

“嗯，还有李光地？你们联名写了折子？拿来朕看！”高士奇这才从袖子中小心翼翼抽出奏折，默默捧给康熙。康熙只浏览了一眼，又问：“部议如何处置张伯年？”

高士奇见康熙气色不善，忙跪了下去答道：“回万岁爷的话——绞！”

康熙早已是勃然变色，冷冷笑道：“准奏！好你个高士奇！胆敢在朕的面前耍花招！我问你，从哪里翻出来这个‘故事’，绕这么大弯子来，还生怕自己面子不够，又拉上一个李光地！”

好啊，你可真能耐啊！告诉你，朕不是汉武帝，你这套小把戏在朕的面前玩不转！”

阿秀见康熙脸涨得通红，忙走过来要劝，康熙却一挥手道：“朕早说过，国家大事你不能插手！退下！”阿秀登时面红过耳，讪讪退至一旁。苏麻喇姑一把扯了她，二人一蹲身便退了出去。康熙几步跨至殿口，厉声命道：“传旨刑部，将张伯年的父亲即刻押送柳条边——命张伯年进来听朕发落！”转过来又对高士奇道：“高士奇呀高士奇，朕待你何等恩厚，你这样的对朕实在令人寒心！”

高士奇惊得通身汗流，伏地叩头不止：“万岁的责备一点不错，但奴才所言也句句是实。张伯年确实是个清官，奴才焉敢丧心病狂谎言欺主？”

康熙断喝一声，“住口！朕问你，你为他辩护，受了多少银子？”

事已至此，高士奇一横心，昂起头朗声说道：“奴才从不要人家钱财，与张某素昧生平，更不受他的礼！奴才今日求见，也为进谏主上。主上南巡乃宏图远谋，非一般臣子所能知晓。即令有什么难听话，也应一笑置之，如此大事，应下明诏。各地方官不得借机取圣悦上，擅修行宫！”

“哦？如此说来，你对朕南巡尚有异议？”

“奴才没说主上不当南巡！”

“高士奇，你可知道，大舜也南巡过！”

“是。但，大舜南巡，并没有在苍梧大造行宫！”

“好……你顶得好啊！张伯年提到了吗？”穆子煦一躬身答道：“皇上，张伯年提到，在外头候着。”康熙厌恶地摆了摆手，说道：“叫他在雨地里先跪着——”一言未了，康熙忽然顿住了。垂花门外突然传来号啕痛哭的声音。守门侍卫武丹大踏步进来，打千儿说道：“张伯年叩头痛哭，求见主子，愿一言而死……”康熙怔了一下，冷冷说道：“好吧，叫他进来！”

张伯年由于在刑讯中受伤过重，已不能走路，只能双手托地膝行而入。寒冷的雨水浸透了他身上的黑布袍子，一寸多长的白发沾满了水珠，挂在前额上，他跪在阶下，全身一阵阵地瑟瑟发抖。康熙冷笑一声问道：

“张伯年，你号哭请见，有什么话要说？”

张伯年没有半点恐惧之色，大声回道：“罪臣想知道皇上给我何种处置。”

“绞立决。你是方面大员，熟知国典，当然晓得这是什么意思。”

张伯年叩一个头：“臣知道，但绞决并非极刑。请皇上处臣以凌迟，臣誓不皱眉！”

“什么？什么？”

“臣愿凌迟处死，但求皇上一件事——臣父已年过八十，求皇上赦免他充军之苦——臣纵死也可瞑目了……”张伯年的声音哽咽了。康熙哼了一声：“他跟着你作尽了威福，享了那么多民脂民膏，走几步路消消食又有何妨？”

“求万岁洞鉴，臣父从不曾取用民间半丝半缕……”

“嗯？照你这么说，那么多人上至台辅、钦差，下至黎民百姓，都是在诬告你了！”

“臣懂得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万岁怎样处置，臣毫无怨言，死无所憾。但求万岁念臣效力多年的份上，可怜我家被抄，只查出了五两银子，万里充军，老父何能堪受……”

“什么，你说什么？五两！”康熙仿佛在旷野中乍闻惊雷，脸色突然变得惨白，他的嘴唇抖了两下，茫然地回顾高士奇问道：“朕……朕怎么没见抄家的清……清单？高、高士奇，张伯年说的可是真……真的？”

此刻的高士奇说不清自己心里是悲是喜还是愧，一口苦水泛上来，竟答不出话来，只将头重重叩了两下，从怀中抽出那份誊好的清单捧给康熙。康熙接过来看着，脸色越加苍白阴沉。那张轻飘飘的抄家清单上只有寥寥几行字：

张伯年抄家清单

租赁住房两间：租金纳至康熙二十五年，现交原房主领回，退余金一两五钱；锅碗盆构炊具等杂物折银三钱；铺盖旧衣等折银二钱；竹凉轿一乘折银一两五钱；另有青钱两串五十文。

这么一小片纸大小了，因为夹在刑部呈进来的一尺多厚卷宗里，康熙皇上没发现，此刻读了不由得康熙满眼泪花，纸上的字也变得看不清了，他跨前一步，似乎想扶起这个罪臣，忽然觉得身上一点气力也没有，又停住了，摆摆手吩咐穆子煦道：“快，搀……搀他起来……”

张伯年被搀起来，因在狱中受尽了刑杖折磨，还在发着热，他的浑身都在颤抖，身上的水淌在地下汪了一片。康熙坐回椅上，方缓声问道：“你收盐商还有龙江关的银子，怎么都不在清单上？”

张伯年已平静了许多，忙跪下叩头道：“回圣上，盐商贩私，国法不容。江宁盐道夏器通受贿不查，臣越俎代庖曾查封过三千两。龙江关的周用中通同盐道，受贿银一万两，被臣查实截留。当泗洲和直隶州遭了水灾之时，总督阿山作保把这一万三千两银子，借用救灾。后来阿山调走，银子却一直没有归还。查封臣的官署时，不知何故，这张借条居然不见了，臣有口难辩……”

“哦？既然如此，当初你为何不具实参奏夏器通和周用中呢？”

“回皇上话。臣秩在三品，系署理巡抚，臣的奏折按例应由总督府代呈。这些奏折，是否呈送御览，臣至今不得而知。”

康熙心中猛然一凉，暗暗叫了一声：“啊？！葛礼！”

再没有比这更使康熙震惊的了。他不明白，这么大的事，葛礼为什么竟敢匿而不报，而索额图和明珠又为什么一点口风都不透，难道他们……康熙不敢往下想了，他接着又问：“南市楼是怎么回事？”

“圣上，此事臣确有失察之罪。江南民情不好，必须时时刻刻以圣上教谕训诲士子——但并非改建旧妓院南市楼，而是在早已破败，夷为瓦砾的南市楼旧址新建了一座圣谕馆——因臣初到南京，只图少花银子，未能详察前情……”

“那么，朕派钦差前往会审，你既然有冤，这些事他们可以代你奏陈，你又为什么不向他们当面讲清呢？”

“回圣上，臣自获罪以来，从没有见过什么钦差大人。每次审讯都由总督府司官代传问话。因此臣的父亲才让臣拼死熬刑，留得一命进京。如果上天有眼，或许可以面见圣上说出此案的实情。所以臣被解到刑部之后，立刻翻供，抵死不认一罪，以求得见圣主，求皇上洞鉴臣之苦衷。”

一听说张伯年拼命熬刑，康熙想起自己曾当面嘱咐伊桑阿，对这场轰动江南和全国的考场舞弊大员的所有犯官都要证据确凿，不得动刑的，怎么会有张伯年熬刑的事？他不禁感到异常吃惊，忙问道：“你说的是实话，果然有刑讯的事？”

张伯年实在不明白，自己怎么得罪了索、明两大权相，闹得一群人勾起手来要置自己于死地！思念至此，不禁伤情，心中一阵悲酸，呜咽着说道：“请……主上……验……验伤……”

康熙没有起身，他已经气得怒不可遏。张伯年裸露的项上和臂上有条条血痕，还有被夹伤了至今无法走路的腿，这已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还要验吗？他咬着牙狞笑道：“好哇，好奴才，好钦差，好总督！”说罢，霍的跳起身来，向壁上摘下一柄宝剑，大喝一声：“武丹何在？”

武丹听见，高声答应一声，大踏步进来，双手一拱问道：“主子有什么旨意？”

“你持此剑火速赴江南，即刻锁拿钦差伊桑阿、总督葛礼这伙男女，敢不奉诏者，就地正法！”

“扎！”

武丹接剑回身便走。张伯年却膝行几步，抱住了康熙双腿，恳求说：“万岁息怒——万岁轻信别人诬告，要杀臣，今天又听臣一言，再兴大狱，这样反反复复，不是太草率了吗？”

康熙眼中一亮：“嗯？好！张伯年，你果然有封疆大吏之海量！武丹，骑快马至刑部传旨：赦回张伯年的老父——朕还想见见这位贤名远播的老先生呢！”此言一出，张伯年再也忍不住，竟自掩面失声痛哭。在一旁的高士奇惊定思痛，也很伤心。只有康熙又问道：“伯年，你为何不许在龙潭修造行宫，是风水不好吗？”

“此事万岁不问，臣也要奏。南京龙潭地近莫愁湖，景致虽佳，却不易关防。几处行宫靠在一起，驻防旗营又远在数十里之外，万一有什么意外，难以策应护驾。圣上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臣职在地方，不能不多加留心。”

“哦，是这样——”

“圣上，如今天下刚刚平定，近年来风闻假朱三太子潜入江南。几任知府曾下令缉拿，可是刚有点头绪又都被撤差调任。此事扑朔迷离，耐人寻味。臣无实据在手，不敢妄言。但既然元凶未获，甚堪忧虑啊！”张伯年心里很清楚，他自己这次倒这么大的霉，压根说原因正在于此。他很怀疑杨起隆就窝在葛礼的总督府，但如今正与葛礼打官司，说出来便成了挟嫌报复。此刻，他见康熙听得认真，便接着说：“……譬如龙潭湖近处有一座寺院，近年来突然香火大盛，游人如云，混杂不堪。前年去年两年内竟有四位高僧示期坐化圆寂。今年臣在狱中，不知如何。这也属可疑之处！皇上又喜欢微服出游，挨着这等地地方，怎么叫人放心？”

康熙想了想，笑道：“啊！这和尚也算修行到家了，示期坐化？说哪天死就哪天死，而且是两年四个，这不成了儿戏了吗？这事，你查过了没有？”

“臣哪里来得及！造行宫、修书院的事还没完结就遭了御案……只去那寺院里察看过一次，就解任下狱了。”

康熙知道，此事事关重大，内中必有许多不可告人的机密，便不再问了。笑着说：“张伯年，今天让你受惊了。有些事以后慢慢再说——你不到五两银的家当还叫抄了，也太过于贫寒了。来人，拿三百两银子赏张伯年！”

康熙站在阶下，命人抬轿进来将张伯年送出去，又命高士奇将张伯年父子接到府中好生治疗休息。他自己却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四十 瞌睡虫闭目装瞌睡 香莲苦伴酒哭香莲

四十 瞌睡虫闭目装瞌睡 香莲苦伴酒哭香莲

第二天，康熙微服出行，和穆子煦各骑了一匹马，一前一后出了东华门。康熙在马上回身笑着问：“穆子煦，你跟了朕有十几年了吧？”

穆子煦在马上欠身：“回主子的话，奴才是康熙六年随着虎臣兄从龙的。”

“嗯，不容易呀，多少生死关头咱们都闯过来了。听说你和小魏子结了亲家？小魏子折子里都说了，你倒闷葫芦似的，怎么，怕朕吃你的喜酒吗？”

“哟，瞧主子爷说的，奴才哪敢指望有那么大的脸面？再说儿女们的私事，也不敢惊动主子爷。”

“不不不，你、小魏子还有狼瞍、武丹这几个不同别人。你们是跟着朕过关斩将‘锤炼’出来的人。不管大事小事，就是笑话儿，说给朕听，叫主子笑笑，也是你们的忠心。嗯——朕想调你去当两江布政使，兼管江宁织造，你看如何？”

穆子煦知道，两江布政使虽然不是很大的官，但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职权很重。江宁织造

虽是内务府管辖，却直接与皇帝打交道。他早听到消息了，说皇上将要派他去做布政使，可是，他却没想到今天在这种场合听康熙亲口说出来。穆子煦感到有点意外，“哟，哟，奴才是皇上调理出来的人，办什么差都由皇上指派。只是……奴才从一愣头青儿的马贼出身，自从跟了皇上，也不过是出把子傻力气，从来还没自个儿办过差，恐怕办砸了有负皇上重托。”

“哈哈，你这人比起魏东亭，谨慎有余，进取不足。魏东亭朕还嫌他过于老成小心呢！放心地去，也放心地干！凡事朕给你做主。去了以后和小魏子一样发给你一品俸禄。有事多和魏东亭商议，虽然离朕远了，可是仍旧是朕在调理你嘛！”

“是，皇上既然这样说了，奴才遵旨就是。”

户部衙门设在铁狮子胡同北丁字口，门口排了一长溜儿官轿，都是各省藩司衙门来京回事的、提取库银的。君臣二人在丁字口下马，穆子煦瞧着堂口人来人往很乱，便笑道：“主子，到跟前，肯定有人能认出来，还是不招惹他们为好。奴才这里很熟，咱们从侧门进去。飞扬古要来，必定在后边和他们打饷银官司——咱们到那去找一个准儿！”康熙含笑点了点头，于是俩人一前一后走了进去。

衙门很深，穆子煦带着康熙七折八拐，躲着人走，来到最北边一溜房子跟前。一个戈什哈见了人，连忙迎了出来，一看是穆子煦，阴沉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哟，是穆军门！小的好久没请安了——快请进！”

“几个司官都在吗？”

“六个司官，昨儿一个出差，余下五个正在给飞军门回事儿。您稍候，小的去通禀一下。”

穆子煦回头看了看，见康熙摇头，便笑道：“用不着你来献勤儿，我和老飞什么交情？一通报倒生分了！”说着便和康熙进去了，便听里面有人说话。康熙凑近了窗户，隔着窗棂往里看时，见四五个衣冠楚楚的主事背对窗户，正在给飞扬古汇报各地军屯情形，再看飞扬古时，只见他穿着绛红实地纱袍，懒懒散散地半躺在安乐椅上，面孔正对着康熙，三十二三岁的人，一脸老气横秋疲惫不堪之色，闭着眼睛似睡不睡地“嗯”着。康熙想起人家说飞扬古是个“瞌睡虫”，此刻，见他这副模样，差点儿没笑出声来。

看里面的情形，大概是几个户部主事，在向飞扬古报告什么事，只听一位司官说：“飞军门，各地军垦、军屯的情景，很不一致，这两年减产又多，户部已是很困难了。如果军门还要责怪户部不照应您，那可就太委屈卑职们了……”

飞扬古眼也不睁地应了一声“嗯”。

“军门，是不是把各省屯垦的数目，和上缴军粮的数目，也给您报告一下，这样军门心中就有数了。”

“嗯，说吧。”

“其实，这些数目，今年的邪报上已经都发表过了。”

飞扬古还是不睁眼，仍然只答应了一声“嗯”。

康熙不由得偷偷地笑了一下。他看明白了，那户部司官分明是不想再说了，可是飞扬古半睡半醒地只管“嗯、嗯”地答应，闹得那司官没办法。话出口了，又不能不说下去，只好耐着性子，看了这满脸睡意的一品大员，一等侍卫和统兵大帅，把各地屯军、屯粮的情形，一笔一笔地报来。

等他说完，飞扬古却突然坐直了身子，脸上睡意全消，显得神情焕发，他冷冷一笑说道：

“诸位，你们少在我这儿打马虎眼。告诉你们，台湾已经收复，西北即将用兵。不管皇上派谁为将，仗怎么打法，但我古北口之兵，是朝廷必然要用的。你们用不着和我兜圈子！”说着便把全国十八个行省屯田数目，一口气地说出来，“哼哼，你们刚才报的数目中，少了四千八百七十四万一千五百二十一亩！而我古北口的屯田数目，你却有意多报了一千四百一十一亩。照你们这样办差，要去前线带兵，当兵的非哗变不可！”

飞扬古不慌不忙，不气不恼，却把全国的屯田数目，报得如此详尽，大到千万、百万，小到一亩二亩，有整有零，一字不差。康熙在外边听得又惊又喜，再看那几个户部司官时，一个个满头大汗，吭吭哧哧的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了。

康熙兴奋地拉穆子煦回头就走，穆子煦愣了：“哎，主子爷不是要来见飞扬古的吗？”

“哎——还见什么，这不比当面谈更好吗？嗯，飞扬古这奴才，行！”

却说李光地急不可耐地想进上书房，绞尽了脑汁，操碎了心，可是，他邀功心切，却办了几件很不该办的事，头一件，是母亲死了隐丧不报，使自己的“道学先生”的假面具，暴露无遗。第二件是与高士奇联名上折，保下了张伯年，重新挑起搁置了两年的南京科举舞弊案。他本来是想借此打倒明珠的，不料，张伯年的供词，却把葛礼、索额图都牵连了进去，这么一来，把自己的老师索额图也得罪了。

李光地太自信了，他以为明珠一扳即倒，却不知，明珠在朝廷各都院和内务府里，都安插了密探，消息灵通着呢。李光地弹劾明珠的奏折尚未写好，明珠就率先发难了。

在京官之中，如果某人受到皇恩，升了官、晋了职，贺喜送礼、请客、吃饭，都是常事。这回，李光地因力主出兵台湾，立了大功，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明珠就借了这个机会，撺掇京官们闹着要李光地请客。李光地当然不好拒绝，便在家里大摆宴席，把明珠、高士奇、索额图以及各部尚书、司官全都请来。这些官员们的轿子，把一条胡同全都塞满了。大厅里更是张灯结彩，布置一新，真个是宴席丰盛，灯红酒绿。

酒过五巡，明珠突然笑着说话了：“光地兄此次力排众议，坚决主战，果然是见高识远，不同寻常。难得圣上如此器重如此恩赏，真是可喜可贺呀。要说嘛，这席酒应该咱们大伙请光地兄才对，今天反倒来讨扰了。只是，咱们这一大帮人在这儿吃闷酒，也大乏味了吧，光地兄，把府上的戏班子叫出来唱一出如何？”

李光地前后照应客人，正忙得不可开交，一听明珠这活，赶快申明：“哎呀呀，明相取笑了，小弟一介书生，只知读书，别无他顾，既养不起戏班子，也嫌他们闹哄得慌，今儿个倒多有得罪了。”

“哎——这有什么。来人哪，传我的话，叫我府上的管家去请一班唱曲的来，告诉他不要人太多，要好的。”

明珠府的管家去了不大会儿，便领了一个中年妇女和两个孩子进来。那妇女抱了面琵琶，低着头走进客厅，向上面轻施一礼，便坐下来，轻轻地调好了弦，唱出四句开场诗来：

河光清浅月黄昏，琥珀彩润酒满樽。

宛转柔情人将醉，这般时节最销魂。

琴音清脆，歌喉宛转，立刻博得满堂喝彩。高士奇大声叫好，索额图鼓掌大笑，明珠从怀中掏出来一个赤金的戒指，“叭”的扔了下去：“唱得好，这个赏你，给我好好唱，待会儿李大人还有重赏呢。”

李大人？李大人早傻眼了。从这仨人一进门，李光地就认出来了，他们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当年在青楼妓院里相好的那位李秀芝。两个孩子，也正是她李秀芝为李光地生的两个儿子。此刻，听明珠这么一敲打，李光地只觉得头“轰”的一下，脸变得煞白，简直就要晕倒了！

明珠看也不看李光地，仍在催促着：“唱啊，唱下去！”

李秀芝起身谢了赏，命两个孩子，一个吹萧，一个击板，她自己手抱琵琶，边弹边唱，唱出了这么一个故事：昔年福建耿精忠叛乱之时，一个青楼妓女搭救了一位落难公子，帮助他躲过了兵灾。两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对天盟誓，永不分离。不料，战争一完，那位公子却一去不返，音信皆无。他们母子三人，历尽艰辛，方才来到京师，可是，孩子的父亲却不肯相认。她一直唱得珠泪滚滚，泣不成声，才突然停住了。哽咽着又吟出一首诗来：

弹出哀弦放玉笋，停歌挥泪诉平生。

谁怜薄命伤心语，似听花间莺啭鸣。

大厅里欢歌笑语，交杯换盏的喧闹声，突然停止了。众人都被这妇女唱的悲惨故事和那似有所指的语言惊得彷徨四顾。不知所指。这里面，最聪明的是高士奇。他把李秀芝的词从头到尾连起来一想，再看看一旁呆若木鸡、面色苍白的李光地，马上就明白了，哦，原来如此啊！但他也知道，要当面点破，就得罪了李光地，便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一样，大声笑着称赞：“好好好，词编得好，唱得也好。可惜熊赐履老夫子没来，不然的话，把最后这首诗稍稍润色一下，拿到翰林院里，也能得个彩头。”

明珠既不理睬高士奇的玩笑，更不看李光地的神色，却对李秀芝说：“这位女子，听你的唱词，好像有什么冤屈。本部堂职在中枢，你不要怕，如实讲出来，自有人为你做主。”

李秀芝偷眼看了一下李光地，吞吞吐吐地说：“奴家……不敢说。只求各位大人，为奴家做主，不要让那个狠心的人加害奴家的两个孩子！”

明珠阴森森地一笑：“哼，在坐的有三位上书房大臣，上头还有皇上，谁敢加害你们母子，他不要脑袋了吗？”说着，明珠回头对李光地一笑：“光地兄，这母子三人，真可怜哪！你说，是吗？”

李光地猝不及防，被明珠这么一问，竟然无言可对，愣了好大一会，才强自镇定下来，苦笑着说：“啊？哦，是啊，是啊。唉，战乱之中，什么事儿都有，难免哪……”

明珠突然脸色一变，恶狠狠地说道：“光地兄所言，确是实情，但是天理不可泯灭，人情不能欺侮。我明珠既在中枢，对此等伤天害理之事，决不能置之不问！”

李光地强自镇静，随声附和着：“是啊，是啊，我们道学之中，最讲究的就是天理人情……”

在一旁一直没说话的索额图也看出门道来了，哦，原来今天明珠导演的是“包龙图和秦香莲”的故事。面前这母子三人，大概就是当年靳辅带进京来的李光地的小妾和儿子。唉，李光地呀李光地，你连个招呼都不给我打，就去和高士奇合伙搭救张伯年，闹得我在皇上面前，几乎下不来台。好嘛，这回让明珠把你给整住了吧。哼，那天，我是怎么叮嘱你的，明珠不好斗！你自作主张，自讨苦吃，让明珠抓住这个把柄，大做文章，先发制人，当着这么多京官的面，我看你怎么收场？可是，转念又一想，不行，这个亏，李光地吃不起啊。母亲病故，热丧期间就结交青楼妓女，已经可以让李光地这个道学先生身败名裂了。而且，李秀芝舍命相救在前，李光地忘恩负义于后，又狠心抛弃亲生骨肉，让他们流落江湖十几年，受尽了人间苦难，这三条罪加在一块，只要明珠一动本参劾，一百个李光地也得倒台。嗯，看来，明珠这一手下得可真够狠的。他把李秀芝母子悄不言声地藏了几家，为的就是今日向李光地发难，一下子就把李光地搞臭了。唉！不管怎么说，李光地总算我的学生，我不能让他栽倒在明珠手里，也不能让明珠太得意了。想到这儿，索额图出来说话了：

“光地，好歹我们有师生之谊，你听老夫一句话：如果真是你的夫人和孩子，你就认下来吧。”

明珠见索额图出场了，知道再僵持下去，仇结得更深，反正让李光地当众出丑，不敢再参他明珠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便要见好收场，于是不软不硬地又加上了一句：

“哎——索相这话，才是金玉良言呢。光地兄，你好好想想。要认呢，咱们为你贺喜，祝贺你骨肉团圆；但你如果坚持不认的话，下官只好拜折奏明皇上了。我相信王士禛这位刑部尚书，是一定会把这挡子事搞清楚的。”

李光地的精神气被彻底打垮了。他只觉得天在旋地在转，眼前金星乱冒，双腿一软，颓然坐在椅子上，喃喃地说道：“认，认，我认了。兄弟当年确实和李秀芝有过一段交往，却不知她，她怀了身孕，更不知他们母子受了这么大的苦。我，我有罪。我是名教的罪人，也是朝廷的罪臣。请，请明相拜折弹劾吧！”

“哎——光地，你怎么这样说话，老实告诉你，我明珠要想给你过不去，当初秀芝他们母子来京时，就弹劾你了。今天，我把他们母子给你送上门来，你不但要谢我，咱们还得算算这些年的伙食账呢！”

高士奇早就知道，李光地瞧不起他，可总也找不着机会报复，这回，可逮住了，便走上前来拍着李光地的肩膀说：“光地兄，你不要这样灰头灰脸的，这样的风流韵事，我老高怎么就一次也碰不上呢。哎，可惜呀，可惜。瞧我的这位嫂夫人，要人品有人品，要模样有模样，当年舍生忘死地救你，后来，千里迢迢地来找你，还带了这么大的两位公子。这一下，你在一天之内，夫人。孩子什么都有了，贤妻、良母，忠孝节义齐集一堂，真是可喜又可贺。唉，老高呀老高，你怎么没这福气呢？”

高士奇又劝又打又讽刺又挖苦，这一通长篇大论，把李光地说得羞愧难当。高士奇见了，心中可解气啦，可表面上，却还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样，大声喊道：“今日李大人荣升志禧，又全家团圆，双喜临门。来，咱们向李大人贺喜，干杯！”

第二天一早，李光地便主动地写了因母丧申请丁忧的奏折，托高士奇转呈康熙皇帝。可是御批下来，却是要他在京守制，带丧办差。这“夺情”的圣旨，使李光地那已经死了的心，又泛出了一线生机。

四十一 康熙帝明察清积案 穆子煦私访下南京

四十一 康熙帝明察清积案 穆子煦私访下南京

康熙二十二年的中秋之夜，因为台湾大捷，办得比任何一年都热闹。康熙皇帝在畅春园大事铺张，赐宴群臣，连太皇太后都请来了。还叫了一班戏子来助兴。

酒宴中间，康熙满面春风地端着一杯酒，径直来到陈梦雷坐的桌子旁，陈梦雷一见，连忙起身行礼，却被康熙拦住了：“哎——不要拘礼，大家都高兴嘛。梦雷，在三阿哥那里，你呆得惯吗？”

“啊，哦，回圣上，三阿哥勤奋好学，聪明上进，与臣相处得十分好。前几天，三阿哥又赐臣一座宅子……”

“哈哈，你们能处得来，朕就放心了。”康熙又转脸对同桌的官员们说：“今天，畅春园的酒宴上，只有陈梦雷是无官之人。当年他进京赶考，没进考场，朕就和他认识了。他是朕的布衣老友啊，来人，取笔墨来。”

侍卫们连忙呈上笔墨纸砚，康熙拿起笔来，略一思索，挥笔疾书，写下一副对联：“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写完，看了一下拿起来交给陈梦雷：“梦雷，这个赏你，你带回去挂在堂上。朕的字写得不好，可是这是寄托了朕的一片心意啊！”

陈梦雷激动得涕泪纵横，跪下来叩头：“臣，谢恩！”

这些情景，在座的大臣们看了，也都十分激动。只有李光地，却觉得心里不知是酸、是苦、是甜、是辣。众人的议论，他听不见，台上演的什么戏，他也看不见；只是如痴如呆地坐在那里愣神儿。突然，内侍穆子煦悄悄地走了过来，附在李光地耳边说：“皇上有旨，在会芳亭召见大人。请吧！”

李光地突然一惊，连忙起身，整好衣冠，来到畅春园后园的会芳亭。说“亭”，其实是个六角的小亭子模样的小宫殿。康熙坐在里间炕上。穆子煦进去回过之后，停了好大半天，才听康熙吩

咐一声：“叫他进来。”

李光地一看这个阵势慌了，连忙打下马蹄袖，报着职名进门行礼：

“臣李光地叩见万岁！”

“嗯，起来吧。朕问你，你和于成龙交情怎样？”

“回圣上的话，于成龙从未与臣一起共过事。他是个清官，孤芳自赏，很难与他接触。所以臣与他没什么联系。”

“哦，大臣之间，不应结党拉派，读书人更应该心胸开阔。于成龙别的都好，只是心眼太小。比如靳辅他们，常年奔波在河工上，风风雨雨，容易吗？可于成龙却不能容他，动不动就上本参奏。他的奏折，又都是经你的手递上来的，这是怎么回事？”

李光地心中一惊。靳辅把李秀芝母子带到北京，闹得他李光地丢尽了脸面，如今皇上这样问话，是什么意思呢？便试探着回答：

“圣上，靳辅虽治河有功，但也有办事不周之处，而且与地方官之间常常闹得不可开交，颇犯清议。于成龙的本章是有道理的，臣不过按例进呈御览，并无私情。”

“什么，清议？哼，在京的官员，饱食终日，不办实事，会念几首诗词，读了几本古书，便都拿来‘清议’一下，要叫他们下去办点实事，一个个都傻眼了。你要小心点，我听你这话音，怎么与索老三如出一辙。”

李光地机灵灵打个寒战：“臣乃皇上之臣，既不追随索老三，也不会去附和明珠。臣忠心事主，求圣上明鉴。”

“嗯，你很会说话，朕喜欢你的，也就是你的才华、学识。再说，朕的师傅是伍次友，而他的父亲伍雅逊先生又曾经教过你，总算有点渊源。所以你的事，朕不能不多担待点，免不了也要护你一点。但朕要告诉你，你与伍先生相比，差得远了。你患得患失，热中功名。朕不让你进上书房，就是因为你气量太小，事事计较，冤冤必报，你知道吗？”

李光地不能不承认，康熙说的全是肺腑之言。但他一向心胸高傲，觉得因为这点毛病，就不让他进上书房，心中又有点不服气：

“圣上恕臣愚昧。臣不解圣意，请皇上明示。”

“哦，你这个聪明人，还用得着朕多说吗？比如陈梦雷，你们本来是好友，如今却成了不能见面的仇人。你已经做到文渊阁大学士，一品大员了，他还是一个布衣书生。为什么你就容不下他呢？”

李光地心想，这事三言两语说不清，与其拐弯抹角，不如直言：“皇上明鉴，陈梦雷大诈似直，实在是文人中的败类。”

“哈哈，李光地呀，李光地，大诈似直也罢，大奸似忠也好，如今他在三阿哥府上教书，与世无争，你为什么不过放他。难道你的所作所为都是那么正直吗？难道你就没有一点虚伪欺诈之处吗？”

李光地抱着一线希望，咬牙坚持着：“臣从不欺人，更不敢欺主，圣上所言，臣担当不起。”

康熙一阵冷笑：“哼哼，李光地，你不要以为朕身居九重，外边的事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什么事都瞒不了朕！朕问你，你说没说过，‘皇上调陈梦雷去教三爷，是误用小人？’说没说过‘陈梦雷欺心狡诈，所以断后，我李光地从不欺心，所以子孙繁茂’？”

李光地脑袋轰的一下，这些话他确实说过，是和最要好的朋友说的私房话呀，皇上怎么知道了？想起明珠大闹府第的事，更是觉得后怕。他正要回奏，却听康熙又说：

“就拿这次你母亲病故的事儿来说吧，你上表请求丁忧，朕批了夺情，你也就不再吭声了。你想想，朝廷之中，哪一个大臣像你这样，父母死了，朝廷不准假，人家却一辞再辞，实在辞不掉，才奉旨夺情不归。而你呢，一夺就不走了，若不是贪恋职位，那母子之情，就这么好夺吗？”

刚才朕说了，朕喜爱你的才华学问，可你也别太自负了。论真说，朕的学问就当真不如你吗？难道朕以孝治天下，连母子之情也不懂，连古今通用的三年治丧的礼数都不懂了吗？”

康熙这一连串的问候，使李光地汗流浹背，浑身颤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康熙缓了一下口气又说：“你不要怕，朕知道，天地造化不会把全善之人降到世上，你也不能是全人。不过，你已经是文渊阁的大学士了，时时在朕的身边，参与国家大政，朕器重你，才要敲打你一下，要你清醒清醒，多干点实事，少惹些事非，朕也就放心了。你跪安吧！”

新任江南布政使兼江宁织造穆子煦，拜辞了皇上，风光排场地离京上任去了。康熙皇上的这一任命，既没与上书房大臣们透过风，更没经过部议，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引起了朝野上下一片猜测和议论。明珠和索额图两大党魁，更是惊魂不定。他们不明白，穆子煦是皇上的贴身侍卫，十几年来他时刻不离皇上左右，可是，今天康熙却突然对他委以重任，派往南京，这里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

出了京城，穆子煦一反往日那风风火火、霹雳闪电秉性，一路之上，信马由缰，游山玩水。碰上外任的故交老友，还停下来住上几天，好像是离开皇上之后，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终日警惕。明珠他们看了邸报，这才放下心来，哦——皇上此举，不过是奖赏他的忠心罢了。

可是，一进入江苏境内，穆子煦却突然一反常态，甩掉随从，单独行动了。他在驿站换马打尖，星夜兼程，马不停蹄地疾驰狂奔，不到两天功夫，就来到了南京城下，而且乘着夜色，悄悄地进了魏东亭的府邸。

魏东亭和穆子煦是八拜之交的兄弟，又是儿女亲家，当然用不着客套。魏东亭从穆子煦这诡秘、反常的行动中，已经猜出了他的来意，略一寒暄，便屏退了从人：“兄弟，你这唱的是哪一出戏呀，做了这么大的官，还这样冒冒失失，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闯来了！”

“大哥，皇上定于明年四月南巡，知道南京情势纷杂，特命兄弟前来清道。喏，这是皇上给你的密旨。皇上说这件差事，由你主持，我来办理。”

魏东亭接过密旨，认真读了几遍，凑着灯火烧了。转过脸来，对穆子煦说：“兄弟，皇上确实是英明睿智，虑事周详。我在南京时间长了，树大招风，你一来就好办多了，这可是天字第一号的重要差使呀！”

“是，大哥，小弟知道，我听你的调遣就是。如果真的像传说那样，假朱三太子与葛礼总督联手，想趁主子南巡之机闹事，这案子可就大发了。好嘛，咱兄弟在南京又有大事可干了！”

魏东亭没有答话，他深沉地思索着、盘算着，把南京的情形和三处行宫的建造地点、可疑之处，一一向穆子煦作了介绍：“唉！我最担心的是莫愁湖旁边那座行宫，北有秦淮河，与南京城隔开；西南两门临着长江，地势又那么低。别说有人谋逆造反，就是发了水，主子也没地方躲。葛礼却偏偏选了这块地方，不能不令人生疑呀！”

“大哥，在京里，我还听人说，这行宫的后边，还靠着个什么庙。”

“是，这是最令人担心的。这个寺庙叫毗卢院，前山是庙，后山荒着，却不让人上。假如有人后山架了大炮，那炮口可正对着皇上行宫！哼，谁想造反，也得选这地方。庙里每天游人、香客，成千上万，不能不让人担心啊。”

“那，后山上，大哥你上去看了吗？”

“我去过几次，都被挡驾了。我也曾到制炮局里查过，可是我没有军职，不能亲自去验数。你这一来就好了，听说，三天之后，庙里的性照大师又要圆寂了。三年里，这是第五位示期坐化的和尚。这两天，庙里香客正多，我看机会难得，你明天就上山去走一趟吧！”

俩人正在密谈，门帘一挑，魏东亭的夫人史鉴梅进来了：“哟，大兄弟，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了，不洗脸，不吃饭，就和你大哥在这儿谈个没完，连嫂子也忘了是不是。”

穆子煦连忙起身：“哎哟，嫂子，瞧您说的，哎，您别生气，兄弟今儿个急着赶路，来晚了，怕惊扰了嫂子和老夫人。到此一来是……”

“哼！别给我耍贫嘴，你嫂子见过世面，我一猜就准，你这趟来准有要事。嫂子不怪你，刚才老夫人还说要出来见你哪，但我给劝下了。走吧，酒席给你摆好了，你们哥俩也多年不见了，多喝点，解解乏，回头，别让弟妹埋怨我慢待你！”

第二天一早，穆子煦换了一身便装，趁着天色刚刚发亮，灰雾朦胧之时，出了魏东亭家的后门，向莫愁湖逶迤行来。魏东亭说得果然不错，毗卢寺的和尚性明，定于三天之后坐化圆寂的事，轰动了四面八方，谁不想瞻仰一下这示期坐化的活佛风采呀！这不，大清早的，人们就纷纷赶来，向寺庙拥了过去。穆子煦连路都不用问，随着人群走就是了。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高喊：“施主，贫道稽首了！”穆子煦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老道士，身上拖泥带水，又脏又破。穆子煦随手掏出一块碎银子扔给他：“啊，听道长口音，不像本地人啊！”

“哈哈，贫道本是南腔北调人，住在东倒西歪观。今日多承施主布施，贫道也就有酒有肉吃了——无量寿佛！”说过，转过身走了。穆子煦一笑，也不理会，继续向前走路。

刚到了城门口，就见一个打拳卖艺的汉子，正在打场子：“哎——各位老少爷们，香客、施主，在下于一士，祖居河北沧州。今日，来到南京这六朝金粉之地，一来是朝山进香，要见识一下示期坐化的老佛爷；二来嘛，也露一露师父教的几套小本事，结交几位英雄朋友。来来来，诸位，在下先显露一手，给大家取个笑。”说着，伸手搬起城墙根的一块五百多斤的大石头，轻轻地举过头顶，又轻轻一抛，接在手里，放在原处。这一手，博得众人一片喝彩，几十枚小钱从围观的人群里扔了过来。于一士一边拱手作谢，一边捡起铜钱：“各位，这里是各位赏的几十枚铜钱，在下就用两个指头卡住它，有谁能从在下手中夺走的，在下奉送纹银十两，以作酒资。”说着，“叭”把一锭大银扔在地下。

穆子煦心中有事，本来不想在这儿耽搁，可听这于一士吹的太大，倒来了兴致。他也想借机看一下，这乱七八糟的人群中，有没有值得注意的事。于是，便停下脚步，站在人群之中静观。他哪里知道，这个于一士，正是咱们前边说过的，那个黄梁梦镇上天王庙里的沙弥，金和尚杨起隆的手下干将。却说那于一士手执铜钱，在场里走了两圈，几个小伙子，挨个下场，谁也别想拿走一文铜钱，于一士干脆解下腰间大带，从手指中间穿过，牵在铜钱上：“来来来，一个人不行，多来几位也行，瞧见了没，拽住这条带子，有能拉得在下移动脚步，或掉了一文铜钱的，在下再加十两纹银。”

话音刚落，四个小伙子一齐下场，背起带子，像拉纤一样，拼命地拉。可是那于一士却像在地上生了根一样，纹丝不动。带子套住的那一摞铜钱，更是如钉牢了一般。这两个手指的力量，抵住了四个棒小伙，惹得围观人群中发出一阵掌声，碎银子，铜钱一齐抛向场中。四个小伙子满面羞红地钻出人群走了。

于一士更加趾高气扬：“怎么，这龙盘虎踞的南京，竟没有一位豪杰之士了吗？”

话音没落，只见一个破衣烂衫的道士，一手拿着一条狗腿，一边啃着，一边踢踢拉拉地走进场内，一伸手，便把于一士手中铜钱夺了过去，道士一弯腰，捡起那锭十两的大银：“哈哈，我这个狗肉道士，又有了酒钱了。”说完转身就走。

于一士满面通红，连忙上前拉住：“哪里来的妖道，乘我不防，突然下手，这，这不算！”

“哟，你这人，牛吹得那么大，却这么小气，给你！”说着把那几十枚铜钱扔了过来。于一士接住一看，啊？！这哪里还是铜钱哪，几十枚铜钱经老道这么一抓一捏，全都粘在一起，成了一个铜块了！于一士不傻，他知道碰上高手了，不敢再说什么，随着哄笑的人群走了。那位老道走到穆子煦眼前，神秘地一笑：“嘿嘿，今日贫道有福，连着碰上两位好施主，哈哈！”穆子煦听了这话，抬头一看，突然大吃一惊：“嗯？！这个人怎么这么面熟？”刚想问一句，那道士却啃着狗腿，扬长而去了。

四十二 佛堂后惊见旧香火 僧斋内狠斗假头陀

四十二 佛堂后惊见旧香火 僧斋内狠斗假头陀

老道士夺走了于一士的钱，又向穆子煦一笑，走了。穆子煦看着那道士的背影，越看，越像自己认识的一个人，可是又总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他一边想着，一边信步而行，在莫愁湖畔要了一只船，渡过莫愁湖，遥遥听见远处山岗上传来阵阵钟声。只见这座龟背似的山岗，远接长江、背靠石头城，山前红墙掩映绿荫覆盖之下，一座宏伟的寺院，傲然屹立，想来必定是那座毗卢院了。

在山前下船，穆子煦拾级而上，仔细地观察着这里的地形、地貌。进了山门，又特别留心庙中的神殿、佛龕和两廊下的各种壁画。果然，这座依山而建的寺院不但气势宏伟，装饰豪华，而且道路曲折，神秘莫测。

穆子煦正看着，突然，肩头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竟是史鉴梅，青丝高绕，布衣布鞋，哪里像个一品诰命夫人，分明是一位农家妇女：“哎哟，嫂子，您怎么也来了！”

“咳，你大哥怕你初到南京，走迷了路，让我赶来照应你一下，走吧，咱们到上边看看去。”说完，给他递了个眼色。穆子煦心领神会，跟着史鉴梅向后院走去。

二人转过大佛殿来到后院，都不免心中一惊：前边佛像庄严，金碧辉煌，可是，这后院却荒凉败落，杂草丛生。一道矮墙，把前后山隔成两半。后山上，几座小小的佛堂，破败得不成样子，说不定哪天就会坍塌。矮墙边上一座小角门前，站着一个小和尚，显然是在把守门户。穆子煦径自走了过去，那小和尚却上一步拦住了：“阿弥陀佛，施主请留步。后边虽然殿堂败落，却是高僧面壁之处，乃本寺的一块圣地。方丈有法旨，不准任何人擅自入内，望乞恕罪。”

穆子煦双手合十，虔诚地说：“小师父，信民乃万里迢迢从长春赶来，为的是替家母还愿，要当面拜谒即将圆寂的性明佛爷，恳请小长老代为疏通。”

“施主休怪，此事方丈有令，小僧不敢做主。”

穆子煦从怀中掏出一张银票，让那个小和尚看：“小师父请看，这是家母让我带来的两千两银票，让我当面敬呈给性明法师的。如果不能一见，我怎么回去呢？”

小和尚眼睛一亮，好家伙，一出手就是两千两，看来，今天碰上大施主了。嗯，不能让他白白走了：“阿弥陀佛！施主，请到前边斋房吃茶等候，待小僧回明了堂头大师傅，再做定夺如何？”

“好好好，多谢了。请小师父带路。”

这寺庙大了，能吃茶、休息的地方也多。小和尚却七拐八绕地把他们俩领进了一个小偏院，苍松翠竹，十分幽静。一座小佛堂坐落其中，门上一块匾额写着“妙香花雨”四个大字。佛堂内清一色的檀木家具，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正中挂着一幅达摩祖师一苇渡江的画图。小和尚为二人斟了茶：“二位施主，此处乃本寺堂头大和尚的精舍。请稍候，小僧这就去通报。”

小和尚一走，穆子煦连忙悄声对史鉴梅说：“嫂子，咱们俩今日可真受高看了。是不是——”

“哼，他看的，不是你那黑脸，是你手里那两千两银票！”

穆子煦这才恍然大悟，二人乘机仔细打量这座精舍，却也找不到什么可疑之处。穆子煦东翻翻，西看看，又掀开了那幅达摩祖师的画像，这一掀不要紧，俩人同时大吃一惊！原来那幅画像里面，竟是一个小佛龕。佛龕中供着的，既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一个美貌少年，手中一柄折

扇，背插一技玉笛。这个塑像，穆子煦见过，就是康熙十二年朱三太子在北京造反时，香堂里供奉的“钟三郎大仙”！

一见这“钟三郎大仙”供在这里，穆子煦全明白了。他急急忙忙地对史鉴梅说：“嫂子，你回去告诉大哥，我要想尽一切办法，住到这个贼庙里。”

“那不行，这庙里全是贼僧，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太危险了！”

“嫂子，皇上派我干什么来了？不危险我还不住呢，刚才你看见了吗？这钟三郎大仙的身后，似乎有一道亮光，说不定是个暗道，不住下来，怎么能查清这贼窝的底细。你告诉大哥，三天之后，半夜里，要他带兵来接应我。”

“哦？为什么是三天之后？”

“性明示期坐化，时间就定在三天之后的子时，那时，他们不动手，我也要动手了。”

“哦，是这样。你可要多加小心哪！”

穆子煦尚未答话，院内传来一声长长的佛号：“阿弥陀佛！”随着这佛号，进来一位老和尚，合手施礼：“慢待二位施主，让你们久等了。”

二人连忙起身还礼，穆子煦说：“打扰大师父。信民李日升，自长春万里赶来。只因家母于今年年初，身患重病，在佛爷面前许下大愿，将全家几十年的积蓄，奉献于示期坐化的性明法师座前，以求佛祖保佑。请大和尚开一方便之门，容我叔嫂当面拜见性明法师，以偿家母和全家的心愿。”说完，把那张银票双手呈上。

那和尚接过银票，看也不看地放在桌上：“二位施主，刚才小徒已对我说过了。令堂大人派你不远万里而来，虔诚之心，可敬可佩。性明法师自幼皈依我佛，勘透三乘妙义，扫清明镜尘埃，透悟我佛法之真谛，传下法旨，定于明年五月二十五日亥时坐化本寺。到时候普天下善男信女，皆可前来罗拜行礼，瞻仰活佛风采。只是，此刻他正在面壁禅修，却不便打扰。敬请二位海涵。”

穆子煦一听这话愣了：“哎，不是说三天之后，性明法师就要圆寂吗？”

“哦——居士搞错了，三天之后坐化的，不是性明，乃是小徒性泯。”

性明、性泯，发声相近，这老和尚分明利用这两个字的谐音，在耍花招。穆子煦心中惊异的是，明年的五月二十五日，正是康熙皇上巡视南京的日子，这个重要的消息，是从哪走露出来的呢？史鉴梅也根本不相信老和尚的胡说。心里想，好嘛，你的徒弟都修成正果，示期坐化，要成佛成仙了，你这当师父的怎么还赖着不死呢！她忽然想起穆子煦要住在这里的话，便开言说道：“师父，我兄弟这趟来得不易呀！过两天，我还要去扬州找他大哥，赶回去侍候老母。兄弟既然来了，就让他在这寺里住一段吧。一来可以每日参佛礼拜，二来，有机会时见一见性明活佛，替母亲还了心愿。请大和尚慈悲。”

老和尚沉吟思索了好大一会儿，又看了看桌上的银票，才勉强强地说：“嗯——好吧。就委屈这位施主暂且住在本寺兰若院内，斋饭，本寺自有供应，但你也要循规蹈矩，不可犯了寺规。”

穆子煦连忙起身相谢，老和尚叫了声“阿弥陀佛”，便闭上双眼，不再说话了。二人只好告辞退了出来。

兰若院是一排僧房，住了不少的小和尚。穆子煦来到这里，胡乱用了一点斋饭，倒头便睡。几天的旅途奔波，昨天与魏东亭又彻夜密谈，他实在是困了，一觉醒来，已是黄昏了。院外秋虫唧唧，松涛阵阵，暮鼓之声传来，更增加了这寺院的神秘恐怖之感。突然，门一响，又进来一个人，穆子煦假装睡着，偷偷地瞟了一眼，啊！原来是今早上在城门口卖艺的那个于一士！穆子煦心中怦然一动：好嘛，原来你小子也是个贼种。看来，是仗着身上的功夫来监视我的了。

一连三天，于一士都是早出晚归，上街卖艺。穆子煦也不和他多谈什么。第三天，穆子煦白天睡足了觉，养足了精神，单等晚上行事。将近半夜，听见对面床上于一士鼾声如雷，便悄悄地

揣了匕首起身。谁知，刚一坐起，那于一士却立刻醒了：“你要干什么！”

“啊！哦——我出去方便一下。”

穆子煦话刚出口，那于一士已经逼到床前，阴森森地喝问：“老实交代，你是干什么的？”

“哎，老于，你睡糊涂了吧，我是香客呀！”

“香客？哼，香客可不会干那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事。告诉你，我打听过了，南京、扬州，根本就没有你的亲人。快说，那个女的是你什么人，好乖巧啊，那天一出庙门就找不见她了！”

听他这么一说，穆子煦倒放心了，起码鉴梅没出事，贼人也不知道鉴梅和自己的真实身份。便也笑着说：“好了，好了，老于，别开玩笑啦……”一边却在黑暗中拔出了匕首，突然出招，直向于一士胸前刺去。

于一士忽的向后退，躲过了这一招，随手打出两枚钢镖。穆子煦没料到于一士竟有如此身手，也连忙伏身躲过。刚一抬头，却见一条黑线直扑而来，一个猝不及防，手中匕首已被打落在地。那黑线一抖，转过圈来，竟将自己的身子也缠住了。穆子煦这才悟出，原来于一士用的是一条软鞭，可是，此时已经被他缠住，后悔也来不及了。就在这时，房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人身形一晃早已来到面前。黑影中，穆子煦看清了，原来是前天街头上碰见的那位吃狗肉的道士！只听那道士嘿嘿一笑：“于一士，你能耐不小啊，还会捆人。我清风道士今天算开了眼了！”

于一士刚要动手，那道士却出手如电，一下子点到了于一士的大穴上，于一士“咚”的一下倒了。

清风道人解下了穆子煦身上的软鞭，便把于一士捆了个结结实实，又点了他的哑穴，一脚把他踢到床下。自己却坐在床上。穆子煦赶忙过来施礼道谢，“多谢道长搭救之恩。只是小的不知，道长何以来得如此之巧。”

清风道人嘿嘿一笑：“有缘自能相见，富易妻，贵易友，你不认得我了，我可认得你。”

穆子煦听到这里，一机灵他想起来了。哎呀，这不是郝老四吗？他突然上前一步，抱住了郝老四：“四弟，四弟，我的四弟呀！”泪水顺着这剽悍武夫的脸颊流了下来。

读过本书第一卷的朋友，也许还记得。郝老四和穆子煦、武丹等人原来都是关东马贼，因为结识了魏东亭，所以一齐当了康熙的侍卫，也都跟着史鉴梅的父亲史龙彪学武艺。那年鳌拜把年幼的康熙皇上困在白云观，郝老四为救康熙和伍次友等人，和鳌拜亲自谈了条件。可是，鳌拜倒台之后，康熙发现了这件事，下旨让郝老四自尽，却被老道士胡宫山点了他的昏睡穴，用假死之法救走，改名清风，当了道士。此刻，郝老四见穆子煦动了真情，冷冷地说道：“哭什么，当年的郝老四已经死了，我是清风道长。”

一句话提醒了穆子煦，对，不能再叫他郝老四了。虽然事隔多年，郝老四仍然是康熙亲自下旨要处死的钦命要犯，万一走露了风声，让皇上知道郝老四还活着，不光是老四，就是魏东亭、武丹和他穆子煦，谁也逃不脱欺君之罪。

郝老四见穆子煦平静下来了，便说：“我早就注意上这个贼窝了，可是孤掌难鸣，所以一直等到今天，咱们到后面去看看。”

穆子煦高兴地说：“四弟，啊，不，清风道长，我知道一个秘密通道。”

“是吗？走。”

穆子煦这三天在庙里转来转去，早把路探熟了，便带着清风道长来到了他们吃茶的那个“妙香花雨”斋。探了探房中无人，二人进去之后，掀开那幅达摩渡江图，伸进手去，探查洞中暗门。忽然，穆子煦的手触到了“钟三郎大仙”背上的那支玉笛，只听里面一阵吱吱嘎嘎的轻微响动之后，暗门开了。清风在前，穆子煦在后，二人沿着狭窄的通道，一直往前走。不一会儿，似乎来到一座佛堂下面，隐隐约约看见上面有灯光，还听见有人说话。穆子煦马上就从声音中听出来了，正在说话的是那天接见他和史鉴梅的老和尚：

“啊，杨舵主，这些年来，你受了那么多的苦，却仍然锲而不舍地干。恕老僧直言，你觉得，你能坐上金銮宝殿吗？”

“杨舵主！”一听这名字，穆子煦和清风都大吃一惊，原来假朱三太子杨起隆果然在这里，而且果然仍在活动！穆子煦用匕首将头上的地板撬了个缝，扒在缝上一看，简直把他吓坏了。当年杨起隆在北京造反时，他曾见过这个人，那是个英俊漂亮、潇洒倜傥的美少年啊。可是，如今再看他，又黑又瘦，脸上还有一条长长的、令人可怕的刀疤。这，真的是他吗？

就听杨起隆一阵冷笑：“哼哼哼，并不是我要坐什么金銮宝殿，而是我咽不下这口气。想当年，钟三郎香堂百万之众，一夜之间全军覆没。我，我恨死了康熙，恨死了他手下的那一班人，好嘛，他康熙别以为文治武功样样得手，就要来南巡，就要风光排场地来南京游玩。哼，到时候，这后山上的红衣大炮一张口，他康熙也得上西天。哪怕我与他同归于尽，也算报了仇了！”

老和尚沉吟一下说：“杨舵主，你的志气我佩服，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来到这里，惟你之命是听，安排下这一切。不过——这高僧示期坐化的事，非同儿戏。一次、两次，可以哄住不少人。康熙行期未定，再干下去，我担心会露出破绽啊。”

“哎，这你不必害怕，有葛礼这位国舅爷为你们当后台呢。只要各位手脚干净，不会出事的。老百姓懂什么，你没看见，越是示期坐化的和尚多，人们就越是相信吗？哎，今晚要归天的那个性泯和尚预备好了吗？时辰不早了，咱们也该到江边去看看了。”

“舵主放心，一切安排均已妥当。那个形迹可疑的人，我已让于一士去结束他了。咱们走吧。”

上面的灯光灭了，清风和穆子煦撬开盖板，上了佛堂，又越窗而出，施展轻功，悄悄地跟在老和尚和杨起隆的身后。二人来到江边，隐藏在一片小树林中，凑着暗淡的月光和下面的点点篝火往下一看，不禁使他俩大吃一惊！

四十三 约期死不过为叛乱 厚赏赐却是有阴谋

四十三 约期死不过为叛乱 厚赏赐却是有阴谋

清风和穆子煦往下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原来，江边上已经搭好了一座木柴垛。柴垛的下边，放着一块方形的木案子。案子上是一尺多长刀尖朝上的刀子。上面坐着一个和尚，早已被身下的刀子刺死，正被小和尚们抬着往柴垛上放。

穆子煦和清风都是马贼出身，干了多少年的杀人勾当，但像这样的干法，他们还是头回碰见呢。啊，原来“示期坐化”就这么简单！二人相视一笑，挪动了一下身子，不料，却被在树林旁望风的小和尚看见了，只听他大喊一声：“什么人，出来。”随着喊声，一支钢镖打了过来，“叭”的钉到了他们前边的树上。

穆子煦和清风一看藏不住了，只好起身出来。清风一边走，一边哈哈大笑：“僧道本是两门，不该互相打扰。贫道不遵教规，今晚偷看了大和尚示期坐化的精彩表演，可算是开了眼界了。怪不得毗卢院这几年香火这样旺盛，原来是拿傻和尚的命换来的啊，哈哈……”

穆子煦却没有清风这样轻松，他径直走向杨起隆和那个老和尚，正颜厉色地说：“哟，这不是三太子吗？久违了，这太平世界，朗朗乾坤，尔等竟敢以人命作儿戏，欺骗信民，妄图谋反。怎么，你忘了当年牛街清真寺的教训了吗？”

杨起隆向四周看了看，闯进来的只是一俗一道两个人，便气势汹汹地说：“啊，我以为康老

三的天兵天将下凡了呢。原来，不过是一鹰一犬，来人，把他们与我拿下！”

在江边忙活的二十多个和尚，一听此言，蜂拥而上，把穆子煦和清风围在核心。他们俩人也不敢怠慢，穆子煦拔出康熙亲赐的精钢匕首，清风道长抽出腰间的钢丝拂尘。两人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与众和尚打得不可开交。和尚们虽然不断倒下，可是，他们毕竟人多，混战之中，穆子煦左肩被刺了一刀，清风的胸前，被人重重地击了一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却还咬着牙苦战。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突然“咯咯咯”响起了三声大炮，山上、山下、江边、滩头，亮起了无数火把。官军们呼啸着、呐喊着，从天而降，冲了上来。魏东亭一马当先，站在滩头，指挥包剿残匪。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将领——年羹尧，骁勇非常，钢刀挥舞之处，敌人无不当场毙命。穆子煦看了，不由得暗暗称赞：好小子，心真硬，嗯，是个打仗的好料儿！

这些个贼和尚，哪能抵挡得了官军的强大攻势啊。不多一会，死的死了，降的降了。魏东亭下令，死了的，尸体架在柴堆上，就地焚化；活捉的，严加看管，听候审讯。

忙乱之中，穆子煦突然发现，郝老四不见了，忙悄悄向魏东亭说：“大哥，今晚若不是老四，小弟就没命了。可，他到哪去了呢？”

魏东亭吃了一惊：“什么，什么，郝老四他还活着？你说的是真的？”

“那还有假，不过，他说，郝老四已经死了，现在只有清风道长……”

“哦——清风道长。老四啊，你，你怎么不与我见上一面就走了呢？唉，不说这些了。刚才我接到报告，杨起隆已经逮住了，只怕葛礼老贼听到这个消息会销赃灭证，我们必须马上去一趟总督府。”

“好，小弟一切听大哥的安排。”

“嗯，此事我不便出头，这个黑脸还得你唱。这样，你带年羹尧和杨起隆去吧。”

此时，天已交四更，葛礼早已睡下了，听到门上来报，说一等侍卫、新任江南布政使兼江宁织造，钦差大臣穆子煦来见，他不觉有些吃惊。嗯？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欲待不见，又怕万一捅了大漏子，只好起身穿衣，草草梳洗了一下，来到外边的签押房。

“啊，恕老夫眼拙，这位想必是穆军门吧。当年老夫陛辞皇上的时候，咱们曾在西华门见过一面。一晃几年了，军门还是这样的勃勃英姿，我可是已经老了，不中用了。”葛礼一边说着，一边又瞟了一眼站在穆子煦身后的年羹尧：“穆军门，这位小将是我治下的，玄武湖标营游击。打起仗来勇敢得很，真是年轻有为，后生可畏呀，还望军门多加照应。来人，与钦差大人看茶！”

穆子煦冷眼瞧着这位江南总督。只见他五十上下的年纪，三络长须，修饰得整齐光洁。一副道貌岸然，居高临下的神态，口中侃侃而谈，却又绝口不问二人来意。穆子煦不由得暗暗佩服，嗯，有两下子，像个国舅爷的派头。便在椅子上略一欠身说道：“制台大人，兄弟奉了皇上密旨，为明年皇上的南巡到南京来实地查勘一下。有些事，关系重大，不得不深夜前来，惊动制台大人，还望大人不要见罪。”

“哎？——这是哪里话，我们都是皇上的奴才嘛。军门既奉密旨，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尽管说出来，我一定遵旨照办。”

“那好，本钦差已经查明，在白河渡和毗卢院两座山上，都有逆贼盘踞，而且架了红衣大炮，炮口又正对着皇上的行宫。兄弟拿不准，才来与制台商议这事儿，应怎么回禀皇上呢？”

葛礼没想到，这位钦差大臣一下就问到这事儿上，有点措手不及，吞吞吐吐地说：“啊？哦，这个，这个，这红衣大炮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呢？”

穆子煦冷冷一笑：“是啊，他们这大炮是从哪儿得来的呢？”

俩人都不做声了。葛礼紧张地盘算着，哦，面前这位钦差、侍卫，原来是专打听这事儿的。可是风声怎么会露出去呢？我与索额图之间，从无书信来往，都是派最可靠的人从中传口信，至于杨起隆呢，是后半夜化了装来的，绝无露风的可能。哼，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想到这儿，他神

情镇定了：“啊，穆军门到南京才刚刚几天，行动如此迅速，探事如此明白，真不愧是皇上身边的人啊。至于红衣大炮之事，下官失察，不明真相，请钦差大人全权办理吧！”

穆子煦刚才还见葛礼神色不对，这一眨眼的功夫，怎么又硬起来了：“哦？制台大人既如此说，我让你见一个人。”说完，冲年羹尧一摆手，年羹尧快步出去，立即将绳捆索绑的杨起隆带了进来，“葛制台，此人你认识吗？”

葛礼矢口否认：“不，下官从未见过这个面目狰狞的人。”

穆子煦淡淡一笑：“那，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江湖上传得神乎其神的朱三太子。其实是个假货，他的真名叫杨起隆。他手下那些兵，也是实在是不堪一击。那年，在北京闹事，他用二百多条人命，换得个潜逃隐居，想不到今日不到一个时辰，就又落入法网了。杨起隆，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杨起隆恶狠狠地瞪了穆子煦一眼，没有说话。

“杨起隆，我问你，策划这次炮轰行宫谋逆大案的后台是谁，谁给你的红衣大炮，你又从哪里探知皇上来南京的日期？”

杨起隆翻了一下白眼，冲着穆子煦说：“哼，凭你也想审问我吗？杨起隆不是卖友求荣之人。只可惜我计划不周，被你钻了空子，没能炸死康老三……”

葛礼听到这里，“啪”的一声，拍案而起：“来人哪！”

门外几个戈什哈闻声进来：“哼，这样的叛逆贼子，到了我这总督府上，还敢耍刁撒泼，与我大刑侍候！”

“扎！”

穆子煦连忙站起来，把手一摆说：“慢！年羹尧，把这个杨起隆押下去，你亲自派人看管。”等年羹尧退下之后，穆子煦才对葛礼说：“制台大人，你不要这样激动嘛，杨起隆可是御案的钦犯哪！”

其实，葛礼何尝不明白，杨起隆犯的是谋逆大罪。这样的犯人，朝廷有令在先，是不准随便动刑的。葛礼不傻，他早看出来了，穆子煦审问杨起隆是假，敲他葛礼才是真的呢。事到如今，他没了法子，只好向穆子煦说：“穆军门，今晚老夫冲动之下，有点孟浪了。既然钦差已查出了红衣大炮之事，下官也就担了嫌疑，理应回避，此案如何处置，听凭钦差大人发落。”

穆子煦见葛礼的气焰突然杀了下去，像是一下子就老了十年，心中也有些不忍：“呀，制台大人不要多心。这件事，不是小弟不肯成全，这是圣上亲口吩咐的。上面有圣躬独断，下面，小弟又奉了密旨，不这样做不行啊。这样吧，小弟昨天派人在虎踞关下买了一处宅子，权当是私人的，暂借给制台大人。请您带着家眷和府上的人委屈一下，住在那里。至于这里吗！小弟斗胆，要奉旨查封了。你放心，只要兄弟能担待的，一定会关照的，眼下你并未被革职，这个办法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你看……”

葛礼一下子全明白了，穆子煦的说话，既像是老朋友悄悄地说私房话，又像是在宣布皇上的密旨。他行礼不好，感激的话也没法出口，抗拒的话更不敢说，吭哧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兄弟明白，一切全仗大人维持。”说完，打了一躬退了下去，外边，年羹尧已经带着兵丁，在各处粘贴封条了。

穆子煦满怀兴奋地回到魏府，向魏东亭报告了查封葛礼官署经过，魏东亭听了，紧皱眉头，没有说话。穆子煦不免一惊：“怎么了，大哥，我办得不对，不认真吗？”

“哎——，不是我们办得不认真，是办得太认真了。这一下，咱哥俩又把人家得罪苦了。”

“什么，什么，大哥你说什么？”

魏东亭没有答话，却拿出两样东西来放在桌上。穆子煦凑近了一看，一件是一柄楼花雕刻的碧玉如意，另一件是一只掐金线的卧龙袋，都装在红漆描金，明黄封面的木匣里，一看就是皇家之物。

“这——这是圣上赏的？”

魏东亭苦笑一下：“哪里，这一件是太子送的；这一件嘛，是四阿哥送的，两件东西同时送到。点着我的名，让我亲自交给你……”

穆子煦还是不明白，“这、这、这是什么意思……”

魏东亭长叹了一口气：“兄弟，咱们得想后路啊！这里面的弯弯绕绕，一时片刻，我也难给你说清。看来葛礼的来头不小，内容复杂，怕已经牵涉到太子了。这是你我兄弟能够左右的嘛？你马上去告诉年羹尧，就说南京这件谋逆大案，已经全部查清。葛礼的总督府不要查了。咱们俩立即上表，此案已经全部了结，不能再株连一个人，更不能捎带上葛礼，你明白吗！”

明白？穆子煦糊涂了！这么大的弯子，叫他这个粗汉子怎么拐得过来呀？但他佩服魏东亭，信任魏东亭，听魏东亭说得如此严重，他不明白也得明白：“大哥，我照你话办就是。”

魏东亭和穆子煦二人，一举捣毁毗卢院，生擒杨起隆的消息，报到北京，立刻朝野轰动。康熙皇上接到奏报，看了又看，比收复台湾还要高兴。一连三天，他兴奋得都没睡好觉。假朱三太子暗地作乱的事，在全国闹腾了一二十年，终于平定了。他立刻下旨，着魏东亭等在南京将杨起隆就地正法，凌迟处死，又下令各部立即着手筹备南巡的事。这件事，本来早已内定，但因江南不平静，一直没能付诸实施。这一次说办就办，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康熙二十三年四月，皇上御驾亲视江南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离开北京，向南进发了。

康熙这次南巡，是他多年的愿望。他要向天下显示，大清入关以来，数十年苦心经营，如今，终于有了这四海升平，万民安居的大好局面；他要代表大清皇宫，祭奠明太祖朱元璋的皇陵，以收复江南士子之心；他要亲自访查江南的吏治民情，游览南京这六朝金粉之地，做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华天下共主；他要向西部葛尔丹，显示自己的国威军力；他要在经过山东的时候，拜祭孔庙，以尽收天下文人之心。他想得很多、很多。如果说，他即位以来，除鳌拜、定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假朱三太子的叛乱等等，是武功的话，那么，这次南巡就是他在文治上的一大功业，也是他即位二十多年来，一直想要实现的梦想。

这次出巡，让康熙十分高兴的是，靳辅、陈潢的治河工程，有了很大的进展。原定七年完成的第一期工程，只用了六年时间，已经全部完工，皇上的龙船，可以经运河、黄河直抵江南。而第二期开挖黄河中河的工程，也已经开始了。由于靳辅采纳了陈潢的意见，河道窄了，流速加快了。河水挟着泥沙滚滚而下，再也见不到那淤沙漫堤，浊浪肆虐的情景了，河水也似乎变清了许多。此刻，康熙坐在大龙舟内，凭窗遥望黄河两岸：只见青草茂长，一片葱绿，岸后，一片树林，傍着第二道护河大堤。从堤上残留的水痕可以看出，河水水位至少下降了二尺有余。船行几日，千里堤岸，到处是一片浓荫、一片青绿，河水欢畅，芳草如茵。康熙想起，六年来，靳辅他们栉风沐雨，历尽艰辛，才结束了黄河为害千年的惨痛局面。多少京官和地方官今天一份奏章，明天一本弹劾，交相攻讦靳辅，都被自己顶了回去。现在看来，自己顶得对，顶得好，而靳辅他们也确实为国家立了大功。高兴之中，他传下圣旨，给靳辅加发双俸和尚书职衔，仍旧督理河务，又任命陈潢为四品金事、道员，待河工全面完工之后另行封赏。一路之上，康熙时而催船前行，时而停船私访，又接连处置了几件大事。

杨起隆谋反失败，被处死之后，山东刘铁成残部，失去靠山，率部投诚。康熙命他到飞扬古军前效力；洪承畴因康熙下令修明史时，被列入《贰臣传），一时墙倒众人推，他的后代，流落山东骆马湖一带，乞讨为生，受尽欺凌。康熙巡视时发现了，便亲自主婚，将洪承畴的孙女儿洪若芷，许配了明珠的儿子。这几件事，一路走，一路办，又时不时地接见驻地的遗老乡绅，倾听民间对政局的看法，所到之处，欢声载道，万民称颂。百姓们都说，中华天国，又出了一位贤明的圣君。康熙听了，自然高兴，随从的大臣。侍卫们，又哪个不高兴呢！

四十四 幸江南严词斥葛礼 叩圣驾联本参明珠

四十四 幸江南严词斥葛礼 叩圣驾联本参明珠

南京城终于遥遥在望了。车驾到了南京，总督葛礼虽然获罪，却并没撤职。他打起精神，亲率南京文武百官，出城十里，迎接圣驾。黄土铺垫的御道上，明黄绸带飘扬，鼓乐生箫合鸣，廿四门大炮，轰得震天价响。众官员簇拥着康熙，登临新搭起来的黄土高台，接受百官朝贺。演礼已毕，葛礼恭恭敬敬地走上前来，跪下行礼：“奴才葛礼，恭请圣安。请旨，主子要驾幸哪座行宫？”

康熙没有理他，却扫视了一下台下面的官员，他发现了郭是：“嗯？怎么，他也在这里。”索额图连忙走上前来：“回圣上，他上个月奉了部里差遣，来江南办事，所以也来接驾了。”

“哦，于成龙呢，宣他上来。”

于成龙一听召唤，连忙上前，跪下请安。康熙笑着说：“于成龙，朕听说你离开清江之后，当地百姓要为你立生祠，你的官声不错嘛！”

于成龙连忙叩头：“圣上明鉴，清江百姓，确有此议，但臣绝不敢生受百姓谟拜。臣已修书与家母，让她劝阻百姓，不要做此无益之举。”

“哎？——怎么能这样说呢。你官当得好，百姓拥护你。爱戴你，这是好事嘛。起来吧。朕路过清江之时，听说了这件事，还听说，你的母亲已经在劝阻乡亲们了。她为了这件事，已决定不在清江住了。朕还派人给她送了盘缠，让她到南京来找你。不久，你们母子就要见面了。”

康熙在这边说话，葛礼在那边跪着可受不了了。刚才他请旨问皇上住哪座行宫，可是一句话问过去，半天也没见康熙理他，心中早已忐忑不安了。起吧，皇上没发话，他不敢起来；问吧，皇上明明是在冷落他，他哪敢再开口啊，心中七上八下，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不防皇上突然来到他面前：

“葛礼，朕看你清瘦得多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值得你熬煎成这样啊！自己的身子，还是要注意的嘛。”

康熙这话说得很平常，可是，话中的含意，葛礼还是听明白了。连忙叩头回答：“圣上，奴才办事不谨慎，行宫的地址选得不好，有负皇上重托之恩，求主子治罪。再说，奴才老了，心中有愧，饮食难进，怎么胖得起来呢？圣上如果对行宫不放心，奴才斗胆请皇上住在臣的官邸里，这样，也便于照应。”

“不。哼，行宫尚且在杨起隆的炮口之下，你那个小小的总督府，就敢保没事吗？朕看小魏子那里倒可以省点心，你也少担点责任。朕哪儿也不去，就住在魏东亭家里。至于你，也不必为这事儿一再请罪。你的请罪折子朕已经看过了，很快就有诏书给你。好了，你起来吧，众卿也都跪安吧！”

于成龙受到康熙的当众表彰，心中犹如滚油翻腾，一直不能平静。他回到家里，觉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想写点什么。又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在这时，门上人进来通禀说“郭琇来了！”于成龙连忙迎了出去。郭琇举手一揖笑着说：“成龙兄，你今日圣眷隆重，小弟特来贺喜！”

于成龙苦笑一下说：“哎，郭兄，这是哪里话，你怎么也学得这样俗不可耐。眼下，贪官太多了，难得有个清官，才显出了我。其实，于某惭愧之余，还真有点寒心哪！”

于成龙和郭琇，都是耿直无私的大臣，两人相交甚厚。郭是进了客厅，便切入了正题：“成

龙兄，你说得不无道理，赃官多了，才显出清官来。可是，总得皇上圣明，能看到清官才行啊。说句心里话，从前，我心存华夷之见，小看了皇上。如今见他行事，才知他真不愧是千古英主，倒想和老兄联起手来，干几件大事！”

“大事！什么大事？如今主明臣贤，还有什么大事要我们联手去干的呢？”

“哎，成龙兄，你只说对了一半，主明是真，臣贤嘛，恐怕未必。据小弟看来，主上还处在群小包围之中。”

“嗯，此话怎讲？”

“成龙兄，就说几位上书房大臣吧。索额图居功自傲，卖官鬻爵，他一人就卖放了几百多位官员。高士奇、明珠都是叫化子出身，可如今，你到他们家看看，简直是富可敌国，银子花得像流水似的。凭他俩一年二百多两的俸禄，他从哪来的那么多钱？熊赐履，只知明哲保身，闭着眼睛，什么事儿都不问，只是去教太子，这样的人能把太子教好吗？还有那个假道学李光地，这些人整天围在皇上身边，能干出好事儿来吗？”

于成龙却比郭琇见地深远：“郭兄，你这话虽然有理，可是，如果皇上身边一个好人都没有了，那皇上还称得起是明君吗？这件事，不可莽撞行事啊！”

郭琇听了，猛然一惊：“啊？哦——成龙兄，你说得对。上书房的人若全是好人，皇上何明之有？但，这事实也确是如此啊……”

“嗯——俗话说，投鼠忌器。咱们不能蛮干，可也不能不干。依我之见，一个人一个人地来，咱们先把明珠这小子参倒了。哼！明珠这小子，他心地最坏，做的坏事也最多，拿他开刀，一打一个准。不过，也不能操之过急，得看准了时机。我在南京，你在北京，各上各的表，不怕打不倒他。”

俩人正在商议，突然门上人进来禀报说，皇上在魏府传下旨来，要立刻召见于成龙。于成龙不知皇上突然召见有什么大事，只好匆匆换了衣服，送郭琇出去，这才急急忙忙地赶往魏东亭的府邸。

早在几个月之前，魏东亭已接到皇上密旨，说南巡之时，要住在他家里。魏东亭可慌了。皇上要来他家住，关防安全之事当然要紧，但接见大臣，衣食住行，哪一样不得想到啊。他虽是四省海关总督，拿着一品俸禄，可他牢记皇上教训，不敢有一丝一毫侵吞贪赃的事。再说也架不住皇上御驾亲临的这个折腾啊！没法子，只好向海关上借了五十万两银子，把全府上下彻底翻修一遍，连门前的大街也拓宽了。于成龙坐着轿子来时，但见临街全是崭新的青砖围墙，刷了白粉，墙内，绿树成荫，遮掩得密不透风，心想，魏东亭这个窟窿，可是塌得大了！

御前侍卫素伦，正在门前候着，见于成龙来了，忙笑着迎了上来：“于大人，请进吧，主子催问了几次了。”

于成龙随着素伦，七拐八绕地来到一座月亮门的跟前，见葛礼正在那里跪着，便诧异地问：“怎么，主子不在里边。”

“在，正在和大臣们议事呢。葛礼来了，主子就叫他在这儿跪着等旨，跪了半个多时辰了。于大人，请稍候，待我去通报一下。”

素伦刚进去，月亮门里，索额图和明珠一前一后走了出来，只向于成龙略一点头，就对跪在地上的葛礼说：“葛礼，主子有旨，让你问几句话。”

葛礼连忙叩下头去：“奴才葛礼，恭听圣谕。”

索额图阴沉着脸：“葛礼，逆贼杨起隆在山上架了大炮，对准皇上行宫。你奏称总督府管辖之内的大炮，并没丢失。可是，皇上查了南京炮台的账，红衣大炮一项，并没入账，此是何故？你怎么知道大炮并未丢失？”

葛礼的脸色“刷”的一下白了：“回圣上的话，因为只有廿四门大炮，数目很小，一切由奴才亲自掌握，所以才没有造账入册。奴才办事不力，这就是罪，求主子发落。”

“ 嗯。奉旨问你，主子南巡，是何等大事，而你却把行宫造在杨起隆的炮口之下，是何用意？案发之后，你上表谢罪，言语支吾，也没有请求辞职锁拿进京的话。皇上到了南京之后，你又进呈妖邪淫秽之书，妄图蒙蔽圣聪，取悦主上。你如何这等寡廉鲜耻？”

这话问得可真够厉害的了。葛礼汗流浹背，无以对答，停了好大一会儿才小声说：“主上问到这里，奴才无以为对。总之，奴才恬不知耻，有丧人伦，求主上降旨严处。”

“ 嗯，那好吧，葛礼听旨！”

葛礼连忙俯下身去，听索额图念道：“查葛礼身为总督，开府封疆，本应精细坦诚，忠于职守，以报皇恩。自受命筹措御驾南巡之事以来，怠慢渎职，任用匪类，使朕险遭不测。案发之后，又无惶惶不安之情，深自谢罪之意，实属冥顽不化。着革去总督之职，发往延安府军前效力，以观后效。钦此！”

葛礼深深地叩下头去，低沉地说：“臣……谢恩。”

明珠叫来侍卫，把葛礼的顶戴摘掉，自己却上前一步拉起了葛礼：“葛兄，仕途之上，荣辱难料，你也不必太伤心了。延安府乃军事重镇，主子派你到那里，说不定办好了差，主子一高兴，就又开复了。走，到前边去喝两盅，我老明给你饯行。”

这一幕，把于成龙看得胆战心惊。他知道，明珠是最恨葛礼的，时时刻刻都在想办法扳倒他。可是，今天真的达到目的了，他又说出这样的甜言蜜语，亲亲热热，这个人，这么深的城府，这么歹毒的用心，自己斗得过他吗？

于成龙正在愣神，素伦从里边出来了：“于大人，圣上传你进见哪！”

于成龙不敢怠慢，急忙端正衣冠，走了进去。康熙皇上正在挥毫写字。于成龙请了圣安，跪在一旁等候，偷眼一瞧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位老太太。于成龙知道，这必定是魏东亭的老母亲。果然不错，正是康熙的奶娘孙嬷嬷。自从她听到消息，说皇上要住在魏家，老太太就没睡过一个安生觉。康熙皇上是她一手奶大的，对于康熙皇上，老太太比亲儿子还疼呢。今天，皇上果然来了，可把老太太高兴坏了。可是，大半天过去了，康熙接见大臣，处理朝政，忙得不可开交，她老婆子挨不个儿呀。一着急，便拄了拐杖，就到康熙下榻的书房来了。康熙也惦记上这位奶娘呢！可是，来进见奏事的官员，一拨连着一拨，竟分不开身来，只好凑着人出入的空，走到近前，说上两句话，或者让侍卫给老太太送上一杯茶。孙嬷嬷不是那种不通情理的人。皇上管着天下大事，她帮不了忙，更不敢耽误皇上的正事。皇上能不住行宫官署，而住到她家里，这是多大的面子啊。她能坐在一边看着皇上活忙，也就心满意足了。此刻，皇上把字写好了，拿出来，吹了一下，走到孙嬷嬷面前：“阿姆，这是朕特意为你写的‘福海寿山’四个字。你把它挂在房里，见了这字，就如见了朕一样。朕这趟南巡，住到你家里，就是想和你多说几次话。可是你瞧，竟然忙成这样。唉，这一回朕在这儿一住，恐怕要把你们家花个底朝天了。”

孙嬷嬷颤巍巍地起身，就要跪下谢恩，却被康熙拦住了。老太太涕泪纵横地说：“谢主子恩典。我们魏家祖上有德，才盼来了主子爷，有了这么大的体面，别人做梦也想不来呢！就是花个倾家荡产，也是心甘情愿的。只怕我们这小门小户的，委屈了主子。那，我们就吃罪不起了。”

康熙含笑点头：“嗯，阿姆说得好，可是让虎臣亏空了库银总不是个事。朕住在这里，排场这么大，花钱这么多，他怎么办呢？嗯——这样吧，今年海关的税银，免交三成，让虎臣把窟窿补上。不然，时间长了，老欠着库银，有人参一本，他就受不了啦。时辰不早了，朕还要和于成龙说话呢。阿姆，你回去歇着吧。”

老太太听到这里，流着泪谢恩，又叮嘱了好多生活小事，这才拄着拐杖走了。

康熙回过身来：“哎？于成龙，你怎么还在跪着，快起来，赐座、赐茶。”等于成龙叩头谢恩，欠身坐下之后，康熙又说话了：“于成龙，朕知道你，也信得过你，所以几次破格提升。今天叫你来，是想委派你去做江苏巡抚，这个差使你看如何呀？”

于成龙连忙起身跪下：“臣谢恩，但主上这样抬举臣子，臣亦喜亦忧，恐怕办砸了，有负圣

上重托。”

“哈哈……你说得不错，正是要有重托，才想到了你。你到任之后，每年要向朝廷多交七百万石粮食，你能办到吗？”

于成龙突然一惊，连忙说道：“主上明鉴，全国税收，江浙占了三分之二，百姓们苦于赋税过重，已是怨声载道。如今三藩平定，台湾收复，内忧外患，俱已消除，正该减税轻赋，与民休养。圣上下旨让臣加税加赋，臣不敢奉诏。”

四十五 祭明陵缅怀伍次友 保清廷密嘱高士奇

四十五 祭明陵缅怀伍次友 保清廷密嘱高士奇

康熙召见于成龙，当面委任他去当江苏巡抚，并且要每年多交七百万石粮食。于成龙一听可慌了，一下子加征这么多的粮食，百姓能承受得了吗？连忙叩头说：“皇上如此任命，臣不敢奉诏！”

康熙看了他一眼说：“哎——你着什么急呢，朕是和你商量嘛。要不是这件事难办，朕还不叫你去呢。五年之内，朕将在西域用兵，没有几千万石粮食，这个仗叫朕怎么去打呀？”

于成龙紧盯着问了一句：“臣斗胆敢问圣上，在西部用兵之事，是圣躬独断呢，还是听了明珠、索额图他们的主意？”

一听这话，康熙的脸色“刷”的变了：“于成龙，你应该知道，在这些大事上，朕从来不听别人的话。上书房的几个人岂能左右了朕躬。”

于成龙并没有被吓住：“圣上，臣以为，五年内在西域用兵之事，断然不可。如此连年用兵，国库空虚，民徭加重，让百姓怎么活下去，如果因此而引起全国不宁，又将何以善后？”

“哼，你以为朕没想到这一点吗？如今，葛尔丹在西域作乱，罗刹国又虎视东北。广阔西域，生灵涂炭，百姓纷纷向关内逃难，朕贵为天子，难道能视而不见吗？若拖延下去，有朝一日，闹到朕的御辇、令旨都出不了嘉峪关，那后世将如何看朕这个皇帝？又怎样评价你们这班‘清官’呢？”

这话问得突然，也问得很有分量，于成龙正不知如何回答，康熙又说话了：“所以，为了一统中华版图，为了不让西北百姓再受煎熬，朕才破格提升你，要你去担此重任。因为你是清官，加赋加税，百姓虽有怨言，还不致于造反，换个贪官去，就不行。当然，朕也知道，你一上任就增加赋税，百姓们也会骂你的。可是，你身为朝廷大臣，不能只看到自己治下的百姓，还要看到西北千万受苦受难，颠沛流离的黎民。你不能只管富庶的江南，还要想到辽阔的西北大地。这才是大臣风度呢！”

听到这里，于成龙出了一身冷汗：“皇上教训得对。臣目光短浅，不识大体，求圣上宽恕。臣勉受圣命，尽力而为之。”

“不，不能尽力而为，而是一定要办好。告诉你，忠臣、清官，朝里能选出不少来。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是古之明训嘛，能做到这点并不难。但朕需要的是‘明’臣，懂吗？‘明’臣，识大体、顾大局，为国分忧，为君父分忧，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不怕自己吃亏这才是明臣，这才是大丈夫呢！你起来吧！”

于成龙只觉得头昏脑胀，一下消化不了皇上这一大套道理，“皇上教训，使臣茅塞顿开。臣不明事理，见短识浅，求皇上治臣不恭之罪。”说完，叩了个头，艰难地站起身来。

康熙根本不理睬于成龙请罪的话，继续说了下去：“于成龙，你和郭琇一样，都是忠臣、净臣，这一点，朕从不怀疑你们。但你们俩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心地偏狭、好名、好胜，总想保自己的名声，总想胜过别人，这就不好。做大臣的，心地宽一点，看得远一点，多存仁恕之心，多讲点慎独之道，还是很要紧的。好了，朕知道，你会想明白的，你跪安吧！”

康熙二十三年的五月初九，正是钦天监推算的祭奠明朝皇陵的黄道吉日。这天一早，康熙摆开全副执事、銮驾，向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出发了。这一举动，使整个南京城都沸腾了。万人空巷，齐集街头，谁不想瞻仰一下皇帝出巡的排场和风采，谁不想看看大清皇上亲自祭奠明皇陵的盛大典礼。尤其是那些前明的遗老们，那些至今还缅怀前明、坚持华夷之见的士子们，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康熙御驾途经之处，市民顶礼谟拜，一片“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身着庄严朝服，坐在銮舆内的康熙，也不禁为这场面感动了。对，这一步棋算走对了。

车驾来到孝陵前边，三声炮响之后，康熙下了銮舆，步行踏上了陵前的神道。一边走，一边问魏东亭：“小魏子，此山巍峨雄峻，气吞千古，山上可有寺庙吗？”

“回皇上，此山上有座灵谷寺，是南京有名的古刹。”明珠听了在一旁小声问道：“灵谷寺，伍大哥不就是在此坐化的吗？”

此言一出，魏东亭吓得脸色煞白，连忙向明珠递了个眼色。伍次友在灵谷寺坐化，去年魏东亭进京时，已禀明了太皇太后。老佛爷严令，这个消息，不准告诉皇上和苏麻喇姑。可是明珠却在此刻贸然说了出来，如果皇上听见了，怎么得了？！可是，康熙却真的听见了：“你们在说什么，谁在这里坐化了？”

魏东亭赶上一步：“回主子，明珠刚说那片塔林，乃是和尚们坐化之处……”

康熙冷笑一声：“哼——小魏子，你也学得会欺哄朕了。明珠，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魏东亭吓得连忙跪下：“主子爷，奴才不敢撒谎，是伍次友先生于去年的腊月，在灵谷寺里坐化成佛。遵老佛爷懿旨，怕主子伤心，严令奴才等不准奏明——”

康熙没有再说话，却停下脚步，遥望着山上青翠浓郁的松柏。他的手，不，他的全身都在颤抖。跟随圣驾的人，一个个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听康熙慢慢地说：“唉！伍先生，他，他走了。朕从此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谁能补得上他在朕心中的位置呢！明珠，你查一下，伍先生家里还有什么人，家境如何，晚辈之中，有没有可以做官之人？查了，立即回奏。”说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了。

魏东亭连忙高喊一声：“圣上启驾了，鼓乐侍候！”又回过头来埋怨明珠：“哎呀，我说老明，好端端的，你提这事干嘛呢？”

明珠神秘地一笑，却不说话。高士奇心中突然一亮：“哦，我明白了，既然是祭灵，总要有点眼泪嘛。圣上不哭朱元璋，还能不哭伍先生吗？”索额图在一旁听了，心中暗暗吃了一惊：“嗯，要说揣测圣意，侍奉皇上，这明珠可真有过人之才呀！”

祭奠明孝陵的仪式，庄严隆重，康熙以臣子之礼，焚香酹酒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被叫来观礼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都在明朝做过官。自明朝败亡之后，他们虽然明明知道，大清的江山，是从李自成手里夺来的，但，夺来之后，没有交还给朱家皇室的后代，却自己当了皇帝。对此，他们总是耿耿于怀，想着为大明复仇。如今见大清皇帝，不远千里来到南京，以臣子之礼祭奠明太祖的陵墓，感动得痛哭流涕，不能自己。康熙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想起了先祖留下的“七大恨”的遗嘱，也想起了即位以来的种种艰难和困难。面对着这个埋在孤峰之上，凋凌败落的太祖的坟墓，他还想到朱元璋以一个乞丐和尚的身份，率众起义，夺得了天下，但转眼之间，却又把随龙出山的功臣，一个个残酷杀害。康熙曾多次想过这件事。他不明白，朱元璋为什么要这样残忍？现在他似乎懂了，皇上为什么称“孤”、道“寡”，既然当了皇上，就注定了一生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不错，他康熙曾经有过一个布衣的老师和朋友伍次友，他特许伍次友叫他“龙儿”。可是，如今伍先生坐化了，谁敢再叫他“龙儿”，谁敢披肝沥胆地再教他、劝他？

从此之后，这世上他再也没有朋友了。他，也变成孤家寡人了。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怎不让人伤情呢？想到这里，康熙不禁动了真情，泪水潸潸而下，打湿了龙袍。那些前明遗老们，更是为之感慨不已。

祭完孝陵之后，按原来计划，康熙本应立即回城的，可是康熙心情不好，命令车驾回去，只留下了高士奇、魏东亭和侍卫，他要在灵谷寺里住下了。魏东亭等人，知道皇上对伍次友情深义重，不敢再劝。寺里的主持，是个明白人，也不来打扰，只命人收拾出一间干净的僧房，让康熙住下。

晚饭之后，康熙独自一人，漫步走出寺院，遥望寺外那片塔林在出神。魏东亭追了出来，替他披上一件袍子，又轻声说道：“主子，伍先生不在这塔林里。他坐化之前，留下遗嘱，把骨灰撒在扬子江里了。”

“哦，这样也好。伍先生应与江河大地共存。你没有及时奏报他坐化的事，朕不怪你。可是，伍先生走了，没有人再叫朕‘龙儿’了……”

“主子，请不必过于伤神。伍先生在天有灵，看到主子今日的功业，也会高兴的。先勘东南，再定西北，这是伍先生为主子定下的国策，如今已完成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也指日可定。这就是对伍先生的悼念。”

俩人正在说话，忽听山门外一声低沉的喝问：“什么人，干什么的？”魏东亭吃了一惊，急忙回头看时，原来是穆子煦带着于成龙来了。

山下大概下雨了，于成龙浑身精湿。康熙忙命众人进去，赐座，又叫人给他端来一杯热茶。于成龙见康熙身边没有高士奇，便壮着胆子，把明珠在朝中的种种恶迹都一一说了出来。这些情景，有的康熙早就风闻，有的却是初次听说，尤其是于成龙说到，当年伍次友和苏麻喇姑真心相爱，本来可以结成百年之好。可是明珠却暗地里唆使索额图，在皇上面前向苏麻喇姑求婚，以致苏麻喇姑愤而出家，当了尼姑，伍先生也离开皇帝，做了和尚。还有，周培公在皇后因为难产死去之时，提议立了皇二子为太子。明珠更是忌恨在心，伺机报复。周培公平定王辅臣叛乱，回到京城，要与他的患难之交阿琐成婚的时候，明珠却先走了一步，逼着阿琐嫁给了何桂柱。这两件事，虽然与朝政没有直接关系，但皇上对伍先生，对周培公，那是什么样的感情啊。现在伍先生死了，周培公和阿琐都死了。他们蒙冤受屈而死，康熙虽然早有风闻，但今天，于成龙把这事和明珠的其他劣迹，一块说了出来，康熙既吃惊，又感到无可遏制的愤慨。这无疑是砍掉了皇上左膀右臂。可是，转念一想，明珠在中枢参政，已经十几年了，党羽遍天下。明珠一倒，必定再兴起大狱，会牵连成百上千的官员。西北用兵在即，国家经得起这样的动荡吗？再说，如果立刻剪除明珠，上书房中就剩下索额图这一个满人了，他会更加飞扬跋扈，不可遏制。而索额图是否与葛礼，杨起隆的案子有关，尚未查清。唉，不得不防，不得不虑呀？

康熙正在思索，高士奇一挑房帘进来了。康熙劈头盖脸地问了一声：“高士奇，明珠结党营私，嫉功害贤，贪赃枉法，欺骗朕的事儿，你知道吗？”

高士奇被这突然的问话闹愣了，一时间，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回答。康熙转问于成龙：“于成龙，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于成龙只好把明珠的种种不法事情又说了一遍，高士奇这才知道，今天于成龙深夜冒雨赶到这深山古寺里，原来是告明珠的御状来了。他偷偷地瞟了康熙一眼，见皇上面色不善，知道康熙已经动怒了，便不敢隐瞒，如实答道：“回圣上，这些事，臣知道。”

康熙勃然变色：“知道为什么不向朕奏明？”

高士奇连忙跪下叩头：“圣上，明珠之奸情，举国上下，无人不知。可是……人生在世，谁不怕死？索额图、熊赐履尚且不敢明奏，臣职位低卑，更不敢……”

话还没说完，康熙突然站起身来，怒声斥道：“混蛋！你懂得什么叫事君惟忠吗？既然怕死，就不要在朕跟前做事！”

高士奇自从来到康熙身边，这还是头一回碰上了这么硬的钉子，也是头一回被康熙问得无言可对，吓得他脊梁上冷汗直流，低着头一声不响地跪着，听候发落。在一边的魏东亭看见康熙把对明珠的怒气，全撒到高士奇身上，觉得有些不公平，连忙上前跪下奏道：“主子，明珠阴险狡诈，欺君罔上，心术不正，结党拉派，他手中的权力，又足可以陷害忠良。如果抓不着真凭实据，就是奴才也不敢妄奏，请主上治罪。”

高士奇听了魏东亭这话，心中一亮，唉！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些话呢？看来，魏东亭不愧是人杰，确实比我高出一筹。他正在胡思乱想，突然听见康熙纵声大笑：“哈哈，明珠，一个破落户的子弟，一个要饭化子，他比鳌拜还难除吗？”

高士奇最善于钻康熙的空子，一听这话，马上接口就说：“皇上圣明，鳌拜是明火执仗，而明珠却是打着皇上的旗号胡作非为。皇上要想除明珠易如反掌，可是要让奴才等除他，那就是蚍蜉撼树了。”

这个马屁，拍得正是时候，也正是地方。康熙仔细想想，高士奇说的也是实话。连于成龙也没想到，今天这事办得这么顺，又见高士奇不替明珠遮掩，便放弃了告高士奇的想法，对皇上说：“圣上，高士奇所言有理。臣也曾瞻前顾后了许多年，才斗胆来见皇上的。”

康熙一直在房里走来走去，突然他停住了脚步：“于成龙，你告得有理有据，但，朕却不能准你的本。”

这句话一说出来，在场的人全都愣了，只听康熙缓缓说道：“宰相换得勤，不是个好事。南宋祥兴年间一年里换了几个宰相。前明的崇祯，在位十六年，换了五十四个宰相，结果不都亡国了吗？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是兴旺之象，明珠固然不成材，可这些年来，也干了不少好事，功大于过。朕要再看他一段时间，如果仍然如此，朕就拿掉他！嗯——于成龙，你把今天说的事，写成奏折，送到高士奇那里存档。除朕之外，任何人不准调阅。此外，今天的事，谁要是敢说出去，那就是加害于成龙。朕立即砍掉他的脑袋，听明白了吗？”

魏东亭、高士奇、于成龙一齐跪下答应：“扎！”

四十六 魇魔事惊呆康熙帝 祝寿词吓傻明相国

四十六 魇魔事惊呆康熙帝 祝寿词吓傻明相国

几件筹划已久的大事顺利办完，康熙兴奋异常，在南京尽情地游玩起来。什么莫愁糊、玄武湖、鸡鸣寺、半山、燕子矶、白鹭湖、石头城、清凉山、秦淮夜渡，桃叶临流，有时一天一处，有时一天两四处。他玩得高兴，玩得痛快，可把魏东亭给坑苦了，忙了个不分昼夜，花了个家底朝天。就在康熙玩得正上劲的时候，突然，京师传来了六百里加急的奏折，说葛尔丹集结兵力三十万，并已与科尔沁王约定，要在明春会兵南下。奏折上盖着监国太子的宝玺，还有批文“事关重大，奏请皇上裁夺”。

本来，康熙南巡，就有粉饰太平的一层意思。为此，西藏、青海四部等外藩大臣都用快马进了贺表，江南士民更是欢喜雀跃。现在，突然接到这样的奏报，康熙有点为难了。葛尔丹称雄西北，作恶多端，他早已忍无可忍了。这些年，他费尽了心思，要引诱葛尔丹东进，以便御驾亲征，消灭这个不驯服的蒙古叛王。现在，他接到奏报，恨不得一步跨回北京去。可是突然中断南巡，打马回京，会不会引起百姓惊疑和议论呢？把上书房大臣们召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许多，最后，还是高士奇的看法占了上风：葛尔丹要东进，也要等到明年开春，还早着呢。皇上可

以明松暗紧，暗下密旨，暗地里调拨军队、粮饷，布置防务；明面上，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让外人看出一点破绽。康熙采纳了高士奇的意见，又对明珠呈进来的各地贺表，大加称赞，还夸奖了明珠。高士奇在一旁听了，不禁暗自吃惊。自从那天于成龙雨夜求见皇上，告了明珠之后，康熙的心已经恨透了这个人。于成龙的弹劾本章，也还存在他高士奇手里。可是，明面上，康熙对明珠还是那么随和，还是那么信任，还是那么亲切，皇上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呢？任凭高士奇如何聪明，如何善揣圣意，此刻，他也说不准了。看来，这位三十来岁的皇上，用心深得很哪，“天威难测”，这话一点不假。

按照既定的日期，康熙又在南京玩了三天，该见的人都接见了，该去的地方，也都去了，这才启驾北归。经过山东时，又特地去了一趟曲阜，拜了孔庙。手下的人都对康熙说，历代君王来拜孔庙时，行的都是学生之礼，两跪六叩首，可是康熙却说：为了民心归附，社稷安定，多磕几个头，难道我就不是皇上了吗？群臣拗不过他，只好由他以臣子之礼，像对朱元璋那样给至圣先师孔老夫子，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按常规，祭了孔庙，就要去泰山封禅，以昭示大皇帝的文治武功，可是康熙却没有这样做。他说：朕的计划，还远远没有完成呢，怎么敢去泰山封禅夸功？这么一来，一个谦虚、谨慎，励精图治的皇帝形象，马上传遍全国。人人称赞康熙皇上，不愧是英明圣主。“南巡”这篇大文章，让康熙做得圆圆满满，全始全终地收场了。

谁知，回到北京，糟心的事，却是一件连着一件。先是苏麻喇姑去世，康熙痛失一位益友，一位深得自己挚爱的“大姐姐”。紧接着就是太皇太后突然得了重病。太皇太后孝庄老佛爷，在几十年里，辅佐皇太极又亲自扶植了顺治、康熙两位皇帝，他们又都是幼年登基。从顺治入关定鼎，到康熙执政二十多年，太皇太后操了多少心，顶住了多少险风恶浪啊！康熙对太皇太后感情之深，敬重之深，那是难以形容的。当太皇太后病重的消息传出之时，康熙正在承德，一边勘看避暑山庄的修建工程，一边悄悄地视察飞扬古的军事布防。他一接到太皇太后病重的消息，立即传旨回京，马不停蹄地奔跑了三天三夜。进了皇宫，连衣服都来不及更换，便直往太皇太后的寝宫慈宁宫奔去。进了宫，一头扑在太皇太后病榻之前，颤声说道：“老佛爷，孙子赶回来了，在这儿给老佛爷叩头请安呢。”

孝庄太皇太后，已经病得不轻了，正发着寒热，昏昏沉沉地靠在病榻上。听见康熙回来了，她精神一振，立刻睁开了眼睛，伸出手来要拉康熙，却一点力气也没有：“皇上，你到底赶回来了……哦，你回来得好。我……我真怕……”康熙明白老佛爷的心意，连忙起身，坐在炕沿上，双手捧住了太皇太后的手：“老佛爷，你别这样说，孙子听了，心里难过，哪能就到那一步了呢？孙子请人给老佛爷算过命，说老佛爷有一百二十岁的阳寿呢……”

“唉，我知道，那都是胡弄人的。如今佛祖要叫我，我能不去吗？人都有这一天，皇上别难过。有几句话，得趁我心里明白的时候，对你讲清楚……”

康熙颤声说道：“祖母，您说吧……孙子我听着呢，我一定句句照办。”

太皇太后粗重地喘了几口气，像是聚集精神：“皇上，我们祖孙两人能有今天，我们大清的江山能有今天，不易啊！你懂吗？”

“是，孙儿明白。大清能有今日，全仗老佛爷您的主持和保佑……”

“唉！按理说，我死之后，应该与你太宗爷合葬才对。可是，你爷爷已经大行几十年了，我不忍心再去惊扰他。听说，你的陵墓造在遵化，你就在那里给我造个地宫吧。有朝一日，你也去了，我们祖孙两人还能在地下天天见面。能常常看我的皇孙，我也就心安了。”

听到这里，康熙早已忍不住了，他一头扑进祖母怀里，泣不成声地说：“孙儿依靠老佛爷……孙儿我……舍不得您老人家呀！”

此刻，太皇太后却异常的镇定，她抚着康熙的脊背说：“好孩子，别哭，别哭，你这么一哭，我的心……也乱了。”等康熙止住了哭声，她又说：“叫他们全都出去，我有话对你说。”

康熙冲着四周的宫女太监们一挥手，这些人知道，太皇太后有密旨要传给皇上，就悄没声地

退了出去，张万强站在离宫门远远的地方守着，太皇太后喘息了一下，问康熙：“你觉得索额图这人怎样？”

“回老佛爷，康熙十六年前，他有些恃功自傲，近几年，收敛了一些……”

“明珠呢？”

“明珠也是有功之臣，但这几年他在下面闹得不像话，有不少人参劾他。孙儿怕朝政不稳，与国不利，暂时压下来了……”

此时，大皇太后不但神志清醒，而且思维也非常之快。她已经从康熙这简短的答复之中，听出了弦外之音。她抖擞精神，眼睁睁地盯着康熙说：“嗯，你心中有数，我也就放心了。可是，你聪明有余却忠厚太过。我问你，去年我叫内务府慎刑司的人，用毒酒处死了一个慈宁宫的宫女叫白彩的，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哦，孙儿听说，她在老佛爷斋戒的时候，唱《小寡妇上坟》，被处死的。”

“哪里！那是我叫他们那样说的。在她的房子里，搜出了一个桃木刻的青面鬼，那上面写着皇上的生辰八字，还用钉子钉着。”

康熙大吃一惊：“啊？！有这样的事儿？是谁的主使？”

“我命人把她全身都用烙铁烫了，她也没招。还有在太子宫里，也查出这样的桃木人儿，也是没找到事主。所以，我让张万强把那里的太监、宫女全都换了。这几件事，我没告诉你，怕的是你一上火，就要兴大狱，闹得天下震动。反正，邪不压正，他们扳不倒咱们祖孙两人。可是，我这一去，无论什么事，都得你自己拿主意了，要是有个闪失，叫我怎么在地下见列祖列宗呢……”

康熙站起身来，咬着牙想了好大一会儿，回身又替太皇太后盖好了被子，掖了掖被角，安慰说：“老佛爷，你身子不好，说多了要伤神的。孙子今天既然明白了，就没有处置不了的事。您老人家安心歇着，等您老大安了，孙子办几件事，定叫老佛爷看了高兴。”说完，趴在地下叩了头，回身又向外叫道：“张万强，进来！传我的旨意，老佛爷不过是略感风寒，没什么大病，叫宫内宫外人等，不必在跟前侍候。有问安的，一律在外边磕头。你给朕选几个懂规矩的老成宫女，分班在老佛爷跟前侍候，听明白了吗？”

“扎！”

辞别了太皇太后，康熙回到养心殿，靠在躺椅上，默默地想着心事。见李德全抱了个奏事匣子进来，康熙问他：“有什么事吗？”

“回主子，奴才刚从上书房过来。大臣都回去了，只有熊赐履在当值。奴才没听他们说有什么大事，只听见明珠临走时，说后天是他的五十大寿。熊大人劝他，说太皇太后慈躬不宁，叫他不要大办。别的，就……就没有了。”

康熙一笑，站起身来：“哦，明珠的五十大寿要到了。好啊，朕答应过他，要给他写个条幅贺喜的。”说着走到案边，挥笔写下四个大字：“李德全拿去赏了明珠，说朕给他放三天假。另外嘛……你到上书房传旨，叫熊赐履来，说朕有密旨给他。”

“扎！”

明珠没有听从熊赐履的劝告，把五十大寿办得非常热闹。他心想，皇上还赐了条幅给我呢，这排场不乘机显露一下，还待何时啊。光寿诞的请帖，就发出去一千多张。凡是在京官员，无论职务大小，全请了！他这一请不要紧，谁敢来白吃寿面啊，好家伙，送礼的都排队了。忙得明府管事的连吃饭喝水的空儿都没有。礼品一直摆到了厅廊下，真个是堆积如山。寿诞这天，明府里摆了一百多桌宴席。来的客人们，又都得先向皇上的赐字行礼。只见四个遒劲的隶书大字“亮辅良粥”，高悬在厅堂正中，墨光闪闪，令人羡慕不已。酒席筵上，明珠满面春风，挨桌敬酒，也听着众官员的阿谀奉承，好不得意，这个宴席，从中午直吃到申时，客人们都已带了几分酒意，可是还没尽兴。猜拳行令的，呛五喝六的，捏耳灌酒的，赖着不吃的，简直闹翻了天。就在这

时，突然门上的人进来禀报，说都御史郭琇郭大人贺喜来了。明珠一愣，嗯，这郭琇从来不吃任何人的酒，今儿个请帖发给他了，他没来，怎么宴席要散了，他却又来了呢！既然来了就不能慢待，连忙迎了出去，那郭琇早已昂首阔步地走进来了，只见他举手一拱：“明相，恭贺五十大寿，郭琇来迟，望乞恕罪。”

“哎，郭大人，说哪里话。快请，请入席。来晚了，要罚酒呢！”

“明相，请别客气，常言说，君子爱人以德。我这人从来不怕马屁，你是知道的。今天，有篇文章，为你贺寿，说的都是大实话，请不要见怪！”

“哪里，哪里，郭大人乃饱学之士，既有佳作，何不让大家一同欣赏呢！”

“啊，好哇，郭某正要如此！”郭琇说着，从袖子里掏出一叠纸来，大声念道：“臣郭琇奏请明珠贪赃枉法，结党营私，误国害民折。”

不但明珠，宴席前的千余宾客全都愣了，啊！郭琇怎么凑这个机会，来弹劾明珠呢？不等大伙转过神来，郭琇却声若洪钟般地朗朗读了下去。这个奏折，洋洋万言，历数了明珠的十大罪状，连高士奇、余国柱、徐乾学等人，也都捎带了进去。末了还请皇上对明珠等人“立即罢斥，明正典刑”。

在郭琇刚开始念时，明珠确实是吓了一跳，但马上就镇定了下来。好嘛，当着这一千多京官，我如果稍微有一点恐惧之色，那，到不了明天，弹劾奏章还不得飞成雪片哪！不行，我不能让郭琇的阴谋得逞，我死也得顶住。可是，又一想，这个馊主意是谁出的呢？他看了索额图，又看了熊赐履，除了他俩，谁也没这个胆，那又会是谁呢？

其实，这场戏的幕后导演是康熙皇上。熊赐履只不过是奉旨办事而已。他本来选的是御史白明经，已经说好了，可是事到临头，白明经却害怕了。想不到郭琇倒自己跳出来了而且又捎带上那么多人，这，这怎么收场呢？

郭琇读完了，冲明珠一笑：“明相，学生刚才说了，我不会拍马屁，只会据实而言。不知明珠以为这篇文章做得如何？”

明珠极力按下心头怒火和恐惧，坦然一笑说：“好，好文章，好胆量，我敬你一杯！”

在一旁的高士奇，刚才听见这奏折中捎带了自己，开始也是大吃一惊。可是他看明珠这么坦然，也不能装熊啊。此刻，他也倒了一杯酒，嘻嘻笑着走了过来：

“郭御史，你参得好，真值得浮一大白，来，我老高陪你一杯！”

郭琇笑吟吟地接过酒来，放在鼻子底下闻了一下说：“二位大人，郭琇本来就是有名的郭大胆，今日冒犯二位相爷，罪责不轻。这酒我闻了，虽然很香，只是沾了民脂民膏，却带着一股血腥味——”说着与高士奇碰了一下杯子，“叭”的一声，将酒杯摔在地下，拱手说了声“请恕郭某失礼！”回过头来，扬长而去！

郭琇一走，这边立即就没戏唱了。酒没人喝了，预备好的寿面，也更没人去吃了，谁还有这心思啊。与明珠有牵连的，都在想怎样保住自己；与明珠素日不和的，在琢磨着怎样也写本参奏。一句话，不管是哪一党，哪一派的，都在想着一件事，郭琇这一本呈上皇上将会怎么发落呢！所以，有人上来劝上两句，借故退席，有人更干脆，连招呼也不打就走了。转眼之间，偌大的厅堂内外，只剩下杯盘狼藉的剩酒、剩菜和熊赐履、索额图、高士奇三位上书房大臣了。

熊赐履是知道这事儿的前因后果的，别人不说，他得说：“哎，我说明贤弟，要多保重啊。好好想想，怎样向皇上说清这些事。真是有什么意外，你放心，我们都会说话的。”

明珠“腾”的一下跳起来：“保重，我怎么个保重？与其坐在这里等死，不如马上去见皇上。各位可肯陪我走一遭？”

话说到这份上，那仨人也推脱不掉啊，四个人马上来到宫门，递了牌子，请见皇上。不一会，圣旨传了出来：“明珠五十大寿，朕已给假三天，好生休息。其余三人，即刻进见。”

四十七 奸明珠树倒猢猻散 勤靳辅功成顶戴丢

四十七 奸明珠树倒猢猻散 勤靳辅功成顶戴丢

太皇太后病重之际，明珠大事铺张，庆贺自己的五十大寿。可没想到，御史郭琇大闹宴席，乘机参了明珠一本，把喜宴闹了个不欢而散。明珠没法，只好跟着熊赐履、索额图和高士奇，即刻递牌子进宫，请见皇上，要当面谢罪。可是，圣旨传出来：“朕已给了明珠三天假，让他好好在家休息，其余三人，立刻进见！”

熊赐履等三人进去了，明珠孤零零地站在宫外。郭琇的奏本够狠的了，可并没把明珠吓住，但是，这旨意却如晴天霹雳一样，把他彻底打垮了。他遥望着巍巍宫阙，真是咫尺之间，如隔天河。唉！天威难测呀。两天前，他明珠想什么时候进大内，就什么时候进去，“递牌子请见”，不过是个形式。如今，皇上一句话，说不见就不见了。也许从今往后，他再也别想见到皇上了。他没有坐轿子，拖着沉重的步履，踢踢踏踏地往回走。这时，他才发现，刚才来得太急，竟连朝服都没穿。哎呀，幸亏皇上没让进去，如果就这么一身打扮进宫，恐怕皇上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了！

家里，也早不成样子了。夫人和八房姨太太，还有儿子、媳妇们聚在一起，哭的哭，闹的闹，乱成了一锅粥。明珠一见这阵势，心里的火不打一处来。他怒喝一声：“都给我闭嘴，哭什么，我还没死呢！”骂完，把两个儿子叫进书房，吩咐他们，悄悄地从后门出去，打听一下消息。然后又把夫人叫来，让她即刻设法进宫，去纳兰贵妃那里打探一下，看皇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吩咐完毕他就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在房里转来转去，一点主意也拿不出来。

夫人最先回来，说：纳兰贵妃不肯见。贵妃说，她不知道有这门亲戚！

两个儿子也先后回来。二儿子任何消息没得到，大儿子从熊赐履那里听说，熊、索、高三个人进宫之后，皇上把高士奇痛骂了一顿，骂完了，又替他说了几句好话。可对明珠，皇上却一个字儿也没提。

没提一个字，这是个大大的凶兆。明珠慌神了。他不敢呆在家里，便不顾嫌疑，趁着夜色，悄悄地去高士奇。

高士奇一听说明珠来访，吓了一跳。我的老祖爷，这是什么时候，你还敢来见我。我扒拉还扒拉不掉呢！你就不怕别人说你串供？！他想不见，可是明珠已经进来了。

明珠是已经豁出去了，开口便说：“士奇，你不要怕。大丈夫做事，敢做敢当，杀头掉脑袋也不过如此。皇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告诉我，出了事，我一人承担，决不连累你。”

高士奇沉吟了一下：“嗯，皇上今天绝口不提你的事，我看有点儿不妙。听说于成龙也上了弹劾你的奏折，六部九卿的京官们，都在忙着写折子呢，你要有点准备。”

“准备？怎么准备，上表请辞吗？”

“晚了，获罪于天，祈祷也不济事了。”

“好，多谢指教，明珠回家等死去了。”明珠说着，起身就走，却被高士奇拦住了：“哎，别忙，你不要死等，赶快把家产分散一下，或者捐输也行，还有……”

“什么，士奇，你我不见外，此刻，再难听的话，我也能听进去！”

“嗯，你有没有一个既听你的活，又和索额图关系亲密的人？”

“哦，……这个，有，有一个。”

“那就好，你赶快派人送信给他，让他狠狠地参你一本，说你要危害太子，动摇国本。这奏

本一上，准能救你。”

“啊？！什么，什么，这不是把杀头罪变成了凌迟处死，把死我一人之罪，变成了祸灭九族了吗？”

“哎——老明，你不读书，不明事理。当今皇上乃千古雄杰，博学多才，能谋善断，可是太聪明了，就未免疑心大。现在大家参你的，都是受贿贪赃，任用私人，对这样的罪名，皇上容易相信，也一定要惩办；如果有人把这事闹大，闹到太子党和阿哥党的党争上去，而且参你的人，又是索额图的一党，皇上肯定会起疑心。既然是两党之间闹起了事来，那皇上既不能杀一党而护一党，这样一来，你就有了一线生机。”

明珠眨着眼睛，想了又想，这才明白过来：“好兄弟，我若逃脱此难，永不忘你搭救之恩。”

任凭高士奇和明珠再聪明，动作再快，也赶不上康熙皇上。明珠愿缴纳家产以赎前罪的奏章，还在打着腹稿呢，抄家的人可就来了。领头的，是太子胤初和四阿哥贝勒胤禔，跟随的有熊赐履、何桂柱，还有内务府官员，善扑营的兵丁。一声令下，府第被团团包围起来。内眷们集中在一个房子里，其余的全都贴了封条。四阿哥和熊赐履看见明珠落到这个下场，心中不忍，从旁边说了句好话，把明珠的两个儿子按居住区域，与明珠分开，免封免查。太子虽然最恨明珠，可是师父熊赐履发了话，他也不好驳回，这才给明珠留下来一点家产。

回过头来，再说治河的事，经过这几年靳辅、陈潢他们的努力，总算不负圣望。黄、淮河道全面治理，除了入海口那里还有少量的工程没完之外，其余全都竣工。中河河道也已开挖完毕。有史以来，运河航道要走一百八十里黄河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了，这一天，中河开闸放水，轰动了四乡八县的百姓。他们扶老携幼，纷纷赶来，要看这海晏河清的盛景。大堤上，万头攒动，一眼看不到边，全都挤满了人。靳辅带着清江治河总督府的全体官员，乘坐一艘大船，来到了中河河口，主持这旷古未有的大喜事。一声令下，红旗摆动，大闸缓缓升起，滚滚黄河波涛，流入中河，霎时间，灌满了大半个河槽。

陈潢高兴得热泪盈眶，抱着靳辅颤声说道：“靳大人，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你看，完全和预料的一样，正好可以行船哪！”

靳辅也是老泪纵横。这十来年，他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担了多少风险，才有了今天哪！他拍着陈潢的肩头，又拉过了封志仁、彭学仁等，不无感慨地说：“兄弟们，我谢谢你们，也替黄淮沿岸的百姓们谢谢你们！”

两岸百姓的欢呼声，震天动地，淹没了大船上的说话声，也把他们那颗炽热的心，撩拨得沸腾了。靳辅大声说：“我要好好地修一上奏本章，在皇上面前为你们请功、请赏！”

陈潢虽已被皇上封了四品的职衔，可是，他并不热衷于做官。他想起来了，自己的那部《河防述要》，还要依据这几年的经验，再加补充；他还想起了阿秀。当然，为了治河，他狠心地拒绝了公主。可如今听说阿秀已经进宫当了贵妃，心中又觉得有些怅然若失感觉。几年来，自己在大河上下，东奔西跑，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无家可归，看来自己与阿秀确实无缘。想到这儿，不禁有些黯然神伤。

就在这万民欢乐，庆贺中河通水的吉庆时辰里，突然，一个戈什哈急急忙忙跑来禀报说：“钦差大人，尚书伊桑阿奉旨前来，在衙门里等不及，已经来到河口了。”

靳辅一听喜出望外：“哦，一定是皇上听说今天要开闸放水，特命钦差前来观看，说不定还有赏赐呢。走，随我接钦差去。”

众人刚到岸边，钦差伊桑阿已经气喘嘘嘘地上了大堤，他缓了一口气，面南站定，靳辅忙率领众人跪下叩头：“臣靳辅恭请圣安！”

“圣躬安好。靳辅，圣上有话问你。”

“臣恭聆圣谕。”

“ 圣上问你，河工上屯田四万顷，属于有主的田地共有多少？ ”

“ 回圣上问话，有主之田，约占三分之一，正待原主赎回。 ”

“ 嗯。还有，你奏折上说，下河夹堤之后，可防海水倒灌，可至今仍还有海水倒灌，是何缘故，尔据实回答。 ”

“ 是。下河工程尚未全部完工，故海水袭来之时，仍有倒灌，但还没有大害。一旦河工全部完成，即可免此灾害。 ”

“ 哦，既如此，本钦差当替你面奏圣上。皇上还问你，康熙十九年，你曾向明珠行贿，赠他纹银两万两，可有此事？这笔银子出自何处，尔据实回答，如有欺瞒，罪不可恕！ ”

靳辅的脑袋“轰”的一下，这件事，确实有。是明珠的一个学生，因亏空了库银被参，明珠写信要他代为通融，靳辅没法，只好用河工银子替他垫了。此时，他不敢隐瞒，便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末了又加上一句：“此事难逃圣上明鉴，奴才从河工银子里挪借，罪不容恕，但绝非行贿，请圣上明察。 ”

伊桑阿神色稍微松动了一下，换了身份，也换了笑脸：“靳公请起。你在外边，不知朝廷消息，明珠的家已被抄没，有些事涉及到你，所以皇上叫我来问你。治河大功告成，皇上很高兴，功是功，过是过，皇上不会亏待你的。只是下河工程和屯田这两件事，是你用人不慎，才造成了匪类祸国扰民的大错，你要立即处置。这样，兄弟回京之后，就好替你说话了。 ”

靳辅一听这话，火了：“什么，什么，任用匪类，我这里谁是匪？ ”

“陈潢！难道你还看不透他吗？他就是匪类，就是小人。哼，小人有才不如君子无才，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

“大人，屯田养河和下河围堤两件事，都是靳辅一人决定的，与陈潢无关。如有什么罪名，应由我一身承当，请钦差发落。 ”

靳辅的话刚落音，封志仁、彭学仁也抢着上前，要承担责任。陈潢却微微一笑，自己动手，摘掉了头上的顶戴：“靳大人和二位仁兄何必如此呢。河治好了，我也没事干了，正好回去写书。无官一身轻，我空手而来，空手而去，什么也没有！ ”

伊桑阿突然发出一阵阴森森的冷笑：“嗨，好哇，果然小人结党，盘根错节，一人出事，众人担当。佩服，佩服！不过，你们也不要想得太轻松了。靳大人，即日起，你回衙门去办理交接手续，完了，即刻进京面圣听参。至于这三个人吗，对不起，本钦差要借你的大船，带他们走了。来人，与我拿下了！ ”

一群戈什哈如狼似虎地冲了上来，把陈潢、封志仁、彭学仁三个拿住，戴上了四十多斤重的黄色袱面的大木枷，押着上船去了。靳辅愣愣地站在那里，好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请问钦差大人，河工手续由谁来接。 ”

“哦，别忙，你等几天再说，大概是于成龙吧。 ”说完，一甩袍袖，径自上了大船。

刚才还欢呼雀跃的百姓们，万万没有想到，中河放水，大功告成，他们赶来看到的，竟是这样的一幕惨景。一群人遥望大船，大声呼喊：“陈河伯，你要保重啊！ ”

四十八 陈潢惨恨不赴水去 康熙悲奈何别慈颜

四十八 陈潢惨恨不赴水去 康熙悲奈何别慈颜

靳辅赶到北京时，天已降雪了。大雪纷纷扬扬，遮天盖地地下个不停。风搅雪花，扑面而

来，打得人脸上生疼。靳辅知道自己如今的身份是“犯官”，所以谁家也不去，在吏部报了到，便找了间房子住下了。等圣旨下来召见，才踏着积雪，奔皇宫而去。一进宫，先是碰上了大阿哥，胤禔只打了招呼就走了。接着又碰上了四阿哥，靳辅请安之后，胤禔倒停住了脚步，和他说起话来：“靳辅，听说明珠的案子牵连了你，可是真的？”

靳辅连忙回答：“是，奴才办差不力，理应受罚。可是我的下属无罪，却也被株连，奴才实在想不通。奴才今日进见皇上，就是要力保他们无罪。”

“哦——你说的是陈潢吧？我听人说过他，有些才学，但是——但是行为不谨慎，以致天威动怒。依我看，你还是不要替他说话吧。”

“可是四爷，靳辅不能干那卖友求荣的事儿啊！”

“嗯，这件事我还是劝你不要管，你也管不了。听说原来他，他和——唉，不说了，你快进去吧。”

靳辅这才明白，哦，原来不知是谁把陈潢和阿秀的事给捅出去了！可是，陈潢和阿秀之事在先，阿秀入宫当贵妃之事在后。而且，陈潢几次搭救了阿秀，却一直拒绝阿秀的爱情。他们之间清清白白，没有一丝一毫的苟且之事，又有何罪呢？传话的人，胡说八道，惹得皇上才发了这么大的火。这，这可叫我怎么替陈潢说话呢？

来到养心殿之后，靳辅报名进见，叩头请安，康熙却连正眼也不看他，说了句：“你来了，起来，站一边去。”一听这话，靳辅心中有点摸不着头脑。他抬头看康熙时，康熙瞧也不瞧他，只管对索额图和高士奇说话：

“嗯，明珠这件案子，越来越让人闹不清了。你瞧，有人说，朕去古北口时，他见了太子，居然不行君臣之礼。索额图，有这事吗？”

“是，这事确实有。此外，太子在乾清门听政，明珠竟敢骑马入内，直到隆宗门才下马，还遭了熊赐履一顿训斥呢！”

高士奇见自己的计谋生效了，心中暗暗好笑，却在一旁添油加醋：“明珠真是混账之极，国君不在，储君也是君吗。就凭大不敬这一条也该从重处罚。”

康熙突然冷笑一声：“高士奇，你别在朕面前耍小聪明。说得好听，明珠的抄家清单上，还连着你呢。你给明珠题字，写的‘牧爱’，朕问你，交结大臣，阿谀奉承这一条该当何罪？明珠在抄家前夜，找没找过你，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高士奇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主子爷呀，奴才不敢欺瞒圣上。明珠确实找过我，要我替他说话，可是我没答应。至于那个条幅，是明珠向奴才要的，奴才被他逼得没法，才写了胡弄他的。那上面写的不是牧爱，而是‘收受’，请皇上明鉴。”

“牧”是放牧牛羊的“牧”，“爱”是爱护的爱，如果是这两个字，那确实是高士奇在拍明珠的马屁，称明珠给自己的是放牧人对牛羊的爱。可是这两个字与“收受”，也就是收受贿礼的收受，草写出来，又有点相近，如果是这两个字，意思就全反了。不是高士奇向明珠献媚，倒成了讽刺挖苦他“收受”别人的贿赂。高士奇这么一说，康熙倒愣了。他从一大叠卷宗里，抽出这张条幅来仔细一看，字写得龙飞凤舞，花里胡梢，果然乍一看像“牧爱”，仔细瞧呢，又像“收受”，不禁笑了：“高士奇呀高士奇，你这奴才就会骂人，捉弄人。今天，又让你逃脱了一关，给朕滚到一边去吧。”

高士奇庆幸地暗自笑了，康熙却陷入了沉思，他在殿里急急地走来走去，显然是心中矛盾重重：明珠这奴才，恃宠坏法，贪赃受贿，确实是有负圣恩，不杀不足以平自己心中的怒气。可是，明珠的案子又涉及到索明两党，背后有太子和阿哥们为争夺皇位的明争暗斗。杀了明珠，索额图会更加肆无忌惮，不好驾驭。这，不能不使康熙担忧。嗯，不如先把明珠留下，再看一看，若真的该杀，那还不容易。

这件事，太费心思了。康熙原来想立刻杀掉明珠的想法动摇了。他终于决定，再看一下，便

向索额图说：“即刻传旨，革去明珠领侍卫内大臣，上书房行走和尚书职衔，留任散秩大臣随班侍候。”

“扎！”索额图答应一声退下去了。

这一会儿，靳辅看得眼花缭乱，听得胆战心惊。他不明白康熙这么恨明珠，又为什么处分得这样轻。他正在胡思乱想，康熙转过身来问他了：

“靳辅，明珠这样十恶不赦，你平日知道吗？”

靳辅连忙跪下：“臣，臣不，不知道！”

“什么？你不知道？好哇，朕一向认为你是个老实人，想不到，你竟敢当面说假话，你，你让朕心凉啊！”说着，将一本厚厚的抄家清单，“叭”的一下扔在地下：“你看看吧，看明珠这贼子该杀不该杀，也看看你自己应得什么罪！”

靳辅吓得脸色苍白，颤抖着拾起那份抄家清单：好家伙，这些年来，明珠受贿贪赃，竟有这么大的数目！更令靳辅吃惊的是，每项贿赂的下面，都用小字标明了送贿者的名字。自己的名字，也出现三四次。看完之后，他颤抖着双手捧起呈给康熙，又深深地俯下身去，浑身热汗淋漓，再也不敢抬头了。

康熙缓了一下口气：“嗯，看来，你还有恐惧之心，羞愧之意，这就有可恕之余地。不过，你可知道，朕对你的期望多大呀。当年，你陛辞的时候，朕是怎么嘱咐你的，可你都忘了。这些年，你治河有功，本该奖赏，可朕万万想不到，你会一头钻到明珠那里去。你，辜负了朕的厚望啊！”

靳辅浑身颤抖，结结巴巴他说：“圣上，奴才有负圣恩，请，请皇上重重治罪。但奴才即令该死，也想向圣上，进、进一言而后死。千错万错，错在奴才一人，封志仁等三人有功无过，他、他们……”

康熙突然发出一声狞笑：“哼，你还想替陈潢讲情吗？告诉你，谁要把朕看作是可欺之君，那他就等着瞧吧。你已被革职，听候勘问，还是多想想你自己，少管这些闲事。高士奇，你不是向朕推荐了一个人吗？”

“是，奴才访到，大学士张英之于张廷玉，文思敏捷，办事老练，想恳请主子考查。”

“哦，明天传他进来，让他先在上书房草拟诏书，朕还要考考他的学识和品行呢。你们都下去吧！”

轰动朝野，震惊全国的明珠逆党案，就这样不明不白，不死不活地被搁置下来了。明珠没了官职，住进了儿子家里，过起了悠闲自在的老太爷日子，倒养得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受牵连的靳辅，也只是革了职。只有那位治理黄淮，劳苦功高的陈潢，却被莫名其妙的下到刑部大狱里，过上了囚徒的生活。陈潢想得开，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自古如此，何况他陈潢呢。狱中生活，单调而又寂寞，他就借此空闲，修订他的《河防述要》，也时不时地想起那位对他寄予深情的秀格格。可是，他哪里知道，不知是什么人，在康熙面前告了他和阿秀的黑状。说阿秀在进宫之前，与陈潢如何要好，进宫之后，又怎样向外官打听陈潢的消息。这一下，康熙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打心里喜欢阿秀，而且阿秀正怀着孕，所以不忍心处分她，但他对陈潢，却恨之入骨，便把一腔的怒火，全都撒在陈潢身上了。这才使陈潢落到这样无法解救的境地。

康熙皇上要办几样大事，让老佛爷高兴一下的愿望，也没能实现。他到处求神、拜医，许下宏心大愿，要减去自己的阳寿，去延长祖母生命的做法，也都化成了泡影。腊月二十三，小年下，这位享尽了人间富贵，也经了政治风云的太皇太后，这位给大清江山创下了功绩的老佛爷，终于怀着对孙子康熙的无限眷恋，与世长辞了！

上书房大臣们接到太皇太后驾崩的消息，连忙赶往皇宫。往常太皇太后的寝宫，如今已改为梓宫。从上到下，一色的白纸裱糊，灵幔高悬，香烟缭绕。王爷、贝勒、贝子、福晋、公夫人、一二品的诰命夫人，以及各宫的贵妃、嫔妃，六岁以上的皇子，黑压压地跪满了整个慈宁宫大

院，一个个哭得眼泡红肿，面色腊黄。康熙皇上和太子胤礽麻衣白冠，跪伏在灵床前面。索额图、熊赐履、高士奇、张廷玉等几位大臣进来，一齐向卧在灵床上的太皇太后行了大礼，失声痛哭。刚刚止停了眼泪的康熙见此场面，又触动了满腹的悲怆，大声号啕起来。一时间殿内殿外一片哭声，冲霄汉、震牛斗，真可称得上是惊天动地。

熊赐履到底是老成稳重。他知道，这样哭下去是不行的。外有国家大政，内有老佛爷的丧礼，多少事需要皇上拿主意、定办法呀。他强忍住悲痛，止住哭泣，膝行到康熙面前：

“圣上，太皇太后仙逝，乃国家之大不幸。臣深知皇上心中的悲痛，望皇上善自珍重，节哀顺变，以负天下之望。况且，老佛爷的后事，也需要皇上拿个主意，早做安排。”

康熙早已哭得昏昏沉沉了，听了熊赐履这话，勉强抬起头来，泣声不止地说：“这有什么难办的？居丧守制，庐墓三年，自古皆是如此，而且非如此，不能聊尽人子之心。”

得，一上来就闹拧了。好嘛，皇上要守墓三年，三年之中，国家无君，那还得了。可是，这样跪着，哭着，也没法商量啊。众大臣一齐凑到跟前，同声劝道：“请圣上暂起龙驾，容臣等详奏……”索额图向侍卫们摆手示意，武丹等人忙上前搀起康熙，在灵床旁边坐下，四个大臣又连忙过来行了君臣大礼。康熙低垂着头，无力地说：“有什么事，你们简单点说，朕……已经心力交瘁，支持不住了。”

熊赐履缓缓地说：“皇上，天子居丧与寻常百姓不同，取三九之数，就是二十七个月，此款明载于周礼之上，自古如此，请圣上明察。”

康熙断然回绝了：“不行，朕以孝治天下，不守三年之丧，如何为天下表率。”

索额图想到，天子居丧守墓，必然要由太子监国。监国的时间越长，对他索额图就越有利。三年当然不可能，二十七个月，也两年多了，所以立即附和。高士奇却不想看到这种局面。他也引经据典，说天子居丧，以九为数，九年太长，九天太短，以九个月为最好。

此刻康熙头昏脑胀，想的全是如何为太皇太后尽孝的事，没顾得想那么多。三个大臣的两种意思，他也拿不准，究竟是谁对谁错，便看了看一直默不作声的新进上书房臣于张廷玉。

张廷玉虽然年轻，可是十分沉稳。他早已胸有成竹了，却不想马上说出来，更不想和几位老上书房大臣们争执。此刻，见皇上用眼光争询他的意见，便站起来躬身奏道：

“皇上，臣以为，周礼和古制，说皇帝居丧不同于寻常百姓，其根本之意。在于礼丧和心丧之不同。礼丧是指守制的礼数多少。时间长短，而心丧则是心中对仙逝的祖宗的怀念。所以周礼上说‘居丧宁戚’。就是说最好的，最诚挚的悼念，是心存一片悲戚之意，而不是形式上的。外表上的礼数。据此理，臣以为皇上居丧，应以心丧为主，礼丧为辅。即在三年之内，每日瞻仰老佛爷遗像，敬献悼念之情；而礼丧，是可以日代月，即以廿七日代替二十七月，以不负天下众望。”

康熙摇了摇头：“嗯，不行，二十六天，太短了。”

“不，圣上，不是二十六日，而是以日代月，二十七月。”

康熙不作声了，几位大臣也都暗暗佩服。嗯，张廷玉这小子，行，他居然能说出心丧、礼丧的不同，以二十六天，代替二十七月，代表三年又一天不少，既不误国事，又照顾了人情，这办法好！

这件大事，就算这么定下了。下面又议了如何给太皇太后上谥号，以及在康熙预定的陵墓旁边盖一座“暂奉安殿”，停放老佛爷灵柩。安排停当，几位大臣告辞出去，这时，已近午夜了。

四十九 阁臣贤廷玉露头角 边塞行康熙亲出征

四十九 阁臣贤廷玉露头角 边塞行康熙亲出征

张廷玉今日当值，就住在上书房，高士奇闲着没事，想和他说说闲话，可是张廷玉一回上书房就坐下，不停地写着，高士奇有点诧异：

“哎，我说廷玉，忙什么呢？大冷的天，咱们闲聊如何？”

“哦，高相，我在记笔记。”

“咳，何必如此自讨苦吃呢，每天干了什么，难道记不住吗？”

“不不不，高相，咱们呆的这个地方，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一旦出了事，栽了跟斗，走到哪儿也说不清。记下来，就是凭证。用不上也没关系，写个回忆记事的，不也很好嘛。”

“嗯，好好好，廷玉，你想得真远，比我高某强多了。”

“哎，高相不必如此说。你举荐我进上书房，这份恩德，廷玉永不忘怀。只是，我，我有一句话想给你说，又怕……”

“怕什么，我老高也是个痛快人，你难道不知道吗？”

“好，那我就说。熊赐履前几天写奏折时错用了字，又把自己儿子的官职错提了一级，您知道吗？”

“啊，熊夫子老了，这点小错算不了什么！”

“不不不，他这是故意搞错的，想拿这个小错去躲大灾，让皇上看出来，他老了，糊涂了，不中用了。这样，他就可以退出上书房，免得往后真的出了大错，就不可挽回了。明珠之事，前车可鉴啊。”

听了这话，高士奇不由陷入了沉思，“嗯，对对对，廷玉，你想得深远。说下去。”

“不知高相想过没有，当今圣上乃五百年难得一见的圣明君主。且不说他的文治武功，单说学问就非同一般。诗词、书画、天文、音律、数学，他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通七种语言，能计算黄白二道。你高相懂医术，可是皇上在这方面的知识、才能，恐怕不下于你。我知道，您学富五车，无书不读，假如咱们撇开了君臣关系，单就学问一项，你比得过圣上吗？”

张廷玉这话说得很尖刻，但却句句在理。高士奇不由得暗暗叹服：“嗯，高某若与圣上比学问，确实相差甚远。”

“对！就是因为主上学问渊博，所以才有包容万人之海量。我们面对明君圣主，来不得半点虚伪。谋私，主子尚可原谅，窃权，皇上就决不能容许。明珠就是看不透这一点才倒了的。窃权又谋私，罪不可恕啊！”

高士奇听得出了一身冷汗。回想这几年，自己幸亏没往明珠党里钻营，要不然，这一关定难逃脱。他激动地站起来，向张廷玉深深打了一躬“廷玉，谢谢你如此教我。”

张廷玉连忙起身还礼：“哎呀呀，高相，你……我乃后生小辈，实在不敢当。”

“不，你虽年轻，却见识高远，请向高某更进一言。”

“嗯——圣上喜欢你，是因你才思敏捷，善于在插科打诨、嘻笑怒骂之间，说出令人反思发人深省的话。可是，你高相也会有江郎才尽的时候，皇上也有厌恶你这一套的时候，那时恐怕就会失宠了。在下有八个字，敬赠高相。”

“好，请赐教。”

“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高士奇心头怦然一动。啊！对呀，说了一万句话，句句都是对的，也赶不上默然不语。对对对，真是至理名言，常言说，伴君如伴虎啊！

张廷玉的估计一点不错，二十七天后，康熙服满，便立即召集大臣议事，而头一件就是熊赐

履上表引退的事。康熙再三挽留，熊赐履却以年老体衰为名，坚决辞退。康熙看着下面跪着的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臣，想到二十多年来，他为江山社稷，为太子做的那么多事情。如今，他就要辞朝而去了。康熙觉得又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老朋友，禁不住潸然泪下：“熊赐履，既然你决心已定，朕不再留你了。你不要回湖北老家了，朕在南京赐你一套宅子，小魏子和穆子煦在那里，可以就近照顾你。朕再南巡时，也可以和你再见一面……”

熊赐履伏在地上，老泪纵横：“主上如此垂怜老臣，臣焉敢不以垂暮之年，为主上、为大清歌功颂德，庆贺升平。臣去了，望主上多多保重。”

“且慢，该保重的是你，你有年纪了，衣食住行，都要严加注意。武丹，传旨，在文华殿赐宴熊赐履，叫御膳房抄出几样老年人吃了有益的菜单交熊赐履带走。”

“臣谢圣上恩典。”熊赐履涕泪交流地叩了头，随着武丹走出了养心殿。

上书房大臣之中，明珠被革了职，熊赐履又告老隐退，剩下的两个老人索额图和高士奇，康熙对他们心存疑虑，还要再观察一阵子。除了他俩，就只有一个年轻新进的张廷玉了。这个人办事稳妥谨慎，但却少言寡语，从不主动进言。军国大事，全都要康熙亲自拿主意，怎么能忙得过来。于是，皇上下旨，命自己生母佟佳氏的小弟弟佟国维，也进了上书房。

按辈分，佟国维是康熙皇帝的嫡亲舅舅，可按皇家规矩，他在皇上面前，也只能是个“奴才”。不过，这个佟国维可不是个简单人物，心胸大，气魄也大。又和索额图一向有矛盾。他一上任，就赶上索额图奉旨去和罗刹国谈判，订立了尼布楚条约。佟国维抓住机会，把明珠和索额图安置到六部九司的人，几乎全都给换了。等索额图回来，生米做成熟饭，虽然恨得牙痒痒，可是，佟国维身为国舅，背后有皇上撑腰，他又能如何呢？康熙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哼，这一下，可不怕你索额图了！

这天晚饭之后，康熙高高兴兴地来到翊坤宫阿秀的住处。阿秀生的皇子，十二爷胤祥，已经五岁了。按宫中的规矩，应该由内务府带走，在毓庆宫跟皇太子一起上学，不遇朔望，是不准与母亲见面的。今年康熙高兴，下旨给皇子们停学半个月，让他们回到各自宫中，与母亲团聚。这样做，在皇宫内还是第一次，真可谓是天恩浩荡了。所以，阿秀也十分高兴。此刻，听见韩刘氏进来禀报说皇上驾到，连忙带着皇子胤祥迎出殿外，跪下叩头接驾。康熙上前拉起了胤祥，一边摸着 he 头上的小辫儿，一边高兴地对阿秀说：“起来吧。朕这几个月太忙，没翻过你的牌子。可心里着实惦记着你呢。今晚，朕还要召见大臣，所以，凑这个空来瞧瞧你。”

阿秀连忙躬身回答：“主子日理万机，还惦记着奴婢，奴婢感恩不尽，怎敢再存奢望。只盼主子保重龙体，就是奴婢之福了。”

阿秀这几句话，说得十分得体。康熙听了舒服，便拉着阿秀坐在自己身旁：“好，你能这样想，朕就放心了。朕今天特意来告诉你个好消息，朕就要统帅大军，御驾亲征，去消灭葛尔丹了。”

阿秀目光霍的一跳：“啊，皇上，这是真的？”

康熙端详着阿秀那又惊、又喜、又纯真的脸，心中也很激动：“怎么，朕还能骗你吗？五年前，葛尔丹想要东进，朕就准备与他决战，可他临时又变卦了。这回，多亏了科尔沁王，巧施妙计，到底把他骗得上钩了。哼，你等着瞧吧，朕这次绝不放过他！”

阿秀听到这里，心中一阵巨浪翻滚，连忙起身跪倒在康熙面前：“皇上，奴婢愿从驾前往，为消灭葛尔丹效犬马之劳。”

“哎——不行，不行，千军万马之中，朕带着嫔妃，成何体统。再说，在草原上打仗，刀枪如林，火炮爆炸，又得骑马奔波，你怎么能去呢？”

“皇上，奴婢万里迢迢，历经颠沛流离之苦，为的就是请主子为奴蝉报仇雪恨，为的就是亲手杀掉仇人。奴婢自幼在草原长大，骑马、射箭、打猎、争斗，什么没见过、没经过。再说，皇上当年也曾亲口说过，消灭葛尔丹时，要带奴婢去的。皇上金口玉言，怎能反悔？！”

阿秀可着急了，这一通话说到最后，不是求情，竟是质问了。康熙有点不高兴，他还没忘记阿秀和陈潢的事呢！可是，阿秀入宫以来，又确实没有错处，小心谨慎，服侍皇上，又生了皇子，现在陈潢下狱了，康熙又怎忍心再责怪阿秀呢：“唉，你起来吧，自从你进宫以来，朕待你一向不薄。你算算宫中嫔妃这么多，哪一个像你这么快就晋升了贵妃呢？可是你，你总是忘不了……忘不了你的家乡。好吧，朕既然从前说过，也不再改口了，你准备一下，就随朕出征吧。”

阿秀怎么知道康熙在这一霎时，竟然想了那么多，她高兴还来不及呢，连忙跪下叩头谢恩。可是，等她抬起头来时，康熙却已经走了。

今晚的御前议事是康熙出征前的大政决策。虽然，也有大臣劝谏说，皇上金贵之体，不宜远征沙漠，受那颠沛之苦；也有人说，国家存粮不多，难以应付。但康熙心中有数，葛尔丹狡猾，非御驾亲征，不能彻底制服他，至于粮食，他有暗藏在延安等地的四百万石军粮，加上京师存粮一千万石，足够了。所以，他才下了这么大的决心，任谁说什么都不听。他当即下旨，从今年起，在全国各地，永不加赋，与民生息，并命礼部、兵部、吏部会同上书房大臣，立即草拟讨贼诏书和随驾、留守人员名单，以及太子监国事宜，定于五天之后，出征讨贼。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北京城内满天大雪。午门外广场上，红妆素裹，琼玉铺地。三万名顶盔带甲的军士，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排成了三个方队，在瑞雪纷扬的寒冷中，如钢浇铜铸一般，一动不动地站着。奉命留守京城的上书房大臣张廷玉和佟国维，率领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簇拥着监国太子胤礽，站在右掖门前等候着恭送皇帝御驾亲征。前一天，接连传下两道圣旨，一是大赦天下，一是永不加赋。这两道圣旨，使京城百姓无不感激涕零。今儿个，又听到皇上要冲风冒雪，远征沙漠，平定葛尔丹叛乱的消息，谁不心情激动啊。人们纷纷拥上街头，提上花烛，等候着恭送皇上，瞻仰御驾出征的雄壮军威。一句话，整个北京城都轰动了，别说是天下了大雪，就是下刀子，也阻拦不住康熙的车驾和激动的百姓了。

午时正刻，随着一阵悠扬的钟鼓乐声，五凤楼下，响起震天动地的大炮声。一队队举着龙旗。宝幡的内侍从午门走了出来。随后，又有二十一队羽林军列成方队，威风凛凛地走过。这才见高士奇和索额图两位随驾出征的上书房大臣，骑着高头大马，戎装佩剑，率领一队御前侍卫走了出来。站在广场中央的西征主将飞扬古知道，皇上就要出来了，便向身旁的两位副将军点头示意。这两位将领，一位是皇上的亲舅舅，上书房大臣佟国维的哥哥佟国刚，一位是在南京平叛中立了大功的年羹尧。他们俩接到飞扬古的暗示，把皇上亲赐的宝剑高高举起。霎时间，号角震天响，军乐队奏起了雄壮的军歌。皇太子率领百官俯伏在地，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扬尘舞拜，山呼万岁。三万铁甲军士，也同时发出了山呼海啸似的喊声：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就在这一片欢呼声中，康熙皇上头顶金盔，豹尾饰甲，宽大的披风下，是一身明黄鲜亮的龙袍。腰间扎着一条镶金饰红、宝石闪光的玉带。只见他手按宝剑，迈着沉稳的步伐，登上了五凤楼。漆黑的浓眉下一对明亮的眼睛，在白雪映照下闪闪发光，显得格外精神。今天，康熙皇上心中的激动，不亚于广场上的百官、军士，更不亚于街头几十万北京市民。看着下面这严整的军容，高昂的士气，听着那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他的心里，充满了豪情，充满了自信。他轻轻地举起手来，向三军致意。楼下，立刻变得鸦雀无声，只有漫天飘洒的大雪，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将士们！葛尔丹贼子野心勃勃，十余年来与罗刹勾结，兼并蒙古，东侵中原，屠我城池，杀我子民，坏我华夏一统，扰我百姓生业，是可忍，孰不可忍？！今朕亲统三军以满蒙汉铁骑三十万讨此国贼。不灭逆贼，誓不还朝！”说着，从腰间箭中，抽出一支镶金的雕翎箭来，“啪”的一声，掰为两段：“有临阵怯敌，不遵号令贻误军机者，犹如此箭！”

五凤楼下，三万接受检阅的军士，全都是飞扬古训练有素的精兵，听皇上说出此话，随着飞扬古一齐，单膝跪下，大声答道：

“不灭逆贼，誓不还朝！”

飞扬古站起身来，大喊一声：“升旗！”

军乐号角之声再次响起，一面明黄的龙旗，在广场中央冉冉升起，迎着狂风怒雪，直达竿顶。留守京师的官兵们，在户部官员的带领下，抬着一千多只大酒坛来到了广场，给每个出征的将士都斟满了一大碗酒。张廷玉和佟国维也急忙捧着酒搏，陪着太子来到五凤楼上。太子跪在康熙面前，将酒樽高举过头，大声说道：“儿臣敬请阿玛满饮此杯，愿阿玛此去旗开得胜。儿臣将遵从阿玛皇命，在京督办粮草，静待皇上捷报！”

康熙见皇太子激动得脸都红了，也不免动了真情。他接过酒樽：“好，这酒，朕用了！皇儿，你留守京师，责任重大，凡事都要与众大臣商议，有委决不了大事，要飞马报与朕知道，还有，不要忘了读书，各皇子都是你的手足，不可轻易责罚，你记下了吗？”

“儿臣谨遵圣谕，请阿玛放心。”

“嗯，明珠是有罪之人，不能参与今日的阅兵大典，你传旨给他，要他随军出征！”

康熙突然之间，作出要明珠随军出征的决定，在场的众大臣个个面面相觑，不知康熙为什么要带上这个罪臣。只有高士奇心里明白，康熙没忘了太子党和阿哥党的争斗。索额图随军出征了，佟国维是索额图的对头，如果趁此机会，在京城与明珠相互勾结，加害太子，那局面就不可收拾了。嗯，看来，到底是皇上谋事深远哪，张廷玉说过的话，又在高士奇耳边响起。眼下自己虽然还在上风头上站着，可是，得想法子激流勇退啊！

高士奇正在胡思乱想，康熙皇上已经举起酒樽一饮而尽。三万官兵也都将酒喝完，康熙大喝一声：“三军出发！”

龙旗飘荡，鼓乐高奏，康熙皇上疾步走下五凤楼，翻身上马，率领着三万御前精锐铁骑，迎着呼啸的北风和漫天的飞雪，浩浩荡荡地出京了。

五十 旌旗壮大将赖呈威 军帐密贵妃诉幽情

五十 旌旗壮大将赖呈威 军帐密贵妃诉幽情

康熙皇上在五凤楼阅兵时说“葛尔丹野心勃勃”，这话一点儿不假。十几年来，他远交近攻，东杀西砍，在西蒙古称雄称霸，又与西藏达赖喇嘛和罗刹国暗中勾结。在一切都准备停当之后，康熙二十六年的秋天，他率十万大兵东进，占领了东蒙古的乌兰布通。他计划得很周密，只要在乌兰布通站稳了脚跟，东蒙、西蒙、漠南、漠北，全都不在话下。然后，进一步杀进关内，用不了几年，就能夺过康熙的江山，建成像当年成吉思汗那样的广袤无边的大帝国。

可是，一到乌兰布通，葛尔丹就敏锐地感觉到，他这次东进是上当了！那位热情地写信邀他前来的科尔沁王，就在他大军来到之际，突然得病了。他没有带兵来迎接，只派了一位管家，送来了二百头瘦得皮包骨头的老山羊，还有一千匹不知在库房里沤了多少年的绸缎，拿手一摸，就一块块往下掉碎片。蒙古人剽悍爽直，一向重信义，科尔沁王给葛尔丹来这一手，分明是告诉葛尔丹他不愿意合伙了！

罗刹国也来捣蛋，原来说好的，送给葛尔丹三千支快枪。事到临头，罗刹国派了个叫格里高里耶夫的少校来说，沙皇彼得，正在处理西部和南部的边界纠纷，无暇他顾。况且，刚刚与中国订了尼布楚条约，也不便插手中国内务。所以，原来答应的军火，不能交付了。为此，沙皇彼得，深表歉意……

葛尔丹这个气呀。他在大帐里，走来走去，大声叫骂：“叛卖，叛卖！一个个都是无耻小人！把老子骗到这里，却又出卖了老子！”

别慌，还有让他生气的事儿呢！葛尔丹有个独生女儿，汉名叫做小珍。葛尔丹这些年来，到处杀人放火，抢掠民女，把小珍的生母活活气死了，所以小珍对他这位父王表面上尊敬，心里却不服。现在小珍已经结婚了，丈夫叫穆萨尔，是一位蒙古勇士，可也是位有正义感的血性汉子。穆萨尔统率着一支三千人的铁骑劲旅。在葛尔丹的十万大军中，数他的这支部队战斗力最强。可是，穆萨尔却有个条件，只保护老丈人葛尔丹的安全，从不接受攻打其他部落的任务。这回，他们小两口跟着葛尔丹来到漠南，葛尔丹失去了罗刹国的援助，失去了科尔沁王和东蒙古诸王公的支持，已经陷入孤军深入的绝境了，穆萨尔还是老一套，不管葛尔丹怎么威胁、利诱、劝说，甚至哀求，穆萨尔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你如果现在退兵，我可以断后掩护你；你如果打败了，被围困了，我也可以救你。但，我的兵绝不主动与清军开战！”

好嘛，他这句话不要紧，可把葛尔丹推进了内外交困的绝路上了。就在他进不能进，退又不甘心的时候，探报传来，康熙皇上亲统三十万大军已经杀过来了。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几乎使葛尔丹失去了理智，但他不愧是敢杀敢拼的蒙古勇士，很快地便镇定了下来。他紧缩防区，把兵力布置在乌兰布通的景石峰一线，依仗山水之势，作为屏障。进可攻打清军，退可保护粮道，撤回西蒙古。摆出了以逸待劳的架势，准备与康熙决一死战。

当康熙亲统大军来到隆化时，已是三月中旬了。探马禀报说，葛尔丹的军队，依山傍水，连营结寨，防守严密，营中灯光彻夜通明。康熙在大帐中仔细审视木制的地形图。几位大臣，一言不发地站在他的身后。阿秀捧着一碗参汤，站在康熙身边。大帐里，静得出奇，更显出大战之前的紧张气氛。

康熙终于抬起头来了：“飞扬古，朕问你，在巴林这个地方派了多少兵，此地乃我军与葛尔丹正面交锋的地方，万一有失，就要危及大本营啊！”

“回圣上，奴才明白，岂敢在这冲要之地玩忽军情。在巴林，奴才派了两万七千精锐部队，即令葛尔丹率全军来攻，我军也稳如泰山。”

“嗯，不行，我们带几十万人马前来，在正面对敌的地方，怎么能只放二万七千人呢。这回不是要与葛尔丹打个平手，也不是要他们攻不动，而是要一举消灭他们！这样吧，从索额图的右翼军队里，再抽调两万人，统归你去调度指挥。”

飞扬古刚要答话，索额图却抢先了。这次出兵，康熙皇上派给索额图的差事只有一件，就是与科尔沁王联系。索额图心里不是滋味，觉得自己以上书房大臣的身份去当这个“联络官”，实在有点丢面子。如今，又听康熙要把他的人再调走两万，他可急了：

“圣上，奴才自从平定耿精忠叛乱之后，再没打过仗。现在，奴才虽然老了，可忠心还在。奴才愿向皇上请缨，去打这一仗，再给皇上立一份功劳。”

索额图这么一说，飞扬古不知该怎么说好了，可是，康熙也没有立刻答复索额图。自从南巡以来，从葛礼与杨起隆的案子里，康熙隐隐约约地觉得，索额图有了二心，可是却没有抓住他的把柄，又看在太子的面上，这才暂时压下了没有动他。现在，大敌当前，把索额图派到正面防线上，他靠得住吗？可是，康熙转念又一想，索额图主动请战，硬是不准，也不大合适，好在，中军主将是飞扬古，就借此机会考察一下索额图也好，想到这儿康熙说话了：

“嗯，你想打仗，这是好事嘛，这样吧，你带着你的两万人马，去巴林前线。不过，你，还有佟国刚，都要听从飞扬古的指挥。”

“扎！”

索额图和佟国刚同时跪下领了圣旨，这么一来，可把飞扬古给难为住了。带兵打仗，最忌讳的，就是有比自己官大的人当监军。这俩人一个是太子的外公，排在第一位的上书房大臣，一位是皇上的亲舅舅，上书房大臣佟国维的亲哥哥。他飞扬古尽管身为中军大将，可毕竟是个外官，

这皇亲国舅，上书房大臣，他敢惹吗？虽然皇上下了旨，让他们俩听飞扬古的指挥，可是到了两军阵前，他们如果不听号令，飞扬古是敢驳回还是敢杀他们呢？如今皇上旨意已下，自己再想说不让他们去，也不能说了。咳，认了吧，走到哪儿算哪儿，便苦笑了一下说：

“既是皇上有旨，那可就要委屈了索相您了。”

此刻康熙皇上一门心思都在如何用兵上，飞扬古的这些难处，康熙确实没顾上仔细想。听飞扬古也接了腔，便随着说道：“嗯，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过，打仗的事，千变万化，全要随机应变，咱们光在大帐里看图不行。飞扬古，你准备一下，明早五更，朕要亲自到前线去看看地形。”

飞扬古一听这话，又喜又惊。喜的是，皇上若能亲临前线，对鼓舞士气，大有好处。而且有康熙坐镇，索额图他们也不敢炸翅。可是两军阵前，火炮轰鸣，刀剑交锋之处，让皇上御驾亲临，万一有个闪失，自己又怎么交代？便急忙答道：“万岁，葛尔丹不过是一跳梁小丑。他率三万人马，千里奔袭，已是疲惫之师。我军数倍于敌，不难一举将其击溃。请圣上稳坐中军。奴才若不能打败葛尔丹，请圣上杀了奴才全家。”

“不，不是打败，也不是击溃，而是要一鼓全歼，斩草除根！你们可知，为了引诱葛尔丹东进，朕费了多大心思吗？此一仗万一有失也不是杀你飞扬古全家的事，就是朕，也无颜去见江东父老。飞扬古刚才所奏免议，你们都跪安吧。明早四更，来这里集合，随朕到前线视察。”

众人退下之后，大帐内立刻沉寂了下来，熊熊燃烧的炭火上煮着奶茶，泛着一层层的白沫。因为战事临近，康熙的心情很难平静。他只觉得浑身燥热，便命阿秀替他脱去了龙袍，换上一件松散的紫地长袍。突然，一阵清幽幽的香味，从阿秀身上散发出来，康熙禁不住心头一阵怦然狂跳。他一把将阿秀拉过来，抱在怀里，抚摸着她那满头黑亮的秀发，一边闻着那令人心醉的香味：“小秀，你记得吗，朕上次北巡奉天时才见到了你，想不到一晃就是九年了……”

阿秀脸上泛出一阵幸福而又兴奋的红光。她微微地眯着双眼，一半娇憨，一半认真地说：“奴婢一辈子也忘不了初次见到皇上的情景。那，那是个寒冷的冬夜……”

“对对对，你一进门，那一股香味，就把朕给打动了。哎？怎么在宫里时，闻不见你身上的这股香气，一出来，就又闻到了呢？”

阿秀的脸更红了，她把头埋在康熙的怀里，娇声说道：“皇上，宫中嫔妃如云，宫女上千，哪个不是一身脂粉气。皇上身居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嘛……”

“嗯，好，说得好。想不到你一个蒙古女子，竟对汉学有这么好的素养，动不动就给朕引经据典了，哈哈……”

“主子过奖了，奴婢不过是自幼喜爱汉学，读了几本闲书。在我们蒙古女子中，精通汉学的还有呢！”

“哦，是什么人？”

“逆贼葛尔丹的女儿，就是一位精通汉学，又深明大义的人。她起了个汉名，叫钟小珍。我们是自幼常在一块玩耍的好朋友，还是她救我逃出了葛尔丹的魔掌呢！多少蒙古王爷向她提亲，她都不答应，硬是自己找了一位蒙古勇士结了婚。唉，我真想她呀……”

康熙皇上开始的时候还沉浸在阿秀的娓娓叙述中，可是，听到这里，他却突然变了脸，一把推开阿秀，厉声问遣：

“怎么，你还在想念钟小珍？”

阿秀茫然不知所措地应了一声：“是，奴婢思念她，她是我的……”

不等阿秀说完，康熙已经有些变色了：“这么说，一个幼时女伴，仇人的女儿，你尚且不能忘怀，那么你青年时代热恋的人，你就更是永世不忘了！”

此言一出，阿秀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连忙“扑通”一下，跪在康熙面前哭着说道，“主子爷怎么能这样说话。我们蒙古人，从来都不兴说假话，早年我只身逃出蒙古，举目无亲，受尽苦

难，多亏了陈潢。他救了我，也帮助过我。我确实想过，要以身相许，报答他的恩情。可是，他，他一心都在治河上，从来没有爱过我，也从来没有接受过我的爱。我们之间，清清白白，可对天日。后来，我见到了皇上，又深受皇上眷恋爱护。如今皇上御驾亲征为我报仇，奴婢粗通汉学，也懂得汉家规矩，女子要从一而终，所以奴婢心中的男子只有皇上一人。我想念钟小珍，不是因为她是仇人的女儿，而是因为她是我的救命恩人。不瞒皇上，我也确实想过陈潢，但那也是因为他救我于苦难之中，而我却无法报答他。这两年，我觉察到了，主子有些疑心我。我不怕，因为我心中没愧，我没做对不起主子的事。主子若不肯体谅奴婢，天大罪过，也不过一死。奴婢早已九死一生，还有什么可怕的。不过，奴婢临死之前，有一句话，要放胆说出来劝谏皇上。皇上身为天子，富有四海，当有包容万物之海量。可是，为什么却像凡夫俗子那样，为儿女私情，妒忌一个为国为民立下大功的书呆子呢？”

阿秀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早已是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刚才怒火冲天的康熙皇上，竟被她说得愣在那里了。按说康熙训斥阿秀，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皇家有规矩，凡是进了皇宫的女子，上至皇后，下至宫女，不管是谁，都要把家乡、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全都忘记，一心一意地侍候皇上。不这样，就是犯了“大不敬”之罪。阿秀既然入宫当了贵妃，别说想从前的恋人了，连想钟小珍想家乡都算有错！如今阿秀竟敢公然抗拒皇上，说出这一大番话来，杀头都不谓过分。可是，康熙却没有这样做。阿秀最后两句话，也就是最难听的责怪皇上的话，却把康熙给打动了。是啊！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多少心怀二心的大臣，朕都能看他一时、容他一时，连明珠、葛礼，朕都没有杀头也没有下狱，为什么却把一个治河有功，又不贪恋富贵的人给拿办了呢？难道朕真成了争风吃醋的凡夫俗子吗？堂堂国君却与一个布衣书生怄气，为的又是一个女人，这事如果传了出去，岂不让人当作笑话，贻笑万年。那朕还有什么清誉可言！？还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想到这里，他苦笑了一下对阿秀说：“小秀，别哭了，起来吧。你刚才说的话，有一半是对的，也有一半是错的。念你们蒙古人一向性情直爽，朕不怪你。陈潢的事，咱们再也不要说了，朕不疑心你就是。可是，你也该知道，押在大狱里的，并不是他一个，还有封志仁、彭学仁呢。靳辅已牵连进明珠的案子，尚未查清。他们三人，当然也有罪责。朕知道，他们都是有功之臣，但功过是非，一定要分清。朕出京之前，曾想先让靳辅出来，去当云贵总督，可他又死活不干。他与陈潢等究竟是义气之交，还是另有私情，也要弄清了才好处置。唉！祖宗有家法，后宫女人不许干政，朕今天也不该对你说这些话。今后再也不要管这些事了，朕会把这事办好的。好了，朕明日还要早起上前线呢，歇了吧。”

五十一 雪旧耻死士拼性命 藏祸心皇亲隐敌情

五十一 雪旧耻死士拼性命 藏祸心皇亲隐敌情

两天之后，康熙的御营抵达乌兰布通前线。康熙略事休息，又骑马出营查看敌情。沿河驻防的八旗兵、绿营兵和汉军旗营的将士们，见宝扇龙幡遮天蔽日而来，知道是圣驾到了。“皇上万岁、万万岁！”的喊声，响彻了三十里连营。

康熙打马来到前沿，一手按着冰凉的剑柄，一手举着望远镜，观察着河对岸敌军的布防，但见葛尔丹的军队依山傍水下寨，鹿砦壕沟，遍布阵前，把整个军阵围得如铜墙铁壁一般，康熙不由得赞叹一声：“嗯，这个葛尔丹果然有治军之才，只可惜他不走正路。飞扬古，我军的大炮都拉上来了吗？”

飞扬古在马上欠身回答：“回主子，我军的四十三门红衣大炮，全都布置完毕，射程都在七里以上。只要我们的大炮一开口，葛尔丹这些土垒的营寨，顷刻之间就要灰飞烟灭。”

没等康熙再说话，敌军中突然响起了三声大炮，素伦等几十名御前侍卫，不等招呼，“刷”的一下，便围在了康熙周围，康熙不禁一笑：“哎，瞧你们那紧张样，葛尔丹就打过来了？朕瞧着，倒像是他要出来说什么话。”

康熙说得一点不错，葛尔丹在一群将领护卫下，打马来到河岸，他没见过皇上，但从对岸这龙旗宝幡、护卫如云的气势中，从人群中那位三十多岁，仪表堂堂的人那非凡的气度中，已经猜出这必定是康熙皇上了，便在马上拱手施礼说道：“臣博硕克图汗葛尔丹觐见博格达汗天颜陛下。”

此时，正当枯水季节，康熙与葛尔丹隔河相对，距离只有七八丈远。随从侍卫、大臣和将领们，手心里都快攥出水来了。康熙却十分镇定，冷冰冰地对葛尔丹说：“你也是汗，朕也是汗，怎么能说是‘觐见’呢？你们的领地在准葛尔，距此万里之遥，你带兵来到科尔沁王的领地干什么来了？朕倒要领教。”

葛尔丹没料想，康熙一句话就把他给问住了，吭吭哧哧地回答：“皇上，您是天子大汗，我是部落小汗，葛尔丹从来是拥戴大汗的，不敢有非法妄为之举。”

“哈哈……你不敢妄为？真是天下奇闻。朕问你，既然称臣于中华，为什么不报朕准许，就吞并了准葛尔四部和喀尔喀三部。你称兵于山陕蒙古各地，烧杀抢掠，蹂躏百姓，这还不算是大胆妄为吗？”

葛尔丹翻脸了：“大汗，土谢图汗屡次侵扰我的领地，还杀了我的侄子，我不能不报仇，可是，大汗你为什么却偏袒土谢图汗，既然你可以不君，我就可以不臣。”

“哦？你说我偏袒土谢图汗，有何证据？”

葛尔丹用马鞭一指康熙身后的阿秀：“她就是活证据，她就是土谢图汗的公主宝日龙梅。”

阿秀早就忍不住了，此刻，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她拍马向前，指着葛尔丹放声喊道：“你这狼心狗肺的贼子，还我父王，还我部落……”阿秀的声音沙哑而又凄厉，双方将士听了都不禁心惊。葛尔丹把手一摆，他身后的弓弩手乱箭齐发，向康熙射来。素伦等侍卫早就挥舞手中兵器，挡住了弩箭。康熙勃然大怒，“哪个将军替朕出战？”

话音刚落，身后闪出来一员小将，大声答道：“奴才愿打头阵！”

康熙一看，不是别人，还是上次北巡打猎时，因为被猛虎吓着，受了责罚的侍卫张玉祥。康熙冲他点了点头，张玉祥“刷”的撕下了身上的战袍，露出了背上刺着的一个大字，康熙定睛一看，原来是个“耻”字，康熙心中怦然一动，喝，好小伙子，有志气。此时，张玉祥大喊一声，跃马挥刀已经闯过河岸，他的身后，四十多名将士，也都赤膊了上身，飞马追了上去。这帮如狼似虎的勇士，像发了疯似的，一眨眼功夫，就冲进了敌阵。康熙忙命武丹组织弓箭手放箭掩护，那边葛尔丹也急急地组织人力反扑。霎时间，河两岸鼓声阵阵，呐喊助威声、刀剑碰击声，人喊马嘶声，受伤者的喊叫声，混在一起，喊声一片，惨烈异常。

张玉祥自从被康熙拔掉了花翎之后，叫人在背上刺了字，就一心一意练武，练胆量。七年来，他暗地里下了多少功夫啊！今日一出阵，就锐不可挡。他身后的四十多名赤膊大汉，也是和他一样，一冲入敌阵，就杀红了眼，把葛尔丹的一百多名卫士，杀得鬼哭狼嚎，溃不成军。蒙古人一向剽悍勇武，他们也最尊敬勇敢的人，有的葛尔丹的军士，见到张玉祥如此神勇，竟公然替他叫起好来，可是，康熙却紧张得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众寡悬殊，他心疼张玉祥啊！立马在康熙身边的飞扬古，看出了皇上的心情，悄声说道：“主子不必担心，这一仗打得虽然仓促，可是却吸引了葛尔丹的中军。奴才已经下令，让年羹尧带着人马抄他的后路去了。哼，今天，不能全歼葛尔丹，给他个下马威，也叫他知道皇上的厉害。”

飞扬古的话刚刚说完，就听对岸敌兵的锣声震天响起，求救的号角呜呜咽咽，葛尔丹的中军

大营，一片混乱。又见一面红旗从山后闪现出来。清军将领年羹尧率领四千精锐骑兵，风驰电掣般地杀了出来。他们见人就砍，见帐就烧，一时间，浓烟滚滚，血肉横飞。飞扬古精神陡然一振，大声下令：“佟国刚，速率你部五千人，打烂葛尔丹的前军中营，占领河北岸，把葛尔丹赶到景峰上去！”

清军两大主力投入战斗，形势急转直下。葛尔丹的军队，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强敌，纷纷败退下去。乌兰布通河两岸，已经完全被清军占领了。随着张玉祥猛冲敌阵的四十多名勇士，活着回来了十三人，而且个个带伤，张玉祥断了半截左臂，身上的刀伤。箭伤，数都数不过来，但他还是勉强支撑着来到康熙身边：“主子，奴才交旨。”

康熙抢步上前，扶起了张玉祥，满怀激情他说：“玉祥，你是好样的。朕今日还你一支三眼花翎！”张玉祥热泪盈眶，一句谢恩的话尚未出口，就晕倒在地上了。康熙回头下令：“快，用朕的御车，将张玉祥和受重伤的将士，护送到奉天，好好诊治，朕要让他们活着回来！”

首战大捷，清军营中人人兴高采烈。飞扬古却传下号令，只准杀猪宰羊，不许任何人饮酒，并派出部队，严加巡逻，防止葛尔丹劫营，军令如山，谁敢不遵。整个大营，到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也到处都是警惕的眼睛。在这千军万马之中，只有一个闲人，就是被罢了官的明珠。别人都有功劳，惟独他是个罪臣；别人都痛痛快快地吃喝说笑，只有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从军以来，身旁虽有十几个护卫，可全是索额图派的人。明珠心里清楚，这些人名为保护，实则是监视他的行动。今晚，他乘着大伙高兴，说了声，“我吃不下，到外面走走。”便出了帐篷，来到了草原之上。但见御营那边，灯光辉煌，戒备森严。方圆四里多地，全用一色的黄幔围着，黄幔外面，二十一所巡营分布四周。里里外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是精锐的羽林军士。明珠多么想在这会儿见见皇上啊，可是他知道，别说不奉特召不能走进皇上的御营，就是这外围的警戒区，也别想走近一步，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正要往回走，却被一个人叫住了：“哎——这不是明大人吗，你怎么在这里？”

明珠回头一看，原来是武丹，连忙躬手施礼：“武军门，您老吉祥……”

“咳，去你的，什么武军门，咱们是老朋友了，不要给我来这一套。你夜里出来，有什么事吗？”

明珠正要答话，索额图却从御营那边走过来了；“哦，是老明兄弟啊，你近来可好，咳，我这几日太忙，没顾上照顾你，你别往心里去。有什么事要办，只管对我说，我替你在皇上面前奏明。”说罢，扬长而去了。

听着这又像热情，又似挖苦的话，明珠只觉得一阵心里发寒。他知道自己眼下的处境，不敢多在外面耽搁，便急忙对武丹说。

“武军门，啊，不不，兄弟，求你在皇上面前替我进一言。葛尔丹虽然今日打了败仗，但实力损耗不大，而且，要防他向西北方向逃窜。万一逃跑了，茫茫千里沙漠草原，想聚而歼之，就不容易了。所以求皇上在西北方向一定要派驻重兵，严加防范。”说完，转身独自回去了。

明珠的这个建议，没能传到康熙那里。因为当夜，武丹就奉了旨意，要他火速赶往南京，催促军粮。这圣旨是索额图传下来的，武丹只好将明珠的话告诉了索额图，让他转奏给皇上，索额图哪里肯替明珠说话呀，就把这事给瞒下来了，而康熙在军务繁忙之中，只顾布置全歼葛尔丹之事，却没去想葛尔丹还会逃跑，结果，造成了一场军事布置上的重大失误。

五十二 破驼城帷失葛尔丹22赦英雄只恨索额图

五十二 破驼城帷失葛尔丹22赦英雄只恨索额图

半个月下来，接连几仗，清军在飞扬古的指挥下，连连取胜。葛尔丹损失惨重，已经只剩下二万人马了，而且全部被包围在乌兰布通峰的山坳里。天险、地利，全都失去了。葛尔丹知道自己已经身处绝境，他惊慌失措，却又无计可施。他心里很明白，只要自己下令突围退却，那么，在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必然遭到全军覆灭的下场，而不退不走，等待着他的，也仍然是被清军蚕食分割，一口口地吃掉。恰在这时，罗刹国派人送信来，说将要派三千援军来帮助他，而达赖喇嘛也送信来说，增援的藏兵正星夜兼程向乌兰布通前进。这两条消息像是给葛尔丹注射了两针兴奋剂似的，使得他又振作精神，立即下令，在阵地四周，修建一座“驼城”，决心固守待援，与康熙皇上率领的清军决一死战。

什么是“驼城”呢，就是由骆驼筑成的城堡。骆驼素有“沙漠之舟”的美称，每逢遇到气候突然变化，风沙弥漫，狂飚飞降的时候，这骆驼不用人招呼，即能互相依傍，坚卧不动。当年蒙古人攻打宋朝的时候，曾用过这个办法，如今葛尔丹又拿出来了。他下令，把全军的一万三千头骆驼，全都集中起来，环绕阵地，列成一排，驼峰上压了大木箱，上边又盖了毡布，洒上水，派了三百多火枪手，隐蔽在骆驼身后。又在山坡上，布置了一万多弓箭手，严阵以待，单待清军前来进攻。

这天，飞扬古和索额图二人带着亲兵护卫，巡视敌阵回来，索额图显得十分兴奋：“我说飞军门，葛尔丹已经是穷途末路了，这小小的驼城焉能阻挡住我们几十万大军。我已下令，把咱们的四十三门红衣大炮全都调来正面，用不了两个时辰，就会把它炸得粉身碎骨。到那时，派骑兵一冲，不信葛尔丹能抵挡得住！”索额图说得唾沫飞溅，洋洋得意，可是，飞扬古却没做声。索额图回头一看，原来，飞扬古靠在躺椅上，正在闭目养神呢！索额图不禁哈哈大笑：“飞军门，瞌睡虫的毛病又犯了吧？啊！哈哈……”佟国刚也连忙上前来凑趣：“哎，我说飞军门，今日，索中堂布置已定，我们是稳操胜券，您还在琢磨什么呢？”

飞扬古霍然开目，一跃而起，脸上不但没有一点睡意，而且神情严峻：“稳操胜券？不，圣上要的是无一漏网。葛尔丹不是等闲之辈，驼城之内，岂有不作第二手准备之理。我担心的是，他在正面加强防御，背后恐怕也准备向西北方向逃窜。你们看，他既花了这么大的力气防守正面，为什么不把他的中军大营也放在这里。他的女婿穆萨尔的军队，是最精锐的一支劲旅，为什么也放在西北，我看，其中有诈。万一我们计划不周，使逆贼漏网，那，我们就只好向皇上交差了！依我看，红衣大炮不能全放在正面，要加强西北方向的防御才是。”

索额图正在兴头上，被飞扬古这么一驳，脸马上就沉下来了：“怎么，老夫打了几十年仗，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了吗？从葛尔丹阵地往西北，是一片荒凉的沙漠荒滩和沼泽地带。假如葛尔丹选择了这么一条逃跑之路，他骑的是马，我们的军队，也不是骑的毛驴。他轻装前进，我们就不能轻骑猛追吗？如果我们拿走一半的大炮去防守西北，正面的进攻力量就会削弱，如果攻不上去，成了对峙的局面，飞军门，你又如何向皇上交差呢？”

这话说得够有分量了，飞扬古苦笑了一下说：“中堂言之有理，只怪下官调度无方，没能早点看出这步棋来。早几天，假如把狼是的部队直接调往西北，阻住葛尔丹的退路就好了。现在，狼是已率军深入，与葛尔丹的队伍胶着在一起，抽不出来了。不过，依下官想，宁可打成平手，多相持一段时间，也比让葛尔丹跑了好。索相，不能放虎归山哪……所以……”

飞扬古的话还没说完，索额图已经动怒了：“什么，什么，相持一段时间，你这是什么话？如果罗刹国知道了我们与葛尔丹打成了平手，突然出兵来增援葛尔丹，你又将如何处置？刚刚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若因此毁掉，坏了朝廷的大局，你，你担待得起吗？”

飞扬古愣住了，他原来就不赞成让索额图到前线来，现在可好，碰上了。索额图摆出了上书房大臣的身份，话说得又是骨头又是刺，叫人驳不敢驳，听又没法忍受。请示皇上裁决吧，无疑

是告索额图的状。那样一来，这不要记下一辈子的怨仇？！唉，这可怎么办呢？当初皇上派他来时，自己为什么不下向主子奏明，让索额图全权指挥呢？现在可好，打胜了，他功劳第一，打败了，他一点责任没有。一步走错，这黑锅是让我背定了。不行，说什么也不能让葛尔丹跑了。他一跑，我就是杀头也无法向皇上交代。想到这儿，他咬了咬牙，坚定他说：“中堂，不是下官驳你的面子，四十三门大炮，全放在正面不妥当。葛尔丹从前也打过败仗，可他这个人，诡计多端，恢复极快，假如此次逃了出去，勾结上罗刹国或者青海四部。西藏达赖喇嘛，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这会儿功夫，索额图的脑子也没闲着。他想了，这场争执早晚瞒不了皇上，如果事情真像飞扬古估计的那样，皇上岂肯轻饶，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罪名。听飞扬古说到这里，他忽然换了一副笑脸，但话却说得决绝：“呀，飞军门，你急什么呢，咱们这不是商量着办嘛，好好好，依着你，调十门大炮到西北去算了。”

飞扬古不能再坚持了，便下令调走十门大炮，又命全军中午饱餐一顿，准备在大炮撕开敌阵缺口之后，发起冲锋。前敌的两员大将佟国刚和年羹尧接到命令，组织好队伍，准备向敌人阵地发起突然冲击。这俩人一个红衣红袍红马，一个白衣白袍白马，威风凛凛，立马阵前，如同即将离弦之箭。三军将士见了，精神都为之一振。飞扬古一声令下，“佟国刚、年羹尧准备冲击。冲进敌阵之后，立刻将敌军分割包围。佟国刚专攻敌人中军，擒捉逆贼葛尔丹，如临阵不力，使逆贼漏网，休怪我飞扬古军令如山，也休怪我不给你这皇亲国舅留面子！”

佟国刚“扎”的应了一声，就见飞扬古将手中红旗一挥，三十三门大炮，同时怒吼起来。炮弹闪着红光，带着浓烟，在驼城上炸开。顿时，硝烟弥漫，血肉横飞，令人惨不忍睹。可是，这驼城确实有它的特殊功效，你在这边刚炸开了口子，那边又有驭手们牵了另一批骆驼，立即缺口又被封住了。埋伏在驼城后面的火枪手，又都是葛尔丹精选出来的神枪手，他们专门瞄准了清军的大炮手，几乎是弹不虚发。幸亏飞扬古在练军时考虑的周到，每门大炮都预备了十几名炮手，这才不致于哑了大炮。双方枪炮之战，震得大地都在颤抖，飞扬古急忙下令，调集本部的火枪手和弓箭手，专门去对付敌军的射手，这才压下了敌人的气焰。

在大炮轰鸣之下，驼阵被撕开了一条三十多丈长的口子，飞扬古挥舞手中令旗，大声喊道：“七尺男儿，建功立业，就在此时，兄弟们，冲啊！”

佟国刚和年羹尧听到号令，率领本部军士，飞马冲向敌阵，与葛尔丹的军队展开了肉搏。此刻，两军胶着在一起，大炮、火枪统统失去了作用，战场上突然平静了许多，只是刀剑撞击的声音，和被杀的人的惨叫声不断传来，令人听了毛骨悚然。双方投入的都是训练有素的精锐骑兵，清军士气旺盛，又有皇上在后面督阵，所以个个奋勇，人人当先。葛尔丹的骑兵们，也都是骁勇善战的蒙古武士，而且，他们知道，此一仗的胜败，关系重大，胜则站稳脚跟，尚能喘息一时，败则绝无生还之路，所以也是拼死力战，毫无退缩之意。双方人马搅在一起，只能从有辫子、没辫子来区分。有辫子的是清军，没辫子的就是葛尔丹的蒙古兵。只见战马奔腾跳跃，马刀闪光飞舞，刀剑碰撞，火星乱迸，被砍掉的人头，在马蹄的践踏下四处乱滚，鲜血汨汨，流成了一片片的血潭，又迅速被冻结，凝固。足足杀了两个多时辰，胜负还未见分晓。索额图是从血山火海中过来的人，此刻也没了主意，脸色煞白，双拳紧握，呆呆地望着战场出神。

飞扬古的心提得更高，他心里很清楚，这一仗是双方的最后决战，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倘有怠慢，就要贻恨千古。突然，他灵机一动，大声喊道，“皇上圣驾到！皇上来看望大清勇士来了。万岁、万万岁！”喊完，挥舞马刀亲自带着后援部队冲了上去。清军战士听见皇上驾到，士气大振，一边高喊万岁，一边猛劈猛刺。葛尔丹见防线动摇，知道情况不妙，一边下令后退，一边飞马逃向穆萨尔的大营。兵败如山倒，他这一走，可把剩下的几千蒙古战士给坑苦了。在清军重兵包围之下，没用一顿饭功夫，一个个被砍了脑袋。紧接着，清军又不停地追击，见人就杀，见帐篷就烧，霎时间，葛尔丹的大营，就被浓烟大火吞噬了。

葛尔丹在自己的中军亲兵拼死保护下，总算逃到了女婿穆萨尔的大营。前些天，他还恨女儿、女婿隔岸观火，不肯为他出力，现在，倒感到庆幸了。没有女婿按兵不动，他哪有这个喘息的机会呀？钟小珍见父王身中数箭，战袍上血迹斑斑，连忙过来，扶着他坐下。

葛尔丹看到今日一战，全军覆没，想起十几年来，东杀西砍，惨淡经营，梦想实现蒙古帝国的愿望竟然一日之间付之东流，不免一阵心伤，泪水顺着被战火熏黑的脸颊流了下来。钟小珍乘机劝道：“父王，您如果早听女儿一言，诚心归顺博格达大汗，也不致会有今日之惨败，你……”

穆萨尔突然截断了小珍的话，他手按腰刀，两眼直盯盯地看着葛尔丹说：“现在不是埋怨后悔的时候。父王，您知道，我是不赞成东征的，更反对你叛逆博格达大汗。但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我要实现对你的诺言，保护你杀出重围，现在，你和小珍一起走吧，我愿留在此处，死战断后。只盼你逃出去之后，派人与博格达汗讲和，穆萨尔也就死而瞑目了。父王，小珍，你们……走吧！”

听了女儿、女婿的话，葛尔丹垂下头去，无力他说：“唉，不是我不肯尽力，实是上天不许我恢复大蒙古帝国的宏图霸业。我老了，也乏了，如今，我回天无力，什么也不想了……”

此时的葛尔丹心中十分明白，突围谈何容易。十门红衣大炮，已经摆在西北方向等着他，只要他向西北一动，马上就会遭到无情的打击。而且，刚才已接到探报，清军狼是所部的军队，已开始向西北方向移动了。要想突围，眼下惟一的办法，是用假降以怠慢对方的军心，趁机杀出重围。他把这个主意向女婿一说，穆萨尔愣住了。堂堂蒙古勇士，只有血战而死，哪有举手投降的。但他反复思索之后，除此之外，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答应了。

此一战，已从中午杀到子夜，清军士气旺盛，千万支火把，把战场照得如同白昼。突然，葛尔丹的中军大营旗杆上，一面白旗在夜空中冉冉升起。霎时间，清军欢声雷动，停止了进攻。飞扬古却有点犯难了，敌军阵地已经升起了降旗，事前，康熙皇上又有令，不准拒降，他不能再组织进攻。但，他不能不想到葛尔丹尚有一支敢死队和穆萨尔的三千精兵在手，他会真的投降吗？自己的部队正在调动，包围圈尚未形成，如果葛尔丹是假降，那后果可就严重了。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敌军营门开了，穆萨尔一马当先，走出营寨，大声说：“我们不打了，投降了，请派人过来说话！”

飞扬古尚未答话，索额图却又抢先了，他心想，自己身为上书房大臣，受降的大事，岂能让飞扬古占了功劳：“喂，我是上书房大臣索额图，你是穆萨尔吗？既然要投降，就请你们过来说，为什么要我们派人？”

穆萨尔说：“你们那边汉人多，一向不讲信用，我们信不过。”接着，他便把从明朝以来汉人如何欺骗蒙古人的事，说了一件又一件。这意思很明显，他是在拖延时间，让葛尔丹和小珍从容逃走，索额图听得愣住了，回头问飞扬古：“飞军门，怎么办，我们派不派人去？”飞扬古这会儿倒聪明了，心想，你索额图既然想抢这份功劳，反正我也争不过你，由你定吧，也免得出了岔子说不清由谁来承担责任。便随口说道：“请中堂大人定夺。”

索额图一听这话，来劲了：“佟国刚，你身为皇亲，处理这事最有身份，你走一趟吧。”

佟国刚答应一声，带着随从，飞马向敌营跑去。可是，刚到营门前，就听西北方向，突然响起了一阵大炮轰鸣声，一个戈什哈也同时来到飞扬古身边，来不及下马行礼，便喘着粗气说：“不好了，军门，敌军后寨有几百人冲出去了！”

飞扬古急忙大叫：“佟国刚，快回来！”可是，哪还来得及啊。西北方向炮声一响，穆萨尔就知道计谋败露了，一声令下，万箭齐发，火枪施放，可怜佟国刚和几个随从，转马不及，已被数不清的弩箭射中，为国捐躯了。

索额图万万想不到，自己竟受骗上当，铸成大错。他恼羞成怒，大喝一声：“为佟将军报仇，踏碎穆萨尔的大营！”

清军潮水般地拥了过去，片刻之间，一位白袍小将飞马转来，把捆得结结实实的穆萨尔从马上“啪”的摔在地下。这位小将不是别人，正是年羹尧。可是飞扬古却没有夸奖他，反而怒喝一声：

“愣什么？还不快去追葛尔丹！”

年羹尧转身飞驰而去，索额图仗剑来到穆萨尔身旁：

“你，你竟敢施弄好计，欺骗本大臣。我，我宰了你……”

索额图正要动手，忽听身后一声断喝“慢！”回头一看，原来是康熙皇上到了，只见他缓步走到穆萨尔身旁，拍着他那壮实的肩头，吩咐一声：“与他松绑。”然后用蒙语对穆萨尔说：“两军阵前，各为其主，胜不足骄，败不足辱。朕知道，你是蒙古族的英雄铁汉，也是位有正义感的青年勇士。朕一向怜惜英雄，敬重好汉。今天，你虽然兵败被俘，但朕不杀你，你，回去吧！”

穆萨尔愣住了；“什么……大汗，您不杀我，还要放我回去？”

“嗯，是的，朕不杀你，而且要放了你。你回去之后，劝说你的部卒，不要再与朝廷为敌，也不要再跟着葛尔丹蛮干了。只要你们为朕在西域守着，朕决意不咎既往，对你们和西蒙、东蒙诸王公一视同仁。这次，你亲眼看到了，一仗下来，双方死伤了几万人。他们都有父母家庭，妻儿老小。一将功成万骨枯，你不觉得这样自相残害，太凄惨了吗？”

康熙说得十分亲切，可也说得十分动情，穆萨尔听了放声大哭，叽里咕咯地用蒙语说了一阵，然后向康熙皇上叩头，飞身上马，急驰而去，眨眼之间，消失在夜幕笼罩的草原上。

康熙目送穆萨尔远去，然后转过身来，严厉地问道：“飞扬古，你在西北设了大炮，也调去了兵力，可是为什么只调去了十门？如果我们的大炮再多点，如果提前在西北方向发起佯攻，以配合正面，葛尔丹能逃走吗？你身为中军，虑事不周，功败垂成，唉！叫朕怎么说你呢？”

康熙的话还没说完，索额图已经飞红了脸，心中一阵狂跳，如果飞扬古说出了事情真相，他立时就要受到严处。可是，飞扬古却没敢说，他只是十分委屈地看了索额图一眼，跪在康熙面前，叩着头颤声答道：“奴才办差不力，放走了元凶巨恶，罪该万死，求皇上重重治罪。”

“算了，错已铸成，治你的罪又有什么用。这件事，朕也有失算之处，不能全怪你一人。现在要赶快商议一下，怎么迅速探明葛尔丹的行踪，快马加鞭，穷追到底，不把他擒拿到手，朕就不能安卧北京。”

飞扬古叩头说道：“此战未收全功，致使主子忧心如此，奴才万死不能辞其咎。奴才愿带三万轻骑，寻踪觅迹，穷追不舍。一年之内，如果不能捉到葛尔丹，臣将把自己的首级派人送到北京。只请皇上即刻启驾回京，万万不可再为此事劳心费力，担风历险了。”

飞扬古此话说得十分动情，也十分真诚，康熙不由得心中发热。他突然想起索额图自愿请战要到前线去，如今功亏一篑，葛尔丹逃走了，佟国刚中箭身亡了，他这位身处第一线的上书房大臣，难道一点责任也没有吗？为什么他不说一句请罪、自责的话，也没有一点要代表朕出征追击的意思呢？看来，这奴才是有二心了。

飞扬古还跪在那里候着，康熙按下心中的不痛快，对飞扬古说：“起来吧，朕给你三万五千精锐骑兵，由北路前进，要日夜兼程，绕到葛尔丹前面去，截住他的退路。朕这次御驾亲征，实际上一仗也没打，无颜回京。朕要率中军的一万四千人，从正面直追过去，与你配合。”

索额图不是不说话，他不敢说，也没法说。一说话少不了“请罪”和“出征”两件事，这两件事，他是哪一件也不想干。可是，如今，皇上已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他再不开口，便显得一点眼力也没有了。啊，大将上去了，皇上也上去了，你这个上书房大臣却无动于衷，一言不发，那不是找着挨训吗？于是，他接着皇上的话碴问上了：“臣请旨，奴才办什么差事？”

“哼，你吗，和高士奇留守大本营，负责调度军饷。要随时打听朕的中军和飞扬古北路军的行踪，不可擅离职守，不可贻误军机，否则，朕就不能包容你了。”

“扎！”

“传旨给明珠，要他随朕出征打仗。”

“扎。”索额图连声答应着，可是心中却不免吃惊，“不准擅离职守”，就是说不准他回北京去，这句话里的含意是什么呢？难道皇上已经怀疑我了吗？

五十三 茫茫夜历尽千般苦 熊熊火方知香妃情

五十三 茫茫夜历尽千般苦 熊熊火方知香妃情

康熙皇上亲统劲旅，在正面追击，飞扬古率北路军兼程疾驰，向西北方向包抄。几个月中，连连收复二连浩特等军事重镇，歼灭葛尔丹在那里的一万多名留守部队。八月中旬，两路清军在昭莫多会师，攻克了这座要塞。但在清查俘虏中却听说葛尔丹已于十天之前，和女儿钟小珍一起弃城逃走，去向不明。从北京飞马传来的邸报中说，青海四部、新疆哈萨克都上表称臣，明确表示，决不帮助葛尔丹，而且只要葛尔丹逃到那里，他们一定要协助擒拿归案。探马也有报告，罗刹国见葛尔丹兵败，也撕毁了与他的协议，原来答应出兵相助和赠送的军火，都不给了。

康熙得到这些情报。又喜又忧。喜的是，葛尔丹如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丧家之犬；忧的是，他还与西藏达赖喇嘛相互勾结。如果他跑到西藏去，与藏兵合起手来，重整旗鼓，再想消灭他，可就费大事了。于是，在昭莫多，康熙召集飞扬古等人前来，议论军事。

帐篷里的御案上，堆满了各地来的奏报，最多的当然是北京送来的，而且大多是劝皇上说，葛尔丹元气丧尽，濒临覆灭，皇上万金之体，不宜再受风沙征战之苦。请皇上以国为重，立即回銮。这些奏报的内容，飞扬古也知道，他想到，因索额图一句话，使乌兰布通战役出现失误，又让皇上万里奔波于大漠荒原之中，历尽艰辛。他这个中军主将，臣子奴仆又于心何忍哪！想到这儿，飞扬古上前跪下奏道：“主子，京中大臣说得有道理，使圣心劳累到这般地步，全是奴才之过。如今的葛尔丹，一败再败，只能在草原上四处奔逃。圣上决心要缉拿他，就将此差事交给奴才去办好了。请圣上即刻回驾，静候捷报。”

一直站在康熙身后的阿秀也说话了：“皇上，奴婢在草原上长大，深知这地方的情况。如今已是八月，葛尔丹要想逃亡西藏，必定要经过塔米尔。那里人冬早，气候恶劣，没有草原、牧场，人马都没吃的，他怎么赶路？所以奴婢断定，他如走这条路，没有一年是不行的。只要我军行动迅速，扑上去，就一定能抓住他。”

康熙眼中一亮，欣喜地看了阿秀一眼，走到案前，奋笔疾书，写下一首七绝：

劲旅征战胆气豪，冰矛青剑霜刃刀；

待到天兵凯旋时，亲与将军脱征袍。

写完，将墨汁淋漓的纸递给飞扬古：“飞扬古，这首诗赐与你了。朕决心已定，再不更改。你仍旧率北路大军沿途搜寻包抄，朕也还带着中军督战。你马上传旨，宣召三军千总以上职官到御营来，朕要亲自训诫，鼓舞士气，不达目的，誓不还朝！”

飞扬古用颤抖的手捧着康熙的御赐诗句，热泪夺眶而出，他叩头起身，飞马传旨去了。

昭莫多誓师之后，清军大队人马，在康熙的统率下，继续向草原深处进军。越往前走，越是寒冷，草原上已经到处可见深秋的荒凉。枯草败叶，飞沙走石，打得人睁不开眼睛。一到夜晚，更是露寒霜冻，在帐篷中的军士们，个个冻得牙齿格格作响。而且越往前走，离后方越远，多次催促索额图调运军粮，可迟迟就是运不到。勉强来到一点，对几万大军来说，也是杯水车薪，一

到就光。飞扬古知道，这是索额图在乌兰布通战役中，把粮食全部调到东边的结果。现在大军西行，粮食接济不上，他又怎敢向皇上奏明呢？只好自己带头，并约束部下，勒勒腰带，减餐减食，拼命赶路。

到了九月初，康熙的中军，只有三天的余粮了，可是离塔米尔却还有十天的路程。北路军飞扬古那里又传来急报，军中已经断粮！康熙看了奏报，苦笑一下对身边的人说：“今儿个是九月初九，京师的人都是登高赋诗，赏菊品蟹，可他们却不知朕和几万将士，在这沙漠瀚海之中饿着肚子打仗。一封封的奏折里，写的是‘恭请圣安’、‘圣安’！唉……”

站在康熙身后的武丹突然说：“主子，这里离甘陕很近，何不就近调粮，为什么要指靠索额图他们万里运粮呢？”

一句话提醒了康熙。对呀，朕在延安、榆林等地有秘密的存粮卫所呀，周培公啊，周培公，你果然是见地深远哪。朕这几天饿昏了头，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武丹，你飞马前去飞扬古军中传旨，让他派一个干练的人，带着朕的手谕，去陕北调粮，取出粮食来，全部供应北路军。”

“扎！不过，咱们这边吃什么呢？”

“不要那么多的顾虑。飞扬古他们迂回包抄，还要攻城掠地，担子重啊，军士不吃饱怎么打仗？咱们这里好办，即日起，上自朕躬，下至伙夫，每天只供一顿饭，等待索额图的粮食。”

此话一出，满帐篷的人全都跪下了：“皇上，不行啊……即是全军断粮，奴才们全都饿死，主子也不能减食啊……”

康熙把手一摆：“哎，这是什么话。朕不能与军士同甘共苦，这仗还怎么打法？武丹，你快去吧。”

武丹流泪叩头，上马传旨去了。康熙又把中路军将士召来，坐在草地上，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将士们，如今我们大军深入敌境，粮食不继，日子是不好过。可是，朕看了奏上来的邪报，山东、山西和江南今年都是大熟之年。咱们的粮食多得很，只是路途遥远，暂时运不上来。葛尔丹就不同了，他被咱们撵得无家可归，无处可投，他的日子比咱们难受得多。只要咱们咬紧牙根，抗过这一时，就一定能大获全胜，将逆贼一举全歼，不留后患。朕已下旨，把今日随朕出征的人员，全都记名。今日，你们与朕有难同当，他日，朕要与你们有福同享！朕不会忘掉你们的。”

一万多名军士，听了康熙这话，没有像往常那样，发出惊天动地欢呼，也没有令人激动亢奋的呐喊，席地而坐的战士中，发出一阵阵压抑着的哭泣声。康熙站起身来大声说道：“将士们，打起精神来。你们是朕亲自统帅的堂堂正正之军，是民族之精华，大清之栋梁。别说是暂时断粮，就是没了粮食，朕吃草根，饮冰水，也要与你们一起，血战到底！全军整队，出发！”

众将士早已肃立待令，此刻听康熙下旨，全场一起跪下，高声回答：“扎！”

康熙说到做到，硬是和大家一样，每天只吃中午一餐。就这样，全军饿着肚子，兼程前进，八天后，终于追上了葛尔丹。此刻，双方的军士都已饿得头昏眼花了。说是接敌交战，其实，只是略一交手，便各自鸣金收兵，葛尔丹的残部，已被康熙的中军和飞扬古的北路军团团包围了。

暮色沉沉落下，草原上起了风。突然，从葛尔丹的大营那边，燃起了熊熊大火，霎时间，草原上的枯草败叶，一起燃烧起来。风助火势，火仗风威，向着清军大营，铺天盖地地烧了过来。正在帐篷休息的康熙皇上，听见外面人喊马嘶，乱成了一团，以为是敌军前来劫营，提了宝剑，大踏步地走了出来，可是，一见为漫天燃烧的大火，也当时没了主意。

武丹上前一步对素伦说：“素伦，你带上三百名御前侍卫，保护主子，飞马逃避，余下的，全听我指挥扑火，就是在地上滚，也要把火压住，保护主子安全。”

素伦也急了：“武大哥，皇上跟前不能没有你，这里交给我吧！”说完，带领着人就要冲进火海。

忽然，阿秀从帐篷中走了出来，只听她大喝一声：“慢！你们不是草原人，不知道厉害。这火只要烧起来，把马跑死也躲不过去。”她一边说，一边“嚓”的一声，打着了火媒，在自己的身边把草点着了。那火迅速蔓延开去，霎时间，就烧出了一片空地。康熙是何等聪明啊，马上就明白了其中道理：“武丹，你们几个迅速传令全军，各自为战，烧出一片藏身的空场来！”

从葛尔丹大营那边烧过来的野火，遇到这荒芜的土地，马上掉转头来，向四野伸展了。全军得救了，康熙激动地抱住阿秀：“小秀，多亏你跟了朕来。不然的话，我们只能在来生相见了！”

夜幕降临了，全军除了康熙的御帐和少数军帐之外，其余的帐篷和军用物资，全都被烧光了。严寒袭击着身着单衣的军士们，他们只好互相偎依着，抵挡这草原之夜的寒凉。康熙静坐在帐篷里，一点睡意都没有。明天，如果明天葛尔丹乘机来攻，将如何应付呢？

半夜时分，突然帐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侍卫进来禀报：“皇上，北路军年羹尧将军有急事求见！”

此刻康熙最担心的是北路军。一听这话，马上宣召年羹尧进帐，年羹尧报名进见，康熙对这位年轻将领是知道的。他一向身穿白衣白甲白袍，打起仗来，骁勇非常。可是，现在见他被烟熏火燎的，脸上、身上，竟连一块干净的地方都没有了，康熙皇上不由得一阵心疼：“年羹尧，你们都辛苦了，起来说话吧。”

年羹尧并没有起身，却又重重地叩了个头说：“奴才年羹尧，特向主子请罪。”

“请罪，请什么罪？你，你慢慢说。”

“回圣上，北路军与回部会师，切断了葛尔丹的逃路。葛尔丹的侄子竖起降旗，归顺朝廷。葛尔丹身边只剩下百十个人，突围不成，他，他吞金自杀了。”

“什么，什么，你、你再说一遍。”

“葛尔丹已经吞金自杀。现在我军正面，是葛尔丹的女儿钟小珍带的队伍，尚在顽抗……”

康熙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吗：“嗯，不可能吧，葛尔丹死了？死了也要有个凭证。”

年羹尧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来呈了上去：“圣上，这是葛尔丹留下的绝命书。飞军门要奴才呈给皇上御览，飞军门还说，没有能生擒逆贼，有负圣上重托，请主子降罪。”

康熙接过那张纸来，只见上边写道：

雕弓断，羽翼飞，亲朋叛，士众散，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

葛尔丹绝笔

康熙目不转睛地把葛尔丹的绝命书一连看了三遍，突然发出一阵长笑：“哈……朕曾说过，要生擒葛尔丹，不过是要明正典刑，以示国威。他现在既然自杀了，也就算了，朕高兴还来不及呢，难道会因此而怪罪你们吗？年羹尧，你就是为此事请罪的吗？哈哈……”

年羹尧又重重地叩了一个头，大声答道：“臣杀了葛礼！”

此话一出，在场的人无不吃惊，这年羹尧怎么这样大胆，竟敢不请圣旨擅自杀了皇亲国舅。阿秀也愣在那里了，她刚才听到葛尔丹的死讯，正喜极而悲，此时也突然止住了哭泣，不知如何是好了。

过了好半天，才听康熙冷冷地问：“为什么杀他？”

“回主子，他扣发甘陕运往北路军的军粮，奴才奉命去甘陕调粮，他说延安、榆林粮库的存粮，已经分发给难民了。奴才亲自察看，库中尚有存粮百余万石，可他却左推右诿，说是无马无车，不能调运。奴才急了，和他争辩，他说奴才是以下犯上，要治奴才的罪，奴才一气之下把他杀了。”

“哦，是这样，那葛礼是新近开复起用的甘陕总督，手下亲兵如林，扈从如云，你一个人怎么能杀他呢？”

“回皇上，奴才去办差事，怕的就是他不肯调粮，所以借了皇上赐给飞军门的天子宝剑。奴才去时，北路军已经有一千多人饿死了。军情急如火，军令大如山，葛礼置圣上和全军将士的生死于不顾，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可是，奴才未奉旨意，擅杀大臣，仍然有罪，求皇上重重处分。”

“嗯——此事暂且不说了吧。连日来，你督运粮草，又在前线拼死力战，朕心里是清楚的，你暂且不要回去，在御营休息候旨，听候发落。你，下去吧！”

五十四 花落去是非化烟尘 黄河清玉宇见瑞祥

五十四 花落去是非化烟尘 黄河清玉宇见瑞祥

年羹尧走了，康熙却陷入了沉思，出京之前，他曾连下几道密旨，要北方各省的督军、官员，全力以赴地支援飞扬古，不准擅自挪用军粮，贻误战机。葛礼如何如此大胆，竟敢阻拦军粮北运呢？延安、榆林等地的粮库，是周培公建议设置的西征专用的秘密存粮所，除高士奇之外，没有别人知道，葛礼又从哪里探到了这个秘密！难道高士奇……康熙皇上又联想到，科尔沁王曾奉密召，准备了六千辆粮车，可是索额图却一概不用，只用马和骆驼，万里运粮，这又是为什么呢？想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个寒战。忽然，帐外传来了一阵呜呜咽咽的萧声。曲调十分熟悉，康熙皇上心中怦然一动，脱口问道：“谁在帐外吹萧？”武丹连忙上前：“回主子，这是明珠，他吹的还是当年在悦朋店里的那首曲子。”

“哦，原来是他……”康熙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信步走向帐外。武丹等几个随从，连忙给他披上一个斗篷，跟了出来。果然，惨淡的星月下，荒漠的草滩上，明珠一个人站在那里正在吹萧。康熙走到面前：“哦，是明珠啊，这支曲子不错，只可惜太凄凉了一些。”明珠突然回身，见是皇上，连忙跪下叩头：“罪臣明珠，不该野夜吹萧，惊动圣听……”

“哎，这有什么。月夜军旅，寂寞无聊，吹吹萧，唱唱曲，也是人之常情嘛，起来吧！”

明珠又叩了个头，战战兢兢地立起身来，康熙看他瘦得皮包骨头，头发胡子长了一寸多长，也有些黄白了，不禁心中难过。唉，一个上书房大臣，落到如此下场，也够可怜了。这些天，军中缺粮，他受的罪恐怕比谁都大：“明珠，这些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

明珠心头一热，眼泪流了下来，连忙又跪下答道：“主子，奴才以待罪之身，受点苦不算什么。不知主子是否想过，此次葛尔丹逃走，以及军中断粮，实是人为之过。奴才斗胆说一句，有人想把皇上饿死在草原上。”

这句话，正碰到康熙心中忧虑之事，他突然厉声喝问：“你指的是谁？难道你，你还想害人吗？”

明珠叩头出血，位声答道：“主子，奴才一生害人多了。伍先生、周培公都因臣之罪而屈死，臣忏悔不及，怎敢以待罪之身再做这样之事。眼下，臣已万念俱灰，也绝了请皇上赐生的念头。既然不免一死，请主子让臣尽言而终。”

“嗯，你说下去。”

“是。请皇上想想，河北、山东有那么多库粮，是谁下令全部调到乌兰布通东线去的；东蒙古的骏马成千上万，又是谁只派了一千匹马来西线运粮；乌兰布通之战，皇上布置得如天罗地网一般，怎么就会走漏了元凶巨恶；飞扬古一代名将，怎么会被诈降，出此疏漏。这几件事连在一起，不能不发人深思。如果没有人从中作梗弄鬼，怎么会有皇上这次万里之行……臣是该杀

之人，躬逢盛世，本应做个贤臣，不料却做了奸臣，佞臣，万岁，请杀了奴才吧……”

明珠哽哽咽咽地说完，一个头叩下去，趴在地上，再也不抬头了。

此刻，康熙心潮起伏。明珠之言不无道理，往事历历在目，也不容他不疑。他的心中若明若暗地已经有了打算，只是明珠已是被革了职的散秩大臣，他又不便把心中的话说出来，便轻轻地叹了口气说：“唉，明珠啊，你何以那么动情呢？朕不是没杀你吗？以后有什么事，还可以向朕面奏嘛。”说完，径自转身去了。等明珠回过神来，抬头看时，暗月昏星之下，茫茫草原上只有他孤零零地跪在那里。但是，他的心平静了，他终于得到机会，把要说的话，向皇上奏明了。

对葛尔丹残部的仗，已经不用打了。葛尔丹的女儿钟小珍，原来是反对父王与大清为敌的，可是，因丈夫被俘，料定他必死无疑，所以又转过头来，与父王一起，要抗拒天兵。昨天，父王葛尔丹吞金自尽，丈夫穆萨尔也回来，向钟小珍述说康熙皇上如何放自己回营的事，钟小珍十分懊悔，抱着丈夫失声痛哭，当夜，小夫妻就作出了决定，第二天一早，他们用黄细带子把自己绑了，率领着一千多赤手空拳，衣甲不整的蒙古军士，到康熙的御营，自绑请降来了。

康熙皇自然十分高兴，亲自解绑，好言抚慰。阿秀和小珍在这样的场合下重见，更是悲喜交加感慨万千。中路军、北路军合兵一处，正好，后边又送上来了四百万石军粮和犒军的猪羊美酒。康熙皇上下旨，清军与降兵们一齐庆贺，还当场传旨，西蒙诸王，各守藩地，为大清国当好西部屏障，守好西域，让满蒙汉人民，世代友好，和睦共处。穆萨尔和小珍，见康熙如此仁德、大度，感激得涕泪交流。席间，虽没有山珍海味，却洋溢着民族团结的热烈气氛。

飞扬古也有几分醉意。他心潮澎湃地来到皇上身旁：“主子，这些天来，万里跋涉，圣心操劳，皇上瘦多了，虽说我们胜了，可是让主子受这么多的罪，吃这么大的苦，奴才心里……”说着，说着，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康熙上前一把拉起了飞扬古：“哎，你这是怎么了？胜利了，我们都应该高兴。朕是受了点苦，也挨了几天饿，可你们呢？吃的苦，受的罪，不是比朕更多吗？穆萨尔他们也没少吃苦，这些，今天都不要再说了。你也瘦得不成个模样，刚才朕差点认不出来你了。回京之后，朕给你三个月的假，让墨菊好好地给你调养一下。年羹尧呢？你作战勇敢，机谋善断，是个良将之才，杀葛礼乃是代天行令，朕不仅不会加罪，还要封赏你呢！”

飞扬古和年羹尧俯地叩头谢恩，草原上回荡着阵阵“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

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廿九年的阳春四月，胜利班师的车驾，回到了北京。从沙漠瀚海的蒙古回到这鸟语花香的京都，这支九死一生的军队，真有恍如隔世的感慨。返程中，在甘陕交界，渡过黄河时，康熙皇上突然发现，两岸碧草葱绿，一片生机。用手捧起一把黄河水来，虽不是清可见底，却也能分明地看出指纹来，他心中不由得一阵激动，“啊，黄河变清了！几千年来，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海晏河清，天下升平的景象，今天终于在朕的手里实现了！靳辅、陈潢他们，是朕的有功之臣啊。朕要马上赶回北京，启用他们，不，重用他们！”

皇上亲征西域，凯旋而归的消息使整个京城都轰动了。从北京城到居庸关的大道上，铺了黄土，每日洒扫。太子率文武百官，王公大臣一直迎出了三十里地，几十座用黄绸和松柏搭成的凯旋门，几百座锦绣装饰，红毡铺地的大帐篷，和那摆满了鲜花、美酒、时果、点心的贡品，使迎接圣驾的气氛，达到了大清建国以来的最高峰。可是康熙来到这里，第一句话便问：“靳辅，为什么不让他来接驾。”

太子急忙上前：“回父皇，靳辅已在三个月前，因病身亡。因他是革职官员，按例不予奏报。”

康熙脸色沉下来了，他突然转身上御辇，催动车驾，即刻进城，对迎接圣驾的盛大排场，连正眼都没瞧。闹得太子和大臣们面面相觑，不知皇上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只好排起队伍来，簇拥着圣驾赶回京师。

进城之后，康熙一刻不停，拜了太庙，祭告了天地，便立即来到乾清宫，一边喝着阿秀递上

来的奶茶，一边向张廷玉吩咐道：“明珠的案子该结了，交结大臣，贪赃收贿，科场舞弊，陷害大臣，这些罪都证据确凿，不容宽恕。传旨，革去他现任散秩大臣职务，留京闲居，永不录用。”

在一旁的高士奇心中一机灵，此时不退，还待何时，便抢步上前跪下：“皇上，明珠一案，涉及奴才，虽大臣弹劾奏章之中，有些出入，但圣德天子面前，容不得臣这等玷污之人。奴才恳请皇上网开一面，容奴才辞去了上书房大臣职务。”

康熙沉默了好大一会儿，他对高士奇虽有怀疑却并未查实，但此人心机多端，又似乎不宜重用。便随口说道：“你暂时回避一下也好。熊赐履走了之后，国史馆里无人主持，你退出上书房，专心致志地去修史吧。”高士奇悬了几年的心放下来了，连忙叩头谢恩：“主子恩泽高厚，奴才结草衔环，无以为报……”

康熙却没容他再往下说，又对张廷玉说：“你去传旨给索额图，即日起，要他不必进来见朕了。有什么话，可由简亲王代他回奏。另外，立刻传旨，将陈潢提来见朕。”

张廷玉一边听，一边记，早把几项圣旨拟好，请康熙过了目，便急急忙忙地去了。高士奇也立刻拜辞，康熙亲切地将他送到门前：“士奇，你是有才华的人，以后有什么事告诉张廷玉一声，进来和朕说说闲话，解解闷。你，去吧！”

不到半个时辰，陈潢被提来了，不过不是脚镣银铛地走来，而是用担架抬来的。他本来就生得又黑又瘦，几年的狱中生活，更把他折磨得病骨支离，奄奄一息了。头上一头乱发蓬蓬松松；身上一领破衣霉味呛人。阿秀在御案后面看到陈潢竟成了如此模样，心里直发酸。她不敢哭，更不敢说什么，可是脸色早已变得又青又白了。康熙心事沉重地走到担架前边，轻声叫道：“陈潢，陈……陈先生，朕在这里……和你说话呢。”

陈潢的眼睛微微一睁，闪出一道亮光，见面前竟是皇上，随即又把眼睛闭上了。他嚅动着嘴唇，用微弱的气息说：“哦……是……是皇上啊，陈潢如今已六脉俱无，没有生还的希望了。你……想怎么处置我，就……就下手吧……”

两行热泪从康熙眼中流出：“陈先生，你，你不要误会，朕已经铸成大错，委屈了你，也委屈了靳辅、封志仁和彭学仁，朕决心改错，重新起用你们几个。你，你不要绝望，宫里有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物，能把你治好的。你不是喜欢黄河吗，朕把黄河交给你，你要让它永远清下去，一千年、一万年……”康熙泪哽咽喉说不下去了。

陈潢无力地睁开眼睛：“晚了，皇上，再说什么也晚了。于成龙是个好官，清官，但不是治河的官，他不会治河，也不懂得治河……治黄河，最要紧的是治沙。我不行了，请皇上告诉于成龙，要……要会治沙才能把黄河治好……”陈潢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卷纸来，说是纸，其实破破烂烂，无一完好：“皇上，这是我写的《河防述要》。在监狱里，没有好纸，也没有好笔，更没有案子……你，你把这交给于成龙，让、他、去、治……”话说到这里，陈潢挣扎着抬起头来，可是却突然看见了站在御案后边的阿秀。四目相对，两人全都愣住了。一别十几年，陈潢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样情况下，又重新见到了阿秀，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引起了他的心中多少感慨呀！陈潢和阿秀都没有说话，他们也不能说话。陈潢眼中光亮一闪就昏了过去。

康熙急声高喊：“来人，把陈潢抬到太医院，要他们千方百计地抢救。”

可是，这位在大河上奔波了几十年，茹苦含辛，受尽煎熬的陈潢，已经是神医束手，无可救治了。当晚，消息传来，太医们回天无力，陈潢已经与世长辞。

这天晚上，康熙住在阿秀的宫里，两个人都失眠了。皇上没有怪罪阿秀的失态，阿秀也不想回避对陈潢的怀念。静夜里，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静静地望着殿房的屋顶出神，各人在想着各人的心事。

陈潢临死前对于成龙的评价，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于成龙不会治河，更不会治沙。他担任治河总督以来，立即废掉了靳辅、陈潢他们修筑的各种工程，把减水坝、排水闸、引水道，等等，

等等，全都废了。河道加宽水流放缓，可是，流沙逐年淤积，黄河重新肆虐。到了康熙三十六年，秋汛一来，仅河南境内，就同时决口七十二处，淹没了清江一带四十二万顷良田。当初，为了这些田地，人们争得头破血流，于成龙左一本，右一本地参劾靳辅，攻讦陈潢，现在，他后悔也来不及了。看看那滔滔黄水吞没着一个一个的村庄，听着灾民们那一声声凄惨的哭喊，于成龙的心碎了，他几次投河自尽，都被下属救了出来。可是他，这位自命为“爱民清官”的人，又怎能对此惨景，熟视无睹呢？于是，他命人打了一副四十斤重的大木枷，戴在自己脖子上，木枷上写着“决河总督罪臣于成龙”。他戴着这面大木枷，沿着黄河大堤，一步步地走向京师。不消几日，于成龙的行为就成了轰动京师以至全国的大新闻了。康熙皇上听了这消息，急忙命武丹带领御前侍卫，拦住了于成龙，硬是用轿子把他抬到了大内。于成龙见到皇上，叩头出血，失声痛哭，请求皇上杀了他，以谢万民。

康熙皇上亲自走下御座，为于成龙开了木枷：“于成龙，你这样做，成何体统？黄河决口，朕并没有怪罪你，再说，国家连年丰收，赈济灾民的银子、粮食有的是，你何苦这样自寻其辱呢？”

于成龙哭着回答：“皇上愈是如此信赖臣子，臣愈是觉得有负圣恩，万民得到朝廷救济，就愈显得臣是无能之辈；皇上不降罪，不能说臣就无罪，所以……”

“唉！你这个人哪，叫朕怎么说你呢：你已是一品大员，这么个小家子气，又怎么能办大事呢？当年靳辅在治河过程中，也有决口溃堤之事，朕不是也没怪罪他吗、可是你就容不下他，百般挑赐！与他为难。你读书不化，只知照书本上说过话死搬硬套，现在你该明白了吧？”

听康熙提起靳辅，于成龙更是又惭愧，又伤心：“皇上，臣心胸狭窄，无容人之量，又泥古不化，铸成今日大错，不但对不起圣上重托之恩，万民仰望之情，也对不起靳辅、陈潢他们。现在，错已铸成，说什么也没用了，请皇上赐臣一死，谢靳辅、陈潢……”

提起靳辅和陈潢，康熙的心里也不好受。陈潢死了不久，阿秀就提出要带发修行。康熙虽然知道她心中存有怨气，但念她在西征中的功劳，没有降罪，可也没有批准，还是命人在隆化修造了一座行宫，派阿秀去那里居住，也好随时看看大漠的风光，草原的景色。为了防人议论，康熙下旨将这地方改名为“皇姑屯”。

今天，于成龙反复提到靳辅和陈潢，康熙的心中很不是滋味，他隐隐地觉得，自己当年气盛，太委屈了这两位贤臣。便叹了口气说：“咳，古人的书是要读的，但不能生吞活剥，死搬硬套，你的毛病就在这里，朕这里有一部陈潢的遗著《河防述要》，朕已经让人誊写清楚了，你带回好好读读。治河总督之职不换人，还要压在你的肩上。如今国家富了，每年可以拨给你四百万两银子。朕期望你振作起来，把黄河和漕运的事办好，你跪安吧。”

于成龙没想到皇上仍然是这样器重他，他颤颤抖抖地接过那本陈潢的遗著退下去了。

看着于成龙远去的背影，康熙又陷入了沉思，经过三十多年的艰难，国家已处在太平盛世。即位之初的大臣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换得也差不多了，只有于成龙一班人还在朝中。明珠、索额图、高士奇、熊赐履都离开了上书房，太子党和阿哥党之间的明争暗斗，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或消减。皇位之争，如果发展蔓延，那是要兄弟残杀、刀兵相见的。历朝历代，都有这方面的血的教训，盛世之中有隐忧，萧墙之内藏祸端，此事不能不防。

已经到了晚膳的时刻了，可是，康熙皇上却一点也不想吃，他高声说道：“传旨，请皇太子！”

“传请皇太子——”

“传请皇太子——”

一声接着一声的传呼，回荡在深幽空寂的皇宫大院内，康熙皇上为什么要急急忙忙的传唤皇太子，他究竟想了些什么呢，请看《康熙大帝》的第四卷“乱起萧墙”。

康熙大帝

作者：二月河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1945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1968年入伍，1978年转业至南阳。40岁开始创作生涯。

主要作品有《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等系列小说。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红楼梦学会河南分会理事。

第四卷 乱起萧墙

01 访吏治皇子自赴绑	恤民情县令巧断案
02 净面王威慑何藩台	两兄弟惊富刘家庄
03 俏阿兰无端受凌辱	莽皇子仗义责刁奴
04 老皇上纳谏清国库	不肖子冒雨戏宫娥
05 清积欠官员互攀扯	查根源党争露端倪
06 施世纶直言谏圣君	康熙帝挥泪责太子
07 乱宫闱太子淫母妃	宴仲秋康熙祭上苍
08 闹御宴胤禔我耍刁蛮	究往事皇上吐真言
09 八阿哥算命窥皇位	施世纶升官谈忧情
10 懦太子避祸推责任	勇胤祥御前受皇封
11 说假话大堂现丑态	寄痴情青楼碰钉子
12 念旧情微服出禁城	宰白鸭刑弊惊帝心
13 张五哥君前诉冤情	十三爷府邸赏亲兵
14 查刑部太子心不宁	乍奉差胤禩耍威风
15 闯禁地任伯安放刁	受挟制众皇子就范
16 考皇子康熙费心机	欺君父胤禩弄机巧
17 尽忠心王掞犯龙颜	论时弊康熙讲史训
18 耍刁蛮鄂伦岱受责	选忠良老皇上运筹
19 设重赏康熙试儿心	幸贵人奇景惊圣驾
20 乱宫闱太子闯大祸	防意外康熙布疑阵
21 愚太子临渴才掘井	明四哥未雨先绸缪
22 观猎狼哥俩应对巧	私调兵山庄风云变
23 防兵变行宫下严旨	废太子雪地责阿哥
24 陷兄弟老八行诡计	尽孝心胤禔侍汤药
25 老武丹暮车受重任	众阿哥夺位费心机
26 犟驴子舍命保帝师	铁罗汉雄风惊匪顽
27 莽胤祥含冤养蜂道	四王爷深情慰兄弟
28 邬先生书房论政局	老皇上禁苑议人心
29 念旧情胤初被释放	恨结党八爷险遭拘
30 除后患二爷施毒计	怜爱子胤初重复位
31 阿哥党密谋夺春华	十三千捷足先得手

32	康熙帝私访骆马镇	欧阳宏纵论红项戴
33	沐皇恩方苞近天颜	施报复太子泄私愤
34	四王爷妙计审爪牙	温瑶珍惧罪吐真情
35	众阿哥雪夜宴王府	任伯安失算入牢笼
36	四王爷得理且让人	智方苞君前说人情
37	奉密命紫姑夜行刺	闻凶信康熙暗用心
38	趁边乱太子私调兵	察秋毫皇上施君威
39	废太子胤祥再蒙冤	鉴古训康熙说立储
40	邬思明书房议朝政	八阿哥皇宫探帝心
41	为逐鹿皇子动心机	挑边衅西蒙燃战火
42	定边乱选将解近忧	出考题用计防隐患
43	邬思明谆谆说胤禔	四王爷殷殷探兄弟
44	施巧计胤初逼太医	传夹带郎中闯宫门
45	无路走春华做歌女	神威展性音开杀戒
46	见粳米星上怜民主	责逆子康熙震天威
47	论遗命密语示正臣	议承嗣忠言陈圣君
48	送出征胤禩埋党羽	窥皇权兄弟斗心机
49	浩荡荡胤禩题上前线	忙乱乱四爷镇后方
50	嘉忠心胤禔沐皇恩	思近忧谋士有远虑
51	郑春华知命殉情死	高福儿叛主雪中亡
52	千叟宴千古传佳话	惊陨石惊破帝王心
53	康熙帝穷庐布疑阵	邬先生书房论朝局
54	巧运筹生死两遗诏	防叛逆临终万言书
55	老皇上晏驾畅春园	十三郎逞威车台营
56	大势去阿哥奉遗命	好运来雍正立新朝

一 访吏治皇子自赴绑 恤民情县令巧断案

一 访吏治皇子自赴绑 恤民情县令巧断案

康熙四十四年的夏天，干旱无雨，酷热难挡。就拿安徽省桐城县来说吧，接连二十多天，别说下雨了，天上连块云彩都难得看见。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天如蒸笼，地似煎锅，不倒中午，人们都热得喘不过气了。大树下，门洞里，到处躺满了纳凉的人。说是乘凉，其实个个都是一身出不完的臭汗。您别说，在这炎夏难熬的天气里，桐城县还真有一块清凉宝地。这地方在桐城西门外，临近宫道，背靠小溪，十几棵大柳树，围着一片瓜园。园子的主人，是位种瓜能手。他培育的西瓜，个个又大又圆，又脆又甜，吃一块，消暑去热，凉甜解渴。这不，瓜园四周的柳树下，坐了好多的人，在这儿乘凉吃瓜，闲聊嗑儿。别看那时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可常言说，盛夏无君子。来这里的人，别管是宫绅大户，贩夫走卒，或者是读书士子，公子哥儿，全都打着赤膊，哧溜溜地啃瓜，什么礼仪、规矩、斯文、体面，全都不顾了。

在这群人中，有两个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并排坐在一棵大树下。他们都是外乡人，没有参加那东扯葫芦西扯瓢的闲聊。一个在埋头吃瓜，一个却在东张西望。过了一会儿，吃瓜的青年突

然向身旁这位发话了：

“喂，老兄，你怎么不买瓜吃，是身上没带银子吗？来来来，吃我的。”

那位连忙答话：“哎呀呀，不敢当。小弟在这儿歇歇凉，等个朋友。谢谢您。”

“咳——客气什么，给，拿去吃吧。”说着递过一块瓜来。

那人接过瓜来，没有吃，却反问道：“请问老哥贵姓、台甫，听您口音好像是北京人吧？”

吃瓜这位和善地一笑说：“哦，算你说对了。我姓尹，单名一个祥字，出来做点小买卖，碰上这大热天，走都走不成了。唉，真是……”

“哦，原来是尹公子，失敬了。小的姓张，在家排行老五，没大名，小名张五哥。恕小的直言，我看你不像个跑买卖的。”

尹祥一愣：“你怎么看出来的？”

“瞧您这手，细皮嫩肉；再瞧您的脸，犹红似白。别看您一身普通人的打扮，可手里拿的这把檀香木扇，就不是一般买卖人用得起的。”

“好啊，五哥，真有你的！不瞒您说，小弟自幼娇生惯养，靠着祖宗开的商号过舒服的日子。这次出门，是家父有意让我历练一下。眼下虽不愁吃穿，但比起那些盐商来、可差远了。五哥没听刚才那人说，他们才是富得流油呢！”

“尹大哥，你这话不对。盐商算什么？从这桐城往北二百多里，有个富户叫刘八女。你打听打听，他有多少家产，那才叫富呢！别看天这么热，刘八爷屋子里兴许就放着几十盆冰，还有七八个小丫头给他打着扇子。唉，人比人气死人哪！”

两人正说着呢，不防旁边一个胖子接上茬儿了：“什么、什么？刘八爷，刘九爷也不行！盐商是好惹的吗？咱们桐城先前的钱大老爷，每天跟着盐商魏老九吃酒，狗颠尾巴似的。如今，戴名世写了本什么书，书里骂了当今万岁爷。咱桐城的名儒大家方苞方老爷因为给这书写了序，也被锁拿进京了。钱大老爷吃了挂落，被摘了印。新任的县令施大老爷一到任，就先在五福楼设宴请了盐商。哎，听说京里派了两位皇子来桐城，也请盐商老爷们吃酒呢！嘿，皇阿哥请客，那是什么气派，他刘八女有这面子吗？”

尹祥听这人吹得没边没沿，心中不觉好笑。其实这个尹祥是叫胤祥，不过可不是姓尹，而是姓爱新觉罗。他乃当今康熙皇上的第十三个儿子，上卷书中说过的，蒙古格格阿秀生的皇子，全名叫爱新觉罗·胤祥，新近封了贝子。这次奉旨随着四阿哥胤禛一道，来安徽视察河情的。兄弟二人请没请盐商他心里当然有数了。可是这个新来的县令施世纶，听说是位清官，他怎么会去巴结盐商呢？

就在这时，忽然耳边传来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胤祥抬头一看，只见一乘二人抬小轿飞快地来到瓜园，轿中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来，满脸横肉，眼光阴毒。刚才那位吹牛的胖子一见，连忙上前打千请安：“哟，魏九爷，您老吉祥！”胤祥明白了。哦，原来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盐商魏老九啊！那魏老九并不理睬胖子的巴结，对在场众人扫视一遍，突然指着张五哥大叫一声：“把这个私盐贩子给我拿下！”随着魏老九来的打手，猛扑上前，就要拉张五哥，不想五哥是练过功夫的，这一拉，居然没有拉动。又有四五个人上来，才勉强把张五哥拧了起来，从他身旁拿出了一口袋盐来。在场众人正在发愣，胤祥却突然站了出来：“别忙，这一袋盐里，有我的一半。要拿他，把我也一块拿了吧？”

这一下，连盐商魏老九也愣了。碰上吃官司的事，别人跑还来不及呢，这小子怎么自投罗网来了？张五哥更是惊异：“尹大哥，你，你这是何必呢？”胤祥微微一笑：“五哥，你别担心，小弟自有道理。”魏老九把脸一沉：“好吧，给我一块儿拿了，送到县衙去！”

魏老九带着从人，押着张五哥和胤祥来到县衙时，二门里的大槐树下已经绑着两个人了。这俩人一见多了个不认识的人，忙问：“五哥，这，这人不是咱一块的，他怎么也被押来了？”五哥还没答话，胤祥倒先开口了：“弟兄们，别问了，这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嘛。小弟我生就

的这个脾气，就爱凑热闹。你们不要管了。”

就在这时，堂鼓“咚咚咚”三声，新任县令施大老爷升堂了。八个衙役手执半截黑半截红的水火大棍，“噢”地一声高呼，整整齐齐地拥了出来，在大堂两边雁翅般的排成两行。随着，一位五十来岁的官员，干巴精瘦，身穿五蟒四爪官袍，头戴素金顶大帽，慢条斯理地迈着方步走上堂来，在正中端然坐下。县衙的刑名师爷递上一张状子。县太爷是个近视眼，看样子度数还不低。他右手接过状纸，左手拿了一个镜片，贴着眼看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出一句话来：“传原告魏老九。”

刑名师爷连忙退下，对魏老九说：“九爷，大老爷请您呢。哎，这位施老爷风骨很硬，您要多加小心啊！”

魏老九满脸不在乎地瞥了师爷一眼，一撩袍子上了大堂：

“老公祖在上，晚眷生魏仁拜见了！”一边说，一边略一拱手，大大咧咧地站在了一边。堂上的施世纶微微一笑说：“哦？原来你是陕西人，怎么我听着口音不像啊？”

胤祥在下边听得好笑。他知道，施世纶原来是知府，贬了职来这儿当县令的。“老公祖”是对知府的尊称，县令可就当不起了。魏老九称他“老公祖”，分明是故意奉承巴结。施世纶竟泰然受之，不予反驳。哼，这个“清官”也不怎么的。他这儿正想呢，魏老九答话了：

“回大人，我是内黄人。”

“嗯——什么，你是内黄人，本县在内黄没有亲戚呀？你这‘晚眷生’三字又从何说起呢？”

一句话，把魏老九问了个大红脸，吭吭哧哧不知如何回答。施世纶又发话了：“本县知道，你不学无术，用错了称呼，尚可原谅。可你不过是个盐商，就算是贩官盐的吧，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怎么见了本县，只是一揖，难道连见官的规矩都不懂了吗？”

这一问，不但魏老九无言以对，堂下的衙役、师爷也都傻眼了。往常，不光是他们和这盐商魏老九内外勾结。狼狈为奸，历任县令没有不巴结魏老九的。没想到碰上了这位施老爷，这么不给面子，一上来就让魏老九碰了钉子。魏老九正没法张口呢，施世纶可等不及了：“怎么不回话，嗯！”

魏老九只好又是一揖：“回老公祖……”

施世纶“啪”的把公案一拍：“你少来这一套！什么老公祖，本县不要你拍马屁！”

“是是是，老父台容禀，历来的规矩就是这样，我在延庆府时……”

魏老九还没说完，堂上又是一声断喝：“这儿是桐城县，不是延庆府！他们吃了你的贿赂，自然厚待你了。可是本县买米做饭，买盐炒菜，两袖清风，无私无欲。你算什么东西，竟然和本县抗礼！——来人啊！”

衙役们见县太爷发了火，早吓得出神了，此刻听见一声招呼，连忙答应一声：“在！”

“把这个藐视朝廷法制，不懂规矩的家伙拖下去，重责二十鞭子！”

“扎！”

衙役们答应一声，拥到魏老九面前。魏老九在桐城作威作福多少年，还没吃过亏呢。他脸上横肉一颤，眼睛一瞪，把几个衙役给吓住了，平日里，吃惯了魏老九的，现在谁敢下手啊？

这边正在犹豫，施世纶可火了。“啪”的一声，扔下火签来：“怎么还不动手？拉下去，打四十鞭子！”

好嘛，本来要打二十鞭子，转眼功夫，翻了一番。衙役们不敢怠慢了，魏老九也不敢耍横了，再耽误一会儿，说不定还要打八十呢！衙役们一拥而上，拉扯着魏老九来到堂下，扒下裤子，这一顿好打呀，直打得魏老九一个劲儿的尖叫：

“哎呀，别打了，饶了我吧，好县太爷，好令尹，好明府，好父母官，小的再也不敢了……”

胤祥在下面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好好好，打得真好。这魏老九也算聪明，一会功夫，把对县太爷的尊称竟然叫了个遍。嗯，这施世纶，行，不糊涂！

打完了，衙役们又把魏老九拖上堂来。施世纶指着院子里被绑的几个人说：“魏老九，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贩私盐的？”

魏老九被打得半死不活，他少气无力地说，“回大人话，他们每次贩盐来桐城，都住在小人开的店里，因此小人认得。”说着又指着张五哥说：“这人是他们的头儿。”

施世纶把张五哥叫上堂来：“你叫什么名字，魏老九说的你听见了吗？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你们到底有几个人？”

“回大老爷的话，小的叫张五哥。兄弟六人都是贩私盐的，不过是为了换点钱，养家糊口。我们没有本钱，更没有势力，每次每人只背五十来斤。”张五哥一边回答，一边指着胤祥说，“这位兄弟不是我们的人，也不是贩私盐的，请大老爷放了他吧。”

施世纶奇怪地看了胤祥一眼。嗯？这人年轻英俊、风流倜傥，虽然穿戴普通，可是气宇轩昂，与张五哥等人的气质大不相同。嗤——他是干什么的呢？便又问另外两人：“张五哥说的是实话吗？”

两人齐声回答：“回大老爷，这人确实不是我们一伙的。”

“哦，你们是六个人，怎么只抓住了你们三个呢？”

张五哥赶紧说：“回大老爷，今儿个头晌，魏老九领了人去抓我们，大伙一哄跑散了。只有一人外出没回来，小人等怕他被逮住，所以在城外等他。另外俩人，已经跑掉了。”

“哦，原来如此。那么，现在你们还能跑吗？”

“这……”县大爷这活问得没头没脑，仨人都不知如何回答才对，全愣住了。

“本县说的，你们没听明白。你们既然被逮住了，当然是跑不了的。可是，要真的能跑，就把盐背起来，跑几圈，让本县看看。”

仨人更迷糊了。这，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县大爷发了话，不跑也不行啊，便背起地上放着的盐口袋，在院子里跑了起来。

施世纶一边轻摇扇子，一边哈哈大笑。“哈……好好好，跑啊，快跑啊！”

这一下，仨人心里透亮了。噢——这位县太爷是巧放人呢，此时不走，还待何时！他们互相递了个眼色，飞也似地冲出了县衙大门。

魏老九这个气呀。好啊，原告挨了打，被告倒被他放走了！他冷冷一笑，趴在地上磕了个头说：“施大人如此断案，千古少见，小的今天开了眼了，回去，小的禀告任三公子，必定在上头为您多说好话。大人荣升晋级还在后头哪！”

“哈哈……你说的是任伯安的那个儿子吧？多承你关照。不过任伯安只能在京城横行，这桐城他恐怕还管不着。老爷我知道，这儿的私盐贩子多得很，无法无天的人也多得很。不过却不是张五哥他们这般的穷苦人，贩的，也不只是三五十斤只能糊口的小盐。你愿上哪位公子那儿告状，悉听尊便，老爷我随时奉陪！退堂。”

胤祥见施世纶甩手走了，这才来到魏老九身旁，拍着他的肩头说：“喂，老魏，你今儿这买卖，赔了夫人又折兵，干的可不值啊？”

魏老九把眼一瞪：“去去去，小毛孩子，懂个啥？哼，老子不能白栽了。府里的太尊，还在桐城抄方苞的家，今晚，有他施世纶的好戏看！”

二 净面王威慑何藩台 两兄弟惊富刘家庄

二 净面王威慑何藩台 两兄弟惊富刘家庄

胤祥兴冲冲地回到驿馆，见四阿哥还没回来，便冲了个凉，躺在竹椅上发懒。他迷迷糊糊地刚要睡着，忽听院子里一阵响动，接着门帘一挑，四阿哥胤禔进来了。胤禔二十七八岁，留着两撇八字胡须，穿戴整齐，白净的面孔上，两颗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给人一种深沉稳重的感觉。胤祥比他小九岁，生母阿秀在陈潢死后，发誓出家，住到了皇姑屯。打那以后，这位十三阿哥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免不了时不时的受其他阿哥的欺负。每当这时，总是四哥出来保护他。所以，他从小就跟这位四阿哥特别亲近要好。在四哥面前，胤祥总像个大孩子。此刻，胤祥见四哥浑身上下袍褂整齐，不觉扑哧一下笑了：“四哥，您回来了。我说这大热天，你又不是娘儿们，脱件衣服怕什么？何必这么捂着呢？着了热，也是病啊。”

胤禔微微一笑答应道：“哦——我习惯了。自幼嬷嬷和老师都这么教我，要有皇子的尊严，要时时处处想到皇子的身份。所以，就是在我的寝宫里，我也从来是衣帽整齐，不打赤膊的。瞧你，穿这一身粗布的短裤、短褂，又上街瞧热闹去了？好吧，你先歇着，我还得去见见这里的藩台何亦非呢。待会咱哥俩再好好聊聊。”

天已经擦黑了。十三阿哥胤祥见四阿哥忙着，自己在房里呆不住，干脆把竹椅搬到天井院里，脱了光脚丫子在墙根下纳凉。驿馆里的驿丞，连忙给他拿来西瓜、冰块。此时就见上房门口，一位二品大员报名进见：“臣何亦非叩见四爷，恭请贝勒金安。”

“嗯，进来吧。请坐。”

这位何藩台管着安徽全省的民政、财政，还兼管河工，为人机灵得很。两位阿哥奉皇上之命来安徽视察，既是钦差大臣，又是龙子凤孙，他哪敢怠慢呢。于是，进来后便把地方情形，河工槽运的事，一一向四阿哥详细禀报了一遍，足足说了一顿饭的功夫。哪知胤禔听完了，却冷冰冰地说：“何亦非，你就用这些空话来搪塞我吗？我问你，河工需要的银子从哪儿出啊？”

“哦哦哦，回四爷的话。河工工程浩大，所需要的银两，实非我安徽一省之力能够应付。四爷，您管着户部，拔根汗毛就能调来七八十万……”

没等他说完，胤禔已发怒了：“什么，要我从户部拨款？死了你这个心吧。告诉你，爷在这儿几天，什么都查清了。安徽最富的是盐商，为富不仁的是盐商，坑国害民的还是盐商。昨儿我就告诉你了。要钱，就从他们身上打主意。叫他们拿出一百四十万两银子来，用到河工上。他们也该出点血了。”

何亦非一边擦着脑门儿上的汗，一边回答：“四爷，您老的令旨，卑职不敢不从。可是，您老明鉴，盐，是朝廷有明令官卖的。这些盐商都有后台，根子很硬，他们根本不买下官的账。昨日下官奉四爷的令旨去向他们募捐，结果一百名盐商才交了三万两银子。还有，施世纶来桐城上任，要修书院，也让盐商捐输。可他们，唉！才挤脓包似的交了一百四十两，这……下官不是不肯出力，实在是难办哪！”

四爷胤禔火了：“噢？竟有这等事！这些盐商也太不识抬举。既然如此，四爷我教给你一手绝的，以你藩司衙门的名义出牌子，堵住漕运。过路要路钱、过桥要桥钱，非叫这帮王八蛋把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凑出来不可。余下不够的，你写个折子给我，我替你在皇上面前说话。”

何亦非被四爷这话惊呆了：“这……”

四爷却胸有成竹：“怕什么，不修好河工，万一决了堤、漫了水，桥也没有了，路也没有了，他们怎么运盐？”

何亦非还是不敢奉命：“四爷，不是下官怕事，这样办，闹不好要出乱子的。求四爷赐给下官几个字，也好为奴才壮壮胆。”

“哦，这好办。”胤禔走到书案前，提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递给何亦非，“喏，拿去

吧。告诉你，我四爷是有名的冷面王，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我替你出面、做主，要是今年秋汛再决了口子，你也用不着请旨谢罪，学学前头河督于成龙的样子，自己带上木枷到北京见我。听见了吗？”

何亦非冷汗、热汗一齐流下，连忙磕头回答：“扎，奴才记下了。”

“嗯，下去办差去吧。”

十三阿哥胤祥看见何亦非躬身出了上房，忙叫了一声：“老何，你过来。”

何亦非听见十三阿哥叫他，连忙赔笑走了过来。他知道，这两位阿哥虽然脾气性格不同，但都受到康熙皇上的喜爱和重用。特别是这位十三爷，康熙更是疼爱。何亦非不敢轻慢，紧走两步，打千请安：“十三爷，您在这儿纳凉啊，奴才给您请安了。”

十三爷不屑地一挥手：“拉倒吧，少跟爷来这一套。我问你，施世纶今儿个问的那几个私盐贩子的事儿，你们打算怎么办哪？”

何亦非毕恭毕敬地答道：“回十三爷，今儿施县令放了的那几个私盐贩子，并没能跑掉，又被任三公子逮住了。下官还没来得及问，等问过了再行发落。”

十三阿哥胤祥心中一惊：好家伙，这些盐商可真不得了。县令放走的人，他们竟然还敢私下里再抓起来，照样送官治罪。想到这儿，他冷笑一声说：“何亦非，我告诉你，施世纶断过的案，你们谁都不能再管，更不准翻案。实话对你说，施世纶是你十三爷我的门下，也是四爷的学生。你掂量掂量吧！”

一听这话，何亦非为难了：“是是是。施世纶是个清官，奴才知道，并不想难为他。可是刚才四爷交待过了，河工的一百多万两银子，得向盐商们去要。他们抓几个私盐贩子，小事一桩。如果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他们，恐怕……”

四阿哥胤禔早听见他们谈话了，特别是听到十三弟胡诌八扯地说什么施世纶是他的门下，又是自己的学生，觉得有些好笑。心说，我什么时候有这么个学生？便走过来打断了何亦非的话：“何亦非，我看你这个藩台当的窝囊，也当的昏聩。你知道吗，十三爷也是钦差。怎么，我们哥俩的面子还保不下几个百姓，这点小事你也做不了主吗？”

见四哥出来帮忙，十三阿哥胤祥更得意了，他笑嘻嘻地说：“老何呀老何，听见四爷的话了吗？施世纶和我们哥俩有关系，他放了的人，你再捉回来，不是扫了我和四爷的面子吗？盐商们若是、闹事，你们的水火大棍是干什么用的。去吧，去吧，回家脱了这身狗皮，洗个澡，凉快凉快。好好想想，掂量一下哪头轻，哪头重。照我的吩咐办，出了事，到北京去找四爷，或是找我十三爷都行。快滚吧！”

何亦非诺诺连声地走了。四阿哥这才笑着对胤祥说：“十三弟，这施世纶是靖海侯施琅的儿子，你什么时候收他做了门下，他又在哪里拜我当老师的？”

“哈……四哥呀，你不知道。小弟我的威望不足，镇不住人，才借你的煞气吓唬何亦非的。”说着，便把今天在县衙里看施世纶断案的事，向四哥学了一遍。直说得四阿哥也开怀大笑：“好好好，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施琅当年率兵征服台湾的时候，连大学士李光地的账都不买，还差点杀了福建将军赖塔。他养的这个儿子，又是这么古怪。唉！盐政是朝廷的一大弊端啊。其实平民百姓肩挑背扛的卖上几十斤盐，又有何妨呢？坏就坏在这些大盐商手里。施世纶这样处置还是对的。”四阿哥胤禔说着说着，陷入了沉思。胤祥知道四哥的脾气，他是个冷人儿，平时就爱默默地想心事，说话不多，但句句中肯。十三爷也不说话了。

康熙皇上一共有二十多个儿子，老二是死了的皇后赫舍里氏所生，所以立了太子。大阿哥当然不服，其他阿哥也心怀不满，便各自结党。在这些皇子中，只有老三、老四和老十三，是被公认的“太子党”的人物。其中，最有震慑力量的，就是这个四阿哥胤禔。他办事稳重、严厉，又厌恶奉承。朝中大臣们，不敢得罪他，可也不敢巴结他，便送他一个外号“冷面王”，对他是敬鬼神而远之。此刻，胤祥见四哥又在想心事，不由问道：“四哥，你今儿个一天都在河工上

吗？”

四阿哥猛地醒过神来：“啊？哦——上午去河工上看了看，下午去了方苞家。唉！这个方苞，生是跟着戴名世吃了大亏。戴名世写了一本书叫《南山集》，其中一篇“咏黑牡丹”的诗中有两句话：‘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你看，这不明明是低毁我大清的反叛之言吗？所以，父皇一怒之下，将戴名世逮进京去杀了头。方苞是海内闻名的学者，可他不该为这部书写了序，结果，也牵连进去，实在是可惜呀。今儿下午我去他家，见已被查封抄家了。家里一百多口人，全给锁在一间屋里。这大热天，怎么受得了，已经热死了好几口人了。幸亏带人来抄家的是我们下的年羹尧将军。我告诉他，不准虐待方家眷属。佛以慈悲为怀，不能伤害无辜啊！”

胤祥知道，这位四哥虔诚信佛，面虽冷而心善。便笑着说：“四哥，那，咱们回去在父皇面前保奏一下方苞如何？”

“哎——事情不简单。方苞是知名学者，海内人望，又一向刚正不阿，不依附小人、权贵，这才得罪了盐商任三公子。这个任三公子的父亲任伯安，在京城里很有点路子，一下子就插到了老八那里。我们如果也插手，恐怕不大妥当……”

胤禔说的“老八”，就是康熙的第八个儿子胤禩。这个人不但相貌生得英俊，而且温文尔雅，风流倜傥，待人和善，处处讨好，在朝野上下，最有人缘。他是太子党的死敌，也是阿哥党的首领。太子胤礽，生性懦弱、多疑。康熙虽然疼爱他，却又对他不满意。这些年，康熙皇上有意要历练太子和几位皇阿哥的本事，很多重大事情都交给他去办。有一次因调兵饷的事儿，太子办得拖拖拉拉，皇上斥责了太子几句。可是这位太子爷却心中不服，拿大臣们出气，硬是当众责打了平郡王纳尔苏十鞭子。太子与亲王，虽有君臣名分，可是当众责打，不给亲王留一点面子，也太过分了。为此，康熙皇上很不高兴。这个太子啊，说不定哪天会犯什么大错。假如一旦失去皇上宠爱被废了，那太子党的三阿哥、四阿哥和十三阿哥，都会受到牵连，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四阿哥胤禔说起“老八”的事，十三阿哥知道，“保方苞”既然与八哥连上了，这事就非同小可。八哥是阿哥党的头儿。别看嘴里不明说，但心里却在想着与太子争夺皇位呢。如果让八哥抓住把柄，借机打倒了太子党，那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

胤禔见弟弟不言声了，这才意识到刚才自己把话说重了。连忙安慰他：“十三弟，你还小，不要想那么多。父皇年事虽高，但龙体康健。我们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他老人家看得比咱哥俩清楚。反正天塌下来，有个大的顶着呢。你怕什么，安心办咱们的差吧。”

三天之后，四阿哥、十三阿哥兄弟俩，结束了在桐城的公务，启程回京。因为天气炎热，也因为他俩都不愿铺张、麻烦，所以不摆钦差大员和皇子的执事旗号，轻车简从，微服而行。两人扮成进京应试的举子模样，只带了四王爷府中的管家高福儿，躲过炎热的中午，早起、晚行，向京城逶迤进发。

这天，正往前走呢，抬头一看，但见前边黑压压的一片树林，林中房屋鳞次栉比，十分气派。他们心想，这里必定是个人烟辐辏的大镇子，便打马上前，想早点住店，洗一洗身上的尘土和汗水。可是，进得镇子上一看，满不是那回事儿。偌大的镇上，不但没有客店，连个卖东西的小店都没有。高福儿先到镇子里跑了一圈，回来禀报说，原来，两年前这里确实是个十分热闹的大镇子，可后来全镇都被刘八女买下做了庄院。高福儿请示说：“请二位爷示下，咱们是不是到前边再找个镇子投宿？”

胤祥一听“刘八女”这个名字，马上想起来了，那天和张五哥在瓜园里说的不就是这个富户刘八女吗？真想不到，他竟会有这么大的财势，能把一个镇子全买下来做了庄院，便有心想想看看、访访。他不等四哥开口便说：“唉，我是累得不想走了，你们上前面打尖去吧。这里既然是豪门富户，想必乐善好施，就求他们租间房子，凑合一夜吧。四哥，您说呢？”

“哦，我也累了，就按十三弟说的办。高福儿，明早上，你雇两乘凉轿来这里接我和十三爷。好了，你们走吧。”

高福儿觉得，把二位皇子单独留在这儿，似乎不大妥当，想劝一劝，可是又不敢。他知道他们四爷的脾气，从来说一不二，也从来是只说一遍。他哪敢找着碰钉子啊，只好带着从人们往前赶路去了。

天渐渐黑了，兄弟二人牵着马在镇里慢慢走着。只见这座庄院，青堂瓦舍，绿树成荫。街上，修着一溜青砖白粉的院墙，门旁，站着精武雄壮的家丁。那份庄严、威武之气，真是富比王侯。俩人正走着，忽然碰上三个巡街的家丁，其中一个上前问道：

“二位从何而来，天将晚了，到本府有什么贵干呢？”

胤祥忙上前答话：“啊，我们是进京赶考的举子，错过了宿头，想借贵庄一方宝地，暂住一夜，不知可好？”

那庄丁冷冰冰地回了一句：“对不起，我们这儿没有客房，也不留宿客人。前边十五里有个镇子，那里有店铺。二位请便吧。”

胤祥没有生气，却笑着说：“哎，出门一时难嘛。我二人来到这里，人困马乏，请各位行个方便。如果你们不能做主，带我们去见见刘庄主如何？”

“什么，想见我们刘庄主？嘿——说得轻巧。告诉你，我们几个是他老人家奴才的奴才的奴才，离见庄主啊，还隔着五六层管事的呢，少啰嗦，快走吧！”

胤祥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好家伙，真比王侯之家气派还大呢！他正要说话，就听那三个巡街差役中有个老人说：“哎，我说头儿，咱们这庄院大着呢，别说是两位读书公子，就是来个三五百人也住得下。依我看，咱们把他俩安置在东小院那间空房里凑合一夜算了。天这么晚了，这二位文弱书生，要是出点什么事，也伤了阴德不是。”

胤祥见有人帮助说情，忙从身上摸出一块十两重的大银锭来：“多谢各位关照，些许银两，不成敬意，请行个方便吧。”

那被称做“头儿”的差役，见了银子，眉开眼笑，连忙伸手接过，回头说：“哎哟哟，叫二位破费了。老王头，你领他们去安置吧，小心点，别让人瞧见了。”

胤禔兄弟跟着“老王头”拐弯抹角地向东走去。路上，十三阿哥胤祥忍不住问道：“哎，老伯，你家主人这么财大气粗的，为什么取个名字叫刘八女呢？他哪儿来的这么多钱？”

“哦，他们家代代单传。刘八爷上头七个姐姐，只有他一个男孩。老辈的怕养不活，才取了这个名字。刘八爷娶了个夫人，是京城里任爷的妹子，听说，那份陪嫁海了！后来，我们刘八爷又和任老爷合伙做生意，赚的那个钱，像流水似的往家里灌。唉，人家命好啊！”

胤禔和胤祥一听这话全愣住了。这个任伯安，他一个小小的京官，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呢？

三 俏阿兰无端受凌辱 莽皇子仗义责刁奴

三 俏阿兰无端受凌辱 莽皇子仗义责刁奴

却说四阿哥胤禔和十三阿哥胤祥两位皇子，随着刘八爷的庄丁老王头来到庄园东边，路过一座小院的时候，忽听里面传来一个女子的怒骂声：“姓胡的，你不要欺人太甚！姑奶奶我在这里洗澡，你左一趟、右一趟地来这儿转悠，安的什么心？告诉你，姑奶奶我卖唱不卖身，你再不规矩，小心姑奶奶我报复你。”胤禔和胤祥听这女子骂得泼辣，呆呆地停住了脚步，却不防，一盆洗澡水从院墙里面泼了出来，把胤祥从头到脚浇得像落汤鸡一样。他正要发火，院门“咣”地开

了，冲出一位披头散发的青年女子来。那女子一见这情景愣住了，连忙赔礼说：“哎呀，小女子认错人了，得罪了公子，万望不要见罪。”

胤祥定睛一看，面前站着的竟是一位貌如天仙的绝代佳人，一肚子的气倒无处发泄了。便长叹一声：“唉，瞧你，亏是夏天，要是大冬天的，这一盆水泼到身上，还不把我给冻死吗？”

老王头心里明白，这个小院里关的女子，全是按任伯安的吩咐采买来的歌女。刘八爷对她们管得很严。老王头怕在这儿站久了出事，连忙出来和稀泥：“算了，算了，不知者不为罪。二位公子看在小老儿的面子上，饶了这姑娘吧。”一边说，一边拉，把胤祯和胤祥给拉走了。那女子也回转身去，关上了院门。

再往前走不远，就是一座独立的小屋。老王头开了门，让俩人住进去，点上灯火，安置了床铺，又出去拿来了一些干粮、咸菜，说：“二位公子，小的不敢惊动厨房师傅，酒菜是没有的了。二位将就用点，早安歇了吧。明早你们也不用等我，趁早上路就是了。”

胤祯从怀里掏出一把金瓜子来：“老伯，这个给您，聊表我兄弟二人的谢意。”老王头千恩万谢地走了。胤祥从随身携带的包袱中取出一套干衣服，到外边池塘里洗了澡换上。等他回来时，见四哥已经低头垂目，坐在蒲席上入定了。他知道四哥的脾气，没去打搅，径自躺在另一张草席上。平常，他夜夜都睡得安稳，可今天不知怎么回事儿却睡不着了。他躺在那里，辗转反侧，想着自己的心事：

在康熙的二十多个儿子中，这位十三阿哥胤祥是最特殊的一位。自从他的亲娘阿秀出了家，他就成了没人疼却有人踩的孩子。按清代祖制，皇子一落地，便有八个保姆、八个奶母，还有做针线的六人，浆洗的六人，管灯火的六人，管锅灶的六人，一共是四十个人侍候。惟独这位十三阿哥，却只有十八个人。皇子入学，每人每月八两银子学费，他呢，也只有五两。别说其他兄弟了，就连教阿哥上课的老师也不待见他。太子胤初对他虽然还算宽厚，却并不同他交心。八哥胤禩对谁都笑模笑样、十分亲切，惟独在这个十三弟面前，冷面冷色，冷言冷语。九哥和十哥更不用说了，一个阴沉，一个粗俗，动不动就骂他是“野种”。胤祥也隐隐约约地听到过母亲阿秀的往事，知道她原是蒙古土谢图汗王的公主。进宫之前和一个书生陈潢有过些瓜葛。但父皇都能容忍，阿哥们却为何容不下他呢？如果不是父皇和四哥的保护，他胤祥恐怕早就被几个阿哥整死了。所以胤祥从小就憋了一口气，读兵书，练武功，幻想着有朝一日驰骋疆场，立下赫赫战功，堵一堵阿哥们儿的嘴。

想着，想着，那位泼他一身洗澡水的姑娘的影子，突然出现在胤祥面前。这位姑娘与他素昧平生，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可倒像与他有什么缘分一样，一想到她，胤祥就有些心猿意马。他睡不着了，便索性坐了起来，见四哥还在打坐，便笑着说：“四哥，出门在外，何必那么认真，一定要坐够几个时辰吗？”

胤祯睁开眼睛：“哦，十三弟，你还没睡呀？我哪里是在打坐，是在想心事啊。昨天看了邸报，上面说，皇上已决心要清理户部的亏空。我想着，没准儿这差事就要落在我头上，难办哪！”

“咳，原来四哥是为这事儿发愁。这有什么难办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怕欠债的无赖，就怕要账的英雄。只要父皇把差事交给你，我去帮忙。谁敢说不还，贬他、杀他，还不由着咱哥俩定。”

四阿哥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十三弟，你说得太轻巧了。这里边的弯弯绕多着呢。拖欠国库银子的人，有名有姓，好抓，也好问。可是，他们背后都有靠山，一个不谨慎，不定碰伤了谁呢。”

俩人正在说话，忽听西边小院里人声嘈杂，一个粗野的汉子怪声怪气地叫道：“来人，把阿兰给爷拖出来！哼，爷赏你面子你不要，却和那个小白脸勾勾搭搭。今晚，爷就给你个样子看看！”

俩人听这话就明白了。噢，那位泼水的姑娘原来叫阿兰，准是又被欺负上了。胤祥是个火爆性子，立时就要过去打抱不平。胤禔喝了一声：“十三弟，不可莽撞！”这一声不大，可是老十三立刻站住了，他生来谁都不服，只听父皇和四哥的话。此刻，他人虽没动，耳朵可支棱着呢。他听出来了，西边院里那个粗嗓门儿的汉子，正是姑娘刚才骂的那个“老胡”。这老胡，现在正想尽办法折腾阿兰姑娘，又是让她唱下流的淫曲小调，又是让她认错服软。阿兰姑娘的哭声越来越大，老胡的气焰也越来越嚣张。胤禔本来不想多事，此刻也忍不住了，他向十三弟吩咐一声：“十三弟，备马。你去教训他一下，完了事儿我们马上就走。”

胤祥巴不得这一声呢。他三下五去二地备好了马，又“刷”地脱下上衣，手提马鞭，冲向西院，“咚”地一脚踹开了院门。

院里已经闹得一团糟了。阿兰已被打得昏迷过去，几个歌女跪在地下向那个老胡求情。那老胡喝得醉醺醺的，一见胤祥闯了进来，便大喊一声：“哪儿来的野小子，敢来这儿撒野，与我拿下了！”他手下打手一拥上前，便要捉拿胤祥。

这老胡没想到他认错人儿了，胤祥能是好拿的吗？他自幼在皇宫练武，经过高手侍卫们的点拨，哪把这几个杀才看在眼里。只见他手中马鞭挥舞，脚下步法灵动，远的鞭打，近的掌击，眨眼间，十几个打手都被打得东倒西歪。胤祥冷笑一声，鞭梢一圈，套住了那个老胡的脖子，只一勒，这个粗莽胖大的汉子便应声倒地。胤祥上前一步踏住了他的胸脯，朗声说道：

“告诉你们，老子不是江洋大盗，乃是当今皇上的十三阿哥。这个阿兰，十三爷我买定了。你们好生侍候着，给我送到京城去，伤了一根汗毛，小心你们的脑袋！哼，别说是你们，就是任伯安那小子，十三爷也敢要他的命！”说完，抽出鞭子，在那老胡身上狠狠地抽了十几下，然后仰天大笑，出门上马，与四哥胤禔一块儿走了。

被夏夜的凉风一吹，哥俩都觉得十分痛快。胤禔突然说：“十三弟，这一趟你办了两件大胆的事儿。一个是你硬要冒充私盐贩子，上了桐城县大堂。幸亏碰上了施世纶这个清官，如果是个糊涂县令，不分三七二十一地先把你打上四十大板，可怎么交代？今晚你又痛责了刘八女庄上的人，如果不是你武艺高超，吃了亏，让我回去怎么向父皇交差呀？”

“哈哈哈哈哈，”老十三纵声大笑，“四哥你大多虑了。我老十三就爱找痛快。我心中有数，吃不了亏。再说，我干的是抑恶扬善、扶危济贫的事儿，就是父皇知道了，也不会怪罪的。”

兄弟二人一路说笑一路走，半个月之后回到了京城。一打听，皇上因为天热，不在皇宫，住在西郊的畅春园内避暑。俩人打马来到畅春园的时候，天色已晚，料想皇上已经休息。他们不敢贸然打扰，可也不敢回家。因为朝廷有规矩，凡是奉旨外出的王公、大臣和各级官员，回京后，一定要先叩见皇上交旨，然后才能回家。俩人只好暂歇在运河岸边的接官厅里，这儿离畅春园不远，等着明天一早见驾述职。吃过晚饭，洗漱完了，哥俩漫步来到运河边，却见四爷府里的管家高福儿气喘吁吁地跑来禀报：

“禀四爷、十三爷，八爷来瞧二位爷了，现在接官厅等着呢。还有府上的大爷、二爷也来请安。请二位爷回去。”

高福儿说的八爷，正是康熙的第八个儿子胤禩。他说的大爷、二爷，却是四阿哥胤禔的两个儿子弘时和弘历。胤禔和胤祥听说他们来了，连忙转身回来。就见接官厅前站着一位二十四五岁的青年，身穿四爪蟒袍，石青补服，金龙朝冠上，颤巍巍地缀着一枝金花，腰间丝绦上饰着两颗东珠，雍容华贵，气宇不凡，面白如月，慈眉善目，于精明干练之中带着沉稳和老成。这位就是朝野上下人人称赞的八哥胤禩。他在兄弟们中间一向礼数周到。他的府邸也就在运河边上，所以，一听说四哥和十三弟回京，便急忙看望来了。

胤禔和胤祥快步上前，兄弟问见礼问好之后，四阿哥的两个儿子，九岁的弘时，六岁的弘历也连忙上前给父亲请安。胤禔却黑着脸训斥他们：“见过你们八叔和十三叔了吗？怎么连个安也不请，一点规矩也不懂？”

胤祥知道四哥的家规严，连忙笑着上前护住了两个侄儿：“四哥，算了。小孩子家先给父亲请安也是正理嘛，你何必管那么严呢。来，弘时，弘历，让十三叔亲亲你们。”说着，一手一个抱住了两个孩子，胤禛却严厉地申饬道：“放开你十三叔，一边玩去，我们还有话要说呢。”

俩孩子也知道父亲家教严，不敢违拗，打了个千儿退下去了。

老八胤禩笑着问道，“四哥，你们这次到桐城，见到方苞了吗？”

胤禛心中一惊，啊，老八追得可真紧啊：“哦，见了、见了。我原以为方苞这位大名人一定是个风流倜傥的才子，谁知一见，却是个糟老头子，唉，大失所望！听说，他不日就要被押解进京，八弟想见他还不容易吗？”

“哎——四哥取笑了，我见他干什么？不过，听说他是个古文大家、一代名儒，虽然牵涉进戴名世的案子里，却不是主犯。况且，他们这些名士，爱互相吹捧，为人写个序也是常情，里边的文章他也不一定看过，所以我想出面保他一下。四哥您见高识远，小弟想向您讨个主意。”

老四却不想马上表明自己的真实态度：“哎呀呀，不敢当，我哪能称得起见高识远呢？再说，这些前明遗老，也太不识抬举。父皇为收抚他们费了多少心机，可他们却总是不忘前明，这次犯罪，也是活该！”

“四哥说得有理。不过，见死不救也不大好。四哥既然不愿伸手，八弟我可要斗胆试一试，向父皇递个保本了。哎，十三弟，听说你这次外出有了艳遇，可是真的？”

胤祥心中一惊，好家伙，八哥的耳报神可真快呀：“八哥，什么艳遇啊，不过是惩办了任伯安的一个小爪牙老胡。听说，这批歌女是九哥买的。完了，小弟少不得要去向九哥赔罪喽。”

老八大包大揽地说：“咳！慢说这事说不定是有人打着九弟的名义在下边胡闹，就是你九哥让办的，十三弟也只管放心。八哥我包你满意，把那个女子给你送到府上。哈哈哈哈哈……好了，好了，我的府邸虽然近在咫尺，可是你们二位还没见过皇上，不敢请你们到府里。四哥，十三弟，老八我告辞了。等二位见过皇上以后，我再为你们设宴洗尘。”

满人祖居中华北方凉爽之地，最害怕中原的炎热。所以，当平定西域之后，国库充盈，康熙便在承德修建了避暑山庄，又在京西修建了畅春园。这几年，康熙年纪渐渐老了，每到夏天便觉得头晕，所以，总是住在畅春园里。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回京的第二天，起了个大早，骑快马到畅春园见驾。大门口的侍卫，是当年康熙收服的水贼刘铁成，见二位阿哥来了，忙上前见礼。通报之后，御前侍卫德楞泰出来宣旨：“皇上有旨，传胤禛、胤祥至澹宁居进见。”兄弟俩跪着接了圣旨。德楞泰这才换了笑脸，向二位皇上叩见请安。胤禛笑着问道：“德军门，我们哥俩才出去两个月，这里的规矩好像有些变了。”

“回四爷的话，这是万岁爷给奴才们订的规矩。二十个御前一等侍卫，都有固定的位置。刘铁成在大门口，奴才是在万岁身边，鄂伦岱是在二门，谁也不准乱。”

“哦，原来如此。”胤禛心中怦然一动，父皇的关防加强了，难道朝中出了什么事儿吗？

澹宁居在园子深处，周围全是金碧辉煌的宫殿，惟独这里却是朴素典雅，青瓦灰砖，掩映在松竹之间，倒显得沉稳庄严，落落大方。几十名太监站在廊下，鸦雀无声。胤禛和胤祥“啪、啪”打下了马蹄袖，在廊沿下磕头报名：“儿臣胤禛、胤祥恭请父皇金安。”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听康熙在里面冷冷地说了一句：“进来吧。”

二人一听，话音不善，战战兢兢地趋步而入，刚要行礼，康熙一摆手止住了：“你们俩先跪到一边去。这会儿，朕正和大臣议事，等一会儿有话问你们。”

胤祥跪在地上偷眼向康熙瞟了一眼：父皇比他们出京时似乎瘦了一点，不过看来精神很好，双目炯炯有神，颊下胡须梳理得十分整齐，只是，好像正在生气，脸色铁青，毫无笑意。几位上书房大臣张廷玉、马齐、佟国维等人，倒比两位皇阿哥有面子，都坐在木凳子上向康熙回事。

康熙沉吟着说话了：“朕看，这个施世纶还是要保下来的。这是个能干的人，不过有点急功近利。当宁波知府时，他要求火耗归公，弄得下属连师爷都请不起，被贬为知县后，仍然是秉性

难移。他和于成龙一样，遇上官司，一是向着穷人，二是向着读书人。却不知读书人和穷人有时也不一定占理。”

十三阿哥胤祥听到这里忍不住开口说：“启奏父皇，施世纶是个好官，也非常能干。儿臣亲眼见过他审案……”

他的话刚说了一半，就被康熙厉声打断了：“住口！这是你随便插嘴说话的地方吗？哼，你们这一对难兄难弟，可真会办事啊，人还没回来，告你们的状子就已经到了京城，拿去瞧瞧吧！”康熙说着，从御案上拿起一叠奏章，“啪”的一下扔了下来。

四 老皇上纳谏清国库 不肖子冒雨戏宫娥

四 老皇上纳谏清国库 不肖子冒雨戏宫娥

四阿哥胤禔和十三阿哥胤祥回京面圣，在畅春园澹宁居见驾。康熙正在和大臣们议事；老十三心直口快，刚插了一句嘴，就遭到了皇上的申饬，随着扔下一叠奏折来：“拿去看看你们干的好事！”

胤禔和胤祥捧起奏折一看：哦，原来是安徽各地官员呈进来的。头一篇就是安徽巡抚上的折子，状告藩台何亦非，依仗阿哥权势，敲诈民财，紊乱盐政。下边还有十几篇，也都是这档子事。说由于勒令盐商出钱治河，引起盐商不满罢市。水盗也乘机大乱，抢劫盐船。安庆、庐州、颍州、徽州、宁国、池州等地治安不宁，请旨弹压。这些折子，明里是弹奏何亦非，可字里行间却是在含沙射影，指斥四阿哥、十三阿哥不懂盐政、横加干涉，以致激起民变。十三阿哥胤祥看了，气得脸色涨红。他正要开口申辩，却被四哥拉住了。胤禔平静地奏道：“皇上容儿臣禀奏：既然盐商作乱，请皇上下令让儿臣率兵前往平叛。儿臣担保，用不了半个月，就能收到功效。”

康熙冷冷地问：“嗯，什么？半个月，你真能担保吗？”

“儿臣敢担保。父皇明鉴，这不关何亦非的事儿，全是儿臣的主意。盐商们闹得太不像话，不管不行了。”

康熙勃然大怒：“好啊，你的肩膀可真够宽的，居然在朕的面前说这样的大话！朕叫你们去视察河工，谁让你们过问盐政来着？好好的一个安徽，被你们搅得四处冒火，八下生烟。哼，都是太子把你们惯坏了。”

十三阿哥见父皇发了脾气，连忙磕头奏道：“请皇阿玛息怒。此事不怪四哥，都是儿臣惹出来的。请父皇让儿臣带兵前去弹压。”

康熙一听这话更火了：“你不要胡搅。哼，你不过是老四的影子罢了。河工上也不过缺一二百万两银子，难道户部就拿出来，非要你们去逼迫盐商不行吗？”

胤禔连忙磕头：“回万岁，秋汛将至，河防不牢，儿臣是怕出事，才出此下策，让河工上就地向盐商筹款的。户部的事儿，儿臣略知一二，恐怕银子不好筹措……”

康熙又是一阵冷笑打断了胤禔的话：“嘿嘿嘿嘿，你行啊，你比朕还略知一二呢。告诉你，户部昨儿才上过折子，现存库银五千多万两呢，你知道吗？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下去先见见太子，回家再好好想想。朕明天有旨意给你们。”

胤禔、胤祥挨了一顿训斥，心中委屈万分，可是见父皇在盛怒之中，又不敢辩解，只好含着眼泪，磕头告辞。

待他们退下之后，康熙感慨万端地对几个上书房大臣说：“你们瞧瞧朕的这几个儿子，太子

懦弱无能，老十三呢又是个傻大胆，老四办事虽然稳重，但却刻薄寡恩。唉，朕想让他们早点管事，参与政务，历练一下，想不到事事处处都还得朕来操心，这不，一出去就捅了乱子。”

张廷玉一边思索着康熙的话，一边小心翼翼地奏道：“万岁，依臣愚见，安徽省的这些奏折，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全信。”

康熙一惊，忙问：“噢，是吗？你说说看。”

“回皇上。这次四爷和十三爷奉旨巡视河务，当然要涉及银子的事儿，也自然会牵涉到地方官吏的贪赃受贿和盐商们钻国家空子的事儿。四爷他们处置一下并不为过。那些盐商们怎肯乖乖地出血、拿钱，闹些乱子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依臣看，这些奏折却未免夸大其词了。如果真的是安徽全省皆乱，那么，兵部为什么没有收到告急文书？万岁在安徽放了几位有密折专奏大权的臣子，他们又为什么不向皇上如实奏报呢？”

康熙被说动了：“哦——嗯，你说得有道理。可是，户部国库里明明有银子，老四他们为什么还要向地方官和盐商们要钱呢？”

张廷玉一向稳重。他知道此事关系重大，牵连众多皇亲国戚和大臣，所以不想过早表态：“回皇上，户部银账不符，臣早有耳闻，恐怕要查一查。”

最近刚补到上书房的马齐，听到这里忍不住说话了：“万岁，关于户部银账不符的事，臣也听说了。前几天去查了一下，竟是骇人听闻……”

康熙吃惊地问：“什么，什么？你说下去。”

“是。户部报称尚有库银五千万两，可是臣查的结果，几乎全是借条。实际库存银子不足一千万两……”

“啊，竟有这事！”康熙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叫。他只觉得两眼发黑，耳朵轰鸣，霎时间心跳加快，脸色苍白，一阵头晕，颓然坐在龙位上。国库银子竟被借光了，假如一旦国家有了内忧外患，将何以应付？！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强自镇定下来，喃喃地说道：“好好好，好一个太子，朕把治国理财的事儿交给他办，他竟然管成了这个模样，而且还瞒着朕……”

佟国维是上书房大臣中唯一反对太子、向着阿哥党的人。他接过话头说：“皇上，岂止户部如此。如今吏治败坏，贪贿成风，已经到了不可等闲视之的地步了。人们常说，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实，十五万、二十万都不止。他们花了钱买个官，当了官就捞钱，捞了钱再去买更大的官，往复不止，滚雪球似的。科场也是如此，秀才六百两，举人一千二百两。进士多少，奴才不知道，可能也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奴才看，是要根治一下了。”

马齐接口说：“皇上，佟国维说的全是实情。四爷拟了个条陈，奴才看了呈给太子，这一两天可能进呈御览。四爷说，治贪治乱，应用严刑。当今京官之中，像明珠的儿子揆叙，还有余国柱、徐乾学他们，都是出了名的贪官，应该查清查实。凡贪污受贿千两以上者，该杀的杀，该刷的刷，狠下心来治他一批，让他们知道国法不可违犯，奴才以为，四爷说的办法可以一试。”

佟国维一听，四爷要处置的都是八阿哥的人，急了。他正要说话，却被康熙拦住了：“四阿哥有治世之才，可惜他不识大体。治乱世才用重典呢，如今天下太平，怎么能乱杀乱罚呢，要宽容，要给人改错的机会。吏治是要刷新，贪贿也不能容忍，但这是一篇很难作，也很难作好的大文章，莽撞从事，是要闹乱子的。廷玉，你有什么想法？”

张廷玉早想好了。听皇上问话，他谨慎地说：“回皇上，臣以为四爷的本意还是好的，是为了刹住这股贪贿受贿、侵吞公款的风气。但万岁爷的旨意，更是见高识远，可以使国家不致动乱、长治久安。臣以为，整饬吏治之事，不可操之过急，也不可没有行动，臣请皇上下旨，从户部官员借用库银之事下手，先把国库银两追回来。否则，国家一旦有事，就捉襟见肘了。臣斗胆请旨前往户部清理积欠，请万岁恩准。”

康熙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走着。他心里很清楚，户部的银子外借，恐怕不止是京官，还会牵连到一些皇亲。张廷玉虽然是上书房大臣，有些事也不方便处理。这是个硬钉子，得让皇子们

去碰。想到此他说：

“廷玉，你忠心耿耿，朕心甚感欣慰。这事儿你不要插手了，朕这里离不开你，还是让太子和阿哥们去历练一下吧，李德全——”

“奴才在。”太监总管李德全应声而至，跪在康熙面前。

“你速去韵松轩传旨，着太子。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即刻着手清理户部亏欠银子的事。让他们计议一个方略出来，明天一早递牌子来见朕。”

“扎！”

“慢。传旨户部尚书梁清标，恩准他年老致休。”

“扎！”

张廷玉心中一沉。他刚才请旨去户部，并不是要邀功。户部的事儿，他心里一清二楚，涉及到好几位皇子呢。这次，皇上要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去办，恐怕又要给太子惹麻烦了。

转眼间，李德全回来了：“启奏万岁爷，四爷和十三爷领旨，明早进园子叩见万岁。”

“怎么，你没见太子吗！”

“回万岁，太子出去了。奴才……奴才也不知太子去什么地方了。四爷和十三爷说，他们在韵松轩等太子回来，代转圣意、让奴才先回来了。”

康熙的心里闪过一丝不快，这个太子，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无力地说：“嗯，朕累了，你们都跪安吧。”

也难怪康熙心里不痛快，太子胤初此时正在海子边上悠悠闲闲地钓鱼呢！他的母亲，是已故的皇后赫舍里氏。赫舍里氏是康熙初年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原来上书房大臣索额图的侄女。她与康熙自幼青梅竹马，入宫之后，又贤德端庄，治宫严谨。那年，假朱三太子叛乱，赫舍里氏因护驾受惊，难产而死，生下的就是这个胤初。康熙顾念皇后的情谊，改变满人不立太子的祖制，在皇后咽气之前，破格立胤初为太子，而且从那时开始，一直对他十分钟爱。虽然老八、老九、老十他们已经自成一党，处处挤对这位太子，可有父皇的维护，太子稳坐东宫，又怕什么呢？

胤初自打出了娘胎，就被立为太子，如今已经当了三十三年了。可是，父皇龙体康健，他再急，也还得当太子。那年，索额图曾试图谋反，囚禁康熙，扶太子登基，可是被精明的康熙发觉了。索额图被终身监禁，太子虽然没受处分，康熙却从此对他有了几分戒心。这两年康熙让太子管事，以便得到些历练，可他哪能坐得住啊！今天，他看了几份奏章，就觉得头昏眼花，便溜出来，到海子边上钓鱼散心。不巧，晴得好好的天，却突然阴上来了。太监何柱儿连忙提醒他：

“太子爷，天阴了，看样子马上会有大雨，请回宫吧。”

“去去去，别烦人，哪儿就下了。”眼看鱼要上钩，太子不痛快了。可何柱儿却不敢不劝：“太子爷，夏天的雨，说下就下。爷要是挨了淋，奴才就担待不起了。”

“那，你去给爷拿件油衣来。”

何柱儿刚走，这雨可就下来了。太子只好扔掉钓竿，跑到附近一个假山石洞里去避雨。不想刚一进洞，却踩在一个人的脚上。那人“哎哟”一声骂道：“哪个不长眼的，要死了！”

太子一听，哦，是个女人，刚窜上来的火又下去了：“嘿嘿，骂得好！是我没长眼，是我要死了。”

那个骂人的是个宫女，此刻见来的是太子，早吓慌了，连忙跪下磕头：“奴婢郑春华错骂了太子爷，请爷治罪。”

治罪？太子喜欢还来不及呢：“没事儿，没事儿，不知者不为错嘛。抬起头来，让我看看。”

郑春华羞涩地抬起头来。只见她满面红晕，恰似三春桃花；眼波流动，暗含千娇百媚。看年纪不过十八九岁，身材修长，亭亭玉立，令人不醉自痴。太子一下子呆住了。他越看越爱，越爱越馋，禁不住扑上前去，伸手把郑春华揽在怀里。郑春华推又不敢推，从又不敢从，急急地

说：“太子爷，您饶了奴婢吧。奴婢不敢……这里也不是地方啊……”

俩人推推揉揉，在地上滚成了一团。就在这时，洞外传来何柱儿的喊声：“太子爷，太子爷，您老在哪儿呀？哎——刚才还在这儿呢，莫不是到这洞子里躲雨了。”

听话音何柱儿就要进洞了，太子只好放开了郑春华，走出洞来。一场好事被这奴才冲散了，他心中怒火上窜：“你鬼嚎什么？”一边说，一边“啪”、“啪”就是两个耳光打了过去。何柱儿挨了打可不敢叫屈：“嘿嘿嘿嘿，太子爷，不是奴才莽撞，刚才回去拿油衣时，四爷告诉奴才说，万岁爷传了旨意，四爷和十三爷都在等着太子爷呢。哟，太子爷，您这是怎么了，衣服上怎么弄了这么多泥？快回去换换吧。唉，都怪奴才侍候得不周到，委屈爷了，爷打得好，打得值……”

他还在啰啰嗦嗦地说，太子可忍不住了：“混蛋！你絮叨些啥？还不快走！”

“扎！”

怀着一肚子不痛快，太子胤初回到了韵松轩，先进里面磨磨蹭蹭地换了衣服，出来跪下，听了四阿哥口传的圣旨，这才站起身来，接受二位兄弟的拜见，然后慢吞吞地说：

“清理户部积欠，这可是个棘手的差事啊，要得罪不少人的。前年，皇上曾有意让老十四去查，老八和老九跑到皇上面前替他说情，假借古北口军营急需整顿为理由，把十四弟调开了。你们仔细想想，要是不想管这档子闲事，我明天见皇上也替你们开脱一下。”

老十三胤祥怎么也想不到太子会说出这样松软的话来：“太子，你顾念兄弟，我感激不尽。可国家不是八哥的，他可以不操心，不管事，太子您可不能不管哪！小弟虽然不才，却不敢给太子丢脸。有太子和四哥坐镇，小弟我先去蹚蹚这个浑水。”

老四胤禛也说：“十三弟说得对，我们哥俩要不给太子争气露脸，留下这烂摊子，将来太子可不好收拾呀！”

太子这才明白过来：“哦，对对对。二位兄弟说得好，这事是非管不行。这样吧，我马上叫吏部下八百里加急文书，把施世纶调来。老四，你推荐到毓庆宫办事的朱天保和陈嘉猷都很精明，也派给十三弟做助手。这样，也便于我们之间的联络。你们看，行吗？”

老十三胤祥胸无城府，性情直爽，听了太子这话，觉得有了后台，又有了帮手，高兴得不得了。可胤禛却知道，朱天保和陈嘉猷这两人，因见太子经常和侍卫、太监们聚会，吃酒玩乐，有失太子体统，曾经多次劝谏太子。太子对他俩很不满意，这次是借机把他俩开销出来了。事儿办好了，他太子脸上有光，可以洗脱“无魄力”的丑名；办砸了，是老四推荐的人不得力，他又可以推脱责任。唉，真拿这个太子没办法！可是，自己没有争夺皇位之心，保太子就是保皇上，不忠心保他又保谁呢？

老四这儿正想心思，却听太子突然问道：“哎，老四，听说昨天晚上老八看你们了？”

胤禛被问得一愣，嗯，太子的消息怎么这样快？哦——看来，他表面上懒懒散散，暗地里可没闲着呀：“哦，是。八弟昨晚见过我们了。”

“嗯。是不是为保方苞的事儿？”太子又追问一句。“八弟倒是说这事儿了。不过，我没答应他。”太子正颜正色地说：“哎，这你就不对了。我告诉你，戴名世的案子虽然已经结了，可是皇阿玛有点后悔，觉得处理重了，想对方苞从轻发落，八弟这个人一贯以慈悲佛的面目出现，处处装好人。四弟，我看，你也上本替方苞说说情吧，要不然，好事儿都让老八抢走了。”

四阿哥听太子这么说，心里有点不服：“太子，说老八处处装好人，这话我信，可说他是什么慈悲佛，我可听不进去。小弟虔信佛教，对佛经我比他有研究。他要是真心向佛，就不会请那个牛鼻子老道张德明去看相了。”

太子一听这话吃了一惊：“什么，什么，张德明，张德明是谁？”

五 清积欠官员互攀扯 查根源党争露端倪

五 清积欠官员互攀扯 查根源党争露端倪

太子胤礽听说老八胤禩请老道士张德明看相，感到奇怪，忙问：“什么，张德明？张德明是谁？”

胤禩不屑地一笑说：“哼，一个江湖骗子罢了。我们兄弟贵为皇子，万岁和太子之下，谁敢和我们比富贵，有什么解不开的事情要看相？我看，老八是有野心！”

胤禩这话果然打动了太子的心。他一天到晚最怕的就是其他阿哥和他争这太子的位置。大阿哥城府极深，看不透心里想的是什么，可他绝不是个省油灯；三阿哥呢，表面上是太子党，好像只知埋头写书、编书，但却处处在皇上面前讨好，看来也有野心；老八、老九、老十和老十四是一党，又是老八领着头，他们这一党最难对付；只有老四、老十三两个兄弟对他这太子忠心耿耿。可今天这事，太子又不想让两个兄弟看出自己的心事，便强装出一副笑脸说：

“四弟，你不必操这些心。人家都说你是冷面王，心里容不下人，你也得注意收敛些。咱们是皇子，要有包容四海之量嘛。好了，天不早了，二位兄弟在我这儿吃过饭再回去吧。”

话不投机，老四、老十三哪敢扰太子的饭呢？便告辞回去了。

太子镇定了一下心思，拿起书案上的奏章来。最上边的一份是内务府送来的，说要把宫中几位年轻的女官晋封为贵人，侍候皇上。在长长的名单中排在第一个的就是郑春华。一见这个名字，太子马上想到刚才在山洞中和郑春华的事儿，要不是何柱儿这狗奴才撞见，好事儿就成了。如今，郑春华要选送给父皇了，这，这可如何是好呢？

清理户部亏空银子的圣旨一下，十三阿哥胤祥就带着太子宫里的朱天保、陈嘉猷二人，走马上任了。原来的户部尚书梁清标已经奉旨告老还乡，新任的户部侍郎施世纶还在来京的路上。胤祥当仁不让，暂时署理户部事务。他把户部官员们召集起来，宣读了圣旨之后，又订了几条规矩：即日起，所有官员、差役，必须在卯时正刻签到，不得迟误；中午不准回家，一律在衙门里头吃饭；夜间值宿人员一律在签押房守候。胤祥本人呢，也搬到户部尚书的书房住下。所有外省来的公事、文案、奏折、条陈等等，要随到随呈给胤祥本人审阅，不许过夜。

户部的大小官员，谁不知道胤祥的脾气啊，这位十三爷，堂堂一身正气，凛凛两肋风骨，谁的头他都敢剃。这几道严令一下，平日拖拖拉拉。涣散疲沓的户部，霎时变了模样。一个个规规矩矩、服服帖帖，从外表看，真像个京官衙门的样子了。

经过十来天的摸底儿，胤祥心中有数了，便请太子和四哥胤禩来户部训示、监督，开始清理国库的积欠。

太子胤礽和四阿哥胤禩，见十三弟办事利索，进展很快，便高高兴兴地双双来到户部。胤祥带领户部官员见礼之后，安排太子和四阿哥坐定，便开口说话了：

“众位，今日太子和四爷在上，我奉皇命差遣来清理户部的库银。各位都是饱学之上，我说什么也都是班门弄斧。所以，大道理我不讲了。但有一句话非说不可，那就是古语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皇万岁，宵旰勤政，历尽千辛万苦。才换来了这太平盛世。有道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可是，有些人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这个砍树枝，那个刨树根，这样下去，大树一倒，你们上哪儿凉快去！我来户部这些天里，也听了不少闲言碎语。有人说我霸道，有人骂我贪利。要我说呢，既然有人放着王道不遵从，就得来点霸道；既然有人要侵吞国库银子，我就不能不看重利害。户部素称‘水部’，主管着天下钱粮财赋，应该是一潭清水。可是，我查了一下，除侍郎王鸿绪一人之外，其他的人都多多少少地借了库银，哼，这一潭水不仅浑了，而且已经成

了臭水！所以要清，就要从户部清起。这既是皇上的旨意，也是你们自作自受。朱天保，你把欠债的人名、数目，当着太子、四爷和大伙儿的面念一遍。”

“扎！”朱天保答应一声，拿起文案上的一本账册，朗声念道：

“户部侍郎吴佳谟，欠银一万四千零五十两；员外郎苟祖范，欠银四千二百两；员外郎尤明堂，欠一万八千两；主事尹水中，欠八千五百两……”朱天保一口气念下去，末了报了个总数：“户部职官合计欠银七十二万九千四百五十八两三钱！”

嗨，有整有零！在场的人，谁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借银，借出去的又是这么大的数目，更没想到，这位十三爷会当众来这一手，都惊得面面相觑，手足无措。

胤祥胸有成竹。神色自若地又开口了：“诸位，刚才念的可都听清了？有数目不符的，可以当堂提出来。但是，欠债必须清还！”他口风一转，突然严厉起来，“吴佳谟，现在你是户部最大的官，要清，就得从你开始。说说看，你欠的一万多两银子，什么时候还呢？”

吴佳谟在户部里资格最老，资历最长。前天，听到梁清标卸任的消息，他还做着好梦，想着这“尚书”的职位轮也该轮上他了。却没想到十三爷接管户部之后，第一棍子就打到他的头上。这下可好，升官是没指望了，掏腰包赔钱倒是现成的。他心里不服，张口就是怨言：

“回十三爷的话。银子下官一定清还。不过，请十三爷宽限几天，等我发散了家里的差役、轿夫、佣人，再去城外找个破茅庵安置了家眷，然后，变卖房屋、家产，再清理欠银如何？”

四阿哥胤禔一直满有兴趣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心中暗暗称赞十三弟的精明能干。此刻，听吴佳谟这么一说，他坐不住了。这不明明是撒刁耍赖吗？如果不镇住这个老官僚、老滑头，往下，这么多欠了银子的官员，岂不都要照此办理？嗯——得给十三弟撑腰了。于是便说：

“我说吴佳谟，你发的什么牢骚？十三爷让你带头，是成全你的体面。你的家底四爷我清楚，拿出一万多两银子就至于倾家荡产了？不说别的，光是在红果园的那处宅院，出两万两你卖不卖？”

吴佳谟敢给胤祥耍刁，可不敢得罪四爷：

“四爷您教训得对。不过，下官十年寒窗苦读，二十载在朝为官，像这样苦苦逼债的事儿还从未见过。四爷说这是成全体面，下官却想不通……”

胤禔勃然大怒：“想不通，下去再想想！常言说，无债一身轻，还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身为户部侍郎，应该明白，你自己不清，怎么清户部，户部不清，又怎能清天下？十三爷让你先清，就是让你做个轻松干净的人，这难道不是成全你的体面吗？啊？！”

胤祥见四哥为他做主，胆子更大了。他一不气。二不恼，笑嘻嘻地说：“四哥，大道理我给他们讲过，您不用为他担心。吴佳谟，你卖房子卖地我管不着，我只问你一句话，你什么时候还账？”

软磨不成，吴佳谟横下一条心要硬抗了：“回十三爷，我没钱。”

胤祥冷冷一笑：“那好，好得很。来人！”

四个侍卫应声而出。他们都是四爷府里的人，是胤禔精挑细选来帮助十三爷办差的。十三爷吩咐说：

“你们四个，跟着陈嘉猷大人，再去顺天府叫上几个人，一齐去吴佳谟家里清查。给他留下一处宅子，其余的全部查封，登记造册，交官发卖。记住，不许莽撞，不得无礼。听清楚了没？”

“扎！”

五个人答应一声走了。吴佳谟想不到，十三爷竟然如此绝情，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只好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其余的官员，大眼瞪小眼，也都被镇住了。

胤祥站起身来，手摇折扇，消消停停地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慢声细语地说：“十三爷我今天是奉旨办事，太子和四爷也在这儿坐着。我给你们透个底：皇上仁慈为怀，

知道你们做京官的都很清苦，花销也大，所以除了俸禄照发之外，外省官员给你们送点礼物、孝敬，都一概不究，也不会把你们整得出不了门，过不去日子。可是，有人要想依仗职权、侵吞国库、收受贿赂、赖账不还，那，我十三爷就对他不客气！说吧，你们打算怎么办？”

胤祥敲山震虎，当众发落了一个吴佳谟，其余的欠账官吏谁还敢再乍翘啊！纷纷出来说话。有人说要卖宅子，有人说要卖当铺，有人请求在秋粮下来之后卖田地。个个虽然像挤脓包似的哭穷叫苦，可没人再敢说“不还”两字了。只有那个欠了一万八千两银子的尤明堂，却铁青着脸，端坐不语。胤祥来到他身边笑咪咪地问：“老尤，你打算怎么办呢？”

尤明堂话中有话地说：“回十三爷，要是咬紧牙关过日子，这账好还。当初要是不借，也不至于穷死。”

十三爷一愣：“嗨，这话新鲜。你既然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借呢？王鸿绪没借，不也过来了吗？”

尤明堂冷冷一笑：“哼，十三爷明鉴。您查一查，王鸿绪放了一任学差，光是贪赃受贿捞了多少银子？唉，我们没那福分，摊不上美差，不借钱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石投湖，涟漪四起。尤明堂突然把话题转到王鸿绪贪赃的案子上，户部欠债的官员好像捞到了一把救命稻草，都纷纷说话：抱怨京官清苦的，懊悔没捞到美差的，讽刺挖苦王鸿绪的，吵吵嚷嚷，闹成一团。王鸿绪可坐不住了，他冲着尤明堂大声说：

“尤明堂，你不要血口喷人！你说我办学差贪污受贿，有什么证据！拿出来，我服罪，拿不出来，这事儿咱俩没完。我是办过学差，也收了门生孝敬的银子，可加起来也不过一百多两。这个数目，就是孔老夫子也认为是应当的。这几年我在部里掌管河工和漕运的银两，可以说是滴水不沾，两袖清风，账目都经十三爷查过了。我也借过库银，不过，在皇上下旨以后，马上就全部归还了。现在你们不还银子，还要找我的茬儿。不是糊涂，便是别有用心。十三爷，请您为下官做主。”

听了这话，胤祥沉着地一笑。他心里很清楚，尤明堂是想把水搅浑，便严厉地说：“咱们今儿个只说追还欠款的事儿。至于贪赃枉法、收受贿赂，自有清查的时候。多行不义必自毙。凡是不按朝廷规矩办事的，不管是谁，也逃不脱法网。王鸿绪有没有贪赃，以后再查，今日不议。至于他也借过库银，既然还了，就不再追究。其他的人也照此办理。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尤明堂还是步步进逼：“十三爷说得对。王鸿绪的欠债是还了，不过那不是他聪明，是他有后台。如果我有皇阿哥撑腰，能替我还账，我也不愁了。”

王鸿绪忽地跳了起来：“尤明堂，你把话说清楚，哪位阿哥帮我还账了？”

尤明堂诡秘地一笑：“嘿嘿嘿嘿，王大人你急什么呢？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用得着我当众点明吗？唉！这世道，老实人没法活。既然你不认账，咱们也就不说吧。我欠了钱，也没有阿哥心疼，那我就自己还吧。”尤明堂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张一万八千两的银票来，双手呈给胤祥。

胤祥接过银票倒愣住了：“尤明堂，你这是怎么回事儿，你不用钱，为什么还要借国库银子？”

“十三爷，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嘛，借了白借，不借白不借。如今，十三爷要清，我不得不说一句，十爷还欠着十万两呢，他自己的不清，还替别人还账。这件事，十三爷您管不管呢？”

在场的官员们谁也没想到，尤明堂又拉扯上了皇子阿哥，霎时间，又是一阵喊喊喳喳的议论。胤祥一看，好嘛，清来清去，清到自己兄弟头上了。他只觉得一阵心火上冒，“啪”的一拍桌子说道：

“别吵了！我十三爷生就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今日一不做，二不休，不管是户部官员，还是皇亲国戚，谁欠都得还！”

这话一出口，下边又是一阵骚动。王鸿绪听尤明堂咬出了十阿哥，他更坐不住了。如果十三

爷顺着这条线追下去，反太子的阿哥党就会全线崩溃。哼，十爷待我恩义深厚，我不能让尤明堂的诡计得逞。想到这儿，王鸿绪冲着太子开口了：“太子爷在上，臣有一事不明，想请太子训示。是在这儿说呢，还是换个地方私下里谈？”

一直端坐不语的太子，猝不及防地被王鸿绪一问，有点回不过神来：“啊？问我吗？我，我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吧。”

王鸿绪一听这话，立即追问道：“既然太子吩咐，奴才就斗胆直言了，请太子示下，爷欠的四十二万两银子，准备什么时候归还呢？”

太子陡然一惊：“啊？！我？我什么时候欠了银子？”

王鸿绪阴沉地一笑：“哦，太子爷，您是贵人多忘事，您老想想，是不是为了买庄园，还是买花园什么用过的？这件事儿，在太子手里值不得一提，也用不着太子爷亲自过问。不过，奴才这儿记着这笔账呢。是疏庆宫的太监何柱儿，拿着太子的手谕来户部借的。太子想想，有这回事儿没有。莫不成是何柱儿从中捣鬼了吗？”

四爷胤禔听了这话，不由得心中怦怦乱跳。哎呀，王鸿绪这话说得厉害呀！表面上看，滴水不露，没有一点冒犯太子的地方，可仔细一品，句句都安着钉子。太子要认了账，那么，他身为太子，欠账不还，还怎么让官员们去还债；太子要不认账，放着何柱儿这个太监就是活证据，太子就要承担纵容家奴，违犯国法的罪。不管落到哪头上，太子奉了圣旨，坐镇清理户部这差都不好办了。他要是一倒架儿，叫我和十三弟如何是好呢？

老四这儿正想着呢，太子可沉不住气了。哦——他想起来了。三年前，他去通州玩儿，看见那里有座周家花园，建得很有气魄。他动了心，便派何柱儿到户部支了四十二万两银子买了下来，又请了能工巧匠，赔进了五六万两银子，着意地修整了一番，把那里变成了“太子行宫”。在这座行宫里，养着一帮子美女、歌伎，供他玩乐。他想得很简单，自己身为太子，用户部几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天长日久，就把这事丢在脑后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被这个王鸿绪当面揭出。他是又恨、又急、又羞、又怕。万一皇上知道了他私造行宫的事儿，那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但在众目睽睽之下，户部有证有据，他不认账也不行啊！思忖了好大一会儿，他才吭吭哧哧地说：

“哦——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儿。这好办，我欠债，我来还，四十二万一两也不会少。好了，老四，老十三，你们在这儿继续办差，我还要去畅春园给皇上请安呢。”说完，站起身来，拂袖而去。

六 施世纶直言谏圣君 康熙帝挥泪责太子

六 施世纶直言谏圣君 康熙帝挥泪责太子

胤祥坐镇户部，清理国库积欠。没想到，清来清去，却清到了太子头上。看着太子愤然离去的背影，胤祥心中一阵焦躁：唉，太子啊，太子，你身为国家储君，上不为君父分忧，下不给群臣做榜样，却干出这样的事来。你叫我怎么向父皇交代呢？

四阿哥胤禔到底比胤祥老练。他也生太子的气，可是他没有忘记，眼前还有几十个户部官员在看着他们哥俩呢！今天，虽然牵连了太子，可是大旗不能倒，只要稍微一松口，就会前功尽弃，清理积欠库银的大事，将功亏一篑。想到这儿，他把脸一沉说道：“各位，听见了吗？太子从我做起，已经答应如数归还欠银了。你们怎么办，都掂量一下。是学吴佳谟呢，还是照尤明堂

那样立刻还清。刚才十三爷说过了，不管是太子、阿哥、还是户部官员，谁欠债谁还钱，一个也脱不掉。这是皇上的圣旨。四爷我和十三爷是奉旨办差，无论对谁都不能留情面。你们也别心存侥幸，听清楚了吗？”

见这位“冷面王”出来说话，又听他说得这么决绝，谁还敢违抗啊。胤禔的话刚一落音儿，下边就齐声答道：“回四爷，听清楚了。”

“嗯，那就好，你们都下去吧！”

“扎。”

户部官员们走了，胤祥却还气乎乎地站在那里。他真想不通，太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父皇百年以后，他就拥有天下了。金碧辉煌的宫殿，锦绣铺地的御花园，前呼后拥的太监、宫女，粉黛上千、嫔妃如云的后宫，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为什么这么急不可待地去侵吞国库银子，贪一时之欢乐，干自毁长城的蠢事呢？

胤禔端着一杯凉茶走了过来，拍着胤祥的肩头说：“十三弟，你也乏了，大热的天儿，何必生闲气呢！来，喝口茶，消消气儿，咱哥俩出去透透风。”

胤祥感激地看了四哥一眼，接过茶来，一饮而尽。哥儿俩出了户部衙门，漫步来到西河沿儿。凉风一吹，胤祥的心平静了许多，说道：“四哥，这次来户部办差，是你掌舵，我划桨，干的是为太子挣面子的事。如果太子不糊涂，他就该懂这个理儿，痛痛快快地把四十二万两银子交出来。要不然……”

“哎，十三弟，别老垂头丧气的。太子的事你别发愁，四哥我去跟他说。咱们这差事是难办，可是既然父皇交代下来，无论如何咱们不能办砸了。当年，明朝的永乐皇帝，起兵篡位攻打南京。船走到半路没风了，永乐想回兵。可他手下有个人说，只管向前走就有风，一辈子不走，一辈子没风。永乐听了这话，终于登上了宝座。不然的话，明史就要重写了。眼下，我们的‘船’还在江心，不管有风没风，我们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呀！”

四阿哥胤禔办事，一向是说干就干，从不拖拉。太子拖欠国库银两四十二万，这可不是件小事，必须立即与太子讲明利害。可是，太子住的毓庆宫在大内里边，现在天色已晚，外臣不奉旨意是不准入内奏事的。胤禔只好写了请帖，把太子请到他的四贝勒府。兄弟、君臣促膝谈心，直到深夜。其实，事情是明摆着的，太子也并不糊涂。国库亏空如此，太子又带头欠债，他不还钱，其他十几位欠债的皇子阿哥谁肯出血？皇子们不还，又怎么去追交官员们的欠款？这么一来，清理积欠的事儿就非得泡汤不可。要是差事办砸了，老皇上康熙一动怒，还是得拿太子问罪。所以，不用胤禔多费口舌，太子胤礽便痛痛快快地答应卖了通州花园还账。兄弟俩谈完了正事，天色已交三更，胤禔便安置太子在正房休息。可是太子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倒不是为了通州花园行宫，也不是心疼那四十二万两银子，他是心里生气。别人看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国家储君，好不威风。可他也有苦处啊。上边有皇上，下边有群臣。在皇上面前，他是臣；在百官面前，他又是君。既是君又是臣；既不像君，又不像臣。出一点儿错，上边父皇要严厉训斥。下边，八爷的阿哥党群起而攻之，活像是钻进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今儿个，王鸿绪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硬是跟自己过不去，还不是仗着老八的势力吗？这个王鸿绪还懂一点儿君臣之礼吗？唉，自己这太子当的徒有虚名，太窝囊，太不值得了！

辗转反侧之间，天已交四更了。胤禔已经过来请安。太子不得不匆匆起床，草草梳洗，对胤禔说：“四弟，你头晌就去户部，把咱俩昨晚议的事告诉十三弟。我决意带头还债，叫十三弟手腕子硬一点儿。不管是哪位阿哥，也不管是几品的官员，只要欠了债，都得还钱，一个也不要饶过，看户部那些个王八蛋还有什么可说的。”说完，带着从人骑马赶往畅春园去了。一路上，他快马加鞭，风驰电掣，不敢稍加停顿。因为太子知道康熙皇上一向是早起惯了的，对皇子们的要求也非常严厉。从他们上学开始，都必须四更上课，不准迟误。此刻天将五鼓，父皇恐怕早起来了，去晚一步，少不了又是一顿训斥。

太子所料果然不错。他来到畅春园搪宁居的时候，康熙皇上早就开始问政了。大院里肃穆寂静，几个太监有的在熄灭廊沿下的灯烛，有的在洒扫院落。太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轻手轻脚地躬身进殿，见父皇康熙盘着腿坐在炕上，神情严肃，张廷玉、佟国维和马齐三位官员正在奏事。太子不敢打扰，默默地行礼叩见之后，退下来站在一边。

康熙皇上听完那位官员奏报，转过脸来对三位上书房大臣说：“嗯，你们都听清楚了吧？据施世纶所奏，下边竟出了这等事情，实在是开国以来闻所未闻。朝廷救济安徽凤阳的十万石粮食，只有两万石分给百姓，其余八万石全被各级官吏侵吞了。吏治败坏如此，贪风横行无阻，这成何体统。长此下去，百姓可怎么活呀！”

太子在一边听着，这才知道，原来下边跪的是新选的户部侍郎施世纶。不过他低头跪着，看不清面目。见父皇动了气，太子也不敢多嘴。却听佟国维说：“皇上不必为此生气劳神。施世纶刚才所奏，只是凤阳一地的见闻，何至于到处皆是如此呢？奴才今儿个就发文，要安徽巡抚好好地查一查，该办的办他几个。”

马齐接过话茬儿说：“据施世纶所言，确实令人触目惊心。不但万岁为之焦虑，奴才也深感不安。下边也太没王法了。依奴才之见，应停发赈济粮食。贪风如此，简直成了无底洞。有多少粮食也填不满这个坑。”

张廷玉一向是谨慎的。听马齐这样说，他不得不表态了：“不不不，马齐的活似有偏激。安徽今年灾情严重，朝廷不赈济一点儿恐怕要激出民变的。”

跪在地下的施世纶听到这里忍不住了。他叩了个头奏道：“万岁，奴才愿请旨前往凤阳。三年之内，如不把凤阳治理得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请万岁治奴才欺君之罪。”

康熙沉思了一下说：“嗯。你们说得有道理。朕看赈济一下灾民还是应该的。凤阳这地方民风刁悍，不赈济救灾，万一出了乱子，还得派兵平定，花钱用粮就更多了。施世纶请旨去安徽，忠心可嘉，可是朕却不能准你。朕要让你干一件更重要的差使，你就留在京城里掌管户部吧。现在十三阿哥在那儿，太子和四阿哥坐镇，办好了户部清理亏欠的事儿，比治理好几个凤阳都强得多。朕就看你的了。”

一听这话，施世纶连连叩头说：“万岁，奴才只是治理一郡一地之才，户部至关重要，非臣能力所及。臣不敢接此重任，恐怕万一办砸了，有失主上知人之明。”

康熙一挥手说：“哎，这是什么话？朕知道你是刚正廉明之臣，才破格委你以重任。朕心里很清楚，这件事难办。但惟其难办，才得用你这样铁面无私的净臣。你只管放开手跟着十三阿哥去办，一切由朕为你们做主。你别害怕，小人们害不了你。”

施世纶又磕了个头说：“主上对奴才如此信托，奴才万死不足报答皇恩。但此事事关重大，奴才实在不敢奉诏。”

康熙感到有些奇怪，不解地说：“嗯？怎么，都说你施世纶胆子大，敢于藐视权贵，从不阿谀奉承，也从不屈服于小人。今天为什么一再推脱呢？”

“回圣上，不是臣一味推脱，实在是力不从心。”

“你是怕欠债的官员太多，清不过来还是怕得罪人？”

施世纶急切地说：“回万岁问话，不是欠债的人太多，而是欠债的人太大。比如，不少皇阿哥，还有太子爷都欠有国债。奴才官微职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呢？”

站在一边的太子胤初听施世纶这么一说，头“嗡”的一下差点没晕过去。好嘛，昨儿在户部，王鸿绪当众揭了他的短，今儿在万岁面前，施世纶又告了一状，上上下下一点儿面子都不给留了。莫不是看到皇上不待见我，他们就纷纷落井下石，都来挤对我、作践我？可是太子也不糊涂，他知道心里再有气儿也不能在这儿发作。他连忙扑通一下跪倒在地，胆怯地说：“父皇在上，儿臣不肖，三年前在通州买了一处花园，一时手头紧，借了户部的银子。儿臣已答应清还，求父皇治罪。”

太子这一请罪，施世纶可架不住了。刚才太子进来的时候，他正跪着向康熙奏事呢，知道进来了个人，但不知是谁。一是他不敢抬头看，二是他从未见过太子，三呢，他根本就没想到太子就在跟前，所以，不但没请安，反倒告了太子一状。这会儿，太子一说话他后悔也来不及了。连忙伏在地上重重磕头说道：“圣上，奴才出言不逊，冒犯了太子。请圣上和太子治臣不恭之罪。”

“哈哈……”康熙开怀大笑：“请什么罪呀？君臣父子之间就应该这样直言不讳，有什么就大胆说出来，这很好嘛。胤初，昨天户部的事朕已经知道了。今天施世纶又提到这件事，你该好好想想，同是一档子事，说的人却不同。有善有恶，有向着你的，也有想扳倒你的，用心不一样啊！你也是个聪明人，心里要有主意，不能怪罪施世纶。就是朕也有办错事的时候，臣子们犯颜批鳞，朕也从来没怪罪过。你知道郭是的事儿吗？他当面指责朕是暴君。朕不但原谅了他，还给他连升三级呢。”

胤初连忙磕了个头说：“皇阿玛教训得对，儿臣记下了。施公心怀忠义，儿臣岂敢怪罪他。”

康熙微笑着点了点头说：“嗯，这就好。你们都起来吧。户部的事是难办，可是再难也得办好。国库有账无银，一旦国家有事可怎么得了！清理贪贿、刷新吏治，就得从这里撕开一个口子。如果连这点儿事都办不成，全国整饬吏治、改革弊政还从何谈起呢？你们只管放心大胆地去干，万事有朕做主呢。朕看刑部的事也该清了，冤狱不少，积弊更多。等清完户部，再清刑部吧。施世纶，太子已经知错改错了，阿哥们谅也不敢抗旨不遵。你就到户部报到办差去吧！”

这一下施世纶放心了，忙答应一声：“臣遵旨。”

康熙扫视了一眼在场的人说：“好了，你们都跪安吧。”

众大臣一齐跪下：“扎。”

太子晕晕乎乎地跟着众人出了澹宁居。他没料到这一场泼天大祸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被皇上放过了。他这儿正暗自庆幸呢，不防太监邢年赶了出来，说道：“太子爷请留步。万岁有旨，还有话要对太子说呢。”

胤初心中咯噔一下：坏了！这一回去，少不了一顿训斥。他战战兢兢地重新来到康熙面前跪下说：“皇阿玛宣儿臣回来，不知有何训示？”

康熙黑着脸，没好气地说：“哼！有何训示？你自己干的好事，还用朕说吗？你身为太子，却不思上进，置国家、社稷于不顾，把朕的教训弃之一旁。你，你，你把朕的脸都丢尽了！朕万万想不到，刷新吏治，惩治贪赃，第一个碰上的就是你这个不肖的儿子！你想想，这些年朕是怎么疼你、爱你、保你、护你的。明珠要害你，朕将他抄家罢官；索额图要陷你于不义，朕圈禁了他；你无端责打纳苏尔亲王，朕顾全你的脸面，苦口婆心地替你安抚臣工。可是你又是怎么做的？朕听说你在背后发牢骚，说什么‘当了快四十年太子，千古绝少’。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你想盼朕早点死吗？你三十好几了，难道还要朕扶着你走路吗？！”

康熙这一阵劈雷闪电般的发作，可把太子给吓坏了。他躲无可躲，闪无可闪，父皇暴怒之下想辩白又不敢，只是一个劲儿地磕头。战战兢兢地说：“请皇阿玛息怒。皇阿玛多年恩养、谆谆教诲，儿臣时刻铭记在心，不敢稍有怠慢。若说儿臣生性懦弱、办事不力，儿臣不敢不认。但若说儿臣对父皇心怀二志，有不轨之举，儿臣断不敢这样做。皇天在上，求皇阿玛圣鉴……”说到这儿，他鼻子一酸，竟放声哭了起来。

康熙见太子如此，也不觉动了怜子之情。他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你不要害怕。朕刚才在盛怒之中，说话也许有过激之处，未必句句都准。你是读过史书的，隋文帝一世英明，可江山却断送在儿子炀帝手里。朕千辛万苦保存你这点骨血不容易啊。要知道创业不易，守业更难哪！你这样不争气，怎么能不叫朕伤心呢？”康熙说着动了真情，不觉老泪纵横，哭出声来。

胤初见此情景更是惭愧，抽咽着说：“求皇阿玛保重龙体，儿臣知道错了，一定改过。”

康熙擦了擦眼泪说：“唉，在朕的二十多个皇子里朕最疼爱的是你。因为你不但太子，还是皇后的亲生儿子。你的母亲有功于社稷，有恩于朕。朕看在你生母的面子上，总是对你格外施恩。只要你立得正、站得稳，哪个大臣、皇阿哥想加害你，朕必定严加惩处，或杀或贬，决不手软。可是你要是自己胡作非为，获罪于天，又叫朕如何保全你呢？下去好好想想，该怎么办你自己拿主意吧！”

七 乱宫闹太子淫母妃 宴仲秋康熙祭上苍

七 乱宫闹太子淫母妃 宴仲秋康熙祭上苍

要说胤礽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似乎也并不为过。您别看刚才他在康熙面前，又是痛哭流涕地忏悔，又是铁嘴钢牙地发誓，可是一出了康熙住的澹宁居，他就变卦了。这个畅春园是康熙住的夏天避暑的地方。这些年，康熙有意地让太子常在身旁，帮助处理一些军国大事、奏章条陈，代皇上接见大臣和外国藩王什么的，为的是让他得到学习、历练的机会，将来好掌国理政。所以，在畅春园里，特意划出一块地盘来，供太子居住。这地方叫韵松轩。房屋宽敞，清凉爽人，也照样有太监、宫女们侍候着。可这位太子爷却并不想住在这儿，因为这里距离皇上太近了，皇上想见他，他就得召之即来，皇上要不想见他呢，他就得挥之即去。事事处处都在老皇上的眼皮子底下，受着监督，为一点小事，也常常遭到皇上的申斥。这种状态，使太子胤礽觉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很不自由，也很压抑。按常理，这次他犯了大错，刚被皇上雷霆暴雨地训了一顿，应该老老实实地呆在皇上身边，或者闭门思过，或者干几样见好的事，以博得父皇的欢心。可是，胤礽不这样想。他觉得父皇正在气头上，找茬儿还来不及呢，如果待在老人家跟前，那还不得天天挨训吗？不，不能住在这儿了，还是回紫禁城好。那里有太子专用的毓庆宫。在太子宫里，自己至高无上，说一不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把太监宫女们管住，只要消息不透露出去，皇上就管不着。这么一想，他主意拿定了。好吧，既然父皇不待见自己，那就躲得远远的。于是，他也不向父皇禀报，就出了畅春园，飞身上马，直奔京城而去。

毓庆宫的太监头儿何柱儿，见太子回来了，连忙上前请安：“奴才何柱儿，迎接太子爷，问太子爷金安。哎，我说太子爷，您老气色不好啊，是不是身上不舒服？”

太子烦躁地一挥手：“去去去，少给爷来这套。我问你，今儿有人来过吗？”

“哎，回太子爷。头晌，凌普和陶奇来请安，见太子爷不在，又回去了。”

何柱儿说的这个凌普，是太子胤礽的奶哥，现在在承德带兵。陶奇呢，是顺天府的同知，凌普的好朋友。前些日子，凌普带着陶奇来过。太子答应提升陶奇做直隶省监察御史。今儿他俩为啥来，是明摆着的。太子也并不同意，接着问：“王师傅来了吗？”

“回太子爷，王师傅一早就来了，还在书房里候着爷呢。”

这位王师傅，是康熙指定的太子的老师。他叫王掞，是位干板直正的老夫子。太子最怕听他絮叨：“嗯，好，让他等着吧。还有人来吗？”

“嗯，太医院的御医贺孟頫来过。”一听贺太医来访，太子的兴致来了：“啊，贺太医说了些什么？”

“回太子。他，他没说什么，只留下了些药，说是太子让他配的。”

太子一听这事儿，更来劲儿了。咱们前边说过，太子贪酒好色，为此，他专门吩咐贺太医为他配制了春药。贺孟頫拿出了祖传秘方，应下了这差事，便从一个普通御医，一下子被升为医

正。现在，药配好了，太子能不高兴吗：“快，何柱儿，拿药来，让爷瞧瞧。”

何柱儿把药拿来了。嗨，清一色的大黑丸，足有一百多颗。太子越看越高兴，正要说话，师傅王掞却打里面走出来了。太子心中一惊，连忙把药揣在怀里，上前见礼：“师傅，您老大安。”王掞五十多岁，头发已经有些苍白，满脸皱纹。大热的天，这老人却是袍褂、礼服、官靴、朝珠齐齐整整，一点儿也不马虎。与太子见过礼，张口就说：“太子，这里是紫禁城，皇家威仪所在，瞧您袍子上的扣没系，朝冠也戴偏了。知道的呢，是下头奴才没侍候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太子爷不懂礼节。这可不好，皇上又特别注重这事，请太子爷穿戴整齐了。还有，晚上如果凌普他们再来，请太子不要和他们一起吃酒，有失身份，外人瞧见也不好。哦，刚才尤明堂来找过老臣。老臣今儿个要给爷开讲隋朝史呢，请太子到书房去吧。”

太子哪听得进去这份啰嗦啊。可是，康熙有严令，不许顶撞慢待了老师，所以只好说：“师傅，今天皇上交办得差事多，咱们的课，明天再讲吧。请师傅回去休息，我告辞了。”说完，不等王掞再说，转身去了。把王掞气得胡子直往上翘，却又无计可施。

何柱儿见太子一走，马上颠儿颠儿地跟了过来。太子头也不回地径自往御花园走去，进了园门，就见两个宫装女子，正在一处花荫旁下棋。他连忙凑上前去。啊！这不正是那天在假山洞里避雨，好事不成却日思夜想的郑春华吗？算起来，距离上次在假山洞里邂逅相遇，又被何柱儿冲散了好事，才不过一个来月，可是太子为了这女子，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了。今日乍然相见，哪还走得动啊，便凑上前去搭话。郑春华一见太子来到，大吃一惊，怎么了，她如今身份不同啊！一个月前，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宫女，太子要和她亲热，她没有理由拒绝。可现在，她已经是皇上亲自册封的贵人，虽是下等嫔妃，可论起辈来，也是太子的母妃了。她怎敢招惹太子，又怎敢得罪太子呢？见太子亲亲热热，满面堆笑的来到跟前，慌得郑春华连忙站起身来行礼：“太子爷吉祥……”

太子嬉皮笑脸地拦住郑春华：“哎，咱们是老熟人了，还拘什么礼呢？你就住在这里吗？”

郑春华羞红了脸，小声回答：“回太子，我原来住在景仁宫，今儿个头晌晋见纳兰贵妃时，贵妃把园子里这座殿指给了我，我这是带着宫女来看看房子，准备明儿个搬过来。”

太子心中一动，嗯，机会来了：“哦，原来如此。何柱儿！”

“奴才在！”

“爷累了，要在这儿歇一会儿，和郑主儿说说话。你和这宫女去抬点热水来伺候着。”

“扎！”

眼见得何柱儿带着宫女走了，太子可就不规矩了。他也斜着眼死死盯着郑春华：“春华，一晃个把月了，我想你啊！来，坐在我跟前，咱俩该亲热一会儿了。”

郑春华心中一阵怦怦乱跳。太子是君，不能违抗，可是自己身为贵人，又怎能与太子胡来呢！于是她壮着胆子说：“太子爷……请不要这样。奴婢已被皇上封为贵人，今生今世与太子无缘了。太子爷对奴婢的恩德，奴婢不敢忘记……咱们……咱们等到来生再相聚吧……”

太子不等她说完就一把将郑春华拉了过来，揽在怀里，淫笑着说：“宝贝儿，俗话说春宵一度，黄金万两。来世一百多年，谁能等得及啊……”一边说，一边就动了手。郑春华无力地反抗着说：“太子爷，您千万别这样。如今咱们名分有别。奴婢生死事小，坏了太子名声事大。万一皇上知道了，这可是杀头的罪呀……”

太子刚刚服下大医贺孟頫的春药，欲火上升，哪还听得进这话。他不由分说，把郑春华抱起来，向附近的偏殿走去……

何柱儿和那宫女抬着水回来的时候，太子和郑春华还在兴奋之中。何柱儿是个精细人，哪敢闯进去呀，拉着那宫女在殿外东拉西扯地闲聊。过了好大一会儿，太子和郑春华一块出来了。见他俩站在外边，太子脸一沉吩咐道：“何柱儿，回去取一百两银子赏给这个宫女。你的赏银爷另外给你。但假若你们俩捕风捉影，在外头说三道四，小心爷扒下你们全家人的皮，听见了吗？”

两个奴才哪有听不明白的话，便一齐磕头谢赏：“奴才谢太子赏赐，请太子放心。”

转眼之间，秋风渐起，金谷登场，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就要到了。这几个月康熙的心情十分愉快。收缴秋赋的事在全国进展顺利，国库又充盈了起来。胤祥等在户部的差事也办得不错。太子带头还债，还真起了作用，众阿哥和官员们都纷纷效法。只有十阿哥澈俄在硬顶着，说是没钱，只还了一少部分，其余的要等卖了东西再还。虽然小不顺利，但已无碍大局了。

按惯例，秋后要处决一批在押的死囚。康熙皇上觉得这等大事在畅春园办不大合适，而且天也凉了，便排起銮驾回到了紫禁城。

皇上有皇上的事，太监有太监的事。眼看中秋将到，康熙心情又好，大家伙儿能不巴结吗？内务府一声令下，六宫上下可就忙活开了。宫里宫外到处张灯结彩，御膳房里蒸出了一笼笼的大馒头和寿桃，宫女们忙着扎兔儿爷，两千多人足足折腾了十几天。康熙高兴，下旨给礼部，大赦天下。又命各地官员，在节日时，给五十岁以上的老人送月饼和加饭酒，以示圣恩。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颂赞之声。

八月十五一早，康熙皇上按往年的惯例，到供奉祖先牌位的钦安殿拈香叩拜，完了又回到乾清宫接受百官朝贺，听那年年如此、千篇一律的颂词。这些老套的规矩康熙经了几十回了，年轻时觉得很新鲜，很有皇家的威严和气势。如今，他已经是年逾花甲的老人，对这一套早厌恶了。可是皇家规矩如此，也不能改呀，耐着性子听完这些歌功颂德、祝愿天下太平的陈词滥调，他已是昏昏欲睡了。

晚膳之后，李德全带着养心殿七十多名苏拉太监和宫女进来向康熙贺节，在门口忽忽拉拉跪了一大片。这李德全自从那年被郭琇打了一顿板子之后，老实规矩多了，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再不敢风毛乍翘了。他走上前来打千请安说：“奴才李德全等向主子爷恭贺中秋来了。今儿是个好日子，万里晴空，月儿爷刚起来就滴溜溜的圆，真叫人喜欢。太子、阿哥和各宫贵主儿都去了御花园，等着和主子爷团圆呢！奴才请旨，主子爷是不是换件衣服该起驾了。”

康熙微笑着点了点头。李德全连忙走上前来，一边给康熙穿衣服，一边又说：“刚才侍卫鄂伦岱叫奴才请旨，说有的阿哥想把皇孙也带进来，不知万岁爷准不准。”

康熙想了想说：“算了，不用他们进来了，一百多个皇孙、外孙，加上他们的公主、郡主、格格、奶母、丫头、老婆子，少说也有上千人。都进来，是让朕赏月呢，还是听他们瞎吵吵？”李德全一听这活没敢再吱声。心想，皇家规矩是不同老百姓。若是在寻常百姓家，过团圆节人再多也得叫齐了。不过，康熙爷的子孙也太多了，全开进来御花园还不得挤满了。他心中想着，手可没停，侍候康熙穿戴整齐，便向外高喊一声：“銮舆侍候，万岁爷启驾了……”

今晚，是康熙皇上大会六宫的盛宴，宫里有头有脸的全来了。身份高贵的，在园内等候；身份稍低的，只能在园外跪接。静鞭三声，圣驾来临，园内园外一片“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康熙满面笑容地下了銮舆，漫步走进御花园，但见园内彩绸结篷，五色迷乱，宫灯装点，火树银花，说不尽的富贵庄严，豪华奢侈。东边，以皇贵妃纽祜禄氏为首，依次站着几十位贵妃、贵人、答应、常在，按照品级服色垂手而立。还没有出嫁的二十一位公主站在纽祜禄氏的身后；西边，以太子澈初为首，下边按长幼顺序站着二十多位皇子，大的已近四十岁，小的尚在幼龄。太子见康熙进了园子，便率先跪下，说道：“儿臣澈初率领诸位皇兄、皇弟及后宫母妃叩见皇上万岁！”

康熙笑嘻嘻地用手虚扶了一下：“都起来吧，今天朕设的是家宴，这些礼节全都免了。往年仲秋，朕总是赐宴款待大臣们。他们虽沾了君恩，却失去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所以，今年干脆给他们放了假。他们合家团贺，咱们也合家团贺，大家各得其乐，岂不更好？”

康熙一边说着，一边健步登上月台。放眼四望，但见明月高悬，风清气爽，不由得一阵激动。他在台边银盆里洗了手；静望一轮浩月，举手施礼，默默祝愿：“苍天在上，臣爱新觉罗·玄烨敬告上天：臣一生为民操劳，深知事功易，成功难，成功易，终功难，善于始者必慎于终。自

古无完人，玄烨愿自减阳寿，以成无暇之璧，伏乞上苍保佑。” 祷告完了，又是深深一揖，这才转过身来说：“来来来，都入席吧。今晚大家要开怀饮酒，共贺佳节。七岁以下皇子随母亲入座，你们要照料好了，不要让孩子们吃得太多。”

说是合家团聚，共度佳节，说是畅怀吃酒，不拘礼节，可是皇上在上面坐着，谁敢放肆啊。御花园里摆了三十多桌酒席，康熙的御坐旁边，还特意侍卫们摆了两桌。可是人虽多，却都规规矩矩，鸦雀无声。康熙看出来，有他在，众人是没法畅怀的，便有意缓和气氛，对坐在身边的太子说：“这次，你的差使办得不错，虽然是老十三在户部，可是有你和老四督阵，办得有模有样，不像以往那样疲沓、松软，朕心里很高兴。” 澈初难得受到父皇的称赞，心中一阵激动，连忙站起来躬身说道：“儿臣有何德何能敢受皇阿玛如此夸奖。此次办差上赖父皇主持，下仗四弟、十三弟辛苦，才得以建功。”

康熙听太子这话说得规矩，十分高兴，说道：“哦，你不必太谦虚了。朕一向是有功奖功，有错罚错的。来人，传旨御膳房，抬一桌酒席送到毓庆宫赏给太子妃。”

皇上赐宴太子妃，这可是天大的荣耀，太子胤礽连忙出席离座，叩头谢恩，就在这时，十阿哥胤禛我一摇三晃地走进了御花园。

八 闹御宴胤禛我要刁蛮 究往事皇上吐真言

八 闹御宴胤禛我要刁蛮 究往事皇上吐真言

八月十五，康熙在御花园设宴大会六宫，全家团聚。可是老十胤禛我却姗姗来迟，他大大咧咧地向皇上行了礼，就坐在一边吃酒去了。这个老十，性情粗鲁莽撞，什么事都敢干，什么话都敢说。可是就因为他是皇子中惟一的一个粗汉子，康熙对他非但不怪，反倒有点特殊的喜爱。今儿个他虽然来晚了，脸上却没有一点儿惭愧之色。康熙偏着脸瞧着这个放荡不羁的十阿哥，笑着问道：“胤禛我，你怎么来晚了？”

胤禛我放下酒杯起身回答：“回皇阿玛的话。儿臣家里遭了强盗，在来宫的路上又看见街上到处都摆着地摊，摊上卖的全是几个阿哥家里的东西。儿臣觉得希罕，仔细看了一阵，所以来晚了。”

康熙听了有些莫名其妙，忙问：“什么，你家遭了强盗，别的阿哥为什么要卖东西呢？”

老十话中有话地说：“父皇不知，他们也都是让强盗给逼的。”

没等康熙说话，老十三胤祥可坐不住了。他“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气乎乎地走到胤禛我面前说：“十哥，请你把话说清楚。清平世界，朗朗乾坤，谁敢上你府上抢劫，谁又敢威逼众位阿哥？！”

老十哪把胤祥看在眼里啊，他正想找茬儿呢，便阴阳怪气地说：“嘿嘿，真是做贼心虚呀，怎么，十三弟不信吗？你现在就上我府里去瞧瞧，那里已经是家徒四壁了。你那几位嫂子正在家里哭呢！哼；同样是皇子，有人在这儿陪着父皇吃酒赏月，快乐逍遥，有的却被逼得走投无路，变卖家产。还说我来晚了，我能来就算有孝心了。”

太子胤礽听老十越说越不像话，就要出面制止。老四胤禔也怕十三弟性情耿直吃了亏，想站出来劝解。可是他俩一瞧皇上那变得严厉而阴沉的脸色，都吓了一跳，坐下没敢动。

十三阿哥胤祥怎么能忍下这口气呢？他气冲冲地说：“好啊！十阿哥，今天咱们当着父皇的面把话说清楚。别人欠债还钱，你为什么不还？我老十三奉旨办差，哪一点儿做得不对？”老十

也火儿了，“什么，什么？你还要和我说清楚，呸！你配吗？一个淫妇生下的贱种，也敢和我说这种话。”胤禔我说着，“啪”的一掌，扇在胤祥的脸上。胤祥勃然大怒，抡起胳膊，也照样回敬胤禔我一个漏风巴掌。俩人谁也不服谁，干脆抱在一起在地下滚了起来，打得难解难分。众阿哥纷纷走上前来，有的真拉，有的假劝，有的干脆站在一边看热闹。侍卫、太监们见两位皇子竟然大闹宴席、出手打架，扎撒着手不敢上前。嫔妃、宫人和年幼的阿哥们更是吓得齐哭乱叫，闹成了一团。康熙皇上这回可真生气了。好好的一顿节日家宴，竟让这两个混蛋儿子给搅了，他可不发火吗？只见他“啪”的将桌子一拍，怒声喝道：“都不许管，退到一边，让他们俩打！打呀，使劲儿打呀，往死里打！”

众人见皇上震怒，都不言声地退到旁边。他们都知道康熙的脾气，从来是治家严谨，对皇亲比对大臣严，对皇子比对皇亲严；皇子们谁不怕这位老皇帝呀！正在打着的哥儿俩也不敢打了，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拍着身上的泥土，一边恶狠狠地盯着对方。突然，胤祥紧走两步，扑通一下跪在康熙身边泣声说道：“父皇，儿臣不想活了，活着也是没意思。儿臣只求父皇说一句话，儿臣的生母是不是贱婢淫妇，儿臣我，我是不是野种？知道了这些，儿臣我死而无憾！”

康熙脸色铁青，却说不出话来。阿秀的事儿能是一句话说清的吗？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说：“老十三，你起来，朕今日郑重宣告，你的母亲是蒙古土谢图汗王的公主。她出身高贵，一生正派，深得朕的信任和喜爱。只因她命交华盖，多灾多难，才自愿舍身向佛，出家为尼的。从今之后，谁再糟践你的母亲，就是对朕的大不敬，朕决不饶他。老十，你滚过来！”

十阿哥胤禔我慢吞吞地来到康熙面前跪下，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康熙怒声道：“今儿个，你是诚心要气朕，还是有什么用意？说！”

胤禔我早就揣摸透康熙的脾气了。你越是熊，他越生气，你越硬，他越喜欢你。听康熙问他把脖子一梗，顶上了：“回皇阿玛的话，儿臣不孝，惹父皇生气，可儿臣是被人逼急了才这样做的。大家一样是皇子，为什么有人当债主，有人当债户。外边的官员已经被逼死了十三个，儿臣不愿当这第十四个，这才忍不住说话的。皇阿玛圣明，历朝历代哪有这么不近人情的，哪有这样兄弟相逼的，哪有把皇亲国戚逼得破产还债的？老十三仗着太子的势力这样胡作非为，父皇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服！”

外宫中有人因还不起债怕朝廷处分，上吊自杀的确有其人，康熙也早就知道了。可他没想到，为还债，自己的儿子们也在变卖家产，这种情形使他觉得一阵心疼。可是转念又一想，清理国库是改革弊政、整饬吏治的大事，好不容易做到现在这模样，只要自己稍一松口，只要是在儿子身上开一条生路，就得前功尽弃，再想重头做起也不可能了。所以，康熙只有狠下心来堵住这个缺口。想到这儿他说：“好啊胤禔我，说得好，说得真好！你知不知道清理国库积欠是朕的旨意，朕的决策？你把清理积欠看做是强盗行为，这不是公然辱骂朕吗？嗯！你生在皇家，吃着朝廷的俸禄，养尊处优，却不好好读书上进。为什么别的皇子不借钱，你偏要借钱？为什么别人能还，你就不能还？今天朕率六宫和众皇子合家团聚，共庆中秋，你姗姗来迟已经是不恭了，还要无理耍赖，欺凌皇弟，辱骂朕躬。你你你，你心目中还有朕这个父皇吗，还有大清社稷、祖宗的家法吗？朕再说一句，清理国库积欠是朕的旨意，太子、老四和老十三干得好，干得对。谁敢不服，谁敢违抗，朕决不轻饶！来人。”

太监李德全，侍卫德楞泰等人应声而出：“奴才在。”

“把胤禔我这个不懂规矩的混账东西押到宗人府，重打十棍，拘押三天。”

“扎！”

李德全向两名小太监递了个眼神，两人走上前来，架起跪在地上的十阿哥胤禔我说了声：“十爷，请吧！”

一场好好的家宴，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为了十阿哥胤禔我的事儿，皇上康熙气得一夜没有睡好。次日清晨起来，只觉得头昏脑涨，

心绪不宁。总管太监李德全见皇上起身了，连忙进来请安。康熙问他：“李德全，你去见过胤禩我了吗？他说了些什么？”

“回万岁爷，奴才一早就去看十爷了。奴才去的时候，太医正在给他敷棒疮药。十爷哭得很伤心，也懊悔得不行。十爷说，昨晚他不该犯混，搅了老爷子的御宴，要是把万岁爷气出病来，他这做儿子的，就是千刀万剐也不能赎罪了。十爷让奴才劝劝主子，瞧着主子爷高兴呢，给他递个话，请万岁爷准他进宫给主子爷赔罪、请安。”

康熙心如明镜，冷笑一声说：“罢了。我不希罕他给朕雨后送伞，献这份假殷勤。嗯……今天早上有人请见吗？”

“回主子，魏东亭大人进京了，在西华门外递牌子请见主子呢！”

一听说魏东亭来了，康熙立刻转忧为喜，一迭连声地吩咐：“啊？虎臣来了！快，快传他进来。”

“扎！”

老侍卫魏东亭颤颤巍巍地走进来了。他如今已是年近古稀又体弱多病，当年在皇上跟前当一等侍卫时那拔山扛鼎，慷慨悲歌的豪迈气魄早已荡然无存了。进了养心殿，魏东亭伏地叩首：“老奴才魏东亭恭请主子金安。”

康熙见魏东亭皓首白髯、老态龙钟的样子，不觉一阵心疼。连忙说：“快，起来，起来。赐座，看茶。虎臣哪，你这个老货，这么多日子也不来看朕，是不是又病了？叫朕好想念哪！去年听说你得了疟疾，朕赐给你的金鸡纳霜丸你用了吗？要不要再赐一些？”

魏东亭激动得老泪纵横：“回主子的话。主子赐的药奴才用了，十分见效，还没用完呢，奴才珍藏着等再犯病的时候用。唉，这药是海外进贡的，皇上得之不易，贵重得很哪，奴才不敢把它糟践了。奴才快七十岁了，还指望托主子的福，多活几年呢！”

康熙动情地说：“哎，你这话说得糊涂。你是朕的奶哥，又是从朕登基开始就在朕身边的侍卫，朕待你和别人怎能一样呢？唉，时光真快，一转眼四十五年了。当年的辅政大臣，上书房大臣们，死的死了，坏事的，贬官圈禁了。总之，结局好的少，坏的多。如今，就剩下了你、穆子煦和武丹几个老侍卫了。你们得善自珍重，多活几年，为朕保个好名声。”

“主子爷说得何尝不是呢！前些日子听说熊赐履也作古了，主子身边的老人儿越来越少了。不过，‘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该是下一代出力的时候了。奴才这次进京叩见万岁，是想在主子面前讨个老面子，为方苞求个情。这方苞是个有名的才干，虽说搅到戴名世的案子里了，可是方苞一死，桐城派的文坛便会一蹶不振，未免可惜了。”

康熙思忖了一会儿，宽容地说：“哦——这事难得你惦记着。四阿哥和八阿哥也都替方苞说情。朕已经把方苞赦免了。嗯——你到底是朕的老臣，知道在太平盛世要珍惜人才的道理。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头砍下来可就再安不上去了。像这样的事，上书房理应拿出条陈来。可是他们一个个装聋作哑，故意不吭声，非要朕亲自过问、亲自处置。唉，朕也老了，精力不济了，事情不分巨细事事操心，可怎么得了哇。”

康熙这话说得非常体己，非常和善。魏东亭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皇上待他确实不同别人哪！他正要答话，却见康熙挥手斥退了太监，小声说：“东亭，朕要问你一件事。当年，朕第一次南巡时，杨起隆在南京架起了红衣大炮，想要炸死朕。这件案子是你和穆子煦办的。当时，听说太子和四阿哥胤禛赏给你们俩一些礼物。赏的什么，为什么要赏？你要对朕说实话。”

康熙突然提出这件事来，话说得平平稳稳，既没有责问的语气，更没有怪罪的意思，可是魏东亭却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做梦也想不到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康熙会突然提出这件事，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看过本书第三卷的人大概都还记得，那年康熙南巡，派穆子煦到江南和魏东亭一起秘密安排。他们俩在清查假朱三太子杨起隆的案件时，涉及到江南总督葛礼。查抄葛礼府第的时候，又

发现了葛礼和索额图之间来往密信。就在这时，魏东亭、穆子煦同时收到了以太子和四阿哥名义送的礼物：一柄如意和一件卧龙袋。他们俩闹不准这里面有什么内幕，只将杨起隆正法，却放过了葛礼和索额图，也瞒下了这件事。后来，葛礼被四爷的门下年羹尧杀死，索额图也遭到了圈禁。魏东亭以为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永远也不会败露了。今天，在猝不及防之下，皇上突然问起来，魏东亭认也好，不认也罢，都是欺君之罪，都是杀头灭族之罪呀！饶是魏东亭一向胆大心细，饶是他一向深得康熙的绝对信任，事到临头，他也不知如何回答了。

就在魏东亭这一愣神之间，精明过人的康熙已经从魏东亭那变貌变色、手足无措的举止中看出，这件事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了。便说：“虎臣，你不要怕，此事朕早就知道了，只是想让你证实一下太子当时陷得有多深。你大概没想过，事情已经出了，捂是捂不住的，捂到最后倒霉的只能是你自己。”

魏东亭在皇上身边侍候了多年，康熙的脾气。性情他还能不知道吗？事情到了这一步，如果他再有半句假话，立刻就会招来泼天大祸！所以他不敢隐瞒了，赶紧跪下说道：“回主子，今天若不是万岁亲口问奴才，奴才粉身碎骨也不敢暴露此事。当年太子和四爷确实是赏给奴才一柄如意，赏了穆子煦一个卧龙袋。为什么要赏奴才也不知道，只模模糊糊地觉得葛礼的案子涉及索额图，也就连着太子了，所以奴才等只得匆匆结案。二十多年了，这件事成了奴才剃不掉、也放不下的一块心病。依奴才愚见，当年太子十一岁，四爷才七岁，绝不会自己干这样的大事，恐怕是索额图假冒太子和四爷的名义干的。主子圣明，自能看出其中的缘故。不过，不管怎么说奴才都有欺君之罪，请主子降旨处死。”说完趴在地上叩头出血，泪流不止。

康熙听了，没有立刻说话。他站起身来，在殿内走来走去。魏东亭知道，皇上正在紧张地思考之中。他不敢抬头，更不敢说话。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听康熙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唉！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东亭啊，你起来吧。事情已过去二十多年了，朕还治你们什么罪呢？你说得有道理，索额图确实是个主谋，太子也向朕说清了这件事。他说，他当时并不懂得索额图的真实用意，这和你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太子当时毕竟还小嘛。可是他们瞒着朕办这样的事儿，朕是不能容忍的！虎臣哪，你应该知道，自古以来皇家骨肉是最难成全的。李世民千古英主，也免不了兄弟残杀。赵匡胤开宋朝一代江山，临死时烛光斧影死了个不明不白。朕不能不防，不能不小心哪！太子和皇阿哥还有你们这些近侍大臣，只要不是心怀叵测、暗算朕躬，其他什么事儿朕都能包容。你对朕忠心耿耿，朕心里是清楚的。今天不过随便问问，你不要多心疑惧，好好地颐养天年吧！”

魏东亭一边听一边品味着康熙的话。皇上虽然不想再追究这二十多年前的旧账了，可是对太子还是不放心的。如今，皇上春秋已高，太子和阿哥间的争斗，已经愈演愈烈。这件事上，他魏东亭又怎敢说话呢？只好伏地磕头，规规矩矩地答应一声：“扎。奴才明白。”

九 八阿哥算命窥皇位 施世纶升官谈忧情

九 八阿哥算命窥皇位 施世纶升官谈忧情

康熙皇帝在一怒之下命人责打了十阿哥胤祹我。别看上上下下都装得挺像那么回事，打的打了，挨的挨了，胤祹我呼天抢地号啕大哭，又是叫苦、叫疼，又是后悔认罪，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儿。行刑的宗人府太监全是老八的门下。不用老八交代，也不用花一个子儿，把厚厚的鸡毛垫子往屁股上一盖，棍子再打出点头儿，在地上的方砖上一弹，根本就打不到身上。所以，老皇

上康熙的气儿还没消呢，十阿哥胤祹我可就活跃起来了。他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请那位江湖道士张德明给八哥算命。这件事，胤祹我撺掇八哥好多次了，老八都没答应。为什么呢？他处事十分谨慎，他知道这事的深浅。自己身为皇子，富贵已极，除了算算将来能不能当皇上，别的还有什么可算的？现在父皇健在，太子早就立了，你再去算自己能不能当皇上，是要篡位谋反怎么着？这事儿如果被父皇知道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老八心里也清楚，太子懦弱无能，待人刻薄寡恩，父皇对他并不十分满意。而自己呢，却善于笼络大臣，邀买人心，在朝中很有人缘。说不定哪天太子一倒霉，这储君还真有我的份儿呢！都说这位牛鼻子老道张德明的卦很准，让他给算一下有没有位登九五的福分，心里有个底儿，也好见机行事嘛。老八胤禩有了这个念头，老十再烧上一把底火儿，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为了不走露风声，这事儿老八办得十分机密。今天晚上，他把张德明请到八爷府里为他看相算命，除了老九、老十之外，就是门下的户部官员王鸿绪、明珠的儿子揆叙，还有那个把张德明带进京来的任伯安，其余的一概不请。

这个张德明牛皮吹得很大，自称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人，已经三百来岁了。说他自幼披发入山学道，深得道教的精髓，简直是无所不能，无所不会，看相、算命，小菜一碟儿。天黑之后，由王鸿绪陪同，张德明迈着方步，来到了八爷胤禩的府上。家人通报之后，管家把这位张神仙领到了八爷的书房。

张德明手摇折扇儿，走进房来，对在座的阿哥、大臣们随随便便地作了一揖，便大大咧咧、旁若无人地坐下了：“唉，贫道一念之差，下武当步入凡尘，不料却惹出了这么多的麻烦，今天这里请，明天那里邀，不得一刻安宁。今日在座的都是贵人，请高抬贵手放我一马。”

众人见这张德明一进门儿就吹，正不知该如何回答呢，房外传来了一阵杂沓的脚步声。王鸿绪说：“张神仙，想必是八爷来了。”话音没落，一群家奴已经走了进来。一色的青衣小帽，一样的布袜布鞋，年纪都在二十六七岁之间，脸盘、模样、个头、作派不差分毫，进来之后，不行礼、不说话，都齐刷刷地站在中间。揆叙连忙起身，快步走到张德明面前，深深一躬说：“仙长，八爷就在这群人里头呢，请仙长过来见礼。”

啊？！这不是在试探张德明吗？嗯，还是八爷精明，要想从这十几个一模一样的人里认出从没见过面的八爷来，可得有点真本事。诧异的、好奇的、等着看笑话的、端坐不动若无其事的，什么样的表情都有，眼睛都盯着张德明，看这位号称“神仙”的老道怎么处置。

张德明开始时也是一愣，啊？！怎么这位八爷一上来就是这一手！但他毕竟是久闯江湖的人，见多识广，只是不屑地冷冷一笑说：“哦，今儿个王鸿绪去请贫道，说是八爷要见我。贫道素闻八爷心地宽广，喜纳天下豪杰之士。岂知今日一来却大失所望，原来八爷有意慢客。哼，贫道出家之人，一不贪恋富贵，二不希图做官，任你是王公贵介，我有何求哉？既然八爷如此，休怪贫道放肆。告辞了！”说完，“啪”的把折扇一合，站起身来就要走。

老九胤祹唐见张德明拿腔作势，心中不痛快，手一抬把张德明给拦住了：“慢！八爷并未下令送客，你怎么能走呢？常言说，侯门深似海，你想走恐怕不那么容易吧？是不是认不出八爷来，怕丢了张神仙的面子，才故意要走的呀？”

张德明纵声大笑：“哈哈……九爷，贫道幼年冲犯了岁星，所以舍弃千金之家，披发入山，访明师于武当，窥道教之精妙，如今已三百年矣！上通天宫，下达人情，贫道无所不晓。慢说八爷今日杂处于仆人之中，就是在叫花子堆里，贫道也一样能认得出来。贵人自有贵相，八爷更非一般贵人，他所到之处紫光白气护顶，岂同凡人。”说到这儿，老道士走上前去，一把将八阿哥胤禩从仆人群中拉了出来，不无得意地说：“请问各位，这可是八爷？如果贫道认错了，请九爷、十爷剜掉我的眼珠子。”说完放开了手，向八爷深施一礼说：“贫道冒犯了八爷，还望多多恕罪。告辞了！”一边说，一边转身向外走去。

八阿哥胤禩见老道露了这一手，不禁暗自佩服。他走上前去，拦住了张德明说：“仙长请留

步。胤禩适才所为有点儿孟浪了。可是前些年，大阿哥上了江湖术士的当，差点儿出了大事儿，因此，我不得不出此下策，还望仙长不要怪罪。来来来，请坐下吃茶，咱们好好叙谈叙谈。”

“哎，八爷言重了。您身为贵人，占着星位呢，我岂敢怪罪于您。贫道执意要走，乃是怕言语之间泄露了天机，违犯了天条，恐怕难逃天罚呀！”

好嘛，这牛鼻子老道一招得手又吹上了。可是这会儿，众人都被他镇住了，谁敢不恭敬肃然呢？王鸿绪是领张德明来的，见冷了场忙出来说话：

“仙长，学生有一事请教。这一群仆人，外貌相似，装扮一致，年龄嘛，也不相上下。仙长说，八爷头上有紫光白气笼罩，何以我等看不出来呢？”

张德明微微一笑说：“王大人，恕贫道直言。您虽是京官，也深受八爷器重，可你毕竟是肉眼凡胎呀！在座的人，都有命气。这十几位仆人虽然与八爷穿戴一样，头上却是污浊黑沉之气。九爷、十爷呢，天皇贵胃，头上紫气流光。全屋的人，只有你王大人和八爷头上是白气。”

王鸿绪吓了一跳：“什么，什么，我和八爷一样头上有白气？”

“哈哈……有，真有。不过你和八爷差远了。你头上的白气是文曲星的太白之气，只配当个读书士子罢了。八爷的气，白气融于紫光之中，郁郁不绝，如丝如缕，流光溢彩，令人目眩。与九爷、十爷从皇宫中带出来的紫气大不相同。嗯——这就怪了，怪，真怪呀！”

老八胤禩听到这里，不觉心中怦然一动。他挥手屏退了仆役、家丁、丫头，向张德明沉稳地一笑问道：“请教先生，我和九弟、十弟同是皇子，何以不同呢？”

张德明莫测高深地一笑说：“古人云，龙生九种，种种有别。既然有别，命气当然就不相同了。贫道断言，八爷若能封王，您头上的命气就是天子之气！”

一言既出，四座惊愕。揆叙小心翼翼地说：“仙长，请慎言。这话如果传了出去，可是要祸灭九族的啊！”

张德明不屑地冷冷一笑说：“嘿嘿嘿……贫道三百岁了，哪还有什么九族呢？我刚才说得很清楚，八爷若有缘封王，就有天子之分。请问，王上加白是个什么字？”

八阿哥胤禩坐不住了。命里能当皇上，他能不激动吗？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老道张口说出来，万一隔墙有耳，那可了不得呀！想到这儿，他“啪”的把桌子一拍，怒声喝道：“住口！今日我兄弟几位将你这老道请来，无非是闲话消遣而已。你竟敢信口雌黄，出此狂言？如今圣明天子在位，皇太子辅佐朝政，父慈子孝，君严臣恭；太子贤德仁厚，天下皆知，你难道要离间皇室吗？哼，别以为你自称神仙，我有皇上御赐的三尺龙泉，不信砍不下你的脑袋！”

这样的话，这样的场面，张德明见得多了。他站起身来，心平气和地说：“好好好，八爷说得好。我不是神仙，只不过一普通道士罢了，我的脑袋当然是能砍掉的。今天贫道浪言无忌，不过是和八爷有点缘分。”张德明说着，走到屋外，借了侍卫的一柄剑来，递给九阿哥说：“九爷，请将贫道的这把扇子砍断。”

老九迷迷糊糊地接过剑来，怔怔地看着张德明。张德明连声催促着：“哎，九爷，你怕什么，不就是一把扇子吗？砍哪！”

老九对着张德明手中的折扇，轻轻将剑一挥，那扇子立时断成了两截。众人看了十分纳闷儿，这，这是干什么呢？

张德明神秘地一笑说：“八爷，您的扇子在袖子里装着呢，请取出来吧。”

八阿哥疑惑不解地取出了扇子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啊？！怎么这柄扇子也断了？！他还没有醒过神儿来，张德明已经泰然自若地坐在椅子上了：“哈哈……八爷，看来我老道这颗脑袋，您一时半刻还砍不了啊！”

老十还从没见过这希罕呢。他笑着走上前来说：“哎，我说张神仙，你这脾气倒和十爷我对上了。刚才八哥不过是给你开个玩笑，试试你的胆子，你可别当真啊。”

老九也上来凑热闹说：“好好好，十弟说得好。今儿咱哥儿们玩儿得痛快，老张给咱送的这

可是佳音啊！真是美不可言！”

老八胤禩像喝醉了酒似的，颓然坐在椅子上。这消息太突然、太让人不敢相信了。他不安地说：“九弟、十弟，你，你们要慎言、慎行。要知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哪！”

张德明却不理睬八爷，只顾兴奋地说：“好，九爷说得真好。既然今晚是游戏，那我老道就对九爷说的两个字，试拆一下，供大家一笑。先说这个‘佳’字。乃一人执圭之象；再说‘美’字，美拆开了是八王大。天意，真是天意呀！八爷，您也不必为老道我的一番戏言而忧心忡忡。我没叫你去谋逆夺宫，更没挑唆你去夺嫡自立，不过略示天象，让你随遇而安，静观待变而已。假如你自个儿信心不足、疑神疑鬼的，恐怕就要多一层磨难了。”

八阿哥不言声了。他内心十分激动，表面上却镇静自若。他城府极深，不像老九那样说话没有一点遮拦，更不像老十那样狂妄、粗莽。他心中一直在琢磨着张德明的预言，也一直在想着如何才能实现这个预言。但他不说话，谁又能猜到他心里去呢？等大伙乱哄哄地吵过之后，他才安详地开口了：“诸位，今晚之事不过游戏而已，不要当真，更不要说出去。张先生，京西白云观缺一位道长，明儿个我奏明皇上，请你去主持这天下第一观吧。”

十阿哥因欠债不还，被皇上打了棍子，又囚禁了三天。最后，还是老八替他还了银子才算过了关。消息传出，举国震惊。皇上这回可是来真格的了，皇子尚且不饶，官员们哪敢抗旨不遵啊。十三阿哥胤祥和施世纶他们见皇上雷厉风行，胆气更壮了，索性放开手脚地干了起来。无论京官、外官，凡是欠了国库银子的，不管成千上万也好，十两八钱也罢，一律限期清还。这一下可热闹了，上自阿哥、下至官员，没有不骂施世纶的，可也没人敢违抗的。到了康熙四十八年春天，有三千八百万两银子回归国库。康熙高兴了，下旨提升施世纶为户部尚书。这天。圣旨一下，施世纶就赶往十三爷府去见胤祥。正巧四爷胤禛也在这儿。胤祥刚开府赐第不久，没有家眷，身边只有一个通房大丫头，还是前年三阿哥送的。这个丫头，聪明伶俐，侍候十三阿哥也十分周到。因为她眉心正中有一颗紫色的疣子，胤祥给她取名叫紫姑。施世纶这两三年在户部办差，十三爷府他是常来常往，紫姑也不避嫌，请安之后便献上茶来。胤祥笑着说：

“老施啊，我正要去给你贺喜呢，你这位新任户部尚书倒先来了。”

“十三爷，您取笑了。有什么可贺的？不瞒十三爷，我把棺材都预备下了。自古以来，凡是改革吏治的都没有好下场。唉，刻薄尚书不好当啊！”刚说到这儿，四爷胤禛拦住了施世纶的话头说：“不好当归不好当，小人咬，咱们不怕。好了，不说这些了。今天是你荣升之喜，四爷我送你一样东西。”胤禛说着，拿出了一副水晶磨成的近视眼镜来：“喏，这个给你，看字，瞧人什么的，比举着你那个玻璃片儿省劲点儿。”

施世纶接过来一戴，果然周围一片清晰、光亮。连忙起身施礼说：“谢四爷赏，谢四爷惦记着下官。”

胤禛摆摆手说：“哎，谢什么，这点儿小玩意儿算得了什么。老施呀。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吧？”

施世纶欠身回答：“回四爷，太子传下令旨，说追交欠款的事，既然已经做到这样，该见好就收了。太子想把陈嘉猷和朱天保要回毓庆宫去。奴才想，如今外官里头还有一千多万两银子没追回来，这事儿不能半途而废呀。朱天保和陈嘉猷都很得力，是不是请二位爷跟太子说一下，让朱、陈二人再晚些时回去。如今外边风言风语还是不少的。”

四爷有些吃惊地问：“啊，都说了些什么？”

“回四爷，一是说阿哥们的。大家都奇怪，八爷除了自己还债之外，还替九爷、十爷、十四爷垫付了欠款，总数是一百多万两。他也是阿哥，哪来的这么多钱？二嘛，外官们欠债的只剩下二三十人了，可是又都在观望着，不说还也不说不还，说什么‘傻子过年，看隔壁’。奴才不懂，他们是在看什么呢？”

老十三胤祥聪明，早想到这一层了，他接过话茬儿说：“老施，你别说了，我知道他们是在

看谁了。四哥，你说呢？”

胤禔深深地皱着眉头说：“嗯，对对对，他们是在看魏东亭！”

十 懦太子避祸推责任 勇胤祥御前受皇封

十 懦太子避祸推责任 勇胤祥御前受皇封

施世纶升了户部尚书，来见四阿哥和十三阿哥，说起外官中还有二三十人欠账不还的事。胤禔和胤祥马上明白了，他们之所以不还钱都是在看着魏东亭、武丹和穆子煦这三个功高位显的老臣。

胤禔深深地皱着眉头说：“魏东亭既是皇上的奶哥，又是老侍卫，封了侯爵，掌着四省海关。可是魏东亭这人我知道，他办事一向谨慎小心，从不肯做一点苟且之事，所以，深得皇上的信任。他欠的钱数目确实不小。不过，那不是他自己用的，那是皇上几次南巡住在他家里时花的。现在要魏东亭来还，他如何还得起？可这话魏东亭自己又怎么说得出口？话又说回来了，魏东亭要是不还账，外官们的欠债，又如何去清？唉，事情追到这一步，是有点儿难办了。”

施世纶一听这话，傻了。好嘛，清来清去，清到皇上那儿去了。别人都好说，皇上的头是好剃的吗？谁敢向他要债呢？

就在这时，太子胤礽来了。他看见施世纶也在这儿，满肚子不高兴。心想：哼，刚升官，就跑到十三爷府上来了，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太子吗？心里这么想，当着两位弟弟的面儿，也不好发作，只是沉着脸问：“施世纶，听说你不让陈嘉猷和朱天保俩人回太子宫，为什么？”

施世纶拿眼一瞟，哟！太子脸色不善。连忙起身说道：“回太子的话，臣不敢违抗太子的令旨。只是原先太子爷说过，清理欠款的事，要一清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如今，还有几十名外官没清，是不是……”

太子没容他把话说完就打断了他：“别说了。我昨儿不是告诉你了，要见好就收，如今，五千万的亏空已经要回了三四千万，稳住这点儿库存就算不错了。剩余没还欠款的人都有难处，逼得紧了，要出事的，你懂吗？朱天保他们本来就是毓庆宫的人，跟着你们折腾了三年了，也该回去了。”

胤禔知道，光凭施世纶是不敢和太子硬顶的，便出来打圆场：“太子，清理国库积欠好比是推车上山，眼看快到坡顶了，一松劲儿就会滑到山下去，现在可不能釜底抽薪哪！”

太子见老四出了面，只好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唉，老四啊，你怎么也糊涂了呢？我刚从养心殿来，父皇让我看了魏东亭的折子，说他家里只剩下百十两银子了，求皇上宽限。听说外官中因还不起债已经死了三十六人。如果咱们把魏东亭、穆子煦他们几位老侍卫逼死一两个，你怎么交待呢？”

胤禔心里一沉：“那父皇是怎么说的？”

“嗨！他老人家倒也没说，只是脸色阴沉得可怕，我也没敢往下问。算了，你们按我的话办吧，见好就收。”

胤禔沉思了一下说：“哟——不，太子，不能这样做。现在稀里糊涂地了结了账目，那还了钱的人必定觉着吃了亏，不是重新借钱，就是使劲儿刮地皮，要不了几年，还得把国库倒腾空了。”太子有点不高兴了：“瞧你说的，他刮地皮，我就清吏治，杀了他们！”

胤祥在一旁听得早不耐烦了，接口说：“太子，话不能这样说。追还积欠尚且半途而废，难

道清理吏治就那么好办吗？”

“那，那，那你们说怎么办？”

胤祥把脖子一挺说：“好办，按皇上原来的旨意，一清到底。实在还不了的，像魏东亭这样的，皇上会替他们说话的，用不着我们操心。”

太子一听这话就火儿了：“好好好，老十三，真有你的。那好吧，就按你说的办，朱天保、陈嘉猷我不要了。不过，咱们把话说到头里，干好了，是你们的功劳；干不好，你们也别攀扯我，这总行了吧。哼！我早说过，这差事不该接，你们就是不听。好，我再说一遍，从今往后，这事儿我不管了。”太子说完，站起身来，拂袖而去。

他一走，可把胤禔、胤祥和施世纶给难住了。清理国库积欠的差事办到最吃力、最关键的时刻，太子突然甩手不管了。胤祥满肚子的不痛快，气乎乎地说：“四哥，你瞧，太子怎么能这样做呢，撂下这两句话就撒手不管了？”

四阿哥胤禔没有说话。对太子，他是太了解了。这个人一贯瞻前顾后，想吃羊肉又怕膻，心里一点主意没有，最容易动摇。事办好了，他有功；办砸了，他又不肯为下边担责任。可是眼下当着施世纶的面，这些话他又不能说出来。思忖了好大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十三弟，你不要责怪太子，也不要再拉扯他了，他也有难处啊。这样吧，你和老施只管放心大胆地去做，出了事我顶着。”

胤祥心中一阵感动。唉，瞧四哥！要是让四哥当太子该多好啊！可是这话他也不敢说，只是笑了笑说：“四哥，哪能让你担责任呢，户部里的事，我是正儿八经的钦差。从今儿起老施只管按我的意思去办差。四哥你也回避着点儿，不要啥事都过问，我老十三光棍一条，什么都不怕。咱们得防着点儿，不能让人家给一勺烩了。”

施世纶在一旁听这哥儿俩说得凄惨，心中早已冰凉了。看来，户部的事办不出什么结果来，再坐下去有什么意思呢？于是站起身来说：“四爷。十三爷，下官告辞了。”

胤祥见施世纶要走，却突然端起了架子，大声说：“施世纶，你立刻回户部，以我钦差大臣十三爷的名义，明发部谕，提调各省布政使以上欠了账的大臣，让他们必须在一个月内到京听训。我要向他们当面讨债。哎，你还发什么愣？还不按我的意思办差去！”

“嗯？啊，扎！”

胤禔见施世纶出去了，才回过头来对胤祥说：“十三弟，刚才老施在这儿，我不便驳你，你的话不对呀。这么多的豺狼虎豹在咬我们，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吗？”

老十三满不在乎地说：“四哥，你别说了，顶得住要顶，顶不住也要顶。现在形势变了，太子大概在皇上那里闻到了什么味儿，他就要舍车马保将帅了。何必让人家一窝端了呢？反正我是个破罐子，随便他们怎么作践。你和我不同，要是也搭进去，可就太亏了。”

胤祥这话说得十分诚恳，十分仗义。胤禔听了很受感动，深情地说：“十三弟，也许我们把事儿看得大严重了。魏东亭、穆子煦他们深受皇上信任，到了关键时刻，皇上会替他们把钱垫出来的。可怕的不是他们俩，倒是太子。他这样釜底抽薪，那帮恨我们的人还不得把咱哥儿俩吃了。所以，你刚才说的，我只能心领不能实受，咱哥俩儿不能分开呀！”

“四哥，你不要挂念我。我从小就受人作践，可是，我哪一次服软了？你和我不同，皇阿玛看重你。说句心里话，万一出了事儿，大不了把我圈禁了。可是，要把你也牵连进去，谁来疼我这没娘的孩子呢？”胤祥说到痛心之处，不由得泪流满面。

胤禔连忙上前劝解：“十三弟，瞧你！老大不小的了，怎么像小孩子一佯，哭什么呢？车到山前自有路，咱们走着瞧吧。哎，刚才你说你是光棍一条，四哥我可动心了。十三弟，你跟我说实话，有意中人了么？要是有就告诉我，我替你在父皇面前说去。”

胤祥抹了一把眼泪破涕为笑：“四哥，还真叫你说着了。小弟我，我确实看上了一位姑娘。不过，她出身微贱，说出来，怕四哥笑话。”

“哦？是不是刚才来敬茶的那个丫头？”

“不是。她叫紫姑，我已经把她收房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我想把她娶过来做福晋的。”

四爷笑着说：“好啊。家庭贫寒倒没什么，是旗人还是汉人？”

“回四哥，她，她家是汉人。”

四爷脱口而出：“那可不行。满汉不通婚，何况你是皇子呢？”

“看看，我不说，四哥非要我说，我就知道说了你也不答应。哎，对了！四哥，这姑娘你也认识呀！”

胤禔有些奇怪：“什么，我也认识？谁，我怎么想不出呢？”

“咳！四哥，你忘了？就是，就是咱从桐城回来时，在那个刘八女的庄上泼了我一身洗澡水，后来又被我救了的那个阿兰啊！现在，她被带到京城来了，就住在谪仙楼。八哥还没收她们进府呢，要说现在正是时候。四哥，你就给小弟帮帮这个忙吧。”

这下胤禔可犯难了，他思忖了一会儿才说：“十三弟，不是我不肯帮忙，这事太难了，阿兰她已被老八收进戏班子，老人怎么想，阿兰变没变心，都很难说。何况阿兰是汉人，你要把她娶来做正房福晋，就违犯了祖宗家法，皇上那里也不好张口啊！”

胤祥听四哥这么一说，一腔火气冲了上来：“哼，办这事我也不是头一个。当年也有一个阿哥奉旨出京办差，谁知中了暑，流落在一家黑店里，幸亏被一个风尘女子救了。两人情投意合，私订终身，那女子也是汉人。事情败露出来，这位触犯了祖宗家法的阿哥被赦免了，可那女子却被绑在木桩上，活活地烧死了。那位阿哥经过这场变故，几乎疯了，好过来之后，却变成了一副铁石心肠……”

胤祥的话还没说完，胤禔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抡起巴掌，啪地一下打在胤祥的脸上，气乎乎地说：“你，你，你想剜我的心吗？”

胤禔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的火儿呢？原来，胤祥说的这件往事，正是四阿哥胤禔当年的一段经历。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了，可是每当胤禔想起来，就好像那熊熊的火焰在烧着自己的心，耳边又似乎听见那姑娘呼救的喊声。今天，胤祥当面揭出这件事来，真比拿刀子割他还难受，他能不动怒发火儿吗？胤祥挨了打却没有生气，他扑通一下跪在四哥面前说：“四哥，小弟我急不择言，说到四哥的疼处，请四哥责罚。可是四哥，你愿意我也和你一样受这样的煎熬吗？”

胤禔刚才一时冲动打了胤祥，心中又懊悔又难过。他满含热泪将十三弟搀扶起来：“起来，十三弟，四哥不好，把你打疼了吧？唉，这事难办哪。这样吧，我先想个办法给阿兰抬了旗籍，咱们再商量下一步。如今，朝廷上下都瞅着咱哥俩呢，有人恨不得咱们今天就死，所以，这事不能办得太莽撞了啊！”

二十天之后，各省欠债的官员奉调陆续来京了。他们一进京城，就忙着拜阿哥、找门子、托人情、说好话，观望风声，打听消息。没有一个是打算还钱的，都瞅着魏东亭、穆子煦和武丹这三大户呢！四月二十三，江南巡抚衙门八百里加急奏报进京，说魏东亭病情沉重，危在旦夕，不能奉诏。第二天，又接到江南巡抚的急报，穆子煦急病发作，已经身亡。

这两条消息传来，京城里立刻乱成了一团。谁不知道魏东亭、穆子煦俩人在康熙心中的分量啊。哼，为讨债，把这两位老侍卫给逼到这种地步，皇上能不发火吗？户部的王鸿绪，还有揆叙他们一伙，便乘机发难，串连京官们交章弹劾施世纶，说他违背天意民情，威逼大臣致死，下面官员不得不搜刮民财以清国债——这是逼良为娼。王鸿绪他们虽然不敢直接弹奏太子，也不敢说四爷。十三爷的不是，但事情明摆着，只要轰倒了施世纶，太子和这两位皇阿哥就没戏唱了。

胤祥接到这两份急报，心里也有点惊慌。但想想自己没做错什么，与其让别人扳倒，不如横下一条心来，破釜沉舟，一干到底。于是向施世纶交代了一下，便赶往大内去见太子。

太子一见胤祥就劈头盖脸地训斥上了：“看看，看看，怎么样？老十三哪，我怎么说你都不听。现在可好，闹出人命来了，你怎么向父皇交代呀？刚才我去了养心殿，父皇正和上书房大臣

们商议给穆子煦拟谥号呢。唉！你可真会捅乱子。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把户部官员叫齐了，过了午时听我的训示。”

听了太子的话，胤祥只觉得头昏耳鸣，却无言以对。他晕晕乎乎地出了毓庆宫，被冷风一吹，清醒了一些。心想，既然如此，干脆见皇上去，是杀是剐先闹个明白再说。他刚到乾清宫前的天街上，就碰上了四阿哥。胤祯见了胤祥，连忙问：“十三弟，去见父皇吗？我告诉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气馁。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嘛，有什么了不得的，你千万别往自己身上揽。我刚从养心殿出来，武丹现在正陪皇上说话呢，他已经答应还账了。哎，对了，给你这个。”胤祯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张纸来。胤祥接过来一看，是一张由正黄旗旗主亲自签发的抬籍空白文书，已经加盖了内务府的大印。胤祥突然想起了阿兰的事，知道四哥已把替阿兰抬籍的事办好了。心中一阵感激。但在这里却不便多说，只深深一躬，便向养心殿走去。

康熙见十三阿哥进来行礼，并没有停止和武丹的谈话，只是淡淡地一挥手说：“哦，你来得正好，且站到一边去。武丹哪，虎臣病得那个样子，你路过南京时，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一想起虎臣的病，朕心里是一阵阵的恐惧呀！你瞧，穆子煦说走就走了，让朕心疼啊！”

听见这话。武丹激动得涕泪交流：“回主子爷，奴才疏忽了，再说藩司衙门催着奴才立刻进京，奴才也不敢在南京停留。”

康熙没有作声，他沉着脸想了好大一会儿，才突然笑着问胤祥：“哎，老十三，你是清理亏空的大总管，这事儿，你看该怎么办呢？”

胤祥胸有成竹，直言回奏：“回皇阿玛，依儿臣愚见，账，恐怕还是要还的。魏东亭、穆子煦和武丹三位老臣德高望重，深得圣眷。但惟其如此，更应为百官群臣做个榜样，带个好头，以成全皇上至明之心。如果他们实在力不从心，也应订出还债的日期，以杜绝小人之口。将来皇上若想宽容他们，那恩自上出，群臣也不会说什么。儿臣这点小见识，求父皇圣裁。”

康熙开怀大笑“哈哈……这是你的见识呢，还是老四的见识呢？张廷玉、马齐，你们听见了吧，这和刚才老四说的，不是同出一辙吗？”

马齐连忙躬身回答：“回圣上，四阿哥和十三阿哥说得都是正理。不过，眼下百官沸腾，交章弹劾施世纶，这局面也真难应付。奴才以为，追还欠债的事可否暂缓进行。”

胤祥一听这话急了，忙说：“不不不，父皇，此事万万不可暂缓，缓办等于停办。一停则前功尽弃，整个局面就会翻一个过。儿臣知道，百官之中，有人恨不得食儿之肉，寝儿之皮。但为父皇社稷，为大清江山，儿臣也顾不得许多了。事成之后，一切罪责，儿臣愿全部承担，与太子和四阿哥、施世纶无关，更不敢累及皇阿玛。请皇阿玛圣鉴。”

康熙听了这话，心中十分舒畅。好，这才叫敢做、敢为、敢说、敢当呢！他突然想起，早上太子来请安时，一说到这件事，太子推推诿诿、欲言又止的那副软弱样子，心中不禁生出一股厌恶之情。他指着胤祥对大臣们说：“好好好，说得好。嗯，《水浒传》里有个拼命三郎石秀。朕看，胤祥可称得起是位拼命十三郎。既然你拿定了主意，要舍身取义地办好这件事儿，那，你就大胆地办吧，不要顾虑。太子那里，朕为你说话。至于魏东亭等人的欠债，该催你就只管催，朕不会让你小子作难的。武丹难得进京，朕替他告个假，今儿后晌他就不去户部听你的训了。朕要和武丹随便走走，说说话。怎么样，你就让我们这老主老仆的畅谈一次，行吗？”

皇上一向待皇子们十分严厉，很少当面夸奖。可是，今天他老人家却把话说得这么亲切，这么随和。胤祥像吃了蜜糖似的，心里那分美呀就别提了。连忙一个头磕下去，响亮地答应一声：“扎！儿臣遵旨。”

十一 说假话大堂现丑态 寄痴情青楼碰钉子

十一 说假话大堂现丑态 寄痴情青楼碰钉子

胤祥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回到户部，午时没到，就把各省进京官员给叫来了：“众位俱是国家柱石，人中俊杰，在外边带兵驻防，确实辛苦了。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刚才，我在皇上那里，见到了武老将军，他已当面答应，所欠银两，今秋全部清还。还有魏东亭那笔账，武老将军也代他作了保。请大家说说看，你们的账，打算什么时候还呢？”

胤祥的话刚落音，下边就吵吵开了：

“哼，十三爷说得轻巧。魏东亭和武丹的家底谁不清楚啊，今年秋后还？得了吧，再过三个秋，他们也还不起，胡弄谁呀？”于是，这个叫苦，那个喊穷，有的赌咒发誓，有的哭天抹泪。都说别提还账了，自打进了京城，连一顿饱饭都没吃过，为啥？腰里没钱哪！好家伙，这堂上坐的仿佛不是封疆大吏、朝廷官员，而是一群衣食无着的叫花子！

胤祥心里雪亮。他不动声色地把施世纶叫到跟前，在他的耳边如此这般地小声吩咐了几句。

施世纶一愣：“十三爷，这，这合适吗？”

“少啰嗦，照我的话办。”

施世纶下去了，胤祥笑着对大家说：“好了，好了。别吵吵了，有话慢慢说嘛。凡是真的揭不开锅的，从今晚起，搬到我的十三爷府上去住，我养活。不过，我十三爷虽然年轻，下边的事也不是一点儿不知。凭良心说，你们谁是只靠俸禄过日子的？地方官有四季不断的例行供奉银子，还都给你们送到家里；军晌能吃空额；遇有盗贼、捕案什么的，朝廷还有补贴；下头的军官，也少不了要孝敬你们。可是，你们倒向我哭起穷来了。莫不是真以为十三爷是好哄的吗？好了，不说这些了。还债的事儿，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请大家坐下，咱们好好商量商量，总会有办法的。来人，给各位大人看茶。”

胤祥这儿神情自若地说了一大套，还真把来的这些兵老爷们给镇住了。也就是这么大功夫，下边把“茶”准备好了。只见一群户部差役，端着托盘、盖碗，给每一位官员面前都敬献了一杯热气腾腾的香茶。皇阿哥、钦差大人赏茶，谁敢不喝呀？再说，在这儿吵了半天，也真渴了。于是大伙端起杯来，咕咕咚咚，全都喝了下去。

胤祥端坐堂上，笑咪咪地往下边看，只见他们喝过茶之后，一个个皱眉苦脸，龇牙咧嘴，全变了模样了，心中不由得一阵暗笑。

他这儿笑哪，下边可受不了了。哎！这茶里放了什么药了吗？哟！肚子里怎么翻上翻下的不舒服啊？有那么几位喝得多、喝得快的人，先就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吐了出来。这个人一吐，更多的人憋不住了。怎么，那茶里确实是放了呕吐的药。大伙都喝了，谁也跑不掉。“呕”、“哇”这个吐哇！好端端的一个户部，霎时间，酒味、菜味、臭味、酸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胤祥神情冷峻地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大堂上走了一圈，突然停住了脚步厉声说道：“刚才大家不是哭穷叫苦吗，不是说连吃饭钱都没有吗？现在，吐出来一看，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俱全！你们还有何话说？也许我十三爷看不清，谁吐出来的是青菜、萝卜，请站出来说话，我十三爷代你奏明皇上，免还国债！”

众官员这才醒过神儿来。好嘛，带了几十年的兵，打了无数次的仗，今儿个，竟中了这小子的诡计，闹了个当众出丑。可是，地下的东西，是自己吐出来的，那里又确实没有青菜、萝卜，再说什么揭不开锅了、饿肚子了的话，又怎么开口呢？

正在大伙心神不定，不知如何是好的关头，一声传呼：“太子爷驾到！”太子胤初带着随从，已经大步流星地来到了大堂。

太子一进门，就觉得房子里味儿不正，还没等他说话呢，有人就上前诉苦了：“太子爷，我们是欠了国债，可是，我们也是大清的官员，有罪当罚，不能这样作践我们哪！这样做，我们还有脸见人吗？”

太子听了这哭诉，再看看狼藉遍地的呕吐物，似乎明白了什么，又似乎是更糊涂了：“什么，什么，你说什么？谁作践你们了，起来，好好说。”

十三阿哥胤祥看到这场面，忍不住笑了：“太子，请别问他们，这事儿是我办的。他们一个个哭穷叫苦，说是连饭都吃不上了。我让人在茶水里放了点药，让他们吐出来，也好泻泻火……”

胤祥话没说完，太子已是勃然大怒了。他早就看出来，这追还积欠的事儿，没有好结果，想趁早拔腿，免得招惹事非。今儿个他来户部，就是为了贯彻“缓讨债”的宗旨的。却不料，晚来了一步，胤祥把事儿闹得更大了。所以不等胤祥把话说完，他怒斥一声：“胡闹！胤祥你怎么能这样做？简直是昏聩至极！——众位大人，我十三弟少年孟浪，虑事不周，今天得罪了各位。谅他奉旨办事也有难处，各位看我的薄面，不要计较了。各位所欠国库的银子，是一定要还的，因为这是圣旨。不过，你们也都有难言之隐。这样吧，今天我和大家约定，咱们以十年为期，全部清还，大家以为如何呀？”这些欠账的官员磨磨蹭蹭推托耍赖，无非是要个三五年的宽限期，谁知太子一张口就许了十年。太子此话一出，全场欢腾。欠债的官员们齐声高呼：“太子圣明，太子恩德，有太子为我们做主，奴才等肝脑涂地，也要为太子分忧。”

胤祥听了这个气呀！好嘛，皇阿玛圣谕刚下，我和四哥、施世纶一大帮人忙活了这几年，让你太子一句话全给吹掉了。他们自己才要宽限五年，你倒好，一下子许了个十年为期，这不等于不还吗？好人你太子全落了，骂名倒留给我和四哥了。好好好，我老十三不管了！想到这儿，胤祥把袍袖“啪”的一甩，大步向外走去，却被太子叫住了：“胤祥，你给我回来！”

众官员个个都是人精，一看这架势，谁还在这儿找钉子碰啊。太子既然许诺了十年还债，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匆匆地叩头行礼，全都退出去了。太子胤初转过身来要训斥胤祥，可是一看，胤祥气得浑身颤抖，拉出架子要叫真儿。太子心里清楚，十三弟是个二百五的脾气，这差事又是奉了父皇之命的，把这个小老弟逼急了，他上父皇那儿告上一状就麻烦了。话没出口，语气先变了：

“唉，十三弟呀十三弟，你怎么这样莽撞呢？看吧，到不了明天，这事儿就会轰动京师。那些个御史们鸡蛋里还要挑骨头呢。你这一闹，不等于把带把儿的烧饼给人家了吗？”

“哼！我不怕，愿怎么说，怎么闹是他们的事。我痛心的是办砸了父皇交办的差事。太子你瞧着吧，不出半年，国库还得叫这帮人给掏空了。到那时，看你怎么填这个坑，又怎么向父皇交代。”

“哎——何至于那么严重呢？你呀，都让你四哥把你宠坏了。”

“太子，今儿个是我老十三一人的主意，该罚该打我顶着，不干四哥的事儿。你是太子，这大清的江山将来是你的，该怎么办好。你就看着办吧！”说完，把太子一人扔在这儿，转身走了。

胤祥怀着满腔悲愤，晕晕乎乎地走出户部大堂，向施世纶等户部官员交代了一句：“封印、封库，所有账目，都誊写清楚，造册子进呈御览。即日起，有什么事到我府上去问。我十三爷做事是从不反悔的。”说完，出门上马，飞驰而去。

他本来是要面见父皇，说一说心中的郁闷的，可来到西华门外一打听，皇上自上午和武丹一起出宫，至今尚未归来。哦——上午父皇出去至今未归，那就是说，太子并没有见到皇上。这么说，刚才太子在户部那一通发作，并非出自皇上的主意，而是太子自作主张了！好哇，这样的大事，太子一不请旨，二不和四阿哥和他老十三商量，一下子往后推了十年，造成这前紧后松的局面。皇上要雷厉风行，一清到底，而太子却故意放松，把罪责全推在他老十三和施世纶身上。自

己躲了清静，买了人心，还说是为了“将来江山稳定”。唉？这算什么道理呢？闹到如今这个局面，父皇不在，太子又把话说出去了，我干，是违了太子令旨；不干，自己落了骂名，连累了施世纶等正直无私的大臣，还辜负了父皇的谆谆嘱托。父皇当着大臣的面，亲口称我为“拼命十三郎”，可我，能跟太子拼命吗？四哥那里，我已有言在先，不能牵涉他了，要保住他。如今，满肚子的冤屈又向谁去诉说呢？

胤祥越想越气，越想越伤心。忽然，他想起了四哥给他的那张空白的抬籍文书，既然公事办不成了，何不乘此机会去见阿兰，了却心头的这件夙愿呢？于是他催马扬鞭，来到了阿兰学艺卖唱的谪仙楼。

这谪仙楼，是八阿哥胤禩出钱办的一家青楼妓院，由任伯安经管。如今，九爷让任伯安从江南采买的几十个妙龄女子，正在这里接受调教，准备进呈八爷。青楼妓馆的王八头子们，个个都是猴精、贼奸。坑蒙拐骗、见风使舵，他们什么不会呀，一见胤祥来到面前，连忙上前献殷勤：

“哟，这不是十三爷吗？奴才给您请安了。快，您老请进，奴才叫人来给十三爷唱曲、解闷。”

胤祥一边漫步向里走，一边问道：“哦，这不是八爷的戏班吗，怎么还接客呀？如果八爷他知道了，你们还想要命吗？”

王八头子满脸堆笑地答道：“嘿……回十三爷，今儿个，咱们总管任爷来，才破了一回例。任爷还吩咐下来，说十三爷瞧上了咱们这儿的兰姑娘，叫小的们小心候着十三爷呢。爷请坐在这儿稍等，奴才这就去叫阿兰姑娘。”

胤祥满腹疑虑地坐了下来。不一会，那个王八头子果然带着阿兰进来了。几年不见，这阿兰越发出落得水灵，刀裁鬓角，刘海蓬松，眉目如画，步履轻盈，她手抱琵琶，款款地走上前来见礼：“奴婢阿兰，请十三爷吉安。”

胤祥一听就明白了，嗯，这阿兰果然聪明，“请安”本来是叫“吉祥”的，可是，她却回避了十三爷名字里的“祥”字，称“吉安”。胤祥日夜思念阿兰，如今见了面，听阿兰第一句话就说得这么得体、懂事，不由得一阵高兴：

“哎，免礼、免礼。其实，你就是道个‘吉祥’也没有什么。吉祥的自然吉祥，不该吉祥的，也没处求去。阿兰哪，自那日刘八女庄上一别，十三爷着实惦记着你呢！怎么，你的气色不好，是累了吗？来来来，坐到爷身边来，让爷好好看看你。告诉你，爷今儿个不是来听你唱曲的，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阿兰警觉地向外膘了一眼，又急急忙忙地打断了胤祥的话头：“十三爷，你老想听曲也好，不想听也好，奴婢既然来了，是要唱给爷听的……”

“哈……好好好，爷就喜欢你这泼辣性子。别说唱曲儿，你就是再泼爷一身洗澡水，我也不怪你。”

阿兰在桌旁坐下，琴弦轻挑，歌喉宛转地唱了起来，可是一曲未终，却突然伏在桌上，低声饮泣，哭个不停。

胤祥大吃一惊，急忙上前问话：“阿兰，你这是怎么了，莫不是病了不成？或是受了什么惊吓。我告诉你，今儿个爷给你带来抬籍文书。你看，只要在上面填上你的姓名，你就是旗下的大姑奶奶了。”

一个汉人的卖唱女子，突然之间，被抬了旗籍，入了满族，而且有望被十三爷带回去，安享荣华，谁能不高兴呢？胤祥觉得，这个消息一告诉阿兰，她一定会喜欢得跳起来的。可不料，阿兰突然抬起头来，正颜正色地说：“十三爷，请您放尊重点儿。奴婢身为贱籍，没这个福分。你是贵人，也不必做这等有失身份的事情。您想听曲儿，不管奴婢有病没病，都会来侍候您，要说别的奴婢不敢奉命。”

胤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什么，什么，阿兰，你和爷开的什么玩笑？”

“哼，玩笑？奴婢有那个胆子和十三爷开玩笑吗？奴婢进八爷戏班之前，已经许配了人家。当初，任爷买我的时候，说好了五年为期，到期放我回去。十三爷身为皇子，也不能夺人之妻吧？”

胤祥听了这话，简直如五雷轰顶。他正不知如何回答，门帘一挑走进一个人来。此人，五十岁上下，圆胖脸上带着假仁假义的微笑，扭着肥胖的身子走上前来，打躬请安：“奴才任伯安，恭请十三爷金安。”

胤祥一愣，哦？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任伯安吗？看这人相貌一般，气度平常，只不过是个京官衙门的普通书办，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神通，六部衙门大堂上，他说一不二；王孙公子府邸里，他直出直进？胤祥知道此人神秘莫测，不想多说废话，便开口问道：

“哦，你就是任伯安，久闻大名。这位阿兰姑娘，十三爷我看上了，想要给她赎身。你说说，要多少银子啊？”

任伯安满面带笑地说：“哟，十三爷，瞧您老把话说到哪儿去了？爷是贵人，小的巴结还巴结不上呢，哪敢向您老要什么赎身银子啊。人，爷只管领走，八爷那里，小人自会去说。”

胤祥不吃这一套：“不，任伯安，你在京城里也是混得开的光棍，十三爷的脾气，你不会不知道。爷从来不沾别人的便宜，别人也别想帮我的光。咱们今天是公买公卖，你报个数吧。”

任伯安连忙又打个千儿：“哎哟，爷说到这份上。任伯安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敢再驳您的面子啊。实话回禀爷，这阿兰姑娘卖身银二十两，加上这几年的教习费，梳妆费，伙食费，爷赏给一百两，咱们就算两清了。”

胤祥还没来及答活呢，阿兰却突然站起身来，怒声说道：“姓任的，你说得好轻巧啊！姑奶奶我是头插草标卖给你的人吗？是你想卖就卖的人吗？哼，当初的文契还在我手里呢。告诉你，我们乐户有乐户的规矩，卖艺不卖身。十三爷想听曲儿，什么时候来，我都侍候；要说别的，你们休想。再唱上两年戏，我还要回家完婚呢！”

任伯安把脸一沉：“放肆！反了你。告诉你，任爷说的话你不听也得听。别说这里是京师，就是在苏州、杭州，儿百家乐户，哪一个敢不听任爷的吩咐？！”

任伯安一翻脸，胤祥看出来了。刚才喜眉笑脸，谦恭卑顺的任伯安，一发了脾气，竟然是这么歹毒、阴险，圆胖的脸上，透着阵阵杀气，令人见了不寒而栗！可那位阿兰却并不害怕：“哼，你任爷势力再大，我阿兰就不买账。姑奶奶说不卖就不卖，你敢把姑奶奶怎么样？！”

听到这里胤祥也火了：“好好好，爷今天长见识了。人常说，乐户歌女最难交往，最没有真心，我不信这话。今天，我才看清了你阿兰的心。算我十三爷从前瞎了眼，白为你操心。原来，你这么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胤祥说完，站起身来，怒气冲冲地下了楼。他的身后，传来了一声清脆的耳光和阿兰的哭声。

十二 念旧情微服出禁城 宰白鸭刑弊惊帝心

十二 念旧情微服出禁城 宰白鸭刑弊惊帝心

不管是户部发生的大事也好，还是胤祥在阿兰那里碰了钉子的私事也好，康熙皇上都不知道。这会儿，他正和武丹一块散心解闷呢！在众多的老侍卫中，武丹是仅剩下的一个身体健壮的人了。他本来是关东的马贼，由于魏东亭的引荐，在康熙初年进宫当了侍卫。原来没有正名，只

有个外号叫“驽驴子”。当年，假朱三太子杨起隆在京城谋反时，为了保护皇上和皇后，驽驴子在皇宫内奉皇后懿旨开了杀戒，也立下了功劳。皇后亲口赐他名字叫“武丹”。他对皇上的忠心，他的大胆，他的武艺，他的威望，除魏东亭之外，没人能比了，所以皇上派他做了广东提督。在魏东亭病重，穆子煦去世之后，武丹在康熙心目中的位置大大提高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多少次的磨难曲折，在他们君臣、主仆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见到武丹来京，康熙当然高兴。他们都老了，老人自有老人们的话题。于是，用过早膳，康熙便带着武丹出宫闲逛，想再回味一下当年微服私访的乐趣。

可是，刚出宫门，康熙回头一看，上书房大臣马齐和佟国维也换了便衣，从后边赶来了。康熙拉了武丹一下，悄悄他说：“武丹，不好了，让这两个奴才盯上咱们的梢了。唉，如今朕是越来越不自由了。咱们上哪儿去呢？哎，对了，老八前些时候向朕推荐了一个老道士，叫什么张德明的，听说很有点花里胡哨的本事，朕委他做了白云观的观主。今个，咱们去白云观玩玩如何？一来，是旧地重游，二来嘛，也瞧瞧这个张德明是个何等人物。”

康熙说着的时候，马齐和佟国维已经赶上来了。一听皇上要去白云观，他们俩急了。白云观远在京郊，皇上年事已高，他们俩是文弱书生，武丹老迈，侍卫们又不在跟前，万一有个差错，谁能担待？马齐急忙上前拦阻：

“主子，白云观路途遥远，步行去呢，怕主子太累，骑马坐轿又太招惹，是不是就在城里随便走走算了。要不，咱们去正阳门那里转一转。主子散散心，回来，歇了中觉，太子那边的奏事匣子也就该送进来了。”

武丹听了，也说：“马大人说得对。不过，正阳门那里今天要处决犯人，怕坏了主子的兴致。”

康熙却不以为然地冲武丹说：“哦？你这个马贼头子，一辈子杀了多少人呢？没罪的你还杀过不少呢，今天杀有罪的，你倒害怕了。走，咱们就去看杀人去！”

正阳门一带，与康熙初年相比，大不相同了。这里，早已是人烟稠密，商贩云集的闹市。康熙等人，一路说说笑笑，走走看看；倒也心旷神怡。突然，前边拥过一群人来，全身挂孝，打着灵幡，抬着棺材。马齐诧异地说：“哎，这帮送殡的人，怎么没人哭呢？”

康熙笑了：“马齐呀，你真是个书呆子。这伙人，是给今儿个要处决的人犯邱运生收尸的。现在人还没杀，他们哪儿敢哭啊！”

马齐想起来了，今儿个顺天府要处决的犯人，确实叫邱运生。这个人今年六十八岁了，却强奸了一个佃户的十七岁少女，逼得这个女孩子上吊了。这桩案子还是经他马齐的手，拟出处置条陈，经皇上御批“斩立决”的，怎么自己就忘了呢。他不由得向皇上递去一个惶恐又敬佩的眼神。

京城的人爱看热闹。太平盛世，杀人的事又难得一见，所以，今天正阳门外，万头攒动，来瞧法场的人特别多。刑场四周的酒楼上，看得清楚，又不挨挤，人人都想进去。掌柜的便趁机发财，二两银子放一个人。马齐、佟国维他们怎敢让皇上去和百姓们挤法场啊，便拿出二十两的一锭大银，往掌柜手里一递，护拥着康熙来到楼上，拣了一个临街靠窗的位置坐下了。

康熙要看杀人，并不是什么心血来潮。他在御笔勾决这个犯人时就纳闷，邱运生六十多岁了，一个棺材瓢子，竟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儿来，真让人想不通。他想看看，这邱运生究竟是什么样的土老财？

刚坐下不久，只听下边一阵鸣锣开道的吆喝声，行刑的队伍开过来了，顺天府的府尹隆科多是监斩官，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前边。刑名师爷擎着朱红的天子令箭紧随其后。一队兵丁押着囚车，车子里站着待决的死囚犯人。两名刽子手穿着红布坎肩，喝得满脸通红，高举着鬼头大刀，威风凛凛地站在槛车上。看热闹的人群中，发出一阵阵叫喊声：“来一段呀！”“怎么，你这死囚这么胆小，是吓迷了，还是个哑巴呀？”

那死囚站在槛车里，昂着头，闭着眼，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此刻，听见人群中的喊声，他突然睁开双眼，大声骂道：“你他娘的才是哑巴呢！哼，早死早托生，晚死没孝子。二十年后，老子还是一条好汉！”

此言一出，人群中炸起一片叫好声。康熙和几位大臣却愣住了。嗯？今天要处决的，明明是图奸害命的犯人，六十八岁的邱运生，可听这声音，不像是个六十多岁的棺材瓢子啊，再仔细一打量，啊？！囚车里站着的犯人，一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搭在脑后，声音宏亮，面目英俊，分明是个年轻的后生，二十六八岁的小伙子。怎么换人了，这是怎么回事？康熙皇上刚才还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见了这情景，脸上的表情，马上可就晴转多云又转阴天了。马齐和佟国维更是吓得面色煞白。为什么？他俩是上书房大臣啊，出了这“杀场换死囚”的事，又让皇上亲眼看见，他们担不起责任哪！马齐战战兢兢地说：“主子，奴才是不是下去问一声……”康熙铁青着脸，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来：“忙什么，看他们怎么收场！”

马齐不敢吭声了。佟国维的心里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地翻个儿。今天的监斩官顺天府尹隆科多，是佟国维的本家侄子。佟国维知道，这个案子，肯定是上上下下串通一气，做了大手脚。如果皇上震怒，追查起来，隆科多责无旁贷，他佟国维也难免受到牵连。可是，皇上已经发怒，马齐刚碰了钉子，他佟国维又怎敢开口说话呢？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转来转去，却一点主意也想不出来。

午时三刻到了。监斩官隆科多向供在台上的御批令箭行了礼，然后转身下令：“时辰已到，刽子手。”

“在。”

“行刑！”

“扎！”

两个满身横肉的刽子手，快步来到死囚跟前。一个手提犯人的辫梢，一个高举鬼头大刀，眼睛盯着监斩台，但等一声“斩”字令下，那死囚就要身首异处了。

此刻，马齐可真急了。处决邱运生的斩票，是他马齐亲手写的，人头一落地，死无对证，他马齐浑身是嘴也说不清这事儿了。不行，就是冲犯了皇上，自己落个死罪，也不能让这个假邱运生死了。想到这儿，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窗前，向下边大喊一声：“刀下留人！”

这一喊不要紧，菜市口看热闹的人群中一阵骚乱。担任护卫的士兵以为是有人要劫法场，有的拥过来看住犯人，有的挤过去护住监斩官，还有几十名戈什哈，拔出腰刀，一声呼啸，拥进了酒楼。他们哪儿知道，这地方，如今不能随便乱闯了！现成放着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武丹在皇帝身边，这几十年的老侍卫，他能白当了吗？那武丹见众人吵吵嚷嚷地要冲上楼来，他大吼一声，来到楼梯口，上来一个，就被他抓住一个，抓住一个就扔下去一个，回头还冲着佟国维和马齐高声怒骂：“你们两个混蛋，愣着干什么，没看见给主子惹祸了吗？还不赶快想办法。”

一句话提醒了佟国维，他急忙来到窗口，冲下面大喊：“隆科多，我是你三叔佟国维，佟中堂。你小子听见了吗？赶快让你的人从这里滚出去，你也给我滚进来回话。”

在这场混乱中，康熙一直是稳如泰山，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刚开始时，他怀疑是马齐等人收了贿赂，和下边通同作弊，后来，见马齐出面制止杀人，才略微放了点心。此刻，听佟国维“滚出去”、“滚进来”地乱喊一气，倒扑哧一下笑了。就在这时，隆科多提着袍子，一溜小跑地上得楼来，“叭”、“叭”，打下了马蹄袖，跪在佟国维的面前：“三叔，不不，佟中堂，卑职不知您老驾到，有失迎候……”

不等他说完，佟国维又是一声断喝：“瞎了眼的奴才，给我磕的什么头，没看见圣驾在此吗？”

隆科多机灵灵打了个寒战，抬头看见端坐不语、厉颜厉色的康熙，更是手足无措，冷汗遍体。他膝行几步来到康熙面前磕头：

“ 奴才隆科多叩见主子。不知主子爷召奴才来，有何训示？ ”

康熙用冷冷的眼光盯着隆科多，没有立刻说话。这个隆科多，在皇上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曾经做过御帐亲兵。可是，事情过去好多年了，康熙虽然觉得有点面熟，却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康熙知道，这京城顺天府的府尹最好当，也最难当。干好了，立刻就能升赏，干砸了，也马上会受到处分。见隆科多吓得浑身颤抖，康熙放缓了语气说：

“ 哦，你就是隆科多吗？是由武职改任文职的吧？做到京师府尹不容易呀，好好再干几年，熬个督抚也不难，是吗？ ”

皇上这话说得莫测高深。隆科多情急之下，竟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就在这时，京城步军统领衙门的主管赵逢春来了。他是听说法场上出了乱子，带着兵丁来镇压的。来到以后，又听说监斩官被叫上了酒楼，便前脚后步地追了上来，不防迎面碰上了老上司武丹。武丹见赵逢春闯了上来，便厉声喝道：“ 赵逢春，主子爷御驾在此，你不奉召唤，为何擅自带剑上楼？！解下佩剑，先退下去！ ”

康熙听见这话，说了声：“ 武丹，让赵逢春留下，这事也该着他管，听听有好处。嗯——隆科多，朕刚才问你的话，你还没回呢。朕是说，朝廷没有亏待你，为什么你竟敢如此胆大包天，偷梁换柱，干出这等枉杀无辜、草菅人命的事儿来？讲，你收了多少贿赂，真邱运生现在窝藏在哪里？ ”

康熙这一问，隆科多更不知如何回答了。面前站着的上书房大臣佟国维，是他的同族三叔。当年，隆科多年幼，父亲患病去世时，族中的人，贪图他们的家产，闹得一塌糊涂，逼得他们孤儿寡母几乎要自尽。这位三叔身为族长，却隔岸观火，见死不救。打那以后，两家就结下了怨仇。直到隆科多当了皇上的侍卫，这才又有了交往。此刻，在皇上严词责问之下，隆科多不由得心中怀疑，嗯？莫不是这位三叔又在陷害我吗？想到这儿，他磕了个头，回奏道：“ 主子，请不要听信谗言。主子的话，奴才承受不起。奴才不明白，难道这犯人——他，他不是邱运生？ ”

佟国维一听就明白了。哦——隆科多这是话里有话呀。可是皇上在跟前，他又不肯开口。正犹豫呢，康熙却上火了：“ 武丹，你听听，隆科多这话说得可真够新鲜的。案子出在他手里，他倒不明白，还说朕是听了谗言。好好好，朕马上让你明白。来人，去把那死囚带到这里来。 ”

不一会，被捆得像米粽子似的“ 假邱运生 ” 带来了。两个戈什哈照他腿弯里踢了一脚，这囚犯便跪在了康熙面前。楼上楼下几十号人，鸦雀无声，静等着看康熙如何发落。酒店掌柜的也乘机溜了过来，躲在屏风后面瞧热闹。武丹是干什么的呀？一下子就看见了。他二话不说，“ 啪 ” 的一巴掌扇了过去，把店主打了个趔趄。康熙连忙叫了一声：“ 武丹，不得无礼。他是店主，咱们是客人嘛。来来来，掌柜的，你坐到朕身边来。 ” 店老板捂着被打得发烫的脸颊，走上来了见了礼，然后小心翼翼地坐下。从刚才那一阵闹哄中，这老板已经知道了，上座的是当今万岁爷。心想，嘿，要不是刚才被那位黑爷爷打了一巴掌，我能有福坐在皇上身边吗？嗯，这一巴掌挨得值，说不定是祖上修下的福呢！

康熙问话了：“ 你这死囚叫什么名字啊？ ”

那人并不害怕：“ 回大人，小的叫邱运生。 ”

“ 什么地方人？ ”

“ 密云县人。 ”

“ 哦，家里有什么人哪？ ”

“ 三个儿子，三个媳妇。 ”

康熙心中暗笑，哼，你还不到三十岁呢，三个儿子都娶媳妇了：“ 那我再问你，有孙子吗？孙子娶媳妇了吗？ ”

康熙这话，不是凭空问的。这件案子的原由始末，康熙早就看到刑部的奏折了。那被邱运生奸污的女子，是邱运生的孙子媳妇领进邱家的。可这假邱运生，比真邱运生年轻了四十岁，他怎

么会有了孙子，就是有也娶不了媳妇啊。那囚犯呢，最怕的就是问他有没有孙子。可是，越怕问的，上边偏又问下来了。他只好梗着脖子硬顶：“咳，这些事都问了几百遍了，要杀便杀，啰嗦个什么呢？”

马齐怒斥一声：“放肆，好生回话，小心掌嘴！”

康熙摆摆手，止住了马齐：“你不是邱运生，年龄不对，口音也不对。你分明是山东人嘛，为什么要假冒邱运生，替他送死呢？”

“我……我……我就是邱运生。你们快把我斩了吧！”

康熙皇上朗声大笑：“哈……邱运生六十八岁了，你一个年轻人，装得像吗？好好说，你存心替人送死，必有冤情，说清了才能救你的命啊！”

那犯人低下了头，不再言声了。店老板坐在一边看不下去，出来说话了：“万岁爷甬问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小人在这菜市口开店见得多了，这叫‘宰白鸭’。”

康熙心头一惊，脱口问道：“什么，什么？什么宰白鸭？”

“万岁爷不知，如今，有那一等一的大户，犯了法，又不想去死，就花钱买个替身。常言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银子花到点子上，衙门的师爷办法多着呢。要是人犯尚未拿到，这替身好补一点，随便抓个人送进大牢就行。钱呢，也可以少花点。假如正犯已经抓住，下到大牢里，那钱可就花老了。县里、府里、刑部，一直到监牢的小头目，哪一关不打点好，能办成事儿啊？到了行刑时，监斩官就是看出来了，也不敢吭声，说出去，要得罪多少人哪！这就叫宰白鸭。凡是当白鸭的，不是穷得没法儿活，就是家里出了大事，急等用钱，只好拿命去换了。唉！造孽呀！”

那犯人听到这里，早已忍不住了。他伏在地上，放声大哭：“爹爹呀，孩儿对不起你呀……”

十三 张五哥君前诉冤情 十三爷府邸赏亲兵

十三 张五哥君前诉冤情 十三爷府邸赏亲兵

酒店掌柜在康熙面前述说了宰白鸭的事，触动了假邱运生的真情。他伏在地上号啕大哭。康熙早就气得脸色发白，手足颤抖了。他严峻地扫视了一下身边侍立的大臣们，又对跪在地上的假邱运生说：“你，你不要哭。告诉你，朕即是当今天子。有什么冤情你只管说出来，朕会为你做主的。”

那人一听皇上就在眼前，越发哭得厉害了：“万岁，不能啊。小人若是今日不死，邱家知道了，我爹张九如可就没命了……”

康熙阴沉着脸，叫了声：“隆科多！”

“奴才在。”

“你听见了吗？这可是你顺天府的事儿。速派你的人立即出动，把邱家的人全部扣押起来。张九如若是有个好歹，朕惟你是问！”

“扎。”隆科多立即飞身下楼，布置兵丁。一边去扣押邱家的人，一边封锁路口，严防来收尸的邱家家丁出城走露消息。楼上，那犯人却向康熙皇上哭诉了他悲惨的家史：

原来，这个冒充邱运生替死的犯人不是别人，正是十三阿哥胤祥在桐城碰上的那个私盐贩子张五哥。这张五哥祖籍山东新城县。他父亲张九如那一代，兄弟十人全是武林高手，开着一家镖

局。到了康熙二十年以后，天下太平，镖行的生意越来越清淡了，就卖了局子，置了田庄，弃武就农。康熙四十四年大旱，庄稼颗粒不收，张五哥仗着一身武艺和几位叔伯弟兄干上了私盐贩子，赚了几个钱，想拿回来养家，哪知回家一看，族里十门父老兄弟除了他父亲张九如和一位婶子之外，全都饿死了。爹爹也已是奄奄一息。可是张五哥前脚进门，府里的差役后脚就来逼要赋税银子。几句话不投机，那衙役一棍子把张九如给打倒了。张五哥一怒之下，夺过棍子，打倒了衙役。谁知用力过猛，那衙役竟被他打死了。

听到这里，康熙有点不相信了，忙问：“哎，不至于饿死那么多人吧？朕向山东发放了赈济粮嘛。”

“唉，万岁爷不知道，朝廷的救济粮十成能有二成落到百姓手里，也就算烧了高香了。”

康熙更是震惊了，啊！？吏治败坏，竟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吗？他看了看张五哥说：“张五哥，你说下去。”

张五哥说，他无意中杀了人，怕官府来逼命，便连夜背着父亲，逃出新城，在外靠打拳卖艺，父子俩混过了三年。后来，他们来到顺天府密云县，想不到邱运生和那个被张五哥打死的衙役是亲戚。张五哥一露面就被邱家认了出来，不由分说把他扣在庄上。正巧邱运生犯了案子，他强奸少女逼死人命，按大清律应该杀头。可是邱家有钱有势，当然不愿意让邱运生去死啊，于是，就想出了这个宰白鸭的主意。他们对张五哥说，如果他愿意当这白鸭呢，邱家情愿出一千两银子，给五哥的父亲张九如养老送终；张五哥要是不干呢，邱家就把他们爷俩按“在逃的杀人凶犯”送官治罪！张五哥一掂算，左右是个死，当了个白鸭，死我一个却能救了父亲一条性命，便答应下来。至于邱家怎么花钱打通关节、走门路换人，张五哥就不知道了。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送进了大牢，又押上了刑场。

这一番话说得康熙心惊肉跳。这些年他一直庆幸自己创建了“康朝盛世”，让老百姓过上了太平日子。却不料户部出了那么大的亏空，刑部又出了宰白鸭的事，而下边吏治败坏，贪赃枉法也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安徽凤阳克扣赈济粮食，上书房大臣们说不过是一城一地如此，可现在，山东新城，也出了这样的事！唉，朕老了，糊涂了。朕不该掉以轻心，什么事都由着太子和上书房大臣去办。现在可倒好，竟然闹出这等闻所未闻的奇冤大案来。这，这叫朕如何处置呢？

瞧着下边跪着的、哭得泪流满面的张五哥，康熙是又可怜、又心疼。心想：唉！一个精通武艺的五尺高的男子汉，为生活逼迫、形势所逼，竟然甘愿卖身替别人去死，以保老父的性命，孝心可嘉呀。就凭这一点我也要把他救下来。可是，他先打死了催交赋税的衙役，潜逃在外，又代人送死紊乱法纪。这两条罪加到一起也该杀头了。怎么才能救下张五哥呢？康熙沉吟了好大会，才慢吞吞地问：“马齐，依你看，这张五哥有没有可恕之情呢？”

马齐一听这话，马上明白了皇上的意思，连忙回答：“回万岁，邱运生一案事关重大。他们居然敢在天子脚下做出这调包换人之事，肯定是相互勾结、上下串通好了的，此案必须查实重处。至于张五哥，不过是这大案中的小案。他失手打死了人，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父亲，乃至诚至孝之举，律无死罪。皇上以孝道治天下，岂能让张五哥再担罪责？”

马齐的回答十分得体，正说到康熙的心坎儿上。他默默地点了点头说：“嗯，说得好。朕思谋着，也是要取张五哥的一个‘孝’字。不过有罪不罚，似乎也不妥。嗯——这样吧，赵逢春！”

赵逢春应声答道：“奴才在。”

“你把这张五哥带回去，按犯法自首的条例，在营中枷号三日。然后，安排他在你手下当差吧。”

“扎！”

赵逢春带着张五哥下去了。康熙的神色突然严峻起来：“马齐，佟国维，今天朕亲眼瞧见了

这宰白鸭的事，确实是触目惊心啊！邱运生是朕亲自审定，御批处决的犯人，下边还敢做手脚，如此看来，天下屈死的冤魂恐怕多得很呢。吏治、法制败坏如此，不能不令人担忧。你们即刻传旨，今年秋天，全国要处决的犯人一律停止，要逐个的查一下，是不是还有宰白鸭的事。另外，传旨给刑部，明日起封印，听候查处。”

马齐连忙答应：“扎。不过……刑部封印，全国清查，此事非同小可，应该由何人来主持呢？请万岁降旨。”

康熙看了马齐和佟国维一眼，对面前的这两位上书房大臣，他还没有完全放心。张廷玉倒老实本分，可是御前又离不开他。突然，一个奇异的念头在康熙心中升起，他缓缓地说：“嗯，这样吧，太子和四阿哥、十三阿哥忙着清理户部的亏空，此时不便调动。大家不是都说八阿哥精明能干嘛，这事就交给胤禩去办吧。”说着站起身来，就要下楼。

马齐连忙答应一声，又跪在康熙面前说：“皇上，今天奴才在情急之中行事鲁莽，惊了圣驾，请皇上治罪。”

康熙朗声大笑：“哈哈……马齐呀，如果不是你大喊大叫地让下边停刑，这会儿，你的顶子就被朕摘掉了！上书房大臣位居宰相，协理朝政，处置机务，当机立断，为君分忧，是你的职责嘛。哎？佟国维，这隆科多朕怎么看着面熟呢？是不是你们佟家的人？”

佟国维连忙回答：“回主子，隆科多是奴才的侄子。当年主子爷西征的时候，他当过侍卫。”

康熙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哦，这就对了……”至于什么对了，康熙没往下说，众人也没听明白康熙的意思，可谁敢再问呢，只好簇拥着皇上出门上轿回宫去了。

却说十三阿哥胤祥在阿兰那里碰了钉子，怀着一肚子的怒气、怨气和晦气回到自己府上。心中不痛快就借酒浇愁。谁知，酒不醉人人自醉，举杯浇愁愁更愁，喝了个酩酊大醉。大丫头紫姑见了连忙过来照顾他，又是让人烧醒酒汤，又是往他嘴里放醒酒石；又是帮助他脱换衣服，又是捶背摩掌胸口，好一通忙活啊，才让这位十三爷心里稍微平静了一些。就在这时，门上人进来禀报说，施世纶、尤明堂二位大人带了一大帮人来拜见。紫姑立刻回答：“不行，你去回施大人，说十三爷酒喝多了已经睡下了，请他们明几个再来吧。”

胤祥“腾”的一下从床上坐起来说：“不，传我的话，有请！”回过头来对紫姑说：“皇上有句口头禅，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儿。这么晚了，他们来肯定有要紧的事，我怎么能不见呢？”说着，翻身下床，穿好外衣，迎了出来。喏，来的人还真不少。施世纶、尤明堂领头，后面跟着四五十人，都是在户部当差的戈什哈。这些人，原来是胤祥当年习武练兵时精心挑选的大帐亲兵，对胤祥绝对忠诚，绝对可靠。胤祥奉旨去户部时，把他们全带了过来，交到施世纶手下办差。今天，胤祥瞧着他们全来了，十分高兴，忙叫人多搬些凳子来，让他们全都坐下来说话。

施世纶上前见礼：“十三爷，您不要张罗了。我们深夜来拜见您，不会久坐。我和老尤还有这帮兄弟是向您辞行来的。”

十三爷一愣：“什么，什么？辞行！你们辞的什么行啊？”

“哦，回十三爷，是这么回事，傍晚，皇上和太子一起召见了我们，说户部差使停办，让我出任山东巡抚，尤明堂去云南当布政使。旨意很急，明天准备一下，后天一早就要离京赴任去了。”

十三爷更不解了：“啊？！你说什么，户部的差事停办了，我怎么一点风声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茶里放药的事儿？不行！你们先在这儿坐着，我即刻递牌子请见，和皇上当面说清，不能让你们为我背黑锅。”

施世纶急忙上前拦住他说：“十三爷，您先别生气。我和老尤从京官到外任只是平调职务，并没有降级。皇上是为了保全我们哪！刚才，我们去见了四爷，四爷也是这样看的。他说，走了，走了，一走就了。太子让欠债的官员以十年为期归还欠款，等于是还不。这国库眼看就要弄

出大窟窿来，我们怎么能担待得起呢？所以，皇上这样安排我们，是爱护，是保全。十三爷，您可不能意气用事，把皇上的苦心理会错了。”

胤祥颓然坐下，不再作声了。他仔细一想，施世纶说得对。太子既然背着父皇把风放出去了，父皇假如改了太子的决定，那太子就会立刻威信扫地；不改太子的决定，施世纶、尤明堂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嗯，看来父皇深谋远虑，不能不佩服啊。

尤明堂见胤祥只顾低头沉思，以为他一定是心中不安，忙上来劝解：“十三爷您不用担心。皇上连我和施大人还要想方设法地保全呢，对您就更不用说了。您消消气，宽心地等着，估计圣旨很快会下来的。”

胤祥感激地看了他们一眼，站起身来，走回里屋，拿出一叠纸来，向众人一亮说：“施大人，尤大人受了皇恩，奉调出京了。你们这四五十人原先是我的亲兵，现在怎么办呢？难道回兵营去任人作践吗？当年，你们跟着我在木兰围场练兵时，我就想提拔你们，后来又带你们到户部，希望你们能挣个彩头，熬个出身，想不到事情变化这么快。幸亏我早有准备，在兵部弄了这几十张委任扎子，现在发给你们。不论年纪大小，资历深浅，从今儿拿到扎子起，全都升为千总，在北京补缺。明儿个，我亲自去见赵逢春，让他为你们安排。这下，你们大伙也可以安心，我也算对得起你们了……”

胤祥说着说着动了真情，禁不住热泪盈眶。下边坐的几十名军士更是感动得五内俱沸，“刷”的一下全跪下了：“十三爷，您老待我们真是恩重如山。往后，有用得着奴才们的地方，只要您一声吩咐，哪怕是赴汤蹈火，我们也决不皱眉。”

胤祥激动地说：“哎，瞧你们说的。皇上知道爱惜施大人、尤大人，难道我就不知道心疼你们？别看我老十三是个愣头青，可是忠好善恶我心里清楚得很。好了，都起来吧。老施老尤，按理儿，我该摆下酒宴，为你们饯行才对。可是今儿天晚了，我刚才又多喝了点儿，再说，明天你们还得准备上路，就不再留你们了。请各位多多保重，咱们后会有期！”

第二天一早，胤祥一起床，家人就来禀报说：四爷府上的戴铎来了，说四爷有重要的事要和十三爷商议，请十三爷马上过去。胤祥昨天喝醉了酒，今天本来不想出门了，可是四哥派人来传话，又不好不去，便连忙洗漱了一下，出门一看，戴铎恭恭敬敬地在门口等着呢。这个戴铎个头不高，却两眼炯炯有神，因为办事干练，经四爷保奏，已经在外边当了知府。可他是四爷家的包衣奴才，所以，只要回到京城，照样住在四爷家，也照样给四爷跑腿当差。他的身份，他在四爷心目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胤祥微微一笑，随便问了一声：“哦，戴铎，是你来了。劳你久候。出了什么事儿，这样着急呀？”

戴铎见胤祥出来，连忙上前打千：“十三爷，奴才戴铎给您请安了。四爷命奴才来请您，奴才也不敢问是什么事，只是……”

“唉！说嘛，怕什么。”

“扎。听消息说，今儿早上传下圣旨，让八爷带人去把刑部给封了。人们纷纷传说，八贝勒府的侍卫、亲兵、太监，连顺天府的衙役、戈什哈全都派了差事，阵势大得吓死人。奴才猜想，是不是为了这件事，四爷才让奴才来请十三爷的。现在太子和三爷也在四爷府上呢。”

胤祥听到这消息，心中猛然一惊。刑部衙门非同小可呀，那是执掌天下生杀大权的地方，为什么说封就封了呢？看来其中必有道理。他来不及多想，便打马扬鞭，随着戴铎，向四贝勒府飞奔而去。

十四 查刑部太子心不宁 乍奉差胤禩耍威风

十四 查刑部太子心不宁 乍奉差胤禩耍威风

四贝勒府可不是个没规矩的地方。咱们前面交代过，四爷胤禩是朝中出了名的“冷面王”。在外头，他处事谨慎，少言寡语；在家里，那更是治家严谨，说一不二。不知道底细的，只看到了他的“冷”，冷面冷语，以为他是个铁石心肠，不通情理的人。其实，他是面冷而心善。就说这府里吧，上自管家，下至奴仆，上上下下几百号人，个个都受过他的大恩。他从来不在仆人身上作威作福，而且赏罚严明。那位去请十三爷的戴铎，不就是从家奴升成管家，又从管家放出去当了知府的吗？知府这官儿不算小了，五品黄堂！要靠在外面钻营、巴结，得多少年熬啊。所以合府上下，对四爷是又感激又尊敬。常言说“敬而生畏”，只要四爷一声令下，没人敢消极怠工，更没人敢抗命不遵。今天，戴铎奉命请来了十三爷，他把胤祥送到后花园门口就不走了，轻声说：“十三爷，您老见谅。奴才只能送您到这儿，不奉我们四爷的传唤，园子里奴才不敢进去。”

胤祥知道四哥家规严，笑了笑说：“好好好，我认识路。戴铎，忙你的去吧。”

怎么？这后花园为什么管得这么严呢？原来，这里虽然花木扶疏，亭台楼阁。水榭鱼池样样俱全，却是四阿哥胤禩的书房所在，是他念佛静修，思考问题之处，也是他接见亲信商议机密大事的地方。家人仆役，哪怕是混到了戴铎这样的地位，混到了如今的管家高福儿的位置，不奉特别召唤，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十三爷来的时候，太子、三阿哥和四阿哥都在园子里的凉亭上，看来，他们已经谈了很久了。除了这三位皇子，还有一位四十来岁的书生坐在一旁，正在为太子算卦。他的身边放着一副拐杖。胤祥认识，知道他就是四哥十分器重和信任的布衣书生邹思明。这个邹思明，咱们在第三卷中说到过他。康熙二十二年，南京科场出了舞弊大案。邹思明煽动举人们闹事，五百多人，抬着财神冲进贡院，把主考吓得抱头鼠窜。因为风波闹得大大，康熙听了高士奇的进言，没有大杀大砍，只处决了几位主考，可是邹思明却因带头闹事，而被朝廷下令通缉。打那以后，邹思明潜逃在外，流落江湖十几年，一直等到大赦，才保住了性命。后来，胤禩奉旨出巡，半路上遇见了邹思明。俩人说得投机，四爷便收下了他，带回府里，敬若上宾。在外边给他买了房子，还专门在不准家人随便出入的后花园里，给邹思明修了一座小书房。这邹思明又黑又瘦，其貌不扬，还是个瘸子。有个家人无意中说了句笑话，说“邹先生走路好似风摆杨柳”。不想，让四爷知道了，他一怒之下，把那个家人打发到西域充军守边，品尝那“怨杨柳”的滋味去了。从此，府里上下人等，对这位邹先生，再不敢有一句二话，也再不敢有半点不敬。

那么，今天，为什么太子、三阿哥都来听邹思明算卦呢？还是因为咱们前天讲过的那个“宰白鸭”的事儿。康熙皇上在菜市口，灵机一动，任命八阿哥胤禩去清理刑部。这旨意一下，太子可坐不住了。这么大的事儿，皇阿玛怎么连个招呼都不给我打呢？他心中没底儿，就拉着三阿哥来找四弟了。

十三爷进来，邹思明只朝他点头招呼了一下，继续往下说：“太子，从卦象上来说，这是个否极泰来的吉卦。依学生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的妨碍。您正和四爷、十三爷忙着户部的事，抽不开身。皇上临时决定，把清查刑部的差，派了八爷，这也是常情嘛，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学生送太子八个字：‘但做好事，休问前程’。”

“唔？此话怎讲？”太子不解地问。

邹思明从容不迫地说：“太子容禀。您只要按皇上的教诲，为君分忧，为国分忧，修身养性，努力去做就是了，不要担心自己的前程。太子立为储君已经三十多年了，皇上能为这点小事，迁罪于您吗？”

太子一想，唔——对呀，宰白鸭的事儿，与我无关。刑部的差既然派了老八，让他折腾去

吧，我管他干什么。这么一想，他放心了。这些时，为了户部的事，与十三弟闹得不愉快，见老十三来了，太子也不想在这儿多待，便对三阿哥胤祉说：“三弟，邹先生既然这么说，我也放心了。咱们不谈这事儿了，走，陪我去看看你编的新书法。”说完，拉着胤祉走了。

胤祥心中一阵不痛快：这是怎么回事？大清早急急忙忙地把我叫来，说是要商议大事，怎么我一来他就突然走了呢？他这儿正生气呢，不防邹思明冷冷地撂出一句话来：“四爷、十三爷，请恕学生直言，太子的地位，恐怕危险了！”

胤禛大吃一惊，“什么，什么？邹先生，请说明白点。”

邹思明成竹在胸，不慌不忙地说：“四爷，事情明摆着。太子在位已经三十多年，皇上对他是又疼爱、又不满。这次户部的差事办砸了，辜负了皇上的一片苦心。就在这节骨眼上，刑部又出了事，皇上却派了八爷去当钦差。这是因为朝野上下，都在称赞八爷的才干，皇上是在有意地试探一下八爷，看他能不能办好这件事。当今皇上乃千古少见的英明之主，这个决策不是轻易做出的。说白了，是皇上要在办事的能力上，拿八爷和太子做个比较。如果八爷把刑部的差事办得让皇上满意，那太子……”

邹思明突然停住口不说了，但是，胤禛和胤祥不是糊涂人，他们能听不出这话外之音吗？父皇是要在太子和老八之间做个考查，做个选择。胤禛也好、胤祥也罢，是朝野上下公认的“太子党”的人，如果太子倒了，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四爷胤禛谋事细密，他疑惑不解地瞧着邹思明问道：“邹先生，至于这么严重吗？”

“嗯，还不止如此。四爷您想啊，皇上要在太子和八爷之间做个比较，这样的事，当然不能先和太子商量。可是太子协理朝政已经多年了，皇上决定的事，在下圣旨前，先给太子透个风，也不为过啊，皇上却没有这样做。君臣父子之间，疑虑、提防和不信任，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这，不是好兆头啊！”

四爷沉思着，又问：“嗯——先生说得有理。照您这么说，我们也要做些防备才对，是吗？”

邹思明淡然一笑，宽慰说：“哦，四爷和十三爷倒不必过于担心。这次户部差事停办，皇上把施世纶和尤明堂都放了外任，而且限期出京，不容迟缓。这是皇上为国家保存精英，保存忠良大臣的一片苦心哪。对他们两个尚且如此，对您们二位实心办差，又没大错的皇子，圣上岂能不加保全，一概贬斥呢！”

胤祥急了：“邹先生，那，那我们哥俩该怎么办呢？”

“十三爷，请稍安勿躁。学生刚才所说，不过是以大局而论。刑部的事，不是十天八天能办完的。太子再无能，皇上也决不会说废就废。请四爷、十三爷给学生一点时间，让我多看看，多想想，然后为四爷献一良策。至于眼下嘛，学生能馈赠二位的，只有四个字：静观待变。”邹思明站起身来，略一拱手：“四爷、十三爷，学生告辞了。”说完，拄着拐杖头也不回地径自去了。

胤祥被邹思明这番话说得心神不宁，他擦了擦脑门上的汗，正要说话，却被四阿哥胤禛拦住了：“十三弟，你不要着急上火，还是我那句老话，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呢。你也不要再耍小孩子脾气，什么事都揽着。咱们就按邹先生说的，静观待变，瞧老八能折腾出个什么样来。好了，好了，你什么都别说了。告诉我，你去看阿兰了吗？给四哥讲讲你的艳遇如何？”

胤祥垂头丧气地把去见阿兰的情形说了一遍，末了又说：“四哥，我真不明白，看阿兰的样子，像是变了心，可又像有什么难言之隐。那任伯安呢，又非逼着她到我身边来。莫非，他任伯安想打我的什么主意不成？”

四爷思忖了一下说：“嗯，你想得对。阿兰是变了心，还是有苦难言，你可以暂时不去多想。即使她真的变了心，也没什么可惜的。天下好女子多得很，你还怕娶不上福晋吗？但是，任伯安这个人，咱们可不能不防。我派人打听过了，这个小小的京官书办，在六部衙门里说不

二，阿哥皇亲家里，他直出直进，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神秘人物。他为什么要打你的主意，打的又是什么主意，你可得心中有数啊！”

老四、老十三在这儿发愁，老八可正在那儿神气着哪！一接到皇上派他当钦差去清理刑部的旨意，他马上就明白，出风头、显能耐，就在这一回了。太子和老四、老十三办砸了户部的差事，我要是办好了刑部的事，在父皇面前，谁高谁低，谁优谁劣，那还不是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所以，圣旨一下，他马上递牌子求见，请父皇面授机宜。又大事铺张，把步兵统领衙门的兵调来一部分，严密地布置了刑部的关防。下令刑部大小官员，一律不许回家。而且封了大印，封了档案，封了天牢，把个庄严无比的刑部闹了个鸡飞狗跳墙。他自己呢，却稳坐府邸，按兵不动，一直到第七天的头上，才摆出了钦差大臣、阿哥皇子的全副仪仗、执事，前呼后拥地来到刑部。顺天府尹隆科多，见八爷的大轿来到门前，连忙飞跑几步，跪在轿前请安：

“顺天府尹隆科多迎候八爷。奴才奉了九门提督赵逢春将军的军令，在这里统管刑部关防。八爷有什么吩咐，奴才当尽力照办。”

八阿哥胤禩，从容不迫地下了大轿，向隆科多虚扶了一下，满脸堆笑地说：“隆科多，免礼，起来吧。你办事很得力，这外面的事，我就指望你了。”一边说，一边迈开大步，进了刑部大门。门前站立的戈什哈连忙高喊一声：

“钦差大臣、八爷驾到——”

这一声喊不要紧，惊动了刑部大堂上的所有官员。他们被软禁在这里，说是：“集中办差”，可是，大印封了，档案封了，有什么差事可办啊。大伙坐在一起，你看我，我瞧你，大眼瞪小眼，已经七天了。今儿个，正在愣神儿呢，忽听一声“钦差驾到”的传呼，几乎是人人心惊肉跳，个个变貌失色，“刷”的一下，全都站起来了。满族的刑部尚书桑泰尔，汉族的刑部侍郎唐赉成领头，急急忙忙地迎到大堂外边。但见八爷胤禩身穿团龙江牙海水袍子，项带东珠，气宇轩昂地走了进来。他的身后，簇拥着十六名带刀侍卫，三十二名太监。刑部官员们一见这阵势，不敢怠慢，“啪啪啪”，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齐刷刷地跪了下来。桑泰尔颤声说道：

“罪臣桑泰尔率刑部职官，跪迎钦差大人。恭请圣安，请八爷安。”

胤禩神色庄严地走到上首，沉着脸，冰冷地说了一句：“圣躬安泰。”又突然换了笑脸：“二位大人请起，各位都请起吧。”说着，回身大踏步走上堂去，在正中的公案后边坐下。待众人都跟进来之后，他笑眯眯地开言了：

“各位，这次本贝勒奉旨到刑部办差，受命已经七日，可是忙于查阅档案，没来刑部看望大家，劳各位在此久候，你们也都辛苦了。”胤禩这个开场白，说得十分客气，也十分体贴。刑部的官员们都在心中暗自庆幸，嗯，八爷不愧人称八佛爷，果然能体谅下情。可是，没容他们往下想呢，就听胤禩口风一变，突然严厉起来：“众位，国家设立刑部，为的是以刑法律条治理天下，使善良百姓能安居乐业、奸猾之徒无藏身之所。可是，在堂堂京师重地，圣上眼皮底下，竟然发生了‘宰白鸭’这前古未有的丑事！我已查过，现在在押的四十八名待决死囚中，还有四人不是正身。你们身为朝廷大员，受大清的深恩厚泽，操天下之生杀大权，这样做，对得起皇上的重托吗？对得起皇上爱民之圣德吗？”胤禩越说越气，“呼”的站起身来，把堂木“啪”的一拍：“隆科多，你进来！”

隆科多在门口候着呢。他真想不到，这位平日和善的八贝勒，发起脾气来，竟是这样的令人胆寒。听见八爷喊他，连忙进来叩头：

“奴才隆科多在！”

“摘掉桑泰尔、唐赉成的顶戴！”

“扎！”隆科多一挥手，几个如狼似虎的戈什哈拥了进来，把跪在地下的刑部尚书、侍郎的顶戴摘了。其余官员见此情景，都吓得脸色发白，冷汗直流，心中不住地打鼓，不知这位八爷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却听胤禩又开口了：

“即日起，刑部所有官员，一律脱掉官服，在衙门办差，随时听候本钦差传唤问话，不准回家。你们都知道，我八爷从来是宽容的，等案子查清楚，奏明圣上之后，自会有公正的发落。”说完，看也不看下边呆若木鸡的众官员，径自走下大堂，到签押房里坐下披阅刑部的档案文书去了。他心中暗暗高兴，这一手“敲山震虎”唱得还不错。看来，只要把这帮老官僚、京油子镇住，刑部的事不难办好。

哪知，他刚刚坐下，九阿哥胤禩就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

“八哥，恭喜恭喜，你好得意啊！”

老八突然一惊，抬起头来：“啊？哦，是九弟来了，你，你不是病了吗？”

老九嬉皮笑脸地说：“咳，我哪儿有什么病啊，我是给八哥您瞧病来的。怎么，八哥您一点没感觉吗，您病得可不轻啊，要不要我给您请个大夫？嘿嘿……”

八爷糊涂了：“什么，什么，我病得不轻，九弟，你说什么胡话？”

“哈……八哥，你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谁不知道，你在咱二十多个兄弟中是最有人缘的人，为什么今天却办出这样糊涂的事儿？”

八爷更不明白：“九弟，你越说，我越不懂了。我谈不上有什么人缘，不过是一向与人为善，仁义待人，不敢轻易作践人罢了。今天……今天我办了什么错事儿了。”

“咳，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做不明白；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自毁长城？”

“什么，什么，我奉旨办差，禀公办事，谁是我的长城，我又怎么自毁长城了？老九，你别给我绕圈子了好不好。”

老九知道，戏唱到这儿，得换角了，“好好好，我说不清这事儿，你和他们说吧。”老九说着，向屋外叫了一声：“十四弟，你们进来给八哥当面说吧。八哥，我还有事，先走了。”说完，头也不回地甩手走了，把个八阿哥胤禩撂到这儿，正不知如何是好呢，一抬头，老十四胤禔题带着一个五十多岁的随从模样的人进来了。老八定睛一看，啊！这不是任伯安吗？

十五 闯禁地任伯安放刁 受挟制众皇子就范

十五 闯禁地任伯安放刁 受挟制众皇子就范

十四阿哥胤禔题办事也真绝。他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把任伯安带到了刑部，这可把胤禩给难住了。如今，胤禩身为钦差大臣，奉旨清查刑部。这里的事，朝野瞩目，都瞪着眼瞧着他老八呢。十四弟呀十四弟，你怎么这样胆大包天，竟然把任伯安领到这儿来了呢？不过，这位八爷城府很深，平日十分注意自己的仪表，一向是喜怒不形于色。任伯安突然跟着老十四来这里，他心中尽管吃惊，脸上却一点儿也没露出来。他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笑着和老十四打招呼：“哟，是十四弟呀，你不是去视察陕甘军务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位十四阿哥胤禔题，今年刚满二十岁，他和四阿哥胤禔是一母同胞。俩人的脸长得一模一样，但性情却绝不相同。四阿哥胤禔冷峻严肃，而十四阿哥胤禔题，却豪爽放荡。他大大咧咧地向八哥请了安，便笑呵呵地说：“好啊八哥，您可真有能耐。好家伙，瞧瞧刑部这些官儿们，平日耀武扬威，好不吓人。今天可倒好，你八哥一声令下，他们就乖乖地脱了官袍，衣帽不整，既像一群叫化子，又像一群死了亲爹老子的丧家犬。哈哈……”

八阿哥刚才在刑部大堂上威风凛凛，出手狠辣，镇住了刑部的官员，也出足了风头。他正在暗自得意呢，想不到九弟突然闯进了刑部。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打了一阵让人琢磨不透的哑

谜，就扬长而去了。紧接着，这位十四弟又带了任伯安，而且大声叫嚷，放言无忌。八阿哥不高兴了：“十四弟，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怎么还是这个脾气？说话没遮没拦的，也不怕丢了皇子的身份吗？”

老十四满不在乎地说：“咳，八哥，这有什么？你十四弟就这个德行。怎么，如今八哥你当了钦差，老弟在你面前说句笑话也不成吗？”

老十四说得不错，他就是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老八一想，在这儿不能和他叫真儿，得先把任伯安这老小子给治住。想到这儿，他脸色一寒冲着任伯安就发上火儿了：“任伯安，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任伯安躬身施礼，规规矩矩地回答：“回八爷，小的知道。这是刑部，是钦差大人八爷奉旨办差的地方。”

八爷的脸阴沉得可怕：“嗯？！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奉召唤，擅来此地？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吗？难道你想上八爷我这儿来撞木钟吗？”

八爷这话说得够重了。哪知，任伯安根本不怕。他冲着八爷打了一躬，笑咪咪地说：“八爷，您老这话说得重了。小人哪儿有那么大的胆量呢？不过小的侍候各位阿哥时间长了，今儿个随十四爷来瞧瞧您老罢了。八爷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

八爷把手一挥：“哼！你不用在这儿耍嘴皮子。我问你，户部追交欠款时，我听说六爷、七爷还有十五爷的欠账都是你替他们还的。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么多银子？”

任伯安一阵好笑：“咳，八爷要说这话可就见外了。银子这玩艺儿虽然好，可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要它干什么？说实话，我没有那么多银子。可是阿哥们有的在云南倒卖药材，有的在那里开挖铜矿，有的呢，在兴安岭的金矿上收税，还有的在柳条边挖人参。这些事，阿哥们都不方便自己出面，就让我老任去经管。我哪能顾得过来呀，只好派人去照应。这些人得了财也自然要孝敬我。其实呢，这都是阿哥们应该得的钱。我收下来，也不过是替阿哥们暂时保管一下罢了。阿哥有困难时，我不出钱谁出呢？就说上回那个老道张德明给八爷算卦的事儿吧，八爷一高兴赏了他一万两银子，又让他当了白云观的观主。咳，他一个出家人，要那么多银子干啥，就转送给我。我呢，就拿这钱替阿哥们还账了。八爷，我任伯安没本事，可也不糊涂。常言说，背靠大树好乘凉。阿哥们龙子凤孙，拔根汗毛比我的腰还粗，我不靠阿哥们又靠谁呢？我要不替阿哥们出力，还让谁去应这个差呢？”

任伯安左弯右绕的这大一番话，把八阿哥胤禩说傻眼了。怎么了？任伯安说的这些事八阿哥都知道，这都是以他为首的阿哥党所为。老八在幕后，老九、老十四他们在前台，指挥着任伯安去干的。可是，倒卖药材、私开铜矿、收受金税、偷挖人参，全都是朝廷明令禁止的、犯法的事。无论哪一件，让皇上知道了，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尤其是请张德明算卦的事，更不得了。什么八爷头顶有白气笼罩，什么“王上加白”，如果传了出去，就是谋逆造反的大罪呀！一个念头在胤禩的头脑中闪过：不行，任伯安这小子知道的太多了，此人决不能留。不如趁今天这个机会，以私闯刑部大堂的罪名杀了他，绝了这个后患……

任伯安是何等机灵的人啊。他见八爷沉思不语，马上就明白了这位皇阿哥的心思，谦恭地一笑又说话了：“八爷，您老别发愁。我任伯安是个明白人。俗话说：法不传六耳。今儿个在这里的，只有八爷和十四爷，您二位都是我任伯安的护身符。您老放心，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把那些事说出去的。八爷刚才说我是来撞木钟，还真让您说对了。不瞒八爷，我任伯安替阿哥们还账的钱里，就有宰白鸭挣的钱。八爷您要是真的这样雷厉风行，大杀大砍地叫起真儿来，闹得大家寒了心，可不好收场啊。就算我任伯安认死也不招，可我手下替爷们办事的人，要是有个言差语错的，那可就……”说到这儿，任伯安突然停住不说了。八阿哥心头一震，哦！对了，看来杀一个任伯安容易，要堵住所有知情人的嘴，可就难了。这……怎么处置好呢？

老八这儿正为难呢，老十胤礽我风风火火地闯进来了。他也不看谁在谁不在，一进门就大声

嚷嚷上了：“八哥，我替你把顺天府的事儿查清了。好家伙，那里押了八个死囚犯，竟有三个白鸭，还都是任伯安那小子一个人干的。除了隆科多，顺天府的人都吃了任伯安的贿赂，还得了吗？！我看，你下个令，把任伯安这小子抓来杀了算了。不然的话，会把九哥也牵连进去的。”

老十正说到兴头上，却不防任伯安在一边开口了：“十爷，您老吉祥。小的任伯安跑到您前边了。这不，十四爷把我带来投案自首来了，小人正等着听八爷。十爷的发落呢！”

老十胤禩我一听这话愣住了。他万万想不到任伯安就在眼前，而且如此大胆放肆。他恶狠狠地走上前去，“啪”的一个大耳光打在任伯安的脸上，怒气冲冲地说：“原来你就是任伯安，竟然如此没有王法，不懂规矩，跪下！”

任伯安并没有跪下，更没求饶。他捂着被打肿的脸颊，嘿嘿一笑说：“十爷，您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呢，有话好商量嘛。好歹我任伯安也是给十爷卖过命的。”

“什么，什么？你，你给我卖过命？我连你的面儿都没见过，我让你办什么事儿了？你不过打着九哥的牌子，招摇撞骗罢了，关我什么事儿？”

任伯安冷冷地一笑：“嘿嘿嘿……十爷，您老真是贵人多忘事儿。还记得吗，那年太子要配春药，可是到处找不到雪莲。何柱儿求了您，您又让管家找了我，才弄到了这味药，听说太子吃了之后很有作用。还有，十爷在关外收金税的事也是小人帮着办的。这件事，皇上跟前的侍卫鄂伦岱也知道一点儿，不知您打算怎么处置这两件事呢？”

十爷一听任伯安这话，又急又气又上火。帮太子配春药和在关外私收金税都是犯法的事，都不能让外人知道，更不能让皇上抓住。所以任伯安这一说，胤禩我还真有点发毛。可是，这位十爷和八阿哥不同，他是个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的人。抓住手还敢不认账呢，能听任伯安的威胁吗？他心想，我身为皇子，你任伯安算个什么东西，敢对我这样说话。老子今天一不做，二不休，我一刀宰了你，也好断了这个把柄，绝了这个后患。想到这儿，他一翻脸怒声喝道：“好好好，今天老子算看清了你任伯安的嘴脸。既然你能找到雪莲为太子配春药，老子我有肺病，听说人血馒头能治，我再向你要一付！”说着，“哐啷”一声拔出腰间宝剑，瞪着气得血红的眼睛，逼近了任伯安。

老十四连忙上前拦住他：“十哥，别生气，别生气，有话慢慢说嘛。这任伯安是九哥的人，九哥怕他自己在场不好说话，才让我出面领任伯安来见八哥的。打狗看主人，杀了他，九哥面子上也不好看是不是。任伯安，你小子愣着干什么，还不给十爷磕头赔礼。”

任伯安见有人替他说话，更来劲儿了。磕头赔礼？得了吧。你老十敢杀我吗？想到这儿他不慌不忙地说：“十爷，您老要想杀我容易得很，那还不像捻死一只蚂蚁一样吗？不过，您的三尺龙泉虽然锋利，恐怕杀不了东宫的管事太监何柱儿，更杀不了皇上的侍卫鄂伦岱吧。我死了不要紧，谁还给您搭桥牵线，从中说话呢？何柱儿他们恐怕也就不肯替十爷再瞒着了，万一皇上知道了，十爷，您老看咱们俩的人头是谁的更值钱呢？”

八阿哥胤禩越听越吃惊，到了这会儿简直心惊肉跳了。任伯安口若悬河，像舌战群儒似的说了这么半天，表面上听起来，恭顺谦卑，没有一句过头话，简直像一个老朋友在耐心他说服规劝。可是仔细一品，哪句话都透着威胁，哪句话都有莫大的压力。此人太可怕了！可是，此人也决不能杀。想到这儿，他出来说话了：

“哎，我说老任哪，你怎么也当真了呢？十爷不过是试试你的胆量，看能不能把大事托付给你。看来，你还真行，处变不惊，有国土风度。你放心，不会杀你的。这刑部签押房，是钦差大臣处理公务的地方，怎么能随便杀人呢？好了，好了，这地方乃机务重地，你待久了万一被人看见不合适。你道乏吧。回去告诉我九弟，就说吃过晚饭我去拜会他。”

刚才十爷动怒拔剑的时候，任伯安还真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会儿，听八爷这么一说，他马上见风转舵：“哈哈……八爷、十爷、十四爷，请放心，小的任伯安活一天，就要为阿哥们效忠一天，不会变心的。既然八爷吩咐了，小的自当遵命，我告退了。”说完，团团一揖转身走了。

任伯安一走，老十胤禵我可可不干了：“八哥，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刑部这大案子刚接手，让任伯安这么一搅和，还怎么收场？”

老十四胤禵却扑哧一下笑了：“十哥，你性子太直了，没看见太子、老四、老十三把差事办砸了吗？为什么？就是太认真了，这朝廷上的事，弯弯绕绕纠缠不清，八哥要是也认真去办，照样也得砸了。何况，这刑部的事牵连着咱们好几个兄弟，还有一大帮官员，八哥现在树威信还来不及呢，捅了马蜂窝可怎么好？”

老十无可奈何地问：“那，依你说该怎么办？咱们总得让八哥交差吧。”

老十四早就想好了：“十哥，你放心，这事儿好办。依我说，就像八哥现在这样，把雷响得大大的，把地皮淋得湿湿的，让父皇看着高兴就行。至于最后，挑那小不溜的官员杀上几个，掩人耳目就算了呗。”

八阿哥仔细品味着十四弟这番高论，心中暗自琢磨了一番，对两个弟弟说：“老十不要着急，老十四你也不要太张狂。刚才这话，不准再说。要小心，如果有一点蛛丝马迹被父皇抓住了，我们干得再好也功亏一篑了。嗯——任伯安这小子嘛，杀他、留他都有后患，倒是个难办的事。老十四，你回去告诉老九，让他尽快把任伯安送出京城，暂避一时，躲一躲风头。哎，老九搞的那个什么‘百官行述’是不是也在任伯安手中？”

老十四尚未说话，老十却奇怪了。忙问：“什么‘百官行述’？”

老十四狡黠地一笑说：“回十哥，这事儿正是任伯安一手操办的。这老小子还真有两手。他给朝廷中有头有脸儿的官员和外官中巡抚以上的官员，一人立了一本秘密的册子，里面记得可全了。何年当官，什么出身，投的谁的门路，又是怎么升的官儿，还有政绩优劣，人品好坏，给谁送过礼，收过谁的贿赂，等等，等等。一句话，这些官员一辈子干了什么好事、坏事，简直是点滴不露，全记在册子上。哼，这就是把柄，这就是威慑力量。谁敢不听咱们的，一查这个百官行述，点给他两句，谁能不心惊，谁敢不服，谁敢不乖乖地听咱们摆布？要想成大事，这可是最要紧。最不容忽视的。十哥，这回你该明白为什么要留下任伯安了吧？”

老十不言声了。老八却深沉地说：“二位兄弟，此事要绝对保密。除了老九和咱们哥儿仨，谁也不能告诉。十四弟，任伯安的事，你和老九商量一下，必须尽快妥善安排。要保护好他，让他今后少出头露面，明白了吗？”

老十四正要答话，忽听外边一声传呼：“圣旨到——”

老八不敢怠慢，连忙整好袍服，带着两个兄弟出房跪下，迎接圣旨。这次捧旨前来的不是别人，却是大阿哥胤禔和十三阿哥胤祥。这位大阿哥，年已将近四十，发了福，长得又胖又高，一张国字脸上总带着一副居高临下的笑容。他快步走到上首，朗声说道：“皇上有旨，着皇九子胤禵、皇十子胤禵、我和皇十三子胤祥，会同钦差大臣皇八子胤禩共同办理刑部事宜。钦此。”

几位皇子连忙磕头：“儿臣领旨。”

大阿哥胤禔连忙上前搀起几个弟弟。弟兄们见礼之后，胤祥笑着对胤禩说：“八哥，小弟这回跟着你干了。有什么差，八哥只管吩咐，小弟不会给你丢脸的。”

八阿哥胤禩满面笑容地说：“好好好，十三弟，我最喜欢你这脾气，敢说敢为，敢怒敢笑。咱们弟兄携起手来，干好父皇交办的差事就是了。”

“好，八哥说得好。小弟一定遵命。哎。我和大哥刚才来的时候，正碰上一个人从刑部出去，好像是八哥府上的那个任伯安。我叫了他一声，他却没答应。八哥，任伯安上刑部干什么来了？”

老八急忙掩饰：“咳，十三弟，你看错人了吧？再说，任伯安是你九哥的人，他来找我干什么？”八阿哥胤禩虽然是笑着回答，心中却不免一惊：“嗯，父皇把老十三也派到刑部来，莫非是对我不放心吗？”

十六 考皇子康熙费心机 欺君父胤禩弄机巧

十六 考皇子康熙费心机 欺君父胤禩弄机巧

八阿哥胤禩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康熙皇上对他确实是有点不放心。这位康熙皇上，八岁登基，十五岁亲政，几十年里，内除权奸，外定边疆，修运河，减赋税，让全国百姓过上了安乐日子。可是，这几年，他逐渐老了，很多事情力不从心了。想让儿子们替朝廷办点事吧，这些皇子、阿哥却又不争气，往往是事也办了，祸也闯了，留下一个窟窿，还得他这个当皇上的去亲自过问、处理善后，替他们贴补丁。就说户部清理欠款、追回国债的事儿吧，老四，老十三还算卖力，结果，太子为了讨好臣子，落个“宽厚待人”的名声，一句话：“限十年还清”，把一件眼看到手的业绩，又白白地送掉了，致使功亏一篑，令人痛心。后来，在万般无奈之下，康熙只好把施世纶、尤明堂调到外任，保全了他们俩，又把胤祥派到刑部，给老八帮办。可这么一来，户部的事就没了正主儿，康熙皇上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就让阿灵阿署理户部尚书。却不料阿灵阿不是个省油灯，别看平日低眉顺眼的，挺讨皇上欢心，可办事却是怎么歪怎么干。他一上任，就把十三爷和施世纶他们立下的章程全改了。头一样，就是追查“讨债英雄”们的责任。皇上能保下施世纶、尤明堂，能保下太子、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可是不能把各省各地奉旨办差。清还国债的人全保下吧。所以，这些人立刻便成了贪赃欠债官员们的众矢之的。当然了，谁也没那么傻，拿“追还欠款”这件事给他们立罪名。可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官场，坑蒙拐骗的招数多着呢。有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什么“老弱”啊，“疲软”哪，什么“办事不力”呀，“刚愎自用”啊，只要想治你的罪，什么理由找不出来呀。得！没过几个月，这些昔日跟着十三爷、施世纶干得有声有色的人，被参的参，贬的贬，全都落马靠边了。阿灵阿为了给自己树威信，去掉“署理”也就是咱们现代人说的“代理”二字，名正言顺地当户部尚书，就想方设法去买好。于是又下令开库，“救济”所谓“穷困”的京官。这个口子一开不要紧，全国各地也都上行下效，照此办理。户部把口子开一尺，下边就敢开一丈。国库刚刚收回来的银子，又悄悄地流进了层层官吏的腰包。得到钱的，当然高兴，纷纷上表给皇上，称赞阿灵阿能体贴下情，办事干练。又是替他请功，又是保他升官，群口一词，热闹非凡；可是，那些从前还了账的，却受不了了。怎么，我们卖田地，卖房产，东借西挪地还债，反倒便宜了你们了？这不行，于是也纷纷上表。这个说，自己当年从龙入关，血战疆场，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有多么大的功劳；那个表白自己忠君爱民，两袖清风，治理地方，政绩卓著，前两年破产还债之后，家徒四壁，衣食无着，穷困潦倒，难以度日。那奏章写得简直是字字血，声声泪，就差没说“把还了的钱再退回来”这句话了。怎么？不敢说呗。皇上康熙是何等精明啊。不管表彰阿灵阿的奏折，还是哭穷叫苦的陈述，他看了之后，全都付之一笑，留中不发——扣下来了。派总管太监李德全去户部国库一查，才几个月的功夫，国库又出了一千四百多万两的亏空。康熙这个气呀！他恨不得马上拿掉阿灵阿，再派人去重新清理国库，讨还欠债。可是冷静一想，不行。上回信任了太子，把这件大事交给他去牵头儿办理，太子的身份、地位、权力仅次于皇上，还办成这个模样，要重新开始，派谁去掌管呢？太子当然是不能再委以重任了。可是除了太子，难道让朕这个皇上亲自出马去过问户部的事吗？自己要是不出马，谁又能镇得住呢？而且，君无戏言，刚刚决定停办的事，说话不算话，又重开事端，肯定会引起朝野震动，百官不安。假如闹出乱子来，恐怕更不好收场。唉！千错万错，错在朕不该这么信任太子，错在太子办事疲软，优柔寡断，没有远见，没有魄力，他太让朕失望了！

户部清理欠款的事闹了这么个下场，康熙把希望全寄托在八阿哥的身上了。朝臣们都说八阿哥心地忠厚，宽以待人，办事精明，深得人心，还送他一个“八佛爷”的雅号。如果八阿哥真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么好的人缘，万一太子不争气，换他当太子，也可使国家、社稷不至于在朕的百年之后乱了套。康熙正因为有了这个想法，才决定把八阿哥派到刑部去，想让他从“宰白鸭”的事打开缺口，清理全国的吏治，严惩那些贪官污吏们。同时，也可以考验一下老八的忠心 and 能力。可是，康熙皇上也听说这位八阿哥和老九、老十他们关系密切，有“阿哥党”之称。这可不是小事，不能不提防着点儿。不然的话，一旦他们从结党营私到串通起来阴谋篡权，那可就不得了了。所以，康熙义想出一个办法，把老九、老十也派到刑部，看这“阿哥党”的哥儿仨在一块儿，能干出个什么名堂来。此外，还特意加进去个老十三。套用现代词汇，这叫“掺沙子”。让老十三去监督老八，免得老八他们胡作非为。嗯，还不错，这哥儿几个干了几个月，总算把刑部的事理出眉目来了。老八写成奏表，请皇上御览定夺。

谁知，八阿哥的奏表康熙不看还罢，一看之下可把他给气坏了。据八阿哥说，经过内外查证，刑部的历任官员，都是刚正廉洁、执法如山的清官。各省的道台、府台、县官们，除了个别小人之外，也大都是忠心事主、廉洁奉公的。“宰白鸭”这样的事，全国就张五哥这么一件。涉及这件案子受了贿赂的，是几个典狱官和监牢头儿，按律该斩。刑部尚书桑泰尔，侍郎唐赉成，有失察之罪，应革职降任。至于邱运生和张五哥这案子，虽有冤枉，但事出有因。邱运生五代单传，他的小妾怀了孕，还不知是男是女。那个被他奸污的女子，不是佃户，而是卖到邱家为奴作妾的。把邱运生判了死罪，处分重了。可是既然判了，他们也没法，又怕杀了邱运生就绝了后，事出无奈，才买通了看监狱的人，把张五哥换了进去。张五哥呢，既是私监贩子，又是打死公差潜逃在外的罪犯，按大清律是该杀头的。所以，让他去替邱运生死，也不算冤枉。

八阿哥这个奏章写得洋洋洒洒，头头是道，简直是吏治清平，天下安定，干坏事的、贪赃枉法的似乎只有那十几个看押监牢、掌管文书的小书办、小衙役和禁卒们。看书的朋友们自然明白，八阿哥所以要这么办差，是为了维护任伯安，维护阿哥党，为了在大臣中落个“宽厚”、“慈悲”的好名声。他采用的是老十四的办法，打大雷，下大雨，却不办实事。真正贪赃枉法的人，被八阿哥保下来了，刑部和顺天府里经任伯安的手换的几个“白鸭”，当然是更不能申冤了。八阿哥心里有数，反正这些事皇上都不知道，他老人家也不能亲自来查，这么一糊弄，天大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八阿哥却在自得自满之中犯了一个大错，他太低估了父皇了。今天，皇上拿着这份奏章，越看越好笑，越看越纳闷，越看越怀疑，到最后，是越看越上火儿。康熙登基四十多年，亲政也已三十多年了。处置过多少复杂难办的案件，经历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啊。虽然他现在老了，可是还远远没糊涂，更没昏聩。老八这小小的花招能瞒过康熙的眼睛吗？更何况邱运生的案子是康熙曾经亲自过目、御笔亲点，而且还亲自审问过张五哥，可以说，康熙对这个案子是了如指掌的。现在可好，全变了。邱运生明明有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和一群孙子，如今却成了“五代单传”，被奸污致死的佃户女儿，忽然成了卖身的奴婢，该杀的犯人邱运生落了个“判刑过重”，替人当“白鸭”的张五哥倒是“按律该斩”。老八呀老八，你真行啊。太子只是懦弱无能，你可好，竟敢当面撒谎。你，你你你，你眼里还有朕这个皇上，你心中还有朕这个父亲吗？！想到这里，康熙忍无可忍了，他“啪”的把奏表扔到地下，怒声骂了一句“真是屁话满篇”。说完，忽地站起身来，急促地在养心殿里走来走去。突然，他来到张廷玉面前，颤声问道：“张廷玉，八阿哥这份奏章，你们几个上书房大臣看了吗？太子他看了吗？太子怎么说？你们几个又有什么想法？”

张廷玉当上书房大臣二十多年了，康熙的脾气他摸得一清二楚。他知道，一遇上难以决策的大事，或者生气上火的时候，皇上总是这样走来走去的。这是他紧张思考时的习惯动作。所以，张廷玉并不害怕，而且，八阿哥的奏章他张廷玉早已读过。他知道，皇上一看非要生气发火，也非要问他张廷玉不可。他早就想好词儿了，皇上一问，他马上躬身回答：

“回皇上，八爷的奏折臣和上书房几个人都看过了，太子也看过了。因为这次让八爷到刑部，是皇上亲自决断的，太子不敢说长道短，只让把奏章进呈御览。臣等以为，八爷办差还是肯卖力的，事情办得也很快。只不过“宰白鸭”这件案子太巧了一点儿，而且全案皆翻，冤枉的是邱运生，该死的倒是张五哥，有点出乎意料。似乎……哦，这是臣的一点儿小见识，佟国维和马齐他俩倒没说什么。”

康熙一肚子的气突然发作：“哼！没说话不等于没看法。张廷玉，你也用不着跟朕绕弯子。巧事儿？哼，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朕撞见了一件冤案，果然就这么一件，真成了今古奇闻了，鬼才相信呢！廷玉呀，你在朕身边多年了，你知道朕从来不怕事，咱们办的大事还少吗？可是朕如今害怕了，害怕自己的儿子了。连他们都在骗朕，都在和朕说假话，这还不可怕吗？！刑部的差事因为事先不便和太子商量就派了老八，于是这位太子就隔岸观火，站在一边看热闹。朕特意派了老十三，哪知道，这小子因为对户部差事停办心里不服气，又不肯听从老八，所以，人去了刑部，却什么事都不管。也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反正在朕的面前也是装聋作哑。剩下老八、老九、老十这哥儿仨抱成一团，弄虚作假，欺君欺父。这情形，朕心里雪亮。廷玉呀，这才真让朕心惊胆寒哪！”

康熙对几个皇子的看法，张廷玉也早有同感了。可是，他更清楚地知道，这几年康熙对太子和阿哥的态度。在用谁、信谁这件大事上，皇上一直举棋不定，难下决断。这事儿说小了，是皇上的家务事，外人不好过问；说大了，关乎社稷命运，臣子更不能随便进言。所以，张廷玉就是看得清清楚楚，也从来不敢张口。就是今天，皇上亲口说出来了，他还是不敢附和，只能从旁劝解：

“皇上把话说得过重了，只怕众阿哥承受不起……”

他的话没说完，康熙就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什么，什么，承受不起？张廷玉，你太老实了。他们几个要是知道承受不起，就不会这样做了。朕心里一直纳闷，这些个儿子，从他们懂事的那天起，朕就送他们进学，为他们精心挑选师傅。他们读着圣贤书，听着朕的教训，一个个既不傻，又不笨，可是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儿呢？看来只有一个解释，他们是别有用心！”

“不不不，圣上千万不要这样想，据臣看，太子和阿哥们对皇上都是敬畏和孝顺的。请皇上不要多疑。”

听了这话，康熙发出一阵令人胆寒的冷笑：“嘿嘿嘿……敬畏？孝顺？算了吧！张廷玉，你不要再劝朕了。朕知道，你心里也清楚得很。俗话说，猫老了也怕老鼠。他们这是鼠欺老猫。哪有一个是真心敬畏，真心孝顺的？！他们现在想的是朕老了，不中用了，他们在盼着朕早一点儿死，早一点儿把皇位让给他们！你懂吗？”康熙皇上越说越气，越说越激动，他只觉得自己的心在狂跳，头在轰鸣，手脚冰凉却全身燥热。他快步来到养心殿门口，失神地看着远处的天空。阵阵秋风劲吹，卷起团团的枯枝败叶，一大块铅灰色的浓云掠过殿顶，飞驰而去。鸿雁哀鸣，秋色败落，儿子不孝，国事日非，更加重了康熙心中的悲切之情。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侍候在门口的太监、侍卫们早吓得手足无措，大气儿都不敢出了。张廷玉连忙给副总管太监邢年递了个眼色。邢年快步进殿，取出一件披风来，小心翼翼地给康熙披上：

“皇上，外边风大，小心着了凉。主子爷要是觉得累呢，不如到里边躺一会儿，歇歇神儿。奴才去传一碗参汤来可好？”

康熙默默地点了点头，又顺手把披风取下来，披在张廷玉的身上说：“廷玉，这件披风赏给你了。别看朕老了，其实身子骨比你结实得多呢。秋天风凉，你常常要在夜里当值，披上它也可挡点儿风寒。唉，朕身边可资信托的也只有你了……”

康熙说得凄惶，张廷玉听得激动，他连忙跪下，叩头谢恩：“谢主子赏赐。请皇上容臣再进一言。俗话说车到山前自有路，请圣上不要过于烦恼，以免伤神。圣上龙体康健，才是万民之福啊。”

这句话是张廷玉随口说出来的，却不料正中康熙下怀。他想：对呀！儿子们越是胡闹，朕就要越加保重；他们越是狗急跳墙地要抢江山，朕就越不能把江山轻易地交给他们。前些时听说太子常常和侍卫们在一块，长夜吃酒，既坏了宫中的规矩，又失了太子的身份。他们是在寻欢作乐，还是另有图谋呢？如果酒宴上有外臣介入，小人参加，他们会不会鼓励太子弑君谋位呢？嗯——朕不能再掉以轻心了。对太子，对阿哥们的行为，朕要一个个地亲自查一查，访一访。看他们几个到底谁优谁劣，谁忠谁奸。对，这事说办就办，就从太子查起，而且就从这夜宴侍卫的事儿上查起。想到这儿，康熙向殿外侍候的太监吩咐一声：“派人到毓庆宫传旨，着太子的师傅王掞和朱天保、陈嘉猷速来见朕。”门外太监答应一声刚要抬脚，领班侍卫鄂伦岱却进来奏报：“皇上，王掞和朱天保递牌子请见，不知主子见不见他们。”

康熙微微一笑说：“啊？！巧事都在今儿碰上了。朕正要见他们，他们倒自己来了。好吧，传他们进来。”

“扎！”

张廷玉一边搀扶着皇上，到养心殿西暖阁的炕上休息，一边在心里琢磨，皇上急急忙忙地要见王掞和朱天保他们，为的又是什么事呢？

十七 尽忠心王掞犯龙颜 论时弊康熙讲史训

十七 尽忠心王掞犯龙颜 论时弊康熙讲史训

康熙皇上在张廷玉的照料下，回到养心殿西暖阁里坐下，刚刚端起太监送来的参汤，就听外边有人报名请见：

“臣王掞、朱天保请见圣驾。”

“嗯，王掞进来，朱天保且在外边候着！”

太监一声传唤，王掞进来了。这位老夫子学识渊博，为人正派，深得康熙皇上的信任，委派他担任太子的师傅已经多年了。对皇上的委托，他是忠心耿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教导太子尽心尽力，给太子讲书，也教太子做人。在他的心里，皇上是君，太子是国家储君。平日里，他把全部心力都用在太子身上，不奉皇上召唤是从不来打扰皇上的。他认为：忠于太子就是忠于皇上，教好太子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可是，今天他心里有事，不得不破例的拉了朱天保来见皇上。他要在如何对待太子这件事儿上，向皇上进言。

听见皇上传唤，他不敢怠慢，颤颤巍巍地走进了养心殿。此时，天近黄昏，可是还没到点灯的时间。外边阴着天，加上老王掞眼睛近视得厉害，进了大殿，老人家也没看清大殿当中的御座上是不是坐着皇上，一进门，对着御座就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坐在里边暖阁里的康熙皇帝，一见这情景，不由得扑哧一下笑了：

“王掞，朕在暖阁里等你呢，你进来说话吧。”

王掞一听，先是一愣，接着也笑了。他紧走两步，进了暖阁，又要行礼，却被康熙止住了：

“哎——你是朕的老臣了，有了这把子年纪，免礼吧。赐座。”

王掞谢了座，欠着身子坐下：“唉，臣确实老了。想当年在部里当差的时候还能经常见到皇上龙颜，后来，做了太子的师傅，虽然每天出入宫中，却与皇上成了咫尺天涯，竟难得一见了。今日，陛下在日理万机之中，接见老臣，观龙体康健，臣不胜欣慰之至。”

“说得好哇，王掞。人老了总是念旧的。朕也老了，常常感到孤独，总想找几个老人来说说

话，解解闷。你要常来瞧瞧朕才好。明天，让李德全带你去眼镜库里，挑一副合适的眼镜戴上。不然，像你这么大的年纪，有个磕磕碰碰的，可怎么好？”

康熙这话，说得十分亲切，十分体贴，不但王掞听了感动不已，在一边的张廷玉也十分激动。他抚着康熙亲手为他披上的披风，心中暗暗敬佩，皇上不愧为英明之主，就这分怜老惜才的品德，就这个克制感情的能力，千古少见。刚才还雷霆万钧地在发怒，可是，马上又变得这么慈祥，这么温和，难得呀。康熙没有注意张廷玉的表现，他正在琢磨着怎么问王掞呢。这老夫子一向循规蹈矩，不做一点非分之事，也不听一句非礼之言。和他谈话，得慢慢来，圈子也得绕的大点。想到这儿，康熙皇上开口了：

“王掞，你背上生的那个毒疮，好点了吗？这种无名的肿毒，非要用玉泉山的水煎药来洗，才能见效快。玉泉山的水是宫里专用的。朕吩咐过下边，让每天赐给你两担，不知他们照办了没有，也不知你够不够用？如果不够，朕再加赐给你。”

从一进门起，王掞就觉得皇上处处体恤自己，关心自己。如今，又听皇上这么一说，忍不住心潮起伏，热泪盈眶。他连忙起身回答：“皇上待老臣如此深恩厚泽，臣无以报答，惟有尽心尽力地辅佐太子，以解君忧，以谢皇恩。”

王掞这么一说，康熙抓住话头了：“王掞，你的忠心，朕是知道的。按说，你这么大年纪了，早该让你致休养老，安享晚年了。朕曾经想过，照对待李光地他们的办法，留你在京城里荣养。可是太子说，他离不开你，朕只好答应了。这是太子的意思，你可不要怪朕哪。”

咱们前边说过，王掞是个道学先生，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那一套封建规矩，在他的头脑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不能更改的；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等等，王掞也是严格遵从，不敢违背的。现在听皇上这么一说，他大吃一惊，愣怔了一下，连忙回奏：“皇上适才所言，老臣没听明白。皇上和太子本是一体嘛，怎么能分开来说呢？”

康熙微微一笑说：“哦，朕是说，你老了，身子骨也差了，不管什么事都得悠着点干，不要累着了。太子的事儿，朕托付给你了，他如果有什么不是，你只管进宫请见，对朕当面说，朕会管教他的。”

老王掞听了这话，更是吃惊。他就是因为看到了、听到了一些传闻，说皇上不那么信任太子了，甚至有人说皇上要换太子了，所以才进宫请见，要来劝谏皇上的。如今，听皇上的话音，好像这些传闻是真的，他可就忍不住了：

“皇上，请恕老臣直言。皇上和太子，一为国君，一为储君，两者本为一体，不能分开来说。老臣蒙皇上信托，教导太子，若太子有什么不是，老臣自当犯颜劝谏，即使因此获罪，也决不苟且，但却不能在太子身后，胡言乱语，说三道四，这是千古传下来的为臣之道。所以，圣上适才所言，让臣到御前诉说太子不是，此等非礼之事，臣不敢奉诏。”

康熙仰天大笑：“哈……老王掞哪老王掞，你怎么这样古板呢。君臣之间，是要有规矩的。若上下和谐，都能畅所欲言，岂不是更好吗？好了，这个话题，咱们今天不说它了。八月十九日，朕要到承德去打猎，太子当然是要从驾的。你老了，就不必去了。回头，让上书房大臣们替你安排一下，让你到玉泉山住上一段，养养身体，这样可好？”

康熙想把话题岔开，可王掞的执拗劲儿上来了：“谢皇上。老臣今日进宫，是因有一事不明，特来请示。昨日，内务府突然把毓庆宫的侍卫全部更换了。按宫里规矩，侍卫三年一换，而且还要留下几个老人，以免上下脱节。可现在，离换班的时间还有半年呢，为什么提前更换，而且老人一个不留，全部换班。老臣斗胆请问，此举是否出自圣意？”

康熙没有立即回答，给太子换侍卫的事儿，确实是皇上亲自决定，而且要内务府火速执行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咱们前边已经讲过，人老了，疑心就大。康熙自从听说太子经常在夜里和侍卫们一起喝酒，就有了不祥的预感，怕万一有人煽动太子，图谋不轨，一旦出了乱子，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决定，将太子毓庆宫里的侍卫，一个不留，全部

换班，而且换进去的新侍卫，又全是皇亲国戚的子弟。本来，今天召王掞来，康熙打算追问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却没想到刚才一开口说话，王掞就左一个“皇上太子本是一体”，右一个“非礼之事，不敢奉诏”，堵得康熙没法儿再往下问。可老王掞说的，又句句在理，驳没法驳，谈又谈不下去，这才想换个话题。不想，老王掞却又不依不饶地提出换侍卫的事儿。康熙觉得，怎么解释都不合适，只好推脱着说：“哦，这是佟国维管的事，他是领侍卫内大臣嘛。大概是因为朕要去打猎，提前把侍卫班子调换一下，你不要多心。哎——对了，现在刑部尚书空缺，朕一时又找不到可以信托的人，你去主持刑部如何？”

王掞又是一愣，心想，怎么，不让我管太子的事了，可是皇上没明说，这话自己也不好问哪：“回圣上，臣虽年老体弱，自信还可以做些事情。既然皇上如此看重老臣，臣自当勉力为之。”

“好好好，这就好。张廷玉，你来拟旨：着太子太傅、大学士王掞，实授刑部尚书之职，即日就职视事。嗯——传旨给八阿哥，刑部公务，即刻移交给新任刑部尚书王掞。邱运生一案，太奇，大巧了，让他编出一出戏来，演给朕瞧瞧。”

张廷玉答应一声，坐到一边拟旨去了，他心中实在纳闷儿，为了八阿哥清理刑部积案的奏折，皇上刚才发了那么大的火，可是又不下旨切责，放到一边不理不睬了，却让八阿哥编出戏来演。皇上到底是怎么想的，真让人琢磨不透。他这儿正想着呢，却听康熙又说：

“王掞，朕派你去当刑部尚书，并不是要你真的去干实事，只是想借重你的正直，你的名望，去镇一镇刑部里的邪气，带出一帮廉政的大臣来。有这一条，朕就十分满意了。你现在第一要办的，是养好身子，第二是辅佐好太子，第三才是管管刑部的事。记住，要悠着点干，不要着急上火，不要累着。你明白吗？”

王掞这才放心了，他高兴地答应一声：“谢皇上。臣一定尽心尽力，为皇上分忧。”

“好了，天不早了，你跪安吧。邢年，派个太监，送王师傅回去。传朱天保进来。”

“扎！”

老王掞在小太监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退下去了。朱天保听见传唤，手脚灵快地走了进来，向皇上叩头行礼，站起身来，躬身肃立，听候问话。

伏在案头、正在拟写圣旨的张廷玉，偷偷地膘了一眼朱天保。只见他满头乌发，两眼炯炯有神，不卑不亢，不由得暗自称赞：“嗯，这小伙子英气蓬勃，是个人才。”

康熙皇上却没有张廷玉这分闲心，刚才一肚子话要问王掞，因为王掞的犟脾气上来了，康熙没能说出来，所以，一看见朱天保进来，康熙劈头就问：

“朱天保，朕听说端午节和七月节的时候，太子在毓庆宫里，大宴侍卫，平日也经常和他们一块儿吃酒，有这事儿吗？除了侍卫们之外，还有外臣吗？”

朱天保据实回答：“启奏圣上，确有其事。不过据臣所知，参加的都是东宫侍卫，并没有外臣。”

康熙紧追一句：“你和陈嘉猷，还有王掞，也一块儿同他们吃酒了吗？”

“回圣上，当时臣和陈嘉猷还在户部，没回毓庆宫。王掞师傅因为有病，我们都没有参与。”

康熙又问：“哦，那么，你知道他们在喝酒时都说了些什么话吗？”

“回圣上，臣当时并不在场，不知他们说了什么。如果圣上一定要问，臣去把那几个侍卫叫来，一问便知。”

朱天保到底是年轻嘴快，这句话，他可莽撞了。封建时代，皇宫里规矩多着呢。皇上问话，知道了就老实说，不知道就只能说不知道。你再加上一句说“我不知道，你问他吧”那可就是对皇上不尊敬了。要是正赶上皇上不高兴，说声“掌嘴”。得，你就自个打嘴巴好了。此刻，朱天保这么一说，张廷玉连忙出来制止：“朱天保，你仔细点。这是和皇上说话呢，怎么一点规矩也

不懂？”

康熙心中有事，并没有注意这个小节。听张廷玉教训朱天保，他微微一笑说：“廷玉不要责怪他，他说的是真话嘛。”

其实，朱天保不是不懂规矩，也不是有意冲撞皇上。他今天递牌子求见皇上，和王掞一样，也是想来劝谏皇上的。刚才皇上一句接一句地问他，他只能那么回答。侍卫都调走了，我哪儿知道，要问，你把侍卫们再叫来嘛。话说过之后，觉得不妥当，可也不能收回了。此刻，见皇上没怪罪，他的胆气又上来了：

“皇上，臣有一事不明，请皇上训示。”

“说！”

“扎。常言说：父子相疑，举家不宁；君臣相疑，社稷难安。臣以为，皇上对太子生了疑心。臣为太子身边官员，不得不对皇上直言。”

康熙的脸一沉，问道：“哦？你怎么知道朕对太子生了疑心呢？”

“皇上立太子已经三十多年，待太子恩深义重。太子每当提起这一点，总是感激涕零。太子常向身边的人说，‘当了近四十年的太子，却对国家社稷没有一点建树，愧对皇上的教诲。’太子这话不知怎么传出去了，而且传得完全变了样。外边流言，说太子对皇上不满，说：‘当了近四十年的太子，千古少有。’这个流言和太子的原话，不仅相差千里，而且意思相反。所以，臣以为朝中必有奸邪之人，故意制造流言，挑拨太子与皇上的关系。不知皇上对此有何训示？”

朱天保说的这件事，皇上早几年就知道了，而且还曾经严厉地训斥过太子。太子当然没有认账，可是也无从辩白。今天朱天保说清了太子的原话，康熙倒觉得高兴，觉得放心。可是，朱天保能不能信得过呢，他是不是太子派来，再次欺骗父皇的呢？康熙又不能不多一个心眼：

“哦，这事朕知道。世上的事情，就怕流言蜚语，到处传播，越传越神，越传越走样，这是常情。以讹传讹的事，哪朝哪代没有啊！”

朱天保一听，皇上既没反驳，也没赞成，看来，还真是对太子不放心。不行，我得把话说清了：“皇上，本朝太子与前朝大不相同，请皇上明察。”

康熙问：“哦，怎么不同，你说清楚。”

“是。圣上，历朝历代，只有太子有权参与国家大事，其余的皇子阿哥是不能干预朝政的。但我朝，动不动就派阿哥去当钦差，不是处理部务，就是巡视地方。臣以为，这是政出多门。太子身为储君，对阿哥们却没有节制的权力。臣担心，万一阿哥中有人对太子不眼，或者受奸佞小人的蛊惑，结党拉派，攻击太子；或者暗中策划，密谋篡权，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臣以为太子眼下这种处处受制，说不敢说，做不敢做的局面，应当改变，请皇上圣裁。”

张廷玉在一边听了这话，吓了一跳。心想朱天保你胆子不小啊，我想了好多年都不敢说的话，今儿个，让你全兜出来了。你知道，这是最犯皇上忌讳的话吗？

康熙却并没有生气：“朱天保，你说话很直率，也很大胆，这就是忠心，朕听了很高兴。有了你们这样年轻有为、敢说敢当的人，国家才能兴旺。你刚才讲的话有些道理，朕也不是没想过。但是，你只看到了一层，没看到还有一层呢。皇子干政，或者是说政出多门，固然不好，但皇子们都不干事就好了吗？前明亡国的教训中，有一条很重要，朕不能不想。他们是怎样对待皇子们的呢？把这些人全都封了大大小小的王，分散到全国各地，建王府、占封地，过着养尊处优、安享福贵的生活。这样一来，权是没人争了，皇上的耳朵边也清静了。可是，一旦国家有事，这些叔叔、伯伯、兄弟、子侄们一个也用不上，因为他们是一群只知声色犬马、吃喝玩乐的窝囊废！皇室的人尚且不肯出力、又怎么能让臣子们去卖命。张廷玉、朱天保，你们说，这个教训不深刻吗？”

十八 耍刁蛮鄂伦岱受责 选忠良老皇上运筹

十八 耍刁蛮鄂伦岱受责 选忠良老皇上运筹

朱天保请见皇上，陈述了他对“皇子干政”的看法。康熙没有生朱天保的气，相反，却对他的直率和坦诚感到高兴。康熙娓娓而谈，说到了前明亡国的教训，尤其是把皇子们分封各地为王，以致成为一群只知道吃喝玩乐的酒囊饭袋，一旦国家有事，连亲兄弟都指望不上。这个教训康熙分析得太深刻了，张廷玉和朱天保听得出神。不过朱天保还是不放心的，他说：“皇上，请恕臣愚昧，前明亡国之鉴不远，我大清当然不能重蹈覆辙。但这王子干政，似乎也并非万全之策，请皇上三思。”

康熙点了点头说：“哦，你的意思朕明白，无非是政出多门。或者说白了就是怕时机一到，他们会结党营私，各自为政，甚至会篡权夺位，兄弟残杀。所以，朕一方面教导太子，要他学会驾驭群臣之道，学会在各种逆境中高瞻远瞩，乾纲独断的本领；一方面让阿哥们在办差中学真本事，学办实事儿，还要学会忠君之道。有了这两条，我大清江山定能世代兴旺。你们说，前明和本朝的这两种做法，哪一种更好些呢？”

朱天保沉吟了一下说：“皇上教诲使臣茅塞顿开。不过……圣上，万一阿哥们的势力日益强大，太子失去了控制能力……那将何以处置？”

康熙斩钉截铁地说：“哼！那还不简单？假如太子无力驾驭群臣和阿哥，朕从这二十多个儿子中另选一个太子不就行了吗？反正不论换谁，江山总在爱新觉罗家族手里，也没有便宜外人。”

康熙一言既出，朱天保只觉冷汗直流。怎么，皇上连换太子的事儿都想过了吗？想到这儿他忙说：“皇上，太子和阿哥有君臣之分，太子并无大错，请皇上慎言。”

康熙听了哈哈大笑：“哈哈……朱天保，你怕什么，朕不过打个比方罢了，哪就真的换太子了呢？你们几个在东宫，要好好地辅佐太子。要他知道，朕疼他、爱他、护他、用他，是希望他能干得比朕更好，比朕更强。至于阿哥们，朕会对他们严加管束的。谁要是不守臣道，谁要敢谋逆篡位，朕一定用国法。家法重重惩处，决不宽恕！朕这样说，你该放心了吧！好，你跪安吧。”

打发走了这一老一少两个净臣，康熙皇上颓然倒在炕上，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在二十几个儿子中，能办事又受到他喜爱的并不太多。老大太阴沉，老二太子过于懦弱，老四有能力，办事认真，但刻薄寡恩，老八表面和善却内藏奸诈，老十三、老十四两个只是个将才，而当不了帅，更难做皇上。唉，朕把江山交给谁才能放心呢？

康熙这儿为选储君的事儿在发愁，可是那个替邱运生当白鸭的张五哥却交了好运了。那天在菜市口刑场上，五哥被康熙皇上救了下来，并且让九门提督赵逢春把他带回去安置。赵逢春便把五哥在营里枷号了三天，然后留他在身边当了个亲兵。慢慢地，赵逢春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这张五哥武艺精良，人品正派。他常说，只要皇上一声令下，让他上刀山，下火海，他死也不皱眉。正巧，这时候皇上要打猎，内务府正在给皇上调换侍卫，赵逢春就把张五哥给推荐上去了。按说，给皇上选侍卫，那是要精挑细选的，除了武艺、人品之外，还得看出身。张五哥一不是旗人，二不是亲贵子弟，三没有立过战功，要想进皇宫当御前侍卫是不够格的。可是赵逢春是皇上的老侍卫，现在当着九门提督，兼管步兵统领衙门，整个京师的防务全得听他的提调。权力大，面子也大，这事还能办不成吗？他向内务府一说，张五哥便从一个普通的小兵，一步登天，当了紫禁城的侍卫。这一下，五哥可开眼界了。虽然他刚刚补进来，身份地位不够，不能在皇上跟前

侍候，而只能在皇宫门口站岗值班。可是，金碧辉煌的宫殿，名目繁多的规矩，崭新的战袍，闪光的腰刀都使张五哥像傻子赶集一样，眼花缭乱，喜不自胜。和他一同当班的侍卫们，都是旗人，也都是贵介子弟，平日就看不起汉人，更看不上这个出身低贱的小侍卫，便合起手来欺负五哥，脏活儿，累活儿，苦活儿，全都派到五哥头上。五哥老实，但骨气很硬。开始时，谁说都听，叫干啥就干啥。时间一长，他看出来，哦，这是在有意作践我呀。哼，大伙儿全是侍卫，我哪点儿不如你们，老子不听这一套。有了这个想法，五哥不那么听任摆布了，只不过没碰上什么大不了的事，他碍着面子，不愿和那些人公开闹翻罢了。

康熙北巡狩猎，按照订好的日期，在中秋过后的八月十九，准时出发了。

为什么皇上要经常外出打猎呢？原来，清朝是以武功开国的，在马上得的天下。入关定鼎之初，祖宗就传下规矩，无论是皇室亲贵还是八旗子弟，都要世代习武，不准荒废，以保江山稳固。所以，满族的男丁，在那年月，几乎都是自幼练武。身份低下的，要从军当兵；身份高贵的，除了练武之外，还要学会领兵打仗。太平盛世无仗可打怎么办呢？那就每年举行狩猎，在与虎豹狼虫的搏斗中，练武艺、练胆量、练军纪、练战术。所以，从清朝开国之初，就在关内关外设了好几处围场，放养了猛兽野兽，以供狩猎之用。

康熙这次狩猎，随行的人员不少。除了皇上的御辇之外，后宫嫔妃、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全都从驾，摆开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出了京城向承德进发。哪知道，天公不做美，刚过了密云县，就下起了雨。秋雨连绵，一下就是没完没了。山色苍茫，道路泥泞，越往前，路越不好走。有福坐车的，不挨淋，不踩泥，可是也憋闷得不得了。那没福坐车。骑马的侍卫、军兵们，可就更遭罪了。最感到窝火儿。后悔的是侍卫头目鄂伦岱。他公子哥儿的身价，一上来就在皇上身边当侍卫，养出了毛病。也惯坏了脾气。临出发时他想，老在皇上身边儿蹭来蹭去的大拘束，不自在，便给自己找了个轻松自由的活儿——探路，打前站。可没想到，天一下雨，这美差变成了苦差。他得跑前跑后地两头张罗。上边挨雨浇，下边踩烂泥，比谁都辛苦。这小子心术不正，他才不肯吃这冤枉亏呢，便一眼就盯上了张五哥。路上有水坑，他让五哥去垫，山上滚下了石头，他要五哥去搬。车子要上坡，他又吼叫着让张五哥去推车。左一道令，右一道令，把张五哥指挥得团团转。张五哥是头一回护驾出京，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啊。二百多辆车子，他推了一辆又一辆，累了个头晕眼花，满身大汗，还不敢发牢骚。好不容易车子全推上坡了，五哥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喘喘气儿，也顺便刮一刮靴子底儿上的泥，不防又让鄂伦岱看见了。这小子也不言声，悄悄地走到五哥身后，抡起马鞭，劈头盖脸地就打下来了。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混蛋，老子还没歇着呢，你倒在这儿偷懒。没瞧见皇上坐的御辇车厢板透风了吗？还不赶快去钉上！”张五哥这个气呀，可是人家鄂伦岱是领班侍卫，比自己身份高得多，气也不行啊。他瞪了鄂伦岱一眼，站起身来，找了根粗树枝拉到车前，一边比量，一边用腰刀削着。谁知道鄂伦岱又悄悄地跟过来了，还是先抽鞭子后说话：“你个狗娘养的，磨蹭个啥？！还不快干！”

这下五哥受不了，他大声喊着：“鄂伦岱你少来这一套，有威风回家炕头上使去。不比量好，把车钉坏了，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

鄂伦岱自打当侍卫那天起，还没有谁敢顶撞过他呢。听了五哥的话他的火儿“噌”地就来了：“嘿嘿，好小子，你还敢跟爷顶嘴。你不就是仗着赵逢春才当上侍卫的吗？哼！别说是他赵逢春，就是武丹来了，也不敢在老子面前撒野。老子今天教训你一回，让你知道点儿厉害。”鄂伦岱一边说着，一边抡起马鞭就抽了过来。

张五哥偏身躲过，顺手牵羊地这么一抄，把马鞭子夺了过来，咋咋几下，撕裂撅断，扔进了路边的水沟里。大声说：“鄂伦岱，你少张狂。可惜你小子本事没有架子大。告诉你，我张五哥不吃你这一套。”

鄂伦岱不防张五哥还有这一手。他恼羞成怒，飞身上前，一脚踢向张五哥的肋下。张五哥一看，好家伙，这小子鞋上全钉着铁钉呢，这不是下死手要我的命吗？拼了吧！他脚下灵动，打了

个转身，一伸手抓住了鄂伦岱的脚脖子，借力打力，往后一掀，把个一百多斤重的粗壮汉子平空撂起丈把高，“叭”的一下摔到了路边的泥潭里：“小子，还敢逞凶吗？不服气你上来再试试。”

鄂伦岱不敢动手了。他从地上爬起来，对着看热闹的侍卫们高声喊道：“你们都是死人吗？还不把这个畜生捆起来，按君前无礼的罪名给我处置了！”

谁知，这句话刚落地，就听身后有人冷冷地说：“鄂伦岱，你算是哪门子的君啊？”

鄂伦岱转脸一看，啊？！皇上！吓得他机灵灵打了个寒颤，连忙跪下了。原来，康熙皇上因为御辇露了风，早就换到贵人郑春华的车上坐着去了，听见前边吵吵嚷嚷的，不知出了什么事，便带着侍卫德楞泰、刘铁成，在太监的搀扶下赶了过来。此刻见鄂伦岱如此蛮横无礼，康熙脸色铁青，阴沉沉地说：

“鄂伦岱，朕已经听了多时了。原先以为你不过仗着是亲贵子弟，有点骄纵，不想你竟是有意地作践人！”

鄂伦岱心里不服气，但是言语却一点也不敢放肆，规规矩矩地说：“主子，奴才轻浮狂躁，惹主子生气了。”

康熙心里雪亮，冷笑一下说：“哼，朕知道，你不服气。是不是因为八阿哥推荐你当甘肃将军，朕没准，你就怀恨在心呢？瞧你这副德行，能带兵吗？能跟飞扬古比吗？你刚才口出狂言，污骂武丹。难道你不知道武丹在朕的身边当四十多年的侍卫吗？你眼里还有王法，还有朕吗？”

康熙这话说得够重了，换了别人早吓傻了，可鄂伦岱还是不服。他一边磕头，一边说：“主子，奴才不敢和武丹将军、飞扬古将军比。不过，主子南巡，奴才护驾，也是出了力的。请主子放心，奴才有一分力都要报效主子的。”

康熙听出来了，哦，这奴才心里不服，话里有话呀。想到这儿他说：“好好好，你说得真好。朕也让你放心，你有一分心就会得到一分报应。朕从来厚待侍卫，可是谁要是朕不忠，决不会有好下场的！滚起来，下这么大的雨，你难道想让朕在树林子里过夜吗？”

鄂伦岱赶快答应一声，站起身来，瞪了张五哥一眼，继续上前边探路去了。

张五哥快手快脚地修好了御辇，恭请皇上登车。雨越下越大了，浓密的雨点儿打在车顶，砰砰作响。康熙掀起车窗的帘子，心事沉重地望着逶迤前行的队伍，忽然喊了一声：“派人去传张廷玉来。”

张廷玉正骑着马在后边走呢，忽听皇上召唤，急忙打马上前，滚鞍下马，手攀车辕小心地问道：“圣上，臣张廷玉奉召来到，不知圣上有什么旨意。”

“哦，廷玉，你来了，上车来说话。”

张廷玉一愣，皇上的御辇我怎么有资格上呢？于是说道：“皇上，这，这不妥吧？”

“哎——朕让你上来，你只管上嘛。”

张廷玉退后两步，向着御辇深深一躬。然后登上了御辇躬身侍立。车驾又起动了。康熙见张廷玉在摇摇晃晃的车上站立不住，随口说道：“廷玉，你不要拘礼，就在朕身边席地而坐吧。朕有话要和你说的。”

张廷玉谢恩坐下，却迟迟不见康熙开口。他机警地撩起窗帘，向外面喊了声：“御辇旁边只留下邢年一人，其余太监、侍卫都靠后点。”

康熙听了这话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廷玉，还是你能善察朕意啊。刚才这里发生的事儿，你知道吗？”

张廷玉小心地回答：“回圣上，臣已经听说了。鄂伦岱心粗气浮，不过是仗着主子南巡时，他护驾有功，再加上还是皇亲，论起来是八爷的表哥呢。所以，就没了王法，忘了规矩。主子不必为此生气伤神，回头让内务府管教他一下也就是了。”

康熙拦住了张廷玉的话头说：“不。侍卫们日夜守在朕的身边，不能放纵，更不能不防啊。”

你是朕的股肱之臣，心腹之臣，朕心中有事不能瞒你。还记得前些时朕对你说过的话吗？朕离京出巡不知有多少次了，哪一次都是满怀豪情而去，凯旋胜利而归。可惟独这一次，朕心里总不踏实，总觉得要出事，要出大乱子。几位皇阿哥这次全是戎装佩剑，带着家丁、家将簇拥在朕的身边，他们会不会闹事呢？兄弟之间会不会借围猎之际自相残杀呢？万一出了这样的事，朕身边没有像魏东亭、武丹这样可靠的侍卫不行啊！”

康熙这话说得悲切，也说得严峻，张廷玉不由得暗自心惊。看来，皇上对儿子们确实是不放心，而且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他一边想着，一边挑选着缓和一点儿的词汇：“皇上多虑了。如今的侍卫里头，德楞泰是忠厚老实的蒙古汉子。蒙古人最重义气，他受恩深重，决不会有二心。刘铁成呢，是圣上把他从泥潭里救出来的，没有天恩浩荡，哪有他刘铁成的今天，他也不会变心。照皇上适才所言，鄂伦岱这人，似乎……似乎不宜留在皇上身边。到了承德，臣代皇上拟旨，调他去外任好了。”

康熙沉吟着说：“嗯——这样也好。朕知道你张廷玉一向稳重可靠。你刚才所说虽然很委婉，但心是和朕相通的。鄂伦岱仗着八阿哥的势力，又瞧着太子这些时不得意，就上头上脸地在朕面前撒野，这不是个好兆头啊！可是，鄂伦岱调出之后，谁来当领班侍卫呢？赵逢春行吗？”

张廷玉略一思忖：“回圣上，赵逢春久经皇上亲自考察，忠心可用。但他一来年事渐高，二来身负重担。京师九门提督、步军统领衙门，还有驻京善扑营，全由他一人节制，似乎不宜调动。再说，也无人可以代替他现在担任的职务。臣以为德楞泰忠勇俱全，可担此重任。可否派他担任领班侍卫，以刘铁成为副？所虑的是怕他们威望不足，弹压不住。”

康熙接过话头说，“什么威望不足，只要有忠心，正就可压邪、镇邪。你斟酌一下，从下面一般侍卫中再提拔几个上来。这一段你和马齐、佟国维要多关照一下这事，帮他们一把。你们都是领侍卫内大臣嘛。你刚才所说有理，赵逢春是兼职过多了些。朕想把顺天府尹隆科多派去掌管步兵统领衙门。另外，给善扑营再增加一千兵额，仍归赵逢春带领，你看行吗？”

张廷玉完全理解康熙的心意。在皇上年老，太子党、阿哥党激烈争斗之时，为防止意外，皇上要加强侍卫力量，加强京城的防务，是十分迫切、十分重要的。在侍卫中裁掉鄂伦岱，表现了对八阿哥明显的不信任。但是又在步兵统领衙门里安排了隆科多。那隆科多是八阿哥的人哪，这不又加强了阿哥党的势力吗？康熙皇上对阿哥党又打又拉，除了对太子不信任之外，难道还另有安排吗？张廷玉知道，康熙虑事深远，这事儿，他想不通，可也不敢问，只好恭恭敬敬地回答：“主上圣明，臣自当遵旨办事。”

十九 设重赏康熙试儿心 幸贵人奇景惊圣驾

十九 设重赏康熙试儿心 幸贵人奇景惊圣驾

九天之后，康熙的车驾扈从经过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了承德。这个地方从康熙二十二年开始兴建，历经二十多年，才初具规模。皇上的避暑山庄设行宫十二处，建筑宏伟，气象万千。皇上夏天来此避暑，秋天到这儿打猎，都有蒙古王公、青藏喇嘛、朝鲜使节等在此恭迎奉陪。一些精明的客商看出了这是块风水宝地，也纷纷前来，在避暑山庄的外圈建房造屋，做起了买卖。昔日荒凉的热河之滨，如今已成为繁华都市。康熙的车驾来到这里时，已是黄昏时分了。在这里侍候接驾的王公大臣们，全都在新搭起的彩棚外边跪迎圣驾。大街上张灯结彩，鞭炮震耳，鲜花充巷，人潮如流。可是康熙面对这一切却怎么也提不起兴致来。他的心太沉重了，他的精神也太疲

惫了。他下旨让太子代他向诸位王公们致意慰问，自己却催动车驾，直奔驻蹕的烟波致爽斋。

休息了一夜，康熙的精神好多了。他一大早就起身，带上一顶天鹅绒的缎台皇冠，身穿巴图鲁背心，外套一件石青色的开气儿夹袍，足蹬青缎凉里儿皂靴，腰悬宝刀、箭壶，背挎雕弓，满面红光地大踏步走出了烟波致爽斋。张廷玉简直想不到皇上的情绪怎么变得这么快。昨天还是一脸倦容，今天一早就又精神抖擞了。他哪儿知道啊，康熙这是提着劲儿呢！他要在今天的射猎中观察测验一下儿子们的武艺、胆识，也要看看他们的人品、德行和忠心。

看见皇上出来，早在门前等候的太子，连忙率领众阿哥和大臣们一齐跪倒，山呼万岁。康熙兴高采烈地一挥手表：“都起来吧，今天来的人可真多呀！朕心中高兴，要和你们一起玩个痛快。儿子们，你们要个个奋勇当先。谁猎获的野兽最多，朕有重赏。”说着，让李德全拿出一件东西让众皇子看，“你们看，这是什么？”

随着康熙的话音儿，总管太监李德全手捧一柄宝石雕花为座的黄玉如意，走上前来。众阿哥一看，全都惊呆了。这不是一柄普通的如意，这是乾清宫的镇案珍宝啊！因为这如意颜色近于明黄，古今罕见。当年，顺治皇爷把它赏给了康熙。康熙继承皇位之后，十分珍视这件先皇御赐的宝物，一直放在乾清宫的御案上，成了镇案、镇宫之宝，也成了立君传位的象征。

今天来陪康熙皇上打猎的，是二十岁以上的皇子，一共十四位。他们当中，当然有老实巴交、没有野心的。他们见父皇悬了这么重的赏赐，感到惊异，感到不可理解，父皇为什么要把这么贵重的物品赏人呢？可是，皇子中也确实有几位一心一意想抢皇位的人，见了这黄玉如意眼睛都直了。他们在心里琢磨着，父皇办事一向用心很深。今天把这传位的国宝拿出来，莫不是要我们哥几个争武斗雄，从中选一个接替皇位的人？那么，谁要是打猎得了第一，拿到了这柄如意，也就能得了天下了。这么一想，他们是个个喜形于色，人人摩拳擦掌，好像将来是当王爷还是当天子就在此一举了。

皇子们在各自动着自己的心思胡猜乱想，皇上康熙也没闲着。他满面笑容，和蔼可亲，默默地注视着众皇子的表情。任凭心中如翻江倒海般的难受，表面上却是声色不动，而且迟迟不下那个“狩猎开始”的圣旨。就在这时，四阿哥溥仪突然抢前一步，跪下奏道：“皇阿玛悬重赏激励儿臣等奋发努力，足见圣心宽厚。但此黄玉如意乃父皇镇宫之宝，儿臣等即令争得第一，也担当不起这样的赏赐。求父皇另换一件赏物，儿臣等将尽力争夺。”

听了四阿哥的话，康熙心中一喜。嗯——还是老四深明大义，这话说得懂规矩，知礼法，没有一点儿私心。再看那几个，虽然没有说话，脸上的表情可都变了。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在耻笑，有的在怨恨。这一切，都没能逃过康熙的眼睛。康熙虽然心如明镜却只是微微一笑，并不作声，引逗得这些皇子们急的急、恼的恼、恨的恨，怨的怨，而老四心中更是忐忑不安。心说：“父皇啊父皇，你老人家快开口吧！”

康熙心想：哼，朕偏要用这件宝物试一试你们的心。想到这儿他说：“老四啊，你这话虽然有理，不过也太古板了些。你们哥几个都是腰系黄带子的皇子阿哥，生在天家，自幼就用着明黄色。这如意也不过是个明黄色罢了。朕喜爱它，所以常放在身边把玩。也正因为如此，才把它当做赏物，以示朕对你们的期望。朕言已出，岂能更改？这样罢，朕和太子不与你们争，其余皇阿哥不分大小尊卑，都一视同仁。传旨，狩猎开始！孩儿们，奋力向前吧！”

皇上圣旨一下，霎时间，方圆近百里的围场上，旗帜飘扬，刀枪闪光，鹰犬逞威，战马飞驰，号角声四面响起，喊杀声八方传来。山谷响应，草莽起伏，金鼓阵阵，杀气冲天。平日放养在这儿的野兽惊得从山洞里、林木间、沟壑旁、草丛中狂奔而出，又四散奔逃。阿哥们见此情景，个个精神抖擞，人人奋勇当先，率领亲兵家将冲入了野兽群中，与豺狼虎豹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角逐。

康熙带着太子和王公大臣们登上专门修筑的瓮城城头上坐下，一边吃酒说笑，一边静观下面这场惨烈的争斗。看着，看着，康熙看出不同来了。老大胤禔、老十三胤祥是猛冲猛杀，勇不可

挡。两人杀得浑身是血。战马经过之处野兽纷纷倒毙，狼藉遍地。他们俩确实杀得凶狠，也猎获得最多。可是老九胤禩唐。老十胤禵我却从他们俩的侧面攻杀，每杀一头野兽，就割下一只耳朵来。尤其是澈禵我，竟把大阿哥和十三阿哥砍倒的野兽也顺手牵羊地割下了耳朵，算到自己的账上。老四胤禔那边，却是金鼓不响，按兵不动。原来，他虔信佛教，认定了决不杀生的佛理。凡是被赶得走投无路、撞到他面前的，就生擒活捉；跑了的，一概不追不赶。老八胤禩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从头到尾没看见他露面。

两个多时辰之后，围猎告一段落。阿哥们的家将、亲兵，抬着猎获的野兽，敬献到皇上面前。一清点，老十胤禵我连打带蒙地竟然得了个第一。老九澈禵唐次之，老大、老十三杀得精疲力尽，却平分秋色，闹了个第三。老四胤禔最少，却全是活的。只有老八一无所得，空手而回。

康熙惊奇地看了一眼八阿哥问：“胤禩，你是怎么搞的？”

老八恭顺地答道：“回皇阿玛，古时尧舜围猎，尚且网开一面。儿臣深知父皇乃尧舜之君，心存仁慈，所以不愿为了一柄如意，和兄弟们拼争，也想给幸免于难的野兽放一条生路，求皇阿玛体察。”

康熙点了点头，没有作声：嗯，老八的用心，确实与众不同，可是，说出来的话，却又有“自我表白”的味道。康熙这儿正动心思呢，老十却急不可耐了：“父皇，儿臣今日侥幸得了第一，这黄如意儿臣就谢恩领赏了。”一边说，一边就要上前去拿那柄如意，却不防被胤祥给拦住了：

“慢！十哥，你投机取巧，算什么本事。你敢当着父皇和众位阿哥的面，大声说一句：我得第一，当之无愧吗？”

老十一听这话不干了。自从那年这哥俩大闹了皇上的中秋御宴之后，仇是越结越大了。此刻，老十眼看赏物到手老十三又来挡限儿，他受得了吗？气呼呼地说：“怎么，你老十三不服是不是？听十哥教训教训你。这打猎如同打仗，不但要有勇，还要会用智谋。你老十三有勇无谋，只不过一介匹夫罢了。你得不了第一，恼羞成怒就想找事儿？告诉你，没门儿！你如今不是讨债的大总管了，十哥我也不欠债了，眼红、生气、吃醋、耍刁，全都白搭。我就敢当面说，我这第一当之无愧，当之无愧，当之无愧！你还敢打我是怎么着？呸！一边待着去吧！”

老十这一番连挖苦带涮的话，可把胤祥给气炸了。他不顾大阿哥等人的劝解，更不看四哥杀鸡抹脖子地递眼色，愣愣地撂出了一句：“好好好，早知道出力受累的不落好，投机取巧的却得赏，我还不如学八哥那样在一边儿歇着呢！”

胤祥这话可说过头了，这不连皇上也埋怨上了吗？康熙虽然心中雪亮，可是也不能不管了。他厉声说道：“胤祥，你这是在朕面前说话吗？掌嘴！”

胤祥吓得脸色煞白，“扑通”一下跪在父皇面前。心想事已至此，破罐子破摔了吧：“皇阿玛，儿子是没娘疼的孩子，人家都多嫌我、讨厌我。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今日又出言不恭，冒犯了父皇。儿臣索性拜辞父皇，从此去了吧！”说着，“哐”的一下拔出腰刀就要抹脖子。几个侍卫连忙扑过来，抱着胤祥，夺下腰刀。胤祥却伏在地下放声大哭起来。张五哥抢前一步，跪在康熙面前说：“主子，奴才张五哥刚刚补到御驾身边，本来没有资格说话，更不敢为十三爷求情。但求主子看在十三爷今日打猎确实出了力的份上，由奴才替十三爷领罚罢！”说着，“啪啪啪”打了自己几个耳光。

老八澈禵也上前来劝谏：“皇阿玛，十三弟自幼失母，脾气太倔，说话没遮拦，惹父皇生气了。不过，今日这么多外藩王爷全都在场，责罚了十三弟，他脸上也不光彩。儿臣斗胆为十三弟求个情，免打了吧！”

康熙没再说话，他狠狠地瞪了老八一眼，转身就走，慌得在场的皇子阿哥、王公大臣、侍卫随从们，劝也不是，拦又不敢，只好簇拥着在后边跟着。四阿哥胤禔抢前一步，在康熙身边小声说：“父皇，今日之事全怪我和八弟没有尽力，惹得父皇没能玩痛快。父皇如果生气就责罚儿臣

好了。如果皇阿玛明天有兴致，儿臣想请皇阿玛驾临狮子园，观赏儿臣猎狼。不知父皇可肯俯允？”

听了这活，康熙停住了脚步问：“什么，猎狼？为什么专一猎狼？”

“回父皇，一般打猎杀生太多，儿臣不忍，所以今日才采用守株待兔的办法。但是狼却不同，它生性残忍，为害苍生。前几年，昭乌达盟的王爷教给儿臣一个猎狼的办法，儿臣照他的法子在狮子园修了个土城，圈进去一群野狼。明日敢请父皇驾幸狮子园一观奇景。请皇阿玛赏儿臣这个脸面。”

听了这话康熙心中的怒火消了许多。今日打猎，自始至终，胤禔给康熙的印象都是比较好的。他劝阻使用黄如意作赏物，足见谋事之深；他不屑与兄弟争高低，表现了宽容大度；谁都知道他和胤祥最要好，可是今天，他不为胤祥说情，也可见他不拉小圈子、不护短；在父皇生气的时候，他不像老八那样出面说情装好人，也不像其他阿哥那样幸灾乐祸瞧热闹，却想办法来为君父分忧。嗯，专门猎狼，好主意，朕倒要看看他是怎么个猎狼法儿，便点了点头，然后径自回烟波致爽斋去了

晚膳以后，康熙斜靠在炕上，心烦意乱地想着白天这一场不欢而散的围猎。他想理出个头绪来，可是不知为什么却越理越乱。窗外起风了，塞外的秋风透着阵阵寒意。屋檐下的铁马、铜铃被吹得叮当作响，更令人难以安睡。康熙索性下了炕，要了一盏茶，慢慢地品尝着。

副总管太监邢年悄没声息地走了进来，小心翼翼地跪说：

“主子爷，该歇着了。刚才太子过来请安，奴才听了听这殿里没了动静，以为主子爷睡着了，就自作主张，请太子爷回去了。要知道主子爷还没睡，该进来禀奏一声才对。”

康熙无力地叹了口气说：“唉！你没错，朕也不想见他。请安不请安倒是小事，他只要把朕交代的事办好，朕也就算烧了高香了。一个人贵在自强自立。不能自立于世，总靠老人扶持，能依靠多久呢？”

康熙似乎是在对邢年说话，但又像是在自言自语。邢年懂得规矩，清朝接受了前明亡国的教训，祖宗立下家法，严禁后宫和太监干预国政。今天皇上在精神恍惚之中脱口而出，说出这番话来，事关太子，事关国运，他邢年就是有十个胆子也不敢接这个话茬儿。当太监的都机灵，他脑子一转，就想出了主意。他转身从几案上捧过来一个金漆的盘子，那里面放着各宫嫔妃、贵人的牌子。邢年将盘子捧到康熙面前说：“主子要是一人待着太闷，传一位贵主儿过来说说话也好。请主子翻了牌子，奴才去传话。”

康熙随手翻了一个牌子，竟是贵人郑春华。他心想：也好，长夜难熬，就和她下盘棋去吧。邢年见康熙翻了郑春华的牌子，正要去传旨，康熙却说：“不要去传了，咱们过去吧。”

邢年连忙答应一声：“扎！奴才过去备轿。”

“哦，不用了，走几步路消散一下也好。”邢年连忙取过一件玄狐毛的斗篷，给皇上披上。康熙走出殿外一看，刚被提升的领班侍卫德楞泰和刘铁成、侍卫张五哥，正雄赳赳地站在门口，便随口问了一声：“哦，你们几个当值吗？鄂伦岱呢？”

德楞泰连忙躬身回奏：“回主子，鄂伦岱奉了张廷玉大人之命，明天就要出发去广西了，到那里当副将，所以今儿就不值班了。听说今夜十爷备了酒给他饯行呢。”

“哦，你们都要在鄂伦岱的事儿上长点儿见识。当侍卫的，在皇上身边虽是奴才，可到了外边谁敢小看你们，谁又敢招惹你们。所以，不要狐假虎威，时时处处都要谨慎、稳重。要学魏东亭，不要学鄂伦岱。骄横刁蛮，是要吃大亏的。刘铁成，你今晚在这里守护。德楞泰、张五哥，你们随朕到冷香亭去。”

“扎！”

在去冷香亭的路上，康熙随口问张五哥：“五哥，你在刑部大牢里蹲了多长时间啊？”

“回主子，奴才在里边押了八个月。”

“八个月够长的了，受了不少罪吧？”

“咳，主子，那还用说吗！大牢里不是人待的地方，当白鸭也不是个滋味。光奴才蹲的那个号子里，除了奴才，还有两个也是白鸭。”

听了这话，康熙猛然一惊。啊！老八的奏折里说，全国只有张五哥这一个白鸭，可是五哥这么一说，光刑部大牢就有三个呢！老八呀老八，朕没错看。你表面上慈悲，其实你是在耍弄花招，欺君欺父啊！咳——

就在康熙沉思之中，冷香亭到了。德楞泰懂得规矩，知道皇宫内眷居住之地侍卫们是不能随便进去的。来到园门外边，他拉了一下张五哥，正要停步，一抬头吃了一惊，不由失声叫道：“主子，快看！那……那是干什么的？”

康熙正在沉思中，被他的喊声吓了一跳：“德楞泰，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怎么这样沉不住气……”他还要往下说，可猛然一抬头，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二十 乱宫闹太子闯大祸 防意外康熙布疑阵

二十 乱宫闹太子闯大祸 防意外康熙布疑阵

德楞泰和张五哥，护送康熙去冷香亭，刚走到园门口，德楞泰忽然发现了什么，忍不住失声惊叫了一声。康熙抬头一看，也愣住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冷香亭郑春华住室的窗户上，清清楚楚地现出了一男一女两个身影，而且是紧紧地抱在一起的。康熙立时就气得浑身打颤，手脚冰凉：“好好好，宫禁重地，警卫森严，竟然出了这等伤风败俗的事儿，你——你们俩说，那——那个男的是谁？”

谁？还能是谁呢，除了太子，谁有这个胆子，谁又有这个方便呢？德楞泰、张五哥早看清了，可是他俩哪敢说呀。其实，康熙也看清了。他不愿承认，更不相信眼前这个事实。一阵晕眩之后，康熙皇上终于忍不住暴怒了。他抡起巴掌“啪”的一下，打在德楞泰的脸上：“狗奴才，你这侍卫是怎么当的，竟然让外人闯到这里来？”德楞泰“扑通”一下跪倒地上，一声也不敢吭了，却听康熙又怒斥一声：“你跪下干什么？他们竟然干出这种事儿来，准有人在替他放风，还不快去给朕抓来。”

张五哥一听这话，“蹭”的一下就窜过去了。果然，有个太监在园门口东张西望地放哨呢。五哥也不言声，胳膊一圈，兜住他的脖子，就拖了过来。撂到地上一看，哟，用力太猛了点，那太监竟被勒死了：“主子，请宽恕奴才，用力大了，没能留下活口……”

“哼，死了更好，拖一边去！”康熙一边说，一边迈步上了台阶，走到窗下。

里面太子和郑春华正在调情呢。就听一阵淫荡的笑声之后，郑春华说：“太子爷，您放了我吧，万一皇上来了可怎么好啊！”

太子一边淫邪地笑着，一边说：“哎，我的小心肝，你别怕。告诉你，我刚才借请安为名去探听过了，老头子早早地就睡下了。”

“那——那也不好，这地方人多嘴杂，万一露出风去……”

“谁敢胡说！告诉你，我早有觉察，父皇对我不信任了。反正我这太子当不长了，混一天，我就要快活一天……”

站在窗外的康熙皇上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只听他一阵仰天大笑：“哈……说得好，真好啊！你还算聪明。告诉你，你这个太子不是当不长，而是当不成了！”说完，康熙皇上转身就

走。却不防，一个端着参汤的宫女正巧过来，和皇上撞了个满怀。康熙二话不说，“咚”一脚把那宫女踹倒在地：“张五哥，把这小畜生宰了！”张五哥应声而至，手起一刀，那宫女惨叫一声倒地而亡了。

这一声惨叫，也使康熙惊呆了。恍恍惚惚之中，他仿佛又回到三十多年前，假朱三太子聚众造反，宫中叛逆的太监也乘机作乱，宫女们被惊吓得失声惨叫的情景。那一次，如果不是皇后从容镇定，力挽狂澜，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那天夜里，皇后生下了胤初，自己却因难产而死。也就在那天夜里，在皇后咽气之前，康熙不顾祖制，御口亲封胤初为大清国的第一个太子。时光真快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这个逆子，却干出了与母妃通奸乱伦的丑事！康熙想到这里，百感交集，只觉一阵头晕眼花，脚步踉跄了一下，差点倒在地上。德楞泰和张五哥快步上前，一边一个，架住了这位老皇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烟波致爽斋走了过去。

在烟波致爽斋守夜的侍卫刘铁成一见这歪歪咧咧，踉踉跄跄走过来的三个人，又一看皇上那蜡黄的脸色，满头的冷汗，疲惫的身子和抬不起来的脚步，简直吓坏了。刚才离开这儿的时候，皇上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成了这模样了呢？他来不及多想，抢上一步，抱起皇上，送到殿内的大炕上躺下。总管太监李德全，副总管太监邢年见此情形，全都慌了神儿了，又是给皇上服用安神丸，又是替皇上摩胸捶背。邢年有点迷信，以为皇上中了什么邪气，忙着叫人到外边去烧纸送鬼。好家伙，这一通乱，这一通忙活啊！还不错，康熙长出了一口气，总算醒过神儿来了。众人刚要上前问安，就听刘铁成在殿外一声高喊，“鄂伦岱，你想找死吗，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刚醒过来的康熙勃然大怒，却又无力起身，他挣扎着对德楞泰说：

“出去看看，刘铁成为什么这样大呼小叫的，不能让朕安生一会儿吗？”

德楞泰还没抬脚呢，外边又传来鄂伦岱粗野的号叫：“好啊刘铁成，主子不在，你就敢来教训我吗？哼，别说在这儿，就是乾清宫，老子也敢撒尿。你能把老子我……怎么样……”

他正在发疯，不防一抬头，见康熙皇上在太监的搀扶下，已经走出来了。吓得他张着大嘴不知如何才好，迷迷糊糊地跪下：“呃，呃，主子，奴才喝醉了酒……呃……这才……”

康熙怒气冲冲地说：“醉了？醉了就上朕这儿耍酒疯来了，是吗？刘铁成，把他捆起来！”

鄂伦岱是人醉心不醉，一见皇上要动真格的，他嬉皮笑脸地说：“哟，主子爷何必……生气呢。想当初，主子南巡时在骆马湖遇上强盗，那杀人的主儿是刘铁成，保驾的可是奴才鄂伦岱。现在，主子……让他捆我，这……”

康熙早已怒不可遏了：“满嘴放屁！刘铁成，把他捆结实点，重责四十鞭子，放到马棚里去醒酒去。刘铁成，你不要怕他，也不要心软，给朕狠狠地打，打这个不识抬举的奴才……”

康熙刚说到这儿，突然觉得一阵心慌，脸色煞白，头上冷汗直流，一个站立不住，差点摔倒。李德全、邢年他们连忙上前抱住，又把他送回殿里躺下。李德全便慌着派人去叫太医，却被康熙阻止住了。

今晚上一连串的打击，一连串的非礼行为，真把康熙给气坏了。他是急火攻心，才失去了自制的。他的心中，比平日还清醒呢。太子的事，不用说了。就是鄂伦岱这个奴才，敢上头上脸的这样狂妄，恐怕也是有背景的。老十为什么要请他喝酒，喝酒时他们说了些什么，他喝醉了为什么敢上这儿耍酒疯，这里面大有文章啊！而且连续发生的两件事，都不能张扬出去。所以，他虽然闭着眼睛躺在炕上，脑子里却在紧张地思考着应变之策。一听李德全要派人去叫太医，马上便摆手制止了：“李德全，三更半夜，折腾个什么呢，闹得大家都知道了，朕更不能安生了。朕没什么大事，不过是着急生气罢了。你去把朕亲自配的苏合药酒取来。”

康熙皇上是精通医道的。这几年，他老了，总感觉头晕心慌，便自己开方，亲自配制了一种药酒，用来救急。李德全把药酒取来之后，康熙只用了一小杯，马上就镇静下来了，脸上也渐渐地有了血色。他睁开眼睛叫道：“刘铁成，你去传旨。叫大阿哥胤禔和三阿哥胤祉，还有马齐和

张廷玉立刻到这里来。要一个一个地叫，不许惊动别人，明白吗？”

“扎！”刘铁成答应一声，飞快地出去了。康熙挥手命太监、宫女们全部退下，只留下德楞泰和张五哥两人：“你们两个跪近点，到朕的御榻旁边来。”俩人一听这话，连忙解下腰刀，趋步向前，跪在康熙的御榻旁边。康熙无力地闭上眼睛，粗重地喘着气，过了好大一会儿，好像是恢复了精神，这才慢慢地说：

“五哥的身世不用说了，你怎么来到朕的身边，也用不着再说它。德楞泰你是康熙三十五年到朕身边来的吧。”

“是，皇上记得一点儿不差。”

“嗯，一晃十三年了。记得那年蒙古王公会盟比武，你当时还是个奴隶，可是勇猛过人，一连摔翻了十几个蒙古武士，得了蒙古第一英雄的称号。朕怕你身份低贱，日后遭到别人的暗算，把十二颗东珠赏给了你们王爷，也买下了你，留在朕身边当侍卫。这内情，你……知道吗？”

德楞泰满含热泪，呜咽着说：“皇上请不要说了，这些情形奴才生生世世都不会忘记的。皇上的深恩厚泽，奴才死也难以报答……”

康熙粗重地喘了一口气，又说：“不要这样说。你们蒙古汉子最讲义气。五哥呢，也是血性汉子，今天的事，你们俩都在场。依你们看，该怎么办呢？”

“那，那还不好说。太子他不对嘛。他应该向皇上请罪。”

德楞泰这话一出口，张五哥就接上了：“皇上，奴才虽然无知，可这种事儿，大户人家见的多了。皇上如果为此事生气，伤着龙体，倒不值得了。至于奴才和德楞泰大哥，就是有人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也不会透出半个字儿去。请皇上放心。”

听了这话，康熙觉得心中踏实了些。他挣扎着坐起身来说：“你们俩今天晚上不能睡了。德楞泰，你拿着朕的宝剑，火速赶往喀喇沁左旗，命令狼是带着他的三万精兵，星夜兼程，来承德驻防。张五哥你马上带几个人去把冷香亭封了。朕估计，郑春华这个贱人，可能已经自裁身亡，如果她还没死，你要把她和那里的宫女、太监一个不留地全部拿下，而且要连夜送回北京，交内务府严加看管。这两件事，都要办得十分迅速机密。如果走漏了一点风声，朕要对你们军法从事。你们明白吗？”

“扎！”二人战战兢兢地磕头辞去了。

他俩刚走，外边传来太监的喊声：“皇子胤禔、胤祉、上书房大臣马齐、张廷玉奉旨进见皇上。”

康熙振作精神，响亮地说了一声：“进来吧！”

这四个人来的时候，三更已过，整个避暑山庄早就笼罩在黑沉沉的夜幕中。今天白天打猎，不管是参与的，还是旁观的，因为皇上御驾亲临，都支着架子撑着劲儿呢，一个个累得筋疲力尽，此刻早已进入梦乡了。可是，这皇上御驾驻晔的烟波致爽斋大院里，这时却是灯火通明。太监、宫女，像穿梭般地跑来跑去；侍卫们肃然直立，戒备森严。不用问，准是出了大事了。来的四个人听见皇上传唤，连忙躬身进殿，叩头行礼。这四个人里头，数马齐最没眼力，皇上没开口呢，他倒先说话了：“皇上深夜之中宣召臣等，不知有何要事？”

张廷玉最是明白人，一听这话就有点着急：心想，马齐你这不是废话吗？没事三更半夜的把我们叫来干啥呢？还有大阿哥和三阿哥，皇上平日很少叫他们，今天急如星火地把他们哥俩也召来了，能是小事吗？

他这儿正琢磨心事呢，康熙却微微一笑开口了：“哦，大事嘛是没有的，不过认真说，也不算小事。今儿晚上，鄂伦岱喝醉了酒，冲撞了朕，闹得朕睡不着觉。想叫你们办几件事儿，来和朕聊聊天儿，消磨长夜也不错嘛。”

四个人听了又是一愣，怎么，半夜里把我们从热被窝里叫起来，就为这事儿？

康熙似乎看穿了他们的心事：“你们不要疑虑，不要胡思乱想。头一件要办的事是侍卫的调

换。这事要快办，不能拖。鄂伦岱不要派往广西，也不要让他当什么副将，明日把他打发回京师，在赵逢春手下当个参将也就行了。嗯，领侍卫内大臣，原来是你们上书房大臣兼着，现在把大阿哥和三阿哥也派作领侍卫内大臣，由大阿哥统管。你们说，这样办行吗？”

康熙说完，无力地闭上了眼睛，似乎在养神，又似乎是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听了康熙的话，这里的四个人最兴奋的，要算大阿哥了。按着封建制度，皇帝传位有三种方法，第一是立嫡——就是立正宫皇后生的儿子。无嫡则立长，皇后如果没儿子，就立老大。要是老大也不行呢，那也好办，谁贤惠立谁，这叫做“无长立贤”。这老大胤禔，因为二弟是正宫皇后生的，被父皇立为太子，所以他白当了四十来年的大阿哥，眼看着江山锦绣和自己无缘，他能不着急吗，可着急又有什么办法呢？今儿个好了，父皇深更半夜召他来，封他了个“领侍卫内大臣”，而且是由他大阿哥“统领”。大阿哥马上想到，父皇这儿准出了什么大事了。在父皇御驾身旁发生重大变故的关键时刻，父皇不用太子，不用一向深受老人家喜爱重用的老四、老八他们，却单单地把他大阿哥叫来委以重任，明摆着太子不行了，父皇可能要“废嫡立长”了。太子一倒，那继承江山的，除了我老大，还能是谁呢？想到这儿，他心里那个美呀，就别提了。他差点没笑出声来。为啥，他深知父皇的脾气，太轻狂了，说不定这到嘴的馅饼，还会跑呢。所以，听完康熙的话，他压下心头的兴奋和喜悦，答应一声：“儿臣遵旨。”

老三胤祉和大哥想的不一样，烟波致爽斋今晚出了事，这是确定无疑的，只要不是傻子，谁都能看出来。可是父皇不说，他也不想问。他这个人，城府很深，精通韬晦之术，什么事都藏而不露。太子懦弱，大哥轻浮，他都看得很清楚。老大、老二如果不行，皇位不该传给我老三了吗？可这想法，他从来不外露，只是把父皇交办的编书差事办得规规矩矩，扎扎实实，以讨得父皇的欢心，等待机会。他与太子接近，并有“太子党”的称号，其实也是做给皇上看的，以此证明自己没有野心。果然，今晚父皇这儿一出事，就把他召来了，还封了“领侍卫内大臣”，这已经是前进一步了。现在可是非常时期，一切都得小心谨慎，一步走错，全盘皆输。所以，大阿哥的话一落音，他就接上茬儿了：“皇阿玛，秋高风凉，霜重雾浓，还要保重龙体才是。如果皇阿玛心绪不宁，无法安睡，儿臣给皇上读几首唐诗如何？说不定，皇阿玛心情一疏散，还真能睡着呢。离天亮还有几个时辰……”

他这话尚未说完，康熙突然从炕上坐了起来。脸上没有一丝倦容，两眼放出明亮的光彩：“老三，你孝心可嘉，读读唐诗，也未尝不好，不过，这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睡觉，嘿嘿……不但朕不能睡，你们几个今儿晚上谁也别想睡了，替朕办几样大事吧。”

四个人被康熙这突然而出的话惊呆了。他们扑通一下，全跪在御榻跟前，静待着康熙皇上吩咐。张廷玉心中一沉，嗯，看来“垫戏”已经唱完，“正戏”就要开场了！

二十一 愚太子临渴才掘井 明四哥未雨先绸缪

二十一 愚太子临渴才掘井 明四哥未雨先绸缪

康熙皇上深夜下旨，召见上书房大臣和大阿哥、三阿哥，要商议大事，他们当然是不能睡觉了。其实，这避暑山庄里，今夜不能睡觉的人多着呢。有的人就是想睡也不敢睡。谁呀？就是那位太子呗。刚才他和郑春华调情，正在兴头上，忽听窗外康熙皇上一声断喝，接着又听见宫女死前的惨叫，太子胤初的魂，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和郑春华两人，四目相对，面如死灰，却不知如何是好。别看太子平日色胆大如天，可到了这会儿，却一点主意也没有了。郑春华倒显得比

太子冷静。她镇定了一下慌乱的情绪，起身走进里间，拿出来一个小瓶子，掀开盖儿，倒出了几粒殷红的药丸，想了想，又装了进去，望着变貌失色的太子说：“太子爷，看见了吗，这是鹤顶红。我只需吞下一粒，马上就可以解脱了。这药，还是那天……太子爷和奴婢第一次有那事之后准备的。我知道，干这样的事，早早晚晚，没有不露馅儿的。原想熬到太子登基，就脱过了灾难，可没想……唉，如今说什么也晚了。我死了，一文不值。可是我一死，太子爷可就说不清这事儿了。所以，我不能死，我要来担这个‘勾引太子’的罪名，好洗脱你。能保住青山不老，将来总有出头之日……”

郑春华说得十分动情，也十分凄婉。太子不由得一阵激动：“春华，唉！我是看到这太子越当越没盼头，才胡打海摔，寻欢作乐的。可没想，倒连累了你。得，今日咱们就死在一块儿算了。”说着，跨前一步，就要抢那个小药瓶子。郑春华手疾眼快，忙把瓶子藏到了身后：“太子，你何必如此呢。我已想好了，服毒自尽和千刀万剐，都是一个滋味。趁着皇上此刻还没下手，你赶快走，找几个贴心的人，想办法把你保下来，不要再耽搁了。”

“这，这……这事情没闹明白，你生死未卜，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

郑春华急了：“你，你真是窝囊废。你也不想想，皇上能善罢干休吗，说不定这时已经派人来抓我们了。你，你想让皇上滚汤泼老鼠，一窝端了吗？”

太子这才明白过来，抬腿就走，又回过头来，叮嘱一句：“春华，顶住点，过了这个坎儿，也许还有出头之日。”说完，快步走到院外，翻身上马，疾驰而去。跑出去二里地远，在马上回头看时，只见在灯笼火把照耀下，一队御前侍卫，已经把冷香亭给围上了。

逃是逃出来了，可找谁才能救命呢？谁又肯在皇阿玛盛怒之下出面作保呢，唉，这些年自己办事太绝，把阿哥们都得罪了。出了事，他们幸灾乐祸。踩死我还来不及呢，岂肯为我帮忙出力。朱天保、阵嘉猷职位太低，此刻他们恐怕见皇上都很难，说话就更不灵。师傅王掞如果在这儿就好了。可是这老夫子留在京城，远水解不了近渴。老四倒对我忠心耿耿，可这事我又怎好向他明说呢？再说，他一向正派，要知道我干了这等事，还肯帮我吗？可是，不找老四，又去找谁呢？

茫茫秋夜是这样的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是这样的静，静得如入鬼域。太子像游魂似的，在这关外旷野里徘徊，最后，终于来到了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合住的狮子园。

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都没睡觉。明天一早，皇上要御驾亲临，来这里看猎狼，他们不得不督促家人，做好一切准备。门上的人进来通报说太子驾到，四阿哥胤禛大吃一惊：心说，这么晚了，太子来干什么呢？出了什么事儿？他看了看胤祥说：“十三弟，太子深夜来访，决非好事。我先不见他，你替我顶一阵，就说我喝醉了酒，睡了。”

太子来访，谁敢挡驾啊。时间紧迫，这哥俩来不及再商量，老十三快步迎出里屋的时候，太子已经到了外屋门口了。十三爷连忙见礼，把太子让进屋里，在热炕上坐下：“太子，不知你这时候来，四哥他今晚吃了酒，醉得像一滩泥，不能来见太子了，我替他告个罪吧。”老十三一边说，一边偷眼打量太子。心说，嗯，四哥估计得一点儿不错。太子神色慌张，眼神飘忽，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他心里虽然这么想，嘴上却不敢点破，只随便问了一句：“太子，这么晚了，你出来走动，怎么连侍卫都不带？唉，这班太监、侍卫是该管教一下了。”

太子可没闲心与十三弟神聊，如今时间对他来说，是一刻千金哪！见十三弟一味地打哈哈，他心想，人人都说，老十三是四弟的影子，果然不错。今晚肯定是老四起了疑心，不肯见我，才让这位“拼命十三郎”来打头阵的。可这话，他也不能直说。自己落水，求人家帮忙，哪能再摆太子的架子呢。于是他勉强笑了笑说：“嘿……十三弟，哥哥我今晚走了困头，怎么也睡不着了，想……想来和四弟你们聊聊，哎聊聊。这个，这个……老十三，你说，我这个太子，平日待你如何？”

太子这一问，露马脚了。老十三是何等聪明啊，越发认定是出事了。但他一向坦诚，从不说

假话，听见太子问话只得如实回答：“太子，你待兄弟恩重如山，没说的。我老十三是个直性子，有什么事，你放开说吧。只要我能尽力的，决不推辞。”

十三爷这话刚一出口，太子突然泪流满面，“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十三弟，你救救我吧。”

胤祥一见这阵势吓慌了，虽是兄弟，君臣有别呀！他也急忙跪下：

“太子，你，你这是怎么说呢，快起来，不要折杀了兄弟……”

太子泪流满面地说：“十三弟，不瞒你说，有人要害我，父皇信了，我即刻就要大难临头。我知道十三弟你一向仗义，你，你不能袖手旁观哪！”

老十三连忙又拉又劝地说：“太子，你，你先起来，慢慢说。你这样跪着说话，让外人瞧见不好……”

太子慢吞吞地站起身来，颓然坐下：“十三弟，我刚才得到消息，父皇就要下旨废掉我这太子了……”

老十三大吃一惊：“什么，什么，废掉你太子，这传言决不会是真的。今儿白天，父皇还带着你陪蒙古王公们吃酒，圣眷隆重得很哪，怎么无缘无故，说废就废呢？”

太子一听，这不明明是问话吗？什么缘故，我干那事能向兄弟说吗？可不说，又怎么能取得兄弟信任呢：“十三弟，此中情由，一言难尽。我，我也说……说不清楚，但愿是一场虚惊。不管怎么着吧，只要兄弟你帮我脱过这场大难，哥哥我不会忘记你的大恩的。”

十三爷可不敢领这个情，忙说：“哎，太子这话差了。从公说，你是君，我是臣；从私说，你是哥哥，我是弟弟，怎么说到‘恩’呢？好了，你尽管放心，四哥酒醒了，我马上告诉他。我们哥俩，将全力以赴帮你渡过难关。不过，你也想想，再多找几个人一起上表保你才行。夜深了，又有这事，小弟我不敢留你了。”

太子也觉得，话已至此，再待下去，也确实不便，便告辞了。亏得他走的早，再迟一步，就给老四他们添大乱子了。胤祥送太子出了大门，还没来得及回身呢，就见那边灯笼火把照耀之下，走来一队人马。近了，看得清楚了，明黄的灯笼上有四个大红字：“烟波致爽”。啊，圣旨到了！

他正要回身去叫四哥，却听胤禛在身后说：“十二弟，我出来多时了。太子和你的谈话，我也听到了。他刚走，圣旨就到，且看皇阿玛是什么意思吧。哎——十三弟，你看前边骑马的不是总管太监李德全吗？连他都派出来了，可见今晚的乱子不小，皇上是让人分头传旨了。”

两人说话间，李德全带着几个护卫的太监已经来到门前：“请四爷，十二爷接旨。”

哥俩快步迎出门外：“哟，是李公公来了。请稍候，容我们开中门放炮接旨。”

“皇上有旨，一切常礼全免了。”李德全说着，径直走进院里，在上首站定，看着胤禛、胤祥在下边跪好了，才朗声宣读圣旨：

“圣旨：自即日起，胤礽不奉特诏不许见驾，有事着上书房大臣张廷玉代为转奏。晋封皇长子胤禔为直郡王，皇三子胤祉为诚郡王，皇四子胤禛为雍郡王，皇八子胤禩为廉郡王，开府办差。皇九子胤禪、皇十子胤禵、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题晋封贝勒。钦此！”

胤禛、胤祥还在发愣呢，李德全已经收了圣旨，笑嘻嘻地走了下来，搀起两位阿哥：“恭喜四爷、十三爷荣升，奴才要讨赏了。哈……”胤禛连忙向里边喊了一声：“来人，取一百两银子来。李公公，你知道，我和十三爷都是穷阿哥，这点银子，让你见笑了。请到里边，吃茶休息。”

“奴才谢赏。茶，奴才心领了，还得赶快回去交旨呢。嗯——瞧四爷的神气，是不是要问问太子的事儿。奴才实话实说，这里头的缘故，奴才确实不知，也不敢打听。请四爷见谅。”

四爷却不接这个茬儿：“嘿……李德全，你猜错了。皇上既然这么定了，自有他老人家的安排。太子在位一天是君，他不在太子位上了，是我们的二哥。我打听这事儿干嘛呢？我想问的

是，皇上原定明天一早来这里看猎狼的事，不知有没有变化？”

“哟，这事儿奴才不好说。听张廷玉大人说，皇上的兴致很好，猎狼怕是要看的。不过，皇上没给奴才这个旨意，奴才不敢妄言。”

李德全匆匆打马去了。哥俩回到厅房里，胤禛看着跳动的烛火，心事沉重地说：“唉，想不到太子竟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可惜啊，邹先生，还有文觉和尚他们都不在，连个帮我们拿主意的人都没有。”

胤祥的二百五脾气上来了：“四哥，扶不起来也得扶。大难临头，正是见骨气的时候。太子究竟犯了什么罪，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张纸，说废就废了……”

他这正激昂慷慨地说呢，老四却突然厉声制止了他：“住口！十三弟呀，你不看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你嘴里一点没遮拦，乱说一通，不是要把事情搅乱吗？”

胤祥一机灵，哦，对了，这不是京城，他不言声了。老四却一边思索，一边慢慢地说：“十三弟，今天这道圣旨一下，就有热闹好看了。大哥、三哥，还有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那一帮，谁都靠不住了。你想啊，太子一倒，一块肥肉扔了出去，他们还不发了疯一样地去抢、去争吗？最可怜的，恐怕是咱们哥俩这公认的太子党了。”

“那……那咱们该怎么办呢？四哥，你，你快说呀！”

老四没有回答老十三，却向门外叫了一声：“传戴铎进来！”

戴铎来了，他一边行礼请安，一边偷偷地向上边瞟了一眼。哟，四爷的脸色阴沉得可怕，得小心侍候。

“戴铎。”

“奴才在。”

“听说你在朝阳门外，买了一座宅子，有这事儿吗？”

戴铎心里一惊：“哦……回四爷，有这事儿，是托一个亲戚代买的。因为价钱没谈妥，没有成交，所以，还没禀报主子知道，奴才有罪。”

“哎，我不是问罪的。我现在给你写个条子，你马上动身回京城，凭条子在管家高福儿那儿取银子，需要多少钱就支多少钱，把那座宅子买下来，算是四爷我赏你的。”

戴铎更是吃惊，“这，这怎么好！不不不，奴才谢主子。”

四爷拦住话头：“别忙，我还要你办事呢。宅子是赏给你的，但是你暂时不能住。你要马上把邹先生、文觉和尚，还有府里的清客、幕僚们，悄悄地都搬到那里去，不准走露一点风声，至于府里的钱财什么的，暂时全不要动，以免招摇。热河这里的情况不明，我们要做点防备，你是我的心腹，我把这事交给你了，其他的人，一概不准知道。出了差错，我唯你是问！”

戴铎连忙躬身回答：“四爷，您放心。奴才明白。”

四阿哥胤禛快步走到桌前，提起笔来，“刷刷刷”写了一张手谕，递给戴铎。戴铎一看愣了。原来，这张手谕上，写了两件事。一件，是让高福儿支取银两，第二件却写着：“即日起，脱去戴铎的门籍。”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明清年代，皇亲国戚，官宦之家，都用有奴仆，这些奴仆分两类。一类是临时当差的，另一类是卖身为奴的。后一种叫做“家生奴才”，那是世代代都要在这个家里当奴仆的。戴铎呢，就是这后一种。他是在十岁上卖身葬父投靠四爷的“家奴”。所以，尽管现在已经被抬举做了知府，只要回京，还照样得在老主子四爷府里当差办事，永生永世脱不掉主子、奴才的这层关系，除非主子特别开恩，一道手谕下来，“脱出门籍”，这才完全摆脱了和老主子的关系。成为“自由人”。所以“脱籍”那是“大恩典”。戴铎一见四爷令他脱籍，感动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

“四爷您老不能把我往外推呀！没有四爷，哪有我戴铎的今天。为什么您，您让我脱籍呢？”说着，说着，他趴在地上哭起来了。

胤禛却从容镇静地说：“戴铎，你不要这样，老实说，不光是你，我府里的奴才，哪一个不

是我从苦海里救出来呢，不然的话，他们早被别人收买了。四爷我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呀。别看我今晚被封了王，可明天又会怎样，就难说了。我放想让你躲个干净，替我维护好邬先生他们几位。这些人都是难得的人杰呀，他们若受牵连，再想找这样的人，比登天还难。戴铎，我让你脱籍，不是便宜你，而是委你以重托。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哪！”

戴铎叩头出血：“四爷，您老放心。只要我戴铎有一口气，邬先生他们就平安无恙。”

戴铎下去了，胤禔长舒了一口气：“十三弟，安排了后事，我心里踏实了。好吧，我们就为太子拼死力争吧。”

十三爷却要抢先出来，“不，四哥，还是我那句话，拼死力争是我的事儿，你不要出头。”

“哈……老十三哪，我的好兄弟，你还在鼓里蒙着呢。朝野上下谁不知道，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谁不知道，你老十三是我四阿哥的影子？从前，你这样说，我答应了你，可仔细一想，这是掩耳盗铃，愚蠢之极。你不要这样说了，我们也不能再这样干了。此地无银三百两，骗谁呢？！”

胤禔是笑着说的，可这笑，笑得凄惨，笑得令人毛骨悚然。老十三不说话了。他默默地走上前来，抱住了四哥的肩头。窗外，西北风骤然增强，带着刺骨的寒意，穿透窗棂，吹灭了蜡烛。黑暗中，四阿哥胤禔语带双关的说了一句；“真冷啊，说不定要变天呢！”

二十二 观猎狼哥俩应对巧 私调兵山庄风云变

二十二 观猎狼哥俩应对巧 私调兵山庄风云变

四阿哥胤禔说的一点儿不错，天果然变了。黎明时分，下起了毛毛小雨，不大一会儿就转成了小雪，而且夹着细细的冰雹。小沙粒似的，打得人脸上生疼。天，出奇的冷。四阿哥胤禔估计，这么冷的天，皇上不会来了，正要过去请安，哪知，一个小太监打马奔来，说皇上定于今日早膳之后，前来观看猎狼。四爷不敢怠慢，连忙召集亲兵家将做好了准备。

已时正刻，皇上满面红光，精神健旺地带着扈从官员们来了。昨晚上一夜闹腾，除了皇室亲贵和几位上书房大臣之外，一般的外藩王公和臣僚们谁也不知道，见皇上兴致这么好，臣子们响起一片颂扬之声。胤禔带着两个儿子，趋步上前，跪迎圣驾。康熙高兴地看着两个十来岁的孩子，笑着问：“老四，这是朕的孙子吗，叫什么名字啊！”

四阿哥胤禔刚说一句；“回皇阿玛，大的叫弘时……”哪知那个老二弘历却膝行向前，朗声说道：“不敢劳父王代奏，孙儿名叫弘历。”

康熙又惊又喜，嗯，小小年纪，这么懂规矩，口齿这么伶俐，真行啊：“好好好，起来，孩子。来，让爷爷瞧瞧，唉，要在小户人家，说公公没见过儿媳妇，爷爷不认识孙子，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吗？可是，咱们皇家就是这样。朕终日忙于国家大事，竟失去了天伦之乐。”

弘历靠在康熙身边，随口答道，“皇恩雨露，泽被宇宙，这也是天伦。皇上龙驭万方，不在区区舐犊之情。”

康熙一听，更是惊奇，一夜的烦恼，被这清亮的童音驱散得干干净净，不禁开怀大笑，“哈……好孙子，这么大的小人儿，竟能说出大道理来，不容易呀。可是，弘历，朕虽把皇恩雨露，洒向四方，当了个好皇帝，却没顾上自己的骨肉，不是个好爷爷。”

胤禔在一旁听出康熙的话外之音了。老人家在高兴之中还没忘儿子们的事呢。他怕弘历年幼无知，冲犯了皇上，正要上前答活，却听弘历又说：“皇上圣德，遍及四方，孙儿岂能除外，孙

儿生在皇家，沐浴皇恩，才得成长。皇爷的公义和私情都在其中了嘛。”

这话说得更更是得体，康熙也更是高兴：“胤禛，这儿离猎狼的土城多远哪？”

“回皇阿玛，不到五里。不过，道路坎坷，车驾难行。儿臣的坐骑，是父皇赏赐的御马，走得很平稳，请皇阿玛放心。”

康熙兴致勃勃：“哎——观赏雪景，岂能走马观花，走一走，也可以疏散一下嘛。”康熙一边说一边拉着弘历的小手，径直朝前走了，一路上，祖孙两人谈谈笑笑，说得十分热乎。康熙是要考较这个聪明伶俐的孙子；弘历呢，却是童言无忌，问什么就答什么。皇上步行，谁敢骑马坐轿啊，上自皇子皇孙，下至文武百官，急急忙忙跟了上来，簇拥着皇上，来到了猎狼的土城。

这个土城并不大，依山筑成，两丈多高，里圈直径也不过半里，却圈了四五百只野狼。野狼是群居成性的，每一群自成一伙。看下边，大约有那么七八群，分散在上围子里，各占一方。母狼在正中间，护着狼崽子，公狼则在外圈，瞪着绿光闪闪的眼睛，伸着血红的舌头，警惕地注视着其他的狼群。这些野狼，自从被圈进来，就一直饿着肚子，也不知饿了几天了。大概它们之间，已经发生过几场争斗。土围子里，草丛中，到处可见斑斑血迹。

康熙扶着弘历的肩膀，登上土城，站到连夜加修的墙垛子一边，向胤禛微微一笑说：

“老四，看你的了。”

四阿哥胤禛响亮地答应一声，向下边一挥手，几个家丁抬着一口三百多斤重的野猪走上城头，割断捆绑的绳索，推了下去。野猪本来就是山林中的猛兽，身上粘着一层厚厚的松脂沙土，坚如铁甲。口中獠牙，又长又粗，亚赛宝剑。一般的虎豹见了它，还要退避三舍呢，区区野狼，它哪会放在眼里呢？再说，它也饿了好几天了，见了猎物，精神振奋，发了疯似的便向狼群冲了过去，又撕，又咬。霎时间，几只公狼，有的被野猪的獠牙挑开了肚子，有的被野猪的巨齿咬断了喉管，成了野猪解馋解饿的美餐。可是，这群狼毕竟有四五百只啊，一头野猪又怎能对付得了呢？而且，这些狼也是饿得急红了眼，百无禁忌，同样把这头野猪，看做是救命的佳肴了。于是，成群结队，反扑过来。猪与狼，狼与狼之间，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死搏斗，惨烈之状令人心惊胆战，不忍目睹。

胤禛见野猪和狼群已经斗得筋疲力竭了，高喊一声，“放箭，把活着的全都射死。注意，只准射头，留下囫圇的狼皮，主子还要赏人呢！”

一声令下，四王爷府上的家将亲兵，立时分散开来，弓拉满月，箭似流星，朝着下边射了过去。其他阿哥的亲兵和护卫们，也赶来凑热闹，一齐放箭。狼是有名的“铁头豆腐腰”。只准射头，可也真不容易。足足过了一个时辰，下边的野猪，野狼，才全都倒毙不动了。

康熙扶着弘历，抬脚就要下城去就近看一看。胤禛连忙上前拦阻：“皇阿玛留步。下边让孩子们去收拾，万一有没死透的，惊了驾……”

康熙不以为然地纵声大笑：“哈……朕一生经了多少惊心动魄的大事啊，还怕这几只死狼吗？”说着抬脚就走。众侍卫和阿哥们不敢怠慢，连忙跟了过来，护在康熙的前后左右。

老八趁着这机会，紧走几步对胤禛说：“四哥，你这猎狼的法子，确实是独出心裁。不过，据小弟看来，让它们这样自相残杀，是不是太残酷了一点？”

老四神情自若地说：“哦，八弟，你这样想吗？其实，我不过是想让父皇看个热闹，散散心，解解闷。要说打猎，父皇什么样的猎物没有见过？要说赏人，又哪差这几张狼皮呢？至于说到残酷，狼也不是什么好动物，有什么值得可怜的呢？”

俩人这悄悄的谈话，却被走在前面的康熙听见了。他心中怦然一动，嗯，老四今天是不是有意地安排这场猎狼呢？狼群既团结起来对付野猪，又反过头来自相残杀，倒让人不能不多想一层。在朕的身后，他们兄弟会不会也这样自相残杀呢？他们会不会联起手来，对付当了太子或者皇上的人呢……嗯，老四用心很深哪。

康熙一边沉思着，一边往前走。草地上死狼遍地，血迹斑斑。他们来到那头已经被狼咬死的

野猪跟前。康熙一个不留神，踩到了野猪身上。没成想，那野猪尚没气绝，嗷叫一声直立起来，瞪着血红的大眼，瞧着康熙。众人都大吃一惊，刘铁成拔出腰刀就冲了上去，却听一声清脆的呵斥：“回来，你的职分是护驾！”随着这声喊，小弘历早已拔出佩剑，朝着这头猛兽捅了过去，其实那野猪浑身是伤，血也已经流尽，刚才只不过是垂死挣扎一下罢了。弘历的剑刚挨身，它就倒地气绝了。可是，在万分危急的时刻，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竟能如此识大体、顾大局，奋力向前，保护皇上，就这份忠心，这份勇敢精神，把一旁的叔叔、伯伯，全都比下去了。康熙不由得心潮激动，伸手把弘历拉到怀里，抚摸着 he 乌油油的大辫子，语带双关地说了声：“难道这是天意吗？”

他这句话说得很轻，像是自言自语，除了弘历之外，在场所有的人都没有听见。

四阿哥雍郡王胤禩安排的这场猎狼，太惊心，太离奇，也太不可思议了。上自皇上康熙，下至皇子百官，都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猜想，但是，又都说不出来。眼看天色渐晚，康熙命众人各自回驻地，他也骑了马，带着侍卫向烟波致爽斋走去。

突然，前边不远之处，一队大约三百多人的骑兵，飞驰而过。后边，又有几队骑兵，排成整齐的方阵，也是奔腾而来。康熙心中猛然一惊，立即勒住马头：“嗯，这是哪里来的骑兵，派个人去问一下。”张五哥答应一声，纵马奔去，不一会，带着一个人回来了：“万岁，是热河都统凌普率军前来护卫皇上的。”

康熙这一惊非同小可！凌普？凌普是太子的奶哥，朕并没有下旨召他，他怎么来了，而且带了这么多的骑兵，在这里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难道说，胤禩这个逆子，丑事败露，起了弑君谋位的野心？康熙沉着脸，厉声问道：“凌普，谁让你带兵到这里来的？”

凌普早已下马跪在地下了，听见康熙问话，他从容答道：“回皇上问话。奴才奉了十三爷的令旨，带兵前来护驾。”

康熙更是惊愕：“什么，什么，朕身边领侍卫的皇子，是大阿哥。老十三怎么给你下令呢？”

皇上这么一问，凌普听出来了，哟！糟了，这事儿皇上不知道？他连忙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纸来，双手捧着呈了上去。康熙示意马齐接了过来，却听凌普在申辩着：“万岁，今天后晌，皇上的侍卫鄂伦岱，派人给奴才送来这张十三爷的手谕。说皇上身边的老侍卫调走了，让奴才多带点兵来……”

这事儿更奇了，怎么又牵涉进鄂伦岱呢？康熙沉着脸问：“嗯，你带来多少人马？”

“回主子爷，奴才的中军精锐一千四百七十名，全部带来了。嗯——皇上，奴才这样做是不是错了？”

康熙还没有说话，大阿哥胤禔却开口了：“凌普，你不要胡说八道。鄂伦岱早就调走了，他怎么会派人给你送信呢？老实讲，是不是太子给你透了什么信儿。”

“直郡王，您老可不能这样说。鄂伦岱没走，我刚才在那边还见他了呢。再说，这与太子有什么瓜葛呢？”

康熙听到这里，更是吃惊了。怎么，那个刁蛮撒野的鄂伦岱还没有走，嗯，看来这里面大有文章。他心里这么想，脸上却露出了笑容：“凌普，你不要胡猜乱想。大阿哥是领侍卫内大臣，不过随便问你一声罢了。朕原来打算召你来护卫山庄的，不过只召你一个人，可能他们传错了旨意。现在，山庄的防卫，已经交给喀喇沁左旗的狼是将军了，他的部队马上就到。这里，有京师带来的兵，也有原来山庄的驻军，加上狼是和你的中军营，太多了，也太杂了，万一闹了误会，可不是玩的。你留下来侍候，让你的兵，马上原路返回，听明白了吗？”

“扎，奴才遵旨。”

凌普刚一走，康熙却转身在马上猛击一鞭，疾驰而去。众人见他脸色不善，不敢问话，也连忙跟上。可是，刚走到半路，康熙却又停下了，指着一座独立的小宫殿问：“这是什么地方？”

李德全连忙上前：“回主子，这里叫戒得居，是预备主子打猎时，临时休息的地方。”

康熙四面一看，这个戒得居，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小宫殿，四周没有别的房屋建筑，十分空旷，但却视野开阔，便翻身下马说：“好，今晚就住在这儿了。”

这里看守殿房的小太监，怎么也想不到，康熙会在这时来到，而且要住在这里。连忙出来接驾，又是打扫暖阁，又是忙着烧炕。一直跟在康熙身边的上书房大臣马齐忍不住了：“皇上不回烟波致爽斋了吗？”

康熙没有理他的茬儿，要了盆热水来，一边烫脚，一边问，“凌普带来的人马奉诏了吗？”

马齐连忙回奏：“圣上，这事办得很顺，凌普的兵已经全开回去了。嗯——皇上恕奴才多嘴，这戒得居地方太小了，而且没有接驾的准备，屋冷炕凉，主子要住在这里，恐怕着了凉……”

康熙还是不接他的话茬儿：“叫人把外屋也收拾一下。你们几个今晚不要睡了，都在这里办差。传旨，让阿哥们还有鄂伦岱速来见朕。马齐呀，你这个人忠厚有余，而虑事不详，比起张廷玉的缜密，你差远了。这戒得居别说冷一点，就是冻死在这里，朕还能落个全尸呢，不比让人零刀砍了好吗？”

马齐听了这话，吓得一愣。他刚要回话，却听外边传来粗嗓粗气的喊声：“奴才鄂伦岱奉旨见驾。”说完，不等康熙应声，一挑门帘就进来了。

看到鄂伦岱仍是这副刁蛮作派，康熙心中的怒火不打一处来：“大胆奴才，跪下。张五哥，把他的腰刀下了。”

鄂伦岱跪下了，张五哥又下了他的腰刀。可是，他仍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康熙冷笑一声：“哼哼，真是小人难养啊。鄂伦岱，你的祖父、父亲，都曾为大清立过战功，可传到你这一代，为什么这样没出息。没王法？朕问你，昨天就有旨意让你走，你为什么还赖在这里？你有什么大事要办？”

“皇上，不是奴才不愿意走，是想不通。奴才自幼在皇上身边当侍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知这几天是谁得罪了皇上，皇上却尽拿奴才出气……”

他刚说到这里，就被大阿哥拦住了：“鄂伦岱，你还不服吗？你在皇上跟前无礼，就是死罪！你说，在乾清宫也照样撒尿，你知道乾清宫是什么地方吗？”

这鄂伦岱不是个省油灯，皇子阿哥们许多违法犯禁的事儿，他知道得不少。皇上训斥他，他不敢公然反抗，可是大阿哥训他，他却不听了：

“直郡王，您知道嘛，侍卫值班是不能擅离岗位的。乾清宫又没有茅厕，王爷您叫我上哪儿去撒尿呢？您说我们这个没规矩，那个没王法，可是，有人干的那没规矩、没王法的事儿，要是奴才说出来，恐怕要吓死人呢！”

胤禔一听这话蔫了。他不知鄂伦岱抓住了自己什么把柄，要是把他逼急了，这奴才在皇上面前兜出来，那还得了。张廷玉心细，马上就看出了大阿哥的神色变化。心想，这两天，皇上这儿够乱的了，可不能让鄂伦岱再捅出漏子来，便插言问道：“鄂伦岱，凌普带兵闯进山庄，说是你派人送信让他来的，有这事吗？”

鄂伦岱一听这话火了。他忘了规矩，“噌”的跳了起来，开口就骂：“是哪个王八蛋砸我的黑砖？张大人，你告诉我，老子我宰了他。万岁爷明察，若有此事，主子把我零刀刮了！”

在一旁听着的康熙皇上，只觉得一阵心烦意乱。这案子，越问，越让人糊涂了。尤其是刚才鄂伦岱说的那句话“没规矩，没王法的事，说出来能吓死人”，康熙更觉得有琢磨头儿。看来，这戏中有戏啊！他烦躁地一挥手：“刘铁成，把鄂伦岱带下去，看押在侍卫的帐篷里候旨。”

刘铁成押着鄂伦岱下去了。一个太监进来回奏：“主子爷，阿哥们都来了，在外边候旨请见呢。”

一听说阿哥们来了，康熙刚压下去的火又上来了：“不见，不见，一个都不见！传旨，让他

们在外面雪地里好好跪着，凉快一会儿，清醒清醒头脑再来见朕。”

二十三 防兵变行宫下严旨 废太子雪地责阿哥

二十三 防兵变行宫下严旨 废太子雪地责阿哥

朔风劲吹，雪花飞扬，戒得居大院内的雪地上，一拉溜跪着十几个皇子阿哥。人人心头都像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难以安宁；个个又都被这漫天的风雪冻得浑身冰凉，瑟瑟发抖。他们在这儿难受，那位在房子里烤着炭火、坐在暖炕上的皇上，也并不轻松。几十年来，他经历过无数的风风雨雨，惊涛骇浪，却从没感到胆怯，从没惊慌失措，更没有动摇过必胜的信念。可是这一次，老皇上康熙却害怕了，慌神儿了，举足无措了。他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孤独，从来没有过的恐惧，从来没有过的透心的寒凉。就说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吧，既让康熙心神不安，又疑窦丛生。凌普带着精锐骑兵，私闯避暑山庄，却说是奉了十三爷的调兵命令，而老十三的手谕上又明明写着是奉了太子的令旨。凌普还说信是鄂伦岱派人送的。这鄂伦岱是老八的表哥，是与太子对着干的人哪，他为什么要去替太子送信呢？再说，凌普是太子的奶哥，太子要调凌普来山庄，凌普不但不会推托，而且会闻风而动，根本就用不着这么绕着弯子去叫老十三。老十三也用不着去找鄂伦岱。就是去找了，那鄂伦岱也不见得会替太子、替老十三卖命。刚才审问鄂伦岱时，那小子暴跳如雷的神气不像是假装的。那么，会不会是有人想借凌普的手制造事端，酿成大乱，把太子和老十三置于死地呢？嗯……假如真是这样，那墙倒众人推，栽赃、陷害太子和十三阿哥的，除了老八这一伙，不会有别人！可是康熙反过来又一想，凌普毕竟是带兵进庄了。会不会是太子因为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怕朕降罪于他，为了避祸，也为了从军事上控制避暑山庄，进而发动兵变，武力夺权，谋逆篡位，才把凌普的兵调来的呢？会不会是太子调了兵又反过来栽赃给鄂伦岱呢？老十三性情梗直，虽然是公认的“太子党”的人，但他没有调兵之权，也不会作欺君欺父之事。从户部办差与太子闹了矛盾这件事，就可以看出老十三的为人了。但昨天围猎时，他出力最大，却没有得到赏赐，还挨了朕的一顿训斥，会不会心怀不满，帮助太子作乱呢？还有老四，今天为朕安排的猎狼，明显的带着劝谏的意思。他在这场风波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唉，这几个儿子太让朕琢磨不透了。乱子从自己家里闹出来，从自己最信任、最疼爱的几个儿子身上闹出来，太让朕伤心，也太让朕害怕了……

康熙是当了四十多年皇帝的人了。不仅老谋深算、虑事深远，而且精明果断。今儿晚上，他突然决定不住寝宫，而临时住到这四面开阔的小殿戒得居；他把所有的皇子都传来，而且让他们跪在雪地里；他把那个闹事的鄂伦岱也传来，拘押在侍卫的帐篷里；把凌普的兵撵回去，却把凌普单独留下来，就是为了预防万一。擒贼先擒王，只要这十四个皇子一个不落全圈禁在这里，外边就闹不起事儿来。

上书房大臣张廷玉和马齐都在皇上身边多年了。他们俩知道，皇上昨晚上一夜没睡，今儿白天又兴致勃勃地看了猎狼。可是现在，皇上还是这样神情亢奋，没有一点儿睡意。虽然在皱眉沉思，却是两眼放光，脸色红润，精神健旺，神采奕奕。这反常的兴奋状态不是个好兆头。张廷玉忍不住上前劝道：“主子这两天着实劳累了，现在大事已经安排完了，请主子宽宽心，好好睡一觉吧。”

康熙诧异地看了一下张廷玉说：“什么，睡觉？廷玉呀，你可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人不让朕睡觉，朕又怎敢懈怠。这么多的兵不宣而至，朕能安枕高卧吗？”

马齐上前一步说：“主子，以奴才看，凌普的兵已经让他们回去了，奴才愿以身家性命相保，今晚定会平安无事……”

他还没说完，就被康熙一阵冷笑打断了：“哼……马齐，你的身家性命值多少？能保住朕的安危吗？告诉你，要不是狼是的兵今夜就到，朕早就启驾回北京了！看看吧，这是什么？”说着，“叭”的扔过一张纸来。马齐捡起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奉太子谕，着热河都统凌普，即刻率亲兵护卫进驻山庄，以资防卫。

怡贝勒胤祥。”

马齐看完心里咯噔一下子，他知道这就是今天他从凌普手里接过的那张字条。可是当时他接过来之后回手就捧给皇上了，不知上边写的是什麼。现在一看，惊得他额头沁出了汗珠。他思忖了一下说：“主子，依奴才看，这个调兵手谕不合常理。十三阿哥奉旨办差多年了，他的笔迹是可以模仿的。请皇上圣鉴。”

康熙点了点头，感到宽慰：“哦，这么说，你马齐还算有点聪明。不过，即令不是老十三的，也是别的阿哥干的。反正是跑不了外面跪的这几个逆子。所以，朕才让他们在雪地里凉快凉快，不要热昏了头脑。”

“是，皇上虑事深远。不过，阿哥们金枝玉叶，恐怕受不了这份寒冷。再说，奴才们在屋陪着圣驾，暖暖和和，阿哥们却在外边挨冻，奴才们心里也不安生。不管怎么说，他们当中将来总有一位要当皇上的，到那时，岂不要怪奴才不懂道理？”

康熙听了这话，神色惨然地怪声大笑：“哈哈……哪里就冻死了？想当初；朕率兵西征时，孤军深入，断了粮草，也没有御寒的军衣。夜里，草原寒冷异常，朕不得不靠在马肚子下面取暖，谁可怜朕了？！至于将来，无论他们是谁坐了江山，高兴还来不及呢，哪还会记得今晚这档干事儿呢？”

康熙皇上说着，动了真情，不由得老泪纵横，难以自制。李德全和太监们连忙走上前来，扶着康熙在炕上躺下，轻轻地替他按摩。过了好大一会儿，康熙平静下来，呼吸也均匀了一些。他刚想闭目养养神，却听门外一阵吵嚷。李德全连忙跑出去看了，又进来回奏：

“主子爷，太子在外边要面见主子，说有要事启奏。张五哥拦住他不让进，吵起来了。”

康熙忽地一下从炕上坐起身来，厉声问道：“是胤初吗？不是传旨给你，有事让张廷玉代奏吗？为什么深夜闯宫，惊扰朕躬？”

太子胤初在外边哭着说：“皇阿玛，儿臣……”不等他说完，康熙怒喊一声：“哭什么，滚进来说。”

胤初跌跌撞撞地进来，叩头出血：“皇阿玛，儿臣不孝，儿臣有罪，请皇阿玛赐儿臣一死……”

康熙发出一阵令人胆寒的大笑：“哈哈……你居然有罪，你居然不孝？朕倒明白了。你办事很有章法，很有学问嘛。连朕都被吓得不敢回烟波致爽斋了，干得很漂亮嘛。如果不是你这个逆子办事有方，朕恐怕已经被你杀了，或者送到左家庄化人场了！哼，你胤初还不够聪明啊。告诉你，大清国的曹操还没出世呢！真是龙生九种，种种有别。朕没想到，竟生出你这样忤逆不孝的儿子来！你今晚来这里，就是哭给朕看的吗？你以为朕还会信你的话吗？”

跪在地下的胤初知道，这顿骂是非挨不可的，可是他不能不冒死前来。昨天晚上，他和郑春华被皇上堵在屋里，从那时起他就知道他这太子是完了。可是却不料今天晚上突然被叫来和兄弟们一块跪雪地。几个兄弟你一言，他一语，太子在旁边听明白了。哦，闹了半天是有人假借他太子的名义，调凌普的兵进了山庄。这还了得！他听了这个消息如五雷轰顶。谁这么损，这么缺德，这不是落井下石吗？我要不向父皇说清这件事，那谋逆篡位的罪名我洗不清啊！此刻，听父皇这么一骂，他更清楚了。连忙说：“父皇的教训，儿臣时刻铭记，但今天之事，显系有人要陷害儿臣。如今儿臣辩无可辩，说无可说，只求皇阿玛圣鉴烛照。儿臣今日一是来领罪，二是求父

皇慈悲，网开一面，不要株连别人。千罪万罪皆在儿臣一身。儿臣愿一死以报父皇。”

康熙哪还听得进去，他怒斥一声：“哼！说得轻巧，有人陷害，你这么一说朕倒不好发落你了是吗？你干的那些好事，亵渎神明、辱没祖宗，也难告天下臣民，连朕都羞于说及。即使朕不处置你，那暗室欺心、神目如电，你就能逃过天罚吗？你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江了，还想照顾庙里的小鬼。告诉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的事儿谁自己担着，别人替不了。怎么处置别人，朕自有安排，用不着你来多嘴！”

康熙越说越激动，忍不住翻身下炕，在殿里急速地走来走去。突然，他停在胤礽身边，猛地踢了一脚，怒声喊道：“不要再装模作样了。朕看着恶心，你，你，你……滚出去！”

胤礽战战兢兢地叩头退下去了。康熙转过身来，面目变得十分可怕。他厉声对房里人说：“全都跪下，听朕宣诏！”

在房子里的上书房大臣张廷玉、马齐，刚刚进来的大阿哥胤禔，还有侍候皇上的太监宫女们，扑扑通通全都跪下了。康熙咬牙切齿地说：“朕已决意废黜胤礽。即日起，无论是谁，不许再把他当太子对待。即刻发廷寄给全国，停用太子印玺，别的不许多说。胤禔，你去传旨给皇子阿哥们，不奉特旨，有擅自离开戒得居一步者，格杀勿论。此外，立即将凌普拿下，派可靠的人押往京师监禁。从现在起，不奉朕亲自颁发的特别旨意，任何人不许调动一兵一卒。违旨者，立即处死。李德全，你马上派人骑快马去探听一下狼是的兵现在到了哪里。传旨给狼是，他来了之后不必见朕，先把八大山庄的防务全都接过来，替朕守好这里，不准再有一点儿差错。”

这一连串的圣旨，康熙说得并不快，可是口气却是那样的严厉，丝毫没有留下余地。张廷玉不等康熙吩咐，早就来到几案旁边，按着康熙的口述，写好了诏书，请康熙亲自盖上随身携带的玉玺。大阿哥和李德全答应着跑出去传旨去了。其余的人跪在地上大气也不敢出，房子里静得可怕。康熙一口气办完这几件至关重要的事，仿佛用尽了所有的心力，突然说了一句：“朕……朕的头怎么这样疼……”话还没说完，向后一仰，就倒了下去。慌得众人连忙一拥上前，扶着他躺倒在御榻上。马齐对身旁的太监一挥手表：“快，传太医！”

皇上劳累过度，也气愤过度，终于支持不住昏倒了。把上书房大臣张廷玉、马齐和太监、御医忙了个晕头转向。可是此刻，奉命出去传旨的大阿哥胤禔却正在得意呢。这次来承德陪父皇狩猎，谁也没他得到的彩头多。太子一倒，父皇马上封他做领侍卫内大臣，接着又从贝勒晋升为郡王。虽然老三也封了领侍卫内大臣，虽然还有几个兄弟也晋封了王爷，可他老大是“统领”啊，按地位还排在上书房几个大臣前边呢。就拿今儿晚上这事儿说吧，众皇子兄弟跪在雪地里挨冻，想站起来活动一下都不敢。可是他老大却重任在肩，父皇跟前离不开他。他可以自由行动，一会儿到父皇跟前去侍候，烤烤火，暖和一下，也探探风声，听听消息；一会儿又奉命出来传旨下令，他可真有点儿飘飘然忘乎所以了。这会儿，他来到外边儿，对众位兄弟宣示了父皇的圣旨：“不奉特诏，有擅离戒得居一步者，格杀勿论。”康熙这旨意下得严厉，阿哥们听了个个心惊胆颤，大阿哥看到这情景，不由得一阵暗暗高兴。便假慈悲地说：

“众位兄弟不要害怕，皇阿玛一向是宽厚的。他老人家说了，就是胤礽，只要恪守臣子之道，静养思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兄弟们又没犯大错，怕什么呢？大家放心，一切由大哥我来维持，不会叫兄弟们吃亏的。”

老大正在得意洋洋地说着，却不防老十接上话茬儿了。这老十是阿哥中出了名的刺儿头，看见大哥这张狂劲儿，他早就忍不住了：“哎，我说大哥，这么说小弟要恭喜你了。如今你得了脸，守在皇阿玛身边，是不是听到什么风了，或者有什么机密？叫我说，大哥你就给兄弟们透个风，叫我们也高兴高兴。哎——大哥，是不是要让你当太子了？”

老大听着这话心里美滋滋的，可嘴里却说：“十弟，你开什么玩笑。这样的大事，能是我们兄弟随便议论的吗？”

老十还是一个劲儿地调侃：“嘿嘿……我说大哥呀，真有你的。告诉你，这当储君当太子的

事；我老十从来不想。你们个个轮着当一遍，也摊不到我头上。我巴不得大哥你能独占鳌头呢，问一问就不行了？再说，如今大哥是台面上的人，受着父皇的特别信任，可你也得为兄弟们想想啊。你在父皇那暖烘烘的大殿里，兄弟们却在雪地里喝西北风，大哥你忍心吗？要让你放我们进屋，恐怕你也不敢，可是，派人烧上两堆火让我们烤烤，也是大哥的仁政嘛！”

老大正在兴头上，老十这又讽刺又挖苦的话，他竟然没听出味儿来。连忙说：“生两堆火？这好办，大哥我能做主。不过，我还得告诉兄弟们，大家都小心点儿，别再捅漏子。皇上今晚大发雷霆，火气大得很呢，连胤禔的话都不让传了。刚才我押送胤禔去后面帐篷时，他对我说，‘父皇说我百样不是，我都能听。可是说我想弑君谋逆，我真是连想都没想过。’他让我把这话转告给父皇。我说，你刚才为啥不说呢，现在不让传话，你再说我也爱莫能助了。”

老大正在兴致勃勃地往下说，却不防四阿哥胤禔冷冷地接了一句：“大哥，话不能这么说。都是自家的兄弟，何必落井下石呢？别的话，你可以不替他转奏，可二哥这话却是关系重大，你代转一下，也不会惹父皇生气的。”胤禔刚说到这儿，老十三胤祥也忍不住了：“大哥，天上的云彩，不知哪一块儿下雨呢。二哥如今落了难，你帮他一把也不肯吗？”

这俩一带头，阿哥们七言八语地吵吵上了，纷纷责怪大阿哥不讲兄弟情分。老大这才觉出来，哦，刚才我得意之中说话过头儿，犯了众怒了。连忙赔笑说：“哎呀呀，兄弟们怎么都冲我来了。父皇有旨，不让替老二传话，我也没办法呀。好好好，既然兄弟们说了，我老大豁出去了，再替他担待一次。我，我这就回奏父皇去。来人哪，给各位爷们生上几堆火。”说完，转身走了。

老八心中有事，正要找机会见父皇呢。他连忙向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递了个眼色说：“走，咱们一块去见父皇，保太子去。”

二十四 陷兄弟老八行诡计 尽孝心胤禔侍汤药

二十四 陷兄弟老八行诡计 尽孝心胤禔侍汤药

八阿哥胤禔要带着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冒死闯宫，去为太子担保。老十三胤祥也要跟进去，却被四阿哥给拦住了。老四心中清楚，老人家恨透了太子，如今太子犯了事儿，他们不落井下石就算好的了，哪儿会有保太子这分善心呢！他们这一去，肯定有阴谋。就在胤祥刚要起身的时候，老四拉了他一把。他回头一看四哥那严厉的眼色，便又跪在雪地上了。

不一会儿，老八他们回来了。老八对兄弟们说：“父皇口传圣谕：着四阿哥胤禔，监管胤禔的饮食、行动，不可放纵，也不准虐待。钦此。”

走了传旨的大阿哥，又换了个“口传圣谕”的八阿哥，老十三心里不服气了：“我说八哥，你说清楚点儿，兄弟我怎么没听明白呀。”

“没听明白？好啊，你就给我仔细听着，皇上正有话要问你呢。你跪好了，听着。皇上问你：胤祥手谕让凌普带兵私闯山庄，现经查证，太子并没有给你这个令旨。你手谕上写的‘奉太子谕’这话是伪造的。经众位皇子共同辨认，凌普所持的调兵手谕确实是你胤祥的笔迹。有旨问你，你平日还算诚实，可为什么丧心病狂。私调军兵进驻山庄。这样做事用心何在，你要老实回奏。”

“什么、什么，我私调军兵？！”胤祥觉得头“轰”的一下炸了：哦，闹了半天，让我们在雪地里跪着竟是为的这事啊。他“噌”的跳起来大声说：“我说八哥，咱们把话说清楚。我老十

三莽撞不错，可是做事从来光明磊落。这私调军兵，谋害皇上的事，我连想都没想过。是哪个王八蛋给我栽的赃，难道要陷我于死地吗？不行，我去见父皇！”说着，抬脚就要走，却被老八给拦住了：“哎——十二弟，你发什么火儿呢，这是父皇问你话呢，你不懂规矩了？再说，那张调兵手谕刚才大伙都看了，确实是你的笔迹。白纸黑字儿，叫我怎么说，父皇又怎么看呢？你先消消气儿，这事恐怕得慢慢查，才能弄清。”

其实，假冒胤祥笔迹写了那个“调兵手谕”的，正是此刻口宣圣旨的八阿哥胤禩和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昨天晚上太子一出事，这哥儿几个就高兴得不知怎么好了。他们一宿没睡，凑在一块商量怎么应付这一重大变故。最后定了一条计策。不管太子出了什么事，要趁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把太子党彻底打垮，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最好的办法就是栽给太子党一个“弑君谋位”的罪名。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最方便，最顺理成章的做法，就是私调凌普的兵进驻避暑山庄。凌普是太子的奶哥，当着热河都统。他的兵近在咫尺，说到就到。只要凌普的兵一到；太子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这哥儿几个一琢磨，太子目前处境不明，如果已经被监禁，他那里就派不出人了。要是太子亲自传令，恐怕会弄巧成拙。老四呢，一向谨慎，把这罪名安到他头上，父皇决不会相信。想来想去，只有拿这个老十三开刀最合适。老十三是个傻大胆，急了，什么事儿都敢干。老八的府上有能人儿，于是就仿照胤祥的笔迹写了那张“调兵手谕”。调兵的信写好了，派谁去送呢？哥儿几个一商量，得利用这机会把鄂伦岱也栽进去。鄂伦岱犯了圣怒，被从侍卫中开销出来了，这小子对阿哥办的那违法犯禁的事知道得太多，任伯安不就已经用他来威胁过八阿哥吗？这回皇上在一怒之下，把鄂伦岱从侍卫中开销了下来，这小子不服气，他要是把阿哥们的丑事都露了底那可不得了。好在鄂伦岱刚刚出事，凌普那里还不知道、以鄂伦岱的名义派人去送“调兵手谕”，一有十三爷的签字，二是皇上侍卫领班派人送的，凌普就不得不信、不能不来。这样做，一箭双雕。既除了太子党，又除了鄂伦岱这个心腹大患。于是便发生了前边的那一档子事。可是，老八他们在利令智昏之中，虽然机关算尽，却犯了一个大错。就是错把太子党和鄂伦岱拉到了一块儿。谁不知道他们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派人呢？谁不知道鄂伦岱是老八的表哥呢？老八为了争权夺位，可以六亲不认，拿自己的表哥当牺牲品，康熙皇上一生精明能是好欺好哄的吗？刚才老八带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闯宫见驾，异口同声地证明那个“调兵手谕”确实是老十三的笔迹。皇上康熙不能不相信，可也不能不怀疑。相信，是因为人证、物证俱在；怀疑呢，是皇上知道老十三决不会干这样的事。但事情逼到眼下这份上，康熙又不能不严词切责。他想让老十三说出个究竟来，把这事儿弄清楚，可是此刻，老八钻了老十三莽撞的空子，他假惺惺地上前一步说：“十三弟，唉！叫八哥我怎么说你呢，你办事也大孟浪了。这私自调兵进驻山庄是弑君谋逆的大罪呀。不过，既然干了，你就痛快点儿，向皇阿玛认个罪，八哥我也好在缴旨的时候替你讲个情。你要是不认罪，那，那我可就帮不上忙了。”

哪知这话一出口，老十三可就忍无可忍了。他厉声说：“八哥，你的慈悲小弟我早就领教过了。今儿个这份情，兄弟我也心领了，可是这笔账我不认。请八哥回奏父皇，这个‘调兵手谕’不是我写的。调凌普的兵进山庄的事，我压根儿就不知道。父皇要是相信了小人的谗言，要杀要剐，听凭老人家的处置。要是人死如灯灭，这件事儿就算完了。假如人死后有知，我一定要化为厉鬼，让那栽赃陷害我的人，全家死光，鸡犬不留！”

老八被胤祥这话说得心惊肉跳，可是他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笑了笑说：“哎，十三弟，你别发火儿嘛，好好想想，是不是昨天晚上喝醉了酒，受了什么人的挑唆，才写了那个调兵手谕呢？你的那笔字儿，兄弟们一看都认出来了，叫我又怎么替你说话呢。好了，好了，你静静心，好好想想。来人那，把十三爷搀到后面帐篷里去。四哥，皇上有旨，让你和大哥一块监护二哥和老十三，请你马上去见大阿哥吧。”

胤禩听了这话又惊又喜。惊的是胤祥被凭空诬陷，遭到了禁闭；喜的是皇阿玛却把太子和十二弟交给他来监管。他也是“太子党”啊。这说明父皇虽然在盛怒之中，却没有失去理智。对太

子、对十三弟，父皇还抱着一线希望呢！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两个人还有盼头。

由于康熙皇上的精明果断，及时处置，承德避暑山庄里一场可能发生的大乱总算被压了下去。陷害也罢，误会也罢，以后会慢慢查清、查明白的。采取非常手段，及时地制止事态发展恶化，康熙的果断处置，应该说还是英明的。可是这左一道右一道的圣旨传到北京，立刻引起京城官员们的纷纷猜测。各种流言蜚语也随之而起，搅得大家终日心乱如麻。留守京师的尚书大臣佟国维，首当其冲，更是不得安宁。这也难怪，先是贵人郑春华受到贬斥，被押解回京，打入冷宫；紧接着，又下了停用太子印玺、停调全国军兵的诏书；皇上又密调狼是的精兵接管了热河、承德的防务，凌普却被星夜押解进京，下了大牢。虽然，皇上并没有下废掉太子的诏书，但这一切都明摆着，太子完了，储君要换人了。那么太子究竟犯了什么罪，储君又将是哪位阿哥，自己要不要改换门庭，另找靠山呢？找哪位阿哥最保险呢？等等，等等，这一连串问题摆在了善于见风使舵的京官大臣们的面前。一群过去依附太子党的人，更像热锅上蚂蚁一样，急得团团乱转，六神无主。如今，京城里唯一能听到内部消息的只有留守在尚书房的大臣佟国维了。你想，他能不忙吗？门槛都快被人踢断了。他比大家知道的内情是多一点，可是他哪敢随便乱说呀。在朝局动荡不安的时候，他又不愿意得罪人，为自己树敌。没法子，干脆日夜待在尚书房里不回家，任谁来，一概不见，躲过一天是一天。

十一月初三，康熙的车驾终于返回京师了。佟国维率领着京师的留守官员们齐集午门之外，跪迎圣驾。康熙坐在御辇里边，透过窗玻璃看着外边整肃的仪仗，跪迎的大臣，不禁心潮澎湃。唉，出去的时候，朕兴致勃勃，扈从人等也都精神抖擞。可是今天回宫，车驾的后边却多了两辆囚车，押着太子和十三阿哥胤祥。随驾的皇子、皇孙、文武官员们一个个低眉垂目，神情沮丧。唉，朕这是交了什么恶运呢，过两天，废黜太子的诏谕一发，又会引起什么样的轰动呢？连日的旅途劳累和沉重的心事，使这位一向刚强的皇上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副总管太监邢年眼见得午门已到，百官在恭迎圣驾，可是皇上却在銮舆内打盹儿，觉得不大好，连忙上前，小心地奏道：“主子爷，到了午门了，百官们都在跪迎圣驾呢。主子爷要是不愿见他们，奴才是不是去传个话？”

康熙机灵一下睁开了眼睛。哦，对了，此刻朕如果不露面，岂不要引起更大的猜疑。他打起精神，把披风脱下来，从乘舆中探出身来。冬天的寒风使他打了个寒战，但他仍然微笑着对百官说：“朕躬安好。这次承德狩猎，诸事都很顺利。你们在京办差都能尽心尽责，朕甚感欣慰。这么冷的天，难得你们在此迎候，都起来吧。”

佟国维向前一步，躬身奏道：“皇上一路风霜，看上去似乎瘦了一点儿，不过龙体康健，精神比出京时还要好得多呢，实在是社稷之福。”

康熙勉强一笑说：“哦，有钱难买老来瘦嘛。朕不过是略感劳累，回宫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你们不用为朕担心。”

康熙的话音儿没落，班部中突然闪出一个人来，他趋前几步跪下，颤声说道：“老臣王掞跪迎圣驾。不知太子现在何处，请容臣前去行礼。”

康熙有些不痛快了。心说，老王掞哪，你怎么这样没眼色呢。便说：“王掞，你问太子干什么呢？”

王掞随口答道：“回圣上，臣为太子师傅，理应恭迎太子回朝，请安问好。”

“嗯……朕在这里，他怎么有资格接受朝贺呢？”

老王掞据礼争辩说：“圣上，臣并没说要太子接受朝贺。只是近日来，京师谣言四起，众议纷纷，都说太子在承德出事了。奴才养病在家，不得准信，所以求见太子一面，以解群疑。”

康熙哪还听得进去这话呀。他脸一沉，冷冷地撂出一句话来：“那朕就明告诉你，太子不仁不孝，已经被拘禁。此刻，你不能见他。”

老王掞的倔劲儿上来了：“不不不，圣上请容臣犯死进言。太子在位已经三十一年，一旦废

去，恐遭天怒人怨……”

康熙勃然变色，纵声狂笑：“哈哈……天怒人怨。王掞，你果然是危言耸听，你知道太子犯了什么事儿吗？如果有天怒人怨，那也是胤礽自己招来的，与朕何干。人怨，无非是流言蜚语；天怒，也无非是风雨无常。想当年，吴三桂造反时，正巧发生了地震，太和殿都差点儿给震塌了。大清的江山不是仍然坚如磐石吗？你回去再好好读几本书就明白了。”说着，手一挥：“启驾！”

眼看着皇上怒气冲冲地进宫了，可是却没有旨意让百官散去。在这种不测的时候，谁敢私自回家呀。这些人在凛冽的朔风中跺着脚，抄着手，三人一群，五个一伙，喊喊喳喳地议论着。一直等到过了中午，才见宫门大开；一群太监簇拥着李德全走了出来。他正中面南站定，口称“有圣旨”。众官员急忙跪下，山呼万岁。就听李德全读道：

“皇二子脱初，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暴虐淫乱，结党营私，窥测朕躬起居动作，预谋不轨。由太祖、太宗创建，朕所治平之天下，岂可付于此不仁不孝之辈，着废去胤礽太子之位，钦此。”

众官员听了先是一愣，然后叩头领旨。只有王掞这位老夫子伏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皇上，老臣有罪，老臣对不起太子，也辜负了皇上的重托啊！”

李德全走上前来，拉起了王掞说：“王师傅请起，皇上有话让转告你。皇上说，王掞忠心事主，德高望重，至于误听了闲言，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言者无罪，不予追究。来人，搀扶王大人上轿，护送回府。”

李德全回养心殿交旨的时候，几位上书房大臣和封了王的四位阿哥们正长跪在御案前边，恭听康熙口授废黜太子的祭天文告呢。康熙说一句，张廷玉写一句。当康熙说道：“朕八岁丧父，十一岁丧母，内忧外患交相袭来。朕以为国为民之一片诚心，兢兢业业，勉力为之。却不料，二十几个儿子竟没有一个可继大统。假如大清国运兴旺，请上天延长朕的寿命。朕当更加勤勉，全始全终。如果大清国运已经衰落，朕请上天降罪于朕，促朕速死，以保令名……”

康熙说到这里，止不住老泪纵横，痛哭失声了。在场的人也都心乱如麻。就连一向心冷的老四胤禛，见此情景也忍不住热泪盈眶。过了好大一会儿，康熙才平静下来，将祭天文告口授完毕。他叹了一口气又说：“老王掞今天虽然触犯了朕，但却让朕看到了他的一片忠心。出了事儿，墙倒众人推，这不是大臣的风范。太子的事儿，朕一直想不通。胤礽这孩子平日温文尔雅，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坏呢？是不是中了什么邪气。如今虽然把他废了，可是朕心中不安哪！胤禔，你去传旨，把太子暂时拘禁在咸安宫中，让朱天保、陈嘉猷还照样侍候他，至于太子妃当然也是要废了的。不过，不许难为她。后天，张廷玉替朕到天坛，拜发了这个祭天文告。好了，朕此刻心力交瘁，头痛得很，不能再议事了。你们都跪安吧。”

大阿哥胤禔带着众人退下去了。胤禛却膝行几步，来到御榻旁边，轻声说：“皇阿玛龙体欠安，儿子就是回去，也难得安宁。儿子斗胆请准许我在这儿侍候着，等皇阿玛睡下之后，儿臣再叩辞回去。”

康熙瞟了一下胤禛，点点头说：“老四啊，难得你有这份孝心。这些天，你就留在朕的身边吧。”

二十五 老武丹暮车受重任 众阿哥夺位费心机

二十五 老武丹暮车受重任 众阿哥夺位费心机

半个多月之后，广东总督武丹，奉了皇上的急调，火速赶到京师。这位老侍卫知道，老太子废了，新太子没立，京师的情形十分复杂，也十分敏感。他虽然是个粗汉子，可是在大事上，却十分谨慎。这次进京他走的是水路，在南京特意悄悄地去拜访了魏东亭。魏东亭的身子更弱了，可是心却更细了。他告诉武丹，眼下的北京，好似龙潭虎穴，要武丹万事小心谨慎，对阿哥们之间的事，一概不问，更不要介入。所以，这次武丹到京之后，不管是新朋、旧友、老伙计、老部下，他一律不见，在自己的私宅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递牌子进宫，求见皇上。皇上马上就叫副总管太监邢年，出来迎接武丹。邢年与武丹见了礼，带着他来到养心殿门口，陪着笑说：“武将军，您老面子大，皇上说了，不必报名进见，您只管进去就行了。请吧。”

康熙对待老侍卫的一片深情，武丹早已知道，可是此刻，还是止不住地一阵激动。他快步上前，跨进了养心殿，跪下行礼：“老奴才武丹，奉旨前来见驾，叩请主子金安。”

康熙一见武丹进来，十分高兴，连忙说：“快起来，看座、赐茶。武丹哪，你这一来朕宽心得多了。嗯，看来，你虽比朕大着六岁，可是身子骨好得很嘛。比起你来，朕可差多了。”

武丹连忙躬身回答：“主子，话不能这么说。奴才一介武夫，吃饱睡足，就百无牵挂，哪能和主子比呢。主子日理万机，操心费神，上了年纪，自然会更劳累，调养几天，就会好的。奴才还想侍候主子再去打几只猛虎呢。”

康熙听了，越发高兴：“好好好，说得好，朕就喜欢你这份忠心。这次让你进京，就不叫你再回广东了。朕委任你做直隶总督，把北京的防卫重任，全都交给你，此外，你还要把皇宫的侍卫全都管起来，这样，朕才能放心。”

武丹知道，从京城防卫到皇宫侍卫，这两项重任，全压在自己身上，是皇上的格外信任，但自己能顾得过来吗？他这里刚一沉吟，康熙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武丹哪，你不要推辞，也不必担心。在承德的时候，乱起仓促，朕临时委派了大阿哥来统管紫禁城的警卫。可是他已经封了郡王，再干这件差事，就不大合适了。还有三阿哥，也封了王。他们又当王爷，又做侍卫，这算怎么回事儿呢？所以，朕把他们俩领侍卫内大臣的差事免了。朕本来想让魏东亭来的，可这几年虎臣多灾多病，怕他撑不下来，才让你来了。你可不要推脱呀。”

武丹一听，心想，哦，皇上对大阿哥、三阿哥似乎也不大放心，连忙回奏说：“主子委托奴才以重任，奴才敢不尽力。不过奴才也老了。当侍卫要站班，当直隶总督呢，又要照管上万的军兵，两头兼顾，万一有个闪失，奴才获罪事小，怎么能对得起主子几十年的宏恩呢？”

康熙宽怀大笑：“哈……武丹哪，朕怎能让你也站班侍候呢？朕用的是你的虎威。京师防务也好，侍卫皇宫也好，都不要你实打实的干，只让你挂个空名，镇一镇京师、皇宫里的邪气。你是出了名的杀人魔王嘛。光在这养心殿门口，你杀了多少人呢？京城里的文武官员，皇宫里的太监宫人，提到你武丹的大名，谁不害怕。朕不糊涂，你来的路上，一定去见了魏东亭。虎臣呢，也一定向你作了交代，让你少管阿哥们的事儿，是不是？你放心，刚才朕已经训戒过阿哥们了，不准他们到你那里搅和。这下、你踏实了吧。”

皇上把活说到如此恳切的地步，武丹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推托呢？他站起身，躬身答道：“主子如此信任奴才，奴才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圣恩。奴才先前，不过是杀人劫货的马贼，没有主子赏识，哪有奴才的今天。主子既然吩咐了，奴才定要全力去办，只要奴才在京一天，就不让主子为北京的安全再操半点心。”

康熙放心了：“好好好，这就对了。你一路辛苦，朕不再留你了。你先去见见大阿哥，让他把皇宫禁卫的事，办个移交，你就接着办差吧。”

武丹拜辞了皇上出来，刚走到养心殿外的垂花门前，就看见四阿哥胤禛和总管太监李德全走了过来。李德全手里还捧着一个热气腾腾的药罐子。武丹抢前一步，就要给四爷请安，却被胤禛拦住了：“哎呀呀，武老将军，我可不敢受你的礼，怎么，见过皇上了？”

“回四爷，见过了。哦，四爷，这是皇上要用的药吗？奴才斗胆，代尝一口行吗？”

代尝御用的食品药物，是宫中的规矩，为的是防小人暗害皇上。这尝饭、尝药的人，还一定是皇上十分信任的人，而且，谁能有这“代尝”的资格，也是莫大的荣幸。四阿哥知道武丹的忠心，也知道武丹在皇上跟前的分量，听武丹这么一说，便微笑着点了点头。李德全连忙捧过药罐来，武丹就着银匙，尝了一口。胤禔又笑着问他：“武老将军，你此刻到哪里去。”

“回四爷，奉皇上旨意，去见大阿哥。他的领侍卫内大臣的职务，交给奴才了。”

“哦，大哥刚刚回去了。今天，皇上发落十三弟，是大哥监刑，打了四十大板，打得可真狠啊……”

武丹听了大吃一惊：“哎呀，十三爷金枝玉叶，这可怎么受得了呢？奴才那里有上好的棒疮药，回头我送来些。”

“唉，武老将军，不瞒你说，十三弟现在拘押在养蜂夹道，恐怕送不进去。这样吧，你派人送到我府上，我再想办法送进去吧。哎，武老将军，听说三阿哥府上的那个孟光祖，现在正在南京，你见到他了吗？”

武丹直愣愣地看了胤禔一眼。三阿哥府上的清客孟光祖，何止去了南京，云贵川陕和两广，他都跑遍了，到处替三阿哥送礼拉关系。这事他武丹早就知道了，可是，他牢记着魏东亭的嘱咐，阿哥们的事，决不插手过问，便回答说：“四爷，奴才路过南京，并没有下船，只待了两个时辰。孟光祖我没见到，就是见了也不认识。”

胤禔是个明白人，一听这话就透亮了：“哦，武老将军，你别误会。我不过随便问一声，并没有结交你的意思。好，你请便吧，我还得给父皇送药去呢。”说完，带着李德全进去了。

武丹如释重负，也连忙出宫。他原打算立刻去见大阿哥的，可是一看天色，快到午时了。这时候去，大阿哥一定要留他吃午饭。不吃，驳了大阿哥的面子；吃呢，又容易遭人议论，干脆回家，后晌再去吧。他正要上轿，却见三阿哥胤祉匆匆忙忙地从宫里出来。武丹心想，妈呀，怎么这么巧，今天都让我碰上了，连忙紧走几步，钻进了轿子。

其实武丹完全不必这么紧张。他不想见三阿哥，三阿哥也不想见他呢，这位三阿哥胤祉，平常日子里，老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除了带着一帮翰林秀才老学究们编书之外，似乎是什么事都不管，什么事都不问，在太子胤礽面前，他规规矩矩，非礼之事一点不沾。对“阿哥党”的胡作非为他更是从不参与，也从不过问，因此，落了个“太子党”的名声。其实他这样做，完全是假象。现在，太子倒台了，大阿哥轻狂浮躁，别看眼下走红，可要不了多久，肯定也得倒台。大阿哥干的那些没王法的事，他老三抓的有把柄，关键时刻，撂到父皇面前，大阿哥不倒也得倒。老大、老二倒了，这江山不就是我老三的吗？所以，承德的事一出来，这位三阿哥就把府上的心腹幕僚孟光祖派了出去，云游各省，向全国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们馈赠礼品，打通关节，为三阿哥接替太子做舆论准备。不过他这也是利令智昏了。他没想到，老皇上康熙在全国各地都有密折专奏的大臣，孟光祖招摇过市，大肆活动，能没人报告吗？他也没想到，私凭文书官凭印，朝廷官员出京办事，还得带着部里的公文，经过验看，地方官员才能接待呢。那孟光祖一个白衣书生，私闯封疆要员的官邸，能那么顺利吗？他更没想到，皇子阿哥要给官员馈赠礼品，按皇室家法，是要请旨批准才能赠送的。孟光祖打着三阿哥的旗号，到处游说，到处请客送礼，能不惹人怀疑吗？更何况，朝中有党，下面就有派。孟光祖在下边放开手脚地拉拢人，不定犯了哪位的忌讳，不告状才怪呢！这不，今儿个皇上就收到了江南巡抚马军的一封六百里加急密奏，把孟光祖在江南的活动，都拜访过谁，向谁送过什么礼，说了什么话，干了什么事，奏报得一清二楚，点滴不露。康熙一看就火了，把三阿哥叫进宫去，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老三一想，这江南巡抚马军，是大阿哥的人，如果不是仗着大阿哥的势力，他敢拿我三王爷开刀吗？所以辞别了父皇，他就急急忙忙出宫要去找大阿哥。您想，在这种时候，他能有心去和武丹扯闲篇吗？

却说三阿哥诚郡王胤祉怒气冲冲地赶往大阿哥的府邸。来到门口，不等通报，就闯了进去，

却不料，大阿哥正在和全家人一齐吃饭。几个福晋、小妾，见三王爷闯了进来，连忙起身就要回避，大阿哥却宽宏大量地拦住了：

“哦，是三弟来了，都是自家人嘛，不用回避了。”三弟，坐下来，一块吃饭吧。”

老三心中有气，冲口就说：“吃饭？哼，小弟我不吃就饱了！各位嫂嫂慢慢吃，大哥，请借一步说话。”

大阿哥一听这话不痛快了，怎么，连规矩都不懂了吗？你老三吃了枪药了，这么冲干吗呀？他脸一沉，挥手让家人、仆役全部退了下去，然后阴沉地一笑说：“有什么事，说吧。”

见老大拉下脸，老三也不客气了：“什么事，大哥你别装糊涂。你门下的马军，把小弟我告了，皇阿玛追问这事儿呢。我说大哥，你如今在上风头上站着，也总得给小弟留点面子，留个活路吧。”

大阿哥一听这活，心里笑了。哼，给你留活路？无毒不丈夫！你有了活路，还有我过的吗？心里这么想，脸上却挂起了笑容：“咳，三弟，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是不是孟光祖的事？告诉你，我压根儿就不信！三弟你一向是位正人君子嘛，怎么会办这种事儿呢？肯定是下面认错人了，或者有人打着你的旗号，在下边胡作非为。你好好想想，怎么向父皇回话，大哥我也会替你讲情的。”

老三心里清楚，大哥这是耍滑头呢：“得了吧大哥，你别来这一套了，蒙谁呢？马军要不是仗着你撑腰，他敢拿我作践吗？再说，你的门人柳凤鸣、薛占魁也都在下边活动呢，当我不知道是怎么的？”

这一下，可捅到老大的疼处了。他恼羞成怒，拍案而起：“老三，你说话要有点规矩。你的人在外捣鬼，是你自己的事儿，拉扯我干什么？告诉你，我这里没有什么柳凤鸣、薛占魁，我不认这个账！”

老三也恼了：“好好好，大哥说得好。可是，大哥，你也别太得意了，你以为废了太子你就成了主子了。告诉你，没门儿！我老三也不是好惹的。”

话不投机，老大端起了架子：“哼，你好好惹不好惹，我管不着，你少在我这里耍疯放刁。两个山字摞到一起，你给我出去！”

老三胤祉万万想不到，大阿哥竟是如此绝情。他恶狠狠地瞪了老大一眼，转身就走，来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大哥，你可别后悔呀！”

老大听见这句话，连眼都没抬，后悔，笑话！我大阿哥做事，从来都不后悔。老三啊，你等着父皇整治你吧。大阿哥正在暗自得意，老十四胤禔一挑门帘进来了：“大哥，你好清闲哪！”

“哟，十四弟来了，快请坐、有什么事儿吗？”

“事不大。今儿个，皇上处分了二哥和十三哥。二哥押在宫里，除了没自由以外，什么都不缺。倒是十三哥，挨了那么重的打，又押在养蜂夹道，那不是个人待的地方啊。所以，我和八哥、九哥商量着，想给他送几个干粗活的丫头，再送去点被褥、替换衣服什么的。可是，这事犯着禁例，我们哥几个面子小，担待不起，所以我来求大哥了。好歹，咱们都是兄弟，大哥你又一向慈悲为怀，就替兄弟们做个主吧。”

大阿哥心里雪亮。哼，你们几个合手把老十三栽了进去，现在又想装好人，还要拉我当垫背的，我才不上当呢！可是，老十四那几句拍马屁的话，又让他发不出火来，思忖了一下，他笑着说：

“十四弟，难得你们几个好心。按说，这兄弟情谊上的事，就是父皇知道了，也不会怪罪的。不过，与其咱偷偷摸摸地干，还不如干脆奏明，名正言顺，岂不更好，你敢和大哥我一块去见皇上吗？”

老十四把胸脯一拍：“嘿，瞧大哥说的，这有什么不敢呢？有大哥在场，我不胆气更壮

吗？”

“哎，谁不知道，你老十四胆大，用得着我替你壮胆吗？好，这事咱说办就办，马上递牌子见皇上去。”

“得得得，大哥，别拿兄弟开心了，你马上就要当太子了，有度量，有气魄，再办了这件事，得再加上一条，有仁德。兄弟我佩服！”

老大被胤禔题这番话，捧得心中直痒痒。哥俩说说笑笑，来到皇宫，递了牌子，奉旨到养心殿进见。他们来时，见三阿哥胤祉已经候在门外了。老大知道，他是来说清孟光祖那件事的。哥俩互相瞪了一眼，却没有说话，老九胤禔唐，也恭候在门外，却不知是为了什么事。

养心殿里，康熙正和上书房大臣议事，哥几个不敢闯进去，只好在门外静等宣召。这些天，康熙皇上真知道什么叫老，什么叫累了。几年来，太子协理朝政，一般的奏章，太子先看，提出处置方略。康熙再看一下，也就算完了。现在，太子废掉了，没了帮手，上书房大臣又没那么大的权力。所以，事无巨细，都得这位老皇上亲自处置。他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却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康熙才体会到，没有太子是不行的。今天，从早上起来，直到现在，事情办完一件又一件，累得他头昏脑涨，筋疲力尽，只好让几位上书房大臣暂且退下。

皇上在殿里忙活，阿哥们虽然站在门外，都没闲着。干吗呀？各动各的心思呗。就说这老大吧，他本来是和老十四一块请见皇上，要为胤祥送丫鬟、送东西的，可这不是他的真心，他心中想着一件大事呢。这事，关乎社稷，更关乎他大阿哥的前程。而且，这事必须他大阿哥单独和父皇谈，绝不能让这几个兄弟知道。所以他拿定了主意，今天，我得想办法，先进去，不能和他们一块去见父皇。他这儿正琢磨呢，张廷玉、马齐，佟国维几个人低头退步，走出了养心殿。老大见机会来了，对几个兄弟说：“你们且在外边候着，我进去问问皇阿玛见不见你们，再来传话。”他这话说得既合规矩，又很随和，谁能想到，老大是别有用心呢？

二十六 何柱儿证实魇魔案 康熙帝怒拘大阿哥

二十六 何柱儿证实魇魔案 康熙帝怒拘大阿哥

太子胤礽被废，朝局动荡不安，康熙皇上抱病临朝十分辛劳。几个阿哥们跃跃欲试，窥测东宫之位，更闹得这位老皇上心烦意乱，举棋不定。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大阿哥首先跳了出来。他摆脱开几个兄弟，独自一人闯进了养心殿。

康熙靠在御榻上正在闭目养神，见老大进来，只随口问一句：“武丹去见你了吗？”

“哦，回皇阿玛，儿臣还没见到武老将军。他一到，儿臣即刻与他办理交接手续。儿臣今日进宫请见，是有句话，儿臣思谋好多天了，不知当讲不当？”

康熙听他说得玄乎，不觉精神一振：“哦，什么话呀，只管说嘛。”

“是。父皇这次乾纲独断，决然废去胤礽，天下臣民无不称赞。不过胤礽毕竟是当了三十多年的太子了，平日也善于邀买人心。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还有的官员要请求为他复位……”

康熙心中怦然一动，但却不露半点声色，平静地说：“说下去！”

“是。太子废了，却还住在宫里。老十三是胤礽的死党，也只责打了四十板子。知道内情的，说这是皇上的仁慈；不知道的呢，却蠢蠢欲动。阿哥们中间，也有人在煽动着给老十三送东西。似乎都以为太子还会复位，所以谣言四起，人心越发不安宁了。”

好家伙，老大这话说得虽然轻松，可用心却够歹毒了。他几乎给所有的阿哥都垫了黑砖，怪

不得他不让老十四他们一块进来呢。康熙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了，可是这位老皇上胸有成竹却还是不动声色，只淡淡地问：“那，依你说该怎么办呢？”

老大见父皇一直在听、在问，觉得有门儿，便壮着胆子说：“回皇阿玛，孟子说，社稷为重，儿臣冒死进言，胤初在一天，他的党羽就会猖獗一天。为了国家社稷和父皇晚年的安定，请父皇忍痛割爱，是不是……是不是可以赐胤初自尽，以绝后患！”

康熙越听越生气，心说老大呀，你好歹毒啊！竟然要拿自己兄弟开刀了。他想发作，可是又忍住了，只追问了一句：“你这办法倒是干脆。可是千年之后，朕将要落个什么名声呢？”

老大正在兴头上，没听出康熙话里有话，还以为皇上已经被他说动了呢，大着胆子说：“父皇，为国家安宁，儿臣愿替父皇担此残杀骨肉的恶名，为君父分忧。”

康熙终于忍无可忍了。他拍案而起就要斥责胤禔，却不料一阵头晕又跌坐在御榻上。老大赶快上前要去搀扶，康熙一把推开了他，怒声喝道，“滚一边去！外边还有谁在，都进来回话！”

候在外边儿的老三、老九、老十四见大哥进去之后再不出来了，心中本就有点儿怀疑，此刻，听见召唤，急忙进来，见皇上脸色不对更是惊慌。老三今儿个是专门来找大哥的事儿的，马上就抓住话头儿了：“我说大哥，刚才皇上接见大臣的时候还好好的呢，你进来说了什么，把父皇气成这样了？……”

不料，这马屁没拍到正地方，康熙这儿还生着老三的气呢。他怒不可遏地指着老大、老三厉声喝道：“你，你，你们两个逆子，跪下！”

自从太子废掉后，康熙身体精神都不好，在众人的劝说下，他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发火儿，可是今天，他确实是无法控制自己了，几位阿哥见皇上如此盛怒，全吓坏了。不但老大、老三遵旨跪下，没挨训的老九、老十四也不敢站着了。四位皇子一跪，那殿里殿外的宫女、太监、侍卫谁还站得住啊，扑扑通通跪了一地。康熙指着老大、老三怒声斥骂道：

“你们这两个混账东西，成心要把朕气死吗？古时候，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那是秦始皇死了以后的事。如今，朕还活着，天下太平，不过是废了个太子，你们就急红了眼了。老三胤祉，书读得不少，可学问全装到狗肚子里了，竟然私派门人出京，结交外官。老大更是无耻之极，居然想加害胤初。君臣大义，父子之情，兄弟情分，三纲五常什么都不要了。你今天要害死太子，说不定明天还要加害于朕呢！原来，你已经打定主意要当万岁了。你，你，你你你是白日做梦！朕自登基以来，历尽沧桑，社稷勋业将要载入史册，什么事也瞒不过朕的眼睛。老大、老三，你们想过没有，朕为什么要调武丹进京，免掉你们领侍卫内大臣的职务？朕又为什么让老四监护胤初和胤祥？现在朕明白地告诉你们，朕不信任你们这两个逆子！不敢把国家安危、朕的生死寄托在你们身上。朕早看出来了，你们从来是愚顽浮躁，轻狂自大，你们的心早有了非分之想。哼！也不照照镜子看看，凭你们这一身贱骨头，朕能把江山交给你们吗？”

康熙越说越生气，最后竟然手足发抖，两眼发直，话也越来越不连贯了。这些天一直侍候在皇上身边的太医连忙进来，却被康熙怒骂一声：“滚出去！朕什么病都没有，要不是这几个逆子来气朕，朕的寿限长着呢！”

康熙这一番雷霆万钧的发作，可把大阿哥吓坏了。他抓住这个机会，磕头出血，哭着奏道：“皇阿玛请息雷霆之怒。适才儿臣所言实在是为国家社稷着想，并非与胤初有什么私仇。儿臣说错了，请皇阿玛宽恕。”

宽恕？康熙皇上就是真想宽恕他也宽恕不了呀！怎么？现放着一位三阿哥在这儿呢！老大让马军告了他老三的御状，刚才又把他从府里撵出来，事情办得那么绝情，那么不仗义，三阿哥能饶了这位大哥吗？没等康熙开口，这位三王爷就说话了：

“皇阿玛在上，儿臣这话本不该说，说出来大哥也不会饶我。可是今日，儿臣却不能不说，大哥做事确实太绝了。你把二哥的太子咒掉了，又想害死他，这用心也太狠毒了吧？”

在一旁的老九胤禔、老十四胤禔，本来也对大阿哥不满，想乘机给他上点烂药。如今，

听老三这么一说，他俩倒不急着说了。可是康熙皇上却听出了老三话里有话，尤其是那句“把太子咒掉了”的话正触动了皇上的心事。封建社会人都迷信，康熙也不例外。他对太子干的那些坏事怎么也想不通。一直觉得太子胤礽是中了什么邪气，被什么妖魔鬼怪迷住了。老三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挣扎着坐了起来说：“老三，你不要吞吞吐吐的，把话说清楚。”

老三正巴不得皇上问话呢，连忙说：“是。儿臣一向谨遵皇命，闭门著书，外边的事从不过问。可手下的人却打着儿臣的旗号，在下边招摇撞骗。儿臣有失察之罪，求父皇惩处。”这老三真够精明，他凑这个机会，先把自己的罪洗清了，偷眼一看皇上，嗯，还好，没有生气，便接着往下说：“儿臣掌管书库，那里面有不少珍版的古书。大哥早有谋夺东宫的野心了，他常去儿臣那里查阅古代星相、妖法等书。开始时，儿臣还以为大哥不过是好奇，后来听说大哥又查了二哥的生辰八字，还写了个什么东西放到太子的毓庆宫里……”

老大听到这儿，再也不敢让老三往下说了。他高喊一声：“老三，你，你血口喷人……”

康熙“啪”的一拍几案，断喝一声：“放肆！老三，你接着说，说清楚。”

这一下老三倒犯了踌躇了。老大使用妖法确有其事，可帮他办这事儿的，却是白云观的老道士张德明。扯出这条线来，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谁也别想安宁。嗯……这可得掂掂分量，树敌太多对自己也不是好事啊！想到这儿，他沉吟了一声说：“回皇阿玛，这件事儿臣其实也就知道这些，要不是父皇近来常说胤礽有鬼魂附体，儿臣也想不到这上头。不过，这件事毓庆宫太监何柱儿是知道的，请皇阿玛传他来问问。”

何柱儿是毓庆宫的管事太监，一听说让他去和大阿哥对质这件事，早吓得魂不附体了。他连滚带爬地进了养心殿，趴在地上不住地磕头：

“主子爷，这事儿奴才也知道得不多。三爷说的是实情。那一段，大阿哥常去毓庆宫走动，奴才起了疑，便多加了点儿小心，后来……后来，果然在太子的褥子下面找出了一张《乾坤十八地狱图》。上面写着太子……哦，不，是二王爷的生辰八字。当时，差点儿没把奴才吓死……”

康熙早已气得脸色煞白了。听到这里他怒喝一声：“大胆狗奴才，简直要反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来向朕奏报！”

何柱儿吓得浑身颤抖，不知如何回答。可是，他毕竟是个太监油子，摸透了皇上的心思。他灵机一动，便煞有介事地编起了谎言：“回主子爷，奴才该死，奴才不该瞒着皇上，可是主子爷圣鉴，奴才是害怕大王爷啊。当时奴才要是告了，万岁就会处置大爷，奴才的小命就难保了；不告呢，奴才有欺君之罪，还是活不成。奴才想来想去没法子，只好去见大爷，劝他别再往毓庆宫跑了，内外有别嘛。奴才这么一说，大爷心中自然明白，以后他见了奴才也不那么横眉冷眼的了。可打那以后，大爷不论赏奴才什么，奴才是水不敢喝，饭不敢吃，生怕大爷杀了奴才灭口……”

何柱儿这一通胡说八道，可把老大给砸实了。老大一边听一边生气。好哇，你个狗奴才，你这不是落井下石，要置我于死地吗？不错，那张《乾坤十八地狱图》是我放的。可为这事儿我赏了你二百两黄金你怎么不说呢？再说，我要不是买通了你这东宫太监头子，能办成这件事吗？现在，老子挨了皇上的训，你这奴才竟敢反咬一口，把罪责都推到我的头上，你，你比我还狠毒啊！大阿哥一边想着，一边就想为自己申辩，可是抬眼一瞧皇上的脸色，他又不敢说了。刚才老三揭发他时，他刚说了一句就挨了呵斥，现在又多了个证人，而且证得这么严实，我要再说话，不是找钉子碰吗？他狠狠瞪了一眼何柱儿没有言声。其实，这会儿不但老大心惊胆战，有口难言，殿里的皇子阿哥甚至皇上，都被何柱儿的话惊呆了。康熙更是觉得千头万绪，一齐涌上心头。天哪，在朕的眼皮底下，竟然发生这样的事儿。我说呢，胤礽这孩子平日不错嘛。朕观察了他三十多年，虽然柔弱一些，可不至于办出欺君欺父的事儿啊！哦，果然是被妖魔附体了，而且向他施用妖法的，竟是他的亲哥哥。老大为图谋东宫，篡权夺位，手段之卑鄙，用心之狠毒，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老大呀老大，你平日轻狂浮躁，尚可教诲。刚才你向朕进言要加害太

子也不过只是说说，还没有付诸行动，这也可以宽恕。可是，出了这件事，朕却不能饶你了。想到这儿，他阴沉着脸问：“何柱儿，那张图还在吗？”

何柱儿来了精神儿：“万岁爷，这图关系着奴才身家性命，奴才岂肯丢了。”他一边说，一边解开袍子，从衬里上撕开一个口子，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黄裱纸来，双手呈上。老三上前接过来，又捧给康熙。康熙打开一看，这个《乾坤十八地狱图》约有手帕大小，用水墨画成，分上中下三层。上层画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中间站着一个面目不清的人，下边是十八层地狱。一群面目狰狞的鬼怪歪七扭八地挤在一起，伸着手要拉上面站着的那个人。厉鬼们的凶狠、残暴，令人看了毛骨悚然。那个人的肚子上有一片空白，写着一些小字。康熙看不太清，取过花镜来一看，正是太子胤礽的生辰八字，字体又是大阿哥胤禔那一手漂亮的瘦金小楷。

人证、物证俱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康熙突然站起身来，发了疯似的仰天大笑：“哈哈……好好好，妙妙妙！君臣、父子、兄弟，好啊，哈哈……”这一阵撕裂人心的怪笑，把全殿内的人全都吓呆了！

突然，康熙把那张《乾坤十八地狱图》往地上一扔，拔脚就走，向着乾清门外的上书房踉踉跄跄地狂奔而去。张五哥、刘铁成等一班侍卫不敢拦阻，急忙替皇上拿了件披风，随后追了上去。

乾清门已经掌灯了。三位上书大臣，还有武丹，正在商议直隶军需粮饷的事，还没有回家。皇上突然摇摇晃晃地闯进来，把他们全都吓了一跳。佟国维见皇上神色不对，又不敢劝说，便对张五哥呵斥道：“五哥，你这侍卫是怎么当的？主子有事，你不会来传我们过去吗？这大冷的天，主子穿的又这么单薄，着了凉可怎么好！…

康熙一挥手打断了佟国维：“你不要说了，是朕自己要来的，与侍卫无关。你们都没走，正好办几件急办的差事。张廷玉，你来拟旨。”

众人见康熙脸色不善，口气严峻，知道是又出事了，连忙跪下，伏地听旨。康熙思忖了一下说：“第一件，这紫禁城朕待不下去了。传旨，明晨移驾畅春园，朕要在那里过冬。武丹，把你的部下调三营兵来，由你亲自带领，到畅春园护驾。那里现在的驻军和太监、宫女等，今天夜里要一个不留的全部撤换，一个不留！你听明白了吗？”

武丹答应一声：“扎，奴才明白。”

“第二，即刻囚禁大阿哥胤禔。马齐，你带着善扑营的兵丁，立刻抄检大阿哥的府邪，有违禁物品，一概进呈御览，不许藏匿，也不要惊动眷属。”

马齐连忙应声：“臣领旨。”

“第三，明日早朝，张廷玉代朕召集文武百官，宣朕旨意。由百官推荐皇太子。众人选谁，谁就是太子。哼，这些逆子，全是自作多情。太子一废，都觉得自己要继承大统了。如今看来，全是猪狗不如的小人！”随着这声怒骂，康熙一巴掌拍在几案上，震得案上的茶具、灯烛，叮当乱响，有几件跌落在地下，摔了个粉碎。

二十七 莽胤祥含冤养蜂道 四王爷深情慰兄弟

二十七 莽胤祥含冤养蜂道 四王爷深情慰兄弟

却说十三阿哥胤祥，因为那张调兵手谕的事，被皇上下旨责打了四十大板。这下胤祥可遭罪了。

内务府慎刑司里的太监打板子是最有讲究的。在这儿当差的，大部分是前明东西厂、锦衣卫和十三衙门的后代子孙，个个都有一套绝活。就说这打板子吧，是用绵纸包了稻草练出来的功夫。几十板子下去，稻草要打得碎成粉末，可是外边包着的绵纸，却不能有一点破口，凭的全是一股内力、暗劲。假如，被责打的人，有头有脸有面子，他们能把你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可是回到家里上一点专治棒伤的金疮药，一夜功夫就能恢复。如果你是冤家对头，那可不得了。几十板子打下去，外边皮儿不红，肉不肿，可全是内伤。抬回去不马上找大夫，也只消一夜，会让你五毒攻心，性命难保。康熙皇上因为对十三阿哥胤祥调兵的事，心存疑虑，在废了太子之后，不想对老十三重处，可是也不能不杀一杀他的傲气，所以命人送到内务府去，责打四十板子，然后送到养蜂夹道去羁押。可是，他老人家没想到内务府行刑的这帮人，是九阿哥旗下的家奴，又有老大亲自监刑，这板子能打得轻了吗？当然，他们不敢下毒手。因为，不管怎么说，胤祥是皇子阿哥，万一下手重了，打死了，皇上那儿怎么交代呢，所以还算手下留情。可是四十板子下去，硬是把一个筋骨强壮，练过武功的十三阿哥，打得七魄不全三魂飘渺，昏死了过去。不知道内情的人，以为胤祥金枝玉叶，娇生惯养，禁不住折腾。可是这些行刑太监们却放出风来，说十三爷是装出了一副可怜相，做给别人看的！

打完之后，胤祥被送到皇宫后面的养蜂夹道拘押看管，不准任何人探视、接近。这养蜂夹道，顾名思义，是御花园里养蜂人住的工棚，是就着冷宫的墙壁夹道，搭盖起来的，简陋不堪，有门没窗户，上头开着两扇天窗。夏天热得要晕，冬天冷得要死，而且十分阴暗潮湿。这养蜂夹道，皇上也从没来过，所以，老十三如今过的什么日子，他老人家不知道，就是知道了，如今正在气头上，也顾不上对胤祥另外处置，只是答应阿哥们的请求，让他们给老十三送去了八个丫头侍候。老三送了三个，老十四也是三个，老八呢，送去一个妖艳非常，聪明伶俐，能说会道，善察人意的姑娘，名叫乔小倩，小名乔姐。老九更绝，他送去侍候胤祥的不是别人，正是胤祥爱过、也恨过的阿兰。

十三爷胤祥还没有成家，身边只有一个收了房的大丫头紫姑，十三爷被责打被拘押，她当然要跟过来了。此刻，她正在为十三爷擦洗伤口，小心地敷上云南白药。十三爷还在发着高烧，已经昏昏沉沉地睡了三天三夜。紫姑寸步不离地守在这儿，煎熬得两眼红肿，眼眶发黑。可是，她不知道这新来的八个丫头的底细，怕她们暗害胤祥，所以一会儿也不敢离开。还好，当一抹夕阳从天窗照下来的时候，胤祥终于醒过来了。紫姑连忙端过一杯水来，扶着胤祥，吞服了几粒云南白药的保命籽，这才说：“谢天谢地，爷总算醒过来了。”

胤祥吃力地睁开眼睛：“哦……这，这里是养蜂夹道吧……怎么就你一人在这儿吗？”

紫姑一边抹泪，一边说：“十三爷，您醒过来就好了，现在什么也别想，什么也别问。三爷、八爷、九爷、十四爷还送了八个丫头来呢。奴婢不放心，一直让她们在外边侍候着呢。”

胤祥向外瞟了一眼，见门口就站着一个丫头，便指了指她说：“你，你过来替替紫姑，让她去歇一会儿。紫姑，看你累得都变了模样了，去睡一会儿吧。”说完，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不知紫姑是什么时候走的，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半昏半迷中的胤祥，突然听到耳边有人轻声说话：“十三爷，十三爷，您老醒醒。三爷让人送来了一些玫瑰薄荷露，是清热解毒的。您老趁热喝几口吧。”

嗯？这声音怎么这样熟悉，难道是她……幻觉中，胤祥觉得那个俏丽、泼辣、敢说敢为的阿兰，正向自己走来。他陡然一惊，醒了。睁开眼睛一看，面前一个端着汤碗，手拿调羹的女子，柳叶眉，鹅蛋脸，下巴上长着一颗朱砂美人痣，这不是阿兰又是谁呢？对，就是她。我为她相思几年，费尽了心机，想娶她过来作正室福晋，四哥还替她办了抬籍的文书。可是，这女子却变了心，给脸不要脸，硬是把我从谪仙楼里给堵了出来。为此，我万念俱灰，才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事事出头，惹事生非，以致落到今天的下场。四哥说得不错，鬼不可怕，人最可怕。如今，我落了难，三哥、八哥、十四弟都送了丫头来，明是侍候我，实际上却是在监视我。不早不晚地

九哥把阿兰也送来了。好啊，你也要在我身边当奸细了，你也要对我落井下石了。算我胤祥鬼迷心窍，瞎了眼睛，认识了你这个绝情绝义，心怀叵测的女人！想到这儿，胤祥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力气，他猛地起身，一把抢过汤碗，顺手一泼，倒在了阿兰的脸上。那玫瑰薄荷露，顺着阿兰的头上、脸上流了下来。阿兰扑通一下长跪在床前，无声地痛哭起来。

她怎么能不哭呢？一个贫寒之家的弱女子，为救全家性命，自卖自身，当了歌妓，又被任伯安买下，进了九爷家的戏班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含泪带笑，轻歌曼舞地侍候那些达官贵人，时时都有遭受凌辱的危险，她阿兰过的是非人的日子啊！自从那年，在刘八女的庄上被十三爷仗义救下之后，阿兰就暗自下了决心，今生今世，哪怕变牛作马，也要报答十三爷的大恩。她知道自己身份低贱，做福晋，甚至做十三爷的小妾，阿兰从没敢想过。能当个丫头，侍候十三爷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哪知，一到北京，那个该死的任伯安，就把这事给九爷说了，并且传下九爷的令旨，要把阿兰送给十三爷。条件嘛，只有一个，就是叫阿兰时时处处注意十三爷的一切行动，并且要密报给九爷知道，不然的话，就杀掉阿兰的全家。阿兰是个有血性、刚强正义的女子，也是一个多情的、知恩必报的女子。她知道，十三爷对她阿兰是一片真情，也真想马上来到胤祥身边。可是她怎么能贪图一时的平安欢乐去做陷害十三爷的事儿呢？所以，当胤祥拿着那张空白的抬籍文书去找她时，她断然拒绝了。可这事胤祥不知道，以为阿兰变心了呢！今天，十三爷遭了难，九爷又趁机把她派了来，名义上是侍候，可还是那个条件，还是要她监视十三爷，密报十三爷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阿兰知道十三爷如今落了难，她怎么能不牵肠挂肚的惦记呢。所以，这次九爷派她来时，她答应了，但也暗自下了决心，侍候十三爷可以，让我当奸细，我宁死也不干。现在，十三爷恼她，恨她，她心如明镜，可是怎么向十三爷说清呢，说了，十三爷又怎么肯信呢？再说，这里还有三爷，八爷、十四爷派的人。耳目混杂，她又怎么敢说呢？抽泣过一阵之后，她小声地说：“十三爷，奴婢心里知道，您老恼我恨我。这事，奴婢也说不清。天长地久，总有一天爷会知道我阿兰是什么样的人……”

话刚说到这儿，突然门帘一挑，走进了一个身材窈窕，面目娇艳的女子，一进来，就眉飞色舞地嚷嚷起来：“哟，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十三爷，您与阿兰是老相识了，现在您老躺着，她跪着，十三爷您不心疼吗？”一边说着，一边径自来到床头靠在胤祥的身上。

胤祥心想：好嘛，这也是个奸细。看她这大模大样，没羞没臊的样子，说不定还是个头儿呢。便没好气地问：“你叫什么，从哪位阿哥府里来的？”

“哟，十三爷，您老和阿兰怄气，怎么往奴婢身上发火呀？奴婢乔小倩，是八爷府上的丫头，八爷派我来侍候爷的。因为比她们几个大两岁，她们都叫我乔姐。这里除了紫姑，还有八个丫头，我就算是个头儿吧。你老放心，我们不是来卧底的。您老也别把我们当贼防着。其实，我们都是下人，也都是实心实意来侍候您老的。等您老灾星退了，看着我们不顺眼，一句话，把我们打发了不就完了吗？奴婢给阿兰姐姐求个情。您饶了她吧。”

胤祥心中又是一惊。好家伙，这女子果然厉害，不愧是八哥调教出来的人。我刚问一句，她就说了这么一大套。他正想开口，跪在地上的阿兰却抢先说：“乔姐，你刚才回八爷府上取衣服，这里的几个小丫头，玩的玩儿，睡的睡了，紫姑又熬得受不了，我才过来侍候一会儿。不想失手洒了玫瑰露。十三爷心里不高兴，可是爷没有训斥我。”

这里正在纠缠不清，却见外边看押的卫士进来通报：“回十三爷，四爷瞧您来了。”话没落音，四阿哥胤禛一挑门帘，神清气闲地走了进来。他径直来到床前，看了看胤祥的气色说：“十三弟，你，你好些吗？”

胤祥大难之中见到亲人，不由得热泪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四哥，多谢你还惦记着小弟，我，我好多了……”

老四连忙劝慰，语带双关地说：“哎，别难过，我是奉旨前来看你的。你好好养伤，不要多想事，等伤好了，再吃几剂补药，身子很快就会复原的。”四阿哥一边说，一边替胤祥掖着被

角，顺手把一个硬邦邦的小包，塞进了胤祥的被窝。胤祥心中一动。哦，四哥精细得很，他这“奉旨探望”的话，恐怕是说给乔姐、阿兰她们听的。他正在猜想，却听四哥说：“十三弟，你不要胡想。你的事，现在虽然不明白，可是八弟待你还是有情有义的。他一向敬重你的爽直，不会亏待你的。”

老十三一听这话，惊异地瞪大了眼睛：“八哥？八哥怎么了？”

“哦，你不知道外面的情形。皇阿玛让众大臣推举太子。老八素来人品端正，办事稳重，深得朝臣们的拥戴，这次，恐怕要被立为东宫太子了。这不是个天大的喜信吗？”

胤祥心中一沉。哦，四哥这是正话反说，给我送信来的。哼，我这次受到诬陷，十有九成，是八哥做成的圈套。他要是当了太子，我还能有命吗？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腰下，四哥偷偷塞进去的那件东西，似乎是一把匕首。嗯，四哥这是让我做防身武器，还是自裁的准备呢？当着乔姐和阿兰的面，他问也不好问，说又没法说，便只好假装高兴地说：“哦？要是八哥当了太子，那可太好了。父皇怎么说呢？”

“父皇还没有明诏，不过，也就是这几天要定的事儿了。唉，现在想来，咱哥俩从前都糊涂了，干吗要死心塌地的去保胤初呢，真是愚忠啊……”

胤祥一急，愣劲儿又上来了：“四哥，就是父皇下旨杀我，我也要说，从前咱们保胤初没错儿，他是太子嘛……”话刚说到这儿，突然瞧见四哥的眼神，他明白，八哥派来的丫头乔姐就在身边，这话不能说了，身子一动，腰间被硌了一下，他不觉一阵胆寒，打了个冷战。乔姐忙说：“十三爷，您老冷吗？我再取一条被子来。”说着便要上前，替十二爷掖被子。

胤祥连忙止住：“不，不冷。乔姐，晚间再加被子吧。”乔姐还在犹豫，四阿哥胤禔却阴沉着脸说话了：“哦，你就是乔姐？是这里的头儿吧。”

“回四爷，奴才原来是十四爷的人，后来跟了八爷，如今被八爷派来侍候十三爷。这儿的事，里边有紫姑管。外边嘛，奴婢年长些，多操点心。”

“哦，你既然在十四爷府上待过，该知道十四爷和我是什么关系。”

“回四爷，奴婢知道。四爷和十四爷是一母同胞。”

四爷神色严厉地说：“嗯，知道就好。另外，你大概也知道，我四爷是出了名的冷面王爷。我告诉你，我这位十三弟，就交给你们几个了。我把话说到前边，如果你们不小心侍候，或者是故意卖弄风骚，勾引十三爷，我决不放过你们。十三爷这里万一有个好歹，我四爷要把你们几个全部活埋了，给他殉葬，你听清楚了吗？”

乔姐机灵灵打了个寒战，羞得满面通红。她扑通一声跪下：“四王爷请放心，奴婢等记下了。”

胤禔不再理她，向十三弟深情地看了一眼，转身大步走了。

胤祥耐着性子，一直等到夜深入静的时候，才把四哥放到被窝里的小包拿出来，打开一看，原来不是匕首，却是一把银汤匙。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只要世上还有一个人爱你，你就不该去。”胤祥连看几遍，放在嘴里嚼碎咽了。他终于明白四哥的来意。八哥可能会当太子，外边形势严重，四哥是怕他万一想不开，寻了短见，这才特意来嘱咐他的。那柄银汤匙，也是为了怕别人在食物中放毒，才送来让他试毒用的。四哥，你，你真是我的好哥哥呀。胤祥止不住泪如雨下，把枕头都打湿了。

四阿哥胤禔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府里时，天已经全黑了。两个儿子弘时和弘历带着家人，迎出门来。胤禔沉着脸问：“有人来过吗？”老大弘时上前答道：“回父亲。邬先生、文觉大师、性音和尚下午就来了，儿子安排他们几位在花园里的书房吃酒呢。还有，十叔派人送来请帖，请父亲今晚去十叔那里赴宴。”

胤禔心中一动，嗯，这一定是老八看到要当太子了，自己不出面，却让老十来拉我了。哼，酒无好酒，宴无好宴，这浑水我不蹚：“你把请帖收了吗？”弘历连忙答道：“回父亲，这事儿

是儿子接待的。我说，父王出去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请帖请带回去，我代父王谢谢十叔。如果父亲回来早了，定去十叔府里赴宴。晚了，去不成，请十叔海涵。”

胤禛十分满意弘历的回答，笑着吩咐一声：“好，这事办得好，你们下去吧。”说完径直向后花园走去。

四王爷胤禛的这个后花园，闲杂人等是不准随便出入的。这里何专门为谋士邬思明建造的书房。文觉和性音两个和尚，都是身怀绝技的江湖怪客，也是胤禛从各地收罗来的，请到府上做了清客。只有他们几个，才能在这里议论大事，也为四爷出谋献策。胤禛走来的时候，一位书生，两个和尚，正在猜枚吃酒。胤禛悄悄地站在窗下，往里一看，惊得他目瞪口呆。

二十八 邬先生书房论政局 老皇上禁苑议人心

二十八 邬先生书房论政局 老皇上禁苑议人心

四王爷胤禛回到府里，上赶上邬思明、文觉、性音和尚在后花园书房猜枚吃酒。四爷站在窗外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只见文觉和尚两手各抓一把棋子，让邬思明猜。邬思明微微一笑：“你这是三八之数。”文觉和尚打开手来一看，果然是二十四个。他撒开一把，只把另一只手又伸了出来。邬思明仍旧说：“还是三八之数。”结果一看是个“五”。文觉刚要说不对，邬思明却说，八减去三，不是五吗？性音和尚一看来了兴趣，也顺手抓了一把。邬思明神秘地一笑：“嗒嗒，我这是以不变应万变，还是三八之数。”性音把手伸出来一数，这次是三个加八个，十一个”，在窗外站着四爷胤禛来了兴趣，他一步跨进房去，伸手抓了几个棋子，伸到邬思明的面前。邬思明一笑说：“哟，四爷来了。您和他们的气数不同，是个九五之数。”胤禛伸出手来，果然手心里攥着四个棋子。这一下，满座皆惊。胤禛更是心头一阵狂跳。因为《易经》中有这么一个卦辞，叫做“九五飞龙在天”。历来的星象家都把九五之数，看做是帝王之数，贵不可言。今天邬先生信口道来，可又不像是开玩笑。难道，他是有意这么说的吗？胤禛正要问话，邬先生却举起了面前酒杯，一仰脖，喝干了，然后神秘地一笑说：“四爷，二位大师，休问学生是怎么算出来的。其实这只是雕虫小技，拿出来以博大家一笑。不过，四爷凑巧走来，又凑巧抓了个九五之数，却不能不说是天意。”

四阿哥胤禛一向谨慎，听这位邬先生把话越说越明，不由得向窗外看了一眼，却被性音和尚发现了：“怎么，四爷，是不放心外边吗？不是贫僧夸口，有我性音和尚在此，二十丈之内，任何动静都瞒不住我。您老不信？好，我来问四爷：刚才您进园子的时候，是不是在园门口打发了仆人，从园子里的偏门进来，绕过花篱笆墙，穿过竹林才走到这书房门前，停住脚步，又到窗前去我们几个猜枚？四爷，和尚我说得对吗？”

此言一出，又是举座皆惊。众人都知道，性音和尚武功高强，可是却还不知道他有如此高深的内功造诣，耳目竟然这般灵动。邬思明也放宽了心，往椅子背上一靠，朗声说道：“四爷，学生我苦等多年，不敢明言。今天我斗胆说一句，四爷您天子有份！”

四阿哥是个胸有大志的人，可他却不是野心家。当天子，继承皇位的事他真的是从没想过，今天，突然被点了出来，觉得有点头晕目眩，招架不住了：“邬先生，你，你醉了吗？”

“哈哈……学生清醒得很。我实言相告，如今朝廷上下，只有一个人在醉梦之中。”

“谁？”

“八爷。”

“啊？！此话怎讲？”

邬思明往椅背上一靠，侃侃而谈：“四爷，您仔细想想。如今，太子废了。三阿哥受到严厉的训斥，大阿哥被拘押起来，原因是他用妖法来镇慑太子。皇上怎么想呢？他在痛惜太子！他一直认为太子所以出错，是中了鬼邪，而大阿哥恰巧在这上面出了事，证实了皇上的猜测，在这国家储君究竟让谁当的时刻，在这举国上下，人心浮动的时刻，皇上下令，让百官推荐太子。其实，皇上心中想的，是让大家还来拥戴胤礽，要求让胤礽复位，这样，皇上就有台阶下了。可是八爷不但没看清这一点，却反倒在下边煽动百官，推举他八爷当太子。眼看着八阿哥夺嫡自立的势力这么大，皇上能不起疑心吗？他老人家能不认为，大阿哥的做为，太子的倒台，都是八爷的预谋吗？”

胤禔听了这话，不由得心中暗暗佩服。这个邬瘸子的见识，果然高人一筹，竟把自己这些天百思不解的事，剖析得这么透彻，这么一针见血。他沉吟着说：“邬先生所言，确实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听了邬先生的话，我庆幸自己没有野心，没有在下边做什么动作，不然的话……”

邬思明打断了他的话：“四爷，您没有争权夺位的野心，从眼下说是对的，但从长远说却不对。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能居之。大阿哥，三阿哥不去说他们了，八阿哥这次必倒无疑。即令是太子重新复位，他的懦弱，他的刚愎自用，也决不能成事，再次倒台也是定而不疑的。除了他们，皇子中能担天下重任者，只有四爷您了。当然我不是让您立刻有所行动，但你必须有思想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当仁不让。这可是学生的肺腑之言。”邬思明说到这里突然停下，满屋的人也都不说话了。四阿哥心中是又惊、又喜、又惶恐、又疑虑：天哪，我胤禔果然有天子之份吗？

邬思明说得一点不错，这些天来，北京的官员，全昏了头了。原来依附阿哥党的，扬眉吐气，兴高采烈；原来靠不上阿哥党的，也削尖了脑袋，往阿哥党堆里钻。连上书房大臣佟国维、马齐也抢着凑热闹，一致推举八爷当太子的举荐表章，雪片似的飞向皇宫。这一下，可犯了皇上康熙的忌讳了。他心想，太子再不好，再没人缘，也是当了三十三年的太子了。如今，事实证明，大阿哥确实在他身上用了妖法。在这种情况下，朝臣们中一定会有不少人同情太子，为他求情，让他复位。可没成想，除了王掞、朱天保、陈嘉猷之外，京城的文武百官，几乎一边倒的全都拥戴八阿哥。老八一没有赫赫战功，二没有可以夸耀的政绩，办了一次刑部的差事，还弄虚作假。大伙儿为什么一致推举他，他怎么有这么好的人缘呢？其中必有文章！看来，朕这一著放得对，真心、假心、忠良、奸佞一下全都露馅了。康熙皇上不愧是精明过人，心里有了这个底，办起事来，就顺手多了。他把所有举荐八阿哥的奏章，全部留中不发，命人把张廷玉叫来议事，又让人传旨给皇子们，说皇上龙体欠安，令皇子们入宫侍疾。

张廷玉一听说皇上病了，急急忙忙赶来问安，却见康熙皇上正坐在养心殿的暖阁里，神情悠闲地在喝茶呢。再看皇上的气色，红光满面，别说病容了，连倦意都一点没有。张廷玉有些不解，却也不敢问，只好上前叩头请安。康熙却笑着说：“起来吧。廷玉呀，你在朕身边二十多年了，办事一向谨慎。朕打算给你晋升两级，做一品大臣，你看如何呀！”

换了别人，皇上亲口御封，连升两级，高兴还来不及呢，可张廷玉却不这么想。不逢年，不逢节，又不是朝廷的盛典庆祝，好端端的，皇上把我叫来就为这事儿，嗯，太蹊跷了，我不能接受：

“圣上的恩典，奴才感恩不尽。奴才在皇上身边虽然侍候了多年，其实不过是个书吏文办罢了，与国家大事，没有什么建树。请皇上给奴才留下这两级，激励奴才更加努力办差。”

康熙不解地问：“哦，你怎么没有建树？你在朕身边谨慎小心侍候，从不懈怠，这难道不是功嘛。就拿这些天来说吧，三个上书房大臣，只有你一直守在上书房和朕身边。佟国维和马齐，每天来打个照面，请个安，就再也找不着了。朕要他们有什么用呢？”

张廷玉明白了，哦，原来皇上不满意佟、马二位了：“皇上若如此说，奴才越发不敢领恩。请圣上成全奴才。”

康熙开怀大笑：“哈……你是怕得罪他们，是吗？这些天，外边保八阿哥的人，都发了疯了。佟国维仗着是皇亲。马齐呢，是糊涂透顶，也跟着下面瞎张罗。你张廷玉却没有附和他们。你是不是怕升了两级，会招他们的妒忌，是吗？”

张廷玉的心事，被康熙一言道破，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在这位老皇上面前，来不得半点虚伪，便直言不讳地说：“主子圣虑深远，奴才这点私心，怎能瞒过圣鉴。奴才这次没有举荐八爷，并不是认为八爷不好。只是因为与太子君臣名分已经几十年了，一时间，感情上转不过弯来，不忍心举荐别人……”

这句话，正说到康熙心上，他连声称赞：“好好好，你说了心里话，朕十分高兴。君臣之间，就应该坦诚相见嘛。何柱儿，给张廷玉搬个座位来。”

何柱儿原来就是养心殿的太监，后来去太子东宫当了太监头目。太子被废了，便又回到了养心殿。听见皇上召唤，他伶俐地答应一声，搬了个绣墩进来：

“张大人，您请坐。”

张廷玉连忙向康熙行礼、谢座。就听康熙笑着问道：“何柱儿，依你看，让八爷当太子好不好呢？”

何柱儿一愣，马上灵醒过来了：“主子爷，那敢情好。奴才斗胆说一句，打着灯笼也找不着这么好的王爷，又仁德、又大方、又和气，还体恤下人。主子爷这几年上了岁数，微服私访的时候少了。要是万岁爷再上外边走走，就知道了。满京城里，谁不夸八爷好呢。”

康熙心中暗笑，却说：“哦，既然这么说，朕派你去八爷府上当差，你愿意吗？”

何柱儿一听这话当然高兴。从太子一倒，何柱儿就动心思了。看来八爷要当太子了，我从这个太子身边，跳到那边去吧。将来，八爷坐了江山，我不就成了六宫总管太监了嘛。所以，他暗地里求了八爷。八阿哥呢，也在皇上面前，提出要何柱儿的事。康熙心中明白，这何柱儿不是个好东西，决不能留在皇宫内。果然今天这么一提，何柱儿就上钩了。他假心假意地说：“主子，奴才原先是侍候皇上的，后来，皇上让奴才侍候太子……啊，不，不，是二爷。二爷犯了事，奴才又回来侍候皇上。如今，皇上让奴才去侍候八爷，奴才哪敢不听呢，不过舍不得离开主子……”

“哦——八阿哥那里缺个太监头子，你去朕很放心。你收拾一下，今儿就去吧。”

“扎，奴才遵旨。”何柱儿高兴地叩了个头，退下去了。康熙回过来又问张廷玉：“廷玉，何柱儿的话，你都听见了，依你看，朕的这些个孩子，哪个更好一些呢？”

张廷玉谨慎地回答：“回圣上，各个皇子均有所长，臣难说哪个更好。”

康熙微微一笑，紧盯一句：“嗯？怎么，你张廷玉也和朕耍滑头吗？”

张廷玉忙说：“臣不敢。臣幼年读古书，见有人议论三国，说孙、刘、曹三家，都有开国的气象，只可惜同时生在汉末。如果换个时代，他们都能统一全国。这与诸皇子如今的情形相同。他们个个俱是英才。所以册选太子，要精中选精，优中择优，不可不慎。”

康熙正要说话，总管太监李德全进来奏报：“主子，上书房大臣佟国维。马齐和众位阿哥，在西华门递牌子，要请见主子呢。”

康熙冷冰冰地说了句：“让皇阿哥们都到乾清门外边跪着，等候朕的旨意。佟国维和马齐暂且回家歇着候旨。”

张廷玉敏感地觉察到，今儿个圣意难测，连忙说：“皇上有何旨意，臣立即起草。”

康熙一挥手拦住了他：“哎——忙什么呢。他们一个个年轻力壮的，多跪一会儿，累不着。你接着刚才的话往下说，八阿哥这人到底怎么样？”

张廷玉摸不透康熙究竟在想什么，不敢随便答复，可皇上问了，不说也不行啊，只好字斟句

酌地小心回答：“八阿哥聪明好学，礼贤下士，宽厚仁德，深得臣子们的拥戴，不过……”

“说嘛，怕什么，朕不怪你就是了。”康熙在催促着。

“扎。不过，依臣看，八阿哥为人虽然精明，但理政似乎稍有欠缺。”

张廷玉说的是老实话。他知道，康熙对老八处理刑部的事不满，估摸着这样说了，皇上不会降罪的。哪知，康熙听了却大发感慨：

“什么稍有欠缺？你知道吗？老八他联络的全是大人物，全是对他有用的人。这不是什么礼贤下士，这是结党营私！刑部的事，朕已经查明，宰白鸭的事根本不是张五哥一件。可是老八却瞒天过海，欺骗朕躬，保了几个大官，冤了黎民百姓。这能叫仁德，能叫宽厚吗？胤禔、胤祥他们清理国库亏空的时候，老八替好些个皇子官员还了欠债。他也是个皇子，哪儿来的那么多钱？这样的人，朕怎能让他进入东宫，又怎能江山交给他呢？让朕最寒心的，还有佟国维和马齐。朕是怎么待他俩的？可是想不到他俩居然和阿哥党的官员们，狼狈为奸，上下串通，为八阿哥疏通关系。那佟国维竟然上书给朕，要加害胤禔。马齐还可说是糊涂，佟国维的行动禽兽不如。这样的人，还能留在上书房吗？”

康熙越说越气，最后厉声吩咐道：“廷玉，朕口述，你来拟旨。”

张廷玉战战兢兢地走到书案旁，按康熙的意思，写好了圣旨。康熙接过来看了，觉得还满意，便对张廷玉说：“就这样吧。不过，这旨意传下去，是要得罪人的。朕身边只有你一个可靠的人了，不能让你去招这个祸。嗯——这样吧，你派人去传简亲王来，这个黑脸让他唱吧。”

简亲王是康熙的叔父。这位老王爷快八十了，一直在家里安享清福。现在皇上让他老人家出来宣布对阿哥们的处分，一是事关皇室家务，叔爷爷出来宣旨，顺理成章；二来，皇子、百官中，就是有人不服，又敢把这位老王爷怎么样？张廷玉觉得，康熙在盛怒之中谋事还如此精明细致，尤其是保护了自己，所以更是感佩万分。他拜辞了皇上，快步走出养心殿，低着头正往前走，却不防与对面来的人撞了个满怀。抬头一看却吓得愣住了……

二十九 念旧情胤禔被释放 恨结党八爷险遭拘

二十九 念旧情胤禔被释放 恨结党八爷险遭拘

从康熙四十六年初冬到四十八年的春天，北京城里雪压冰盖，朝政局势神秘莫测。

太子胤禔行为不端，欺祖乱伦，被康熙皇上在一怒之下废掉了。可是，老皇上却想不通，胤禔这孩子平日不错嘛，为什么会于出这等事来呢？是不是中了妖法？可巧，大阿哥胤禔使用妖法魔镇太子之事败露，为康熙的猜想找到了证据。康熙在盛怒之中，让朝臣伺举荐太子。他指望大家重新推举胤禔，却不料，除了王掞等东宫的老人和上书房大臣张廷玉之外，众口一词，全都举荐了老八胤禩。这一下，康熙皇上可真的生气了。他派张廷玉去叫简亲王进宫，又命众皇子跪在乾清门候旨。他，要把这局势重新翻过来，给朝臣和皇子们一点颜色看！

张廷玉领了圣旨，不敢怠慢。他急急忙忙地走出养心殿，不防却与迎面走来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张廷玉抬头一看，此人正是奉召进见的胤禔。

张廷玉心里十分清楚，在皇上意图没有明说之前，胤禔仍然处在风口浪尖上，是个不能招惹，也不能得罪的人物。突然之间，两人撞到了一块，张廷玉一阵紧张，不知该说什么好。就在这时，邢年从里面走出来，替他俩解了围：“二爷，皇上叫你进去呢。”

张廷玉趁机一拱手，匆匆走了。胤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趋步进殿，跪下磕头：“不孝儿

胤初，叩见皇阿玛。罪臣久违慈颜，不孝通天。今奉召来见，请皇阿玛金安。”

才几个月工夫啊，这君臣父子二人，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昔日那雍容华贵的皇上，英姿勃勃的太子，好像都不见了。如今，一个变得老态龙钟、疲惫不堪；一个则是形容憔悴，满怀凄凉。四目相望，欲言又止。康熙眼中，泪光闪烁，胤初却早已痛哭失声了。

康熙强压心头的悲凉，颤声说：“起来吧，身子骨还好吗？”

胤初硬咽着回答：“回皇阿玛，儿子还好。只是……几个月不见，皇阿玛清瘦得多了。”

“唉！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你身子好，朕也就放心了。你中了别人的妖法，行事昏迷，不守正道，朕本来不该说你，可是有几句话，又非说不行。”

胤初恭谨地说：“皇阿玛请只管教训，儿臣定然铭记在心。”

康熙语重心长地说：“嗯。你幼年失母，全靠朕来维护你。朕难忘你母亲对社稷立下的大功，所以，几十年来，任谁对你不好，朕都不宽容他们。这次老大用妖法镇你，也逃不脱朕的严惩。可是，妖由人兴，厚德才能载福。你平日不修身，不立德，脚跟不稳，被妖人乘虚而入，才遭了天怒。你明白吗？”

胤初的心里根本就不信什么妖法。他正在暗自庆幸呢，要不是大哥给我来这一手，恐怕我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可是想归想，说归说，他敢把这话给皇上说吗？“父皇教训得极是，正说中了儿子的病根，儿臣确实是德不胜妖。”

康熙听了这话，感到宽慰：“嗯，知道这一点就好。你现在还不能复位，将来能不能复位，什么时候复位，全看你自己的了。现在，朕要把你从冷宫里放出来，你可要好自为之，如果再有什么差错，那就无可挽救了。”

胤初一听，喜出望外，连忙跪下磕头：“儿臣谨记父皇教训，请皇阿玛放心。”

胤初被释放了，他自由了，他高兴地走了。可是，此时此刻，跪在乾清门外的皇子们，却正处在心烦意乱、六神无主之中呢。

就在这时，简亲王在一群太监侍卫的簇拥下，迈着沉稳的步履来了。只见他居中站定，清了一下嗓子说：“圣旨到！”

众皇子齐声山呼万岁，伏地听旨：“二皇子胤初，前被妖法震慑，行事不端，已被废去。今大阿哥胤禔阴谋败露，罪行昭著，已遭监禁。着即将胤初释放，赐第读书。至于皇八子胤在，乘主危国疑之际，广结党羽，交纳臣下，蓄谋不轨，窥测皇权。朕享有天下四十余年，岂能容此辈猖獗。着革去胤祺郡王爵位，锁拿至宗人府，严加追查，尔后处置。钦此。”

真是晴天一声霹雳。正在兴头上的老八和阿哥党的兄弟们，听了这圣旨，一个个呆若木鸡，面如土色。老八强自挣扎叩了头，说声：“儿臣遵旨。”眼泪就扑扑簌簌地流下来了。简亲王一挥，几个侍卫走上前来，把一条裹着黄绫的铁链，套在八阿哥的脖子上，把他带走了。

简亲王又说：“奉皇上口谕，本王还要去马齐、佟国维那里传旨呢。诸皇子散去，各自回府，不许惹事生非。”说完，老王爷带着太监们走了。

他老人家一走，这里可炸窝了，老十、老十四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小子，八哥一倒，他们全都完了，能受得了吗？老十四胤禵题首先发难：“弟兄们，都别走，等我去见了父皇，要拿，把我们全都拿了算了。”

老十也大声疾呼：“好家伙，我们这大清简直成了混账世界了。阿哥们这个禁了，那个拿了，竟没有一个好人了。不行，我也要请见父皇，问一问明儿该谁了。”

在这群皇子中，只有四哥胤禛十分清醒。邬先生啊邬先生，你真是料事如神哪！嗯，如今老二胤初被赦免了，老八却遭到了拘禁，整个翻了个个儿。在这节骨眼上，我可不能犯了众怒啊，想到这儿，他出来说话了：

“兄弟们，不要闹，听我一言。如今老大，老二，老三都不在，我年纪最长。老八犯了事，我也心疼。可是，父皇正在病中，又在气头上，我们兄弟这样结成伙的去闹，不行啊！依我

说……”

他刚说到这儿，老十就蹦了：“哟嗬，还有个孝顺儿子呢！我说四哥，你如今美得不知贵姓了吧，打量着大哥、二哥、三哥、八哥全倒了，这太子的位子就该给你了是不是？嘿嘿，好啊，请问咱们的四王爷，您打算用什么年号呢？”

胤禩苦笑了一下：“十弟，你在情急之中，无论说了什么，四哥都不会怪你的。你要是对我有气，带人去拆了我的家，四哥也决不说一句话。可是，现在，你必须听我的。大伙全去父皇那里闹，只能坏事，只能给八弟添罪。好了，你们大家都回去，老五，老九，咱们仁去见父皇，保老八去。”

他们哥仨来到养心殿的时候，康熙皇上正靠在御榻上闭目养神呢。处置完皇子们的事，又派简亲王去传旨，命佟国维罢官回家，马齐降一级职务，罚俸三年，仍在上书房行走。这一下，伤筋动骨，废掉太子时的朝廷局势，全翻了个儿，下边会有什么议论呢，皇子们能安分一些吗？“国步艰难”这句话，朕念叨了一辈子，今天才知道，每走一步棋，都是困难重重啊！朕乏了，让谁来当这个太子呢？

他正在想心事，太监进来禀报说：“四爷、五爷、九爷请见皇上。”

康熙定了定神，心想：先听听他们几个怎么说，便传旨：“让他们进来。”

哥仨鱼贯而入，叩头行礼。康熙往下边一看：老四，一脸愁容，老五，浑身不自在，老九呢，却沉思不语。仨人请安不像请安，奏事又不像奏事，让人看了只想发笑：“嗬，你们这是怎么了？”

胤禩壮着胆子，上前一步奏道：“皇阿玛龙体欠安，按说，儿子们不该在这时候惊扰圣驾，可是，刚才内务府锁拿了八弟……”

老四的话没说完，康熙已经忍不住了：“哼哼……朕原来以为，你们是因为朕病了，动了孝心，特来请安的，想不到你们是为老八，怕他受了委屈，是不是？你，你们眼里、心里，还有朕这个父亲吗？”

康熙这话，说得可真够重的。三个儿子一听，扑通一下，全部跪下了。老五泪流满面地说：“父皇责怪得是。儿臣们不孝，儿臣们今日来，是因为瞧着老八怪可怜，求皇阿玛慈悲为怀，网开一面，饶了他吧。这也是儿子们一点手足之情。求皇阿玛圣鉴。”

老五这话，说得十分恳切，十分动情，康熙也不由得心中升起一股怜悯之情。他正要说话，却听殿外一阵大吵大叫，接着又是“啪”的一下清脆的耳光声。就听十四阿哥胤禵在外边大声呼叫：“你算什么东西，敢拦阻爷的大驾？告诉你，这是我的家，里边坐的是我父亲！你懂吗？”侍卫张五哥却不卑不亢地说：“十四爷，你老打我、骂我，我不敢说什么，但我知道，这儿是皇上住的地方，也是有规矩的地方。不奉圣旨，我张五哥职责所在，您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敢放你进去。”

康熙听到这里，明白了，哦，闹事的主儿又来了。他把几案一拍，怒声说道：“武丹，把老十四这个逆子带进来。”

老十四是个傻大胆，他梗着脖子进来了，直直地跪在康熙面前，大声说：“父皇，请治张五哥擅阻皇子见驾之罪。”

康熙头不是头，脸不是脸地训斥道：“嗬，口气不小啊，他挡了你的大驾吗？那么你不奉诏谕，擅自闯宫，又该当何罪呢？朕问你，你这位十四阿哥要强行进宫，有何贵干啊？”

“皇阿玛，儿臣有一事不明，想当面向父皇请示。”

“什么事？”

“八哥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铁链加身？”

“怎么，朕的诏谕，你没听见吗？”

“回皇阿玛，那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康熙火了：“什么，什么，你敢诋毁朕的圣旨吗？”

“皇阿玛，容儿臣回奏。让百官举荐太子的事，也是皇阿玛的圣旨。百官们遵旨行事，举荐了八哥。如今，父皇前一道圣旨，言犹在耳，后一道圣旨却降罪于八哥，故此儿臣不明，父皇的哪一道圣旨，应该遵守。”

老十四可真够大胆的，这句话还真把康熙问了个倒噎气，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他怒声斥道：“胤禔，你，这是对父皇说话吗？你你你，你狂妄！”

老十四这趟进宫，是有准备的。他是个没理搅三分的人，如今得了理，还怕什么：“回父皇，儿子虽狂而不妄。父皇处置不公，儿臣就要说话……”

康熙年代，那是封建社会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那年月是不讲民主的。康熙处置老八，虽有道理，却不能明说，而且，也确实和前些天自己下的那道“举荐太子”的圣旨背道而驰。不过，康熙无论怎么英明，毕竟是位封建皇帝。老十四既是臣子，又是儿子，竟当面这样质问他，他能受得了吗？他真气坏了，噌的一下，从御榻上跳了起来，转身摘下墙上宝剑，“哐琅琅”拔剑出鞘，一步步逼向胤禔：“好好好，你狂而不妄，朕处置不公。今天，朕宰了你这个逆子，看你还有何言……”

看见康熙气成这个模样，满殿的人全都惊呆了。平时老实巴交的老五，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灵性，他飞身上前，抱住康熙的双腿：“皇阿玛请息怒，不可如此啊！”说完趴在康熙的身边，放声大哭起来。康熙踉踉跄跄地后退一步，长剑脱手，“当”的一声，掉在地下。他只觉一阵头晕目眩，颓然跌坐在御榻上，长叹一声说：“唉，罢了罢了，朕一生谨慎，从不失德的事。可是，朕怎么会养出这一帮儿子来呢……”他也禁不住失声痛哭。

众皇子一见这情景，也都忍不住哭了起来。过了好大一会，胤禔才止住哭泣，走上前来，一边为康熙轻轻地捶背，一边小心地劝说：“皇阿玛息怒，保重龙体要紧。儿子曾听一位老爪农说过，瓜在成长时，常有权枝。要想瓜长的好，就要摘枝打杈，可是摘得多了，那瓜也就完了。如今儿子们不孝，惹父皇烦恼。皇阿玛在盛怒之下，先摘了太子，又摘了大哥和老三、老十三，今天，又要摘老八、老十四。皇阿玛，儿子们虽然不孝，但不忍心让父皇怒而杀子，留下千古遗恨哪！”

老四这话，说得十分在理，连一向忌恨这位四哥的老九、老十四也都受到了感动。康熙听了，默默不语。在这场风波中，他终于看清了老四的心，他无力地摆了摆手说：“好吧，依你所奏，朕再放你们兄弟一马。老四，你去传旨，老大由拘押改为囚禁读书，其他阿哥，全都赦免，放他们出来吧。”

三十 除后患二爷施毒计 怜爱子胤初重复位

三十 除后患二爷施毒计 怜爱子胤初重复位

半年多来，康熙皇上大起大落、反复无常的处置，引起了朝臣中的强烈震动，也使他们个个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在立太子这件事儿上再发什么议论了。

不论事态发展如何，皇子皇亲、文武百官们不能不承认，皇上康熙对胤初的感情还是不同一般的。胤初被放出来以后不久，皇上干脆下旨，以“入宫养病”为理由，命胤初搬回了毓庆宫。这道旨意一下，不但胤初，满朝文武都认为让胤初复位当太子，已经是定而不移了。

就在胤初搬回毓庆宫的那天，老王揆在朱天保，陈嘉猷的搀扶下来看胤初。师徒、君臣二人

抱头大哭。众人一齐上前劝解，胤初这才扶着王掞进殿说话。胤初恭恭敬敬地请王掞坐了，又亲自为他点上烟，这才开口了：“师傅，经了这场教训，我明白了很多事。过去，我太软弱了，处处忍让，反倒让小人们钻了空子。干了好事，他们请功，出了差错，又都让我担着。哼，从今以后，我若能重新当上太子，非改了这毛病不行。心不狠，手不硬，怎么治理天下呢？”

王掞听了，大吃一惊！这，这是什么话？他赶紧说：“二爷，不是我人老了啰嗦。您这话虽然有些道理，可并不全对。为君之道，在于仁德。您要学会慎重，学会养身之道，刻薄报复可不是皇上期望您的啊。”

朱天保也从旁劝说：“对对对，王师傅说得很好。二爷，请遵照皇上的圣谕多读几本书，修身养性才是正理。”

胤初哪听得进去这话呢：“师傅，您老的教导，学生我记着呢。不过，天家不同于寻常百姓。你不狠一点儿，他们就踩你、压你、整死你，若是一味地退让，到最后，恐怕想当个平头百姓，退隐山林都办不到了。皇权之争，你死我活呀！”

陈嘉猷早看出来了，这次胤初被放出来之后，满肚子的怨气，怒气，总想要撒出来。他忍不住说道：“二爷说得有理。据臣看，皇上这次宽恕了二爷，不是因为您柔弱，而正是因为您从前仁德忠厚。臣盼望二爷要以前车为鉴，不可有怨气。”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胤初只觉得一阵心烦。可今天刚回到毓庆宫，他又不好发作，便说：“好好好，你们的忠心我全记下了。咱们谈点儿别的吧。天快午时了，我让下边儿给王师傅预备酒宴，你们二位也在此做陪好吗？”

这话再明白不过了，这是“逐客令”，谁能在这儿等着吃饭呢。于是土谈他们三人立即起身告辞走了。胤初这样做，并不是不尊重老师，他心里有急事，坐不住。王掞他们一走，胤初就要了一匹马来，向十三爷胤祥的府邸疾驰而去。

十三贝勒府如今可变样了。胤祥遭贬被押的时候，老家丁、老奴仆怕受连累，逃的逃了，走的走了。这次遇赦回家，又不得不重新找人，所以，上上下下几乎全是新换的家人。门口站的管家就是位新来的老汉。他没在皇亲家里当过差，也不认识胤初，见这位衣帽华贵、腰里系着黄带子的人骑着马就要往里闯，连忙上前拦住了说：“文七十四给爷请安，爷吉祥。”

胤初不耐烦地一挥手说：“罢了，老十二在家吗？”

文老头一听，哟，口气这么大，连忙又打了千说：“小的斗胆请问爷的台甫，在哪个衙门恭喜呢？”

胤初瞥了一下这个不知趣的老头说：“少啰嗦，爷哪个衙门的都不是。去，给老十三报信，就说胤初来了。”

文老头这下明白过来了。连忙跪下磕头：“哟，是大……啊二爷呀，您老先进去歇着。我们十二爷被四爷叫去了。小的这就派人去请他回来，另外，让人给二爷预备酒饭。”

胤初心头闪过一丝不快：“不用了。他既然不在家，我就回去了。”

文七十四连忙赔笑拦住他说：“哎哎哎，二爷，您老别生气。小的初来乍到，不认识二爷，您老要是这么一走，十三爷回来不是要责怪小的吗？求二爷赏个面子，留下吃顿饭吧。”

胤初这才放开了脸：“好好好，你这老头会说话，我就在这儿等老十三。哎，我问你，刚才听说你叫文七十四，怎么起了这么个怪名字。”

文七十四一边陪着胤初往里走，一边回答：“回二爷，我这哪儿叫名字啊。自小家里穷，爷爷七十四岁上有了我这个孙子，随便就叫了七十四。就这么叫了大半辈子。后来，家乡遭灾，全家逃难从老家跑出来，流落京师。十三爷瞧着我虽然上了岁数却还算老实，正好府里要用人，就派我做了管家。”

胤初迈步来到胤祥的书房坐下。文七十四又是上茶，又是递烟，忙了个不亦乐乎。紫姑听说胤初来了，也连忙带着阿兰和乔姐前来问安。正闹腾呢，胤祥回来了。他冲着紫姑她们一挥

说：“去去去，全都下去，我要和二爷说话呢。”

紫姑、阿兰、乔姐她们下去了。胤初却似笑非笑地说：“十三弟，你这次蒙难，心变得更硬了。这几个女子满好嘛，要身条有身条，要模样有模样，又和你是患难之交，你不该对她们大薄情了。”

胤祥冷冷一笑说：“薄情？啊，二哥，你亏没吃够是怎么的。古时候吴王倒是个多情种子，可一个西施就把他的江山断送了。你我大难不死，怎能轻易地把性命交到她们几个婆娘手里。”

老十三这话是心有感触，脱口而出的。这几个女子的来龙去脉老十三能不清楚吗？可是老二胤初却不知道里面的弯弯绕绕，他有自己的心事呢。而且，十三弟这随口而出的话正触到他的心病上，便和这位小兄弟绕上了：

“哎，我说十三弟，你经此大难，还是这么爽朗洒脱，不愧男子汉大丈夫，二哥我真为你高兴。有你和四弟这左膀右臂，我胤初还怕什么呢？”

“二哥，你别这么说。现在的形势，大家心里都雪亮。不管你当不当太子，四哥还是四哥，十三弟也还是你的十三弟，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吧。”

胤初向门口瞟了一眼，见没有人，便靠近了胤祥，压低声音说：“十三弟，你知道宫里的郑贵人吗？”

胤祥点了点头。

“你知道她为什么被打入冷宫，又被罚到洗衣局里受罪吗？”

胤祥摇了摇头。

“二哥我今天把实话告诉你。要不是她，我这个太子还废不了呢！”

此言一出，胤祥不觉心中打了一个寒战。去年秋天，在热河随父皇狩猎时的情景，又出现在胤祥的面前。那天晚上胤初三更半夜里失魂落魄地来到狮子园，求他和四哥搭救。四哥精明，托醉不见，是胤祥和这位二哥谈的。当时，胤祥就怀疑，白天还好好好的，怎么夜里就出事了？当着太子的二哥为什么吓得向这位小兄弟下跪呢？现在胤祥明白了。原来你胤初是和郑春华出了事，原来你竟干出这欺祖乱伦、毫无廉耻的勾当！现在你没事了，又想在郑春华身上打主意了。好吧，听听你到底想干什么。想到这儿，胤祥问：“二哥，这位郑贵人，你如今打算怎么处置她呢？”

胤初眼中迸出一丝凶光：“我，我要她死！”

胤祥心中又是一惊。刚才在四哥那里，四哥说胤初这次出来，性情全变了，胤祥还不信。好嘛，这么快就得到了验证。他急促地在房子里走了几圈，突然站到胤初的面前说：“二哥，这么说你是要杀人灭口了。”

“对！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都不能再告诉。如果让老八他们得到半点风声，那就全完了。就连你四哥，也不能让他知道，明白吗？”

胤祥心中有气，冷冷一笑说：“二哥，小弟我也不想知道，你何必告诉我呢？”胤初急了，忙说：“哎呀，十三弟，我这不是求你的吗？洗衣局里的人有你旗下的家奴，处置一个郑春华，易如反掌。你帮忙帮到底，送佛到西天，二哥我以后不会亏待你的。”

老十二看透了胤初的卑劣行径，仰天大笑：“哈哈……二哥，你把话说到哪儿去了！刚才你还怪我薄情，现在，又要我干这种事。二哥呀，你才是经过大难心肠变硬了呢，你才算是男子汉大丈夫呢！哈哈……”

胤初没听出老十三话里的讽刺意味，还一个劲儿地往下说：“十三弟，不是二哥我心硬，这事儿非同小可呀。与其俩人绑在一根绳上一同去死，不如杀了郑春华。这样。她保住了体面，我保住了身份。怎么样，这事儿，二哥就拜托你了。”

老十三可不是个傻冒儿。他心里有数，淡淡一笑说：“二哥，你既然信得过小弟，我也来个实话实说。今天，我帮你弄死郑春华，杀了人，灭了口，可是父皇百年以后，二哥当了皇上，你

会不会也杀我灭口呢？”

胤祥这一针见血的话把胤初给说愣了。他沉吟了好大一会，才奸笑着说：“十三弟，瞧你说的，你什么时候学得也这么小心眼儿了？咱们兄弟之间能和那贱人相比吗？”

“嘿嘿……二哥，小弟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这事，小弟可以办，不过你不能急。听说，皇阿玛今年秋天要南巡，等老人家不在京城了，咱们再办这事儿如何？”

老二就坡下驴：“好好好，依着你。不过，你要手脚干净点儿，宁可办，也不能让老八他们抓住把柄。”胤初又叮咛了一阵，才放心地走了。

胤祥万万没想到，胤初竟是这么一个肮脏卑鄙的小人。他心中崇拜的偶像破灭了。保太子、保太子，舍着命地保了这么多年，原来这太子竟是……呸！他望着胤初离去的背影，厌恶地啐了一口。可是一回头，却见阿兰的身影在窗下一闪。与此同时，八阿哥送来的丫头乔姐，也正在另一扇窗下张望。胤祥不由得心中暗暗好笑：“好啊，老子已经出来了，你们还不放过我。哼，等着瞧吧。”

胤祥经过这场教训，挨了四十大板，又在养蜂夹道受了三个月的罪，他成熟了。今天通过郑春华的事，他又看清了二哥胤初的嘴脸，他的心也凉透了。看来，这兄弟之中，除了四哥之外，竟没有一个可以信托的人了。

胤祥看透了二哥，康熙对这位二儿子却怀着深情呢。既然胤初是受了妖法的震慑，才干了那些失心疯的蠢事的；既然抓住了对他施行妖法的大阿哥，那胤初还有什么罪呢？还有什么理由不恢复他的东宫职位呢？

在太子刚被废掉的时候，阿哥中有人蠢蠢欲动。结果，老大被囚禁；老三吓成了惊弓之鸟；老八差点被削去王位。拘押受审；老十三险遭不测却又死里逃生；算来，也只有老四落了个“孝顺儿子”，其他几位全都蔫了。朝臣中更不用说，闹闹哄哄地保了一段老八，结果全都吃了挂落。佟国维倒了，马齐也受了处分。这些处置，公平也罢，冤枉也罢，反正，胤初重登太子宝座的障碍全都扫除了。没人再敢为这件事说三道四了。康熙看准了机会，在康熙四十八年的三月初九，一道诏谕颁布天下，太子胤初又复位了。废而又立，中间恰好是一百七十天。

太子复位，免不了要祭拜天地，要到供奉祖宗牌位的太庙去告庙祭拜，还要拜社稷、拜皇上、接受百官和皇亲们的朝贺，好家伙，足足闹了六七天。太子胤初这回可真品出滋味儿来了。第一次封他当太子时虽然也有这些排场，但那时他才刚刚落地，热闹也好，排场也好，他全不知道。这次，由犯事被贬，到放出来重登宝座，简直是从地狱到天堂，他浑身上下那个得意劲儿啊，怎么形容都不过分。他心里一直在算计着：这才是恢复太子之位啊，要是父皇百年之后，我正式登基当了皇上，那排场又该是什么样呢？

他这儿美得不行，别人可受不了了。阿哥党的人们，虽然不得不随班朝贺，可是谁心里服气呢？尤其是老八，他心里那份难受劲儿就别提了。半年的功夫，他冷了又热，热了又冷，像打摆子、翻跟斗一样，硬是颠倒了几个个儿。他能咽下这口气吗？可是不咽又有什么办法呢？多亏他城府深，涵养好，硬是装出笑脸，高高兴兴地去给太子贺喜。可老十却怎么也受不了这窝囊气。他报了病，躲在家里，摔盘子打碗，训斥家人，责打奴仆。闹得合府上下乌烟瘴气，鸡飞狗跳墙。要依着他呀，恨不得杀上几个人才解气哪！

此外，还有让他们坐不住的事儿呢！皇上一道谕旨下来，委派老四、老十三两人去清理刑部和户部的事。凡是出了头的案子，全要重新清查，重新处置，而且，把施世纶又调了回来，再次担任户部尚书。这些事，比太子重新复位还厉害呢！老四、老十三，再加上个施世纶，三个人全是六亲不认的主儿。他们在户部、刑部一闹腾，亏空国库银子、“宰白鸭”、任伯安捣的鬼，还有什么私挖人参、私开金矿等等，等等，不全都得抖搂出来吗。消息传出来，阿哥党们可慌神儿了。

这天下午，老八以请兄弟们观赏牡丹为理由，把老九、老十、老十四，还有阿哥党的几个亲

信大臣王鸿绪、阿灵阿、揆叙全都请到八王府后花园里。

这牡丹花是任伯安新近从洛阳带回来的，一共十二盆。什么重楼、叠翠、魏紫、姚黄、二乔、金钗，有的含苞欲开、有的怒放如盘，又刚刚淋了水，鲜灵灵，颤巍巍，十分漂亮。要是在平常，就凭这几盆花，就够几位爷们痛饮一醉的了。可是今儿个，谁有这份闲心呢？老十头一个就发起牢骚来了：

“八哥，行啊你。让人家作践成这样，还有心赏花儿呢！我说任伯安！”躲在人堆后边儿的任伯安连忙挤身出来，打千行礼说：“哎，小人在这儿呢，给十爷请安。”

十爷一挥手说：“少来这一套。我问你，这花儿是不是你弄来的？”

任伯安陪着笑说：“啊，十爷好眼力，让您一下子就说着了。小人前些天去洛阳办货，回来时顺便捎了这么几盆。十爷，您瞧着哪盆好就挑几盆，回头小人给您老送到府上去。”

十爷没好气地说：“任伯安，你这个马屁拍不响。十爷我吃饭都没滋味了，还有心赏花儿吗？你实话对爷说，老四他们要清理户部、刑部，你的屁股又坐不住了是不是？”

老十这儿一个劲儿地发作任伯安，老九可就有点不痛快了。这任伯安是我手下的人，而且也给十弟你办过事儿。你心里有气，谁心里没气儿呀，你怎么拿我的人开涮呢？在一旁站着的老十四心眼灵活，他看出来了，再让老十这么折腾下去，哥儿几个非打起来不行。他没等老九开口，更不让任伯安回话，上前一步把话头儿接过来了：“任伯安，阿哥们难得凑到一块散散心，你把花儿送到也就算尽了心了，别在这儿招人烦了，你回去吧。”

任伯安本来就机灵，马上就坡下驴，打了个千儿说：“是，小人听十四爷的，不在这儿打扰爷们的兴致了。小人告退。”

八阿哥一抬手拦住了他：“回来，我还有话要说。”

三十一 阿哥党密谋夺春华 十三千捷足先得手

三十一 阿哥党密谋夺春华 十三千捷足先得手

八阿哥胤禩借赏花为名，请阿哥党的兄弟们议事。老十胤礽我不痛快，拿任伯安发作。老十四刚要撵任伯安回去，却被八阿哥给拦住了：“慢，任伯安，我还有话对你说呢。你的那个杂货铺该收摊儿了吧。”

任伯安立刻就明白了，八爷这是话里有话呀。本书前边交代过，这个任伯安在八爷、九爷的暗中支持下，搞了个“百官行述”，记载着朝中官员们的政绩、功过是非、出身背景，等等，等等。用句现在的词汇，就是“黑档案”。那是要在关键时刻拿出来，作为特殊手段使用的。如今，这百官行述已经完成，锁在几口大箱子里。这箱子就藏在任伯安开的那间杂货铺里。现在，八爷说“杂货铺该收摊儿了”，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形势变了，万一有个什么不测，让四爷、十三爷他们给查出来，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今儿个，这花园里人杂，八爷是语带双关说出来的，任伯安当然也只得心照不宣地回答：

“回八爷，您放心，我任伯安不糊涂。这杂货铺嘛，不开了。小人立刻把它盘出去。剩下一点值钱的货，干脆放到小人开的当铺里算了。这当铺和八爷的府邸斜对门儿。八爷要有什么吩咐，小人也好随时来侍候。八爷，您老要没别的令旨，小人就回去了。”

八阿哥觉得任伯安这老小子脑袋瓜还真够好使的。便笑着点了点头，让他走了。

任伯安一走，老八对老十说：“十弟，不是八哥我说你，朝局变化不定，不是你我可以左右

的。要说气，谁没气，八哥我心里不比你更难受吗？听说你这些天在家里训人、打人。虽说阿哥打死了奴仆用不着抵命，可是这也犯着禁例哪！”

老十胤祹我可不听这一套，气呼呼地说，“八哥，你别说了，兄弟我早有准备。”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把药草来：“八哥，知道这是什么药吗？”

老八心中一惊：“这，这不是水莽草吗？”

老十点了点头说：“对，正是。不过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断肠草’。八哥，九哥、十四弟，我胤祹我想好了，真到了咱们过不去的时候，我不会等他们来拿我的。”

众人都被胤祹我这话惊呆了。堂堂皇子，随身带着剧毒的草药，随时准备要自杀，这，这也太可怕了。

老八到底看得远一点儿。他沉吟了一会儿说：“十弟，八哥我不怪你，你有这志向，是个好男儿。这个回合我们栽了，可是我们不能认输。朝野上下，十有九成的人都拥戴我。如果不是皇阿玛说话不算话，如果不是他老人家偏袒老二，他胤祹能复位重当太子吗？我就不信，人心在我们这边儿，将来他能顺顺当当地当上皇帝？哼！咱们走着瞧吧。”

这时，半天没说话的老九突然撂出了一句：“着啊，八哥说得多好啊！请各位兄弟仔细想想，这一次，表面上看咱们栽了，可是我们又吃了什么亏呢？”

众人听了先是一愣，静心一想，对呀，我们吃了什么亏了？折腾了半年，老大被囚禁了，他原来就不是阿哥党的人，活该。太子党的老十三，挨了一顿打，又关了三个月。阿哥党的几位却是有惊无险，连根汗毛也没掉啊！

老八挥挥手让王鸿绪、阿灵阿他们几个都退了下去，只留下老九、老十、老十四等哥儿几个，这才阴沉地一笑说话了：“九弟，你刚才的话算敲到正点儿上了。要说吃亏的是我老八，我没看透父皇的心思。众臣工一致推荐我的时候，我昏了头，被人家捧上了火炉子，挨热、受烤，该我受这份罪。俗话说，经一事，长一智。我不会再当傻瓜了。哼，大哥那施用妖术的蠢办法，我一辈子也不会干。可是，我也不信，老二受了妖法就会干出与母妃通奸的丑事来！”

此言一出，把老九、老十、老十四吓傻了。他们不解地问：“什么，什么，八哥，你说什么？”

“哈哈……兄弟们，不知道了吧？告诉你们，你八哥这些天虽然遭了天外飞来的祸事，可是我没有倒，也没有闲着。太子栽跟头是在热河。还记得吗？一夜之间他先失了宠，不准见驾，接着又被皇上停用了太子印空。后来，咱们哥儿几个又给他添了把底火，把凌普的兵调来，这才把老二赶下了台。你们可知道那开头的第一夜是为了什么事儿吗？哼哼！如今我打听清楚了，他和贵人郑春华通奸被父皇当场抓住了！你们想，这等丑事在民间还因伤风败俗招惹骂名呢，出在皇宫里，那不更是欺君欺父吗！这事儿，父皇当然无法容忍，可这事父皇又没法明说。所以，废了太子，把那个淫妇郑春华也打入了冷宫，后来又送到了洗衣房里去干苦活。兄弟们，这个郑春华可是个现世的活宝啊！只要把她抓在手里，想再次扳倒太子，那还不易如反掌吗？”

老八这番话说出来，可把老九他们哥儿几个的劲儿给提起来了。对呀，这可真是个带把儿的烧饼啊！便一齐急急忙忙地问老八：“哎，八哥，你说吧，咱们该怎么办？”

老八胸有成竹，沉稳地说：“嗯——依我看，太子刚刚复位，圣眷正隆，他暂时不敢乱来。我估摸着，他要有所行动，必定是两条路。一，杀郑春华灭口；二嘛，把郑春华弄出来，重续旧好，所以，咱们得设法保住郑春华的小命，最好是把她弄出来，藏到一个神不知、鬼不晓的地方。将来用得着的时候，她就是咱们手里的一张王牌。打出这张牌来，立刻就能把胤祹置于死地。老十四，这事儿你来办如何？一要缜密，二要稳妥，你觉得怎么样？”

老十四的劲头来了：“八哥，你放心吧，跑不了她！”

被打入冷宫罚做苦役的郑春华万万没有想到，她，一个受了太子的勾引、玩弄，又遭到皇上严厉惩罚的弱女子，一夜之间竟然又身价百倍，成了太子和阿哥党争夺的宝物了。这边要杀她，

那边要抢她。这边杀她是为了灭口，而那边要抢她，则是为了要她当活口供。如果说，在争权夺位的争斗中，康熙的儿子们“无所不用其极”这句话，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

可是，这件事郑春华本人并不知道。当初在热河的时候，她掏出了暗藏的毒药却并没有自尽。她是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但是对太子，还是一往情深的。她之所以不死，就是为了保全太子。这个理儿明摆着，郑春华要是死了，她自己倒是解脱了，可是太子就得落个“勾引母妃，逼奸致死”的罪名；如果她不死，无论谁来审这个案子，她都可以说是自己勾引太子的，把罪名担下来。可谁知道康熙并不想审这个案子，只把郑春华打入冷宫，罚做劳役。对这个处置，她甘心情愿毫无怨言。她在等，在盼。等的、盼的是有那么一天太子被赦免，或者登了皇位。到那时，她当然既没脸见老皇于地下，也不能在太子身边去争什么封号，那一天也就是她的死期了。这也是她报答太子唯一能做的事。所以，自从被送进洗衣房之后，郑春华头不抬，口不开，只是埋头干活，外边什么事儿都不问。这里监工的太监们只知道郑春华原是宫里的贵人，如今遭了贬。至于她犯了什么罪，将来会不会重新入宫，谁也不知道。所以，对这个郑春华，太监们是既不敢放肆虐待，也不敢掉以轻心。按宫里规矩，凡是在这里受苦的官人，无论外边出了什么大事，都不准她们知道。太子复位也好，皇上南巡也罢，郑春华是一概不知晓。皇宫里上上下下，皇帝、皇后、嫔妃、宫人，还有各个大殿里的帐幔、桌裙、椅垫、衣物……有洗不完的东西，够她们这帮人忙活的了，哪还有心思去打听闲事呢！

这天下午，太监头子文润木领着几个小太监抱来了一大堆的衣物说：“哎，都听着，这些都是毓庆宫的东西，太子等着用的。你们趁着天好，马上洗浆好喽，听见了吗？”

什么，什么，毓庆宫？太子？郑春华忍不住了，她壮着胆子问了一句：“文公公，如今是哪位阿哥当了太子啊？”

“哦，你们这儿消息不灵，还不知道呢，是二爷又复位当了太子了。今儿个，皇上带人南巡去了，留太子在京城里监国。太子吩咐的事儿，咱们敢耽误吗？”

郑春华不听这话还倒罢了，一听这话，只觉得眼前一片金光闪动，头一晕，差点儿栽倒在地。文润木连忙上前，扶住了她说：“哎，郑春华，你，你这是怎么了？”

“文公公，请恕罪。我，我头晕得很。”

“嗨！有病犯什么罪呀。今儿个，你不必干活了，回房休息去吧。”

郑春华强自挣扎回到自己的住处。她颤抖着双手从枕头下边摸出了那个装着“鹤顶红”毒药的小瓶子，紧紧地攥在手中，心中默默念叨着：“太子呀，太子，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你重登太子宝座，你照旧监国理政，这就好了。我郑春华总算对得起你了。我也不再连累你了，如果咱们还有缘分，那就来生再相见吧。”她抖抖索索地打开了药瓶，想就着自己那奔涌而出的泪水吞下这致命的药丸。可恰在此时，就听文润木在门外高喊一声：

“郑主儿，您的灾星退了。十三爷奉太子的谕旨看你来了，快出来迎接十三爷吧。”

郑春华这一惊非同小可。她慌手慌脚地把药瓶塞到枕头底下，擦了一下脸上的泪痕，正要出门迎接，十三爷胤祥已经大步流星地走进屋里来了。

老十三这趟来的可真不易呀！自从太子胤初去找他，要他设法杀掉郑春华的那天起，胤祥就看透了太子的为人。他暗下决心，决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太子一走，胤祥马上去找四哥，一五一十地把胤初的话说了一遍。哥儿俩的想法完全一致。那就是把郑春华从监禁中搭救出来，保住这个可怜女人的命，也免得太子再生是非。哥儿俩反复计议了很长时间，才定下了一条计策。今天，父皇出京南巡去了，阿哥们当然要去送行。皇上南巡扈从如云，送行的人比随驾的人还要多，趁着那个乱劲儿，胤祥拨马回来到了这里。

文润木一见十三爷突然来到，慌得不得了。怎么了？因为他是胤祥的家奴啊。前边说过，如今十三爷府上的老管家文七十四就是文润木的父亲。他们是全家卖身到十三爷府上的，只有这个老二文润木净身入宫做了太监，分到这里当了个小头目。今天，家主儿来了，文润木不知道有什

么事儿，他能不谨慎小心侍候吗？他急忙上前施礼：“哟，家主爷来了。奴才给主子请安。”

十三爷笑着说：“哦，是文润木啊。怎么样，在这儿还好吗？前几天我赐给你家的那座宅子你回去看了吗？”

文润木连忙回答，“奴才正要谢主子呢。那宅子奴才看了，没说的。要是放在乡下，我们简直成了豪门富户了。我说要给爷立个长生牌位，爹不让。他老人家说，报恩不在嘴上，对主子忠心耿耿，把主子爷交办的差事办好，才是真心报恩呢。”

胤祥听到这里，心中怦然一动。哦，怪不得四哥家里的佣人，全是自个儿买的奴才，一个外人也没有。不是家奴，能有这份忠心吗？想到这儿他说：“好好好，你爹说得好。文润木，今儿个我是奉了太子的谕旨来瞧郑主儿的。你是这里的头目，能给个方便吗？”

文润木一愣，心想，哟，这可是犯着禁例的呀！十三爷说，奉了太子的谕旨，可是空口无凭啊，我放是不放呢？嗯——得放！十三爷是家主爷呀。再说，皇上出京南巡，太子正在监国。他传下谕旨，我又怎敢不听呢？想到这儿，他笑着说：“哟，主子爷瞧您说的，这点儿事奴才担了。您老请进。”

十三爷进去了，文润木不敢大意。他远远地站在外边，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

屋里，郑春华见十三爷进来，连忙跪下请安。胤祥急促他说：“免礼。郑贵人，我这次是冒着大风险来交代你两句话的，你仔细听着：一，要小心别人暗害你；二，你要立即做好逃出去的准备。”

郑春华大吃一惊：“啊！十三爷，此话怎讲？”

“咳，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太子虽然已经复位，但朝中形势比以前更加复杂了。你一身系太子之祸福，社稷之安危。所以，有人一心一意要加害于你，你必须小心提防。我正在设法救你出去，你绝不可三心二意。好了，这地方我不能多待，一切由文润木为你安排。你要听话，明白吗？”胤祥匆匆说完，拔腿就走，把郑春华一个人撂在那里，倒不知如何是好了。

文润木见十三爷快进快出，没有被闲人看见，这才放下心来。他迎上前去说：“主子爷，您传完话了？赏个脸到奴才房里吃杯茶吧？”

老十三没理会他的话，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跟我来。”

文润木一惊，哟，主子的脸怎么说变就变。他不敢问，忙跟着胤祥来到远离房舍的一棵大树下，十三爷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身问道：“文润木，爷现在有件差事想交给你办，不知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爷，我们全家都受了爷的大恩。爷派的差使，奴才敢不尽心尽力地办好嘛。再说，奴才虽然净了身，可还是男儿，有什么不敢干的呢？”

“好，这就好。”胤祥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包药来：“瞧见这个了吗？今晚子时，你把这药给郑贵人吃下去。”

文润木大吃一惊：“啊？爷，这，这……”

“哦，你不用害怕。这不是毒药，这叫‘鸡鸣五鼓返魂丹’。人吃下去之后，立刻就死，脉息全无。可是到了鸡叫天明的时候就会醒过来了。你让郑贵人吃下药之后，立即称她是‘暴病身亡’，而且要连夜把她送到左家庄化人场去。”

“主子爷，您这……是……”

胤祥打断了他：“好了，别打听了。知道的多了对你没好处。这洗衣房上上下下由你打点，需要多少银子上我府里去拿。至于左家庄那边，爷自会料理，不用你操心。告诉你，这可是积阴德、修来世的事儿，你明白吗？”

文润木连忙回答：“是，是，奴才明白。不过……十四爷前几天也来过，他交代过要善待郑贵人，不能出差错。要是……”

“哦，你不要担心那边儿，一切由我作主呢。大不了十四爷到内务府告你一状，开销了你的

差事。真到了那时候，十三爷我把你们全家都脱了奴籍，放你们回老家去。我赏给你们十顷地，五千两银子。你，你爹，你哥哥。嫂子和妹妹一辈子也吃不完的！可是，我把话说到头里，你是知道爷这拼命十三郎的脾气的。这件事，如果你办不好，或者是走露了风声，那可别怪我十三爷翻脸不认人。明白了吗？”

文润木怎么能不明白呢。自己全家的生死祸福都掌握在十三爷的手里，说赏你、升你，让你吃穿不愁，荣华富贵；可是说罚你、贬你，杀了你的头都没地方告状去。今天，十三爷交办的差使是得提着脑袋干的。可是老爹说过，报恩不在口头上。现在主子用着自己了，能推脱不干吗？何况十三爷刚才这话里是又有恩德又有威胁的，是不容反驳也不容违抗的。想到这儿，他咬了咬牙说：“主子爷您老放心，奴才是有良心的。这差，我办了！”

老十三不再说话，把那包药往文润木手中一塞，转过身子，大步朝外边走去。

三十二 康熙帝私访骆马镇 欧阳宏纵论红项戴

三十二 康熙帝私访骆马镇 欧阳宏纵论红项戴

这次康熙皇上南巡，和以往几次，可大不一样了。要简单他说嘛只消一句话，他是为了散心解闷的。太子、阿哥们闹了几年，他拼上老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乱子压了下去，让太子重新复位，现在朝政安定了，他不该出来消散一下吗？可是，这事又不那么简单。康熙当了几十年的皇上，如今老了，人一老，就不像年轻人那样，拿得起，放得下，三个饱，一个倒，什么都不想。他心里装着的事太多了。他想趁着这次南巡，访一访民间疾苦，查一查官员政绩，安定一下江南民心。他老了，现在不来，以后恐怕想来也来不成了。此外，康熙心中暗藏着一个打算，他要借此机会试一试太子胤礽，看他是不是真的悔过自新了，是不是有能力接下这锦绣江山。所以，临行之前，康熙放了风，留下太子监国，除非军情大事要飞马奏报之外，其余日常朝政，统统由太子全权处置。说白了，他这次大撒手地放开让太子去干，就是为了求得个放心。

有了这个想法，一上路，康熙便摆出了悠哉游哉的架势，过五台、登泰山，然后弃车乘舟，沿河南下。这一天，来到了骆马湖镇外。康熙皇上想起，当年第一次南巡时，就是在这里，收伏了江洋大盗刘铁成。那天夜里，阿秀的义母韩刘氏，一张利口，硬是说得刘铁成俯首称臣。唉，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刘铁成，已是御前忠心耿耿的侍卫了。康熙皇上越想越兴奋，他把张廷玉从后边船上叫过来，指着远处岸边的人群说：

“廷玉，看见了吗？那岸上黑压压的全是人。朕估摸着，大概是这里的地方官、河运总督他们来迎驾的，朕不耐烦这些俗套，走，咱们换了便衣，从这儿悄悄下船，到镇上去走走如何？”

张廷玉是个谨慎人，他可不敢接这个差事，忙说：“圣上，臣后生晚辈，没能赶上圣驾当年微服外出的奇遇。进宫之后，不断听人说，皇上曾经单身闯过鳌拜府，进过吴应熊的家，在山西的沙河堡险些遇刺，在这个骆马湖镇上又逢凶化吉。可这都是往事了，如今圣上年事已高，虽然真命天子有神灵保护，但不宜再犯险履难，微服出访。”

康熙一听这话就笑了起来：“哈……廷玉呀，你真是个书呆子。朕一生以百姓为社稷之本，无论何时何地，从不作践黎民。哪有那么多的人要加害于朕呢？走，就这么定了。”

康熙立刻命随侍的太监，取来便衣，让张廷玉、刘铁成也换上了，三人下了龙舟，一路说说笑笑，向骆马湖镇子走了过去。一上岸，康熙就显得特别的开心。他瞅了一眼张廷玉笑着说：

“廷玉，瞧你这身打扮，要说是个买卖人吧，却一脸的书生气；要说是赶考的呢，却又向南

走。倒不如铁成，像个老实巴脚的随从。”

张廷玉低头一看也笑了：“主子，奴才这是去南京赶考嘛。哎，镇子快到了，铁成，你要多加小心哪！”

刘铁成旧地重回，感慨万千。不是那年皇上南巡，不是他凑巧在那天晚上，带兵闯进骆马湖镇，而且惊了圣驾，他能有今天吗？听了张廷玉的话，他笑了一下说：

“张大人，您放心。这骆马湖是我刘铁成当水匪时的老窝。如今天下太平，没有强盗，今儿个，不碰上什么事倒也罢了，万一有个毛贼什么的，不用抬主子的旗号，提一句当年的刘大疤拉，就得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窜。”

康熙听他说得直率，不由得开怀大笑。这时，已经来到镇于上。康熙放眼一看，这镇子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河运畅通，似乎比从前热闹了一些，人也多了。张廷玉、刘铁成一左一右护着康熙，在集市上随便走着。康熙不时停下脚来、问问老农庄稼长势、收成好坏，向买卖人打听一下行情。碰上个老者，康熙还要问问他们，地方官员是不是爱民、清廉，赋税重不重，火耗银子加了多少。张廷玉不由得暗自赞叹：嗯，平日说，皇上怜老惜贫，爱民如子，今儿，我可亲眼看到了。要不说透，准能认出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竟是主宰天下的皇帝呢。

来到十字街头，康熙一眼瞟见，这里有一座茶馆，背河临街，里面人声喧嚷，热闹非凡。嗯，听听这泡茶馆的人们都说些什么。他拉了一下张廷玉，抬脚向茶馆里走去。

茶馆掌柜的，早看见这三位穿着朴素却气度不凡的客人了，连忙迎上来打招呼：

“哟，三位老客驾到，快，里面有请。今儿个爷们来巧了。皇上南巡，龙舟要经过镇子边上。您瞧，我这靠窗户的地方，还留着一张桌子呢。请爷到这边坐，待会儿，龙舟过的时候，不用挨挤了。要是咱们有福，说不定还能见到皇上呢。请，爷这边请。”

茶馆掌柜一边唠叨，一边手脚麻利地擦了桌子，又献上三杯香茶，几样时鲜点心。康熙居中坐了，又示意让张廷玉、刘铁成也坐了。当然，要按规矩，他俩是得站着侍候的。可这是微服私访啊，一人坐着，两人侍立，那不露馅了吗。刘铁成坐是坐了，可是却脸冲着外边，警惕地注视着茶馆里的一切动静。

茶馆里虽然各色人等都有，说话也各有各的题目，但康熙很决就听出来了，今儿的议论中心，是皇上驾到的事。离皇上最近的一张桌上，挤着七八个人，在听一位老者发议论：

“咳，皇上南巡，到处都有人接驾、送驾，这没有什么希罕的。你们刚才说，河督府的丰大帅也来了，几十名官员中，数他官大，还有红顶子呢。其实，你们不知，这红顶子的讲究可多了，有正红、血红、笏红、银红、喜红、老红，各色名目，这里面学问大了。”

康熙一听这话，来了兴致：嗯，按本朝官制，三品以上大员，才能在帽子上加戴红宝石的顶子，可只是按官职不同，有大有小罢了，怎么又出来这么多名目呢？他把那说话的老者一打量，差点笑出声来。怎么了？这人的长相太让人看不上了。五十多岁的年纪，干巴黑瘦，尖嘴猴腮，长着两撇稀稀疏疏的老鼠胡须，随着他说话，那胡子还上下乱颤，可是，两只三角眼里射出的却是炯炯有神的光芒。围着他坐的几个人，也听得入神了，纷纷要求：“哎，欧阳先生，您老见多识广，就给咱批讲批讲如何？”

“好好好，老夫就说说这红顶子的不同来历：先说正红，这是正经八本靠着打江山的战功或者是治理地方的政绩，硬挣来的。银红嘛，顾名思义是拿钱买的。笏红呢，也好说，笏，是写信用的信笏的那个笏字，不用问，是投了哪位大老爷的面子，大老爷一高兴，一封荐书，送到部里，委派一个美差，戴上了红顶子。”

欧阳先生刚说到这儿，就有人插言了：“哎，我说欧阳兄，如果立了战功，戴上红顶子叫正红，那血红又该怎么讲呢？”

“哎——那可大不一样。打个比方吧，像前几年吴军门奉旨剿灭海盗，其实水匪只不过三十来人，可咱们这位军门一下子就杀了八百多。凭人头报功，硬是用百姓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

这才叫血红呢。还有喜红，那是碰巧事的。比如哪位王爷生了儿子，哪位大官讨了小老婆，让你赶上了，送份厚礼，还得送的是时候，对了缘法，就也能混个红顶子。这里面最惨的是老红，一辈子规规矩矩，少操心办事，多保养身子，苦熬硬撑，到了头发白的时候，也许能闹个红顶子戴戴。”

这一番议论，可把大伙说乐了。康熙也听得津津有味。就在这时有人插言说：“欧阳兄，您看，像咱们这位丰大帅，他的顶子该叫什么呢？”

康熙知道，这人说的丰大帅，是现任河防总督丰升运，正二品的红顶子，上任还不到一年。嗯，朕倒要听听他在百姓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老欧阳一捋老鼠胡子，笑着开言了：“嗯，他呀，为当这河督，先去求了十四爷，又去求了吏部邱尚书。这邱尚书有个毛病，喜爱男宠。丰升运就买了十几个漂亮俊秀的男孩，送到门上。后来，他的夫人，又拜了一位大学士当干爹。丰升运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自己的小妾也赔了进去，送给了十爷，你算算，这费了多少苦心，又该叫什么红呢？”

一个胖子听到这里，早已忍不住拊掌大笑：“哈……欧阳兄，你不必说了，小弟我知道了，咱们丰大帅这个顶子，应该叫肉红。”

此言一出，不光是这几个人，整个茶馆全都哄堂大笑。康熙也忍不住笑得把茶都喷出来了。突然，从一张茶桌前站出了个中年汉子。他横眉立目，走了过来，阴沉沉地说道：“请问这位老先生尊姓大名？”

老鼠胡子拿眼瞟了他一下：“不敢，在下欧阳宏，素不相识，不知有何见教？”

“哦，是欧阳先生，还有你们几位，请移尊步，随我走一趟吧。”

“干什么？”

“嘿……实不相瞒、在下是河督府的差人，在这里听了多时了。刚才你们说，丰大帅是肉红顶子，所以，请你们去当面禀告丰大人。”

众人见惊动了官府的人，都不免有点慌张，胆子小的，早站起身来，准备开溜，可又舍不得不看这热闹。那欧阳宏呢，却气清意闲地微微一笑说：

“阁下，你太孟浪了吧。拿人，要有当地府县的传票。丰大帅管的是河务，恐怕他没有这个权力！”

那汉子把眼一瞪：“嗨，真有你的，告诉你，大帅如今就在河岸上等候接驾呢。别说这里的县官、府官，就是巡抚、道台，也不敢驳他的面子。”

康熙刚才正听得有趣呢，心想，今儿个要不是微服出访，怎么能听到欧阳先生这番高论呢。冷不防，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把这场热闹给搅了。他的脸，马上就沉了下来。张廷玉见这里的人太杂乱，怕皇上万一发作起来，不好收场，就要起身上前干预。康熙一伸手，把他拦住了。这时，那个戈什哈冲着门外大喊一声：“来人，把这几个犯上作乱的贼人，与我拿下了。”

随着这声喊，门外闯进五个彪形大汉，拉拉扯扯，就要动手。茶馆老板刚要上前劝解，被大汉一把推了个趔趄。只听他又大喊一声：“这里没事儿的人，都给我滚出去。”

滚出去？这位官差可没想到，这茶馆虽然不大，可客人里还真有几个惹不起的。康熙皇上他们，当然不听他这命令，就连那位其貌不扬的欧阳老先生，也是稳坐不动。他笑咪咪地开言了：

“哎，我说你们几位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你听，这阵鼓乐，由远而近，想必是皇上坐的龙舟过来了。你要是非要拿我，等御舟一到，我就放开嗓子喊冤，然后，同着你们的丰大帅，一块到皇上面前说理去。让皇上评断一下，丰大帅的顶子，倒底是不是肉红。”

康熙听他这么一说，不由得心中好笑：这个丑八怪，点子还真不少呢！

可这会儿，那戈什哈却被欧阳宏说愣了。哟，他说得不错。我一动手，他一喊，惊动了御驾，连我们丰大人恐怕也吃罪不起。可是，他又不肯就这么下台，便高喊一声：“把门给我封上，今儿这个店我包了，茶钱我付。里边人不准出去，外边人不准进来，等圣驾过去之后，咱们

再算账。”

“哈……”欧阳宏仰天大笑，“好一个蠢才，这办法真好，倒把我们的茶钱也省了。待会儿，皇上龙舟从窗下过时，必定是人山人海，欢声雷动。我们就趁那个机会堂堂正正地走人。你要敢拦阻，咱们就手拉手地打到御驾跟前去。说不定，皇上的侍卫还把你当强盗给拿了呢。哈……”

那戈什哈一听，傻眼了。对呀，看来，今儿个我是栽了。不行，得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以后碰上了再找补吧。想到这儿，他站起身就要往外走。康熙向刘铁成递了个眼色，刘铁成心领神会，跨前一步，抓住了那戈什哈的肩膀：“哎，老兄，你不能走。你走了，我们的茶钱谁来付呢？”

那戈什哈回头一看，好家伙，这黑大个可不像个好惹的主儿，而且这里也不是打架撒野的地方，便乖乖地掏出一锭银子，扔给茶馆老板，夹着尾巴飞也似地跑了。茶馆里上上下下，人人鼓掌大笑。康熙这一生微服私访不知多少次了，可是从来没像今天笑得这样开心呢。

欧阳宏推开众人，来到康熙面前，略一拱手说：“这位仁兄，看样子你们不像本地人，不知道这丰大帅的厉害。老朽奉劝你们，趁着御驾还没过去，赶快去吧，免得惹祸。”

康熙微微一笑：“多谢关照。你的话很有意思，我还没有听够呢。听你的口音，也不是本地人嘛，咱们同到驿馆去畅叙一番如何？至于丰大帅，不必怕他。这山东。安徽的巡抚，都与我有交情，就是十四阿哥，我们也有点缘分。他丰大帅奈何不了咱们。”

欧阳宏略一沉吟，哦，看这架势，听这口气，这个老头恐怕是位退休在家的大官，怪不得有这样雍容华贵的风范，落落大方的气度呢。想到这儿，他点头答应了：“好，恭敬不如从命。如此说来，在下可要打扰了。”

康熙拉住欧阳宏的手，出门就走。刘铁成紧随其后。张廷玉连忙紧跑几步，到前边安置去了。

几个人来到驿馆，驿丞早迎出来了。刚才，张廷玉来告诉他，说有位京城来的“东宫洗马”带着随从要住在这里。“洗马”本是朝廷掌握书籍史册的官员，可这驿丞不知道啊，还以为真的是给马洗澡的差役呢。不过，人家既然是京里来的，不论官大官小，都得小心侍候，所以，他一见康熙就连忙上前拱手行礼：“爷，小的给您请安了。爷来的巧，因为今儿皇上从这里过，丰大帅怕皇上要住，让小的把这驿馆里里外外都打扫净了。可刚才又听人家说，皇上不但没下船，连面都没露。丰大帅和这里的大小官员在岸上白站了半天。我这驿馆也全都空下了。您老就住上房吧。”

康熙也不答话，只笑微微地点点头，和欧阳宏一起，走进上房。驿丞跑前跑后，送茶，送水，又摆上了酒席。

欧阳宏拱拱手问道：“素不相识，多有打扰，敢问先生贵姓，台甫。”

康熙随口答话：“不敢，在下姓龙名德海。字秉政。”

欧阳宏心中一动，嗯，龙德海，难道……他正要发问，驿丞送茶上来了，一边安置，一边问：“我说洗马老爷，您这差使，小的我第一次听说。不知您在东宫管着几匹马，每天是洗一匹呢，还是全都洗一遍？”

康熙仰天大笑：“哈……问得好。嗯，我告诉你，我管着二十四匹马。高兴了，全拉出来，一天洗他好几遍；不高兴呢，任他们随便乱踢、乱咬，我看都不看。”

驿丞一听这话惊得直咂嘴：“啧啧啧啧，还是皇宫的差使美呀！”欧阳宏却又是一惊：怎么，他管着二十四匹马？哦，难道我今天碰到的竟是皇上不成？

三十三 沐皇恩方苞近天颜 施报复太子泄私愤

三十三 沐皇恩方苞近天颜 施报复太子泄私愤

康熙微服私访，在骆马湖镇上的茶馆里结识了欧阳宏，便把他带到驿馆里吃酒倾谈。可是刚一通名，康熙的假名：龙德海、字秉政就引起了欧阳宏的疑心。驿丞又过来闲聊几句“东宫洗马”的笑话，聪明过人的欧阳宏马上就敏锐地觉察到面前这位慈祥和善的老者，可能就是当今皇上。

康熙早看出欧阳宏的神情了。他知道，这个面目丑陋的老人天分极高，怕再顺着这个“洗马”的题目说下去，会暴露自己的身份。连忙把张廷玉叫来一块吃酒论文，谈天说地，这才把话岔开了。三个人一边吃，一边谈，远自古代圣贤，近到当今朝政，上至日月星辰，下至民俗习惯，没边儿没沿儿地随便谈。张廷玉知道，康熙这是在考查欧阳宏的学问呢。说来说去，康熙看出来，这欧阳宏学问渊博，才思敏捷，不管是什么事都有独到的甚至是惊人的见解。他心中暗暗称赞：嗯，好一个鸿学大儒啊，比起高士奇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可惜年龄大了点儿，不然的话，朕倒要启用他了。

仨人这儿谈兴正浓呢，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驿丞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爷，实在对不起，这上房您不能住了。”

康熙脸一沉，问：“怎么了？”

“哎呀，是这么回事。丰大帅今儿个没见着皇上，可是皇上的龙舟又没开走，所以大帅要在这儿住。小人刚向大帅回了一句，大帅就给小人一个嘴巴子，骂小人有眼无珠，连洗马和大帅谁大谁小都不懂了。下人不敢和大帅犟嘴，只得来求爷赏个脸，搬到厢房去住吧。”

欧阳宏刚要说话，却被康熙笑着拦住了：“噢，欧阳先生，不必和他计较，咱这六品官让他二品官也是应当嘛！走，到厢房去，继续吃酒。今晚，你我二人抵足而眠，彻夜倾谈，你看如何？”

康熙一行随着驿丞，从上房出来，挪到东厢房里去。张廷玉机灵，他知道下边的戏不好唱了，便闪身出了驿馆。可是康熙他们从院子里经过的时候，却被那个在茶馆里找事儿的戈什哈瞧见了。他紧走两步，来到丰升运身边小声说：“大帅，就是这几个刁民。那个长着老鼠胡子的，骂您是肉红顶子。这黑大个儿有点儿力气，也不是个好东西。”

丰升运阴沉地一笑，倒背着手慢慢地来到东厢房门口，叫了一声：“房中是哪位贵客，可否出来容丰某一见呢？”

一边说一边就要往里闯。却不防刚到门口，就被刘铁成那铁钳似的大手给抓住了：“丰大帅，您太孟浪了吧！”

丰升运挣了一下，没能挣脱，他可来气儿了：“嗨，真有你的。我丰某既然是你们说的肉红顶子，就是封疆大吏。你一个小小的部曹，竟敢阻挡爷的大驾！来人，把这个小子与我拖开！”

下面打雷似的应了一声，抢上来几十名戈什哈，不由分说就要动手。恰在这时，有人高喊一声：“不准放肆！”话音儿没落，张廷玉身穿一品官袍，头戴珊瑚顶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闯了进来。他的身后是德楞泰和几十名御前侍卫，骑着战马，一拥而入。个个手执刀剑，人人明盔亮甲。丰升运和他的戈什哈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呢，张廷玉已经翻身下马，快步走到东厢房的台阶上，怒斥一声：“圣驾在此，谁敢无礼！”

这一声虽然不高，却似乎地响起了个炸雷。丰升运带来的那些如狼似虎的兵丁、戈什哈全都吓傻了。屋里的康熙皇帝站起身来，从容不迫地掸了掸衣服，又在惊呆了的欧阳宏肩头轻轻拍了两下，然后慢步来到门口，不怒自威地说道：“丰升运，你带着这么多人强行见朕，有何事要奏

啊？！”

丰升运痴痴呆呆地站在院子里，眼神都直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叫了一声“皇上——”忽然他头一栽，倒在地下不动了。

张廷玉走上前去，摸了摸他的鼻息，回来奏道：“圣上，这奴才吓死了！”

康熙冷笑一声：“哼，死了更好，拉出去喂狗。还有那个仗势欺人的戈什哈也一顿乱刀砍了！”

康熙这话刚一出口，忽听身后有人冷冰冰地说：“陛下乃千古圣君，为何在暴怒之中，做此亡国之举呢？”

康熙惊得回头一看，原来说这话的竟是那个貌不惊人的欧阳宏。

康熙大惑不解地问：“欧阳先生，朕处置贪赃枉法的乱臣，怎么会成了亡国之举？”

欧阳宏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万岁容臣启奏。处置乱臣国有法典，无论其犯罪轻重，均应交付有司，依律问罪，然后奏明皇上裁定。前明时有法不依，东厂、西厂、锦衣卫横行无忌。皇上也听任太监干预国事，动不动就用非刑、酷刑和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段对付臣子，以致众叛亲离。此前明亡国之教训之一。今我朝皇上仁慈盛德，以律治国，天下升平，万民乐业。陛下怎可因一时之怒，将封疆大吏之尸体拖去喂狗？臣以为此举有损圣上一世英名。如下边也依此办理，则国法不行，苛政肆虐，岂不要重蹈前明之覆辙吗？”

康熙心中一震，对呀，朕的一言一行都将载入史册。后人如果见朕做出这种事来，该怎么评价朕呢？再说，朕百年之后，太子继位，也照此办理下去，那大清的江山岂不要垮了吗？嗯，好！凭这一句话，这个欧阳宏朕一定要用他！想到这儿，他上前一步，扶起了欧阳宏，诚恳地说：“欧阳先生，你的话使朕头脑清醒了。好，就依你所奏。张廷玉，你将丰升运的罪行写出条陈，发给刑部议处。欧阳先生，朕想把你留在身边，就在上书房里行走，你可愿意吗？”

欧阳宏一听这话，扑通一下又跪下了，他哽咽着说：“皇上如此隆恩，臣感激不尽，但臣有罪，有欺君之罪，故此不敢奉诏。”

“什么，什么，你有欺君之罪？”

“是，臣并不叫欧阳宏，乃是皇上钦命锁拿进京、现在又化名潜逃在外的罪人，桐城方苞。”

一听说面前跪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桐城派文坛盟主，久负盛名的方苞，康熙和张廷玉全部愣住了。他们万万想不到，一代文坛领袖、海内鸿儒竟是如此的貌不惊人。他们更没想到，方苞直到今天还流落江湖，不敢回家，甚至不敢说自己的名字。读者朋友们大概还没有忘记，在本卷前几回中，也就是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去安徽桐城视察河务时，咱们曾提到过方苞的事，这事牵连着一件钦命大案。有个叫戴名世的人，出了本诗集，其中有一首咏黑牡丹的诗，诗中有这么两句话：“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朱色是红色，可在那个时候也是朱明王朝的通称。诗中把满清夺了大明的江山，说是“夺朱非正色”，又把满族人统一中国称做是“异种也称王”，这就犯了诋毁大清的罪。所以，戴名世被抓进京城杀了头。而方苞以一代大儒的身份，为戴名世的诗集写了序，结果因此受了牵连，也被抄家问罪，逮进了京师。后来，四阿哥、八阿哥和许多大臣联名为方苞作保，康熙才明下诏旨，赦免了他。可是今天，方苞的话说得与事实不符啊。康熙禁不住问道：

“哦，原来你就是方苞。你的罪朕早就赦免了，也明发诏谕放你回家了。你为什么还要隐名埋姓，四处逃亡呢？”

这一下该方苞发愣了：“圣上，罪臣适才所言绝非再次欺骗圣君。朝廷何时赦免了臣的罪过，臣至今还不知道。”

康熙奇怪地问：“嗯？那，你是怎么从刑部大牢里出来的？”

“回圣上。那年，刑部为宰白鸭的事清理狱中犯人，不明不白地放了很多，臣就是在混乱

中被放了的。出来之后，臣以为刑部一旦发现将臣错放了，必然会通令缉捕。所以，臣一直是隐姓埋名，四海漂泊。”

康熙不言声了。唉，刑部乃掌管天下生杀大权之地，执行国家法典的重要衙门。可是一会儿宰白鸭，一会儿又私放犯人，竟然成了一个说杀可以随便杀人，说放又可以任意放人的、没有一点王法的地方。国家吏治怎么败坏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了呢？上书房里光有张廷玉一人不行，朕一定要留下方苞。想到这儿，康熙叹了口气说：“唉，过去的事是一场误会。你这几年吃了许多苦，真是委屈你了。好了，不说了。从今以后，你就在上书房里办差吧。”

张廷玉觉得康熙的心思简直越来越让人猜不透了。方苞是有罪之人，赦免他已经是天恩浩荡了。就是看他有才华，要起用他，也不能一下子就进上书房啊。这地方无论官职大小，只要进来，文武百官就得把他当宰相来看。这，是不是宽宏得过分了。可是当着方苞的面儿，他又不便明说，思虑再三才吞吞吐吐地说：

“皇上，上书房乃机枢重地，方苞新进又没有功名，是不是……”

他刚说了一半儿，就被康熙打断了：“廷玉，你怎么这么迂腐。什么新进，什么功名，你不知道朕从来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吗？明珠那点儿小聪明，在上书房干了二十多年。高士奇有什么功名，不也干得很好吗？朕的老师伍先生不过是个举人，你们几个敢和他相比吗？再说，上书房不过是朕的书房，有什么大不了的。从前没设上书房不也过来了吗？朕老了，近来，越来越觉得孤独，越来越体会到了孤家寡人的滋味。方苞，朕让你进上书房，可是不打算封你做官，想让你以一个布衣书生的身份做朕的一个朋友，你愿意吗？”

方苞不是一般的书生，他是文坛领袖，他能听不出皇上这话的深意吗？一旦他方苞做了官，就与皇上有了君臣的名分，就得小心谨慎地侍候皇上，就得战战兢兢地应付官场争斗。他方苞没有功名，没有党羽，以犯罪之身受到赦免，又被委以重任，能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吗？他能大事小事都靠皇上出面说话、为他做主吗？现在皇上让他以布衣书生的身份进入上书房，不做大臣，却做皇上的朋友。这样，既能向皇上进言，又不担任任何责任，他何乐而不为呢？所以，皇上的话刚一落音儿，他就叩头谢恩了：“臣方苞遵旨。臣以待罪之身得近天颜，聆听圣君教诲，实乃三生有幸。臣当以垂暮之年，尽心尽力，辅佐皇上。”

“好，这就好，你起来吧。朕这样处置也不光为了你方苞，说来说去，也是为了朕自己呢。你们汉人中不是常有人发牢骚说朕不重用汉人吗？朕就是要让他们看看，连方苞这骂过朝廷的人，朕不但能容得下，而且要委以重任，视为朋友。方苞，你有才华，有胆识，来到朕身边之后，不要磨掉了锐气，该说的只管说，该劝谏朕的也只管放胆直言。因为你不是臣子，不是奴才，而是朕的朋友，是朋友，你懂吗？”

方苞热泪盈眶，颤声说道：“皇上请放心，臣方苞明白。”

康熙的车驾到达南京之后，坐镇京师的太子胤初收到了张廷玉从骆马湖发来的御前文书。说丰升运贪赃坏法，冲撞圣驾，已被革职拿问，着刑部议出罪名，奏明皇上。这件事使胤初心里直犯嘀咕，这丰升运刚刚当上河运总督就被押下来了。虽说他走的是老十四的门子，可我也得了他一千两黄金的孝敬啊。他想保丰升运，可皇上亲自交办的事儿又怎能驳回呢？只好批给刑部去按律处置。现在，太子手里还有一大堆要处理的事呢。老四、老十三在户部、刑部查出了不少案子，涉及全国几百名文武大员。该升的、该降的、该关的、该罚的，列出了长长的名单，等着他这位太子拿主意呢。胤初心想，从前我吃亏在太老实、太忠厚了。如今，大权在手，我可不客气了。于是，他按着名单看下去，凡是阿哥党的党羽，凡是反对过自己的人，不论罪过大小，一律严加惩处；凡是拥戴这位太子的，无论有罪没罪，一概赦免。用现代话说，他这是“以人划线”了。好嘛，这标准一定，还有国法可言吗？不过，有了这标准，太子办事的效率也真提高了不少。噤里咔嚓，几百名官员的生死荣辱就定下来了。

对于这件事的处理，辅佐太子的老王掞和朱天保、陈嘉猷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想方设法，

翻过来、掉过去地规劝太子，请太子以国家社稷前途为重，放弃个人恩怨，要宽厚仁德，不要斤斤计较。可是太子就是听不进去。他们这儿正别扭着呢，老十三来了。太子抓住机会对王掞他们说：“王师傅，你带朱、陈二人到上书房去一下，找着马齐，把这些天各地来的奏章整理一下，下午再送过来。”

王掞一听，哦，这是下了逐客令了。他满肚子不高兴又不好发作。十三爷来了，说不定人家哥儿俩要说什么事呢，只好和朱天保、陈嘉猷下去了。

老十三对太子这样办事也不满意，王掞他们碍什么事儿了？我一来就把人家撵走，这对王掞师傅也太不尊重了。太子却丝毫没有觉察到老十三的不痛快，走上前来拉着老十三说：“哎，十三弟，那个郑春华的事你办好了吗？”

老十三心里更不高兴了。好嘛，放着这么多国家大事不办，硬生生地把王掞他们赶走，原来就为这事呀。他冷冰冰地答了一句：“太子放心，这事儿早就办完了。我还在左家庄附近的林子里给郑春华立了个坟呢。今儿个，我是来请示处分官员的事的。”

“哦，哦哦，这就好，这就好。你这事办得不错，我真得谢谢你了。至于处分官员的事嘛——”太子说着，随手把自己圈好的名单撂了过去，“十三弟，这名单我精心地处置过了，你带回去给老四，让施世纶他们去办吧。”

老十三接过来打开一看，啊？他们几个原来拟定的处置意见全被太子改了。该杀的，无罪释放；该放的，却流配充军。再仔细一看，哦，老十三明白了。太子这是以个人的恩怨来处置的。要真的按这个方案处置，全国非乱套不可。皇上要知道了，也非大发雷霆不可。如今的老十三不是从前那个愣头青了，也不是从前那个对太子尽愚忠的人了。得，这事我不管了。十三爷想到这儿，把那个名单又送回到太子跟前说：“太子，我这会儿得进宫去给几位贵主儿请安，待会儿，您自个儿和四哥。施世纶他们当面说吧。”

老十三一口气说完，拱手施礼，也不看太子的脸色，转身就走了。

三十四 四王爷妙计审爪牙 温瑶珍惧罪吐真情

三十四 四王爷妙计审爪牙 温瑶珍惧罪吐真情

胤祥怒气冲冲地告别太子出了毓庆宫，却并没有去后宫请安，而是直接来到了户部，向四哥、施世纶说了刚才见到太子的情景。这俩人也觉得，太子这样明目张胆地以党划线、处分官员也太过分了。老四到底思谋得深一点，他慢条斯理地说：“十三弟，你今儿算聪明，亏你没把那名单带回来，要不，咱们仨抱住这烧红的炭火炉子，可怎么撒手呢？不过，话说回来了，这次办差，我是领头儿的，你们二位是帮办，一切都要秉公办理。不管是太子的人，还是老八的人，谁犯法谁领罪，咱们一个不宽恕，也一个不冤枉。放心，天塌不了，有皇上为咱做主呢。”

施世纶苦笑了：“四爷，您别忘了，如今是太子坐镇京城、监国理事呢！”

胤禔把牙一咬说：“哼，他没监国时，皇上就派我当钦差了。这里的事，我向皇上承担责任。他虽然监国理政，可毕竟还不是皇上！好了，不说这些事了。今儿个，咱们仨人得把任伯安的案子理出个头绪来。”说完朝门外喊了声：“戴铎！”

在门外侍候的戴铎应声而入：“奴才在。”

“传吏部侍郎温瑶珍进来回话。”

“扎！”戴铎传话去了。十三爷笑着说：“四哥，你别问温瑶珍了，他是任伯安的死党，不

会轻易招供的。”

四爷却成竹在胸，笑着说：“不！十三弟，我想好了，就是要在温瑶珍身上撕开个口子，把任伯安的事弄明白。哼，不怕他嘴硬，我自有整治他的办法。”

施世纶听了连忙说：“四爷，您要对他动刑吗？温瑶珍是朝廷大臣，对大臣滥施刑法可是犯禁的呀。”

“哈哈……老施，你别怕，我不会胡来的。”

这边正说话呢，温瑶珍被带进来了。他官拜吏部侍郎，四十多岁，长得面似忠厚却内藏奸诈。一见他进来，四阿哥和和气气地说话了：“温瑶珍，这次本王奉旨办案，查到吏部，头一个被革职的就是你。前几天，本王曾与你促膝谈心，让你交代为什么要给任伯安三万两银子。说出来，天大的事我替你做主。你想好了吗？”

温瑶珍跪在地上回答：“四爷，您老替犯官维持，犯官十分感激，任伯安那三万两银子，是借用吏部的公款，犯官职责所在，难辞其咎。”

一听这话四爷的脸拉下来了：“哼哼，说得轻巧。你是朝廷的二品大员，任意将国库银两私借出去，如今又情愿代他归还，你是不懂规矩呀，还是有什么把柄被任伯安抓住了？”

温瑶珍急忙为自己开脱：“四爷，您老言重了。任伯安原是京官，后来被罢职了，他就做起了生意。都是老熟人了，有了磨不开的时候，常来借点儿周转银子。四爷明鉴，京官们一个个清苦得很，一年不过百把两的俸禄哪能够用呢？犯官图任伯安给的三分利息，就答应了他。请四王爷治奴才的罪。”

施世纶听到这里，从旁边插了一句：“温瑶珍，你在任伯安借钱的前几天，还新开了一家当铺。我们查过了，本钱是十万两银子。我问你，既然当京官清苦，这十万之数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这施世纶不愧是问案子的老手，一句话撂出来，把温瑶珍问了个大窝脖儿。四爷胤禔站起身来，走到他身边说：“温瑶珍，你是正白旗的人吧？”

温瑶珍一愣，心想：四爷问这干吗？赶紧纠正说：“回四爷，奴才是正红旗的。”

胤禔哈哈大笑：“哈哈……你如今已经不是正红旗的人了。我前天在内务府替你办了转旗的文书，如今，你是我正白旗的旗奴。怎么样，跟着四爷我这旗主儿，你乐意吗？”胤禔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张转旗的文书递了过去。

温瑶珍接过来一看，脸刷地一下就白了。他清楚地知道，按满族的族规，旗主对旗奴是掌着生杀大权的。如今，自己转到了四爷这位冷面王的旗下为奴，那还有好日子过吗？想到这儿他说：“四爷，这，这是怎么说呢，我原来的本主儿九爷又该怎么想呢？”

胤禔冷冷一笑说：“嘿嘿……这话说得混账！旗奴转籍是内务府的事，与九爷有什么关系。朝廷不是有禁例，不准对大臣用刑吗？你是二品大员，我自然不能动你。可你如今又是我四爷正白旗下的奴才，你犯了罪，我就要用本旗的家法来治你，你以为怎样啊？”

温瑶珍一听这话，吓得面如死灰，浑身颤抖，趴在地下磕头出血，连连说道：“四爷饶命，奴才有罪，求四爷超生。”

四爷露出“冷面王爷”的本色了：“哼，超生？告诉你，犯了事就别想求饶，这就是四爷我的家法。如今，人人都说我四爷刻薄寡恩。可是，我刻薄是真，却并不寡恩。你大概也知遣，年羹尧是我的旗奴，如今当着四川巡抚；刚才去传你的戴铎也是我的旗奴，他已经当了知府，马上就要放他去做道台；还有梁皓之，也是我正白旗的旗奴，我保举他做了河南的道台，可是他却在背后说我的闲话，于是我打发他到乌里雅苏台充军去了。你温瑶珍要是听话，守规矩，我可以让你升官，放你去当个封疆大吏。可是你要故意惹我心烦，我叫你全家去给披甲人为奴，我也可以把你装到铁笼子里活活饿死。这就是四爷我的刻薄。我的毛病，可是这毛病我改不了！你懂吗？”

四爷这话说得有情有理，可也透着让人发抖的威胁，连十三阿哥都听得浑身战栗。温瑶珍吓

坏了，他颤声说：“四爷，奴才不知您老想问什么事儿？”

“嗨，新鲜。闹了半天是你问我呀，还是我问你？”四爷走到桌旁坐下，喝了口茶，沉稳地说：“爷想知道任伯安住在哪里。”

温瑶珍老实地回答：“回四爷，任伯安他住在宗学胡同。”

“嗯——他不过是个罢了官的生意人，为什么京城里的官员都怕他呢？”

温瑶珍不敢隐瞒，据实说：“四爷，那任伯安是康熙十五年考中的副榜贡生，在吏部当差二十多年。他不过是个小书办，管的是考功司的档案。他趁着方便，把百官大小过错都另记了一本自己保管着……”

清朝的吏部是管官员任免升降的衙门。吏部的考功司则是考核官员的专门机构。在这里管档案的人，官职不大，责任不小，他掌握着全国大小官员的生死簿呢。谁优谁劣，是功是过全在他这儿记账，谁升谁降，免谁罚谁也全看考功司的鉴定。所以，别看在这里的人品级不高，可谁也不敢得罪。此刻，胤祥见四哥制服了温瑶珍，心里可真高兴啊。他忍不住问道：“这任伯安保存百官档案有什么用呢？”

温瑶珍既然开了口，就只好一吐到底了。忙说：“哟，十三爷，您是金枝玉叶，不知道这上头的厉害。考功司的档案全是密件，不奉皇上特旨任何人不能调看。您想啊，二十多年前的州县官，只要熬过来，起码也是三品以上的大官了。如今当官，既要有门路，又要防对头，谁愿意让别人抓了把柄啊。所以，知道任伯安私藏了这份档案，谁敢不怕他呢。前些年，有于成龙、郭琇这样的清官在，任伯安还不敢那么放肆。可是眼下，朝廷的事没人管，阿哥们又……嗯，阿哥们似乎又在闹家务，任伯安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何况，他还是八爷的文……”

温瑶珍说到这儿，突然觉得走了嘴，说得太多了，便停住不说了。胤祥却紧迫不舍地问：“说，往下说，任伯安是八爷的文什么？”

温瑶珍结结巴巴地说：“不不不，什么也不是，这不关八爷的事，是奴才昏了头，说走了嘴。”

真是越描越黑，不认账难道就没有了吗？胤祯皱着眉儿想了一阵，哦明白了，是文班底儿！嗯，对！任伯安是老八的文班底儿。这么说，他老八一定还有个武班底儿。好哇，这北京城里果然藏龙卧虎，在父皇眼皮子底下，竟然出了一个小朝廷！他阴沉着脸又问了一句：“温瑶珍，你被任伯安抓住了什么把柄呢？”

温瑶珍战战兢兢地答道：“回四爷。到了这份上，奴才不说也不行了，求四爷为奴才做主。奴才是康熙三十九年中的进士。因为求官心切，想补个好缺，所以花了两千两银子去求索中堂。不想后来索中堂坏了事，被圈禁了。抄家的时候，抄出了奴才行贿的单子。任伯安花了钱买通吏部，把这张行贿单子买过去了。打那以后，奴才便不得不听他的摆布了。他要把这单子撸出去，奴才不就成了索额图的死党了吗？”

四爷终于明白了。他又紧盯着问：“哦，原来是这样。你可知道任伯安的百官档案在什么地方吗？”

温瑶珍急忙摆着手说：“四爷，您老就别问了，那里可是龙潭虎穴。”

四爷不以为然地一笑说：“嗨，这么厉害。莫非是在哪位王爷的府里？”

“哦，那倒不是，是在任伯安的当铺里。可这当铺就在八爷府的斜对门。明面儿上是任伯安开的，实际上东家是八爷。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就是当铺里来个形迹可疑的人，八爷府的侍卫、太监立马就过来保护了。”

四阿哥听到这里对温瑶珍说：“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儿。四爷我知道你心里还装着几件大事呢，回头，你要老实地给爷全说出来。我今天只交代你一句话，四爷我对奴才是讲恩德的。只要忠心，有错我也能为你保全。你下去再好好想想，今天的口供有什么出入没有，要改还来得及。”

温瑶珍一边磕头一边说：“四爷，您老把话说到这儿了，奴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奴才知道，您老是面冷心热，言必行，行必果，泾渭分明，恩怨不爽，最有恩德的……”

四阿哥可没功夫听他啰嗦了：“好了好了，废话少说。你回去之后要像没事人似的，闭门思过。今天的事儿，如果你胆敢走露一点风声，四爷我要把你装到铁笼子里活活地蒸熟了！下去吧。”

施世纶看着温瑶珍的背影，心情兴奋地说：“四爷，真有您的！有您做主，我老施这回要硬着脖子和他们顶到底了。”

四爷一摆手说：“不。老施，十三弟，这件事太大了，牵涉的人肯定很多，你们俩的身份都办不下来。至于怎么办才好，容我再想一下。老施，你把温瑶珍今天的口供整理一下，写好了连夜派妥当的人给我送去，把原稿烧毁。这个姓温的你要留心，妥加看管和保护。好，十三弟，咱们走吧。”

在一同回家的路上，老十三苦苦央求四哥，说他要办任伯安这件案子。老四却怎么也不答应。他知道，这件案子要是抖搂出去，那老八他们一伙儿说不定全得完蛋。这等于是皇子之间的自相残杀呀！十三弟莽撞，万一出了差错，他担当不起这个责任。可是老十三却急了：“四哥，你别不放心，我敢打保票。这事我要弯刀对着瓢切菜，办得让它滴水不露。”

“哈哈……好了，我的十三弟。这事一定要办，但是不能性急。你府上现成的放着两个狐狸精，我那里，没准也有人家的暗探。咱们暂且把这事忘了，你等着我的消息吧。”

任伯安开的那家当铺，坐落在朝阳门运河码头边上。这里前临大街，背靠运河。大街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码头上，船只往来，如同穿梭。斜对面就是宏伟壮丽的八王爷府，隔着街打个招呼，那边就能听见。所以八王爷府门前站班的侍卫兼有着守护王府和关照当铺的双重任务。

四爷胤禔制服温瑶珍半个多月之后，一天，四爷府上的戴铎带着化了装的性音和尚，双双来到这“万永”号当铺。这天天气阴霾，似乎是要下大雪，街上行人不多。戴铎和性音两人看准了时机，一挑门帘进了当铺。这万永当铺本钱厚，名声响，就是这种天气，里面也还是人来客往并不清静。有当的，有赎的，讨价还价，争斤较两。戴铎他们一边等着，一边留心察看店里的门户、道路。等到客人全走了，戴铎这才走到那高高的柜台前说话了：

“喂，里边是哪位朝奉当家呀？”

柜台里居高临下伸出一颗脑袋：“哦，你要当什么呀！”

“我是雍王府的人，不当什么，却有要事要与你们当家的面谈。”

一听说是四爷雍王府的人，那朝奉不敢怠慢，连忙从柜台里转出来，又是让座又是献茶：“哎呀，真对不起，掌柜的上个月去了江南。小的叫柳仁增，是这里的伙计头儿。您老有什么话就吩咐吧。”

戴铎假作沉吟，慢慢地说：“哦，原来掌柜的不在家，可是我们这事也耽搁不起呀。唉，我就实话实说吧。在下是四爷府上的管家戴铎。前天晚上，四爷府里遭了贼，丢了不少东西。你大概也知道我们四爷的脾气，合府上下都吓得没魂儿了。案子已经报告了顺天府。四爷说逮住了贼，他要亲自审问。可这贼能是好逮的吗？所以，我带着人出来，给京师各家当铺都打个招呼。要是那贼来销赃，请你们把他们稳住，火速派人通知我。拿住了贼，我送一千两银子以表谢意。”戴铎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张丢失物品的清单儿递了过去。

柳仁增接过来一看，好家伙，这么长的个单子，看来四爷损失不小啊。忙说：“戴管家，您老放心，我们这当铺从来不收那些来历不明的东西。就怕他们不来，只要来了，没个跑。”

“好好好，如此说，就拜托各位了。在下等告辞，我们还要去别的当铺关照一下呢。”

柳仁增刚才说了一句假话。当铺掌柜的任伯安没有出门，他正在后院书房里猫着呢。这些天风声很紧，任伯安在吏部安的那个钉子温瑶珍被革职拿问。虽说这温瑶珍二十多年从没出过事，这次任伯安也不断打探消息，知道他什么都没招，可是四爷、十三爷和施世纶的手段不可低估

呀。大小出点儿事儿，我任伯安都得掉脑袋。所以，他不敢出头露面，招惹是非，也不敢离开京师，四处躲藏。他必须守在这当铺里看好那几大箱子秘密档案。这是八爷、九爷的命根子，也是他们千叮咛、万嘱咐、只准办好。不许出错的差使。一个多月了，任伯安没出这当铺一步。

被派在前边当眼线的柳仁增，看着戴铎他们走了，立刻拿着戴铎留下的失物清单到后院来见任伯安。任伯安接过这份清单左看右看，琢磨过来，琢磨过去。单子上列的物品足有几百件，全是十分名贵的金银首饰、古玩、宝石，估摸着价值在十万以上。任伯安又仔细盘问了柳仁增，戴铎是怎么来的，说了些什么。他品味一番，也没有发现什么破绽。看来，四王爷府上失盗，管家到当铺里打个招呼，都合情合理。如果此事是真，倒可以趁此机会在四爷面前献个殷勤，落个好。可万一其中有诈呢？……任伯安越想越怕，他不敢做主，便对柳仁增说：“你带上这份清单去求见八王爷，听听他的意思。”

见八爷？柳仁增可没这个胆子。忙说：“任爷，我，我去不大合适吧？我身份低贱，八爷能见我吗？再说，您老窝在房子里一个多月了，何不趁此机会出去走走，也好消散一下嘛。”

“少说废活，我让你去，你只管去。到八爷那里小心回话、小心侍候不就行了嘛。这是栽培你、提拔你，懂吗？事儿办好了，四爷府上管家赏的一千两银子任爷我一文不要，还要另行赏你呢。”

三十五 众阿哥雪夜宴王府 任伯安失算入牢笼

三十五 众阿哥雪夜宴王府 任伯安失算入牢笼

万永号当铺的伙计柳仁增，奉了任伯安的差遣来到八王爷府，要面见八爷，报告四爷府上失盗的事。谁知一进八爷府他才知道，刚才自己的估计还真没错。八爷这儿正待客呢，一声传谕：“让那个姓柳的伙计在门房里候着。”好嘛，这一等就是半天。好不容易客人走了，柳仁增要上去回话，又被挡住了：“清单交上来，且在外边等着。”柳仁增不服也得服，这可真是侯门深似海呀！

此刻，老九胤禵唐也正在这里。他拿过清单看了又看，见上面开列的全是皇上御赐的珍宝，便半信半疑地说：“八哥，这些天老四他们从户部、刑部，又转到了吏部。一上来就拿下了温瑶珍，闹得那里鸡犬不宁，可也没听说抓住了什么把柄。这失盗的事会不会有诈？莫非他们在吏部闻出什么味儿来了？”

老八依然保持着遇事不惊的风度，慢吞吞地说：“九弟，这事儿我昨天就知道了。老四派人去顺天府报了案，隆科多马上就给我透了信儿。听说，老四气得脸都白了，还责打了上夜的家丁。从这份清单上看，老四这次损失不小。看来，这贼不止一人，而且全是高手。所以，他报案也好，知会当铺严防销赃也好，都在情理之中。我倒琢磨不出这里面有什么题外的文章。”

“八哥说得有理，如果此事是真的，那可是天报应啊。该老四破破财了，谁让他平日那么损呢。”

老八虽然说得轻松，却是看得更深一些：“不，九弟，不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多加点儿小心不算过分。”

“对对对，我马上去关照一下任伯安，要出事就在那几口箱子上。依我看，要是风声不对，就在店里放上一把火，管它有用没用的东西，全都烧光，叫老四他们去望火兴叹吧。”

“嗯——眼下还不到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更不要自作聪

明、弄巧成拙。我看，先让任伯安把咱们哥俩的手迹烧掉。这样，万一出事，老四他们也抓不住咱俩的把柄。今天，任伯安派了个伙计来，是他不想在这种时候露面。可是，这样的大事伙计怎么能信得过呢。老九，你夜里去一下当铺，亲自向任伯安叮嘱一下。”

又是半个多月过去了。京城里的政治气候，似乎是风和日丽，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任伯安虽说仍然是足不出户，可是悬在空中的那颗心终于放下来了。这时消息传来，说皇上康熙的车驾已经到了扬州，不日即可取道水路返回京师。太子胤礽和老四、老十三他们几个管事的阿哥，着实忙活了好几天，才算把接驾的事安排停当。这中间又夹着处理犯法官员的事。不管老四他们怎么坚持，太子是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硬是按着自己的主张，狠狠惩治了那些当年不保太子的人。并且一道令旨下去，把各省的阿哥党的党羽们限期锁拿进京。八阿哥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想，太子啊，太子，你就这么折腾吧，我的人就是那么好抓好杀的吗？咱们走着瞧吧！哼，失民心者失天下，你连这点儿起码的常识都不懂还想当皇上呢。哼，有你哭不出来的时候。就在这时，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几个同时收到了四阿哥胤禛的请帖，说趁皇阿玛尚未回銮，阿哥们暂时消闲有空，今天晚上在四王府里欢聚一次，吃酒消寒。老八他们一接到这请柬就琢磨上了，老四不是个爱吃喝、爱热闹的人哪，他怎么忽然有兴致请阿哥们吃酒呢？哦，对了。一定是这次处分官员的事儿太子做得太过分了，和老四闹僵了。老四自己没有当皇上的野心，也不想再保这个太子了，他要向阿哥党这边靠！对，对对对，难得他有这份心，这酒咱们吃定了，看看宴席上老四、老十三他们有什么花样。

酒宴设在雍王府正厅万福堂里。这万福堂高大宽敞，屋内炭火熊熊，温暖如春；窗外，大雪飞扬，寒气袭人。阿哥们齐集这里，吃酒赏雪还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就在他们欢笑吃酒的时候，有七八个彪形大汉赶着一辆马车，车上装着五六个大箱子，冒着漫天大雪，来到了任伯安的万永号当铺门口。这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抬着箱子，走进了当铺。因为下着大雪，这里没有客人。柳仁增和几个伙计正在里面烤火呢，一见这阵势，忙从高高的柜台里伸出头来问：“各位，要当东西吗？”

一个像是小头目模样的大汉，上前一拱手回答：“掌柜的，劳驾请过来瞧瞧。我们是北路来的。家主人带来这些硬货，原想进京捐官，可是如今四爷在吏部清查案子，暂停纳捐。家主人怕这些东西放在客店里不保险，又久闻万永当铺的好名声，所以派我们来把这几箱子货押在这儿。随便出个价就行，反正过些时我们还要赎回去的。”

柳仁增心中一动，嗯？莫非真的是那件事来了吗？他一边微笑着与几个大汉打招呼，一边走出柜台，打开箱子挨个验看。啊！果然不错，正是四爷那清单上开的东西。柳仁增心中不由得一阵狂跳，他强自镇定了一下问道：“哦，货的成色不错，你们要当多少啊？”

“好说，好说。这批货价值十二万。不过，我们当家的吩咐了，怕当铺里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银子，便宜点儿也行，您就给八万得了。”

柳仁增眉头一皱：“哇——要说嘛，八万这个数不能算太高。可是，不瞒老兄，小店昨天刚盘了银子，让人去江西买瓷器去了。这是宫中等着要用的，耽搁不得，眼下小店银根正紧。哎，三万如何？”

“嘿嘿……好您哪。要不是看着万永当铺是大字号，我们还不来呢。想不到你们比那没见过世面的小当铺更狠。得，我再让一步，七万五，少一个子儿不当。”

这儿正在吵吵闹闹地讨价还价，后边门帘一挑，任伯安出来了。哎，他不是藏着不敢出来吗？哦，那要分是什么时候，什么事。这几个大汉把箱子抬进来的时候，一个小伙计就飞跑着给任伯安报了信。任伯安来到柜房里，在门帘后边听了多时了。看这几个大汉大把地杀价，急于脱手的神气，任伯安料定这肯定是赃物无疑。要是给四爷办好了这件差事，他还好意思再找我的茬儿吗？此刻，他站在几口大箱子跟前，把里面的珍宝一件件地拿起来审视着。验证着。他心里笑了：好好好，这叫天助我也！这送上门的热馅饼不能让他们飞了。想到这儿，任伯安当机立断

地说：

“众位客官，您这批货确实不错，小店收下了。不过，刚才我这伙计说的也是实情，眼下，店里银子不够。这样吧，柳仁增，你亲自跑一趟，到咱们那几个分号里把所有的现银都带回来。价钱嘛，好商量。伙计们，给众位客官拢火、上茶、拿点心，哎，各位，请稍坐片刻。来来来，请，请。”

他这一通吩咐还真有用，店里的伙计们霎时间就忙起来了。几个大汉也高兴了：“哎，还是老掌柜的精明。你们这生意要照老掌柜这么个做法，要不了几年，就会发大财的。好好好，谢谢老掌柜，咱们就等一会儿。嘿，这天可真冷啊！”

任伯安亲自作陪，和几个大汉东拉西扯地聊闲篇。他心中暗暗得意：小子们，上当了，和任爷比，你们还嫩着呢。外边，我的五十多个会武艺的伙计早把这儿包围了。待会儿，官兵一到，看你们往哪儿跑！

却说那个店伙计柳仁增，一听任伯安的话，马上就心领神会了。他快步出门，三脚两步地来到八王爷府，可是，门上的人告诉他，八爷正在四爷那儿吃酒呢。柳仁增更高兴了，这一下，八爷、四爷一块见了。他这报信的立了这一功，戴管家的一千两赏银立刻到手，说不定四爷，八爷还另有赏赐呢。他在八爷府上借了一匹快马，飞也似的奔向了雍王府。

四爷府万福堂里，阿哥们的酒正吃到热闹时候。胤禔当着酒令官，阿哥们挨着个儿唱曲儿，不管是南腔北调，唱不好，罚一大杯。此刻，刚好轮到老八出来唱。他站起身来，一手端着酒碗，一手拿着筷子，正要击节而歌，突然，四爷府上的管家戴铎快步闯了进来，附在四爷的耳边说了几句话。胤禔目光霍地一跳，高兴地说：“好哇，兄弟们，贼露头儿了。八弟，这伙强人也真够胆大的，销赃销到你门口去了。哎呀，我是主人，又当着酒令官儿，走不开呀。这样吧，十三弟，你替我辛苦一趟，让戴铎给你派人，把那几个毛贼抓起来，送到顺天府去。你快去快回，今儿个，我老四碰上大喜事儿了，兄弟们全得一醉方休。”

他这儿兴致勃勃地说着，老八可坐不住了。忙说：“哟，真的？那，我和十三弟一块去捉贼。”

老四把眼一瞪说：“嘿，老八，你想得倒美，正该你唱曲儿，你就借故逃席。告诉你，酒令大似军令，我这酒令官不发话，你敢动一步，瞧四哥我怎么罚你。”

这一伙儿皇子里，除了老八、老九谁也没掂出这事儿的分量，听老四这么一说全都跟着起哄。闹得老八像一口吃了二十五个小老鼠，百爪挠心，却又无可奈何。

老四索性假戏真唱，越唱越像那么回事。他吩咐一声：“高福儿，把各位爷的车马、大轿全都给我锁起来。今儿个拿住了贼，谁也不能走，不喝这喜酒，可别怪我以后不答理你们。”

老八胤禩只好坐下来了。可是，他哪儿还有心思吃酒、还有心思唱曲儿呢？老九也和他一样，彷徨四顾，六神无主。也难怪他们哥儿俩心里发毛，任伯安那个秘密档案的事，只有他俩心里最清楚。老十、老十四虽然知道一点儿，可并不完全托底儿，更不知道那《百官行述》就藏在任伯安的当铺里。这哥儿俩又是一对爱热闹、好起哄的人。老十三一走，他们就接着闹酒。他们越闹得红火，老四胤禔越高兴；他们越闹得上劲儿，老八、老九心里就越不是滋味儿。本来想得好好的，想趁这酒宴的机会，把老四从太子党里拉出来。可没想到这么巧，偏偏在今天晚上抓住了贼，这到底是吉是凶，是福是祸呢？

就在大伙儿闹闹哄哄、老八他们心神不宁的时候，老九胤禩唐向外边膘了一眼，正好看见当铺伙计柳仁增向他杀鸡抹脖子地递眼色。老九情知有事，便抽空溜了出来，拉着柳仁增来到一处僻静地方。柳仁增气急败坏地说：“九爷，大事不好，咱们的当铺让十三爷给抄了！”

老九大吃一惊，急忙问道：“什么，什么？他不是捉贼去了吗？为什么连店也抄了？”

“咳！九爷，哪儿是捉贼呀，他们是串通好了的，做成的圈套。十三爷一去，那几个贼马上和十三爷带的人合兵一处，当铺里的人全被拿了，当铺的东西也全都拉走，送到顺天府了。”

这出人意料之外的消息把老九给打懵了。他只觉得耳鸣心跳，脑袋发昏，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是好。突然，他脱口问道：“对了，任伯安呢？他被抓走了吗？”

“咳，九爷，别提了。任爷见十二爷带人来抄店，他赶忙从后窗户跳出去，钻到了河里的一条船上。谁知道船上也是十三爷的人。任爷他，他也被逮住了。我就是趁他们都去追任爷时，偷空跑出来报信儿的。”

老九听得头上直冒冷汗。他狰狞地笑了声：“好好，老四，你可真绝呀！柳仁增，你不能在这儿多待，赶快从后门逃走，先躲到我府里，等风声过了，我设法送你出京。好了，快点走吧。”

就在老九出来说话的这功夫，任伯安已经被带来了。他虽然跪在雪地里，却梗着脖子，浑身上下都透着不眼气：“四爷，小人犯了什么法，为什么要抓我？”

胤禔来到门口，冷冷地一笑说：“你还敢问我，你办的好事还少吗？不说你纳赃行贿、残害良民；也不说你要挟大臣挪用库银，单说你私建国家机密档案这一条，该不该凌迟处死啊？”

任伯安铁嘴钢牙地狡辩：“啊，四爷，国家法典上有哪一条禁止民间写字？我是耳闻目睹了官员中那些肮脏事，当成玩笑随手记下来瞧着解闷儿的。打算到将来老了，做不成生意了，闲在家里编一本《官场百丑图》的戏来，不也很有意思吗？难道这就犯法，该剐了？哼，如果写写字就犯法，那今天十三爷不经顺天府，私自带兵，夜抄民宅，又该是个什么罪呢？”

老四还没说话呢，老八已经拍案而起了：“任伯安你不要胡说，十三爷是钦差，他有权抄你的店铺。你小子终日在阿哥府邸里走动，爷还以为你是个好人的呢，却原来你包藏祸心。说，谁指使你这样干的？”

任伯安是何等精细呀，他能听不出八爷这是话中有话吗？事情既然闹到四爷的手里，我任伯安得让八爷放心。只有保住八爷，才能保住我的命。他冷冷地一笑说话了：“嘿嘿……八爷，我任伯安虽然不才，可从来不受别人的指使，也从来是自己做事自己担着的。”

嗨，这番话和刚才老八的话一样，也是语带双关。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八爷您放心好了，我不会出卖你的。老九见了这阵势，也不得不找机会洗清自己呀。他冲着外边儿大喊一声：“来人哪。”九爷府的几个家丁应声而入。老九狞笑地吩咐道：“哼哼，抓到这儿，你任伯安还敢铁嘴钢牙地不认账。给我打，打死这奴才！”

九爷府的家丁“扎”地一声就要动刑，却被冷眼旁观的老四给拦住了：“哎，九弟，你忙什么呢？俗话说，火到猪头烂。不怕他任伯安狡猾抵赖。再说，在我这儿动大刑也不合适呀。来人，把任伯安送到顺天府去。告诉他们要严加看管，不准宽纵，不许任何人探监，可也不许非刑虐待，四爷我要活口呢。”

任伯安被带走了。老四从容地来到老八身边说：“八弟，真想不到，咱哥儿们好好的一场宴会，竟然成了五堂会审了。好在太子还不知道这件事，我想听听八弟的高见。”

老八摸不透四哥的心思，他强装笑脸回答说：“四哥，你一向办事稳妥，我能有什么高见呢？要真让我说，咱们就近按九弟的办法，严刑拷打。我不信他任伯安不招出后台来。”

胤禔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下说：“八弟，不能这样做。任伯安胆大包天，干出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儿来，肯定有后台，而且肯定是大后台。常言说，投鼠忌器。任伯安是非除不可了，可是为了这只老鼠，咱们能把花瓶儿也摔了吗？”

老四这话说得十分诚恳、体贴，一片维护皇亲阿哥的情谊，在话里全透出来了。连一向与四哥为仇、今天又被抓住了把柄的老九也受到了感动。他接着话音儿说：“四哥，你办事兄弟们从来是佩服的。你说吧，该怎么办，我们听你的。”

“好好好，既然九弟这么说，我就实言相告。我想把这案子交给九弟来审。”

老九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老四、老十三使了这个调虎离山计，巧捉了任伯安，弄走了那个《百官行述》，这是打倒阿哥党的最有力的武器呀。可是他却突然半路撒手，把这个带把儿

的烧饼给我扔回来了。这，这是高抬贵手放我过关呢，还是欲擒故纵要我的好看呢？

三十六 四王爷得理且让人 智方苞君前说人情

三十六 四王爷得理且让人 智方苞君前说人情

胤禔和胤祥巧设计谋，智擒了任伯安，把老八和老九搞得十分狼狈。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老四却说任伯安的案子要老九去审。老九可纳闷儿了，吭吭哧哧地说：“哎，四哥，你，你这是……”

胤禔微微一笑说：“哦，九弟，我想好了，这事，只有你出面最合适。因为你从来没办过差，父皇是相信你的。我和你八哥还有十三弟都在漩涡里，不宜出头。不过，四哥要交代你一句，这可是个天大的案子，办得马虎了父皇会生气的；办得太认真了，就会闹出天下第一大丑闻。怎么办才得体，才能符合父皇的心意，你是聪明人，还用我多说吗？”

老九终于明白了，四哥没有害我的意思。他点了点头说：“好吧，既然四哥不疑心我就是花瓶儿、是任伯安的后台，兄弟我就接下这差使。四哥放心，我一定办得让父皇和四哥满意就是了。”

今天晚上，为智擒任伯安立了大功的老十三，站在一边一直没说话。直到这会儿他才明白，好啊四哥，你把炭火烧红了，又扔到九哥的怀里，这一招可真高啊！心想，八哥、九哥，这后面的戏，就看您二位怎么唱了。

经过这一闹腾，大伙都没心吃酒了，而且天已过半夜，于是纷纷告辞回府。老四瞅个机会把胤祥留下来，再三叮咛他：“十三弟，你行。这个计策果然不错，四哥我得好好谢谢你。可是，我还得交代你一句，任伯安的案子你绝对不要再过问一句，叫老九他们去坐蜡吧。还有，那个《百官行述》咱们绝不能看，连箱子都不要碰一下，稟明太子，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咱哥俩吃心眼实的亏太多了，这回咱们得防一手。”

十三爷爽朗地答应一句：“四哥你放心，我不是从前的老十三了！”

任伯安一个案子，丰升运一个案子，再加上太子为剪除异己下令逮捕的官员，几件事拴到一起，把京城里闹得人仰马翻。刑部和顺天府的大牢里更是人满为患。犯官们挤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吃着不堪下咽的囚食，受着监狱禁卒的呵斥，今天提审，明天动刑，他们这些养尊处优惯了的人能受得了吗？真是哭天无泪呀。当官，当官，十年寒窗，好不容易熬了个官，想不到，朝廷政局一变，竟然落到这样的下场，谁不胆战心惊，谁不满怀辛酸呢？当然，也有不少人乘机想方设法巴结太子，以求升官。但更多的人却是看破了红尘，宁愿回家当老百姓，也不想再等着挨刀了。于是，留守京师的上书房大臣马齐，就成了众人争相拜访的人物。这个去诉苦，那个去喊冤。告病假的，托人情的，发牢骚的，哭鼻子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把马齐纠缠得心烦意乱，脑袋都要涨开了。他自己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啊！当了这么多年上书房大臣，虽无大功，也没大错。皇上嘛，也还算信任他，看重他。可是自己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太子倒台的时候，错走了一步棋，跟着大伙儿起哄保了八阿哥。结果，皇上骂他没出息，太子恨他不仗义，一下子两个主子全得罪了。如今太子要和大家算恩怨旧账，大家一窝蜂的来找我这上书房大臣，可是我自己还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又能给谁帮忙呢？体谅的，知道我有难处；不体谅的，还会怪我不讲交情。唉，处在这上下不落好的境遇之中，我还有什么干头儿呢？马齐思来想去，终于下定了决心，修了一道奏表，要告老还乡了。他不敢让太子知道，便派了六百里加急快马，把这奏表直接送到扬

州的皇上面前。

京城里被太子闹得一塌糊涂，在扬州城的老皇上却玩儿得十分痛快。自从在骆马湖收了方苞，交了这位老朋友以后，康熙真是如鱼得水。方苞学问渊博，见多识广，又在流落江湖的几年中，饱尝了民间疾苦，看透了朝政时弊。他无官一身轻，敢说敢讲，没有顾虑。康熙呢，知道方苞无官无权无野心，说的全是肺腑之言。于是这俩人是越谈越投机，越谈越近乎。车驾来到南京，魏东亭抱病起身，每天都侍候在康熙身边。这位老侍卫的忠心、细心，那是没说的。他在江南的人缘儿、说话的分量、对民情吏治的熟悉，更是别人没法相比的。三个老头儿凑到一块儿，又是这么知心，那还不痛快吗？康熙心中的忧闷、孤独一扫而光。魏东亭带路，方苞作陪，把南京、扬州一带的名胜古迹、山林景致，一处不漏地全玩儿了一遍。

康熙这次南巡的目的之一就是放开手让太子去处理国政，以便对他进一步地考察。所以，玩儿归玩，说归说，他怎么能忘了这件事呢。何况，京城里发生的大事，也不断有奏表呈来，康熙不管也不行了。这天夜里，一摞京城里发来的奏章就摆在老皇上的面前。康熙略一浏览就火儿了。他“啪”的将奏章摔在几案上，站起身来，急促地来回走着。方苞还不知道康熙的这个脾气，可魏东亭、张廷玉是清楚的。这是皇上生气和紧张思考的表现，一个个吓得站在那里，大气儿都不敢出了。突然，康熙站到张廷玉的面前说：“张廷玉，骆马湖丰升运的案子是你写的参劾表章，太子这处置意见你看了吗？”

“回皇上，臣已读过了。”

“哦，读过了咱们就能说到一块儿了。他们这样办像话吗？朕的意思是要借丰升运行贿买官、敲诈百姓、贪赃枉法、贻误河工等等罪行，昭示天下，明正典刑，以扭转这官场腐败的风气。可是他们却避重就轻，只以冲撞圣驾定罪，判了个流配三千里，还说要朕‘法外施恩’。哼，丰升运的尸体恐怕已经臭了，朕就是想施恩，让谁来承受呢？还有，对这一大批贪赃受贿官员的处置，朕越看越不明白。胤初这个太于是怎么当的？办事怎么能如此偏私，一点儿也不光明正大。这样下去，如何得了呢？”

张廷玉知道，任伯安的案子康熙还没看到呢，要是看了，更要发火了。可是如今在上书房他是排在最前边儿的大臣，他要不说，也得担责任。所以，等康熙发作完了，才小心翼翼地把案情说了一下，末了又补充说：“皇上，据臣看，四爷、十三爷办事十分谨慎，他们已经把那个黑档案封了。这件事牵涉的人很多，下边臣子中也十分慌乱。有人说……”

张廷玉一边说着，一边偷眼看了一下康熙的脸。坏了，皇上要发火儿了。吓得他把说了一半儿的话又咽回去了。可是，康熙却等不及了，忙问：“说什么，不要这样吞吞吐吐的嘛。是不是说朕对太子偏袒了？”

张廷玉见皇上发怒，扑通一声跪下了。魏东亭也急忙跪下，抢过张廷玉的话头说：“主子息怒，张廷玉说的是奴才从外边听来告诉他的。下边臣子们说：若跟着太子干，眼下难免一死；要跟着皇上干，将来难免一死。横竖早晚都是死，臣子们心都寒了……”

康熙暴怒了：“哼！全是混账话，怕死就不要当官！魏东亭，这话不是你瞎琢磨出来的吧？”

魏东亭伏地叩头：“主子圣鉴，奴才怎敢妄言欺主。两个多月来，已经有七十多个部院大臣和封疆大吏上折告病。奴才身为主子包衣家奴，此事，不敢不据实回奏。”

康熙刚才训斥魏东亭，那是在气头上。对这个老侍卫的忠心，他是从不怀疑的。听到这里，他冷静了，慢慢地走回御座，长叹一声说：“唉，胤初这孩子真让朕失望啊，怎么老是扶不起来呢？现在，他已经处置了，朕又不能不给他留面子。唉，难哪！任伯安这件案子，要依律严处，老四他们办得还好。但对丰升运的处置要严词驳斥，要让他们重新审理。方苞，你来拟旨如何？”

方苞上前一步，躬身施礼说：“圣上，臣方苞以布衣之身陪伴君王，不过游戏笔墨，纵情山

水而已。圣上既然以臣为友，那代批拟旨之事，非处友之道。张廷玉身为上书房大臣，从政几十年，办事稳健。这旨意，还是由张廷玉代拟为好。”

“哦，对对对，朕是让他们给气糊涂了。廷玉，这事你来办吧。朕原打算再玩上十天半月的。可是你们瞧，几个月的功夫，北京城已经闹得人仰马翻了。唉，朕老了，顾不过来了。虎臣也老了，这些天你也累得不轻。算了，不玩了。虎臣，你去传旨，明天一早，发驾回京。”康熙说完，只觉眼眶一热，差点流出眼泪来。

下边几个臣子看得很清楚，皇上从高兴到发怒，又从发怒到伤心，也是有一肚子的苦处啊。他们都不作声了。魏东亭侍候皇上一辈子了，听皇上说得如此动情，真如万箭穿心一般。主子这一回去，自己今生今世恐怕是再也见不着了。他怕惹起皇上的恋旧之情，不敢让眼泪流出来，哽咽着答应一声：“扎，奴才这就去安排。”说完，便快步退了下去。

康熙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召见了太子胤初、四阿哥胤禛和上书房大臣，追问丰升运和任伯安两件大案。丰升运的案子，康熙在扬州时已下旨严词谴责刑部和太子，闹得他们一个个灰头灰脸。任伯安的案子也早已结清了。如今一回来，又问这两件事，太子吓得吭吭哧哧，不知如何回答。胤禛是受命清理户部，刑部案件的，只好出来说话了：

“皇阿玛，丰升运一案，刑部量刑不准，处置失当，圣旨一到，已重新结案，改为腰斩。此事儿臣有失察之罪。”

康熙神情冷漠地说：“嗯，说下去。”

“是。任伯安这案子是儿臣一手经办的。因儿臣忙不过来，自作主张，让九弟审问。任伯安判处凌迟，已于十月二十九日行刑。”

“哦，这也罢了。朕问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站一边去。胤初！”

太子连忙上前跪下说：“儿臣在。”

“丰升运一案，刑部处置不当，为什么不见他们的请罪奏折？任伯安这件案子更是离奇。他盘踞北京制约官场二十年之久，私下里害了多少人，又是谁在为他撑腰？朕听说判他是凌迟处死，可是行刑的时候却是一刀剜心致命。这，又是谁做的手脚？”

胤初听父皇这话问得严厉，只好硬着脖子回答：“回皇阿玛，儿臣前些日子闹了病，办事着三不着两的，又只顾清理几百件贪污受贿的案子，所以任伯安的案子，儿臣交给四弟、十三弟和九弟处置了。至于刑部量刑不当，他们已递了请罪折子，明日即可进呈御览。”

康熙又问马齐：“马齐呀，太子身体不好，你这个上书房大臣怎么不帮他料理朝政，也不向朕奏报，却递了个告病的折子。这是什么道理呀？”

马齐也赶紧跪下了：“回主子，奴才有病是真，有太医院的脉案为证。虽然如此，臣也有罪，请圣上重重处置。”

康熙怒火中烧，严厉地说：“哼，他有病，你也有病，在北京的朝臣们告病请假成了风。据朕看，你们害的是明哲保身的病，是畏难避祸的病，是神思不振的病，是不忠于社稷的病。一句话，全是心病！你们以为朕看不出来吗？”

四阿哥胤禛有点儿按捺不住了。今儿个，皇上第一次发问时，太子闭口不言，老四已经替他揽了责任。后来，皇上直接问到太子，太子又以有病为理由，把事情推了个一千二净，还顺便把他老四、老十三和老九都咬了进去。现在，马齐也是说有病，好嘛，你们一个监国太子，一位上书房大臣，在朝政紊乱的时候，一病抵百错。哦，北京城群龙无首，我们哥儿几个办正经事的倒成了罪人了。不行，我得把话说清了。想到这儿，他说：“皇阿玛容儿臣禀奏。任伯安一案是儿臣做主处置的。此事骇人听闻，光是抄出来的秘密档案就有三千多斤，里边记的据说全是朝臣们的丑事。若一一查实惩处，恐怕会惊动全国，震撼朝野。父皇南巡未归，儿臣不敢草率处置，因此才把它全部封存，只处决了任伯安一人。现在档案俱在，铁证如山。皇阿玛如果认为儿臣处置不当，还可以挽回。”

张廷玉在这种形势下，是从不多言的。眼下，满殿的人都在局中，只有一个人在局外，那就是方苞。常言说，旁观者清嘛。说了这么大会儿，谁对谁错，谁真心办事，谁推脱责任，他看得最清。听了四爷的话，他也跪下了：“圣上，据臣从旁观察，四阿哥处置任伯安的案子还是很妥当的。假如再以任某的秘密档案为依据，认真审查起来，牵涉全国上上下下的官员，将成为大清开国以来最大的案件，必然动摇国本。所以，臣以为应将这黑档案一火焚烧，以安定天下臣子之心。”

胤禛听方苞这话有维护自己的意思，不觉投过去感激的目光。嗯，这人虽其貌不扬，心地却是好的。父皇真是慧眼识人哪！

康熙也被方苞说得气顺了一些。他语重心长地说：“唉，不是朕一回来就找你们的事儿。吏治败坏本来就让人烦恼，可是你们还要文过饰非，这就不像话了。朕老了，不中用了。放在年轻的时候，这算什么呢？”

方苞接着说，“皇上，请不必为此过于伤神。太平盛世，人人只图安乐，出现吏治腐败的情形是不足为奇的。几位阿哥在皇上南巡期间办了这么多的案子，还查处了任伯案这件大案，依臣看已经很不错了。他们还年轻，出点儿小毛病也在所难免。请皇上不要再追究了吧。”

康熙微微一笑说：“方苞啊，朕给你这个面子，就依你所奏，对他们既往不咎了。可是，胤初，朕还要说你几句，朕已是人土大半截的人了，这祖宗基业是要由你来继承的。可是你办事儿为什么这样糊涂呢？你定的这个锁拿问罪的名单简直是颠倒黑白。你是出于公心呢，还是在泄私愤？你想趁此机会把异党一网打尽吗？你瞧瞧，欠了二十两银子的，你革职拿办了；可是那行贿受贿成千累万的，你却偏偏放过去了。胤初啊，你目光短浅，不够精明啊。今天方苞替你说了情，朕也不怪你，而且还要维护你的面子。你这个锁拿官员的名单朕不驳回。可是，人抓来以后，你要仔细地重新复审，好好甄别一下，该办的自然要办，不该办的，一个也不能冤枉。你听清了吗？”

胤初叩头回答：“儿臣记下了。儿臣谢父皇宽宏，谢方先生。”

“好，知错改错就好。马齐呀，这几天你带着方先生到各部衙门去走走，也要让他和皇子阿哥、侍卫们都见见面。告诉他们，方先生虽是布衣，无官无职，却是朕的朋友。谁要小看了他，慢待了他，朕是不答应的。”

三十七 奉密命紫姑夜行刺 闻凶信康熙暗用心

三十七 奉密命紫姑夜行刺 闻凶信康熙暗用心

方苞在皇上面前说得不错，四阿哥胤禛在任伯安这件案子上，确实是处理得十分妥当。既为朝廷除了一大害，又保下了数以百计的大小官员。更绝的，是把这件案子交给老九来审问。明面上看，是保下了阿哥党，尤其是保下了老八和老九，可实际上却给他们哥俩出了个难题。留下任伯安，他们无法向父皇交代，唯一可行的，是忍痛割爱，舍车马，保将帅，除掉任伯安。这样一来，等于是让他们自己动手砍掉阿哥党的一条臂膀，挖掉阿哥党的一只眼睛。老八、老九吃了这个哑巴亏，他们能就此撒手、善罢干休吗？对于这件事，老四并没有掉以轻心，他仍在冷静地观察着局势的变化。

可是，老十三的心情却与这几位哥哥不同，他正处在兴奋之中。在抓住任伯安这件事儿上，他是立了头功的。虽然父皇回来之后，没有当面夸奖他，可他自己心中有数。他不图夸奖，只要

能制服阿哥党，他胤祥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天，鹅毛大雪漫天飘落。北京城一片银装素裹，煞是好看。胤祥兴冲冲地从外边回来，看见府里的家人们正在扫雪，便摆了摆手说：

“哎，这时候，扫的哪门子雪呀？留着，留着，让它下上一夜。明早上，爷还要赏雪景呢。”

府上的二管家贾平走上前来陪着笑说：“爷，奴才们扫的是路上的雪。园子里没动，留着让爷赏雪吃酒呢。这路上要是不扫，走着滑是不是？”

“少废话，全给我留下来。”胤祥说着走回屋里。阿兰、乔姐连忙迎上来给他掸雪、换衣服。胤祥舒舒服服地往热炕上一躺，突然问道：“哎，怎么就你们俩在这儿，紫姑呢？”

乔姐忙不迭地说：“回爷，今儿个，紫姑她娘病了。后晌她回家看看，很快就会口来的。”

“哦——爷今儿累了。你们俩在这儿下盘棋，我吃酒观战。”

乔姐高兴地说：“哟，难得爷有这么好的兴致，我们哪敢不陪呢。”一边说，一边拉着阿兰，先给十三爷上了酒菜，俩人也就着大炕摆上了棋盘。胤祥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今儿个心里特别痛快，不知不觉之中，困劲儿上来了。他一伸手把棋盘掀翻说：“去去去，你们俩这臭棋篓子，这下的算什么呀！”

阿兰和乔姐无缘无故地挨了训，却不敢露出不痛快。这样的事儿，她俩经得多了。她们知道，十二爷一直在疑心她们。高兴了，她们要招之即来，小心侍候；不高兴呢，她们就要挥之即去，躲得远远的。听家人们说，任伯安已经被处死了，阿兰觉得心头的枷锁打碎了。她高兴，她激动，她想向十三爷诉说心里的苦处。可乔姐、紫姑老在十三爷身边，她又一直找不到机会。乔姐呢，却在惦记着八爷那边，不知八爷会不会受到牵连。这俩人，是八爷和九爷派到这里来的。好长时间了，八爷和九爷都没有派人来联络。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十三爷今天回来，又像高兴，又像生气，这又是为什么呢？

紫姑回来时，十三爷已经迷迷糊糊地和衣睡下了。紫姑熄灭了多余的灯烛，在炭盆里加了炭，又给十三爷盖上一床薄被，也退下去了。外边，大雪纷扬，下个不住；房内，炭火熊熊，温暖如春。一切都显得那么安宁，那么平静。连府门外边的大街上，值夜更夫的梆杵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三更以后，突然，“叭”的一个巨大的声响，把胤祥给惊醒了。他猛然坐了起来，瞪着睡意朦胧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床前似乎站着一个人。他揉揉眼睛一看，原来是紫姑。只见她手中端着一个茶盘，神色慌张、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胤祥再往外一看，那响声原来是在房子角上发出的。那里挂着帐幔。帐幔的前边，放着一个花架。花架上是一个巨大的、有几十斤重的大花盆。现在，花架倒了，花盆也摔得粉碎。胤祥心中明白了：哦，有人推倒了花架，摔碎了花盆，以此来向我报警！这么说，紫姑的行为、神情，倒值得怀疑了。他沉着脸问：

“你来这儿干什么？”

紫姑慌乱地回答：“哦，十三爷，奴婢，是，是……”

就在这时，阿兰带着几个刚被惊醒的值夜小丫头，从帐幔后边走出来了：“哟，十三爷，吓着您了吧。咳，可能是那个该死的花猫蹬翻了花盆。这不，紫姑见您喝多了，给您送醒酒茶来了。”

一句话提醒了胤祥。嗯，我睡意正浓，又没有叫你，你送的哪门子茶呀？那个花架有几十斤重，一只花猫能蹬翻了它吗？紫姑今儿后晌出了府，说是回家探母，却又匆匆回来。她夜里来送茶，难道是别有用心吗？想到这儿，他瞟了一眼紫姑，只见她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完全失去了平日的随和，也完全没有了素常的温柔。胤祥心中一动，话中有话地冷冷地说道：

“紫姑，这茶我是不会喝的。你看，是让猫喝了呢，还是你自己喝下去？”

紫姑听了这话，一边惊慌地往后退着，一边却把手伸向腰间。却不防，胤祥一个箭步上前，

伸手刁住她的手腕脉门，厉声喝道：“搜她！”没容小丫头们上前，一把雪亮的匕首，“当”地一声掉在了地下。

紫姑不知从哪儿来了勇气，她抢上一步，就要去抢那把匕首。她快，胤祥却比她更快，早已扑了过来，狠狠一脚踩了下去。紫姑那娇嫩的白手上，立即浸出了汨汨的鲜血。胤祥咬牙切齿地说：

“好一个女中豪杰，好一个巾帼刺客，说，你受了谁的指使这样子的？”

紫姑惨然一笑：“十三爷，你别问了。我与你前生有缘，想和你一块共赴黄泉。”

十三爷一阵冷笑：“哼……你来到我身边有年头了。我十三爷哪点亏待了你，你居然要对我下这样的毒手？今晚，我不逼你。你只要能说出十三爷我的一点错处，我立刻放你走。”

紫姑没有求饶，却慷慨地说，“不不不，十三爷，今天是我的死期。你没错，错在我身上。我全说了吧。当年，我爹犯了死罪，是任伯安救了他的命。我母亲死了，也是任爷给发送的。不管任爷是什么样的人，他对我们家有恩。他让我去死，我都不能皱眉。”

这话怎么能蒙住胤祥呢：“嗯——？你的话乍听来似乎有理，可却瞒不了我十三爷。你娘既然死了，你经常回家，今晚又去看你娘的病，你到底去见谁了？再说，任伯安早已正法了，死人又怎么能向你发号施令呢？说，谁是你的指使？”

紫姑眉尖一挑，昂然回答：“十三爷，你就把我送到官府，严刑拷打，凌迟处死，我也不会招的。我只告诉你一句话，任伯安对我有恩，你却抓了他，杀了他，我就要为任爷报仇。十三爷，请你随便处置我吧。”

此言一出，不但胤祥吃惊，连阿兰和乔姐也都惊呆了。她们都是经任伯安的手派到这里来的。几年来，她俩一直认为紫姑是十三爷的亲信，却万万没想到，紫姑竟然是埋藏得更深、隐蔽得更妙的奸细，而且与任伯安还有这么一层深厚的、以命相报的关系。

胤祥仔细地想了一会儿，放缓了口气说：“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念你这几年里对我的精心服侍，念你在我受难之时，苦苦支撑着侍候我，也念你是个知恩必报的烈性女子，我饶了你。阿兰，你带她去找贾平，支二百两银子给她。让贾平告诉外边的家丁，不许阻拦，也不许跟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紫姑，你，你去吧。”

这样的处置，大出众人的意料，紫姑泪流满面地磕了头，站起身来，在阿兰的搀扶下，一步三晃地出了房门。突然，她大叫一声：“天哪！为什么要把我生在上，为什么要我遭到这样的命运呢！”一边喊，一边向廊沿下放着的、十三爷练武用的石锁撞了过去。等阿兰她们回过神来前去扑救时，紫姑早已鲜血迸流，香魂出窍，再也醒不过来了。

胤祥倒背着手，慢步走到房门口。他看看死去的紫姑，又看看伏在紫姑身上失声痛哭的阿兰，不由得陷入了沉思。好家伙，三个在自己身边侍候的女子，竟然全是任伯安派来的奸细！紫姑来得最早，而且一直受着信任、重用，被我视为心腹。万万没想到她倒首先跳了出来，加害于我。现在，紫姑败露了，那两个什么时候动手呢？更令人感到蹊跷的，是紫姑行刺时我正在睡梦之中，是谁推倒了花架向我报警呢？阿兰说，是老猫蹬倒了花架。哼，那花架几十斤重，猫是蹬不动的，阿兰显然是在紫姑面前掩饰。况且，几个小丫头刚出来时，都是睡意未退，只有阿兰一个人是清醒的。她今晚不值夜，应该像乔姐那样，正在后边酣睡，完全用不着出来呀。她不早不晚地来到这里，又说了那句“紫姑给你送茶来了”的话，才提醒了我，使我想到茶中可能有毒。那么，这报警之人会不会是阿兰呢？是不是她不忘前情，在暗中保护我。报答我呢？在谪仙楼，她拒绝了我，在养蜂夹道，她又来到我身边。这一切，是不是在任伯安的逼迫、威胁下，身不由己地干的呢？这会儿，她正在痛哭，是为紫姑哭，还是为她自己的命运哭呢？阿兰哪，阿兰，你越来越让我琢磨不透了。唉，算了，不想这些了。你阿兰是人是鬼，是敌是友，让我再看一段吧。

奴婢是暗藏的奸细，胤祥险遭不测的事，没过多久，康熙就知道了。老皇上心中十分清楚，

分明是有人明目张胆地对胤祥施加报复，原因就出在任伯安那件案子上。前些时，为了大局的稳定，康熙对任伯安这件案子，没有追查后台，也没有株连别人。可事情明摆着，任伯安那样胆大妄为，能没有后台吗？现在，这些人还在，心不死，就把仇恨记在了胤祥的账上。看来，这暗杀胤祥的幕后指使人，不会是一般的人，说不定就是胤祥的亲兄弟，而且十有八九是阿哥党里的人。为了皇位，他们这样不择手段的做法，使康熙万分痛心；可是，现在又不到彻底揭穿的时候。所以，对这件事儿康熙一句话都没说，更没有下令追查。对胤祥，康熙是了解的。胤祥耿直无私，胤祥忠心不二，胤祥敢作敢为，胤祥的心中沒有半点贪心。从胤祥身上，康熙又想起了自己与阿秀那一段美好的日子。他心疼胤祥这个从小没娘的孩子。他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保护住胤祥，不能让他再吃亏了。

当然，这是后话，这会儿，在胤祥又气、又恼。又无可奈何之际，有几个人却躲在京郊白云观里，在吃酒赏雪，等着胤祥的死讯呢。谁呀？不用问，是老八、老九他们。老十四来得比较晚。他是先奉召进宫见了皇上之后，才匆匆赶来的。老十四这次晋见皇上，本来以为又犯了什么错，要挨训了。没想到，皇上和颜悦色地接见了，还着实夸奖了几句，末了，又把巡视河防、兼管兵部两大重任，一齐放在他的肩上。他简直高兴懵了！他当然不知道，这也是康熙的一计，是为了挨着个儿的考验皇子的。老十四想的是，众阿哥都倒了，该我这文武双全的皇子露头了。所以，辞别了皇上，便高高兴兴地骑了快马，随着八哥府上的太监何柱儿来到了白云观。

老十四带来的消息，自然令八哥、九哥高兴，连杂毛老道张德明，也怀着兴奋为他占了一卦，乃是上上大吉。老八比较稳重，他仔细地询问了老十四，皇上怎么接见的，说了些什么，当时还有谁在场，除了这件事还说了些什么。老十四都一一回答了，末了，他突然说：

“哎，对了。我进去的时候，皇阿玛正说着减免赋税的事。父皇说，这些年天下太平，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赋税一定要减，火耗绝不能再增加。父皇好像提了个办法，既要减轻百姓负担，又要保障国库充盈，把全国分成东西南北几片，三年一轮，免交赋税。我去了，这事也没有再议，所以，我也闹不清是怎么定的。”

老八又问：“嗯，太子在场吗？他又是怎么说的。”

老十四想了一下说：“八哥，据我看，大臣们好像都拥护父皇的办法，连那位丑八怪方苞也赞成。太子也在，可他似乎是心里不痛快，一直没说话。”

老八听了这话，高兴地说：“好好好，太子这样做就对了。”

老十四却糊涂了：“哎，八哥，你怎么这样说？”

老八侃侃而谈：“哦，父皇这样做，从大处上来说，是为百姓着想。减免赋税，减轻百姓负担，安定民心，安定天下。从小处上看，不如说是为了父皇自己，为了落个爱民的好名声。可是，这样一来，继位的人可就要作难了。事情明摆着，你要是按老办法，国库收入就会减少；要是不按老章程，百姓就会骂你苛刻。皇上这是在给太子出难题呢！太子依从了，继位之后，不好办事，想给百姓施恩都没了辙；不依从呢，眼下就有违旨的罪名。他能顺顺当当地应下这差事吗？”

这番话真是一针见血。老十四不由得心中暗暗吃惊，好八哥呀，你算把父皇的心思全看透了。他正要说话，却见十三爷府上的二管家贾平，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

“八爷，完了，全完了……”

老八兴奋地站起身来：“好啊，老十三完了吗？”

贾平连忙又摆手、又摇头：“咳，八爷，十三爷没完，紫姑倒是死了。”

“啊？！”八爷又坐下了，“你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贾平把昨天晚上紫姑行刺不成自己撞死的情形，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末了说：“奴才想，这事也太蹊跷了，怎么那么大的花盆会忽然掉下来了？是不是皇子皇孙，暗中都有神明保佑……”

老八一阵冷笑：“哼……什么神明保佑！分明是有人在暗中推倒花架，报了凶信。不然的话，他胤祥能制服了紫姑吗？可惜的是，我待紫姑恩重如山，视如亲生儿女一般，又费了那么大的力气，送到胤祥身边，藏了这么多年。原来打算，杀了胤祥，吓住老四，砍了太子的左膀右臂。唉，哪知紫姑却遭到如此下场，让我们功亏一篑。可叹哪，可悲……”

老九听八哥说得凄惶，连忙上前劝解：“八哥，你何必如此呢，不是还有阿兰和乔姐嘛。让贾平回去给她俩传话，今晚上接着干，非把他老十三干掉不可！”

老八沉痛地摇了摇头：“九弟，你虑事不周啊！昨天晚上紫姑出事，这会儿，恐怕老四和太子都已知道了，他们能不做防备吗？再说，你敢肯定，那个推倒花架向胤祥报信的人不是阿兰或者乔姐吗？这两个女人，如果还没变心，今晚动手，肯定要重蹈紫姑的覆辙。她们死了，我们就断了眼线。假如，她俩之中有一个变了心，向老十三密报了我们的计划，那又会是什么局面呢？人家抓住了人证、物证，在父皇面前只消一句话，你我将如何对答呢？所以，还得先放下她俩，再观察一段，不能性急。九弟，你懂吗？贾平，你先回去吧，记住，要装得像没事儿人一样，照样当差，侍候好十三爷，不能让他有一点疑心。办好了，八爷不会亏待你的。”

贾平打了个千儿说：“扎。奴才明白，奴才一定为八爷办好差。”说完，又向九爷、十四爷行了礼，匆匆地走了。

老十四看着贾平远去的背影，阴沉沉地说：“八哥，小弟我倒有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主意……”

三十八 趁边乱太子私调兵 察秋毫皇上施君威

三十八 趁边乱太子私调兵 察秋毫皇上施君威

寒冬腊月，大雪纷飞。阿哥党的几个重要人物聚集在白云观里，等候着暗杀胤祥的消息。却不料，暗藏在胤祥府里当二管家的贾平，气急败坏地跑来报信说，十三爷平安无恙，紫姑却自杀身亡了。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把哥几个全都打懵了。老八命令贾平立刻回去，他自己却陷入了沉思。

老十四阴沉地说：“八哥，小弟有个主意，咱们给他来个一不做，二不休……”

他突然停下了。老八看了一下老十四那狰狞的面孔，催促着：“说呀，十四弟，说出来大家商量嘛。”

“好。今日父皇命我管理兵部，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依我说，干脆，发兵符调兵入京，来一次玄武门兵变，一勺子烩了他们，扶八哥登基！”

一言既出，满座震惊。一勺子烩，那不是把康熙皇上也包括进去了吗？老九颤声问道：

“十四弟，你刚到兵部，有这把握吗？九城兵马司，赵逢春的善扑营，还有隆科多的人马和大内侍卫，都能听你的调遣吗？”

老八摇头苦笑着说：“十四弟呀，你想过没有，弑君谋位是个什么名声。真要这样，你来当皇上好了，我老八决不会干。”

老十四胸有成竹：“哎，八哥、九哥，你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自古以来，成者王侯败者贼。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世谁说什么了？我已经盘算好了，京师附近，忠于皇上的部队，约有一万人。隆科多虽掌握了两万人马，可是他脚踩两只船，咱们可以争取他按兵不动。西

山锐健营是咱们的人，加上咱哥们几个府里的亲兵侍卫，少说也有八千以上。我以兵部名义发下虎符，诈称京城有人叛乱，把锐健营调进来，清君侧，除叛逆。兵贵神速，只要先走一招，封了养心殿和毓庆宫，挟天子以令诸侯，谁敢说半个不字？！再说，咱们也用不着弑君。老爷子坐江山五十年了，也该让位去当太上皇了。”

老十四正在兴致勃勃地往下说，却不防老八一拍桌子，低声呵斥道：

“住口！你昏了头吗？父皇执掌江山几十年，你这点小算盘能瞒过他的眼睛吗？武丹来北京是干什么的？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锐健营，你算算，那里参将以上的人，有多少是武丹的老部下，能那么顺当地听你调遣吗？！十四弟呀，你太莽撞了。没有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齐备，你们不能轻举妄动啊！”

老十四傻眼了：“那，那，八哥，你说，该怎么办呢？”

老八深谋远虑地说：“好办。皇上不是让你去管兵部吗？你就认真地管起来，管得像样一点，让父皇看着高兴。这样，一旦边疆有事，老人家就会把军权交给你。手中有十万八旗子弟，你想想，那是个什么场面啊！九弟，十四弟，你们的眼光放长远些，度量也要放大些。第一步，先设法除掉太子，第二步才能说到皇位。今天在这儿说话的，只有咱们哥仨和张德明道长，话说完也就算了，决不能再提这件事。我没有让老十来，就是因为他的嘴不严实。往后一段时期里，这白云观咱们也不要轻易来。道长也请多加小心。告诉你，老十三已经注意这里了。”

老八这话，乍听起来似乎很随和，可是在座的人都明白，这一番话，定下了他们今后的大政方略。除太子、争皇位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兴奋和压力、冲动和忧虑，一齐涌上他们心头。没有人再说什么。老八、老九、老十四默默地与老道士张德明拱手告别，走进茫茫风雪之中。

这可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细心的读者朋友也许会敏感地觉察到，随着康熙的日益年迈，几位阿哥争夺皇权的争斗，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了。它已经发展到了白刃相见、你死我活了。老皇上康熙对这一切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之所以要启用老十四，把兵部，河运两大重担放在老十四身上，就是想让各党、各派的人，都登登台、亮相。从康熙四十八年到五十二年的这段时间里，康熙以一个封建政治家的睿智和精明，干脆搬到畅春园里住下，不动声色地、冷静地观察着局势，思谋着对策。

老四胤禔，老十三胤祥，照旧联手，在户部、吏部和刑部办差。这哥俩，甩开了膀子，放开手脚地大干。他们无私无畏，干得十分出色，顺便也重用了几个深得信任的家奴。年羹尧升任巡抚，戴铎也果然做了道台。老十四干得也不错，他的方便是管着兵部，他的目的是掌握军权。别看他是铁杆儿的阿哥党，可是，一旦手中有了权，有了兵，他并不想听命于八哥。他还有自己的打算呢：怎么，都是皇子阿哥，难道我就不能当皇上，非要去保别人不行吗？有了这个想法，他明面上仍然是靠近老八，事事处处听老八的指点，可暗地里却打着一个小算盘。所以，这几年里，他的差使也办得很卖力，很认真。不论下边官吏是何党、何派，出了错，他决不轻饶，立了功，也决不埋没，很快地，便名声鹊起，赢得了上上下下的一片赞扬。这样一来，在朝中，形成了太子为一派，老四和老十三为一派，老十四又是一派的三足鼎立、互不相让的局面。三派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拥戴者。

太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的优势是权力加地位，而不是办事的能力和人缘。现在，他的权力是更大了。康熙皇上干脆大撒手不管，把任免官员、处理政务，甚至把在上书房里代皇上批阅奏章、朱笔御批的权力，也索性给了太子。一句话，老皇上只做指导，具体的事，全让太子来办。这下，太子可逮住机会了。他先是清理恩怨旧债，那真是点滴必报，从不手软。凡是支持阿哥党的官员，一个不饶，全得想方设法打下去。接着，便是重用党羽，安插亲信，把忠于自己的官员和旗下家奴，纷纷提拔到重要位置上。在老十四管兵部之后，太子又感到了军权的重要。他虽然不便直接插手兵部的事，可他有用人的大权哪。于是，便把自己的亲信、家奴，安排在京师和外边的军队中，抓住带兵、用兵的实权，可是，太子却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就是他低估了父

皇的洞察力。康熙皇上对太子的做法，心如明镜却一言不发。太子奏一本，老皇上就准一本。你说用谁就用谁，你说贬谁就贬谁。朕倒要看你这太子，是为公、为国家社稷呢，还是为了你自己！

朝廷上上下下都在忙着争权夺位打内战，谁还有心处理国事啊！京城一乱，边疆就要出事。果然，西蒙古的阿拉布坦部落首先发难，派兵攻打西藏，要扩大地盘。蒙古兵和藏兵打了几仗，占了点小便宜。藏王怕万一支持不住吃了大亏，便派了加急快马送来奏表，请朝廷发兵援助。军情事急，太子不得不召集上书房大臣和几位管事的阿哥来议事。按上书房大臣们的看法，西藏也好，西蒙古也罢，两个民族之间闹点磨擦也不足为奇。如果从内地调兵，万里迢迢地去西征，那可不是小事。粮响呀，兵器呀，马匹呀，军衣呀，怎么组织后方供给线呀，等等，等等，哪一件都不是一句话可以办成的。最好是从甘陕和口外调兵，摆出阵势，把阿拉布坦的西蒙古兵吓退也就算了。比如说，古北口现在就有一万五千精锐骑兵，擅长奔袭突击，派一员大将就把这事办了。可是，太子听了却不同意。说古北口的兵常年驻守在塞外，生活很苦，他已下令把他们调到京师来换防了。现在要调兵西征，只能调京营的兵。把丰台、顺义的兵调去，从江南调粮，支持军用。马齐一听这话就惊呆了：调古北口的兵进京，皇上不知道，这可不是小事啊！再说，从京师调兵去前线而不是就近调用边兵，不用甘陕存粮却用万里之外的江南军粮，这不是儿戏吗？难道，太子有了什么想法不成？马齐不敢乱猜，可也不敢反对，这事就这么定了。接下来，是商议谁来当统帅。太子又一马当先，说当年几次西征，都是皇上亲自挂帅。如今皇上老了，该他子承父志，去干一番事业了。所以，他要亲自率兵西征。马齐又是一惊。古北口的精锐已到京师，再把顺义、丰台的驻军也交给太子，一旦他兵权在手，会不会发生变化呢？不过，这差事眼下还有人等着抢呢！老十四就在这儿坐着，他早看透太子的心思了。哼，你想趁机抓军权，武力夺位，没门儿！于是，他说自己如今掌管兵部，理应为父皇分忧，这一仗得我去打。他一出头，老十三也来争。胤祥是因为在京城里处处受太子的制约，很不痛快，要效忠皇上，不如到前方去，真刀实枪地干一场，哪怕马革裹尸呢，这一辈子也值了。三兄弟争当元帅，谁也不让，只好把球踢给皇上，请皇上圣裁了。于是，太子支开了老四、老十三和老十四，只带着马齐和张廷玉，冒雨赶到畅春园去见皇上。

此刻，康熙皇上正和方苞在下棋呢，听说太子他们递牌子请见，方苞就要起身。康熙笑了一下说：

“方苞，朕还没动呢，你忙什么呢。李德全，你去告诉太子他们，且在松鹤轩那里候着，朕待会儿再去。方苞，坐下，坐下。朕正有事要听听你的看法呢。”

方苞不知康熙要说什么，惶惶不安地坐下说：“请圣上训示。”

康熙沉思着说：“嗯——这件事，朕思谋很久了，一直不敢说出来，因为话一出口，就泼水难收了。现在，朕不能不说了。方先生，如果今日有人要搞陈桥兵变，你以为他成功的把握有几分呢？”

方苞吓了一跳：“圣上为何这样说，焉有此事，焉有此理，又焉有此情呢？”

康熙明白方苞的顾虑，宽容地一笑说：

“喏……方先生，你不必吃惊，此事确无疑。有人已从古北口调来了一万五千精锐骑兵，驻在京西的锐健营，又不经兵部，私自铸造了十门红衣大炮。他们已经磨尖了牙齿，要来咬朕了。方先生，这事儿能小看吗？”

方苞想了一下说：“陛下适才所言之形势，臣万万没有想到。但据臣愚见，别说他们才一万五千人，就是十五万、五十万，也是徒劳！因为当前的情形，与柴世宗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赵匡胤是在掏空了朝中兵力之后才敢下手的。可如今，天下兵权操在圣君之手，只要圣上一声令下，叛兵便会立即土崩瓦解。”

康熙点了点头：“好，方先生果然见高识远。可有人却利令智昏，偏要拿着鸡蛋往石头上

碰，朕又有什么办法。更何况，这人还是朕的亲骨肉！”

方苞一听这话，马上就明白了，皇上指的是太子。此事，既关乎国家社稷，又是皇上的家务。他不敢多说，可又不能不说：

“皇上，请恕臣直言。既有这种事，就要当机立断，早做处置，免得事变一旦发生，不得不动用国法。到那时，皇上虽然仁慈，恐怕也难为两全了。”

康熙痛心疾首：“唉！朕现在为难的，也正是这事啊。这几年，他要罢谁的官，朕就替他罢，他要升谁的职，朕也替他升。可是，如今他想要朕的命，难道朕还能拱手相送吗？好了，这事今天先说到这儿，容朕再想一想，看一看。走，咱们会会他们去。”

康熙皇上带着方苞来到松鹤轩时，太子、张廷玉和马齐都吃了一惊。康熙此行太反常了。一来，天下着大雨，皇上完全可以召他们前去，而不必自己冒雨来就臣子；二嘛，康熙就是来了，也不过是一般的议事，并非朝廷大典，可是皇上却不穿日常便装，而是整整齐齐地穿了一身正式临朝的龙袍。所以，他们几个一见这阵势，都不由得心中打鼓。太子连忙率先跪下，行礼请安，然后，把刚才在上书房里仪的事情奏报一遍，请旨处理。

康熙听完胤初的奏报，微微一笑，和颜悦色地开口了：“哦，这件事你们未免看得太重了。蒙古阿拉布坦起兵侵犯西藏，无非是想炫耀一下武力。藏王要求派天兵援助，也不过是想提前做个准备。如果我天朝大军闻惊即出，胜了，不足以显示天威，万一遭到挫折，反会被人耻笑，朕看，不必小题大做，派一员上将，到甘陕一带阅军，大张声势，把阿拉布坦吓走就行了。”

胤初听到这里，知道自己再要求带兵出征是绝对没有希望了，便说：“儿臣保举托合齐率兵出征，不知可否？请父皇圣裁。”

康熙的脸忽然拉长了：“什么，派托合齐去？他私自带兵从古北口闯到京师，朕正要查问你呢。你为什么还要派他？”

胤初连忙跪下回奏：“回皇阿玛，古北口驻军来京，是正常调防，求父皇圣鉴。”

康熙勃然变色：“好哇，你的嘴可真甜哪！还知道让朕‘圣鉴’？你以为在下边干了些什么，朕知道吗？”

太子慌神了：“皇阿玛，儿臣一向遵从圣训，认真办事，并没有……”

胤初还要辩白，康熙怒喝一声：“住口！你还要强词夺理吗？告诉你，朕虽年老，却是明察秋毫。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干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朕也清楚。你放明白点，不要以为朕是可以随意欺哄的。”康熙说完，袍袖一甩，转身就走。太子和几位上书房大臣，不奉旨意，谁也不敢动地方，一个个呆在那里，望着外边的大雨出神。胤初自感不妙，更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心神慌乱，手足麻木，却又不知如何是好。

不过，这次康熙处理太子的事，却没有更多的犹豫，也没有上次那样的伤神，显得既果断而又迅速。马齐、张廷玉和太子胤初，并没有在这儿多等，很快，李德全捧旨出来了。三道圣旨同时颁发：第一道似乎很客气：“太子胤初今日不必再回毓庆宫了，就在畅春园听候处分。”

第二道旨意，就不那么顺耳了：“着马齐会同内务府官员，带领皇宫侍卫，即刻抄检毓庆宫。文书档案一律封存，违禁物品要进呈御览。”

第三道旨意，更令太子心胆破裂：“着张廷玉去善扑营向赵逢春传旨。让赵逢春在今天夜里，按照皇上拟定的名单，把太子安插在军中和各部衙门的人，一个不漏的全部逮捕，押往天牢，听候勘问。”

康熙这次处置，是这样的果断，这样的坚决，这样的迅雷不及掩耳，这样的出乎人们的意料，不但太子毫无思想准备，就是张廷玉、马齐他们，事先也没有看出一点预兆。知道内情的，似乎只有方苞一人。但，他也只是在一个时辰之前，接受了皇上了咨询，闻到了一点气味，却绝对没想到皇上竟是这样刻不容缓的说办就办了，而且办得不留一点余地。

此刻，太子的心情不用说了，用什么样的词句去形容都不会过分的。如果一定要描述一下，

那么，似乎只有一句话：太子胤初知道，这一次，他是彻底完蛋了！

三十九 废太子胤祥再蒙冤 鉴古训康熙说立储

三十九 废太子胤祥再蒙冤 鉴古训康熙说立储

康熙皇上所以要下决心，坚决废掉太子，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太子废而又立的三年多来，不但没有一件事办得让康熙满意，而且在康熙故意放松了对他的管制，甚至奏一本、准一本的情况下，太子不思进取，却利令智昏，妄图控制军权，做夺权的准备，这是康熙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当康熙知道了古北口的驻军已经调来京师，太子又要率兵出征这些消息之后，这位老皇上十分敏感地觉察到，这事不能再犹豫了。有了这想法，才有前文说过的康熙与方苞的那席谈话。当时，方苞说，这事要办就要快，不要等出了大乱子，闹到按国法刑律处置的地步，那就伤了皇上仁慈的美名了。这句话，方苞是以“朋友”的身份说的，也确实是肺腑之言。可这句话有分量啊！它促使康熙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下了那三道圣旨。旨意一下，太子胤初的前途就被完全断送了。

这天夜里，康熙没住畅春园，却连夜回到了紫禁城。第二天一早，圣旨传出，所有的皇子阿哥、京师部院大臣，一律在乾清门外候旨，众阿哥包括胤初都来了，和大臣们一道，齐刷刷地跪在方砖地上。不一会儿，上书房大臣张廷玉和马齐并肩出来，当众宣读圣旨。这道旨意很长。前边说，太子为什么第一次被废，后来又为什么重立，朕盼他改恶从善，他又是如何如何的不守规矩、胡作非为。祖宗基业，断不可付于此等小人，因此要重新废掉，圈禁起来。这道圣旨的最后还加了一句：今后，谁要再说胤初已经有了悔改，替他申请复位，以国法严处。这就是说，这次废掉胤初以后，再不准任何人为他讲情，更不允许要求他复位。胤初终身监禁，已成了不可更改的铁案了。

圣旨宣读完，众人山呼万岁。两个太监走上前来，摘掉了胤初那象征太子权位的十二颗东珠和紫金冠。侍卫们架起他来走了。众人刚要散去，张廷玉和马齐却上前一步说：“且慢，皇上有话让问胤祥呢。”

老十三心里咯噔一下，怎么，又把我牵连进去了。好好好，我算是跟着倒霉了，问吧。

张廷玉说：“皇上让问你，丰升运一案，你当时在刑部办差是知道的，为什么避重就轻，只判了流配三千里？”

胤祥磕了个头说：“回圣上问话，当时儿臣在吏部清查任伯安一案，刑部的事儿没有过问，有失察之罪。”

张廷玉知道胤祥冤枉。他心里也正在纳闷儿呢，这回太子倒台，怎么也挨不上十三阿哥呀。可是皇上让他问话，他能不问吗？听了胤祥的回答，他对马齐说：“马齐，咱们记下这句话，丰升运一案，十三爷没有过问。”

胤祥心想，好，总算说清一件了。又听张廷玉接着问：“任伯安的案子是你经手的。他害了那么多人命，你为什么不一一追查，却私自封了他那秘密档案，这样做居心何在？”

胤祥一听这话就火了。这件案子明明是老九审理的，众阿哥都知道，皇上也不是不明白，为什么全栽到我头上了呢？他那二百五的脾气上来了：“好好好，就算我是任伯安的死党吧，请父皇处置。”

老四胤禔一听这回答，急了：“十三弟，你不懂规矩了吗？怎么能这样说？”回头又对老九

说：“九弟，你该为十三弟做个证明啊！”

让老九做证明？他恨胤祥还来不及呢。紫姑没把胤祥杀掉，他已经觉得够亏了，现在父皇向老十三问罪，他能替胤祥说话吗？“四哥，你这话不对。皇阿玛又没问我，我怎好回答呢？”

老四胤禔这个气呀！好好好，老九你落井下石，这样的冤枉十三弟，你，你还有一点骨肉之情吗？他膝行上前说：“请张大人、马大人替胤禔回奏。任伯安的案子，全是胤禔一人经手。胤祥有功无罪，请皇上明鉴。”

张廷玉点了点头，胤祥也觉得踏实了。可是没容他多想，张廷玉突然又问：

“胤祥，皇上让你问，宫人郑春华是怎么死的？你要据实回答。”

一听问到这件事，胤祥不觉心头一颤。啊，我把郑春华弄出来的事怎么走露风声了？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啊！可是，他转念一想，不，听皇上问话的口气，老人家并不知道我已对郑春华另外做了安置，藏到了一处十分隐秘的地方。这事儿，连四哥我都没告诉，怕的是出了事让他受牵连，别的阿哥就更知道了。哼，我胤祥这回要学聪明点，死也不认这笔账！想到这儿，他大声说道：

“回皇上问话，胤祥不知道宫里有叫郑春华的人。请皇阿玛示下，她的死与胤祥有什么关系？”

张廷玉和马齐交换了一下眼色说：“十三爷，我们俩只是奉旨问话。既然你不认识郑春华，我们也就照这话回奏了。皇上说了，你的差事停办。请十三爷回府闭门思过，大概圣旨很快会下来的。”说完，拉着马齐，向养心殿去了。

胤祥对郑春华这事死不认账，倒真是做对了。老八、老九、老十四他们，也在打郑春华的主意呢。可是，他们晚了一步，郑春华被老十三悄悄地藏起来了。他们当然不知道“鸡鸣五鼓返魂丹”的事儿。老十四第二次去洗衣房时，只听说郑春华已经暴病身亡了。在她死的那天，十三爷来过。那个太监头子文润木，没有出卖十三爷，只说，是十三爷惦记着这里的包衣奴才，顺道来看看，和任何人都没有接触。老十四他们一点把柄都没有抓住，又不甘心就这么算了，所以在康熙面前告了个黑状，说老十三去了一趟洗衣局，郑春华就死了。这才有了今天的问话，亏得胤祥机灵，没认这档子事，要认了，那可就抖搂不清了。

张廷玉和马齐回到养心殿的时候，康熙正在心平气和地和方苞闲聊呢。看来，这次废掉太子，老人家并没有生大气，也没有一点悲凄之情，对张廷玉他们去传旨。问话似乎也没怎么看重。他们俩进去时，康熙正在侃侃而谈：

“方先生，你是汉人，熟读史书，自然懂得，历朝历代在立太子这件事上，从来是顺顺当当的少，争斗残杀的多。朕今天再次废掉胤初，并不心疼。他没出息，没能耐，当不好这个太子。不过话说回来，在本朝当太子，也确实不易。大清开国的柱石是八旗劲旅。按祖宗家法，朕让皇子阿哥们分掌八旗，当了旗主。他们建牙开府，各设属官，各有家奴。太子是领头的，也不能没有自己的人。他的家奴，当然要巴结奉承他。他呢，又要防着别的皇子来夺权，怎么能不结党呢？如今看来，谁来当这个太子都当不好，也当不成。”

张廷玉听明白了。太子第一次被废，罪名之一是“结党营私”。第二次被废，还是这条罪名。他一直不明白，太子为什么非要结党呢？如今，皇上亲口把这个根本的弊端说出来了。有八旗制度，就必定要有结党营私的事，要想朝中无党，那就要废掉八旗制度。可是，这么一来，满族不就要解体了吗？他正在想着，康熙又说话了：

“所以，朕不能按你们汉族的规矩、汉族的风俗去办，只能按此时、此地、此景、此情去想。朕已决意不再立太子了。众臣工也不要再谈这件事。”

方苞和张廷玉是听明白了，可是心眼实在的马齐却听糊涂了：“主子请慎言。不立太子当然有不立的好处。可是，请主子恕臣直言，万岁百年之后，天下无主，岂不要大乱吗？”

一听这话，康熙纵声大笑：“哈……马齐，你真是迂腐得可爱。朕问你，春秋时的齐桓公，

英雄一世，首创霸业。他没立太子，他死后，五个儿子争夺王位，把老子的尸体放了百日尚且不发表，以至尸体腐烂，蛆虫都拱出来了。这种情形，朕一想就心寒。可是，立了太子的就保险了吗？你知不知道玄武门兵变？你知不知道明朝的永乐靖难？就胤初来说，如果当初他不当太子，岂不也是朕的好儿子，他能落到今天的下场吗？朕再重说一次，今后，无论是谁，再有议论立太子，或者是为胤初请求复位的，杀无赦！”

听康熙把话说得这么严厉，谁还敢再接茬儿呀。过了一会儿，康熙从激动中定下神儿来，又叹了口气说：“唉！朕有二十四个皇子。据朕看，真正豪爽正直，办事卖力又没有野心的，只有老十三胤祥一人而已。”

张廷玉见机会来了，连忙说：“圣上容臣启奏。适才臣与马齐奉旨向十三爷问话，看来，他是有冤枉。臣等在上书房也曾听说，十三爷这几年办差还是有功的，而且十分清廉，从无结党营私或徇情枉法之事。对十三爷的处置是不是——”

康熙没有立刻回答，沉思了好大一会儿才突然说：“传旨，按照处置胤初的办法，把胤祥也圈禁起来。”

康熙此言一出，满殿的人全都惊呆了！

圈禁，是高墙圈禁的简称。就是用一道高墙，把犯法的皇亲囚禁在里边，只留一道小门，派有兵丁把守。不奉皇上特旨，外边的人不准进去，里边的人不能出来。即使是有人奉旨探视，进出都要搜身，片纸只字都不准夹带。这是清朝对犯法皇亲的最严厉的处分啊！十三阿哥并没有出什么差错，而且皇上正在夸着他，为什么话刚落音，就给他这么重的处分呢？可是，他们瞧着皇上阴沉的脸色，谁也不敢再问，只好下去传旨了。

这一次太子被废，并没有引起大的风波。一来，太子这几年得罪的人太多，他倒台，大伙高兴；二来，这次皇上乾纲独断，办事稳重，除了依附太子党的人之外，一个都不株连。所以，上上下下，齐声颂扬，各安职守，小心办差。只有吏部、刑部忙得不可开交，升一批，免一批，押一批，放一批，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虽忙而不乱，差事办得倒是十分顺利。

太子党倒台，阿哥党更加活跃了。老九、老十四他们简直高兴坏了。可是，惟有那个阿哥党的首领。八阿哥胤禩却显得十分反常。从皇上宣布废掉太子的那天起，这位精明过人的阿哥就“病”了。他终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黄帕包头，斜躺在炕上。除了几位十分知近的阿哥之外，任谁来，他都一律挡驾，一概不见，他心里十分清楚，上次太子倒台，众大臣推荐了他老八，结果，没逮住黄鼠狼倒惹了一身臊，差点被革去王位，交内务府治罪。这回，太子又废了，皇上当然还得选太子。我老八名声不坏，大臣们还得选我。这个风头我可不能再出了。这回呀，我稳坐家中装病，等着瞧好吧。

与老八幸灾乐祸的心情恰巧相反的是老四胤禛。太子再次被废，他早料到了，也并不感到奇怪。可是十三弟不明不白地也被圈禁了，胤禛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十三弟被圈禁，把胤禛推到了绝对孤立的地步。从今以后他要面对的，是强大的阿哥党。而且，在太子党纷纷落马之后，他便成了阿哥党一致攻击的目标，成了他们唯一的政敌。这情景，使胤禛感到愤慨，感到压抑，甚至有几分恐惧。面对这从来没有过的严峻局势，自己将何以处之呢？他想与邬思明等人商量，可偏偏在这重要时刻，这些贴心的谋士却一个不见了。他派人到处去找，也没能找见。胤禛心中的烦躁，更是难以言表。他终日把自己关在府里，也是任谁来都不见，脸色阴沉得可怕。家人们谁不知道他的脾气啊，一个个吓得像老鼠见猫一样，说话、走道都十分小心。

这一天，胤禛正在万福堂里生闷气，突然看见二儿子小弘历快步跑进院子。胤禛立刻就火了：“站住！我说过你多少遍了，如今你已经长大，还这样到处乱跑，成个什么体统？”

要搁往常，就冲这一句训斥，弘历早跪下了。可今儿个，他却笑嘻嘻地走了上来，只打了一个千说：“回父王，邬世伯回来了。”

“什么，什么，哪个邬世伯？”

“父王，您日思夜念的那位邬世伯呀！不是他回来，儿子能这么快的跑来送信吗？”

胤禔一听这话，心中的郁闷一扫而光。他“噌”的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走，弘历，随父王去接你邬伯伯。”

话音刚落，二门口传来一阵轻快的笑声：“哈……四爷，不敢劳动大驾，邬思明恭请四爷金安。”随着话音，邬思明拄着拐杖走上前来就要行礼。胤禔连忙上前，把他给拦住了：

“邬先生，你让我盼得好苦啊！哎，咱们早有明言在先，你身带残疾，无论何时何地，都一概免礼。你怎么忘了，啊？哈哈……”

府上的家丁奴婢们，见四爷终于绽开了笑脸，也一个个来了精神，不等四爷吩咐，就去准备酒席了。胤禔与邬思明一起来到后花园书房内，不消寒暄，便立刻进入正题。

四爷说：“邬先生，朝中情形勿需我多说。这些天，我苦闷之极，像钻进了一条又窄又长的黑胡同。先生智穷古今，盼有以教我。”

邬思明与胤禔熟了，也不客气：“四爷休要这样悲观。据学生看，你已经走出了黑胡同，只是身在暗中，不自觉罢了。”

四爷忙问：“哦，此话怎讲？”

邬思明沉稳地说：“四爷，实不相瞒，学生从六月间出京游历，回来已经五天了，可一直躲着，没来见您。为什么呢？就是要弄清如今朝中局势，为您设一个万全的应变之策。直到今天，才听到了实信。皇上确实已经决定，不再册立太子了。皇上深谋远虑，庙算之高，非常人之所能及。四爷，您想啊，第一次废太子时，不过一天，就下旨要众臣工推荐太子。而这次，皇上对立太子的事讳莫如深。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四爷还是听不明白：“嗯——邬先生，胤禔愚钝，请先生明言。”

邬思明谦逊地一笑说：“四爷，您不会看不出来的。不过，既然四爷要考我，我就直说了吧。皇上这一招叫做‘放鹿中原’。皇上这次决心不立太子，是要放开手去，让众阿哥去争、去抢，看谁的办法好，谁的手段高。谁最能得到皇上的喜爱和信任，那天下就是谁的了。”

四爷一边咀嚼着邬思明的话意，一边慢吞吞地说：“嗯——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不过，邬先生，我不明白，现成的放着一位老八，论精明，论心计，论学问，论人缘，他是样样拔尖儿。为什么父皇不肯立他呢？”

邬思明目光一跳，大声说：“好，四爷这个题目出得好。当今万岁即位已经五十一年，可以说是一位千古少见的英明君主。可是，这十几年来，随着皇上年事渐高，阿哥们结党拉派，朝局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您在户部、刑部、吏部看见的事还少吗？如今的天下，赋税不公，刑狱不平，吏治腐败，贪贿成风。大治之中隐藏着大忧，种种弊端，都已经到了不严厉整饬不行的程度了。所以，皇位的继承人，应该是一位有能力、有魄力、敢杀敢砍、厉精图治之人，而绝不能是个只会守成的人。八阿哥精明、稳健，素有活佛的美号。可他只能坐享太平，当个享福皇帝。要治这隐忧重重的朝政，非您四爷莫属！”

俩人正说到要紧时候，忽听书房外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把他们的密谈打断了。

四十 邬思明书房议朝政 八阿哥皇宫探帝心

四十 邬思明书房议朝政 八阿哥皇宫探帝心

四爷胤禔和谋士邬思明正在议论朝政，当邬思明说到，要治理这隐忧重重的朝局非四爷莫属

的话时，胤禛不由得心中一阵狂跳。他正要答话，却听窗外传来性音、文觉两位和尚的笑声：“哈……邬先生，你这个瘸子倒比我们俩跑得快呀！”话到人到，两位僧人已经大踏步地走进来了。

性音坐下之后又说：“邬先生，您也太不够意思了。我们替您跑前跑后地忙活了这么多天，今儿该吃喜酒了，您却先溜了。说，该罚您几杯？”

听了这话，胤禛才知道，原来这几天他们仨都没闲着，心中不由得一阵感激。谈话在无拘无束之中继续下去。邬思明冲着胤禛神秘地一笑说：“四爷，还记得那年咱们几个吃酒猜枚，您抓的那个九五之数吗？现在机会来了，您可不要失之交臂呀……”

他正在说着，突然性音一挥手：“噤声！”一边说，一边已经窜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性音回来了，随口说了句：“我听到外边有动静，以为是有人偷听我们谈话呢。原来是管家高福儿送酒席来了。唉，一场虚惊。”

四爷胤禛听了这话，皱起了双眉，但他没有说话，只把这件看似平常、却又有些反常的事，暗暗地记在了心里。

等高福儿带着几个仆役摆好酒席退出去之后，文觉和尚深沉地说：“四爷，当此非常时期，您要多加小心。俗话说，处君子易，处小人难。小人贪利，您一个照顾不到，就可能出大事啊！”

胤禛默默地点了点头。邬思明却一笑说道：“文觉和尚的话不无道理。不过，据学生看，处小人难，处君子更难。当今万岁乃英明圣主，你们说和他相处难不难？”

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性音和尚问道：“哟，先生这话说得可真玄乎，你干脆明说吧。”

邬思明轻松地一笑：“好好好，我说，我说。在父子之间，处平庸的父子容易，处精明的父子就难；在手足之间，处孤寡兄弟容易，处众多的兄弟就难。咱们的万岁爷，一是精明过人，二是子弟众多，所以在他面前；想讨好是不容易的。你要是一点才华都不露，木木呆呆的，老人家用哪只眼睛瞧你呢？可你若是处处显摆，锋芒毕露，又必然会让老人家起疑心。这么多的兄弟，各有所长。这个会吟诗，那个能作画，这个会舞刀，那个会弄剑，都想在皇上面前露一手。你出尖儿了，就有人要掐你；不出尖儿，就有人会踩你。谁也不服谁，可谁也制服不了谁。你们说，这不比和小人相处更难吗？”

一番话，说得两位和尚开怀大笑，纷纷夸赞邬思明。可是，胤禛却从邬先生的话中，听出了另一番意思。嗯，邬先生讲的，不是一般的君臣、父子、兄弟、手足的关系，他讲的话关系着国家命运，关系着将来谁坐江山的大事啊！他沉思着给邬思明斟上一杯酒，小声说：“请先生教我。”

邬思明略一沉吟，郑重地说：“四爷，学生思忖了好多天了，只有八个字：不逐是逐，逐是不逐。”

性音一听又急了：“哎呀呀，邬先生，您的话我怎么老听不懂啊。”

邬思明调侃地一笑：“嘿……性音哪，你真不愧是位酒肉和尚，怎么连这句话都参不透呢？自古以来，都把争夺江山这件事，比做‘逐鹿中原’。逐，就是追赶，追逐的那个逐字。如今，皇上废了太子，又决意不立太子，这意思明摆着，老人家是放鹿于中原，让皇子们去追，去逐。这可就见学问了。有人会大喊大叫地去追逐，有人会围追堵截地设计谋，有的人呢，却红着眼睛在一边盯着，坐等别人把鹿赶到自己手里。其实，他们这样做全错了！”

四爷忙问：“邬先生，何以见得呢？”

邬思明胸有成竹。口若悬河地说：“哦，现成就有例子放着。就说太子吧，他被连着废了两次。第一次废他时，皇上说他懦弱无能。于是，复位之后，他就强自振作，大刀阔斧地剪除异己，以为这样做，就算改了懦弱的毛病了。其实，正好适得其反。这样大寒大暑、冷热无常地一

闹，不下台才怪呢！现在，咱们回过头来说正题。就说咱们四爷吧，一向刚正不阿，至诚至孝，这是四爷的秉性脾气，也是四爷的浩然正气。无论眼下皇上怎么看您，无论将来皇上要把皇位传给谁，以学生看，您四爷都不要故意地去改这个脾气，更不要去揣摩皇上的心思，去讨好，去献媚。办差，照样地一丝不苛，对皇上，仍然是至诚至孝，对兄弟，也不必去迎合拉拢，这就是学生刚才所说的‘不逐’。任凭那美丽动人的鹿，在中原撒欢奔跑，任凭兄弟们去你争我夺，你追我赶，甚至杀红了眼睛。四爷您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我行我素，安如泰山。您不去追，不去逐，不但不会显得无能，反而会更衬出您的远见，您的大度，也才能显露出您的帝王本色。到头来，皇上放到中原去的那只鹿，会乖乖地跑到您的大旗下边的。”

这番话，真把胤禔给打动了。他心中暗暗赞叹，邬先生啊，你可真是一位奇人！皇上的心思，让你琢磨得这样透彻，我还有什么可以疑虑的呢？他起身离座，向邬思明深深一躬说：

“胤禔敬谢先生教诲。说心里话，今日之前，我并没有窥测皇位的野心。当皇上，说着好听，其实，是人间最苦的差事。天下亿兆生灵，握在一人之手，那能是好过的日子吗？我如果想要抢皇位，也不会跟着胤禔瞎折腾这么多年了。可是，今日我明白了，既然阿哥们都去逐鹿中原，一决雌雄，我胤禔为什么不能自立门户，为什么要甘居人下呢？至于将来究竟鹿死谁手，那就看天意了。在座各位，是我胤禔的老师，也是我的挚友。今日所说，到此为止，今后，咱们谁也不要再提了。”

邬思明和文觉和尚，都默默地点了点头，性音却又似正经。又像玩笑地说：“四爷，我们说什么了，不是在这儿闲聊天儿吗？来来来，吃酒，吃酒。我这出了名的酒肉和尚，早就等不及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径自动手，大吃大喝起来。胤禔、邬思明、文觉三人，互相投去一个会心的眼神，房内传出一阵开怀的笑声。

老四的心事，有人帮他解决。因为他虽然面冷似铁，却心地诚厚。邬思明、性音和文觉和尚，都是胤禔冒着风险收留在府里的人才，而且多年来对他们敬如师长，待若上宾。他们也确实能在至关重要的时候，给四爷胤禔出主意，想办法，帮胤禔度过重重难关。这次，他们又帮助胤禔下定了争夺皇位的决心，还商定了具体进行的办法。相比之下，那位一心要当皇上的八阿哥胤禩的境遇，可就差得多了。他虽然号称“八佛爷”，表面上与人为善，精于结党，可是表面上说的与实际上做的并不一致。他自以为这是从父皇那里学来的治理臣下的秘诀，让臣子们永远也摸不清皇上心里究竟想的是什么。可是，老八用的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你现在还不是皇上啊！你不对别人坦诚相见，别人又怎能向你敞开胸怀呢？就拿这次太子又被废了之后说吧，老四是迫不及待地向邬思明等人求教。老十四是志得意满地参与朝政，努力办好差事。可是老八却自作聪明，装病在家，想躲开是非，稳收渔翁之利。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当皇上传出风声说不再册立太子时，老八还不信，他还抱着幻想。太子存在有几十年了，父皇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不立太子怎么能行呢？这肯定是父皇耍的新花招，他想试试我的心。这回呀，我不动了，不让你老人家抓把柄了。只要百官推荐，这太子除了我还能是谁呢？这些天，他装病在家躺着，有了一个发现：老十四不再像早先那么听话，那么顺从了。这位老弟，是不是也要出头露面争皇位呀？他现在管着兵部，军权在握，他要是从阿哥党里反叛出去，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对手。常言说，没有铁板一块的死党。嗯，对这位老弟，我也得防着一手。所以，表面上，老八装病在家，卧床不起，其实，他忙着呢！他暗地派人，结交京城官员，让他们做好推荐八阿哥当太子的准备；他派亲信家奴，到甘陕军营里去打招呼，那里的兵，大多是老八的旗下家奴，让他们心中有个底儿，不能听老十四的调遣；他还暗地里召见了九门提督隆科多，让他多加点小心，尤其要注意十四爷和九爷的动静。现在，一切准备就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要皇上让大臣们推荐太子的诏书一下，他老八可就要走马上任了。

可是，他左等右等，这“东风”就是不刮。难道皇上真的不立太子了吗？老八不信，可是又等不及。这天，他壮着胆子，以进宫问安为名，决心到皇上面前去探个口风。

这次进宫很顺利，康熙立刻下旨召见。老八进入养心殿之后才发现，皇上这儿正和大臣议事呢。除了上书房大臣张廷玉、马齐和方苞之外，老四、老十四也在场。议的还是减免赋税的事。看来，减赋是定而不移了，现在议的是先从何处免征。有人说，江南各省历年来贡献最大，要减应先从江南减起。可也有人说，江南乃国家富庶之地，免征之后，万一国家有事，怕入不敷出。争议之中，康熙突然问胤禩：“老四，你听了半天了，你认为怎么做好呢？”

胤禩连忙上前躬身回奏：“回皇阿玛，众位大臣说得都有道理。据儿臣看，要减赋税，就应该从赋税最重的江南减起。不过，要向百姓们讲清楚，三年内，国家没有内忧外患，赋税决不增收；但若国家有事，他们应以国事、大局为重，重新纳税交赋。这样，就可以两全其美了。”

争执了多少天的事，让老四一句话敲到点子上，难题不攻自破。不仅大臣们心悦诚服，连康熙也十分高兴，连声夸道：“好好好，说得好。到底是你们年轻人，心眼灵动，这主意亏你想得出来。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康熙回过头来，冲着呆立在旁边的老八说：“老八呀，你不是病了吗？最近怎么样，朕赐给你的药用了吗？”

老八一听，嗯，不错，皇上虽然夸奖了老四，可对我说话也同样是仁慈宽宏的，连忙伏地磕头回答：“儿臣谢皇阿玛赐药问疾。儿臣这一段身子不爽，没有进宫给父皇请安，心中着实想念。让皇阿玛这样惦记，儿臣更是不安。其实，儿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因为二哥出了事，儿臣心绪不宁，又受了点风寒，才躺倒了。服了父皇赏赐的药，如今已经好了，特进宫谢赏请安。”

康熙诧异地一笑说：“哦？这话可真奇怪。老二胤初犯事碍着你什么了，怎么他一出事你就心绪不宁了呢？”

老八心里咯噔一下，坏了，怎么一上来就让父皇抓住话把儿了呢？情急之中，又找不出理由辩白，只好说：“皇阿玛，儿臣说走了嘴，请皇阿玛见谅。”

这句话，毛病更大了。康熙不松口地又问：“嗨，越说越奇了。朕倒以为，你没有说走嘴。言为心声，你说的是真心话。老二出事，你心绪不宁，也是人之常情嘛，有什么错可认呢？上次，朕废了胤初，百官纷纷举荐你，结果让你吃了没趣。这次，胤初又被朕废了。你是不是想着，又该举荐你来当太子了，因此才心绪不宁啊？”

康熙这话，说得句句带着责备与嘲讽，把老八问了个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但是，他这次进宫，是存心来摸底儿的，又岂能就此不说呢？他狠了狠心，索性把话全倒出来吧：“皇阿玛，无论上次，还是这次，儿臣都没有在下边有任何活动。百官推荐，使儿臣惊惶不安，求皇阿玛圣鉴。”

康熙还是那副口吻：“哦，这就更奇怪了。上次是朕下旨让百官推荐太子的。他们推荐了你，你感到不安，尚可说得过去。可是，这次朕并没有旨意，百官也没有一人推荐你，你的惊惶不安，又是为何而起呢？”

这一下，胤祺可真的无话可答了。他伏在地下痛心地说：“皇阿玛若这样看待儿臣，儿臣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儿臣自问，在父皇面前一向是光明磊落，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敬不孝，却不知为什么竟失爱于父皇，让父皇疑心儿臣到了这种地步……”老八说着，竟伏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康熙却依然十分平静，等老八哭声小了，他才慢慢地说：“老八，你不要这样。你和其他皇子一样，都是朕的骨肉。只要你恪守孝道、臣道，朕不会让你过不去的。可是，知子莫若父。你今日进宫，挑起话头，说什么废了二哥你心绪不宁，无非是想试探一下朕的心意。在朕的面前耍这样的小聪明，你以为朕看不透你吗？”

康熙这话虽然还是教训的口气，可是已经缓和得多了。老八如果没有邪念，低个头、认个错，也就算完了。可是，他今儿个为啥进宫，闹了半天，一句实话没问出来，他能甘心吗？所以又开口了：

“皇阿玛教训得是。儿臣知道，皇上疼儿子，儿子也想报答君恩。可是，想来想去，怎么做

都不好，要是向父皇请求办差，或者出去带兵吧，怕父皇说儿臣是想揽权自重；要是请父皇允许儿臣出家学道吧，又怕大臣们议论，伤了父皇仁慈之心。这些天，左思右想，竟是无路可走。请皇阿玛为儿臣指条生路，或者准儿臣在家养病好了。”

刚才老八失声痛哭的时候，康熙动了怜子之情，已经不想再训斥他了。如今，见这老八竟然还是要试探，老皇上忍不住发火了：

：“哩嘿……好你个老八，真能锲而不舍呀！看来，你今天是拿定了主意，非讨个实底不行。那好，朕就明白地告诉你，只要你真正能做到光明正大，安分守己地当你的八爷，办差、带兵，干什么都行。若不能如此，想当和尚，朕也不能容你，想养病朕也不准。这就是实底！”

康熙这样一个劲儿地发作老八，在一旁的老十四胤禔可听不下去了。前边已经说过，他们哥几个在白云观密议朝政时，这位十四爷就想，要称兵宫闱，逼老皇上下台的事儿，现在，见八哥受了这么多的抢白，他的火上来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赶机会闹他一番，气气这个老糊涂吧。想到这儿，他开言了：

“皇阿玛，恕儿臣直言。这话皇阿玛说得太过分了。八哥人缘好，是他挣来的，又不是父皇封的。如果人缘好、心慈善就有罪，那还有天理吗？再说，八哥求皇上指条明路，或者出家当和尚，或者在家养病，这也不准了，这也成了罪过了？依儿臣看，皇阿玛干脆一刀把八哥宰了，不就眼不见、心不烦了吗？”

趴在地下的老八一听这话可傻眼了。十四弟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他只觉得一阵头昏目眩，几乎不能自制了。在又急、又恼、又气、又悔之中，他高喊一声：“十四弟，不可胡说！”说着，头一歪，就晕倒在地下。

他吓昏了，康熙还气昏了呢！他脸色煞白，手足颤抖，指着老十四怒声喝道：“好你个不孝儿子，你，你想干什么？”

老十四根本不怕，他就是专门气康熙的。听见皇上怒声喝问，他眼皮都没抬地撂过来一句：“哼，看八哥落到这个下场，儿臣心寒了。我想死！”

“好好好，那朕就成全你！”康熙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从墙上摘下蟠龙宝剑，“哐”地拔剑出鞘，向老十四逼了过去。

四十一 为逐鹿皇子动心机 挑边衅西蒙燃战火

四十一 为逐鹿皇子动心机 挑边衅西蒙燃战火

八王爷胤禩进宫试探皇上挨了训斥，老十四又放刁撒野，激怒了康熙。康熙怒不可遏，拔剑出鞘，逼向了老十四。胤禔急忙上前，抱住了康熙的腿、哭着喊道：“皇阿玛息怒，不可如此呀！”

在一旁的大臣和侍卫、太监们全都慌了手脚，只有方苞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冲着胤禔题喊了一声：“十四爷，小受大走，还不快跑！”老十四一听这活，撩开长腿，飞也似地跑出去了。

什么叫“小受大走”啊？这是封建社会里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说是在老子责罚儿子时，小的惩罚，打一顿，骂几句，儿子要乖乖地承受；大的惩罚，杀头砍脑袋，就得赶快逃走。不是为自己，而是维护父亲的名声，别让人家说他不仁慈，落个杀儿子的骂名。这就叫“小受大走”。

方苞这一招还真灵。如今，老八晕倒在地，老十四又跑了，康熙的气竟没有地方发作了。突

然，他扔剑在地，仰天长叹：“伍先生，你现在哪里？你来教教龙儿，我该怎么办呢……”

众大臣见皇上如此伤心，连忙过来把他扶到里间暖阁里躺下，又派人去传太医，传参汤，忙了个不亦乐乎。老四趁这机会，让几个太监把老八胤禩抬回府去。等他走进里间时，张廷玉还在劝说皇上：

：“主子，请多多保重龙体。其实，今天这事，都是话赶话，一句句逼出来的。八爷、十四爷他们并不是那么不懂事儿，主子最清楚。奴才说句不该说的话，皇上气病了，万一有个好歹，可叫奴才们指望谁呢？”

胤禩也连忙凑上来说：“皇阿玛，张大人说的全是至理，儿臣听了心里也很难过。皇阿玛得自己保重啊！八弟、十四弟都有自己的难处，求皇阿玛宽容他们一些吧。”

康熙已经平静下来了：“老四，廷玉，他们的心朕清楚，不要再劝了。朕今天并非要杀老十四，是借他出气的。朕气的是老八。这个孩子居心如此险恶，令人寒心哪！他如今已是爪牙锋利，羽翼丰满，盘根错节，一呼百应了。阴险如此，朕怎能不触目惊心呢。老四，你素来诚实孝顺，朕很喜欢你这一点。可是，你办事过于刚强，不避仇冤，这一点可不如老八呀！”

胤禩含泪答道：“父皇放心，儿臣记下了。我能改。”

康熙挣扎着坐起身来，招呼把马齐叫到炕边，有气无力地说：“朕的身子越来越不行了，很多事顾不过来。这些天朕常想，说不定有一天，有人会称兵宫闹，逼着朕让位。朕料想，他们拥立的新皇帝，必然是老八。所以朕不能不做点防备。京师的驻军和各省的总督、将军们，都要调换一下。京师嘛，调兵不调官；外省则调官不调兵。马齐，你拟个条陈来，让朕再斟酌一下。”

马齐连忙答应一声：“扎。奴才遵旨办理。不过，适才主子说的，似乎太严重了。八阿哥有不是，但奴才以为他还不至于称兵作乱。”

康熙一阵冷笑：“嘿嘿……你们不要太天真了。老八这人，阴险的程度比胤禩大着百倍。我告诉你们，真有那一天的话，你们也不要当什么忠臣孝子，朕也不会去当那受人摆布的太上皇。朕将仰药自裁，含笑而死，去见列祖列宗去。”

康熙说到这里，早已泣不成声了。众人连忙又是一阵劝说，好不容易才使这位老皇上的心境平静了下来。就在这时，侍卫张五哥走进来请旨，说三阿哥胤祉带着所有的皇子，递牌子要进宫请安，十四阿哥也要求进宫请罪。康熙皱着眉头说：“让他们跪着吧，朕一个也不见！”

方苞微笑着上来劝道：“万岁，父子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冤仇呢。让他们进来，教训一番也就是了。”

康熙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唉，方苞啊！依你，叫他们来吧。”

老三胤祉带着兄弟们来了，齐齐刷刷地跪了一地。有请安的，有谢罪的，有劝解的，有安慰的。老十四哭得一把鼻子一把泪，说自己粗鲁无知，犯了混，气着了父皇，求父皇重重治罪。康熙心中虽然清楚，这些都不过是来做样子的，可是，他们毕竟还是自己的儿子啊！他老泪纵横地挣扎起来，苦口婆心地从古讲到今，从孝道讲到臣道，从百姓讲到社稷，说得嘴干舌燥。可是，这些儿子们又有几个听得进去呢。康熙最后说：“朕心意已决，不再册立太子了。将来，谁是江山的继承人，你们等着听朕的遗诏吧。”这句话，趴在地上的儿子们全听清了。他们在心里惦算着，老人家这关子，卖的可真够大的了。听遗诏，谁知道您的遗诏在何年何月才能发布呢！

四爷胤禩不在这群皇子中间。他正在外屋和太医切磋药方呢。可是，父皇的话，他却听见了。今天老八、老十四受到严厉训斥的事，使他更清楚地意识到，邬先生的话，确实是至理名言。“逐是不逐”。老八、老十四要争、要抢，落了个什么下场呢？回想今天，自己几次受到父皇的夸奖，他更觉得“不逐是逐”的重要，他的信心，似乎是更坚定了。

胤禩的想法没错儿，这事也真让邬思明给说着了。逐鹿中原。争夺皇位确实是大有学问、大有文章的。光有野心，会耍计谋，没有高瞻远瞩的气魄，没有安如泰山的沉稳还真不行！就拿太

子两次被废的事说吧。第一次，皇上废了太子，老大跃跃欲试，锋芒毕露，结果被囚禁了。老三心机算尽，派门下谋士四处活动，遭到了训斥。老八呢，见众大臣一致推荐自己，利令智昏，差一点被锁拿问罪。只有四爷胤禛得了个“孝顺儿子”的美名。第二次太子被废，老八别出心裁，装病在家，后来，又千方百计地试探皇上的心意，机关算尽，还是没有好下场。这正好应了邬思明的活，“逐是不逐”。你追得越上劲儿，出尖儿了，就有人掐。可是，那位冒犯了皇上的十四爷，刚才还气势汹汹地故意气皇上，一会儿功夫，怎么又痛哭流涕地请罪来了呢？朋友！你可能还记得，第一次废太子时，八阿哥遭到了严厉申斥，也是这位十四爷，在皇上面前放胆直言，气得皇上要拔剑杀他。这次他又故伎重演，还是差点被父皇杀了，他怎么不接受教训呢？这位十四爷心眼多着呢！他早看透了，父皇康熙一生精明要强，老人家最看不上的，是奴颜卑膝、俯首帖耳的窝囊废；最恨的，是言行不一、两面三刀的阴谋家；最喜欢的，是敢说敢当、敢做敢为的大丈夫；最疼爱的，是豪爽正直、舍身取义的血性男儿。在老八两次倒霉的时候，老十四敢于挺身而出，冒着杀头的危险替八哥说话，这本身既显出了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本色，也是出自兄弟手足的骨肉至情。他心里很清楚，康熙再恼、再恨，也不会真杀他的。可是，这一回，他的目的和上次不同了。他既要保八哥，气皇上，还要给自己留条后路。现在，老大、老二、老三、老八、老十三全倒了，能在父皇面前说上话的，只有四哥他们俩了。自己执掌兵部，军权在握，一旦边疆有事，就能统领十万大军。到那时，凭他的文才武略，抢个皇位，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所以，这次他保八哥是做样子的。眼下，八哥在朝中势力最大，自己又是阿哥党的人，不能对八哥见死不救。他气皇上倒是真心。老人家早一天死，我就能早一天登基。可是，老十四也不傻，眼下，皇上还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真把老人家惹恼了，一道旨意下来，也给他来个“高墙圈禁”，那不全完了吗？所以，跑出宫门，躲过那一剑之后，他立刻又变了副嘴脸，诚惶诚恐地进宫，痛哭流涕地请罪，果然，再一次地得到了老皇上的宽恕。老十四的心也放下了。

现在好了，皇上放鹿中原，任皇子们去追逐，越是追得急的，越是倒霉得快。到如今，能稳稳当当办事的，只剩下老四、老十四这一母同胞的哥俩了。吏部、刑部、户部等这一大摊子民政上的事，由老四管着。军事、河运，则由老十四管着。哥俩标着劲儿地干，都想落个好名声。这一来，康熙皇上省心了，朝廷上下也平静了。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康熙五十六年的夏天了。

京城的事平静了，边疆的事却越闹越大。西蒙古的阿拉布坦部落和西藏之间的摩擦愈演愈烈。这中间，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宗教上的纠葛。阿拉布坦率军长驱直入，攻进了拉萨城，杀了藏王，囚禁了达赖喇嘛。这一下，事儿闹大了，康熙皇上不能不管了，便派了两支军马分兵进剿。哪知，这些带兵的将军，多少年没打过仗了，既不懂兵法战阵，也不熟山川形势，中了阿拉布坦的诱敌深入之计，被困在喀喇乌苏河岸。内无粮草，外无援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六万大军，竟然全军覆没了！

紧急军报传到北京，举朝皆惊。这是康熙即位五十七年来从没有过的大败仗。皇上知道了该怎么说呢？新任兵部尚书鄂尔泰不敢擅自处理，也不敢有片刻耽搁，揣了这份告急奏章，飞马去畅春园见驾。可是，他来得不是时候，被门口的太监挡驾了：“大人请稍候，皇上正在进午膳呢。”

鄂尔泰急了：“哟，那可不行。我这儿有十万火急的事，要立刻奏明皇上。”鄂尔泰知道这些太监的毛病，一边说，一边摸腰包。却不料，今个出门儿太急，竟没带银子。他只好苦苦央求：

：“公公，我是兵部尚书，确实有急事得立刻叩见皇上。请公公通融一下，赶明儿，下官有点敬意拿来给公公道乏。”

那太监一听，嗨，嘴上说得倒甜，孝敬银子却明天才能给呢。得了吧，赶明儿我还不一定见着你呢。他把脸一仰：

：“哦，原来是兵部尚书大人，失敬了。不过，您是兵部尚书，我可不是兵部的司官。您手

中权力再大，也管不住这畅春园。明说吧，就是亲王来了，在皇上用膳的时候，也得在外面候着，这是规矩！”

巧了！这太监的话还没落音，一乘杏黄大轿来到了园门口。轿帘一掀，四爷胤禛下了大轿。他听到这边吵吵闹闹的，便倒背着手走过来问道：“你们这是吵什么呀？”

兵部尚书鄂尔泰见救星来了，连忙赶过来请安，顺手把那封告急文书呈了上去说：“四爷请看，这事儿能耽误吗？他们却不让我进去见驾。”

老四接过来一看，脸都变色了。他正要发作，那个太监精明，也赶紧过来请安了：“四爷明鉴，内务府前几天传下话来，说皇上年事已高，龙体欠安。在皇上睡觉或者用膳的时候，任谁都不准进见。奴才不敢做主，就是四爷您老，恐怕也得在这里等一会儿……”

四爷沉着脸打断了太监的啰嗦：“哦？有这事儿吗？你是新来的吧，老家是哪里人哪，叫什么名字？”

“回四爷，奴才是新补进来的，保定人，叫秦狗儿。”

四爷微微一笑又问：“嗯，你原来就姓秦叫秦狗吗？”

“回四爷，小的在家里姓胡……”

这太监一句话尚未说完，四爷已经抡起胳膊，“叭”的一耳光打在他的脸上：“混账奴才，知道皇上为什么要让你改姓秦吗？竖起你的狗耳朵来听爷告诉你。皇上因为你们这些太监，最爱狗仗人势，作威作福，所以，从康熙五十二年，起，凡入宫的太监，只准姓三个姓：秦、赵、高。你知道秦桧和赵高吗？就是那三个字。你知道狗是哪一等的奴才吗？所以你只配叫秦狗儿。今儿个，你连我四爷也敢拦阻，我赏你一巴掌，让你长点见识。来人，即刻带鄂尔泰大人去见皇上。他有军情急报，一刻也不能耽搁。”

鄂尔泰进去了，可四爷却没走。他看看趴在地下不住磕头的秦狗儿，冷笑着从怀里掏出一张五十两的银票甩了过去：

“秦狗儿，你今天冒犯了四爷，我就责打你，教训你。可是，你是按内务府的条令办事，不管怎么说，还是知道规矩，忠心办差的，所以四爷又要赏你。爷再教给你一样本事，在这儿当差，不打勤的，不打懒的，却专打没长眼的。你好好想想吧。”说完，袍袖一甩，大步走进去了。秦狗儿挨了打又得了赏，简直糊涂了：这位四爷，到底是什么脾气呢？

什么脾气？老脾气。说随便点儿，是赏罚分明，说严肃点儿，是恩威并用。自从那年听了邬思明的劝说，四爷是处处谨慎了。他不改自己“冷面王”的形象，下边的人也照样怕他，对他不敢有一点冒犯。可是，这位四爷也悄悄地改了一点，注意收买人心了。只要下边有一点长处，哪怕只干了一件好事呢，他就立刻重赏。像刚才对秦狗儿的处置吧，打了，骂了，训了，可一撒手就是五十两的赏银。五十两，三品京官半年的俸禄啊！秦狗儿能不傻眼吗？往后，他见了四爷，还敢不俯首听命吗？

此刻，胤禛走在园子里，见不少小太监都手执长竿，围着林子转圈。他停下来一看，哦，原来是在粘知了。他不觉心中一阵感慨，谁说当皇上不好？外边热得人汗流浹背，这园子里却是冷风习习。为了让皇上能清清静静地睡午觉，知了都不许它叫。胤禛这么想着，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澹宁居了。

总管太监李德全连忙迎上来见礼：“四爷您老吉祥。刚才皇上和大臣们议事时还夸您哪！说您办事认真，识大体，顾大局。”

胤禛心中暗笑。嗯，前几天我给你李德全那二百两银子，看来没白花：“哦，多谢李公公照应。”

李德全一边赔笑，一边打起了帘子：“四爷，您请进。”

胤禛进来时，见桌上御膳还没有撤下去。显然，是鄂尔泰带来的那份军情急报，使皇上没心思吃饭了，上书房大臣张廷玉、马齐，还有方苞，都侍候在皇上身边。兵部尚书鄂尔泰则跪在地

上。胤禛见了礼也退下来站在一边。他偷眼向上瞟了一下，见康熙的面色平静，虽然没有笑容，但也没有一点惊慌失措的样子。嗯，父皇果然是久经沧海，处变不惊啊。这一点，得学！

康熙一边沉思，一边说话了：“咱们派去的将军不是废物啊。当年，朕西征时，他们都跟着朕打过仗，怎么一下子败得这么惨呢？鄂尔泰，你是兵部尚书，联想先听听你的看法。”

鄂尔泰磕了个头说：“回圣上，臣以为此次失利原因很多。其一，是天下升平已经二十多年，八旗兵，绿营兵也换了几茬儿了，虽然终日操练，但毕竟没有真刀实枪地打过仗，没有实战的经验。其二，统率军兵之人，虽然当年曾随主子西征，但那时候他们不过是一些营哨、管带之类的下级军官，只知道听命行事，冲锋陷阵。这些年，他们的官越做越大，当了将军，可是无仗可打，得不到历练，不懂兵法，不知战阵，更不懂得保护粮道，以致孤军深入，遭此惨败。而阿拉布坦的西蒙古兵，却一直在寻衅闹事地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

康熙默默地点了点头：“嗯，你说得对，这个兵部尚书也算你没白当。那么，依你看，如今当何以处置呢？”

四十二 定边乱选将解近忧 出考题用计防隐患

四十二 定边乱选将解近忧 出考题用计防隐患

前方军事失利，兵部尚书鄂尔泰来畅春园见皇上，陈述了这次失败的原因。康熙觉得，鄂尔泰的头脑还算清醒。便又问：“依你之见，眼下当如何处置呢？”

这一问，鄂尔泰不敢回答了。他心里很明白，怎么处置，除了派兵出征，还有别的办法吗？但一说出征，头一条就是选将。选对了，打了胜仗还好说。万一选不准，再打一次败仗可怎么交代呢？这举荐人才不当的罪名，我又怎能担得起呢？可是，皇上问了，他又不肯不回答呀，吭哧了半天，才模棱两可地说：“圣上请恕奴才昏聩。奴才刚刚接了兵部的差使，对下边的军力和将佐的情形不大熟悉，不敢妄言。”

听了这话，康熙没有生气。如今国家的军力，他能不清楚吗？老一辈的大将，如图海、周培公、飞扬古等等，早已去世了。剩下的几个，像狼瞍、武丹等人也都已年迈。年轻的、可以担此重任的确实不好找啊！与蒙古人打仗不同于在内地剿匪，茫茫草原，沙漠瀚海，这仗不好打呀。万一用人不当，失败事小，朝廷的体面也输不起呀。他叹了口气，沉重地说：

“唉！想朕八岁登基，十五岁擒鳌拜，十九岁平三藩，三十二岁收复台湾，加上三次御驾亲临西征蒙古，一生中，大小战阵七十余次，从没有吃过亏。想不到说老就老，精力不济了，竟连一个小小的阿拉布坦都制服不了，连一个能用的将军都选不出来。可悲呀，可叹！”

国家发生大事，臣子拿不出办法，让皇上如此忧愁，这臣子是怎么当的呢？所以说：主优即是臣辱。众人听康熙说得动情，“扑通”一下全跪下了。这里面，只有一个人比较超脱，也便于说话，那就是方苞。他想了想说：

“皇上，请不必过于伤神。臣方苞虽然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臣却知道，兵是带出来的，将是打出来的。靖西将军岳钟麒、四川巡抚年羹尧，都是骁勇善战的猛将。现在缺的是一位统率三军的元帅。既然在武将之中一时选不到合适的人，何不在众位阿哥中选一位，坐镇中军，代天行事，既可以有调动全国兵力之权，又能显示皇子代君父出征的威严。想那阿拉布坦，不过是个胸无大志的跳梁小丑，论兵力、财力，论粮草、供应，都与我天朝无法相比。臣以为不必立刻和他交手，只要我大兵压境，盛陈军威，相持一段，阿拉布坦将不战而自退。”

四阿哥胤禛早就在心里盘算这件事了。按说，十三弟自幼苦练武艺，熟读兵法，他来接这差事最为合适。可是，老十三还在圈禁之中，胤禛摸不透父皇的心思，不敢贸然举荐。如果不用十三弟，那么，现成的就有一位老十四在这儿放着。他管着兵部，又有和老十三差不多的长处，让他带兵出征，顺理成章。但老十四一旦兵权在握，可不是个好对付的人哪！想到这儿，老四下了决心，他抢前一步跪下奏道：

“皇阿玛，儿臣胤禛请旨，愿代父皇出征。儿臣虽不知兵，但方先生刚才所说的办法，儿臣能做到。请皇阿玛放心，有儿臣坐镇西疆，定让父皇安枕高卧。”

康熙没有即刻回答，沉思了好大一会儿才说：“老四，起来吧。你有这份忠心，朕感到欣慰。唉，你小的时候，喜怒无常，在阿哥中并不出色。长大以后，读书养性，进益很快，刚毅之性没丢，却沉稳老练多了。你办事，朕还是放心的。可是，朕不能放你去带兵。这些年，你把户部、刑部、吏部的事，办得很有起色。熟悉民政，成了你的长处。朕怎能让你弃长就短，再去带兵呢？再说，你走了，谁能代替了你呢？”

胤禛听了这话，心中十分激动，皇上对我的评价是越来越高了。这样的考语，老人家对哪个阿哥说过呀！他连忙趁机回奏道：“阿玛如此夸奖，儿子不敢承受。不过，既然阿玛说儿臣那喜怒无常的毛病已经改了，儿臣斗胆，请皇阿玛免记这句考语吧。”

康熙又疼爱。又轻松地笑了：“哈哈……胤禛哪，你怎么也学乖了。好，依你。李德全，刚才朕说四阿哥喜怒无常的那句话，不要记档。”

李德全连忙答应：“扎，奴才明白。”

康熙平静地说：“好，咱们还说正题。方苞适才所言，甚合朕意。阿哥之中，能替朕统率三军的，只有老十三、老十四两人。老十三不必说了，就让老十四去吧。不过，朕还要再想想，你们暂时不要让老十四知道了。”

话刚说到这儿，新任的礼部尚书尤明堂来了。这些年，他忽然升官，忽然降职，着实折腾了一阵子。亏得四爷待他一如既往，这才提拔到礼部尚书的职位上来，他今儿请见皇上，是因为科举考试的日期临近，来请皇上出考题的。康熙一听就笑了：

“好好好，正说着军事，你又来让朕出文题。嗯——出个‘放太甲于桐宫’吧。这个题目冷僻一点，难为一下那些只会抄袭八股的举子也好。尤明堂，你要叮嘱北闱和南闱的主考官们，如果他们胆敢营私舞弊，闹出了科场丑闻，朕可就要让四阿哥去办他们了。”

尤明堂答应着下去了。康熙看着胤禛又说：“老四啊，现在老三在忙着编书，你是外边阿哥中年纪最大的了。朕想让你把内务府的事儿也管起来。你不要怕麻烦。这不光是为朕分忧，也是关系着朝廷和紫禁城安宁的大事啊！”

从刚才皇上向尤明堂说的话里，胤禛已经听出来了，老人家对自己是绝对信任的。此刻，皇上又亲口把内务府交给他管，他简直高兴坏了。接管了内务府，皇宫警卫，太监内侍，甚至皇亲国戚家中的奴仆，八旗子弟，就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这是皇上多大的信任啊！他连忙跪下磕头：“谢皇阿玛重托。儿臣定当勉力为之，为君父分忧。”

“嗯，好了，朕今天太累了，你们全下去吧。”

众人都施礼拜辞了，可是方苞却没走。康熙看看他那欲言又止的样子，笑了笑说：

“方先生，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坐下来说吧。”

方苞凑近康熙坐下，四边看了一下，见没有太监、宫女，才悄声说：“万岁，臣不明白，为什么今年的文科考试，万岁要出‘放太甲于桐宫’这个题目呢？”

康熙深沉地一笑，没有回答，却仰着脸，望着房顶出神。封建时代的科举，考的是八股文，题目也大多来自《四书》。这“放太甲于桐宫”里，还有个小故事呢。说的是当初商王太甲无道，被宰相伊尹放逐到桐宫去闭门思过。三年之后，太甲改正了错误，伊尹又把他迎接回来，重新当了帝王。康熙出这个题目，自有一番深意。方苞在康熙向尤明堂说这个题目时，就敏锐地觉

察到，这道题，似乎与废了的太子有关。现在，太子关了七年了，皇上是不是要放出点风，看看下边的动静，然后，照伊尹的办法，重新立胤初为太子呢？刚才，当着众人的面，这话方苞不敢出口，现在问了，康熙又不回答，方苞可有点沉不住气了。他说：

“皇上恕臣直言，是不是皇上有意于二阿哥呢？”

康熙斩钉截铁地回答：“绝无此意！朕已下旨，凡有说胤初已经改过，应该复位的，杀无赦。言犹在耳，岂能更改。”

方苞小心地说：“皇上虽如此说，但据臣愚见，这个题目很容易引起下边的猜测，以为皇上又要赦免二阿哥了。万一出了这样的事，恐怕对朝局不利，请皇上慎思。”

康熙纵声大笑：“哈哈……方苞啊方苞，你真是个书呆子。你以为朕没想到这一点吗？你以为朕对臣子们的心，一点都摸不透吗？你是朕的朋友，朕实话告诉你吧，朕这是有意要把水搅混，以便于察忠辨奸，你懂吗？”

别看方苞学贯古今，见多识广，康熙这话还真把他说懵了：“圣上，臣、臣愚钝不化，不解圣意，恳求圣上明示。”

康熙神色严峻地说：“唉，朕老了，你方苞也不年轻。既然你是朕的朋友，朕今天就向你敞开心怀，说说心里话，但你绝对不许说出去。”

“陛下请放心，方苞对圣上绝无二心。”

“好，朕信得过你。咱们先从朝政说起。别看臣子们每天在朕的面前说的全是好听的话，全是颂扬圣德的话，什么天下升平啊，百姓拥戴呀，什么千古英主，熙朝盛世啊，其实都是官样文章。朕心里清楚得很，放在二十年前，这些话一点也不过分，可是，现在不能这样说了。国家升平日久，弊端已经显露，而且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了。第一是吏治腐败，几乎是无官不贪。第二是结党营私，门户众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方有难，八方呼应。盘根错节，攻之不破。还有赋税不均，民不聊生，刑狱不平，怨声载道，加上国库亏空，考场舞弊，等等，等等，无不令人触目惊心啊！”

方苞万万想不到，康熙皇上竟然没有被阿谀奉承所迷惑，也不信那些报喜不报忧的奏章，更没有陶醉在歌舞升平之中，而对朝政的积弊看得如此透彻、如此一针见血。他想了一下说：

“圣上既然对朝政弊端洞若观火，为什么不采取果断、严厉的办法，痛加整饬呢？”

康熙心事沉重地说：“你问得好。朕刚才说了，朕老了，精力不济了。原来指望胤初他们能替朕办好这件事，想不到，他们一个也靠不住。所以朕看透了，朝政弊端，已经积重难返。这事非朕亲自过问，而且是一件件地问，一桩桩地管，下决心整它几年，才能治好。可是，万一整了一半，朕突然撒手西去，儿子们谁能继承下来呢，那不把朕的一世英名都断送了吗？果真如此，朕就要变成先明而后暗的第二个唐玄宗了。方苞，朕的老朋友啊，你知道朕的难处吗？”

康熙这话，说得披肝沥胆，也说得十分痛切。方苞听了，不由得潸然泪下：“陛下，臣明白了。”

康熙没有理会方苞的激情，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方苞，你听仔细了。处在这种形势下，朕不能不多活几年，不能不慎而又慎地挑选继承皇位之人，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顾不得儿子们了。所以，朕才故意出了这个‘放太甲于桐宫’的题目，让这些孽子们，让这些想争皇位的阿哥们，去防着胤初，去跟他斗吧。这样，朕才能躲过一点灾难，保住自己。方苞，你要知道，这不是朕狠心，不是朕不心疼儿子。天家骨肉，不同于寻常百姓，向来是难得保全的。朕这也是迫不得已啊！你看，内有老八四处联络，外有老十四手握重兵。万一他们心怀叵测，起兵发难，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一席话，说得方苞心惊肉跳。他不能不佩服康熙皇上确实是圣虑深远，他也不能不为这变化莫测的局势担忧。眼下，康熙把话说到如此深刻。又如此明白的地步，方苞就是有天大的学问，也无言可对了。

康熙今天把压在心头的郁闷，把平日无法对人诉说的苦衷和盘托了出来，似乎也用尽了力气。他不再说话了，默默地向方苞挥了挥手，闭上了眼睛。方苞知趣地悄悄行礼，退出了澹宁居。

却说四爷胤禛自从接管了内务府之后，又多了一条心事，就是更加思念那位被圈禁的十三弟了。前些年，哥俩共同办差，朝夕相处，十三弟被皇上戏称为“老四的影子”。现在，我得意了，怎么能忘掉含冤受屈、被圈禁了整整七年的十三弟呢，从感情上说，胤禛恨不得立刻见到十三弟，但从理智上，他又不能不控制自己。因为凡是被圈禁的人，不奉皇上特旨，是不准许任何人探视的。胤禛虽然接管了内务府，可这事儿，还有个宗人府也是正管。自己好不容易混到了这一步，如果感情用事，惹出麻烦来，可怎么善后呢？

胤禛的苦闷，瞒不过眼光锐利的邬思明。这天，四爷回到家里，邬思明开门见山就说：“四爷，您和十三爷是知心换命的兄弟，你该去看看他了。”

胤禛苦笑了一下：“唉，我真后悔。那天议论西征选将时，没有推荐十三弟，即令皇上不准，也能听出点口风啊。可现在要去看他，就要担风险了。”

邬思明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担风险也得看他！四爷您想想：如今，您的处境和抱负都不同了。户部、吏部、刑部您亲自管着，礼部尚书派了尤明堂，工部尚书是施世纶。六部里五个部都是您的人，再加上内务府，这是多好的机缘，多大的势力啊！唯一管不住、而且最令人担心的是兵部、是军权。可是，您细想想，近来调到京师的武将中，有多少人担任着要职，而这些人里，又有多少人是十三爷当年一手提拔的。别看老虎被关在宠子里了，可是只要它一声呼啸，仍然会使山中百兽俱惊。那些十三爷的老部下，哪个不恋旧主，又哪个不想救出十三爷。学生说句孟浪的话，您要是不去看望十三爷，那可只能望军兴叹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邬思明刚提起十三爷的老部下，那个受十三爷恩情最重的张五哥就来登门求见了。胤禛知道，张五哥是十分受皇上信任和器重的，对他不能摆王爷的架子，连忙让人看座、献茶：“五哥呀，老长时间不见你了，出去办差了吗？”

张五哥十分规矩地答道：“回四爷，真让您说着了。前些时，苗疆出了乱子，把县衙都烧了。皇上派奴才去传旨给靖西将军岳仲麒，交代了一些剿抚的事宜。谁知一去就是半年，昨儿个才回来。听说四爷接了内务府的差，正是我们这些御前侍卫的顶头上司。所以奴才今日特地前来，一是贺喜，二是参见四爷，听四爷有什么吩咐。”

四爷听五哥说话得体，高兴地笑了起来：“哈哈……五哥呀，你这些年真出息了，怎么说出来这么顺溜呢。不过，四爷我也不笨。你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有什么事，凡是四爷能办的，一定为你做主。哦，这位是邬先生，我的朋友。在他面前，什么都不用忌讳。”

张五哥早听说邬先生的大名了，赶紧上前见礼。回过头来对四爷说：“四爷，奴才实话实说，我想见见十三爷。”

四十三 邬思明谆谆说胤禛 四王爷殷殷探兄弟

四十三 邬思明谆谆说胤禛 四王爷殷殷探兄弟

侍卫张五哥求见四王爷胤禛，说他想去看望十三爷，求四爷帮忙。正巧，胤禛和邬思明也在说这件事呢。听了张五哥的要求，他和邬思明交换了一下眼神说：“哎呀，这事儿可不好办，这是犯着禁例的。你每天守在皇上身边，为什么不找个机会直接求皇上呢？”

张五哥诉起苦来了：“唉，四爷，别提了。这七年里，我在皇上身边，从来没听见老爷子说过十三爷一个不字。只要提到十三爷，皇上都是夸他。可是，我向皇上请求了多次，说想去看看十三爷，皇上呢，却只是笑，既不准我去，也没有训斥我。我真弄不明白，十三爷到底犯了什么错，怎么一关就是七年呢？四爷您知道，十三爷对我有大恩。他遭了难，我不去看他，心里难受啊！”说着，说着，这个纠纠武夫竟然失声哭了起来。

胤禛走上前去，轻轻地拍着张五哥的肩膀说：“五哥，不要这样。你的心，我明白，我替十三弟谢谢你这分情意。不过，眼下我不能答应你。虽说我接管了内务府，可这事儿宗人府也管着呢。你去见十三爷，不过是尽一点情谊。可是闹不好就有杀身之祸呀！”

张五哥脖子一梗：“四爷，奴才不怕，为十三爷死我也情愿。”

邬思明微微一笑插言了：“张军门，学生要说你一句。十三爷的事，皇上的安排是有深意的，你绝对不要意气用事。我替四爷打个保票，一有机会，四爷会替你安排的。”

张五哥诧异地看了一下邬思明，又看看胤禛，只见四爷点了点头，他放心了：“好，我听四爷和邬先生的。四爷，奴才告辞了。”

张五哥一走，邬思明立即向胤禛说：“四爷，瞧见了么，这就是人心，这就是军心。从京城驻军到大内侍卫，全是向着十三爷的。十三爷和您的交情，又无人不知，这步棋您不走不行啊！”

听了这话，四阿哥终于下定了决心。第二天下午，他从大内出来，坐上大轿，便直奔十三贝勒府。

如今的十三爷府与七年前可是不大相同了。沿着府邸原来的院墙，又修起了一道一丈多高的围墙。府门外边的高墙下，是一座仅能通过一个人的小门儿，守门的是宗人府派来的人。这宗人府，是清朝专门管理皇族事务的衙门，与内务府是平级的。胤禛来这里之前查过了，宗人府里，有不少是他正白旗下的旗奴。守门的一见胤禛来了，连忙报信给在十三爷府上管事的笔帖式。那笔帖式出来，胤禛一看，巧了，认识。此人名叫戴福宗，正是四爷府上戴铎的侄子。戴福宗见四爷来了，赶快上前磕头：“爷吉祥，奴才戴福宗给您请安了。”一边说，一边把四爷让进门房里坐下。

四爷今天显得特别地随和：“戴福宗，你四叔戴铎在我面前可没少夸你呀。去年他给我说，想让你的内弟去经管四爷在遵化的那片庄子，我答应了。那可是个好地方，每年有一万多两银子的进项呢。不知道你那内弟去了没有？”

戴福宗受宠若惊了。谁不知道四爷是位冷面王，一般的大臣们还难得和他说句闲话呢，自己一个下等的旗奴，今天能有这面子，而且还让内弟得了这份美差，他能不激动吗？四爷的话刚落音，他就连忙回答：“奴才谢四爷的赏。四爷您是贵人，眼下又替皇上管着事，日理万机的，还惦记着奴才的这点小事，奴才怎么敢当呢？府上高管家说了，要我那内弟明年麦收以后才去接管呢。”

四爷大度地说：“咳，这个高福儿，办事也真是小家子气。待会儿我写个条子，你去见高福儿，让你那个内弟即刻去办差吧。”

戴福宗趴在地下磕了个头：“哟，那奴才就谢四爷了。”

胤禛背着手在门前转悠了一圈说：“我说小戴呀，你们把这门修得太窄了吧。万一里边十三爷的人有个病什么的，总得能过去轿子才行啊。我告诉你，十三爷是极受皇上宠爱的。你们可不许放肆，更不准虐待他。”

戴福宗赶快回答：“四爷，您老放心，这事奴才明白。十三爷不就是圈禁了吗，皇上不下旨，谁敢难为十三爷呢？这门儿，赶明儿就改。再说，守在这儿的，全是四爷的旗奴。您老说句话，还不跟打炸雷一样响吗？”

四爷心如明镜却故作糊涂：“哦？这儿的人都是正白旗的。你看，你看，四爷我竟没想到这

一层。唉，你们每天苦苦地守在这里，担着大责任，却又没有一点额外进项，真难为你们了。嗯——这样吧，你给我开张名单，到我府上替大伙儿领点赏银去。”

戴福宗又连忙行礼拜谢。胤禔却把他拉到一旁小声说：

“哎，戴福宗，爷今儿来，是奉了皇上的旨意，有话要问十三爷。可是，皇上这话又不便写成圣旨。你看，能通融一下，让我见见十三爷吗？”

戴福宗笑了笑说：“爷，您这话说远了。虽说私自探望，有干禁例，可是，爷都不怕，奴才们又怕什么呢？这样吧，爷请稍坐，我安排一下。”说着快步出去，不一会儿，十二个在这里当差的兵丁差役全被他叫来了。大家一齐跪下给四爷请安以后，戴福宗说话了：

“弟兄们，今儿四爷奉旨来见十三爷，可是因为事关机密，万岁又不便明降谕旨，咱们得担着点。慢说四爷如今管着内务府，他还是咱们的旗主儿啊。如果连这点小事咱们都不肯出力，四爷要咱们这些奴才干什么呢？我把话说到前头，万一出了事，有我老戴一人担着，只求大家做个明证。有不愿干的，请把话说开了，我绝不会给你穿小鞋。可是，假如有人当面应下了，背后又出去嚼舌头，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戴福宗说着持起了裤子，露出大腿上六个紫黑色的伤痕，“瞧见了么，这叫三刀六洞。我老戴是青帮上的人，这是入帮的规矩。谁要是想在我这儿吃黑饭，没准会有人把你装到麻袋里，扔进永定河里喂王八呢。”

胤禔没想到戴福宗还有这一手，不禁宽容地笑了：“小戴呀，别把话说得那么绝情，都是自家兄弟嘛。喏，这是一千五百两的银票，你拿去给大伙分了。另外，你记着把这儿的旗奴开个单子给我，爷不会亏待你们的。”

众人一是害怕，二是感激，谁不知道四爷那说一不二的脾气呀，纷纷磕头谢赏。四爷再也不看他们一眼，大踏步地向院子里面走去。

进了二门，胤禔一眼就瞧见了十三弟。他端坐在椅子上，似乎是饶有兴趣地在读一本书。乔姐站在身后为他捶背，阿兰手端茶盘，侍候在旁边。四爷停住了脚步，注目细看：七年功夫，变化可真大呀！老十三不过才三十多岁，可是，眼角起了皱纹，发辫子也已经花白了，竟好像一下子老了二十年。兄弟两人同在京城，却咫尺天涯，不能相见。十三弟呀十三弟，你让四哥想得好苦哇！胤禔不觉眼睛湿润了。可是，他猛然想起，不能惹十三弟伤心，更不能让乔姐和阿兰看出破绽，便强打精神，笑呵呵地叫了一声：“十三弟，你好悠闲哪！”

正在看书的老十三陡然一惊，抬头一看，竟然是自己日思夜念的四哥来了，激动、兴奋和那无法表达的委屈，一齐涌上心头。他慌乱地站起身来，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语无伦次地说：

“啊？！四哥，怎么……是你，是你……来看我了。你，你怎么进来的？哦，是不是父皇有旨意？我，我得跪接圣旨……”一边说，一边就流着眼泪跪下了。

老四连忙上前一步，抱住了这位小弟弟：

“十三弟，快起来，没有旨意。我是特意来看你的，你，你身子骨还好吗？”

老十三听明白了。“没有旨意”，那就是说，皇上既不杀他，也不想放他，他还得继续过圈禁的生活。他刚才的冲动，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七年圈禁，已经把他的心肠磨得硬如钢铁了。他苦笑了一下说：

“四哥，你不全看见了吗，小弟我有什么不好呢？有这么两位美人终日相伴着，她们俩一个东宫，一个西宫，我就是这里的小皇上。高兴了，拉她们过来，像刚才这样，红袖添香，读书忘忧；不高兴了，一脚把她们踹开，我自己跑到院子里去看蚂蚁上树。四哥你说，阿哥中有像小弟这样快活的人吗？”

胤禔接过阿兰递来的茶，默默地听着十三弟这近于疯癫、又像牢骚的话，不由得心如刀绞。他痛心地说：“十三弟，你不要说这些混话，四哥我听着心里难受。咱们换个话题好吗？”

胤禔纵声狂笑：“哈哈……四哥呀四哥，小弟我一点也不混。这个大院，高墙一圈，外边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在这儿说话，百无禁忌，谁又能把我老十三怎么着了。你要换话

题，那好，小弟我问你，八哥早就当上太子了吧。”

胤禔瞟了一眼站在一旁的阿兰和乔姐，谨慎地说：“父皇有旨意，不再册立太子了。”

胤祥突然站起身来，兴奋地在房里走来走去，大声说道：“好，好，父皇英明！就是要这样放鹿中原，任高才捷足者先得，这才叫公平。谁本事大，谁接皇位。让那些只会耍弄心机、坑陷兄弟的人见鬼去吧。哈哈哈哈哈……”

胤禔一听这话，又惊又喜。惊的是，这样的话，怎么能放言无忌地直说直讲呢；高兴的是，十三弟的看法竟然和邬思明不谋而合。老十三哪好兄弟，这七年圈禁的罪你没白受，你成熟了！

胤祥见四阿哥皱着眉头想心事，便来到跟前说：“四哥，你今日来必有要事。小弟我实话告诉你，我这里什么忌讳都没有。阿兰和乔姐是怎么来的，她们待在我身边又为的是是什么，我心里清楚，你心里清楚，她们俩也不糊涂。可是，如今，正人君子也好，奸细狐媚也罢，任凭她有罗刹公主的本领，也别想透出一个字儿去。再说，兄弟我已经落到了这个下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只要她们稍微有一点不规矩，我马上宰了她们，眉头都不会皱一下。说吧，四哥，放开说吧。”

胤祥这话，说得如此尖刻犀利，如此不留余地，阿兰和乔姐听得心惊肉跳，红着脸暗自垂泪。胤禔却知道，十三弟的话虽然说得难听，可全是正理。这高墙大院之中，有什么消息能传出去呢？便沉吟着问：

“十三弟，今天，我只想问你一句，郑贵人的事儿……”

胤祥脱口而出：“哦，这事，兄弟一直瞒着你，不想让你插手。我早把她弄出来了，住在通州的吴家花园。你不问，我也要说。为这事我把老管家文七十四出了籍，让他在那里照顾郑贵人。七年了，不知他们是不是还平安地活着。四哥：你帮帮小弟，给他们换个地方吧。”

四爷想了一下说：“嗯——这事你办得对。不过，如今二哥和你都圈禁了，留着这位郑贵人，恐怕只能招祸。是不是——唉，反正这是二哥作的孽，与你无关。你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我替你把她除掉吧。”

胤祥“噌”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什么，什么，四哥，你怎么能这样说，你怎么能这样做？一个孤苦无依的弱女子，被人始乱终弃，从贵人一下子变成了贱奴，这还不够可怜吗？你有这样的经历吗？你受过这么大的冤屈吗？今天你说出这样的话来，你还是我的四哥吗？”胤祥说着，说着，放声大哭起来。突然，他止住了哭声，又是一阵撕裂人心的仰天大笑。老四胤禔吓坏了，连忙让阿兰和乔姐把他搀到椅子上坐下，又心疼地说：

：“十三弟，我的好兄弟，你这是怎么了。你要吓死四哥吗？”

老十三平静下来了。阿兰从旁说：“四爷，您别见怪。十三爷刚才说我们俩的话，都是实情。奴婢说无可说，辩无可辩，只有让老天作证了。有句话，奴婢不能不说，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日子，是我们女人过的。十三爷一个生龙活虎的皇子，怎么能这样待下去呢？”乔姐也连忙帮腔说：“四爷，求您在万岁面前说句话，放十三爷出去吧。到那时，就是杀了奴婢，我也心甘情愿。”

她们俩说的也许是肺腑之言，可是十三爷却并不领情：“去，一边待着，哪儿有你们说话的份！四哥，你别替小弟担心，这里挺不错的。有吃，有喝，有美人，有书看，还可以钓鱼，下棋，唱曲，逮鸟，过得满舒服嘛。”老十三正在强装笑容地往下说，突然看见四哥眼中含泪，他停了一下，又变了口气，“唉，只是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呀！四哥，你，你还会再来看我吗……”一句话出口，胤祥又是泪如雨下了。

老四强忍悲痛走了过来，抱着胤祥的双肩说：“十三弟，别，别说得这么可怜。你的英雄气概跑哪儿去了？我告诉你，风向不定往哪儿刮呢。有四哥在，就不会让你吃亏。你要宽心，要变着法儿的保护自己的身体。我不但还要来看你，而且一定要把你从这活棺材里救出去！兄弟保重，四哥我、我走了。”

四爷胤禩头昏脑涨地走出了十三爷府，他的心几乎要碎了。可是，他毕竟还没有失去理智。尽管十三爷府里传不出信去，可是，人心难测，事情往往坏在一时的疏忽之中。他没有敢问及军中的事情，这件事，必须要绝对机密，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下次来时，再找机会与十三弟密谈吧。

朝廷局势的变化，果然不出康熙皇帝所料。自从那道“放太甲于桐宫”的考题出了之后，“太子命系于天，将要东山再起”的谣言，便像瘟疫一样，顷刻之间，传遍了紫禁城，传遍了京师，也传遍了全国。阿哥们，大臣们，纷纷猜测，窥探风向，算计着怎么办才合适，投靠哪边更保险。八王爷的阿哥党兄弟们，更是挖空心思去揣摩皇上的真意，商量着怎么对付那即将“东山再起”的胤初。这事儿的根底儿，除了康熙之外，只有方苞最清楚。他冷眼旁观，暗暗好笑，也为皇上的精明过人、老谋保算而拍案叫绝。

这“太子要东山再起”的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也飞进了深宫高墙，飞到了胤初的身边。他在这加了高高围墙的咸安宫里面壁七年了。可是，他并不像胤祥那样又气、又急、又闷、又难受。咸安宫不也是宫吗？当皇上的常年不出宫门也并不希罕哪。有几个皇上像父皇那样，老是微服私访、东奔西跑的呢？胤初从生下来就当太子，打懂事儿起，就有一大群的师傅教他，要有皇帝的威严和沉稳，要能坐得住，要处变不惊。几十年来，胤初除了偶尔随皇上出巡或者办差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宫中度过的。圈禁，只不过是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权力，生活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委屈。所以，七年来，他倒是心宽体胖了。

可是，权力和自由对人来说，是太重要了。蛟龙困在沙滩上，虽说有雨就能腾飞上天，可是，没雨不就得困着吗？困着的日子毕竟不好受。胤初在等着、盼着那场大风雨的到来。

四十四 施巧计胤初逼太医 传夹带郎中闯宫门

四十四 施巧计胤初逼太医 传夹带郎中闯宫门

胤初被圈禁在咸安宫里七年了，可是他并没有遵照康熙的要求，闭门读书，忏悔思过。他把这次圈禁，看做是蛟龙困沙滩，只要风云一变，他就能腾云驾雾，直上九天。他每天都在苦苦地盼，焦急地等。哎，巧了。这回那个“太子将要东山再起”的谣言，还真是飞进了咸安宫，飞到了胤初的身边。

昨天夜里，咸安宫的一个小太监高连，悄悄地告诉胤初说，今年科举，皇上出的考题是“放太甲于桐宫”。这句书，胤初学过，也知道它的意思。嗯，是个好兆头！太甲只是被放逐了三年，如今父皇把我圈禁七年了。老人家的气该消了，我胤初又要出头了。虽然眼下我被圈禁在这咸安宫里，可是，只要跨出这道门坎儿，我这人困的蛟龙，就能重新行云布雨、叱咤乾坤。哼，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还有那些踩我、压我的人，你们等着瞧好吧！

可是，想归想，事归事。胤初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那道赦免他的圣旨。他把高连叫来，仔细地问了又问，证实一下这消息是不是可靠。高连说：“二爷，您别问了。奴才和爷一样，连门都出不去。这是那天奴才在门口站着，听外边几个太监闲聊，才得到的信。皇上出的考题已经颁布天下了，能假得了吗？”

胤初一边想心事，一边吩咐说：“唉，高连哪，你也可怜，跟着爷受了这七年的罪。人生有几个七年呢？我现在也不想什么‘东山再起’，更不想再当太子，只想带你们几个出去，过几天自由自在的日子。所以，你这些天得机灵点，勤到门口去走动走动，再听到什么话，哪怕是一句

半句呢，也马上回来告诉爷。”

高连忙答应说：“扎，奴才明白。奴才从十岁进宫，就在爷跟前当差，这事儿，奴才能办，爷要是能出去，奴才不也跟着沾光吗。”

又是两天过去了，外边的风却再也刮不进来。胤初茶不思，饭不想，急得抓耳挠腮。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径自出来，装着散步的样子，一直走到大门口。守门的太监客客气气地把他给拦住了：

“哟，二爷，您今儿是怎么了，脸色不对呀。请回屋吧，要什么只管让高连来传话，奴才们不敢怠慢。这门洞里风大，二爷要是着了凉，奴才们可吃罪不起。”

“着了凉？”嘿——胤初福至心灵，太监这随口说出的话，使他开窍了。对，我就是要“着凉”！这地方，平常人不奉特旨不能进来，可太医是例外的。有了病，报上去就有太医来瞧病，不就可以问出消息，带走信儿了吗？想到这儿，他快步走了回来，吩咐高连：“去，给爷提两桶冷水来，爷要洗澡。”

高连大吃一惊：“二爷，您……这，这洗澡的热水，很快就送来了……”

不等高连说完，胤初没好气地一挥手：“少废话，快去。告诉你，从井里给爷现打，越凉越好。”

高连不敢违抗，只好颠颠儿地跑着，提了两桶刚出井的冷水来。胤初把袍子一脱，只剩下一件小内衣，自己提起桶来就浇了下去，一桶浇完，又是一桶，冻得他脸色煞白，连着打了几个喷嚏。高连可吓慌了，连忙过来给他擦身子，披衣服，架着胤初回到房里躺下，还捂上了一床大被子。

您别说，这一招还真有用。虽然现在还是夏天，但胤初从小娇生惯养，哪经过这大冷大热的折腾啊。不消半个时辰，身上烧得像火炭一样。高连出去报信，说“二爷病了”。门上的人还不信。哎？刚才还在门口转悠，不是好好的吗，怎么说病就病了呢？进来一看，哟，还真蝎虎！只见胤初躺在炕上，双眼紧闭，脸色啡红，呼吸粗重，热气蒸人。好家伙，还真病得不轻！太监们哪敢怠慢呢，飞跑着去报告了内务府，胤初吩咐下来：“回去告诉二爷，让他稍等一会儿，传太医贺孟顺，即刻到咸安宫去给二爷瞧病。”

胤初真是病了。高烧使他处于半昏迷状态，一会儿做了登基为帝的好梦，一会儿又做了个困入沙漠的恶梦。他只觉得浑身燥热，口渴难耐，嘴里不断地叫着：“水，水……”

太医贺孟顺来了。他正在默默地给胤初诊脉，却不料，胤初突然醒过来了，别看他正在发着高烧，心里一点也不糊涂。尤其是见贺孟顺来看病，胤初更是兴奋。咱们在本书前几回中交代过，这位太医，就是那个为胤初配制春药的人，两人是老交情了。胤初甩开贺孟顺诊脉的手，一翻身起来了：

“贺太医，你，你要救我呀！”

贺太医当然不知道胤初是话里有话，连忙安慰他：“二爷，您别怕，您这病不过是受了风寒，吃上一剂发表的药，汗一出来，就会好的。”

胤初连忙截住贺太医的话头，急促地说：

“不不不，我没大病。哎，快给我说，你最近都看到哪几位阿哥了？”

贺太医心中吃惊，却也不敢不答：“嗯，这个，这个，哦，见过五爷，七爷。对了，昨天大爷病了，也是奴才去瞧的。”

胤初一愣，什么，老大也“病”了？好哇，他比我还“病”得早一天呢！他忙问：“大爷是什么病啊？”

“哦，回二爷，没什么大病，也是有点寒热……”

胤初心中暗暗好笑：“哼，不对！他害的恐怕也是忧国忧民的大症候吧？”

贺孟顺刚才进来的时候，外边天已经阴了。此刻，彤云密布，大雨将至。恰在胤初说这话的

时候，一道劈雷闪电凌空而下，震得贺孟頫机灵灵打了个寒战。他不敢再看胤初，也不敢再接话茬儿了，胤初却是更加兴奋，龙困沙滩，因雨而飞，正应了他日思夜盼的时刻。他感慨万端地说：

“贺孟頫，你我之间的交情不是一两年了。我告诉你，皇上出的那个‘放太甲于桐宫’的考题，二爷我知道了。四爷接管内务府的事，我也知道了。你看，二爷我表面上受到圈禁，可消息并不闭塞。天公将降大任于我，二爷又要东山再起了。他老大装的什么病，他能和我相比吗？哼，自作多情！二爷我的前程，谁也挡不住，二爷我的位置，谁也夺不走。老贺呀，告诉你，这地方是我那个太子党的四爷管着，你老贺给二爷我开的那张春药方子，也放在这儿呢，要不要我给你抖搂抖搂？”

贺孟頫吓傻了，那张药方抖搂出去，他还有命吗：“二爷，您，您要我干什么？”

胤初冷颜峻色地说：“告诉我，昨天你给老大看病，他问你了些啥？”

贺孟頫战战兢兢地回答：“回二爷，确实没说什么。大爷问这次西征，皇上派谁为将。我说，可能是十四爷，不过，皇上还没有下诏。大爷又问，为什么不用十三爷。我说，十三爷圈禁了。大爷很吃惊，他还不知道十三爷也犯事了呢。这件事，说出去也是犯禁的。我不敢在大爷那里多待，就连忙告辞走了。”

其实，胤初听到老十三也被圈禁的消息，同样感到吃惊。不过，这会儿他顾不上别人了：

“哼，老大贼心不死，还要出来害人吗？他休想！”

贺孟頫越听越害怕。他知道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凑着胤初不再追问，他急忙开了一张药方，呈了上去：“二爷请过目。您的病不要紧，吃下这剂药，明早就大安了。奴才告辞。”

“且慢！”胤初一抬手止住了他，又快步走回里屋，拿出一块明矾来，就着碗里的水化开了。他蘸着这明矾水，“刷刷刷”地写了一张条子，又在灯火上烤干，那张白纸上立刻踪迹皆无，胤初阴森森地看了贺孟頫一眼说：

“孟頫，拜托你，把这张条子带出去，设法交给凌普。”

贺孟頫大吃一惊：“不行，不行。二爷您知道，从这里带出片纸只字，都是要杀头的……”

胤初把眼一瞪：“嗨，你还真懂规矩呀。那么，你私开春药，蛊惑储君，又该当何罪呢？！哦，你不知道了是不是，听我告诉你。在前明是剥皮揎草，在本朝嘛是凌迟处死，听明白了吗？”

贺孟頫浑身打战，苦苦哀求：“二爷，请饶命。不是我不带，是带不出去呀！”

“这个么，不用你操心，我送你出去。”胤初说着，“啪”的一个耳光，打在了贺孟頫的脸上。这位太医还在发愣呢，就听胤初低声说了一句：“还不快跑！”

贺孟頫明白了，撒腿就往外跑。胤初随后追了出来，破口大骂：

“好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以为二爷我倒了霉，就该受你的作践吗？告诉你，二爷我还是龙子凤孙，比你这穷太医的身份高贵得多！”

好嘛，一个连滚带爬地往外跑，一个又哭又骂地在地后边追，满院子的人全都看呆了。守门太监连忙过来劝解：“二爷，怎么回事，您和那太医生的什么气？气着了不值得呀。贺太医，去去去，还磨蹭什么呢？”

胤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躺倒在泥水地上大哭起来：“当初我当太子的时候，他狗颠尾巴地巴结我。如今我倒霉了，病了，他连副好药都不肯给。贺孟頫，你好没良心哪……”

闹腾之中，守门太监也顾不得搜身了，推推搡搡地把贺孟頫轰出了咸安宫。贺孟頫虽然躲过了这一关，可还有紫禁城那一关呢！此时，天已经全黑了，大雨倾盆而下，夹着劈雷闪电。贺孟頫不敢走大路，专拣那没人的小道，深一脚，浅一脚，踉踉跄跄地往宫外跑。哪知，这宫里不是大街，天又黑，雨又大，他走着走着，迷失了方向。本来该从西华门出去的，却不料走到东华门去了。刚到门口，就听一声断喝：“站住，干什么的？”

贺孟頫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站住身子，定神一看，原来是侍卫领班德楞泰。便赔笑说：“哟，是德军门吧。我是太医贺孟頫，刚才进宫给二爷瞧病去了。”

“哦——原来是贺太医，你怎么连个雨具都不带呢？看看，浑身上下，淋得跟落汤鸡似的。快，进屋来暖和一下吧。”一边说，一边过来，拉着贺孟頫就进了屋。贺孟頫心中有鬼，哪敢多停啊，擦了擦脸上的雨水，就要告辞。德楞泰是个细心人，他马上看出了这位太医有些神魂不定，便故作轻松随便地问：

“哎呀，我说贺太医，你神色不对哟。撞着鬼了吗？记得你是从西华门进宫的，怎么又绕到这边来了？”

贺孟頫连忙解释：“咳，别提了。我，我本来就胆小，宫中路径又杂。我，我倒没见着鬼，可是到处漆黑一片的还真吓人……德军门，咱们明儿个有空再聊吧。天不早了，我，我得回去了。”

德楞泰一摆手把他拦住了：“且慢，贺太医，你知道如今内务府是四爷管着。四爷的规矩大，凡是夜间出入宫禁的人，全要搜身。请太医到里间去一下，顺便把这身湿衣服换换，不也很好吗？”

德楞泰这儿正说着，忽听外边的兵丁喊了一声：“四王爷驾到——”

德楞泰赶到屋外时，四爷胤禛已经下了大轿。他的身后紧跟着装扮成随从模样的性音和尚。德楞泰上前请了安，笑着说：“四爷，下这么大的雨，奴才以为您不会来查夜了。快，请到屋里来吧。”

四爷含笑说：“德军门，查夜也不会查你。我知道你一向是小心谨慎的。今天二爷病了，我派太医给他看病，不知那太医出宫了没有。我不放心，所以来瞧瞧。”

“哟，四爷，您算来巧了，贺太医正在里边呢。”

两人说着进了屋，就见一个小太监从里屋走来说：“四爷，德军门，贺太医浑身淋得透湿。我们给他换了身干衣服，顺便搜查了一下，身上什么夹带都没有，只有这张开药方的白纸。”

德楞泰接过纸来一看，上面确实什么字也没有，便随手还给了贺孟頫：“快回去吧，瞧你冻得那个样儿。”

贺孟頫巴不得这一声呢，向四爷行了礼转身便走，却不防被四爷叫住了：“回来！我问你，二爷害的是什么病啊？”

“回四爷，二爷是受了寒，伤风发热。”

四爷又问：“嗯，昨天大爷的病，也是你瞧的吧，他怎么了？”

“哦，大爷是中了暑，受了热。”

四爷冷冷一笑：“嗨，怪了。一个受热，一个受寒，倒难为你这郎中了。我看，你恐怕也有了什么病吧，怎么脸上红一块，青一块的这么难看呢？”

贺孟頫有点慌神儿了：“四爷，我，我什么病都没有，只是刚才淋了雨……”

四爷突然变了脸，厉声喝道：“少废话，把那张纸给我拿出来！”

贺孟頫一听这话，止不住浑身筛糠。他战战兢兢地把那张白纸又掏了出来，呈了上去。可是，手一哆嗦，纸掉到地下了，而且，不偏不斜正落在刚才从他身上流下来的那滩水上。白纸上突然显出一行清晰的小字。德楞泰大叫一声：“四爷，您老真神了！瞧，这纸上有字。”

德楞泰话没说完，贺孟頫眼前一黑，吓昏过去了。

胤禛不动声色地吩咐一声：“取碗冷水把他喷醒。”又把那张纸接了过来，在桌上的水碗中一湿，上面的字全显出来了：

凌普奶兄：

胤初被囚，整整七年。圉圉望天，泣血泪干。近闻西疆有事，望兄趁此良机，代我设谋，使

我能随军出征，脱此灾难。

胤禛密书

胤禛看完，苦笑地摇了摇头，又把那张纸小心地在灯下烤干了。这时，贺孟頫已被救醒，跪在地下，磕头出血。他一边叫着“四爷饶命”，一边不等问话，便把刚才在咸安宫的事，全部招了出来。

他这里啰啰嗦嗦地说，胤禛却在紧张地想：这事儿关系太大了，见到的人又这么多，瞒是瞒不过去了，硬压下去，后果更不堪设想。二哥做出这事来，保是保不住的。不过，这个贺太医，还可以给他留条生路。不斩尽杀绝，多救一个人，不又多一份人缘吗？想到这儿，他试探着问德楞泰：“德军门，你看，这事怎么办好呢？”

“四爷，奴才有什么见识，全凭四爷吩咐。”

四爷沉稳地说：“噢，这事儿确实难办，大家都说我是冷面王，可是，我虔心信佛，心是善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从不作践人，更不轻易杀生。这贺太医今天出的事，说出去就是杀头的罪。可我瞧着贺孟頫这人，平日里还是小心谨慎的。宫里不少人都求他看过病，没病的，往后也难免求得着他。我有个主意，说出来大家商量一下，看行不行。”

一个老太监眼皮子活，一听四爷这口风马上就明白了：“四爷，您老尽管吩咐。人生在世，谁没个头疼脑热的，离不开太医呀。再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

听太监说得有板有眼，四爷微微一笑说：

“嗯，说得好。依我看，这事出在二爷身上。他被圈禁七年，想出来透透风，也是人之常情。可是，他逼着贺太医干这种事，就把贺太医给坑了。这样吧，贺孟頫，我替你做个主，你拿出一千两银子来，给今晚在这里的弟兄们买碗酒喝。明天一早，你赶往畅春园，拿着这张纸条，去见皇上，自首告发。我，还有这里的弟兄们，都为你做个见证，认定你是自动投案的。这样，你落了个活命，大家也都得了好处。四爷我再在皇上面前替你讲个情，免了处分。你看如何呀？”

四爷这话说出来，贺孟頫感激涕零不用说了，一千两银子买条命，他能不干吗？东华门的守门军士、太监，也个个眉开眼笑。如果不是四爷查得紧，贺孟頫早把那张字条带出去了。现在，四爷亲自查了出来，他们这守门的，哪个没有失察之罪呀？可是，四爷不但不追查、不问罪，反而让贺太医拿出一千两银子分给大伙儿。十几个人，每人就能得百十两呢！该挨罚的，反倒受了赏，谁还能说个不字呢。德楞泰见大伙儿直用眼睛瞧自己，连忙代表守门军士，躬身向四爷施礼说：“守城侍卫谢四爷赏。一切都按四爷的吩咐办就是了。”

“好。这样，我就放心了。贺孟頫，明儿下午你把银子送来就行了。此事，下不为例。你们好好守着这东华门，不可坏了我订的规矩，听见了吗？”

“扎！”

四十五 无路走春华做歌女 神威展性音开杀戒

四十五 无路走春华做歌女 神威展性音开杀戒

胤禛处理了大医贺孟頫私传夹带的事，带了性音和尚，出宫上轿，打道回府。

已经过了半夜，雨也停了，胤禛在半路上下了轿子。他想要在凉风中清醒一下头脑。性音紧随其后，小心地注视着街上的动静。胤禛忽然回过头来，笑着问性音：

“哎，我说你这和尚，不吃斋，不念佛，你到底是真和尚呢，还是假和尚？”

性音诡秘地一笑说：“嘿嘿……四爷，您说真我就真，说假也算假。剃了头我是和尚，留起辫子来，我还是童子身。”

四爷微笑点头：“唔，原来如此。”又问，“那年我去淮北，误宿贼店。你为什么要出手救我呢，难道你认出了我是皇子吗？”

性音一边回忆，一边认真地说：“哎——瞧四爷说的，我哪有那么好的眼力呀。不过，我虽不知你是皇亲，却看出了你是好人。你要不去帮那个苦命的女孩子，能遭人暗算吗？不瞒四爷，我娘就是被人拐卖的。我从小到处流浪。后来，伍次友先生收留了我，又让我跟着李云娘李大侠学艺，最后，又随着孔四格格去了广西。孙延龄反叛朝廷时，我就在四格格身边。唉，那一次打得真苦啊！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两世做人了……”

胤禛听到这里，突然站住了脚，沉思了一会儿说：“哦，我想起来了。小时候，听四格格说起过你。你，你是不是叫青猴儿？”

性音笑着回答：“嘿嘿，四爷，您说的不错，性音正是当年四格格身边的奴才青猴儿。如今，我这个顽皮猴子，又拴到您四爷的旗杆上了。”

胤禛万万想不到；三十年前，那个跟着孔四贞的小保镖、女侠李云娘的弟子，武艺超群的小青猴，如今就在自己的身边。他高兴地说：“你能随了我，也是我的福分和机缘呢。”

性音深情地说：“四爷，说实在话，我刚来北京并不是冲着您来的。我想再见四格格一面。想不到晚了一步，正赶上她老人家出殡。唉，我这一生，仗剑行义，杀人无数，为的是遵照师父的教导，除暴安良。哪知，贼人越杀越多。后来，我明白了，杀十个贪官，也不如保一个清官。看来访去，觉得只有四爷您才是大丈夫，于是就死心塌地地跟着您干了。”

四爷这才明白，原来，邬先生、文觉和这位性音和尚，都没有追逐名利之心。他们是怀着一腔热诚来保自己，也是抱着诚挚的心意，劝自己去争皇位的。有了这些人的辅佐，自己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便说：

“性音师父，你不知道，我也是在苦难中磨出来的，所以心肠变得又冷又狠。我不抽烟，酒喝得很少，内眷中没有宠幸，更不去寻花问柳。就是因为有了这分冷，这分铁石心肠，才使那些好佞小人们怕我，恨我。咱们的心，算是想到一块儿了。今后，我还要仰仗你们几位呢。”

二人边说边走，绕着紫禁城巡视了一圈，见各处都太平无事，正要打道回府，却听西便门外一家酒店里，传出一阵歌声。那歌声，时而低回宛转，时而高亢入云，伴着叮叮咚咚的古筝，十分动听。胤禛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哦，不知民间还有如此仙乐妙音，真是奇了。再仔细一听，啊？！怎么这女子唱的竟是胤初当太子时的诗句呢？他没有说话，快步回到大轿旁边，脱下王爷的官服，换上了一身便装，拉着性音和尚便闯进了酒楼。

酒店掌柜的见这二位爷气度不凡，不敢怠慢，连忙上来照应。胤禛也不理他，只顾站在那里，听那女子唱曲，一曲终了，满堂喝彩。有扔赏银的，有起哄叫好的，也有些不三不四的酒徒，言语猥亵，故意挑逗的。胤禛心中有事，见这里太乱，便随手扔了二十两银子给酒店掌柜说：“喂，这卖唱的女子爷包了。叫她到楼上雅座唱去。”说完，也不等掌柜的答应，带着性音径自上楼了。

掌柜的见这位客官出手阔绰，连忙吩咐伙计给二位爷上茶，上酒，好一通忙活，才把这二位爷安顿好。此刻，门帘一挑，那个女子手抱古筝款款地走了进来，蹲了两个万福说：“奴婢文三娘给爷请安。请爷示下，要点唱什么曲子。”

胤禛一听说她姓文，心中不由得一动，他仔细盯着这个女子上下打量，看得那女子又羞又恼，可又不敢发作，突然，胤禛开口了：

“文姑娘，你唱得很好。我有一位朋友，填了一首《南乡子》，可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唱它，不知你能按词演唱吗？”

“回爷的话，小女子懂得《南乡子》这牌子，唱是能唱，只怕技艺不精，难中爷的心意。请爷将这歌词示下。”

“好，能唱就好。”胤禔命性音去要了笔砚，挥笔而就，递给了那卖唱女子。哪知，这女子不看还罢，看了这首词，却脸色煞白，手足颤抖，不言不语，也不弹不唱，呆在那里不动了。胤禔心如明镜。他刚才写的这首《南乡子》词，乃是当年胤初所填。因为写得轻薄，不敢外传，可是却被四爷瞧见过。今天，四爷写了出来，是有意试探。前些天，他去探望十三弟时，胤祥交待过，说郑春华已被救出，住在通州，由十三爷府上的老管家文七十四照应着。第二天，四爷就派人去寻找他们。可是，家人回报说，十三爷犯事之后不久，这里常有人来骚扰。文老头和那女子早就走了，去了哪里，没人知道。今天，在酒楼中，四爷偶然听到了这清歌妙音，就动了心思。如此歌喉，如此板眼，没经过大内乐师的调教，是唱不出来的。而且，唱的又是胤初的词，不是郑春华还能是准呢？于是，才有了这进一步的试探，此刻，见郑春华呆在那里，四爷又有意地催问一句：“哎，文姑娘，你怎么不唱啊？”

那女子突然泪流满面地跪下了：“爷，奴才斗胆问一句，这词，您老是在哪儿见到的？”

胤禔正要答话，门帘一挑，那个帮女子收钱的老汉进来了。他抢前一步，跪倒在地：

“四爷，老奴才文七十四请爷金安。”

四爷一听他就是文七十四，高兴地说：

“哦——你就是文七十四啊，叫我找得好苦呀！听说你们搬了家，也没人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我还以为你们回山西老家了呢。”

文七十四恭恭敬敬地说：“四爷，一言难尽啊。自从十三爷犯了事，我们在通州就住不下去了。后来有传言说，顺天府要来抄家，所以我带着……哦，带着她跑了出来，想投奔四爷。可是去了几次，都被门上的挡回来了。我一想，也难怪他们，一个像叫化子似的老苍头，门上人怎敢去惊动四爷呢？实在没法了，只好隐姓埋名，在这酒楼里卖唱糊口，等着十三爷的好信……”

四爷明知故问：“哦，原来如此，这女子是你的女儿呢，还是儿媳妇呢？”

文七十四连忙说：“爷，您千万别这样说。她既不是奴才的女儿，更不是媳妇。说出来，奴才有罪，请四爷明鉴。”

那女子听到这里，也“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奴婢郑……不，文三娘叩见四爷。”

还有什么可问，什么可说的呢？四爷的猜想证实了。面前这位形容憔悴的女子，正是那个被太子玩弄后又要杀死的贵人郑春华。一时间，天家的体面，父皇的名声，祖宗的规矩，朝廷的王法，二哥的卑鄙，十三弟的嘱托，郑春华的苦命，全都涌上了胤禔的心头，他真不知如何是好了。忽然，四爷想起了父皇那个“放太甲于桐宫”的考题，想起了今晚二哥胤初办的这件犯禁的事。如今，朝廷上下都在议论胤初要“东山再起”，胤禔是不相信的，可是父皇这个题目出得又让人不能不猜测。今晚，他让贺孟頫去皇上那里自首揭发，用意很深。一是借此机会，让贺孟頫出头去试探皇上的口风。如果皇上真有重立太子的意思，就不会重责胤初。假如皇上没有启用太子之意，这个状子一告，就会把胤初彻底打垮，扫清了自己继承皇位的一大障碍。今天，偶然的机缘，得到了这个郑春华，无论从哪方面说，这女子都会成为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想到此胤禔开口了：

“这酒楼人多眼杂，不是说话的地方。你们今夜随我回府，明天我叫人给文姑娘买张度碟，你暂且带发修行吧。”

老四是精明人，他知道阿哥党的人对郑春华的事，并没有撒手不管。眼下虽已是半夜，怎能保证在街上不出事儿呢？所以，他让郑春华坐上了大轿，自己则仍然穿着便装，和性音和尚一起，徒步而行。

他这个顾虑不是多余的，一行人刚过了金鳌玉栋桥，性音赶上一步悄声说道：“四爷谨慎，有人跟踪！”

四爷心中陡然一惊！啊？！果然有人跟踪，而且来的好快呀。如果今晚郑春华被人从我的大轿里抬走，明天上早，就会变成轰动京师的特大消息，我老四就全完了。他抬头往前一看：四个彪形大汉，已经拦住了去路，全是双手卡腰，黑帕蒙面，只露着两只贼亮的眼睛。再往后一看，还有大约六七个人已经包抄上来。见到这阵势，四爷心中更是紧张。性音却微微笑着说了一句：“四爷放心，有青猴儿在，咱们吃不了亏。”一边说，一边大步向前，略一拱手说道：“喂，前边是哪条道上的朋友，幸会幸会。”

站在最前边的一个大汉冷笑着说：“少废话，爷们和谁都没交情。拿出五百两银子来，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道出半个不字，爷们连钱带人全都要了。”

性音坦然一笑说：“好，痛快！不过兄弟身上带的银子不够，且放我们回家，明日兄弟在嘉宾楼设宴款待各位，五百两银子，一钱不少，如何？”

那大汉一撇嘴说：“嘿嘿，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明儿个你要不来，爷找谁去呀？这样吧，把他们押在这儿，你回去取钱去。”

性音仍在戏弄他们：“老兄，都是江湖中人，你这话说得不仗义了。我要是不愿意呢？”

大汉耍横了：“那，就先请你尝尝我铁掌的滋味！”

性音和尚上前一步，挺起胸膛，面带嘲笑地说：“嗯——这法儿不错，我还真有点皮肉发痒。来吧，打吧。”

那大汉猛窜上前，运足了劲，向着性音的前胸，“咚”的就是一拳。他心想，老子这一拳非打得你口吐鲜血不可。哪知，一拳下去，竟似打在了铁梁钢柱上一般。性音和尚纹丝没动，那大汉却甩着手腕，跌跌撞撞地向后倒去。其余三人见势不妙，一齐拥上前来，左拳右掌，乒乒乓乓地对着性音乱打。那性音仍然是稳如泰山地站在那里。四爷胤禛可急了，一来他怕性音双拳难敌四手吃了亏，二来这京师重地夜半打架是犯着禁例的。万一遇上巡夜兵丁，自己轿子里坐着郑春华这个是非女子，也不好说清。可是，眼下弄不清对面贼人是强盗呢，还是哪个阿哥府上的勇士。他不敢叫性音的名字，灵机一动，喊了声：“青猴儿，你怎么不还手啊？”

性音戏耍几个大汉，正在兴头上，听四爷一声招呼，也喊了一声：“爷，不是不还手，我怕开了杀戒。”一边说，一边运力于两臂，左右同时出击，两个大汉被推出五、六尺远，“咚”、“咚”两声，栽进了河里。另外两个还没醒过神儿来呢，性音又是一手一个地拧住了他们，提起来，快步走上桥头，冲着后边上来救护的几个人喊：“喂，凭你们这点不起眼儿的本事，就想走黑道吗？喏，你们把尸体拉回去下酒吧！”说着，手一扬，两个大汉被抛向空中，“叭叭”一下，摔死在后边追来的人身边。性音仰天大笑：“哈哈……小子们，来见识一下爷的功夫。”他单掌举起，在桥头石狮子颈上一抹，那狮子头竟然被他抹掉，咕碌一下滚到河里去了。这几手，性音谈笑自若，出手如电，招招相连，只在瞬息之间。后面的人早惊傻了，连尸体都顾不上收拾，呼哨一声，全撒丫子跑了。

性音和尚护着大轿，继续前行。文七十四走上前来，说：“胜音师父，老汉活了这么大年纪，今天算开了眼，你有这样高的功夫，为什么不抓个活口呢？”

性音微微一笑说：“老人家，你想过没有，抓个活口，是送官治罪，还是私设公堂呢，那不给四爷添了麻烦吗？”

这一夜，胤禛几乎是通宵不眠。他命人在后花园远离书房的一个角落里，收拾出一座小院，安排了郑春华。派了四个丫头服侍，门上又安排文七十四看守。下令一切起居、饮食、置买、传话等等事情，全由文七十四直接找管家。家人、仆妇任何人不得进入这个小院。郑春华终于又有了一个安全保险的藏身之地了。

四爷没睡，还有人也没睡呢。谁呀，太医贺孟頫呗。刚才，胤初逼着他私传夹带，往外边给凌普送信，却不料，在出宫门时被四爷查了出来。当时，他确实是吓得肝胆俱裂。心想这下完了，碰上这位铁面无私的王爷，还能有命呀？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四爷竟然是那样的仁慈，那

样的宽厚，那样的体恤下情。一千两银子，买回了一条小命，让他去找皇上，自首告发。有道是，首告者无罪，立功者受奖。这趟进宫见驾，没准儿还能得到点彩头呢！最起码也不会有什么大罪。有了这个想法，他贺孟頫能睡着觉吗？他知道，皇上如今在畅春园里住，而且老人家有起早的习惯。去晚了，皇上和大臣们一开始议事，他这个太医院的六品供奉，就别想见到皇上了。自己今天见皇上要说的事，关乎社稷，非同小可，而且是一时一刻也耽误不得的。晚一步，走露了风声，他这个首告的人，便成了同案犯了。所以他左思右想，今晚不能睡了，得提前去，等着。于是，回到家里换了衣服，便打马直奔畅春园，要赶早见驾。还算不错，门上太监通报进去之后，侍卫张五哥来了：“哟，贺太医呀，你有什么事要见皇上？”

贺孟頫连忙答话：“回张军门，下官有十万火急的事，必须立刻见到皇上。这事，这事，不好在这里说，请军门鉴谅。不是事关重大，我怎敢惊动皇上呢？”

张五哥点了点头，领着贺孟頫进了园子。路上，贺孟頫瞅瞅附近没人，这才悄悄地把昨天晚上二爷如何害病，自己被二爷叫进去瞧病时，二爷怎么逼他、吓他，要他带出来一张字条交给凌普的事，大概地说了一遍。还说，这事要不告发，我就有欺君之罪呀！不过，这贺孟頫还算有点小聪明，把被四爷逮住，四爷又放了他，给他出主意的事给瞒下了。为什么呢。把这事一说，不但自己这趟进宫成了假的，四爷他们也不得安宁啊。

张五哥一听，知道事关重大，不能拖延，便连忙领着贺孟頫，来到澹宁居，求见皇上。

四十六 见粳米星上怜民主 责逆子康熙震天威

四十六 见粳米星上怜民主 责逆子康熙震天威

张五哥带着大医贺孟頫来求见康熙。他把贺太医留在门外，自己进去奏报。

今早上，康熙皇上的心情特别好，因为魏东亭派人给皇上送来了一份特殊的贡礼。张五哥一进殿门，皇上就兴奋地说：

“五哥，你来得正好，快看看，东亭送来了什么？”

张五哥顺着皇上指的方向一看：哦，原来是一拉溜十几个黄布的粮食口袋。他走上前去打开，伸手抓出一把，是大米，再仔细一看却不免吃惊。这米，晶莹碧透，又微红似玉，细长的米粒形如纺锤。张五哥虽然出身农家，可这样好的米，他还从未见过呢！放到鼻子下一闻，清香扑鼻：“啊？！皇上，这是上好的粳米呀！”

兴奋异常的康熙开怀畅笑：“哈哈，五哥，让你说对了，这是粳米。不过，你可知道，这是朕亲手培育的呀！如今，它遍布江南各省，连两淮都种上了，一年两熟，两熟！你知道吗？”

张五哥侍候皇上已经十几年了，平日里，不是见皇上忙得不可开交，就是见他气得手足颤抖。今儿个，五哥还是头一次见皇上这样高兴，简直成了个大孩子。五哥不由得满心喜悦地说：“主子说得好。那一亩地不就成了两亩了吗？”

康熙高兴地说：“对对对，就是这话。朕告诉你，这还是康熙八年的事儿呢。当时，有人向朕献了这个稻种，说叫‘一穗传’。稻种虽好，每年却只传一穗。朕不信这话，亲手种下了它，先在御花园里试种，后来，又让虎臣带到南京去。多亏了虎臣，他没忘了朕的嘱托，经过几十年的培育，推而广之，终于让江南和两淮都种上了这稻子。虎臣深知朕心，‘民以食为天’，没有百姓丰衣足食，哪有朕的江山呢。如今，他派人专程送来了这粳米，是让朕放心，让朕高兴的呀！”

康熙皇上兴奋地、滔滔不绝地说着。张五哥也听得十分激动，十分动情：“主子，魏大人忠心事主，不愧是主子一手调教出来的人。他深知主子爱民的一片苦心，也难得他五十年来辛辛苦苦地推广这稻种。奴才们当以魏大人为楷模，也像他那样忠心办差。”

康熙更高兴了：“好好好，说得好。五哥呀，过几天你到南京走一趟，向虎臣传朕的旨意。就说朕见了这稻米，高兴得一宿没睡。你还要告诉他，叫他注意身子，多活几年，不要过于谨慎。他的心事朕知道，不就是欠了国库几十万两银子嘛。欠账的官员多着呢，朕不怪他。你去的时候，带上朕的旨意，在江南再设一个织造司，让虎臣的儿子去办这个差，要不了几年，债就还清了。唉，朕身边的老人儿不多了，而且，魏东亭又是朕最喜爱、最心疼的一个。如果在朕活着的时候，他还不清欠债，一旦朕死了，换上那个刻薄寡恩的新主子，虎臣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张五哥见皇上刚才还好好的，现在却越说越伤心了，连忙劝解：“主子爷说哪儿的话呀。别说主子龙体康健，就是真有那一天，老爷子也不会给奴才们选个刻薄主子的……”

康熙一挥手打断了张五哥的话头：“好了，不说这个，一说朕就心里难过。你下去吧，朕想歇一会儿。”

张五哥小心翼翼地说：“主子，不是奴才不懂事儿，太医贺孟頫求见，说有要事面奏。”

康熙冷冷地说：“不见，你带他去找马齐说吧。”

“主子，这件事关系重大。恐怕马齐听了还是要回来回奏请旨的。”张五哥说着又凑到跟前，把胤初用明矾水写信传递夹带，贺孟頫要来告发的事儿，简略地禀明了皇上。

康熙一听，立时就气得涨红了脸，冷笑着说：“好哇，真的是不让朕安生一天了。你立刻传旨，把上书房大臣和在京的所有皇子，包括那个混账的胤初全都叫来。让贺孟頫马上进来回话。”

贺孟頫听见召唤，跟斗踉跄地进来。叩头行礼之后。他不等康熙问话，便把昨天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然后，呈上那张白纸，请皇上当面打湿验看。

康熙一边品着热茶，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张明矾写的纸条。他脸色铁青，一句话不问，也一句话不说。吓得贺孟頫趴在地下，心中打鼓，冷汗直流，却又不敢抬头。

过了好大一会儿，上书房大臣张廷玉、马齐，同着方苞和四爷胤禔先来了。他们进殿行礼之后，一瞧皇上的脸色，也是一个个吓得不敢言声，默默地站在那里。房子里的空气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皇子阿哥们分散住在北京，全都叫来且要一会儿功夫呢！可是，康熙阴沉着脸，就是一言不发。大臣们站着，贺孟頫跪着，也一块跟着干耗。

终于，李德全进来了：“主子爷，外边传话进来，说除了八阿哥病了，请了假不能来见驾，其余的阿哥全都来了。他们不敢擅自进畅春园，请旨见是不见？”

康熙也终于开口了：“嗨，希罕。他们不敢擅自闯宫。哦，朕还真有这么孝顺。这么懂规矩的儿子吗？哼，他们不敢擅入，朕还不敢挡驾呢。快，去把这几位爷替朕请进来吧。”

众大臣听皇上开了口，也都舒了一口气。虽然，皇上的话说得冷嘲热讽，表现出对儿子们的极大不满和愤怒，可是，比起刚才那杀机四伏的沉闷，总算是好了一点，不一会儿，一大群皇子走了进来。他们不知道今日老爷子生的什么气，个个心神不宁，个个怀着鬼胎，所以俱都是灰头灰脸。默不作声地叩头请安，跪在那里等着挨训。

康熙一见他们这样，气更是不打一处来：“朕记得，今儿个是宗学里会文的日子。如今熊赐履死了，汤斌呢，老了。余下的几位师傅恐怕谁也管不住你们这群爷了吧？那，朕就亲自考考你们。挨着个儿来，说说你们近来读了什么书，有什么进益？”

好嘛，这题目出得可真大。十几位皇子挨个报告一遍，得多长时间呢！李德全小心地上前提醒皇上：“主子，二阿哥也来了。他是犯事的皇子，不便和兄弟们一块儿进来，正在外边跪着候旨呢。”

康熙眼皮都没抬地说了句：“让他先跪着吧，等朕发落了这几位爷才轮上他呢。”李德全招了个没趣，悄然退下去了。

皇上亲自考问读书进益，皇子们哪敢随便应答呢。于是，从大到小、挨着个儿挖空心思地说，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练武有什么进展，办差有哪些成绩。康熙沉着脸一个个地听，一个个地点评。说老实话的，得到一声夸赞，心里虽然踏实了，却不敢乐；说得不实在的免不了受到申斥，更是不敢辩解。大伙儿都在心里念叨着：快点吧，快点吧，老爷子，您不觉得累吗？

他们哪儿知道，这才是开场白，正题还在后边呢！在众皇子说完之后，康熙突然说：“你们都说完了，朕也评完了。今天，朕把胤初也叫来了，让他给你们现身说法，讲讲怎么做个忠臣孝子。李德全，把胤初带进来！”

胤初进来了。他昨天的病，确实不是装的，两大桶冷水淋到身上能是闹着玩儿的吗？再加上昨天夜里装神闹鬼地一折腾，又不知贺孟頫能不能平安出宫，心里不踏实，吃什么药也没用。现在，他突然被皇上召来，在门外罚跪一个多时辰，那模样能好看得了吗？你瞧，大热的天，他穿着夹袍，又病，又怕，浑身瑟瑟发抖，进来便跪下叩头行礼：“戴罪儿臣胤初叩请皇阿玛金安。”

康熙见他果然病着，心里闪出一丝怜悯之情，但很快就被气愤压下去了：“胤初，知道朕为什么叫你吗？”

胤初叩头回答：“儿臣不知。”

康熙平静地说：“嗯，你被圈禁了几年，外边的事情是不知道了。朕告诉你，近来，西边的事儿越闹越大。原来镇守西疆的全是你委派的将军。朕下令让他们出征御敌，想不到他们一个个全是蠢才，竟然一败涂地，使六万甲兵片甲无回，令朕心惊啊！”

康熙这话说得让胤初摸不着头脑。说是责备。追究他用人不当吧，听话音又似乎是不大像；难道父皇是向他咨询方略吗？也不可能。我昨晚才把信送出去，送到凌普手里，他再辗转托人，求人，没有十天半月，到不了父皇这儿啊。不过，既然父皇今天提到了这事儿，不如我自己请求吧。想到这儿，他重重地磕了一个头说：

“皇阿玛，西部边疆用将的事儿，当初儿臣知人不善，调度无方，以致丧师辱国，造成君父之忧，求父皇重重治罪。这过错既然由儿臣引起，儿臣请父皇网开一面，准儿臣以戴罪之身，亲赴前线。儿臣愿血染征袍，以补万一。”

康熙冷冷一笑：“哼哼，说得倒是好听，能毛遂自荐，也可称的是有勇气。可惜呀，你去不成！因为你选的那个推荐你的人不是正人君子，而他要推荐的你，又不光明正大。军情大事，关乎国家安全，朕岂能受你们的愚弄？！”

胤初一听这话心里发毛了。可是，他还抱着一线希望：“父皇，儿臣，儿臣高墙圈禁，已经七年。七年来，儿臣读书思过，深知昔日之非。如今，国家有事，主忧臣辱。儿臣虽不才，愿舍此无用之残生，在父皇面前稍尽一点孝心……”

康熙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打断了胤初的话：“哈哈哈哈……你还有孝心吗？胤初啊，你吃亏在太聪明了，结果聪明还被聪明误。你又装钟馗又装鬼，一人演两台戏，这本事可真不小啊！不过，说句实话，你是又无能又不老实。”康熙说着，抓起那张用明矾写成的白纸，“刷”的扔了下来，“当着上书房大臣和你的兄弟们，念！让他们都听听，这是什么东西？！”

胤初一见这张纸竟然落在父皇手里，吓得他魂飞魄散，冷汗直流，趴在地下，浑身颤抖，哪儿还能说一句话来呢？

暴怒中的康熙皇上，直瞪瞪地瞧着跪在地上的儿子们，恶狠狠地说：“用明矾水写密信，用苦肉计朝外送，这心思，这能耐，你们几个谁会，谁有，谁又能想得出来？这种小人见识、鬼蜮伎俩，就想瞒过朕的眼睛吗？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胤初说得多么好听啊。什么面壁七年，痛知前

非，什么效命疆场，血染征袍，全是一派胡言！如果你刚才的话是出自肺腑，那这明矾书上的‘囹圄望天，泣血泪干’，又做何讲？”

胤初叩头出血。抽泣着说：“皇阿玛，儿臣心里有话，却没法向父皇讲，只好出此下策……”

“呸！”康熙哪能容他辩解，“你虽然圈禁了，可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朕全都知道。有话要说，不能写成条陈，恳求内务府代转吗？就凭你这鼠窃狗盗的小本事，朕能把几十万大军交给你吗？你手中要有了兵，难道不会称兵宫闱，要了朕的脑袋吗？”

胤初强自申辩：“皇阿玛言重了，儿臣怎敢……”

康熙一拍几案，怒声斥责：“你当然敢，你已经这样做了！你虽然是个不学无术的匹夫，可是胆子并不小。你要是不敢，焉有今日？你以为，朕出了一个‘放太甲于桐宫’的考题，又轮到你出来耀武扬威了。告诉你，这是白日做梦！朕老了，精力不济了。但朕心里比什么时候都清楚。对你胤初，对你们这群忤逆不孝的儿子，朕比谁都摸底儿。朕今天把话对你们说清了，无论是谁，只要存了奸邪之念，篡位之心，都瞒不过朕这双老眼睛，朕也决不会让他过安生日子！”

康熙这一大通发作，把殿内的人全都吓坏了。只有方苞还勉强能支持得住。他看准了机会上前劝解：“圣上请息怒。胤初做事不当，应该严加教训。可是，他不过是笼中一鸟罢了，万岁为此过于伤神就不值得了。”

张廷玉、马齐也趁机进言，无非是“保重龙体”之类的话。康熙听了冷冷一笑：“哼哼哼，方苞说得有理，胤初确实是笼中一鸟。不过，朕太宽容你了，让你住在咸安宫里。那地方虽然偏僻，可还叫做‘宫’。这‘宫’字一叫，就让你生了许多非分之想，以为自己是关在金丝笼子里的珍奇之鸟。现在朕断了这个念头，即日起，将你圈禁在上驷院里。上驷院这个名字好，顾名思义，是给皇上驯养御马的地方。你住在这马厩里，也许会断了邪念，认真思过。按你昨天所为之事是该杀头的。常言说，虎毒尚且不食子呢，朕也不想落这个万世骂名。不过，死罪免了，活罪难饶。张五哥，把这个不肖儿子与朕拖到外边，打二十藤条，要狠狠地打！”

责打胤初、教训皇子的第二天，方苞和张廷玉同时接到皇上的密旨，要他俩明天一早到畅春园见驾。俩人百思不解。要说见驾，他俩哪天不见，要说去畅春园，他们又哪天不在畅春园侍候呢？俩人琢磨来，琢磨去，才从密旨中那个“早”字上品出了点滋味。“早起见驾”，就是皇上要在众大臣来到之前提前召见他们。方苞一夜没睡，三更刚过就往畅春园赶。可是他来到时，张廷玉早就候在那里了。二人抬头望天，只见明月斜挂，满天星斗，才刚过半夜。不由得心照不宣地笑了。就在这时，只见张五哥手提一盏宫灯，快步从里边走了出来。张廷玉迎上一步说：“五哥，今天你巡夜吗？”

张五哥笑着回答：“二位大人好早啊，我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在这里等候二位呢。请进吧。”

二人听了这话才知道，皇上竟然比他俩起得还早，连忙跟着五哥走进园子。可是，路过澹宁居的时候，张五哥却领着他们往相反的方向拐弯了，七拐八绕地又走了一阵，来到一处小院落。张五哥停下脚步说：

“二位大人，到了，请二位自己进去。这里是武老将军警卫的地方，奴才不奉特旨是不能靠近的。”

张廷玉和方苞二人在畅春园侍候皇上多年了，还从来不知道这畅春园里竟有这么一个隐秘的院落，宫中的禁地。两人小心翼翼地一边往前走，一边打量：只见这院子坐落在一大片苍松翠柏之中，稍微站远一点，根本就看不见林子里有院落房屋。院内，土墙茅舍，小门纸窗，没有任何假山、水榭之类的装饰，却满院俱是郁郁葱葱的松柏，与院子的树木勾枝挂叶，遥相呼应。一条长满青草的小径，通向院中唯一的房子。他们俩默默地与守在门外的武丹打过招呼，来到房子跟前，就见门楣上挂着一个匾额，上面是康熙亲书的两个大字：“穷庐”。他俩正在琢磨这“穷

庐”二字的含义，就听康熙在里边说：

“是方苞和廷玉吗？进来吧。”

四十七 论遗命密语示正臣 议承嗣忠言陈圣君

四十七 论遗命密语示正臣 议承嗣忠言陈圣君

张廷玉和方苞遵照皇上的密诏，一大早便赶往畅春园。他们刚来到那块宫中禁地“穷庐”门前，就听康熙在里边说：“是方苞和廷玉吗？进来吧。”

随着皇上这句话，两个小太监一言不发地打起了帘子。二人进屋叩见行礼之后，方苞先开言了：“皇上恕臣无礼。圣上不该起这么早，就是睡不着，躺着养养精神也好嘛。”

康熙淡淡一笑：“对，这话有理。年轻的时候，朕把生死看得很开，自古人生谁无死呢？可这些时，朕还真有点怕死了。儿子们不孝，朕如果不多活几年，把后事安排好，怎么去见列祖列宗呢？”

张廷玉知道，皇上对前天发生的事儿，气儿还没消呢，忙说：“皇上，据臣的愚见，阿哥们出点差错，甚至二阿哥久遭禁闭想出来活动一下，都是人之常情。要说他们想叛逆、要谋反，还不至于。皇上已经训戒了他们，就请把这事放过了吧，不必再生气了。”

康熙长叹一声说：“唉！朕不是生气，而是无可奈何。前些时，四阿哥推心置腹地劝朕，把老大、老二、老十三都放出来，让他们松动一下。朕也想，都是朕的骨肉嘛，老囚禁着也不是个事儿。可是，你们瞧这形势，不放，他们还胡作非为呢，放了，可怎么得了。如今边疆有事，他们一窝蜂地都请求带兵出征。要放在二十年前，朕高兴还来不及呢，现在可不敢轻易答应他们。朕不怕什么陈桥兵变，因为他们谁也没这个本事。朕也不怕西蒙古的阿拉布坦，因为他不堪一击。朕怕的是大祸起于萧墙之内呀！”

张廷玉听康熙说得痛心，想趁机岔开话题，便说：“皇上提到这件事，臣倒想，当初御驾西征时把西域的富八城分给土谢图汗一半，真是庙算高明，圣虑深远哪！”

康熙微微一笑：“嘿嘿嘿嘿，土谢图汗还是有忠心的嘛。他占着富八城的一半，阿拉布坦就不能为所欲为。唉，多亏了他呀，说起来他还是老十三的嫡亲表兄弟呢。”

方苞沉吟着说：“皇上，既然土谢图汗王忠于朝廷，皇上何不把人情做大一点，索性赦免了十三爷呢？据臣所知，十三爷并无大错呀。”

康熙叹了口气说：“唉，方苞呀，你不知道老十三。他确实没有什么错，更没有罪。这个孩子，忠心可嘉，爽直可爱，这是他的长处；可是，他争强好胜，倔强胆大，又是致命的短处。朕圈禁他，是要磨一磨他的性子。他既然没福承受皇位，那就得让他学得稳健一些，成熟一些。不然的话，在朕的身后，他要是捅了马蜂窝，谁能护得住他呢？”

方苞听了这话，惊得眼都直了：“皇上，七年了，臣才明白，原来圈禁十三爷，不是惩罚，竟是为了保护他。圣心思谋之深，臣万万不能及。正如刚才圣上所说，土谢图汗是十三爷的娘舅家，又与阿拉布坦不和睦。臣斗胆进言：释放十三爷，让他统兵西征，岂不甚好。”

康熙放怀大笑：“哈哈哈哈哈，方苞啊，方苞，你果然是个书呆子。老十三和老十四这哥俩性情相仿，也都是治军之才。可是朕思虑再三，正因为十三阿哥与土谢图汗是甥舅至亲，所以还是放老十四去带兵更为稳妥些，你说呢？”

方苞心有灵犀一点通，他明白了。在如今阿哥争权、愈演愈烈之时派十三爷西征，假如他和

外婆家联起手来，里应外合，杀了进来，那京师又将是什么局面呢？哦，别看皇上对胤祥深信不疑，别看老爷子对十三爷疼爱之至，可是在皇位、君权这些大事上，皇上对谁都不放心啊！这难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帝王心术”吗？皇上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尚且如此小心防备，对我和张廷玉又该如何呢？他不敢想下去了，脸色也吓得变白了。

方苞的情绪变化，怎能瞒过精明过人的康熙呢？他阴沉着脸冷冷地说：“方苞、廷玉，今天如果不是在这个地方，不是对着你们俩，朕刚才的话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既然你们知道了，就不能再说出去。说了，对你们，对朕都没有好处。朕今天召你们两个来，本不是说这件事的，是想听听你们俩对皇子们的看法。这地方绝对机密，方圆半里之内没有一个闲人。武丹守在门口，太监全是哑巴，而且是终生不许走出院门的。所以，无论你们今天说了什么，只有朕和你们俩知道，无论说了什么错话，朕也决不降罪。朕要打一打遗诏的腹稿了。”

张廷玉和方苞一听此言，“扑通”一下全跪下了。张廷玉泪流满面地说：“请主上慎言。”方苞也说：“陛下刚过耳顺之年，圣寿无期，且不可说这样的话。”

此刻的康熙却显得分外平静：“起来，起来，坐下说话。朕只是说要打遗诏的腹稿，并没有说要死嘛，你们何必如此呢。唉，你们都是饱学之士，想必知道，大凡君主帝王，无论是庸碌之辈，或者是英明圣君，都很忌讳这个死字。他们在清醒的时候绝对不想后事，可是死这一关又逃不过去。到了他死期临近、昏迷不醒之时，才叫来儿孙，召来大臣、糊糊涂涂地指定个继位之人。这种事儿，史书上还少吗？”

方苞和张廷玉默默点头。皇上这话他们只能听，不敢接茬儿。康熙接着说：“朕既然决意不立太子，那就要在这个‘死’字上做文章。胤初两立两废，已经让朕心力交瘁了。你们不要忌讳，什么龙体康健，什么圣寿无疆，这些话，不过是让朕听了心里高兴罢了。朕心里很清楚，‘老病已至，无常渐近’，这才是实情。”

尽管康熙皇上这话说得十分平静，可是方苞和张廷玉听了，还是觉得头昏目眩，心肝颤抖。他们终日守在皇上身边能看不出来吗？议事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皇上就坐不稳了。刚才皇上说得一点不错，老了，病了，要见无常了。可是，这话除了皇上自己说，谁敢这样想呢？

康熙似乎并不理会他二人的心情，自顾自地继续往下说：“朕思谋已定，这遗诏要分两层意思来写。第一层，指定继承皇位之人。这只要一句话就行了。可是，朕不想当一个糊涂皇帝，要把一生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全部昭示子孙，留作后世之训。这是第二层，也是最重要的一层。要分门别类，逐一写来，要趁着朕头脑还清醒的时候慢慢写出来。现在，咱们先说第一层皇位继承人的事儿。朕想听听你们的高见呢。”

张廷玉听了这话十分激动。他泪流满面地说：“皇上如此推心置腹地垂询臣子，为臣者岂敢不披肝沥胆直言。臣以为，论学问，皇子之中以三阿哥和八阿哥最好。不过，三阿哥缺少治世之才，八阿哥又似乎待人太迁就了些。”

康熙注视着方苞问：“嗯，方苞，你说呢？”

方苞欠身回答：“陛下，若论学问，阿哥们都不能算差，但今日讲的是选择储君，而不是品评学问。唐朝的玄宗皇帝，明代的嘉靖皇帝，学问都是极好的，可是却把国家搞乱了。所以臣以为，八阿哥只不过是学了皇上的风度和仪表，却没有学到皇上的为君之道。三阿哥埋头编书，更不必说。这两位阿哥都不足取。”

康熙点了点头说：“嗯，这样说很好嘛。朕要的就是你们的肺腑之言，要的就是你们毫无掩饰的忠正之言。说下去。”

张廷玉说：“圣上刚才说，要启用十四阿哥率兵西征，臣揣摩着，皇上似乎有意于十四爷。十四爷虽机敏干练，爽直敢为，这几年整兵筹饷也颇见功效。但他与八爷交往过密，而且过于大胆，不可不虑。”

康熙一笑止住了他：“哎——廷玉呀，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揣摩朕的心思干什么呢？”

“是。臣以为，若将十三阿哥和十四阿哥相比，两人性情相仿，十三爷似乎更具忠心。但十三爷却只是个将才，不是帅才。让他管一个部，办一件差，那是没说的，是个好臣子。更大、更重的担子，怕他挑不起来。”

方苞接口说道：“对，廷玉说得是。除了上边说过的几位阿哥，臣以为四阿哥倒是值得看重。他为人诚孝，这些年办差最多，且事无巨细，都十分认真。尤其是他自强自立，性格坚如铁石，从不攀附别人，更不结党拉派。但四阿哥过于认真，以致落了个刻薄之名。这也算是个毛病吧。”

再往下，他们又议论了老九、老十、老五、老六等人。早膳时刻到了，康熙传了御膳，让两位臣子和他一齐坐下，边吃边谈。康熙兴致很浓，他笑着说：“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一句话，各有长处，也各有不足。你们说，朕这花团锦簇的江山，究竟要交给谁呢？”

张廷玉这会儿胆大了，脱口而出：“皇上，臣以为四爷和十四爷最好。”

康熙一怔：“哦？这哥俩是一母同胞，竟都有这福分。那么，老八真的不行吗？”

方苞略一思忖说：“陛下，臣适才已经说过，八爷的学问、风度都没说的，连外国使臣都夸他有帝王之相。可是，如今天下升平日久，人人只思安乐。武将怕死，文官贪财，朝中积弊很多，亟待整饬。八爷似乎难当此任。”

张廷玉听到这里连忙接口：“对！方苞之言很有道理。臣也以为，继承皇位之人，一定要精明强干，能矫正时弊。这个人，一要洞察吏治民情，二要刚毅不拔。这样，才能克难攻坚，使天朝永立于不败之地。八阿哥没有这样的才干。”

康熙似乎是被他们的话震动了。他放下筷子，急促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忽然，他仰天长叹一声：“唉——你们说得对，说得好啊！多难兴邦，朕要个只会坐享现成的继位之人有什么用呢？朕已经过于宽厚了，老八比朕还宽厚；朕对下边已经过于放纵了，他比朕还放纵，大臣们称朕是‘老佛爷’，可有更多的人叫老八‘八佛爷’。让他来继承江山，再过几十年，大清不就完了吗？有人说，朕是一位太平天子，这话说得混账透顶。朕这一生经历了多少磨难，朕这太平江山是一刀、一枪、一滴血、一行泪苦苦挣来的！好儿不靠父母，自己的功名自己挣。得来的太容易了，也就不懂得珍惜了。所以，朕听从你们的劝告，决意不立老八！”

方苞激动地说：“万岁圣明。臣思之再三，这储君只在四阿哥和十四阿哥两人之中。”

康熙狡黠地一笑：“哦，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他们俩再好，只能有一个皇上。你说，哪个更好呢？”

说了大半天，这可到了节骨眼上了。张廷玉和方苞都觉得，今儿个自己说得太多、也大直了。可是事到如今，回避是决不可能了。方苞到底是老辣一些，他略一沉思，便直率地说：“皇上，四阿哥和十四阿哥哪个更好，臣平日从没有想过，也不敢去想。所以皇上突然问起，臣难以判定。论起为臣之道，臣和廷玉今日的话都是越轨之举。这件事，唯有皇上乾纲独断才能定夺。但臣以布衣之身，受到皇上如此信托，又不能不放胆直言。若皇上已经内定，也就罢了，若陛下尚在犹豫，臣有一法可供圣酌。”

康熙的目光咄咄逼人：“什么办法，说下去！”

方苞掷地有声、一字一板地说：“是。看皇孙。有一个好皇孙，至少可保大清三代太平江山！”

康熙眼中一亮，眉头舒展了。当年在热河猎狼时，小弘历那清脆的嗓音，得体的话语，聪明过人却又少年持重的娇憨之气，闪现在康熙的面前。多日、多年疑而不决之事，被方苞一语道破。康熙觉得精神振奋，心情舒畅，不觉仰天大笑：“哈哈……朕得到了，朕决心定了！方苞啊方苞，你这句话说得好，抵得上万两黄金。”

康熙得到了什么，他下决心要选哪位皇子，方苞和张廷玉都是聪明过人的。马上就猜出来了。可是，康熙不明说，他俩当然不敢再说、再问。今天，能做到让皇上这么高兴，能定下这桩

大事，这两人也总算是对得起皇上的信任了。

康熙却没容他们俩松口气。他快步来到方苞面前，神色严峻地说：“方苞，从今日起你不必在上书房办差了，也不要再回你的府邸。这畅春园是宫中禁地，你自然不能住在这里。朕叫人替你安排一下，就在园子附近，另赐你一座宅子。你每天都要待在这穷庐里。朕有空时，来向你口述遗诏，你代朕记录、润色。朕不来呢，你就安心在这儿读书。瞧见了么？这里的藏书多着呢，而且全是珍版秘笈。不过，你要小心，不可与外官交结。如果你出了一点差错，透出一口口风，朕可就难以维护你了。”

方苞听得心惊肉跳：“万岁，臣、臣只怕才力不足；难当此任。”

康熙看也不看方苞，又走到张廷玉面前：“廷玉，你的担子更重。从今天起，方苞写出来的遗诏草稿，要由你来归档保管。稍有差错，祸灭九族，你明白吗？”

俩人扑通一下全跪下了：“圣上放心。臣等以合族性命担保，决不负皇上千斤重托。”

康熙严厉地说：“不！这不是千斤担子、万斤担子。这事关系着大清的江山社稷，关系着朕的一生令名。你们要掂出这个分量来。也要想到，从今以后，你们自己也和朕一样，处在至危至难之中了。朕当然要设法保护你们，不得已时，恐怕还要采用一些非常措施，你们要心中有数。从今天起，你们俩都有随时向朕密奏之权。好了，朕要去前边接见大臣们了。你们俩留下来再商议一下，怎么办这件差使。”

二人同声回答：“是，臣等遵旨。”

四十八 送出征胤禩埋党羽 窥皇权兄弟斗心机

四十八 送出征胤禩埋党羽 窥皇权兄弟斗心机

康熙皇上离开穷庐，来到澹宁居。他刚到门口，就见八阿哥府上的太监何柱儿也站在那里，便诧异地问：“何柱儿，你来干什么？”

何柱儿连忙上前磕头：“主子爷，奴才何柱儿请主子金安。奴才今天是进宫报信的。八王爷病得厉害，浑身烧得像火炭一样，打昨天晚上到如今，一口水都灌不进去。还一个劲儿地说胡话，叫万岁。八福晋瞧着又心疼、又害怕，打发奴才来禀奏万岁，说怕万一八爷有个好歹，万岁爷就见不着了。”

何柱儿说的这位八福晋，是蒙古科尔沁王的独生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十分刁悍泼辣。康熙心中很清楚，这次她让何柱儿进宫，分明是借着八阿哥有病，要再一次来试探。便冷冷地说：“既然八阿哥病得厉害，为什么不传太医呢？”

“回主子，太医看了，说是发疟子。”

康熙心中暗暗好笑，哼，发疟子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何柱儿，回去告诉你们那位八福晋，朕这两天身子也不好，不能走动。什么时候朕有精神了，会去看八阿哥的。你告诉她，既然八阿哥有病，就不必进宫请安了。别的阿哥也让他们少去探望八阿哥，去的人多了对病人没好处。李德全，回头你上太医院去一趟，让他们给八阿哥送点金鸡纳霜丸。”

康熙说完，不等他们答应，一甩手走进了澹宁居。在皇上身边侍候的太监们，也连忙跟了进去，把何柱儿一个人撂在了大门口。他思前想后，真是又妒忌，又羡慕。唉！都怨自己昏了头，一步走错，想回也回不来了。

康熙预料得果然不错。老八这次借着有病，叫福晋出面去请皇上，确实是为了试探，而且是

一箭三雕的试探。怎么，他老八不懂规矩吗？他懂！皇子阿哥，只要是封了称号，开府办差，与皇上的关系就是君臣关系了。臣子害病，只要不是病入膏肓，死到临头，皇上是用不着亲临探视的。老八这是明知故犯。他让福晋出面去请皇上，这就躲开了君臣之礼，而成了家庭事务了。皇上如果动了怜子之情来这里一趟，朝中便马上会传出“皇上亲临探病，八阿哥重新得宠”的消息；康熙要是不上这个当，不来呢，大家就会说：“老皇上刻薄寡恩，亲儿子要死了，请都请不动。”这样的议论，对老八照样有好处，会有更多的人同情他；还有哪，皇上来不来，那是老人家的事，他老八无权操纵。可是皇子阿哥、皇亲百官不管谁来，老八都躺在炕上，不厌其烦地诉说对皇上的思念，说那些“皇恩高厚，难以报答”之类的废话。而且说得煞有介事，说得伤感动情，以表示自己的忠心和孝心。这一招三式可真够厉害的。老八这一病，名声更响了，威望也更高了。

二阿哥胤初私传夹带被皇上严加谴责，众阿哥也因此陪着跪了半天受到训戒的事，八阿哥也早知道了。他暗自庆幸，多亏自己“病”了，躲过了这场是非。看来，这“病”来得是时候。出了乱子我就病，有了喜事病就好，安坐府邸，逍遥自在。你们争得头破血流，我坐收渔翁之利，多美呀！今儿个老八得到消息，说派老十四西征的诏书就要明发了。八阿哥病也好了，精神头儿也来了，他起了个早来到花园，一边悠闲地赏花，一边想着心事。在太子胤初第二次被废之后，他和老三、老四同时被晋升为亲王。可是，除非是见皇上，他很少穿那件明黄饰金的亲王袍服，而总是穿着便装。今天，他从头到脚，一身黑衣、黑帽、黑布鞋。这装束，衬着那粉白的面庞、悠闲的举止，更显得滞洒俊雅、风流调悦，也透着一副太平天子的雍容华贵。他十分自信。哼！无论你们怎么折腾怎么闹，我老八稳如泰山，岿然不动，这江山落不到别人手里！

就在这时，鄂伦岱来了。这个人，论辈分，是老八的表哥，论身份，却是八爷的旗奴。他原来是皇上跟前的侍卫领班，在那次皇上狩猎时，因为骄横跋扈，被革去侍卫，放到军队里当差。这几年，他被东调西差的，总没个安生地方。十四爷将要率军西征，老八看准机会递了个话，把他从奉天调回来，安排在十四爷帐下做一名副将。所以，他一回京城，就来拜见八爷了：

“八爷，奴才鄂伦岱给您请安了。”

老八连忙上前拦住：“哎呀，鄂兄，你回来了，这几年不见，把我想得好苦啊！快说说，在张玉祥的手下干得还不错吧？”

老八这是用的激将法，是买好呢，可是鄂伦岱哪知道啊！一听这话，他的牢骚就上来了：

“唉，八爷，别提了。您忘了他的事儿了吗？这张玉祥早先不过是皇上身边的御驾亲兵。那年皇上北巡碰上了老虎，他吓得抱头大哭，被皇上当场摘掉了花翎。后来，为了这支花翎，在皇上亲征葛尔丹时，他带着敢死队在乌兰布通血战一场，受了伤，也得了彩头，伤好后做了奉天将军。哼，要我去给他这个汉人做副将，他配吗？要不是八爷您总派人去瞧我，又送吃又送喝的，劝我杀杀性子，等待时机，我早和他闹翻了！”

鄂伦岱一个劲儿地倒苦水。八阿哥却不动声色地耐心听，直到鄂伦岱发作完了，才微微一笑说：“这些事儿我知道。咱们虽然名分上有别，可从小一块长大。在我心里从来没有什么主子、奴才的想法，这你是知道的。不管皇家规矩多严，你还是我的表哥嘛。所以，这次我才设法把你要回来，打算让你在十四爷手下干，你看如何呢？”

鄂伦岱一口就顶回来了：“我不去！干吗这常年在在外、东奔西跑、出生入死、血洒疆场的事儿都搁在我头上？要干，我还进宫当我的侍卫去。不就因为我训斥了张五哥那小子吗，他算什么东西？皇上至于为这点小事儿没完没了地作践我吗？我，我咽不下这口气！”

老八一听这话笑了：“哈哈哈哈哈，鄂伦岱呀鄂伦岱，你不够聪明，你说的是哪年的话呀？仔细瞧瞧，皇上的侍卫班子还是老模样吗？你在那里当一等侍卫的时候，张五哥只不过是个六等虾。可是，如今他和德楞泰、刘铁成一样都是一等侍卫了。你再补进去，大家肩膀一般高。他管不了你，你管不了他；皇上又待见他不得见你，这日子你受得了吗？再说，上边还压着一个武

丹。这个老棺材瓢子除了皇上之外，谁的账都不买，谁他都敢训，你能和他斗吗？相比之下，你跟着十四爷出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冲锋陷阵轮不上你，立功受奖你头一份。在外边，十四爷离不开你，在朝中，有我和九爷、十爷替你说话，要不了几年，就能混上个封疆大吏。老兄，你说说，是上哪儿最好呢？”

一席话，把鄂伦岱说得气消了：“那，那依八爷说，我就应下这差事儿？”

老八心中踏实了：“哎——这就对了。我告诉你，不止是应下。明儿个你就去见皇上，一是说说思念皇上的苦处，二是慷慨请缨，西征定边。往下，你就瞧好吧！不过，我还得交代你几句：十四爷年轻气浮，办事不稳当，你到了前方，一是要保护好十四爷，二是要替他管住军队。那里的弟兄，一大半是咱们正蓝旗的，只有你在那儿盯着我才能放心。明白吗？”

鄂伦岱心里一沉，哦，八爷这是把我放在十四爷那儿当钉子使呢。哎。你们哥俩不是好得穿一条裤还嫌肥吗，到了要紧的关头，为什么要这样提防呢？难道……他不敢往下想了。不管怎么说，他鄂伦岱是八爷的旗奴，不为八爷出力，难道胳膊肘能往外拐吗？想到这儿他说：“八爷，您放心，我心里明白。”

老八拍着他的肩头高兴地说：“对对对，这话说得对，我要的就是你‘心里明白’。”

就在这时，家丁前来通报说，十四爷和九爷、十爷都来了，在前边客厅里等着八爷呢。

几个阿哥正在前厅说话，见老八进来，都连忙起身见礼。老十开口就说：“八哥，前儿我来的时候，你躺在炕上还要死不活的，怎么说好就好了呢？嘿嘿，俗话说，女要俏，一身孝，男要俏，一身皂。八哥，你今儿可真精神啊！”

老十四也走上前来说：“八哥，这一向小弟穷忙活，只来看了你两三次，兄弟我着实惦记着您呢。眼看，让小弟出征的圣旨就要颁发了。圣旨一下，我再来走动就不方便了，今儿个特来瞧瞧八哥，也算辞行吧。”

十四爷说的是实情。凡是奉旨出京的皇子、大臣，在圣旨明发之前，想见谁见谁，想去哪儿去哪儿。可是，一旦圣旨颁布，就是皇命在身了，除了见皇上陛辞请训之外，是不能随便串门儿的。怎么，你领了皇命还不行，还要去请示某某人吗？嚯，这罪名谁也担不起！所以，八爷听了这话，宽容地一笑，拉着十四弟走到桌旁坐下说：“十四弟，你忙着，我病着，哪能让你再多操心呢？唉，有几个小人，天天盼着我死。可是阎王爷却怎么也不肯收我，这不，我又被从鬼门关撵回来了。哈哈哈哈……哎，十四弟，出征的诏书什么时候发？”

“哦，回八哥，皇上昨晚召见了，已经把话说明了，要我率军西征。这事儿关乎国体，皇上让礼部拟定细节，筹办授印、阅兵事宜。明天，皇阿玛让四哥替老人家告庙，告奉先殿，然后送我出天安门，就算礼成了。”

老九听他们说得热闹，也凑过来问：“哎，我说十四弟，皇阿玛打算给你个什么名号呢？”

“哦，听说是封我做大将军王。”

老九大呼小叫：“什么，什么？大将军王？嘿，父皇可真会出点子啊！如今，三哥、四哥和八哥都是亲王了。十四弟你这几年里把兵部整治得这么规矩，如今又代父皇统军出征，封个亲王不是顺理成章的吗？而且亲王统领三军，那威风气势也不同一般哪！好嘛，只封个大将军王，这算哪一等，哪一级呢？亏父皇想得出来。”

老十也来凑趣：“九哥说得对。十四弟哪一点不如那个书呆子三哥，又哪一点不如那个刻薄鬼四哥。他们都能当亲王，为什么只封十四弟一个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的大将军王？咳，算了，不说这话了。十四弟，皇阿玛昨天召见你，肯定是面授机宜了。能不能给兄弟们透个风，这次西征阿拉布坦，老人家有什么高招啊？”

老十四有点为难了。这次被皇阿玛委以重任，他老十四还是心存感激的。阿哥中谁受到过如此信任呢？在朝局动荡不安的时刻，皇上把几十万大军交给他老十四，把西部边境安宁的大事交给他老十四，说不定，是老人家心中已经有了想法，要试试他老十四的忠心，试试他的才干，将

来把江山也交给他呢！现在不封他做亲王，或许是怕他冒尖了会招人妒忌，所以对这一点，他没有牢骚。眼下十哥突然问起父皇内定的讨贼方略，他不能不犹豫了。哪有大将尚未出征就把战略方针泄露出去的道理呢？可是，在这几个铁哥儿们面前，他要是不说，似乎又有点见外。所以沉吟了一下，谨慎地说：

“按理，按规矩，我不该说。其实，说了也没什么。皇上定了三步棋：一是要我在西宁阅兵、盛陈天兵军威。二嘛，率军进入西藏，赶走阿拉布坦。第三步是命令他称臣进贡。”

老十不屑地一笑：“喊！这算什么高招呀？父皇真是的，这打仗能像麦地里撵兔子一样，站在那里吆喝两声，吓跑算完吗？”

老八从十四弟那欲言又止的神色中，从他那似明若暗的谈话中，早已敏感地觉察到，这位十四弟与以往不同了，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了。不行，我得拿话镇住你。你小看老三、老四可以，但你能小瞧了我这个八哥！想到这儿，他沉着冷静地开口了：

“十弟，你的话不对。我以为父皇定的方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老人家要的不是什么杀敌几万、尸横遍野，他要的是安邦定边。当年葛尔丹作乱，父皇三次亲征都没有赶尽杀绝。我们几个皇子无论谁去带兵，能比父皇干得更好吗？再说，葛尔丹是有野心的，他想的是吞并蒙古、西藏、青海，重建成吉思汗的大业。而阿拉布坦只不过是跳梁小丑，想的也不过是扩大地盘而已。在西域打仗和东边不同。东边是大海，打到海边就算到头了。西域疆域辽阔，你撵得紧了，他到处乱窜，甚至会跑到罗刹国去；等你收兵了，他又杀回来了。所以，‘盛陈兵威，招抚为上’这八个字，就是我对皇阿玛进军方略的解释。十四弟，你要记住八哥的话，你少年气盛，且不可以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打了胜仗就穷追猛打。尤其注意，宁可不打，也不能打败仗，万一有个闪失，八哥我就爱莫能助了。”

这番话，简直把老十四说呆了。好八哥，真有你的！父皇昨天向我说的也是这番话呀，你怎么和父皇的见识一模一样呢？嗯，八哥果然是高我一筹，也难怪他一心一意要争皇位。如今，我虽然也有了此心，但论心机谋算，论实力威望，都比不上八哥。别看手握重兵，可是却远征千里之外，对八哥我不能不依赖，更不能得罪呀，想到这儿，他诚恳地说：

“八哥教诲，小弟铭刻在心。父皇也是这样的意思。近来我常想，老人家从第二次废掉胤初以后，心思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临别之前，小弟有几句话要放胆讲给几位哥哥。据我看，皇位的继承人，父皇仍然是属意八哥的。”

老九、老十一齐发问：“十四弟，你说明白点。”

“好。胤初倒台之后，封了三位亲王。大哥被囚禁不必说了。三哥、四哥晋封亲王。中间隔了老五、老六、老七三个人，把八哥也封为亲王，这是为什么？此其一。十三哥胤祥的文韬武略不比我老十四差，可是，为了一点小错就被拿问，而且一圈就是七年！相比之下，父皇表面上恨八哥，训斥八哥，有时恨不得一个窝心脚把八哥踢死，可是这一脚却偏偏不踢。父皇对八哥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把八哥封了亲王不说，病了还派太医、赏药物，这又是为什么呢？此其二。还有第三，老人家明知我是八哥的人，又明知我总是故意气他，却先让我掌管兵部和河运，熟悉带兵和筹粮、筹饷的事务，然后又让我率兵出征，也让人费解，所以我想，是不是我们压根儿就错看了皇上，皇上对八哥是不是明压暗保呢？”

老十四这话说得诚挚无私又句句在理。老九、老十听了心里服气。他们暗自盘算着，八哥不放心十四弟，是不是过于小心了。十四弟不错嘛。老八呢，此刻却不这么想：好哇十四弟，你把球踢过来了，是真心呢还是试探呢？哼，我老八上当回数多了，宁可信其奸，不能信其忠。我呀，照样给你踢回去：

“十四弟你不要这样说，八哥我听着这话心里就难受。当初张德明说的什么紫气、白气的，早就烟消云散了。这几年，我身子一直不好，没了早先的锐气。今天在场的除了鄂伦岱我这位表兄之外，只有你和九弟、十弟。我们哥四个知心换命，外边叫我们是‘阿哥党’。多一个人、换

一个地方我什么都不会说。可是，今天我要说，这帝王之份，非你十四弟莫属！”老八说完站起身来，朝着老十四就是深深的一揖。

四十九 浩荡荡胤禔题上前线 忙乱乱四爷镇后方

四十九 浩荡荡胤禔题上前线 忙乱乱四爷镇后方

十四阿哥胤禔题就要率兵出征了，趁着皇上的圣旨还没有明发，老十四来到八爷府，向几位哥哥辞行。他们的谈话，当然离不开“皇位继承人”这个众目所矚的大事。老十四分析了皇上对八阿哥的态度，说江山非八哥莫属，而老八却说，只有老十四才有这个福分。一边说，一边就是深深一躬。其实，这哥俩是各有各的打算，也各有各的心机，他们都在做戏呢。

老十四故作吃惊地说：“八哥，你，你这是什么意思。论人品、论学问、论见识、论度量，我老十四哪一点比得上你。我从小就爱武艺、傻大胆，梦想着做个将军，驰骋沙场。现在当了大将军王，兄弟夙愿已偿，别无他求。此一去但愿立功于万里之外，马革裹尸，不负父皇和八哥的重托，也就死而无憾了。帝王之事，我老十四从来没想过。再说，即令父皇真的要选我继承江山，又岂肯把我放到那不毛之地，血战疆场，去担这分风险，受这个磨难呢？”

这哥俩推来让去的，可把老十急坏了：“哎，我说二位，八字没一撇呢，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叫我说，还是咱们原来订下来的誓约，不管咱们中间谁当了皇帝，都是大伙儿的福。为君者守君道，为臣者守臣道，谁也不挤对谁，不就完了吗？”

老九却多看了一层：“不不不，十弟说的是情不是理。依我看，阿哥之中争夺皇位的劲头这么大，皇阿玛的心中是害怕的。这几年，他调武丹，调侍卫，调换将军，调换守卫京师的军兵，为的是什么？老人家年迈体弱、心力不济了；他只求平平安安地寿终正寝。这事儿搁在我身上，我也会想：让一个信得过的皇子手握重兵，万一发生不测，一道诏书发出，几十万大军顷刻而至，谁敢不服？所以，无论是八哥有份，十四弟有份，对咱们都没坏处。十四弟，你手中的兵权要紧得很哪！”

老十四听出话音了。众阿哥也都心照不宣了。房子里静得可怕。就在这时，何柱儿进来禀报说：礼部尚书尤明堂大人，在十四爷府里坐等，要十四爷去南苑演礼呢。鄂伦岱将军也要立刻前去。

老十四不敢怠慢，站起身来说：“众位兄长，小弟就此告辞了。此一去山高路远，相会无期。京城中风云变幻，祸福不定，请众位哥哥多多保重。若是有什么大的变化，或者父皇龙体不测，请哥哥们不要忘记给我老十四送个信。”老十四说着，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老八连忙起身，说了声：“拿酒来！老九、老十，来，咱们共饮此杯，为十四弟壮行。祝你旗开得胜，凯旋而归！何柱儿，你到后边库房里，叫人找出那件皇上御赐给我的金线牛皮软甲来，亲自骑快马送到十四爷府上去。

“扎！”

国家升平二十多年，又要有大的战事了。率军出征的又是皇子、大将军王，这礼仪是不能马虎的。

今天，是皇上钦命出征的日子。一大早，京城里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全都来到天安门前，按等级整整齐齐地列队，雁翅般地排在金水桥东西两侧。大将军王十四爷胤禔题的中军卫队，是一支三千人马的铁甲劲旅。他们排成方队，站在中间，精神抖擞，杀气腾腾。已时正牌，天安门

豁然洞开。总管太监李德全手捧着黄绉包裹的诏旨，在几十名太监的簇拥下，款款走出天安门。“啪、啪、啪”静鞭三声，全场立刻鸦雀无声。接着，乐声响起，礼炮轰鸣。几百名太监，擎着明黄龙旗。京城御林军统领隆科多，指挥着仪仗，举着金瓜、锁斧、金镫、银枪、簇拥着身穿金甲、威风凛凛的大将军胤禔，骑着高头大马走出城来。胤禔身后的马上，坐着副将鄂伦岱。他右手怀抱大令旗，左手高举着一颗金光灿灿、四寸见方的大将军王的印玺。他们出了天安门，翻身下马，肃立一旁。此时，鼓乐高奏，颂歌扬起。吟唱声中，康熙皇帝的銮驾出来了。三十六名太监推着车驾，銮舆上的明黄缨络，车驾上的黄金镶板，映着红日，璀璨夺目，光彩照人。车驾四周，是十二面明黄龙旗。在一阵山呼海啸般的“万岁、万万岁”声中，康熙缓缓地走下銮舆，向众人挥手致意。

胤禔从班部中闪身出来，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流着激动的泪水颤声说道：“请皇阿玛留步。再远送，非孩儿和臣子所能承受。儿臣胤禔就此拜辞。儿臣当谨遵父皇训示，努力杀敌。请父皇安枕高卧，静候佳音。”

康熙的心中也是十分激动。这样的场面，几十年没经过了。往事如烟，历历在目，一阵风吹了过来，撩起了他那花白辫子。唉，朕老了，要由儿子们去冲锋陷阵了，但愿胤禔此去，不负朕望。他走上前去，虚扶了一下胤禔，沉稳地说：

“起来吧。该说的话，朕全告诉你了，你要好自为之。军情大事，要飞马报朕知道。不要挂念朕，只要前方得手，朕总是高兴的。你，出发吧。”

胤禔磕头领命，从鄂伦岱手中接过令旗，望空一挥。立时，号炮震天，军歌高唱，三千铁甲军士翻身上马，举起了明晃晃的战刀，在胤禔的统率下，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十万大军西出阳关，这可不是件小事情，京师各部衙门立刻忙乱了起来。这些年，不兴兵，不打仗，太平加粉饰，哪还有战备可言呢？兵马一动，所有的弊端立刻显了出来。十四爷胤禵的大军刚到西安，就飞马传来了十万火急的文书。说西域已经是严霜遍地，水结薄冰，要户部即刻发十万冬衣，以供将士御寒。胤禵接到军报，不敢怠慢，带着人到户部库房里一查，军衣倒是不少，可放的年头多了，拿出来，太阳一晒，风一吹，全部成了碎片。胤禵吃惊之余，马上想到了兵器，又飞马到兵部武器库，情形也是一样，刀枪剑戟，样样俱全，有的因为涂了油，还闪闪发光呢。可是，那枪把、刀把却早已朽烂了。弓啊、箭啊什么的，更是一撅就断。这就够让人着急了，还有更难办的事儿呢。胤禔在前方又发回了六百里加急军报，说甘陕总督调给大军的粮食，全是霉烂变质的，草料也不够使用。此等玩忽职守，怠慢军情之官员，岂能放纵不管？所以，十四爷断然决定，将甘陕总督革去顶戴，请朝廷明降诏谕，锁拿问罪，并速派得力能员，以确保后方。银子的事儿、更让四爷头疼。户部账上是不少，可那是空的，全让人借光了。现在，不但前方的需要供给不上，连答应发给军士家属的安家费用也没地方出。老十四的军情奏报上写得慷慨激昂：

请四爷转奏皇上，将士远征，浴血疆场，生死只在呼吸之间。其妻子老小，倚门而望。但，家无继炊之米，人少御寒之衣。如此，则前方将士，怎能安心杀敌，为国效命？！

十四爷统兵西征之后的一个多月里，发生的这一连串事情，可把老四胤禵累坏了，也难为死了。但是，他咬紧牙关，再难，再累，也得办好这件差。军情大事，没有哪一件不是十万火急的。来一件，要办一件，绝不能延误。军粮，下令从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急调入陕，以供军用；军衣，让顺天府百姓一齐动手，赶制出来，发往前线；兵器，也日夜赶造、修复。几个有关衙门里的官吏们，见四爷不但雷厉风行地办事。而且忙得顾不上回家，顾不上睡觉，甚至顾不上吃顿安生饭，个个又心疼，又畏惧。从前那种推推诿诿、疲软拖沓的衙门作风一扫而光，办事效率空前提高，总算是堵住了几个大窟窿，现在急需的，是军前立等要用的一百多万两饷银，和安顿家属的几十万两银子。四爷把几个部的尚书们叫到上书房来，商议对策。

其实，来的人心里都清楚。当初，如果按四爷、十三爷的办法，把户部的欠款一清到底，今

天何至于捉襟见肘呢？可是，如今说什么都晚了。马齐沉吟着说：

“四爷，这一阵把您累坏了。看您忙得连剃头的功夫都没有，我们这些人心里都不安哪！说实话，国家有粮，也有银子，只是下面官吏疲沓，运不上去就是了。今早上，我接到广东的解银单子。他们上缴国库的一百二十万两银子，已经到了洛阳。依我看，发个文书，叫他们不必解往京城，就近运到前线去，这就解了十四爷的燃眉之急。”

四爷略一思忖说：“嗯，很好，去了一大头儿，咱们也轻松了。那安置家属的银子呢？”

：“嗯——这个，我倒真想不出办法来。不过，咱们是不是可以发个文告，明告诉随军家属，请他们体谅一下国家正在用兵、到处要钱的难处，先不要闹，到年底一定全部发放，决不拖欠。”

尤明堂接口说：“嗯，马中堂这话有理。前方是八旗子弟，后方是八旗父老，自己的儿孙自己疼。只要把话说清，而且保证年底清账，他们掂算一下就会明白。后方多吃点苦，前方就少流点血。我看，这些从军人员的家属就能想得通的。再说，到不了年底，魏东亭海关上的银子就到了。这不是空头支票，四爷您放心好了。”

施世纶更是成竹在胸：“四爷我有个见识，说出来请四爷斟酌。如今前方正在用兵，钱粮之事，至关重要。咱们老在这儿东挡一阵。西挡一阵地补窟窿不是常法儿。依我看，各省的钱粮库存都不少。干脆列个单子，给各省派个明数，要他们按月准时送往军前听用。违了限期。少了数目，一律按军法处置，这是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只是显得过于严厉。刻薄了点。”

四爷胤禔苦笑了一下说：“老施，这办法我也想过。说心里话，我老四早就落下刻薄寡恩的名声了。虱子多了不痒，再加上这一条，我也不在乎。可这是一件牵动全国的大事。不这样办，保证不了前方。十四弟率领军士，在冰天雪地里打仗，后方供应不上，那怎么行呢？可是，如果这样办，又不是我一个人说了能算的。这要请旨，要有父皇下旨才行。父皇年纪大了，我不忍心去惊动他老人家呀！”

在座的几位大臣，都是儒学名家，最看重的是“忠、孝”二字。他们听四爷在千难万难之中，还处处维护皇上，都是十分感动。尤明堂想了一会儿说：“四爷，您的至诚至孝之心令人钦佩。我还有一个办法不知能行吗？”

“哎，老尤，吞吞吐吐地干吗呀，说嘛！”

“是。四爷门下的年羹尧将军，已经调往西安。他的军中有钱、有粮、有兵器。十四爷军中急需的东西，从他那里先调剂一些，不就救了急嘛。年将军现在北京，四爷您只要说句话，他还不得乖乖地办。”

胤禔目光一跳：“什么，年羹尧回来了，我怎么不知道？”

施世纶说：“老尤说的是实情，年将军回北京已经四天了。他来过一次，正好四爷不在，以后再来。”

“哦，是这样。”胤禔心中一阵怒火上冒，他强自镇定着对在座的人说，“诸位，请先回去，我到畅春园见驾，把咱们议的事向皇上禀奏，看有什么旨意，咱们再商量着办吧。”

在去畅春园的路上，胤禔坐在大轿里一个劲儿地生闷气，前方打仗，后方支援，苦点累点，他都认了。可是，老八明明没病、没灾，老十四一拔腿，他就又告了病假。老九、老十他们也故意躲开不管。二十几个弟兄，合着就玩我一个，他们却坐享现成，瞪着眼睛看我的笑话。这且不说，朝中又总是流言不断，说十四阿哥一带兵，阿哥党又要得势了。那些眼光短浅的人，急着去巴结老八他们。现在可好，连年羹尧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回来四天，竟敢不来见我，简直是要反了！还有那个戴铎，前些天来了信，请求调到台湾去。说是万一朝中有变，给我留条后路。哼，我要的什么后路，难道他想让我躲到台湾去吗？真是小人见识。不过，把这一大堆事连在一起看，不能不令人担忧，也不得不防着老八他们一手啊。

外边轿夫们一声吆喝：“四爷，畅春园到了！”把胤禔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他起身下轿，一

眼就瞧见年羹尧从园子里走出来，可能是见过皇上了。胤禛心中有气，故意装做没看见，对站在门口的侍卫张五哥说：

“哟，五哥，这么大冷的天，难为你站在风口上。来人——去把我轿子里那件披风拿来给张军门披上。哦，还有那个铜手炉也拿来。瞧五哥你冻得两手冰凉，让人心疼。”

张五哥连忙打了个千，笑着说：“奴才谢四爷赏赐。不过，您要是给奴才这么一扮，奴才可就不像个侍卫了。”

胤禛歪着头想了想，也笑了：“哦，对对对，哪有侍卫抱个大手炉站岗的呢，那好吧，手炉就不给你了。披上这件披风，略挡一下寒气吧。”

四爷看见了年羹尧，那年羹尧也早看见了四爷，他见四爷不理他，只顾和张五哥亲亲热热地说话，知道四爷生他的气了，只好候在一旁，心神不安地等着，这会儿，他见有了空儿，连忙抢步上前跪了下去：

“奴才年羹尧，请四爷金安。”

胤禛斜着眼瞧了一下跪着的年羹尧说：“哟，这不是年军门吗？快起来，起来，我可受不起你的大礼呀！”

“四爷，您别生气，容奴才禀报。奴才回京，今儿是第五天了。主子忙，一直不在府里，衙门里也找不着。所以没能给主子请安……”

胤禛一阵冷笑打断了年羹尧的话：“嘿嘿嘿嘿，难为你了，还有这份诚心。告诉你，爷还得几天忙呢，暂时没功夫和你说话。你先到别的阿哥那里去请安问候吧。我府里你也不必去，那里地方窄，容不下你这位封疆大吏。再说你带着亲兵护卫，人吃马嚼的，我也养不起。”胤禛发作完了，一甩袍袖，拉着张五哥进园子了。把个二品大员的年羹尧傻呆呆地撂在门外，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

胤禛来到澹宁居的时候，正碰上张廷玉送方苞出来，胤禛知道，这位方老先生早就不在书房了，可是还经常在皇上身边走动，可能在办着一件十分机密的事。他不敢问，更不敢对方苞有一点不恭敬，连忙停下脚步说：“方老先生，您近来可好？”

方苞连忙拱手说：“哟，是四爷呀！老夫托皇上的福，还算过得去。四爷，您可是瘦多了，得注意保重啊！”

两人在这正说话呢，屋里的康熙已经听见了，吩咐一声：“外边是老四吗？快进来，大冷的天，站在外头说什么呢？”

老四心中一阵激动，连忙抢步进殿，规规矩矩地磕头行礼：“儿臣胤禛，请皇阿玛金安。”

五十 嘉忠心胤禛沐皇恩 思近忧谋士有远虑

五十 嘉忠心胤禛沐皇恩 思近忧谋士有远虑

四王爷胤禛到畅春园澹宁居见驾，叩安行礼之后奏道：“父皇，这几天外边的杂事太多，儿臣着实惦记着皇阿玛。今日进园子来请安。如果阿玛精神好，有几件小事回奏一下，请旨处理。”

康熙在大热炕上半躺半坐，听了这话笑了笑说：“朕精神还好。你把外边的大衣服脱了，来炕头上坐了说话，免得待会儿出去着了凉。廷玉呀，你也过来坐下吧。”

胤禛脱了外衣，坐在康熙身边，将这几天的军情、吏治以及筹粮、筹饷等等事情一一奏禀，

康熙眯着双眼，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等老四说完了，康熙突然问：“哎，老四，那年在承德猎狼时，朕见到的那个小孙子，现在可好吗？”

胤禛连忙回答：“回皇阿玛，皇孙弘历一直在家读书，还算听话。”

“哦。朕挺喜欢他，想叫他进园子来读书，也和朕做个伴儿。朕现在忘性大了，想起什么说什么。明天，你把他领进来吧。”

胤禛不由得心中一阵狂喜，连忙离座叩头：“弘历能随皇祖父读书，是他天大的造化。儿臣敬谢皇阿玛天恩。”

康熙把话转入正题：“哦，起来吧。你刚才说的军务上的事儿，朕全知道，有的，也替你料理了。朕已发出诏旨，从四川调了五十万石粮食到前线。刚才年羹尧来见朕，朕也让他陕西及时供应军中所需。老四啊，要不是朕帮你一手，老十四早把你告了。哈哈哈哈哈……”

老四听了，热泪盈眶。他万万没想到，老人家这些日子不但没歇着，而且处处料在机先，暗中在扶植自己。他激动地说：“皇阿玛，儿臣感激阿玛的体恤。”

康熙深情地说：“哎，说这些干什么呢？都是为了国家社稷嘛。你有难处，不肯让朕知道，朕一旦知道了，又怎能不帮你呢？眼下，兵士家属的安家银子还没有着落。朕想好了，明年，是朕即位的六十周年。大内准备下了七十万两银子，说要好好地庆祝一下。朕的意思，把这笔钱拿出来，发给从军人员的家属。他们的子弟在前方流血拼命，咱们不能小气，一定要让他们过个好年。”

胤禛一听这话，连忙起身跪下了：“父皇，这大内的银子万万不能动，一两一钱也不能动！父皇登极六十大庆，是千古没有的大事，岂可草率。至于兵士家属们的安家费，不过四十来万两，儿臣有办法。”

康熙奇怪地看了老四一眼问：“哦，你有办法？说说看。”

胤禛吞吞吐吐地说：“这，这，儿臣可以向在京的皇亲阿哥们募捐。儿臣自己先出十万。”

康熙放声大笑：“哈……老四啊，你的忠心、孝心，朕都明白。银子都是朝廷的，不分内外。连这江山也全是咱们爱新觉罗家的。只要天下大治，朕这六十周年庆典不过也是高兴的。”

在一旁的张廷玉听到这里忍不住开言了：“皇上为国为民的一片苦心，四阿哥忠君孝父的一番至诚，臣听了感佩万分。但，四爷的话还是对的。有一层意思四爷不好说，臣却不能不说。如果动用了皇上六十大典的银子，知道内情的，说是皇恩浩荡；不知内情的，就会传出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谣言，岂不辜负了皇上的本意。依奴才看，让皇亲国戚募捐，倒是个好主意。一来，可以表示天家骨肉，同仇敌忾，二来，也让大家知道，国和家本为一体，应当荣辱与共的道理。请皇上圣裁。”

康熙想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廷玉呀，你说得好，是老诚谋国之言。不过朕担心，这么一来，老四又要挨骂了，他难哪！”

老四一听这话，不由得热泪盈眶：“父皇这样体谅儿臣，儿臣万死不能报答。儿臣已经落了个寡恩的名声，但儿臣一心为国，从不后悔。今日，有皇阿玛这句话，儿臣心里就更踏实了。骂，就由他们骂吧。日久见人心，儿臣相信，总有一天，兄弟们会明白的。”

康熙宽心了：“好好好，说得好，朕没有错看你。起来吧，老跪着太累。朕带了一辈子的兵，什么事儿不知道呢。打仗，明着看是在前方争斗，其实打的是后方。当初朕派老十四出征，让你来管后方粮饷时，还怕你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觉得在前方打了胜仗可以立功受赏，在后方累死累活没人看见。现在看来，你竟办得如此卖力，有气量，识大体，不管多难，都咬着牙挺着，轻易不肯来劳乏朕，这点孝心不易呀！人无刚骨，不能自立，朕取你的，也就是这份刚毅之气。好好干吧，一切由朕为你做主。你下去吧。廷玉，你替朕送送四阿哥。”

四阿哥叩头拜辞，随着张廷玉退了出来。他不敢让张廷玉远送，到了月洞门就停下了：“请张大人留步，并请代胤禛叩谢父皇。”

张廷玉回去了。胤禔浑身上下像酥了一样，那个美呀，就别提了。皇子请见父皇，议事请旨，完了，父皇让大臣代送，这是大清开国以来，谁都没有摊上过的特殊荣耀啊！邬先生啊邬先生，你这瘸子可真神了。你怎么把皇上的心思揣摩得这么透呢？这次办差比哪次都累，也比哪次都难。可是，受到皇上如此表彰，如此体恤，连儿子弘历都跟着沾了光，被皇上收到身边。有了这结果，再苦再累，值了！

胤禔一回到府里，马上把邬思明、性音、文觉叫到后花园书房，把今天见到皇上的情形详细地说了一遍。邬思明却没有胤禔那种兴奋的心情。他沉思了好长时间才突然问道：

“四爷，据你近来见到皇上的情形，皇上的身子骨到底如何，每顿饭能吃多少，走路方便吗，起坐要人搀扶吗？”

胤禔听他问得奇怪，可又素知邬思明思谋深远，便一边想一边答道：“嗯——要说嘛，皇上是明显地见老了，进膳似乎不香，食量也小了点。从去年秋天以来，行动要有人搀扶。每天只能有一两个时辰和大臣们议事，再长了，就有点手颤、头摇。不过，老人家十分注意仪容，平常半躺半坐，接见大臣时却一定要正襟危坐，端庄严肃，实在坐不住了，就在殿里来回走动。所以表面上看，老人家精神还是好的。”

邬思明又问一句：“哦——学生斗胆请问四爷，宫中有炼丹、烧汞这一类的事吗？”

胤禔斩钉截铁地回答：“绝无此事！父皇一生最厌恶的就是这事儿。当年父皇第一次南巡时，江南总督葛礼献了个什么长生不老的秘方，被皇上传旨申斥，痛骂他无耻。前年，明珠的儿子揆叙，又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个可以使头发胡须变黑的药献给皇上。皇上说：‘白须天子，皓首皇帝，乃千古美谈，何必要染黑呢？’让揆叙招了个没趣。”

邬思明沉思着点了点头：“嗯，皇上不愧为圣明之君。他参透了生死大道，不是学穷古今的人，做不到这一点。好，现在咱们说正题。不知四爷注意到没有，最近，九阿哥和十阿哥非常活跃。他们两家终日门庭若市，车马不断。从京官到外官，从封疆大吏到县令、县丞，只要求见，他们都一律接待，热情抚慰。这是明摆着的事儿，不言而喻，他们是在扩大党羽，收买人心。但惟其明目张胆，反而不值得担心。最可怕的还是八爷。他的棋步，越走越慢，也越下越稳。别看他常常装病，其实，他一时一刻都没闲着，尤其是近来，更在加紧窥探阿哥们的动静。十四阿哥如今带了兵，按说，是阿哥党的权势大了。可是八阿哥并没有放过十四爷，他把鄂伦岱安插在十四爷身边，意在监督十四爷的行动。他又冒着风险拉年羹尧，想让年羹尧在关键时刻阻止十四爷回兵京师。这步棋阴险得很哪！还有，四爷您去探视十三爷，您安排张五哥去看望十三爷，和您救出郑春华的事儿，八爷全知道，那天晚上，您和性音被跟踪堵截的事儿就是明证。可是，他手里抓住您的把柄，却引而不发，这就反常了。万事反常即为妖。四爷，您不能不防啊！”

四爷在思索着，文觉和尚倒开口问道：“邬先生，八爷按兵不动的真意是……”

“哦，很简单，他在等着皇上的‘那一天’。假如皇上撒手西去，八阿哥外有十四爷的十万大兵，内有隆科多这位九门提督，只要登高一呼，谁能奈何得了他？不过，他明知年羹尧是四爷的人，论关系，是四爷的内兄，论身份，是四爷的家奴。四爷一手提拔他做到巡抚，可以说是恩比天高了。可是，八阿哥竟然还在年羹尧身上下功夫，这不能不说是戏中有戏呀！”

性音和尚糊涂了：“邬先生，八阿哥和十四阿哥不是一体的吗？他为什么对十四爷也防着一手呢？”

邬思明“扑哧”一笑：“好，问得好。看来，你这酒肉和尚也该开窍了。八阿哥眼下不能痛下决心的事儿只有一件，他揣摩不出圣上的真意，不能不对谁都防一手。一体归一体，别看平日拉得那么近乎，可是皇上只能一个人当。慢了一步，君臣的名分就定了，你有天大的能耐也玩不转了。真到了皇上归天之时，如果十四爷甘心为臣，拥戴八爷，那么，八爷就让他率兵勤王，杀回京师；假如十四爷不服，也在做皇帝梦，那更好办。用隆科多的兵把九门一封，一道旨意传下去，命令十四爷只身入京见驾。西安有年羹尧的大军挡道，北京有隆科多的兵丁把守，加上十四

爷身边还有个八爷的死党鄂伦岱，军士的家属又都在朝廷的掌握之中，十四爷就是闯过了年羹尧那道关，到了兵临城下之时，手中大兵也成了乌合之众了。他不乖乖地俯首称臣才怪呢！”

邬思明这一通侃侃而谈，把老八的计谋分析得如此透彻，胤禛听了，心中不免感到沉重。他问道：“邬先生，依你刚才所说，老八简直是左右逢源，胜券在握了。那我就剩下束手待毙这一条路了吗？”

邬思明狡黠地一笑：“哈哈……四爷，您不是说，当皇帝很苦，不愿意干吗？”

“哦？！”四爷一愣，“这，这，唉！这都是从前的想法，我不能任人作践啊！”

“是啊，这才说到正点上了呢。四爷，我邬瘸子，还有性音、文觉，连同朝内的一些正直无私的官员们，都巴不得四爷下这个决心呢！”

四爷心中不踏实：“可是，可是邬先生刚才所说……”

邬思明坦然一笑：“哎——那不过是一面之理，还有另一面呢。说到底，谁来接这个皇位，毕竟不是八爷能做主的，是要看皇上的遗诏的。眼前，能争这皇位的，只有四爷、八爷和十四爷。八爷替您看住了十四爷，您这儿不是少了个对手、少了层外患吗？至于内忧，在京城八爷唯一能控制的是隆科多。隆科多在要命的时候，听不听八爷的调遣还在两可呢。即使听命于八爷，京城驻军，皇宫侍卫都能听他的吗？再说，咱们还有一位困在老虎笼子里的十三爷呢。到时候，您四爷拿到继位诏书，放出十三爷来，猛虎归山，谁敢不听号令？”

胤禛终于被他说服了。眼下，父皇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看来，这兄弟残杀，争夺皇权的争斗，已经迫在眉睫了。他感到兴奋，也有点胆怯，更不知先从什么事做起才好，便又问：

“邬先生，依你高见，胤禛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呢？”

邬思明脱口而出：“剪除内奸，杜绝隐患。尤其是郑春华住在府里，杀了她，您不忍；留着她是大祸害。学生料定，在四爷的奴婢之中必有暗通八爷的人。不然的话，上边说的那些事决不会发生。这件事要和拉年羹尧回来的事一块儿做，而且越快越好。”

胤禛的眼中闪出一丝凶光：“好，邬先生，胤禛心里明白，你听信吧。”说完，大踏步出门，走进了漫天风雪之中。

出了花园，来到二门近旁，胤禛突然看见一个人正站在那里，浑身成了雪人儿，冻得哆哆嗦嗦。他走近一看，原来是在外书房侍候的奴才蔡英，忙问：“嗯，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蔡英猛一抬头，见是四爷，也来不及请安，忙说：“爷，您可回来了。奴才有十万火急的事儿要回爷呢。咱府上出了内奸了！我想找爷，可爷在花园里，奴才不敢进去，所以只好在这里等着。”

四爷一惊：“啊，有这等事。走，到书房去说。”

“不不不，年军门在书房里呢。进去，奴才也不敢回。”

四爷问：“年羹尧来了？他说什么？”

“回四爷，年军门说，今晚哪怕一夜不睡呢，也得见见主子，说主子对他有点误会。”

四爷冷冷一笑：“误会？好，咱们先见见这位军门老爷。你的事儿，待会儿再说。”

年羹尧在畅春园门口被四爷发作了一顿，心中又愧又怕，离开畅春园，就直奔四爷府而来，在这里足足等了四个时辰了。别看在疆场上他是出了名的“屠夫”，杀人从来不眨眼，可是却偏偏怕这位四爷。怕四爷那一身凛然正气，怕四爷那一双能洞穿心腑的眼睛。这四个时辰里，他不敢去内院求见妹子，更不敢去花园找文觉等人闲聊，只是在这小书房里走来走去，焦急不安地等待着。

好了，四爷终于回来了。他连忙快步上前磕头请安。可是，四爷根本不理这茬儿，让蔡英打了一盆热水来，径自坐下来烫脚，一边搓着脚，一边漫不经心地问：“见着八爷了。”

年羹尧赶紧回话：“回四爷，奴才没去见八爷。是在兵部门口，偶然碰上了九爷。他硬拉我去他府上坐了一会儿。别的，奴才都没见。”

“哼，你爱去见谁，只管去见，四爷我不会怪你的。八爷也好，九爷、十爷也好，不都是我的亲兄弟吗？还有十四爷，我们一母同胞，更是亲近，见见又有什么关系呢？”

年羹尧跟四爷年头多了，他深知这位主子的脾气就像是一挂帘子，说收就收，说放就放。他不敢多说话，只是答应着：“是，是。奴才知道，主子是最宽宏大量的。”

胤禩厉声打断了他：“不对！你正好说反了。我是出了名的刻薄寡恩的冷面王爷。这一点，没法和八爷相比，他才是宽宏大量呢。不过，话说回来，对你，和对别人不一样。在平常百姓家，你是我的内兄、大舅子，我得敬你。可按皇家规矩，你却是我旗下的奴才，我得管教你。所以今天我才在张五哥面前羞辱你。你明白吗？”

“四爷，奴才明白。”

“你不明白！如果你心里明白，回京之后第一是见皇上，第二就该来见我。这是规矩，是不能更改的规矩！你懂吗？”

五十一 郑春华知命殉情死 高福儿叛主雪中亡

五十一 郑春华知命殉情死 高福儿叛主雪中亡

年羹尧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在四王爷府里整整等了四个时辰，总算见到四爷了。年羹尧知道，四爷正生着他的气呢。其实，也不怪四爷吃味儿。论辈份，年羹尧是四爷的大舅子，论身份，他又是四爷的奴才。那么，照满族的规矩，年羹尧回到京城，第一要见皇上，第二就要来叩见四爷这位主子。可是，这次年羹尧回京五天了，还不来见，四爷能不生气吗？年羹尧见四爷发作他，连忙赔笑说：

“四爷，您别生气。不是奴才不来见您，实在是您这几天太忙，我见不着……”

四爷怒声打断了他：“胡说！今儿我就不忙了吗？你怎么见着了呢？你知道，四爷我是信佛的，可是我并没有去当和尚。佛在哪里？佛在心里装着呢！”

年羹尧连忙附和：“是是是，主子教训得是。奴才这会儿才明白，不在先去看谁，要紧的是心里装着谁。奴才这会儿也没法表明心迹了。十四爷就在外边带兵，奴才忠于谁，听谁的，会让主子放心的。”

四爷可不吃这套奉承：“嗨！越说越奇了。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在装蒜？我告诉你，你是我四爷门下出去的最大的官。你的本分，不是为我做事，而是要为皇上尽忠。你以为我在防着十四爷，想争什么太子、皇位吗？你有这想法，就证明你的心地不纯。”

年羹尧不是小孩子了，他已经是二品的封疆大吏了，他能听不出话音吗，他能不知道胤禩说“不争皇位”的话并非完全真实吗？可是他又怎敢顶嘴呢。连忙说：“主子教训得很是，奴才不敢胡想。”

哪知，话一出口，又碰上了四爷的钉子：“什么，不敢胡想？你已经这样想了，这样做了嘛。前些时你来信中说：‘今日之忠于四爷，犹如明日之忠于皇上。’年羹尧，这话是什么意思，它的分量你掂算过吗？如果我把这封信交出去，你就有祸灭九族之罪，你懂吗？”

年羹尧冷汗都吓出来了：“主子饶命，奴才那天昏了头，胡说一通……”

四爷厉言厉色地说：“少废话！大丈夫立世，要敢做敢当。年羹尧，我今儿把话给你说清楚。你与我，既有主子、奴才的一层关系，又有大舅子、妹夫的一层关系。不管你投靠谁，也不管你往哪边站，你和我我是分不开的，我不会把你当外人，可是别人谁也不会信你，用你。你只有

老老实实地待在我的旗下，才有出路，有前途。这道理，至浅至明，用不着多说。你怎么做，全看你自己的了！”

年羹尧正要回话，蔡英却神色慌忙地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四爷，不好了！小佛堂的那位郑……啊，郑大奶奶上吊死了！”

胤禩“忽”地一下站起身来说：“走，年羹尧，你跟我一块去看看。”

年羹尧跟着胤禩出了书房，这才发现，雪下得更大了，平地已经积雪盈尺。他在胤禩后边走着，心里一直在掂算：唉，这顿训挨得莫名其妙。此次回京，听了不少谣言。传得最多的是，皇上已经内定八阿哥继承皇位了。那天又正碰上九爷，硬拉着去九爷府上坐了一会儿，无非是东拉西扯地说了些闲话。年羹尧是四爷的大舅子，就是有机密的话，九爷也不敢说给他听啊！好嘛，四爷可吃醋了。不过，经一事，长一智。年羹尧心里清楚，四爷刚才的训斥，也全是正理。他年羹尧和四爷是掰不开分不开的。投靠谁都白搭，除了效忠四爷，别无出路。这会儿，主子发作完了，他的气消了，我的心也该放下来了。郑春华住在四爷府里的事儿，年羹尧早有耳闻。他知道，这是担着天大责任的事啊。可是，四爷没有背着，听说郑春华上吊，不是叫自己也跟着进来了吗？咳，到底是老主子，老奴才，再加上是内亲，发作完了，还照样受宠，受信任。年羹尧正在胡思乱想，不觉已经来到花园小佛堂了。这地方，是胤禩专门给郑春华预备的。管家高福儿正在门口站着，见四爷他们过来连忙上前说：“四爷，年军门，请到里边吧。”

胤禩冷冷地瞟了一眼高福儿说：“在家里，没有什么年军门。他和你们一样，都是爷的奴才。”年羹尧听了没有生气，却向高福儿扮了一个鬼脸，悄悄地笑了。他知道，冲这句话，四爷原谅他了。

胤禩阴沉着脸，来到郑春华住的房间里。尸体已经放到了灵床上，脸上盖着一张麻纸。胤禩掀开看了一下，又盖上了。他走到外间，挨个儿问在这里侍候的几个丫头，郑大奶奶为什么要上吊。可是，几个女孩子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四爷又把文七十四叫来。文七十四说，后晌，他去替郑大奶奶买画画用的宣纸，回来后，郑大奶奶问他，见没见着十三爷。我说，十三爷还圈禁着呢，我哪能见着呢？后来大奶奶又问我街上有什么希罕事儿？我说，下着大雪，人都少见，哪有希罕可看呢。我冻得不行，去买豆腐脑喝。掌柜的说，十四爷领兵西征，京师的豆子成车的往西运，豆腐脑都涨价了……”

哦，四爷明白了。一定是郑春华听到十三爷还在圈禁，而十四爷却带兵出征，知道太子胤初再无出头之日了，才心灰意绝，上吊自尽的。好，这样走了也好，也算了却了我和十三弟的一桩心事。他吩咐了一下后事安排，便带着年羹尧出来了。在门口说：

“年羹尧，你可以回去了。明个下午，你到户部接我回府。高福儿，你去叫蔡英和小书房的几个奴才，立刻来花园，在枫晚亭里见我。告诉他们，不要惊动了邬先生。”

“扎！”

年羹尧这回可真学乖了。“下午来接”，得了吧四爷，我要是来晚一步，您不扒我的皮才怪呢！反正，今儿下着大雪，我哪儿也不去，就在户部坐着等候吧。所以，一大早，年羹尧就骑着马来户部，在书房里坐听招呼。心想：四爷您老放心，我年羹尧随叫随到，绝不误事。哪知，他又失算了。整整等了一天，也没见四爷的影子。天傍晚了，户部的人全都要走了，四爷还不来。年羹尧正在着急，却见四爷府上的蔡英跑了进来对施世纶说：

“施大人，四爷让小的给您传话。他今天在畅春园里整整待了一天，乏了。请施大人把昨儿个议的事，先拟出个条陈来，四爷晚些时再看。”转过身来，又悄悄地对年羹尧说：“快，四爷在门口等你呢！”

年羹尧小声问：“哎，我说蔡英，外边的事，不是高福儿跟着爷跑的吗？怎么换你了？”

蔡英四下瞅瞅没有外人，悄声说：“咳，别问了，待会儿你就知道了。高福儿这奴才叛了主子，今儿跑了……”话刚说一半，见门外四爷的轿子已经启动了，便和年羹尧一起上马追了过

去。

大轿在府门前停住，年羹尧急忙下马，上前打起轿帘。四爷看了他一眼说：“年羹尧，你这趟回京正是时候，爷今儿个让你瞧一场好戏。”说着，径自大步往里走。年羹尧不敢接话，急步跟上。一进二门，他就惊呆了：万福堂正厅外偌大的院子里，黑压压站满了全府上下所有的家奴，足有二百来人。一个个曲腰弓背，肃然而立。他们的头上、脸上、身上落满了雪，却没有一个人敢掸一掸，抖一抖。胤禩拉着年羹尧上了台阶。大儿子弘时连忙给父亲搬来一把椅子，请父亲坐下。家奴们一齐跪倒雪地雷鸣般地叫了一声：“请四王爷金安。”

胤禩既不答话，也不让他们起来，却沉着脸说：“这几年，四爷我外边的事情多，家里顾不上操心，让你们都受累了。人生在世，讲究的是忠孝二字。做臣子的，对皇上办事认真是忠，做家奴的，把家务料理好也是忠。皇上论功行赏，封了我亲王。我呢，也不能亏待了你们。管账的在吗？”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账房先生，连忙膝行上前：“奴才在。”

“今年黑山庄里，送来了多少银子啊？”

：“回四爷，一共是两万四千一百一十八两。”

胤禩微微一笑：“好。我只要个零头过年，其余的全赏给大家。去几个人，把那两万两银子全抬到这里。”

老账房答应一声，带着二十几个伙计，到账房里抬出十几口大箱子，一拉溜码在廊沿下。打开箱子，嗨，银灿灿，白亮亮的大银锭，映着漫天大雪，直晃人的眼睛。

胤禩瞟了一眼箱子，不屑地一笑说：“嘿嘿……看见了吗？这银子确实是好东西。有了它，父母可以赡养，妻儿可得安居，亲戚朋友也都能跟着沾点光。但是，四爷我瞧不上它，也不看重它。我看重的是人心，看重的是府上的奴才们都能过个舒心年。账房，你把这些银子的分法告诉大家。”

老账房答应一声，拿出一个大厚本子来说：“按四爷的吩咐，今年的赏银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十二名，每人得一百六十两，中等一百五十五人，每人得一百两，下等四十三人，各得七十两。这个册子，是各房管事的轮流记录，经主子裁定的。”接着，便按名单依次颁赏。

胤禩看看银子发光了，才说：“有四十三个奴才，今年的赏银少了。你们也用不着怨天怨地，要从自己的忠、勤、慎这三个字上去想。为什么别人得了头等，你才得了下等。明年好好干，也争头等嘛。这里有个年羹尧，他原先和你们一样，都是爷的奴才。可是，如今他是二品顶戴的封疆大吏。还有这个蔡英，别看年纪不大，四爷我当众宣布，从今儿个起，他是府上的管家了。他今年的赏银是一千两！也许有人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重用、重赏蔡英？因为他替府里立了一大功，为四爷我除了家贼。这个家贼，就是一向受我重用的管家高福儿。来人，把高福儿带上来！”

四个家丁答应一声，从东配房里把捆得结结实实的高福儿带出来了。一个家丁照高福儿腿窝里踹了一脚，高福儿“扑通”一声跪下了。

胤禩指着高福儿神色严峻地说：“这就是高福儿。大家只知道，他是四爷我府上的管家，却不知道他原来是个市井无赖，喝醉了酒，打死了人，是四爷我念他家有老母，设法把他保了出来，从死罪到活罪，从囚犯又到家奴，一步一步，登上了管家的位置。他本来也可以像年羹尧、戴铎那样，脱了奴籍，出去当官、当大官的。可是，他竟然为了八千两银子、一处宅子和一个婊子就出卖了我。尤其可恨的是，他向别人密告我去探视了十三爷。我旗下有个奴才叫戴福宗，是戴铎的侄子，原来在十三爷府上管事，现在被人弄走了，下落不明。高福儿贪财卖主，坑害人命，这还能饶吗？”

高福儿浑身筛糠，一个劲儿地在地上叩头：“爷饶命，是他们逼着我干的呀！”

胤禩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哼……逼你？你要是忠心事主，谁敢逼你！？爷是金

枝玉叶，凤子龙孙，亲王阿哥，你八千两银子就把爷卖了。你丧尽天良我岂能饶你。来人！”

几个护院家丁应声而出，胤禔吩咐一声：“把雪堆起来！”

“扎！”

众人一愣，堆雪，堆雪干什么呢？可是，四爷的令旨是从来不说第二遍的。没有人敢问，更没有人敢不遵。于是，大伙儿一齐动手，眨眼之间，一座一人多高的大雪堆完成了。胤禔倒背着手，围着雪堆转了一圈，口中说道：“好白净的雪呀，可惜了。”突然，他转向高福儿：“高福儿，你还有什么话说？”

：“主子爷，您老超生，您老慈悲。可怜我还有八十岁的老娘。奴才有力气，愿做牛做马，立功赎罪……”

胤禔高宣佛号：“阿弥陀佛，你还算有点人性，知道惦记老娘。放心吧，四爷从来是慈悲的。你的老娘有蔡英替你照顾，至于你自己嘛——”胤禔脸色陡然一变，厉声吩咐：“把这个作恶多端的奴才填进去！”

四个彪形大汉窜上前来，把高福儿头冲下，脚朝上地插进了雪堆。胤禔又是一声断喝：“填雪，踩结实了，浇上水，冻结实点。”

众家奴一拥上前，又填，又踩，又浇水，眨眼之间，高福儿已经没入雪堆了。眼看着一个大活人竟被这样处死，家奴们个个心惊。趴在窗户里往外看的丫头们，有的竟吓晕了过去。连杀人如麻、铁石心肠的年羹尧，也不由得心中突突乱跳。胤禔却神色不变，一边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边沉稳地说：

“你们见一见这场面很有好处。不知死的苦楚，便不知生的乐趣。我若不严厉处置叛主的家奴，自己还不知落个什么下场呢？”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脚步，厉声喝道：“还有三个高福儿的同党，与爷站出来！”

这老大半天，家奴们都跪得双腿发麻，怀里揣着赏银，可心里却揣着兔子。他们万万想不到，处死了一个高福儿，还有仨同党呢。都面面相觑，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胤禔勃然大怒：“怎么，不知道四爷的规矩是只说一遍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数三个数，出来自首的，不但不杀，还有奖赏。抗命不遵的，高福儿就是样子。一、二、……”

第三个数还没数呢，三个家奴已经爬出来了，各自报名，请求宽恕。四爷一挥手：

“什么都不要说了。账房，每人发给十两赏银，让他们照样办差。大家都起来吧，好生干活，安心过年。今天，高福儿是头一个犯事的，四爷我从宽发落，赏他个囫囵尸首。今后，再有擅自结党，忘恩负义，坑害弟兄，卖主求荣者，首告的赏银三千，犯了府规的，无论主犯从犯，爷支起油锅炸焦了他！听见了吗？”

“扎！”

“好了，都散去了吧。蔡英，到后半夜，你给高福儿换上一身讨饭花子的衣服，送他到左家庄化人场，就说是路上捡到的饿殍，要亲眼看着他们烧了他。”

“扎。请爷放心，奴才明白。”

康熙皇上曾经对张廷玉和方苞说过，他不怕西蒙古的阿拉布坦，因为阿拉布坦“不堪一击”。您还真得佩服，老皇上果然知己知彼，把战争的局势看透了。十四爷胤禔按照皇上定下的策略率军出征，先在西宁汇集了蒙、回、藏、汉各路军马，大事铺张，盛陈军威，然后督军西进，向拉萨进发，摆出了天朝大兵要痛歼西蒙古叛王的架势。阿拉布坦哪儿敢抗拒天兵啊，一听到消息，立即从拉萨撤了出来，仓皇奔逃。要按兵法，只要胤禔切断了拉萨通往蒙古富八城的粮道，立刻就能把阿拉布坦困在青藏高原上，聚而歼之。可是胤禔没这样做，他多了个心眼。明年，是父皇登基、执掌江山的六十大庆。全国各地都在忙着准备礼物，向皇上进贡、贺喜。而皇上最盼望的是他老十四的进军捷报。当然了，要包围阿拉布坦不是什么难事，但全部歼灭他也并不容易。这一仗，可以打，也有胜利的把握。打胜了，还能给父皇献上一份厚礼，讨得老爷子

的欢心。可是，打仗这事儿，瞬息万变，战前计划得再周密，也难免有失手。何况，万一气候突然变化，万一粮草接济不上，万一打了败仗，即使是打成平手，打成胶着、相持的局面，那可怎么办呢？全国都报喜，惟独他胤禔题报了忧，那皇上该怎么想呢？到那时，我再想去争那个“皇位继承人”，恐怕就没份了。老十四思前想后，终于下定了决心，得，见好就收吧。反正，把敌人吓跑也算胜利，并且还符合皇上再三嘱咐的既定方略。于是，便修了一道“拉萨大捷”的奏表，派副将鄂伦岱回京，向皇上请安报捷，也顺便打听一下京师眼下的形势。

鄂伦岱正想回去呢。他接到将令，便骑上快马，星夜兼程，向着京城飞驰而去。

五十二 千叟宴千古传佳话 惊陨石惊破帝王心

五十二 千叟宴千古传佳话 惊陨石惊破帝王心

鄂伦岱奉了十四爷的将令，回京来见皇上请安报捷。一路上，他打马扬鞭，星夜兼程，不敢有一点延误。鄂伦岱这个人，仗着自己是八旗子弟，贵介出身，又是八王爷的表哥，就心高气傲，天不怕、地不怕。顺劲儿了，杀头掉脑袋不眨眼；不顺气了，谁都敢碰、敢顶。说白了，这人不过是个愣头青、二百五。他和八爷有亲戚，又是八爷旗下的奴才，一向是八爷说什么他听什么，八爷让咋干他就咋干。这次西征，八爷让他监视十四爷，他也认下了。可是，几个月下来，鄂伦岱多了个心眼：十四爷不错嘛！他对八爷是敬重的，对皇上也是忠心的嘛。早在十几年前，十四爷就是阿哥党的人了，他和八爷是知心换命的兄弟呀，八爷为什么对他也不放心了呢？再说，八爷连十四爷都防着，那我这个名义上的表哥，实实在在的奴才，八爷又将如何对待呢？八爷派我在十四爷身边当钉子。当奸细，为的是争夺皇位。为了这目的，连最亲近的兄弟，八爷都起了黑心，何况我这个奴才呢。有了这点见识，鄂伦岱沉稳多了。他心想：嗯，十四爷交代得对，我得趁这次进京的机会，摸摸朝中局势，不能一个心眼儿地跟着八爷瞎折腾了。

鄂伦岱回到京城时，正是康熙六十年的正月初五，京城里到处是年节的喜庆气氛。乍从冰天雪地的战场回来，鄂伦岱真有点儿看不惯。哼，老子们在前方爬冰卧雪，住帐篷、啃干粮，你们却在这里花天酒地的过年。要不是八爷派了我这当内奸的差使，我能受这份罪吗？他按规矩，先奔畅春园见驾。老皇上见到西征捷报，果然十分高兴，夸奖了老十四，也夸奖了鄂伦岱。说他这些年毛病改了，懂事了，也出息了。老人家说，既然阿拉布坦已经撤兵，不要穷追猛打，能保住西域安宁就行了。鄂伦岱迢迢万里回京报喜，要多歇几天，不必急着回去，还赏了他五百两银子。从在承德受到皇上申斥、责罚，到现在又受到如此夸赞、奖励，鄂伦岱知道了，老皇上是赏罚分明、一丝不苟的。他高高兴兴地拜辞皇上，又来到了八爷的府邸。

八爷胤禩这几年在家装病，养得又红又胖。见鄂伦岱回来，他当然也很高兴。便问：万岁说了什么，十四爷有什么反常举动，等等。鄂伦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全都回了一遍，末了说：

“八爷，刚才我在畅春园里听皇上说，今年六十大庆时，要举办一个千叟宴，请的全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这可是千古少见的盛典哪！奴才想，反正前方如今没事，我就瞧瞧这个热闹再回去吧。”

谁知，他这话刚一出口，八爷的脸就沉下来了：“不行！你必须马上动身，火速赶到军中，忘了我交代你的事了？”

鄂伦岱不敢硬顶，只好扯皮：“嘿嘿……八爷，您别着急上火嘛。十四爷那儿没事儿。明面

上，他是大将军王，其实，干什么都有人掣肘。别说十四爷没外心，就是有也干不成什么。这么着吧，我明后天走。十四爷让我在德妃娘娘那儿替他请安，那是十四爷的母妃，我能不去吗？还有别的阿哥那里，十四爷都让我去问好，我也得走上一趟，打个花胡哨吧。”

“好了，好了，别罗嗦了。听我的话，越快越好，尽早回到军中，听见了吗？哦，我身子不好，不陪你了，你告乏吧。”

出了八爷府，鄂伦岱又来到皇宫。如今，皇上住在畅春园，这里管得不是那么严。鄂伦岱又是老侍卫，人熟好办事儿。他向守门的侍卫说要见四王爷。侍卫告诉他，四爷正在乾清宫那边忙着呢，就放他进来了。鄂伦岱来到乾清门这儿一看，四爷正在指挥太监们搭席棚呢。满头是汗，满身是土的。可是四爷看见鄂伦岱来了，还是抽出身来，热情招呼。鄂伦岱请了安，又替十四爷问了好，四爷高兴地说：

“好好好，谢谢十四弟。唉，他在京时，我们每天见面，也不觉什么。他这一走，我还真想他。你这次回来，多歇几天再走。瞧瞧，你又黑又瘦的，让人心疼。我手下这些奴才们，干活多点就叫苦连天，真该让他们去前方打上几仗。看见你这样，想必十四爷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说说，前边要什么东西，我给你们想办法。”

鄂伦岱听了心头一热。哎，人怕比呀！听听人家四爷这话，多暖人啊！他苦笑了一下说：“四爷，待会儿我进去给德主儿请过安，恐怕就要回去了。”

四爷一愣：“啊？！忙什么？瞧瞧这儿正要办大喜事儿呢，你不看了，是不是有旨意？”

鄂伦岱凄惶地摇了摇头说：“旨意倒是没有，皇上也说让我多歇几天再走。可是八爷……”

胤禛笑了：“唉，你呀，你呀，真是个死心眼。是皇上说了算呢，还是八爷说了算？再说，你鄂伦岱不是这种性子啊，你是天不收、地不留的角色嘛。伯什么？你安心住着，吃好，喝好，玩好，补补身子再走不迟。好了，我这儿正忙。晚上，你上我府里，咱们再好好聊聊。你进去吧，见了德主儿，替我也请个安。”

鄂伦岱一边往大内里边走一边思忖：哎——都说四爷冷，要我看，他心里热着呢！嗯，这回，真不能马上走，得看准了，要干，就跟个正经的主子。

四爷胤禛在这儿领着人搭席棚，为的是侍候皇上六十大庆的千叟宴。这主意，是老皇上想出来的。每年三月十八康熙登基的日子，都是要庆祝的。不外乎什么祭天地，祭大庙，受百官朝贺，听万寿无疆的颂词之类，康熙早腻味了。如今，他六十八岁，当皇上六十年了，何不把京城的老人们叫到一块儿，叙叙旧，聊聊天，说说家常话，来个既痛快、又消闲的庆典呢？他把这意思告诉了马齐，马齐又传话给礼部，让礼部拟个名单，有几十个老臣子、老乡绅也就行了。哪知，皇上这随口说出来的话，竟被礼部看成了大事。他们上了一道奏折，说自古以来，当皇上的都说尊老敬贤，可是都光说不做。当今万岁，身体力行，堪为后世之典范。几十个人参加太少了，叫谁不叫谁呢？干脆，在京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全请，外地的老人由各省大员代表皇上宴请，让全国的老年人，都沾沾皇恩雨露。于是，皇宫里的千叟宴，就这么定下来了。康熙皇上又好笑、又无奈。唉，当皇上原来也不自由，来这么上千的客人，还不把朕累坏了吗？可是，礼部说得振振有词，他也只好答应了。

三月十八这天一大早，康熙的车驾从畅春园出来，回到了紫禁城。他先祭拜了大庙，又到钟粹宫里给太皇太后老佛爷上了香，才来到乾清宫，接受了客人们的朝贺。康熙放眼一看，嚯，来的人还真不少。问了一下，一共是九百九十六人。这里边，一部分是告老在家的老臣子，更多的是京城和近郊有名望的儒生、仕子、乡绅、大户。这些人，头一次进皇宫，也是头一次见皇上，天不明就赶来了。金碧辉煌的宫殿，威武森严的侍卫，成群结队的太监，花团锦簇的摆设，还有那一碟碟、一碗碗叫不上名字的珍馐佳肴，都让他们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康熙坐下之后，一直在搜寻自己认识的老人。他看见了高士奇、李光地、陈梦雷，看见了王掞，看见了跟着靳辅、陈潢治河的封志仁、彭学仁，也看见了三藩作乱时，只身逃回北京报信的党务札和萨穆哈。可是，

怎么找，也找不到魏东亭。他诧异地问武丹：

“哎，小魏子为什么没来？朕特意下旨召他了嘛。”

武丹心里一沉。他早知道魏东亭已经过世了，为了怕康熙伤心，几个近侍大臣约好，瞒着这个信呢。此刻，听康熙一问，武丹连忙说：

：“主子，恐怕虎臣的病又犯了，不然的活，他说什么也要赶来的。”

康熙点了点头又问：“哦，老四和老八呢？”

在一旁侍候的老三胤祉连忙上前答道：“回皇阿玛。老八病了，他说怕冲了皇上的喜气，今儿不来了。老四在御膳房里照料，待会儿就过来。”

听说老八又病了，康熙心头闪过一丝不快。这么多的皇子，却让老四一个人上下忙活，他又有点心疼。便指了指桌上那道：“二龙戏珠”的菜说：“老三，你传个话，不要让老四来站班侍候了。这道菜，赏给他。”

“扎！”

康熙继续吩咐说：“还有，今天来的皇子中你最年长，你领着阿哥们去向老人们敬敬酒。不管认识不认识，既然是朕的客人，就是你们的叔叔、伯伯。你们要放下阿哥架子，规规矩矩地敬酒、劝酒，不可勉强。他们都老了，能喝什么酒就喝什么。可惜呀，几十年来和朕共事的元老们，今天来的太少了。”

老十在一边早听烦了。今天皇上专门给四哥赏了菜，他就够不痛快了，如今还要他们以子侄辈的礼节，去给那些乡巴佬们敬酒，他能受得了吗？好好好，您老人家给儿子们出难题，我也不能让您安生。想到这儿，他接着康熙的话音儿说：“父皇说得对。像魏东亭老叔，也没能赶上这热闹就死了。儿子我听说以后，难过得一夜都没睡着。”

康熙听了突然一愣，眼圈有点发红。可是，他马上意识到，这是老十故意给他找不痛快呢。哼，朕不上这个当，再说，今儿个同着上千客人，也不是发作的时候。他狠狠地瞪了老十一眼，便站起身来，到各桌上劝酒去了。

皇上亲设御宴，款待老人，已经是破天荒了，又亲自下来敬酒，更是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这些老人，无论是做过官的，还是平常百姓，全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不管会喝不会喝，能喝不能喝，只要皇上一到桌前，全都是杯杯见底儿。康熙虽然是碰见熟人，才陪着喝一点，可架不住人多呀。等他走到高士奇面前时，已经觉得头昏脑涨，脚步摇晃了。

如今的高士奇，也已经白发苍苍，不见了昔日的倜傥风流，更没有了当年的诙谐和滑稽了。他见康熙来到桌前，连忙起身说：

“主子设此旷古盛典，真让奴才开眼了。奴才在国史馆里编史书，时不时总能和主子见面。主子来劝酒，奴才不敢不喝。只是，奴才劝主子不要再喝了。”

康熙略带醉意地说：“怎么，高士奇，你以为朕的酒量不如你吗？”

高士奇连忙说：“哟，瞧主子说的。奴才在主子身边多年，还能不知皇上是海量吗？不过奴才略懂医道，酒不是好东西。主子今天喝得已经不少了。”

“哈哈哈哈哈，”康熙仰天大笑，“你高士奇懂医道，朕也不是外行。来，咱们君臣共干一杯！”

“臣领旨。不过，奴才这杯自然要干，皇上的那杯，也赏给奴才吧。”

高士奇一边说，一边动手倒了两杯酒，抓起来，一口一杯，全喝光了。亏得是高士奇呀，换了别人，康熙非生气不行。可是高士奇不同别人，他在皇上面前装疯卖乖的时候多了。康熙见他如此，似乎又回到了三十年前，又见到了那挥洒飘逸、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高士奇，他无声地笑了。可是，康熙刚一转身，高士奇就拉着张廷玉说：“廷玉，这宴要尽快结束，皇上的气色不好，你仔细了。”

张廷玉一听吓坏了。他知道，高士奇的医术不同寻常，退出上书房后，又潜心钻研了这么多

年，几乎成了京城的第一名医，有“能断生死”的美名。张廷玉偷眼瞟了一下皇上的脸色，果然与平日大不一样。这御宴，原定午时开始，申时结束。现在要突然中止这盛大的宴会，不好说呀……

忽然，张廷玉灵机一动，嗯，何不在自鸣钟上做点文章呢？他连忙抽身跑过去，向李德全交代了几句。不一会儿，就听一个太监高声叫道：“申时已到，赐宴完毕。”

这一声喊，不论吃好的，没吃好的，全都打住了。一千宾客，立即起身跪拜，敬谢皇恩，排着队退下去。

康熙面带微笑，向众人招手示意，然后，在太监的搀扶下，来到中和殿稍事休息。中和殿里，早已把各地和外国进贡贺喜的礼物陈列出来了。那真是争奇斗艳，琳琅满目。康熙慢慢地看着，仔细地把玩着。突然，他看到案头一块黑乎乎的石头，不知是什么东西。便问李德全：“这是什么物件？”

“回主子，这是十四爷派人呈进来的，说是在西域得到的，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陨石。”

拿陨石做礼物，放到咱们现代，是难得的珍品。可那时候，人迷信啊！什么将星、帝星、紫微星的，把星石陨落，看成是帝王将相之死，甚至国家的败亡。康熙当然也信这一套。所以，他一见这陨石，马上想到古书上说的“秦始皇晏驾，有陨石落”这句话。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不幸，一句话没来得及说出，就觉得心头猛地一颤，眼前金星闪耀，脸一白，腿一软就倒了下去。慌得李德全和邢年两个太监头子连忙把皇上死命地抱住，又抬到御榻上。张廷玉对着满屋子乱作一团的人们轻声喝道：“不要乱，也不许声张。快，传御医！”

经过一个多时辰的抢救，康熙终于醒过来了，但是已经口眼歪斜，半身偏瘫。他头缠黄帕，躺在炕上，用力地睁开眼睛，含糊不清地说：“叫……叫高士奇来，为朕……看脉。”

高士奇来了。康熙挥手让殿里的人全都退了下去，才吃力地向高士奇说：

“士奇，朕这次病，与……与从前大不一样。朕知你……医道精熟，想问问你……到底，朕还有多少日子。你，你不要怕，说实话。尽量，尽量往短处说，能，能活，活长了，是朕的赚头……”

高士奇伏在地上叩头出血，哽咽着说：“主子怎么这样说？奴才不忍听，奴才心里难过。主子已经熬过来了，只要安心调养，圣寿还长着呢。”

“不，不要这样说。生死大关，谁也逃不过去。朕还有许多事要，要办，事关国家社稷。你，你不要有俗人之见，再助朕一臂之力吧。”

高士奇听出来了。皇上这话，已不是命令的口气，简直成了哀求了。高士奇只觉得心如刀绞。他流着泪抬起头来，伸出右手一个手指。

康熙眼中一亮：“一年？”高士奇摇摇头。

“是，一个月？”高士奇还是摇头。

康熙的眼光暗淡了：“那么，只有一句了。”

高士奇沉稳地说：“不，逢十进一。圣上能安心调养，熬过一句，就有一年，能闯过一年风险，则还有十年圣寿。过此，臣不敢妄言……”

康熙听了这话，心中略感欣慰：“士奇，你回来吧，还在上书房如何？”

高士奇是何等聪明啊。上书房他早吃透了，现在的朝政，他更看穿了，怎肯再回这是非之地呢？连忙回答道：

“皇上，奴才也已老了，不敢误了圣上的大事，求圣上明鉴。奴才能做的，是常来宫中为主子诊脉，以保圣体康健。”

康熙无力地闭上了眼睛说：“哦，也好。你，你去吧。”

五十三 康熙帝穷庐布疑阵 邬先生书房论朝局

五十三 康熙帝穷庐布疑阵 邬先生书房论朝局

高士奇虽然不肯再回上书房，但他给皇上开的药还真灵验。半个多月以后，康熙的病情大见好转，说话清楚了，也能坐起来了。这天，他正在炕上躺着，太监来报，说八阿哥递了牌子，要进宫请安。康熙厌恶地一挥手说：“不见不见，前些日子朕要死不活的时候，别的阿哥都在这儿侍候，偏偏他和朕一块病了，如今朕刚回过神儿来，他也好了。雨后送伞，献的哪门子假殷勤呢？”

四王爷胤禛正在为父皇调药，听了这话忙过来劝道：“皇阿玛别生气，八弟前些时候有病也是真的。今天难得他进宫请安，见一见又何妨呢？”

“唉！老四啊，只有你才是真心孝敬朕。好吧，叫他进来。”

旨意传出去，好大半天，胤禛才慢慢腾腾地进来了。不是他故意拖延，而是见的熟人太多了。他多时足不出户，“病”在家里，一旦出来，官员、太监、侍卫、奴才，谁见了他不请安问好呢。而且，他胸有大志，又怎肯放过这拉拢人的机会呢？所以，从一进宫门，他见谁都要打招呼，对谁都得说几句关心体贴的话。一来二去，他能不耽误功夫吗？

老八来到养心殿里时，四阿哥胤禛正半跪在炕上侍候皇上吃药呢。老八叩见行礼，退在一旁，等皇上用完了药，漱了口，这才重新跪下：“儿臣恭请皇阿玛金安。”

康熙向下瞟了一眼说：“罢了，起来吧。听说你前些日子身子也不好，如今怎样啊？”

老八诚惶诚恐地回答：“回阿玛，儿臣不过是犬马之疾，不敢劳父皇惦记。只是那天突然听说皇阿玛圣躬违和，吓得儿臣当时就晕了过去。这几天没能进宫请安侍疾。”

康熙对这样的有意讨好，根本不信：“哦，听说朕病了，你竟吓昏了过去，这是父子至情嘛。朕原来赐给你的药，后来你说不大合用。朕也闹不清你到底是什么病，该用什么药，所以也不敢再赐了。”

老八听话音不对，忙说：“皇上此言，儿臣不敢当。常言说，父有赐，子不敢辞。何况父皇兼君父于一身呢。请皇阿玛免去‘不敢’二字。”

康熙微微一笑：“嗨，你可真机灵啊！人说老四爱挑剔，可他的心眼儿比不上你多。说到九九归一，你也是朕的儿子嘛。你素来灵利、宽厚，朕还是很喜欢你的。既然你身子不好，就不要入宫请安了。用什么东西，让何柱儿来就是了。”

八阿哥这次进宫，其实还是试探。他想亲眼看一看，老皇上的身体到底如何，还能支持多少天，有没有什么传位之类的暗示。老皇上康熙呢，心如明镜，对老八也防着一手呢。所以，这爷俩一见面，就闹了个满拧。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不过，康熙是没精神生气，老八是怕再挨训斥。此刻，听皇上的口风要撵人了，连忙说：“是，儿臣知道了。请阿玛多保重。”说着，就跪下磕头。

康熙也会挑眼儿：“怎么，你就要辞去吗？”

老八心中一惊。哎！你老人家不是要撵我走吗？怎么又怪我呢？可这话他不敢出口，只好说：“儿臣想进里面去给母妃请安。”

“那好，你去吧。”康熙呆呆地望着出门远去的老八，长叹一声说：“唉！心有山川之险，胸有城府之深，此人太可怕了。传旨，启驾到畅春园去。”

一辆特大的骡车，载着病骨支离的皇上，轰轰烈烈地走在通往畅春园的御道上。张廷玉和马齐半跪半坐地侍候在一旁。康熙躺在车中，隔着车窗，向外眺望。阳春天气，万象更新，秀麦吐

穗，菜花正黄，翠柳如烟，百鸟争鸣，好一派明媚的春光啊！可惜的是，朕没福享受了。再往远处看，在一片苍松翠柏的掩映下，白云观隐隐可见，那正是朕少年时读书的地方。在白云观的南边，该是那个酒店山沽斋了吧，多么想再去看看哪！一想起高士奇那句“一年风险”之后还有“十年圣寿”的话，康熙心中不觉惨然。一年，一年，要紧的是这个“一年风险”啊！朕心中想的事能办完吗？

车驾到畅春园门口时，方苞流着眼泪在园门口跪接圣驾：“皇上回来了，臣方苞恭迎陛下。圣上有旨，不让臣到紫禁城去。这些天把臣思念坏了……”说着，竟然伏地大哭起来……

康熙示意让张廷玉掀开轿帘子。张廷玉却先顺手替康熙擦了一下嘴角上流出来的口水，康熙吃力地说：“方苞，快起来，不要这样。朕刚好一点，你不要让朕难过。从今日起，穷庐改做朕的寝宫，咱们还有好多事要办呢。”

车驾过了澹宁居，前边便只有小路了，不能行车。太监们连忙抬了一顶大轿来，将康熙抱了上去，穿花度柳，来到穷庐门前。马齐没来过这里，一直存着一种神秘的感觉。他正想跟着大轿进去，却听康熙说：

“送君千里，终需一别。马齐、廷玉，你们到此留步吧。方苞，你随朕进来。”

张廷玉和马齐被挡驾了。抬轿的太监也被穷庐的哑巴太监替换了。他们接过大轿，把康熙抬进了穷庐，安置皇上在炕上躺好，也退了下去。方苞来到炕前，强忍心头的悲痛说：

“皇上，这些天把臣吓坏了，也急坏了。几年来，皇上口述的治世格言，都在臣的手中，却没有说继位之人。万一……可怎么向外臣交代呢。”

康熙心事沉重地说：“唉！朕就是惦记着这件事儿、才匆匆忙忙地又回到畅春园来的。你，你把那东西都取出来吧。”

方苞听命，来到一座自鸣钟前，一按机关，大钟移位，露出了一个贴金的大柜子。方苞小心翼翼地打开柜子，把几年来记录的遗诏文稿捧了出来。好家伙，足有一尺多厚，连康熙都吃惊了。方苞把这些文稿放在炕头。康熙轻轻地翻着，看着。说是草稿，其实都已经过方苞工整地抄写，张廷玉分门别类地归档。而且，每册下面，都加盖了康熙随身携带的、只在密诏上使用的“体元主人”的印玺，以作凭证。这，已经是一部完整的大书了。

方苞在一旁小心地说：“万岁，这部书囊括了皇上一生的光辉业绩。臣以为应当起个名字——嗯，称作《圣文神武记》，不知可好。”

康熙惨淡地一笑：“哦——把那个‘神’字去掉，叫‘圣文圣武’好了。自己把自己叫成神，后世又当怎样评价呢？方苞，你今日就依着这部书，为朕正式地起草遗诏。这遗诏不要太长，可也不能短了，有两万来字也就行了。”

“是，臣斗胆请旨，皇上心中内定的继承人，要不要写进去？”

康熙似乎没听见这句问话，又似乎是不想说这个题目，却突然问了一声：“哎，方苞，你在这穷庐里，待了多长时间了？”

“回圣上，臣在这里三年多了。”

康熙感慨万端地说：“唉，把个一代鸿儒，留在这里，形同囚禁，朕对不起你呀，你，你愿意出去做官吗？”

方苞连声推辞：“不不不，陛下对臣如此信任、重托，臣怎敢有非分之想？说心里话，臣能侍候皇上天年，心愿已足，不想当官。当此主忧国疑之时，臣不敢离开皇上一部。”

康熙沉着地说：“不，主忧是真，国疑则未必。这些年来，皇子阿哥们为争皇位，眼睛都红了。连朕都害怕自己不能见容于子孙，怎么不为你们担心呢？为万世江山想，也得仔细地挑一个放心的继位之人哪！”

方苞明白了：皇上还是老主意，不到火候不揭锅。他说：“皇上，今儿够累的了，请歇一会儿吧。”

康熙却另有心事：“不，你把李德全和邢年叫来。”

“是。”

李德全和邢年进来跪下，康熙沉重而威严地说：“即日起，这里就是朕的寝宫了。你们要在这里侍候，可是规矩要更严。武丹虽老，却是个杀人的魔王。这里说的事情，如果透出一个字去，你们几十年侍候朕的情分，可就要一笔勾销了，知道吗？嗯？”

二人急忙磕头答道：“扎。主子放心，奴才们没有那个胆子。”

康熙的脸色更加严峻了：“嗯，出去传旨：王掞老迈昏庸，党附胤初，居心叵测，深负朕望。着革去王掞文华殿大学士职衔，流配黑龙江——不过——朕念其年老，着王掞在家，闭门思过，不准外出，由其子代父充军，发往黑龙江。”

“扎！”

康熙没有停下：“还有，上书房大臣马齐，不遵朕训，擅自处理福建刁民聚众作乱一案，平日又办事不力。着革去马齐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职衔，交部议处。”

“扎！”

方苞听到这里，脸色焦黄，瞠目结舌。刚才皇上还和和气气地和自己说话，怎么突然之间，天威震怒，竟对这两位大臣做出这么严厉的处分呢？王掞不过是老迈而已。他当太子的师傅，是奉了皇命的；他死保胤初，也是出自忠臣不事二主之心，虽然迂腐，但不算大罪呀？马齐的事更令人不解。皇上说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马齐一向小心谨慎，为这点小事，能革职拿问吗？

方苞这儿正不得要领呢，却听皇上又说：

“传旨：上书房大臣张廷玉，随侍多年却并无建树，平日办差，也不过敷衍塞责。念其尚无大过，着贬降两级，暂留上书房行走，以观后效。”

：“扎！”

李德全和邢年早吓得浑身冷汗直流了。他俩趴在地上，只管应声，不敢抬头。等皇上不说话了，李德全才壮着胆子，复述了一下圣旨，拉着邢年，飞也似的跑出穷庐传旨去了。

皇上的脸，说变就变。两个太监刚出去，康熙笑咪咪地问方苞：

“方苞，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是吗？”

方苞惊魂未定：“是。皇上，刚才……”

康熙放声大笑：“哈……朕问你，如果你有一颗珍珠，不想让人知道，那么，藏在哪里最保险呢？”

方苞略一思忖：“放在鱼眼睛里。”

“对，一根木头呢？”

方苞脱口而出：“放在森林里。”

康熙满意地笑了：“那么，刚才进穷庐时，朕对马齐他们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你现在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吗？”

方苞终于明白了，哦——这是明降暗保呀。皇上啊，皇上，您的用心可真深哪！

可是，除了方苞之外，朝野上下，又谁能知道康熙皇上的深意呢？一天之内，连下三道圣旨，流配王掞，锁拿马齐，贬降了张廷玉，已经使京城官员，人人自危，个个心惊了，可是更严厉的处置还在后头呢！过了端午节，一道接一道的圣旨传下，从京官到外省的督抚、布政使，凡是平日政绩卓著、贤名远扬的，也纷纷受到处分。有的革职拿问，有的贬官为民，连施世纶、尤明堂也以“玩忽职守、贻误军机”的罪名，被革职拿问，下到刑部大牢里“囚禁待勘”。也就是说，让他们蹲了班房，押起来等候审问。这些处分，不分党派，也不分亲疏，说撤就撤，说抓就抓。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全国上上下下的官员，都噤若寒蝉，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明白，老皇上到底是生了谁的气呢？从前，康熙处置大臣历来是十分慎重的，总是先交部里商议，提出处分建议，皇上看了，还常常驳斥回来再议，几经周转，才能定下。可是这回，事先不透一点口

风，事后也不留一点余地，全是皇上独断专行。在近百名受到严厉处分的人中，只有一个人最幸运，那就是方苞。他也被赶出了畅春园，卷起铺盖回家了。不过，因为他无官无职，只落了个“老迈昏庸，不堪再用”这八个字的评语，和“赐金还乡”的体面。

大臣们猜来想去，终于明白了。哦，皇上这是“老病交加，痰迷心窍”了。唉呀呀，国家正处在内忧外患。交相袭来之际，老皇上又得了这失心疯，这可怎么办呢？

四爷胤禔更是又愁又急。几个月来，户部、吏部、刑部的人马几乎全换了人。能干的全被贬斥了，剩下的都是嘻嘻哈哈的老好人，或者是疲疲沓沓的官油子。这差我可怎么办呢？咳，他生闷气白搭。过了七月节，皇上一道旨意下来：“四阿哥内务府及各部差事全部停办，回府读书。”四爷接到这个圣旨，简直惊呆了。这，这，这太不可思议了。把能干的官员拿掉，公事已经办不成了，又把我也开销回家，父皇难道想毁掉这江山吗？他不敢往下想，可也不敢去父皇那里问，只好待在家里生闷气。他这一生气不要紧，见谁训谁，连万里迢迢回京探望他的戴铎，也跟着不明不白地受了抢白。

也不能说大家全都糊涂了。有一个人冷眼旁观，十分清醒，他就是四爷的谋士邬思明。他不动声色地观察了四爷好几天，终于忍不住了，把四爷请进花园书房，促膝谈心：

“四爷，您近来的心情不大好啊！学生说句笑话，皇上停办了您的差使，何不趁此机会休养生息，乐得逍遥，却非要自寻烦恼呢？”

四爷愁眉不展地说：“唉，邬先生，你我相交多年，你，你怎么还不知道我的心呢？眼下，皇上龙体欠安，阿哥间的斗争愈演愈烈。照你的话说，这中原逐鹿，已经到了至关紧要的时候。可是皇上却大批地处置正直臣子，以致国事糜烂。他老人家若真是痰迷心窍，糊涂了，这，这后事将如何料理呢？”

邬思明纵声大笑：“哈哈……四爷，你果然是杞人忧天！学生斗胆说句不恭敬的话，四爷要想重整山河，得向皇上学一学帝王之术啊！皇上清醒着呢。害了痰迷症的，是那些鼠目寸光的大小官员，糊涂的是四爷您哪！”

胤禔瞪大了眼睛问：“什么，什么，我糊涂了，我怎么会糊涂了呢？”

邬思明收敛了笑容，正色说：“你确实糊涂了，糊涂在没有看透皇上的一片深意。正如您刚才所说，皇上龙体每况愈下，阿哥争权也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形下，朝中党派之争，也同样是越来越不容回避。不管是正人君子，还是奸佞小人，谁不想保自己，谁不想找靠山，谁又能逍遥在外，逃过这你争我夺的大局呢？皇上这次贬斥的，全是能干的、贤明的官员，不把他们拿下去，他们又怎能不加入党派之争？而只要一加入争端，就必然会各保一主，越陷越深。所以，据学生看来，眼下，能躲过政治纷争的、最安全、最保险的地方，不在六部，而在刑部的大狱里。”

四爷有点明白了：“哦，照邬先生所说，皇上是让这些人躲灾避祸去了。”

“四爷，还不止如此呢。”

“哦？邬先生，请您明言。”

五十四 巧运筹生死两遗诏 防叛逆临终万言书

五十四 巧运筹生死两遗诏 防叛逆临终万言书

老皇上康熙一反常态，雷厉风行地处分了一大批朝臣，还停办了四王爷胤禔的差使。四爷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求教于府上的谋士邬思明。邬思明早已胸有成竹了，他向四爷说：皇上所以要

这样干，第一，是为了保护一批贤臣，免得他们陷入党派纷争。“还有第二层意思呢，”邬思明接着说，“不知四爷注意到没有，这次皇上贬斥的，全是手握大权的治世能臣。谁的权力大，职位高，谁受的处分就最重，这是为什么呢？依学生看，这正是皇上英明过人之处。这些人，是非要拿下去不可的。”

胤禔诧异地问：“哦？这倒奇了。胤禔不懂，请先生明言。”

“四爷，您别客气。其实，您只要设身处地地为这些人一想就明白了。如今，老皇上健在，他们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一旦新皇上即位，他们的身价又会立刻暴涨，成了拥戴新皇登基的两朝元老、辅国重臣。他们本人，有的已官至极品，升无可升，赏无可赏。他们的手下，又有一大帮的门生、故旧，甚至结成了党派。如果他们联起手来，对付新皇上，将何以处之呢？当年鳌拜结党弄权、操纵朝纲之事，咱们还闻之色变呢，老皇上能忘了吗？权臣把持朝政，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是历朝历代都深深忌讳的呀！现在，老皇上一纸诏书，他们全变成了‘犯官’，变成了‘罪臣’，以前的功劳、苦劳，一笔抹煞，过去的门生、故交，也全都树倒猢猻散。等到新皇上登基，还是只需要一纸诏书，就可以让他们得到赦免，官复原职。他们能不感恩戴德地拥护新皇上吗？他们能不乖乖地从头做起。勤勉办差吗？四爷，老皇上用心深远，他替继位的君主，不但留下了万里锦绣河山，还留下了随时可用，又任意挑选的能臣、贤臣。四爷，您不觉得皇恩浩荡，不觉得皇上用心之良苦吗？”

胤禔听得激动不已，可是还有些不解：“邬先生，这次贬斥的臣子中，有的年老，有的多病，万一经不起这折腾，死了岂不可惜。”

邬思明笑了：“哈哈……四爷，您一向以冷面王和铁石心肠自称，怎么不明白，在改朝换代的大动荡里，在关乎社稷命运的大局中，死上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件大事上，四爷，您不能有妇人之仁啊！”

胤禔听了这话，心情豁然开朗。他向邬思明深深一躬，然后仰头望天，拍着额头大声叫道：“皇阿玛，儿臣若能继承江山，定不辜负皇上的一片苦心，定让您老人家含笑九泉。”说完，突然向北跪下，伏地痛哭起来。

就在京师盛传“皇上患了失心疯”的严峻时刻，就在众大臣纷纷猜疑、惊慌不安的时刻，一乘捂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的绿呢小轿，被悄悄地抬进了畅春园，抬到了那块宫中禁地——穷庐的门前。轿停了，抬轿的悄不言声地退出去了。这时，轿帘一掀，上书房大臣张廷玉从里边走了出来，却回头吩咐一声：“你且在轿里等着，不准向外张望，等候宣召吧。”哦，原来里边还有一个人呢！

张廷玉跨进院门，又招呼一声：“所有御医、太监，宫女和侍候皇上的人，一律退到宫外。”看着众人都退出去了，张廷玉还不放心，又在房内，房外亲自检查了一遍，向武丹交代了几句，这才走进穷庐，来到康熙皇上的病榻旁，轻声说道：“皇上，皇上，隆科多来了。”

康熙皇上正在昏昏沉沉地睡着，脸色又灰又暗，刀刻似的皱纹一动不动，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说：“嗯，是廷玉呀。隆科多来了吗，叫他进来吧。”

张廷玉答应一声来到门前，掀开轿帘说：“隆科多，出来吧，皇上叫你呢。”

隆科多正在糊涂呢。一大早他就被张廷玉叫出了家门，又被这么神秘地抬到了这里。他真不懂，皇上传叫，来领旨听训就是了，这装神闹鬼的，到底是为什么呢？一进穷庐，他更紧张了。好家伙，怎么静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呢？他的心里像揣了一窝小兔子似的，不住地咚咚乱跳。他强自镇定，跟着张廷玉来到屋里，向躺在炕上的皇上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

康熙一眼也不看他，更没让他起来，却向张廷玉递了个眼色，厉声说：“念！”

张廷玉肃然而立：“是。隆科多听旨。”

隆科多赶紧磕头：“奴才隆科多恭听圣谕。”

张廷玉手捧圣旨，轻轻咳嗽一下：“隆科多，奉旨向你宣读遗诏：查逆臣隆科多，党附阿

哥，密谋作乱，着即刻赐死。钦此。”

一听这遗诏，隆科多吓得魂飞天外。妈呀！这，这，把我传到这里，竟是要处死我吗？他吭哧着说：“皇上，臣……隆科多……知罪，谢恩……”

康熙瞟了一眼在下边抖成一团的隆科多，冷笑一声说，“隆科多，你还有什么可以申辩的吗？”

隆科多磕头出血，颤声说道：“皇上，奴才明白，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奴才不敢为自己辩解。奴才自幼父母双亡，又不为本族人所容，所以性情倔强，不善处人。昔日，也曾随皇上西征，这些往事，皇上是知道的。奴才办差不力，气恼了皇上，罪当处死。”

康熙平静地说：“嗯，这些事朕全知道。你刚才听到的，是朕给你的第一份遗诏。还有一份呢。张廷玉，读给他听听。”

“扎。”张廷玉从几案上拿起另一份诏书，“隆科多你听仔细了：隆科多忠心事君，办差勤勉。着以原品晋升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上书房大臣之职。原领京师步军统领及九门提督之职，仍由该员兼任。钦此。”

这份遗诏一读，隆科多可真傻眼了：“皇上，这，这是……”

康熙声音低沉，但却十分清晰地说：“朕今天把生与死、欢与悲一齐赐给你。你要体谅朕的难处。这两份诏书，都是朕的遗诏。你若是能遵照朕的嘱托，在朕晏驾之时，管好手下兵丁，护好京师九门，按朕的遗命，辅佐新君登基，那么，第一份赐死的遗诏即可作废，你就升官晋职，享受荣华；但如果你听任阿哥们的摆布，奉职无状，胡作非为，那么，新君登基之日，也就是你的死期。今天，在朕的面前，只有你和张廷玉二人。他和你一样，也有这一生一死的两份诏书。唉，若在寻常百姓家，论辈分，你还是朕的表叔呢。可是，天家是没有骨肉之情的。朕特意选中你来担负这托孤重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次西征，你背着朕杀出了重围。没有吃的，你把仅有的一个窝头给了朕，自己去啃草根；只有半葫芦水，可是你一口不喝，全给了朕，自己喝马尿。朕看重你的，就是这份至死不渝的忠心。所以朕今天才把这江山传位、国家社稷的重任，托付给你，也托付给廷玉。你们俩一文一武，正好搭档。朕，朕把这大清江山，托付给你们了！”

康熙说到这里，早已老泪纵横，气喘不止了。张廷玉和隆科多一边磕头，一边同声发誓：

“万岁，请放心。奴才等定不负万岁的重托，保新君登基，保大清的万年江山！”

康熙皇上这番话，也许是他临终前说得最多、最清楚的一段话了。从那天交代了张廷玉和隆科多，又向他俩秘密地安排了遗诏发布的程序之后，他就再也没能好起来。到了康熙六十一年十月，老皇上的病情越来越重。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已经完全不能理事了。

这时的上书房已经名存实亡，里里外外，就剩下了张廷玉一个人。忙得他头昏脑涨，两眼发黑。可是，他牢记着皇上的托付，咬着牙硬挺着。十一月十三这天，北京天寒地冻，大雪纷飞。黑沉沉的云，白花的雪，在怒号的北风中，把北京城搅成了一片混沌世界。畅春园的空地上，搭满了帐篷，住着六部官员和各省各地的督抚大员。他们都是接到急报被召进京师，召进畅春园，准备送老皇上升天，迎新皇上登基的。皇子阿哥们的待遇当然要好一点，都聚在原来太子胤初住的韵松轩里，准备随时听候宣召。

张廷玉在外书房里，急急忙忙地接见了几位大臣说：“皇上这会儿稍安了一些。但诸位不要回去，说不定有旨意呢。”说完，又匆匆来到韵松轩交代皇子们：“半个时辰之后，请阿哥们到穷庐来，听皇上宣召。”说完，又快步走了。

张廷玉虽然不敢明说，但是大家谁不明白呀。皇上晏驾，恐怕就在今天了。老八此时更是心中紧张。进畅春园之前，他已经完全安排好了。丰台驻军统领成文运，是老八的心腹。他统领着三万精兵，而且已经历兵秣马，整装待发。只要这里一个消息传过去，就能顷刻而至，把畅春园包围起来。隆科多那里，也派人去过了。他虽然没有承许接应老八，但却保证说，九城兵马不动一兵一卒。只要他能按兵不动，也算不错了。现在兄弟们中能左右局势的，只有老四胤禩一人，

可是他手中没有兵马，不足为虑。只要时机一到，成文运的丰台大军开过来，先逮住老四，武丹和宫中那几千侍卫和绿营兵全都不在话下。不管父皇的遗诏怎么写，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在穷庐中的康熙，已经处在弥留之中了。他平静地躺着，像一盏熬干了油的灯。只有那不断闪动的双眼，还略显出一点活气。他口齿含混地念叨着：“到头了，终于到头了。玄烨，你也有今天吗？”

张廷玉早就回来了，只是没敢言声。此刻，他见皇上口中嚅动，似乎是在说话，便趴在他耳边说：“皇上，外边该见的人，臣都见过了。皇上，请安心歇着吧。”

康熙无力地看了张廷玉一眼，似乎要交代什么话，却又说不出来。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慢慢说：“叫，叫皇子……”

张廷玉点了点头，急忙让太监去传命。很快，老三胤祉为首，领着皇子们跑进来了，齐刷刷地跪在康熙身边。年纪大的，还能勉强自持，怕惊了圣驾，年纪小的，已经在暗自饮泣了。

这会儿，康熙似乎是清醒了一些，他叫道：“老四，过来，坐到朕的身边。”

老四胤禔强忍着热泪来到前边。他哪敢坐下呀，跪在床头，双手捧着父皇那已经发凉了的手。就听康熙说：

“朕只有一句话交代。朕死之后，你们不要闹家务，要识大体。汉人比咱们爱新觉罗家的人多得多。你们一闹，大清就完了。你们，要好好辅佐新君……”说着，他用力地捏了一下胤禔的手。胤禔感到，这一捏虽然是那么无力，但他却明白了皇阿玛的心。他满含热泪地说：“皇阿玛放心，儿臣等记下了。”

“好，记下，朕就放心去了。老四，你即刻拿着朕的金牌令箭，把胤祥赦出来，让老大、老二也出来，朕想见见他们。”

胤禔答应一声，起身摘下墙上挂着的金牌令箭。这金牌令箭，乃纯金铸成，上面雕龙描凤，刻着“如朕亲临”四个小字，辉煌夺目，显示着代天行令的权威。胤禔向父皇又行了一礼：“父皇请保重，儿臣去了。”说罢转身出屋。但他却并不急着走，而是磨磨蹭蹭地在廊沿下穿披风，换毡靴，支棱着耳朵，听房内的动静。

康熙刚才说了那么多话，力气似乎已经用尽。但他知道，下边跪着的儿子们，都在等着那句最重要的话呢。他强自挣扎着说：“你们不是想知道，朕让谁来继承大业吗？现在该说了。朕告诉你们，就是刚才出去的四阿哥胤禔。”

在屋外的胤禔听见这一声，提着的心放下了。他大踏步地飞身走出了院门。

他走了，他高兴了，屋里的阿哥们却惊呆了。可是康熙却不容他们多想，对张廷玉说：“宣读遗诏。”

张廷玉答应一声，从御榻旁边的大柜子里，取出了方苞草拟的那份遗诏；站在御榻前边，面对众皇子高声朗读。

一听说皇位要传给老四，跟着八阿哥作乱的几位皇子就慌神了。老八更是心急如焚，脑袋里嗡嗡直叫。现在最要紧的是派人传信，到丰台调兵。可是，皇上却让张廷玉宣读遗诏，他们几个心里再急也不敢动啊！都在盼着三下五去二地念完，好赶快脱身办事。可是他们没想到，皇上的这份遗诏竟是那么长。敢情，康熙早给这几个不安分的儿子们划好圈了。当初，皇上向方苞交代草拟遗诏的差事时就说过：“不要太长，有两万来字就行了。”好嘛，两万字，得念多长时间呢？起码也得一个时辰！直到这时，老八才明白，坏了，上了老爷子的当了！张廷玉在上边念了些什么，他是一句也没听见，只是左顾右盼地在寻找机会。老九、老十他们也急得抓耳挠腮，直向八哥递眼色。老八忽然心一横，悄悄地站起身来走向门外，却被站在门口的李德全挡住了：“八爷，您，您这是……”

“啊？！哦，我，我要方便一下。”老八一边说，一边抢步挤出门外。但是，刚到门口却撞上了武丹：“八爷，您要方便吗？殿后边有厕所，请吧。”

老八在搭讪着瞅机会：“哟，嘿……是武老将军啊。你看，大冷的天，难为你在外边受冻了。”

武丹可不吃这一套：“啊，谢八爷关照。昨儿个，我还向万岁爷说呢：主子爷放心，老奴才武丹不是废物。我往这儿一站，就是一道铁门栓！”

老八一听，武丹这是话里有话呀。再往外一看，嗨，四个五大三粗的侍卫，手按腰刀，站在门洞里。外边，刘铁成和张五哥，握剑在手，昂首挺立。看来，硬闯是不行了。他正要回屋，却突然看见何柱儿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老八心中一喜，真是天助我也，何柱儿这奴才来得正是时候！

五十五 老皇上晏驾畅春园 十三郎逞威车台营

五十五 老皇上晏驾畅春园 十三郎逞威车台营

康熙皇上即将晏驾，张廷玉正在向皇子们宣读遗诏。刚才，老皇上已经说了，要把皇位传给四皇子胤禛。老八一听这话还能待得住吗？他也不听遗诏了，溜出房门，就想往外闯。他得赶快把信传出去，调丰台的大兵啊！可是，内有太监李德全的监视，外有老将军武丹和侍卫们把守门户，他哪儿能出得去呀。正在无计可施之时，突然眼前一亮，府里的太监何柱儿来了。老八心头一阵狂喜，却故作恼怒，大声呵斥：

“何柱儿，你找死吗？这地方是你随便来的吗？”

何柱儿听八爷叫他，连忙又哭又喊：“爷，福晋在府里正发威风呢。天都这时候了，爷还不回去，这午饭是送啊还是不送？”

老八一语双关，大声骂道：“滚！也不看看什么时候。告诉她，爷死在这儿了，叫她预备后事吧。”

何柱儿一点就明，跟头把式地跑出去了。八爷也安下了点心。嗯，还不错，来了个探事的，话也递出去了。

等老八回到屋里时，遗诏已经读完，众阿哥正在齐声高呼“万岁”呢！老十是专门找茬儿的，到了这份上，眼看四哥要当皇上了，他还能不搅和嘛：“皇阿玛，这遗诏读了半天，怎么儿臣没听见谁来继承皇位呀？”

康熙已经没有力气和老十生气了。他狠狠地瞪了老十一眼，断断续续地说：“传，传四、四阿哥进来。”

老十却故意装痴：“哦，儿臣听见了，传位给十四阿哥。好哇，父皇果断圣明。十四阿哥文才武略都是拔尖的嘛！”

老九胤禔也跟着起哄：“对对对，十四阿哥继承皇位，再好不过了。”

康熙气得牙关一咬，突然坐了起来，抓起枕头旁边的一串念珠，朝着老九砸了过去。可是，他只扔出去了一半，手一软，眼一黑，扑通一声倒下了……

殿内立时哭声一片。御医赶忙过来诊脉。可是，这位六十九岁的老皇帝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他去了，他怀着对大清王朝的无限深情，也怀着对不肖儿子的强烈愤怒，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了。康熙皇上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在位最长的皇帝，也是一位儿女最多的皇帝。他一生辛劳，有功于大清，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也为他的儿子们留下了一个花团锦簇的江山。但，可悲的是，他却没能在颂扬和痛哭声中含笑瞑目，而是死在对不孝儿子的盛怒中。假如，人真的有灵魂

的话，康熙的英灵能够得到安息吗？

诊脉的太医松开了手，悲怆地说了声：“万岁爷——驾崩了！”此言一出，殿内殿外，立刻响起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声。

此刻的张廷玉猛然想起两天前康熙吩咐过他的话：“到时候，你要有静观泰山之崩的勇气。”他强自镇定，从怀中拿出一份遗诏，站出来大声宣告：“臣张廷玉奉大行皇帝遗命，处理善后事宜。请各位皇阿哥节哀保重，一切均按大行皇帝遗诏办理。”说完，也不理众人，径自来到穷庐门口，厉声吩咐：“张五哥，骑快马，请四爷立即进来！”

四王爷胤禩听了皇上的临终遗言，知道自己已稳坐江山，心里又是兴奋，又是激动，可是又有十二分的不安。他策马疾奔，先回到自己的家里，把消息告诉给邬思明他们，邬思明只听了一句，就斩钉截铁地说：

“四爷，什么都不要说了。您赶快带上性音去救十三爷，让他立刻赶回丰台，控制住那里的驻军；文觉和尚和府里的家将，保护二位世子到西山锐健营，以皇上和四爷的旨意去劳军。只要稳住他们，度过今天一晚，明日便万事全休。”

胤禩当然不知道，此刻，皇上已经晏驾了。但是，他十分清楚，这时，是一刻千金的关键时候，他哪儿敢耽误啊！带着性音和十几名家将，如飞似的赶到十三爷府。有了皇上的金牌令箭，勿需多言便闯了进去。十三爷正在炉前吃酒呢，见四哥来了，先是一愣，又惊喜地叫了一声：“四哥，下这么大的雪。你怎么来了？”

老四并不进屋，他神色严峻地站在风雪之中，高举金牌令箭朗声说：“有圣旨。”

老十三急忙跑了出来，面北跪下：“儿臣胤祥聆听圣谕。”

“十三弟，皇阿玛想你了，让我持此金牌令箭，赦你出去见驾。”

胤祥趴在地上放声大哭：“皇阿玛，你还记得胤祥，你还想着我呀……”

胤禩上前拉起胤祥，向房中呆呆站在那里的乔姐和阿兰瞟了一眼，沉稳地说：“十三弟，先不要哭。走，到后院去，四哥有话告诉你。”

四爷把十三爷带走了，阿兰和乔姐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从康熙四十七年胤祥被拘禁在养蜂夹道起，她们就分别受八爷和九爷的指派，来到十三爷身边当奸细。十三爷对她们呢，是时时刻刻小心提防。这两个女子又都是苦命人，被人卖来卖去，饱尝了人间辛酸。来的时间长了，她们对胤祥反倒产生了同情、爱慕和敬佩之心。尤其是阿兰和胤祥有着一段特殊的渊源，更是宁死也不干昧良心的事。那次紫姑行刺，就是她暗中推倒花架报警，保护了十三爷的。可是，这份功劳，阿兰却不敢表白，甚至不敢让人知道，她还得防着乔姐呢！乔姐的心情和阿兰一样，又想护着十三爷，又要时时处处替十三爷监视阿兰。就这样，十三爷、阿兰和乔姐这仁人，在相互提防之中，度过了这十年的圈禁生活。对这两个又像奸细、又像自己人的女人，十三爷也是矛盾重重。高兴时，体谅关心，烦恼时，呵斥怒骂。阿兰和乔姐呢，又要温存、体贴，小心谨慎地服侍十三爷，又要默默地忍受十三爷的暴怒、训斥和冷嘲热讽。她们俩之间还得互相提防着。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这又爱、又恨、又妒忌、又猜疑的日子，她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现在，十三爷蒙赦了。阿兰和乔姐立刻想到，过去的日子，成了一段痛苦而又无法辩白的往事。今后，十三爷会怎样对待她们，八爷和九爷又岂肯饶过他们。唉，天大的事，莫过一死，就在这十三爷喜庆的日子里，结束生命，以报答十三爷吧。

这一回，阿兰和乔姐可真是不谋而合了。四爷和十三爷一走，她俩就不约而同地各自回屋，又很快地出来。俩人手中，都拿着一瓶下了毒药的酒。她们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把两瓶毒酒兑在了一起，倒了两杯出来，阿兰端起酒杯，仰天长叹：“十三爷，奴婢走了。我心中只有一句话，阿兰感激爷一辈子，阿兰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咱们来世再见吧。”说完一仰脖把酒喝了下去。与此同时，乔姐也冷笑着说：“阿兰，你以为只有你才是清白的吗？我也敢说，我乔姐虽不

能算好人，可是，我对十三爷也没做过一件亏心事。”说完，也是一饮而尽。直到这时，她们才互相谅解了。两人扔掉酒杯，抱在了一起，又一同摔倒在地。她们双双自尽身亡了。

胤祥听完四哥的交代，满腔热血奔流。他想喊，他想叫，他想说，我十三爷要干一番事业了！他快步奔进房内换衣服，可是一进门便愣住了。他的面前，是阿兰和乔姐并肩而卧的两具尸体。她俩的嘴角里，流着鲜血，可也带着笑容。胤祥的心碎了，他也完全明白了。他强忍悲痛在心里说：“好，你们走了，我也放心了。我不会忘掉你们的。”他默默地拿过一件自己的披风，慢慢地、轻轻地盖在了两具尸体上。然后，匆匆换上贝勒的袍服，就在院中上马，冲出了府门。

门前，张五哥已经在等候了：“十三爷，四爷已经奉召回畅春园了，派奴才随您去丰台。还有鄂伦岱，也奉了四爷的差遣，在前边路口等着呢。”

十三爷一愣：“什么，鄂伦岱，他不是……”

张五哥一笑：“哦，十三爷，人是会变的嘛。”

十三爷感慨地说：“唉，五哥呀，我圈禁整整十年了，如今才明白，万岁爷为的是把我藏起来，保护起来。如果不是老人家这样做，我也许早就变成一堆黄土了。可是，这十年，人心变化太大，就是原来我提拔的那些人，恐怕也有变心的。咱们这趟差，关系着父皇身后的社稷安危，也关系着四爷能不能顺利登基。咱们要加倍小心哪！”

“是，十三爷说得对，四爷也想到了这一层，怕您刚放出来，军中有人不信你，让十七爷和咱们一块去。”

胤祥心中踏实了：“好，这就好。”

俩人这儿正说呢，路口三匹马飞奔而来，正是十七爷胤礼和鄂伦岱，还有一名宫中的太监。十六爷胤礼扑上前来抱住了胤祥：“十三哥，兄弟想你想得好苦啊！”

胤祥抚着十六弟的肩膀，看着这位已经长成大小伙子的兄弟，真是感慨万分：“好兄弟，长这么大了。别哭，有话以后再说，咱们还得办差呢。”

当下，几个人一同上马，在路上，又做了详细的商议。转眼之间，来到了丰台大营。雪夜之中，只见镇子四周，黑黝黝地立着一座座军营，却是更鼓不响，灯火皆无，冷森森，黑沉沉，显得十分恐怖。胤祥把马鞭一挥，吩咐一声：“太监进去通报，就说十六爷和侍卫鄂伦岱来劳军。”

这里的军兵统领成文运，是八爷的死党，也是这次八爷要称兵宫闱，武力夺权的主将。何柱儿在畅春园听了八爷的暗示，飞跑回府，与等候在那里的上鸿绪等人商议。他们估计，畅春园的事不妙，八爷当皇上的希望可能要吹。看来，只有用武这最后一招了。于是，便立刻派何柱儿来丰台报信儿，叫成文运点齐兵马，立即开往畅春园“勤王护驾”。成文运当然闻风而动，马上把大小将佐全叫来了。可是，他忽然又感到有些不妥当，令旗在手，却下不了决心。为什么呢？就因为畅春园事体不明。何柱儿只是传了个口信，却并无圣旨。现在畅春园里，部院大臣、文武百官俱在，他如果贸然带兵杀了过去，上边一问：你奉了谁的诏旨，勤的哪家王、护的谁的驾，他可怎么对答呢？再说，九门提督隆科多的兵，近在咫尺而又态度暧昧，如果隆科多站在了对立一面，自己这三万人开过去，上书房大臣登高一呼，不得让人家当饺子馅给包了吗？不行，我不能轻举妄动，再等等吧。成文运正犹豫呢，忽听外边传进话来，说十六爷和鄂伦岱来了，他心中高兴了，十六爷虽说没党没派，鄂伦岱可是八爷的心腹啊！他连忙向将佐们吩咐一声，让他们稍候，便把十六爷和鄂伦岱迎了进来，请到后堂去说话。

成文运前脚离开大厅，十三爷和张五哥后脚就进来了。这丰台大营里，十之八九的将官，是十三爷第一次遭难前一手提拔起来的。如今他们见了老主子，又得知十三爷已被皇上赦免，能不高兴吗？请安的、问好的，贺喜的，道乏的，你一言，我一语，那个亲热劲儿就别提了。连那些不是十三爷提拔的人，在旁边也跟着高兴。十三爷却没空闲聊。他知道，十六弟和鄂伦岱此刻已在后边绊住了成文运，便拿出了皇上的金牌令箭，往正中香案上一插。众将一看，全都惊呆了，

急忙跪下磕头，山呼万岁。

胤祥沉着地说：“本贝勒奉圣命前来处置丰台大营的军务，众将听令。”

“扎！”

胤祥巡视着下边的将佐，一边指名道姓地叫着，一边按级行赏。一会儿功夫，这些将佐个个官升一级。接着，胤祥又发布军令，命某人带所部人马移防通州，某人随自己去畅春园警卫……全都派了新的差使。末了，他指着一个叫毕力塔的人说：

“毕力塔，人家都说你十八件兵器样样稀松，今天爷要给你派个重差。带着你的人立即出发，把白云观给爷抄了。走了张德明那个杂毛老道，你提溜着脑袋回来见我！”

“扎！”毕力塔响亮地答应一声，正要起身出门，却听一声断喝：

“站住，谁也不准动！”

众人吃惊之余，抬头一看，原来是成文运来了。只见他阴险地笑着逼近了十三爷：“十三爷，末将甲胄在身，不能请安了。请问，您这是……”

十三爷哪把他放在眼里啊。他用手一指堂上的金牌令箭说：“瞧见了么？十三爷我奉旨前来，处理丰台大营军务。爷如今是皇命在身。怎么，你敢不服吗？”

成文运当然知道金牌令箭的分量。可是，他如今已经绑在了八爷的战车上，没法回头啊。他咬了咬牙，狡辩着说：“奴才是这里的主将。既然十三爷奉旨前来，为什么不和我打个招呼呢？”

十三爷不屑地冷冷一笑：“你不配。再敢多嘴，爷立即将你革职拿问！”

成文运放刁了：“十三爷，您太孟浪了吧。恕奴才斗胆，丰台的兵，没有我成某的将令，一兵一卒也休想调动！”

十三爷勃然大怒：“好哇，成文运，你胆子不小，口气好大呀！竖起你的狗耳朵来，听爷告诉你。这丰台大营的兵，不是你成文运的，也不是哪位阿哥的。这是皇上的兵，朝廷的兵，你懂吗？爷我被关了十年，今日刚刚蒙赦，你可以不信我十三爷。可是，皇宫里的太监是假的吗？十七爷是假的吗？这上边供的金牌令箭是假的吗？！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如果不是十万火急的军情大事，皇上能让爷带这金牌令箭吗？你成文运胆敢藐视我和十七爷，胆敢抗拒皇上调兵的旨意，爷问你，这该当何罪？！”

成文运心里清楚，十三爷说的全是正理。可事到如今，他无路可走啊，只好硬抗了：“十三爷，那，那你要把我怎么样？”

十三爷斩钉截铁地说：“要你听从爷的将令！”

成文运咬着牙根又问：“我要是不从呢？”

邬思明多次说过，十三爷是关在宠子里的老虎。如今猛虎归山，十三爷要杀人了。他浓眉霍地一跳，厉声喊道：

“来人，把这个胆敢藐视皇命，违抗圣旨的奴才就地正法！”

鄂伦岱应声而出，拔剑向前，还没等成文运醒过神儿来呢，那剑已经洞穿了他的胸膛。鄂伦岱一边在成文运的尸体上蹭着剑上的血迹，一边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下边的将佐，大声说：

“还有不服的人吗？来，试试老子的手段吧。”

鄂伦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小子，谁不知道啊。再说，这里大部分将佐又都是十三爷手下的老人，一时，全都重新跪下，齐声高喊：

“奴才等谨遵圣谕。”

十三爷这才缓了口气说：“好，能忠君办差，就是好臣子，爷会为你们记功的。按刚才的分派，出兵吧！”

丰台大营号炮响起，三万军兵，全部出动，各自奔向新的防地。胤祥带了三千劲旅，飞马来畅春园，在离园子二里多的地方停了下来。让十七弟在此掌握，自己却马不停蹄地进了畅春

园，翻身下马，急步闯到了穷庐。这时，里边早已是哭声震天了。

胤祥来到穷庐门前时，只见一个人面向内，背朝外，坐在门洞里的一张椅子上。他不由得吃了一惊，近前一看，原来是武丹。胤祥脱口叫道：

“啊，武老将军，您怎么坐在这里，风雪这么大，快回屋里暖和一下吧。”

可是，武丹却一动不动。胤祥扑到近前，仔细审视。啊？！原来这位老将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死去了。他的头上、脸上、胡须上，早已挂满了霜花，眼睛却瞪得大大的。临死前流出来的泪水，在他那刻满皱纹的脸上结成了冰凌。

五十六 大势去阿哥奉遗命 好运来雍正立新朝

五十六 大势去阿哥奉遗命 好运来雍正立新朝

十三阿哥胤祥来到穷庐的时候发现，武丹老将军已经过世了。胤祥被幽禁十年，他当然不知道武丹这位老侍卫重新回到皇上身边后，是怎样地日夜操劳，寸步不离地保护着皇上；胤祥更不知道，在皇上临终前的这几天，武丹心胆俱裂，而又强自挣扎着没有离开这门洞一步！当穷庐内传出第一阵哭声时，武丹肝肠痛断，他意识到，皇上已经走了，他自己的差使也办完了。他在心中叫道：“老主子啊，奴才武丹不能与您见最后一面了。主子等着，奴才这就随主子去了。”一阵急促的心跳之后他突然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和他那颗忠诚不渝的心，随着老皇上走了。如今，胤祥见此情景，又心疼，又着急。连忙把刘铁成叫到身边说：“铁成，你这侍卫是怎么当的？武老将军的英灵已经跟随皇上升天了，你，你怎么还让他坐在这里。快，先把武老将军的遗体请进房内供着，听候安排。”吩咐完了，便急急忙忙地进了穷庐。

张廷玉迎了上来低声说：“十三爷，万岁已经龙驭上宾，请爷去了吉服。”

十三爷哪儿还听得见别人说话呀！他踉跄几步，奔到皇上的灵床前，抚着康熙的遗体号啕大哭：“皇阿玛，不孝儿臣胤祥看您老人家来了。阿玛活着的时候，儿臣惹阿玛生气。阿玛走了，儿臣又没能见阿玛一面。皇阿玛原谅儿臣吧。您老人家再睁开眼，看儿臣一眼吧……”

胤祥这一通大哭，确实是发自肺腑，出自真情。十年了，十年哪！他日日夜夜都在思念着父皇，如今被赦出来，父皇却已仙逝。他怎么不肝肠寸断，失声痛哭呢？

在胤祥来之前，这里已经哭了好一阵了。他这一哭，又引起了在场众人的悲伤，不管是存着什么心思，又都跟着哭了起来。这里边，最苦的是张廷玉。他自己同样的伤心难过，同样的想失声痛哭。可是，今天他重任在肩，又不能不强自镇定。他早看出来了，八阿哥和老九、老十他们蠢蠢欲动、急不可待的烦躁，也看出了四爷胤禛只顾痛哭流涕的真情。这么多的皇子全集合在这里，万一争斗起来，准敢去拉，又谁能劝得下呢？十三爷一来，张廷玉的胆子壮了。他站起身来，从怀中掏出老皇上给隆科多的那第二份诏书，朗声说道：

“众位阿哥，请暂且节哀。大行皇帝临终之前还有一道遗命。晋升九门提督、步军统领隆科多为太子太保、上书房大臣。大行皇帝的传位诏书，安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后边。隆科多已经去请这份传位诏书了，马上就可以回来，请皇阿哥们稍候。国不可一日无君，皇位定了，还要为大行皇帝安排后事呢。”

老九一听这话就蹦了：“什么，什么，还有传位诏书？希罕！我说张相，刚才你也在这儿。大行皇帝的遗诏是你读的，大行皇帝的遗言你也听见了，不是明明说了，让十四阿哥继位吗？”

他这么带头一搅和，老十也上劲儿了：“对呀，大行皇帝已经说，传位给十四阿哥了，咱们

都听见了嘛。老九又问了一声，大行皇帝不是还赏他一串念珠的吗？”

老八阴沉着脸没有做声。他在焦急地等着外边的消息，计算着成文运的兵马现在到了哪里。刚才张廷玉说，隆科多受了遗命，晋升为上书房大臣。这消息对老八简直是当头一棒。看来，今日恐怕是凶多吉少。他正想趁着老九、老十在这儿胡搅蛮缠的机会，再加上一把火，赶在隆科多到来之前，捅出个大乱子。可是，其他阿哥却不干了。老五、老六等人率先出头说话：“九弟，十弟，你们胡说些什么呀？大家都在这儿听着的嘛。皇阿玛分明是说，把皇位传给四哥，你们……”

老十跳起来打断了他们：“什么，什么？你们听错了！是十四阿哥。”

“不，是四阿哥！”

“十四阿哥！”

“四阿哥！”

好嘛，这一闹，皇子中立刻分成了两派。胤禔灰白着脸，不言不语。他又愤怒，又激动，在不知不觉中，心头已经暗暗地起了杀机。他给胤祥递了个眼色，胤祥心领神会，不声不响地向门口移动着脚步。这位拼命十三郎已经准备好了，只要隆科多拿来的传位遗诏上，不是让四阿哥继位，他就要拼着性命闯出畅春园，带着外边那三千劲旅杀进园子，把皇位给四哥夺回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张廷玉眼前一亮，瞧见隆科多全身戎装，腰佩宝剑，大踏步地走进了院子。他立刻高喊一声：“都不要吵了！请阿哥们跪下，听隆科多宣读大行皇帝的传位遗诏。”

这一声还真有效。皇子们虽然心中各有主张，但却不能不老老实实在地跪下了。隆科多走到上首，清了清嗓子说：

“隆科多奉大行皇帝遗命，向众皇子宣读传位诏书。”他展开遗诏，大声宣读，“皇四子胤禔，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在朕身后，必能继承大统。着传位于四子胤禔。钦此。康熙六十一年正月。”

没有人再说话了。原来，老皇上在十个月以前，已经定下了继承人。如今，白纸黑字，谁还能更改呢？房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板结了，连外边落雪的沙沙声都清晰可闻。老九、老十在和八哥急促地交换着眼神。他们拿不定主意，是应该俯首称臣呢，还是该大闹一场？老八还真动了杀心，想出其不意地冲上前去，扼死胤禔。哼，老子当不成皇上，你也别想当，咱们就拼个鱼死网破吧！可是，他马上就否定了自己的念头。如今，皇上遗命已经正式宣告，众人都听得明明白白，再有任何不规矩的行动，都是违旨抗命，也都是弑君篡位。上边有张廷玉、隆科多两位顾命大臣，身边有不是自己一党的阿哥兄弟，还有那位“拼命十三郎”胤祥，他越想越怕，不敢动手了。

胤祥听了遗诏，早已是心花怒放。他见阿哥们都傻呆呆地发愣，知道有人是心存不服，有人是因事出意外，还没醒过神儿来，也有的是想观望风色，他可等不及了，率先磕下头去说：“儿臣领旨。”

老三胤祉见此情景也灵性了，既然遗命已经宣告，还有什么可争，有什么好想的呢？他也接着俯地磕头：“儿臣谨遵父皇遗命。”

几个小的阿哥，早就跪下等着了。只是，瞧着哥哥们不吭声，他们也不敢先说话。隆科多见时机到了，与张廷玉交换了一下眼神，厉声喝道：“怎么，你们竟敢不奉遗诏吗？！”

这句话问得严厉，老八吃了一惊，连忙说：“这，这，哦，十七阿哥胤礼还没来呢。是不是派人去叫一声，一块儿听旨。”

老十三一阵冷笑：“八哥，别等了，十七弟另有重任。他带着丰台的驻军，已经到了畅春园门口。只要隆科多将军和张廷玉大人一声令下，即可率兵进园，剪除不遵父皇遗命的乱臣贼子！”

四爷胤禛听了这话，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好哇，十三弟，你干得真漂亮，丰台大营一旦归我所用，老八他们就全完蛋了！突然，胤禛扑身上前，趴在康熙的遗体上，放声大哭起来：

“皇阿玛，您老人家一生辛劳，吃尽了苦。受尽了难。您走了。怎么要把这千斤担子压在儿子身上啊……”

他这哭，一半是真的，是为死去的老皇上；一半却是假的，是庆幸自己终于夺得了皇位。两位肩负传达遗命重任的大臣张廷玉和隆科多，急忙走上前来，将胤禛扶了起来，架着他，坐在了正中的龙椅上，高声说：

“万岁，上有先皇之遗命，下有百官的拥戴，请万岁节哀应变，早登皇位，以孚众望，安天下百姓之心。”俩人一边说，一边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阿哥们，包括老八、老九、老十，也不得不随着大伙儿一起，三跪九叩，恭行大礼，也终于叫出了一声：“万岁！”

胤禛擦了一下眼泪，慢慢地说：“兄弟们，张大人，隆科多将军，快快请起。万万没有想到，大行皇帝将这社稷重担交给朕。但既然到了这一步，朕不能不牢记父皇遗训，勉为其难了。现在，百事纷杂，急待料理，朕心里很乱，难以维持。上书房的人又太少，请三哥和八弟暂到上书房来，帮助朕处理一些事情。京师的防务嘛，由十三弟全权料理。好吧，咱们先把大行皇帝的庙号定下来，然后，就该去接见部院大臣，宣布大行皇帝宾天的大事了。十三弟，你到外边传旨给大臣们，让他们暂且等候，不要散去了。”

“扎，臣领旨。”老十三怀着兴奋的心情大踏步地走了。

一听说要为死去的老皇上定庙号，皇子们又吵吵起来。老九、老十他们，虽在形势逼迫下，向胤禛行了礼，喊了万岁，可心里能服吗？尤其是听见胤禛刚坐上龙位，就立即称“朕”，他们更是心里不痛快。此刻，他俩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无论是谁提的倡议，他们都一概反对。胤禛心里十分清楚，这哥俩是想找茬儿闹事呢。父皇在时，他俩就爱搅和，爱胡闹，甚至故意地惹老皇上生气。今天，朕刚刚登基，他们又要乍翘了。如果不压住这个邪气，今后朕这皇上还怎么当啊！他向下边瞟了一眼，冷冷地叫了一声：“张廷玉！”

“臣在。”张廷玉恭谨地答应。

“把刚才大家提出的庙号，全写出来，由朕亲自裁定。”

：“扎。”张廷玉伏案疾书，把已经提出的十几个庙号，全都写出来呈给胤禛。

胤禛接过来，略一思付说：“大行皇帝一生，经文纬武，一统环宇，虽为守成，实同开创。朕意庙号定为‘圣祖’最好。”说完，也不再听大伙儿的意见，拿起龙案上的裁纸刀来，划破中指，用鲜血写出了“圣祖”二字，交给了张廷玉，接着又说：

“至于朕的年号，倒可以随便些。朕名胤禛，皇阿玛生前，又封朕为雍亲王，就取个谐音，叫‘雍正’吧。兄弟们要避讳，一律将名字中的‘胤’字，改为允许的‘允’字。这样，叫起来也方便些。”

众阿哥见胤禛一上台就这么专横，心中未免有些不服，可是既然君臣名分已经定了，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呢？何况，这位冷面王的脾气，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亲王时还说一不二呢，如今当了皇上，天下臣民的生死祸福全操在他手里，你抗拒得了吗？所以，听了胤禛这话，也只好规规矩矩地磕头谢恩：“臣等领旨。”

胤禛点了点头，继续说：“张廷玉，你来代朕拟旨。以六百里加急文书通知年羹尧，让他代朕向十四阿哥传旨，命胤禵火速回京奔丧，可带十名随从。另外，发文全国，大行皇帝丧事期间，各部院和各地官员，一律停止调动，要各安职守，维护地方，供应前线，小心办差，不准有任何懈怠，否则严惩不贷。还有，用十万火急文书通告全国，即日起，没有朕的亲笔诏书，全国军兵，任何人不许擅调一兵一卒，违旨者，就地正法。”

胤禛说一项，张廷玉记一项。顷刻之间，几道诏书已经写好，派太监立刻传了出去。胤禛又

说：“好了，几件大事，暂且这么安排。请众位阿哥牢记父皇遗训，不要闹家务，不要寻是非。朕面虽冷，但心是热的。兄弟们不要担心，朕不会亏待兄弟们的。好，现在朕要到前边去接见部院大臣，商议大行皇帝的后事了。兄弟们都随朕一块儿去吧。”

说完，他站起身来，略微整理了一下袍服，轻声而威严地说：

“启驾澹宁居。”

太监们立刻一声声地传了出去：“雍正皇爷启驾喽——”

这传唤声，此呼彼应，回荡在深沉莫测的雪夜中，回荡在幽静神秘的畅春园里。车驾启动了，雍正皇帝坐在銮舆里，心潮起伏，热泪盈眶。几十年来，皇阿哥之间的骨肉猜疑，明争暗斗，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党派之争造成的吏治腐败、国事糜烂的后果，却不容忽视。如今，朝廷上下，百废待兴，朕应当从何入手呢？

澹宁居门前，传来一阵“万岁，万万岁”的山呼声，把胤禛从沉思中惊醒过来。这山呼声，是那样的整齐，那样的威严，那样的激动人心。啊！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雍正王朝，就在这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中开始了。

《全书完》

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到TXT下载 <http://www.txtdown.com>

声明：本电子书仅供读者预览,请在下载24小时内删除，不得用作商业用途；如果喜欢请购买正版图书！